甲骨文獻集成

第十册

甲骨文考釋·文字考釋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大系◇

甲骨文獻集成

甲骨文考釋·文字考釋

第十册

温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资料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册目録

甲骨文考釋

文字考釋

凡將齋所藏殷墟文字考釋 一

甲骨文字釋林 二三

戩壽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釋 一五〇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虚文字考釋 二二七

殷虚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 二八五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三五八

殷契存稿 四五四

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嚴一萍撰

藝文印書館印行

據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一年元月初版影印

序

自來美國，已三年有半，其間遄返台灣，或去香港者，約佔三分之一，三分二之歲月，留美以著述自遣。蓋自民國四十一年冬季以來，余卽從事于藝文印書舘之出版事業，慘淡經營，綿歷二十餘載。至民國六十四年秋，毅然卸我公司仔肩，專心於甲骨研究，以補二十餘年來之損失，所以卜居美國者，環境清靜，可以不問世事，潛心寫作耳。三年以來，已完成者頗有，然私衷所願，厥爲已著錄甲骨之整理摹寫，以便利後之研究者。若甲骨綴合新編實開其端，去歲復完成甲骨學及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殷虛書契續編研究三書。雖然身居異邦，孤陋寡聞，旣無質疑問字之友，且乏鄴架琳琅之藏，每有述作，輒感不愜於心。益以重洋萬里，遙望台瀛，校印成書，不得不假手他人，處境如斯，欲求一字無誤者，誠難事也。苟今日畏難而不爲，則時不我與，將永無問世之日。若得有心人爲之訂譌正謬，縱有瑕疵，必可盡去，或將有裨於契林也。頃者，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亦次第脫稿，將付印矣。此書實爲續編研究之一部份，將與北京大學、簠室及戩壽堂之書幷行，以彌補續編研究之缺憾。故凡續編所引用已摹寫之甲骨，概不重摹，所作考釋，亦務求簡要，余之目的在甲骨之摹寫，不在考釋之詳盡也。余老矣，炳燭從事，猶願爲甲骨之傳播盡力，以報我先師　董彥堂先生之遺志耳。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秀水嚴一萍序於美國內華達州雷諾市之尋夢廬

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目録

序 一
一・一 續一・十・六 藏龜一七五・二 一
二 續一・十・一 一
三 續一・十・二 新綴五四八 二
四 續一・十一・三 二
二・ 續一・十七・二 四
續一・十三・四 通纂四三 南師二・一七五 五
三 南師二・一七九 五
四 續一・十七・五 六
三・一 續一・二十・三 六
二 續一・二十二・二 七
三 續一・二十二・三 七
四・一 續六・二十七・一 七
二 藏龜二四五・一 南師二・三二 八

1

三 續六・十・三 九
四 續一・二十九・六 九
九・一 續六・九・一 十
二 續六・九・六加續五・二十九・五又六・一 十
新綴四六一
三 十一
四 續六・九・八 十一
十・一 續二・十六・八 十一
二 續六・十一・七 十二
三 續二・十六・七 藏龜一五〇・一 十二
四 續六・九・三 十二
十一・一 續二・十七・一 十三
二 續二・二十六・二 南師二・五十九 十三
三 續一・四十四・七 藏龜十二・四 十四
四 續四・十五・七 十四
十二・一 續六・九・五 十四

2

二 南師二・一九〇 十五
三 續六・二十七・九 十五
十二・四 藏龜一一八・三 南師二・六十二 十六
十三・一 續三・十四・七 十六
二 十七
三 續二・七・六 南師二・九十四 十七
四 續六・十一・一 藏龜一七七・四 佚存八十二 十七
十四・一 續六・二十四・九 十八
二 續六・十一・四 藏龜二四八・三 十八
三 南師二・二十五 十八
四 十九
十五・一 續六・十・二 南師二・一八八 十九
二 續四・三十九・八 十九
三 續四・三十八・十 二十
四 南師二・一八七 二十
十六・一 續四・四十七・二 佚存二十九 二十

3

二一 二一
二三 二二
二四 二三
二四
二六 二四
二七 二五
二七 二五
二七 二六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九 二九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〇

4

二
三　續四・三十八・五　前一・四十六・四
四　續四・四十九・一
十七・一　續三・三十六・一加京都七三四
藏龜一五一・二全　新綴二八〇
二　續六・十二・二
三　續二・九・八又三・三十六・三重　之餘十三・二
四　續三・三十五・十
十八・一　續三・六・八
二　續三・六・五
三　藏龜一一八・二　南師二・八六
四　續三・六・三加續三・八・六又六・二十三・十二重
通纂四八〇合　新綴三七
十九・一　南師二・一一三
二　南師二・一一四
三　續六・十・七

四　續五・二十九・
二十・一　續六・二十四・五
二　續六・十・九
三　續六・十・六
四　續六・二十七・三
二十一・一　續六・十一・八　藏龜一二五・一
二　續五・二十六・七　續六・十・八重　通纂三五六
三　續三・四十三・四　之餘五・二　通纂七二八　佚存二十五
四
二十二・一　續六・十・五
二　續六・十一・三
三　藏龜一八〇・
四
二十三・一　續四・二十一・四
二　續四・二十二・九
三　續四・十四・四

四　續四・十三・四
二十四・一　續四・十三・二
二　續四・二十一・七
三　續四・二十一・十一
四　續四・二十一・十加後上二十二・三又四合
新綴四四二加金璋三九九合
二十五・一　續四・十一・四　藏龜二四六・一
二　續四・二十四・六
三　續四・二十四・一
四　續四・二十一・三　藏龜三十一・一
二十六・一　續四・十七・六　通纂四六
二　續六・二十六・十一
三　南師二・一九六
四　續二・二十八・三
二十七・一　續六・十・一
二　續五・三十・五　續六・十一・五重

三　續六・十二・三　藏龜九十一・一
四　續四・三十三・五　藏龜三十七・一
二十八・一　南師二・一八二
二　續二・三・一
三　續四・四十三・十
二十九・一　續六・十二・五
二　續六・二十七・四
三
四　續六・十一・二　藏龜二七二・一　前六・二十一・四
三十・一　藏龜一三一・二　南師二・一二七
二　續六・九・二
三　續六・十二・七
四　續四・四十九・三

跋

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嚴一萍撰

一・一　續一・十・六　藏龜一七五・二　第一期　甲

甲　勿乎亳人　二

乙　丙☒

丙　☒大甲☒

本片之摹本，已見於殷虛書契續編研究卷一、第十六葉六片，不復重出，以後各片，凡爲續編研究所著錄者，均同此例。

本片爲龜之下腹甲近左甲橋部份。甲辭係對貞，故前後辭皆缺。乙丙兩辭均殘，需待綴合後，方能見其所指。

按卜辭之亳有二義：一爲亳戕：王國維先生不娶敦銘考釋曰：「亳戕皆迫也，伐也。亳者，敦之異文。（說文以亳爲純孰之純，殆非。古器如齊侯敦等皆以亳爲敦。）詩魯頌『敦商之旅』，猶商頌云『裒荊之旅』，鄭君訓裒爲俘，是也。宗周鐘云：『王亳伐其至』，寡子卣云『以亳不淑』，皆亳之訓也。戕與虢季子白盤『博伐』之博，宗周鐘『戡伐』之戡同義。詩常武『鋪敦淮濆』，鋪敦卽亳戕之倒文矣」。此說甚是。另一義爲地名，卜辭凡言「在亳」「田亳」「往于亳」者，皆地名也。本片甲辭貞「勿乎亳人」者，亳地名，蓋言「勿乎召亳地之人也」。大甲卽史記殷本紀之太甲：太丁之子，成湯適長孫也。

一・二　續一・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癸巳卜）㱿（貞甲）午出大甲牛用　一

乙　☒子☒自今☒雨

本片爲上腹甲之左半。兩辭無界劃，㱿爲第一期貞人。

一・三　續一・十・二　上段乃東京帝大考古學教室藏骨合成卜辭通纂一六一・甲骨綴合新編五四八　第二期　骨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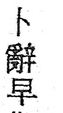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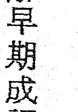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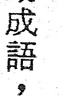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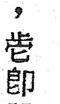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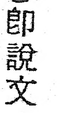
甲　丙（寅卜王）貞（翌丁卯）王（其宧大丁亶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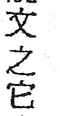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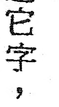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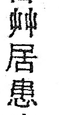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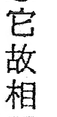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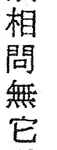
乙　癸酉卜王貞翌甲戌王其宧大甲亶亡𡆥

丙　丁亥卜王貞翌戊子王其宧大戊亶亡𡆥

丁　甲辰卜王貞翌乙巳王其宧且乙亶亡𡆥

戊　（庚戌）卜王貞翌辛亥其宧祖辛亡𡆥

此片爲兩殘骨相綴合，其下尚有殘缺。王字作，當在祖甲時。「王其宧」猶他辭之言「王宧」。陳直卜辭賸義曰：「禮記禮運云：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鄭注云：儐禮鬼神而祭山川。說文云：賓所敬也。卜辭賓卽儐字省文。又案竹書紀年云：帝芒元年以玄珪賓于河。賓卽儐字，祭鬼神也。與王賓之誼亦同」。案宧之異體殊多，最常見者作  與，婿作  ，增繁作  ，又婿作  與。魯實先於卜辭姓氏通釋之一舉  等字「皆爲賓之異體」者非。（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六頁二一五二引）

 爲亶字之早期書體，大都見於第二期時，第一期作  ，第三、四期有增繁作形，而第五期多見  形。金文作  及  形。彥堂先生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節有亶字之演變表，於字形之分析，最爲了然，可參看。此字卽說文之「  ，設飪也」。宋本作「設食品祭祀先祖妣也。大丁卽史記之太丁，爲湯之子。大戊依史記爲雍己弟。祖乙爲河亶甲子，祖辛爲祖乙之子。此版卜辭自癸酉至丁亥，相隔十五日，其間祭祀所缺者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以丁丑祭沃丁，庚辰祭大庚，甲申祭小甲，己丑應祭雍己，但在戊子祭大戊以後矣。自戊子至甲辰，相隔十七日，必甲辰祭河亶甲，其前之丁酉祭仲丁，壬寅祭外壬，世次相合。惟雍己與大戊祀次不符，殷本紀曰：「帝小甲崩，弟雍己立，爲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昔彥堂先生撰論雍己在五期背甲上的位置一文，亦先太戊而次雍己，是應太戊爲兄而雍己爲弟，或者，史記所記亦如報丁之誤列於報丙之前矣。

亡𡆥，卜辭早期成語，𡆥卽說文之它字，「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羅振玉曰：「卜辭祭於先祖尙用亡它不它之遺言，殆相沿以爲無事故之通稱矣」。

一・四　續一・十一・三　第二期　甲

甲　壬辰卜行貞王（宧）大庚☐亡☐

乙　☐☐卜行（貞王）宧☐☐☐亡☐

行爲二期貞人，大庚爲大甲之子，沃丁之弟。

二・一　續一・十七・二　第一期　骨

甲　☒且乙衣亡☐

乙　不☒　二

且乙卽河亶甲之子。殷本紀稱：「帝祖乙立，殷復興」。

衣，祭名。王國維先生殷禮徵文曰：「衣爲祭名，未見古書，惟濰縣陳氏所藏大豐敦云：王衣祀于丕顯考文王。案衣祀疑卽殷祀。殷本肜聲，讀與衣同，故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愼大覽：親郭如夏。高注：郭讀如衣。今衰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卜辭與大豐敦之衣，殆皆假爲殷字。惟卜辭爲合祭之名，大豐敦爲專祭之名，此其異也」。案卜辭每稱「自上甲至于多后衣」，自爲合祭，然亦有專祭，如本片稱「且乙衣」，粹二・二四片稱：「丙辰卜旅貞翌丁巳酒于中丁衣亡𢦏，在八月」。其他如「祖辛衣」「后祖乙衣」之類，皆爲一人之專祭，然則在卜辭衣有統祭亦有專祭也。

二・二　續一・十三・四　通纂四三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之南北師友所見甲骨錄二・一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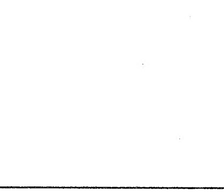
第二期　甲

甲　甲戌卜旅貞翌乙亥毓且乙歲☐牛　七月

旅爲第二期貞人，卜辭后且乙爲殷庚之弟小乙。

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歲時篇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皆歲於祖考與卜辭同。

二・三　南師二・一七九　第二期　骨



甲　☒貞☒且丁☒

乙　戊子卜旅貞王宏大戊歲三羊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甲辭甚模糊，茲依南師摹本錄「貞且丁」三字。乙辭胡氏脫「大戊」。

三・一　續一・二十・三　第二期　骨

甲　丙申（卜☐）貞翌丁酉其又于且丁

乙　（丙）申卜☐貞翌（丁）酉其又于且丁羊

史記殷本紀曰：「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三・二　續一・二十二・二　第三期　骨

甲　在且丁宗☒　二

說文：「宗，尊祖廟也」。此祖丁亦爲祖辛之子。

三・三　續一・二十二・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于且丁　二

乙　丁亥卜永

此爲右下腹甲。乙辭下文可能刻在背面。永爲第一期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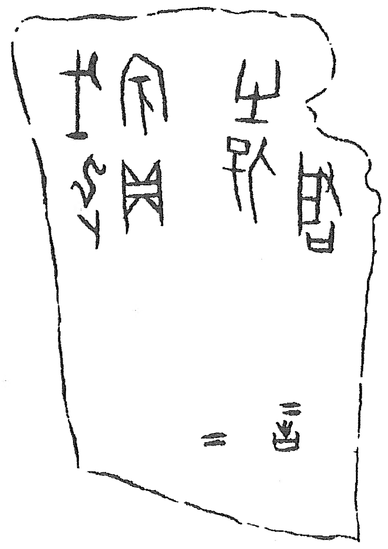
四・一　續六・二十七・一　第一期　骨臼

甲　戊申示一屯　宀

周禮春官宗伯太卜「眡高作龜」。鄭注：「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

也」。眡古文視，視卽示字，古字通用。詩小雅鹿鳴：「視民不恌」，鄭箋曰：「視古示字」。曲禮：「幼子常視毋誑」，疏：「示視古字通」。示卽周禮之眡高，蓋作龜前之必要程序也。爲人名，粹一四八〇、一四八二，戩四八八，掇二・六四反均稱「帚」，當亦武丁之婦，字待考。眡高大都由「帚某」任之。屯卽純字，戰國策秦策：「錦繡千純」。注：「純，音屯，束也」。以兩骨合之，繫爲一束，故稱「幾屯」，而甲橋刻辭則不稱「屯」也。宀爲第一期貞人，亦卽史官，骨臼刻辭每有史官之簽名也。

四・二　藏龜二四五・一　南師二・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戊申卜宂貞屮保（在）啓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與四・一之骨曰爲一骨。葉玉森氏釋保，見前編集釋卷一第一〇四頁，孫海波唐立厂亦皆釋保，金文之保多作。案保有多義：其一養也。說文：「保養也，从人从呆省，呆古文孚」。國語鄭語：「以保於百姓者也」。注：「養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養之安之之義，卜辭可徵，屯乙六三八九片曰：

貞成保我田　二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貞成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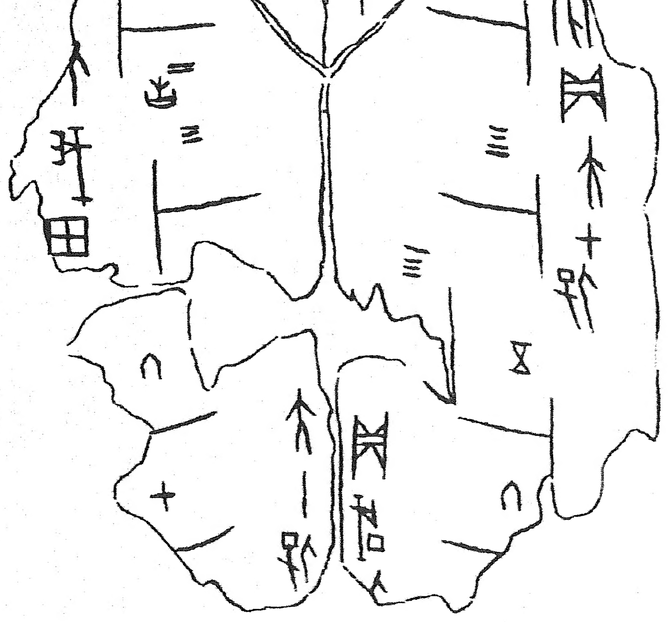
□□卜宂貞大甲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大甲保

最後一條大甲之「甲」缺刻橫畫，如無第一條之「保我田」，卽不知後三條之保字爲何義。籀讀卜辭，須從整版看，方可使上下文義補足，若僅就一段，或據殘辭推測者，恐與卜辭之原義違忤多矣，可不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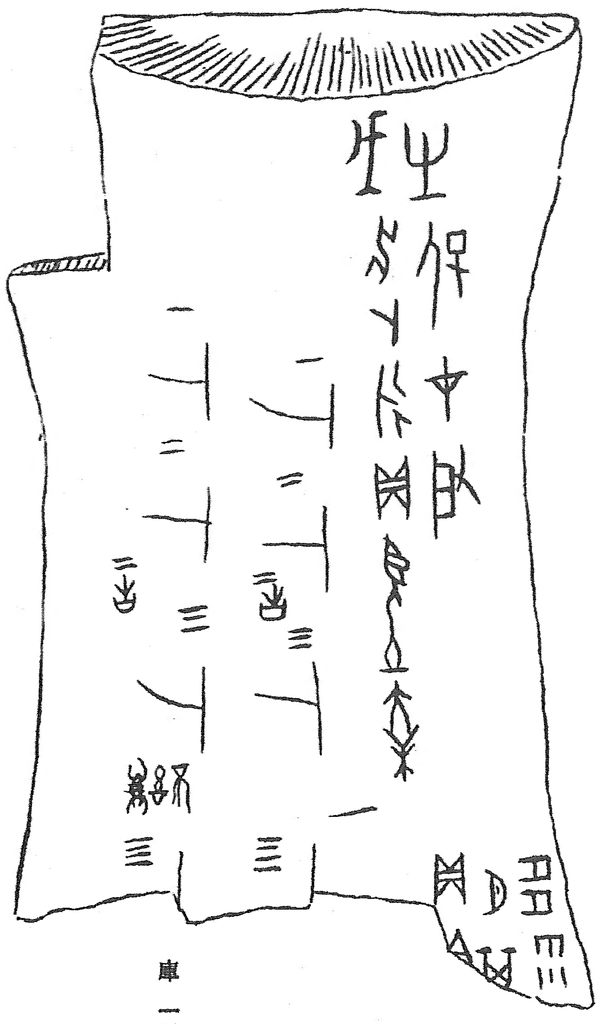
其二爲人名：甲骨文錄六四九骨曰刻辭曰：

丙子保  示三屯叙



乙　六三八九

晉語：「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左哀公十年傳：「見保者」。杜注：「守城者也」。是保有城堡之義。河南偃師二里頭發見殷商城墻遺址，則保爲城堡可徵也。庫方一五九三片曰：「戊申卜永貞望乘屮保在攸」。爲同日所卜，一著望乘之名，一則否。以卜骨中間留有空隙，似亦有人名而未刻者。攸啓字同，於此爲地名。



庫　一五九三

四・三　續六・九・四　第一期　骨曰

甲　戊申帚  示二屯　永

帚亦爲武丁之婦。从自从八，說文所無，待考。

四・四　續一・三十九・五　第一期　骨

甲　戊午卜韋貞旬亡禍于高妣己

本片與四・三之骨曰爲一骨。韋爲第一期貞人。王國維先生曰：「御卜辭作从午从卩，或作不省，蓋假爲禦字。說文：禦祀也」。（見戩考十二葉下）聞宥曰：「此午實爲聲，象人跪而迎迋形，道也，迎迋於道，是爲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迎則客止，故又孳乳加止，客止則有飲御之事，故又孳乳訓進，訓侍，諦言之，當曰从行从卩从止午聲，其作者，省文也。其訓迋者朔誼，他訓爲後起誼」。（見殷虛文字孳乳研究）聞氏釋字形甚是，余於殷契徵醫中會作考釋曰：「御假爲禦祭之禦，御禦古本一字，詩猗羌：以禦亂兮，儀禮大射禮鄭注引作：以御亂兮。爾雅釋言：禦，禁也。釋文：禦本作御。莊二十四年左傳之御孫，漢書古今人表作：禦孫。周禮掌蜃，以蜃御溼，釋文：本亦作禦。皆爲一字之證。說文禦，祀也。尚書大傳有禦六沴之祀，桂馥以爲卽禹貢九山刊旅之旅祭。然卜辭多用於先王先妣，與大傳及桂氏之說皆不合也。考廣韻八語引

說文禦祀也，作祠也。沈濤曰：蓋古本如是。祠本有祀訓，不僅春祭之名，而禦之訓祠，訓祀，傳注無徵。此古訓之厲存者。（說文古本考）今案詩生民傳：以太牢祠于高禖。釋文作祀，是祠卽祀。而御亦通祠可證。爾雅釋詁：祠，祭也。說文：春祭曰祠。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得求曰祠。女祝：凡內禱祠之事。注：報福。喪祝：以祭祝禱祠焉。疏：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此祠字之義，或卽卜辭御祭之意歟」。楊樹達謂御具禳疾之義，（見卜辭瑣記）陳夢家謂與祓除相同（見卜辭綜述九四頁），以卜辭御祭之多，殆不能以此一義相賅也。高妣己爲祖乙之配，余於殷契徵醫中亦有考釋：「考殷先祖仲丁祖乙祖丁之配，均有妣己。本片（屯乙三四二九）爲武丁時卜辭，稱高妣己，當非祖丁之配。前一・三六・五片曰：貞勿𡆥于高妣己高妣庚。以己庚並稱高妣，惟祖乙之配最當」。本片之高妣己，當是祖乙配也。

五・一 續六・九・七 第四期 骨

甲 庚子乎𠂤人从𠂤 三

乙 弜从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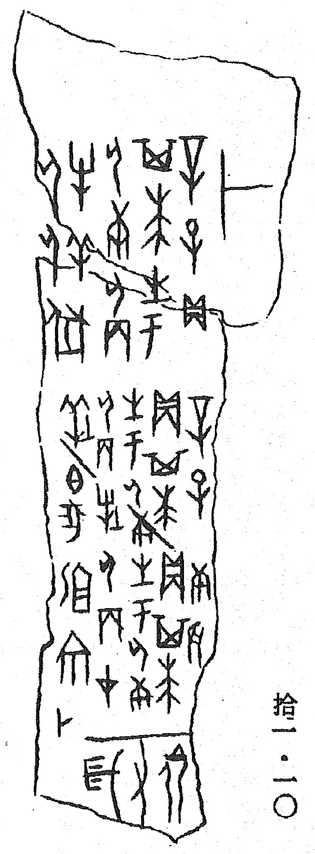
丙 申辰𠂤𠂤卜 來𠂤

𠂤𠂤𠂤 兩字均不識，方國名。𠂤 似人名，亦不識。

乙 （庚）辰卜大（貞翌）丁（亥）𠂤

本片爲下左腹甲近邊部份，續編未用。大爲第二期貞人。

六・一 續一・三十九・七加拾一・一〇合 新綴四三六 第四期 骨



拾一・一〇

甲 弜又歲

乙 庚辰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在且乙宗卜

丙 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牡羌白豕

丁 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牝羌豕

求生之卜辭甚多，武丁時已有。細審本片之卜辭，應是第四期武乙時所卜。𠂤𠂤 曩隸定作㚔，卜辭恒言「㚔年」「㚔雨」實卽「求年」「求雨」也。今從

五・二 續六・十二・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乎氏戶

乙 丙寅（卜）貞亡𠂤大𠂤 小告

氏通作厎，訓致，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三十一片。「戶」字未詳。

五・三 續二・十四・五 南師二・一八一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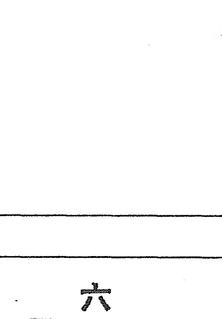
甲 辛亥卜卽貞今夕亡𠂤

乙 壬子卜卽貞今夕亡𠂤

丙 癸丑（卜卽）貞今（夕）亡（𠂤）

卽爲第二期貞人。

五・四 第二期 甲



甲 癸酉卜（大）貞翌乙（亥）𠂤

王襄釋求。求生者，因不育而求生子也。猶周代以來所謂高禖之祭。詩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也」。鄭箋：「弗之言，祓也。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唯殷人不求于上帝，亦無高禖，乃求于已死之先妣也。在武丁時卜辭言求生于妣庚妣丙，廩辛康丁時言求生于高妣丙妣庚妣丙及祖丁配妣己。考殷先妣中名丙者二，一爲大乙之配，一爲小乙之配。武丁于小乙之配，當稱母丙，其稱妣丙者，可能爲大乙之配，故廩辛康丁稱之爲高妣丙也。在廩辛康丁時稱妣丙者，當是小乙之配矣。先妣中名庚者六人。示壬、祖乙、祖辛、祖丁、沃甲、小乙之配均有妣庚。卜辭妣庚妣丙連稱，以妣丙爲大乙之配而推，則其前之妣庚，當係示壬之配矣。其在廩辛康丁之世，則可能指小乙之配妣丙與妣庚也。其曰妻妣庚者，未詳。至名妣己者，仲丁祖乙祖丁祖甲之配皆有之，凡此諸妣，殷人均目爲生育之神矣。

六・二 續二・九・一 第二期 甲

丁巳卜貞王宧叡亡尤

王國維先生曰：「叡从又持木于示前，亦祭之名」。（見戩考十二葉）彥堂先生曰：「舊派以 為祭名，原象焚木之形。文武丁時亦作 或 ，卜祀

多用之。新派自祖甲改作叡，从又持木焚於示前，賚祭之義乃益顯」。（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四頁）又曰：「祖甲帝乙帝辛時，祭祀皆有叡之一種，而不見賚字。賚在一期作，四期作，象燎木之形，叡當即賚之新字，从又持木於神示前，仍爲賚祭之義。此叡祭必是他種祀典相伴舉行」。（見同上上編卷三祀與年十三頁）亡尤猶言無災異也。（見丁山殷契亡𡆥說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

六・三　續一・十七・四　通纂二四八　第四期　骨

甲　（甲）寅卜其又歲于高且乙

高祖乙王國維先生謂卽大乙。祭高祖乙，用「又歲」「又升歲」及「又」，未見他種祭祀。

六・四　續二・二・八　第二期　甲

甲　乙卯卜尹貞王宧歲亡尤

乙　□□（卜）尹（貞王）宧（歲亡尤）

尹爲第二期貞人。

七・一　續一・三十二・五　第四期　骨

甲　甲午貞王又伐于父丁茲用　二

乙　己亥其用

伐爲用人之祭；此處之「茲用」及「其用」卽指用人而言。左僖十九年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昭十一年經：「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注：「用之殺以祭山」。昭十年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杜注：「以人祭亳社」。皆用人以祭也。殷墓發掘所見，有無頭之人架，亦有排列齊整之人頭。殺人以祭，在殷代固極平常也。父丁爲武乙稱康丁。

七・二　續一・二十九・五　第一期　甲

甲　丁未卜宂貞父乙弗

乙　□□卜設（貞王）勿獸

本片爲龜右上腹甲近邊處。父乙爲武丁稱小乙，弗叚爲祟。獸與狩爲一字，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獸，守備者，从嘼从犬。又、狩、犬田也。从犬守聲。案古獸狩實一字。左氏襄四年傳：獸臣司原。注：獸臣虞人。周禮獸人之職所掌皆王田之事。詩車攻：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漢張遷碑：帝游上林問禽狩所有。石門頌：惡蟲蘗狩。皆獸狩通用」。（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案象干形，逐獸之具，犬者追獸所用，加口者象盾形，用以

自蘗者也。字爲从單从犬會意。其誼爲廣義之田獵，包括狩魚在內。許氏之訓皆爲後起之誼也。其在卜辭，一期武丁時多用，二期以後則用田。

七・三　續六・十一・六　第三期　骨

甲　□歲東王祝

乙　癸酉卜□

祝象人跪拜有所禱告之形。簠室殷契徵文貞類六片曰：「庚子卜喜貞歲宙王」，明義士殷虛卜辭八四七片曰：「□□卜喜（貞）□歲宙（王）」。南北誠明文學院所藏甲骨文字七二片曰：「□□喜（貞）□歲宙王」。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三三七五片曰：「庚申卜㠯貞歲宙王」。（誠齋殷虛文字二二四）殷虛書契前編四・十八・八片曰：「□□卜□王」。喜、㠯皆第二期貞人，祝字作。前編四・十八・七片曰：「貞宙王」。係第一期作。本片則三期作，王祝之祝，似有此分別。歲上猶有一豎筆，非「貞」字，則所缺不止「□□卜□貞」五字也。

七・四　續一・三十五・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求于河受（年）

河卽黃河，余於一九四七年撰殷契徵醫已指出，其與岳均係地祇，乃求年求雨

之對象。

八・一　續六・十・十　第一期　骨曰

甲　乙巳隕示屯二　岳

巳隕缺刻橫畫，補足之當作「」，字亦作。岳爲史官，亦爲貞人。

八・二　續六・十二・六　第一期　骨

甲　丙午卜韋貞得　二

乙　辛亥卜㞢貞射　二告

韋㞢均第一期貞人。說文訓「竦手也」，徐灝說文段注箋曰：「共古今字共拱亦古今字」。王筠說文釋例曰：「部首，蓋卽手部拱之古文也。下云：竦手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作：拱手也。卽以重文爲說解，後人不知而改之」。是爲拱之古文。爾雅釋詁：「拱，執也」。郭注：「兩手持爲拱」。蓋有供奉之誼。射係射人。卜辭除稱「射」外，尚有「登射」「氏射」。乙編七五一片曰：「勿登射三百。登射三百」。京津一五二四片曰：「貞氏射」。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二・三・一〇片曰：「貞不其氏射」。此中分別猶待研究。又有稱「多射」者，後編上三〇・一五片曰：「貞翌己卯命多射，二月」。可知能射者甚多。亦有稱「射甾」者，甲編五五片曰：「癸卯貞射

甾以羌」。則爲一族或一人之名矣。

八・三　續六・十・三　第一期　骨

甲　庚午卜韋貞乎㠯般𠂤屮五于𠂤

㠯般卽師般，亦卽武丁時之甘盤。彥堂先生於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有考釋曰：

先說武丁的老師甘盤。尙書君奭：「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這是周公告召公的一段故事，所擧殷代賢臣六人，伊尹、巫咸皆見于卜辭，伊尹或單稱伊，巫咸則作咸戊（詳王靜安古史新證）。據分期整理的結果，武丁時代有師盤其人，我以爲也就是甘盤。僞書說命云：「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疏云：「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也」。又引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可知說命所謂遯野、入河、徂亳，不無史實之背景，而「學于甘盤」一事，也有相當的眞實了。漢書古今人表于商代列有甘盤，

在上中欄，注：「師古曰：武丁師也」。這也同說命所述爲近，說命稱「學于甘盤」，此稱「武丁師」，必有所本。卜辭中甘盤正作師盤，稱師，如呂尙稱「師尙父」，以示尊崇賢臣之意。卜辭師作𠂤，盤作般，與般庚之作般同。據現在所見而可定爲武丁的卜辭者，有以下各辭：

貞：王命師盤。

貞：命師盤从缺東

命師盤。

庚午卜，韋貞：乎師盤屮王于下缺　凡將齋藏片

萍案：此卽本片，「屮王」之「王」，係「五」字之誤。

戊辰卜，賓貞：乎師盤祭大下缺　後上十一・七

貞：乎師盤。　徵人六四

乎師盤取。　前一・四八・四

壬戌卜，賓貞：師盤。　徵人六五

貞：今二月師盤至下缺　徵人六六

貞：師盤氐缺勿於缺辜　徵人六七

貞：師盤其屮囚　北大國學門藏片

由命、乎、祭、至等事，可證師盤爲生人；由王字，干支字，貞人韋、賓等，可證師盤爲武丁時人；由稱謂如父、母、兄皆對時王而言，則師當爲時王之師，可證師盤卽武丁之師甘盤了。所謂一命師盤」，也見于今本竹書紀年，紀年載：「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乎卽評，卽評詔之意，卜辭兩見「乎師盤」，三見「命師盤」，可知師盤確曾立于武丁之朝，並且受他的詔命了。一個時期的人物，見于卜辭的本屬偶然之事，竟有甘盤其人，足爲武丁時代信史添一新證，不可謂非契文研究的過程中，一件小小的本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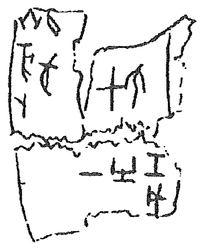
案彥堂先生作斷代例在民國二十一年，其時卜辭材料尙少，故稱「兩見乎師盤」「三見命師盤」，居今日言之，則「乎師盤」與「命師盤」之卜辭，當尙不少也。

八・四　續一・二十九・六　第四期　甲

甲　甲戌王屮己

乙　甲戌王𠂤父乙

本片爲文武丁時代卜辭，父乙係武乙。佚存七九一片曰：「癸亥卜㱿𠂤口甲不」，㱿爲文武丁時貞人。𠂤祭名，字不識。



佚　七九一

佚存考釋分作三段，以「不七」爲一段，恐非。此片又見於殷契拾掇一・四九八「甲不」二字已殘。小屯乙編八〇一一片有𠂤字，當係一字。

九・一　續六・九・一　第一期　骨

甲　壬寅卜㱿貞㞢于高匕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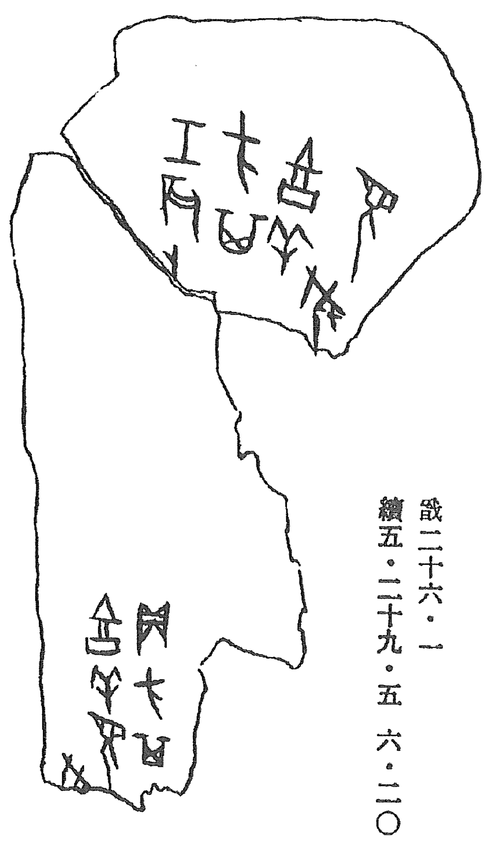
乙　壬寅卜㱿貞勿𠂤于口示㞢　二

𠂤亦作𠂤𠂤諸形，羅振玉並釋羊，非。金祖同見漢墓額多刻陽文羊頭，又以漢磚吉祥字作羊，因悟此字當釋「祥」。（殷墟卜辭講話）案卜辭此字均與「勿」字連文，偶亦與「不」字相連，戰國策齊策：「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禁」。卜辭以「勿祥」而祭於先祖妣，齊策爲最好之注解矣。

九・二　續六・九・六加續五・二十九・五又六・二〇・六殷二十六・一合　新綴四六一　第一期　骨

甲　壬辰卜方其辜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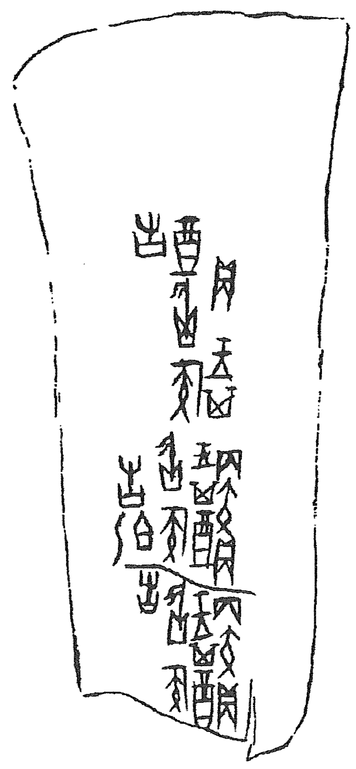
乙　貞方其辜見何



戩二十六・一
續五・二十九・五　六・二〇・六

「見 」猶他辭言「見方」「見 」之比， 爲方國名。何之異體，李棪齋謂有五類：一、 ，二、 ，三、 ，四、 ，五、 。（見李氏卜辭貞人何在同版中之異體刊香港聯合書院學報第五號）何又爲貞人，其時代頗多異說，猶待論定。

九・三　第三期　骨



甲　丙寅貞王其奠 凶 厄告 ☒
乙　丙寅貞王其奠 凶 厄告且乙
丙　貞王其奠 凶 厄告 ☒

本片續編未用。此片拓本一部份極不清晰，「奠」下一字似爲 凶 字，「告」下之字，乙辭似爲「且乙」，甲丙兩辭不辨。丙辭「貞」上應有「丙寅」二字，但拓本全是墨色，未能分辨。而遍尋骨版刻辭，亦無同文可資比對，惟有付諸闕如耳。

九・四　續六・九・八　第一期　甲

甲　 丑卜（貞）雀（亡）𡆥
乙　 卜王（貞）取雀（于）亳

本片殘缺，乙辭雖補「貞」「于」兩字，必待綴合方能確定。

十・一　續二・十六・八　第三期　骨

甲　叀小宰
乙　叀牛王受又　吉

本片係三期物。續編研究誤作「四」期，錯字未校出，今正。小宰爲一羊一豕之共名，詳見拙著牢義新釋。（刊中國文字第三十八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十・二　續六・十一・七　第二期　甲

甲　 （卜）旅（貞）其又于 宙羊

旅爲第二期貞人。用「又」不用「 」，爲祖甲時卜辭。

十・三　續二・十六・七　藏龜一五〇・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 于母 犬三羊三豕卯 ☒

疑卽體字，體之古文作體， 卽卜骨之形。尙書金縢：「公曰：體，王其

甲　丙寅貞王其奠 凶 厄告 ☒
乙　丙寅貞王其奠 凶 厄告且乙
丙　貞王其奠 凶 厄告 ☒

本片續編未用。此片拓本一部份極不清晰，「奠」下一字似爲 凶 字，「告」下之字，乙辭似爲「且乙」，甲丙兩辭不辨。丙辭「貞」上應有「丙寅」二字，但拓本全是墨色，未能分辨。而遍尋骨版刻辭，亦無同文可資比對，惟有付諸

闕如耳。

九・四　續六・九・八　第一期　甲

甲　 丑卜（貞）雀（亡）𡆥
乙　 卜王（貞）取雀（于）亳

本片殘缺，乙辭雖補「貞」「于」兩字，必待綴合方能確定。

十・一　續二・十六・八　第三期　骨

甲　叀小宰
乙　叀牛王受又　吉

本片係三期物。續編研究誤作「四」期，錯字未校出，今正。小宰爲一羊一豕之共名，詳見拙著牢義新釋。（刊中國文字第三十八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十・二　續六・十一・七　第二期　甲

甲　 （卜）旅（貞）其又于 宙羊

旅爲第二期貞人。用「又」不用「 」，爲祖甲時卜辭。

十・三　續二・十六・七　藏龜一五〇・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 于母 犬三羊三豕卯 ☒

疑卽體字，體之古文作體， 卽卜骨之形。尙書金縢：「公曰：體，王其

無害」。注：「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必愈」。周禮春官占人：「君占體」。注：「體，兆象也」。 ，骨上之兆象也。卜辭「王 」之辭甚多。他辭亦云：「貞求年于王亥 犬一羊一豕卯三小宰卯九牛三南三羌 」（京津六〇九），當卽禮運：「體其犬豕牛羊」之體，注：「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 犬之辭，卜辭亦甚多。又禮文王世子曰：「體異姓也」。注：「體猶連結也」。連結之義，卜辭亦有之。遺珠一七二片曰：「貞吾方出不隹 我在 」，我，方國之名也。

十・四　續六・九・三　第一期　骨曰

甲　戊戌羌 示十屯　小敝

「羌 」其人，唯骨曰刻辭見之，亦單作「 」，字不識，何種身份之人亦待考。小敝，史官名。除骨曰刻辭外，其他卜辭似亦未見其人。

十一・一　續二・十七・一　第一期　骨

甲　丁酉（卜）貞 于 卅伐十宰

「卅伐」之伐爲名詞，與「伐羌」之伐爲動詞者異。羅振玉曰：「言伐者，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爲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當是武舞。伐卅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案「伐卅人」「伐十人」當是殺人之祭，言「卅伐」與「伐卅人」不同，此眞舞祭也。陳直卜辭賸義曰：「案詩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苑，文貌。又案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方言云：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周禮樂師有舞干，是干卽盾，伐卽中干，盾，爲九盾之一，蓋爲殷人舞干之祭無疑」。彥堂先生曰：「伐字本是人荷戈，征伐之意。但同時也是一種舞。詩皇矣：『是伐是肆』，箋云：『一擊一刺曰伐』，禮記樂記：『天子夾振之而肆伐』，皆是『舞干羽』之遺意。羅雪堂亦以伐爲武，舉左氏言『萬者二人』爲例。山海經海外西經也有『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之記載，可證伐確爲一種舞了」。（見獲白麟解下篇丑羌人節）

十一・二　續二・二十六・二　南師二・五十九　第一期　甲

甲　己未五羌　二

乙　甲戌☒

羌从羊作與从牛同，蓋言牡羊也。續編研究凡將齋對照表漏寫「續二・二十六。二南師二・五十九」，應補。

十一・三　續一・四四・七　藏龜十二・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我☒𠂤☒令𠂤　告于丁用牛

十二・二　南師二・一九〇　第二期　骨

甲　戊戌卜王

乙　（戊）戌卜王

本片續編未用。卜王爲二期祖甲時卜辭。

十二・三　續六・二十七・九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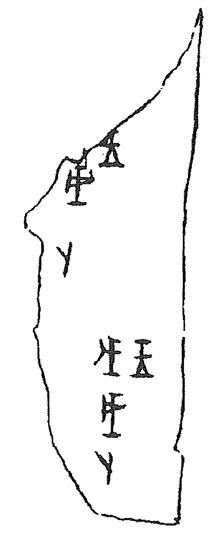
甲　辛丑卜（王）　在二月

乙　辛丑卜王

丙　（辛）丑卜王

此亦祖甲時卜辭。

十二・四　藏龜一一八・三　南師二・六十二　第一期　甲



）「殼宁已乍」其義待考。

𠂤字陳夢家隸定作畀，不確。案于省吾謂「𠂤爲虎𠂤之初文。𠂤字本象鑪形。加𠂤爲聲符，乃由象形孳乳爲形聲。卜辭虎𠂤𠂤二字之用法有三：一爲虓字通旅，旅爲陳列祭品以祭。二爲𠂤字義爲剝割，爲豕肉之膚美。卜辭均云𠂤豕，而未言他牲，蓋謂割豕膚肉之肥美者，當兼二義言之。三爲人名爲地名。虎𠂤與𠂤之用法，卜辭有別，其言虎𠂤，謂旅祭也。其言𠂤豕，謂割豕膚肉之肥美者以祭也」。（殷契駢枝續編釋盧）𠂤字不識，待考。係一歲牛，說詳拙著說文牲犧牷牺四字辨源。（刊中國文字第二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十一・四　續四・十五・七　第一期　甲

甲　☒隹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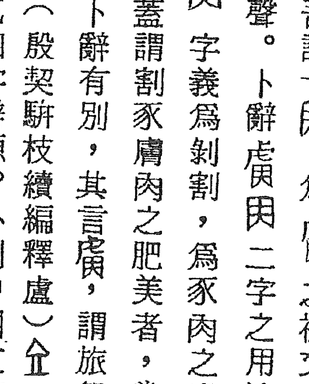
乙　☒𠂤戊☒雨

𠂤字不識，以前一・五二・五片：「貞于𠂤」，及摭續一六二片：「口子貞命☒自在𠂤」例之，當是地名。

十二・一　續六・九・五　第一期　骨

甲　甲戌卜殼貞我勿𢦏自茲邑殼宁已乍

𢦏卽將將字，有率領主持之義。（詳見拙著釋𢦏𠂤，刊甲骨古文字研究）



甲　勿𢦏（于）丁☒　一

乙　庚戌卜殼☒　一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此爲龜之左上腹甲近甲橋處。

十三・一　續三・十四・七　第一期　骨

甲　丁酉卜殼貞來乙巳王入于𠂤　四

本片爲第四卜，續三・十四・七、藏龜一八六・一、戩壽堂殷虛文字九・十四爲第一卜。𠂤地名，待考。「王入」與「王出」，同爲卜辭恒語，此卽爾雅釋天所謂：「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邢疏：「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陣，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與此皆同，惟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講武者，題上事也，言皆所以講習武事也」。此「王入于[illegible]」，爲王至[illegible]地整衆也。（說詳拙著王出入考，未發表）

十三・二　第一期　骨

□戌卜殼（貞）☒

癸酉貞帝五丰其□牢　　後上二六・一五

羅振玉釋玉（見增訂書契考釋四十頁），陳夢家釋工，謂爲玉之單位詞（見綜述五七二頁）郭氏釋介（見粹編考釋五頁），尙無定論。

十四・一　續六・二十四・九　第一期　骨曰

甲　帚羊示十屯

十四・二　續六・十一・四　藏龜二四八・三　第一期　骨

甲　己未卜亘貞不𣎵

亘爲第一期貞人。𣎵者，告神之詞也。（詳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十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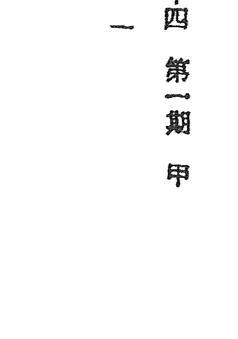
十四・三　南師二・二十五　第一期　骨曰



甲　貞勿𠂤𠂤自成

本片續編未用。𠂤祭名。（詳見柏根氏考釋第一片及甲骨古文字研究說𠂤）

十四・四　第一期　骨



甲　𠂤示六屯　亘

本片續編未用。𠂤字待考。

十五・一　續六・十・二　南師二・一八八　第一期　骨

𠂤　癸丑卜邑貞旬亡𡆥　三

此爲貞旬卜辭，邑爲第一期貞人。

十五・二　續四・三十九・八　第四期　骨

甲　三

十三・三　續二・七・六　南師二・九十四　第一期　甲

□丑卜殼（貞泯）𢦏☒　一

☒𠂤☒戌酒☒五小（宰）

□□（卜）殼貞☒

本片續編未用。

十三・四　續六・十一・一　藏龜一七七・四　佚存八十二　第一期　甲

乙丑卜殼貞王聽隹不丰☒　一

殷契佚存八十二片釋文至「隹不」止，無「丰」字。聽字可參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十九片。「丰」在卜辭均與數字相連，與作[illegible]者，其用異。如：

貞勿☒三丰　　乙一一四四

其鼎用三丰犬羊☒　　佚七八三

乙　□□卜殼（貞）☒

丙　□□卜殼貞☒

丁　□□（卜）殼貞☒

本片續編未用。

甲　□□卜殼（貞）☒

乙　☒𠂤☒戌酒☒五小（宰）

丙　方☒告☒大☒　三

此爲右上腹甲，辭殘甚難推論。續編研究凡將齋對照表漏寫「續二・七・六南師二・九十四」，應補。

乙　癸未貞旬亡𡆥　三

丙　癸巳貞旬亡𡆥　三

此類卜旬辭，書體筆風猶沿三期，然辭例形式則已進入四期矣。續編研究凡將齋對照表誤列此片於凡將十六・二，應正。

十五・三　續四・三十八・十　第四期　骨

甲　癸酉貞旬亡𡆥

乙　癸未貞旬亡𡆥

十五・四　南師二・一八七　第二期　甲



甲　癸㞢卜出貞旬亡𡆥　三月

本片續編未用。癸下二字未刻，出爲二期貞人。

丁　㞢未卜㞢貞旬（亡）𡆥

戊　（癸㞢）卜㞢貞旬（亡）𡆥　㞢月

此爲龜腹甲之中部，原龜甚大，當是滿刻卜旬之辭，本片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凡將齋對照表以「續四・三十九・八」片列此，誤，應刪。

十六・三　續四・三十八・五　第四期　骨

甲、癸丑貞旬亡𡆥

乙　癸亥貞旬亡𡆥

十六・四　續四・四十九・一　第一期　骨

甲　癸未卜史貞貞旬亡𡆥

「貞貞」重二「貞」字。史爲第一期貞人。續編研究四・四十九・一片之說明謂「未見他書著錄」者誤。凡將齋對照表不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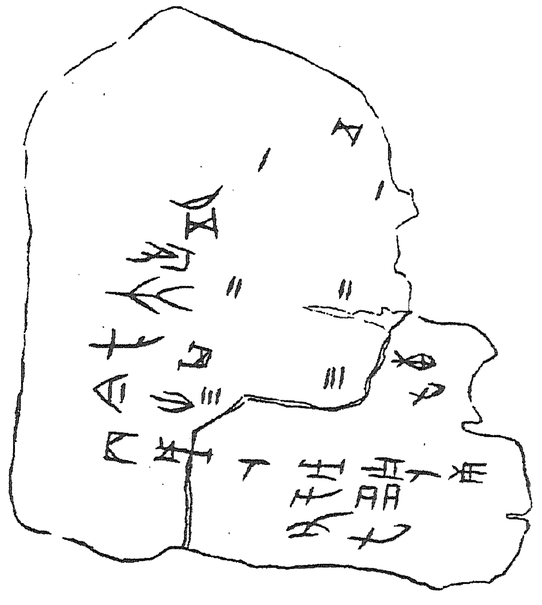
十七・一　續三・三十六・一　加其鄴七三四　前二・四十六・四　藏龜二五一・二　全新綴二八〇　第一期　骨

甲　丙戌卜今ㄐ方其大出　五月　一二三

乙　戊子卜庚于多父旬　一　二　三

丙　由旬

丁　五



此骨版之拓本，在藏龜與前編中，左邊均完整未缺，但在右邊未拓全。迨凡將齋購得時左邊已缺，因此左邊未拓全。今併補正。「今 」乃「今 」之未刻全者。 或釋春，尚待論定。楊樹達曰：「卜辭屢言方其大出，方在殷時爲一至強之國族，殆卽後漢書東夷傳之方夷。國語周語之大彭，尚書牧誓之彭人也」。（甲文說）案卜辭別有彭氏，則方非彭可知也。方之屢叛，延至文武丁世猶未平息。多父旬之旬，余於殷契徵醫中讀爲眴，於諸疾病之辭頗通順可解，惟與「多父」連文，其義究不知何指。唐立厂讀爲惸或鈞，訓憂，亦不能解「多父」之「旬」也。

十七・二 續六・十二・二 第一期 骨

甲 己丑卜今出羌出隻圍 七月

乙 今出圍 二告

 諸家均釋征，惟孫詒讓讀圍，余撰「釋 」（刊中國文字十五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證成之，從此不必再誤讀爲征字矣。

十七・三 續二・九・八又三・三十六・三重 之餘十三・二 第二期 甲

甲 丁亥卜出貞來 王其紫丁鼓后辛新

出爲二期貞人，王字作 ，猶是舊派書體，當是祖庚時卜辭。 當釋紫，燒柴以祭天也。（說詳「釋 」刊中國文字第十二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从 于省吾曰：「卽說文之鼓，从 鼓古今字，以六書之諧求之， 字象鬲血於几上从 从几，几亦聲，从 象血形，猶鼓之从血也。从几聲，猶鼓之从幾聲也。 爲 牲或人獻血之祭，周代經傳作幾刉祈者，借字也」。（殷契駢枝續編釋 ）后辛合文作 ，惟拓本此字極不清晰，新字右半亦殘。

十七・四 續三・三十五・十 第二期 甲

甲 戊寅卜出貞今日 益

乙 益 衣 雨

卜辭从魚之字不多，作 者，多與 字連文。或作「其 」「不 」「王 」「今日 」等，其作 者，多與「 」字連文。作 者，多爲地名。作 者，多爲人名，無一例外。作 者，與 其相連。以此觀之，魚當卽說文之灥，捕魚也。作 者，其形與漁字完全相同，綜合卜辭，未見有捕魚之義，純屬人名，當可釋漁。作 者，是別一字，不識。作 者，地名。丁山謂：「漁氏采地，宜在今河北密雲縣境」。與此 地，恐無涉。作 ，羅振玉曰：「象皿水溢出之狀， 字待考。

十八・一 續三・六・八 第一期 骨

甲 己未卜設貞 方弗允

 方卽鬼方，吾从工聲，工鬼一聲之轉。（詳見殷曆譜卷九武丁日譜）

十八・二 續三・六・五 第一期 骨

甲 庚午卜 貞 （方）亦出 十月

楊樹達曰：「亦者，又也。一事而再見之辭也」。（見甲文說亦字條）

十八・三 藏龜一一八・二 南師二・八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宙王正 方 二

乙 卜爭貞 氏多

本片續編未用。藏龜較凡將爲完全，今卽以藏龜之拓本入錄。 地名，國族名。京津一三五四片曰：「貞 人三百歸」，鄴一・四・五片曰：「壬申卜 舞不其从雨」。與本片皆國族名也。續三・二十九・六片曰：「甲午卜在 貞 从東 今日弗悔在十月茲 王正 佳十祀」。地名也。字待考。

十八・四 續三・六・三加續三・八・六又六・二十三・十二重通纂四八〇合 新綴三三七 第一期 骨

甲 乎

乙 貞勿隹王往

丙 貞乎多臣伐 方

丁 貞宙王往伐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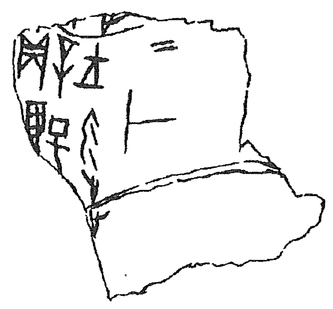
戊 貞宙王往伐

凡將爲骨之上段，下段爲續三・八・六片，今併合之。戊辭續編研究三・六・

十九・一 南師二・一一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翌辛巳王勿步 二

乙 步



尚書武成：「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注：「步，行也」。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皆以行釋步。淮南說林訓：「蘇秦步」。高注：「步，徐行也」。釋名釋姿容：「徐行曰步」。以「行」或「徐行」釋卜辭之「王步」，恐相隔數十里地，王未必步行也。荀子正論曰：「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注曰：「和鸞以象鳥之聲。武象詔護皆樂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步謂車緩行，庶幾近之矣。正字通曰：「步，輦行曰步。書武成王朝步自周。後世稱輦車曰步車，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卜辭之步，當謂人荷車載王而行，非王之自行也。

二十・一　續六・二十四・五　第一期　甲

甲　己卯卜（貞）命巴口于夫口于宋

巴，人名，宋地名。此爲左上腹甲近甲橋處。

二十・二　續六・十・九　第一期　骨

甲　叀滴[illegible]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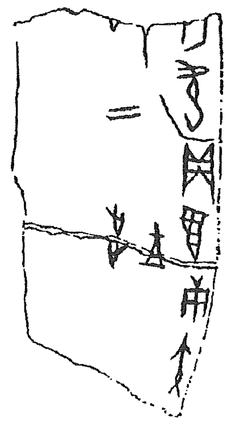
滴，水名。此[illegible]字，當釋濫，用網捕魚也。

二十・三　續六・十・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貞其[illegible]舌

[illegible]，卜辭亦稱「高祖[illegible]」，王國維先生釋夒，謂卽殷之始祖帝嚳，其說無可易。字或加「止」作[illegible]，或不加「止」作[illegible]。均爲祭祀之對象，惟鐵雲



十九・二　南師二・一一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翌庚寅王步　二

乙　☒亡𢦏

本片續編未用。此爲右下腹甲近邊處。

十九・三　續六・十・七　第一期　骨

甲　☒其田叀虎[illegible]☒

[illegible]，地名。當與虎[illegible]同。田爲田狩。

十九・四　續五・二十九・一　第一期　背甲

甲　口口卜由貞我田出來☒

續編研究作「未見他書著錄」，蓋未查出係凡將齋所藏，凡將齋對照表應補「續五・二十九・一」。續編已將原甲剪裁，今補摹如左：

藏龜拾遺六・九片曰：「其隻[illegible]」，稱「隻」，當與鹿豕相同，則說文所說「一曰母猴似人」者，亦可於卜辭徵之。惟字體微異。葉玉森以爲「讀猿讀猴，殊難臆斷」。以此字作猿，非。說文「猴，夒也。从犬侯聲」。雖形聲爲後起，此字殆是猴字也。



拾六・九

余永梁釋舌。于省吾證成之，曰：「[illegible]字有點，象[illegible]物之殘靡，然上端岐出，何以象舌形，舊均無解，說文以爲从干口，干亦聲。易象形爲形聲，已失造字本眞。山海經海外南經，岐舌國在其東。郭注：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支舌謂舌端岐出。前四・五五・四有[illegible]字，八・四・三作[illegible]，象伸舌於口外之形。菁四有歙字[illegible]，象人俯首伸舌於酒器之形。金文舌字商器舌鼎作[illegible]，舌觚作[illegible]，周器盂鼎頌鼎字从舌作[illegible]，小篆[illegible]，上亦岐出，猶與初文不相違也。續五・十七・三[illegible]舌，隹出它。[illegible]舌與他辭[illegible]齒語例相仿，其餘舌字多爲祭名。舌祭當於周代何祭，未詳其義」。案本片亦屬舌祭。

二十・四　續六・二十七・三　第一期　甲

乙丑[illegible]三（囚）

此是特殊文例，粹編一五三四片考釋曰：「余意此等當是治作龜骨之紀錄。[illegible]字作動詞用，卽今俗所作劊。」案[illegible]殆鐫之初文，後人以鑽爲之。此說非，戩四六・五片曰：「[illegible]乞(訖)骨三」[illegible]乞(訖)均是人名。

二十一・一　續六・十一・八　藏龜二二五・一　第一期　甲

乙・丁卯

[illegible]人名，地名亦方國名。[illegible]死，說文所無，當是牝豕耳。此版與鐵雲藏龜十五・一合，見甲骨綴合新編二八九號，因係左右上腹甲殘片，未能相連，故不錄。

二十一・二　續五・二十六・七又續六・十・八重　通纂三五六　第一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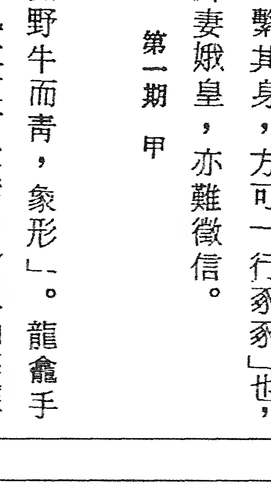
甲　貞（屮）于（娥）一豕

乙　貞屮豕于娥　一

本片續五・二十六・七最完全，甲辭猶未殘佚，今卽以補凡將之缺。[illegible]與[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唐立厂釋豶，可从。[illegible]，疑卽許書之豕字，許訓「豕絆足，行豕豕也，从豕繫二足」。非，字乃象以繩繫豕身也。繫其身，方可「行豕豕」也，儻繫其足，卽不得行矣。娥爲殷之先人，或以爲舜妻娥皇，亦難徵信。

二十一・三　續三・四十三・四　之餘五・二　通纂七二八　佚存二十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其逐豕隻



唐立厂釋豕至碻。字亦作[illegible]。說文曰：「豕如野牛而青，彖形」。龍龕手鑑引「[illegible]狀如牛，蒼黑色，一角，重千金也」。（見說文古本考引）又山海經南山經郭注：「[illegible]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千斤」。急就篇顏注云：「[illegible]野牛而色青，重千金，一角，角甚大」。案國語晉語曰：「昔吾先君唐叔射[illegible]於徒林」。豕爲古人狩獵之對象。卜辭言獲豕，逐豕，射豕者甚多。商氏殷虛文字類編以[illegible]字當豕，誤。

二十一・四　第一期　骨

甲　[illegible]



甲　沚[illegible]

乙　沚其[illegible]

本片續編未用。沚地名。卜辭多與[illegible]連文。[illegible]實卽[illegible]之異體，執字也。

二十二・一　續六・十・五　第三期　骨

甲　河求[illegible]

乙　至日彭

丙　其求年于河[illegible]受年

甲辭之「丁」係指丁日。「至日」亦指至丁日而言。求年於黃河，而曰「[illegible]受年」者，[illegible]係地名。

二十二・二　續六・十一・三　第一期　甲

甲　乙未卜（貞）王翌丁酉彭伐[illegible]日丁明雚大食[illegible]



[illegible]日爲雲開日出，天陰而卜，尚未有雨也。（說見拙著釋[illegible]刊中國文字第四十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明爲天明時。大食則在上午也。雚爲霧一類之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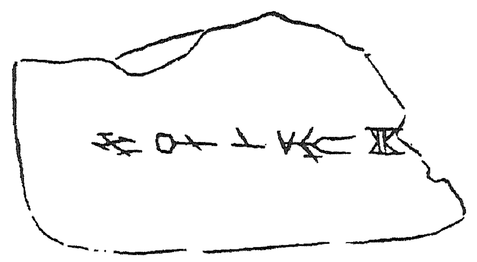
二十二・三　藏龜一八〇・一　第二期　甲

甲　口子卜[illegible]（貞）口王循　三　三　四

本片續編未用。[illegible]爲二期貞人。王作[illegible]，當是祖庚時。[illegible]葉玉森釋循，謂卽「禮月令循行國邑，循卽巡。左莊二十一年傳：巡者循也，循巡古通」。（見殷契鉤沉）案其說是也。

二十二・四　第二期　骨

甲　癸巳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本片續編未用。

二十三・一 續四・二十二・四 第三期 骨

甲 其㞢于之廌不冓雨亡𠂤

二十三・二 續四・二十二・九 第三期 骨

甲 㞢沁雨

乙 辛不雨

沁似爲地名，甲五三九片曰：「王其往田于沁」。林二・二二・七片曰：「乙卯卜㱿貞三卜王往正于沁京若六月酉卜㱿貞王田沁往來亡𡆥王占曰吉」。皆爲田獵之地。凡將二十六・四、續二・二八・三片曰：「其征求年于沁」，則爲求年之對象，然以京都一九二九片曰：「乙卯卜㱿貞三卜王往正于沁京」。「沁京」當爲「沁京又雨」相比對，則求年之對象當爲「沁京」。「丁酉卜㱿貞今日其雨」相比對，則求年于沁，則爲求年之對象，然以京都一九二九片曰：「丁酉卜㱿貞今日其雨」相比對，則求年于沁京又雨」相比對，則求年之對象當爲「沁京」。「沁京」若六月殷王所征伐。鄴二・二三・十二片曰：「王其往田于沁」。林二・二二・七

丁　丙寅貞又于𡆥賓小羊卯牛一
戊　丙寅貞賓三小羊卯牛三于𡆥　三
己　丙寅貞又升歲于伊尹二牢　三
庚　丙寅貞惠丁卯酌于𡆥　三
辛　丙寅貞于庚午酌于𡆥　三
壬　丁卯貞于庚午酌賓于𡆥　三
癸　戊辰卜及今夕雨　三
子　弗及今夕雨　三
丑　己巳貞庚午酌賓于𡆥
寅　己巳貞𡆥
卯　庚午賓于岳又从才雨　三
辰　賓于岳亡从才雨　三
己　壬申求禾于河
午　壬申求禾于夒　三
未　壬申𡆥于伊奭　三
申　癸酉卜又賓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　三

57

右骨金璋一版，係許進雄君所綴。至此全骨刻辭大體俱在，其卜事之先後，見於刻辭者，極錯綜之能事，或以爲卜辭必自下而上，順次讀之者，大誤也。卜兆序數「三」，至少尚有「一」「二」兩版。𡆥字王國維先生初釋爲夋，以爲帝嚳之名，後又改釋爲夔，殷先公先王考附注有曰：「予曩釋𡆥爲夋，今案當是說文之夔。說文夂部：夔，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夂其手足一。卜辭通纂以爲釋夔是。𡆥字，通纂謂卽說文之𡆥字，假爲燔。案此是賓字，卜辭有作「𡆥」者，乃小甲合文，與此作𡆥者異。本版「癸酉卜」兩辭，一作「又𡆥」，一作「又𡆥」，可證。𡆥卽說文雲之古文。通纂以「六云」爲人名，未必是。于思泊曰：「裘囚猶易大有初九之言匪咎，匪非義同古通用」。（駢枝三）𡆥吳其昌釋兒，讀爲倪。曰：「今按兒卽王兒，卽王倪也。漢書古今人表第二等有王倪。莊子齊物論云：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李音義高士傳曰：王倪，堯時賢人也」。案卜辭自有兒字作𡆥，以𡆥當王兒者不可信。「又从才雨」卽一期之「𡆥从雨」也。粹編考釋以有急雨驟雨，非。于氏駢枝曰：「从從古今字，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孔子閒居，氣志既從注：從順也。書洪範曰肅，時雨若。僞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卜辭言从雨卽順雨，謂非暴雨淫雨也。猶今俗所謂風調雨順之雨順也。才應讀爲載，載

58

酉　癸酉卜又賓于六云六豕卯羊六　三
戌　（不）雨
亥　隹其雨

A　後上二十二・四
B　凡二十四・四　續四・二十一・十
C　後上二十二・三
、以上爲通纂二五九　新綴四四二
D　金璋三九九

之言再也。詩小戎載寢載興，韓詩載均作再」，此言有順雨而再雨也。𡆥在卜辭中之用法，一爲人名，如南輔五八片曰：「弜命𡆥」。存一・七四一片曰：「貞𡆥出𠂤」。前六・三八・一片曰：「癸酉卜𡆥其出疾」。二爲用牲之辭，如南明一三六片曰：「宙𡆥羊，宙𡆥」。後上二三・四片曰：「己未卜其𡆥羊十于西南」。三爲祭名，如京七六片曰：「其𡆥父乙」。粹一〇三九片曰：「辛酉卜𡆥于父乙」。掇一・六五片曰：「口又告𢦏其𡆥于父乙」。此與「𡆥于伊奭」同。各家均釋剛，說文：「剛，彊斷也，从刀岡聲」。尚書洪範剛克注：「剛能立事」。皐陶謨：「剛而塞」。注：「謂事理剛斷」。均不能釋卜辭之𡆥，其義猶待考定。唐立厂曰：「卜辭之伊奭黃奭，皆在早期，與晚期之叚夾爲妻者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祭伊尹及黃尹之妻也。余意此夾字當讀爲陟，君奭舉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曰：『故殷禮陟配天，歷有年所』。舊訓陟爲升，未是。陟卽上述諸臣，其本字當作夾，蓋夾象懷器之形，引申之自有夾輔之義也。卜辭伊夾與夔岳等同祭，必伊尹無疑。（同片上一辭作伊尹，明一人異名也）。然則黃夾必是黃尹，亦卽保衡，或阿衡與伊尹爲二人，昔人混而爲一，非也」。（天壤閣文存考釋）

59

60

甲　丁巳卜㞢貞今丁𢦏雨　一

董彥堂先生曰：「延从止在途中，有前進之誼。爾雅釋詁延進也」。王襄曰：「古延字與延通。說文解字：延長也。延雨與後世之說積雨同歟」。（簠室考釋天象）。

二十五・二　續四・二十四・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其雨　二月

二十五・三　續四・二十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壬寅卜其雨癸允　一　二　一　二　二

書堯典：「允恭克讓」傳云：「允，信也。从儿目聲」。甲骨允作，不能分析爲「从儿目聲」，許氏所見，蓋後起之字也。

二十五・四　續四・二十一・三　藏龜三十一・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不𢦏雨

二十六・一　續四・十七・六　通纂四六　第四期　骨

甲　癸㞢（卜）貞㞢且丁㞢牛　三

乙　己亥貞求禾于河受禾　三

卜辭年字从禾从人作，至第三、第四期「求年」「受年」之祭卽作一求禾」「受禾」，疑爲年字之省。說文解字：「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𠂆，省𠂆象其穗，凡禾之屬皆从禾」。程瑤田曰：「案禾粟之有稾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粱也。聘禮及周官掌客之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秅，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爲有稾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爲一秅，鄭氏注此秉爲刈禾盈手，然則秉秅者束槀之名，禾爲粟之有稾者，故以秉秅數之也」。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曰：「嘉穀之連槀者曰禾，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今俗云小米是也」。然則四期之求禾或卽一期之受黍年矣。

二十六・二　續六・二十六・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㞢王㞢乘㞢受㞢

二十六・三　南師二・一九六　第四期　骨



甲　貞求禾于岳

本片續編未用。

二十六・四　續二・二十八・三　第四期　骨

甲　其𢦏求年于𡍮（京）

京都一九二九片曰：「其求年于𡍮京又雨」。此「𡍮」當亦指「𡍮京」爲較安。

二十七・一　續六・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㞢弜循二　告

乙　貞㞢其死

丙　貞㞢

此字缺刻橫畫，  象人在棺木之中，死字也。

二十七・二　續五・三十・五又續六・十一・五重　第一期　甲

甲　戊戌卜㞢（貞）今一月㞢戈

爲方國，地名。前編二・四・三片有「在」地名。甲二三三五片曰：「庚戌卜命从伐」，則國族名也。似亦用作犧牲，乙九九五片曰：「丙子卜亘貞王㞢于庚百。貞王㞢于庚百勿用」。字待考。

二十七・三　續六・十二・三　藏龜九十一・一　第一期　甲

甲　戊戌卜其

此係左甲橋上部也。于省吾謂當「讀爲扑，於義均可通」。（見殷契駢枝釋）案釋扑可從。

二十七・四　續四・三十三・五　藏龜三十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甲申卜爭貞亞亡不若　十二月

亞，官名。書酒誥：「惟亞惟服」。詩周頌載芟：「侯亞侯旅」。鐵雲藏龜五一・三片曰：「戊口（卜）貞其多亞若」。可證。左宣三年傳曰：「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注：「若，順也」。箋：「不若，卽魑魅罔兩也」。

二十八・一　南師二・一八二　第二期　骨



甲　乙（巳卜）貞（今夕亡𡆥）　一

乙　丙午卜貞今夕亡𡆥　在五月

丙　丁未卜行貞今夕亡𡆥　在（五月）

丁　（戊申卜）行貞今夕亡𡆥　在五月

戊　己（酉卜）貞（今夕亡）𡆥　一

本片續編未用。月夕二字，前後期互易，彥堂先生曰：「由武丁至文丁爲前期，這一期中以☽爲月，以☾爲夕。由帝乙至帝辛爲後期，這一期中，以☾爲月，以☽爲夕。我以爲夕卽是夜，夜卽是月，本來只是一字。最初造字時，因爲白天是見日的時候，所以就名之曰「日」，同樣的黑夜是見月的時候，所以就名之曰「月」。以後因爲年月之月的關係，月的一圓一缺爲一月的月，和黑夜的月，容易相混，所以加一畫以爲識別，於是有☽與☾之分」。（斷代研究例）

二十八・二　續三・三・一　第二期　甲

甲　丁亥卜（旅）貞王宏𠂤歲𠂤

乙　口口卜旅（貞王）宏𠂤（且乙歲亡尤）

旅爲第二期貞人。凡將鄴對照表應補「續二・三・一」

二十八・三　續四・四十三・十　第二期　甲

甲　辛（酉卜旅）貞今（夕亡𡆥）　一

乙　癸亥卜旅貞今夕亡𡆥　四月　一

四月上無「在」字，當爲祖庚時卜。

二十九・一　續六・十二・五　第二期　甲

甲　口口（卜）大（貞）𢀛又𢀛用編

乙　𠂤𢀛其用于𡆥

大爲第二期貞人。詩江漢：「秬𢀛一卣」。毛傳：「秬，黑黍也。𢀛，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𢀛」。說文：「𢀛，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𠙵，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亟匕𢀛。凡𢀛之屬，皆从𢀛」。徐鍇說文段注箋曰：「大雅正義曰：禮有鬱𢀛者，築鬱金之艸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𢀛，故謂之鬱𢀛。𢀛非草名，以其可和秬𢀛，故謂之𢀛草也。灝按：𢀛固非草名，卽鬱亦非其本名。蓋以百草之香者，和秬黍之淮，取條暢之義，命之曰𢀛，遂以𢀛名其酒，而造字象其器。又取蘊蓄之義，名之曰鬱，因以鬱名其草，而从𢀛爲鬱。蓋造字𢀛先鬱後，不得以鬱爲草之本名也。互言之，則但言鬱𢀛耳。𢀛之言暢也，鬱積久可謂之𢀛草，亦可謂之鬱酒：渾而言之，𠂤𢀛其用于𡆥

發之必條暢也。从匕建類，圭瓚之屬也。𠙵象釀器，氺象秬黍，不从草者可略

也。楚金謂氺象稻及鬱草，亦通」。按契文𢀛之器形作☾，不从匕，並非圭瓚之屬，亦無扱之之義。匕乃从☾變來，此☾爲器之底，所以承器也。饒炯謂：「𢀛不从匕，當云从皀省」。（部首訂）謂不从匕，甚是，謂从皀省，亦非。蓋皆不見契文之故也。福，大徐本作：「祐也，从示畐聲」。小徐本作：「備也，从示畐聲」。𠂤部「富，備也。从𠂤畐聲」。今案訓祐之福卽契文之𢀛。訓備之福，卽契文之𢀛，𢀛卽𢀛，省示作富，契文或作𢀛（乙二八九五）𢀛，（乙四七四九）𢀛（卜三三五）或作𢀛（佚六二二）𢀛（乙二七一五六）則省𠙵矣，皆當釋富。侯馬盟書作𢀛𢀛可證也。

二十九・二　續六・二十七・四　第二期　甲

甲　其𠙵𠙵　四

𠙵𠙵字不識。

二十九・三　第二期　甲

甲　𠂤王𠂤𠙵𠂤出𠂤　三

本片續編未用。𠂤𠙵殷契遺珠一〇一七片有之，文曰：「甲申卜勿命𢀛从𠂤𠙵」。字不識，當爲人名。



遺一〇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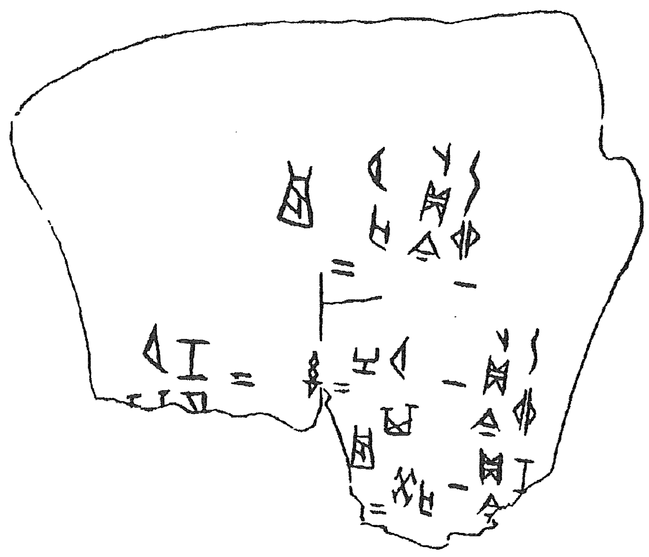
二十九・四　續六・十一・二　藏龜二七二・一　前六・二十一・四　第二期　甲

甲　辛卯卜（貞）及出口𣪊若　十月

乙　王𠂤氏𠙵　一月

𠂤𠙵皆人名。京津二四二一片（外九六）亦曰：「王𠂤勿氏𠙵」。羅振玉曰：「𠂤象內貝于宁中形，或貝在宁下，與許書作貯，貝在宁旁意同。又宁貯古爲一字，說文于宁訓辨積物，貯訓積，初亦非有二誼也」。（殷虛書契考釋）金文餘釋謂「宁爲鹵之初字」未可信。𠙵字不識。

二十・一　藏龜二三・二　甲編二・二七　第一期　骨



甲　壬（□卜）貞今（月）亡（囚）　一
乙　乙卯卜貞今月其出囚　一　二
丙　乙卯卜貞今月亡囚　一　二
丁　壬辰（卜貞今）月其（出囚）　二

戊　癸□（卜貞今月）亡（囚）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三十・二　續六・九・二　第一期　骨

甲　乙亥卜□　十三月雨

乙　貞弗□

三十・三　續六・十二・七　第一期　骨

甲　庚寅貞求□

乙　庚寅貞求□

丙　□未貞□

丁　□□貞□

字僅此一見，與人名之（南明五三一及七三一）是否爲一字，待考。

三十・四　續四・四十九・三　第二期　甲

甲　己酉卜旅貞今夕亡囚　在二月

乙　（□□卜□旅貞今夕亡）囚

「二月」上有「在」字，爲祖甲時卜。

跋

殷虛書契續編研究，既編印成書，於羅氏所輯錄之甲骨，各各還其原形，而資其取材者，用與不用亦皆可以明指。惟甲骨有二千餘片之多，以所用五書之錯綜，雖經反覆覈對，尙有疏漏，於是爲五書撰考釋，以從流溯源，而探究竟，乃刻不容緩矣。茲先成凡將齋爲續編所採用者達九十七片，不用者僅二十一片而已。其他四書當同此情形，亦將次第寫成考釋，則續編甲骨之總數，最後當不及一九〇〇片焉。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嚴一萍跋於美國。

甲骨文字釋林

于省吾著

中華書局

據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六月版影印

甲骨文字釋林序

截至現在為止，已發現的甲骨文字，其不重複者總數約四千五百个左右。其中已被確認的字還不到三分之一，不認識的字中雖有不少屬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認識者，所占的比重還是相當大的。而且，已識之字仍有不少被研契諸家誤解其義訓、通假者。所以說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釋方面，較諸羅、王時代雖然有所發展，但進度有限。

我從事古文字研究已四十餘年，雖然很少間斷，但用力多而成功少。專就甲骨文字來說，我所新識的字，和對已識之字在音讀義訓方面糾正舊說之誤而提出新解，總共還不到三百。如釋三為乞、釋昌為敗、釋兄為跪、釋彙為喪，均屬新識之字；又如釋奚為以手提攜奚奴之髮辮、釋戠為刃尾迴曲之透孔斧鉞、釋孚為戰爭俘獲兒童、釋⊞象首甲之形，均屬對已識之字的造字本義作出新的解釋；再如釋啓為前軍、釋齒為舛牾、釋生正為櫝榮、釋其為該，則均屬對已識之字的義訓及通假提出新的見解。就所釋之對象而言：或有關天文，如釋𠂤為虹、釋云為雲、釋𠂤為靄、釋大曼矗為大驟風；或有關地理，如釋膏魚為高魚或高梧、釋兒羊為汪芒、釋𡿺為流、釋四單為四臺；或有關世系，如釋王亥女（母）為王亥之配偶、釋羌甲譌為沃甲、釋小王為孝己、釋中宗祖丁及中宗祖乙之中為仲；或有關社會活動，如釋㚔為協力耕作、釋遽為驛傳、釋雉眾為夷眾、釋疫為打鬼；凡此種種，不煩一一詳列。今將解放前我所寫的甲骨文字考釋，大加刪訂，和解放以後所寫的甲骨文字考釋，彙集在一起，共一百九十篇，名之為「甲骨文字釋林」。至于其中的釋一至十之紀數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等篇，並非專釋一字一詞，而是根據甲骨文字的某些構形進行綜合性的解釋，就文字起源和造字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文字考釋是一項基礎工作。要使文字考釋有較快的進展，方法問題很重要。過去在古文字考釋的方法上，長期存在着唯物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鬥爭。古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尋。其形、音、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研究古文字，既應注意每一字本身的形、音、義三方面的相互關係，又應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時代其它字的橫的關係，以及它們在不同時代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縱的關係。只要深入具體地全面分析這幾種關係，是可以得出符合客觀的確切不移的客觀存在。因而字形是我們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認識的。有的人完全不懂得這種唯物辯證的認識方法，說什麼「孳討三千年上之殘餘文字，若射覆然」，其影響所及，使古文字考釋工作陷入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的泥淖。還應當看到，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與義或一時不可確知，然其字形則為確切不移的客觀存在。因而字形是我們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

有關商代的世系，史記殷本紀作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而甲骨文則作上甲、匚乙、匚丙、匚丁，顯然史記所記是錯誤的，應以甲骨文為準。又如殷本紀的沃甲、沃丁，當為羌甲、羌丁之誤，也賴甲骨文的發現，才真相大白（詳釋羌甲）。當然，我們同時也要用古典文獻來補充地下發掘的文字資料的不足，特別還需要用地下發掘的實物資料，來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把這幾方面辯證地結合起來，交驗互足，才能使我國古代史的研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為探討古代史、尤其是探討古代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史服務的。而且，中國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會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會活動的實際情況，可見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貴的史料。在本書中，我利用甲骨文字的構形和甲骨文的記事，對我國古文歷史的開始，對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進行了一些研究。而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商代統治階級對于人民的踐踏和刑殺，在這裏有必要概括地闡述一下這一問題。

一、人身的蹂躪。甲骨文有𡍮（孽）字，中从𠂤作𠂤，𠂤乃俯伏之伏的本字（詳釋𠂤），象一人踐踏在俯伏于地的另一人的脊背之上（詳釋𡍮）。甲骨文有𡍮字，均象一人坐于另一人的脊背或𠂤，均象一人騎在另一人的頭上。中還有𡍮字（乙三八四三），則象一人以上都是對于人民身體蹂躪的寫真。

二、捆縛。甲骨文羌字作𡍮，係字作𡍮，則象反縛羌奴而以斧鉞砍其頭。

三、械具和囹圄。甲骨文執（執）字作𡍮或𡍮，象兩腕同用繩索縛人之頸。甲骨文訊字作𡍮或𡍮，右旁乃象人跪形而反縛雙手。至于甲骨文𡍮字也作𡍮，則象反縛羌奴而以斧鉞

唯一基礎。有的人却說：「考釋文字，舍義以就形者，必多窒礙不通，而屈形以就義者，往往犖然有當。」這種方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必然導致主觀，望文生義，削足適履地改易客觀存在的字形以遷就一己之見。這和真正科學的方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在這方面，清代考據學家的成果，仍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參考和吸取的。清代考據學儘管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無徵不信、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應該加以肯定的。總之，我們今天考釋古文字，首先應努力掌握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而且還要注意吸收前人的優秀成果，才能使古文字的考釋工作有較快的進展。

關于古文字資料在研究古代歷史上的地位問題，我過去一再強調要以地下發掘的文字資料為主，以古典文獻為輔。象甲骨文這樣保存在地下的文字資料，是三千多年來原封不動的。而古典文獻則有許多人為的演繹說法和轉輾傳訛之處。例如：

背後）。而執字的異構或作鎊形，象以手扼其人之頸；或作鎊形，象既械其腕而復縛其頸；或作鐵形，象持朴鞭打其人之背；或作㚔形，象拘其人之首于籠內（以上均詳釋執）。此外，甲骨文還有圍（圍）字，象監禁囚徒于囿圄之中，這裏就不詳說了。

四，肉刑。甲骨文有劓字，作刖或㓝，象以刀割鼻。甲骨文有𢦏字，作𢦏，象以戈割耳（詳釋𢦏）。甲骨文中還有𠂤字，頗多異構，象持鋸（古稱鋸為錡，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破斧）斷人之右足，商器簋文有𠂤字（錄遺一三三），象手持鋸形，可資參證。

五，火刑。甲骨文有𤇾字（前六．二一．五），象焚燒係索于頸之人于火上。甲骨文有巫妝（鄴初下三八．六），又有焚字作𤇾（甲四二二），象焚巫于火上，即暴巫以乞雨。甲骨文中還有炙燃女奴隸以乞雨之貞，例如：「重婐炙」（簠雜

六七），「于甲炙凡」（鄴三下四八．三，凡字他辭也作𠙵），「重奴炙出雨」（乙一二二八），是其證。

六，陷人以祭。甲骨文𠙵字也作𠙵、𠙵、𠙵等形，都應釋為臽，即陷的初文。其字从人（或从女）从𠙵（𠙵乃坑坎之坎的本字），象陷人于坑坎之中（詳釋臽）。甲骨文的「其作豐（禮）于伊臽」（粹五四〇）、「甲辰至戊臽人」（後下一六．一一），均指陷人以祭。甲骨文還有𠙵字（藏五九．三），象陷人于坑坎之中而又持錘杵以舂之。

七，砍頭以祭。砍頭即書呂刑大辟之刑。伐字甲骨文作𢦚，均象以戈斷人之頸。甲骨文還有𢦚字（京津三一〇二），象以斧鉞砍頭之形。此字商代金文常見，例如父辛觚作𢦚，作父丁尊作𢦚，鼎文作𢦚，無須備列。

八，改與毛。甲骨文常見用人牲以祭，其殺戮之方法，以改與毛最為殘暴。改字典籍通作胘或施，乃剖腹剖腸，為後世

凌遲之刑的起源。甲骨文有「改百羌」以祭的例子（詳釋改）。毛字也作𠂤或祏，典籍通作砅，與磔同，乃裂其肢體而殺之。甲骨文有「𠂤十人又五」和「祏羌」以祭的記載（詳釋毛𠂤祏）。

綜括上述各條，從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統治階級對于人民羣眾的踐踏和刑殺，極殘暴之能事。就蹂躪人身方面來看，既踐踏于人的脊背而又安坐于其上，踐踏安坐之不足，還要騎在人民頭上；就捆縛方面來看，為了防止俘虜或罪犯的逃亡，既縛其頸部牽之以行，而在刑訊或屠殺他們的時候，還施之以反縛；就帶械者來看，不僅械其兩腕，有時還扼其項、縛其頸、擊其背、籠其首、置諸囹圄之中；就肉刑方面來看，有的施之以斷鼻的劓刑，有的施之以鋸去右足的刖刑，而在軍事上或割取左耳以獻功；就火刑方面來看，既焚係累的俘虜于火上，又暴巫或燃燒女奴隸以乞雨；就陷人以祭方面來看，既活埋于坑坎之中，有的還執錘杵以舂擊之；就砍頭以祭方面來看，以鉤兵

斷首囮屬常見，用斧鉞砍頭也是慣例；就改、改為剖腹剖腸，毛（𠂤、磔）為割裂肢體，其殘酷已達于極點。

總起來說，商代統治階級對待被壓迫階級的踐踏和刑殺，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甲骨文中有關用人牲以祭的占卜，觸目皆是。其每次祭祀用人牲的數量，由一个或幾个，以至于幾十幾百，甚至上千。這樣揮戈揚斧、殺氣騰騰、血淋淋的慘酷情景實屬駭人聽聞，較之所謂人間地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充分暴露了自商代中葉以來歷世商王，尤其是武丁，踐踏和刑殺了那麼多的人民羣眾，妄圖乞福于鬼神，以保持他們腐化奢淫的生活，其殘虐凶狠已達到何等地步！然而典籍中却說什麼，商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書無逸），「神明」而「睿廣」（國語楚語），「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史記殷本紀）。這都是肆意妄加頌揚，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我們研究古代歷史要想達到「古為今用」，就必

須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本書中華書局在去年已列入出版規劃，因為無人謄寫，延遲至今年，才由同學林澐從事繕寫，由同學姚孝遂和陳世輝相助校對。但整理倉猝，荒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加指正，至為盼矚。

一九七八年九月夙興寏于省吾時年八十又二

凡例

一，本書的上卷是由雙劍誃殷契駢枝共三編（初編為一九四〇年出版，續編為一九四一年出版，三編為一九四三年出版）九十八篇刪訂而成。其中初篇的釋改，已重寫加入本書下卷。下餘九十六篇，續編的釋餗改為釋婟，已重寫加入本書下卷。下餘九十六篇，除刪去四十三篇外，共存五十三篇，作為本書的上卷。

二，我在解放前所寫的雙劍誃殷契駢枝四編稿本，曾被陳夢家借去，擇引于殷虛卜辭綜述一書中。現在將四編中的各篇加以刪削，只有十篇重行改寫，加入本書中、下卷。

三，本書中卷的釋斁是由發表于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九期的甲骨文看商代的農田墾殖一文改寫的。釋圣即發表于考古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的從釋祝三篇是由發表于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的商代的穀類作物一文分別改寫的。釋遘、釋叟兩篇是由

發表于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的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馹傳制度一文分別改寫的。本書下卷的釋尼曾發表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畧有刪改。釋庶是和陳世輝同學合寫的，曾發表于考古一九五九年第十期，這次又作了修改。本書附錄的釋丩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曾發表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亦有改訂。

四，本書為了力求精簡，寧缺毋濫，不僅將舊寫篇數加以刪削，而且在每篇中，文字有煩瑣處，也加以刪改，當然要以說明問題為準。

五，本書並非一時所寫，上卷是從前用文言所寫的，中、下兩卷是後來用語體文所寫的。在引用甲骨文和各家說解方面，或繁或簡，由于時間關係，前後均未能劃一。

六，在本書一百九十篇（包括附錄兩篇）之外，對于甲骨文中舊所不識之字，還擬加以新的解釋者，例如：釋楙（甲

骨文編六・五，以下簡稱「文編」）為柏（舊只釋枲為柏），釋緒（乙一八六六，乙一六二）為妹，釋楙（文編六・五）為粒（見說文），釋權（文編六・四）為楓，釋鬯（乙七三八）為心，釋匿（文編一二・二一）為匡（揚），釋卟（文編附上二一）為迪，釋㚔（文編附上九一）為交，釋昌（前六・六・一一）為奠，釋舫（甲一九〇九）為恤（从而从心，即恧。本書釋心漏引），等等，約共二十餘字，不備列。將來得暇，再從事解釋。

七，在此需要附帶加以聲明。孫氏甲骨文編的釋遘（二・二二）、釋竟（三・四）、釋毀（三・二一）、釋雉（四・一〇，謂「古雉夷通用」）、釋鬼（五・六）為粵、釋妃（七・八）、釋靣（一一・一二）、釋婞（一二・五）、釋小王（合文一一）等，均是剿襲余說。余說雖然發表在前，但如不加以聲明，則容易使人誤會為我是襲孫氏之說。

本書引用書目的簡稱

（依簡稱筆劃為序）

乙	董作賓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七	方法歛　甲骨卜辭七集
小箋	陳邦懷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
六	胡厚宣　甲骨六錄
文錄	孫海波　甲骨文錄
天	唐　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
巴	饒宗頤　巴黎所見甲骨錄
丙	張秉權　小屯・殷虛文字丙編
平津	胡厚宣　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
甲	董作賓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甲文說	楊樹達　積微居甲文說
甲研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
代	羅振玉　三代吉金文存
外	董作賓　殷虛文字外編
西清	西清古鑑
求義	楊樹達　卜辭求義
佚	商承祚　殷契佚存
系考	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
京津	胡厚宣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京都	貝　塚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林	林泰輔　龜甲獸骨文字
明	明義士　殷虛卜辭
金	方法歛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甸文錄	顧廷龍　古匋文舂錄
毀	曾毅公　甲骨毀存

前	羅振玉　殷虛書契前編
柏	明義士　柏根氏舊藏甲骨卜辭
拾	葉玉森　鐵雲藏龜拾遺
南北	胡厚宣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
耐林	楊樹達　耐林廎甲文說
後	羅振玉　殷虛書契後編
庫	方法歛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珠	金祖同　殷契遺珠
通	郭沫若　卜辭通纂
掇	郭若愚　殷契拾掇
掇二	郭若愚　殷契拾掇第二編
記	唐　蘭　殷虛文字記
考	余永梁　殷虛文字考
續	余永梁　殷虛文字續考
殷	陳邦懷　殷契拾遺
殷考	甲骨文零拾
善	容　庚　善齋吉金圖錄
補	吳大澂　說文古籀補
零拾	李旦丘　鐵雲藏龜零拾
菁	羅振玉　殷虛書契菁華
集釋	葉玉森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誠	孫海波　誠齋殷虛文字
福	商承祚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摭	李旦丘　殷契摭佚
摭續	李亞農　殷契摭佚續編
鉤沈	葉玉森　殷契鉤沈
詁	吳其昌　殷虛書契解詁
粹	郭沫若　殷契粹編

胡厚宣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王國維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郭沫若　古代銘刻彙考續編
陳夢家　殷虛卜辭綜述
郭若愚　殷虛文字綴合
曾毅公　甲骨綴合編
唐　蘭　古文字學導論
胡厚宣　甲骨學商史論叢
羅振玉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
黃　濬　鄴中片羽初集
黃　濬　鄴中片羽三集
容　庚　殷契卜辭
羅振玉　鐵雲藏龜之餘
郭沫若　金文餘釋

陳邦懷　殷代社會史料徵存
孫詒讓　契文舉例
于省吾　商周金文錄遺
王　襄　簠室殷契徵文
王　襄　簠室殷契類纂
于省吾　雙劍誃古器物圖錄
羅福頤　古璽文字徵
商承祚　殷虛文字類編
劉　鶚　鐵雲藏龜
吳式芬　攈古錄金文
羅振玉　殷虛書契續編
胡厚宣　甲骨續存

甲骨文字釋林目錄

上卷

釋屯、𠂤……一
釋虹……二
釋云……六
釋靁……九
釋大叀𡍮……一一
釋「不𢀛雨」……一三
釋旦……一四
釋覓……一五
釋𡨴……一七
釋呈……一九
釋𡍮……二〇
釋夙……二三
釋祟……二六
釋屮……二七
釋𢦏……二八
釋𢀛……三〇
釋畀……三三
釋𢆶……三五
釋𢍏……三七
釋必……三八
釋𢆶……四〇
釋勻……四二
釋羌甲……四三
釋小王……四四
釋奭……四五

釋「逆羌」……四七
釋寇……四八
釋「奴羞」……四九
釋戚……五一
釋禽……五二
釋冒……五三
釋罟……五四
釋宰……五六
釋豦……五八
釋雉……六二
釋「先馬」……六三
釋奚……六四
釋匠……六六
釋戠、𢦏……六七

3

釋𢍏……六九
釋工……七一
釋𣪊……七三
釋𣪘……七五
釋非、𠂤……七七
釋乞……七九
釋恥、宧……八三
釋言……八七
釋𡆥……八八
釋爭……九〇
釋𠂤……九一
釋游……九三
釋丑……九四
釋一至十之紀數字……九五

4

中卷

釋設……一〇三
釋雇……一〇七
釋𠂤……一一一
釋見……一一三
釋寧……一一五
釋雨……一一八
釋𣎳雨……一一九
釋沚𢦚……一二二
釋四方和四方雹的兩个問題……一二三
釋四單……一二九
釋𠂤……一三二
釋魯、魚……一三四

5

釋宄……一三五
釋𡿺……一三九
釋洱……一四〇
釋鬼羊……一四一
釋而……一四四
釋移……一四五
釋𡆧……一四七
釋𢍏……一四八
釋家……一四九
釋賢……一五〇
釋砠……一五〇
釋𢀛、𢀛……一五二
釋生、正、𢀛……一五四
釋取……一五九

6

釋中宗祖丁 和中宗祖乙 二〇〇
釋戊甲 一九八
釋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 一九三
釋王亥的配偶 一九二
釋「帝宦」 一八九
釋「帝住其𠂤茲邑」 一八八
釋方、土 一八四
釋戠 一八二
釋屯 一八〇
釋遣 一七六
釋來 一七四
釋𠂤 一七三
釋𠂤、𠂤、福 一六七
釋𢦏 一六二

釋「又于十立伊又九」 二〇四
釋「伊宦」 二〇六
釋女娥 二〇七
釋𡆥 二一〇
釋用作人牲的女奴隸 二一一
釋𢆶 二一二
釋新異鼎 二一五
釋「鼎龍」 二一七
釋「耳鳴」 二二〇
釋齒 二二一
釋叡 二二三
釋黑 二二七
釋囚 二三一

釋圣 二三三
釋𠂤、齋、𠂤 二四二
釋禾、年 二四九
釋秫 二五一
釋𥝢 二五三
釋男 二五九
釋妝 二六〇
釋劬 二六三
釋𠂤 二六七
釋「眾𠂤」 二六九
釋𢀛、𢀛、𢀛、𢀛、达 二七〇
釋戰後狩獵 二七五
釋𢀛 二七七
釋𠂤 二八〇

釋「析舟」 二八三

下卷

釋𠂤 二八七
釋貳 二九二
釋𠂤、叡 二九二
釋係 二九六
釋孚 二九八
釋貝 三〇一
釋尼 三〇三
釋𥫱 三〇六
釋小臣的職別 三〇八
釋臣 三一一
釋庸 三一六

釋「𠂤酒才𠂤」……三三八
釋𠂤、庋……三三九
釋殷……三四二
釋隹……三四三
釋𠂤……三四五
釋脈……三四六
釋鳥……三四七
釋「其刻不𠂤」……三四八
釋牝……三四九
釋衆……三五二
釋𠂤……三五三
釋𠂤……三五七
釋𠂤……三五九
釋𠂤……三六二
釋𠂤、盜……三六二
釋𠂤……三六八

釋𠂤……三六九
釋𠂤……三七〇
釋𠂤……三七一
釋利、𠂤、𡆥、𢀛……三七四
釋盥……三七六
釋𠂤……三七七
釋舟……三七九
釋𠂤……四〇〇
釋𠂤……四〇一
釋阪……四〇二
釋𠂤……四〇四
釋𠂤……四〇五
釋𠂤……四〇六

釋𠂤……三四四
釋甲……三四七
釋𠂤……三五〇
釋弘……三五一
釋𠂤……三五三
釋用……三五九
釋心……三六一
釋𠂤……三六七
釋𠂤、泉、𠂤、𠂤、𠂤……三七〇
釋𠂤、𠂤、𠂤……三七四
釋𠂤……三七八
釋𠂤……三八〇
釋𠂤、盜……三八二
釋𠂤……三八八

釋𠂤、弟……四〇七
釋𠂤、言……四一〇
釋曲……四一三
釋𠂤……四一四
釋𠂤、𠂤……四一七
釋𠂤……四一九
釋𠂤……四二〇
釋𠂤……四二二
釋𠂤……四二三
釋「𠂤方𠂤」……四二四
釋𠂤……四二六
釋𠂤……四二七
釋𠂤……四三一
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四三五

附錄

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四四五

釋𠂤、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四六三

甲骨文字釋林上卷

海城于省吾撰

釋屯、𦎫

甲骨文𠂤字習見。王襄釋為矛，以為「古矛字」（簠類一三）。唐蘭同志釋𠂤為「豕形無足而倒寫者」（天考一七）。又甲骨文之「帚𠂤」，董作賓釋為「餽矛」（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帚矛說）。郭沫若同志釋為「婦勹」，謂「刻辭中之若干𠂤，即言卜骨之包裹」（銘考續・骨臼刻辭）。按以上各說並誤。

甲骨文𠂤字作𠂤、𠂤、𠂤、𠂤等形，即屯之初文。屯父己鼎二器作𠂤，金文編入于附錄。屯作兄辛殷之器與蓋作𠂤。以上二鼎一殷均係商器。屯字，周代金文作𠂤、𠂤、𠂤、𠂤等形，說文作屯。此乃屯字之演變源流。至于甲骨文之多屯、示屯、乞屯之屯，舊說均不可據，存以待考。

甲骨文春秋之春作𣪊、𣪊、𣪊、𣪊、𣪊、𣪊等形，舊誤釋為楙或椹。甲骨文今屯、來屯屢見，是有時亦以屯為春。說文：「𦎫，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𦎫字隸變作春。商代和周初只有春秋兩季，後來發展為四季。甲骨文有𩵦字，唐蘭同志隸定作𩵦，釋為秋（天考二〇），是也。甲骨文有時以𦎫與𩵦為對貞，例如：「屯今𩵦〇于𣪘。」（粹一一五一）「屯𣪘令□田〇屯𩵦令𠂤。」（續存上一九九九）甲骨文無夏字，雖有冬字，但均作終字用，當然亦無冬夏對貞之例。此乃商代有春秋而無夏冬之明徵（詳拙著歲時起源初考）。

釋虹

甲骨文  字屢見，例如：「其□𡆥設于西。」（前七・

七・一一）「昃亦出設，出出自北□飲于河。」（殷存三五）「王固曰，出希，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圃母，昃亦有出自北飲于河。」（菁四）字，葉玉森謂：「象橋梁形，疑橋之初文。」（集釋七・六）郭沫若同志云：「是蜺字。象雌雄二虹而兩端有首。……蓋古人以單出者為虹，雙出者為蜺也。卜辭已有蚰字，此自是蜺。」（通考四二六）按葉郭之說均誤。至于郭釋、為蚰（通考四二九），其實乃古文靁字（詳釋靁）。係虹之象形，乃虹之初文。茲擇錄典籍中有關虹之解說以及可以證成為虹之初文者，條述于左：

一，虹蜺之別。爾雅釋天：「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為挈貳。」郭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音義：「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楚辭遠遊：「建雄虹之采旄兮。」九章悲回風：「處雌蜺之標顛。」說文：「虹，蝃蝀也，狀似蟲。从虫工聲。」

又：「蜺，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釋名釋天：「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孟子梁惠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趙注：「霓，虹也，雨則虹見。」按霓同蜺，分言之，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通言之，則霓亦稱虹也。

二，虹霓之災異與神話。周書時訓：「小雪之日，虹藏不見。虹不藏，婦不專一。」釋名釋天：「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又：「霓，齧也，其體斷絕，見于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太平御覽十四天部引易通卦驗：「虹不時見，女謁亂公。」又引春秋演孔圖：「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由是可證，虹霓之藏現有時，古人以藏現失時為不祥，卜辭以虹出為有希，其說由來尚矣。山海經海外東經：「重重在其北，各有兩首。」郭注：「虹，蝃蝀也。」釋名釋天：「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噬飲東方之水氣也。」漢書燕王旦傳：「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水泉竭。」太平御覽十四天部引黃帝占軍訣：「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初學記天部引異苑：「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須臾，翕響便竭。」夢溪筆談異事：「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虹兩頭皆垂澗中。」按卜辭言「亦有出虹自北飲于河」，飲古飲字，虹而言飲，與典籍可相證發。

三，虹與杠梁、古玉璜形之相似。爾雅釋宮：「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孟子離婁：「歲十一月，徒杠成。」說文：「杠，牀前橫木也。」廣雅釋器：「樹、桃，杠也。」王氏疏證：「杠者橫亙之名，石橋謂之杠，義與牀杠相近也。」文選西京賦：「亙雄虹之長梁。」按杠與梁均有似于虹。葉玉森誤疑為橋之初文，實則其形似橋，不得謂為橋字也。又虹與古玉璜形亦相似。太平御覽十四天部引搜神記：「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孔子齊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為玉璜。」此雖事屬演義，然可推知古來有璜似虹形之觀念。說文：「璜，半璧也。」按半璧正象虹形。近年來出土之商周玉璜，兩端多雕成龍首、蛇首或獸首形，尤與傳記所稱虹有兩首之說相符。

總之，甲骨文以有希（紫）與出虹連文，以為虹能作禍祟。又視虹為有生機之物而能飲。均可與典籍相發明。虹之形與杠梁、玉璜頗相類，均可以證成為虹之象形初文。商代晚期金文則以形聲字之蝀或虹代之，後此則虹行而蝀廢，世人尤不知其本作矣。

釋云

甲骨文云字作、、、等形。商承祚同志釋旬（類編九・三）。唐蘭同志謂：「商釋旬非誤，卜辭或作或

作ㄎ者，字形演變，時代有先後也。前編云，貞玆ㄎ其□，本書云，玆ㄎ雨者，並謂玆旬也。龜甲獸骨文字云，貞寮于三ㄎ，後編云，卜寮于六ㄎ者，謂三旬及六旬也。蓋商人以旬記日，卜辭多卜旬之事，而今所傳骨版上常有六旬表及三旬表，即昔人所謂干支表也。商人尚鬼，則其於三旬六旬必有神主之，故寮之矣。以字形言之，則ㄎ當即云，在說文為雲字之古文；而旬字卜辭多作ㄋ，當即匀字，旬从匀聲，說文以為从勹者誤也。云匀聲類相近，蓋本一字，而後世誤歧之也。」（燕釋四頁）按甲骨文云匀有別，唐以三云六云為三旬六旬誤矣。云為雲之初文，加雨為形符，乃後起字。甲骨文稱：「今玆云雨。」（前六・四三・四）「玆云其雨。」（乙四六〇〇）是均以云為雲之證。甲骨文又稱：「允屮設，明（明）屮各云。」（前七・四三・二）設謂自然界所設之徵兆（詳釋設）。各即格，謂來至也。又：「王固曰，屮希，八日庚戌，屮各云自東圉母。」（菁四）

黃氣為疾病，赤氣為兵，黑氣為水也。其赤黑之占，與先鄭說同，唯云黃為疾病則異，又無青白二占，疑御覽所引文有挩誤也。」按御覽引三輔舊事，列黃赤黑三氣，非有挩誤，此謂三雲之色也。御覽天部八引洞冥記曰：「吉雲之國俗，常以雲占吉凶。」又引漢書曰：「宣帝祠甘泉，有頃，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是于五雲三雲之外，又有紫雲。雲之色不限于五。雲之見也，或只一色，其數色並見者，所謂彩雲也。按近年來出土之商代調色器，其四桶者貯紅黃黑白四色。殷虛墓葬所發現之布質畫幔，亦用以上四色。或謂商代又有赭綠二色。商人已能使用多種顏料，當有相當發達之辨色能力。故于雲之色或稱三色云，或省語作三云、四云、六云。商代于雲有祀典，則雲氣之占，由來尚矣。

釋靁

屮希即有祟。圉母當為地名。又：「又求于六云五豕，卯五羊。」（後上二二・三）「來豕四云。」（林一・一四・一八）「來于云。」（續二・四・一一）六云、四云、三云謂雲之色也，帝云謂上帝之雲也。又：「彭三靁云。」（燕二）靁即靁，應讀為色。公羊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王引之經義述聞：「色者獸之借字也。」又謂通俗文引公羊傳作「獸然而駭。」按文選枚叔七發之「中若結轖」，李注：「轖音色也。」以上是从靁之字與色字通之證。三靁云謂三色之云也。于云言來言彭，乃祀云之典禮。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孫詒讓周禮正義：「御覽咎徵部引三輔舊事云，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甲骨文ㄎ字亦作ㄎ、ㄎ、ㄎ、ㄎ、ㄎ等形。羅振玉云：「說文解字，電古文作ㄎ，此从ㄋ，象電形，雨與電相將也。」（增考中五）葉玉森云：「說文，電也。古文从雨，ㄎ象形。」又云：「古人制電字从ㄋ名，即申，象電燿屈折形，乃初文電字。許書虹字下出籀文蝀，謂申電也可證。」象冰點，□象冰塊，釋靁似可無疑。」（鉤沈一）郭沫若同志云：「案乃虹字。說文：蝀籀文虹，从申此字正从申，於申旁附以小圓或細點者，示虹之周遭有雨滴。」（通考四二一）按羅、葉、郭三說並誤。ㄎ或ㄎ乃靁之初文。或省作ㄎ，从實點與从虛廓一也。靁字亦作ㄎ或ㄎ。甲骨文之「才ㄎ」（粹一五七〇），以ㄎ為地名，郭沫若同志誤釋為疇。甲骨文之「才丘ㄎ」，丘靁亦為地名。綜之，从ㄎ與从田一也，田形中間之橫豎畫乃文飾，無義可言。靁字，周器盞駒尊作ㄎ，說文古文作ㄎ。戴侗六書故謂「說文ㄎ即畾之省」，是也。商

器靁靣靁字作，父乙罍作，周器師旂鼎作，滔罍作，中从子、乙、×，即形之譌變。說文靁之古文作  ，又由金文而譌變者也。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按韻會引作「从雨畾聲」，是也。甲骨文稱：「七日壬申  ，辛子雨，壬午亦雨。」（前三・一九・三）「茲  其雨。」（乙三四三四）「  不雨。」（乙七三一三）「帝其令  。」（南北輔一五）「帝其弘令  。」（乙六八〇九）按弘訓大，此言帝其大令雷也。要之，甲骨文靁字从申，申即電之初文。電者靁之形，靁者電之聲。靁字之演變，其作，乃  或  形之省變，再變而作  、  ，三變而作  、、  ，四變而作  ，其增雨作形符，為說文作靁所本。揆其源流遞嬗之迹，灼然明矣。然則研契諸家之釋電釋雹釋虹，均無當矣。

釋大、大曼蓋

甲骨文大曼蓋常見，曼字作  、、  、  等形。葉玉森云：「古雷字或从上下兩手執斧鉞形，蓋古代神話謂雷能殺人，乃天地之斧鉞。」（鉤沈一）按葉乃臆測之說，不足據。曼字象上下兩手持耳形，當即掫之古文。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春秋傳曰，賓將掫。」按古文从手从又一也。掫應讀為驟，驟从聚聲，聚从取聲，聲母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掫字「段借為聚」。史記樂毅列傳：「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念孫讀書雜志：「最當為取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又：「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聲並相近。」按王說是也。掫之通驟，猶取之通驟矣。老子二十三章之「驟雨不終日」，河上公注：「驟雨，暴雨也。」以暴詁驟，驟猶暴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九引國語賈注：「驟，疾也。」詩終風之「終風且暴」，毛傳：「暴，疾也。」是驟與暴古同訓。爾雅釋天

之「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注：「暴，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按大風暴起猶言大風驟起。總之，甲骨文之大曼蓋即大掫風，亦即大驟風，猶今言大暴風矣。

釋「不緐雨」

甲骨文稱：「甲覓卜，不緐雨。」（粹七二〇）緐字作。郭沫若同志云：「緐疑㪚（填）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緐雨者，猶它辭言不征雨，雨不延綿也。」按郭說非是。廣韻六止有緐字，並訓「緐緐繹盛皃」。甲骨文緐字應讀作茸，緐與茸並諧耳聲，故通用。段注本說文：「茸，艸茸茸皃，从艸耳聲（而容切）。」漢書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在闒茸之中」，李注：「茸，細毛也。」茸亦通氄。書堯典「鳥獸氄毛」，僞傳：「鳥獸皆生耎氄細毛以自溫焉。」按細毛謂之茸，故細

雨亦可謂之茸。甲骨文之不緐雨，謂雨不茸細也。今吾鄉方言猶謂細雨為茸雨或毛毛雨。

釋旦

甲骨文昌字作  、、  、  等形。商承祚同志釋為「日丁」二字（佚考一六六），郭沫若同志釋昌（舊本粹考一〇二九），均不可據。按昌即旦之初文。金文旦字，墅殷作  ，頌壺作，伊殷作，休盤作  。古文虛框與填實同，甲骨文旦字下不填實者，鍥刻之便也；其上从日或無點者，文之省也。甲骨文二體分離，金文多上下相連，只休盤字與甲骨文相仿。形雖遞演，迹猶可尋。說文：「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按古文無从一者，許說失之。甲骨文旦字之用法，例如：「于旦王迺田，亡𢦏。」（粹九八四）「于旦亡𢦏。」（粹一〇二九）均係占卜狩獵之事。「癸，于旦迺伐

戈，不雉人。」（鄴三下四四・五）係占卜征伐之事。「旦不雨○食不雨。」（粹七○○）旦與食對文，食謂「大食」時。「旦洒（昧）至昏不雨。」（鄴初下三三・三）旦昧指天將明時言之。由旦昧至昏，猶今言早晚，義尤明顯。「兄（祝）虫今旦彭正。」（佚一六六）「旦其溉鼎。」（甲四○四）均謂旦時祭也。甲骨文稱：「于南門旦。」（佚四六八）陳夢家謂旦「疑假作壇」（綜述四七二），可備一說。甲骨文復字作旻，亦作旻。甲骨文稱：「其旻○。」（佚八八二）○乃旦之殘文，應作㠯。又：「丁卯卜，戊辰旻旦○弜旻旦，其征。」（南北明四四七）書大傳虞夏傳：「旦復旦兮。」甲骨文言旦謂即日之旦，言復旦謂翌日之旦。前引「戊辰即丁卯之翌日也。

釋筧

甲骨文筧字常見，作𥫱、𥫱、𥫱、𥫱等形。王襄釋羌（簠考・征伐三四）葉玉森謂：「疑即蒙字。」（集釋四・六一）唐蘭同志謂：「𥫱則即說文死字古文之訛。」（天考四○）按以上各說均屬臆測。金文敉字所从之矛，商器殷虡作𢦏，周器毛公鼎作𢦏，都公毀則變作𢦏。又克鼎有珷字，舊誤釋為頊。其字右从𢦏，乃由𢦏形所譌變。又直兵之矛字，商器鉦文作𢦏（金文編入于附錄），周器鄭楙弔壺楙字从矛作𢦏。周代金文通字屢見，其所从之矛作𢦏或𢦏。以上所列直兵之矛字，與甲骨文𥫱字及商周金文敉字後世隸定為左从矛者迥然有別。𥫱字本象人戴羊角形之帽。古代狩獵，往往戴羊角帽并披其皮毛，以接近野獸而射擊之（詳釋羌笱敬美）。甲骨文筧字之作𥫱，即象此形。但筧與直兵之矛形近音同，因而後世混淆不分。甲骨文稱：「丁子卜，㱿貞，王𠂤（學，讀為教）眾，大于筧方，受㞢又。」（丙二二）「貞，今□比㠯疾虎伐筧方，帝受我又。」（前四・四四・六）「□□卜，㱿貞，王伐筧，帝受我又。」（續存上六二七）以上筧方亦省稱為筧。甲骨文之筧，即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髳，亦即詩角弓「如蠻如髦」之髦。詩鄭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从焉。」按髳乃後起之變體繁文，髦又為髳之借字。以甲骨文驗之，則其初本作筧。其遞嬗演變之源流，宛然可尋。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也作𠂤、𠂤、𠂤、𠂤等形，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孫詒讓「疑亦即台字」（舉例上三四），林義光釋旨（鬼方黎國竝見卜辭說），葉玉森釋椒（集釋四・一○），郭沫若同志釋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商器𠂤𠂤自之𠂤字，吳大澂釋旨（補附二六）。按各家所釋，均屬臆測。又古鉩文𠂤字數見（璽徵附三二），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入于附錄，並謂「或者為古𠂤字」。按丁說是也，但不知其字之源流，故不作肯定之詞。甲骨文𠂤字乃𠂤字的初文。𠂤字孳乳為危，戴侗六書故謂𠂤即危字。說文𠂤作厂，並謂：「𠂤，仰也，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桷，齊謂之𠂤。」按許氏據已譌之小篆分為兩說，均誤。其實，𠂤字本象敧（俗作欹）器之形。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楊注：「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說文：「敧，持去也，从支奇聲。」段注以敧為敧之借字，並謂：「此敧當作敧，卮部曰，

敍，敍陷也。竹部箸訓飯敍，此敍字亦當作敍，箸必邪用之，故曰飯敍。廣韵敍，不正也。玉篇曰，敍今作不正之敍。」因此可知，从字象敍器，故皆作傾斜形。甲骨文又有㠯字（佚三八〇），象兩手捧㠯形，其象敍器尤為顯而易見。

甲骨文㠯字，周器嫚寀敍毀作㠯，贏霝惠毀作㠯。又甲骨文㠯字作㠯，商器从㠯卣作㠯，晚周古銘文變作㠯、㠯、㠯等形（壘徵附三二）。晚周孝經古文危作㠯（見古文四聲韻、五支），可以與古銘文相驗證。此字自漢以來又譌變為产，孳乳為危，于是产字之初文與本義，遂湮沒失傳。

早期甲骨文，以「下产」與「产方」為方國名者習見。第五期甲骨文之征人方，往往言「才产」、「才产貞」、「步于产」，又均以产為地名。其地望待考。

釋呈

甲骨文呈字作㠯、㠯、㠯、㠯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商承祚同志「疑為裎字」（類編・待問一・一）葉玉森釋索（鉤沈六），吳其昌謂「㠯之誼與鍚相類」（解詁六三五）。按各家所釋均屬臆測。

甲骨文㠯字，周器嫚寀敍毀作㠯，贏霝惠毀作㠯。又甲骨文㠯字三見（甲骨文編三・一一），釋覭，而未作分析。按其字右側从㠯，下从白，即㠯形之變。甲骨文之既與卽左从㠯變作㠯者屢見，可資互證），周器卯毀作㠯，說文作覭。此字左下从㠯，後來變作从食，與周代金文毀亦作㠯，卿亦作卿同例。至于甲骨文㠯字上部所从之㠯，即㠯之初文。說文㠯字作㠯（詳釋㠯）依據上述，則㠯與覭均从㠯聲（金文編誤以為从由），覭與覭均从才聲，古从㠯从才之字音近通用。例如：周器之子陝行㠯之㠯作㠯，假㠯為从才聲之㠯，金文編誤認為「行㠯為

甲骨文㠯字習見，亦作㠯、㠯、㠯等形。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商承祚同志「疑為裎字」（類編・待問一・一）葉玉森釋索（鉤沈六），吳其昌謂「㠯之誼與鍚相類」（解詁六三五）。按各家所釋均屬臆測。

甲骨文㠯字，周器嫚寀敍毀作㠯，贏霝惠毀作㠯。又甲骨文㠯字三見（甲骨文編三・一一），釋覭，而未作分析。按其字右側从㠯，下从白，即㠯形之變。甲骨文之既與卽左从㠯變作㠯者屢見，可資互證），周器卯毀作㠯，說文作覭。此字左下从㠯，後來變作从食，與周代金文毀亦作㠯，卿亦作卿同例。至于甲骨文㠯字上部所从之㠯，即㠯之初文。說文㠯字作㠯（詳釋㠯）依據上述，則㠯與覭均从㠯聲（金文編誤以為从由），覭與覭均从才聲，古从㠯从才之字音近通用。例如：周器之子陝行㠯之㠯作㠯，假㠯為从才聲之㠯，金文編誤認為「行㠯為

于附錄。按呈即㠯之初文。春秋吳季子之子劍逞字从㠯作㠯，晚周郳鐘與郳爰之郳从㠯亦作㠯。晚周古銘文「㠯志」兩見，呈字作㠯亦作㠯。㠯之作㠯者乃後起之變體，為說文所本。說文：「㠯，平也，从口壬聲。」此乃由獨體字譌化為形聲字。其演變源流，灼然可見。

甲骨文以㠯為地名，見于第四、五期。其言「㠯田」、「王㠯田」、「王田㠯」者常見。㠯字後世變為呈，又孳乳為程。漢樊安碑之「作㠯作式」，冀州從事郭君碑之「先民有㠯」，均已以㠯為程。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續漢書郡國志「洛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甲骨文稱：「才㠯貞，王田衣，亡災。」（前二・一五・一）因此可知，㠯地接近于衣。

釋㠯

甲骨文㠯字習見，亦作㠯、㠯、㠯等形。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商承祚同志「疑為裎字」（類編・待問一・一）葉玉森釋索（鉤沈六），吳其昌謂「㠯之誼與鍚相類」（解詁六三五）。按各家所釋均屬臆測。

甲骨文㠯字，周器嫚寀敍毀作㠯，贏霝惠毀作㠯。又甲骨文㠯字三見（甲骨文編三・一一），釋覭，而未作分析。按其字右側从㠯，下从白，即㠯形之變。甲骨文之既與卽左从㠯變作㠯者屢見，可資互證），周器卯毀作㠯，說文作覭。此字左下从㠯，後來變作从食，與周代金文毀亦作㠯，卿亦作卿同例。至于甲骨文㠯字上部所从之㠯，即㠯之初文。說文㠯字作㠯（詳釋㠯）依據上述，則㠯與覭均从㠯聲（金文編誤以為从由），覭與覭均从才聲，古从㠯从才之字音近通用。例如：周器之子陝行㠯之㠯作㠯，假㠯為从才聲之㠯，金文編誤認為「行㠯為

鼎之別名」。又詩丰鄭箋之「紕衣繡裨」，釋文「紕本作緇」；禮記檀弓之「紕衣」，釋文「紕本作緇」，是其證。此例典籍常見，無須備舉。總之，㠯字為从㠯、从毁省、从㠯聲之形聲字。

甲骨文㠯字為帝乙帝辛周祭中五項重要祀典——彡翌祭㠯祭之一。甲骨文言「王㞢某（先王廟號）㠯亡尤」或「王㞢某爽匕某㠯亡尤」者習見，甲骨文言祭某甲或㠯某甲而又言酒某甲者亦習見。㠯字說文作覭，並謂：「覭，設飪也，从㠯从食，讀若載。」易鼎之「亨，飪也」，釋文謂「飪，熟也。」玉篇㠯部：「覭，設食也。」按祭祀需要設食以享鬼神，故甲骨文以㠯為祭名。

釋㠯

甲骨文于用牲每言㠯，其字作㠯、㠯、㠯、㠯、㠯、㠯、㠯、㠯、

兂等形。商承祚同志「疑即祭字之省」（類編・待問一・四）。吳其昌謂「兂之與用，義殆不異」（解詁四八五）。楊樹達釋貴，引說文「古文婁从肖女，肖古文貴」為證，以為「甲文之婁羊可作貴羊」（甲文說上四）按其字與祭形迥別，亦與用義不同。至于楊氏釋貴亦誤，因為商周金文遺字从貴屢見，無一从肖者。其實兂即說文鬻之初文，茲分別闡明如下：

一，兂字所从之月、月、月、月，均象几案形。其或一足高一足低者，邪視之則前足高後足低。其有橫者，象橫距之形，今俗稱為橫撐。禮記明堂位：「俎……夏后氏以嶡。」鄭注：「中足為橫距之象。」周代金文處字从几，宗周鐘作㠯，弓鑄作㠯，蚰七作㠯，均象几形。近年來長沙出土之漆几作Ω形，尤其明徵。又漢代鏡銘飢字从几作月或月，猶存古文遺風。

二，說文：「鬻，以血有所刮涂祭也。从血幾聲。」按幾與几同音，故通用。至于飢之與饑，机之與機，典籍每互作。因此可知，兂與鬻為古今字。兂从數點象血滴形，與鬻之从血同義。

三，鬻字典籍亦假幾、刮、祈為之。周禮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鄭注：「玄謂幾讀為刮，珥當為衈，刮衈者釁禮之事。」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又中山經：「刮一牝羊，獻血。」郭注：「以血祭也，刮猶割也。」管子形勢：「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即刮也。由是可證，甲骨文兂字當於說文之鬻，典籍亦作幾、刮、祈者。並係音近字通。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甲骨文言兂，皆謂刮物牲或人牲，獻血以祭也。此與周代祀典取牲血以涂釁祭器者，顯而不同。

四，甲骨文言兂之例。甲骨文稱：「□寅卜，貞，兂出彡戠，自母辛衣。」（前一・三〇・四）「丙寅卜，宁貞，來羌，來甲戌，兂，用。」（前六・六七・四）「□戌卜，貞，𠂤見（獻）百牛，兂用自上示。」（前七・三二・三）「甲辰貞，其大𠂤，射鹿以羌兂用自甲。」（後上二五・七）「甲申貞，王自甲盥，用白豕九，下示兂十□。」（粹七九）「丁未貞，其大𠂤，王自甲盥，用白豕九，四示兂牛。才父丁宗卜。」（摭續六四）「乙亥貞，又𢦏伐，自甲兂至父丁。」（粹九九）「王其生兂。」（珠六五五）「己亥卜，宁貞，兂用來羌。」（甲五九）「丁未貞，𡆥年，自上甲六示牛，小示兂羊。」（南北明四五七）「丁酉卜，自甲兂用人。」（南北明五二五）「癸丑卜，自甲兂，又伐。」（南北明五二四）「辛酉其若，亦兂伐。」（甲八九六）以上所列諸辭，或單言兂，或以羌與人為言，以兂之形音義及其辭例推之，則為刮物牲或人牲，取血以祭，較然明矣。

綜之，甲骨文之兂，說文作鬻，兂與鬻為古今字。兂為兂物牲或人牲，獻血以祭。周代典籍作幾、刮或祈者，借字也。

釋㯻

甲骨文稱：「己卯卜，我貞，㯻月又史。」（前八・五・六）「癸子卜，于㯻月又㞢。」（前八・六・三）「王其㝬㯻。」（甲二七七四）㯻字本作㯻或㯻，舊不識。按㯻字應隸定作㯻，从示㯻聲。㯻即古拔字，象兩手拔木之形。古文四聲韻入點引古老子拔字作㯻，是其證。㯻即祓之初文，祓與拔並諧友聲，祓从示，从友聲與从㯻聲一也。說文：「祓，除惡祭也，从示友聲。」㯻傳：「祓之為言拂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御覽八百八十六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要之，甲骨文以㯻為祭名，㯻月有事，謂祓祭之月有事，猶他辭言「今秉月有事」矣。此乃後世三月上巳祓祭之起源。

釋茲

甲骨文茲字作𢆶、𢆶、𢆶、𢆶、𢆶等形。葉玉森誤釋為茁（集釋六・四九）。按茁即曾之初文，茲闡述于下：

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四聲。」按古文曾字無从四从曰者，許說失之。周代金文曾字常見，曾𡍮伯鼎作曾。甲骨文茁字與曾𡍮伯鼎曾字上从茁形同。是曾字初文上兩畫與曰形相連，積漸孳化，離析為二。甲骨文从𠂤之字亦作𠂤，猶曾之从茁或作茁，屮之或作𠂤，是其證。其从田亦作曰者，乃省畫，猶眔或作眔。又周初器中鼏之「才茁」，猶存初形。甲骨文之「田于𤔔」（續三・二四・五），以𤔔為地名。又：「令門𤔔」（前六・五七・六），乃𤔔字之縱列者，下从疊茁，已省其一。葉玉森集釋誤釋為疊茁二字。𤔔字金文鼒鼎作𤔔，右旁已由甲骨文之疊茁變為从茁，然則茁

文糸部，系籀文作絲从爪，此即絲之省。」（舉例下一三）羅振玉亦云：「說文解字，系，繫也，从糸丿聲。籀文作絲，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增考中六一）葉玉森則云：「卜辭系字數見，其誼均不可知。」（集釋五・四〇）按孫羅二氏說是也。周代金文婑仲毀，婑从系作𢆶，乃茲之省化字，說文譌省為系。茲字典籍通作繫。儀禮士喪禮之「著組繫」，鄭注：「組繫為可結也。」鬼谷子中經：「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陶注：「繫，屬也。」禮記郊特牲：「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周禮內饗之「辨百品味之物」，鄭注：「百品味，庶羞之屬。」甲骨文稱：「令𦎫茲，才京奠。」（甲三五〇）「翌乙亥彭茲，易日。乙亥彭，允易日。」（前七・四・一）「乙亥彭茲品。」（粹一一二）「之夕乙亥彭茲，立中。」（粹三九八）「茲米。」（藏七二・三）甲骨文祀典稱茲，為舊所不解。其實，茲謂欲

為曾之初文，斷可識矣。甲骨文茁字常見，每用為地名。又甲骨文稱：「弜茁用。」（燕六一八）「貞，辛茁酌牛。」（巴一一三）則以茁為祭名。周器段殷：「王鼎畢𢍏，戊辰曾。」亦以曾為祭名。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鄭注：「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又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筭。」鄭注：「故書贈為矰。杜子春云，矰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可為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按甲骨文言茁，金文言曾，周禮言贈，此殷禮與周禮可資互證者也。

釋絲

甲骨文絲字作𢆶、𢆶、𢆶、𢆶、𢆶等形。孫詒讓云：「說

交接于鬼神而以品物為繫屬也。只言絲者，簡語耳。言彭絲，彭為酒祭，絲謂繫屬物品。言彭絲品，語有不省。言絲米，猶他辭言登黍、登米。不言登而言絲者，謂以米繫屬于鬼神，文雖有別，義則無殊也。

釋畀、胄

甲骨文因字習見，亦作畀、胄、畀、畀或畀、畀、畀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甲骨文稱：「胄乡力自上甲。」（粹一一〇九）郭沫若同志云：「周恭王時趞曹鼎，王射于射廬（廬），字作胄，與此作胄者相同，故知此亦廬字。案此乃鑪之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虎聲也，唯廬乡力不明何義。」按胄乡力之力本應作屯（詳釋屯吾祖）。胄乡屯乃三種祭名。郭釋胄為廬是也，至于因字，又為廬與鑪之初文。上象鑪之身，下象欹足。胄字後世作廬，从皿為叅增字。甲骨文因、胄並見。周代金文

盧字或从肉，或變作从卣、从皿、从田。說文盧字變作从缶，又籀文盧作盧，變作从囪。凡此皆肉、盧、盧演變之源流。茲將甲骨文肉與盧之用法，分別加以闡述。

一，肉字訓為剝割。甲骨文稱：「壬辰卜，㞢母癸，肉彔○癸子卜，㞢母甲，肉彔○甲午卜，㞢母乙，肉彔○乙未卜，㞢母。」（鄴初下二六・四，佚三八三背）此外肉彔凡四十餘見，不備錄。甲骨文之肉彔，皆就祭母某或妣某言之，其言「㞢𢦏于天（大）庚㞢肉彔，用」（乙五三八四），罕見。甲骨文之肉牲，皆就彔言之，其言「肉羊𢦏☐」（乙一〇六二），亦罕見。肉彔之肉，乃後世盧字之初文。盧與膚古通用。周代金文金名之鑪通作鑪，鑪器之鑪則作盧。論語顏淵之「膚受之愬」，即「盧受之愬」，詳論語新證。說文臚之籀文作膚。此乃盧與膚通用之例證。廣雅釋言：「膚，剝也。」又釋詁：「剝，膚皮離也。」王氏疏證：「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鄭注內則云：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也。」按王說是也。皮與膚皆係名詞，作動詞用則有剝離之義。禮記內則之「麋膚」，鄭注：「膚或作胖。」按膚與胖雙聲，故通用。周禮腊人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鄭注：「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是胖與判通，乃割裂之義。然則顯而易見，肉彔當為割裂彔肉以祭。

二，膚字通旅。除前引「膚彡乇自上甲」外，甲骨文亦稱：「庚辰卜，膚翌日甲申。」（鄴三下四一・九）「庚申卜，膚翌酌甲覓。」（鄴三下四一・六）膚為祭名，當即周代之旅祭，膚即盧，盧與旅音近相借。伯晨鼎之「旅弓一、盧矢百」。周禮司儀「皆旅擯」，鄭注：「旅讀為鴻臚之臚。」儀禮士冠禮「旅占」，鄭注：「古文旅作臚也。」以上是旅與盧或从盧之字相通之證。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漢書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儐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按周器申尊：「王大省公族，于庚辰旅。」旅謂陳列祭品以祭。但甲骨文言膚，並非如周禮就祭祀上帝四望為言。

三，肉為人名地名。甲骨文以肉為貞人名者屢見。甲骨文稱：「貞，弜用肉氏羌。」（前六・六・四）則以肉為人名。又：「辛卯貞，从瀕涉○辛卯貞，从戠肉涉。」（粹九三四）以兩者為對貞詞驗之，則从戠肉涉即戠从肉涉之倒文。是肉當為水名。

綜之，肉為鑪之初文，李象鑪形。其作膚者，加虍為聲符，由象形孳乳為形聲。甲骨文膚與肉用法不同，義亦有別。

釋夕

甲骨文稱：「𠂤年于𠂤夕羊。𠂤小宰，卯一牛。」（佚一五三）「翌甲戌，夕十羊。」（佚四〇四）「其夕父丁三宰。」（珠七二五）「夕二羊二豕，祖○夕一羊一豕，☐祖。」（乙三〇九四）甲骨文之「其夕于父丁」（戩六・一），王國維誤釋夕為月，並誤釋月為祭名。按夕與𠂤、卯並列，均作動詞用，是夕亦為祭法之一。夕字典籍亦作昔、腊或焟。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籀文从肉。」段注：「昨之殘肉，今日晞之，故从日。鄭注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證周禮故作昔字，後人改之。昔者古文，籀文增肉作葛，於義為短。昔肉必經一夕，故古段昔為夕。穀梁經辛卯昔，恒星不見，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君，皆是。」按金文鄘嬰盤鄘字从菁作𦎫，與說文籀文同。段注誤以借字昔為腊之本字。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虞本腊作昔。釋文引馬云：「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按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

脯腊膴胖之事」，鄭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鳥翅矣。腊，小物全乾者。」說文段注：「鄭意大曰乾肉，小曰腊。然官名腊人，則大物亦稱腊也。故許渾言之。」按段說是也。腊亦作焟，廣雅釋詁：「焟，乾也。」又釋器：「腊，脯也。」近年來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之竹簡，有「昔鬼一笥」和「羊昔一笥」之記載。昔均應讀腊，指兔與羊之乾肉言之。要之，甲骨文言夕，典籍通作昔或腊。甲骨文言夕羊夕豕，夕作動詞用，謂殺羊豕而乾其肉，以腊脯為祭品也。陳邦懷同志引漢書顏注，謂「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徵存下一四），以駁余說。然則甲骨文之夕十羊，解為其夕展視十羊之牲具，豈可通乎？

釋叙

甲骨文叙字習見，作𠦂、𠦂、𠦂等形。羅振玉謂：「許書有叙字，注楚人卜問吉凶曰叙，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譌。叙即許書之叙。然此字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叙與？」（增考中一八）按羅氏釋形是也，但不得其義而作疑詞。承培元廣說文解字答問疏證：「叙即冬賽報祠之賽。冬叙報祠謂祈豐穰問水旱也。周禮都宗人注、漢書郊祀志、急就篇皆借塞為之。」按承說是也，但謂借塞為賽，不知賽為後起字，失之。說文：「叙，塞也，从𠂤叙聲。」是叙與塞以聲為訓，叙从叙聲，故知叙亦通塞。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顏注：「塞謂報其所祈也。」說文新附：「賽，報也。」徐灝說文段注箋：「塞，實也。戴氏侗曰，引伸之則諾許而實其言曰塞，是也。蓋有所祈禱，許以牲禮為報，自實其言，故謂之塞也。」甲骨文言「王宧叙，亡𡆥」、「王宧叙，亡尤」、「王宧祭，叙亡尤」、「王宧𢦏，叙亡尤」，以及王宧上甲、王宧先祖、先妣、父某、母某、兄某而言叙者，習見迭出。叙字均應讀為塞，指報塞鬼神之賜福言之。甲骨文塞祭而用牢、宰、牛者習見，即「許以牲禮為報」之義。其不言用牲者，文之省也。

釋褮

甲骨文褮字作𥘅、𥘅、𥘅、𥘅等形。葉玉森釋衧（集釋一・四一），不可據。褮字从𠂤或𠂤，即古升字。周代金文升字，友毁作𠂤，秦公毁作𠂤；周代金文斗字，鬳膳鼎作𠂤，秦公毁作𠂤。但升斗二字在古文偏旁中往往互作無別，例如子禾子釜料字从斗作𠂤，司料盆料字从斗作𠂤，此乃褮字从𠂤與从𠂤無別之證。褮字應隸定作褮。褮从示𢦏聲，𢦏从収升聲。褮字从示，為祭時進獻品物之褮，此與甲骨文聂亦作褮同例。甲骨文稱：「王宧羌甲，褮，亡尤。」（燕二六三）「王宧小辛，褮，亡尤。」（前一・一六・七）此例常見。至于甲骨文言「王宧褮」者習見，不備引。儀禮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鄭注：「賁於鑊曰亨，在俎曰載。」按此乃分別言之，通言之，則進獻品物以祭，均可謂之升。典籍多訓升為進為獻。要之，殷禮以褮為進獻品物之祭，與周制可互證。周代以升代褮，升行而褮廢矣。

釋必

甲骨文𢎘字作𢎘、𢎘、𢎘等形。王國維誤釋為勺（戩考四四），葉玉森誤釋為升（集釋一・二一）。按𢎘即必之初文，周代金文必字，休盤作𢎘，袁盤作𢎘，無虫鼎作𢎘。其遞衍之迹，為由𢎘而𢎘、而𢎘、而𢎘。說文作𢎘，並謂：「必，分極也，从八弋聲。」按从弋乃形之譌，弋與必聲韻皆不相近。段玉裁注改為「从八弋，八亦聲」，不知古文本不从八。必字之本義待考。

甲骨文祕亦作祕，从𠂤，𠂤者有別。商代金文祕亦作宓，均為祀神之室。甲骨文稱：「即大乙祕。」（粹一五三）又紀事刻辭：「文武丁祕。」（甲三九四〇）祕字从𠂤，亦為省體。甲骨文「文武丁必」之必作𢎘（前一・一八・一），可以互證。必與祕或宓均為祀神之室。

商器頌卣：「用鼏于乃姑𡚒。」言用將葛于乃姑之神室也。又子卣：「子作婦姚彝，女子母庚𡚒祀禜彝。」宓祀謂于密室祭祀也。宓从宀（金文編入于附錄），其為宮室之義尤顯。說文：「宓，安也。」淮南子覽冥之「宓穆休于太祖之下」，高注：「宓，寧也。」安與寧義同。奉神主于深室，自有安寧之義。典籍之祕與宓亦作閟。詩閟宮之「閟宮有侐」，毛傳：「閟，閉也。」鄭箋：「閟，神也。」說文：「閟，閉門也。」又：「祕，神也。」徐鍇曰：「祕不可宣也，祕之言閉也。」按毛傳訓閟為閉，與說文「閉門」之訓符。鄭箋訓閟為神，是讀閟

為祕也。宓、閟與閉義本相涵。神宮幽邃，故言閟也。說文段注謂「宓經典作密」，是宓密為古今字。

甲骨文稱：「王其又𠂤于武乙必，正（祭名），王受𠂤。」（前一・二〇・七）必即宓，謂神宮。「兄（祝），才父丁必。」（粹三三〇）「其又伐于且丁父甲，才必。」（通別二・八・六）「其又伐于必。」（續存下七七二）于必言才言于，尤可為神宮之證。「武且乙必口（祊）其牢茲用。」（前一・一〇・四）必祊連文，猶之「宗口（祊）」連文。

綜之，甲骨文𠂤即必字，亦作祕。甲骨文以必或祕為祀神之室，商代金文作宓。宓為密之初文。至于甲骨文于盛黍之器言必言鬯，必為何器，待考。

釋𠂤

甲骨文有𠂤字，亦作𠂤、𠂤、𠂤等形。唐蘭同志云：

「𠂤即盾之本字，當讀為循。」（天考六四）按唐說誤。𠂤字从𠂤，从目，即𥁕字。周代金文寢字常見，其所从之𠂤，臣辰盉作𠂤，臣辰盉作𠂤，曶鼎作𠂤，呂鼎作𠂤。鼒盨「匹乍余一人𠂤」，𠂤字舊不識，即𠂤，應讀為怨。東周器右里銓・銓字从𠂤作𠂤，形已稍有譌變。說文以𠂤為从夕从卩，失其朔矣。甲骨文稱：「甲申卜，宁貞，王𥁕大示。」（前三・二二・三）「貞，𠂤王自甲𥁕大示。十二月。」（前三・二二・四）「口午卜，貞，𠂤自甲夫（大）示𥁕佳牛，小示隻□羊。」（前五・二・四）「丁子卜，宁貞，𥁕出于大示。」（佚五六一）諸𥁕字均作祭名用。說文：「𥁕，目無明也。」與祭名無涉。𥁕，周代金文通作寮。臣辰盉：「王初寮于大龠。」臣辰盉：「唯王大龠于宗周徂寮蒿京年。」呂鼎：「王寮于大室。」寮从宛聲，宛从𠂤聲，與𥁕从𠂤聲音符同。蒼頡篇：「餽，飴中著豆屑也。」說文：「餽，豆飴也，从豆𠂤聲。」玉篇食部：「餽，饋也，

飴和豆也，亦作𩚃。」要之，商之𥁕祭即周之寮祭，惟未知其詳，存以待考。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作𠂤、𠂤、𠂤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稱：「□𠂤奉禾于𠂤。」（庫一六四四）「乙亥，其𡆥龜于𠂤。」（掇五五〇）按𠂤字左从𠂤作𠂤或𠂤，時期較早。甲骨文之「于南𠂤」（佚三七四），𠂤字作𠂤。晚期甲骨文地名之𠂤通作𠂤。𠂤字右从𠂤作𠂤，即旬字，其作𠂤者變體也。又甲骨文𠂤字亦作𠂤（甲一五一六）。甲骨文編以為「从皿从旬，說文所無」，失之。𠂤字應隸定作𠂤，今作𥁕。說文：「𥁕，驚辭也。从𠂤从旬，𠂤亦聲。𢖍，𥁕或从心。」𢖍字典籍多譌為惸。甲骨文于𠂤言𠂤禾或𡆥龜，有時與𢍏或河同列于一版，當係商代旁系先公之不見于載籍者。

釋羌甲

近人考商代世系，說之紛歧，莫甚於羌甲陽甲之爭執。羅振玉釋羌為羊，以為羊甲即史記之陽甲（增考上四）；王國維、董作賓均从之。按羌羊陽音之可通，固無可疑，然於卜辭世次實不可解。卜辭既以祖辛羌甲祖丁相次，祖丁為陽甲之父，則羌甲無以當陽甲，卜辭通纂已辨之。郭沫若同志以羌與沃音不可通，故釋羌為芍，謂苟乃狗之象形文，以芍與沃為通假。然芍之為羔，已無可移易。按由商迄漢千餘年中，文字音與形之衍變至劇，地下發掘資料與地上文獻資料同記一事、一物、一名，往往不能完全脗合。苟探究其原因，非音之轉則形之譌也。羌與沃音既不可通，當是形譌。凡文字之形譌者，只能據地下資料而改地上文獻，不可執于已譌之文獻而改地下文獻以牽合之。故甲骨文之羌甲殷本紀作沃甲者，沃乃羌字之形譌也。說文有漢與芙而無沃，段注謂漢「隸作沃」。清代學者之考說文者，亦均謂漢今作沃。按書序之沃丁亦作漢丁。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謂「沃，古文漢同」，是其證。因此可知，羌甲骨文有「羌丁」（前五・八・五），即史記殷本紀之「沃丁」，羌之譌沃，與羌甲譌為沃甲同例。

釋小王

甲骨文小王凡十餘見，文多殘缺。舊不知其何當。甲骨文稱：「𠂤小王父己。」（南北明六三一）又同版：「癸酉卜，于父甲𣪘田。」按此為第三期卜辭。其稱父甲即祖甲，其稱小王父己即孝己。甲骨文稱：「己未卜，□貞，小王戠𡆥。」（文錄二〇四）又：「己未卜，邲子阱小王不（否）？」（京都三〇二八）按小王之廟號為己，故以己未卜。莊子外物：「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釋文引李云：「孝己，殷高宗之太子。」成疏云：「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是由于小孝音近字通。

釋爽

甲骨文㸚字習見，始見于第二期。此字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後來多變从𠂤、𠂤、𠂤、𠂤、𠂤、𠂤、𠂤、𠂤等形。羅振玉釋赫（增考中五一），葉玉森釋夾（鉤沈七），郭沫若同志釋爽（金文餘釋釋爽），唐蘭同志謂：「余意此字象一人挾二皿之形。」（天考三六）按以上各說均誤。㸚即爽之初文，大象人形，左右从火。說文：「爽，明也，从㸚从大。」自來說文學家均就从㸚而曲為之說，故不得其解。至于甲骨文爽字後期多變為从𠂤、𠂤、𠂤、𠂤等形，與商周金文之變而从㸚，迹亦相銜。因為从𠂤與从㸚，只是單雙之別，在古文字中，畫之單雙，每無別也。近年來安陽出土之切卣銘文，有「遘于七丙彡日大乙爽，佳王二祀」之語，爽字作㸚，與散氏盤爽字作㸚形同。得此堪證，則甲骨文中晚期之爽字，雖然歧形異構，變化無方，已失其朔，但終于得到劃一。因此可知，爽字最後之變作㸚或爽，乃無可辯駁之事實。

甲骨文通例，爽字用法多在祖妣之間，例如習見之「王宦大乙爽七丙」，「王宦且乙爽七己」，是其例。爽字用法亦偶有用在祖妣之末，例如「七丙大乙爽」，「七甲且辛爽」，是其例。由此可見，爽為匹配之義，至為明顯。爽應讀為相，二字疊韻。王念孫謂「爽字古讀若霜」（讀書雜誌淮南子精神）。此外，左定三年傳杜注：「肅爽，駿馬名。」孔疏：「爽或作霜。」淮南子原道：「鉤射鸛鸘之為樂乎。」說文作「鸛鵝」。老子十二章：「五味令人口爽。」近年來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之

甲本老子作「五味使人之口爽」。以上是爽與从相之字通用之例證。典籍中多訓相為輔相為佐助，與匹配之義正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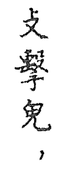
總之，甲骨文爽字初文作爽，象人左右腋下有火，故典籍中訓爽為明者習見。甲骨文晚期爽字變形滋多，由于得到切卣「遘于乙丙彡日大乙爽」為證，既認識出爽為爽之初文，又辨別出爽為爽之譌變。至于爽之通相，相之通詁訓為輔佐，與匹配之義亦無不符。

釋「逆羌」

甲骨文稱：「𠂤氏羌，王于門𠂤。」（後下九・四）按門當謂宗廟之南門。他辭又稱：「王于南門逆羌。」（南北明七三〇）「王于宗門逆羌。」（甲八九六）說文：「逆，迎也。」逆訓迎，典籍習見。南門即宗門，以方向言之謂之南門，以宗廟言之謂之宗門。逆羌謂以羌為牲而迎之以致祭。周禮大祝：

「隨釁逆牲。」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祭統：「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此乃周代迎牲之禮。甲骨文言王于南門或宗門逆羌，此殷禮之足徵者也。

釋寇

甲骨文寇字作  ，舊釋宄是也，但于宄字之構形與義訓，仍不得其解。說文：「宄，姦也，外為盜，內為宄。从宀九聲，讀若軌。」按許氏只就後世省化字為說，並非造字本義。宄字初文何以作寇，需要予以詮釋。寇从宀（即古宅字，詳釋宀宅）从攴，攴从又（即古手字）从卜，卜與鬼聲近通用。禮記明堂位之「鬼侯」，史記殷本紀作「九侯」。此與軌从九聲之音讀相同。甲骨文「鬼方」之鬼作  ，周器梁伯戈「鬾方蠻（蠻）」之鬾作，乃鬼之孳乳字。鬾字象以攴擊鬼，从攴从及古同用。此與甲骨文寇字从攴，象以攴擊九之即擊鬼，適相符洽。周禮：「方相氏掌

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禮記月令引論語「鄉人儺」，鄭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今本論語鄉黨難作儺。或以說文魑與禓為儺，但此皆後起字。甲骨文稱：「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寇帚（寢）出枫，戠羌卅，卯十牛。十月。」（後下三・一六・一）又：「丁亥，其寇帚，宰。十二月。（後下三・一）以上兩寇字均作動詞用。寢寢而用人牲或物牲，是搜索宅內，以驅疫鬼之祭，可以與周人儺為索室驅鬼相印證。甲骨文言寇，周人言儺，名異而實同。以六書為例，則寇為从宀从攴从九，九亦聲。乃會意兼形聲。十年前，孫作雲教授曾以「釋寇」為「打鬼」一文見示，頗具卓識。但于九之通鬼並無佐證，而于金文鬼之作戠亦未引用，難以令人置信。本文所論可以證成孫說。

釋「叙薆」

第三、四期甲骨文「叙薆」之叙作、、、等形。王國維釋馭（戩考一四頁），董作賓從之，訓馭薆為進福（安陽發掘報告第四册釋馭薆）。余永梁釋緐（殷考）。商承祚同志初釋祭（類編一・四），繼釋緐（佚考二五五乙）。按以上各說，均屬臆測。

說文：「希，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讀若弟。」又：「豕，豕也，从𠂇从豕省。」嚴可均說文校議，謂「豕即希」，是也。又說文緐作，並謂：「緐，習也，从帚㚔聲。」按周代金文作，典籍譌緐或肄。字从从巾（余別有說），字亦作，見商器王生女觶。又商器亞形父丁角（擷一之三・一四），器文有字，蓋文作，即甲骨文叙字。亦即掾之初文，从又與从手同。掾从彖聲，即易「彖傳」之彖之孳乳字。敗字彖以攴擊鬼，从攴从攴古同用。此與甲骨文寇字从攴，象以攴擊九之即擊鬼，適相符洽。周禮：「方相氏掌

「從自土彖聲。」按古韻墜屬歌部，彖屬元部，二部通諧（詳

釋蔦），故璽从彖聲。晚周行氖玉銘有璽字，其从彖作㚔，晚周鉩文亦有璽字，其从彖作㚔，均由甲骨文㚔之从㚔所演化。依據上述，可以說明叡字滋化之源流。掾彖疊韻，故掾从彖聲。

甲骨文「叡蔑」習見，亦作「其叡蔑」。叡即掾之初文。說文：「掾，緣也。」段注：「緣者衣純也。既多禮注，飾衣領袂口曰純。」按緣與純皆沿循衣之領袂邊緣而飾之，故引伸為延長之義。延長之延，甲骨文本作征，說文譌作延、延。掾與征疊韻，義亦相涵。周代金文蔑字亦作䜌或䜌，典籍多訓䜌為福。總之，甲骨文之掾蔑應讀作征䜌，即延長福祉之義。第五期甲骨文之「其征蔑」（前二・二八・三），以征為掾。然則掾蔑之即征䜌，已明確無疑。

釋戚

甲骨文戚字作㦰或㦰形。商承祚同志釋戉（通考八〇），不可據。戚即臧之初文。說文：「臧，善也，从臣戕聲。」按以甲骨文為據，則應作从戚爿聲。戚字加爿為聲符作臧，乃後起字，猶古文䜌字加爿為聲符作鄨，是其證。戚字从臣从戈，乃會意字。後世加爿為聲符，變為會意兼形聲。甲骨文稱「王固曰，其隻（獲）」，其佳丙戚，其佳乙戚。」（菁八）其義謂應有所獲。其唯丙日與乙日均善也。又：「……其佳甲，余戚。」（南北師一・〇二）是說甲日余善也。

釋魯

說文：「魯，鈍詞也。从白魚聲。」按甲骨文魯字作㰱，从魚从口，口為器形（詳釋鰬），本象魚在器皿之中，說文譌為从白。甲骨文稱：「乙丑卜，古貞，帚姘㰱于黍年。」（佚五三一）又：「□□卜，王佳正商，允㰱。」（佚六九三）商承祚同志以魯為「漁而卜」，非是。魯與旅音近字通。書序嘉禾篇「旅天子之命」，旅字史記周本紀作魯，魯世家作嘉，魯與旅均應訓為嘉，故魯世家以嘉代詁。嘉為美善之義，故典籍中訓嘉為美為善者習見。書召誥之「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即嘉王及公也；邢侯毀之「拜䭫首，魯天子」，即嘉天子也；臣卣之「尹其亘萬年，受乃永魯」，即受厥永嘉也。由此可知，前文所引甲骨文之言魯、言允魯，魯均應訓為嘉。甲骨文又稱：「丁子卜，㱿貞，黍田年魯〇王固曰，吉魯。」（乙七七八一、七七八二）吉魯連用，尤可證魯為美善之義。至于說文訓魯為鈍詞，乃後起之義。

釋昌

甲骨文昌字作㫃形。商承祚同志云：「曰貞㫃、貞不昌、昌牛，似于貞祭時或用具或不用具也。」（福考二）按商說非是。至于㫃字與昌牛之昌作㫃，均从心，與昌字無涉（詳釋心）。

釋㗊

說文：「退，敧也，从辵艮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又：「敗，毀也，从攴貝。」按敗應从貝聲。甲骨文昌字即退或敗之初文，說文誤分為二字，典籍通作敗，敗行而昌退廢矣。甲骨文稱：「□呂方其至于癸亡昌。」（前七・三六・一）「貞，㞢方不其昌。」（乙八一七一）「貞，商其昌〇貞，商不昌。」（續五・一四・二）「今檜商不昌。」（庫一七〇八）「㞢其降昌。」（藏一九・二）以上諸昌字均應讀作敗。爾雅釋言：「敗，覆也。」禮記孔子閒居之「四方有敗」，鄭注：「敗謂禍哉也。」國策秦策之「紛彊欲敗之」，高注：「敗，害也。」甲骨文之昌讀為敗，訓為失敗或災害，無有不符。至于㞢其降昌，言㞢方將有災害降臨也。此與山海經東山經之「螽蟲為敗」，呂覽孟春紀之「水潦為敗」，均以敗為名詞而指災害言之。

甲骨文稱：「𢀛𠂤（右）隻畐○𢀛𠂇（左）隻吉。」（前八・七・三）按此二語係卜田獵之事，下上對貞，反正為義。𢀛舊讀惠，乃發語詞。畐字舊不識，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金文兮甲盤之「畐慮」，乃地名。王國維兮甲盤跋：「畐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冏畐聲之字。慮則古文魚字。以聲類求之，畐慮疑即春秋之彭衙矣。」按王說是也。古陶文有眾字（匋文錄七・四），當即畐之異文。从不與从否古字通，否乃不之孳乳字。甲骨文不字（拾一四・一六），周器守宮盤作𠂤，是其證。畐从畐聲，畐與否古通用。左襄三十一年傳：「以議執政之善否。」淮南子人間訓：「故善鄙不同。」善否即善鄙。書堯典之「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紀否德作鄙德。莊子大宗師郭注「不善少而否老」，釋文：「否本亦作鄙。」釋名釋言語：「否，鄙也。」釋州國：「鄙，否也。」甲骨文與周代金文鄙字均作畐。以上是畐與否字通之證。易師初六之「否臧凶」，釋文：「否，

惡也。」太玄積初一之「冥積否」，范注：「否，不善也。」易否六二之「小人吉，大人否」，邏九四之「君子吉，小人否」，否均應讀為畐，此與甲骨文之「𢀛右獲畐，𢀛左獲吉」，均屬對文。至于甲骨文之右獲與左獲，是指射獵之方向。大義是說，向右射則不能獲之，故以畐而不善為言；向左射則能獲之，故以吉利為言。甲骨文之「又（有）豚才（在）行，其𠂤（左）射隻（獲）」（前三・三一・一），詩駟鐵之「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以互相驗證。

釋𡆥

甲骨文𡆥字作𠂤、𠂤形，甲骨文編以為「說文所無」。孫詒讓謂：「似从內、从止，疑遹之省文。」（舉例下四）羅振玉謂：「說文解字，𡆥，止也，从夂，夂得几而止也。此从止在几前，與許正合。或增宀，象几在宀內；或从𠂤，與几同。」

（增考中六四）葉玉森釋內，謂「即納之初文」（說契五）。胡厚宣同志隸定為𡆥（論叢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按孫謂「从內、从止」是也，而疑遹之省文則非是。羅釋處，葉釋內，胡釋𡆥，並不可據。甲骨文內作𠂤，內作𠂤。但因鍥刻之便，有時混同無別。𠂤字从內从止，乃迻之初文。古文从止、从彳、从辵均表示行動之義，每互作。例如：逆作𢓊、徉、徥，遘作𡆥、備、𢓊，是其證。𡆥即迻字，亦作衲，俗作退。說文彳部之重文作衲，古文作退。按衲與𡆥並从內聲。玉篇辵部退之重文作迻。近年來銀雀山發現之尉繚子竹簡，亦以迻為退。老子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六九章「不敢進寸而退尺」近年來馬王堆發現之帛書老子甲本，均以芮為退。芮與迻並从內聲，故通用。詩碩人之「大夫夙退」，釋文引韓詩：「退，罷也。」呂覽仲夏紀之「退嗜慾」，高注：「退，止也。」說文訓退為卻，與罷止義相因。甲骨文稱：「王𠂤曰，今夕𡆥雨。」

（佚五四六）𡆥雨即退雨，謂雨罷止也。退與啓、雟、有別，啓、雟言晴，退則未必晴也。甲骨文稱：「貞，戉弗其𡆥。」（藏一三二・三）言戉弗其退卻，當指戰爭言之。甲骨文稱：「壬寅卜，㱿貞，帚□好冥。妨。王固曰，其隹□申冥。吉、妨（娭）。其隹甲寅冥，不吉，𡆥隹女。」（乙四七二九）按隹即惟，惟訓為，詳經傳釋詞。周禮小司寇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鄭注：「進退猶損益也。」按鄭氏訓進為益，訓退為損。益與損猶言利與害也。上引甲骨文是說，帚好在□申日生育則吉而嘉，意謂生男；在甲寅日生育則不吉，以至有害而生女。以生女為不吉，乃商人重男輕女之表現。

釋戠

甲骨文𢦏字習見，孫詒讓釋或，並謂「古文以或為國」（舉例下二〇）。羅振玉「疑亦戈字」（類編・待問四・四）。葉

玉森釋屮為戈，並謂「與屯當為一字」（集釋四・二八）。按以上三說均誤。其實，屯即戰之初文，今分別予以闡述。

一，甲骨文屯字亦作𠂤、𠂤、𠂤，从戈从口，口或作日、回形。其中間之直劃，乃借用戈柲之豎劃。屮與屮、屯即古毌字。唐蘭同志謂甲骨文𠂤字，盂文作𠂤，「屯即屮字，側書作毌。」又謂：「古字本是從口屯（毌）聲。」（導論下四〇）按唐說甚是。甲骨文屯字亦作𠂤（甲四七五），尤為从毌之證。甲骨文又有獨體之毌字作屮、屮或屯，均象方盾形。郭沫若同志謂：「毌實古干字。」又謂：「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為蹲，遂演化成為干字之形。」（餘釋釋干鹵）按郭說非是。典籍訓干戈之干為盾者習見，干與毌乃音近通用，與構形無涉。

二，屯字本象縛盾于戈之中部，兩器並用，以戈鉤物，以盾自衛。甲骨文地名習見之𠂤字，商器父辛鼎作𠂤，象兩戈一倒一正。舊釋為𢦏，可備一說。甲骨文𠂤字亦作𠂤（綴合九八），其倒正兩戈所从之中，縛于戈柲與否已無別。又戉字商器𠂤文作𠂤，爵文作𠂤，其所从之盾形，亦與戈柲分離。以上所舉之例，更足以證明戈與盾之有分有合。或釋屯為戍，其實甲骨文戍字作𠂤（前八・一一・三）或𠂤（京津四〇〇〇），與戉字迥然不同。戍與戉同字，均為从戈中（毌）聲之形聲字。後世改聲符之从中為从干，則應作戟。說文作戟，其从旱乃由干字所滋化。古从干之字滋化為从旱者習見。

三，說文：「戰，盾也，从戈旱聲。」又說文：「戰，止也。周書曰，戰我于艱。」按許氏訓戰為盾，訓戰為止，誤分為二字。其實戰止與戰衛之戰，甲骨文本作戉，戉字又變為戚或戎。說文戰字段注：「戰扞古今字，扞行而戰廢矣。毛詩傳曰，干，扞也，謂干為扞之假借，實則干為戰之假借也。」按段說失之。以周代金文驗之，師詢毀和毛公鼎之「干吾王身」，干吾即戰敔。說文訓敔為禁，敔與圉、禦古通用。又大鼎和者沪鐘均以𢦏為干，戰乃𢦏之後起字。戰與戰典籍又通作捍，故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六・一二）謂古文捍亦作戰、戰。

四，甲骨文以戉為戰衛之戰者習見，例如：「貞，獻歸，其作戉。」（藏八一・三）「甲辰卜，宂貞，𠂤方其𢍏（稱，訓舉），隹戉。十一月。」（後上一八・四）「甲戌卜，㱿貞，我馬及戉。」（綴合二八二）「貞，𠂤就言之），戉。」（乙三四二二）「貞，北羌𠂤告，曰戉。」（鄴三下三四・一四）「丁酉卜，王令戉大方。」（南北坊三・六一）「貞，𡍮人，𠂤王自𡍮戉○貞，弜□𠂤王自𡍮戉。」（佚七二六）「庚午卜，宂貞，旁方其𢦏，方其大即（即訓就，指來上列各條之戉字，讀為戰衛之戰，于文義無有不符。至于末一條之𢦏字，它辭亦作圉或圍，說文作圍，乃後起的省體字，典籍多借為禦。詩桑柔之「孔棘我圉」，鄭箋謂「圉當作禦」；莊子繕性之「其來不可圉」，釋文謂「圉本作禦」。前引末一

八），其倒正兩戈所从之中，縛于戈柲與否已無別。又戉字商器𠂤文作𠂤，爵文作𠂤，其所从之盾形，亦與戈柲分離。以上所舉之例，更足以證明戈與盾之有分有合。或釋屯為戍，其實甲骨文戍字作𠂤（前八・一一・三）或𠂤（京津四〇〇〇），與戉字迥然不同。戍與戉同字，均為从戈中（毌）聲之形聲字。後世改聲符之从中為从干，則應作戟。說文作戟，其从旱乃由干字所滋化。古从干之字滋化為从旱者習見。

三，說文：「戰，盾也，从戈旱聲。」又說文：「戰，止也。周書曰，戰我于艱。」按許氏訓戰為盾，訓戰為止，誤分為二字。其實戰止與戰衛之戰，甲骨文本作戉，戉字又變為戚或戎。說文戰字段注：「戰扞古今字，扞行而戰廢矣。毛詩傳曰，干，扞也，謂干為扞之假借，實則干為戰之假借也。」按段說失之。以周代金文驗之，師詢毀和毛公鼎之「干吾王身」，干吾即戰敔。說文訓敔為禁，敔與圉、禦古通用。又大鼎和者

條之「旁方其圉。作戉」，應讀作「旁方其禦。作戰」，乃「其禦旁方，作戰」之倒文。應解釋為：抗禦（小爾雅廣言：「禦，抗也。」）旁方，要有戰衛工作。又甲骨文有「在臺圉羌」（前七・一九・二）之貞，是就抗禦羌方言之。

釋雉

甲骨文稱：「戍衛不雉眾。」（佚五）「受不雉王眾○其雉眾。」（佚九二二）「戍弗𢍏王眾○戍弗𢍏王眾○戍𢍏弗𢍏王眾○戍𢍏弗𢍏王眾○戍𢍏

矢聲。說文謂夷字从大从弓，誤以形聲為會意。上文所舉諸辭之雉字，均應讀為夷。周禮雍氏鄭注「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作「夏日至而雉之」。爾雅釋詁：「雉，陳也。」樊注：「雉，夷也。」漢書楊雄傳：「列新雉于林薄。」集注引服虔：「雉夷聲相近。」是雉夷字通之證。左襄二十六年傳：「王夷師燈。」杜注：「夷，傷也。」荀子君子：「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夷，滅也。」呂覽慎勢：「以小畜大滅。」高注：「滅，亡也。」傷與滅、亡義相因。甲骨文雉眾或雉人，雉字應讀夷，訓為傷亡。前引諸辭是貞問戍守或征伐時眾人有無傷亡之義。

釋「先馬」

甲骨文稱：「□先馬，其每，雨。」（誠四九二）孫海波考釋「疑先馬為職官之名」。按先馬于卜辭並非職官之名，然實後世先馬、洗馬之濫觴。古者王公外出，常有導馬於前，沿習既久，則先馬為專職之官名矣。周器令鼎：「令眾褱先馬走。」荀子正論：「諸侯持輿挾輪先馬。」楊注：「先馬，導馬也。」按導馬後世亦稱為頂馬，指乘馬者言之。甲骨文稱：「其先馬，不□雨。」（拾六・五）又：「馬其先，王兌从。」（粹一一五四）兌為銳之古文。孟子盡心：「其進銳者其退速。」銳與速互文，銳亦速也。按此辭是說令導馬者先行而王速從之也。甲骨文稱：「弜先馬，其雨。」（京津三八一七）又：「馬弜先，其遘雨。」（京津三八一九二）弜應讀為弗（詳張宗騫卜辭弜弗通用考）甲骨文稱：「翊日辛，王其田。馬其先，□不雨。」（京津四四七一）按以王其田驗之，則卜辭之先馬與否，自當

左袒、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今以安陽出土編髮之玉人證之，則編髮之制非始于漢，遠在三千年以前之商代已有之。

釋匝

說文：「匝，𠀋也，象形，頤篆文匝从𠂤。」王筠說文句讀：「淮南子齲輔在頰則好，在頤則醜。高注，齲輔，頰上窒也。⊙之外象頤，中一筆象窒。」又釋例：「匝當作⊙，左之圓者頤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匝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為酒窩。」按許說及王氏之解釋並誤。甲骨文無匝字，而有从匝之字。例如，姬字从匝作（京都二五八四）亦作（鄴三下三九・一），孌字从匝作（餘一六・三）。按匝本象梳比之形。說文：「笹，取蟣比也，从竹匝聲。」比今通作篦。廣雅釋器：「笹，櫛也。」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倉頡篇：「靡者為比，麤者為梳。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奚，大腹也。予意罪隸為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从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从女矣。」（增考中二三）按甲骨文奚字作或形。金文奚固作，亞中奚簋作，丙申角作。羅氏謂為「从手持索以拘罪人」，殊不足據。如為索形，則不應在頭上中部。甲骨文係字作，乃象項部繫索之形。余曩時見商人盧雨亭自安陽買來玉人頭一枚，高約一寸五分，其頭下連頸，頸圍約如拇指，頭上象清人翦髮留辮形。余審視頗久，其頂部留髮處作圜形，髮文歷歷可數。唯其與清人髮辮不同者有二：一，清人髮辮自頸部編起，此則自頂之中間編起。二，清人髮辮甚長，此則由頂部起，僅垂至頸部。又近來在安陽婦好墓出土之玉人，亦有數枚帶髮辮者。尚書大傳高宗肜日：「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可見與商代同時之其他方國已有編髮之制。史記西南夷傳：「皆編髮隨畜遷徙。」漢書終軍傳：「殆將有解編髮、削

羅氏設壺言器物圖錄第二十三圖為骨製之梳比，作 形。其中一齒已折。羅氏謂：「狀略如櫛髮之梳，上有四穿。不知何物？」按此即古之梳比，乃匹之初形。其有四穿者，貫繩以便懸佩也。商器父丁卣獄字从匹作 ，與上一形相仿。要之，以古文字古器物證之，知匹本象梳比之形。古文字有匹無梳，則梳乃後起分別之名。後世之匹，以竹為之，故說文作篦。許書說匹雖有失其朔，但存篦之古訓，猶為可貴。

釋戠

甲骨文戠字作 、 、 、 、 等形。孫詒讓釋戈（舉例下一九）。葉玉森謂：「卜辭之 ，疑即古象形戚字。」（鉤沈六）。郭沫若同志謂：「斧身中央每設一圓孔，以便懸掛于壁。點而二者，蓋左右透視之。」（甲研釋戚）唐蘭同志謂：「增點為戉飾，無意義。」（天考二七）容庚同志謂：「子

釋𠂤

甲骨文由字習見，亦作 、 、 、 等形。孫詒讓「疑當為由字」（舉例下三四）。郭沫若同志云：「 即古字。說文云，古，故也。从十口。古王事者，當即勤勞王事之意。乃卜辭成語。詩亦屢言王事靡盬，古必盬之初字。」（甲研釋寇）按甲骨文由字作 ，古字作 ，可見孫與郭說並誤。其實， 即古𠂤字。甲骨文數字，即嬴霝惠毀之數字。甲骨文𠂤字从𠂤作 ，獄字从𠂤作 。番生毀𠂤字从𠂤作 ，毛公鼎𠂤字从𠂤作 ，子陵行𠂤之𠂤作 ，从水，从二𠂤一倒一正。甲骨文有 字（前四・一三・五），舊不識。甲骨文編誤釋為油。實則即淄之初文。要之，𠂤字之構形，由 孳演為 ，由 為 。說文之 與 並从𠂤作 ，猶存初文。甲骨文之「𠂤王事」與「𠂤朕事」習見，「𠂤我事」

禾子釜戠字當釋為歲，卜辭正同。」（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按容說是也，但亦未說明戠从二點之由來。至于葉說似是而實非。葉氏謂二點為戚上之二小穿，以幼衣戚二小穿為證。幼衣戚見周金文存卷六之一一六葉，幼衣二字正在納秘處，係僞刻。其近於納秘處有二孔，所以縛繩，去斧及較遠。且既已納秘，無以見孔。葉說之失，自不待言。郭謂為斧身中央之圓孔，以便懸掛于壁，亦非。斧與秘倍句中矩，其重心不應在斧身中央，且自側面視之，安能一孔上下並見邪？唐謂「增點為戉飾」，亦不可據。近年來出土之商器斧鉞（例如古銅器精華七冊九六頁）屢見。其闌刃處作弧形，有類于近世武術家所用之月牙斧，其上下刃尾卷曲迴抱。由是可知，戠字上下二點，即表示斧刃上下尾端迴曲中之透空處，其無點者，乃省文也。然則古文字有賴于古器物形制之佐證而後可明確其構形本原者，此即其一也。

（乙一七八一）只一見。又𠂤字亦通作戈，甲骨文之「戈朕事」（續存下三三六），「羌弗戈朕事」（前四・四・七），與「余令甫帚𠂤朕事」（佚一五），可以互證。至于戈从才聲，从才聲與从𠂤聲之字古通用。例如載之通覭，紂之通緇，已詳釋𠂤。又戈字典籍通作載，載从才聲，故亦與緇通用。詩大田之「俶載南畝」，鄭箋：「載讀為菑（从𠂤聲）粟之菑。」漢書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左傳隱十年經，戴作載，是其證。書皋陶謨之「載采采」，偽傳：「載，行也。」荀子榮辱之「使人載其事」，楊注：「載，行也。」然則甲骨文之「𠂤王事」、「𠂤朕事」、「𠂤我事」，𠂤字均應讀載訓行。言行王事、行朕事、行我事也。至于甲骨文之「戈朕事」，戈字亦讀載訓行。又甲骨文之「乃令𠂤事」（大龜四版第二版），「克𠂤王令」（綴合一八七），「吳𣪊𠂤王事」（甲三三七），𠂤字之解釋亦同前例。此外，甲骨文之「小臣𠂤車馬」（菁三），𠂤仍應

讀作載，說文訓載為乘。是指小臣乘駕馬之車言之。

釋工

甲骨文工字作、  、等形。工字有幾種用法，舊多不得其解，現在分別加以闡述。

一，工與貢字古通用，但甲骨文有工無貢，貢乃後起之分別文。易繫辭之「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管子君臣下之「而賢人列士盡功於上矣」，俞樾管子平議謂：「功當作貢。」廣雅釋言：「貢，獻也。」貢訓獻古籍習見。甲骨文稱：「工𢦏其彭乡」（後上一〇・九），「工𢦏其雚」（前四・四三・四），「工𢦏其幼」（前三・二八・五），「工𢦏其翌」（南北師二・二三七），「工𢦏其酒」（明七八九）。以上各條工字皆應讀為貢。𢦏即古典字，指簡冊言之。其言貢典，是就祭祀時獻其典冊，以致其祝告之詞也。

貢納貨賄之貞。又甲骨文亦言司工，例如：「貞，𠂤呂令司工。」（續存上七〇）「王其令山司我工。」（掇四〇呂與山均為人名。此乃商王令呂或山主管貢納之事。

四，工亦讀如字，指官吏言之。書堯典之「允釐百工」，偽孔傳謂「工，官也」；詩臣工之「嗟嗟臣工」，毛傳謂「工，官也。」工訓官古籍習見。甲骨文稱：「帝工𠂤我。」（續存上一八三一）「帝工𠂤我，又（侑）卅小宰。」（鄴三下四六・五）以上兩條之帝工即帝官，指上帝之僚屬言之。帝工亦作帝臣，甲骨文有關帝臣、帝五臣、帝五玉臣之貞屢見，可資互證。

釋𣪊

甲骨文𣪊字作  、、  、等形。其中用為地名者甚多，不知其地望。甲骨文稱：「𠂤𣪊小弜亡𣪊。」（前七・二八・一）又：「□勿見，其𠂤𣪊亡𡆥。」（南北明七六二）

商器天工冊父己殷工冊二字合文作  ，工冊即貢冊，古文偏旁往往單複無別。此器乃祭父乙而貢獻其冊告。又商器父丁盤豆冊二字合文作  ，豆乃登之省文。登冊與貢典同義，此器乃祭父丁而進獻其冊告。以上二器之工冊與豆冊合文，為舊所不解，前者，金文編附于冊字下，後者，金文編入于附錄。

二，甲骨文亦有祭祀用牲時以工為貢者，例如：「工乙𡆥（乙九〇三七）。此條為第一期非王卜辭，乃祭祀某乙而貢獻牡豕也。「其兄（祝）𠂤，工父甲三牛」（掇三八九），此條為第三期卜辭，乃康丁祭父甲而貢獻三牛也。又：「𠂤戔于受，𠂤牢。」（乙四八五七），𠂤牢即貢牢也。

三，甲骨文有以工為貢納者，例如：「貞，我吏亡其工〇貞，我吏𠂤工。」（丙七八）「戔其𠂤工。」（佚七）「貞，𠂤亡其工。」（續五・一〇・四）「今𡆥（春）眾𠂤工。」（外四五二）以上四條，是商王剝削其臣僚與眾庶，因而從事能否

同義。甲骨文又稱：「貞，勿𠂤。」（明七五四）勿𠂤即物呵，呵應讀為迥。爾雅釋詁訓迥為遠。是說雲氣之色已經遙遠也。

釋桑

甲骨文桑字凡二百餘見。其異構甚繁，茲略舉其形，以見梗概。其从二口者作𠕋、𠕋、𠕋等形，其从三口者作𠕋、𠕋等形，其从四口者作𠕋、𠕋、𠕋、𠕋、𠕋等形，其从五口六口者作𠕋或𠕋形。羅振玉云：「許書無靈字而有㬎，注譁訟也，从四㒳聲。集韻㬎或从靈。以是例之，知靈即許書之㬎矣。靈字見于周官。以卜辭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𠕋傳寫而譌。傳世古器有靈侯鼎、靈侯敦，鼎文靈字作𠕋，敦文作𠕋。又古金文中喪字从靈从亡，墓侯敦喪作𠕋，从𠕋，齊侯壺作𠕋，从𠕋，均與卜辭同。文考鼎作𠕋，从𠕋，則與靈侯鼎文合。喪為可驚哭之事，故从靈亡。據此知卜辭諸字與靈侯兩器之文，

無以窮造字之原。不僅喪字為然。

甲骨文桑字用法有三：一，用為人名，如「壺子曰桑」（庫一五〇六）。此例罕見。二，用為地名者最為習見。甲骨文中桑與𠂤每並舉，故知其地望與𠂤相近。三，用為喪亡之喪，比如：「其桑眾」，「不桑眾」，「其桑眾人」，「不桑人」，此例常見。以上是指征伐之喪眾人與否言之。又甲骨文稱：「丁未卜，王貞，𠂤不住桑羊，咎若。」（前八・一一・四）咎應讀之訓此。言此貞之順利也。它辭亦作「之若」（庫一五五三）。桑羊即喪羊，當指放牧為言。易大壯六五之「喪羊于易」，可與卜辭互證。又甲骨文稱：「允桑𠂤」（粹一二五三）與𠂤鼎之「古桑𠂤」詞例相仿。要之，甲骨文以桑為採桑之桑之本字，既用為人名或地名，亦假借為喪亡之喪。

釋非、𠂢

甲骨文非字作𠂢形。王襄謂「𠂢疑古北字」（簠考・地四）。又甲骨文𠂢字作𠂢或𠂢、𠂢等形，葉玉森「疑𠂢字」（鉤沈一），陳邦懷同志謂「𠂢之初字」（殷拾一二）。按王葉陳說並誤。𠂢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字傳卣作𠂢，曾鼎作𠂢，毛公鼎作𠂢，蔡侯鐘作𠂢，其演變之迹，與甲骨文相銜。𠂢字，𠂢鼎作𠂢。古陶文作𠂢，古化文作𠂢或𠂢。甲骨文𠂢字所从之𠂢，亦作𠂢或𠂢者，文之省也。甲骨文以非或𠂢為地名，亦以為否定詞。爾雅釋言訓若為順，又釋詁訓若為善，順與善義相因。甲骨文之「非若」（拾一一・一八），即非順善也。甲骨文之「非𠂤（故）桑（喪）𠂤」之桑作𠂢。𠂤即非字，應讀為爽。以其就時間為言，故从日。又𠂢字見於作父戊鼎（商器）、毛公鼎、量侯簋，从桑亡聲，已變為形聲字。說文喪字作𠂢，並謂：「喪，亡也，从哭亡聲。」按許氏謂从亡聲是也，但以从桑為从哭，則殊為妄誕。自來文字學家沿譌襲謬，不知其非。因此可知，不以古文字為依據，

甲骨文非字作𠂢形。王襄謂「𠂢疑古北字」（簠考・地四）。又甲骨文𠂢字作𠂢或𠂢、𠂢等形，葉玉森「疑𠂢字」（鉤沈一），陳邦懷同志謂「𠂢之初字」（殷拾一二）。按王葉陳說並誤。𠂢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字傳卣作𠂢，曾鼎作𠂢，毛公鼎作𠂢，蔡侯鐘作𠂢，其演變之迹，與甲骨文相銜。𠂢字，𠂢鼎作𠂢。古陶文作𠂢，古化文作𠂢或𠂢。甲骨文𠂢字所从之𠂢，亦作𠂢或𠂢者，文之省也。甲骨文以非或𠂢為地名，亦以為否定詞。爾雅釋言訓若為順，又釋詁訓若為善，順與善義相因。甲骨文之「非若」（拾一一・一八），即非順善也。甲骨文之「非𠂤（故）桑（喪）𠂤」之桑作𠂢。𠂤即非字，應讀為爽。以其就時間為言，故从日。又𠂢字見於作父戊鼎（商器）、毛公鼎、量侯簋，从桑亡聲，已變為形聲字。說文喪字作𠂢，並謂：「喪，亡也，从哭亡聲。」按許氏謂从亡聲是也，但以从桑為从哭，則殊為妄誕。自來文字學家沿譌襲謬，不知其非。因此可知，不以古文字為依據，

善也。甲骨文稱：「日月又食，隹若○日月又食，𠦝若。」（伕三七四）𠦝若與隹若對貞，𠦝若即非若也。甲骨文之「茲雨𠦝田」（簠・天三八），言今雨非答災也。甲骨文稱：「𠦝乎歸若。」（南北明八三，𠦝字誤摹為㸚）言不乎歸而順善也。要之，𠦝為非字初文，𠦝為非之孳乳字。甲骨文言非或𠦝，與經傳言非或匪（亦作棐）用法同。非與𠦝均見于周代金文，晚周之陶文、化文猶存𠦝字，自漢以來，匪行而𠦝廢矣。

釋乞

甲骨文三字習見。商承祚同志釋為三（類編一・六），容庚同志疑彤字（燕釋一九七甲），甲骨文編列入彤字。郭沫若同志謂：「三字習見，舊均釋三。案釋三無義，且中畫特短。字亦非三。余謂當是川之古文，从川之侃字，㱿狄鐘作𠂤，仲鐘作𠂤，三畫均直而橫作，蓋古川字如是，後嫌與三字易（原誤作異）混，乃曲筆而縱書之也。川雨者蓋謂大雨，言雨至如川也。」（通考三八〇）按釋三釋彤釋川，既背于形，復乖于義。

甲骨文之三即今乞字，俗作乞。說文：「乞，气也，雲氣也。」石鼓文迄字从乞作𠂤，其三畫均邪作，為說文所本。乞字，周初器天亡殷作三，猶存初形。東周器齊侯壺作三、三。晚周行氣玉銘有氣字，从乞作𠂤，从气作𠂤。晚周陶文有訖字，从乞作𠂤（匋文錄附二四）。此例晚周古文常見，不備引。就東周以來之乞字加以推考，以其與三字易混，故一變作三；取其左右對稱，故再變作三。

甲骨文之三即乞字，已如上述。乞字之用法有三：一為乞求之乞，二為迄至之迄，三為終止之訖。乞訓乞求，典籍常見。乞字孳乳為迄或訖，二字典籍每互用無別。爾雅釋詁：「迄，至也。」又：「訖，止也。」詩生民之「以迄於今」，毛傳：「迄，至也。」書秦誓之「民訖自若是多盤」，孔疏：「訖，盡也。」訖之訓止訓盡，與終義相因。

一，甲骨文之乞訓乞求。例如：「貞，今日其𠂤雨。王固曰，𠂤（疑），茲乞雨。之日允雨。三月。」（前七・三六・二）按今日其雨之其應讀作「該」（詳釋其）。今日該雨，則信否尚未可知也，故以疑為言。下言茲乞雨，但乞雨亦未知其能否降雨？是日允雨而後驗也。「乞彭曑自上甲衣至于多毓。」（粹八五）「乞令伐𠂤。」（戩一二・九）「乞來于𢦏。」（伕八五五）以上各條乞字均應訓乞求。

二，甲骨文之乞訓至。例如：「王固曰，𡆥（有）希，其𡆥來嬉（蟢）。乞至五日丁酉，允𡆥來嬉。」（菁一）「王固曰，𡆥希，其有來嬉。乞至九日辛卯，允𡆥來嬉自北。」（菁二）「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乎來。王固曰，其乎來，乞至隹乙。旬𡆥二日乙卯，允𡆥來自光。」（通別二・二）按乞至五日丁酉，即迄至五日丁酉；乞至九日辛卯，即迄至九日辛卯；乞至隹乙，即迄至惟乙。甲骨文又稱：「丙寅乞壬申，☐戌覓，乞丁酉，乞辛☐。」（粹一二五〇）郭沫若同志謂：「此例頗特異，為自來所未見。」按乞通迄，丙寅迄壬申，即由丙寅至壬申，迄丁酉，即至丁酉。此辭雖殘，然文例固一貫也。

三，甲骨文之乞訓終。例如：「之日乞𡆥來嬉。」（前七・三一・三）乞讀訖訓終。言是日終有來蟢也。甲骨文又稱：「貞，隹我乞𡆥不若。」（明二三二二）「丙戌，弜隹我乞𡆥不若。」（明二三二四）若訓為順利。以上兩段是貞問我歸終有無順利之義。此外，周初器天亡殷，有「不（丕，語詞）克三衣（讀殷）王祀」之語。陳夢家引余說釋三為乞。并謂「可有兩種解釋」：「一為「終其天命」，一為「繼續殷王的祭祀」（西周銅器斷代一）。按陳氏前一解釋得之。乞應讀訖訓終。書多士言「殷命終于帝」，邢侯殷言「帝無終命于有周」。上述兩語，

以反正為義。而「殷命終于帝」與「丕克訖殷王祀」，可以互相驗證。

總之，甲骨文乞字作三，自東周以來，為了易于辨別，故一變作三，再變作三。但其橫畫皆平，中畫皆短，其嬗演之迹，固相銜也。乞訓乞求、迄至、訖終，驗之于文義詞例，無不脗合。

釋聑、窜

甲骨文聑字作𦔻、𦔻、𦔻或𦔻、𦔻等形。窜字作𡧓、𡧓或𡧓、𡧓等形。葉玉森頗疑聑窜「即殷先公昭明，後人誦讀其字為昭或為明，又合稱為昭明耳。」（集釋六・五四）吳其昌謂：「𦔻者蓋亦殷代一先公之名。」（解詁七二八）郭沫若同志謂：「窜以他辭例之，當是貞字之異，从卜聑聲。聑魏石經尚書古文以為聽字。按古聽聲聖乃一字，其字即作聑，从口

之「要百事之聽」，楊注：「聽，治也。」又王制之「聽之緐也」，楊注：「聽，聽政也。」是古謂聽為聽政。甲骨文稱：「貞，王聑不隹𪏭（孷）〇貞，王聑隹𪏭。」（乙四六〇四）孷之通詁訓為患害，言王之聽治有無患害。「王聑不隹囚。」（戩四五・九）囚應讀作咎。言王聽不唯咎也。「王聑隹𡆥壱。」（戩四五・一〇）言有壱則不利于聽治也。「王聑不隹于唐壱。」（柏一九）言王之聽治，唐不壱王也。

二，窜為廷或庭之初文，有時亦省作聑。窜从宀聑聲，聑古聽字，聽从壬聲，與廷庭之从壬聲聲符同。金文有廷無庭，庭為後起字。說文：「廷，朝中也。」又：「庭，宮中也。」乃後世分別之文。金文廷作𡍮或𡍮，與窜音近字通。古代太室中央謂之廷，說詳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商器𠂤卣：「乙子，王曰𠂤文武帝乙俎，才𡍮大廟。」廟作𡍮，从广與从宀一也。甲骨文省稱為「𡍮窜」（殷存一七）。大廟即大廷，亦見小盂

耳會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為聲，其得聲之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後起之字也。聖从聑壬聲，僅於聑之初文附以聲符而已。左傳聖姜，公穀作聲姜，知聲聖為古今字。後乃引伸為賢聖字，三字遂分化矣。聽聖聲與貞同耕部，故知此从聑聲之窜當是貞字。」（通考六一五）按葉吳二氏說並誤。郭謂古聽聲聖乃一字是也，惟謂當是貞字之異亦誤。聑亦作聆，从二口與从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古文四聲韻十七清，引華嶽碑聲作𦔻，以聆為聲。甲骨文聲字作𦔻（後上七、一〇），亦作𦔻（粹一二二五），上已殘，應補作𦔻，从聑殸聲。甲骨文聑與窜用法有別，茲分述於下：

一，聑為聽聞或聽治之聽。甲骨文稱：「方亡聑。」（後下三〇・一八）是說方國沒有行動消息可聞。又：「呂方亡𡆥（聞）。」（續一・一三・五）聽與聞同義。聽亦為聽治之聽。書洪範之「四曰聽」，孔疏「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荀子王霸

鼎，大廷謂宗廟太室之廣廷。明堂之大庭也。古者各封國皆有宗廟，宗廟皆有太室，周代金文言王才某地或某國而格于大室者習見。甲骨文稱：「才窜。」（佚九九四）言在廷也。「奏于聑。」（前六・一二・六）「兄（祝）于宮。」（文錄五五五）「于聑口（祊）令。」（前一・二六・五）宮即窜，聑者窜之省，祊同閍，爾雅釋宮「閍謂之門」。于聑口令，言于廷之閍門施令也。甲骨文亦言「窜門」（庫一〇〇二）。甲骨文稱：「口小乙于窜。」（粹二八一）當謂祭小乙于廷也。又：「弜鄉窜，鼏陵必。」（粹五四一）廷與必為對文，必即宓。言弗饗于廷，而鼏陵于宓也。廷謂太室中央，宓謂室內也。又：「其啓窜西户，兄（祝）于之辛。」（南北明六七七）書金縢之「啟籥見書」，啟謂開也，言開太室之西户以祝于妣辛也。

綜之，聑古聽字，窜古廷字。甲骨文以聑為聽聞聽治之聽；

以宧為廣廷之廷，有時亦省作㕣。周人假庭為宧，廷行而宧廢矣。

釋言

言與音初本同名，後世以用各有當，遂分化為二。周代古文字言與音之互作常見（詳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三・三，羅振玉增考中五九，郭沫若甲研釋龢言）。先秦典籍亦有言音通用者，例如：墨子非樂上之「黃言孔章」，即「簧音孔章」。呂覽順說之「而（讀如）言之與響」，即「如音之與響」。又聽言之「其與人穀言也」，莊子齊物論，穀言作穀音（以上詳諸子新證）。甲骨文之「言其𠂤疒」（掇三三五），「𠂤疒言」（後下一一〇・三），二言字應讀作音。音其𠂤疒與𠂤疒音，指喉音之臨將嘶啞言之。舊讀言如字，失之。又甲骨文稱：「口口卜，子𡆥言多亞。」（後下四一・九）「貞，王𠂤言且丁，正。」

按羅說非是。戴侗六書故：「燮、㸚、㸚、㸚實一字，其餘則非。燮字辛之譌為言也。」按戴氏謂三者實一字是也，其從丫，乃言字。甲骨文設字從言作丫，㦰字從言作丫亦作㠯者常見。然則燮字本從言。金文譌作㠯或㠯。秦公鐘作㸚，猶不背于初形。說文誤分為二字。甲骨文稱：「癸亥卜，㱿貞，旬亡㠯。夕㸚大甲㠯。」（前五・三三・四）「癸亥卜，吏貞，旬亡㠯。一日㚔，甲覓夕㸚大甲至于相。」（簠雜一一六）以文義揆之，甲骨文言某日㚔者，多為不吉之兆。其言夕㸚者，亦均為不吉之義。㸚應讀為溼，字亦作濕。說文㸚讀若溼。左襄八年傳「獲蔡司馬公子㸚」，穀梁傳作「獲蔡公子濕」。方言：「溼，憂也。陳楚或曰溼，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慐，或曰溼。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慐。」郭注：「溼者，失意潛沮之名。」廣雅釋詁：「溼，憂也。」王念孫疏證：「荀子

（乙四七〇八）「貞，㚔匕辛，其言日酌。」（粹三八八）以上三條言字均應讀作音，音與歆通。音之通歆，猶古文字禽之亦作歙。左傳僖三十一年之「不歆其祀」，杜注謂：「歆猶饗也。」國語周語之「王歆太牢」，韋注謂：「歆，饗也。」再以周代金文證之，弭仲簋之「音王賓」，即歆王賓也。伯矩鼎之「用言王出內（入）使人」，言字亦應讀作音通歆。然則甲骨文言之通音，音字有時亦讀為歆，均胎合無間。

釋㸚

甲骨文㸚字作㸚、㸚、㸚等形。商器㸚卣作㸚，周器㸚殷作㸚，曾伯簠作㸚。說文：「㸚，和也，从言从又，炎聲。籀文㸚从羊。讀若溼。」又：「㸚，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羅振玉云：「此字从又持炬，从三火，象炎炎之形，殆即許書之㸚字。許从辛，殆炬形之譌。」（增考中五二）

不苟篇，小人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楊倞注云，儑當為濕，引方言濕，憂也。濕與溼通。」按王說是也。甲骨文之夕㸚應讀為夕溼，謂夕有憂患也。其言大𠂤至于相者，相為商都附近地名，意謂某方來侵大舉至于相也。

釋爭

甲骨文第一期貞人或人名有㸚字，亦作㸚、㸚形。胡光煒云：「案鼎彝常言敢對揚，故金文敢字至多，常形作㱿，从㠯从二𠂇引𠂆，蓋爭之本字。𠂤部爭，引也，从𠂤从厶。青部靜从爭。毛公鼎靜作㸚，與㱿近。又毫鼎敢字作㸚，从㸚則正合㸚形。因疑卜辭中所最多見之㸚字，从爭之最古之形，故卜辭凡言卜㸚者，其下多言征伐之事也。」（說文古文考卷上四九）按胡氏謂敢字从爭，未免臆測。疑㸚為爭是也。但只引毛公鼎靜字从爭作㸚為證，于爭字演變之迹

猶不相銜。因毛公鼎係西周中葉以後之器，其文字形體之孳衍，有時未能與商代相接。又胡氏不知爭為貞人名，亦其失也。周代金文無爭字，靜字所从之爭，如靜卣作$$，靜弔鼎作$$，靜毀作$$。以上三器時期均在毛公鼎以前。$$之與$$，只是𠂇形變為向左下迤作亅形而已。至于古文字从𠂇與从𠂤一也。秦公毀靜字从爭作$$，為說文所本。爭字後世孳乳為綷，猶詩南山之「葛屨五兩」，兩字說文作緉；詩載見之「綏以多福」，綏字金文作$$。此例習見，不備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說文：「綷，縈緪也。」今本說文作「綷紡未縈緪」，當有傳譌。小爾雅廣器：「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緪，詘而戾之之謂綷。」按用緪索之縈繞與屈戾以釋綷，符合于初文爭字之構形。至于訓爭為鬬爭，乃引伸義。

釋停

甲骨文稱：「其曰停人呂○其曰母$$呂○戍$$呂□執呂。」（粹一一六〇）郭沫若同志釋停人為遊尸，並云：「遊尸殆即猶與、猶豫。母$$即母擾。三呂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已若矣。」按呂今作以，郭謂呂即已若矣，是也。釋停人為遊尸，失之。停字从亻卓聲。卓即$$。金文卓林父鼎卓作$$，蔡姞簋$$字从卓作$$，石鼓文淖字从卓作$$，其中間有點，為後來乘隙所加，乃古文字之常例。說文：「$$，高也。从$$，下从子，上象子之頭頂有某種標識之形，故有高義。停當即金文趠鼎之$$字。从亻从走一也。說文：「趠，遠也。」甲骨文編謂說文「遠字與趠音義並同」，是也。以與已典籍多通用。「其曰停人呂」，即其曰遠人已，意謂其去人遠已。郭又謂母$$即母擾，非是。$$即擾之本字。說文：「$$，老也，从又从$$，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即擾之古文，从又持火，屋下索物也，會意。」按朱解$$之本義至確。然則母$$呂當係對某物而言，謂毋挼索已，與上辭遠人已之義適相符。

釋淜

甲骨文稱：「甲戌卜，爭貞，來辛子，其$$淜。」（前六・二・四）例字羅振玉「疑即舟字」（待問十六）余永梁謂：「王先生（國維）謂此字以意言之，或方舟之方字。梁案說文方字或體作汸从水，師說近是矣。」（殷續五）按羅王二說並誤。例即淜字，其从淜，單複無別。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駿馬而淜桓迎日而馳乎」，尹注：「淜古盤字。」按尹說是也。管子乘馬：「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按汎即淜、即盤，古文从舟、从凡一也。甲骨文般庚合文之般，多省作$$，即古凡字。汎山即盤山，謂山之盤迴者。

釋$$

甲骨文稱：「其曰停人呂○其曰母$$呂○戍$$呂□執呂。」（粹一一六〇）郭沫若同志釋停人為遊尸，並云：「遊尸殆即猶與、猶豫。母$$即母擾。三呂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已若矣。」按呂今作以，郭謂呂即已若矣，是也。釋停人為遊尸，失之。停字从亻卓聲。卓即$$。金文卓林父鼎卓作$$，蔡姞簋$$字从卓作$$，石鼓文淖字从卓作$$，其中間有點，為後來乘隙所加，乃古文字之常例。說文：「$$，高也。从$$，下从子，上象子之頭頂有某種標識之形，故有高義。停當即金文趠鼎之$$字。从亻从走一也。說文：「趠，遠也。」甲骨文編謂說文「遠字與趠音義並同」，是也。以與已典籍多通用。「其曰停人呂」，即其曰遠人已，意謂其去人遠已。郭又謂母$$即母擾，非是。$$即擾之本字。說文：「$$，老也，从又从$$，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即擾之古文，从又持火，屋下索物也，會意。」按朱解$$之本義至確。然則母$$呂當係對某物而言，謂毋挼索已，與上辭遠人已之義適相符。

釋淜

甲骨文稱：「甲戌卜，爭貞，來辛子，其$$淜。」（前六・二・四）例字羅振玉「疑即舟字」（待問十六）余永梁謂：「王先生（國維）謂此字以意言之，或方舟之方字。梁案說文方字或體作汸从水，師說近是矣。」（殷續五）按羅王二說並誤。例即淜字，其从淜，單複無別。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駿馬而淜桓迎日而馳乎」，尹注：「淜古盤字。」按尹說是也。管子乘馬：「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按汎即淜、即盤，古文从舟、从凡一也。甲骨文般庚合文之般，多省作$$，即古凡字。汎山即盤山，謂山之盤迴者。

釋$$

甲骨文稱：「其曰停人呂○其曰母$$呂○戍$$呂□執呂。」（粹一一六〇）郭沫若同志釋停人為遊尸，並云：「遊尸殆即猶與、猶豫。母$$即母擾。三呂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已若矣。」按呂今作以，郭謂呂即已若矣，是也。釋停人為遊尸，失之。停字从亻卓聲。卓即$$。金文卓林父鼎卓作$$，蔡姞簋$$字从卓作$$，石鼓文淖字从卓作$$，其中間有點，為後來乘隙所加，乃古文字之常例。說文：「$$，高也。从$$，下从子，上象子之頭頂有某種標識之形，故有高義。停當即金文趠鼎之$$字。从亻从走一也。說文：「趠，遠也。」甲骨文編謂說文「遠字與趠音義並同」，是也。以與已典籍多通用。「其曰停人呂」，即其曰遠人已，意謂其去人遠已。郭又謂母$$即母擾，非是。$$即擾之本字。說文：「$$，老也，从又从$$，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即擾之古文，从

蔓山謂山之蔓延者，盤山與蔓山相對為文。旬淜應讀為徇盤。國語周語「乃命其旅曰徇」，韋注：「徇，行也。」說文：「徇，行示也。」徇即徇字，亦通巡。爾雅釋言釋文引字詁：「徇今巡。」廣雅釋言：「徇，巡也。」然則徇盤即巡盤，謂巡行盤遊。此外，甲骨文淜字作$$（京津一七二四）或$$（金一四），亦是古文盤字，惜辭已殘缺。

釋$$

甲骨文有$$字（天八〇），唐蘭同志云：「疑亟字所从出。」按甲骨文$$與$$互作（簠雜一三〇，藏四五・三），文皆殘缺。$$即亟之初文，無須致疑。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按班簋「作四方亟」之亟作$$，較甲骨文上部多一橫畫，如正之作$$亦作$$，辛之作$$亦作$$，是其證。毛公鼎亟字作$$，已由$$形孳乳為亟，此與周代金文敬

字，由勹（羌）形孳乳為敍，其例正相同。說文亟字作亟，从又與攴古每無別。亟古極字，五又為亟之初文。亟字中从人，而上下有二橫畫，上極於頂，下極於踵，而極之本義昭然可覩矣。

釋一至十之紀數字

郭沫若同志謂：「十位數字中，於文字之結構上，可判為二系：一至三為一系，五至十又為一系是也。此與十干文字甲乙丙丁為一系，戊至癸又為一系者，若合符契。余意十干乃與基數相應之次數，初民數字觀念僅多至四，與之相應之次數僅由甲至丁，基數觀念進化至十，則次數亦進化至癸。故文字之結構同判為二系也。左氏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即初民以四進位，後改為十進位之證。」（通考一五）又謂：「數生於手，古文

字，具有神秘性，並非造字本義。六書次序以指事象形為首，但原始指事字一與二三三積畫之出現，自當先于象形字，以其簡便易為也。此類積畫字，本無任何神秘性之可言。淮南子本經：「昔者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乃荒誕之神話，不值一駁。實則原始人類社會，由于生產與生活之需要，由于語言與知識之日漸進展，因而才創造出一與二三三之積畫字，以代結繩而備記憶。雖然幾个積畫字極其簡單，但又極其重要。因為它是我國文字之創始，後來才逐漸發達到文字紀事以代表語言。于是既突破空間與時間之限制，同時亦促進人類文化之發展。

二，X為五之初文。商代金文小臣艅尊：「隹王十祀又五乡日。」乡字作彡，吳大澂、孫詒讓均誤釋為五。說文五之古文作X，與古陶文、古化文合。說文所引古文乃晚周文字，固未可據以為初文也。凡紀數字均可積畫為之，但積至四畫已覺

一二三四字作一二三三，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橫書？曰，請以手作數，於無心之間，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為一，次指為二，中指為三，無名指為四，一拳為五，六則伸其拇指，輪次至小指，即以一掌為十。一二三四均倒指，故橫書也。」（甲研釋五十）按郭謂一至三為一系，五至十又為一系，其第二系之分畫不盡可據。又謂初民以四進位，一二三四均倒指，故橫書，亦誤。又孫詒讓名原有原始數名一篇，丁山撰數名古誼（歷語所集刊一本一分），均與本文解說頗有出入，茲分述於下：

一，以一為首之一二三三積畫紀數字。說文：「一，惟初太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王筠說文句讀引周易之「易有太極」，「天下之動貞夫一」，「太極生兩儀」，「乾道變化，坤作成物」等語，以為注釋。又說文釋例：「此即卦畫之單，乃一畫開天之意。」此外，自來說文學家，多引用周易、易緯、老子等書之說以附會說文。其實，說文所釋一

其繁，勢不得不化繁為簡，于是五字以X為之。山東城子崖所發現之黑陶，屬于夏代末期。城子崖圖版拾陸，有黑陶文之紀數字。其中五字作X，與甲骨文第一期骨端常見紀數之五字相同。此外甲骨文五字均作X，偶有作X者（粹一一四九）。周初器窓鼎五朋之合文作𤔔，分之則五作X，但與黑陶文及骨端文五之橫形作X者迥別。五字之演變，由X而X，再由X而X，上下均加一橫畫，以其與X字之作X形者易混也。

三，∧為六之初文。甲骨文六字作∧者，乃早期卜辭兆側之紀數字。此外，六百之六作∧（粹七五七），六旬合文作（佚七六），六牛合文作（京津七四〇），不多見。其他應用于卜辭之中者，則作介介介等形。其不作∧，以其與入字形同易混（古文入與內同名，內與六雙聲）。周代金文六字作介或介形。城子崖黑陶文六字作∧，與早期卜辭同。然則古文六字之演化，由∧而介介而介介，最後說文謂變作丷。

四，七字之演變。甲骨文與金文七字均作十，與甲字形同，商周均無若何之變化。七字，晚周秦公殷作十，漢代早期金文同。稍晚則變作七。說文七字誤作㔾，以前無此形，乃漢篆後期之變體，而許氏因之，誤矣。

五，說文所釋紀數字以八字為近是。甲骨文八字作八或ㄟ，周代金文同。小篆作八，已稍有變化。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就形言之，許說與初文之義當不相違。至于許氏以一為「道立於一」，二為「地之數」，三為「天地人之道」，四為「象四分之形」，五為「五行」，六為「易之陰數」，七為「从一，微陰从中衰出」，九為「陽之變」，十為「一為東西，｜為南北」，均屬臆說，無一可信。

六，九字之構形。九字甲骨文作ㄋ或ㄎ，周代金文作ㄋ或ㄎ，無何變化。九為錯畫之指事字，與×ㅅ十八相同，並非象形。古化文七字作㇀或↑，又橫之作→或←，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誤釋為九。

七，十字之演變。甲骨文十字作｜，周代金文作｜、╂、十等形。十字初形本為直畫，繼而中間加肥，後則加點為飾，又由點孳化為小橫。數至十復反為一，但既已進位，恐其與一混，故直書之。是十與一之初形，只是縱橫之別，但由此可見初民以十進位，至為明顯。又埃及上古文字，從一至九，均按豎畫多少為準，至十則變作∩，亦是以十進位之證

八，我國古文字，當自紀數字開始，紀數字乃古文字中之原始字。紀數字由一至九分為二系而五居其中。由一至四，均為積畫，此一系也；由五至九，變積畫為錯畫，此又一系也。數至十則反于一，故不列十也。漢書杜欽傳注引張晏說：「九，數之極也。」素問三部九候論：「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於九焉。」按數至于九則為終極。初文之紀數字，由五至九作×、ㄋ、ㄎ等形，均由二畫相錯而成。×字象交午之形，雖屬第二系，而實處于由一至九承上起下之中樞地位。前于×者為積畫之一二三四，後于×者為錯畫之六七八九。說文以交午牽涉陰陽為說，非其朔矣。

釋設

甲骨文設字作或。孫詒讓謂「此疑是報字」，「又疑為設之省」（舉例下一四）。王襄「疑古酌字」（簠考典禮一二）。郭沫若同志「疑是毀字」（通考八九）。陳夢家謂「殺疑是霓，即雌虹」（綜述二四七）。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設字，孫詒讓疑報字，又疑為設之省，猶豫不定。其餘各家所釋均難以令人置信。

字从从殳，即言字的初文，孳乳為。甲骨文偏旁从與从無別，其佐證有三：一，甲骨文戠字左从音（古文字言音二字每同用），早期多从，晚期多从；二，甲骨文競字作，周代金文作，其上部从與从音同；三，甲骨文

反面）。

三、允有設，明（明）𡆥各（格）云（雲）自東□□。

昊亦有設，𡆥出虹，自北□歙于河（殺存三五）。

四、𡆥設虹于西（前七・七・一）。

五、象（象），庚申亦𡆥設，𡆥鳴鳥附圈羌，戈（甲二四一五）。

六、五日甲子，允酓，𡆥設于東（乙三三三四）。

七、庚其𡆥設，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簠・典一〇五）。

八、其佳戊𡆥設，不吉（乙七四七四）。

九、丁子卜，宀貞，設佳囚（咎）（京津一九五二）。

十、□寅卜，宀貞，設不佳囚（綴合一八九）。

乙，對祭祀言設

一、壬辰卜，貞，設司室（前四・二七・八）。

二、庚申卜，𢀛父乙設，周（南北・明六一三）。

三、貞，王設父乙（乙四八二一）。

四、己亥卜，貞，𢀛羌用，竅（拓本）。

五、壬午卜，大貞，設六人（林一・二六・六）。

以上所列甲項十條的設字，均指自然界的設施兆象言之。第一條的佳𡆥帝即唯有祟，泛指災禍為言。其𡆥設是指着自然界的一種具體徵兆—鳥星。第二條乙子夕𡆥設于西，即指鳥星而言者。第三條的允𡆥設，指下句的旦明有格至之雲為言。昊亦𡆥設，𡆥出虹自北飲于河，即日昊時自然界又有設施的兆象。第四條是說虹作為被設施的自然界兆象而出現于西方。第五條的有鳴鳥，是把鳴鳥也視為自然界中設施的徵兆。易小過一飛鳥遺之音」，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是其證。第七條至第十條，是就兆象的有吉有不吉和唯（為）咎不唯咎言之。以上所列乙項五條的設字，係一種概括的簡語，均指祭祀時的陳設言

變字中从，說文謂「變从言从从又」。依據上列三項證明，則設字所从之，即言字的初文，了無可疑。

說文：「設，施陳也，从言从，使人殊不可據。楚辭大招的「設蕙梁只」，王注謂「設，施也」。廣雅釋詁二「設，陳也」。設之訓施訓陳典籍習見。甲骨文的設字有兩種含義：一種指自然界的設施兆象言之。當時人們認為，自然界的兆象，甚至鳥鳴，都有吉凶的徵驗，而此類兆象是上帝有意為之，故以設施為言。另一種指祭祀時的陳設祭物言之。今分別舉例于下：

甲，對自然界言設

一、丙申卜，㱿貞，乙子酓下乙。王固曰，酓，佳有希，其有設。乙子酓，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弜、卯，鳥星（乙六六六四）。

二、乙子夕，𡆥設于西（乙六六六五，即乙六六六四的

之。第一條的設司室，司字應讀作祀，甲骨文王若干祀之祀也作司，是其證。設祀室，是說于祭祀之室陳設品物。第二、三兩條的設字，也指陳設祭品言之。第四條的重羌用𡆥，𡆥乃設字的繁構。是說用羌陳設，以為祭牲。第五條的設六人，是說陳列六人以為祭牲。

基于上述，設字左从𠂤，係言字的初文，後來演化為𠯿，但𠂤形並非言字的省體。𠂤為設之初文，通過具體分析，已明確無疑。對自然界言設，是因為兆象為天所設施；對祭祀言設，是因為祭祀須要陳設品物。如此，則設字的義訓，無有不符。

釋霍

甲骨文第一期的霍字習見，作𩅦或𩅦。王國維謂：「𩅦从隹从凡即鳳字，卜辭假鳳為風。」（戩考三六・四）陳夢家釋霍為雱之本字，雱為後起字，雱行而霍廢。諺語的「十雱九晴」，是說有雱則天氣晴朗，有雱而雨則是少見的。前文所引第一條，先言自今至于乙子雨，後言乙霍不雨，則乙子之不雨，是因為有雱。第二條也以霍和不雨連言。以上兩條都是有雱則不雨之証。第三、四兩條均以𠂤（啓，訓晴）和霍連言，這是說有雱則晴。第五條以𠂤與終日雱連言，雖然不是晴朗，但也未降雨。第六條以易日與霍連言，而又言雨小，則是九晴一雨之驗。因為雨小并不影響外出，故以王來途首為言。第七、八、九三條也均以易日為言。吳其昌釋易日為「錫日」為「賜霽」，為「祈錫日光」（解詁三續二三〇）。按吳說可從。甲骨文以易日與雱連言，又他辭對易日多舉行祭祀，則以易日為「賜霽」，于文義無有不符。第九條是說，乙未卜，翌日丁酉舉行彭、伐之祭，因而受到錫日。丁（丁酉的省語）日天明有雱，表明即將晴朗。甲骨文大食屢見，又有小食（綴合七八），它是商人劃

四、癸子卜，翌甲□𠂤，甲霍。六月（戩三六・四）。

五、辛未卜，內，翌壬申𠂤，壬冬（終）日霍（續存下七六）。

六、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霍。王來途首。雨小（乙六四一九）。

七、（癸）未卜，爭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出食，甲霍，不雨（丙五九）。

八、辛丑卜，爭，翌壬寅易日，壬寅霍（續五・一〇・三）。

九、乙未卜，王翌丁酉彭伐，易日，丁明，霍，大食□（續六・一一・三）。

十、丙申卜，翌丁酉彭伐，𠂤，丁明，霍，大食日𠂤。一月（庫二〇九）。

甲骨文霍字从隹从聲（𠙵字詳釋冤），𠙵雱雙聲。霍為雱

霍為窪（綜述二四五）。按王和陳說并誤。郭沫若謂：「霍當是冢之古文，讀為霧。」（粹考六一一）又謂：「卜辭霍字殆兩用，其言兩霍、風霍者，如詩之零雨其濛。其單見者，蓋用為霧。」（通考四一六）又：「丁明霍大食者言丁酉之天明霧大消散也。」（殷契餘論易日解）又：「易乃暘之借字。說文暘日霽雲暫見也，从日易聲。是則易日猶言陰日矣。」（同上。）按易日每與霍連稱，故引此條。）按郭謂霍當是冢之古文，讀為霧，頗具卓識。但既謂兩霍和風霍連言，又謂霍字殆兩用則非是。今將甲骨文有關霍字的貞卜擇要錄之于下，然後再加以闡述。

一、辛丑卜，㫃，自今至于乙子雨，乙霍不雨（綴合三七七）。

二、□日其雨，至于丙辰霍，不雨（粹八一九）。

三、辛丑卜，㝉，翌壬寅𠂤，壬寅霍（珠一六六）。

之本字，霧為後起字，霧行而霍廢。諺語的「十霧九晴」，是說有霧則天氣晴朗，有霧而雨則是少見的。前文所引第一條，先言自今至于乙子雨，後言乙霍不雨，則乙子之不雨，是因為有霧。第二條也以霍和不雨連言。以上兩條都是有霧則不雨之証。第三、四兩條均以𠂤（啓，訓晴）和霍連言，這是說有霧則晴。第五條以𠂤與終日霧連言，雖然不是晴朗，但也未降雨。第六條以易日與霍連言，而又言雨小，則是九晴一雨之驗。因為雨小并不影響外出，故以王來途首為言。第七、八、九三條也均以易日為言。吳其昌釋易日為「錫日」為「賜霽」，為「祈錫日光」（解詁三續二三〇）。按吳說可從。甲骨文以易日與霧連言，又他辭對易日多舉行祭祀，則以易日為「賜霽」，于文義無有不符。第九條是說，乙未卜，翌日丁酉舉行彭、伐之祭，因而受到錫日。丁（丁酉的省語）日天明有霧，表明即將晴朗。甲骨文大食屢見，又有小食（綴合七八），它是商人劃

分每日時刻的名詞。在天明之後言大食，當指朝食言之。據第十條則大食下應補日𣅀二字。這是說在大食時已由霧轉晴。郭說既以易日為「陰日」，又以「霍大食」連讀，釋為「霧大消散」，均不可據。

總之，霍與霧是古今字。甲骨文的霍字讀作霧，于文義咸符。霍是以隹為形符、以𠙵為聲符的形聲字。可是為什麼以隹為形符呢？這乃是形聲字形符含義的緣故。古文字的隹與鳥多無別。由于某種鳥鳴預知將霧，故从隹。這和甲骨文陰晴之陰从隹作㚔（詳釋㚔），也是由于某種鳥鳴預知陰雨，其例正同。

釋㚔

第一期甲骨文㚔字習見，作㚔或㚔，舊不識，甲骨文編謂「从隹从今，說文所無」。按㚔字从𠙵，即今字的省體。今字在偏旁中多省作𠙵，詳釋妥。今擇錄幾條有關㚔字的甲骨文于下，并加以闡述。

一、不𡆥，㚔。十一月（乙九五）。

二、□征㚔（乙一九四）。

三、戊寅□㚔不（否）（乙三五〇）？

四、丙辰卜，丁子其㚔印，允㚔（乙三〇七）。

五、戊戌卜，其㚔印〇曛己𣅀，不見云（雲）（乙四四五）。

六、丁未㚔〇戊申卜，己𣅀，允𣅀〇戊申卜，己其雨，不雨，𣅀，少□（乙四四九）。

㚔即雖字，說文：「雖，鳥也，从隹今聲。春秋傳有公子苦雖。」甲骨文以㚔為天氣陰晴之陰，引六條的㚔字如讀為陰晴之陰，無一不合，而五、六兩條以㚔與𣅀對貞，更是顯明的驗證。說文訓陰為闇，以為陰陽之陰。陰晴之陰說文作霒，并謂：「霒，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以甲骨文驗之，則霒為後起字，初文本作㚔。總之，甲骨文以从隹今聲之㚔為陰晴之陰，猶之乎以从隹𠙵聲之霍為雲霧之霧（詳釋霍）。造字之初，霧與陰無法形容，故用形聲字的霍、㚔以明其音與義。但是，霍與㚔之所以从隹（與鳥同用），是由于某種鳥鳴預示天氣將變的緣故。某種鳥鳴預示天氣將變的緣故。古文字的隹與鳥多外習俗所共知，不煩引述。至于甲骨文以冥為陰蒙之蒙（詳釋冥），它和㚔字的區別是，冥為輕陰，故有時只言「冥日」。但輕陰逐漸加濃，也能降雨。

釋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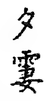
第一期甲骨文的冥字作㝬、㝬、㝬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分別誤入冖部和附錄。續甲骨文編把㝬形誤摹為見。實則，冥字从冂，說文作冂（莫狄切），並謂：「冂，覆也，从一下垂也。」按訓為覆是對的，但以為「从一下垂」，那就錯了。甲骨文冥字說文譌作冥（莫紅切），并謂：「冥，突前也，从見冂。」段注：「與冢音義畧同」。承培元廣說文答問疏證：「冥即蒙犯霜露之蒙」。「冥為正字，蒙為借字」。按說文：「冢，覆也，从冂豕。」又：「蒙，王女也，从艸冢聲。」典籍中均以蒙為冢。

本諸上述，甲骨文的冥字上从冂，說文譌作冂。甲骨文冥字象人目有蒙蔽形，从冂見，冂亦聲，是會意兼形聲。清邵瑛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冂字雖今廢不用，而據說文，凡覆尊覆面竝當作冂為正也。」然則甲骨文冥字从冂，本來就有覆蓋蒙蔽之義。甲骨文言冥指的是天氣陰蒙，乃引申義。甲骨文的「冥日」（藏四四・三）兩見，是指陰雲蔽日為言。又「壬辰卜，㱿貞：今日其雨。三月。癸巳卜，㱿貞：今日其雨。癸巳卜，㱿貞：今日其雨。三月。癸巳卜，㱿貞：今日其雨。三月。癸巳卜，㱿貞：今日其雨。三月

釋霎

第一期甲骨文霎字作（鄴初二四・五）。所从之即要字。至于第五期甲骨文霎字作（續四・二〇・一二），這是人所易識的。但其它晚期霎字作、、等形，刻劃草率（以下簡稱為「變劃」）。自從羅振玉把變劃的霎字釋為雪，謂「从二又，雪為凝雨，得以手取之」，又把霸字也釋為雪（增考中五），學者靡然從之。如葉玉森（集釋二・三九。又釋羽為雪，謂霸為雪之變文）、王襄（簠類一一・五二）、郭沫若同志（粹考八一八）、商承祚同志（佚考三八八）、唐蘭同志（文字記一五。釋霸為霽），均沿襲羅說而不知其非。陳夢家又釋霎為霰，以為「和說文的霰和霽相當」（綜述二四七）。李亞農則把霎的變劃者釋為傘（摭續八二）。這都是乖舛的。甲骨文編將霎之變劃者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將霎之變劃者和霸、翊、羽等字混在一起。

雪字係隸省，說文作霽，「从雨彗聲」。古文字無霽字，周器姜林母簋有霽字，从霽作  ，與說文相仿。前文所引變劃的霎字多作  。說文：「霽，雨止也，从雨齊聲。」又：「霎，霽謂之霎，从雨妻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霎「當為霽之或體」，這是對的。今將有關霎字的甲骨文分條擇錄于下：

一、甲申  雨大  霎寅大𢦏  卯大雚自北（鄴初・二四・五）。第一期

二、  子卜，貞，今日霎（前六・一・三）。

三、妹其霎（粹八一八）。

四、辛丑卜，貞，今夕霎（續四・二〇・一二）。

五、辛卯卜，貞，今日征霎〇妹征霎〇壬辰卜，貞，今日不雨（前三・一九・五）。

六、其雨〇戊党卜，貞，今日霎〇霎（庫一六六五）。以上第五期

以上所引第一條已殘缺。其中霎謂雨止，大𢦏謂天氣大晴。第五條上半已殘，妹應讀作昧，指昧爽時言之。征即古延字。這一條第一段是說，辛卯日繼續晴朗，第二段是說，天將明時繼續晴朗，第三段是說，壬辰日不雨。這一條雖然上半已殘，但它是以霎和雨互貞，與雪無涉。至于第一條和第六條也都是以霎和雨為言，可以互證。

本諸上述，甲骨文的霎字雖然少數較為清楚，其餘的由于鍥刻潦草，變劃滋多。可是，尋其構形正變之迹和上下語意，它是霎字而非雪字是可以判定的。由于自來霎和雪字糾纏不清，而且有的還和霸、翊、羽等字參雜在一起，容易令人迷惘，故為之辨正如上。

釋雨

說文雨字作雨，并謂：「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閒也。」按許氏的解說，是就已誨的小篆而曲加附會。一般說來，雨字甲骨文前期作，後期作、。商代金文作。由此看出，雨字上端的一橫，乃後起的羨劃，說文謂一象天，已失去了根據。說文又謂冂象雲，則水霝其間係指非形言之。可是，甲骨文的雲字本作，則冂無由象雲形。甲骨文的水字作，中間無作直劃者，則非形無由說成水霝其間。本諸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說文對雨字的解釋，支離破碎，無一是處。但是，甲骨文的雨字為什麼上部作？我們只要注意到第一期初期自組大字卜辭，常見的雨字均作，就可以一目了然。一象天，象雨滴紛紛下降形，宛然如繪。後來字的上列三點演變為與

橫劃相連接，遂成𠃌形。𠃌形已與初文不符，故說文遂妄生臆說，以致無由令人理解。

釋盧雨

甲骨文盧字習見，作  或  ，也省作  。金文作或  ，典籍作鹵，說文作鹵。羅振玉釋鹵：「……鹵字遂有鹵、鹵二形，其實並鹵之譌變也。」這是對的。甲骨文盧雨之盧作或，又變作、，均是从皿鹵聲的形聲字。甲骨文盧雨之貞習見，例如：

一、癸丑卜，亘貞，亦盧雨（庫一五五九）。

二、貞，亦盧雨○貞，不亦盧雨（林一・九・八）。

三、貞，今夕其亦盧雨（藏一九三・四）。

四、今夕不亦盧雨（藏一九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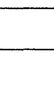
五、貞，亦盧雨（林二・二七・一四）。

六、辛子卜，今十二月亦盧□雨（林二・一一・四）。

唐蘭同志謂：「盧雨疑與囧雨同。囧當釋鹵。鹵鹵並段為脩，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緜長者。」（天考一九）按唐說非是。說文：「盧，灺木實垂盧盧然，象形。讀若調。」按鹵之讀若調，猶說文筱从攸聲而唐韻音「徒弔切」（論語微子筱作篠）。又說文凡謂某字讀若某，有的是擬其音，無須舉例。有的是表明兩个字可以通借，如耒讀若介，典籍借介為耒；勾讀若鳩，典籍借鳩為勾；勢讀若豪，典籍借豪為勢。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不煩備列。依據上述，則甲骨文的盧雨應讀作調雨。典籍中多訓調為和。調和之雨，與雨之為災害而稱「茲雨住年四）者顯然不同。

總之，甲骨文盧字說文譌作盧，讀盧為調，訓調雨為調和之雨，在形音義上都是符合的。

釋泪日

甲骨文泪字作泪、  、、等形，其以泪日二字連稱者約百餘見。商承祚同志誤釋泪日二字為潛（佚考二四七），甲骨文編從之。按甲骨文的「王狩（往）田，泪日不遘大雚」（後上一四・八），泪日二字分作兩行。又「翌日戊，潛日不雨」（粹七〇六），潛日二字也分作兩行，其非一字甚明。楊樹達說：「湄葢假為彌，彌日謂終日。」（求義四四）其實，甲骨文「冬（終）日」屢見，從沒有以泪日代終日之例。

甲骨文泪字从水泪聲，泪乃眉字的初文。泪與妹昧音近通用，甲骨文晚期以妹為昧，周器免簋昧作沫。說文：「眛，尚冥也，从日勿聲。」段注：「漢人眛昧通用不分，故幽通賦昕瞑而仰思，曹大家曰，昕昕，晨旦明也。」甲骨文稱：「王其田宰、枫，泪（昧，下同）日亡戈○莫（暮）田亡戈。」（後上一四・六）又：「今日庚，泪日至昏□。」（林二・一一・四）。前一條以昧日與暮對貞，後一條以昧日至昏連言，無疑都是指時間早晚言之。又：「□翌日戊，旦泪至昏不雨。」（鄴初三三・三）既以旦昧二字連稱，又以至昏不雨為言，則旦昧為早昧之時，更為明顯。又：「□旦至于昏不雨。」（京津三八三五）○旦下省泪字。旦昧典籍也作昧旦，詩女曰雞鳴的「士曰昧旦」，左傳昭三年的「昧旦不顯」，是其證。昧旦猶言昧爽，書牧誓的「時甲子昧爽」，僞傳：「昧冥，爽明，早旦」。按未明謂之昧，已明謂之旦或爽，指天將明時言之。第四期甲骨文泪日也作潛日（掇四四七），潛乃泪之繁構。又第五期在祭祀時以妹代泪，例如：「妹其饎（餗）」（前二・三九・二），是其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釋名，妹昧也，猶日始出昧爽也。」由此可見，周初猶沿用商代末期的鼎妹辰即妹晨，段借字。

以妹為昧。

總之，甲骨文的洌日舊不得其解。其實，以洌為昧，無論在聲音之通假或詞義之訓釋方面，都是符恰的。至于中、晚期甲骨文稱商王田獵和洌日連言者，習見繁出。莊子齊物論：「夢哭泣者，旦而田獵。」甲骨文稱：「于旦王𠂤田，亡𢦏。」（粹九八四）由此可見，旦昧田獵，乃古代統治階級的常見作風。

釋四方和四方𡍮的兩个問題

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𡍮，既見于一版大龜的祭年之卜，又見于一版大骨的記事刻辭。胡厚宣同志對兩版甲骨文的文字顛倒和脫誤之處已經加以校正，並以四方和四方𡍮與山海經、書堯典相印證（論叢初集，又復旦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未有大骨和大龜附圖）。此外，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和陳邦懷同志殷代社會史料徵存，對四方和四方𡍮均有不同的解釋。

甲骨文和山海經沒有四時的說法，書堯典才把四方和四時相配合。應該指出的是，商代的一年為春秋兩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當作季名用，兩者有時對貞。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兩季制，到了西周後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為四時（詳拙著古代歲時考）。由于商代只有春秋兩季，所以甲骨文不可能以四時和四方或四方𡍮相適應。但是，就四方和四方𡍮的相配合來看，已經為由兩季向四季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𡍮，就各家研究的結果來說，只有「東方曰析，𡍮曰劦」和「北方曰夗」，已經得到了解決。

本文在畧述四方之外，只是對四方𡍮的「西方曰彝，𡍮曰𠂤」和北方「𡍮曰役」兩个問題，分別加以闡明。

一，「西方曰彝，𡍮曰𠂤」。胡厚宣同志引大荒西經西方曰夷和堯典的厥民夷互證。又謂彝夷音近字通，并引典籍為證，都是對的。但彝和夷的義訓如何，還未予以說明。陳邦懷同志謂：「說文解字米部彝字下云，米，器中實也。此與棘象木華實之相累也義相應。」按陳說不可據。其實，甲骨文的彝字應讀作夷。國語周語的「是以人夷其宗廟」，賈注訓夷為毀，易明夷虞注訓夷為傷，左傳隱六年的「莫夷溫崇之」，杜注訓夷為殺。夷訓為毀為傷為殺，意義相因，係典籍的常詁。白虎通五行謂「西方殺傷成物」。然則西方殺傷萬物，是指萬物收縮之時言之。這就是甲骨文稱西方曰夷的本來意義。

胡厚宣同志謂：「大骨說，西方曰𣏌，鳳曰𠂤者為是」。又謂：「大荒西經於西方以大龜言西方曰彝，鳳曰𠂤者為是」。又謂：「大荒西經於西方說，西方曰夷，來風曰韋，堯典於西方說，厥民夷，夷即彝，夷彝音近。韋即𠂤，𠂤亦作𩫖、韠，俱从韋聲，也和大龜所說的相合。」按胡說以大龜為是，至確，但謂韋即𠂤則非是。𣏌字楊樹達釋棗。說文棗字中从戶，各本也作㠯或㠯。說文：「棗，

木垂華實也，从木㠯（音函）聲。」按从㠯乃从𣏌的形譌。說文段注謂棗為「胡先切」，唐韻音「胡感切」，并誤。𣏌字中从𣏌，與象木垂華實無涉。因此可知，說文棗字形音義之誤，由來已久。王國維釋韗為韗（類編七・七），而不知說文韗字右从棗乃𣏌形之誤（詳釋𠂤）。

大龜𡍮曰𠂤之𠂤，它辭也作𠂤，即說文「𠂤讀若介」之𠂤，典籍通作介（詳釋𠂤）。爾雅釋詁：「介，大也。」介訓大典籍習見。爾雅釋天稱「西風謂之泰風」。泰與大古同用。詩桑柔的「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訓隧為道。鄭箋謂：「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我國華北的西方大風，來自西北新疆高原，經過黃河流域，由高趨下，有似大谷，衝向東方，故詩以「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為言。前文已經說過，西方殺傷成物，這就有賴于西方的淒厲大風來完成這一任務了。總之，甲骨文的𠂤字後世典籍通作介，

甲骨文以介𠂤為西方大風的專名，以別于它辭泛稱的大𠂤。介𠂤之稱不見于典籍，但還可以和典籍「西風謂之大風」互相證發。

二，北方「𠂤曰役」。大荒東經謂北方「來風曰狶」，郭注「狶音剡」。胡厚宣同志謂「當即讀為剡字」。並引說文訓剡為銳利，以為「役象手執兵器以刺人之形，與剡義相當。」按胡說非是。剡與役同紐同等，由于雙聲而通借，與義訓無關。楊樹達謂「役字義不明」，「只得闕疑」（甲文說五六）。陳邦懷同志謂役為易說卦「致役乎坤」之役，也講不通。我認為，據古音則役應讀為烈。曾運乾的喻母古讀考謂喻母四等字古讀定母，例證具備。但是喻母四等字有的古也讀為來母，今舉五證以明之：一、從樂聲的藥、灤屬喻四，而從樂聲的櫟、轢、礫則屬來母。二、逸周書和寤「三乃厲翼于尹氏八士」的厲翼，即金文𢦚簋歷于𢦚的蔑歷，兩者語法完全相同。翼屬喻四，而歷從厤聲則屬來母（詳釋蔑歷）。三、論語八佾的「八佾舞於庭」，馬注訓佾為列，以聲為訓。佾訓列典籍習見。佾屬喻四，而列則屬來母。四、楚辭大招的「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役字舊均不得其解。實則役應讀為烈，烈謂酒之醲厚酷烈者。這是說，以清淡馨香涼爽之酒為飲，而不歠其酷烈者。役屬喻四，而烈則屬來母（詳拙箸楚辭新証）。五、公羊傳莊二十年的「大瘠者何，痢也」，何注謂「痢者民疾疫也」。按痢與疫以聲為訓，疫之通痢猶役之通烈。根據以上五項論證，可見喻母四等字古也讀為來母，並不限于定母。然則北方「𠂤曰役」之役讀為烈或洌是合乎聲紐通轉規律的。詩七月的「二之日栗烈」，毛傳訓栗烈為寒氣；詩四月的「冬日烈烈」，鄭箋謂「烈烈猶栗洌」。烈字本作洌，俗字作冽。詩下泉的「洌彼下泉」，毛傳訓洌為寒。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北方曰寒風」。因此可知，北方的「𠂤曰役」應讀作風曰洌，是指寒風言之。

本諸上述，則西方曰彝之彝應讀作夷，訓為殺傷，是指西方殺傷萬物言之。𠂤曰丰之丰應讀作介，訓為大，是指西方的大風言之。北方曰宛，陳邦懷同志謂「宛為宛之初文」，「宛義為蘊」（徵存四），這是對的。蘊是萬物蘊藏之義。北方𠂤曰役之役應讀作洌，是指北方的寒風言之。

釋四單

甲骨文有東單、西單、南單、北單四種地名（以下簡稱為「四單」）。古籍中只見到四單之一的南單，自來說法還有分歧。今就一時所知，以東西南北為序，將四單分條錄之于下，然後加以闡述。

一、庚辰王卜，才𣪊貞，今日其遘旅以執于東單，亡𡆥。（續存下九一七）。

二、庚辰卜，貞，翌癸未，𠂤西單田，受㞢年。十三月

三、□采𠂤云自北、西單雷（前七・二六・三）。

四、庚辰卜，爭貞，𡆥南單（乙三七八七）。

五、□南單□（庫四九一）。

六、𡆥于南單。𡆥于三門。𡆥于㷭（粹七三）。

七、□𠂤□北單（摹本。綜述二六九引後上一三・五的北單，不足據）。

以上第一條屬于第五期，第六條屬于第三期，其餘各條屬于第一期。容庚同志金文編附錄的商代彝、觚、觶、爵等器，屢見西單合文。綴遺齋彝器考釋（一六・一一）有商器南單觚，又有商器父戊南單爵（二一・二六）。陳夢家謂金文的南單是族名（綜述二六九），殊不可據。前引第一條的旅字指師旅，以字應訓為與，執指俘虜言之。這一條是說，今天應該迎接凱旋的師旅和俘虜于東單，是沒有災害的。其餘各條，有的言農田，

（續存下一六六）。

有的言雲雷，有的言祭祀，不備述。

水經淇水注：「今城（朝歌）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于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辛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史記殷本紀的「紂走入，登鹿臺」，集解引徐廣謂「鹿一作廩」。按水經注謂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其言蓋者，並非決定之詞。我認為四單的單字應讀作臺，單、臺雙聲故通用。臺乃後起字。古本竹書紀年稱「南單之臺」，是由于東周以來已出現了臺字，而紀年作者不知商人以單為臺，遂于南單下誤加「之臺」二字。

爾雅釋宮謂「四方而高曰臺」。呂氏春秋仲夏紀的「可以處臺榭」，高注謂「積土四方而高曰臺」。國語楚語的「夫為臺榭將以教利民也」，韋注謂「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

總之，商之四單即四臺，是在以商邑為中心的四外遠郊。以前引第六條的南單與三門、嶧（楚）並列驗之，其非近郊可知。

釋兂

甲骨文習見的𠂤字也作𠂤，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錄。按這个字乃說文毀字的初文。說文：「毀，亂也，从殳工交叩。一曰，窒（一本作窑）毀，讀若穰。瀧，籀文毀。」又說文：「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襄），从衣毀聲。」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誤疑散氏盤的𠂤為古尅字。但釋鮇甫人匜的𠂤字為襄，則是對的。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窑毀即今所謂擾攘，許說从交叩是矣。……古襄字無一从殳从工者，可知殳為𠂤或𠂤之誤，工蓋土之譌耳。」按丁氏以許說从交叩為是，殊誤。其餘的分析是對的。林義光文源：毀字「古作𠂤，作𠂤，𠂤即𠂤之變，象人戴二口，叫罵之象，在土上，殳象手持物以驅除之。」按林說字形，本末倒置。又自象人戴二口以下，完全出于猜測。

毀字的初文，甲骨文作𠂤（況字所从，況即瀧）。兄字，商器祖辛爵作𠂤，象人赤足之形，上从𠂤，不知所象，待考。𠂤字春秋時器𠂤（辟）侯盤孳化作𠂤。這和周初金文的敬字，孟鼎作𠂤，大保簋作𠂤，後來孳乳為敬，其例相仿。𠂤形，西周金文變作𠂤（散氏盤），春秋時器變作𠂤（鮇甫人匜襄字所从）或𠂤（弓鐏以為襄公之襄）。列國時陶文又省化作𠂤，漢印作𠂤，說文作毀。以上所列，就是𠂤字從甲骨文至漢代千餘年間孳乳遞嬗的源委。

甲骨文言「才兂」、「田兂」、「王其田于兂」，兂字均作地名用。春秋地名考畧襄牛條引顏師古說：「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按宋地原為商之領域，在宋之前，甲骨文已以𠂤為地名，只是秦代才開始稱縣而已。

釋膏魚

甲骨文稱：「戊寅□，王獸（狩）膏魚，𠂤（擒）。」（前一・二九・四。又前四・五五・五膏魚作𠂤，从肉高省聲，舊誤釋為亳或京。甲骨文高字省作高者屢見，舊不識。又甲骨文膏字也作𠂤（後下五・一，京津二七六九），从高不省，但从口已移于下部，古文字偏旁部位每變動不居。膏與𠂤乃膏字的初文。膏與高古通用，膏魚為地名，典籍作高魚。左傳襄二十六年的「遂襲我高魚」，杜注：「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水經注瓠子河注：「京相璠曰，高魚魯邑綜上所述。由于已經尋出𠂤字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從而判定它是毀字的初文。它和从衣的襄字古通用，隸變作襄。自來學者不知毀字的初文本作𠂤，故其解說多有不符，這是由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致。

也，今廉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按高交疊韻，故通用。高魚後世也作高梧（見資治通鑑唐乾寧二年）。魚與梧古通用，國語晉語的「暇豫之吾吾」，韋注謂「吾讀如魚」。列子黃帝的「姬，魚語汝」，張注謂「魚當作吾」，是其證。高魚又作高吳（見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總之，典籍的高魚或作高梧、高吳、交魚，音有通轉，地望不殊，但據甲骨文則本作膏魚。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作（京津四四六九），隸定作𠂤或𠂤。此字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其字中从允，上部兩側从水作或，在甲骨文偏旁中是常見的。𠂤或𠂤即流字的初文。流字始見于東周器的流兒鐘，移水于左側，為說文所本。說文：「流水出河東垣東王屋山，東為沇，从水允聲。

甲骨文𠂤字凡十餘見，今擇列數條于下，並加以解釋。

一、翌日戊，王𢀛𠂤田亡𢦏，㞢（前八・九・四）。

二、王𢀛𠂤□田（京津四四六九）。

三、𢀛𠂤田亡𢦏，㞢（京都二〇五二）。

四、王弜𠂤，其雨（粹九九六）。

五、王𢀛田省，徂于𠂤，弗每（悔）（京都二〇七〇）。

六、𢀛𠂤鹿射，弗每，亡𢦏（寧滬三・二三〇）。

七、王其𣪊（焚）𠂤畫汆（禁），王于東立（泣），汆出，㞢（摭續一二一）。

以上所引的前三條，均就王田獵于流為言。第四條王弜流下缺田字，乃對貞辭的省語。第五條的王𢀛田省，它辭也作「王𢀛省田」。這是說王省視農田，延及于流。弗每，是沒有過錯之義。第六條是說，射擊流鹿，既沒有過錯，也沒有𢦏（災）害。第七條是說，王其焚流地的畫禁（山禁）以獵，王從東方泣臨，野汆出現，可以擒獲。

公，古文流如此。」按自來說文學家對于流字作公或充的解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夏承碑）：「古文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盞類之類。流本立水，或从橫水作荒，而隸變為兗爾。」王筠說文釋例：「流之所以譌為兗者，曹全碑作兗，蓋逶水於允上而又易其部位，再省即成兗矣。然是碑吮膿之吮亦作兗。」按錢氏和王氏之說均出于主觀臆測。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禹貢）：「蓋古文尚書作鬳州……而鬳字轉寫既久，漢碑皆作兗，作兗則參合鬳流二體，成此一字。」這一說法也是主觀臆測。說文：「衮，从衣公聲。」段注：「公見口部及水部，古文流州字也，衮以為聲，故禮記作卷，荀卿作褰。」按段說謂衮从公聲是對的，但古文流作公，並非本字，乃借公（以轉切）以為兗。周代金文吳方彝衮字从公聲，公與公古同字，說文公之古文作鬳，从公聲，是其證。至于鼎侯鼎衮字中从公作，

綜上所述，甲骨文㲋字也作允，為舊所不識。本文分析論証的結果，已辨識出它是在允字上部兩側从水而以允為聲符的形聲字，後來變為左形右聲的流字。典籍和漢碑流字也作㲋或㲋，又與谷或裒通用，兩者既為音通又形近致譌。晚周人所作的禹貢，其中九州之名可徵于甲骨文者，只有流州由流水得名而已。

釋㲋

甲骨文稱：「乙酉卜，爭貞，𡆥戛从㲋，奉㠯方。□月。」（前五・一三・五）又：「貞，涉㲋。」（續三・二七・四）以上兩條均屬第一期。前一條以㲋為地名，後一條以㲋為水名。甲骨文第五期言「才㲋貞」者屢見，㲋當為㲋之省文，甲骨文的水名有的省去水旁。㲋字不見于早期典籍，㲋韻十六屑：「㲋，水名。」㲋水當即後世的涅水，二字音近通用。古仏文「涅金」八）洱字作㲋或㲋形，舊不識。洱字右从耳，象耳之內外輪廓形，他辭耳和从耳之字，作㲋或㲋。甲骨文雙鉤之字常見，例如：匚字多作匸，龍字作㲋也作㲋（前四・五三・四），攻字从它作㲋也作㲋（外四五一），是其證。其于洱言滋丞與否，則洱為被祭的主名。此段卜辭刻于一版大龜的最上部，次一段為：「□覓卜，□㞢于丘商（即商丘）○弜㞢于丘商。」因此可知，丘商和洱之均為地名，是肯定的。水經注淯水：「淯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麗縣北，東南逕房陽城北。」總之，洱地是由洱水得名。

釋覓羊

第一期甲骨文的覓羊也作㲋羊，凡五見，今錄之于下：

一、癸子卜，㱿貞，乎雀伐覓羊（綴二五二）。

二、貞，覓羊启（啟）雀○貞，覓羊弗其启雀（乙四六

九三）。

三、令㲋羊歸○貞，弜令㲋羊歸（綴合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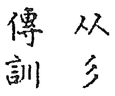
按覓即㲋字，周代金文多作㲋，也作㲋或望。說文㲋之古文作㲋，又誤分㲋望為二字。第一條羊字作㲋，與羊通用。覓羊即古代的汪芒氏，覓羊和汪芒均屬疊韻諧語，故相通借。國語魯語：「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說文：「鄅，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从邑㚔聲。春秋傳曰，鄅瞞侵齊。」按長狄之長是指其人之長大言之，而孔丘以為骨節專車，這和穀梁傳（文十一年）的長狄「身橫九畝」，皆失之于誇誕。至于鄅瞞的地域舊說不一。說文段注引顧祖禹說，以為「鄅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較為可信。

前引第三條，以令㚔葦歸與否為對貞，則㚔葦自當為人名。但甲骨文的人名有時也用為方國名，例如：雀為人名習見，而言「□其戠雀」（藏一・二）和「雀受年」（京津五四一），則雀為封國名；戠為人名習見，而言「呂方其㚔（敦）𢦏」（金五三一），則𢦏為方國名。象以上所舉的例子還是數見不鮮的。因此可知，㝵羊或㚔葦既為方國名，也為其國的君長名是無疑的。這和典籍所記，不盡相同。前引第一條乎雀伐㝵羊，則商和㝵羊已有敵對軍事行動。第二條以㝵葦啟雀與否為言，第三條以令㚔葦與否為言，則㝵葦又降服于商。第二條的㝵葦啟雀，是說雀之出征，以㝵葦為前軍（詳釋啓）。

總而言之，由于㝵羊和汪芒同屬疊韻連語而通用，由于甲骨文的人名有時也用作方國名，然則，典籍所記「在殷為汪芒氏」，甲骨文本作㝵羊或㚔葦，是可以斷定的。

釋而

甲骨文而字作  、、等形。唐蘭同志說：「余謂是而字，作丌者即丌之變。說文，而頰毛也。」（天考八〇）按唐說是對的，但僅識而字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而也即古須字。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段注：「禮運正義引說文曰，而，須也。」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謂：「須而同為頤頰之毛，今皆借為遲緩，須而聲本相近也。」按典籍每訓而為汝或女，以聲為訓，故與須通。商器句須簋，句須二字合文作  ，下部所从之 ，和甲骨文而字形同。郭沫若同志釋須句，謂即春秋僖公二十二年之須句，甚是。但依商器則應作句須。水經注濟水注作須朐：「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這就是須句本作句須，可以互倒的由來。

甲骨文的「而白龜」兩見（乙二九四八），以而為方國名。又「來于而」（簠人二六），「才而」（天八〇），以而為地名，當指而方言之。至于「隻廿出□五而」（後下二八・七），「四而」（平津雙二一二），則是商人征伐而方所獲的俘虜。而字典籍通作陁。書湯誓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偽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總之，而象須（鬚）形，而與須初本同文後來加頁為須，遂分化為二。周器簡伯盨，盨从須作  ，左从而，還可以見其分化的迹象。說文謂「須从頁从彡（所銜切）」，背于初文。本文對于而與須分化的原委，以及而即陁的地望，均加以簡要的闡述。

釋穆

甲骨文稱：「王㠯（遷）戊，其射  兕，㞢。」（外五四）。甲骨文 以 或 為地名，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錄。其實， 與 即古穆字。說文：「穆，禾也，从禾㣇聲。」按許氏謂穆从禾㣇聲，既訓㣇為細文，以為「从彡㠯省聲」，又訓㠯為「際見之白」（弓鐏銘字左从㠯，㠯字中从日，上下从小，即隙之本字），隨意割裂穆字，強作解事。西周器㝬父鼎的㝬字作 ，从水从 ，不从彡，猶存初文。甲骨文 本象有芒穎之禾穗下垂形。說文：「穎，禾末也，从禾頃聲。」段注：「渾言之則穎為禾末，析言之則禾芒為秒。」說文穆字段注：「凡言穆穆、於穆、昭穆皆取幽微之義。」按段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則，由于禾穎微末，故引伸為幽微之義。至于金文穆字皆从彡。說文訓彡為「毛飾畫文」，則从彡之義。詩清廟毛傳訓穆為美，爾雅釋詁也訓穆為美。總之，甲骨文穆字不从彡，乃穆之初文，其从彡乃後起的孳乳字。

（甲三六三六）又：「王其射 兕，㞢。」（外五四）。甲骨文 以 或 為地名，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錄。其實， 與 即古穆字。說文：「穆，禾也，从禾㣇聲。」按許氏謂穆从禾㣇聲，既訓㣇為細文，以為「从彡㠯省聲」，又訓㠯為「際見之白」（弓鐏銘字左从㠯，㠯字中从日，上下从小，即隙之本字），隨意割裂穆字，強作解事。西周器㝬父鼎的㝬字作 ，从水从 ，不从彡，猶存初文。甲骨文 本象有芒穎之禾穗下垂形。說文：「穎，禾末也，从禾頃聲。」段注：「渾言之則穎為禾末，析言之則禾芒為秒。」說文穆字段注：「凡言穆穆、於穆、昭穆皆取幽微之義。」按段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則，由于禾穎微末，故引伸為幽微之義。至于金文穆字皆从彡。說文訓彡為「毛飾畫文」，則从彡之義。詩清廟毛傳訓穆為美，爾雅釋詁也訓穆為美。總之，甲骨文穆字不从彡，乃穆之初文，其从彡乃後起的孳乳字。

釋于

甲骨文方字作于、屮、屮、屮、屮、屮、屮等形，人所共知。其作于或屮形者，則為舊所不識。實則于或屮乃一般方字的初文，因為它屬于第一期早期的貞組卜辭。于形滋化為于，下部加一邪劃，這樣字劃的演變，在甲骨文中是常見的。比如：亥字作于也作亍，兮字作亏也作亏，考字作丂也从丁也从下，是其例證。甲骨文于字凡十餘見，文多殘缺，但就其較為完整字句來看，例如：「弜于東于告」（南北師二・五六），甲骨文東與東有時互作無別，如「東迨」之東作東（林二・二五・六），故知東于即東方；「于𠂤（征）商」（綴合三四），甲骨文言方征某者習見，故知其為方征商；「令𠂤追于」（乙九〇八五），甲骨文言令某追方者屢見，故知其為令𠂤追方。總之，于為方之初文，無論就字劃演變或詞例和義訓來看，都是可以斷定的。至于方字的造字本義，說文訓為「併船」，妄測無據。近年來學者釋方之說，頗多分歧，只有存以待考。

釋繂

第五期甲骨文的「才絣師貞」（摭續一七五），以繂為地名。繂字也作紼（南北坊四・五一九），原辭已殘。繂字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糸部。繂字右从疊丰，古文字偏旁往往單複無別，不煩舉例。繂即絣字的初文。晚周陶文「篤陽南里人絣」之絣作紼或紲。絣字右从坐，即由丰字所演化。金文邦字左从丰，也从坐，是其證。說文：「紼，𠂤履也，从糸弗聲。」段注：「今俗語履之判合為幫。」封即丰的孳乳字，甲骨文以「丰方」為封方。周初器康侯丰鼎之丰作𡗗，書康誥作封。總之，甲骨文繂即絣的初文，說文作紼，源流十分明顯。

釋寉

甲骨文早期地名的寉字作㝵，凡三見：「才寉」（寧滬一・五一七），「才寉卜」（寧滬一・三四〇，又庫一八二六，文殘）。寉字舊不識，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按寉即說文寉字。說文：「寉，積也，从宀取，取亦聲（才句切）。」又說文：「最，犯而取也，从冃从取。」段注：「寉之字訓積，最之字訓犯取，二字義殊而音亦殊。」按說文寉字从宀乃宀之形譌。从宀與从宀本來有別，而晚周古文和漢代金文有時混同不分。例如古鉩文安字从宀也从宀，富字从宀也从宀。至于漢代金文，从宀與从宀有時互用不分，詳續金文編和漢印文字徵的宀、宀兩部。總之，寉字譌作寉不始于說文，而當始于晚周。寉字从宀訓聚，宀係古文宅字（詳釋宅）。聚積物品于宅內，于義尤為符恰。

釋賓

甲骨文賓字作㝬或㝬，舊不識，甲骨文編割裂為𠂤、貝二字。周初器師旅鼎稱「對揚乔賓于尊彝」。賓字作㝬，右上从乳，金文編摹作㝬，誤以為从死之賓字。按古文字从乳與从又有時同用，金文對字本从又，師旅鼎和召伯虎簋均从乳，是其證。說文：「𠂤，深堅意也，从𠂤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甲骨文稱：「弜田𠂤，其雨。」（寧滬一・七〇）又「丁亥卜，狄貞，其田賓，重辛湄日亡𡆥，不雨。」（甲一六五〇）以上兩條屬于第三期卜辭，均以賓為地名。

釋硃

甲骨文濕字屢見，羅振玉謂「殆即許書之硃字」（增考中十）。按濕與硃構形迥別。甲骨文有㲻字，中从水，兩側从石。

甲骨文石字作𠂆或𠂇者常見，如祐字从石作𠂆或𠂇，是其例。

𠂤字隸定應作磓，即砳字的初文，為舊所不識。砳之作磓，和甲骨文涉之作𣓨，石鼓文流之作㶳，構形相同。甲骨文稱：「貞，㞢人于磓奠〇弜于磓奠〇于磓〇弜于磓。」（金五〇七）這是貞問是否在磓地舉行祭奠。其言于磓、弜于磓，是蒙上文而作省語。說文：「砳，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砳。濿，砳或从厲。」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郭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徇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杠也作矼，廣韻平江：「石矼，石橋也。」郝懿行爾雅義疏引馬瑞辰說：「石矼，今江南謂之石步。」按由履石渡水發展為履石橋渡水，都是步于石上。後世借厲與濿為砳，以為橋梁之名，是由履石渡水之義引申而來。戴震毛鄭詩考正（鮑有苦葉首章）：「鄘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說文砳字段注：「謂若今水汪，蔑（按廣韻去桥：「蔑，徒念切，支也。」）斷石而過，水之至小至淺者也。」按墊磚石以渡淺水，至今還是常見的。段注又謂：「戴先生乃以橋梁說砳，如其說，許當徑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水矣。」按戴說信而有徵，段注未免拘泥。邵晉涵爾雅正義釋水和王引之經義述聞詩匏有苦葉篇，均引戴氏之說，而用後世訓厲或濿為渡水的引伸義以駁之，不足為據。本諸上述，則戴氏之說和段邵王的分歧，不是什麼連環不可解的問題。砳為砳之古文，砳字中間从水，兩側从石，則履石渡水之形尤為鮮明。後世稱橋梁為厲，乃砳或砳的借字，其起源于履石渡水，是顯而易見的。而說文砳字段注，謂「古假砳為厲」，由于不知砳與砳之造字本義，故本末倒置。

釋㞢、㞢

甲骨文第三期地名有㞢字，作㞢当也作㞢、㞢，舊不識。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續甲骨文編混㞢于㞢。按㞢即㞢字的初文。說文：「㞢，語多㞢㞢也，从水曰。遼東有㞢縣。」說文在倫旁中往往譌从口為从曰。例如：甲骨文𣪊字說文作𣪊，𣪊字說文作𣪊，是其證。今將甲骨文以㞢或㞢為地名者擇錄數條于下，并畧加解釋。

一、𢀛㞢田，亡𢦏〇其逐㞢鹿自西東北，亡𢦏北逐㞢鹿，亡𢦏（綴合編一七六）。

二、辛子卜，貞，王其田㞢，亡𢦏（京都二五〇五）。

三、𢀛㞢田，亡𢦏（鄴初三三・九）。

四、其田㞢于㞢，亡𢦏，㞢（後上一四・一一）。

第一條㞢與㞢互見，均為地名，故知二字同用，其地望待考。第四條于字應訓為與，詳經傳釋詞。㞢也為地名。這是說，其田㞢與㞢亡𢦏，并有所擒獲。又甲骨文稱：「戊其歸，乎𠂤，王弗每（悔）。」（京都二一四二）𠂤字从馬㞢聲，玉篇馬部作駾，并訓馳駾為「馬行皃」。按甲骨文于馬每言乎（呼），則駾當為馬名。

釋生、正

甲骨文每用生（往）與正為祭名，自來均不得其解。不得其解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是生與正為商人特有的祀典，後世已不沿用；一是後世用通假字以代替生和正，而我們未知其通假為何字。對此，我是同意後者的。我認為，往祭即後世之禳祭，禳乃往的借字。就古音言之，往禳疊韻，故通用。禮記祭法的「相近於坎壇」，鄭注謂「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然則往之通禳，也猶相之通禳。再就義訓言之，典籍每訓往為去，又訓禳為攘除，以為除凶去殃之祭。然則往和禳不僅音通，義也相涵。周禮女祝的「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注：「卻

變異曰禳，禳，攘也。」又肆師的「興祝侯禳于畺及郊」，賈疏：「禳者禳去殃氣。」儀禮聘禮的「禳乃入」，鄭注：「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以上是畧述典籍中禳祭的義訓。現在將甲骨文有關往祭者擇錄數條，并畧加解釋。

一、貞，于羌甲𠂤，克𡆥疒（乙一三九四）。

二、丙寅卜，㱿貞，𠂤庚申女，生，二牛，翌庚用（珠三四一）。

三、壬戌卜，貞，帚好不𡆥𠂤庚（粹一二三二）。

四、庚申卜，旅貞，𡆥𠂤庚宗，𢦏、𣪊。才十二月（文錄四四七）。

五、癸子卜，𡆥鬯以雨（南北明四二九）。

六、貞，𡆥從雨（珠一九）。

七、貞，𡆥于殷，𠂤庚申女，生，二牛，翌日乙亥，𠂤雨（續存下一七六）。

八、……乎□𡆥于河，𠂤從雨（乙一四六五）。

以上所引八條的𡆥均應讀作禳（攘）除或禳祭之禳。第一條的于羌甲𠂤，克𡆥疒，是說于羌甲用禦祭，能夠禳除疾病，禳作動詞用。第二、三、四條是于𠂤庚用禳祭，以禳除殃災。第五、六兩條是乞雨于鬯和殷。第五條的𡆥鬯以雨，是說因為乞雨而用𡆥祭于鬯。後四條都是乞雨于先公而用𡆥祭。乞雨而用禳祭，為的是禳除旱災。由于用𡆥祭于先公之下，均用以雨、𠂤雨或𠂤从雨之辭，其非霽雨為災以求晴，是顯而易見的。

甲骨文祭名之正應讀作禜，正禜疊韻，故通用。楚辭遠遊「魂禜禜而至曙」的「禜禜」，和哀時命「魂眶眶以寄獨兮」的「眶眶」音近相假。王注訓眶眶為「獨行貌」，和詩杕杜「獨行踽踽」（踽踽二字依釋文）之義相符。這是从𡆥（金文本作𤔔）从正字通之証。再就義訓來說，甲骨文多以正為征伐，而禜則是禳除殃患之祭，兩者義也相涵。

說文：「禜，設綿蕝為營（按禮記祭法鄭注：「禜之言營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从營省聲。一曰禜衛，使灾不生。」按許氏前一說是概括左傳昭元年子產之語，後一說是本諸倉頡篇「營，衛也」之解。又左傳哀六年的「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杜注：「禜，禳祭。」這和許說以禳風雨云云，都是以禜為禳祭之一種。依據典籍，則禜祭與禳祭之不同，在于禜祭之設綿蕝為營——束草以為壇位周圍之屏蔽，而禳祭則無之。今將甲骨文有關正祭者擇錄數條于下，并畧加解釋。

一、辛卯卜，㱿貞，乞乎彭河，不𣪊，正（綴合七六）。

二、貞，正唐○𡆥其正唐（丙五七）。

三、貞，正祖乙（綴合二七八）。

四、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𠂤于武乙必（宓），正，王受𠂤（前一・二○・七）。

五、甲午卜，㱿貞，𠂤于乞甲一牛，正（乙三四二四）。

六、貞，𡆥告𠂤于祖辛，正（摭續三○○）。

七、□□卜，㱿貞，𠂤于唐、祖乙、武乙和妣甲用正祭，但貞辭簡畧，并無具體事實。第六條是告𠂤于祖辛用正祭。第七條為貞問是否率伐呂方，王告于祖乙，該用正祭以乞福佑。以上六、七兩條為了疾病和征伐呂方而用禜祭，自然是除殃去患之義。第八條是反正對貞，用正祭于帝五臣（五臣是上帝的輔佐），而以亡雨和有大雨為言。這可以和周禮黨正鄭注的「禜謂雩禜水旱之神」以及說文謂禜也以禳

水旱相驗證。

綜括上述，則舊所不解的坐祭和正祭，依通假之例，則周代借禳為坐，借榮為正，兩者既是源流的關係，又有因革的關係。

釋取

甲骨文每以取為祭名。陳夢家謂：「取是櫜的假借，風俗通祀典篇櫜者積薪燔柴也，大宗伯以櫜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積薪燔柴謂之櫜燎。郭沫若既以酌假為祭，可知先取後祭，所以大宗伯謂之櫜燎。郭沫若既以酌假為櫜（粹六），又以為取殆椒省……音義俱與櫜近（粹二八），與取坐並舉，知祭取都是祭名，雖相類而有所異：珠三取坐迺（綜述三五五）按陳氏本諸郭說加以裁斷，頗有道理。但取與櫜之通假并無驗證，難以令人置信。

釋𢦏

甲骨文𢦏字作𢦏、𢦏或𢦏、𢦏等形。其从𠬜或它本無別；其从支或殳以及或倒或正也無別。𢦏字象以朴擊蛇，其或从數點，象血滴外濺形。我舊有釋𢦏（詳駢枝）一文，曾謂：「卜辭言𢦏猶言伐言卯，與葬弘肫之肫詁訓不殊。」這一解說不盡可據。陳夢家也有釋𢦏（考古社刊第六冊）一文，他以𢦏與殺混為一談，也不可據。今將有關𢦏字的貞卜，分類擇錄于下，然後重加推考。

甲、𢦏

一、貞，至于庚寅𢦏，酉既，若〇弜至于庚寅𢦏，不若（丙八三）。

二、旦其𢦏鼎（鼐），酉各（格）日又正（甲四〇四）。

乙，卯或戠（歲）與𢦏連言

三、☒卯，𢦏（乙一四六九）。

四、……乙子酌，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𢦏、卯，鳥星（乙六六四）。

五、庚寅卜，父乙戠眾𢦏（續存下七六四）。

六、庚申卜，旅貞，往ㄴ庚宗，戠、𢦏。才十二月（文錄四四七）。

七、貞，人戠、𢦏于丁。九月（燕二四一）。

丙，𢦏人

八、𢦏人（乙六三一三）。

九、貞，𢦏人于亶旦（拾一一・一九）。

十、……酉亦𢦏人（前七・三一・三）。

丁，𢦏羌

十一、丙辰卜，古貞，其𢦏羌〇貞，于庚申𢦏羌〇貞，庚申伐羌〇貞，𢦏羌〇貞，庚申伐羌。

甲骨文的取字應讀為聚。說文：「聶，熱也，从火从𣪊聲。」段注：「聚即聶字。」按說文無聚字。玄應一切經音義（十八・十一）：「古文聶、茸、聚、萬四形，今作鑷。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櫜。」這不僅可以看出，聶字的聲符由于音近互用，頗多變易；而更重要的在于證明了聚與櫜之相通。取字古音「七撮切」，故詩角弓以取與駒、後、𩫖為韻，楚辭天問以取與厚為韻。取之本義為以手取耳，指戰爭獲賊言之。甲骨文以取為聚，聚為後起的分別字。栖（說文櫜之或體作栖，古鉨文作㮚）與櫜又為後起的通假字。取與聚之通櫜，為幽侯通諧。

總之，甲骨文的取字用為祭名時，應讀作聚而通作櫜，櫜為燔柴之祭。甲骨文的燎祭次數超過取祭許多倍。前引陳說已指出取與燎有先後之別，并且，取祭不言用牲，而燎祭則多言用牲，是其大別。

（丙七）

十二、貞，𢦏羌，若（文錄五一五）。
十三、癸亥卜，㱿貞，弜𢦏羌（續五・三四・三）。
十四、戊辰卜，爭貞，𢦏羌自上甲○貞，𢦏羌自高上己○貞，𢦏上庚，冊（乙六七四六）。
十五、癸亥卜，㱿貞，𢦏羌百……（續二・二九・三）。
十六、甲兌卜，㱿貞，弜𢦏羌百。十三月（藏一七六・一）。

一

戊，𢦏牲

十七、貞，𢦏牛（戩二四・二）。
十八、貞，𢦏五牛（金六二四）。
十九、己亥卜，宁，𢦏世牛（明一一六四）。
二十、丙寅卜，即貞，其𢦏羊，㲋子（續存上一四九四）。
二一、貞，𢦏牢（後上二八・五）。

朴擊它為𢦏之本義，異文作胣，訓為割裂乃引伸義。

章炳麟新方言：「今語陵遲為剖腹支解。陵遲者猶言夷也。秦法有夷三族，漢書刑法志曰，大辟有夷三族之令。……司馬彪云，胣，剔也。古但作施，晉語施邢侯民，左氏傳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其家者，即所謂夷三族也（原注：韋訓劾捕，杜訓行罪，皆非）。施其身者，即今陵遲為夷也。」按章氏訂正舊說之誤，頗具卓識，但還不知施為𢦏的借字。其言陵遲為剖腹支解，剖腹支解乃後世陵遲之刑的起源。𢦏訓為剖腹支解，是說既剖割其腹腸而又支解其肢體（以下簡稱為「割解」）。今驗之于甲骨文，不僅割解牲畜，而且割解俘虜以為祭牲。

前引第一、二兩條只言𢦏，不言其所𢦏者為人牲或物牲，但甲骨文用人牲不稱黹，則第二條當指割解物牲言之。第三條卯𢦏之卯，王國維「疑卯即劉之假借，釋詁劉殺也」（戩考二・二）。卯𢦏即劉𢦏，乃先殺而後割解之。

丙午卜，即貞，□其𢦏宰（珠八二）。
㠯征𢦏豕（乙二七二八）。
丁酉卜，即貞，其𢦏豕于𠂤丁（菁九・二）。
𢦏二豕二豚于入乙（乙四五四四）。
□𢦏𩵦（前一・三一・四）。
庚辰卜，令多亞𢦏犬（寧滬二・一六）。
于兄己𢦏犬（乙四五四四）。

𢦏字說文作𣪊，訓為敫。

按許氏訓敫為敷，从攴它，它亦聲。籍中每借施為敫。莊子胠篋：「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釋文：「胣本又作胣。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被裂而死。司馬云，胣，剔也。一云刳腸曰胣。」按胣乃𢦏的後起字，以其割裂腹腸故从肉。以

第五條的父乙𢦏眾𢦏，郭沫若同志訓歲為歲祭（甲研・釋歲）。唐蘭同志謂「𢦏當讀為劇，劇，割也。」（天考二七）按說文謂「劇，利傷也，从刀豦聲。」訓劇為利傷，未免費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改利傷為刺傷，并引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劇」為證，其說甚是。此條的歲眾𢦏和第六條的歲、𢦏，是說用牲時先刺殺而後割解之。第七條的人歲𢦏于丁，是說用人牲以祭于丁，先刺殺而後割解之。第八、九、十各條的𢦏人，也都是就割解人牲言之。

第十一條以𢦏羌與伐羌對貞，是解決𢦏與伐有別的有力佐證。甲骨文的伐字作𢦏，象以戈砍人之頸，故砍頭用之，它和直兵之矛用以刺殺者有別。甲骨文凡祭祀言伐者，均指用人牲而砍其頭言之。其言若干伐，則伐字已由動詞轉化為名詞。至于征伐某方之伐，乃殺伐的引伸義。本條是一个完整大龜的占卜，右為𢦏羌而左為伐羌，凡三次對貞。

這是說，割解羌俘以祭還是砍掉羌俘的頭顱以祭，兩種用人牲的作法，哪一種能獲得祖先的福祐呢？至于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改羌的解釋，也同前例。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八條，有的言改牢或改羊，有的言改牢或牢，有的言改丞、改牡或改羴，有的言改犬，改字既訓為割解，則和其它各種殺牲的方法就判然有別了。

總之，本文論證的結果，不僅推考出改字之本義為以支擊它（蛇），其引伸義為割解——乃後世陵遲之刑的起源；同時也辨明了甲骨文的用牲，改與伐之有別。商代統治階級為了乞福于鬼神，殺害了不計其數的人牲和物牲。尤其是殺害人牲，也剖割其腹腸，割裂其肢體，其殘虐已達于極點。

釋毛、舌、栝

甲骨文𠂤字也作𠂤，舊釋為力。𠂤字舊釋為乃，以為「乃即盤之省」；詒字舊釋為裕，以為「裕當是盤之異體」。按舊釋均誤。甲骨文力字作𠂤，劦盤男妐等字从之，絕無从𠂤者。𠂤與𠂤分明是兩个字。𠂤或𠂤詒所从之𠂤，乃毛之初文。甲骨文宅字習見，其从毛均作𠂤或𠂤。又甲骨文亳字所从之毛，與宅字从毛形同（後來亳字則變作从屮或屮），晚周貨幣庇陽之庇从毛作𠂤者常見，猶存初形。然則𠂤或𠂤之為毛字的初文，昭然若揭。又春秋時器晉邦蓋的宅字从毛作𠂤，中劃彎環，乃說文毛字作𠂤的先導。說文：「毛，𣏌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按許說臆測無據，自來說文學家皆曲加附會，無可憑信。毛字的造字本義，只有存以待考。

甲骨文的毛字孳乳為舌、栝，均應讀為砅。史記李斯列傳「十公主砅死杜」，索隱：「砅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按宅从毛聲，毛與磔音同，唐韻并「陟格切」。章炳麟文始謂毛「在刑為磔，辜也」。周禮大宗伯的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注：「故書疈為罷」。鄭司農注：「罷辜，披磔牲以祭。」爾雅釋天的「祭風曰磔」，李巡注：「祭風以牲頭蹏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按毛舌栝均讀為砅，是就割裂祭牲的肢體言之。今擇錄甲骨文有關毛舌栝的貞卜列之于下：

一、毛𢍏小母，用（乙八七一四）。

二、帝毛來門〇帝毛來門（乙八八九六）。

三、甲午卜，毛于父丁犬百羊百，卯十牛（京津四〇六六）。

四、丁卯卜，于來辛子彭毛（甲七二六）。

五、祭大乙，其舌且乙二牢（京都一七八五）。

六、☐貞，毓且乙舌物（勿與牛二字合文）。四月〇貞弜勿（續一・一六・二）。

七、甲覓卜，旅貞，翌乙丑舌，𤰔白牡（後下五・七）。

八、癸亥貞，彭彡于小乙，其告，舌于父丁一牛〇癸亥貞，彭彡于小乙，其舌（鄴三下四二・五）。

九、苗（莫）舌十人又五，王受又（京都一八八七）。

十、癸丑卜，其又毫土，𤰔栝（甲一六四〇）。

十一、𤰔小乙栝，用（寧滬一・一九五）。

十二、☐祭父☐栝二牢，王受又（甲一五九六）。

十三、☐☐卜，劦日且甲，栝羌☐（京津四〇四六）。

十四、貞，康且宗栝，王受𠂤（續存下八七六）。

以上所列十四條，毛舌栝三字均應讀作砅，是就祭祀支解牲體言之。第一條的毛𢍏小母，是說割裂𢍏體以祭小母。甲骨文的「其用小母𢍏」（乙八八六五），也是用𢍏以祭的帝毛來門為省語。帝即禘祭。毛謂砅牲。來門是說舉行禘祭時燔燎割裂之牲體于宗廟之門。第十條是祭祀亳社用砅牲。此外各條也均言砅牲以祭。第九條的莫（暮）舌十人又五，第十

三條的捂羌，則是割裂人牲的肢體。而且，第十三條劦日之劦作㓝，與捂並見，更足以證明劦與捂的截然不同。

在上述之外，甲骨文的「乞彭彡祋，自上甲衣至于多毓」（鄴初四〇・一〇），和「王窔祋，自上甲至于多毓，衣。」（林一・二七・四）此類貞卜屢見。祋字作㞢，从不乇聲，也應讀為磔。因為王窔祋與它辭的王窔戠和王窔伐辭例相同，都指殺牲言之。

綜上所述，則乇和从乇聲的舌捂祋等字，舊均誤釋為力或从力之字，兩者混淆莫辨。甲骨文于祭祀用牲言乇舌捂祋者，約有二百見之多，後世典籍除偶有作砎者外，均借磔字為之。本文論證的結果，無論在文字構形上，乇之孳乳為舌捂砎；在音讀通假上，乇舌捂祋之通作砎與磔；在詞義訓釋上，磔之為割裂人牲和物牲，三者都是膠合的。在此附帶說明一下，前文第九條的舌人，第十三條的捂羌，都是割裂人的肢體以祭。因此也可以了解到，近年來發掘殷虛大墓排葬坑中的人牲肢體，有的排列有序，有的分離散亂，其所以分離散亂，當因割裂肢解所致。

釋冊

甲骨文冊與冊習見，冊字說文作冊訓告。甲骨文于征伐言冉冊，于祭祀言出冊者，均指簡冊而言，猶為人所易知。其于征伐言冊某方，以及祭祀于人牲和物牲言冊者，并非冊告之義，則為舊所不解。

清代宋保諧聲補逸：「刪，王先生（按指王念孫）曰，冊聲，說文刪珊姍四字皆从冊得聲，冊在支部，刪珊狦姍四字皆在元部，支與元通故也。今本說文刪从刀冊，冊，書也，而珊狦姍三字並从刪省聲，由于後人不知古音妄改者也。」因此可知，說文珊狦姍三字並非从刪省聲，古讀冊字本如刪削之刪。

七、冊匕庚十艮，卯十宰（乙七五一）。

以上所列七條，其言冊若干伐或冊伐，以伐為名詞，伐指以戈斷頭的人牲為言。其既言伐又言冊者，這是說，已被斷頭的人牲而又砍斷其肢體。第五條的冊羌十，是說砍斷羌俘的肢體也同樣被砍斷。其言冊艮或冊若干艮者，指砍斷降虜之肢體言之。

綜上所述，甲骨文于祭祀用人牲和物牲之言冊者，凡二百餘見。冊从冊聲，古讀冊如刪，與刊音近字通，俗作砍。商代統治階級為了乞福于鬼神，砍殺那麼多的人牲和物牲，其兇狠殘虐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釋束

甲骨文束字通常作朿，商器束卣作朿。說文束字作朿，并謂：「束，木芒也，象形，讀若刺。」段注：「今字作刺，刺

行而束廢矣。」按說文束作朿，已失初形，又誤訓為木芒。爾雅釋詁訓刺為殺。甲骨文祭祀用牲言束者屢見，如束羴、束豕、束羊、束魚等是其例。此外，田獵有「𢀛束西毘」（粹九七六）之貞。

在上述之外，束字也作𣎵、𣎵、𣎵、𣎵、𣎵等形，均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分別入于附錄。金文編誤釋𣎵為癸。按甲骨文𣎵尹也作𣎵尹、𣎵尹、𣎵尹。又甲骨文習見的「王往呑𣎵」，末一字也作𣎵。呑𣎵二字之義待考。甲骨文稱「凡牛𣎵羊」（乙三四二八），也作「凡羊𣎵□牛」（乙三八九二）。凡應讀為判，訓為判割。凡古盤字，甲骨文般庚合文作𣏌。從般从半古字通。易屯的磐桓，漢張表碑作畔桓，玄應一切經音義八謂「柈籀文作槃」，是其證。史記龜策列傳的「鑊石拌蚌」，索隱謂「拌，割也。」拌即古判字。因此可知，凡牛𣎵羊即判牛束羊，凡羊𣎵□牛即判羊束牛。甲骨文的「𣎵小宰」（乙八

八一五），即束小宰。「𣎵𣏌」（乙八八九七）也作「𣎵𣏌」（乙三四二八），即束𣏌。又甲骨文的「𢀛𣎵人」令省，在南面」（前四・一一・五），束人之例僅此二見。

早期金文束字作𣎵、𣎵、↕等形，金文編都誤入于附錄。羅振玉謂：「顧命鄭注殘矍蓋令三鋒矛。今束字上正棊三鋒，下象箸地之柄，與鄭誼合。𣎵為殘之本字，後人加戈耳。」（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癸父乙卣跋）按羅氏謂𣎵為殘之本字，非是。甲骨文束字有一鋒三鋒四鋒等形，乃刺殺人和物的一種利器。總之，束為刺之古文，本為名詞，作動詞用則為刺殺。甲骨文于田獵之刺殺野獸及祭祀之刺殺犧牲均用此字。

釋遘

甲骨文以冓字為初文，孳乳為𡍮構或遘。爾雅釋詁謂「遘，

遇也」。國策秦策的「因退為逢澤之遇」，高注謂「遇，會也」。又爾雅釋詁謂「遘，見也」，後世分化為覯。甲骨文祭祀用牲言束者屢見，如束羴、束豕、束羊、束魚等是其例。此外，田獵有「𢀛束西毘」（粹九七六）之貞。

在上述之外，束字也作𣎵、𣎵、𣎵、𣎵、𣎵等形，均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分別入于附錄。金文編誤釋𣎵為癸。按甲骨文𣎵尹也作𣎵尹、𣎵尹、𣎵尹。又甲骨文習見的「王往呑𣎵」，末一字也作𣎵。呑𣎵二字之義待考。甲骨文稱「凡牛𣎵羊」（乙三四二八），也作「凡羊𣎵□牛」（乙三八九二）。凡應讀為判，訓為判割。凡古盤字，甲骨文般庚合文作𣏌。從般从半古字通。易屯的磐桓，漢張表碑作畔桓，玄應一切經音義八謂「柈籀文作槃」，是其證。史記龜策列傳的「鑊石拌蚌」，索隱謂「拌，割也。」拌即古判字。因此可知，凡牛𣎵羊即判牛束羊，凡羊𣎵□牛即判羊束牛。甲骨文的「𣎵小宰」（乙八

遇也」。國策秦策的「因退為逢澤之遇」，高注謂「遇，會也」。又爾雅釋詁謂「遘，見也」，後世分化為覯

十、……才九月，遘上甲，𡆥，住十祀（綴合編一八六）。

甲骨文于祭祀每言某即宗，如「頊即宗」「河即宗」（粹四），是其例。這是說被祭者的神靈就饗于宗廟。又甲骨文的「住大乙𡆥且乙即鄉」（甲二六〇九），是說被祭者大乙和祖乙的神靈降臨就饗。正因為鬼神降臨就饗，所以主祭者才能夠與之相遇。這就是甲骨文于祭祀言遘而遘訓遇的由來。

總之，甲骨文于祭祀言遘，開始于第二期。前引第一條，先言乞彭酒于上甲，彭酒均是祭名。既已祭祀，鬼神降臨，再言其𠂤，是說應該與之相遇。最後又从𢦏，指祭法用牲言之。但甲骨文文法變化無常，也有先言祭法，而後言遘者，前引第五、六兩條是其例。商代金文也有于祭祀言遘的記載，例如：廿其卣的「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住王二祀」，𣪘簋的「唯王廿祀劦日，遘于妣戊武乙奭」，可以和甲骨文相印證。

（金一二四）

釋𠂤

甲骨文雍字作𠂤、𠂤、𠂤等形。甲骨文雍已的合文作𠂤，可以互證。𠂤字又孳乳作𡆥或雝。金文作𡆥，小篆譌作雝，隸變作雍（以上均詳雙劍誃古文雜釋釋赤𠂤市）。甲骨文每以雍為人名，其作為地名者尤為習見。今將甲骨文祭祀之言𠂤者擇錄數條于下，并加以解說。

一、貞，翌乙亥，彭𠂤伐于宰○貞，翌乙亥……○癸酉卜，宂貞，翌乙亥，彭𠂤伐于□宰○貞，翌乙亥，弜彭𠂤伐……○貞，翌乙卯，彭，我𠂤伐于宰○貞，翌乙卯，弜彭，我𠂤伐于宰（丙四七）

二、□亥卜，王貞，𠂤弗其氏（致）𠂤眾奠。四月（藏二一〇·三）。

三、己亥卜，不至（致）𠂤○至𠂤今已○己亥卜，至𠂤

以上三條的𠂤或𠂤字均應讀作雍，通作饔。周代金文郘王鼎的「以雍賓客」，以雍為饔。儀禮少牢饋食禮的「雍人」和有司徹的「雍正」，也均以雍為饔。饔字始見于周器鄭饔遽父鼎，乃後起字。說文謂「饔，熟食也。」因此可知，前文所引三條的𠂤或𠂤乃雍字的初文。就祭祀言之則應讀作饔。第一條的彭、饗、伐，彭字从酉（酒），當具有酒祭之義。饗為熟食。伐謂人牲。彭饗伐是用三種品物以致祭。其言弜（讀勿）彭，我饗伐于宰，宰為地名。是說不用彭祭，而我只致饗與伐于宰。第二條的𠂤弗其致饗眾奠，𠂤為人名。是說𠂤不要致熟食和奠祭。第三條的不致饗和致饗反正對貞。今已即今日已亥的省文。總之，𠂤、𠂤為雍之初文。而金文和典籍中雍字通饗。甲骨文于祭祀之言𠂤，當讀雍為饗，乃進熟食以祭。此為舊所不知，故特加以詮釋。

釋𢦏

甲骨文𢦏字作𢦏、𢦏、𢦏等形，其用法較為複雜。其于祭祀言𢦏者最為習見，乃舊所不解。本文僅就此加以闡述。

甲骨文于祭祀言𢦏，乃臟字的初文，周代金文識與織的初文也均作𢦏。𢦏字在周代典籍中多孳乳作臟。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邊五臟，祭半臟，橫于上。……臟長尺二寸。」鄭注：「臟猶脡也。」又聘禮記：「臟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與四脡脯」，何注：「屈曲曰朐，申曰脡。」說文：「朐，乾肉也。」脯也通脡，又：「脡，薄脯，脡之屋上。」方言七：「脡，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五藏，謂之脡。」總之，臟即脯脡，指曝晒的乾肉言之。今將甲骨文于祭祀言𢦏之例，擇引數條于下，

并加以解說。

一、辛酉貞，大乙𢦏一牢又𢦏（甲七四七）。

二、其牢又𢦏（珠三九七）。

三、弜𢦏夕，其酌卓（粹四六〇）。

四、辛子卜，貞，王宧且辛，𢦏一牛，亡尤（佚五六四）。

五、□庚辰卜，王□貞，翌辛子，□𢦏于且辛物（粹二五二）。

六、□百牛，其用于毓且乙，𢦏（文錄三〇七）。

七、戊寅卜，旅貞，王宧大戊𢦏，亡囚（粹二一一）。

八、貞，弜改𢦏（續存下二五一）。

以上各條的𢦏字應讀作臘，均就祭祀時所用的乾肉為言。第一條的大乙臘一牢，臘作動詞用。是說用一牢的乾肉以祭大乙。第二條的其牢又臘，是說祭祀不只用牢而又用乾肉。第三條的弜（讀弗）臘夕，其酌卓，臘與夕二字平列。夕通昔，說文訓

昔為乾肉，典籍也通作腊。甲骨文言臘，指大牲的牛或牢言之，而昔則指小牲的羊豕言之（詳釋夕）。陳邦懷同志引漢人說訓夕為晨牲（徵存下一四），是講不通的。本條是說，不用臘或夕之乾肉，而用牝牛以祭。第四條的王宧且辛臘一牛，是說用一牛的乾肉以祭祖辛。第五條的臘于且辛物（勿牛二字合文），是說用一雜色牛的乾肉以祭祖辛。第六條的百牛其用于毓且乙的倒文。毓且乙即小乙。這是說，臘，即臘百牛其用于毓且乙的乾肉以祭祀后祖乙。第七條的王宧大戊臘，是說王用乾肉以宧祭大戊。第八條的弜改臘即勿改臘。本條的對貞辭已殘缺。總之，甲骨文言𢦏一牢和𢦏于且辛勿牛，𢦏均作動詞用。𢦏讀為臘，其為曝晒牛牲的乾肉以為祭品，是顯而易見的。

釋方、土

甲骨文稱：「□午卜，方帝三豕出犬，卯于土宰。𠂤雨。」（佚四〇）商承祚同志考釋引卜辭「王奠于東」、「其㓝羊十于西南」、「奠于西」為例，謂「此即四方祭」，并引「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和「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為證。又謂「此辭曰方帝，乃祭四方之統名，曰土則是日并祭于社而乞雨也。」按商說頗有道理。但祭四方為什麼稱方帝？并沒有加以說明。至于徵引契文和典籍，也多缺遺。甲骨文有關方、土之祭習見，今擇錄十餘條于後，并畧加闡釋。

一、甲寅卜，其帝方一羌一牛九犬（明七一八）。

二、乙酉卜，帝于方，用一羊（巴九）。

三、庚戌卜，𡆥于四方其五犬（南北明四八七）。

四、辛卯卜，㞢彡酌，其又于四方（南北明六八一）。

五、甲辰卜，㠯，帝于東。九月（珠六一二）。

六、貞，帝于東凶囧犬，求三宰，卯黃牛（續二・一八・八）。

七、甲申卜，宂貞，求于東三豕三羊囧犬，卯黃牛（續一・五三・一）。

八、己子卜，宂貞，帝于西（乙二二八二）。

九、庚戌卜，爭貞，求于西囧一犬，一宵。求四豕四羊，宵二。卯十牛，宵一（庫一九八七）。

十、帝于南犬（六中六七）。

十一、于丁卯酌南方（鄴三下三八・四）。

十二、帝于北二犬（續存下二四五）。

十三、貞，求于北（珠四六四）。

十四、求東西，业伐，卯宵、黃牛〇貞，求東西南，卯黃牛（綴合二七八）。

十五、求于土宰，方帝（綴合二一一，續存上五九五）。

十六、戊申卜，㱿貞，方帝，求于土……（乙五二七二）。

以上所引第一、二兩條的其帝方和帝于方，以及其他各條之帝于東南西北某一方和方帝者，既可以證明方帝為帝方的倒文，又可以證明帝方為帝于方的省文。甲骨文以帝為上帝。也以帝為祭名，周代金文同。祭名之帝說文作禘，并謂：「禘，諦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按甲骨文的帝祭是廣義的，五歲一禘乃東周人的說法。第三、四兩條稱四方，可見一般所稱的方，都是四方的簡稱。自第五條至第十三條，都是用帝祭、來祭或酌祭于東南西北的某一方。其中除第十一條稱南方外，其餘均省去方字。第十四條是用來祭于東西二方和東西南三方。至于甲骨文用帝祭于四方和四方禋，在此就不引述了。又以上所引第十五、十六兩條，都是以土為社，社與方同時并祭。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按甲骨文以社與方并祭，可以和詩甫田相印證。

總之，甲骨文的方帝習見，即帝方之倒文，也即帝于方的省文。本文對于甲骨文祭祀東南西北之一方二方三方或四方者，均畧加引述。至于就前文所引第十五、十六兩條來看，足徵詩板襄于四方」的社方并祭，都是來源于商代的。

釋「帝住其冬茲邑」

第一期甲骨文稱：「丙辰卜，殼貞，帝住其冬（終）茲邑；貞，帝弗冬茲邑○貞，帝住其冬茲邑；帝弗冬茲邑。」（丙七一，又丙七三文同）第一期甲骨文的「洹其作茲邑因」（續四．二八．四），茲邑指「大邑商」，即洹上的商都言之。又第二期甲骨文的「洹弘（洪）弗辜（敦，訓迫）邑」（珠三九三），邑乃茲邑的簡稱。終字應訓為終止或終絕。前文的帝住其終茲邑和帝弗終茲邑，是就上帝是否終絕商邑言之。商代還是城邦制度，其言茲邑即代表商國。故武王伐紂，牧野一戰而商亡。

古文字令與生命之命本通用。甲骨文有令字無命字，但也不以令為生命之命。書盤庚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之語，近代學者謂盤庚為西周人所作，是可信的。但西伯戡黎的「天既訖（訓終）我殷命」，于殷邦言命，並非後人所竄改。西周器邢侯簋的「帝無冬（終）命于有周」，是說上帝對于周國的壽命沒有終止；書多士的「殷命終于帝」，是說上帝終絕了殷國的壽命。以上兩者恰好相反為義。總起來說，甲骨文的帝是否終絕茲邑，實際上是指商邦的存亡言之。到了商代末期和西周，才明顯的以帝和邦國的壽命相連為言。這就不難看出商末和西周時代天命觀的發生和發展的由來。

釋「帝官」

甲骨文官字習見，多作地名用。第一期甲骨文有「貞，帝官」和「帝不官」（乙四八三二，左右對貞），此例罕見。陳夢家謂：「官疑假作愔，說文和廣雅釋詁訓憂。」（綜述五七一）按依陳說訓為帝憂、帝不憂，殊不可通。其實，帝官和帝不官雖然措詞簡單，未能指出具體的事物，但它為商王向上帝乞求佑助之詞，是沒有疑問的。我認為，官字應讀作寬，官與寬同屬淺喉，又係疊韻。金文晉姜鼎的䜌綰，孟姜簋作綽綰，史伯碩父鼎作綽綽，書無逸作寬綽，詩淇奧分言之作「寬兮綽兮」。這就是从官之字和寬字通用的明徵。詩淇奧傳訓寬為容，爾雅釋言訓寬為緩，寬容與寬緩詞義相仿。甲骨文無寬字，以官為寬。帝寬、帝不寬，係占卜上帝對商王能否寬待優容之義。

甲骨文帝官和帝不官之辭，在後世典籍中已經有了演變。禮記緇衣引書太甲：「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孟子公孫丑引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甲

骨文災孽之孽作皆。其稱：「帝其作我皆」（乙五三四二），是指上帝作孽于我言之；其稱：「𢀛王又（有）作皆」（粹四八七），是指王自作孽言之。說文訓逭為逃，重文作㬎。段注：「从兆者，从逃省也；从萑者，讙聲也。」按兆即古逃字，詳釋兆。禮記緇衣鄭注訓逭為逃，孟子逭字作活。逭與活音義并相因。

基于上述，書太甲的「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其語根詞源，是從甲骨文的「帝官」、「帝不官」以及「帝其作我皆」、「𢀛王有作皆」等辭例演化而來。這不僅可以解釋甲骨文帝官、帝不官二句的本義，同時也足以說明，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中的商書、周書交驗互證，是直接解決若干自來認為詰曲聱牙的史料的重要途徑。

釋王亥的配偶

甲骨文關于先公和先王的配偶，自示壬示癸才開始以天干為廟號（詳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並非如此。現在分別予以闡述。

一，甲骨文祀典中的廟號，二示以前均無可考，而自二示以後的先王和先妣的廟號則尚為完備，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緣故。至于上甲和三匚的廟號，由于無典可稽，故後人有意識的排定為甲乙丙丁。而上甲和三匚配偶的廟號，也由于同樣原因而付之闕如。所以，第四期甲骨文在祭祀三報配偶時，只概括地稱之為「三匚（讀報）母」（粹一二〇）。

二，示壬示癸的廟號為什麼日干相次？因為所有的廟號都限于十个日干，則有的重複有的相次是難免的。重複的用不着說，相次的例如：周祭中祖乙（孝乙）和祖庚的日干相次，代祖父兄三句兵之一，兄日壬和兄日癸的日干相次。與三報的廟號為後世所擬定的迥然不同。

三，甲骨文周祭中的直系先妣，自示壬的配偶妣庚和示癸是可以斷定的。

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

甲骨文祀典中習見「自上甲六示」之貞，六示指先公中最後的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以下簡稱三報）示壬示癸言之。王國維謂：「疑商人以日為名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後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適與十日之次同，否則不應如此巧合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董作賓謂：「我疑心這是武丁時代重修祀典時所定。……至于成湯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觀於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並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實有整齊劃一之意，不然，無論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夠如此巧合。」（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按王董二氏均謂六世廟號為後人所追定，自來研契者並無異議。我認為，其說有得有失。六

甲骨文關于先公和先王的配偶，自示壬示癸才開始以天干為廟號（詳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至于王亥配偶之稱為王亥母，則為舊所不知。甲骨文稱：「貞，求于王亥女（母），求于王亥女（母）。」（乙六四〇四）甲骨文女母二字互用無別。求于王亥母，求，和「其又三匚女（母），求」（粹一二〇），文例相同。郭沫若同志謂「母殆謂三匚之配」，甚是。如果把求于王亥下的女求二字，認為是用人牲的女奴隸和物牲的求，那就講不通了。因為前引兩段龜卜，原係先右後左的對貞辭，左段卜辭是承右段卜辭而省去求字。這是對貞的常例。如果不釋女為母，而以女為人牲，則女與求都成為祭牲，那末，左段卜辭就斷無省求存文之理。總之，求于王亥母，求，是說燎求以祭祀王亥的配偶；彐求于王亥母，是說勿燎于王亥的配偶，蒙上文而省求字。因此可知，王亥母之為王亥的配偶，是可以斷定的。

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

甲骨文祀典中習見「自上甲六示」之貞，六示指先公中最後的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以下簡稱三報）示壬示癸言之。王國維謂：「疑商人以日為名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後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適與十日之次同，否則不應如此巧合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董作賓謂：「我疑心這是武丁時代重修祀典時所定。……至于成湯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觀於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並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實有整齊劃一之意，不然，無論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夠如此巧合。」（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按王董二氏均謂六世廟號為後人所追定，自來研契者並無異議。我認為，其說有得有失。六

示中上甲和三報的廟號，乃後人所追定。至于六示中示壬示癸的廟號，並非如此。現在分別予以闡述。

一，甲骨文祀典中的廟號，二示以前均無可考，而自二示和二示以後的先王和先妣的廟號則尚為完備，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緣故。至于上甲和三匚的廟號，由于無典可稽，故後人有意識的排定為甲乙丙丁。而上甲和三匚配偶的廟號，也由于同樣原因而付之闕如。所以，第四期甲骨文在祭祀三報配偶時，只概括地稱之為「三匚（讀報）母」（粹一二〇）。

二，示壬示癸的廟號為什麼日干相次？因為所有的廟號都限于十个日干，則有的重複有的相次是難免的。重複的用不着說，相次的例如：周祭中祖乙（孝乙）和祖庚的日干相次，代祖父兄三句兵之一，兄日壬和兄日癸的日干相次。與三報的廟號為後世所擬定的迥然不同。

三，甲骨文周祭中的直系先妣，自示壬的配偶妣庚和示癸

的配偶妣甲開始。但是，妣庚和妣甲的日干並不相次，很明顯，她們的廟號是根據典冊的記載，決非後人所追擬。因此可知，示壬示癸的廟號也有典可稽，是可以斷定的。這種商代早期的典冊，已被後世史官所修訂。因為示壬是成湯的祖父，示癸是成湯的父親，假如是成湯時的典冊，則應稱示壬示癸為祖壬父癸，稱妣庚妣甲為妣庚母甲，這是顯而易見的。

四，商代的世系譜牒是一種簡單的文字紀事。例如武丁時期的獸骨刻辭（綜述四九九及圖版貳拾），記載了一个貴族十一世祖先的私名。這是一个從商代初年開始，以男子為世系的專記私名的譜牒。又商代晚期三句兵的銘文，分別記載了七个或六个祖父兄的忌日。這當是錄自以男子為世系而又有忌日的譜牒。再從甲骨文祀典的廟號來看，則商王室對于祖先的忌日，自然是男女并記，更為完備。從上面所引的傳家十一世的譜牒來看，它和商王室的世系自示壬示癸至武丁為十三世大致相仿，

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這一指示，對于我們研究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有着很重要的意義。

郭沫若同志說：「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上則為神話傳說時代。」（卜辭通纂考釋第七十四頁）郭沫若同志以「大抵」為言，還沒有劃分時代上的明確界限。

史記殷本紀關于上甲和三報以前的先公還有七世，只記其名。以上十一世都屬于傳說時代。傳說時代利用結繩和木契來幫助某些事物的記憶。但是，這和用文字紀事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是判然有別的。

書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僞孔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按這是說商湯之革夏命已有典冊的記載，這和二示與二示配偶的廟號之有典籍可稽，可以交驗互證。二示和二示的配偶，乃

因為人的壽命有長短，世數不會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商王室和其他貴族譜牒世系的上限，都應在夏末或商初之際。假如在此以前已經有了文字紀事的話，那末，在祖先崇拜已經發達的歷史階段，則不會對于先公的廟號沒有記載。

五，如果依照前引王董二氏之說，二示的廟號既然為後世所追定，當然，二示配偶的廟號也是如此。但是，為什麼二示廟號之上省掉戊己庚辛四个日干不和報丁銜接呢？為什麼二示配偶的廟號妣庚妣甲不按照日干的次序擬定呢？為什麼甲骨文周祭中的先妣自二示的配偶開始呢？這只能說，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廟號，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而已。

依據前文五項論證的結果，還可以解決歷史上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于何時？這是一个懸而未決的問題。毛主席說：「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中

釋𢦏甲

史記殷本紀敘殷之先王有河亶甲。第二期甲骨文河亶甲的合文作𠂤十、𠂤十，祖甲以後作𠂤、𠂤。𠂤與𠂤从二戈相背，疑古𢦏字」（簠考帝釋九・三乙），王襄謂「𠂤从二戈相背，疑古𢦏字」（簠考帝二一），郭沫若同志釋為𢦏（通考一七六），甲骨文編的合文釋為𢦏甲。陳夢家謂𠂤「似乎是兩弋相背」，𠂤「似乎是弋字，從犬從弋」（綜述四〇八）。按𠂤與𠂤从二弋相背，不从弋，

與戠字戈字無涉。甲骨文戈字數見，早期作  、  ，後期作  ，均从二戈互疊或平列。古文偏旁中从弋从戈間有互作者，但甲骨文戈（讀「踐奄」之踐）某方之戈均从二戈，弋甲之弋均从二弋，兩者決不相混。至于陳夢家謂从「似乎是二弋相背，乃勦襲余說而加以「似乎」二字。因為他曾向我借閱殷契駢枝四續稿本。陳氏又謂弋似乎是从犬从弋的弋字，完全出于臆測。陳氏不知弋和戠乃早晚期之別，並非晚期从犬。

弋字雖然不見于後世的字書，但究其音讀則應从弋聲。甲骨文豐字，與豐字从玨者有別，作  或，从二亡相背或相向以亡為音符。古讀亡如無，無與豐雙聲，魚東通諧。甲骨文早期非字作  ，从二万（丐，穹从万聲）相背，万非雙聲。這和弋字从二弋相背而讀為弋聲，其例正同。曾運乾喻母古讀考謂「喻母四等字古隸舌聲定母」。按古讀弋如特，特屬定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特字「諸書亦或以直為之，或以地以第

伯仲之仲作中，中間之中作。後世則以仲代中，以中代，中行而廢。今將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有關中和的詞例，分別擇錄于下：

甲，中

一、大子，中子，小子（甲骨文編合文一一）。

二、大父，中父，父（商器三戈之一的銘文，代一九。二〇）。

乙，

三、義京—右（續一・五二・二），義京—（前六・二・三），義京—左（前六・二・二）。

四、戠馬：左、右、人三百（前三・三一・二）。

五、王作三（師）：右、、左（粹五九七）。

六、左、、右（商器三个盉的銘文，青山莊清賞二・五・七）。

以但以亶以徒以獨為之，皆一聲之轉。」呂覽適音與君守高注并訓特為但。漢書賈誼傳的「非亶倒縣而已」，王莽傳的「亶飲酒啗鰒魚」，顏注均謂「亶讀曰但」。但與亶並諧旦聲。總之，弋从弋聲，古讀弋為舌頭音。弋之讀特，特之通但通亶，都是由于雙聲而通用。弋甲即亶甲，緩言之為河亶甲。急言之為亶甲。

釋中宗祖丁和中宗祖乙

甲骨文的中宗祖乙是常見的，而中宗祖丁（摹本）還是初次見到。我認為，中宗祖丁即中丁，乃大戊之子，中宗祖乙之父。陳夢家謂先王廟號的區別，「大小之間可以稱中」，并列舉「大丁—中丁—小丁（祖丁），大乙—中宗祖乙—小乙」為證（綜述四四一）。按陳氏謂大小之間可以稱中，是只看表面現象而未明其實質意義，乃似是而非的解釋。古文字的通例，

以上所列甲類的大中小即大仲小。第一條的大子、中子、小子，和第二條的大父、中父、父可以互證。至于第二條以大父、中父和父為言，次序井然，父上沒有再加小字的必要。大中小是縱列的，大為第一位，中為第二位，小為第三位。這是對先輩排列的順序稱謂。大中小之中與後世伯仲之仲同義，但與間之有別。大仲小猶記數字之有一二三，前後是順序的。乙類的右左是橫列的，以中為主，左右為輔，與伯仲之仲不同。第四條的戠馬，以左右人三百為言，把字列于左右之下，而不列于左右之間，正是和左右有主輔之別的明徵。第五條的三師而分稱右左，也顯然是以師為主而左右師為輔。第六條的三盉銘文，以左右為識別。盉為盛酒之器，用以宴享或祭祀，在陳設時自然是橫列——一盉在，兩盉分列左右。

中與既然有別，則中丁、中宗祖丁、中宗祖乙之中均應讀作伯仲之仲。甲骨文中丁之中偶有作者（後下四〇・一一），

羅振玉謂為「偁用假字」（增考中一四）。至于中宗祖丁和中宗祖乙之中則從無作𠂤者。

商代先王世系之稱丁者，以大丁為首，大丁之次為中丁，中丁居第二位，故甲骨文第一期稱中丁，第三、四期稱中宗祖丁；商代先王世系之稱乙者，以大乙為首，大乙之次為祖乙，祖乙居第二位，故三、四期稱之為中宗祖乙。商王廟號每以大中小為別，大中小之中無作𠂤者。第一期甲骨文為什麼有大和中而無小（小丁和小乙之稱出現于武丁以後）？因為小丁為武丁的祖父，只稱祖丁便很明顯；小乙為武丁之父，只稱父乙便很明顯。自第二期以來，小丁也稱為毓祖丁，小乙也稱為小祖乙或毓祖乙。

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引古本竹書紀年：「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居庇。」（原注：「今本紀年注亦云，祖乙之世，商道復興，號為中宗，即本此。」）以證史記殷本紀稱大戊為中宗之非（原注：「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亦以祖乙與大甲武丁並稱。」）按王氏引卜辭和典籍以中宗為祖乙而非大戊，這是對的。但是，以今本紀年注和晏子春秋為證，也認為祖乙因是中興之主而稱中宗，這是大有問題的。如祖乙果因中葉復興而稱中宗，為什麼卜辭不作𠂤宗而作中宗呢？而且中宗祖丁之中宗又如何解釋？因此可知，王說顯然是錯誤的。

綜上所述，本文論證的結果，中宗祖丁即中丁。中丁、中宗祖丁和中宗祖乙之中均應讀為伯仲之仲，仲宗乃是先王以丁或乙為廟號而用以區別的稱謂，含有「第二位」之義。既非𠂤間之𠂤，亦非𠂤興之𠂤。這就糾正了陳王二氏的誤解。

釋「又于十立伊又九」

九四，又摭續二〇一文同，有又字而缺干字）郭沫若同志謂：「又于十立伊又九義頗難解，疑是又于伊十立又九之倒文。立當讀為位，蓋謂為壇位也。」（粹考一九四）陳夢家謂：「又于十立：伊又九，是伊尹與其它九臣為十位。」（綜述三六三）按陳說出于臆測，不可據。郭說甚是，但無佐證，故以疑為言。今舉例以證成郭說。甲骨文以倒文為句者常見，例如：「卯十宰出五」，即「卯十出五宰」的倒文；「不其受又（佑）」的倒文。以上二例常見。又「其隹𦎫年受」（陳三一），即「其隹受𦎫年」的倒文。商器宰椃角的「隹王廿祀翌又五」，即「隹王廿祀又五、翌」的倒文。己酉彝的「隹王廿祀劦日五」，即「隹王十祀又五乡日」，二者一倒一正。劦日、乡日都是祭名。這和倒文的「又于伊十立又九」，可以互證。

伊是伊尹的簡稱，甲骨文習見。至于十立又九，是指商代

統治階級的歷世功臣言之。書君奭：「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這是周公畧舉商代的歷世功臣，當然商代功臣不限于此數。甲骨文把先世功臣排列為十又九位，加入祀典，而以伊尹為首，故有「又（侑）于伊十又九立（位）」的占卜。

釋「伊宭」

陳邦懷同志引「又𢦏伐于伊，其乂大乙，乡」（後上二二．一）之貞，謂「此辭乃卜伊尹從祀成湯」。又引詩長發的「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屈原天問的「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為證（徵存下二二）。按陳說甚是，但漏引卜辭的「伊宭」。

第三期甲骨文稱：「貞，其卯羌，伊宦○王其用羌于大乙，卯重牛，王受又。」（粹一五一）按伊乃伊尹的省稱，這也是伊尹配祀成湯之貞，可以補充陳說。第一期甲骨文貞人名的賓字作穷。穷字有時也作動詞用，例如：「咸穷于帝」（丙三九），是其證。甲骨文中期以後，穷字用作動詞者均作宦。在上述之外，甲骨文稱：「癸丑卜，上甲戠，伊宦。」（南北明五一三）這是說，用歲祭于上甲，伊尹配享。由此可見，伊尹不僅從祀成湯，也從祀上甲。此外，甲骨文有「伊其宦」、「伊弜宦」和「伊宦」之貞，也都是指配享言之。

釋女巂

陳夢家謂：「武丁時卜辭又有一人，有三種寫法：巂、𡛨、𡛨。」又謂：「他和伊尹和黃尹亦有并見于一辭的。」又謂：「其字待考。他大約與伊、黃同為舊臣。」（綜述三六六）按甲骨文巂字作𡛨，𡛨字作𡛨。前兩个字只是从女不从女之別，第三个字从穷，和前兩个字迥然不同，雖然也作為祭祀對象，但不與伊尹或黃尹並祭。又第一期甲骨文有「雨其𡛨」和「我其止𡛨」，𡛨字也沒有作巂或巂的。足徵𡛨是另一个人，不應與巂巂混同。今將有關致祭于巂和巂的甲骨文擇錄于下，并加以說明。

一、止于巂（後上九・五）。

二、辛亥卜，設貞，止于巂召犬，卅五牛（續二・二四・五）。

三、貞，止于巂（前一・四九・三）。

四、弜𢦏止于巂（珠三四四）。

五、貞，弜卅巂（前一・四四・七）。

六、己亥卜，設貞，止伐于黃尹，亦止于巂（前一・五二・三）。

七、其又巂眾伊尹（甲八八三）。

郭沫若同志謂：「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巂，女巂恐即此人。」（通考二六三）按郭說是對的。但是以「恐即此人」為言，并非決定之詞。山海經大荒西經郝氏義疏：「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鮅（鱓），祭操俎。」郝氏義疏：「女戚一曰女巂」。按巂乃巂的別體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的「巂蒙」，文選陸韓卿答希叔詩的「寂巂」，是并以巂為巂之證。今用甲骨文以糾正山海經，則戚乃巂字的形譌；再用山海經以驗證甲骨文，則甲骨文的巂乃女巂二字的合文。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和先妣先母的廟號，作合文者習見繁出。前引第六條以黃尹和女巂并祭。甲骨文的女巂也省稱為巂。前引第七條以巂和伊尹并祭。可見女巂和黃尹或伊尹的地位相仿。女巂非女子之女，乃古代女稱姓、男稱氏之氏。史記殷本紀引商書

甲骨文巂字作𡛨，𡛨字作𡛨，𡛨字作𡛨。前兩个字只是从女不从女之別，第三个字从穷，和前兩个字迥然不同，雖然也作為祭祀對象，但不與伊尹或黃尹並祭。又第一期甲骨文有「雨其𡛨」和「我其止𡛨」，𡛨字也沒有作巂或巂的。足徵𡛨是另一个人，不應與巂巂混同。今將有關致祭于巂和巂的甲骨文擇錄于下，并加以說明。

一、止于巂（後上九・五）。

二、辛亥卜，設貞，止于巂召犬，卅五牛（續二・二四・五）。

三、貞，止于巂（前一・四九・三）。

四、弜𢦏止于巂（珠三四四）。

五、貞，弜卅巂（前一・四四・七）。

六、己亥卜，設貞，止伐于黃尹，亦止于巂（前一・五二・三）。

俠篇有女鳩、女房，以女為氏，是其證。

總之，依據前文論證的結果，本文有四點新的說明：一、甲骨文的巂與巂和𡛨字有別，不應混而為一。二、巂乃女巂之譌，而合文，而巂為女巂的省稱。三、山海經的女戚乃女巂之譌，而巂為巂字之異構。四、女巂之女并非女子之女，乃姓氏之氏。

釋炙

甲骨文稱：「來𤆬○來炙。」（佚七〇八）炙字作𡛨，舊不識。按典籍炙作炰，即燔字的古文。漢書楊雄傳：「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炰炰。」顏注：「炰炰光盛貌」。文選甘泉賦李注：「廣雅曰，炰，熱也，音欣。」玉篇火部炰同燔：「許勤、許靳二切，炙也。」左傳昭十八年的「行火所燔」，杜注也訓燔為炙。但甲骨文以來𤆬與來炙對貞，則炙當為先公之名。

釋用作人牲的女奴隸

第一期甲骨文有用作人牲以祭的一些帶有稱名的女奴隸，這些女奴隸為舊所誤識。今將有關兩條卜辭錄之于下，然後加以辨釋。

一、辛丑卜，彭𣪊，壬寅○辛丑卜，彭，壬寅（毆）○妣辛𡚴（宴）○母庚豕○妣辛𡚴（斁），妣癸𡚴（斁）○妣戊𡚴（故）○母庚三牢○妣戊𡚴（毆），妣戊𡚴（斁）（乙四六七七）。

二、其𣪊妣癸𡚴（斁），妣甲𡚴（斁），虫⿰（庫一七一六）。

以上兩條的妣某下一些从女的字，甲骨文編誤認為「母某」的合文。陳夢家謂「姬宴等字應讀作亞母、它母，也是先妣的私名。」又謂「姬嫟宴等字亦可能是女旁的女字」（綜述四九一—四九二）。按陳說既以姬宴等字為先妣的私名，又以為可能是女字，甲骨文中哪有列入祀典的先妣在廟號之外又附有私名或女字的例子呢？可見陳說是出諸臆測。

前引第一條于諸妣下附以毆宴斁等字，我認為，這些从女的字都是女奴隸的女字，也就是女奴隸之名。這是用女奴隸作為人牲以祭祀諸妣。因為母庚豕、母庚三牢和妣乙毆、妣辛宴、妣辛斁……等句例完全相同，不過有物牲和人牲之別罷了。從第二條的「其𣪊妣癸毆、妣甲斁」來看，則以女奴隸的毆和斁作為祭祀妣癸、妣甲的人牲更為明確。陳夢家因為母庚豕和母庚三牢和附有私名的諸妣并列為不相符，乃刪掉豕字和三牢二字，顯然是錯誤的。

釋𡚴

甲骨文有𡚴字，係婢字的初文，為研契諸家所不識，今錄之于下：

一、虫𡚴，王受又○又毆羌，王受又（寧滬一·二三一）。

二、己卯卜，貞，王宧且乙爽匕己，姬，𡚴二人，卯二牢，亡尤○甲申卜，貞，王宧且辛爽匕甲，姬，𡚴二人，毆二人，卯二牢，亡尤（京津五○八○，又續一·二五·二，文殘）。

以上兩條𡚴字凡三見，作⿰或⿰。𡚴是婢的原始字，今則婢行而𡚴廢。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婢是形聲字，它的形符說文从女，甲骨文从妾，義訓相仿。但从女的含義太抽象，妾與婢的身份相比次，在商代都係家內奴隸，故从妾于字義更相適應。

前引甲骨文兩條的毆字凡三見，均作⿰形，从豆从殳。羅振玉釋為敲（增考中三八），甲骨文編列毆于殹字中，并誤。古文豆字與鬲、皇二形迥別。說文：「毆，毇擊也，从殳豆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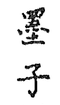
是毆有擊義。儀禮少牢饋食禮的「司馬刲羊，司士擊豕」，鄭注：「刲、擊皆謂殺之。」毆字典籍也作剫或豆。廣雅釋詁：「剫，裂也。」呂氏春秋貴公的「大庖不豆」，俞樾諸子平議謂「豆當讀為剫」。按剫即今方言切物曰剁的本字。

前引第二條有姬字，甲骨文姬字每用為祭名。如「王宧母癸，姬，亡尤」（前一·三一·二），「其又姬于匕辛」（粹三八六），是其證。姬與餧、饎古字通。集韻七之餧同饎。說文：「饎，酒食也。」前引第一條的虫𡚴王受又，又毆羌王受又，上下對貞。是貞問用𡚴為牲以祭而王受祐，還是剫殺羌俘以祭而王受祐呢？前引第二條分為兩段，其所用人牲與物牲都是𡚴二人，毆二人，卯二牢。這是貞問用這樣的品物以祭于祖乙爽妣己或祭于祖辛爽妣甲，是否可以沒有過尤？

總之，甲骨文𡚴字从妾卑聲，係婢的原始字。以形聲字聲中含義之例考之，則𡚴之从卑，不僅是个音符，同時也具有卑之于下：

賤之義。甲骨文用家內奴隸的辭以為人牲，當然辭在當時是沒有社會地位的。（近見甲骨文字集釋已引屈翼鵬說釋辭為婢，但他的解釋和本文有些出入，故仍存本文。）

釋新異鼎

第三期甲骨文有「新異鼎」（摭續二七五），上下文已殘。異鼎二字合文作  ，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周初器作冊大方鼎的「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異鼎二字作  。郭沫若同志謂：「異，禼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禼。」（系考三三）容庚同志說同（善考一三）。按禼為晚周古文，晚周以前的古文祀字無作禼者。陳夢家謂：異鼎「可能就是下將述及的二鼎：一為大保鑄鼎，一為成王奠鼎。此二者都是方鼎，而耳上都有特殊的匍伏之獸，所謂異鼎，或即指此。……這兩鼎原非一對，但原來或有大保鑄武王奠和大保鑄成王奠的兩對。異鼎之異或是比翼之義。」（西周銅器斷代三・八五）按陳氏既訓異為耳上有特殊之獸，又謂鼎為兩對，訓異為比翼，都是出于主觀想像。

史記楚世家的「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索隱：「翮亦作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正義：「翮誤，當作翮，音歷。爾雅云，附耳外謂之鉉，款足謂之翮。」說文鬲字段注：「翮者翮之假借字，翼者鉉之假借。九鼎款足者三，附耳于外者六也。」按舊說訓翮為款足是對的。至于以六翼為六附耳，古代何曾有六附耳之鼎呢？至于段注也是臆說，因為九鼎中有三个款足，六个附耳，也是講不通的。墨子耕柱謂夏后開（啟）鑄九鼎，左傳宣三年杜注以為禹鑄九鼎，均不可信。因為夏代相當于龍山文化的後期，不可能有鑄九鼎之事。近來學者謂九鼎係武王伐紂時所俘掠的商鼎，後世演義為夏初所鑄，這樣推論是可信的。

甲骨文新異鼎之異應讀作翼。古文字有異無翼，以異為翼，翼為異的後起字。盂鼎的「故天異臨子」，慈，詳墨子新證。虢叔鐘的「嚴在上，異在下」，詩六月稱「有嚴有翼」，可以互證。商和西周時代有花文的各種彝器，外部往往有幾道突出的高棱，好像鳥的羽翼，故典籍稱之為翼。圓鼎外部有的三翼，有的六翼，方鼎多作六翼，也有作四翼或八翼者。今俗稱翼為「腓子」。總之，作冊大方鼎之稱異鼎，指鼎之有翼者言之，甲骨文的新異鼎，指新鑄有翼的鼎言之。這是由于得到實物的驗證而知之。

釋「鼎龍」

甲骨文鼎與貞之構形是有別的，而在構詞上，往往用鼎形之作㠯者以為貞。可是，在以鼎為器或以鼎作為虛詞，則從沒有用貞形之作  者。

甲骨文龍字一般作或，也省作  或。例如：「婦好  」（粹一二三一）也作「婦好  」（乙三二五二）也作「  甲」（乙一四六三）。此例常見，不詳列。甲骨文借龍為寵，寵乃後起的分別字。周器遲父鐘的「不顯龍光」，應讀作「丕顯寵光」。詩蓼蕭「和詩酌「我龍受之」的鄭箋，并訓龍為寵。

甲骨文凡貞問某事，而言或、  、不  、其、不其  者，往往  與  互作，均應讀作寵。這是貞問能否受到鬼神的寵佑。甲骨文言「鼎  」（字以下均隸定作龍）者，舊或釋為「貞寵」，但是，在同一段甲骨文中，一開始貞卜之貞作  ，以後再言鼎則作㠯，可見貞與鼎本來是兩个字。第一期大龜卜辭稱：「貞，  犬于父庚，卯羊〇貞，祝氏之疒齒，鼎龍〇疒齒，龍〇不其龍。」（丙一二、一四、一六、一八、二〇缺不其龍三字，以上五版大龜同辭）按鼎字的義訓，舊不得其解。漢書賈誼傳的「天子春秋鼎盛」，應劭訓鼎為方；匡

衡傳的「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注訓鼎為當。鼎與當雙聲，當與方疊韻。鼎訓為當為方，義本相同。都是表示時間上「現在」的副詞（見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前引大龜卜辭的祝字待考。龍字應讀寵。之字應訓為是，典籍常見。這一版大龜卜辭左右對貞，上下各分兩段（其他四版同）。上兩段先言用犬羊以祭，乞佑于父庚（盤庚），後言是患齒疾，現在能夠得到父庚的寵佑。下兩段以疾齒寵和不其寵為對貞。又甲骨文的「鼎业龍」（綴合一七〇），是說現在能有寵佑。在上述之外，也有只言鼎者，甲骨文稱：「□□□卜，設貞，王鼎比孟乘□。」（續三・四三・一）鼎字的用法與前文同。這是說，王現在要偕同孟乘征伐某方。

總之，本文專就甲骨文之不以鼎為貞而用作副詞以表示時間上的「現在」者，加以闡述。這就糾正了舊以鼎寵為貞寵的誤解。

釋「耳鳴」

甲骨文耳鳴之占屢見，文多殘缺。其比較完整的為：「庚戌卜，朕耳鳴，屮知于且庚，羊百屮□五十八……。」（乙五四〇五）今將典籍中關于耳鳴之書和耳鳴的事例，擇要加以引述。姚振宗所輯七畧數術畧佚文，有「噫、耳鳴穰占十六卷」，漢書藝文志同。又姚氏漢書藝文志條理：「隋志五行家梁有噫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亡。」姚氏依據陸賈之說，謂「是類之書在漢初已有之矣」。楚辭九歎遠逝：「耳聊啾而憭慌」，王注：「聊啾耳鳴也。」說文：「聊，耳鳴也，从耳卯聲。」蔡邕廣連珠：「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又居延漢簡甲編一四一三，有「耳鳴得事」和「耳鳴望行事」的記載。總之，姚振宗謂耳鳴之書漢初已有之，而今則見諸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耳鳴乃耳病中的一種症狀，是由于聽覺器官有某種病變而產生的，本來和人事吉凶毫無關係。而商代統治階級迷信鬼神作祟，竟把耳鳴當作不祥之兆，甚至用百餘羊為祭牲，以乞祐于先祖。但這種迷信觀念，一直沿襲到封建社會猶信從之。

釋齒

甲骨文齒字作  、  、  、  、  、  等形，象口內齒牙形。晚周鉩文齒字作，加止為音符，遂變成形聲字。甲骨文齒字有三種用法：一、習見的「疒齒」之占，指齒牙有疾言之；二、「取牛不齒」（珠一五二），指牛的年齒言之；三、齒指差錯或災害言之。關于第三項，自來研契諸家均不得其解。今將有關這類的詞例分條擇錄于下，然後加以說明。

一、王牀（夢）隹齒（乙七四八二）。

二、丁丑卜，宁貞，朩得。王固曰，其得隹庚，其隹丙其齒。四日庚辰，朩允得（前七・四二・二）。

三、王固曰，不吉，其氏齒（綴合二六八）。

四、貞，弜曰戈氏齒王〇曰戈氏氏齒王（林一・六・二）。

五、王固曰，吉，亡來齒（乙三三八〇）。

六、今五月亡其來齒（乙一〇七一）。

七、□嬉，其屮來齒（續四・三二・三）。

八、癸未卜，爭貞，旬亡囚。王固曰，屮希，三日乙酉夕昷，丙戌允屮來入齒（庫一五九五，藏一八五・一畧殘）。

說文：「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又：「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禮冥氏賈疏謂：「齒即牙也。」按分別言之，門牙曰齒，在兩側者稱牙。統而言之，則齒牙無別，所謂對文則殊，散文則通。齒為名詞。就其作用來說，則有相磨相錯之義。王筠說文釋例謂牙作与，「乃象上下相錯之形」，這是對的。甲骨文對于人事的舛啎和禍祟，往往以齒為言，猶

之現在方言所謂「出岔子」。話又說回來，其所以往往以齒為言，乃是由齒牙相磨相錯之義引伸而來。前文所引第三條，以不吉和其氏（致）齒連言，第五條以吉和亡來齒連言，第七條以嬉（艱）難和其出（有）來齒連言，第八條先言出希（祟），其驗詞為允出來入齒。因此可知，甲骨文之言齒，其為發生某種事故或禍祟之義，是顯而易見的。

釋斁

甲骨文斁字作𣪊、𣪊、𣪊等形。孫詒讓謂「疑當為雔之省」（舉例下四五）。陳夢家謂「或是鷁字，假作潦」（綜述五六六）。楊樹達謂「斁疑當讀為罪」（求義四三）。陳邦懷釋為斁，謂「借斁為魅」（徵存下二六）。按各家之說均臆說無據。古文字从攴與从殳往往互作，不煩舉例。西周金文有季斁簋。晚周古鉩文有「王斁」，西周金文的雔字，从隹與从斁互

為壞，一義相貫。又廣韻下平二十六咸：「斁，士咸切（音饞），鳥斁物也。」按斁摧雙聲。鳥斁物應解作鳥摧毀生物，和災害之義相因。這是古文字偶見于後世字書的一例。

今將甲骨文言斁之例，擇其詞句較為完整者，分條錄之于下：

一、貞，□帝隹降斁〇貞，帝不隹降斁（續五・二・一）。

二、貞，帝不降隹（續存下六八）。

三、帝其降斁（乙五七五）。

四、今鼄其出降斁（林二・二六・一三）。

五、貞，其出降斁（林二・二二・三）。

六、丙辰卜，穷貞，叚，告斁于□，一月（前四・四・六）。

七、茲雨氒斁（粹七五五）。

八、貞，亡來斁〇貞，其出來斁（乙二五九五）。

見。虢季子白盤以縷為經維之維。我認為，甲骨文的斁即古摧字，也即古摧字。古文字从攴的字後世多變為从手。例如：說文扶字的古文作敉，揚字的古文作敭，播字的古文作敷，是其證。至于摧摧相通，是由于摧从崔聲，崔从隹聲，和摧从隹聲音符同。關于摧之通摧，今列舉五个例子：一、說文：「雔，雔隗高也，从𠂤隹聲。」段注：「雔隗猶崔巍」。二、莊子齊物論的「山林之畏隹」，畏隹即詩卷耳「崔嵬」之倒文。三、廣雅釋詁：「摧，摧也。」王氏疏證謂：「摧摧聲相近。」四、集韻平聲六脂謂「崔同隹」，又上聲十四賄謂「隹同摧」，（這也是下文所引第二條的隹字通摧之證）。五、甲骨文王亥之亥作𡍮（佚八八八），也作𡍮（庫一〇六四，京都三〇四七），其从隹與从崔互作。由此可見，摧摧之通是沒有疑問的。詩北門的「室人交徧摧我」，毛傳訓摧為沮。又雲漢的「先祖于摧」，摧與北門的摧字同義。總之，摧訓為沮，典籍中又每訓沮為毀

九、其出入斁（前五・二五・二）。

十、□曰，其出降大斁（乙二六五三）。

十一、翌乙酉，斁至于河□（外五一）。

十二、貞，斁其大泉（前四・三三・七）。

十三、□□卜，殼貞，王□疒隹斁〇貞，王疒不隹斁。

（乙七一五〇）

十四、□申卜，貞，方帝𢍏斁。九月（甲一一四八）。

十五、于𣪊𢍏斁（拾二・一三）。

十六、貞，𢍏斁于𣪊（粹六〇七）。

以上所列各條的斁字，均應讀作摧，摧作名詞用，指摧毀性災害為言，于詞義無不可通。第十二條的斁其大泉，泉即古洌字，在此應讀為烈，說文訓烈為火猛。這是說，摧毀之災既大而又猛烈。第十四條的方帝𢍏斁，方為四方之省稱，方帝是帝方之倒文（詳釋方土）。𢍏應讀為寧，古籍每訓寧為息。這是說，

用帝祭于四方，以寧息摧毀之災。

總之，㣇即古摧字，與摧字通。甲骨文除有時用作人名外，都指摧毀的災害言之。

釋黑

甲骨文黑字作  或  等形。其作者，郭沫若同志釋黃（粹考七八六）。按甲骨文黃字（前二・五・七）从黃作，與黑字迥別。唐蘭同志釋為莫，并謂「莫字或作者，不識，今以蘁字偏旁證之，知亦莫字」（殷記六三）。按蘁（鄴初三九・三）偏旁本作，非从。其實，黑字上部本舊不識，今以蘁字偏旁證之，知亦莫字」（殷記六三）。按蘁字（鄴初三九・三）偏旁本作，非从。其實，黑字上部本不从日，黑與莫的構形判然有別。甲骨文言黑牛黑羊黑豕者均作。又甲骨文黑字的異構也作，為舊所不識。這和周器師害簋的文字作，買簋的黃字作，下部兩叉變為三叉，其例正同。周器㝬嫖簋的嫖字从黑作，鑄子簋的黑字作，較

言之。

乙，黑指日氣晦冥的晝盲言之。例如：

一、丙申卜，宂貞，商其□黑〇貞，商黑（乙三三三一）。

二、辛卯卜，㱿貞，其黑〇辛卯卜，㱿貞，不黑（乙六六九八）。

三、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黑〇戊申卜，□爭貞，帝不我降黑（丙六七）。

四、辛卯卜，㱿貞，帝其黑我（續存下一五六）。

五、羽，異隹其亡（黑），𢦏（南北明四一八）。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鄭注：「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按十煇是指十種日光氣言之。其中「五曰闇」，闇與暗古通用。說文訓暗為「日無光」。釋名釋采帛：「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俞樾周禮平議：「周禮所謂闇，即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已

甲骨文只增加數點，說文則譌變作，并謂「从炎上出囪」。黑字的本義雖須待考，但許說臆測無據。

甲骨文黑字有兩種用法，今分別舉例，并予以闡述。

甲，黑指用牲的毛色言之。例如：

一、𢦏黑牛（拾一・四）。

二、弜用黑羊，亡雨〇𢦏白羊用（原漏刻橫劃作川），于之又大雨（寧滬一一三）。

三、庚寅卜，貞，其黑豕（金五六九）。

四、𢦏黑犬，□王受𠂤（粹五四七）。

五、𢦏黑牛〇□𢦏羊（南北明七一四）。

六、𢦏黑〇𢦏羊（京津四一九三）。

七、𢦏白犬〇□𢦏黑□犬（京津四二〇〇）。

以上所引第三條的其黑豕，如果訓黑為黃，不僅于字形不符，也于豕實有的毛色不符。第六條以𢦏黑與𢦏羊對貞，自當指牛

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並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日有不光，有晝盲，高注云，盲，冥也。此闇即所謂晝盲。」按晝盲指的是白日黑暗，可以和甲骨文言黑相印證。

上文所引各條的黑字都指晝盲言之。第四條的帝其黑我，黑作動詞用。是說上帝加我以晝盲的災害。第五條的羽為地名，甲骨文的「于羽受年」（粹八六三）和「羽不其受年」（前七・四三・一），是其證。異隹其亡黑，𢦏（啓），異與翌甲骨文每通用。啓之通詁訓為開明。這一條是說，羽地翌日無黑暗的晝盲而天氣開明。這不僅說明了亡黑是就天氣之無晝盲而言，而且，下言啓應該是指天氣開明，與一般陰雨的啓晴是有區別的。無黑暗的晝盲恰好和啓訓開明之義相脗合。這就足以證明釋黑為黑暗的晝盲以及前文釋黑為用牲的毛色，都是可以肯定的。

釋田

甲骨文田字作田、田、田等形，晚期作𠂤。田字不見于說文，其造字本義待考。舊釋田為禍為冎為骨為叶為戾為凶，均臆測無據。又舊也讀亡田為亡咎。可信，但無佐證。晚期甲骨文常見「亡德才畎」和「亡德自畎」之貞，郭沫若同志釋繇文讀畎為繇（爻），頗有道理。田字的音讀，可于周代金文、西漢竹簡和後世字書得到驗證。今特分別加以引述：一、周代金文魯侯簋：「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才𣪊，魯侯又（有）田工。」田字金文編誤釋為叶（稽）。田工郭沫若讀為畎功（殷周銘文研究三九）。這是說，魯侯奉王命率三族以伐東國，既有謀畎又有功勳。二、前年羅福頤同志以所著臨沂漢簡佚書零拾見贈。其中務過篇殘簡，有「堯問許田曰」之詞，許田二字凡三見，其即許由無疑。由此可見，西漢時還借田為由。三、龍夢家謂「坚象壅土之形，疑即冀字」（綜述五三八）。郭沫若同志釋坚為圣，並謂「坚田當即築場圃之事」（粹考一二二一）。徐中舒同志釋坚為貴，以貴為隤（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二期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胡厚宣同志從徐中舒說，又謂「貴亦讀作潰」，「貴田者，蓋猶言耨田」（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說貴田）。按以上諸家之說，只有釋圣是對的，但也解決不了問題。其餘均係臆測，無須一一加以辯駁。

說文：「圣，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又土，讀若鬼窟。」按許說必有所本，但也不免籠統，究竟致力於地指的是哪種具體事？令人無從索解。清代毛際盛的說文新附通誼，在壅字條引宗涑（按即王宗涑，字倬甫，嘉定人，精于小學）說，謂「壅（壅）正字當作圣」，今錄其說于下：

宗涑謹案新坿考（按指鈕樹玉說文新坿考），說文支部敨訓有所治也，讀若艱，然則古通作艱，而艱又敨之通段矣。宗涑謂壅正字當作圣，說文圣，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土从又，讀若鬼窟，與玉篇壅訓耕用力誼合。廣韻圣訓同說文，與尻軏字竝入沒部，音苦骨切。考說文元从兀聲，軏是或字，正文从元聲作軏。是元魂痕三部古音與沒部相轉，故圣又有艱音。

王氏這一段考證，通圣壅兩字之郵，實屬創見，但沒有引起文字學家們的注意。今依據王說并結合甲骨文，分別加以闡述：一、就構形來說，則圣即坚，又孳乳為墐，至為明確。二、就音讀來說，說文謂圣讀若窟，窟之通壅，猶鬼之通昆，魁之通梱，衣之通殷（詳楊樹達古音對轉疏證）。然則圣之讀壅，由于二字雙聲（並溪紐一等字），脂諄對轉。三、就義訓來說，國語周語的「壅田若藝」，韋解謂「發田曰壅」；列子湯問的「扣石壅壤」，釋文謂「壅起土也」；方言十二的「壅，力也」，郭注謂「耕壅用力」。以上訓壅為發田、為起土，均就開壅土

地言之。發田起土必須用力，故方言訓墾為力。這和說文「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之義相符。總之，就圣、埶、圥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證的結果，則圣、埶、圥為會意字，㝬為後起的通假字，墾為常用的俗字。說文訓㝬為永謻。按雲夢秦簡釋文的「㝬田」，始以㝬為墾（見一九七六年文物第七期第一頁）。又說文訓豦為治，讀若㝬。清代說文學家多謂豦即墾的本字。段玉裁說文艱字注，又「疑艱即今墾字」。按以豦或艱為墾，典籍無徵，均不可信。

甲骨文圣田二字相連（見下文所引第八條）。圣字原作㚔，从土从又，从土帶有三點（甲骨文土和从土的字，帶有數點者屢見），象土粒形。這个字形關係很重要，它即說文圣字之所本，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又部，均沒有和埶字攏在一起

甲骨文圥字中从用，說文謂用从卜中，殊誤。用乃甬字的初文，今作桶。本象桶形。雲夢秦簡以「斗用」為「斗桶」，猶存古文。說詳本書釋用。圥字上从𠂤、下从土，因為墾田時需要劇高填低，故用桶以移土。至于田、畕、畾等形，舊或釋為田是對的，楊樹達釋為囧，讀作磺（耐林八），顯然是錯誤的。

今將有關墾田的甲骨文，擇要分別錄之于下：

甲，埶田和行埶

一、戊辰卜，㝬貞，令永圥田于盖（前二・三七・六）。

二、□令永圥田于盖（前四・一〇・三）。

三、令臯圥田（南北明二〇〇）。

四、癸卯□卜，㝬貞，□令臯圥田于京（燕四一七）。

五、戊兇卜，㝬貞，令犬祉埶圥田于虎□（京都二八一）。

六、行圥五百四旬七日，至丁卯从。才六月（乙一五）。

七、埶敦（乙三二一一）。

八、辛□□王□圣田□朱（甲三七七）。以上第一期

九、貞，王令多羌埶田（粹一二二）。

十、甲兇貞，于下尸、刖埶田（粹一二二三）。

十一、癸亥貞，于罠埶□圥〇癸亥貞，王令多尹埶田于西，受禾〇癸亥貞，多尹弘作，受禾〇乙丑貞，王令埶田于京〇于耳龍埶田（京都二三六三）。以上第四期

乙，圥田

十二、甲兇卜，㚔貞，令埶圥田于□□，甾王事〇己酉卜，爭貞，𠂤从埶，甾王事。五月（前七・三・二）。

十三、癸□□卜，□貞，令埶圥田于先侯。十二月（前六・一四・六）。

十四、今日圥田□于先侯。十二月（明六二〇）。

十五、癸子卜，㝬貞，令眾人□入緈方圥田〇貞，弜令眾人。六月（甲三五一〇）。以上第一期

十六、弜圥，弗受又年（後下四一・一五）。以上第四期

上列十六條需要分別加以說明：

一、第四條和第十一條的京，是商代領域內的地名。第十條的下尸（夷）、刖（刖當係下夷的地名），第十三、十四兩條的先侯，第十五條的緈方，都是已歸降于商朝的其他方國。這是商王派人向別族擴張墾田的一種表現。

二、第五條的犬祉是甲骨文習見的人名，當是犬族的族長。這一條是說，令犬祉率領他的族人墾田于某方。第一、二兩條的永，第三、四兩條的臯，第十二、十三兩條的埶，都是甲骨文常見的統治階級的人物，自然也都是商王的爪牙。第十二條的眾人和第十五條的令眾人可以證明，永、臯、埶等人並不

從事勞動，而是迫使眾人在遠方或異域從事墾殖勞役的率領者和監督者。甲骨文稱「乞令墜田于先侯」（前二・二八・二），田字作動詞用。這是乞令墜率領眾人在先侯從事耕種已經開墾的土地。在此附帶說明一下：戰國時代的陶文有「圣監」（古陶文香錄一三・三）二字，這當是墾殖的監工者—把頭一類所用的陶器。

三、第十一條以王令多尹墜田于西和多尹弜（讀弗）作對貞，下句的作字係指墾田為言。由此以推，第一期甲骨文「令尹作大田」和「弜令尹作大田」（綴合一三六）對貞，很顯明，兩个作字也是就墾田言之。

四、第六條的行墜五百四旬七日，即五百四十七日。因此可知，在某地實行墾殖的時間約有一年半之久。如果依照舊說，以墜田為築場圃、糞田或耕耨，姑不論不合于文字的構形，而且，這都不過是農作的短期勞動，為什麼要達一年半之久呢？

說文的荼字讀若某，兩个字往往通用。窟作動詞用，即利用窟穴以陷眾。眾為巨獸，故特掘窟穴以陷之。第一條的眾來羞，胡厚宣謂羞為地名。按爾雅釋詁謂「羞，進也」，羞訓進典籍習見。眾來羞，是說眾來向前，故下文以衆今日窟陷和亡災、利亡災而擒獲之。

綜括上述，墜字的古文作荼，戰國時人還認識這个字，此後便沈晦了二千多年之久。由于這个字得到了解決，則甲骨文的荼田、墜田或墜田即墜田，墜敉即墜牧，是可以肯定的。墜殖對于我國古代農業生產的發展大有關係，它是擴大農田面積的首要措施。據典籍所載，墜田始見于國語周語，今驗之于甲骨文，則商代武丁時期已經有之。商代的統治階級為了擴大生產，集中財富，在農業方面，除去大令眾人普田和籍田—集

體耕作外，又派遣他的爪牙迫使勞動人民到荒野遠方，經年累月地從事艱苦的勞役，然而這也是反映了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具體事例。

釋黍、齋、粢

甲骨文有關穀類作物的貞卜甚多，但研契諸家考釋多誤，甚至把幾種穀類名稱混為一談。如黍齋粢是三種不同的穀類，其字形本來有嚴格的區別，而諸家當作同一字的不同寫法。今將此三字的形音義分別加以論證。

一、黍

黍今稱黍子，或稱糜子，去皮稱大黃米。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故从禾入水也。」甲骨文黍字作𥝱、𥝱、𥝱、𥝱等形，穗部作一个或二、三个三叉斜垂，又多从水旁，也有

以數點代水者。羅振玉謂：「𣎵為散穗，與稻不同，故作𣏌、𣏌以象之。」（增考中三四）羅氏釋形是對的，但把齎字誤與𣎵字列在一起。其實齎字是从齊从禾，其所从之齊雖多作點形，但所从之禾沒有一个穗部作三叉形的。而且也沒有从水旁者，二字截然不同。甲骨文稱：「□□卜，㱿貞，我受㞢年○丙辰卜，㱿貞，我弗其受㞢年。四月。」（乙六七二五）又：「癸丑卜，受㞢□年。」（京都五七九）這是甲骨文中罕見的𣎵字作从禾从水之例。周器仲𣪘父盤𣎵字作𣏌，與甲骨文中个別譌變為从禾的𣎵字相仿。𣎵字所从水旁有在禾下者，故小篆又變作𣏌。說文既以為雨省聲，又引孔丘說以為𣎵可為酒，故从禾入水，均屬臆測之辭。甲骨文𣎵字最為習見，其它穀類多則數十見，少則數見或一見。因此可知，𣎵是商代的主要穀類作物，當是平民的主要食糧。

甲骨文稱：「王于𣎵𣪊受𣎵年。十三月。」（乙四○五五）

甲骨文厎（侯）字倒書者屢見。王侯之侯與時候之候初本同字，候為後起的分化字。說文侯作𣏌，并謂：「候，伺望也，从人侯聲。」侯與候古通用，典籍習見，今舉三證以明之：一、周禮小祝鄭注謂「侯之言候也」，廣雅釋言謂「侯，候也」，均以侯與候為音訓。二、俞樾兒笘錄（三、二），以為古候字止作侯。三、近年來所發現的雲夢秦簡，「內史雜侯」和「耐為侯」，均以侯為候（一九七六年文物第七期雲夢秦簡釋文）。由此可見，前文所引的王于𣎵侯受𣎵年，是說王在𣎵子熟的時候能獲得𣎵子的豐收。又甲骨文的「癸丑貞，甲戌（啓）𣪊（南北師一・一一七），厎字倒書，也應讀作候。這是說，癸丑貞，第二天甲日乃晴朗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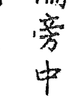
二，齎

齎即稷字的初文，今稱穀子。去皮為小米。第一至三期甲骨文的齎字均从禾从三點，作𣏌、𣏌、𣏌等形，間有从四至六點者，如𣏌、𣏌、𣏌等形。從第三期開始，點變為雙鉤，作𣏌、𣏌形。其从雙鉤點者，商承祚同志誤釋為粟（佚考五六三），甲骨文編誤釋為粟。其實，禾旁所加的雙鉤點或實點，雖數目不一，而都是古文字的齎字。齎字在甲骨文與早期金文通作𣏌，甲骨文也作𣏌。齊婦鬲作𣏌，齊父乙壺作𣏌（器）、𣏌（蓋）。在古文字中，雙鉤與填實是相同的。如甲骨文的雍己合文作𣏌也作𣏌，靣字作𣏌、𣏌也作𣏌、𣏌，鄭父己鼎𣎵字作𣏌，是其例證。甲骨文有些文字的構形還沒有定型化，因而有些偏旁繁省無定。至于齎字通常作𣏌，有的作𣏌（乙八二六七）；晶字通常作品，有的也作品；𣏌（燎）字由二點以至六點，有的或作八點；涉字通从二止，有的也从四止（寧滬二・四五）。這樣例子無須徧舉。由此可見，以上所列𣏌諸形，雖然畧有變化，而都是从禾从齊，即齎字的初文，是沒有疑問的。

說文：「齎，稷也，从禾齊聲，粢，齎或从次。」又：「稷，齎也，五穀之長，从禾畟聲，稷，古文稷。」許氏雖以稷齎互訓，但以稷為五穀之長，以粢為齎之或體，是以稷為正字，而以齎為典籍盛盛之盛。今考之于甲骨文，則齎是原始字，而稷粢等則是後起的異體字。

甲骨文的「𣎵齎其禐兄辛」（後上七・一○），是康丁祭祀其兄廩辛的占卜。𣎵是聲的省體，繁體也作𣏌（粹一二二五）。聲字應讀作𣏌。說文聲𣏌都从殸聲。漢衡方碑的「耀此聲香」，以聲為𣏌。詩文王的「無聲無臭」，文選嵇叔夜幽憤詩引作「無𣏌無臭」。可見聲與𣏌古字通。左傳僖五年引周書，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禮記郊特牲的「蕭合黍稷」，孔疏：「𣏌香謂黍稷。」𣏌齎其登兄辛，是說康丁用𣏌香的齎祭祀其兄廩辛。甲骨文登齎的次數大大超過登黍，足見齎在祭品中占有比黍更重要的地位。

三、來

甲骨文來字作  、  、  、等形，以左右从兩點者居多，有的从三、四點，有的不从點。羅振玉、王國維、商承祚、胡厚宣、孫海波等都釋作往來之來。按此字應隸定作。中間豎劃象莖，上端象穎，中部左右象葉之邪垂，下部象根。至于左右之有點者則象麥粒。它與齎字之區別有三：一、齎字沒有省點者，因為省點則與禾字漫無區別，而來字省點後仍和禾形有別。二、齎字通常从三點，因為齊字的疊體起碼是三點，沒有从兩點者，多則可達五點六點。而來字則多作兩點。三、齎字有从四个或五个雙鉤點者，而來字則無之。

甲骨文往來之來作或，金文中作，與來字截然不同。來之見于商器者，作冊般甗銘文末尾有來冊二字，般毓銘文末尾有來字，父己鼎有字，从二來。在金文偏旁中則有來來互作之例。如逨字金文習見，商器逨觶从來，周器如交鼎及散氏盤从來，長由盉與單伯鐘从來，可見來與來在初期則有別，稍晚在偏旁中則有時互作。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縫，象其芒剌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又：「，齊謂麥也，从禾來聲。」段注：「來之本義訓麥，然則加禾旁作，俗字而已，蓋齊字也。據廣韻則埤蒼來麰字作。」今以甲骨文証之，來是說文的本字，與往來之來字有別。來是獨體象形字，禾首來身也標誌着音讀（詳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字雖然變為形聲，還沒有完全失掉造字的本義。後人見詩思文稱來麰，遂以來為本字，以為俗體，于是來行而廢。段氏不知來之本作來，又誤認為俗字，不根據古文字而侈談文字起源者，都是臆測。

廣雅釋草：「大麥麰也，小麥麶也。」廣韻上平十六咍有麶字，注為小麥，是麶的繁體字。由此可知，甲骨文的來指的是小麥，而甲骨文的麥則指的是大麥。解放後，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中往往遇見小麥，證明小麥的種植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甲骨文兩見「東白來」（南北明四四七，金二〇五）。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三「回鶻」「其地宜白麥。」白麥當即甲骨文的白來。

總之，黍齎來三種穀類，舊說混沌不分，本文都加以辨認和澄清。關于黍為商代平民的主要食糧，以及讀侯為侯，訓黍侯為黍的成熟時候；關于齎即稷之初文，而稷秫粢都是後起的異體字，以及讀聲為馨，以馨香之齎為祭品；關于來即麰之初文，與往來之來有別，以及來為小麥，麥為大麥；均為舊所不解。以上就是本文論證的結果。

釋禾、年

說文：「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  也。」段注：「嘉穀之連稿者曰禾，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今俗云小米是也。」又說文：「稼，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从禾家聲。」段注：「全體為禾，渾言之也，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莖節為禾，別于采而言，析言之也，下文之稭稈也。」按經傳中禾字有兩種涵義，狹義是專指穀，與甲骨文不同。廣義是泛指一切穀類。陳夢家謂：「卜辭之年、禾亦有廣狹兩義。凡單稱的如受年、受禾、年有足雨、禾有及雨，都指穀子；凡稱黍年、秬年之年，則泛稱穀類。」（綜述五二六）按陳說顯然是舛誤的。甲骨文中所見的禾都是廣義的。因為甲骨的稷字作，是穀子（小米）的專字。甲骨文凡言受某年者，年上一字必為穀類專名，如受黍年、受齎年、受來年是其例，但從未有受禾年者，足見禾不是專名。說文：「年，穀孰也。」穀梁傳桓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年乃

就一切穀類全年的成熟而言。正因為禾和年都具有泛稱性，所以第四期甲骨文往往用受禾代替受年，但決不言受禾年。

甲骨文年字上部通常均作禾形，但亦有例外。如从黍省作（乙一七三一），从禾省作（乙一九六六，乙七二〇五），按其字形即可知該辭之年有所專指。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釋秜

第一期甲骨文稱：「𥝱眾殼、甫秜（藉）于𠂤，受年○貞。弗其受㞢年○丁酉卜，爭貞，乎甫秜于𠂤，受㞢年○口丁酉卜，爭貞，弗其受㞢年。」（乙三二一二）秜字作  ，胡厚宣同志釋秜，讀秜為稗，謂即小米（論叢二集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一文）陳夢家隸定作秜（綜述五三三）是對的，但還不知道說文有秜字。甲骨文秜字从尼作  ，與秜字所从之尼形同。尼字是會意字，象人坐于人上（詳釋尼）。

釋𣪊

甲骨文𣪊字作、  、  或  、  等形。郭沫若同志釋𤰞（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一〇），徐中舒同志釋𠂤（耒耜考），唐蘭同志謂「當是猷及狄之本字」（天考八一）。按以上各說均不可據。甲骨文以𣪊字為地名。今擇錄數條于下，然後分別加以解釋。

一、癸未卜，爭貞，王才茲𣪊成獸（狩）（天八一一）。

二、□覓卜，□□貞，王其步自□于𣪊，亡𡆥（後上一三・三）。

三、戊覓卜，貞，王其田𣪊，亡戈（粹九七三）。

四、王重𣪊田，涵日，亡戈，𠂤（擒）（續三・二五・一）。

五、庚辰貞，日又𢦏，其告于父丁，用牛九，才𣪊（粹

說文：「秜，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秜，从禾，尼聲。」段注：「他書皆作穜，力與切，埤蒼，穜自生也。亦作稆，後漢書獻帝紀，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古作旅，史漢皆云穜籀主葆旅事，晉灼曰，葆，采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梁書武帝紀：「大同三年九月，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餘頃。」自漢以來，飢民采稆自給，史傳習見（詳劉寶楠釋穀）。秜是野生稻的專名，其通作穜稆旅者，泛指一切野生穀物。今東北方言，猶稱未經播種而自生的穀類為穜生。

乎甫秜于𠂤，受㞢年，和弗其受㞢年對貞。甫是人名，𠂤是地名。這是說令甫在𠂤地種秜，能否有好收成。秜作動詞用。甲骨文言乎黍于某地者習見，黍也作動詞用。同版又有「𥝱眾殼、甫藉于𠂤」之辭，𥝱、殼也是人名。藉是踏耒以耕。既言藉于𠂤，又言秜于𠂤，應是先翻耕，後種秜。可見商人已經從自然的野生稻進一步加以人工培植。

釋耤

甲骨文耤字作、、  、  、、  等形。郭沫若同志釋𤰞（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一〇），徐中舒同志釋𠂤（耒耜考），唐蘭同志謂「當是猷及狄之本字」（天考八一）。按以上各說均不可據。甲骨文以耤字為地名。今擇錄數條于下，然後分別加以解釋。

一、癸未卜，爭貞，王才茲耤成獸（狩）（天八一一）。

二、□覓卜，□□貞，王其步自□于耤，亡𡆥（後上一三・三）。

三、戊覓卜，貞，王其田耤，亡戈（粹九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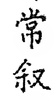
四、王重耤田，涵日，亡戈，𠂤（擒）（續三・二五・一）。

五、庚辰貞，日又𢦏，其告于父丁，用牛九，才耤（粹

六、弜田耤，其每（粹九二七）。

七、才耤卜（京都二一六五）。

一，耒字的演化為力和耤字从耒的孳乳為劦

說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舊解以為从丰即說文訓為艸蔡之丰，殊誤。甲骨文的耤（藉）字作  ，其从耒作  或  形，上象耒之柄，下象歧頭之耜。耒耜之間的橫木有兩種用處，一便于用足以踏之，一為利于平均發土的深度。商代金文的耒字作  或  、，金文編誤入于附錄。說文耒字作  形的譌變。

說文力作  ，并謂：「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按許氏據已譌的小篆為說，乖謬之至。自來說文學家多曲加附會，無一可通。實則古文力作  ，係由耒字演化而來。孫常叙同志謂商器爵文的  （錄遺四六五），鼎文作（錄遺五一），

是「𠂤在銘文中的同義換用」（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按孫說甚是。耒字作𠂤也作𠂤，是力為耒字所演化的確證。

說文謂「劦，同力也，从三力」；「協，衆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協，同心之和，从劦从心」。說文義證和說文通訓定聲均謂協協協為「劦亦聲」，這是對的。甲骨文劦也作協，劦和協為初文，協與協為後起的分別文。

吳其昌謂：協「从㗊从劦為三具耒耜之形，蓋𠂤𠂤皆象耒耜之初形，其後乃衍為力字也」（解詁七續五〇四）。又謂：「協字象手扶雙耒之形。」（同上）按吳說至確。協鼎奴隸之名有𠂤字，也象雙耒形。此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文所引第七條的才𠂤卜，𠂤字作𠂤，上部已由三耒變為三力形，下部又由二犬省為一犬。這不僅看出古文偏旁之單複無別，而且也証明了甲骨文力和从力从劦之字都是由耒形演化而來，是毫無疑問的。

二，𠂤字从犬的意義

甲骨文𠂤字上部多从二犬，偶有从三耒或一耒者；下部多从二犬，偶有从一犬者。其从耒从犬的意義為舊所不解。其實，𠂤字之从耒从犬，和古文器字之从口从犬同義。因此，對器字先要加以說明。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王筠說文釋例：「……即其從犬，亦不可解，古義失傳，許君亦望文為說而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許氏「此說費解。又謂：「字或作器，从工頗有意理。」按朱說以隸變从工為據，未免荒唐。徐灝說文段注箋：「局从口，㚔从吅，侖从吅，皆各象其器物而非口齒之口。器从吅象衆器，其例正同也。器不必犬守，義稍可疑。」按徐氏謂吅象衆器是對的，但所舉三例均與事實不符。甲骨文从口之字象器皿形者常見，例如：㗊字作㗊，㗊字作㗊（上从申象盾形），魯字作魯，這四个字象置貝、弓、盾、魚于器皿之中。周代金文的器字多从四口，偶有从三口（穆公鼎）或二口（仲盤）者。說文誤謂器字从口「象器之口」，但謂「犬所以守之」是對的。上古時代地曠人稀，農民耕于荒野，飯于壠畝，故用犬以資警衛，并守護器物。商人的武裝放牧，也具有自衛之義（詳釋牧），可資參證。器字所从的四口，係抽象的器皿，𠂤字所从的二耒，係具體器物。吾鄉的農耕，犬也往往隨從，臥于阡頭陌角。這雖然已失去了守器的用意，但也是古代相傳的遺風。總之，推考出器字之所以从犬，才能夠理解𠂤字从犬的由來。

三，商周金文中𠂤字的演變和義訓

商器父丁隕：「王由攸田𠂤，作父丁隕。沉（濮）。」𠂤字作𠂤，下从三犬，金文編誤分彔㚔為兩个字。攸和𠂤均為地名。這是說，王由攸往畋于𠂤。

東周器者盜鐘的「𣪊于我𠂤侖」，𣪊字右上从刀，刀也是農具。叔弓鎛的「穌𠂤而九事」，𠂤字下从一犬从言。言音二字金文同用。其本義是因為鐘為音樂之器。晚周秦公鐘的「𣪊穌萬民」，𣪊字與者盜鐘形同。宋代有關金文典籍，均直接釋𣪊或𠂤為協，而從無解說。今專就以上三个鐘銘的詞義來看，釋為「協于我𠂤侖」，「穌協而九事」，「協穌萬民」，當然是很恰當的。穌古和字。這與爾雅釋詁的「協，和也」，國語周語的「和協輯睦」，書堯典的「協和萬邦」，可以互證。但是，舊說脫離文字的構形而以為合乎音義，所謂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綜括上述，由于解釋𠂤字的構形，因而闡明了从耒从力演化的源流和周代金文中器字从犬从口的由來。因此才認識𠂤字之本義為犬以守耒，兩者乃是有機的聯系。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均以𠂤或𠂤為地名，則無義可說。而東周以來的金文以𣪊或𠂤為穌協之協，可見𣪊𠂤與協乃古今字。以說文為例，則甲骨文𠂤字應解作：「𠂤，協也，从二耒二犬，犬以守耒。𠂤或从劦从一犬。」是𠂤字屬于會意兼形聲。穌亦聲。

甲骨文有關農業的貞卜，如屢見的「王大令眾人曰耤田」，是當時的統治階級迫使眾人以從事農田耕作。此外，如坐（雇）田、乞雨、卜年和各種穀類作物的占卜，是不可勝數的。今只就甲骨文的兩个具體字的構形而言，一為㚔（藉）字作㚔，象農民執耒踏耜以耕；二為㚔字从二耒二犬，象犬以守耒；就很顯明地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際景象。

釋男

今本說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用力于田也。」唐元度九經字樣：「畁、男，上說文，下隸變。」桂馥說文義證：「今篆作男，後人因㬎㬎二字改之。」王筠說文句讀：「蓋㬎㬎二字，本以竝書不便，迻田于力上。」按漢印的男字多作畁，漢代騶男虎符的男也作畁。這是說文男字本應作畁的確證。雖然古文字的偏旁變動不居，但也不是絕對的。周代金文的男字皆作畁。春秋僖十六年許男之男，魏三體石經古文也作畁。甲骨文的男字作畁、畁、畁等形，都是右力左田。總之，本文對于男字的解釋，只是辨明它的偏旁部位左右與上下之別，似乎是个小節。但是，男字的造字起源，涉及到古代勞動人民的從事農田耕作，關係重要。男字本應作右力左田的畁，而不應作上田下力的男。畁字从力田，係會意字，是說致力于農田耕作。如果改畁為男，从田力，那就失去了造字的本義。

釋牧

甲骨文牧字作㸚、㸚、㸚、㸚、㸚或㸚、㸚等形。其从𠂤象手持鞭形，後來變為从攴。商器作父辛鼎的牧字作㸚，兩个偏旁縱列。其下从牛，猶與初文相符。因為放牧需要有行動，故牧字也从止或彳。又甲骨文牧牛作牧，牧羊作敉。今將甲骨文放牧之貞擇錄數條，并畧予說明。

一、壬辰卜，貞，商微（續存下四七六）。
二、甲戌卜，宂貞，才昜牧，隻羌（珠七五八）。
三、牧隻羌（庫四二）。
四、庚子卜，貞，牧氐羌，𢍏于口（祊）口用（後下一二・一三）。
五、貞，乎王敉羊（乙二六二六）。
六、用牧以羌于父丁（明義士拓本）。
七、□微亡𡆥（南北師一・一六七）。
八、隮鹿，其南牧𡆥，其北牧𡆥（寧滬一・三九七）。
九、丙申卜，貞，敉其𢍏𠂤〇貞，敉其𢍏𠂤（乙三〇）。

以上第一條的商微，是說放牧于商地。第二、三兩條是說放牧時俘獲羌人。第四條是說，用放牧所送來的羌人，以祭于宗祊。第五條的乎即呼，說文作評。這一條是叫商王親自牧羊。其言呼者，係鬼神的指示。第六條是說用放牧所獲的羌人，以致祭于父丁。第七條的𡆥即擒之初文。甲骨文𡆥作動詞用者，是就擒獸言之。這一條是說放牧對于野獸無所擒獲。第八條是說隮地之鹿，放牧于隮地之南能夠擒獲，或者放牧于隮地之北能夠擒獲呢？甲骨文編誤以南牧、北牧為地名。第九條是說，敉羊有無災害。

依據上述，既然牧是放牧牲畜，為什麼還以獲羌或擒獸為言呢？我懷疑多年，不知其意。近來才了解到，我國各少數民族，在解放以前，往往武裝放牧。從消極方面來說，可以獲得俘虜或野獸。據民族學家介紹，解放前，我國西北或西南各少數民族，多有武裝放牧的作風，而以西北的哈薩克族最為典型。總之，由于我國各少數民族從前有着武裝放牧的作風，那末，甲骨文的牧獲羌或擒獸，當然都是武裝放牧所獲得的。

釋芻

羅振玉釋艸為芻，並謂「从又持斷草是芻也」（增考中三六）。按羅說是對的。說文：「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許說據已譌之小篆，以包束為言，殊誤。甲骨文芻字有的从木作𣏌、𣏌，从木與从艸古無別。甲骨文芻字作名詞或動詞用，多為舊所不解，今特分別加以闡述。

甲，芻指刈草言之，例如：

一、貞，于羣大芻（前四・三五・一）。

二、貞，重令芻（粹九二〇）。

三、戊戌卜，雀芻于效（甲二〇六）。

四、貞，朕芻于門（乙六九八八）。

詩板毛傳：「芻蕘薪采者。」孔疏：「芻者飼馬牛之草。」今只從甲骨文祭祀方面來看，用牛羊為牲，多至不可勝數，則刈草作為飼料是需要的。

乙，芻指牲畜言之，例如：

一、貞，𠂤率氏覓芻（前一・一一・五）。

二、□來芻，陟于西示（前七・三二・四）。

三、庚申卜，乎取𠂤芻（甲三〇七〇）。

四、弜乎取𠂤芻（甲三〇二二）。

五、貞，乎取羞芻（乙五〇二六）。

六、庚午卜，宁貞，𢦏氏𢍏芻（乙七二九九）。

七、之日彶至告，𠂤來氏羌芻（庫一七九四反）。

八、……氏羌芻五十（珠六二〇）。

九、己丑卜，㱿貞，即氏芻其五百隹六〇貞，即氏芻不其五百隹六（丙三九八）。

以上各條的芻字，均應讀作牲畜之畜，芻與畜為幽侯通諧，故借用。國語楚語的「芻豢幾何」，韋注謂「草食曰芻」。說文

訓畜為牲，以畜為牲畜之畜，乃後起字。甲骨文有畜字，但是不作牲畜用，以畜為牲畜也是後起字。甲骨文的「畜馬在茲寫」（粹一五五一），寫即馬牢之牢字。畜馬之畜應訓為飼養。秦公鐘的「咸畜百辟胤士」，畜為養育之義。書盤庚的「用奉畜汝眾」，偽傳訓畜為畜養。甲骨文以从單（畢）之戰為狩獵之狩，金文又以畢為狩或守，但從不用作牲畜之畜。

前文所列第一條的臭率氏覓芻，氏應讀為致，覓芻謂用獸網網得的畜。因此可知，甲骨文以芻為畜，並非以家畜為限，野獸也叫作畜。第二條的□來芻，陟于西示，是說某來畜，升祭于西示。第三、四兩條的𠂤即牝畜。第五至八條的芻上一字係地名或方國名。第八條的氐羌芻五十，第九條的即氐芻其五百隹六，芻下均有紀數字，更足以說明芻之應讀為畜。

丙，芻讀作畜訓為好，例如：

一、父乙芻□（乙三二〇〇）。

二、父乙芻于王（乙五五四）。

三、父乙大芻于王（乙五二八）。

四、丙戌，子卜貞，方不芻我（乙六〇九二）。

五、□亥卜，方來人，隹芻我（前八・四・五）。

芻既通畜，畜與好疊韻，故典籍每釋畜為好，以音為訓。說文謂「嬉，好也」。按典籍嬉皆作畜。孟子梁惠王：「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趙注：「言臣說（悅）君謂之好君。」呂氏春秋適威：「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離也。」高注訓畜為好。詩彤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好與悅義相通。

上引前三條屬于第一期。父乙指小乙言之。父乙大芻于王，芻均應讀作畜訓為好。這是說，王被父乙所喜悅或大喜悅。商代的統治階級媚神獲悅，企圖得到佑助。第四、五兩條係非王卜辭。辭中的方乃商之隣國。這是占卜隣國能否

與我修好之義。

在上述三項之外，甲骨文也以鶨為雛。甲骨文稱：「乎取生鶨○弜取生鶨。」（乙一○五二。舊誤釋鶨為鴞鴞即古雛字。爾雅釋鳥的「生噣（啄）雛」，釋文：「鳥子生而能自啄者。」說文：「雛、雞子也，从隹芻聲。鶨，籀文雛从鳥。」按前者是廣義的，後者是狹義的。甲骨文的生鶨當指雞子言之。近年來安陽小屯曾發現「罐中有鷄蛋，殼尚完整」。可見商人已經用雞蛋為食品。生雛是活的雞子。甲骨文有「其獲生鹿」（粹九五一），周初器中鼎有「生鳳」，可以互參。

總之，甲骨文的芻字訓為刈草，人所易知。至于牲畜之畜本應作芻，以及芻之讀畜訓好，从鳥芻聲的鶨為鷄子，均為舊所不解，故特為之論證如上。

釋𪇭

殺牛羊以祭叫作卯，都是典籍所不見的。

釋「累𠂤」

甲骨文網字習見，有的从糸作罔，也省作罒，舊均不識。甲骨文稱：「至（致）罝𠂤。」（綴合四七○）按這段甲骨文以致罝羊和𢀛罝丞對貞。致罝羊，是指送來田獵用網取得的野羊言之。又罒字上从罒即網字的初文，下从糸即糸字的省文。甲骨文𢀛字習見，下从罒，也多省作罒。金文孫字習見，多从糸，但敔簋、格伯簋、王孫鐘、姑□句鑃等器均从糸。因此可知，罒字所从的糸，乃糸字的省體，至為明確。罒即網字，从糸网聲，小篆作網，又加亡為聲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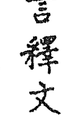
第三期甲骨文稱：「于𢀛罝𠂤○其罝𠂤，才宰○于俚罝□𠂤。」（粹一一九六）此骨上下文已殘。𢀛、宰、俚三者都是地名。𠂤字典籍通作偃。說文訓𠂤為「旌旗之游」，「讀若偃」，

甲骨文以正為祭名，也以正與𠂤為征伐某方之征。第一期甲骨文又于獸獵言正或𠂤，例如：「獸正𢍏（擒），隻鹿百六十二……」（後下一．四），「我弗其𠂤𢍏」（林二．一四．一○），「𢍏生𠂤尞，弗其𢍏𢍏」（藏一八一．三），是其證。此外，第四期甲骨文屢見𠂤字，舊釋為圍，以為「圍衛古當是一字」，并誤。此字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于止部。此字又屢見于商代金文，作𠂤也省作𠂤，金文編入于附錄。甲骨文稱：「𢀛今日辛𢍏，𢍏○于曌日壬𢍏，𢍏。」（甲六三八）又：「于𣪊𢍏，𢍏。」（寧滬一．四○九）以上兩條之言𢍏，均指狩獵言之。但為什麼狩獵言𢍏？需要加以說明。𢍏為正與𠂤的繁構，典籍通作征。詩泮水的「征」，鄭箋謂「征，征伐也」。孟子梁惠王的「上下交征利」，趙注訓征為取。征字既然訓為伐為取，故甲骨文用作獵取野獸之義。總之，獵取野獸謂之征，猶之乎甲骨文殺人以祭叫作伐，

段注：「今之經傳皆變作偃，偃行而𠂤廢矣。」論語顏淵的「草上之風必偃」，皇疏：「偃，卧也。」集解引孔注：「偃，仆也。」偃之訓卧訓仆都是卧倒之義。古代的狩獵捕獸，樹網叫作張或立，網仆叫作偃。管子勢：「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尹注：「偃側猶倚伏也。」按一偃一側是形容野獸陷入網罟之中，網罟已經偃仆，而獸仍向旁側掙扎。總之，前引三段甲骨文，是占卜在哪个地方網獸之辭。累𠂤即網偃，指網的偃仆以獲獸言之。

釋𢍏、鹿、𢍏、𢍏、𢍏、𢍏

甲骨文𢍏字以及鹿、𢍏、𢍏、𢍏、𢍏等字，舊解不盡可據。羅振玉釋羿、薦、𢍏、𢍏等字為阱，并謂：「卜辭象獸在井上，正是阱字。或从坎有水，與井同意。」（增考中四九）羅氏又引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為證（增考中一六）。甲骨文編將  字和其它从獸从等字均釋為  。胡厚宣同志說貴田：「作  者，當與  同字。  字羅振玉釋阱。今案字象挖地為阬以陷麋鹿之形，疑當為之古文。甲骨文另有從井的  和从水的  ，則當釋為阱字。」按胡說頗有道理，但言疑並非決定之詞，又不知  與  之本从  聲。因此，除去甲骨文用作人名的舊字，并非从井外，對于以上諸字有重加辨認的必要。

甲骨文从各種獸形从  的字常見。  字說文作，並謂：「  ，張口也，象形。」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一說坎也，  也，下橫平，故說文誤訓為張口。  字典籍通作坎，為本字，坎為借字。說文：「坎，陷也，从土欠聲。」坎陷疊韻，以音為訓。章炳麟文始謂「  又孳乳為坎」，「在本部則變易為  、  、、、、、、、、、、、、、、、、」。按典籍坎字也通作欿或埳。易坎釋文謂「坎，京、

劉本作欿」，爾雅釋言釋文謂「坎本作埳」。一切經音義三謂「埳亦坑也」。典籍以坎代，坎和陷欿埳等字又由于音近而通用。

甲骨文名字作、（从與从人同）、等形，象陷人于坑坎之中。其字从人，亦聲，係會意兼形字。甲骨文的「今日」（乙八七一六），是指陷人以祭言之。此外，關于田獵陷獸，則陷麃作，陷作；祭祀用牲，則陷牛作，陷犬作。至于甲骨文中从各種獸形从的字，其中往往加以數點，則象坑坎中塵土之形。

甲骨文字作、等形，上从，即麋之初文，下从，象陷于坑坎之中。今將有關田獵的和的例子，擇其詞句較為完整者，分條錄之于下，并畧予說明。

一、戊午卜，爭貞，亡。（前四・四・二）

二、……王自東伐，（乙二九四八）。

三、我其，（乙二二三五）。

四、戊寅卜，王（撫續一二五）。

前兩條的，指陷麃言之；後兩條的，指陷麝言之。

在上述田獵陷獸之外，祭祀有、、等字，均指陷牲言之。例如：

一、于河一宰，二宰○于河一宰，二宰（前三・三二・五）。

二、于河二宰（後上二三・一〇）。

三、于河一宰（粹三八）。

四、貞，帝于東，犬，三宰，卯黃（牛）（續二・一八・八）。

一・一二）。

三、壬申卜，貞，甫，丙，允二百九。（前四・四・二）

四、戊午卜，（鞭），弗其（乙七六八〇）。

五、子不（「子不」人名）乎○弓子不乎（乙五四〇三）。

六、貞，于翌己子（續存上七六七）。

七、其于（續四・五・五）。

八、貞，王弓獸又，既，歸。九月（庫一七九九）。

以上八條的字都作動詞用。从，亦聲，係會意兼形聲字。應讀為陷，即陷麋。其只稱者係省語，也指陷言之。第四條之即古文鞭字（詳釋）。鞭指用鞭毆以陷之，即後世打獵所謂趕圍。

甲骨文田獵還有陷鹿之陷作，陷（麅）之陷作，例

如：

一、貞，令（前六・四一・四）。

二、……王自東伐，（乙二九四八）。

三、我其，（乙二二三五）。

四、戊寅卜，王（撫續一二五）。

前兩條的，指陷麅言之；後兩條的，指陷麝言之。

在上述田獵陷獸之外，祭祀有、、等字，均指陷牲言之。例如：

一、于河一宰，二宰○于河一宰，二宰（前三・三二・五）。

二、于河二宰（後上二三・一〇）。

三、于河一宰（粹三八）。

四、貞，帝于東，犬，三宰，卯黃（牛）（續二・一八・八）。

五、辛子卜，㞢貞，㞢三犬，來五犬、五豕，卯四牛。

一月（前七・三・三）。

以上所引前三條，于祭河言㞢一宰或二宰，㞢作動詞用，即于河陷沒二宰或一宰。禮記檀弓下的「毋使陷其首焉」，鄭注訓陷為陷沒，是其證。第五條的㞢犬，謂搖坎陷犬以祭。

基于上述，則甲骨文陷人以祭的㠯字，即㠯的初文。从臼的㠯乃後起字，从阜的陷，又係㠯的後起字。後世不僅陷行而㠯廢，并且甲骨文从各種獸形从凵的幾个古文陷字，也都廢而不用。

釋戰後狩獵

第一期甲骨文稱：「辛未卜，爭貞，婦好其比沚㪚伐𠂤方。王自東𢦏伐𢦚。𠦝，于婦好立○婦好其比□沚㪚伐𠂤方。王□自東𢦏伐𢦚。𠦝，于婦好立。」（乙二九四八）以上兩段甲骨文係左右對貞。兩段字句簡單，今特加以分析說明。婦好其比沚㪚伐𠂤方，比字典籍每訓為比次。這是說沚㪚打先鋒，而婦好次于後以督陣。𢦏字不識，甲骨文多用作人名。𢦚即戕字，金文作戕，今通作捍（詳釋𢦚）。甲骨文陷麑（麋）之陷作𠦝，均就田獵言之（詳釋𠦝𠦝𠦝步㞢）。于婦好立之立，即涖的初文，典籍也作莅，說文作埭訓臨。甲骨文的「立事」和周代金文的「某立事」習見，立均就臨涖言之。甲骨文的「王田，于西立，𠂤，吉」（甲一六〇三），于西立即臨涖于西方。𠦝，于婦好立，即商王臨涖婦好所在之地以從事陷麑的倒文。前引第一段甲骨文的大義是說，婦好和沚㪚征伐𠂤方，商王則自東𢦏擊伐以捍衛之。在勝利之後，商王又親臨婦好所在之地，和她從事陷麑的狩獵。當然也要迫使士卒們從事挖坑掘塹，并為之毆獸趕圍。第二段甲骨文是相反的對貞。甲骨文稱：「𠂤其𠬜（獲）正（征）𢦚，在東。」（前六・二六・一）征

𢦚可以和前文的伐𢦚相印證。

狩獵之狩甲骨文作戰（古獸字），典籍通作狩或蒐。商周時代的統治階級在他們出征凱旋時，為了炫耀武功和肆意遊樂，往往從事大蒐。逸周書世俘敘周武王克殷後從事狩獵，擒獲許多麋鹿等野獸。又左傳昭四年的「成有岐陽之蒐」，杜注謂：「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總之，前引一段甲骨文，婦好和沚㪚征伐𠂤方，商王也從側面攻伐和捍衛以相助。在勝利之後，商王會同婦好從事陷麑的狩獵。這就是後來戰勝凱旋從事大蒐的先河。不過甲骨文只用一个麑字和于婦好立四字，以說明狩獵，敘事極為簡單而已。

釋𨸏

甲骨文第一期有𨸏字，第三期作𨸏、𨸏、𨸏、𨸏等形，第五期作𨸏。王襄據第五期之形隸定為𨸏（簠類二・八），商承祚、孫海波因之（類編二・一四），甲骨文編二・二一）。作𨸏形者，唐蘭、商承祚釋為𨸏（殷記四七，佚考二九二）。作𨸏形者，商承祚又釋作𨸏（佚考九四〇）。董作賓則謂𨸏當是地名（侯考一・一三）。按諸家所釋並誤。王襄雖隸定𨸏為𨸏，而引說文訓近，也不可據。

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按甲骨文至字作𡈼，或倒作𡈽，乃于矢端著一橫劃，本象矢有所抵。因而引伸為凡至之義。說文鳥飛至地之說，與至字的初文顯然不符。古文字偏旁中的至字，其矢尾有的變形為𠂆。甲骨文的菊字，即盛箭之箙的本字，作𠂤或𠂤，周器番生簋作𠂤，毛公鼎作𠂤。又商器𠂤鼎的𠂤字从矢作𡈼，周器仲殷父簋的室字从至作𡈽或𡈽。以上是从矢之字，其矢由𠂆變作𠂇的例證。由此可知，甲骨文第三期的𨸏字，確是从𨸏从𠂤从至。它所从的𨸏，也有省變作𨸏或𨸏者，其中間加一橫劃，是表示二至之形。

爾雅釋言：「馹、遽，傳也。」郭注：「皆傳車馹馬之名。」釋文：「郭音義云，本或作遽，聲類云，亦馹字，同。」說文謂：「馹，驛傳也，从馬日聲。」又：「遽，近也，从辵豦聲。」清代說文學家都認為馹是本字，遽是假借字，未免本末倒置。以甲骨文驗之，逴孳乳為遽，逴與遽為本字，馹為後起的代字。至于甲骨文偏旁中从止从彳从辵或从𠂤，往往互作無別，都是表示行動之義。廣韻六脂：「逴，處脂切，走皃。」後世已不知逴即遽字的初文。逴从至，至是到意。其孳乳从豔至，則表示從此至彼為遽至。就音符來說，逴从至聲，豦从至聲。段玉裁說文豕字注，謂「至亦聲」。王筠文字蒙求謂「豕�super之音，又同余魚」，其例并同。今將甲骨文有關遽傳之貞擇錄于下，并加以解釋。

一、己卯貞，遽來羌，其用于父丁（金一一八，摹本中的遽字誤摹作逴）。

甲骨文馹字作𠂤、𠂤、𠂤、𠂤、𠂤、𠂤、𠂤等形，也作𠂤、𠂤或𠂤、𠂤。至于从言作𠂤，孫詒讓釋為謝字的反文（舉例下一六）。其从言和不从言者，羅振玉都釋為謝（增考中五八）。其不从言者，葉玉森疑是爰字（鉤沈九），郭沫若同志疑是汎之古文（通考七四六），唐蘭同志釋為尋字（天考四二）。按各家所釋，均不可據。

甲骨文馹字象兩手執席形。其席紋從二層以至五層。多少無定，這是從正面看，如從側面看，則作一形。金文師字習見，左旁都从𠂤或𠂤。馹是師字的初文，其演化規律是由馹變作𠂤，再變則作𠂤或𠂤，周代金文加上形符的巾旁，才變成形聲字之師。漢隸的師字从𠂤與从𠂤互見。六朝以後師字行而師字廢。又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師字都作𠂤，較晚則加巾旁作師。足徵古文字的𠂤和𠂤迥然有別。今將甲骨文馹字的用法分別加以闡述。

二、貞，𠂤以𠂤示鄉𠂤，逴來歸（續存下一九五）。

三、□衣其遽□（佚九四〇）。

四、壬戌卜，狄貞，亞旅其陟，遽入（甲三九一三）。

五、丁丑卜，狄貞，王其田，遽往（甲三九一九），

六、𣪊其遽至于攸，若。王𠂤曰，大吉（前五・三〇・一）。

以上所舉的逴來歸、遽入、遽往，是說乘遽傳以歸以入以往。甲骨文還有「傳氏（致）孟伯」（後下七・一三）之貞，傳應讀去聲，指的是傳車。周器洹子孟姜壺有「齊侯命大子乘遽來句宗伯」之語，遽同傳，也指的是傳車。孟伯是孟方的首領，傳致孟伯，是說用傳車將孟伯送來。總之，甲骨文既于遽言往來，又于傳言致，可見商代的遽傳已相當發達。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作𠂤、𠂤、𠂤、𠂤、𠂤、𠂤、𠂤、𠂤等形，或从𠂤、𠂤。至于从言作𠂤，孫詒讓釋為謝字的反文（舉例下一六）。其从言和不从言者，羅振玉都釋為謝（增考中五八）。其不从言者，葉玉森疑是爰字（鉤沈九），郭沫若同志疑是汎之古文（通考七四六），唐蘭同志釋為尋字（天考四二）。按各家所釋，均不可據。

甲骨文𠂤字象兩手執席形。其席紋從二層以至五層。多少無定，這是從正面看，如從側面看，則作一形。金文師字習見，左旁都从𠂤或𠂤。𠂤是師字的初文，其演化規律是由𠂤變作𠂤，再變則作𠂤或𠂤，周代金文加上形符的巾旁，才變成形聲字之師。漢隸的師字从𠂤與从𠂤互見。六朝以後師字行而師字廢。又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師字都作𠂤，較晚則加巾旁作師。足徵古文字的𠂤和𠂤迥然有別。今將甲骨文𠂤字的用法分別加以闡述。

一、𠂤為祭名。史記周本紀的「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即鋊也」。戴震謂「鋊當為鈲」（考工記圖）。按金文鈲字均作𠂤，从金作鈲乃後起字。說文謂「𠂤讀若律」。廣雅釋言謂「律，率也」。玉篇謂「蟀同鈲」。𠂤率雙聲，故通用。甲骨文用作祭名之𠂤應讀作酹，酹从𠂤聲，與𠂤音近相假。字林謂「以酒沃地曰酹」。按沃地謂以酒灌地。甲骨文的𠂤祭習見，今擇錄數條于下：

一、辛丑卜，貞，𠂤氏（致）羌，王于門𠂤（後下九・四）。

二、丁卯，王其𠂤宰僳，其宿（粹一一九九）。

三、癸丑貞，𠂤𣪊禾于河（南北明四五三）。

四、壬□𠂤□貞，其𠂤，告藉于□甲（南北明四六七）。

五、辛丑貞，𠂤求于𡆥，雨（粹三〇）。

六、□其𠂤，𣪊年于□（粹八五三）。

七、貞，其𣪘，𢀛翌日丁（甲一二六八）。

以上七條的𣪘或𣪘字均應讀為酹，酹祭指灌酒于地以降神言之。

二，𣪘舟。甲骨文𣪘舟之𣪘也作毆。𣪘或毆與帥率古字通。說文謂「循，順行也」。率舟是說舟在水中順流而行。今錄甲骨文有關𣪘舟之例于下：

一、乙亥卜，行貞，王其𣪘舟于河，亡𡆥（災）（前二．二六．二）。

二、□丑卜，行貞，王其毆舟于滴（漳），亡𡆥。才八月（後上一五．八）。

以上兩條的𣪘舟，是指商王順水而行舟言之。

釋「析舟」

甲骨文析字作𣏌或𣏌，為人所易知。其作𣏌者，則為舊所不識。按此字左从𣏌，乃木字的異構。這和來之作𡆥（乙七二〇三），未之作𡆥（福三〇），東之作𣏌（珠三一九），可以互證。今將甲骨文有關析舟和𣪘舟兩條錄之于下，然後加以闡述。

一、□午卜，𢀛大甲（事字之省體）析舟〇𢀛小甲析舟〇𢀛吳令析舟（鄴三下三九．三）。

二、癸丑卜，穷貞，今蓁（春）商𣪘舟，由（續存下二八六）。

以上第一條析字三見，均作𣏌。析字應訓為解，漢書禮樂志的「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注訓析為解，淮南子俶真訓的「析才士之脛」，高注也訓析為解。古代繫舟以索，後世謂之纜。玉篇糸部訓纜為維舟。這一條是以大事析舟和小事析舟對貞。析舟即解舟，是說解纜以行舟。其言𢀛吳令析舟，吳是商王的臣僚。這是說叫吳令人解舟以待用。第二條的𣪘字右从𣏌，即古索字，𣪘為索的繁構。甲骨文的𣏌字，左从𣏌也从𣏌，是其證。至于甲骨文偏旁中从𣏌和从𣏌互作，是習見的。這一條是說，今春在商繫舟，當指商都附近的洹河言之。在此附帶說明一下，甲骨文有「王令𢀛漠，𣪘舟」（粹一〇五九）和「□𣪘舟自甲□」（南北明五二八）之貞，𣪘當為設之異文。舟凡（盤）皿三字，早期古文字每互作（詳釋次盜）。這是就陳列器皿以祭言之。總之，甲骨文的析舟，應釋為解舟，𣪘舟應讀為索舟，解舟和索舟相對為言，可以互證。

海城于省吾撰

釋啓

甲骨文有𢦏、啟、启、𣪊、晵等字。說文訓启為開，訓啓為教，訓晵為「雨而晝姓（晴）」，典籍則通作啓。甲骨文𢦏和从𢦏的字均从又，不从攴，周代金文多演變為从攴。甲骨文以𢦏或啓為啟晴之啓，後又以𣪊或晵為之。𢦏字象以手開戶，孳乳為啓。第三期卜辭的「其啓窮西户」（鄴三下四一·六），是𢦏或啓本有開義，故引伸為晴。本文所論述的是，甲骨文的征伐方國，有時以啓或𢦏為言。今擇錄十條于下，並加以闡述。

一、丙辰卜，爭貞，沚𢦚啓，王弜比，帝弗若，不我其受又（丙四〇九）。

二、甲午卜，宂貞，沚𢦚啓，王弜比，弗其受𠂤（綴合四七一）。

三、貞，沚𢦚啓，王比（綴合四七一）。

四、貞，沚𢦚啓，王弜比，帝𠂤（乙三二六二）。

五、辛卯卜，宂貞，沚𢦚啓𠂤，王惠之比。五月〇辛卯卜，宂貞，沚𢦚啓𠂤，王弜隹之比（丙二七六）。

六、貞，𠂤葦啓雀〇𠂤葦弗其啓雀（乙四六九三）。

七、癸卯貞，𡆥𢦏龍，王比，受有又〇貞，𡆥啓龍，王弜比（外四五三）。

八、癸卯卜，貞，𡆥𢦏龍先，受𡆥又〇貞，𡆥啓龍，弜比沚𢦚伐𠂤方」（京津四三九五）之貞，可互證。

在此需要附帶說明一下，甲骨文第三期的「甲兇卜，亞戠

總之，本文專就甲骨文征伐方國之言戡或啓者，訓戡或啓為征伐的前軍，無一不符。周代典籍屢訓啓為前軍，不僅可與甲骨文相印證，也可知其來源于商代。周代典籍由于前軍之稱啓又相應地發展為後軍之稱殿，于是啓與殿遂相對成文。

釋戠

第一期甲骨文有「⿰戠⿰伐⿰羌」（乙三一七六）之占，辭已殘缺。戠作⿰或⿰，从戈从耳，戈字橫劃左端已泐。甲骨文戠字僅此一見，但屢見于商代金文。金文編附錄上只引鼎文作⿰（錄遺一七）。按商器戠觚一和戠觚二（錄遺三一九—三二〇）的戠字作⿰、⿰。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的戠字，舊不識，其實戠即戠字的初文。其从戈从耳，取義于以戈斷耳，乃會意字。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九、廣弘明集卷二九）謂「戠古文又作⿰，和商代古文恰好相符。說文：「戠，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戠，从耳或聲。戠，戠或从酋。」詩皇矣的「攸馘安安」，毛傳：「戠，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戠。」戠字小盂鼎作⿰，則變為从耳或聲；典籍作馘，又變為从首或聲。上述的各種異構，都失去了初文以戈斷耳的形與義。總之，甲骨文的戠字，可與商代金文互證。前引商器的一鼎兩觚，每器只有一个戠字，乃是征伐獲戠而作器以銘功。舊釋戠為戠，毫無根據，沒有辯駁的必要。又郭寶鈞同志謂「斷耳也是周人的新創」（中國青銅器時代二一九頁），未免失考。

釋⿰、⿰

甲骨文習見的⿰字，作⿰、⿰、⿰、⿰等形。郭沫若同志以為十辰之壬字，即「⿰若⿰字之轉變」（甲研釋干支）。按郭說非是。⿰字本象施于手腕的械形，驗之于實物而後知之。

依據殷虛出土的陶俑，女俑的腕械在胸前，男俑的腕械在背後。⿰形中剖為兩半作⿰形，將人的兩腕納入械中，然後用繩縛其兩端（中國青銅器時代二一六頁和圖版貳伍）。郭寶鈞同志并不知其為⿰字構形所本。說文：「⿰，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讀若籥。」按許氏謂⿰从大从羊，不知其為獨體字。又對于⿰字有三種訓釋，無一是處。至于謂⿰讀若瓠或籥，也未能確定其讀音，實則以讀若籥為是。說文籥與箝互訓，又謂：「籥，箝也，从竹爾聲。」「箝，籥也，从竹拑聲。」段注：籥箝「二字雙聲。夾取之器曰籥，今人以銅鐵作之謂之鑷子。」本諸上述，則說文謂⿰讀若籥，⿰即籥的本字。（凡說文謂某讀若某，有的謂二字可以通借，詳釋盍雨。）⿰為腕械，兩半相合，用以夾持人的兩腕，正合乎籥箝之義。說文訓棬為手械，又訓拳為兩手同械，都係後起字。⿰為籥的本字，籥為後起的代字。

⿰的引伸義為箝制、脅迫、夾擊或夾取。甲骨文的「不⿰⿰多臣生羌」（粹一一六九），是說不脅迫多臣去羌方；「生⿰復从⿰⿰呂方」（前五・一三・五），是說往來從⿰地以箝制呂方；「⿰羌十人」（林二・一三・二），是說夾取羌十人。又「⿰鹿〇弗⿰」（庫二七一），是說田獵是否能夾取野鹿。總之，讀⿰為籥，既合乎音讀，也符于詞義。

說文：「⿰，捕罪人也，从幸⿰聲。」甲骨文⿰字是用刑具以籥箝俘虜或罪人的兩腕。⿰訓⿰持或捕⿰為引伸義。甲骨文稱「王乎⿰羌」（前八・八・二）。「⿰吳令⿰⿰」（南北明九〇），⿰均係捕⿰之義。甲骨文⿰字也作名詞用。例如：「其告⿰于汚」（續一・三六・三），是說征伐獲⿰，祭告于汚；「其⿰于且丁，⿰王⿰（⿰）」（佚一一四），是說祭祀祖丁，用⿰為人牲。其言王⿰，以別于其他貴族的俘虜，猶係之稱「王係」（詳釋係）。「其克氏⿰」（南北坊五・三七），

是說能夠將俘執送來。商器咎于宮尊的「易二聿二執」，二執也指兩个俘虜言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五第十七的「遣其執，以明吾德」，執字也作名詞用。

關于甲骨文執字的幾个繁構，舊說每多誤解。執字有的从又作𠬜，隸定作𡛨，右旁象以手扼人之項，甲骨文編誤釋為摯。有的从幺作𠬜，隸定作𡛨，右旁象以繩索係人之頸，王襄誤釋為縶（簠類四五）。有的从攴作𠬜（圖字所从，錄六三一），隸定作𡛨，右旁象以扑擊其背。有的作𠬜或𠬜，隸定作𡛨，象拘其首于籠內。甲骨文還有𠬜𠬜二字，也象籠首之形。在此附帶說明一下，甲骨文的圖字也作圖或囷，即後世囷圈的圈字。甲骨文的「丮圜二人」（殷存二六背），圜作動詞用，即囚禁係引伸義。

概括上述，本文對于孝、執兩字分析的結果，孝即簡的本字。

簡箇兩腕的刑具叫作孝。孝作𠬜，本象腕械形，說文割裂獨體字為从大从羊，顯然是訛謬的。至于執字雖然為舊所已識，但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執字象用孝箇制人之兩腕形，已經是一種虐刑。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執字的幾个繁構，其作𠬜者，則象以手扼人之項；其作𠬜者，則象以扑擊人之背；其作𠬜者，則象拘人之首于籠內。此外，从執的圜字，則象把帶腕械的刑徒囚禁于囷圈之中。通過以上幾个繁體的執字和从執的圜字來看，就充分地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群眾所施行的一些殘虐刑罰，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釋係

甲骨文係字（本應作係，由于相沿已久，仍寫作係）作𠬜、𠬜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說文：「係，

絜束也，从人系聲。」按許氏既誤以从系為从系，又誤以會意為形聲。至于訓係為絜束乃引伸義，并非本義。甲骨文係字象用繩索以縛係人的頸部。甲骨文羌字也作𠬜或𠬜，象被縛係形。左傳僖二十五年的「隈入而係輿人」，孟子梁惠王的「係累其子弟」，係均就縛係言之。至于甲骨文系字作𠬜或𠬜，與係字有別。

甲骨文的𠬜字後世分化為係，說文譌作係。古文字从幺的字也作糸。古文字从幺或糸的偏旁有分有合。例如卜辭訊字作𠬜，乃𠬜字的省文，象反縛形。西周金文作𠬜也作𠬜。又周代金文彝字習見，早期通常作𠬜，晚期有的作𠬜或𠬜。以上二字所从的幺或糸有分有合，這就是𠬜字分化為幺或係的有力的佐證。

甲骨文係字文多殘缺，今錄其詞句較為完整者于下：

一、□十羌𠬜□（續二・一八・七）。

二、弜𠬜（南北明三一〇）。

三、辛亥卜，宂貞，𠂤正化氐王𠬜〇辛亥卜，宂貞，𠂤正化弗其氐王𠬜（乙四六〇六）。

四、貞，雀氐石（地名，乙一二七七稱「牧石聚」）𠬜〇雀不其氐石□𠬜（乙四六九三）。

以上各條都屬于早期卜辭。第一、二兩條的係字作動詞用，指縛係言之。第三、四兩條的係字，指被縛係的俘虜言之，係字已由動詞轉化為名詞。氐字應讀作致。其言王係者，以別于其它貴族的俘虜。甲骨文動詞當作名詞用的習見。例如「其伐」（乙五三九五），「其克氐執」（南北坊五・三七），是其證。總之，係字的初形作𠬜，是古代統治階級令其爪牙，用繩索綁在俘虜或罪人的頸上、牽之以行的一種很殘虐的作法。

說文：「孚，卵孚也，从爪子。一曰，信也。」說文繫傳：「鳥抱恆以爪反覆其卵也。」段注：「通俗文卵化曰孚，方赴反。廣雅孚，生也，謂子出於卵也。方言雞卵伏而未孚。於此可得孚之解矣。」按許氏之說和後世的注釋，都失之于牽強。典籍中從沒有單言子指難之子言之者。說文繫傳附會許說，以爪反覆其卵為解，那末，為什麼不从卵而从子呢？段注引廣雅訓孚為生，以為子出於卵，那末，為什麼不从鵝（甲骨文雛作鵝，詳釋鴋）而从子呢？而且，子出于卵，已經完成了孚化的過程，則又和繫傳以爪反覆其卵之說相矛盾。

說文：「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按俘為後起字，甲骨文以孚為俘虜之俘。甲骨文的「我用[illegible]孚」（乙六六九四），[illegible]係方國名。孚字作[illegible]，从[illegible]與从爪古同用。這是用[illegible]方的俘虜以為人牲。孚也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illegible]單複無別。甲骨文的「克[illegible]二人」（甲三九三三），即克俘二人。孚字又孳乳為[illegible]，从彳孚聲。因為俘虜需要毆之以行，故从彳。甲骨文稱：「昔甲辰，方[illegible]（征）于[illegible]，俘人十[illegible]出五人。五日戊申，方亦[illegible]，俘人十出六人。」（菁五）均以俘為俘。總之，孚和[illegible]俘均係俘之古文。

孚字為什麼不从人而从子？自來迷惑不解。我們探討造字的起源，往往從原始氏族社會的生活習慣中得到解答。因為各氏族的生活習慣，既各有其特點，又有普遍一致之處。莫爾根說：「在戰爭中所捕獲的俘虜，不是殺死即是收養于氏族之內。被捕獲的婦女和小兒，通常也是一樣經過了這種恩澤形式的。收養不僅給予他氏族權，同時還給予部落的族籍。收養一个俘虜的个人，就把他或她置諸與自己的兄弟或姊妹的關係之列了。比如一个年長的母親，收養一个男兒或女兒，以後在各方面，均把他或她當做恰如自己所生的男兒或女兒一般。」（古代社會，三聯書店版八四頁）這是古代氏族社會在戰爭中，把俘虜

其他氏族的男女收養為自己子女的事例。我國古代對于男兒女兒通稱為子，周代典籍習見。周代金文番匋生壺的「用賸（媵）乎元子孟妃羌」，元子指長女為言。基于上述，則孚或[illegible]俘虜的男女以為子，這就是孚从子，乃俘的古文。收養戰爭中俘虜的男女以為子，這就是孚的造字由來。至于鳥孚卵之孚係用借字，後世則以孵字為之。

釋[illegible]

說文[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并謂：「束縛捽扡為[illegible]，从[illegible]从乙。」按許說殊誤。自來說文學家解釋[illegible]字的形義頗多分歧：在構形上說，有的謂「从反[illegible]」，有的謂「从反厂之[illegible]」；在義訓上說，有的謂「[illegible]庾（瘐）古字通」，有的謂「凡史稱瘐死獄中，皆當作此字」，有的「以為少休息之偁」。總之，各家說解紆曲難通。其實，今作[illegible]，合乎古文，而學者以為隸變。林義光文源：「[illegible]从人，曰象兩手捽扡一人

之形。」林說甚是，惜無佐證。甲骨文[illegible]字作[illegible]，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商器尹[illegible]鼎作[illegible]（西周器師[illegible]鐘作[illegible]，形相仿），金文編誤釋為丞。[illegible]和[illegible]乃[illegible]字的初文，象兩手捉持人的頭部而曳之。至于古文字偏旁中从[illegible]从[illegible]往往無別。又承字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象兩手奉人之形。[illegible]字兩手在上，承字兩手在下，兩个字判然有別。古文手字多作又，而又字在偏旁中或上或下，有時還是有別的。例如反字作[illegible]，及字作[illegible]，是其證。古鉩文趙瘐之瘐从[illegible]作[illegible]，又爾雅釋訓訓瘐瘐為病。因此可見，[illegible]足徵晚周的[illegible]字也从人。有瘐字，而以[illegible]為「瘐死獄中」（見漢書宣帝紀）之瘐，顯然是錯誤的。

甲骨文的「我其[illegible]令[illegible]用王」為「今步以[illegible]希交[illegible]」（甲八〇六），其義待考。

總之，甲骨文和金文的臭字，以及古鉩文瘐字所从之臭，均象兩手捉持人的頭部而曳之，乃會意字。這不僅糾正了說文从𠂤从乙杜撰之說，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个臭字的分析說明，也形像地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縱使其爪牙，如何逮捕人民啊！

釋尼

甲骨文無尼字，而有从尸的屔秜二字。屔秜二字均屬第一期。屔為常見的人名。秜為「自生稻」（詳釋秜）。說文：「尼，从反人。相與比，是相近也；人在人下，是從後也。」王筠說文句讀：「匕者比也，人與人比，是相近也；其他說文學家一樣，都誤從許氏以尼為形聲字。林義光文源：「按匕尼不同音。匕，人之反文，尸亦人字，象二人相昵形，實昵之本字。」按林說甚是，但舉不出具體事實以說明問題。

甲骨文梵字从夶作夶，象一人騎在另一人的脊背上（詳釋梵）。又甲骨文有奚字（乙三八四三），象一人騎在另一人的頭上。

漢武梁祠堂畫像，畫夏桀騎在二婦人的背部，即後漢書幷丹傳所謂「桀驾人車」（詳瞿中溶漢武梁祠堂畫像考）。又漢書敘傳謂成帝屏風上「畫紂醉踞妲己」。這是說，商紂醉後，伸其兩腿盤踞于妲己的背部。依據上述，夏桀和商紂或騎或坐于婦人背部，既已在漢代畫像和漢書得到驗證，而甲骨文从尼之字作夶，从夶之字作夶，正象人之坐或騎于另一人的背上，可見漢人所畫所記，是有着一定來歷的。

關于从尼之字在義訓方面的滋化源流，今特畧加闡述。尼字的構形既然象人坐于另一人的背上，則上下二人相接近，故爾雅釋詁訓尼為止為近。爾雅釋詁訓即為尼，郭注謂「尼者近也」（按尼後世作昵或暱）。典籍中多訓即為就，就則相近，故即訓為尼，尼又訓為近。由于尼字之訓止訓近，故从尼之字多含有停留之義。論語子張的「致遠恐泥」，鄭注謂「泥謂滯陷不通」。爾雅釋邱謂「水潦所止，泥邱」。易姤初六的「繫于金柅」，馬融注謂「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不動也」。甲骨文有秜字，說文謂「秜，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秜」。按自生之秜，無須人之勞動培植，故也與止義相因。由此可見，尼與从尼之字的本義和引伸義，詁訓相涵，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總而言之，階級社會，都是在政治上人壓迫人、在經濟上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時常用「騎在人頭上」這句話來形容階級壓迫的如何殘暴，但我們只是抽象地從思想意識上來理解這句話。現在從分析甲骨文偏旁中从尼和从夶之字以及奚字的結果，才了解到這句話的具體事例，遠在三千多年以前已經如實地反映其形像于契文之中；而且在兩漢時代的畫像和記載中還得到了相應的印證。

釋梵

周初器叔卣的「賞叔梵鬯」，梵字作㮚；小子生尊的「易金、梵鬯」，梵字作㮚（此器見西清古鑑八・四三。梵字誤摹作㮚，鬯字誤摹作首）；孟載父壺的「孟載父作梵壺」，梵字作㮚。陳夢家謂：「集韻鬱的古體作㮚，字象補引作鬯。雖係很晚的字書，却保存古形。此兩書的鬱字省鬯从司，都和金文極相近似而稍有譌誤。」（西周銅器斷代三）按陳說是對的。但是，集韻和字彙補二書的鬱字作㮚不作㮚，這是陳氏的誤寫。又在集韻之前，汗簡引王存乂切韻已有㮚字，陳氏失檢。不僅如此，陳氏還不知道甲骨文已有梵字。第一期甲骨文的「貞，令生梵」（林二・一八・一七，即前六・五三・五三・四，文同而稍殘），梵字作㮚，與叔卣「梵鬯」之梵形同。前引小子生尊和孟載父壺的梵字下部多出二小橫，這和春

秋時引縛的戒字作㦰，以及西周金文尸（夷）字到了晚周作尼（詳釋人尸仁尼夷），其例正同。至于鬱字，汗簡引王存乂切韻和集韻入迄均作鬱，其譌大為缶，譌司為司，均由形近所致。

甲骨文的㭎字从林从夸，夸字作㚔，上从大下从𠂇，𠂇即伏之本字（詳釋𠂇鳥觚）。由此可見，㭎字从夸，下象一人俯伏于地，上象人正立踐踏其脊背。其从林，當是在野外林中。這和甲骨文徒和祀所从之尼作𡰥，象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脊背上（詳釋尼），都是階級社會人蹂躪人的具體表現。但是被蹂躪者肢體的折磨，心情的抑鬱，是不言而喻的。㭎乃鬱的本字。古代典籍訓鬱為塞為怨為困鬱為結為鬱鬱不樂，習見迭出，都是鬱字的引伸義。甲骨文祭祀用鬯者習見，但不用㭎鬯。周代金文有㭎鬯，典籍皆作鬱鬯，而說文以鬱為本字，訓鬱為木叢生，殊誤。鬱鬯是秬搗鬱金香草，煮其汁以調和鬯酒，氣味濃鬱，統治階級用以誘神乞福（詳孫詒讓周禮正義鬱人）。

加以闡釋。

一、☐小臣（佚七三三）。

二、己亥卜，貞，令㚔小耤（藉）臣（前六・一七・六）。

三、貞，隹小臣令眾黍。一月（前四・三〇・二）。

四、貞，𠂤㚔乎小眾人臣（續存下四七六）。

五、丁亥卜，宂貞，𠂤溯乎小多馬羌臣。十月（陳一一六）。

六、甲午，王𡆥逐眾，小臣𠂤車馬……（菁三）。

七、令小王臣（京津二〇九九）。

八、☐來告大方出，伐我𠂤，𠂤馬小臣☐（粹一一五二）。

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每用倒句，例如「又于十立伊又九」，即又于伊十立又九的倒句。商器宰椃角的「隹王廿祀翌又五」，即隹王廿又五祀翌的倒句。又甲骨文的省畧語常見，其尤甚者，例如「其卯上甲」（甲八三五），即其劉牲于上甲的省畧語；

人極其殘酷的具體事例。甲骨文的「令生㭎」兩見，文辭簡畧，故解釋之，並對陳說加以補正。

總之，鬱之初文本作㭎。㭎字的本義，是階級社會人踐踏義訓待考。本文由于㭎字的構形，甲骨文和叔卣完全相同，和小子生尊盂載父壺大同小異。但是，甲骨文的㭎字為舊所不識，

釋小臣的職別

甲骨文的小臣地位有高有低，如𠂤和㚔每從事祭祀和征伐的大臣（左傳成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地位等于後世元臣，「元臣」，指已故者言之），而稱為小臣（小臣𠂤見拻三四三，㚔稱小臣見下文）。他們和一般小臣的地位頗為懸殊。又甲骨文的「小臣冥、幼」（拻二・四七八），小臣為女官。至于小臣的職別，多為舊所不解或誤解。現在擇錄數條于下，並分別

「伐甲」（乙四五九二），即屮伐于甲的省畧語。以上述的兩種辭例為據，則本文中的倒句和一般的省畧語也可以迎刃而解。

第一條的小臣，即小臣的倒句。小臣是主管臣居的小臣。古代臣居以防外侵和水患，故甲骨文的地名每以臣某或某臣為言。第二條的令㚔小耤（藉）臣，即令藉小臣㚔的倒句，也即令主管耕藉小臣㚔的省畧語。舊誤認為「小耤臣，疑是殷代農奴」。第三條的隹小臣令眾黍，舊誤以黍為小臣之名。其實，黍作動詞用，這是說，由小臣令眾人從事種黍。小臣之不稱名，當指㚔言之，因為㚔是主管耕藉的小臣。第四條的隹㚔乎小眾人臣，小眾人臣即主管眾人的小臣以從事某項工作。第五條的隹溯乎小多馬羌臣，溯為人名。小多馬羌臣即主管多馬羌的小臣。多馬羌是羌族的一種，甲骨文屢見。這是說，由溯傳呼主管多馬羌的小臣以從事某項工作。第六條的小臣𠂤車馬，𠂤應讀為載（詳釋𠂤）。這是說，

由小臣駕使車馬。舊既誤釋畜為古，又誤以古為小臣之名。第七條的令小王小臣，即令王小臣的倒句。小王二字不應連讀，以其並非指小王孝己為言。第八條在大方出伐我邑之下，以重馬小臣為言，舊誤認為「馬方之小臣」。其實，這是商王令主管馬政的小臣準備騎兵以反擊大方。甲骨文的出征，有時用族馬或三族馬，均指騎兵言之。甲骨文的田獵每言其先馬，是指騎馬在先言之。總之，以甲骨文的倒句和省語為證，因而對于小臣的職別才有了進一步的辨解。

釋臣

甲骨文以橫目為目，作  或  ，作  或  ，周代金文畧同。臣與目只是縱橫之別。說文臣字作臣，而目字作目。

甲骨文臣字的用法有兩種：一，臣謂奴隸。如「臭弗其氏

（致）王臣」（藏一・一）。王臣指王室奴隸言之。「子效臣田，隻」（京都二八三），「氏子𡆥臣于𠂤」（後下三三・一二）。以上兩條指子效和子𡆥的奴隸言之。二，臣謂臣僚。甲骨文言小臣或小臣某者習見，均指臣僚言之。西周金文以田若干田和臣若干家作為賞賜品者習見，則臣已為有家屬的奴隸。又西周金文以臣妾連稱者屢見。書費誓的「臣妾逋逃」，偽傳謂「男曰臣，女曰妾」。

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王筠說文句讀：「金刻作，是人跪拜之形，小篆不象。」孔廣居說文疑：「臣象拜服之形，□象首與背，[匚]象肩袖二手形。」章炳麟文始：「臣者本俘虜及諸舉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其形當橫作，臾縛伏地，將象其頭，中象手足對縛著地，後象尻。以下兩脛束縛，故不分也。」按許說極為籠統。並且，屈服乃臣字的引伸義，與構形無涉。王氏以跪拜為解，毫無根據。

孔章二氏割裂篆劃以為之解，未免荒謬。郭沫若同志釋臣宰一文謂臣「均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象屈服之殆以此也」。按郭說非是。

甲骨文既以臣為臣僚，臣僚屈服于最高統治者，是從奴隸屈服于奴隸主之義引伸而來。但是，奴隸為什麼叫作臣？臣為什麼作縱目形？由于臣字的造字本意已湮沒失傳，遂成千古不解之結。實則，臣字本象縱目形，縱目人乃少數民族的一種，典籍也稱之為豎目。清代陸次雲崗谿纖志：「豎目佹佬，蠻人之尤怪者，兩目直生。」這是少數民族志關于縱目人的明確記載。再驗之于其他典籍，華陽國志蜀志：「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漢書天文志哀帝建平四年：「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縱）目人當來。」此外，鬼神也有縱目之例。楚辭大招稱西方之神為「豕

首縱目」。漢王延壽夢賦稱「撞縱目」，又麼些文字字典的豎目天女作  （左旁象婦女形）。以上所列三項，都是由于世間已經有了縱目人而在神靈世界的反映。

甲骨文的見字作，象人橫目以視，望字作，以望。又說文：「頤，舉目視人皃，从頁臣聲。」臾頤二字可以理解為一般所說的舉目，這和獨體的臣字起源于縱目人有別。前文所說的縱目人都是雙目，為什麼臣字作單个縱目形？這不過是文字上的省化，因為見望二字也从單目，可以互證。

甲骨文屢見字（原辭均殘），象人縱目以跪。商器爵乙聲有頤字，上象連眉，下象縱目。說文：「眐，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眴，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詢。」其實，眐與眴本係同字，後世分化為二。說文：「睽，舉目驚相違，讀若誑。」又：「眴即睽瞁然也，从朩从眴，眴亦聲。」饒炯說文部首訂：「睽之古文，說文當云驚恐也。」這是對的。說文懼之古文作思。

方言十三：「懼，驚也。」眴與睘典籍通作矍。禮記玉藻的「視容容矍矍」，孔疏：「矍矍驚遽之貌。」說文：「矍，住欲逸走也，从又持之矍矍也。讀若詩云穫彼淮夷之穫。一曰，視遽皃。」說文繫傳訓視遽皃為「左右驚顧」。按「住欲逸走」和「左右驚顧」均與恐懼之義相因。說文：「趯，走顧皃，从走矍聲，讀若劬。」走顧貌也是有所畏懼。總之，眴象縱目形，縱目使人驚動，故眴和从眴之字多含有驚恐之義。

古代各種奴隸稱名的由來頗有不同。今特畧舉數例：一，因其方國或地望而名之，如西周器師酉簋和師詢簋的西門尸、秦尸、京尸、彙尸（尸即夷）等，是其證。二，因其身份而名之，如甲骨文中的𡛠（婢）與妾，是其證。三，因其職務而名之，如解放前大小涼山彝族奴隸的鍋莊娃子，以其從事炊爨。安家娃子，以其從事勞作，安排家務。典籍中每稱「析薪為厮」，「炊烹為養」（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集解）。四，因其身體的

甲骨文庸字作𠂤（京津四五二，即掇二・五），只一見。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并誤為兩見。續甲骨文編誤入唐字下。西周器訇簋的庸字作𠂤。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按許說不盡可據。苗夔說文聲訂謂「用亦聲」，是對的。庸與用雙聲疊韻。庸字的解說應改作：「庸，用也，為人所勞役使用也，从庚用，庚，更事也，用亦聲。」是會意兼形聲字。

甲骨文只有「兩庸」兩字，其義待考。西周器訇簋的「先虎臣後庸」，以庸為奴隸。爾雅釋詁訓庸（庸字隸變作庸）為勞。史記陳勝吳廣世家的「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訓傭為役，傭即庸的後起字。楚辭懷沙的「固庸態也」，王注訓庸為「厮賤之人」。庸訓為勞為役為厮賤之人，均是被奴役之義。詩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訓庸（墉）為城，鄭箋訓庸為功，都係臆為之解。其實，庸

特徵而名之，如甲骨文稱帶髮辮的奴隸為奚。甲骨文的交字之作𠫓，來源于交脛國（見海外南經）。又山海經海外南經有岐舌國、長臂國；海外北經有一目國、深目國；大荒北經則有儋（聰）耳之國。這都是華夏人因其身體某一部分的特徵而名之，並非其本來的方國名。這些身體上某一部分的特徵，在當時本不足為奇，而後世却少所見，多所怪。本諸上述，則稱縱目的奴隸為臣，無疑是根據他的面目特徵。

總起來說，古文字以橫目為目，縱目為臣。臣字的造字本義，起源于以被俘虜的縱目人為家內奴隸，後來既引伸為奴隸的泛稱，又引伸為臣僚之臣的泛稱。縱目為臣的由來，不僅得到了古文字和古典文獻的佐證，同時也得到了少數民族志和少數民族文字作為論據。

釋庸

指奴隸言之。詩義是說，就地用南國謝邑之人，作為申伯的奴隸。西周器宜侯矢簋，先敘王令矢侯于宜，末敘「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這也是就宜地庶人賞給宜侯作為奴隸之證。

總之，甲骨文的庸字為庸之初文，已明確無疑。本文為了解釋庸字，對于西周金文和典籍以庸為奴隸，也畧加闡發。

釋「卓酒才𤔔」

第一期甲骨文稱：「戊兇卜，宁貞，卓酒才𤔔，不从王古。」（甲二一二一）卓為武丁時著名的貴族臣○貞，其从王古。」僚，他時常從事祭祀和征伐。上一段甲骨文的酒字作𣏌，从水从𣏌，从水與从𣏌同。例如，洹字作𣲗或𣲘，滑字作𣲙或𣲚，是其證。酉聲。第三期甲骨文酒字作𣏌（京都一九三二），从是說卓因為飲酒而處在疾病期間。不从王古之从是隨从之義。古典故乃古今字。左傳昭二十五年的「昭伯問家故」，杜注謂

「故，事也」；荀子正名的「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楊注謂「故，事也」。故訓事典籍習見。不从王古，即不从王事。這段甲骨文反正對貞，是貞問卓因為飲酒而患疾病，能否隨王从事某項工作。

近代殷虛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大多數屬于帝乙帝辛時期。我曾大致估計過，當時青銅器中酒器的數量超過于食器，這就充分說明了商代末期的統治階級酗酒腐化已達到何等地步！這種情況，在武丁時雖然未必如商末之甚，但從甲骨文的卓酒在疒來加以推測，則他們的沈湎于酒也可見一斑了。

釋疒、疾

甲骨文和周代金文均有疒疾二字。羅振玉謂：「象矢著人肘下，毛公鼎愍天疾畏之疾字作㾱，與此正同。知此亦疒字也。……最速者莫如矢，故从人旁矢。矢著人斯為疾患，故引申而訓患訓苦。其去大著疒，殆為後起之字，於初形已失矣。」（增考中七五）按羅氏對于疒疾二字的說解，辨別不清。其實，疒為疒病之疒，甲骨文作㽞，象人臥牀上。疾象矢著肘下，矢亦聲，係會意兼形聲字。依據上述，則疒與疾之本義有別，但也有時通用，甲骨文的「囚凡又（有）疾」（綴合三六四），他辭皆作「囚凡有疒」；毛公鼎的「啟天疾畏」，詩雨無正作「昊天疾威」，是其證。

在此附帶說明一下雨疒之解。甲骨文「今夕其雨疒」之占屢見，又有「疒雨亾句（害）」（前四・九・七）之占。此外，雨疒二字合文作㽞（乙二八一四，七丅一六）。胡厚宣同志謂：「雨字疑用為動詞，與降同意，雨疒猶言降疒。」（商史論叢）殷人疒病考）按胡說非是。甲骨文習見降囚、降㝬、降若之貞，降字無一作雨者。雨疒之疒應讀作急。詩召旻的「昊天疾畏」，鄭箋謂「疾猶急也」。左傳襄十一年的「晉不吾疾也」，杜注

謂「疾，急也」。此例典籍常見，不備列。甲骨文的雨疒和疒雨，是說雨勢的迅急，與降疒無涉。又春秋時器弓鎛的「齊侯左右，毋㱿毋已」，毋讀毋，㱿也應讀為疒訓急。這是說，齊侯左右輔助之臣，毋急，不可隣于操切，毋已，不可有所懈殆。由此可知，古文字中的疒與㱿，雖然本義有別，但由于音同相假，有時不僅均用作疒病之疒，也均用作急速之急。秦漢以來以疾代疒，疾字通行而疒與㱿則廢而不用。

釋殷

甲骨文殷字作㱿或㱿形，凡三見（乙四〇四六，乙二七六，辭已殘缺），舊不識。按殷字从支从殳互作，契文鼓字从支也作殳，是其證。殷字，商器𠂤其卣䜌字从殷作㱿，周初器保卣作㱿，孟鼎作㱿，可以互證。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身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段注：「樂者樂其所自成，故从人旁矢。矢著人斯為疾患，故引申而

从身。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又謂：「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配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按許氏釋殷為作樂之盛，臆測無據。段注和其他說文學家皆緣飾許說，無一是處，不煩詳引。又許氏列身為部首，并謂：「身，歸也，从反身。」其實，契文身字作㱿，反正互見。許氏別身于身以及殷从身之說，不攻自破。

我認為，古文殷字象人內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商器𠂤其卣有㱿字（隸定作㱿），象病人臥于牀上，用手以按摩其腹部。又商器父癸卣有㱿字（也見祖文和觶文，隸定作癥），象宅內病人臥于牀上，用按摩器以按摩其腹部，而下又以火暖之之形。癥乃㱿字的繁構。魏三體石經書多士的古文殷作㱿，隸定作癈，是癈與殷古通用。史記扁鵲傳的「撟引案抗」，索

隱以為撟與抗均謂按摩。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莊子外物的「皆嫉（唐寫本作揃掾）可以休老」，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揃字下，謂皆掾「蓋謻掌按摩之法」。韓詩外傳（卷十）敘扁鵲為虢世子治病，使「子游按摩」。以上畧述古代用按摩法治病。依據契文，商人患病多乞佑于鬼神而不用醫藥。但本諸前文所述，可見商人患病除乞佑于鬼神外也用按摩療法。

說文謂「作樂之盛稱殷」，應改為「疾病之盛稱殷」。典籍中既往往訓殷為盛為眾，又往往訓殷為痛為憂，則均由疾病旺盛之義引伸而來。總之，甲骨文殷字从身从攴，象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療之。它和作樂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說文又不知古文之不分反正，而別皀于身，其沿譌襲謬，由來已久。

釋𩫖

甲骨文的𩫖即古鳳字。甲骨文以𩫖為風，係造字假借。因為風無形可象，故借用音近相通的𩫖字。第三期甲骨文稱：「甲寅卜，乎鳴罵，隻𩫖。兩辰隻五。」（甲三一一二）𩫖字作𩫖。甲骨文𩫖作本字用者只此一見。鳴為習見的人名。罵即罹字，从鳥从隹古同用。說文：「罹，憂也。从网从隹，离聲。」段注：「网部有罩，捕魚器也。此與罩不獨魚鳥異用，亦且罹非网罟之類。謂家禽及生獲之禽，慮其飛走，而籠罹之，故其字不入网部。今則罩行而罹廢矣。」按段氏曲為之解。罹字从网隹，其本義為以網捕鳥。前引一段甲骨文是說，商王令鳴用網捕鳥，丙辰這天捕獲五隻𩫖鳥。由于用網捕之，故所獲自是生𩫖。甲骨文有「其隻生鹿」（粹九五一）之貞。因為甲骨文有時用網捕鹿——「乎多犬网鹿于楙」（乙五三二九），故獲生鹿。周初器𠂤鼎的「𠂤乎歸（饋）生𩫖于王」，郭沫若同志謂「生鳳自是活物」（系考一八），可以與甲骨文互相證明。

釋𩫖

甲骨文有「乎多☐射𩫖。隻」（續存上七〇五）有「不其乎多☐隻射𩫖」（簠游一三〇）之貞。𩫖字釋為𩫖，甲骨文編未收，續甲骨文編誤列入𩫖字中。按𩫖字作𩫖，上从戈，下从隹，即鳶字的初文，古文从隹从鳥每互作。它和𩫖字構形截然不同。商代金文鳶字屢見，鳶旅作𩫖辛卣作𩫖，鳶卣作𩫖，均係从鳥戈聲。此字也見它器，不備錄。王念孫謂：「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戈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從戈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閥從戈聲而讀若縣，茂從戈聲而讀若環。鳶之從戈聲而讀與專切，亦猶是也。」（廣雅疏證釋鳥）按王說甚確。總之，甲骨文鳶字只兩見，又久被湮沒，故特揭出之，加以辨解（釋鳶已詳古文雜釋，因此字見諸契文，故加以訂補，寫成本文）。

釋豚

甲骨文豚字作𩫖、𩫖、𩫖等形，从肉从豕，人所易知。甲骨文又習見𠙵字，王襄「疑吠字」（簠類存疑三）。甲骨文的「𠙵，羊出𠙵」（佚三五九），商承祚同志謂：「余曩釋吠，非是，當是豚字。」唐蘭同志謂：「其字從口從豕，釋吠與從豕不合，釋豚又與從口不合，皆非也。余謂啄當為喙之本字。」又謂：「喙為豕喙，引伸之則鉅喙之禽或獸，皆得稱喙，易曰為黔喙之屬是也。本卢出喙者，疑是豕之異名。」（天考三四）按釋吠釋喙，既乖于形，又背于義。然而，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從唐說釋為喙。其實，商說是對的，但不知其字何以從口，故不作決定之詞，以「當是」為言。我認為，豚字所从之口，並非口字，乃肉字在偏旁中的變體。甲骨文祭字象以手持肉，作𩫖、𩫖、𩫖等形，至于作𩫖或𩫖者也是常見的，這和豚

字之从肉作𠙵可以互證。

甲骨文稱：「𢀛𢦏〇弓出𢦏」（乙四五一八），「來于蚰，𢀛羊出𢦏」（乙四七三三），「貞，來羊，三𤰔三𤰔」（乙二三八一），「貞，來于王亥母𢦏」（乙六四〇四）。此外，甲骨文有關从𠙵或从𠙵的豚字習見，不備錄。就以上所舉的幾个例子來看，釋為豚，無論在構形或詞義上，都是相符的。

在上述之外，甲骨文「帚𡛼」（乙八八九六）之𡛼，舊不識。按其字从𠙵即肉字，應釋為妳。又甲骨文有𡛼字（續存下三九一，原辭已殘），从女从豚，應釋為嫁。

釋羁

甲骨文的「白羁」（乙一六五四），二字橫列，文已殘缺。白羁二字是否連讀，待考。羁字作𦍌，舊不識，甲骨文編錄于「驪字下。按爾雅釋畜謂「驪馬黃脊，𩦋」。𩦋與羁字的形音義

判然有別。羁字典籍也作𩦋，从馬羽聲。羁之作𩦋，因為古文字的偏旁縱列與橫列每無別。𩦋字也作𩰫。爾雅釋畜謂馬「後足皆白，𩰫」。釋文：「𩰫，郭音劬，又音矩。舍人本作狗。」玉篇馬部：「𩰫音劬，馬後足皆白。」總之，羁即𩦋，𩰫與狗乃後起的借字。

釋「其剝不𠂤」

第二期甲骨文的「其剝右馬」和「其剝左馬」（後下五・一五），剝字作𠝹，羅振玉釋為利（增考中七三）。又第三期剝字孳乳作劉，商承祚同志謂劉為利之繁文（類編四・一五）。郭沫若同志謂：「字左旁从采，采字一作穗。……𢀛及剝字疑均假為纍。」（通考七三一）按甲骨文利字常見，從無作剝或劉者。郭謂假為纍，也不可據。說文：「采，禾成秀也，人所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甲骨文剝或作劉（左下从土），

其上从又，其右从刀，象手持禾穗以刀割之，而又以采或𤰔為聲符，乃會意兼聲之字。剝或劉後世省化作采，之以从禾惠聲的穗字，而采字遂罕有用之者。采字晚周古陶文作采，古鉩文作𠂤或𠂤者屢見。

甲骨文對于𩦋（馬名）或赤馬言「其剝不𠂤」者數見（綴合編二三七）。𠂤字舊誤釋為𣪊（通考七三三）。劉既為穗之古文，故也可讀作惠，爾雅釋詁訓惠為順，惠訓順典籍習見。說文又訓馴為馬順，馴與順義相因。𠂤字甲骨文也作𡛼（佚八九一），𠂤與𡛼乃烈字的初文。今吾鄉方言謂馬性之騃突者為「烈劇」。依據上述，則前文之其剝右馬和其剝左馬，剝字均應讀作惠，其義為馴順。這是說，馴服左右馬，使之就範。其剝不𠂤應讀作其惠不烈，這是說，馬之馴服而不騃烈。

釋牝

甲骨文牝字習見。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牝為形聲字，自來並無疑問。但是，牝字的初文本作匕，後來加上形符的牛字，遂成為从牛匕聲的形聲字。就一時所知，甲骨文匕牛二字分作兩行者凡三見，今錄之于下：

一、乙卯卜，㱿，先匕」牛（乙八七二八，加「」以示分行。又乙八八一四，文同上，但已模糊。以上匕牛兩見，均屬第一期）。

二、己酉卜，用匕」牛彡〇弜用匕」牛（外六七，第四期）。

凡是古文字由兩个偏旁所組成的合體字，從無分列在兩行的例子。據此，則第一條的匕牛，當然是兩个字。第二條由于第一段已分匕牛為兩个字，則第二段縱列的匕牛，也當然是兩个字。此外，甲骨文匕牛二字作縱列者屢見（乙六四六九，粹四六〇，南北明五二五，庫一〇九七，七W二七），雖然都缺

乏對貞辭，但是如果認為是牝字的縱列，則牟字筆劃很少，不應均佔兩个字的地位；而且，匕與牛的中間都有一定的距離，其為匕牛二字是顯而易見的。

依據上述，則甲骨文本來先有匕牛二字，後來演化為从牛匕聲的牝字。至于牡以及从士的羝社塵等字，均从士作土（非从土聲），則不能以牝字為例。

釋羴

第一期甲骨文的羴字作羴、羴或羴等形。甲骨文編既把羴字列入正編，以為「說文所無」，又把羴字列入附錄。甲骨文象形字帶有𠂤或𠂢形者截然不同，前者象獸角或鳥冠形，後者象眉形。甲骨文的羴字均从羴或羴，無从羴者。周代金文羴字習見，有的已由从羴譌變為羔或羴。羴和羴字說文作羴，并謂：「羴，山羊細角者，从羴足，首聲，讀若丸。寬字从此。」

羴字與說文羴菜字「从艸見聲」判然有別。說文繫傳謂羴「俗作羹」。按典籍以羹為羴。爾雅釋獸的「羹如羊」郭注：「羹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楯，出西方。」郝懿行爾雅義疏：「今羹羊出甘肅，有二種，大者重百斤，角大盤環，郭注所說是也；小者角細長，說文所說是也。」至于前引第一條的出于甲骨十羴羊，甲是被祭的對象，十羴羊即十羹羊。總之，說文謂羴「讀若丸」，與羹音近字通。這和甲骨文祭祀之羊一般就家畜為言者有別。

在此附帶說明，本文寫成後，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對羴字也有解說，但是，一，他不知甲骨文羴羴互用無別，把羴誤釋為羚。二，他不知甲骨文牝（夢）字本从羴聲，與羴字迥然不同。三，他並未說明甲骨文用羴羊為祭牲。

釋宀

甲骨文第一期的宀字作宀、宀等形。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徐鉉引唐韻謂「宀，武延切」（音綿）。自來文字學家对宀字的形與音均無異議。今以甲骨文驗之，則宀字本象宅形，也即宅的初文。甲骨文宀與宅互見，用法有別，今分條擇錄于下，并加以闡述。

甲，宀字

一、丁卯卜，作宀于兆○弓作宀于兆（綴合一七三反）。

二、貞，方弓于羴○貞，方弓于羴（乙六七○五）。

三、𠂤（雍）弓于羴○𠂤弓于羴（綴合一○八）。

四、貞，𠂤弓于羴（乙七一三七）。

五、……入于羴（前四・二九・五）。

六、……呂方𠂤于羴亦𢦏（續存下二九七）。

以上所列第二條至第六條，羴與羴均作地名用，故第三、四條雍弓于羴和雍弓于羴的詞例完全相同。因此可見，羴乃羴的省化字。這和說文羣之古文也作兕同例。

八、𡧓今二月宅東寢（寢）（前四・一五・一）。

九、今二月宅東寢（燕五九五）。

十、𠂤三帚宅新寢，衣，宅（殷存二四）。

十一、乎帚榮于兆宅○弜乎帚榮于兆宅（綴合二九五）。

十二、貞，乎宅丘剔（乙一四一○）。

十三、貞，乎宅醜○弜乎宅醜（綴合二三二）。

十四、甲申卜，令豚宅，正。𡧓征宅，正（乙八七一二）。

十五、奴隹人，乎宅隹（乙五九○六）。

十六、𡧓其不宅（乙八六八五）。

從以上第十一條乎帚榮于兆宅的反正對貞和第一條的作宀于兆宅，就說明了宅與宀的用法顯然有別。以上所列甲類的六字均指住宅為言，係名詞。乙類各條的宅字均作動詞用，訓為居住之居。爾雅釋言謂：「宅，居也。」但也有廣義狹義之別。其言宅東寢、宅新寢，專指居于宅舍言之，其言宅于某地，

而唐韻誤作「其兩切」，其誤正同。據前文的辨解，初文宀與宅之用法迥然不同。後世則宅行而宀字只習見于文字的偏旁中，并且音讀也誤。二千年來沿譌襲謬，不知其非。

釋亞

甲骨文亞字作⊕或亞形，金文略同。說文作亞，並謂：「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段注：「此亞之本義（指訓醜言之）。亞與惡音義皆同，故詛楚文亞駝禮記作惡池。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漢書作亞谷。宋時玉印曰，周惡夫印，劉原甫以為即條侯亞父。」王筠說文釋例：「醜是事而不可指，借局背之形以指之，非惟局背，抑且難匈，可云醜矣。」饒炯說文部首訂：「據亞形全篆觀之，本作工，而變象其局背難胸之形，例與鼎下說象析木意同。」林義光文源：「壺為宮中道作㚔，亞亦或作㚔（原注：據古錄一之二析子鼎

則不限于宅舍，屬于廣義。第十條的衣，宅，是說先舉行衣（殷）祭，然後居之。甲骨文的名詞也作動詞用，例如以黍為動詞，其稱「黍于麃」（續五・三四・五），是說種黍于麃地。也有由于名詞動詞的不同而用字有所區分。例如宅為第一期貞人名，第一期也以宅為動詞，如「咸宅于帝」（丙三九），是其例。但自第二期起，「王宮某」之宮作動詞用，則于宅下加止以別之，可以互證。

王筠說文釋例謂𠂤「乃一極兩字兩牆之形也」，這是對的。但還不知其為宅字的初文。宅字是由象形的宀字加乇為聲符，遂成為形聲字。

總之，甲骨文的宀字，乃宅舍之宅的初文，而宅字則作居住的動詞用。兩者並不混同。說文既不知宀為宅之初文，唐韻又以為「武延切」，自係漢代以來相傳的譌音。這和甲骨文作為否定詞用的弜字，本讀如彌（詳張宗騫卜辭弜弗通用考），

亞形），則亞當為庀之古文，庶也，象形。亞庀古同音。」按許說已屬荒謬，而各家所釋，或傳會許說，或別出異解，無須一一加以駁正。

歷些象形文字字典：「方隅或角落作⿰。」（二二頁）這對于我們理解亞字有很大啟發。由于古代歷些族（即納西族）和中原部落的文化交流，故歷些象形字和商周古文字每有互相印證之處，商器作父己觶亞中示的亞字作⿰，又左鉦亞中眡的亞字作⿰，均和歷些文的⿰字相仿。

亞與阿雙聲，魚歌通諧。石鼓文的「亞箬其華」，王國維（見羅振玉石鼓文考釋）按箬从若聲，古讀如諾，故與儺通用。詩隰桑分用「猗儺其華」，猗儺謎語也作阿難，詩隰有萇楚的「猗儺其華」。猗儺音義俱近。亞箬其華，猶詩言猗儺其華。」之作「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以上是亞與阿通用之證。章炳麟新方言：「凡亞聲語，後多轉為可聲」，又謂「阿讀若亞」，

甚是。

早期古文字無阿字，阿字始見于晚周的阿武戈和古鉩的「趙阿」。說文：「阿，大陵曰阿，从阜可聲。一曰，阿，曲阜也。」典籍多訓阿為隨為從，均與亞之訓次義相因。典籍又每訓阿為曲隅。楚辭九歌少司命的「晞女髮兮陽之阿」，山鬼的「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並訓阿為曲阿。因此可知，阿之訓曲隅，正與亞為方隅或角落之義相符。

基于上述，亞字的造字本義，說文和說文學家的紆謬說法，無一是處。本文以麼些文字的「方隅或角落作[illegible]」為依據，與亞字相印證，則亞字象隅角之形，昭然若揭。而且論證了亞和阿音義並相通，故亞為阿字的古文，阿為亞後起的通用字。

釋斤

甲骨文斤（前八・七・一，南北坊四・二〇四）和偏旁中

弓鑮）無鐻。斤銎疊韻，故通用。甲骨文斤字作[illegible]，乃斧斤之斤的象形，但已有譌變，猶非斤之初文。甲骨文折字作[illegible]者屢見，象木形被斤所砍斷。但折字初文本作[illegible]（京都三〇四三，辭已殘缺。又商器父丙卣有[illegible]字，右旁之斤作[illegible]，已由尖刃變為窄刃。此字乃析字的初文，金文編誤釋為枚。折與析之別，在于木形之中斷與否），舊所不識。實則，此字右从[illegible]，象手持斤之柄，這才是斤字的初文。甲骨文新字有的作[illegible]（乙四六〇三，三見），左从[illegible]，乃[illegible]形的譌變。此外，甲骨文斤和从斤之字多作[illegible]，則又是[illegible]形的省化。甲骨文斤字的初形既然作[illegible]，它的納柲（柄）與戈鉞（斧）相同。至于周代金文的銎形上端有鋬，其納柲與鋤形相仿。于是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遂謂「斧橫斫，斤直斫」。它和商代斤形之刃或尖或窄相近，但納柲不同。周代金文的斤和从斤之字，仍沿襲契文而有所譌變。

基于上述，則甲骨文斤字初文本應作[illegible]，象手持斤形，再

變為[illegible]，三變為[illegible]，四變則省為[illegible]。至于商周金文仍繼續有所變化。商代末期噩尊的新字从斤作[illegible]，周初器臣卿鼎的新字从斤作[illegible]。這是從甲骨文的[illegible]或[illegible]形，向周代金文的斤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的過渡期所表現的遞嬗迹象，最後說文才變作[illegible]。由此看來，本文已經尋出古文斤字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原委。

釋斧

第一期甲骨文有[illegible]字，第三期作[illegible]，郭沫若同志釋斧（粹考一〇〇〇），陳邦懷同志釋成（徵存下一一），甲骨文編以為「从土从耳，說文所無」。以上三說並誤。按[illegible]字象橫列的斧形，即斧字的初文。商代金文縱形斧字作[illegible]、[illegible]者屢見，和出土的實物相符。商代金文的獨體象形字所保存的原始形，有的比甲骨文還早，余另有說。至于[illegible]即斤字。甲骨文斤作[illegible]，土作[illegible]，二字有別。又甲骨文耳字

象耳形作  或  ，金文作，這和  、二字之作橫長形者截然不同。即  的孳乳字，也即从午聲的形聲字，午斧疊韻。

甲骨文稱：「庚午卜，再，乎帝𠂤食，受又（祐）。」（乙五二九六）陳邦懷同志誤以  為人名（徵存下二六）。再即稱字的古文，典籍每訓稱為舉。書牧誓言「稱爾戈」，甲骨文每言「王其再」以祭，可以互證。甲骨文以乎為呼（說文作評），呼與叫同義。爾雅釋言的「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孫炎注：「祈，為民求福，叫告之詞也。」周禮大祝的「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注：「祈，嘯（叫）也，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又說文訓籲為呼。書召誥「以哀籲天」，立政「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因此可知，呼號于神以求助，周因于殷禮，由來已久。𠂤食之𠂤乃降字的異構，廣雅釋詁作𨸏。乎帝降食，是呼籲上帝降臨受享，以祈福祐。

甲骨文有「乞」（燕四〇三），以及屢見的「乞」、「乞」的記事刻辭。以上所列，不僅同屬第一期，而且辭例一致，故知和之同為一字。此外，甲骨文以字為祭名者習見，左从也作或，乃偏旁中的異構。

至于字作，其中所从的，為什麼釋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寶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鼎卣和宗廟均作。不僅如此，商代金文的寶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斬尊作，是其證。至于周代金文寶字从缶作者也數見不鮮（詳金文編）。由此看來，毫無疑問，字以為音符，乃缶字的省體。字甲骨文作和，西周金文散盤作，毛公鼎作，其中均从缶不省。石鼓文作，上部附加○形，其中从缶已稍有譌變，最後說文作。這就是字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源流。

說文部共五个字，并謂「从囪聲」（胡本切）。以

甲骨文有「乞」（燕四〇三），以及屢見的「乞」、「乞」的記事刻辭。以上所列，不僅同屬第一期，而且辭例一致，故知和之同為一字。此外，甲骨文以字為祭名者習見，左从也作或，乃偏旁中的異構。

至于字作，其中所从的，為什麼釋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寶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鼎卣和宗廟均作。不僅如此，商代金文的寶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斬尊作，是其證。至于周代金文寶字从缶作者也數見不鮮（詳金文編）。由此看來，毫無疑問，字以為音符，乃缶字的省體。字甲骨文作和，西周金文散盤作，毛公鼎作，其中均从缶不省。石鼓文作，上部附加○形，其中从缶已稍有譌變，最後說文作。這就是字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源流。

說文部共五个字，并謂「从囪聲」（胡本切）。以

九（一）。甲骨文有「乞」（燕四〇三），以及屢見的「乞」、「乞」的記事刻辭。以上所列，不僅同屬第一期，而且辭例一致，故知和之同為一字。此外，甲骨文以字為祭名者習見，左从也作或，乃偏旁中的異構。

至于字作，其中所从的，為什麼釋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寶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鼎卣和宗廟均作。不僅如此，商代金文的寶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斬尊作，是其證。至于周代金文寶字从缶作者也數見不鮮（詳金文編）。由此看來，毫無疑問，字以為音符，乃缶字的省體。字甲骨文作和，西周金文散盤作，毛公鼎作，其中均从缶不省。石鼓文作，上部附加○形，其中从缶已稍有譌變，最後說文作。這就是字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源流。

說文部共五个字，并謂「从囪聲」（胡本切）。以

下囊囊四个字，均謂「从省」，臆測無據。其實，形乃由字演變而來，即之初文。唐蘭同志謂齒「當讀聲」（原注：「如囊聲」。詳殷記七七），不可據。

說文字段注：「石鼓文其魚隹（唯，下同）可（何，下同），隹鱮隹鯉，可以之，隹楊及柳。讀如苞苴之苞。」承培元廣說文答問疏證謂「即包有魚之包」，又謂「籀作魚」。按段注和承說甚是。漢以後字通作苞或包，苞包通行而字遂廢。

概括上述，甲骨文或乃象形字，上下象以繩為結，中部大腹以盛物。這和甲骨文束字作或，從不混同。或為之初文。字中部加缶為音符，由象形孳乳為形聲。字屬于「外形內聲」，如圖與闌是其例。本文不僅尋出字的由來和演化的源流，同時也糾正了說文部所收的幾个字的錯誤解釋。

釋甲

甲骨文中甲乙之甲作十，上甲之甲作田。自來文字學家對于這兩个字說解分歧，糾纏不清。說文：「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也。大一經曰，人頭空為甲。甲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成于木之象。」按許氏以木之孚甲為解，曲戾不通。俞樾兒笘錄謂甲之本義為「鱗甲」，郭沫若同志釋干支謂「十為魚鱗之象形」，均不可據。

說文：「鎧，甲也，从金豈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甲，鎧也，象戴甲于首之形。……周禮夏官司甲次于弁師之下，知古先有護首之甲，後製護身之甲，因復名甲為冑。易說卦傳，離為甲冑，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乃兼言護身者。考工記函人為甲，乃專言護身者。」按朱說甚是。說文：「冑，兜鍪也，从冃由聲。」段注：「漢謂之兜鍪，

今謂之盔。」公羊傳閔六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何注：「甲革皆鎧冑也。」按分別言之，則首鎧為冑，身鎧為甲，泛言之，則統稱為甲，所謂對文則殊，散文則通。

商器比作伯婦簋（代六・三九）有  字，象武士右手執戈，左手執盾，首戴盔甲形。金文田字屢見，均作田或田形，無一作方形者。甲骨文田字外廓作方形，是為了利于鍥刻。圓劃作方劃是甲骨文的常例，不煩舉證。近年來的殷虛發掘，曾屢次出現圓形的銅盔，頂上有孔，用以插羽或係纓，即商代武士所戴的首甲。依據上述，則甲之作田，象首甲形，昭然若揭。

王國維謂：「田中十字即古甲字。甲在口中，與乙丙丁三字在「或」中同意。」（古史新證）自從王氏為此說，研契諸家把口和「牽混在一起，並進一步紛紛加以展轉傳會，為了避免繁瑣，無須詳引。其實，田字的外廓本應作○形，已詳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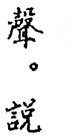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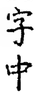
它和讀「為報，以為報祭和三報之報者毫不相干。由此可知，研契諸家以口與「相提並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甲骨文先王中稱甲者六人，甲字均作十，唯獨先公中上甲之甲作田，乃居上為首之義。居上為首是由首甲之義所引申。甲骨文中先公先王的大合祭均自上甲開始，但是，田字既有居上為首之義，為什麼又稱為上田呢？這不過是使辭義更加顯明而已。這和他辭的帝也稱上帝，帝本在上，而又加以上字稱為上帝；詩、書中天也稱上天，天本在上，而又加以上字稱為天，其詞例恰好相同。

總之，以說文為例，則首甲之甲應解作：「田，首甲也，从○象首甲之形，十聲。十，古文甲乙之甲。」田字外形內聲，與固从古聲，圍从韋聲同例。田為首甲的初文，由於得到了古實物、古文字和典籍義訓三方面的佐證，已明確無疑。甲骨文上甲之甲作十者只一見（甲二三三九），屬于例外。又商器稍

作父甲簋之甲作田，西周師寀簋甲戌之甲作田，可見田和十也偶爾通用。新鄭虎符和陽陵虎符甲兵之甲，已由田演變作甲，說文誤作冑。秦漢以來則甲行而十廢。這就是甲乙之甲和首甲之甲由分而合的演化源流。

釋盥

甲骨文盥字作  （甲二八一二），只一見，原辭殘缺。盥字，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皿部。盥字上从  形可以互證。形中从  ，乃申作的變形。商器有父乙罍（借為盥），罍字中从子，也是申字的變形。商器且甲盥之盥作  ，从皿罍聲。說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从木畾聲。罍，櫑或从缶。盥，

籀文橅，从缶回。」按許氏對于橅字的解釋，以後世的形制來說明初文，殊有未當。總之，近年來所發現的商周時代的銅盨和陶盨，都是大型的盛酒器。甲骨文僅見的盨字，乃舊所不識，故為之畧加闡明。

釋弘

弘字甲骨文作𢆶或𢆶，商代金文作𢆶或𢆶，西周金文作𢆶，小篆作弘。說文：「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按許氏本小篆為說，既誤以厶為古文肱，又誤以弘為形聲字。自來文字學家既不解弘字的初文為什麼作𢆶？也不解小篆為什麼作弘？我認為，甲骨文弘字作𢆶，在弓背隆起處加一邪劃以為標志，于六書為指事，而說文誤認以為聲符。弓背隆起處是弓之強有力的部分，故弘之本義為高為大，高與大義相因。這是就弘字的初形來說明弘字的本義。這樣解釋難免有人以為臆

測，所以有進一步加以闡釋的必要。釋名釋兵：「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章炳麟文始：「古者揮作弓，孳乳作穹，窮也，窮而藏之，則穹有隆高義，猶芎躬也。弓形穹，故孳乳為穹，聲轉亦與芎躬相應。名以弓者，又象其聲，孳乳為弘，弓聲也。弘又變易為弼，弓彊皃也，弓強則聲高，弘亦本有彊義。」按釋名和章氏是以聲訓來說明弓有穹隆或高強之義。其實，弘字的本義，其邪劃專指弓背穹隆處言之，而仍以弓為聲符。而其本義則專指弓背的穹隆處言之。

第一期甲骨文多以弘為人名。第三期甲骨文的「其弘𠂤」（零拾四五），典籍中多訓弘為大，大與高強之義本相涵。弘𠂤猶他辭之言大𠂤。第五期甲骨文多以弘吉為合文，弘吉猶言大吉。

總之，𢆶字，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均加一邪劃于弓背的隆起處，以標志高大，于六書為指事。其所从的邪劃，本非獨體字，

周代金文弘字多作𢆶，其所附加的彎劃，是由邪劃所演變。後來彎劃又與弓形分化，因而譌變為小篆的弘字。這就是弘字演化的原委。

釋丰

甲骨文丰字作𠫓、𠫔、𠫓等形，在偏旁中則省作丰或丰，王襄「疑玉字」（簠類存疑一・一）。按甲骨文玉字作𤣩、丰，其三橫劃皆平，與丰字截然不同。玉字之作丰者，郭沫若同志謂「當即小篆丰字」（粹考一二），也不可據。實則，甲骨文丰字的三邪劃，大多數作彎曲形，說文譌變作丰，並謂：「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說文的讀音是對的，而訓為艸蔡，則純係臆說。

戴侗六書故：「丰即契也。又作刧，加刀，又作契，大聲（按契字本从刧聲）。古未有書先有契，契刻竹

木以為識，丰象所刻之齒。」按戴說甚是。墨子公孟：「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列子說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齒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隣人曰，吾富可待矣。」釋文：「刻木以記事者。」刻木為契之事，典籍習見（詳桂氏說文義證契字下）。在未有文字的時代，初民往往刻木為齒以記事，這當在商代以前。但就甲骨文之刻木為齒以及墨子和列子有數齒的記載來看，則商周時代仍保存着刻契的遺風。近代有些少數民族還用木片或木條刻齒記事。

甲骨文的丰字，就其構形來說，中劃直，三邪劃作彎環之勢，象以木刻齒形。就其音讀來說，說文謂「丰讀若介」。孟子萬章的「為不若是恝」，恝字說文作忝，可以互證。後世典籍均借介為丰，介與害、割、匄（丐）古通用。易晉的「受茲介福」，虡弔多父盤作「受害福」。詩七月的「以介眉壽」，無叀鼎作「用割𩫖壽」，師奎父鼎作「用匄𩫖壽」，是其例證。

有關步字的甲骨文已多殘缺。「沚𢦏其作步」（簠・地五三），「□不作步」（拾一四・一）。以上兩个步字均應讀為介，訓為輔助，爾雅釋詁謂「介，助也」。又「疒雨亡匄」（前四・九・七），「亡匄」即「亡步」（京津四七五七），均應讀為亡害。

甲骨文有㚔字（後下二九・一），當係說文「祄，祐也，从衣介聲」的古文。又甲骨文从步的字，有的作地名用，如「于酥步」（前六・一・八）。有的作人名用，如「弜令蟑」（前八・二・三），「東蟑乎往」（前七・六・四），「東鼓令往于刀」（續三・二七・一）。有的作蓋名用，如「西方曰彝，蓋曰步」（彝與步原互倒，詳釋四方和四方蓋的兩个問題。又下文所引大龜和王、胡之說，同上，不另注明），「韓觀，東豚又大雨」（前四・四二・六），「其𠂤，東日彝韋用」（京津四三一六）。以上所述，除衷辭二字外，雖然有人名蓋名之別，字形也頗有

由於後世用各有當，因而分化。甲骨文編所錄的契字作步（甲一一七〇）。按原版誤倒，字體也較為模糊，殊不足據。

再就商代晚期金文來說，女字彝的字字作偷或偷，父丁爵作偷。其中劃作丨者，姿勢彎宛，與二邪劃相適應。字即說文「窫，靜也，从宀契聲」的初文。

商代晚期金文還有以下等字。

步 祖壬觚（西清二四・三）　步 簋文

步小子夫尊

步 步 母卣蓋器

步 父乙鼎

以上所列七个字，從前有的學者以為文字畫，其實都是初的原始字，只是文有繁省，偏旁部位變動不居而已。又以上所列七个字，金文編除祖壬觚和簋文未錄外，均入于附錄。馬敘倫讀

變化，但均係同字。其中蓋名作韋、韓或彝，另外一版大龜的蓋名作步。因此可知，大龜省為獨體字既然作步形，則其他各種異構，顯而易見都是以步為聲符的形聲字。因為形聲字的通例，凡由一个聲母所孳乳的形聲字，如果省化為獨體字時，不會省去聲母而只存形符，是可以斷定的。王國維謂韓即說文韗字，而未說明韗字為形誤。胡厚宣同志誤認韋韓俱从韋聲。按說文柬字和韗字所从的柬，都是彝字的形譌。甲骨文彝字，戰國時的嗣料盆已譌作彙，為說文所本。第三期甲骨文的韓字右从步，足徵步字的二邪劃和三邪劃互作無別。而韋字左从步，即彝字的省變。至于第一期大骨刻辭的彝字，加彡形于木字中部，借用其直劃。然則彝即棣或棣字的初文，是毫無疑問的。

說文：「棣，刻也。」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棣與契古通用，字也作鍥。契即古刻字，刻為後起的代字。說文以韌為巧韌之韌，契為契約之契，棣為棣刻之棣，

金器刻詞，謂金文偏旁所从的「步」，皆契約書契之契本字，而說文棣之初文」，這是對的。但馬氏既不知道甲骨文已經有此字，而且于金文只引諸婦自（按即女字彝）和母卣二器。既割裂棣為二字，又以止為氏族之名；既謂「蓋製此器者，古皆婦女任之」，又以字字為「造契之家」。這都是臆為之解。上列諸字，其从𠂤或𠂤象刀形，即刀之初文。刀背有三折劃，俗名「腓子」。刀柄下端作圓形，即刀環。這種類型的刀，近年來多出于殷虛。上列諸字，刀的左右或上部所从的步或步，即步字，也即步字的省劃。又上列諸字，下部有五个从止者，而母卣的蓋和器从止與否互作。至于刀之从止，是表示動用之意，但也與不从止者同用。甲骨文步與步字習見，多用為人名或地名，舊釋為刀和忍是對的。

總起來說，戴侗以為步象竹木所刻之齒，實屬創見。清代說文學家如桂馥、段玉裁、王筠均未注意及此。但戴氏限于時

代，未能追溯本源，僅就小篆為解。本文對于甲骨文𤔔字即說文羊字作了具體的分析，因而卜辭或記事刻辭中一些以𤔔為聲符的形聲字，以及商代金文中一些从羊的字，均可得到明確的辨認。

釋用

林澐同學的畢業論文為甲骨文斷代中一个重要問題的再研究。這篇論文饒有發明，它糾正了從前認為㠯組卜辭是武丁晚期的誤解，由于有許多論據，才確定了㠯組卜辭為武丁初期。這對于辨別甲骨文史料和甲骨文字的先後次序，關係很重要。今只就㠯組卜辭的𠂤字來看，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并「疑女字」，續甲骨文編也入于附錄。其實，𠂤乃用字的初文。甲骨文稱：「𠂤羌」（京津三〇九二），「己未卜，王出兄戊羊，𠂤」（甲一八二。甲骨文編誤釋羊用二字為姜），「丁酉卜，㠯，𠂤羊

中。甲骨文墾殖之墾作坓或𤰞（詳釋坓）。𤰞字象兩手持甫以傾出盛土，乃墾殖時剷高填低，平土田以利耕作。至于第二期甲骨文凡（盤）字偶有作片者（前五・二七・五），和用字的初文顯然有別。

總之，用字的初文作𠂤，本象有柄之甬。其演化的規律是：由𠂤而甩而甩而用。周代金文由用字分化出甬字作甩或甬。秦漢以來，用甬並行，後世遂不知用與甬之初文本是一字。

釋心

說文心字作𢘑，并謂：「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臧。」王筠說文釋例：「其字蓋本作𢘑，中象心形，猶恐不足顯著之也，故外兼象心包絡。」按許氏據小篆為解，王氏又從而傳會之，似是而非。甲骨文心字作𢘑，正象人心臟的輪廓形。甲骨文心字也省作𢘑，有時倒作𢘑。

豕ㄴ□」（善齋拓本），均以𠂤為用。又不用二字合文作𠂤（京津三一一〇），甲骨文編也入于附錄。

用字初文作𠂤，象甬（今作桶）形，左象甬體，右象其把手。近年出土的雲夢秦簡還以用為桶（一九七六年文物第七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衛宏的說法是望文生義。戴侗六書故以為用「象鐘形」，林義光文源謂用為古宁字，均不可據。用字初文本象日常用器的桶形，因而引伸為施用之用。用甬本是一字，故甲骨文以通為通。周代金文甬字作𤰞，上端加半圓形以區別于用，是後起的分別字。但江小仲鼎的「自作甬器」，曾姬無卹壺的「後嗣甬之」，仍以甬為用。說文：「甬，艸木華甬甬然也，从马用聲。」形義俱乖。

甲骨文从用的字，如甫字晚于㠯組卜辭，仍多作𤰞或𤰞，又甲骨文有𤰞字（粹一五七九），象盛土于甬

商器祖乙爵作𢘑，父己爵作𢘑，金文編誤入于附錄。又甲骨文貝字作𢘑，心貝二字截然不同，可是研契諸家一向淆惑莫辨，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混列在一起。甲骨文的寶、叟（得）、賓等字，均从貝作𢘑，無一从𢘑。甲骨文的文字作𢘑，商器的文簋作𢘑，其所从的𢘑與𢘑即古心字。周代金文的文字从心者常見，無从貝者。這也是从心與从貝有別之證。今將甲骨文心與从心的字之可識者，分條闡釋于下：

一，甲骨文的「多□王心若」（綴合一七七反），心字作𢘑。下同。「庚戌卜，□貞，王心若，□□其住𠂤（孽）。」（拾九・一一）葉玉森誤釋心為貝。爾雅釋言「若，順也」，又釋詁「若，善也」。王心若即王心順善之意。甲骨文稱：「壬午卜，貞，王心亡𢦏（艱）。」（陳七八）詩何人斯的「我心孔艱」，鳥鷺的「無有後艱」，鄭箋并訓艱為難。然則王心亡艱，是說王心沒有困難，如果釋為王貝無艱，是根本講不通的。

二，甲骨文字兩見（庫六〇〇），文殘。甲骨文編誤釋為賒。按其字从心余聲，即悆字。說文悆字引「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今本書金縢作「王有疾弗豫」。偽傳訓豫為悅豫，與說文訓悆為喜同義。悆乃豫之古文，豫為後起的借字。

三，甲骨文字（後下一六・七）只一見，文已殘。甲骨文編誤入于附錄。余永梁殷虛文字續考釋為舂，這和續甲骨文編釋嫷為嫷，以从心為从囟，同樣是錯誤的。按即悆字，从心余聲。甲骨文督（督，漢隸多从日）字常見，其上部叔字左从朩作，周器克鼎的叔字左从朩作，均可互證。典籍中的朩字通作叔或菽，後漢書光武本紀的「麻朩」，猶以朩為菽。玉篇朩部朩之重文作叔。然則悆即慼，也即詩汝墳「慼如朝飢」之慼的古文。

四，甲骨文稱：「更悆甲（原作田）劦，受又」，悆甲為被祭者。甲骨文中先公先王的廟號，只有上甲之甲作田，上甲名微（見國語魯語和楚辭天問），微悆由于雙聲而通用，古無輕脣，故微紐應歸明紐。因此可知，悆甲當是上甲微的異稱。

五，甲骨文常見的字，也作，从木从屮古每無別。甲骨文的「屮于悆」（後上九・六），悆字舊不識。按悆即柧字，爾雅釋木謂「樧樸，心」。廣韻侵部謂「柧，木名，其心黃。」甲骨文的「屮于悆」，悆為被祭對象，未知所指，存以待考。

六，甲骨文字屢見，舊釋為昌。按其字从心从口，和敗字作昌者迥別。甲骨文稱：「貞，王屮宮，不之〇貞，王屮宮，允之。」（乙四五八四）「癸子卜，于翌月又宮」（前八・六・三），「宮牛」（前一・三五・一）。按宮牛之宮，葉玉森誤釋為「从貝在口上」（集釋一・一一〇）。郭璞三倉解詁謂「吣音狗心之吣」，今本譌作沁。玉篇口部謂「宮，七漫切，亦作吣」。但與甲骨文語意不符，存以待考。

七，甲骨文有字（乙一七〇六，文殘），甲骨文編誤以為「从羊从貝，說文所無」。按其字从羊从心，即恙字。說文：「恙，憂也，从心羊聲。」段注：「古相問曰不恙、曰無恙，皆謂無憂也。」楚辭九辯的「還及君之無恙」，王延壽夢賦的「轉禍為福，永無恙兮」，無恙均謂無憂，乃古人常語。周代金文無恙字，古鉩文有「寁容」，寁字从恙作等。

八，甲骨文字習見。羅振玉混于，并釋為貯（增考中一二）。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从羅釋。按字从宁从心，和字从宁从貝迥別。商器爵文有字，金文編也誤釋為貯。字應釋為佇。甲骨文偏旁的位置，在內與在外往往無別，例如：弘字也作，脉字也作，脉字也作，是其證。玉篇：「佇，竹與切，知也。」廣雅釋詁：「佇，智也。」甲骨文佇字均作人名用。

九，甲骨文有  字（菁一一・四，辭已殘），只一見，舊不識。按即字之初文。周器克鼎作，番生簋作，宗周鐘作。說文古籀補釋，并謂「乃蔥之象形字」。金文編謂：「从在心上，示心之多遽也。說文云，从心囪，囪當是之變形。」這是對的。

十，甲骨文沁字作（甲二七五），也作（京都三一六六），文殘，甲骨文編誤釋為浿。說文：「沁水出上黨穀遠羊頭山，東南入河。从水心聲。」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顏注：「今沁水至懷州武涉縣界入河。」甲骨文的「□禾□魚□沁□」（甲二七五），當係網魚于沁水之貞。甲

骨文沁字也省作心。「貞，涉沁水以從事狩獵。如果依照舊說釋沁為浿，不僅背于字形，而且漢書地理志和說文均謂浿水出樂浪郡，于地望也顯然不符。

依據上述，解決了一系列舊所誤識或不識的心和从心之字。此外，還有很多从心之字，例如：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㚔字應隸定作㤅，舊誤釋為㤅。這類从心的字雖然還不認識，但辨明了其偏旁之从心，為將來作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

釋咼

甲骨文咼字作㕣或㕣形。晚周器魚鼎匕「藉出藉入」的藉字，舊不識，余在雙劍誃吉金文選始隸作藉，并謂「藉當讀滑

同拐，小爾雅滑，亂也」。金文編曾引用余說。甲骨文編又根據金文編謂：「金文魚匕藉（按本應作藉）字骨旁从此，知㕣為古咼字。」至于藉讀滑的義訓，在此附帶加以訂正。說文謂「滑，利也」。周禮食醫的「調以滑甘」，賈疏：「滑者通利往來。」用匕以取實于魚鼎，取其出入滑利，如讀滑為拐訓亂，則于文義不符。

說文：「㕣，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按許說不盡可據，象形頭隆骨之解尤誤。饒炯說文解字部首訂：「咼即骨之象形本字，因形不顯義，而骨乃加肉以箸之也。人身惟頭多骨，故篆象人頭隆骨，以為凡肉骹之稱。」饒氏以為咼即骨象形本字，這是對的。但饒氏未見古文初形，故仍附會許說。

甲骨文㕣字本象骨架相支撐之形，其左右的小豎劃，象骨節轉折處突出形。金文藉字从骨作㕣，係从肉咼聲的形聲字。乃文字孳乳之慣例。說文謂骨「从

咼有肉」，誤以形聲為會意。西周器過（過）伯簋和過伯爵的過字所从的咼，與甲骨文同形。咼既為古文骨字的初形，骨，過雙聲（并見紐一等字），故過从骨聲。古鉩文「陰滑」之滑古从骨作㕣，為小篆所本。

甲骨文㽕字作㕣（佚九五〇）。舊誤釋為歌或歔。說文：「㽕，逆惡驚詞也，从死咼聲，讀若楚人名多夥。」段注：「史記漢書多假㽕為禍，㽕即猧也。」又甲骨文的別字作㕣（乙七六八），右从咼。

商器父□觶有W字，舊不識，金文編入于附錄。以甲骨文網字作㕣也作㕣以及車字縱列橫列無別證之，則W字自係咼之橫書者。至于其篆劃稍有繁簡，自是古文字的常例，不足為異。

總之，前文既闡明了㕣為骨字的初文，象骨架相支撐形，其左右小豎劃象骨節轉折處突出形，後來咼字孳乳為骨，遂成為从肉咼聲的形聲字，這就糾正了說文的誤解。至于商代金文

中舊所不識的W字，以古文字橫列豎列往往無別證之，無疑它也是咼字的古文。古文字中咼和从咼的字既然常見，則甲骨文的㕣㕣㕣㕣等字，舊釋為禍、咼或骨，又釋迪或述為過，都是主觀臆測、毫無根據的。

釋卢、泉、磬、虡、虞

甲骨文卢字作卢、卢、卢等形，即列（列）字的初文。又甲骨文的㕣字或作㕣，商承祚同志「疑即泐字之省」（類編一．三）陳邦懷同志謂「此即說文解字肉之古文」（小箋七）。按商和陳說頗有道理，但商說應改為「㕣即泐之古文」。說文：「卢，削骨之殘也，从半咼。讀若鑿岸之鑿。」卢字的造字本義還不可知，但許氏从半咼之說殊不可信。漢碑的列和烈字有的从歹，猶存古文。說文：「削，分削也，从刀肖聲。」詛楚文光列（烈）之列作削，為小篆所本。詩大叔于田「火烈具舉」

之烈，魯詩作列，是列與烈古通用。

甲骨文稱：「貞，其亦泉雨〇貞，不亦泉雨。」（京津四一九八）楊樹達甲文說訓亦為又，是對的。泉即洌字，應讀作烈，就雨言之故泉字从水。烈雨猶言暴雨。說文訓洌為水清，乃後起之義。

甲骨文中訓為並列的𠂤字僅一見，屬于第二期，它和第三期的𠂤𠂤𠂤等字同用。𠂤𠂤𠂤三字隸定作𣪊𣪊虘。甲骨文編附錄于口部，續甲骨文編誤釋𣪊𣪊二字為虘。郭沫若同志謂「虘當即盧字」（粹考九六八），非是。按𣪊虘虘都是以𠂤或𠂤為音符的形聲字。古文字的偏旁往往單複無別。甲骨文𠂤即列字的初文，从刀作列乃後起字。禮記服問的「上附下附，列也」，鄭注謂「列，等比也」。按訓列為等比，具有相並之義。又廣雅釋詁謂「併，列也」。釋文「併本作並」。說文謂「竝（隸變作並），併也，从二立」。按竝字契文屢見。竝與併乃古今字。

起從事某項工作。自第三條以下均就祭祀為言。第三條的豚眾羊𣪊用，是說豚及羊並用；第四條的虘𩵦（雩）二田喪、盂，又大雨，是說並用雩祭于喪、盂二田，則有大雨；第五條的霸眾門虘彭，又雨，是說于霸及門兩地並用彭祭，則有雨；第六條的其虘用雀（當是祭品名）眾貝，是說並用雀及貝；第七條的其虘取（祭名）二山，又大雨，是說應該並用祭祭于二山，則有大雨。總之，上列七條全是兩種事物並舉。驗之于辭例和文義，則𠂤、𣪊、虘、虘等字之讀為列訓為並，都是脗合無間的。

在上述之外，甲骨文後期以臭、虍、虞、麤等字為地名。西周金文以褲或𥫱為方國名。這類字已不見于後世字書，但均以𠂤字為聲符，其應讀如列，是沒有疑問的。在此需要附帶說明的是，我從前把𣪊、虘、虘等字釋為麗（見一九六二年歷史研究第六期的從古文字學方面來評判清代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

然則併之訓列，足以證明列有相並之義。

今將甲骨文中訓為並列的𠂤、𣪊、虘等字的辭例較為完整者，釋錄于下，并予以闡釋。

一、戊覓卜，民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𠂤二侯——上糸眾罔侯，其𠂤周（通別二桃山）。

二、□虘令二人（甲五四二）。

三、豚眾羊𣪊用（甲六七五）。

四、虘雩二田喪、盂，又大雨（粹九六八）。

五、霸眾門虘彭，又雨（金一八九）。

六、其虘用雀眾貝（甲七七七）。

七、其虘取二山，又大雨（後下二三・一〇）。

以上第一條的末句已殘缺，辭義不詳。自王曰以下三句是說，王告多尹，並及上糸和罔侯。末一侯字也承上糸為言，故上糸下省侯字。第二條的虘令二人即並令二人，意思是說令二人一

得失一文）。因為商周金文麗和从麗的邐字，其上部均與从𣪊形不符，故加以改正，寫成此文。

釋勹、鳥、匍

說文勹字作勹，并謂：「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按許氏據小篆之形為說，語意含混，似是而非。自來說文學家也均不得其解。甲骨文从勹的字常見，例如芍字（陳一四九）从勹作勹，梦字屢見，从勹作勹。勹與勹象人側面俯伏之形，即伏字的初文。周代金文匍、匐、匍、匍等字均从勹。商器伏尊的伏字作𠆢。說文：「伏，司（伺）也，从人，犬司人也。」史記留侯世家的「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引應劭說：「狙，伏伺也，音七豫反。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按伏之本義為犬伺人，後世借伏為俯伏之伏，遂不知其本作勹。說文：「匍，手

行也，从彳甫聲。」又：「匍，伏地也，从勹甫聲。」匍匐二字係由象形的勹字附加甫和匐以為音符，遂發展為雙聲連語。典籍匍匐也作蒲服、扶服或俯伏。古人把俯其身以爬行叫作匍匐。說文勹部凡十四字，除去匀、匈二字本應从力（甲骨文以勹為旬），其餘諸字均應从勹。這就澄清了說文勹部的混沌無別。

第一期甲骨文稱：「貞，王入于㠯，㞢〇貞，弜于㠯，㞢。」（乙五八〇）㠯字作㠯（甲骨文㠯字只三見，明一六二一有㠯字，文已殘），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㠯字上從隹，古文从隹从鳥每無別。下从勹，即伏之本字。㠯字後世典籍中作鳧。說文：「鳧，舒鳧，鶩也，从鳥勹聲。」又：「勹，鳥之短尾飛勹勹也，讀若殊。」林義光文源謂鳧「不从勹，从人，人所畜也，取其近人」。按許氏謂鳧从勹是錯誤的，林氏从人之說也不足據。周代金文的鳧字，再簋作㠯，鳧弔匜作㠯，均从

勹。詩鳧鷖毛傳：「鳧，水鳥也。」爾雅釋鳥的「舒鳧，鶩」，舍人及李巡注：「鳧，野鴨名。鶩，家鴨名。」說文：「鶩，舒鳧也，从鳥敄聲。」說文通訓定聲：「以其行步較鳧為舒遲，故曰舒鳧。」說文義證引禽經：「鳧好沒。」又引易林：「鳧得水沒，喜笑自啄。」莊子達生的「若乃夫沒人」，郭注：「沒人謂能鶩沒于水底。」依據上述，則鶩與鳧只是家禽野禽之別。又典籍鳧與鶩有時互作。由于鳧能沒水，故人之沒水也稱為「鶩沒」。伏、沒雙聲，典籍多訓伏為隱為藏，和沒字的義訓也相涵。以說文為例，則㠯字應解作：「㠯，水鳥也，从鳥勹，勹亦聲。」是會意兼形聲字。甲骨文以王入于㠯束和弜入于㠯束對貞，以㠯為地名，即詩閟宮「保有鳧繹（嶧）」之鳧。鳧山在今山東鄒縣，商王遊畋往往在魯東一帶。

甲骨文朋貝之朋作丑或丑，象兩串穿貝形。又倗字作㑹或㑹，从朋从勹。商器倗尊作㑹。西周金文以倗為朋友之朋，作

和倗字的誤解。說文鳧之从㠯勹聲，應改為从鳥勹聲。倗之从人朋聲，應改為从朋勹聲。

釋㝵

說文：「㝵，重也，从勹㝵聲。㝵或省彳。」甲骨文有㝵無㝵，可見㝵為初文，㝵為後起字。又甲骨文有㝵無復，復作㝵，金文㝵與復互見。說文：「㝵，行故道也，从夂畐省聲。」又：「復，往來也，从彳㝵聲。」說文既誤認為㝵又不知㝵為復之古文。甲骨文㝵字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今分別闡明于下：

一，第一期甲骨文稱：「癸酉卜，爭貞，王㝵不安，亡𡆥。」（續五・六・一）㝵作㝵，研契諸家之所以不識此字，以其从㠯，不从勹，實則㠯形乃勹字的異構。㠯形从丿乃羨劃，古文字往往隨形附劃，即以前引一段甲骨文的安字為例，安字从女

作𠂤，在下部加一羽劃，是其證。至于𠂤形的末劃之所以作𠂆，因為勹即伏的本字，象人匐匍形（詳釋勹篇），故𠂆形的中部即象人的腹形。甲骨文「帚好不𢀛疾」（後下一一・八）之疾作𤰡，左从人作𤰡，是其證。說文訓夏為重，訓複為重衣，古文字有夏無複。前引的王夏不安，亡𢀛，𢀛即古延字。這是說王有疾病，身體仍然感到不安適，要乞救于鬼神，不可延緩。

二，第一期甲骨文有劉字（京都八三八B，原辭已殘），上从𠂆乃勹字的省劃。曾鼎的𠂤字作𤰡，上从𠂆，可互證。下从又，乃久形的譌變。小臣邁簋的復字也譌變為从又。魏三體石經左傳古文復字作𤰡，从𢀛與从彳古同用。

三，第四期甲骨文的「弱夏」（甲五八七），夏字作𡰥，左从𠂤，即𠂤字的異構。甲骨文𠂤字每作𠂤。又郭字作𡍮或𡍮，周器𥫱伯𠂤盤作𡍮，國差𦉪作𡍮。這就證明了夏字的繁構从𠂤，與𠂤和𠂤字中部加口或。形，其演變之迹完全一致，只是甲骨文為便于鍥刻化圓為方而已。至于𡰥字从人與从勹互作，如倗字甲骨文有的从人，金文則从勹，佃字金文从人。說文从勹，是其例證。

總起來說，通過以上三條的具體分析，則甲骨文三个夏字的構形大同小異，其均為夏字，是沒有疑問的。

釋𡰥

甲骨文聞之古文作𦖩，常見，有的也作𦖩，隸定作𡰥或𠂤。唐蘭同志謂：「冥於卜辭蓋當作𡰥，即慶字。」又謂：「慶冥一聲之轉。……貞，𡍮𡰥出从雨，𡍮𡰥當即𡍮冥也。」（考古社刊第六期懷鉛隨錄）按唐謂𡰥即慶字是對的，但以𡰥為先公之冥則非是。甲骨文于𡰥也从無用牲之祭。甲骨文乞雨每言𡍮𡰥，財或𡍮婞，則財婞和𡰥均當為女奴隸之名。𡰥字左从𦖩，即古欠字（詳釋次、盜），𡰥字右上从耳，與欠相連。𡰥字的造字

本義，象人之坐，用手掩其口，以表示靜默，而聳耳以聽。這和甲骨文的𠂤字作𤰡，象人舉目遠望，可資參驗。說文訓聞為知聞。吕氏春秋異寶和重言高注，並訓聞為知。甲骨文稱：「𠂤𡰥，𡰥出𡰥。」（南北師一・四三）「𠂤𡰥〇𠂤𡰥〇𠂤弗𡰥。」（綴合二二七）以上三个聞字并應訓為知。甲骨文稱：「其𠂤來𡰥」（前七・三一・二），「吕方亡𡰥〇其𠂤𡰥。」（珠三四五）以上三个𡰥字乃聞的引伸義，指消息言之。

甲骨文旦昏之昏作𣅀，與𡰥字的用法截然不同。周初金文的𡰥字，武王時的利鼎作𣅀，康王時的孟鼎作𣅀，已較契文有了譌變。成康以後，不僅𡰥字又有譌變，而且用法也和昏或婚相通。例如：昏愚之昏，諫簋作𣅀，毛公鼎作𣅀；婚媾之婚，克盨作𣅀，旻季良父壺作𣅀。說文婚之籀文作𣅀（說文𣥂幔二字从之），其譌變尤甚。周初以後金文的𡰥字，上端變作𠂤，下端止字或變作女，于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和林義光文源，均謂慶字古从爵女，未免荒謬。

總之，甲骨文𡰥昏二字有別，𡰥為聞字的初文。西周金文還未見昏字。周初金文𡰥字雖有譌變，但仍作聞字用。西周中葉以來的金文，既以𡰥為昏愚之昏，又以𡰥為婚媾之婚。敔𣅀聞三字始見于晚周古文：敔字見于詛楚文的「敔𣅀」，聞字見于說文繫傳的「古文聞」，聞字見于古鉩的「左司馬聞均信鉩」。本文既尋出聞字本作𡰥的構形和變化的源流，也尋出它和昏婚分合交錯的由來。

釋次、盜

甲骨文次字作𣎵、𣎵或𣎵、𣎵等形，也作𣎵、𣎵、𣎵等形，舊誤釋為次，金文編入于附錄。周器史次鼎次字作𣎵金文編誤釋為次。按晚周器王子晏次盧次字作𣎵，石鼓文秋从次作𣎵。漢印次字習見，均

从二从欠，與說文合。甲骨文無次字，以弔或師為之（詳釋弔師）。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㳄，次或从侃。涎，籀文次。」爾雅釋言謂「蔡，盡也」，郭注謂「漉漉出唾沫。」釋文謂「唾字當作次，又作涎」。按次與涎乃古今字。玄應一切經音義二，謂涎亦作洇。古文四聲韻上旱謂誕古文作唾。次涎唾并屬邪紐，洇誕并屬定紐，古讀邪歸定，詳錢玄同古音無邪紐證。

甲骨文盜字作𣎵，葉玉森誤釋為盪（鉤沈），甲骨文編入于附錄。說文：「盜，私利物也，从次，次欲皿者。」按許氏誤以形聲為會意，後世沿譌襲謬，不知其非。盜字从皿作𣎵，早期古文字从舟从皿从凡每無別。商代金文舟字作𠙵𠙵者屢見。周器季盞鼎的盞字从皿作𠙵。甲骨文凡字常見作𠙵。又般庚合文之般有的省作𠙵，有的从舟作𠙵（乙八六六〇）。盜字从皿从次聲，古讀次如誕，二字雙聲，已詳前文。老子五十三章的「是謂盜夸」，盜夸即誕夸。石鼓文的籃字从竹从盜（盜），盜字从汲，與說文籀文合。說文訓次為「慕欲口液」。甲骨文次字有的象𠂇手拂液形，有的象口液外流形，故後世形容人之貪饕，以垂涎為言　甲骨文盜字只一見，與次同用。口液為次之本義，引伸之則為水流泛濫無方，水流泛濫無方又與後世盜竊之義相因。陳夢家引余說釋盜，但讀盜為淫（綜述二六五），未免望文生義。

甲骨文次字有三種用法，今分別加以闡述：

甲、以次為祭名

一、𣎵曜日次（庫一〇九三）。

二、甲戌□，𣏌，于來丁酉，父乙次（甲二九〇七）。

三、𣎵七牛次用，王受又（佑）（摭續八八）。

以上所列三條的次字，均象以手拂液形。第一、二兩條屬于第四期，均以次為祭名，次

一期早期的㠯組卜辭，第三條屬于第四期，均以次為祭名，次應讀作延。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注：「衍讀為延，延之言遍也。……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甲骨文以次為先王之祭，和周禮延祭有着因革的關係。

乙、次示和次令

一、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一九七五年考古第一期所載一九七三年安陽小屯南地發掘報告，下同）。

二、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𣎵乙子（巳）。

三、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𣎵乙未。

四、王𣎵次令五族戍羌方（後下四二・六）。

以上所列前三條屬于第四期。第一期早期㠯組卜辭的次字作𠂇，第四期仍沿用之。考古所載原報告釋次為頻，其實，次字既不从頁也不从歨，與頻字無涉。說文分征延為二字，甲骨文無延字，以征為連延或延續之延。甲骨文的「祖丁事，其征妣辛妣

癸」（掇四一九），「祖丁事，其征祖乙」（綴合一〇），均以征為連延之延。以上所引的前三條的次示，均應讀為延示。第一條的又（侑）伐自甲延示，甲即上甲。是說伐人以為侑祭，自上甲延續以及于廿示。是延示乃延及廿示的省語。第四期的「自甲廿示」（佚八八四，廿示也見粹二二一），廿示指自上甲至武乙言之。前引第二、三兩條也同此例，但其辭尾的𣎵乙已和𣎵乙未，是指祭日言之。前三條均以乙日卜，而二、三兩條又均以乙日祭，是由于文丁時的大合祭以父乙為主的緣故。第四條的次字作𠂇，也應讀為延，訓為施行之施，施與延義本相因，施訓延典籍習見。這一條是說，王施令于他的五族戍守羌方。

丙，次與盜均就洹水泛濫言之。

一、乙卯卜，貞，今𣏌泉來水，次（續存下一五四）。

二、□洹不次（續存下一五三）。

三、丙寅卜，洹其盜○丙寅卜，洹□不□其盜（前六・三二・五）。

第一條的㳄泉來水，次，泉乃洹泉的省稱，因為他辭也稱洹為洹泉（甲九〇三）。次指洹泉泛濫言之。第二條的次字也同此例。第三條以洹其盜和洹不其盜為對貞，盜與次同用。甲骨文的「洹弘（洪）弗𡍮（敦）邑」（珠三九三），是就洹之洪水不至迫害商都言之。

綜上所述，甲骨文次字舊誤釋為次，盜字舊誤釋為盜，本文對于二字的形音義均重新加以辨認，并附帶分清了金文中的次與次之別。盜字本為从皿次聲的形聲字，因而糾正了說文以為會意的誤解。甲骨文既以次為祭名，也讀次為延，訓為連續或施行。其于洹水言次或盜，則均應讀為涎，訓為泛濫，乃口涎的引伸義。

釋㳄

甲骨文㳄字作㳄、㳄、㳄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附錄于口部，謂「說文所無」；續甲骨文編也附錄于口部，與俗字混在一起。按商器㳄尊的㳄字作㳄，與甲骨文同形。㳄即古咏字，其从口在下與在側本無別。咏與詠典籍多通用。說文：「詠，歌也，从言永聲。咏，詠或从口。」又甲骨文有㳄字（甲一五五九，原辭已殘），舊也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口部。按㳄乃咏字的異構。古文字的邪劃有的作折角形，例如商器小子𠂤簋的易字作㳄，西周器𡍮鼎母簋的永字作㳄，是其證。然則㳄即咏字，了無可疑。說文訓詠或咏為歌，漢書揚雄傳顏注訓頌為歌，歌與頌義相因。甲骨文于祭祀每言咏或不咏，是對被祭者歌頌與否之義。其言「小臣咏王」（甲一二六七），是說小臣歌頌王。甲骨文咏與永每通用。周初器

大保簋的「王永大保」，以永為咏。這是說王贊揚大保。此外，甲骨文以永為人名或地名者不備述。

釋㚔

第一期甲骨文稱：「貞，王囧㚔，其疒不龍。」（乙六八一九）㚔字作㚔，舊不識。又第一期甲骨文有「于礦」（乙四一二一）二字，文已殘缺。礦字作㚔，舊也不知其从石从㚔。㚔字，商器㚔簋作㚔，周器令鼎作㚔。又商器單㚔簋的㚔字作㚔，據古錄（二之一）和金文編均誤釋為異。又上引商器㚔字上部已變作𠂤。這和甲骨文𠂤字也作𠂤，寔字中从𠂤也作𠂤，其例正同。說文據已譌的小篆釋為：「㚔，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既誤認為从北，又割裂獨體字為形聲字。前引甲骨文的王囧㚔，義不可解，存以待考。至于其疒不龍之龍，應讀為寵。言其疾病不為鬼神所寵佑。總之，甲骨文㚔與从㚔之字各只一

見，均為㚔之初文。雖其造字本義還不可知，但㚔字上部演變的特徵，和商周金文以及甲骨文其它文字偏旁相印證，是無有不符的。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作𠂤或𠂤，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說文𠂤字作𠂤，並謂：「𠂤，臂也，从又，从古文𠂢之象形。肱，𠂤或从肉。」按說文既譌𠂢為𠂤，又誤認𠂢為古文𠂤。說文段注謂「小篆以厶太古，故加又」，𠂢「象曲肱」；王筠說文句讀謂「此字最古，隸所不用，故無楷法。」按段王二氏出于主觀猜測，以附會許說。今以甲骨文驗之，則𠂤字作𠂤或𠂤，既非从又也不从𠂢。其从𠂤，尾劃上彎，象曲肱形，與又之作𠂤迥別。其从𠂢，後來譌變作𠂢。商器鼎文和父乙器亞中均有𠂤字，與甲骨文𠂤字形同。古鉩文𠂤字作𠂤，已經分

化為二體，為小篆所本。按左為肱之初文。甲骨文的「𠂇𠂤左」（乙七四八八）和「𠂤左」（京都四四七），是指肱腕有𠂤言之。此外，甲骨文也以左為俘獲品，如「王隻左」（續存上一二三五），「王不其隻左」（後下二〇・一七），是其例。總之，甲骨文左字作𠂇或𠂇，于肱之曲處加𠂇，以示左之所在，于六書為指事字。由于說文左字的構形不符于初文，因而說文學家就無從捉摸了。

釋叟

甲骨文叟字屢見，作𠬜或𠬜形，甲骨文編釋為叟。按叟即古文鞭字。說文鞭字作鞭，并謂：「鞭，驅也，从革便聲。𠬜古文鞭。」就古音言之，鞭从便聲，便从叟聲，叟从丙聲，丙鞭雙聲。叟字隸變作叟，丙叟疊韻。周禮考工記輪人的「眡其綅」，鄭司農謂「綅讀為關東言餅之餅」。按綅从叟聲，叟本作寔，从丙聲。是丙叟古通之證。西周金文馭字作駿，其从𠬜乃甲骨文叟字的省變。說文謂「馭从又馬」，又乃𠬜形的譌省。西周金文馭字均作駿，右从𠬜乃古文鞭字，用鞭以驅馬。石鼓文馭字作驖，右从鞭作叟，猶存初形。以上略論叟為鞭之初文，以及它和叟字形音變通的由來。

有關叟字的甲骨文，辭多殘缺，其較為完整者，例如：「戊午卜，叟𢦏，弗其𢦏（擒）。」（乙七六八〇）又：「王叟□麂（麋）□。」（摭續一二八）以上兩條均屬第一期。前一條的𢦏字，即掘坑坎以陷麋之陷的專字（詳釋𢦏）。這是說，王（依第二條補）用鞭以驅麋，使之陷入坑坎，不該擒獲。此條缺對貞辭。第二條雖然殘缺，但王字可以補充第一條。由此可見，商王的狩獵，用鞭驅麂，使之陷入坑坎，以便擒獲。

總之，鞭字的古文，商代甲骨文作叟，周代金文偏旁作𠬜，說文引古文作𠬜，石鼓文始作鞭。又駕車之鞭，周代車器作鞍，

金文編以為說文所無。「鞭作官刑」之鞭，周器僰匜作𠬜，象以鞭擊人之背。說文訓便為安，誤以後起之義為本義。

釋寔

甲骨文稱：「□覓卜，才斬田龍楙淲寔其□。」（粹九四五）此段辭義難通。但其中寔字作𡧓，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按近年湖北枝江出土的寔公孫詒父盨，寔字作𡧓。𡧓為初文，說文：「寔，室也，从宀从𠂤从人古同用）。以上四个字均為舊所不識。其从不作𠂤，乃早期的構形。甲骨文無否字，否乃不的後起字。早期甲骨文的語尾以不為問詞者習見，例如：「今日方其至不？」（乙一七七）「出戉戊牛不？」（綴合六）是其證。西周金文不字有的已孳乳為否。甲骨文有杯字（拾一四・一六），西周金文不杯二字連文者屢見，守宮盤作不酤，可見杯字已孳乳為酤。

否與音本為同字，後來分化為二。說文音字作𠦂，並謂：「音，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𠦂从否，否亦聲。」林義光文源：「从𠦂聲義俱非是。古不或作𠂤（宋公戈）作𠂤（陳曼匜），則音與否同字，音即否，故梧即梧。海內北經，蛇巫之山有人

釋利、杈、炓、杯

甲骨文利字作𠝹或𠝹，杈字作𠝹或𠝹（从又即古手字），炓字作𠝹（从𠂤从人古同用）。以上四个字均為舊所不識。其从不作𠂤，乃早期的構形。甲骨文無否字，以不為否，否乃不的後起字。早期甲骨文的語尾以不為問詞者習見，例如：「今日方其至不？」（乙一七七）「出戉戊牛不？」（綴合六）是其證。西周金文不字有的已孳乳為否。甲骨文有杯字（拾一四・一六），西周金文不杯二字連文者屢見，守宮盤作不酤，可見杯字已孳乳為酤。

否與音本為同字，後來分化為二。說文音字作𠦂，並謂：「音，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𠦂从否，否亦聲。」林義光文源：「从𠦂聲義俱非是。古不或作𠂤（宋公戈）作𠂤（陳曼匜），則音與否同字，音即否，故梧即梧。海內北經，蛇巫之山有人

操杯而東立，操杯者操棓也。」按許說殊誤，林說明確無疑。但陳夢匜的不字，上部本从一小橫，非从圓點。蔡侯盤的不字作帝，上从一，可以為證。近年來南北各地出土的秦漢簡牘，以音或栝為杯，以咅為衃者，數見不鮮，是从音从不通用之證。又元刻本詛楚文亞駝的倍字作悟，右从否，這也是从音从否同字之證。根據以上對于不否音三个字分析驗證的結果，很明顯，利、杕、坏、伓乃剖、掊、焙、倍的初文。由于以上所引幾个甲骨文从不即从音的字，文辭或簡略或殘缺，因而義訓不詳。其用作人名者，如「王令利出田」（粹九三三），「子杕出」（乙九〇九一），是其例。其用作地名者，如「貞，乎比奠取坏、邑、畐三邑」（前七・二一・四），是以坏為邑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說文嫗字「俗作焙」，未免本末倒置。甲骨文的「貞，于伓南奠奠」（前四・三六・七），是又以伓為地名。總之，本文考證出利、杕、坏、伓即剖、掊、焙、倍的初文，

甲骨文妥與戠通用，戠字右从戈（鉞），作動詞用，乃殺戮之義。盥為絆方酋長之名。這是說，殺戮絆方酋長之名盥者以祭于丁。

甲骨文絆方屢見，絆字作𢍏或𢍏，象係索于羊頸形，這和羌字作𦍌形同義，但前者是就羊言之，後者則就羌人言之。近年來雲夢出土的秦簡：「士五（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八期二八頁）以甲骨文驗之，則以索係羊頸，已見于絆方。絆方或由此習慣作風而得名。

總之，甲骨文的盥即說文盥字的初文，但也糾正了說文以盥為饗省聲之誤。至于絆字的形義和絆方稱名的由來，也附帶于以解說。

釋各

說文：「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

意。」按許說臆測無據。自來說文學家皆附會許說，不煩引述。羅振玉謂：「各从𠂆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增考中六四）林義光文源謂「𠂆象二物相齟齬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釋各為入，以為入之別構，以上三說未免乖謬。

甲骨文各字初形作𠆢或𠆢，後來作𠆢或𠆢，最後變作𠆢或𠆢。最後之形，周代金文因之。𠆢字上从𠂆，象倒趾形，下从口，即說文的凵字（口犯切），典籍通作坎（詳釋𠂤）。𠆢字象人之足趾向下陷入坑坎，故各字有停止不前之義。典籍各字通作格，小爾雅廣詁訓格為止。此外，典籍每訓格為至為拒，均與止之義訓相因。又甲骨文出字作𠆢，象足自坎出之形，所从之止有向上向下之別。或謂出字「从止象足自坎出」（柏考一〇頁）。各字之形象足陷入坎，故其本義為停止；出字之形象足自坎出，故其本義為上出。各與出的形與義相反而相成，可以互驗而知其造字的由來。

釋盥

甲骨文盥字作𥁕或𥁕，舊不識。按盥即古盥字。說文：「盥，手承水也，从臼水臨皿，古文从水从𢍏。」段玉裁注：「臨者，監也，監亦皿也，从臥人，臥人者，伏人也，伏人而有皿，故从臨。」徐灝注箋：「臨从臥人，臥人者，伏人也，伏人而有皿，故从臨。」徐灝注箋：「臨从臥人，臥人者，伏人也，伏人而有皿，故从臨。」徐灝注箋：「臨从臥人，臥人者，伏人也，伏人而有皿，故从臨。」

釋㞢

說文：「㞢，不行而進謂之㞢，从止在舟上。」徐灝說文段注箋：「人不行而能進者，唯居於舟為然，故从止舟。止者人所止也。」林義光文源：「象人足在舟上，前進之義。」按許說乖舛不通，徐林二氏又加以阿附。㞢為前後之前的本字，典籍作前，乃剪字的隸變，剪為俗字剪的本字。甲骨文㞢字作㫃或省、㫃。其从止，乃足趾之趾。其从月，即古凡字，甲骨文般字本从凡聲，般字後世孳乳為盤。甲骨文般庚合文之般多省作月。凡與盤同屬脣音，又為疊韻，二字初本同文，後來分化為二。又古文字凡、朕（般）與舟有時混同，但音讀有別。商器般甗的般字从月。西周金文从月者多譌變為舟，故般字皆从月。金文㞢字作㫃或㫃，為說文㞢字所本。本諸上述，㞢字的初文自應以甲骨文為準。古文字从止从彳从辵之字每互作，均後，比如甲骨文復作复，徙作㞢，得作㝵，御作卸，是其例證。甲骨文稱：「來甲申，先于大甲㞢戠」（庫一六四五），「其㞢㞢戠」（庫一一九五）。先與㞢相對成文，然則㞢之即後，是顯而易見的。甲骨文的「㞢束弗」（乙八八二三），應讀為後剌殺。甲骨文的「先㞢束」（乙八七二八，八八一四），是說剌殺有先後。以上兩條均就祭祀殺牲言之。

釋妥

甲骨文有「帚妥」（明二三三九A），妥字甲骨文編附錄于女部，並謂：「从女从A，說文所無。」按妥即妳字。說文：「妳，婆妳也，从女乃聲。一曰，善笑皃。」段注：「玉篇曰，婆妳美笑皃。按集韻，俗謂舅母曰妳，巨禁切。」按甲骨文稱帚妥，則妥為婦名。妥字从女从A，A即乃字的省文。乃从A聲（詳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乃字在偏旁中往往省作A，比如：甲骨文紡字从A，㚔（禹）字从A，金文禹字每从A。又甲骨文乃日和乃夕合文之乃，均省作A，是其例證。本諸上述，則妥即妳字。集韻去沁的「俗謂舅母曰妳」，乃後起之義。宋張文潛明道雜志謂「妳字乃舅母二字合呼」，臆測之說，不足為據。

釋阪

第一期早期的㠯組卜辭，有「阪征二人」（乙四〇七）之貞。阪字兩見，均作㫃。甲骨文編謂「从㠯从及，說文所無」。按阪乃級的本字。說文：「級，絲次弟也，从糸及聲。」段注：「本謂絲之次弟，故其字从糸，引申為凡次弟之偁。階之次弟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是也。」按段注謂階之次弟是由絲之次弟所引申，難以令人置信。集韻入緝：「阪，階等也，通作級。」這是訓阪為階的等次，而以級為阪的通假字，頗有

道理。但是，集韻是宋代學者所輯，陞字如果不見于古文字，人們難免以陞為級的後起字。現在既然發現甲骨文有了陞字，則級之本作陞已經得到驗證。陞為階之等次，二字意義相因，故均从㠯（阜，今楷偏旁在左作阝）。說文：「㠯，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段注：「釋名曰，土山曰阜。象形者，象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層級而上，首象其高，下象其三成也。」甲骨文㠯和从㠯的字習見，作㠯也作阝。其从三疊，正象㠯之層次形。甲骨文陟降字作𨸏𨸏，一象足趾歷陞而上，一象足趾歷陞而下。一切經音義卷二一引聲類，謂「級，階次也」。階次是指台階的等次言之。階字古文字未見，始見于詩大雅「維屬之階」。總起來說，甲骨文阜字作阝，象山阜之有層次形，台階之有等次與之相仿，故古人造字陞與階均从㠯。由于古代典籍皆假級為陞，久假不歸，于是級行而陞廢。前引甲骨文的「陞祉二人」，陞字用法雖然還須待考，但就陞字从㠯及聲來看，它為階次之陞是沒有疑問的。本文論證的結果，是闡明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階級之級初文本作陞。再進一步追究階陞二字的原始意義，則是由台階的等陞引伸而來。

釋楙

甲骨文楙字作㮚（續存下四九五），只一見，原辭已殘。甲骨文編謂楙字為「說文所無」。按楙即莽字的初文。早期古文字的偏旁，屮、木無別，單複也無別。例如：甲骨文的蓍、莫、萬、萑、蔑等字，有的从屮或从艸，有的从木从林从森或从蓁。說文的屮、木二字既然有別，又區劃中屮艸為三个字，這是後來的分別文。說文：「莽，南昌謂犬善逐兔屮中為莽，从犬从艸，艸亦聲。」按西周後期器齊莽史喜鼎的莽字作㮚，从屮不从艸，乃會意字。這可以糾正說文莽从艸聲之誤。以从屮从林無別驗之，則甲骨文的㮚即西周金文的㮚字。總之，甲骨文的楙字和金文的莽字，均為莽字的初文，是沒有疑問的。

釋㽙

第五期甲骨文地名的㽙字作㽙（京津五二八三），只一見。甲骨文編附錄于屮部，並謂「說文所無」。按㽙字从口作凵，也如磨字作㕣（甲一一三二），又金文周字从口作∪者屢見，不備引。周器井侯簋的「㽙井侯服」，㽙字作㽙，與甲骨文形同。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㽙井侯服者，服通訓事，謂與井侯以職事也。」按楊說可從。㽙字典籍均作蓄，古文字从艸與从屮無別。方言三：「蘇，芥草也。……沅湘之間或謂之蓄。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郭注：「今長沙呼野蘇為蓄。」芥从介聲，蓄从害聲，古字通。說文：「芥，菜也，从屮介聲。」大徐本說文，謂芥字大篆作㮚。總之，㽙為芥之初文，芥與芥為後起字。

釋果

甲骨文果字作㮚或㮚形者常見，也作㮚、㮚、㮚等形。郭沫若同志釋㮚（粹考一〇三四）。商承祚同志謂：「象果生于木之形，卜辭中婐字采字从此。」（類編六・一一）又謂：「㮚殆為果字，象果實在樹之形。」（類編一二・五）按商釋果是對的，但既言「殆」則非決定之詞，而又不知道果字的義訓，故仍須加以闡述。甲骨文「大采」的采字作㮚者屢見，象用手采摘木上果實形。其作㮚者乃省體。晚周古鉩文果字作㮚，為說文所本。說文：「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甲骨文稱：「乙酉卜，王果令」和「弜果令」（寧滬一・五〇六），以同版卜辭驗之，乃令三族或族馬出征之占。果字作虛詞用，應訓為能。孟子梁惠王的「君是以不果來也」，公孫丑

的「聞王命而遂不果」，趙注并訓果為能。果訓能，典籍常見。前引占卜是說，王能否令三族或族馬出征？又甲骨文稱：「貞，亘不果隹（唯）執○亘其果隹執。」（乙五三○三）這是貞問亘能否被執？但是，亘為武丁時重要貞人，不應以執不執為言。甲骨文稱：「己亥卜，爭貞，令弗其隹執亘○⿰亻乍亘。」（乙四六九三）這也是以亘之執不執為言。其實，以上所稱的亘，乃亘方的省語。這和甲骨文常見的呂方也省稱呂，召方也省稱召，其例正同。甲骨文有「⿰亻乍及亘方」（綜述圖版貳貳・四），是說⿰亻乍追及逃走的亘方。而「犬追亘，⿰亻乍及」和「犬追亘，亡其及」（綴合三○二），亦以亘為亘方的省稱。總之，前引甲骨文是說亘方能否被執，而果字作虛詞能字用，是一新的發現。

釋弋、弟

說文弋作[illegible]，并謂：「弋，橜也，象析木銳衰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按許氏訓弋為橜是對的，但據已識的小篆以為之解，迂妄不通。自來說文學家均曲加附會，不煩列舉。

甲骨文第二期弋字作[illegible]（前四・三四・一）、[illegible]（乙三○六九），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又「弋侯」（續存上一○七五）之弋作[illegible]。甲骨文从弋之字習見，例如：⿱弋戈、⿱弋戉、⿱弋戋，弋字从弋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又⿰弋戈字有的从弋作[illegible]，甲骨文編誤釋為戕。按金文⿰弋戈屢見，其所从之弋中間皆作直劃。汕其簋「皇母惠⿰弋戈」之⿰弋戈从弋作[illegible]，與卜辭从弋之省體相合。又卜辭⿰弋甲之⿰弋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从兩弋相背，舊誤釋為戔，詳釋⿰弋。

甲骨文弋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豎立有杈之木于地上之形，與說文訓弋為橜之義相符。說文又訓橜為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凡豎木而短者皆得曰橜」。弋字典籍也通作杙或檥。周禮牛人鄭注，謂「檥謂之杙，可以繫牛。」尚書大傳的「椓杙者有數」，鄭注謂「杙者繫牲者也。」

甲骨文中的「令弋刀」（林二・一九・一七），弋刀當為人名。又「王其弋」（乙三○六九），「大事弋⿰彡」（前四・三四・一）。上下文均已殘缺，義訓未詳，存以待考。

第一期甲骨文的子⿰月世譜（據影印拓本，摹本見庫一五○六），有「壺弟曰⿰攵」和「⿰攵弟曰⿰⿰又乃」的記載。兩个弟字均作[illegible]，摹本誤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从[illegible]从己，[illegible]即弋之初文，正象豎橜于地上之形。其从己，象纏之以繩。說文誤以為「从古文韋省」。第三期甲骨文的「多母弟」（金三六一）之弟作[illegible]（原誤摹作[illegible]），上部多一橫劃，中間直劃已變為邪劃。據以上所引，可以看出甲骨文弟字前後演變之迹。

說文弟作[illegible]，并謂「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illegible]古文弟，从古文韋省ノ聲。」王筠文字蒙求，謂弟字「上象[illegible]角，下象足，從弟之狀也。說文以為形聲字，似非」。按王說

完全出于臆測。林義光文源謂弟字「古作[illegible]，从弋，己束之，束杙亦有次弟也」。按林說謂弟字从弋，已較舊解為優，但還不知弟字本从弋聲。弋為喻母四等字，古隸舌頭定母（詳曾運乾喻母古讀考）。兄弟之弟無形可象，故借用束弋字以為之。

本諸上述，由于甲骨文弋字的初形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本象豎木于地上之形，這就糾正了說文謂弟字的初形作[illegible]，本為从己弋聲的形聲字，這就糾正了說文弟為从古文韋省ノ聲的誤解。又甲骨文从弋之字，如⿰弋戈本女姓，舊誤釋為戔，⿰弋甲之⿰弋本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兩弋相背，舊誤釋為戔，也均得到新的辨認。至于甲骨文的⿰弋、⿰弋以及其它一些从弋之字，雖然不盡可識，但既知其从弋，也有利于將來作進一步的探索。

釋⿰冂、高

甲骨文的「貞，勿𠂤」（明七五四），𠂤字作𠂤，舊不識。說文作𠂤，并謂：「象遠界也。阿，古文𠂤从𠂤，象國邑。坰，阿或从土。」按商器𠂤戈爵作𠂤，金文編誤入于附錄。又周代金文阿字常見，均作阿，从𠂤。可以糾正說文从𠂤之誤。勿𠂤之勿即古物字。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章炳麟文始：「𠂤象遠界，又有遠義，故孳乳為迥、遠也。」甲骨文的「勿見（現）」，其出梌（渝），亡𠂤（害）」（南北明七六二）。這是說，自然界呈現物色，雖有變異而無災害。然則物迥，是說自然界的物色遥遠。

甲骨文高字，早期作𠂤、𠂤、𠂤等形，晚期均作𠂤或𠂤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其字从𠂤或𠂤，其横劃單複本無別。甲骨文旁字从𠂤也作𠂤，周代金文鼎字从𠂤也作𠂤，是其證。高字，商器高觚作𠂤，上从𠂆乃言字在偏旁中的省體，

釋曲

甲骨文有𠂤字（京都二六八），辭已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𠂤即曲字的古文，商器曲父丁鼎作𠂤，其框内文飾之劃有繁有簡。漢無極山碑的「窈窕𠂤隈」，以𠂤為曲，而框内已省去文飾。說文：「𠂤，象器曲受物之形也。或說曲，蠶薄也。𠂤古文曲。」按𠂤乃後起字，𠂤乃𠂤形之譌。說文段注：「匚象方器受物之形，側視之；𠂤象圜其中受物之形，正視之。引申之為凡委曲之稱。不直曰曲，詩曰，予髮曲局。又曰，亂我心曲，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又樂章為曲，謂音宛曲而成章也。周語曰，士獻詩，瞽獻曲，韋云，曲，樂曲也。毛詩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按曲合樂者，合於樂器也。行葦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即曲合樂曰歌也。」按段氏依據𠂤和𠂤形，而為側視正視之解，

實屬妄加附會。自不直曰曲以下，闡明了曲字展轉引伸之義，則頗有道理。

釋𠂤

甲骨文𠂤字作𠂤、𠂤、𠂤、𠂤等形。商承祚同志「疑即重字」（佚考三），甲骨文編入于日部，謂「說文所無」。其作𠂤形者，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此字从口从東也从東。其从口乃日字的省文，甲骨文日和从日的字通常作日，有的省去中間横劃，有的作𠂤，中間變為豎劃。其从東即古重字，初文借東為重，東从東聲，係東的孳乳字。東上加一横劃，以別于東，于六書為指事（詳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西周金文的𠂤字，卑𠂤和克鼎作𠂤，金文編釋𠂤是對的。又邢侯簋重字作𠂤，可與甲骨文互證。𠂤字，西周後期器𠂤侯簋作𠂤，戰國時器大梁鼎作𠂤，秦器作𠂤，說文作𠂤，這就可

以看出量字的演化規律。又量字古鉩文作𠂤，漢光和斛和曹全碑也作𠂤，均从日章聲，已譌變為形聲字。

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鄉省聲，𠂤古文量。」許氏誤以會意為形聲。清代和現代文字學家對于量字的解釋，有的說㠯▽蓋象量器之形，有的說從日以土圭正日影，有的說量下从里，還有的說量从良省聲，異解紛起，無一是處。因此，王筠說文釋例遂謂：「量字形聲義，無一不回穴者，蓋失傳也。」

量字的初文本作量，从日从重係會意字。量字的本義，應讀為平聲度量之量，屬于廣義，作為名詞用的度量之量，乃後起之義。量字从日，當是露天從事量度之義，這和甲骨文眾字作眾，為眾人露天勞動同例。量度田野、道路和穀米都是露天的工作。西周金文揚簋的「王若曰，揚作嗣工，官嗣量田甸」，量度田甸，是以量作動詞用的明徵。甲骨文彊字作彊（後下二一七），田以弓計，故从弓。儀禮鄉射禮的「侯道五十弓」，

釋𠂤、師

甲骨文𠂤字屢見，商承祚同志釋作𠂤（佚考六五八）。按甲骨文𠂤字作𠂤或𠂤，從無作𠂤者。又甲骨文師字習見，作𠂤、𠂤、𠂤等形。金文作𠂤或師。羅振玉釋師為𠂤，並謂：「从𠂤東聲，師所止也。後世假次為之，此其初字矣。」（增考中一三）按羅說非是。甲骨文𠂤字作𠂤，詳釋𠂤。周器匋鼎稍字从𠂤作𠂤，也與𠂤字判然有別。甲骨文的𠂤與𠂤應隸定作𠂤或師，讀作次。𠂤與次同屬齒音，又為疊韻，故通用。易夬九四的「其行次且」，釋文：「次，說文及鄭作趑。」儀禮既夕禮的「設牀第」，鄭注：「古文第作茨。」是从𠂤从次字通之證。石鼓文的「麀鹿趑=」，趑字从𠂤作𠂤，并非𠂤字，而舊均誤釋為趑。第一期甲骨文的「貞，𠂤于咸𠂤○貞，弜𠂤于咸𠂤」（綴合二○○），𠂤作𠂤，即師字的初文，應讀作次，指巫咸

實疏：「六尺為步，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周禮司裘鄭注：「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度地論：「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三百弓為一里。」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于彊字下只引儀禮鄉射禮。赫懿行證俗文地曰弓條說解較詳。今以甲骨文彊字驗之，則以弓量田，商代已經有之。

甲骨文量字凡十餘見，都屬早期，惜文多殘缺，其言「量亡𡆥」，「量亡𡆥在𠂤」（乙六六九○），以量為人名，又稱「小臣量」（珠七○六），量字从𠂤从量，也係人名。

總之，甲骨文量字从日从東，借東為重。其从日从東，係露天量度之義。量所以量度物之多少輕重。量字从重从日，乃會意字，這就糾正了說文以為形聲字的誤解。本文既尋出了量字構形的遞嬗規律，同時也澄清了清代說文學家的分歧臆說。

被祭的神主位次言之。第四期卜辭的「𡆥于大甲師珏，三牛○𡆥于大甲師珏，一牛」（鄴三下四二・六），師也應讀次，指大甲的神主位次言之。

第五期甲骨文的「王田于𠂤」（金五七七），以𠂤為地名。又第五期甲骨文言王「在某師」某為地名者習見，例如：「在𡆥師」，「在齊師」，「在𠂤師」，「在淮師」，「在𡆥泉師」等，無須備列。又商器宰甫簋的「在𡆥師」，小子射鼎的「在兄師」，周器卓鼎的「王在寒師」。師字均應讀為次。穆天子傳的「五里而次」，郭注「次，止也」。廣雅釋詁四「次，舍也」。次之訓止或舍係典籍常詁。因此可知，甲骨文言王在某師，均指王之外出臨時駐于某地言之，金文同。

總之，𠂤與𠂤字的構形迥別，師从𠂤，不从𠂤。師為𠂤的孳乳字，次為後起的借字。

釋㵎

甲骨文稱：「甲戌卜，翌日乙，王其㞢虜白㵎。」（甲三六五二）又：「□虜白㵎，其征乎卿。」（鄴三下三六・一〇）虜白（舊或誤釋為日）㵎即盧伯㵎。㵎為盧伯之名，作㵎，他辭也作㵎（京津三七二二，文殘），舊均不識。此字从水巢聲，即古㵎字。西周器班簋地名的巢字作巢（見一九七二年文物第九期發表的新拓本），和㵎之从巢可以互證。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徐鍇說文繫傳：「曰，巢也，巛，三鳥也。」王筠說文釋例：「巢在木之上，故從木。巛則鳥形，曰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按徐氏演化許說，以三鳥形和巢形為解，而王氏又加以阿附，未免荒誕。其實，依據古文，則㵎字从巢作巢，只象木上有巢形。說文無㵎字。郭璞江賦的「朱澦丹㵎」，李注謂「㵎湖在居巢」，是後世又以㵎為湖名。前引兩段甲骨文，是以盧伯㵎為人牲以祭。甲骨文往往對俘獲某方伯而言㞢（酹）言用者，都是以之為人牲。總之，本文由于解釋舊所不識的㵎字，也連帶糾正了說文對于巢字的誤解。

釋哭

甲骨文哭字作哭，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品部後。哭即說文㖵字所从的㖵。說文：「㖵，玉爵也。夏曰醆，殷曰㖵，周曰爵。从斗，㠯象形，口與爵同意。或說，㖵受六升。」按許氏醆㖵爵之說既不足據，而解釋字形也是任意割裂。㖵字應从斗㠯聲，㠯字的初文本作哭，猶說文从幺的字習見，據金文則均應作㚔或㚔，隸定作㚔。哭字又孳乳作嚣，商代金文屢見。又㚔子簋的㚔字，盂文作嚣，也是从口與否無可以為將來作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條件。

釋㓝

甲骨文㓝字也作㓝，反正無別，舊不識。其从㞢或㞢，即㞢或㞢的省體。甲骨文从㞢的字習見，有時也省作㞢，不煩舉例。說文从㞢之字屢見，而無㞢部。甲骨文偏旁中的㞢字，象牀形，故疒（疾）字从之。但㞢字也象祭祀時用以陳列肉類的几案形，故㒸字从之。說文不知㞢與片反正無別，而訓片為判木，實則判木之片乃後起字。至于㓝字从㞢，即古文肉字，甲骨文豚字从肉作㓝或㓝者常見（詳釋豚）。又㒸字（前五・三・七）从㓝作㓝，上从三點象血滴形。甲骨文祭字从肉作㓝或㓝者互見，又多从數點，有的或不从點，可資參證。甲骨文有「侯㓝來」（續五・五・六），「㓝入」（陳一三七），「宁告人乎㓝□」（續存上一四四七），均以㓝為人名。說文：「漿，

酢漿也，从水將省聲。」其實，將乃將之初文。總之，卅字應隸定作將，本象祭祀時陳列肉類于几案之形，也即甲骨文鼘字所从之將。金文早期鼘字常見，稍晚則作鼘，右上从刀，用以割肉。鼘與鼘均以將為聲符，即詩我將「我將我享」之將的古文。

釋槌

甲骨文稱：「庚申卜，彭自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宰。槌示一牛。槌示一宰。槌字作𣏌。舊不識，隸定應作槌。即自大乙至仲丁九示一牛。」（京都二九七九）按自大乙九示一宰，槌从木施聲，施从也聲。槌字既以也為基本音符，和現在用語「其他」之他音符同。說文的「祂从木也聲，讀若他」，是其證。說文無槌字，新附有之。錢大昭說文新補新附考證：「案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椸枷之文，鄭云，椸可以枷衣者。又云，

甲骨文易字習見，有的言「才易牧」，以易為地名。有的言「易伯嗌」是說易方的酋長名嗌。此外，稱「鬼方易」者兩見，今錄之于下：

一、己酉卜，宂貞，鬼方易，亡𡆥（咎）。五月（乙六八四）。

二、己酉卜，內□貞，鬼方易，□亡𡆥。五月（甲三三四三）。

以上兩條都屬于第一期，語例相同。「鬼方易」為舊所不解。按易與揚為古今字。周代金文的揚字通常作𢦏，从丮與从手古每通用。說文：「揚，飛舉也，从手易聲。」詩沔水稱「載飛載揚」。飛舉與飛揚義相仿。揚也通作颺，書盤庚的「優賢揚歷」，漢碑揚作颺。列子黃帝的「揚于地」，張湛注謂「猶颺物從風也」。鬼方易的易字作動詞用，是說鬼方飛揚而去，言其逃亡之速，故下句以無咎為言。

竿謂之槌。爾雅釋器竿謂之篴，是槌篴同物，說文無此二字，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柂。說文柂訓落，其字承柵之下，當解為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篴，篴是段借字。」鄭珍說文新附考：「經典多以柂為之，知本加人作柂，作槌尤後出。」按錢鄭二氏之說殊不可信。自來說文學家多株守許說，甚至把文字之不見于說文者，一概認為後人所造，鄭珍謂「作槌尤後出」，就是這个緣故。總之，槌字之見于甲骨文，不僅說明不是後起字，而更重要的是，第三稱謂代名詞的他字，甲骨文本作槌，槌與他為古今字。余于一九七四年去北京，曾以這一發現告知張政烺同志，他當時拿出他的某篇論文見示，已經附帶釋槌為他，彼此所見不謀而合。但附帶說明，未免簡畧，故本文又加以伸述。

釋「鬼方易」

釋凡

甲骨文凡字習見，用法頗有不同。現在只就于方國言凡者舉例于下，然後加以說明。

一、□□□卜，宂貞，𠙵告曰，方由今楚（春）凡，受㞢又（有）（前七・二八・四）。

二、乙酉卜，爭貞，𠙵告曰，方由今楚凡，受㞢又（有）（京津一二二一）。

三、壬戌卜，方其凡（藏二三七・一）。

以上三條的凡字均應讀作侵犯之犯。典籍中从凡與从巳之字往往通用。例如：詩文王有聲鄭箋的「豐水亦汎濫為害」，釋文「汎字亦作汜」；禮記王制的「汜與眾共之」，釋文「汜本又作汎」；周禮大馭的「祭軓」，杜子春注「軓當為軛」，是其證。古文字中的犯字始見于詛楚文的「倍盟犯詛」。前引第一、

二兩條的方由今春凡，是說某方從今春起要來侵犯。下句的受㞢又即受有佑，是說受到神靈的保佑，不會有什麼患害。第三條的方其凡，是說某方該來侵犯。總之，不僅讀凡為犯，在文字的音義上無有不符；同時也說明了早期古文字以凡為犯，犯乃後起字。

釋其

甲骨文的其字作  、  、  等形，均作虛詞用。在甲骨文中其字是最常見的字，但它的音義和用法，自來還沒有明確的詮釋。現在僅就一時繙檢所及，選錄十餘條，并略加闡述。

一、貞，今夕不其征夙（啓）（京津三一六二）。

二、庚其出設，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簠典一〇五）。

三、貞，來庚寅其雨〇不其雨（乙四五一一）。

四、翌癸亥其雨　癸亥允雨（前六・五五・四）。

五、其奉于上甲，其兄（祝）（粹三三〇）。

六、癸丑貞，其又匚于甲，其卯于大乙□□（珠六三三）。

七、辛丑卜，㱿貞，呂方其來，逆伐（前四・二四・一）。

八、壬辰卜，㱿貞，雀戈祭〇壬辰卜，㱿貞，雀弗其戈祭。三月（乙五三一七）。

九、壬寅卜，王其逐在萬鹿，隻。允隻五（乙三二〇八）。

十、翌壬戌其雨。壬戌𡆥（後上三二・一）。

十一、貞，方允其來于沚〇不其來（前七・二九・一）。

十二、丙戌卜，㱿貞，㱿允其來。十三月〇丙戌卜，㱿貞，㱿不其來〇貞，㱿允其來〇貞㱿不其來〇貞，㱿允其來〇丙戌卜，㱿貞，㱿其來（乙六六八）。

說文：「該，軍中約也，从言亥聲。」段注：「凡俗云當該者皆本此。」按俗語當該也作該當或應該。又典籍中每訓該為該備，該乃借字，依說文則該備字本作賅。古文字中無該字，那末，古代應該之該本作何字，這是一个令人迷惑莫解的問題。其實，該乃虛詞，無本字，除去在句首有時用作發語詞外，均當讀作該。古音从其从亥之字往往由于雙聲而通用。例如：易明夷的「箕子」，釋文引劉向作「荄滋」；孟子萬章的「亥唐」，抱朴子逸民作「期唐」；老子二十章的「如嬰兒之未孩」，孩字應讀作期年之期（詳老子新證）；淮南子時則的「爨萁燧火」，高注謂萁讀該備之該。以上是其亥通用的例證。甲骨文的貞卜，是以卜兆為依據。但兆象的吉凶是否和事實相符，事前也不能立即判定，事後要以追記的驗辭為準，當然缺記驗辭者仍佔多數。

前引第一條的今夕不其征夙。其字應訓為該。這是說，今夜不該延續晴啓。第二條的庚其出設，吉，受又，是說庚日該有天神所設施的兆象，是吉利而能受到保佑的。下言其佳壬不吉，其為發語詞。這是說，在壬日有兆象，則是不吉利的。第三條至第九條的各个其字，也均訓為應該。至于第四條的癸亥允雨和第九條的允獲五，都是事後追記的驗辭。第十條的壬戌𡆥，雖然沒有允字，但也當是事後追記的驗辭。第十一條以方允其來于沚和不其來為對貞。這和第十二條屢次以𢦏允其來和𢦏不其來為對貞的語法相同，乃是甲骨文中不常見的例子。雖然上舉兩條的前一句都言允，但驗辭的通例，既不在前一句言允，而且也沒有以允其二字連言者。典籍中多訓允為信。允其來猶言信乎應該來，這不過是加重語氣，傾向于它來的可能性較大而已。

綜上所述，甲骨文的其字除去用作句首發語詞外，其餘的均作助動詞的該字用。王引之經傳釋詞謂「其猶將也」，并引「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徵子曰，今殷其淪喪」，以及其它一些典籍詞例為證。按訓其為將，義尚可通。但王氏是

用歸納法尋出它們的抽象含義，而代之以擬定之詞。本文係根據契文和典籍、方言以追求其字本來的音讀，然後才斷定它的詞義，自以為較之王說更為明確。

釋庶

說文：「庶，屋下眾也，从广芡，芡古文光字。」段玉裁注：「諸家皆曰庶眾也，許獨云屋下眾者，以其字从广也。」王筠說文句讀：「广下之光，照徹四壁，有眾意焉。古文光廣通用，又木部桄、充也，廣大充滿，皆有庶意。」林義光文源：「按光字諸彝器皆不作芡，庶、眾也，古作𢦏，从火石聲，从火取眾盛之意。」林氏據金文糾正了說文對庶字偏旁結構的錯誤分析，提出了庶字「从火石聲」，這是對的。但仍因襲舊解而以「从火取眾盛」為說，殊有未當。

甲骨文庶字作、、（珠九七九、京津二六七四）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石字作或，西周金文石字則變形作。故孟鼎庶字作。東周金文者沪鐘庶字作，故說文作。

林氏謂庶字是「从火石聲」的形聲字，有其正確的一面。孟子盡心：「蹠之徒也」，音義引張音：「蹠與跖同」；說文拓之或體作摭；說文「樜木」山海經北山經作「柘木」；說文「藷，藷蔗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諸柘」，均可證庶从石聲。

但是，庶字之所以从火从石，則是一个懸而未決的問題。其實，用火燒熱石頭以烙烤食物，或以燒熱的石頭投于盛水之器而煮熟食物，則是原始人類普遍采用的一種熟食方法。這在一些少數民族中曾經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閔皮考人調製食物的技術是站在頗高的階段之上，從前面說過的可以知道，他們已經懂得用水煮肉和根莖。……不過肉類不常煮食，大半是在火上用燒串烤炙，或夾在兩塊熱石間燒烤。藷蕷也常放在熾灰中烤炙的，或者切成小塊，包以樹葉，放在熱石間燒烤。」（吳覺先譯經濟通史一三五頁）又如波里內西亞人，「最常用的炊爨方法是用熾熱的石塊，上蓋樹葉，再覆以土。先在地下掘小坑，中堆柴薪，視爐坑之大小，柴上置小石塊五十至一百枚，柴燃石紅，將熾石攤開，堆食物于石上。」（同上，五七三頁）我國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在用鐵鍋煮物以前，沒有知道制造陶器，在他們的傳說中……用極大的木盆一个，內盛水，將肉放在其中，以石塊燒紅，立刻浸入大盆水中，如是數次即水沸肉熟。」（凌純聲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冊六五頁）根據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判定甲骨文从火从石的庶字，也就是煮字的初文。周禮秋官序官庶氏鄭注：「庶讀如藥煮之煮。」這是庶和煮音近字通之證。要之，古文煮字本作，用水煮物之煮，用火炙肉之炙，均係後起的分化字。

甲骨文中庶與从庶之字文多殘缺，其中有兩條值得注意：

一、□牛于□（前六・三一・二）。

二、庚戌卜，貞，（有）（炙）（秋），隹帝令侃〇庚戌卜，貞，丁。四月（前五・一加綴合編八五）。

前一條言炙牛于□，炙是煮的本字，炙為炙的孳乳字。因煮于室內故从宀，這是說煮牛于某。後一條之炙即眾庶之庶的原始字，从众炙聲。典籍多訓庶為多，也訓為豐，爾雅釋言謂「庶，侈也」，孫炎注謂「庶，豐多也」。是多與豐義相函。甲骨文的有炙秋，是說有豐盛的秋收。書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有秋」和「有炙秋」語意相仿。

總之，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也即煮之本字。凡會意兼形聲字，仍應屬形聲的範圍。庶之本義乃以火燃石而煮，是根據古人實際生活而象意依聲以造字的。但因古籍中每借庶為眾庶之庶，又別制煮字以代庶，庶之本義

遂湮沒無聞。周禮鄭注雖讀庶如煮，已不知庶為煮之本字。說文根據譌變後的字形，割裂庶字上邊的广解為屋形，又把臆下的芟說成是古文光字，从而把从火石聲的形聲字曲解為从广芟的會意字。漢以後遂沿譌襲謬，習焉不察。林義光雖認識到庶字是由火、石兩个偏旁所構成，但仍以為庶之本義為眾盛。其實眾庶之庶的本字，在甲骨文中作炙，从众炙聲。但後世以庶代炙，庶行而炙廢。這和風行而蠜廢，星行而曐廢，地行而墜廢，靈行而靐廢，雷行而靁又廢一樣，是合乎文字由繁趨簡一般規律的。

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六書之名始見于此。說文敘段注：「蓋有指事象形，而後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為體，而後有轉注假借二者為用。」按把所有文字劃分為六个範

疇的六書，段氏又把六書分析為四體二用，都有着一定的遷轉性。但是，六書中尤其是指事的界劃和轉注的解釋，自來議論分歧，糾纏不清，在此撇開不談。說文敘于象形舉日月為例，于形聲舉江河為例，可見象形和形聲是不難辨別的。四體中的形聲字最後出現，以其便于應用，故說文一書九千餘字，形聲字約佔七千以上，後世則越發行化繁殖。就造字來說，形聲字是以形符和聲符相配合而成，似乎容易創造。但是，它之所以最後出現，還是有着發生發展的過程。形聲字的如何起源，自來文字學家都沒有作出適當的說明。我認為，形聲字的起源，是從某些獨體象形字已發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然後才逐漸分化為形符和聲符相配合的形聲字。但在這一過渡期間之前，已經出現了兩个或幾个偏旁相配合的會意字，會意字的出現當然要先于形聲字。在會意字初步發展階段，即使出現了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也不過是形聲字的萌芽而已。在

會意字相當發展之後，形聲字才應運而出，會意字有時也附加聲符，則成為會意兼聲的字，當然也屬于形聲的範疇。現在就甲骨文中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以及它如何演化為形聲字，分條闡述之（周代金文也有兩个這一類型的字，因為它與甲骨文有着連帶關係，故附列于後）。

一，說文羌作羗，並謂：「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羊，羊亦聲。」按說文據已譌的小篆，誤分羌字為人與羊兩个偏旁。甲骨文前期羌字均作𠂤，乃獨體象形字（第五期羌甲之羌，偶有作𢍏者——前一·四一·七，周代金文因之），本象人戴羊角形，并非从羊。原始社會早期，人們為了獵取野獸，往往披皮戴角，裝扮成野獸的樣子，以便接近于野獸而射擊之。後來戴角逐漸普及為一般人的裝飾，以表示美觀。有的貴族婦女或部落酋長戴着雙角冠，以顯示尊榮。有的民族到奴隸社會甚至近現代，仍然保持着這種風尚（詳釋羌笁敬美）。至于說文謂

羌从人羊，羊亦聲，已成為會意兼形聲，與造字原意不符。總之，𠂤為獨體象形字，上部作𠂆形，既象人戴羊角形，同時也表示着以羊省聲為音讀（甲骨文的宰字从羊省作𠂆者屢見）。但不能因此遂謂𠂤字為从人从羊省聲的形聲字。

二，說文：「姜，神農居姜水，因以為姓，从女羊聲。」按許說背于初文。甲骨文姜字作𡚁，和𠂤字的構形相仿，均為獨體象形字。姜字上部从𠂆，既象女人戴羊角冠，同時也表示着姜字以羊省聲為音符。

三，甲骨文來字作𣏌，研契諸家均誤釋為往來之來。實則來字上部作禾省，下部為來省聲，後世代以从禾來聲的秾字而來字遂廢。說文：「秾，齊謂麥秾也，从禾來聲。」甲骨文以麥為大麥，以來為小麥（詳釋麰麥來）。來本為獨體象形字，但其下部作來字的省體，也表示了來字的音讀，然而不得謂為从禾來省聲的形聲字。

四，甲骨文眉字有的作𥄉形，象目上有眉形。又眉字也作𥄉或𥄉形，隸定作𥄉。𥄉字上部作𠙵，象人的眉形，這和𥄉之上部作𠙵，象横目以視，𠂤之上部作𠂤，象舉目以視，頗有相似之處。見𥄉𥄉三字都是獨體象形字，但是，見和𥄉的上部只是象目之横與豎，而𥄉字的上部作𠙵，不僅象眉形，同時也表示着𥄉字的音讀。

五，説文：「麋，鹿屬，从鹿米聲。麋冬至解其角。」急就篇的「貍兔飛鼯狼麋麈」，顔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角解。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甲骨文麋字作𥄉或𥄉，其頭部作𠙵或𠙵，和人的眉目之眉同形。後世代之以从鹿米聲之麋，于是麋行而𥄉廢。總之，𥄉本為獨體象形字，但其頭部作𠙵，也表示着𥄉字的音讀。

六，第一期早期㠯組甲骨文，有「弗疒朕天」（乙九〇六七）之貞，天字作𡆥。此外，第一期甲骨文从天的字，如子𡆥

世譜的妥字（影印拓本，也見庫一五〇六），右从天作𡆥。又奏字（乙三八四三）下从天作𡆥。第一期晚期的天字也有作𡆥或𡆥者。甲骨文晚期天字習見，均作𡆥，為了便于鍥刻，故上部化圓為方。商代金文天字，一般作𡆥。天字構形的起源，是一个懸而未決的問題。説文：「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後世説文學家和近年來古文字學家對天字的説法，聚訟分岐，甚至在六書歸屬問題上，也有指事會意象形之不同。令人困惑莫解。説文據巳譌的小篆，而又割裂一與大為二字，其荒謬自不待言。又説文既訓天為顛，又訓顛為頂。按顛頂雙聲，真耕通諧，但以聲為訓，也解決不了它的造字本義。甲骨文早期的天字不多見，𡆥形下部作夫，夫與大古通用，故甲骨文大甲也作夫甲。天字上部作𠙵或●，即古丁字，也即人之顛頂之頂字的初文。前文的弗疒朕天，是占卜人之顛頂之有無疾病。天本為獨體象形字，由于天體高廣，無以為象，故用人之顛頂以表

示至上之義，但天字上部以丁為頂，也表示着天字的音讀。

七，説文：「須（俗作鬚），面毛也，从頁（首）从彡（所銜切）。」按甲骨文而字作𠙵或𠙵，即須字的初文（詳釋而）。周代金文始出現須字，作𡆥或𡆥（左右相連）。這是從獨體象形的而字，孳乳為附加首形的須字。由于而字假作虚詞（今文尚書和詩經中的而字常見），久假不歸，遂别造須字以代之。説文依據小篆把須字分化為「从頁从彡」，又誤以「毛飾畫文」之彡為偏旁，遂成為會意字。其實，即使後來分化為二，也當作「从頁彡（讀須）聲」的形聲字。這和上一條的來變為秣同例。總之，須本為獨體象形字，但其所連接的三邪劃，也表示着須字的音讀。

八，甲骨文和周代早期金文，均以來或𡆥（隸變作無）為舞。東周器余義鐘以訶遝為歌舞。遝字从𠂤，以表示行動，但遝字後世並未通行。甲骨文以亡為有無之無，而周代金文則多

借無為有無之無。説文訓無為豐，訓舞（後起字）為亡，均與造字本義不符。説文舞字作𡆥，並謂「舞樂也，用足相背，从夕無聲。」説文繫傳：「夕，兩足左右也，兩足左右蹈厲也。」按許氏不知缺疑，本諸小篆，割裂舞字形體以為之解，乖謬之至。早期古文未見舞字。近年來房山縣琉璃河西周燕墓出土之圓盤形銅器上有「匽侯舞易」四字，舞字作𡆥，上部象人兩手執舞器，下部象兩足均有足止（趾），用以表示手舞足蹈之形。這是由無字孳乳為舞，成為舞字的初文。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古文早期之人形，从止（趾，下同）與否本來無别，但後期則不盡然，比如周器穆公鼎的𡆥作𡆥（甲骨文之𡆥字作𡆥），是其例。然而説文也把𡆥字割裂為「从炎舛」。古文無舞均用作舞蹈字，只是有早晚期之别而已。周代多借無為有無字，因而别制舞字以為區别。總之，後起的舞為獨體象形字，其上部既象左右執舞器，同時也表示着舞字的音讀。

依據上述，前八條的羌、姜、來、兕、麑、天和須、舞等字，除天字外，其它各字後世都分化為形聲字。其中麑字，後世則代以从鹿米聲的麋。但它們在未分化為形聲字以前，和天字相同，都是具有部份表音的獨體象形字。總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聲兩者之間，可稱作「獨體形聲」，這類文字可能將來仍有發現。由此看來，本文對于六書的範疇，已經初次作出突破。

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海城于省吾撰

說文解字敘：「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按上下二字以及一至九的紀數字，都屬于抽象指事。指事屬于六書之一。六書者，乃後人用歸納方法把所有文字劃分為六个範疇。六書中的象形會意和形聲尚易辨認。而自來說文學家對于指事的說法，頗多分歧，在此不煩引述。象形和指事之別，物有形，故可象，事無形，故須有所指以見意。會意與指事之別，會意是由兩个或兩个以上的獨立偏旁所組成。而指事字的構成，有的連一个獨立偏旁也不具備，而由極簡的點劃所構成，這是原始的指事字；有的僅有一个獨立的偏旁，而附以并非正式偏旁的極簡單的點劃以發揮其作用，這是後起的指事字。本

文所論證的是：「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這一類型的指事字，雖然也有音符，但和一般形聲字都為一形一聲兩个正式偏旁所配合的迥然不同。本文所論列的指事字，和前人的說法雖然也有偶合之處，但不盡相同，而且，前人還未曾發現這一通例。這一類型指事字的特徵，是在某个獨體字上附加一種極簡單的點劃作為標志，賦予它以新的含意，但仍因原來的獨體字以為音符，而其音讀又略有轉變。這當然是陸續後起的指事字。現僅就一時所知，分條予以闡述。

史——吏。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从人吏聲。」按古文字吏與从史之省聲。」又：「便，伶也，从人吏聲。」按古文字吏與事同字，有時與史通用。古文無使字，便乃後起的分化文。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謂史字象「手執簡形」。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凡官府簿書謂之中，……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

簿書也。」王國維釋吏從江永說，而謂：「是中者盛筭之器也。」按吳江王三氏之說都不可信。古文字中與中迴別，中字卜辭屢見，乃史字的省文，與事字通用。其造字本義待考。依據說文則吏為會意兼形聲字，事為形聲字。甲骨文的吏與事均作史，既不从一，也不从之，則許說不攻自破。史與吏的初文，自應以甲骨文為準。史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史字豎劃的上端分作兩又形，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吏，而仍因吏字以為聲。

東——東。甲骨文東字作東。東字并非从日，通常作東，中期有時作東或東。說文東作東，并謂：「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段注：「木，榑木也，日在木中曰東。」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从日在木中，會意。木，叒木，榑桑也。離騷折若木以拂日。」按段朱二氏均傳會許說，毫不足據。林義光文源：「古日作⊙不作日。」又引金文偏旁東東互作，并謂：「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段注：「木，榑木也，日在木中曰東。」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从日在木中，會意。木，叒木，榑桑也。離騷折若木以拂日。」按段朱二氏均傳會許說，毫不足據。林義光文源：「古日作⊙不作日。」又引金文偏旁東東互作，并謂：「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段注：「木，榑木也，日在木中曰東。」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从日在木中，會意。木，叒木，榑桑也。離騷折若木以拂日。」按段朱二氏均傳會許說，毫不足據。林義光文源：「古日作⊙不作日。」又引金文偏旁東東互作，并

謂：「東與東同字，東東雙聲對轉，東聲之竦亦轉入東部。四方之名，西南北皆借字，則東方亦不當獨制字也。」按林說甚是，但還不知東為指事字。甲骨文東與東每互作，例如：東方之東也作東（南北師二・五六，此例屢見），是其證。東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東字三四七八，此例屢見），是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東，而仍因東字的中部附加一横，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東，而仍因東字以為聲。

東——重。說文重字作重，並謂：「重，厚也，从壬東聲。」按許氏據已譌的小篆為解，故誤為从壬。甲骨文無重字，而量字从重多作東，也有从東者（詳釋量）。周代金文的中鼎和克鼎，量字也均从重作東，與甲骨文形同。又東周器陳侯因資錞「翌（紹）練高祖黃帝（帝）」之練，說文作緟。重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東字上部附加一个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東，而仍因東字以為聲。

月——夕。說文月字作𠙵，並謂：「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說文夕字作𠙵，並謂：「夕，莫也，从月半見。」段注：「旦者日全見地上，莫者日在艸中，夕者月半見，皆會意象形也。」王筠說文句讀：「黃昏之時，日光尚在，則月不大明，故曰半見。」林義光文源：「夕月初本同字，暮時見月，因謂暮為月，猶晝謂之日，夜晴謂之星也。後分為二音，始於中加一畫為別，而加畫者乃用為本義之月，象月形者反用為引伸義之夕。」以上所引各說，林說有一定的道理，其餘都係望文生義，無一可取。月與夕之別雖然只爭一劃之有無，但也是文字學上的千古疑案。林氏已經看出這一疑案的是非，而不知其根本原由。甲骨文由第一期到第四期，月字作☽或☾，夕字作☽或☾，而第五期的月字作☽或☾，夕字作☽或☾。雖然前後期的月與夕也偶然有時相混，但畢竟是個別的現象。至于西周金文的月字均作☽，夕字均作☽，兩者互作是極為个別的，而在偏旁中則互見較多。西周金文月夕二字之所以顛倒，是由于沿襲了甲骨文的晚期作風，一直到小篆仍然如此。話又說回來，為什麼甲骨文前四期的夕字在月字中間加一豎劃？夕字在六書中屬于哪个範疇？我認為，月本有形可象，夕則無形可象，故夕字的造字本義，乃于月字的中間附加一个豎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月，而仍因月字以為聲。

白——百。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百為一貫，相章也。」按百字从一白，已與初文相背。戴侗六書故：「百也當以白為聲。」林義光文源：「古作㊀，當為白之或體，从一皆象薄膜虛起形。」戴說較舊解為優，但誤認為形聲字作㊀，稍造字本義不符。林說殊誤。甲骨文第一期早期的百字作㊁，後又孳乳作㊂，也省作㊃。此外，甲骨文還有借白以為百者，如「三白羌」（燕二四五）即三百羌。百字的造字本義，係于㊀字中部附加一个折角形的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

在偏旁中則互見較多。西周金文月夕二字之所以顛倒，是由于沿襲了甲骨文的晚期作風，一直到小篆仍然如此。話又說回來，為什麼甲骨文前四期的夕字在月字中間加一豎劃？夕字在六書中屬于哪个範疇？我認為，月本有形可象，夕則無形可象，故夕字的造字本義，乃于月字的中間附加一个豎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月，而仍因月字以為聲。

白——百。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百為一貫，相章也。」按百字从一白，已與初文相背。戴侗六書故：「百也當以白為聲。」林義光文源：「古作㊀，當為白之或體，从一皆象薄膜虛起形。」戴說較舊解為優，但誤認為形聲字作㊀，稍造字本義不符。林說殊誤。甲骨文第一期早期的百字作㊁，後又孳乳作㊂，也省作㊃。此外，甲骨文還有借白以為百者，如「三白羌」（燕二四五）即三百羌。百字的造字本義，係于㊀字中部附加一个折角形的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

白，而仍因白字以為聲。

人——千。說文千字作𠂆，並謂：「千，十百也，从十人聲。」按甲骨文千字作𠂆或𠂆，金文同。許氏不知古文十作｜，七作十，而割裂千字的下部，誤以為从十百之十。孔廣居說文疑疑：「千當訓从一人聲，十百千皆數之成，故皆从一。」孔氏謂千从人聲是對的，但以數之成為言也誤。千字的造字本義，係在人字的中部附加一个橫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人，而仍因人字以為聲（人千疊韻）。

又——尤。說文尤字作𡆥，並謂：「尤，異也，从乙又聲。」說文繫傳：「乙者欲出而見閡，見閡則顯其尤異也。」徐灝說文段注箋：「尤，過也，从乙，屮木出土也。物過盛則異於常，是曰尤。」林義光文源：「又象手形，乙柚也，尤異之物自手中抽出之也。」許氏據已譌之小篆，誤認尤字从乙，又誤認為形聲字。至于其他三家之說，也均紆回不通。甲骨文尤字習見，作𡆥或𡆥，金文作𡆥。上部皆从橫劃或邪劃。下部右側無从乙者。尤字的造字本義，係于𠂆字上部附加一个橫劃或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又，而仍因又字以為聲。

弓——弘。說文弘字作弘，並謂：「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西周金文作𠙵。其弓背隆起處乃弓的高出部分，故典籍多訓弘為高為大，高與大義相因。金文弘字的右側已由邪劃變為彎劃，而小篆的彎劃又與弓形分化為二，故作弘。𠙵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弓背隆起處附一个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弓，而仍因弓字以為聲。

矢——寅。說文：「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人不達，髕寅於下也。」按許氏據形譌的小篆妄為之解，而自來說文學家仍拘泥許說，加以緣飾。近代文字學家多援引金文為說，均無是處，無須列引。甲骨文早期千支的寅字均作𠂤，即古矢字。後來一變為𠂤，再變為𠂤。金文早期作𠂤𠂤𠂤，晚期作𠂤𠂤。總之，寅字的初文，係借用弓矢的矢字，所謂造字假借，這和借雁（鳳）為風，借匚為報同例。古音矢與寅雙聲，矢屬審紐三等，寅屬喻紐四等，并讀為舌頭。本諸上述，則寅字的造字由來，假借弓矢之矢以為寅。後來因為矢與寅用各有當，故于矢字的中部加一方框，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矢，而仍因矢字以為聲。當然，寅字後來譌化滋甚，與矢字大有出入，已脫離了指事字的範疇。

用——甬。說文用作甩，并謂：「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又甬作甬，并謂：「甬，艸木華甬甬然也，从马用聲。」按許氏釋用和甬，根本不可靠。甲骨文用字的初文作𠂤，即古桶字，後來又變為甩（詳釋用），西周金文車器「金甬」之甬屢見，均作甬，後來又變為甬。江小仲鼎的「自作甬鼎」，曾姬無卹壺的「後嗣甬之」，均以甬為用。甬字的造字本義，係于用字上部附加半圓形，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用，而仍因用字以為聲。

口——甘。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按許說不足為據，而自來解者又附和之，訓道為味道。甘字說文繫傳以為指事，這是對的。王筠說文句讀謂「以會意定指事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會意兼指事」，俞樾兒笘錄以為象形，以上各說，無一可通。甲骨文甘字作𠙵，用作地名。甘之訓美見于周代典籍。古化文甘丹（邯鄲）之甘作𠙵。甘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口字中附加一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口，而仍因口字以為聲（甘口雙聲）。

母——每。說文每作𡧓，并謂：「每，艸盛上出也，从中母聲。」按許說不足為據，而自來文字學家并無異議。甲骨文母與女互用無別。甲骨文每字作𡧓或𡧓，後來又變作𡧓。甲骨文每字既不从艸也不作艸盛用，艸盛乃後起之義。甲骨文每字

多用作悔吝之悔或晦冥之晦。每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母字的上部附加一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母，而仍因母字以為聲。

母——毋。說文毋字作𡚰，并謂：「毋，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禮記曲禮的「毋不敬」，陸氏釋文：「說文云，止之詞。其字从女，内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按許說荒謬，而陸氏還予以附會，自來說文學家又隨聲附和，遂成定論。甲骨文和金文均借用母字以為否定詞之毋。詛楚文的「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毋字作𡚰。古鉢文作𡚰，秦權和詔版毋字習見。毋字的造字本義，係把母字的兩點變為一个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母，而仍因母字以為聲。

A——今。說文：「今，是時也，从A、乀，乀古文及。」段注：「會意。乀逮也，乀亦聲。」王筠說文句讀：「今與A乀皆平入疊韻。是A乀皆義又皆聲也。」徐灝說文段注箋：「乀

即乙字，艸木冤曲難出之義。」林義光文源謂A「即含之古文。A為口之倒文，亦口字。A象口含物形。」按今字甲骨文早期作A，後期作A，金文作A或A。甲骨文作A，為今字的初文，然則說文以為从乀，以及諸家的解說，均失去了依據。我認為，今字係从一A聲（詳釋妥），說文：「A，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讀若集。」按說文从入一之說，殊誤。A與集疊韻，均屬緝部。今字的造字本義，係于A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A，而仍因A字以為聲。

小——少。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又：「少，不多也，从小丿聲。」又：「少，少也，从小丿聲，讀若輟。」按許氏釋小少少三字並誤。甲骨文小與少同用，後世分化為二字。甲骨文小字作小，既不从八也不从丨。小字作三小點以表示物之微小。甲骨文少字作小，無从丿者。果如許說，則小為會意字，少與少為形聲字，均背于初文。少字，春

秋時金文鄺侯簋作小，弓鎛作少，蔡侯鐘作少，都是後起的變形。其中少字作少，本來反正無別。本諸上述，則少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小字下部附加一个小點，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小，而仍因小字以為聲。

从——并。說文：「并，相從也，从从幷聲。一曰，从持二為幷。」徐灝說文段注箋：「并不得用幷為聲。从持二干會意，於義為長。」林義光文源：「幷非聲，二人各持一干，亦非并聲。秦權量皇帝盡并兼天下，并皆作幷，从二人並立，二并之象。」按許氏分為兩種說法，徐氏以為會意，均誤。林說較優，但也不夠明確。甲骨文并字作幷、幷或幷。并字的造字本義，係于从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或兩个横劃，作為二人相連的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从，而仍因从字以為聲（東耕通諧）。

高——喬。說文喬字作喬，並謂：「喬，高而曲也，从高从天，也不从高省。」按許說殊誤。據古文字則喬字既不从天，也不从高

省。喬字東周金文郘鐘作喬。曾伯陭壺的鐈字从喬作喬或喬。喬字的造字本義，係于高字上部附加一个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高，而仍因高字以為聲。

大——太。說文：「泰，滑也，从収水，大聲。肏，古文泰如此。」段注：「當作㚔，从㚔取滑之意也。」許說和段注均不可據。春秋時器韶墳「太室」之太作太。太字下从𠂆，依大字下部的空隙，因形隨勢而作曲劃。這和甲骨文百字作百，也因白字上半三角形的空隙而加𠂆是相同的。太為大的後起字。典籍中太與大每同用，又訓太為大之極為甚。由於用各有當，以致分化。太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大字下部附加一个折角形的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大，而仍因大字以為聲。

言——音。說文：「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又：「音，聲也。……从言含一。」按甲骨文言字作言，在偏旁中則作亠或㠯（詳釋設）。許氏誤認為形聲字。甲骨文有言

無音。西周金文音字作畜，與言字作畜者互用無別，後來由于用各有當，因而分化。音字的造字本義，係于言字下部的口字中附加一个小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言，而仍因言字以為聲（言音古通用，詳鄂君啟節考釋）。

言——音。説文：「音，快也，从言从中。」又：「意，滿也，从心音聲。一曰，十萬曰意。」按許氏誤以音為从中。音即十萬曰意之意的初文，俗字作億。甲骨文的劃字从音作畜（京都三〇一六），弔□鼎（西清二・二七）的「其萬音年」，音字作畜，命瓜（令狐）君壺的「至于萬音年」，音字作畜，从◎音聲。◎形中的點乃羨劃，古文字乘隙加點或劃者習見。甲骨文有言無音，往往以言為音，讀為歆饗之歆，周代金文的言與音以及偏旁中从言从音，每互作無別。漢魯峻碑的「永傳音年」，孔宙碑的「音載揚聲」，均以音為億，猶存古文。音字的造字本義，係于言字中部附加一个圓圈，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氏。甲骨文氏——氏。甲骨文氏字只一見，作𠂤（後下二一・六，辭已殘），从氏作𠂤也作𠂤。由于鍥刻不便作實點，故氏字中部。後來變點為横則作𠂤，但無論點或横，從沒有在氏字下部者。石鼓文「其鑾氏鮮」之氏作𠂤。周器害簋的厎字，从氏作𠂤。説文氏部：「氏，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按氏字下部本从點，後世變點為横，許氏遂誤以為从一。典籍氏字多通厎，爾雅釋言：「厎，致也。」説文：「致，送詣也。」書禹貢的「覃懷厎績」，史記夏本紀厎作致。按凡物由彼送至此為致。甲骨文氏字訓為致，于義均可通。氏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氏字豎劃或邪劃的下部附加一點，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氏，而仍因氏字以為聲（氏氐雙聲）。

止——世。甲骨文笹字只一見，作𠂤形（續存上一二三七，辭已殘），舊不識。按笹字从竹世聲，世字作𠂤，需要加以説明。説文世字作丗，并謂：「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段注：「曳長之謂末筆也。末筆曳長，即為十二部之乀，从反厂，亦是扯引之義。世合卅乀會意，亦取乀聲為聲，讀如曳也。」林義光文源：世「當為葉之古文，象葉及葉之形。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伸為世代之世。」按許説出諸杜撰，段氏還阿附其説，林氏又以草木葉為解，這都無異後世的拆字和猜謎，毫無道理。其實，周代金文有的以止為世（伯尊），有的以枼（从止聲，見楩簋）為世，可見止與世有時通用。又世字師晨鼎和師遽簋作𠂤，寧簋作𠂤，在止字上部加一點或三點，以表示和止字的區別。石鼓文世字作𠂤，變三點為三横，為説文所本。此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周器祖日庚簋「用笹高孝」的笹子作𠂤，和甲骨文的𠂤字完全相同，只是其三點有虛實之別而已。笹字雖然不見于後世字書，但簋文以笹為世，也證明了笹从世聲，與世同用。因此可知，世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止字上部附加一點或三點，以別于止，而仍因止字以為聲（止世雙聲）。

除上述外，還要加以説明的是，各个附劃因聲指事字，在沒有附加點或劃以前和既已附加點或劃以後，有的仍然同用，并非完全等齊劃一，判然分為兩个字。例如文中所闡述的史與事，月與夕，東與東，東與重，白與百，用與甬，小與少，言與音，止與世等，是其證。本文論證的結果，可以概括為三項：一，附劃因聲指事字，是由于文字孳乳愈多而采取了因利乘便的方法，在獨體字上附加極為簡單的點劃，作為區別，既可以達到指其事的目的，而又因原字以為聲符，一舉兩得。二，附劃因聲指事字所附加的各種點劃，只是起着記號的辨別作用，既不成為偏旁，當然也不是个獨體字。自來説文學家把屬于這

志，以別于言，而仍因言字以為聲（言音古同用，音億雙聲）。

氏——氏。甲骨文氏字只一見，作𠂤（後下二一・六，辭已殘）。又甲骨文氏字習見，作𠂤或𠂤，余舊誤釋為氐。甲骨文盛字常見，从氏作𠂤也作𠂤。由于鍥刻不便作實點，故氏字之點皆作𠂤形。周代金文氏字多作𠂤，其點皆在豎劃或邪劃的中部。後來變點為横則作𠂤，但無論點或横，從沒有在氏字下部者。石鼓文「其鑾氏鮮」之氏作𠂤。周器害簋的厎字，从氏作𠂤。説文氏部：「氏，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按氏字下部本从點，後世變點為横，許氏遂誤以為从一。典籍氏字多通厎，爾雅釋言：「厎，致也。」説文：「致，送詣也。」書禹貢的「覃懷厎績」，史記夏本紀厎作致。按凡物由彼送至此為致。甲骨文氏字訓為致，于義均可通。氏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氏字豎劃或邪劃的下部附加一點，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氏，而仍因氏字以為聲（氏氐雙聲）。

種類型的指事字，有的不知道它具有聲符，而誤作會意；有的知道它有聲符，而誤作形聲；有的也以為指事字，而和會意或形聲字界劃不清。三，附劃因聲指事字的發現，不僅尋出了一個重要的通例，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徹底明瞭這些指事字的創造由來。

釋𠂤、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

第一期甲骨文有𠂤字，也作𠂤，它是雝（說文謌作雝，隸雝字則在西周金文中已變作从呂。說文：「邕，从巛从邑，从邑，乃呂形之謌。晚周的雝，籀文作𡍮。」按說文邕字所从之邑，及和从邑的字作𠬜形古鉩文與古化文，呂和从呂的字作呂形，是者常見，故兩者由于形近而易譌。至于从巛（川）則與从水同。說文籀文𡍮从𠂤，尚與西周古文合，但究其本源，則从呂乃从𠬜之譌變。

𠂤字，小篆變作𠂤。說文據小篆為說，訓呂為「脊骨」，篆文作膂。段注：「呂象顆顆相承，中象其系聯也。」按先秦古文的呂字中間從沒有相連的直劃，漢印中呂字無直劃者也習見。如係脊骨，則不應作斷梁形。故許氏之臆說不攻自破。脊骨之訓當以說文所引篆文膂為其本字。

說文釋躬為「从呂从身」（俗作躳），是以躬為會意字。

中常以呂為金屬名，均作𠂤，未有作𠂤者。甲骨文中也有「鑄黃呂（鋁）」之辭（金五一一），呂作呂。以上可證𠂤、呂二字形音義本來有別，至于甲骨文變圓作方形，乃因鍥刻之便。

據一時推測，𠂤字本象連環形。故其孳乳為雝以及从雝的字如饔、鑅、癰、廱、灉、擁等，均有合和貫通之義，即由連環之倡的初文。

但是，自商末以來，偏旁或合文中的𠂤，已有譌作呂者。如甲骨文和商器佫于宮尊的宮字均作𠂤，但多有變為从呂之𠂤者。西周金文的宮字則均从𠂤。又如甲骨文中之雝，原均从𠂤作𠂤，西周金文則變為从𠂤而作雝。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認為「雍己」一名晚期甲骨文合文作𠂤、𠂤，其說精確不磨，已為研契諸家所公認。其从口者猶象兩環相連，而从呂者則以其分列于己字的上下。凡此諸例中所从之呂或𠂤，與呂字初文源異

然呂既不象脊骨，則躬字無由从之以會意。故躬之从呂，自係从𠂤之變，本應為从身𠂤聲之形聲字。說文又釋宮為从𡍮省聲，殊不知甲骨文宮字本从𡍮从𠂤，亦是从𠂤之變。許氏不知古代本有𠂤字，既誤釋躬為會意字，又誤以躬省聲為宮之音符，所謂一錯再錯，而從來却無人道破這一點，今特為之糾正。

附帶說一說，說文釋窮為「从邑窮省聲」，以為夏后時諸侯夷羿國。按窮字从躬，躬所从之邑，亦呂形之譌為邕。故窮即「从穴躬聲」的窮字之譌，並非別有國名專用的窮字。

總之，說文邕字應改為「从巛𠂤聲」，雝、饔、鑅、癰、廱、灉、擁等，亦均由𠂤而得聲。躬字應改為「从身𠂤聲」，宮字應改為「从𡍮从𠂤聲」，凡說文以為从躬聲之字，亦均由𠂤而得聲。此外，

說文中凡从呂聲之字，如莒、筥、梠、閭等，均應改作从呂聲，讀如旅。總之，由于从甲或㠯的字已譌變為从呂或从邑，而甲或㠯形後世已廢止不用，故說文中對于从㠯或从呂的字誤解叢出，糾結莫辨。今以古文字為依據，溯源尋流，加以辨正。

孔廣森詩聲類說：「蓋東為侯之陽聲，冬為幽之陽聲。今人之涵東于冬，猶其并侯于幽也。蒸、侵又之、宵之陽聲。故幽、宵、之三部同條，冬、侵、蒸三音共貫也。宋儒以來，未睹斯奧，惜哉。」其自負和自信之堅如此。自孔氏以後，音韻學家認為他的別冬于東和陰陽對轉之說是古韻學上的兩大發明。唯王念孫主張東、冬不分，他與江晉三論韻書說：「孔氏分東、冬為二，念孫亦服其獨見。然考蓼蕭四章，皆每章一韻，而第四章之沖沖雝雝既相對為文，則亦相承為韻。孔以沖沖韻濃，雝雝韻同，似屬牽強。旄邱三章之戎東同，孔謂戎字不入韻。然崇戎為疊韻，則戎之入韻，明矣。左傳作龙茸，亦與公從為

字都以㠯字為基本音符，然則即使依照孔廣森東、冬分立之說，則同从㠯聲之字也不能分屬兩部，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在宮、躬、窮三字劃歸東部之後，則東冬之合用更十分突出了。

詩經中押東部韻者四十三見，今不備列。押冬部韻者五見：一，蟲螽忡降（草蟲一章），二，仲宋忡（擊鼓一章），三，蟲螽忡降仲戎（出車五章），四，中降（旱麓二章），五，涿涿宗宗降崇（鳧鷖四章）。東、冬合韻者十三見，其不與宮、躬、窮為韻者六見：一，襛雝（何彼襛矣一章），二，戎東同（旄丘三章），三，濃沖雝同（蓼蕭四章）四，功崇豐（文王有聲二章），五，崇功（烈文），六蜂蟲（小毖）。而其與宮躬窮為韻者凡七見，以及老子、莊子、楚辭、易傳等書中與宮躬窮為韻者，今并分列于下（其加△符號者，舊以為屬冬部，今皆應劃歸東部）：

詩經：一，中宮△（采蘩二章），二，冬窮△（谷風六章），

三，舟中△（式微二章），四，中宮△（桑中一、二、三章），一章），六，蟲宮△宗臨（侵部）舟△（雲漢二章），七，中舟△（召旻六章）

老子：一，窮△中（虛用），二，沖窮△（洪德）

莊子：一，中窮△（齊物論），二，窮△終（在宥），三，窮宗（田子方），四終窮△（知北游）

楚辭：一，降中窮△慍（九歌雲中君），二，宮△中（九歌河伯），三，舟△降（天問），四，中窮△（九章涉江），五，忠窮△（卜居），六，眾宮△（招魂），七，降宮△（風賦附）

易傳：一，中窮△（蹇象傳），二，戎窮△終（夬彖傳），三，中窮△（困彖傳），四，窮△中（井彖傳），五，中窮△（漸彖傳），六，中窮△（既濟彖傳），七，中

韻也。又易彖傳象傳合用者十條，而孔氏或以為非韻，或以為隔協，皆屬武斷。又如離騷之庸降為韻，凡若此者，皆不可析為二類，故此部至今尚未分出。」（王氏晚年才主張東、冬分立，見王氏與丁履恒書，和國學季刊五卷二號陸宗達之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記。劉盼遂不以此說為然，辨見文字音韻學論叢三二三頁）

孔氏既主張東、冬分立，江有誥又曾進一步加以申論。他說詳文字音韻學論叢二八四頁。

孔廣森詩聲類把雝、廱、饗三字列入東部，又把宮、舟、窮三字列入冬部。但前文既分析出宮、舟、窮和雝、廱、廱、饗等

窮△終（坤象傳），八，窮△中（大壯象傳），九，中窮△（節象傳），十，終窮△（雜卦傳）

依據上述，則舊以為押冬部韻的宮、躬、窮三字均應隸屬東部，這正是冬部不能獨立而應併于東的明徵。此外，西周金文的頌鼎、善夫山鼎、此鼎、追簋等，均以「靈冬（終）」與「子子孫孫永寶用」為韻。這也足以證明東冬之不分，西周也是如此。

總起來說，由于古韻冬部字本來就很少，如果以原始音符相同為據，再把宮、躬、窮、雖、靡、饗等字歸屬東部，則冬部已無由成立。所以本文才肯定了王念孫東冬不分的主張，同時也否定了孔廣森以來東、冬分立的主張。而近人多以分為沒有問題，這是因為局限于說文的形體已譌的諧聲，而不從事探索古文字原始音符的緣故。

釋考字文虛殷藏所堂壽戩

嚴一萍撰

藝文印書館印行

據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一年元月版影印

序

甚矣，著作之難也。昔王國維先生撰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時在民國五年，世際承平，居愛儷園中，窗明几淨，心曠神怡，凝思寫作，毫無塵事之紛擾，故能字字楷書，一筆不苟。其用心之專，足爲後學所矜式。然以如此專一，而仍有疏忽者三，迄今亦無人發見。

其一爲第十二頁，共有十四片，漏釋第三片，致全頁僅釋十三片。

其二爲第十七頁，共有十八片，漏釋第十五片，致全頁僅釋十七片。

其三爲第四十四頁，共有十八片，第十五片重寫作第十四片，致全頁僅寫至十七片止。

此三者，爲今次重寫考釋所發現。以王先生之精心專志猶如此，無怪余之秉性粗疏，而又身丁亂世，塵務紛擾之際，致續編研究考釋寫成，尤多謬誤也。亟思所以補正之者，廼先寫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及本書，繼之，尙擬續寫北　京大學，簠室及羅氏自藏拓本三部份，俾徹底爲續編研究考釋作校正也。

此次作考釋，可述者雖多，最大之收獲，莫過於𠂤爲小甲之辨認（見第一　葉第十片）。此爲數十年來，羅王董郭諸家所未識者，今得識之，與吳其昌之釋㠯爲雍己，可謂異曲同工，契學上之突破也。王先生時代之甲骨尙少，故考釋時有因材料不足而造成不必要之錯誤，或者闕而不考，猶比比皆是也。今者材料增多，排比較易，故可考之甲骨亦多，是本書所以較王先生爲詳也。

書竣，略識數語，以弁諸首。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旦，秀水嚴一萍序于美國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目次

第一葉……一
第二葉……二〇
第三葉……三三
第四葉……四二
第五葉……五〇
第六葉……五八
第七葉……六二
第八葉……七〇
第九葉……七八
第十葉……八七
第十一葉……九〇
第十二葉……九七
第十三葉……一〇四
第十四葉……一一〇
第十五葉……一一六
第十六葉……一一八
第十七葉……一二二
第十八葉……一二八
第十九葉……一三三
第二十葉……一三八
第二十一葉……一四二
第二十二葉……一四八
第二十三葉……一五三
第二十四葉……一五九
第二十五葉……一六三
第二十六葉……一七三
第二十七葉……一七八
第二十八葉……一八一
第二十九葉……一八七
第三十葉……一九二
第三十一葉……一九六
第三十二葉……二〇一
第三十三葉……二〇五
第三十四葉……二一三
第三十五葉……二二一
第三十六葉……二二四
第三十七葉……二三一
第三十八葉……二三七
第三十九葉……二四二
第四十葉……二四六
第四十一葉……二五二
第四十二葉……二五八
第四十三葉……二六二
第四十四葉……二六五
第四十五葉……二七一
第四十六葉……二七六
第四十七葉……二八一
第四十八葉……二八六
第四十九葉……二八八
第五十葉……二九四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嚴一萍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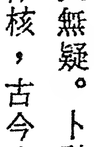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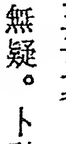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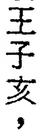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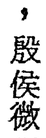
第一葉

一　殷虛書契續編二・二十三・四（以下簡稱「續」）第三期　骨

甲　庚𠂤羌𠂤

乙　癸亥卜又土賓羌一小宰𠂤　四

王國維先生考釋，甲辭漏釋。其考釋曰：「又之言侑，詩楚茨：『以妥以侑』猶言祭也。土殷先公相土也，卜辭紀祀土者，或曰：『貞賓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廿四葉）又曰：『貞于土𤔔』。（同上卷五第一葉）又曰：『貞𤔔年于土九牛』。（鐵雲藏龜第二百十六葉）又曰：『貞𠂤賓于土』。（同上第二百廿八葉）并此書二事而六。土字作Ⓤ者，下一象地，上Ⓤ象土壤也。盂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𡈼，此作Ⓤ者，卜辭用刀鋘，不能作肥筆，故空其中作Ⓤ，猶人之作𠆢，■之作口矣。知土爲相土者，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史記諸書，皆連言相土。而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可單稱土，又假用杜也。然則卜辭之土，當卽相土。蕞以卜辭有𡆥Ⓤ，（前編卷四第十七葉）字卽邦社，假土爲社，疑諸土字皆社之假借，後觀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於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見余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則此土當爲相土而非社矣。賓與𠂤，皆用牲之名。賓字作𤔔𤔔者，並𤔔之省。（前編卷六第六十四葉賓作）从木在火上，燔柴之意也。宰卽牢，小牢卽少牢矣。𠂤卽俎字，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此象二半肉在俎中，殆周語所謂房烝，詩閟宮傳所謂大房半體之俎也。賓羊一小牢𠂤者，謂旣賓一羊，又登一少牢於俎也。他辭言『賓大牢』（書契後編卷上第廿二葉）此顚倒其句法耳。殷人祭人鬼，兼用燔賓貍沈諸法，見雍參事振玉殷虛書契考釋，茲不贅」。王先生又於殷禮徵文外祭條釋土爲社，其言曰：「卜辭所紀祭事，大都內祭也。其可確知爲外祭者，有祭社二事。其一曰：『貞賓于Ⓤ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前編卷七第二十二葉）其二曰：『貞𤔔年于Ⓤ』。（前編卷四第十七葉）案Ⓤ卽𡈼，卽今隸土字，卜辭假爲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土，大社也』。商頌：『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茫茫』。公羊僖三十一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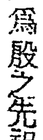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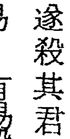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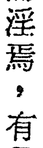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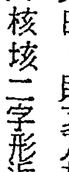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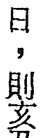
以土爲社矣。  卽邦社，說文解字邦之古文作  ，其字从屮，不合六書之恉，乃  之譌，  从田丰聲，與邦之从邑丰聲，籀文封之从土邦聲者同。古封邦一字說見史籀篇疏證　邦社卽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爲國社，古當稱邦社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而商人用夾用卯用沈，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禮器郊特牲亦云：『天子社稷太牢』。而商則夾三小牢卽少卯一牛沈十牛』。其用牲不同如此。然則商周禮制之差異，不獨內祭然矣」。案土在卜辭中當有二義，其一爲相土，其一爲邦社。相土之說，郭氏於卜辭通纂三三四片認「無可易」。而傅孟眞先生亦以爲「最勝之義」。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又卽早期卜辭之屮，通侑，乃屮之一義。羌字釋作羊，誤。少牢爲一羊一豕，詳見拙著牢義新釋（刊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册又甲骨古文字學）。

二　續二・五・二　卜辭通纂三三七（以下簡稱「通纂」）　第四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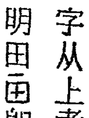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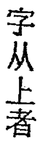
甲　其于土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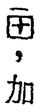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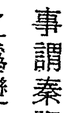
三　續一・二・二　通纂三二〇　第一期　甲

甲　庚口（卜）敲貞于王亥求年

王先生曰：「  字，卜辭中數見，未詳。貞，說文云：『卜問也』。王亥亦殷之先公，卜辭亦屢見。曰：『貞  于王亥』　前編卷一第四十九葉　後編卷上第十九葉　曰：『于王亥，  年』，同上第一亥』，後編卷上第二十三葉　曰：『貞之于王亥  三百牛』，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　曰：『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葉　曰：『貞之于王亥  牛辛亥用』，前編卷四第八葉　曰：『癸卯卜貞口口高祖王亥口口』，同上第二十一葉　又云：『貞于王亥年』，同上第一葉　與此文同。觀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卅牛卅牛，至於三百牛，乃祭禮之最隆者，必殷之先公先王無疑。案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商先祖中無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隱云：『振，世本作核。今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垓，史記之振，當爲核或垓字之誤也。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縣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縣臣也』。今本竹書：『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縣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乎上甲微者一世，則爲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無疑。卜辭作王亥，正與大荒經同。又祭王亥多以亥日，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假借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垓二字形近而譌。此眞竹書紀年語　郭氏隱括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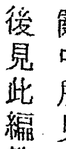
四　續一・二・三　通纂三二六　第一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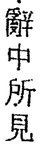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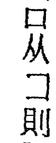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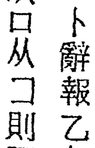
甲　  高祖亥 

此辭上下，尚有缺文。王先生曰：「高祖亥卽王亥，卜辭又云：『癸卯卜貞口高祖王亥口口』。後編卷上第二十一葉　其證也。考卜辭中稱高祖者，惟高祖  ，余釋爲夋，疑卽山海經之帝俊，乃帝嚳之本名也。此條見羅氏拓本。及高祖乙。後編卷上第三葉　夋卽帝嚳，乙則成湯，與王亥而三。書盤庚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是殷人有高祖之名，但非爾雅所云：『曾祖王父』之父耳。」案卜辭稱高祖  ，高祖王亥，高祖乙，而最多者逕稱高祖而不名。殷契摭佚續編第二片，有云：「辛未貞求禾高且河于辛巳酒夋」，此第四期武乙卜辭，或指此「高且河」爲先公之名，此說非，因同版尚有其他卜辭，卽高祖與河，分別稱之。曰：「辛未貞于河求禾，辛未貞求禾于岳。辛未貞其求禾于河夋三牢沈三牛匛牢。辛未貞其求禾于高且。辛未貞求禾于高且夋五十牛」。河與高祖分別求禾，故「高且河」，（此片亦見於寧滬一・一一九）不可混「高且河」爲一人也。

五　續一・二・六　第二期　骨

甲　至口口（王）受（又）

乙　至  王受又

甲辭漏釋。王先生曰：「者，上甲也。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字或作  ，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口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則其中橫直二筆，或其直筆，大抵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閒有與田字無別者，顧不多見，惟作者，其下往往與田狩字無別。  中之十卽古甲字，卜辭與古金文皆同　說文甲作  ，羅參事謂秦陽陵虎符作，吳天發神讖碑略同，皆从十，卽古文甲也，  皆口之譌變也。卜辭他甲字皆作十，上甲之甲獨作田者，卜辭報乙報丙報丁作，，甲在口中，與乙丙丁在口中同意，其所以从口从口則不可知矣。其作，加一者，一卽二。古文上字　卜辭或作，書契後編卷下第四十二葉　省作，猶帝示諸字从上者，古文或从二或从一也。亦羅參事說　余曩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已證明田卽上甲，羅參事復爲余從文字上疏通證明之，後見此編第一葉第十片與

殷虛書契後編上第八葉第十四片，乃一片折爲二者，合而讀之，文誼完具，其中先公先王以田[illegible]示壬示癸大丁大甲爲次，與史記上甲微以下世次小異，而人數全同，則田與甸即上甲之鐵證矣。又讀爲祐，王受又，猶言王受福矣」。案田甸田釋上甲，精確不易。早期作田，晚期則加一作甸。彥堂先生曰：「受又一詞，在卜辭中習用最久，可以說五期中每期皆有。又亦作[illegible]，爲後世右、佑、祐之初文。詩周頌『維天其右之』，僞書太甲『皇天眷佑有商』。易大有『自天祐之』，諸右字，皆有受天神佑助之義，卜辭『受又』，即詩箋所謂『神享其德而助之』了」。（斷代例集刊外編第一種四〇八頁）

六 續一・二・五　又一・三・四重　第三期　骨

甲　庚（戊）貞口升歲于田

乙　庚戌（貞）口又于口用羊

續編一、三、四係重片，乙辭較清晰，「庚戌」二字即據以補出。王先生曰：「[illegible]未詳，其意則爲祭名」。案[illegible]當釋升，即儀禮觀禮：「祭山丘陵升」之升。賈疏以爲即爾雅：「祭山曰庪縣」之庪懸。爾雅釋天郭注曰：「或技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郝懿行義疏曰：「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炎曰：『庪縣，埋於山上曰縣』。按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如孫炎說則庪縣即是埋，如李巡說則庪爲庋置，李說是也」。卜辭用升祭，當如李說置黃玉及璧於几上，遙遙眡之而已。[illegible]歲字。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三九頁。用羊之用，施用之義，左傳昭公十年：「用隱太子于岡山」。正義曰：「此時楚以牲畜用也」。竹添鴻光會箋曰：「供祭祀謂之用」是也。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四二頁。

七 續一・四・二　第二期　骨

甲　壬戌卜卽貞[illegible]求二牛

乙　貞三牛

卽貞之卽考釋作[illegible]，蓋拓本模糊不能辨也。王先生曰：「[illegible]字未詳，卜辭屢云[illegible]牛或[illegible]牛，蓋亦用牲之名。覲禮：『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殷人祀人鬼，亦有賁有瘞有沈，[illegible]象立木形，殆所謂升或庪縣者與」？案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第八引郭氏曰：「求乃裘之初字，卜辭作[illegible]諸形，象死獸之皮，其字大抵中畫眾直，而左右對稱，與希之作[illegible]有別」。案書呂刑曰：「惟貨惟求」。馬注：「求，有求請賕也」。左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淮南說山：「若爲土龍以求雨」，注：「猶得也」。此卽卜辭求字之義，「求牛[illegible]之求，應屬上讀，「上甲求，二牛」。猶言「求上甲，二牛」也。

八 續一・三・三　第四期　骨

甲　[illegible]升歲（于）田彡

王先生自左至右讀，誤。彡是伐鼓而祭之義，考見殷墟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三片。

九 續一・二・四　殷契佚存八八四（以下簡稱佚存）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卜貞酒求乙巳自田廿示一牛二示羊土賁四戈[illegible]牢四屯豕

乙　丙辰卜臺[illegible]

丙　壬戌卜貞王生月臺[illegible]（不）[illegible]戈[illegible]

本片拓本甚模糊，今參以戩壽堂佚存及續編三家所錄印，及王先生商氏釋文而定，續編研究卷一第五十四頁有詳細說明。

王先生曰：「[illegible]亦祭名，卜辭云：『貞我一月[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於人鬼亦稱示，此第一字省作[illegible]，下或作[illegible]諸形，皆示之異文。如示壬之示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均見前編卷一第一葉　其證也。自田廿示者，謂自上甲以下先公先王共二十人。他辭云：『辛巳卜大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前編卷一第三十九葉　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與此正同。又云：『口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見羅氏拓本）以大乙大甲祖乙爲三示，是先王與先公皆稱示。又云：『癸酉卜右伊五示』，（亦見羅氏拓本）伊謂伊尹，是先臣亦稱示。故有元示、二示、三示、四示、小示之差等矣」。案[illegible]係酒字。羅振玉曰：「酒，从酉从彡，象酒由尊中挹出之狀，卽許書之酒字也。卜辭所載諸酒字爲祭名，考古者酒熟而薦祖廟，然後天子與羣臣飲之於朝。說文解字酎注：『三重醇酒也，从酉肘省聲』。明堂月令曰：『孟秋天子飲酎』。又案左氏傳『見於嘗酎』。（襄二十二年）意商之酒祭，卽後世之嘗酎，酒殆酎之本字。說文解字酉與酒訓略同，本爲一字，故古金文酒字皆作酉，惟戊寅父丁鼎有酒字作[illegible]，亦祭名，與卜辭正同。段先生曰：『凡从酒之字，當別爲酒部，解曰从酒省』。是未知酒酉之本爲一字矣」。（增訂考釋中二十五頁）案左襄二十二年嘗酎，杜注曰：「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飲新酒爲嘗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清承培元說文引經例曰：「三重者，始以水釀，再三以酒釀也」。是酒與酎有別。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清酒，祭祀之酒」。卜辭之酒，當指清酒言，用厚酒

則曰農，卽釀字。「四十」續編拓本甚清晰，「四屮」則戩壽堂之拓本甚清晰，千當釋戈，屮諸家皆釋巫，四巫指東南西北四方言，因卜辭有「北屮」（鄴三四六・五）「東屮」（粹一三一一）也。王先生俱釋爲「皆示之異文」者誤。王先生又曰：「𠦂卽𠦂字，說文：『𠦂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此用爲何義，未詳。𠂤，羅參事釋爲戈，从才从之，於聲類一也」。案此後王先生作不嬰敦蓋銘考釋，以爲「𠦂敦皆迫也伐也。𠦂者敦之異文」。（詳見凡將齋藏殷虛文字一・一片考釋）扶風新出史墻盤銘有：「武王旣戈殷」語，周人習用伐商爲「克殷」，今曰「戈殷」，是戈有克義。王先王又曰：「  疑月二字合文，卜辭屢云之月允不雨。（前編卷三第三十一葉又卷七第十四葉）之月猶言是月矣」。案王先生能認出此字是合文，眞具卓見。惟此字作，與作不同，當釋「生月」，生有進義，進一月卽來月也。丙辭「戈」上，當缺「不」字，「不戈」亦卜辭成語，見於五期爲多，其下之「の」當是殘文，非「不」字。

十　續一・五・八加殷契書契後編上八・一四（以下簡稱後）加殷契粹編一一二（以下簡稱粹）合新綴四四八　第四期　骨

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卽主壬主癸。惟此辭中卯在丙丁之前，與史記報乙報丙在報丁後者不同，殆史記誤也。又據此次序，則首甲次乙次丙次丁，而終於壬癸與十日之次全同，疑商人以日爲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故卽用十日之次以追名之，否則不應如是巧合也。此辭中曰十曰三者，蓋謂牲牢之數，上甲大丁大甲十，而餘人皆三者，上甲先公之首，大丁大甲又先王而非先公，故殊其數也。示癸大丁之間，不數大乙者，天乙卜辭作大乙大乙爲太祖，先公先王或均合食於太祖故也。大丁之後不數外丙中壬者，以外丙中壬非後世殷天子之所自出故也。卽此數十文中，而殷之先公六世咸在，又足見殷之先祖王亥以上，與上甲以下祀典有殊矣。魯語稱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丙丙丁丁史記謂之報乙報丙報丁，義當如商人報焉之報，其稱蓋起於後世。至甲乙丙丁四名，所以从口或从𠙵者，或取匣主及郊宗石室之義，然不可得考矣」。案王先生作考釋時，尙不知其後能與善齋藏契再爲綴合。殷契粹編一一二片考釋曰：「甲乙二片由王國維所撮合，丙片爲董作賓所撮合。此三片之復合，于殷先公先王之世系至關重要。因此所記之先世其次爲上甲匚𠂤匚示壬示癸之等。董作賓云：『惟大甲下有大庚，更有祖乙，是不但尙缺大戊中丁，且亦不止于祖乙矣』。此版世系實自上甲以下至祖丁之



甲　乙未酒㚔品㞢十刁三𠂤三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屮三大（戊十中丁十）彡（甲）三且乙（十）羌（甲三）㞢

王先生曰：「此片與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八葉第十四片，文字體勢大小全同，又二片斷痕合之若符節，蓋一片折而爲二也。今合而讀之，其文曰：『乙未酒㚔品㞢十刁三𠂤三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丁十大甲十』。下缺此一辭中，有先公六先王二。史記殷本紀：『微卽上甲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此㞢卽上甲已見前，刁𠂤刁卽報乙

廿示。余按骨版殘留之筆痕，試補足之，一爲甲之，一爲甲之，絲毫無爽。昔吳其昌氏亦曾補以「大戊十中丁十彡甲三」，大戊應在第三行下，而第四行尙有「羌甲」可補。，茲錄其圖如左：



（殷虛書契解詁一二頁）

其中之「」，舊均不識，余以世系及祀典考之，實爲「小甲」二字之合文。郭氏隸定作「」（粹編）不以爲先王，大誤。他辭亦有，如甲骨文錄七七片曰：「口口（卜貞王）宏口亡𠂤」。甲編八七〇片曰：「甲申卜彡口亡𠂤」。本片爲朱書，筆劃多已磨滅不明，而小甲作，則殊清晰。

最足以證明𠂤爲小甲者，乃祖甲時記五種祀典之一片卜辭，此爲卡內基博物館所藏，先發表於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二九四號，今爲美國所藏甲骨錄之U S二九七號，圖之如左：



補足其文當是：

（癸卯卜王貞）旬亡𡆥（在七月𢀛）示癸𣪘甲寅小甲𠂤大甲𠂤𣪘𠂤

檢查祖甲祀譜，惟三十年可合，今譜之如左：

祖甲三十年

六月小　庚戌　初一
庚戌朔
癸丑　初四
甲寅　初五　翌虎甲

戊子　初十
己丑　十一
庚寅　十二
辛卯　十三
壬辰　十四　𠂤示壬
癸巳　十五　𠂤示癸
甲午　十六　祭大甲　𣪘上甲
乙未　十七　𣪘大乙　𣪘報乙
丙申　十八　𣪘報丙
丁酉　十九　𠂤大丁　𣪘報丁
戊戌　二十
己亥　二十一
庚子　二十二　祭大庚
辛丑　二十三
壬寅　二十四　𣪘示壬
癸卯　二十五　𣪘示癸

癸亥　十四
癸酉　二十四
甲戌　二十五　祭上甲
乙亥　二十六　祭報乙
丙子　二十七　祭報丙
丁丑　二十八　祭報丁
戊寅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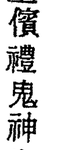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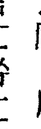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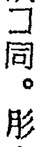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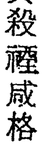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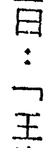
七月大
己卯朔　庚辰　初二
辛巳　初三
壬午　初四
癸未　初五　祭示壬
甲申　初六　祭示癸
乙酉　初七　𠂤大庚
丙戌　初八　𠂤報乙
丁亥　初九　𠂤報丙
戊子　初十　𠂤報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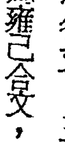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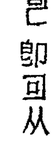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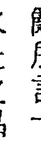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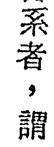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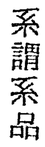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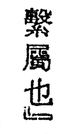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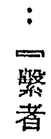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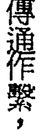
甲辰　二十六　祭小甲　𠂤大甲
乙巳　二十七　𣪘大乙
丙午　二十八
丁未　二十九　𣪘大丁
戊申　三十

八月小
己酉　初一
庚戌朔　初二　𠂤大庚
辛亥　初三
壬子　初四
癸丑　初五
甲寅　初六　𠂤大甲
乙卯　初七
丙辰　初八
丁巳　初九
戊午　初十

在七月𢀛示癸𣪘

己未　十一
庚申　十二
辛酉　十三
壬戌　十四
癸亥　十五
甲子　十六　祭彡甲　劦小甲

第二期祭祀卜辭中，小甲作  者甚多。作  者，前所未識，何以作  亦爲小字，實不可知也。  系字，于思泊曰：「孫詒讓云：說文系部，系籀文作絲从爪，此卽絲之省』。舉例下十三　羅振玉云：『說文解字，系繫也。从系丿聲。籀文作  。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增考中六一　葉玉森謂卜辭系字數見，其誼均不可知。集釋五・四十　按孫羅說是也。小臣系卣作  ，余所藏系句兵系作，嫉仲殷，嫉从系作  ，均象以手提絲之形，而系之意自顯。契文言系，言彭系，言彭系品，言系米，系之意義，舊所不解，系經傳通作繫，儀禮士喪禮著組繫注：『組繫爲可結也』。左氏春秋序，以事繫日疏：『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鬼谷子中經，綴去者謂綴巳之繫言注：『繫屬也』。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諸形，从口从己，當卽『口己』二字之合文也。……凡祭  無不以『己』日，故知  卽『口己』二字之合文矣。……然則此『口己』合文之『口』字，果爲何字乎。曰：此『邑』字古文作者所从之『口』，亦卽『宮』字卜辭作  作者所从之『  』或『』之單文，亦卽說文『邑』字，籀文作者所从之『』之單文，亦卽古辟雍字，甲骨文作者之原始初文也。說文解字部：『，四方有水，自邑城池者，从川从邑。讀若雝。籀文邑』。按、邑、雝實一字也。契文『雝』字作前二、二四、二前二、三五、六  前二、三六、一  前二、三六、二  前二、三六、三  前二、三六、四諸形。羅振玉曰：『从卽水字　从口从隹，古辟雍字如此。辟雍有環流，故从  。或从乃  省也。口，象環土形，外爲環流，中斯爲環土矣。或从，與口同誼。  雝盉卣，受尊，亦均从口。古辟雍有囿，鳥之所止，故从隹。伯雝父鼎作  ，與此同。他金文或增口作，說文譌  爲邑，初形益不可復見矣』。增釋二・二　按羅說悉是。『雝』字或从口，或从  ，此『口己』字，亦正或从口或从。更可明證，此口卽  所構成之主體，此卽  所構成之主體矣。且古辟雍之創建甚早，金文所載，則周康王時之麥尊，已有『在』之語。西清古鑑八・

明之義也』。周禮內饔辨百味之物注：『百品味庶羞之屬』。契文祀典曰系，謂以品物繫屬以交接於神明也。言系者簡語耳。言彭系，彭爲酒祭，系謂系品物。言彭系品，語有不省。言系米，猶他辭言登黍登米，不言登而言系者，謂以米繫屬於鬼神，文雖有別，義則無殊也」。（駢枝三）然則本片卜辭所言「上甲十，報乙三」等，並非如王先生所謂指牲數，而是「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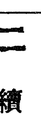
第二葉

一　續一・五・七　第二期　骨

甲　己丑卜貞王賓雍己彡亡尤

乙　己丑卜貞王賓口亡尤

王先生曰：「王賓謂先公先王。羅參事曰：祭者是王，則所祭者乃賓矣。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亦謂文王武王。孔傳釋爲成王賓異周公者，失之。卽从同。彤卜辭作彡者，羅參事曰：象彤彤不絕之意。字屢見不可識，亡亡它矣」。案兩辭王先生皆作「丁丑」，誤。賓卽儐之省文，王賓謂王儐禮鬼神也。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十五片。爲雍己合文，始由吳其昌氏所發見，其言曰：「者，亦殷代先公先王之名也。其字作

三・二　經典所載，則文王有聲之詩，已有『鎬京辟雍』之語。是知創自殷世，徵驗明白。……故此口字者，謂之『雝』字之初文，可；卽謂之『雝』字之本字，殆亦無不可也。雩是可證卽『口己』之合文，而『口己』又卽『』之舊寫耳。後人欲別口于『丁』，恐人之訛爲『丁巳』也，斯每遇『口己』，必繁書爲『  』矣。以是經籍空懸『雍己』之名，而苦無證，卜辭枉留『口己』之字，而苦不識矣」。（殷虛書契解詁一一八頁）吳氏此論，精確無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彥堂先生因吳氏此文，更進而撰論雍己在五期背甲上的位置一文，（全集甲編九〇三頁）證明雍己在二期及五期卜辭中契刻於龜背之第一、二肋間，而卽  爲第二期之寫法，第五期則作  。吳氏以此  非雍己，因當時材料太少之故耳；特其抨擊葉玉森氏，舉此爲自欺欺人，不免過火矣。『亡』爲『亡尤』，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七片）

二　續一・六・二　第四期　骨

甲　癸亥貞其又升于示壬卯三牛

乙　癸亥貞其又升于示壬奏三小牢

案戩壽堂釋文甲辭脫一「貞」字。王先生曰：「卜辭屢言卯幾牛，卯義未詳，

與賚瘞沈等同爲用牲之名，以音言之則古音卯劉同部，柳留等字，篆文从丣者古文皆从卯，疑卯卽劉之假借字。釋詁：劉殺也，漢時以孟秋行貙劉之禮，亦謂秋至始殺也」。案卜辭有「左卯」「右卯」，見於乙編六四六九加六六一〇片曰：「王其伐，若乙丑允伐。右卯眾左卯，隹匕牛」。卯果是殺義，則「左殺」「右殺」，不通之甚，故余以爲乃「窌」之初文，荀子榮辱：「有囷窌」楊倞注：「窌，窖也，地藏曰窖」。富國：「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注：「窌，窖也，掘地藏穀也」。呂覽仲秋紀：「穿窬窌」。高誘注：「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溼也。穿窌所以盛穀也」。考工記匠人：「囷窌倉城」，注：「穿地曰窌」，說文：「窌，窖也。窖，地藏也」。廣雅釋詁：「窌，窖藏也」。窌窖聲近義同，古多通用，則卜辭之卯，爲掘地而藏，故可以「左卯」亦可以「右卯」也。（詳見拙著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

三 續一・八・五 第三期 骨

甲 乙巳☒大乙求☒

乙 吉

王先生曰：「大乙湯也。羅參事曰：『大乙，史記作天乙，索隱引譙周說。天乙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案天與大形近易譌，故卜辭大戊或作天戊，前編卷四第十六葉 以大丁大甲大庚大戊諸名例之，知作大者是也」。案大乙之名，自二期祖甲開始，祖庚武丁之世，尚未有此名號也。

四 續一・八・一 第四期 骨

甲 ☒大乙三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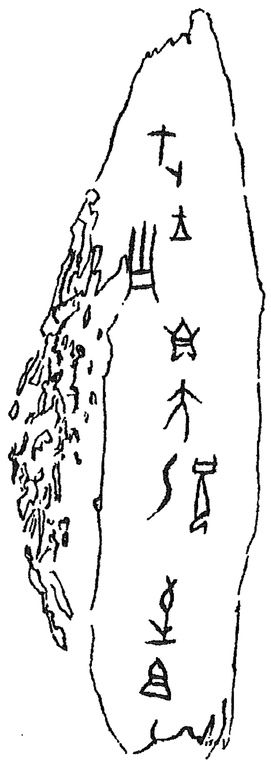
五 續一・七・八 又二・二〇・三重 第二期 骨

甲 ☒大乙三牢王☒

六 續一・七・七 第四期 骨

甲 求乙未其大乙六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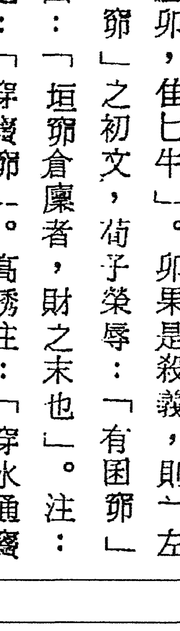
七 佚存九一一 第四期 骨



八 第三期 骨

甲 甲子卜王自大乙至祖乙☒兄

本片續編未用。卜辭意義欠明。



甲 于大乙祖乙𡆥求年王受（又）

乙 求年

本片續編未用。𡆥字不識。

九 續一・九・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在十一月

乙 戊辰卜旅貞王宖大丁彡侖薎亡尤 在十一月

丙 □□卜（貞）王（宖）□□（亡）𠂤

旅爲第二期貞人，亦下延至三期。彡爲鼓聲，用鼓以祭也。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三片。侖卽論之省。古說殊參差，禮記王制曰：「春曰礿，夏曰禴」。爾雅釋天亦曰：「夏祭曰禴」。易旣濟曰：「不如西鄰之禴祭」。注：「禴煮新菜以祭」。萃卦釋文及注，又以爲殷之春祭。干寶易解升卦注則曰：「非時而祭曰禴」。今卜辭有在十一月舉行者，則干注非時之祭說是也。彥堂先生曰：「祖甲時彡祭前一日之祭曰彡夕，後一日之祭曰彡侖。彡祭用鼓，侖卽管籥，皆用樂以祭也」。（殷曆譜下編卷二祖甲祀譜）案侖通籥。公羊宣八年傳：「籥所吹以節舞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郝懿行義疏曰：「籥者，侖之假借也。說文云：『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通作籥，少儀注：『籥如笛三孔』。師注同，皆郭所本也。又引廣雅云：『七孔』，詩簡兮傳：『六孔』。不同者，蓋籥施用有異，故孔數不同。其施於吹以和樂者，則三孔如笛而短，其施於舞所執者，則六孔，當如笛而長。知者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一尺四寸，七孔』。簡兮釋文云：『籥長三尺，執之以舞』。是舞籥長於笛有半，則知吹籥短於笛，其體當不過一尺也。笛與籥全相似，故廣雅云：『有七孔』。以簡兮傳六孔推之，則知廣雅之七孔，亦當指舞籥而言矣。舞籥有孔者，雖施於舞，亦用以吹，故周禮序官籥師注云：『籥舞者所吹』，是其

義也。然籥既如笛而有三孔、六孔、七孔不同者，說文云：『笛三孔』。笙師注：『杜子春云籥今時所吹五空竹籥』。是笛之孔數，亦未有定，然則吹籥短於笛而三孔，舞籥長於笛而六孔、七孔，始無可疑矣」。卜辭言龠者，當是舞龠。閻若璩潛邱劄記曰：「偶思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豈徒執焉而無聲乎？因考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樂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以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小舞者，有聲明矣」。是卜辭言「彡龠」者，當是龠聲與鼓聲相應而舞也。饗當讀作釀，厚酒也。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九十六片）

十 續一・九・三 第二期 骨

甲 丙寅（卜）口貞翌丁（卯）口于大丁𠂤犬亡𢦏 在口（月） 二

戩壽堂考釋作「缺它亡缺一」，案ㄎ殘存者爲「犬」之後半，不當釋「它」，亡後殘存之ㄋ，爲「𢦏」字之下半，當補一𢦏字。「在」下當爲「幾月」。彥堂

詩『臨下有赫』與『路車有奭』『赫𠂤有奭』，句法正同。古赫奭皆訓盛，赫从二火故言盛，从𠂤則無從得盛意，知从𠂤乃从灷之譌，奭赫古一字也。卜辭爽字義皆爲妃」。余案羅說是也。此『大丁爽』三字下闕妣某二字，他辭則云大丁爽妣戊也。（後編卷上第二葉） 卜辭中凡云：『貞王賓某』云云者，皆某先公或某先王之專祭，其云：『貞王賓某爽妣某』云云者，皆某妣之專祭。殷人祭其先公先王，皆以其名之日卜，如祭甲以甲日，亦多以甲日卜，（祭之前十日） 此卜辭之通例也。此辭中雖闕人名及妣名，然考之他辭，則或云：『庚辰卜貞王賓示壬爽妣庚翌日亡ㄎ』（翌日祭名） 或云：『甲子卜貞王賓示癸爽妣甲口亡ㄎ』。（前編卷一第二葉） 或云：『丙寅卜貞王賓大乙爽妣丙翌日亡ㄎ』。（下缺 並後編卷上第一葉） 或云：『辛丑卜貞王賓大甲爽妣辛未戊戌卜貞王賓大丁爽妣戊口亡口』。（並後編上第二葉） 此數條中，並見祖妣名者，皆以妣名之日卜，而不以祖名之日卜，其餘類此者數十條無不然。知爲妣之專祭，而非祭祖以妣配矣。其云：『大乙爽妣丙』『大丁爽妣戊』『大甲爽妣辛』者，所以別於他妣之同名者，猶春秋言惠公仲子，僖公成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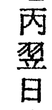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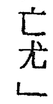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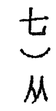
奭字在卜辭中異體最多，惟第一期卜辭甚少，其字形作，如曰：「丙寅卜爭貞𡆥于黃二羌」。（前二・十九・一）二期猶承一期作，如：「（

十一 續一・九・四 第二期 骨

甲 口口卜尹（貞）王宅大丁爽（妣戊）歲牢亡尤 口月

案續編拓本貞人尹字甚清晰。大丁之配惟妣戊，故爽下缺文補之。王先生曰：「爽卽赫字，羅參事曰：『說文解字，赤从大火，赫从二赤』。此从大从二火省，二大爲一義已明也。赫亦通作奭，爾雅釋訓：『赫赫』舍人本作『奭奭』。

先生曰：「卜辭中用語，每以否定之詞，定凶之反面爲吉，如亡尤、亡戈、亡𡆥、亡來艱、亡不若之類皆是。亡𢦏一辭亦常見，胡小石先生甲骨文例云：『亡它，用與亡尤同。說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其說甚是。卜辭中常於出行或祭祀時用之，田遊之用，同於『亡戈』，祭祀之用，同於『亡尤』。此詞據現在所見的，已用於一、二、四、五、……五期𢦏字增彳旁，這是一個異點。第一期武丁時，也有稱『𢦏』者」。（斷代例集刊外編第一種四〇八頁）案亡𢦏一辭亦作「弗𢦏」「屮𢦏」。而三期亦有，如前一・四七・三片曰：「乙卯卜何貞屮升歲于唐王亡𢦏十二月」。（明後二一七七片南明四三三）曰：「乙卯卜何貞屮升歲于唐王亡𢦏十二月」。兩版係左右胛骨，同文異版。而𢦏作「  」，下面「它」之形體特長，正三期字形也。

己）卯卜尹貞王宅且丁匕己劦」（前一・三十四・二）已作火ㄠ形，在卜辭中作此形者最多。三期有作者：「其又匕辛（大甲）  惠歲」（粹三八七），四期有省作  者：「壬申剛于伊  」。（後上一・十二）最複雜者爲五期：「辛酉卜王宅康  匕辛𢦏亡尤」。（前一・三七・一）「丙申卜貞王宅大乙  匕丙𢦏日亡尤」。（前一・三・七）从  矣。「（丙）戌卜貞王宅大乙  匕丙翌日亡尤」。（前一・三・二）「甲戌卜貞王宅示癸匕甲翌日亡尤」（前一・二・四）「口口卜貞𡆥大庚  𡆥（亡尤）」。（前一・六・五）「癸丑卜貞王宅中丁匕癸彡日亡尤」。（前一・八・一）「于匕庚羌甲  」。（粹二五五）所從者，已多譌變，ㄔ部分與金文邾白「遹于妣丙肜日大乙  」同，一部分又與矢尊「  」相同，一部分與緐簋：「遹于妣戊武乙」同，一部分又與矢尊「  」相同，一部分與緐簋：「遹于妣戊武乙」同。羅振玉以ㄠ形卽火字，釋赫，眞乃不刊之論，此字之源流最早當譌作奭，百字之古文作「  」，故段玉裁注說文之古文奭字曰：「古文百作，則知𠂤作  」。由奭字而省變，則成奭字矣。段氏注奭字曰：「奭與爽奭同意。爽之明大，奭之盛大，奭之目衰淫視者大，故皆從大」。余謂不但三字同意，實亦三字同源也。故于省吾庚釋爽，張政烺釋奭也。張氏不知

奭爲奭之省變，失之。讀作仇，甚是。說文繫傳奭字曰：「臣鍇曰：『斛字从此，卷于反』。說文斗部斛字曰：『挹也，从斗奭聲』。小雅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鄭箋：『仇讀曰斛』。孔疏：『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斛音』。是卜辭諸[illegible]字，當以釋「奭」，讀作「仇」爲是。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逑匹也」。鄭箋曰：「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疏：「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陳奐詩毛氏傳疏曰：「釋文逑本亦作仇爲匹，匹配也。好匹猶嘉配耳」。卜辭祭先祖與先妣中間所加之[illegible]字，猶匹配也。卜辭又有「伊[illegible]」「黃[illegible]」者，張政烺以爲亦當讀仇，訓匹，是也。（奭字說刊史語所集刊十三本）

十二　續一・六・五　後上二十九・三　通纂二五四　加前一、四七、五合　甲骨綴合新編三三六　殷曆譜九・一一八　第一期　骨



第三葉

一　續一・十一・七　第一期　骨

甲　辛丑卜貞求于大庚一牛　一月

乙　己未卜求大庚

釋文「己」「卜」皆缺，似當時王先生僅憑拓本作考釋，未覩原物。續編拓本即較清晰。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大宗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大庚立」。

二　續一・十一・九　第二期　骨

甲　戊□卜貞王宅大戊彡亡尤

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帝大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帝雍己崩，弟大戊立」。

三　續一・十二・七　第二期

又太平御覽八十二及九百十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博物志亦有此文。夫夏桀之時，有湯無唐，則唐必湯之本字，後轉作暘復轉作湯，而其本名廢矣。然卜辭於湯之正祭必曰王賓大乙，惟告祭等乃稱唐未審何故」。案稱大乙在二期祖甲改革祀典以後，稱唐者武丁祖庚時卜辭也。

汕戡爲武丁時大將。

甲　貞王从汕𢦏

乙　貞王勿从汕𢦏

丙　貞告[illegible]方于上甲

丁　貞于唐告[illegible]方

戊　貞于唐告

己　貞于大丁告[illegible]方

庚　貞于大甲告

辛　貞勿（于）大（甲告）

釋文次序，根據殷曆譜武丁日譜（卷九第十一葉開始）所定，自武丁三十年六月廿六日丁酉卜甲乙兩辭始，至七月十二日壬午始卜丙丁戊己庚辛六辭。此是按照征[illegible]方一組卜辭，依照同文關係，再就干支先後排比而成，與一般慣例自下而上讀者，全然不同。卜辭需成組研究，此非一般人所可勝任，可知研究甲骨之不易也。王先生曰：「案唐卽湯也。此辭中唐與大甲大丁並告，又有連言唐大丁大口者，[illegible]（鐵雲藏龜第二百十四葉）則爲湯可知。說文口部，暘古文唐，从口昜，與湯字形聲俱近。博古圖所載齊侯鎛鐘銘曰：『[illegible]=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處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湯其孰能當之？

甲　□□（卜貞王）宅中丁□（亡）尤

乙　乙丑卜□貞王宅后祖乙□亡尤

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中宗大戊崩，弟帝仲丁立」。又曰：「后與後通。史記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此云后祖乙，則非謂河亶甲之子祖乙也。后祖乙卜辭屢見，其字多作[illegible]祖乙[illegible]十牛四[illegible]祖乙[illegible]」。又云：「貞[illegible]祖乙[illegible]物牛四月」。（並見本葉）又云：「貞[illegible]祖乙[illegible]乙卯卜□貞王賓[illegible]祖乙父丁[illegible]亡[illegible]」。又云：「貞[illegible]月」。（卷五第五葉）字又作[illegible]，卜辭云：「甲□□貞翌乙□酒彤于[illegible]祖乙亡[illegible]」。（後編卷上第二十葉）皆以后祖乙三字相連爲文。案卜辭后字異文頗多，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並同上卷二第二十五葉）或作[illegible]，（同上）或作[illegible]，（前編卷六第二十七葉）或作[illegible]，（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其字皆从女从[illegible]；（倒子形卽說文云尤字）或从母从[illegible]象產子之形。其从[illegible]者，卽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或从[illegible]者，與从母、从女同意。故以字形言，此字卽說文育字之或體毓字。毓从每（卽母字）从[illegible]，（倒古文子）與此正同，故產子爲此字之本義。又[illegible]諸形，皆象倒子在人後，故引申爲先後之後，又引申爲繼體君之后。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是后字本象人形。厂當卽[illegible]之譌變，一口亦倒子形之譌變也。后字之義，本从毓義引申，其後

產子之字專用毓育二形，繼體君之字，專用𠫓形，遂成二字。又譌𠫓爲后，而先後之後，又別用一字，說文遂分入三部。其實毓後后三字，本一字也。此后祖乙連言，蓋用爲先後之後。知后祖乙卽武乙者，下有一條后祖乙與父丁連文，考殷諸帝中父名乙子名丁者，盤庚以後，惟小乙，武丁及武乙文丁，而小乙卜辭稱小祖乙，見下則后祖乙必武乙矣。殷諸帝中名乙者六，除帝乙未見卜辭外，皆有祖乙之稱，而各加字以別之。是故高祖乙者，謂大乙也。中宗祖乙者，謂河亶甲子祖乙也。小祖乙者謂小乙也。武祖乙后祖乙者，謂武乙也。卜辭后字又用爲繼體君之后，辭中屢云：『自上甲至于多𠫓衣』。前編卷一第三十葉 案書殷卜辭恆殷庚遷殷以後物 又云：『丁丑之于五𠫓』。前編卷二第二十五葉五見又卷三第二十七葉二十八葉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各一見 又云：『丁丑之于五𠫓』。庚云：『古我前后』，又云：『女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后之勞爾先』。又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云：『先后丕降與女罪疾』。詩商頌云：『商之先后』。是商人稱其先人爲后。是故多后者，猶書言多子多士多方也。五后者，猶詩云三后在天，書言三后成功也。以其義與先後之后相關，故並著之」。案王先生以后祖乙當武乙者誤，二期貞人行旅卽均有毓祖乙之卜辭，且與父丁同見，則爲小乙武丁父子無疑，是后且乙專指小乙；至於武乙，則稱武祖乙，乃五期卜辭矣。

五 續一・十四・八 又二・三・五重 第二期 骨

甲 □□卜貞王宏祖乙歲二宰

案續編拓本作「二羊」，甚清晰，王先生考釋作「三羊」，誤。

六 續一・十二・九 第一期 甲

甲 𠂤于祖乙三牢

𠂤，王先生釋之，此早期研契者一般之錯誤也。

七 續一・十六・二 後上一六・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后祖乙召物四月

乙 貞𠂤勿

丙 丁酉卜卽貞后祖乙召十牛四月

王先生曰：「𠂤字未詳，殆亦用牲之名。上云：『𠂤十牛』下云：『𠂤百羊卯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葉 於大乙、大丁、大甲之後，獨舉祖乙而不及大戊，是亦中宗乃祖乙非大戊之一證矣」。

續一・十四・六 通纂一六六 第三期 骨

甲 □中宗祖乙告□

乙 □吉□

戩壽堂考釋作「中宗祖乙牛吉」，通纂作「……中宗祖乙牛……吉」。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作「……中宗祖乙告」，與余同，吉字爲另一卜辭無問題，惟「中宗祖乙牛」或「中宗祖乙告」，骨版殘缺，未能確定，惟卜辭中單稱祖乙者甚多，遝作「祖乙牛」則未見。王先生曰：「凡卜辭中單稱祖乙者，蓋謂河亶甲之子祖乙；此稱中宗祖乙，所以與他帝名乙者相別也。秦史記殷本紀以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本尚書今文家說，馬鄭古文說於大甲有異說，至以大戊爲中宗，則與今文家同。此云中宗祖乙，與自來尚書說全異，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竹書紀年云：『祖乙滕卽位，是爲中宗，居庇』。今本紀年注云：『祖乙之世，殷道復興，號爲中宗』。本此。又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王也』。以祖乙與大甲武丁並稱，似本周人釋書無逸之說。今以卜辭證之，知紀年是而古今尚書家說非也。又徵之卜辭，則殷人於大甲、祖乙往往並祭，而大戊不與焉。卜辭云：『□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羅氏拓本 又云：『癸丑卜□貞𠂤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後編卷上第二十七葉 又云：『丁亥卜□貞昔乙酉服𠂤御缺大丁大甲祖乙百㞢

八 續一・三十一・三 通纂四〇 佚存八九三 第二期 骨

甲 乙卯卜卽貞王宏后祖乙父丁歲亡尤

乙 □□（卜貞王）宏□亡尤

王先生曰：「此父丁謂文丁，史記作大丁。案湯之子號大丁，武乙之子不應復用其號，紀年作文丁是也。卜辭又謂之文武丁，前編卷一第十一及第十八葉 此單稱父丁者，羅參事曰：『商家以日爲名，殆取十日中一字爲之，不復加他字，金文中每有日甲日乙等是也。而帝王之名稱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丁、中丁者，殆

後世加之以示別，然在嗣位之君，則徑稱其父爲父某，其兄爲兄某，在當時固已了然」。其說甚核。此帝乙時卜祭其祖武乙父文丁之辭，故徑稱父丁矣」。案此說殊誤，卽爲第二期貞人，此爲祖甲時所卜，其前之父丁、武丁也，后且乙者，小乙也。此皆由早期研契者，不知斷代故也。

九　續一・十四・七　第二期　骨

甲　其又升且乙牢又一牛王受又

乙　☒二牢王受又

王先生曰：「牢又一牛，謂於大牢牛羊豕外，又加一牛」。案卜辭之牢，从牛與从羊無別，其含義爲一牛一羊，故曰「牢又一牛，爲二牛一羊也。詳考見牢羞新釋。（刊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册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十　續一・十四・二　藏龜三・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得有牛

乙　貞𠂤于且乙

王先生曰：「取从又貝。孫比部詒讓羅參事並釋爲得」。案釋得甚是。☐乃人名，方國名，習見。如：「貞☐弗其氏王臣」（藏龜一・一）「辛丑貞王命☐𠂤小耤臣」。（前六・十七・六）「貞☐入五十」（乙七一二七）此但舉例而已。足見☐爲方國人名耳。吳其昌氏以爲☐乃「祖丁以至小辛時代之臣僚」。「生蹈重臣顯達之班，故沒亦得列于祀典」。此誤也，☐實武丁時之臣僚，亦爲武丁時之封國。謂其生存於「祖丁至小辛時代」者，乃誤解卜辭耳。孫詒讓曰：「說文本部，臯，气口之進也。从白本。祝曰臯。周禮：詔來瞽臯舞。注：鄭司農云：瞽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鄭康成云：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據後鄭義臯與訹義略同，故多與乎同舉矣」。（契文舉例上）後孫氏又釋臯，「說文臯，大白澤也。从大白。疑甲文諸字亦當爲睪，讀爲澤。古者澤藪爲牧地，或卽衡牧之義歟」。（名原下十一頁）葉玉森曰：「疑臯之所由譌變，許君謂臯俗字，予謂臯乃初文，☐爲後起，臯臯形近，故帝臯一作帝臯，太臯少臯之臯，復繫曰作☐也」。（前編集釋卷一第六十二頁）粹編考釋以爲「此字酷肖魚脊骨之形，當是脊之初文，小篆譌爲垂，後人復誤讀爲乖」。（三十四片）唐立厂以爲象蜥易形，當讀作𠂤。（天壤閣考釋四十四頁）以諸家所釋比較而觀之，則葉氏釋「臯」爲是。疑卽

十一　續一・十五・五　第四期　骨

甲　其☐后

乙　☐羊口口且乙

羊下缺二字，係據戩壽堂釋文。甲辭戩壽堂釋文漏。王先生曰：「羊羅參事釋爲辟，曰：說文角部：『觶用角低卬便也。从牛羊角。詩曰：觶觶角弓』。又土部：『埠，赤剛土也。从土觶省聲』。案觶觶角弓，今毛詩作辟辟，赤剛土之埠，周禮草人『故書作墽，今亦作辟』。辟字不見說文，本當作羊，觶埠二字，以之爲聲。許君云：『觶从牛羊角』，『埠从觶省聲』。蓋不知古本有羊字也」。羊爲赤色牛之專字，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二片。

十二　續一・十六・一　又六・二五・二重　藏龜一七四・二　第一期　甲

甲　口口（卜）王貞☐祖乙☐朕弗☐衎☐

王先生曰：「案衎卽步之繁文」。案衎亦爲方國地名，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三十六片。

第四葉

一　續一・十五・四　第四期　骨

甲　乙丑貞又歲于祖乙

二　續一・十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臺☐

乙　貞賓

丙　貞𠂤于祖乙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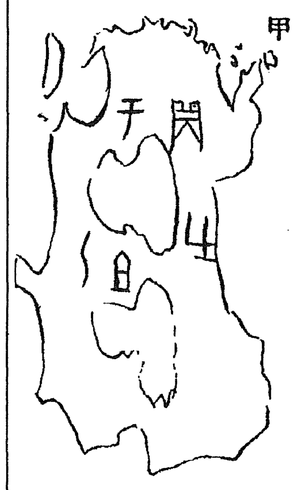
丁　☐𠂤☐

王先生考釋甲辭漏。

三　續一・十四・四　第二期　甲

甲　甲申卜口貞翌乙（酉）且乙歲其又羌

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于且乙

本片係腹甲背面。續編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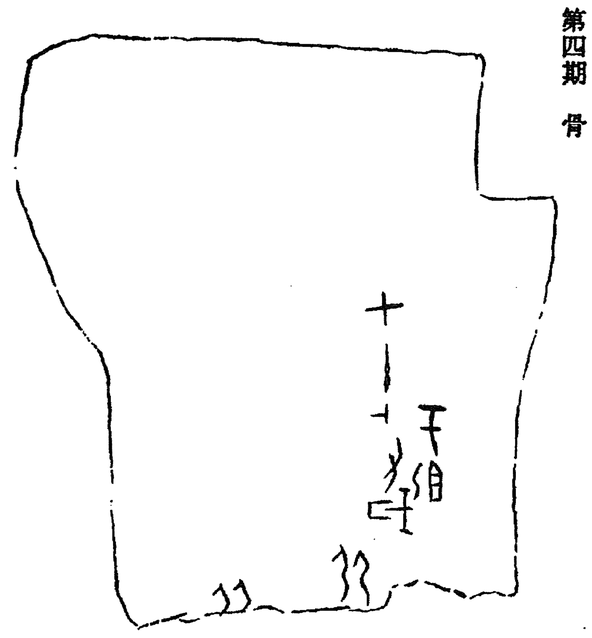
五　續一・十四・五　又一・十六・四重　第三期　骨

甲　☒眾☒

乙　弜先酒眾且乙

胡小石甲骨文例曰：「𠂤　猶暨也。說文𠂤部：𠂤，眾詞與也。隸書皀各繇。案古文皀。案皀𠂤即𠂤之誤。說文目部：𠂤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由目相及引伸爲相暨及，卜辭凡言𠂤誾，皆爲暨。古金文同」。（卷下十八頁）案書禹貢：「蠙珠暨魚」，史記夏本紀作皀。無逸：「爰暨小人」，鄭玄詩譜引作：「爰洎小人」。漢書韋賢傳：「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注：「洎及也」。史傳多用洎爲及。佩觿洎作皀。魏三體石經暨字古文作𠂤，隸書作泉，爾雅釋詁：「暨與也」。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蘬」，注：「蘬至也」。校勘記：「衆經音義十二引作不暨。案暨蘬古今字，莊九年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蘬』。公羊穀梁並作暨」。國語周語：「上求不暨」。注：「暨，至也」。是卜辭之𠂤，與也，及也，至也。本片之「𠂤且乙」乃「至且乙」，非祭名也。

六　第四期　骨



甲　甲午卜又歲于且乙

乙　弜☒

丙　弜☒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曰：「說文：『弜彊也，从二弓』。又『弼輔也，重也从弜丙聲』。案說文說此二字皆誤，弜者，柲之本字。既夕禮有柲注：『柲，弓檠，弛則縛之於裡，備損傷。詩云：竹柲緄縢。今文（萍案阮刻本儀禮作「古文」）柲作柴』。案今毛詩作閉。柲所以輔弓形略如弓，故从二弓，其音當讀如弼，或作柲作柴作閉，皆同音假借也。弜之本義爲弓檠，引申之，則爲輔爲重，又引申之，則爲彊。許君以弜之第三義系於弜下，又以第二義系於弼下，胥失之矣。……弼既从弜，則弜當是聲。上所說弜字之義，亦於此得其證矣」。（觀堂集林卷六）張宗橚云：「弜應讀爲弼，與弗字通。大徐說文誤爲其兩切」。（燕京學報二十八卷弜弗通用考）案卜辭用弜字皆作否定詞。

七　續一・十四・一　佚存一一八　第一期　骨

甲　亡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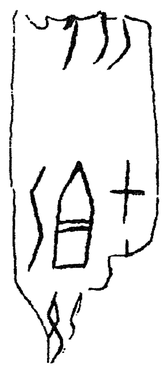
乙　口丑貞王口獸且乙

丙　弜从牧舟

丁　東☒舟☒𠂤口

甲辭殷契佚存已割棄。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又『諾膺也，从言若聲』。案卜辭諸若字，象人擧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古諾與若爲一字，故若字訓爲順，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擇菜之誼，非其朔矣」。（增考中五十六頁）葉玉森曰：「按契文若字，並象一人理髮使順形。易：『有孚之若』。荀注：『若，順也』。卜辭之若，均含順意」。（說契）案亡若猶不若也。左宣三年傳曰：「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注：「若，順也」。正義曰：「文十八年注魑魅山林異氣所生。魑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爲川澤之神」。又郭氏曰：「辭云『若茲不雨帝隹茲邑寵』，乃求晴之卜也，『若』爲虛擬之詞，此例僅見」。（卜通別二）案「若茲」連文，卜辭甚多，不僅此一例也。朱芳圃曰：「說文𠂤部：『獸，守備者也。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从𠂤从犬』。羅振玉曰：『按古獸狩實一字。左氏襄四年傳：「獸臣司原」，注「獸臣虞人」。周禮獸人之職所掌皆王田之事。詩車攻：「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漢張遷碑「帝游上林，問禽獸所有」，石門頌「惡蟲蘜狩」，皆獸狩通用』。（殷虛書契考釋中六九）按羅說是也。獸卽狩之初文。从單，丫丫皆其省形，从犬，會意。說文犬部：『狩，犬田也。从犬守聲』。犬田謂犬田獵。詩秦風駟驖言：『從公于狩』，又云：『載獫猲獢』，是其證矣。蓋單爲獵具，所以捕禽獸，犬知禽獸之跡，故狩必以犬。兩者爲田獵必具之條件，故古人造字，會合兩文以見意」。（商周文字釋叢獸字條）舟从王先生釋。𠂤不識。𠂤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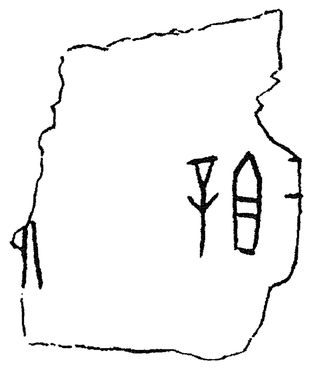
八　第四期　骨



甲　甲𠂤祖乙玆𠂤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釋文漏「甲」字。玆有「此也」「乃也」「今也」諸義。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二十八片。

九　第一期　骨



47

甲　貞勿𢀛于且丁

自本片至十五片，續編研究附錄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對照表俱脫，應補。胡小石氏曰：「𠂤或作𠂤，余緣文義，釋爲『勿𢀛勿伐』之勿」。（甲骨文例下卷）彥堂先生曰：「勿與不弗亡等字略同，皆有否定及禁止之義」。（佚存三十二頁上甲骨學文字篇九卷五頁下引）粹編七片考釋曰：「勿乃笏之初文，古人于笏上書字以備忘，字正像其形」。又四二四片曰：「勿乃笏之初文，象笏形而上有題錄」。案殷商是否已有「笏」，尚待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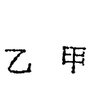
十四　續一・二十・五　藏龜一六七・三　第一期　甲

貞（乎子）漁𢀛于且丁

子漁爲武丁之子。

十五　續一・二十・二　第一期　骨

己巳卜亘貞𠂤于且丁

亘爲第一期貞人。王先生曰：「御卜辭作  ，从午从卩，或作  ，假爲禦字。說文：『禦祭也』」。卜辭有从𠂤之  ，作禦非假字，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九片。

第五葉

48

甲　𠂤祖辛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十　續一・十八・二　第二期　骨

甲　辛酉卜貞王宧且辛歲宰亡尤

乙　辛酉卜行貞王賓叡亡尤

王先生曰：「叡从又持木於示前，亦祭之名」。案  字自祖甲始，即舊派之，乃新舊派祭祀分別之一端。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片。

十一　續一・十八・六　又一・一九・六重　第一期　甲

甲　甲午卜設貞今日雨祖辛𠂤

續編一・一九・六係此片之右半。設爲第一期貞人。

十二　續一・二十一・十　第一期　骨

甲　𠂤且丁𠂤

王先生釋文脫貞人「行」字及「在九月」三字。考釋曰：「从𠂤祭名。𢀛，羅參事釋爲它，卜辭云：『戊寅子卜又𢀛』又云：『戊寅子卜亡它』。前編卷八第十一葉二辭同在一條，而一云：『有𢀛』一云：『亡它』知𢀛它一字矣」。案𢀛文所無，惟劦部有協字，訓「衆之同和也」。方言：「協，合也」。詩邶箋：「祫合也」。是協祫同義，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卜辭之𢀛即是合祭之誼也。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四十七片。王先生所

49

甲　貞勿𢀛于且丁

50

引前編八卷十一頁一片及文武丁卜辭，一作  ，一作，是  它爲一字也。

五 續一・十八・三 第二期 骨

甲 庚辰卜行貞翌辛己彡于祖辛亡 

乙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口于且丁亡 在十二月

王先生釋文甲辭脫「行」字，乙辭脫「」字。

六 續一・十八・四 第二期 骨

甲 ☒于☒

乙 祖丁卣卯東牛王受又

丙 ☒受又

甲辭王先生釋文漏。先生於廿五頁十片曰：「字未詳，疑古勺字。象勺形，一其實也。卽首，于厥文祖考」。彼字與此字正同。彼爲夏祭，當假借爲祡祭之祡，此云：「二一卣二」，則當爲挹鬯之勺，卣所以盛鬯，勺所以挹之，故二者相將」。葉玉森云：「友敦升作，漢臨菑鼎作，與篆文異。前編卷四第二十頁之，與鼎文同。異體作。丶疑象溢米散落形」。（鉤沉乙卷）于思泊曰：「按王氏誤以新爲妣辛合文（萍按此指戩廿五・十片卜辭）又誤刃下于字爲二，遂誤解其句，此言其福新鬯二一卣于某某也。與卣並擧，當爲容器，卽今必字。必疑應讀爲鉍或鉟。金文瓶字作鉟，鉟所以盛鬯，故連言之。卽必，當爲秘之初文。……廣雅釋器：『秘柄也』，秘無散落形，近是。卽必字通之證。爲；惟以爲象溢米散落形，右从勺，與升形迥別。葉誤倒爲，乃升字。父己彝升作，與鼎文同。異體作。丶疑象溢米散落形」。（鉤沉乙卷）于思泊曰：「按王氏誤以新爲妣辛合文（萍按此指戩廿五・十片

三・一：『二示希王』。祖與示可言二，猶必可言二也。……綜之，  卽必字，當爲秘之初文，从从丿，丿示其柄之所在，指事字也。說文以必爲从八弋聲，誤以指事爲形聲，而聲亦不符。契文段必爲祀神之密室，字亦作祕，金文作宓，从宀而密室之義益顯矣」。（駢枝三）續編研究誤乙辭作升，當正。「受又」猶受佑也。

七 續一・二十三・一 第一期 骨

甲 ☒出于南庚☒

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八 續三・三十三・十二 又四・四十・十重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在正月

乙 丙申卜行貞王出亡

丙 貞亡尤

丁 口口（卜）行（貞王宏）羌甲口（亡）

續編四・四十・十片係本片之下半。王先生曰：「羅參事曰羊甲卽陽甲。史記殷本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亡亦猶言亡咎，亡它矣」。案爲羌字，當釋羌甲，羅氏釋羊誤。羌甲卽史記之陽甲。象卜骨

之形，讀爲禍，於卜辭無不通順。別有「告」一家或以作人名者，大誤。「告」實一專門名詞，厥義維何，猶待考定。

九 續一・二十三・六 通纂一〇五 第二期 骨

甲 （己）丑卜行（貞）王宏般庚☒ 三

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漢石經尚書作般庚」。

十 續一・十五・八 通纂九一 第二期 骨

甲 癸巳卜卽貞翌乙未其又于小且乙 五月

王先生釋文脫「五月」。考釋曰：「史記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此小祖乙卽小乙」。

十一 續二・三十・八 第三期 骨

甲 其于小乙受又王受（又）

乙

甲辭稱「受又王受又」，句法特殊。乙辭爲對貞，省略僅餘一「」字，此「」字，承前甲辭而言，則甲辭似有譌敚，容再考。

十二 續一・二十三・七 第三期 骨

甲 其又升小乙宏宗

乙　馭梦

「馭梦」一詞，見於三期及四期，五期則用「延梦」。彥堂先生曰：「馭與御同字。說文：『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按甲骨金文，御與馭爲二字。……馭與御在甲骨文中用雖有別，而含義究竟如何，則不可知，茲仍依載籍中的訓詁，比較之以求其會通。詩小雅六月：『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廣雅釋詁二：『御，進也』。馭同于御，是馭亦訓進。其實，無論馭馬，執策，皆含有驅使前進之義，所以馭御皆訓爲進。……梦梦甲骨文中本是一字，乃繁簡二體。其義則又當爲釐。……釐訓『家福』，說文句讀說之甚詳：『釐祇是福，言家者爲其从里也』。通志引作『蒙福也』。蓋不知而改之。釐者，飲酒受胙之謂，受福于祖宗，故曰家福。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渾言之也。韋昭曰：『祭鬼神之餘肉曰釐』質言之也。家福因从里而言，近於附會。而釐爲祭祀受福，則殷商時代已然，觀卜辭中馭梦，延梦之義，皆有進福受祐意，可以知之」。（釋「馭釐」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六七五頁）

十三　續二・十八・九　第三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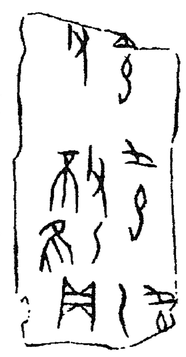
甲　癸酉卜㱿貞帝甲□祐其宰

續編研究脫其出處，釋文有誤，王先生釋文亦有誤，均應正。戩壽堂拓本未剪削，茲再補圖如左：



王先生曰：「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韋昭注：『帝甲，湯後五世也』。案湯之五世孫有河亶甲，然自河亶甲至紂尚十餘世，而自祖甲至紂適得七世，則帝甲卽祖甲審矣。此辭中云：帝甲丁者，丁疑亦祭名，卜辭云：卜貞武丁丁者三，卜貞祖甲丁者二，卜貞康祖丁丁者七，卜貞武乙丁者各二。並見書契前編卷一　則此云帝甲丁，蓋謂帝甲之某祭歟」。帝甲下之「□」爲祊字，祭名是也。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八片。

十四　藏龜二十五・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隹父）乙𢀛

乙　不隹父乙𢀛

丙　（隹）父（乙）𢀛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釋文丙辭爲甲辭，釋「父乙𢀛」爲「又𢀛」，並曰：「又與有通。易上經比初六有孚盈缶，終來有它。有它與亡它對文」。案作又誤，此實「父」字，全片均問父乙之是否爲𢀛也。

十五　續一・三十一・五　第四期　骨

甲　丁未卜龍隹若

乙　☒癸于父丁十

王先生釋文作一條卜辭讀，誤。「癸」字據釋文補。羅振玉曰：「說文解字，

第六葉

一　續一・三十一・八　第二期　骨

甲　丙子卜□貞其夕于父丁

乙　貞母𠂤

丙　（丙子）卜卽（貞翌丁）丑☒父丁

案遺珠七二五片作「其夕父丁」，前一・二六・三作「其夕于父丁」，文例均同。王先生曰：「月亦祭名」。依時代論此𠬜字當釋「夕」，是否釋「月」，或是祭名，尚待考定。

二　續一・三十・一　第二期　甲

甲　丁巳卜行貞王宏父丁升□　在七（月）

乙　貞（王宏）叡

龍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卜辭或从𠂤，卽許君所謂童省，从𠬜象龍形，𠬜其首，卽許君誤以爲从肉者，𠂤其身矣。或省𠂤，但爲首角全身之形，或又增足」。（增考中三十三頁）案釋龍是也。金祖同曰：「按『茲邑龍』，猶之他辭言『大邑商』『天邑商』，殆是地名」。（殷契遺珠考釋四一頁）按釋地名，近是，然亦可能爲人名。

三 續一・三十・五 第二期 骨

甲 辭之「𠂤」王先生釋「亡」，誤。釋文作三條，亦誤。

乙 庚□（卜）貞□亡（尤）

丙 丙寅卜卽貞翌丁卯父丁歲勿牛十月

丁 𠂤字王先生釋「勿」。

四 續一・三十・七 第二期 骨

甲 貞二牢

乙 貞三牢

丙 貞翌丁亥父丁歲勿牛

丁 弜勿牛

丙丁兩辭之「勿牛」，王先生均釋「物」。

五 續一・三十・八 第二期 骨

甲 甲辰（卜行）貞□丁□亡（𢦏）

乙 丙午卜行貞翌丁未𠂤于父丁亡𢦏 在正月

六 續一・三十一・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 三

七 續一・三十一・三 第二期 骨

甲 甲子卜行貞唐歲王其叙

乙 貞弜勿

丙 丙申卜行貞父丁歲勿牛 在五月

丁 貞三牢

王先生釋文甲辭之唐字作「庚□」，其時尚不知乙日祭大乙也。大乙作「唐」尙是祖庚時卜辭。

八 續一・三十一・六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貞于□

乙 □于父丁□𢦏其□壹

王先生釋文乙辭作左行讀，今讀易爲右行。如能綴合，當可得其正確之讀法也。

九 續一・三十一・七 第三期 骨

甲 □于父丁歲勿牛

乙 □于父己□

父己，廩辛康丁之稱祖己也。

十 續一・三十三・一 第三期 骨

甲 □于父己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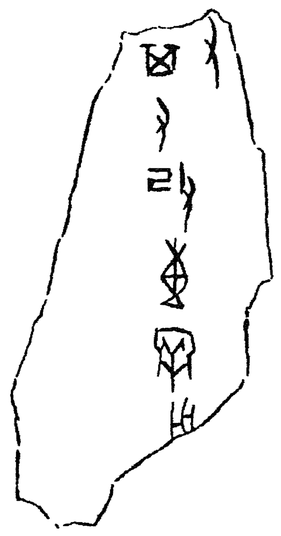
乙 （馭）𢀛

十一 續一・三十二・六 第三期 骨

甲 □其又父己宙宰用（王受）又

甲辭末，王先生又綴一「又」字，細審之當是「王受又」所餘之「又」字也。

續編研究之圖未摹全，茲再補圖如左：



十二 續一・三十三・三 第三期 骨

宙同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二片。

甲 （己）未卜其𠂤于父庚□

王先生釋文父庚下多一「亡」字，此片右上角有殘痕作「𠂤」，恐非「亡」字也。

十三 續一・三十四・三 第三期 骨

甲 父庚又二牢

乙 辛巳卜母癸其日

丙 癸未卜𠂤乞甲伐

丁 又五伐

戊 弜日茲用

此乃習契卜辭，故文多錯亂。王先生釋文「母癸」作「翌癸」；續編研究釋文作「母庚」，係打字之誤，未校出，今正。丙辭之「𠂤」釋「父」不確，此辭當祭「妣甲」。字待考。

第七葉

一 續一・三十三・七 加三十七・四合 續二・二十九・五 新綴四五九 第一期 骨

甲 貞乎取夷

乙 受年

丙　貞乎取夷

丁　受年

戊　貞乎取夷

己　貞𠂤于父辛

庚　貞𠂤于父庚

本片綴合已收入綴合新編四五九片。卽尸字，五期卜辭所常見「正尸方」之尸，亦卽夷字也。彥堂先生曰：「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古文夷作，从尸，尸亦人字。周禮注：『夷之言尸也』者，謂夷卽尸之假借也。金文中東夷淮夷，夷皆作  」。（甲骨文字集釋引）取字於此，乃克邑之義，左昭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箋曰：「不用師徒，猶曰不血刃也」。卽此義。其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一片。父辛父庚係武丁稱殷庚與小辛也。

二　續一・三十三・六　第一期　甲

甲　（辛）未卜王于父辛  𠂤于三羌  勿月

王先生釋文作二條：「甲・口未卜王口  𠂤于口  月」。「乙・于父辛二羊十月」，案當作一條卜辭爲是，「口𠂤于三羌」之「于」猶「與」也。詳見栢根

三　續一・四十一・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于母丙 

續編研究摹本脫「」字，茲補圖如左：

母丙當是武丁之母。

四　續一・四十一・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 

乙　貞母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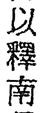
丙　貞不其來

王先生釋文甲辭脫，乙辭作「母丙」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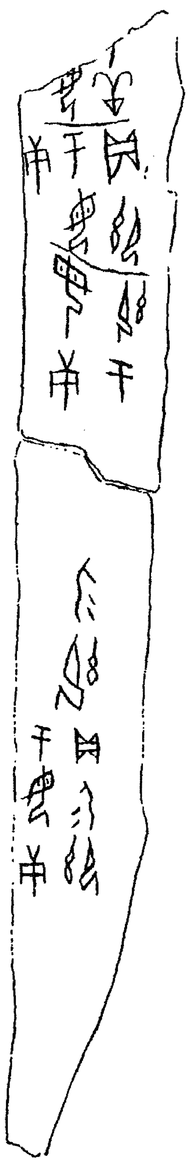
五　續一・四十一・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我  不其 

乙　貞𠂤于母庚二牛

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一片。卜辭南庚之南寫作  形，方向之南作  最多，亦有作  者甚少。而牲名作者最多，作  者亦有，惟爲數不多。最奇者，同一條卜辭中有  ，亦有，外編八片曰：「丁巳卜宂貞賓于王亥十卯十牛三告其从望乘正下」。唐立厂以爲一字，則不應見于同一祭祀用牲之辭，其必二物無疑也。唐氏以南爲青之借字，以作者爲最原始之形。青讀爲穀，郭氏改讀爲穀，其言曰：「說文云：『小豚从豕殼聲』，殼則『从青聲』，故青可假爲穀也。段玉裁云：『左傳晉有先穀字彘子，蓋穀卽穀字。釋獸曰：『貔白狐，其子穀』。異物而同名也」。今卜辭既每以青爲牲而與羊犬同列，自當是小豚，而非白狐子矣。卯青之辭，尙有一例曰：『庚戌卜爭貞，賓于西一犬一青，賓四犬四羊，青二卯十牛』（庫一九八七）賓卯均用牲之法，而青與犬羊牛同用，又于犬羊牛之外，無與豕豚同用之例，此均青當爲穀之證」。（粹編考釋一二六八片）竊意「青」「南」二字，在殷商已渾然不別，祭祀卜辭用牲之名，自以釋青爲是，其正確之寫法應如外編八片之「王亥十」之「」，此爲青之正體，其下之「」，仍以釋南爲是，「青」乃「南」之借字耳。非「南」借「青」字也。詩小雅鼓鐘：「以雅以南」注：「南夷之樂曰南」，殷時以爲祭祖之樂。

六　續一・四十一・八加七　續一・四十一・七合新綴四六〇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牢于母庚

乙　勿牢

丙　牢于母庚

丁　貞牢于母庚

戊　祥母

本片與本葉第七片綴合，續編研究未合。茲補圖如上。

七　本片已與本葉第六片合。

八　續一・四十二・五　第二期　骨

甲　庚申卜王貞其又于母辛　十月
乙　庚申卜王貞母又于祖辛于母辛
乙辭之「母」，恐是「其」字之誤。卜辭每有刻錯者。

九　第二期　骨



甲　丁卯卜卽貞母辛☒　五
本片續編未用。武丁之配有妣辛。

十　續一・四十三・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酒母癸

十一　續一・三十六・六　第四期　骨

67

甲　乙巳卜宂
乙　貞勿乎从弘
宂王先生釋文作「宗」，誤。甲辭僅有「己巳卜宂」或在他處。此與二期「□□卜王」者性質不同。「弘」續編研究釋文作「引」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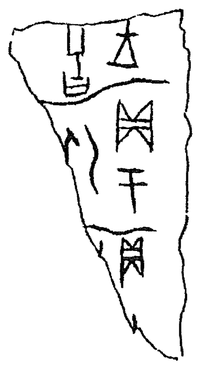
十四　續一・三十五・七　第一期　骨
甲　貞☒于父乙☒
乙　壬午卜宂貞河求
王先生釋文「河」作「妣乙」，誤。

十五　續一・三十五・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
乙　求年于河
丙　☒勿☒侯虎
王先生釋文「河」作「妣乙」，「虎」字未釋。侯虎爲一期之大將。

十六　續一・三十九・四　第四期　甲
甲　帚鼠子于妣己允出𠂤

甲　丁酉卜☒河㠯岳
「河㠯岳」，王先生釋作「妣乙以羊」，誤。㠯卽以，廣雅曰：「以，與也」。詩桑柔曰：「不胥以穀」。儀禮鄉射禮曰：「主人以賓揖」，又曰：「各以其耦進」，大射儀曰：「以耦左還」，箋注並曰：「以猶與也」。詳見王引之經傳釋詞以字條。

十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
乙　貞于河
丙　☒王☒㠯（方）☒
本片續編未用。「河」王先生釋「妣乙」，㠯方卽鬼方，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五片。

十三　續六・十三・十三　第一期　骨

68

乙　□亥不雨　一　□月
鼠，王先生釋「犬」，誤。詳考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十片。𠂤余釋眴，詳考見殷契徵醫四十一頁。

十七　續一・三十八・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妣己弗希帚□
乙　貞乎王□
王先生釋文乙辭脫。希假爲祟，詳考亦見栢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十二片。

第八葉

一　續一・三十九・六　藏龜一・三三・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父庚弗𢦏
乙　不隹妣己
丙　□□（卜）爭（貞）☒
乙辭隹字及丙辭王先生未釋。此武丁稱般庚也。

二　第一期　甲

69

70



甲　☒祐匕庚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釋文作「父庚」，誤。考釋曰：「𠂤，卜辭作𠂤，从示从𠂇。𠂇即石字所从之厂字也。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又厂部有𠂤字，即卜辭殼字所从之𠂤，故知𠂤𠂇一也。𠂤疑祐之省」。說文：「祐宗廟主也」。玉篇：「祐廟主石室也」。左莊十四年傳：「典司宗祐」，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祐于西圃」，注皆曰：「祐藏主石函」。桂馥曰：「石室者，藏木主之石匱也」。此祐字之義，與卜辭之祐殊不相應。卜辭曰：「□亥卜殼貞𠂤南庚☒」（藏龜一二一・二）「貞𠂤大甲于𠂤」（庫一〇六）「☒𠂤大甲𠂤十羌」（遺八六四）「勿𠂤昌」（前六・三・七）皆非「石室」「石函」所能解，蓋𠂤爲祭名耳，其義尚待考。

三　續一・四十・三　第二期　骨

甲　乙巳卜尹貞王宅妣庚歲叙亡尤

乙　貞亡尤

丙　□□卜宅☒福（亡）𡆥　在九月

四　續一・四十・二　第二期　骨

甲　壬寅卜即貞王出亡𡆥

乙　□□卜即貞歲于妣庚

「王出」爲治兵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左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曰：「出曰治兵，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振，整也，旅，衆也」。

五　續一・四十・一　第二期　骨

甲　己未（卜行）貞翌（庚申又于）兄庚歲

乙　貞勿牛

丙　（己）未卜行（貞）翌庚申又于妣庚

六　續一・四十・四　第三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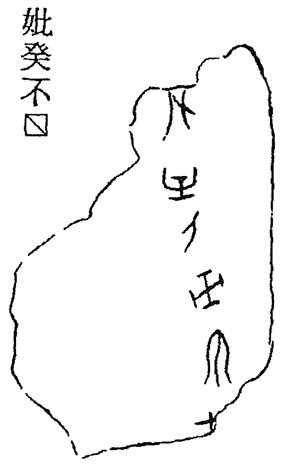
甲　貞弜□妣辛在[illegible]且

乙　乙卯卜[illegible]貞其一牛

丙　☒牛

睨爲三期貞人，[illegible]字不識。

七　佚存九一九　第四期　骨



甲　☒𠂤妣癸不☒

本片續編未用。

八　續一・四四・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弜先

乙　庚寅卜行貞兄庚歲先日

丙　（貞王）宅（歲）亡（尤）　在□（月）

甲辭，王先生讀「先貞弜」，誤。

九　續五・二十四・十一　第一期　骨

甲　壬辰（卜）□貞翌□□𠂤于兄□

乙　庚子卜

壬辰至庚子相距八日，翌爲明日，然卜辭亦可爲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不等（見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十九頁），故不能加以推測。

十　續一・五十一・一　通纂一一七　第二期　骨

甲　甲子卜□貞王宅（叙）亡尤　一

乙　（甲）子卜即貞王宅虎甲叙亡尤　一

丙　庚□（卜）□貞（王宅）叙（亡尤）　二

丁　貞亡尤

戊　☒尤

續編研究於本片之出處誤列「佚存八九〇片」，應刪。佚存八九〇片乃戩壽堂九頁四片與本片爲同文異版。王先生釋文丙辭與戊辭皆脫。考釋曰：「[illegible]甲蓋亦殷先祖之名，未詳」。彥堂先生以字像虎形，乃釋「虎甲」，撰斷代例時謂即沃甲，至撰殷曆譜時乃改正爲相當於史記殷本紀之陽甲。其釋虎甲，在斷代例中有說，其言曰：「虎甲即沃甲，有虎祖丁即沃丁可證。虎甲之辭，凡十一見。……虎字作高額，侈口，修尾，張牙，爪露之形，皆爲虎之特徵。虎爲殷時國名，前編（六・三六）有虎方之辭，稱虎丁虎甲或因會伐虎方之故。如

十一 甲 乙

羌甲，亦必與羌人有特殊關係」。（斷代研究例集刊外編一・上三三四頁）吳其昌氏稱之：「今按董氏定之爲虎甲，實至確不易，但當增從「口」作「」耳」。（殷虛書契解詁二〇四頁）郭氏於卜辭通纂一一八片曰：「甲乃殷王名。羅振玉未識，云：『或省甲字，或增，殆是一人』。（殷釋上十一）余謂乃象字，或增者，乃从口象聲之字，蓋餘之別構也。象餘與陽同部，則象甲若喙甲卽陽甲矣。證以此片，喙甲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考之史記，南庚與小辛之間爲陽甲盤庚，此喙甲亦正自陽甲，小辛之上所缺一帝名則盤庚也」。吳其昌氏駁之，其中說字形者，頗爲中肯，曰：「其三則卜辭中實自有『象』字，……皆宛肖一象，其特點爲捲鼻、凸額，碩腹，柱足。與此『虎』字作諸形，植尾露爪之態，決不能溷淆無別矣。（雖亦有不植尾露爪者，乃省筆，非正字）。其四則卜辭中實自有『陽』字，其字作（前五・四二・五）明白無譌，可以覆按。更不必假『喙甲』若『象甲』爲『陽甲』」。（解詁二〇三頁）

甲 續一・五一・三 第二期 骨

十二 甲 貞亡（𡆥）

乙 甲子卜行貞王宏羌甲彡亡𡆥

甲 丁酉卜貞𠂤于乙伐往

本片續編未用。「乙」王先生未釋。

十六 續一・四十五・五 佚存八七四 第二期 骨

甲 丙（子）卜𠂤

乙 乙亥卜中貞曰其𠂤于丁東三宰 九月

丙 （丙）子卜𠂤

中爲第二期貞人。

十七 續一・四十八・五 第二期 骨



十三 甲 續一・四十六・五 第二期 骨

貞𠂤中子𠂤𠂤

乙 貞从眾

丙 𠂤歲𠂤酒𠂤

十四 甲 「中子」王先生釋「中巳」。「」釋皿。乙辭「」當是「弜」之誤。

續一・四五・六 第二期 骨

甲子卜卽貞告于丁酒亡𡆥

十五 第一期 骨

續編研究所附戩壽堂對照表，誤列出處於十五片下，應正。

甲 丁亥卜卽貞其𠂤于小丁

王先生釋文脫「貞」字。考釋曰：「小丁當謂沃丁武丁等，對大丁言，則沃丁爲小，對祖丁言，則武丁爲小。猶大甲之後有小甲，祖乙之後有小乙，祖辛之後有小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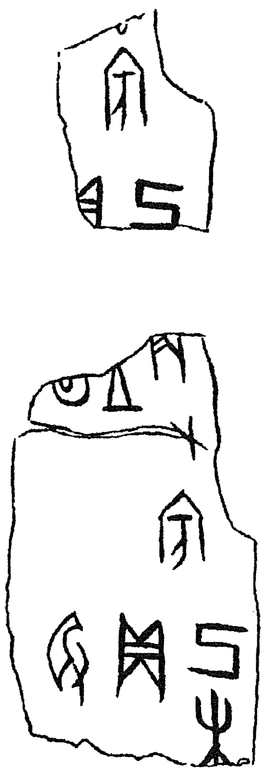
第九葉

一 續五・十八・五 又六・十七・四重 第一期 甲

甲 （戊）辰卜宂（貞）王𠂤

乙 己未（卜）𠂤貞𠂤取𠂤

本片戩壽堂之拓本僅殘存「宂己貞」三字，續編拓本較全，故續編研究以之入錄，今之釋文，亦依續編之拓本。兩者爲同文異版，宂字之書體可證也，並不是戩壽堂先殘而後續編恢復完全也。茲將兩者圖之如左：



王先生據戩壽堂之殘片作釋文曰：「上缺賓祖己下缺」，是誤認「貞」之半邊爲「且」字從而爲之考釋曰：「此祖己，恐非書高宗肜日之祖己。殷人於先王自王父以上皆稱祖，卽有他號者，亦或但稱之曰祖某，如小乙武丁亦稱祖乙祖丁。此祖己稱王賓與諸先王禮同，疑謂雍己或孝己也。詳見余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此殆文不對題，完全錯誤也。

二 續一・四十八・二 第三期 骨

甲 其射三宰卣伊

乙 ☒卣☒

續編僅拓甲辭，乙辭已刪去。

三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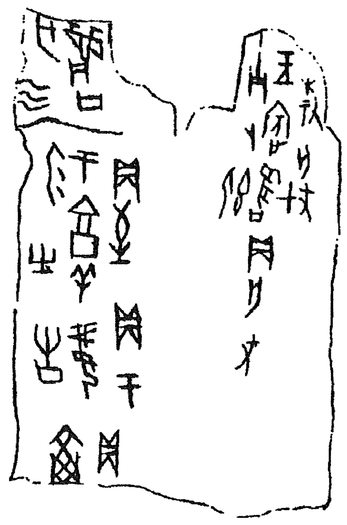


甲 己未王（卜）貞伊口羊眾牛

王先生釋文「牛缺」下尙有一「日」字，拓本不清楚，殊難辨認，釋文從闕。

王先生曰：「伊謂伊尹，他辭云：『癸酉卜貞大乙伊其』。下缺後編卷上第廿二葉 伊與大乙並言，當爲伊尹之略矣」。

四 佚存八九〇 第二期 骨



甲 貞口

乙 貞于娥告

丙 貞至于亳勿𡆥

丁 ☒☒☒亡𡆥

戊 甲子卜卽（貞）王宮虎甲叡亡尤

己 貞亡尤

本片戩壽堂拓本，殊不清晰，茲據佚存八九〇片摹，較王先生釋文多戊己兩條。

五 續六・二十一・四 藏龜二七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子央豕于娥

乙 ☒𡆥（來）媧

，彥堂先生釋央，是也。（見丁山甲骨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四頁引）央孳乳爲鞅。周禮春官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纓今馬鞅」。疏云：「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釋名釋車：「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詩北山：「或王事鞅掌」，鄭箋：「鞅猶何也，謂如馬之何車」。之在頸部，猶如馬之荷車；用力在兩肩之上，亦猶纓絡之夾馬頸也。豕，去勢豕也，閒匡齋說，詳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十一片。媧字一期作，二期作，三期以後則未見。此字實卽許書之艱，艱之籀文作「」，卽承二期之「」字來，今經典作「艱」。說文訓「土難治也」，當非朔誼。卜辭之用艱字，「𠂤來艱」與「亡來艱」爲最多。不論「𠂤來」或「亡」，「艱」必稱「來」，「其𠂤來艱」下，或加「自西」「自北

」，而繼之以「某某告」云云，似此「艱」爲職司傳遞消息之人，亦有關報告軍情者。

六 續五・二十四・七 第一期 甲

甲 貞不隹多介𢦏

乙 丁巳

王先生曰：「多介人名」。吳其昌亦以「多介」爲人名，而以「多父」「多父」爲一人，定於羊甲小辛之世。（殷虛書契解詁一五七片）案吳氏之說誤，卜辭尙有「多介旦戊」（藏龜八〇・三）一多介兄」，（拾二・一五）「多介子」，（乙二〇四〇）諸稱，又有稱「七介」者，（前一・四三・四）終莫能明其究竟也。

七 續一・五十・一 鐵雲藏龜拾零四四 甲骨續存二・七四九 第四期 骨

甲 弜又歲

乙 辛亥又賣干

丙 辛亥卜又賣干岳

丁 辛亥卜又賣于河

戊 辛亥卜又賣于

己 辛亥其

庚　壬子卜又于 

本片戩壽堂與續編均折其上半，玆據鐵雲藏龜拾零四十四片摹全。王先生曰：「  人名，羅參事釋爲羔」。案此是第四期之岳，作形，與一期之  上部之  截然不同也。河岳爲地祇。王先生曰：「兕亦人名」。案  爲先公，究爲誰人尚不明。字不識。

八　續一・四十八・七　第一期　骨

甲　貞追氏牛

乙　☒于岳

王先生曰：「疑追字之省」。案釋追是。氏于思泊謂通作底，訓致。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三十一片。

九　續一・四十六・八　第二期　骨

甲　丙寅（卜）卽貞☐黃尹

王先生曰：「羅參事釋寅父，然卜辭寅字皆从矢，而人名之尹，皆从大，疑非寅字也。確是尹字」。王襄曰：「疑古黃字異文」。（簠室考釋地望四頁）其後郭氏撰釋黃以爲古之佩玉。更以契文之（前編卷二第十八葉）（前編卷七第十二葉）亦「必爲古佩玉之圖形無疑，卽黃之初字矣」。（金文叢考）黃尹卽阿衡伊尹也。

生漏。

十二　續三・十四・三　第一期　骨

甲　（辛未卜☐貞王于）生（七月入）于（商）

乙　辛未卜爭貞王于生七月入于商

丙　辛未卜爭貞王勿牢　四

十三　續三・十三・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歸

乙　貞歸

丙　貞勿歸于商

丁　☒賚☒

乙辭「貞」字未刻全。說文：「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自聲，籀文省」。歸以自爲聲，契文正从帚自聲。許訓殆是古誼。卜辭無「女嫁」之意。廣雅釋詁一：「歸往也」。釋言：「歸返也」。金璋五八六片：「命望乘先歸田」，歸卽往也。乙二八八片曰：「勿乎省歸」則返也。亦有以歸爲國名者，粹一一八〇片曰：「☒伐歸白☒受又」。水經注江水注：「秭歸縣，歸子國也」。或卽此也。

十四　續三・十五・一　藏龜一八六・一　第一期　骨

甲　丁酉卜殼貞來乙巳王入于

王先生曰：「  地名」。按卜辭地名作，分晚之字作  ，分別殊嚴，昔人皆不分。

十五　續三・二十八・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往于

王先生曰：「卜辭往來之往，皆作  ，从止王聲。說文：『，艸木妄生也。从屮在土上』。字形旣譌，遂生異訓，實則徃之本字當如此作。  亦地名」。

十六　續三・三十四・三　第二期　甲

甲　☐☐卜☒止☒亡☒

乙　☐子卜☒出于☒福☒

十七　續三・十五・二　第五期　骨

甲　不雨

乙　其雨

丙　翌日辛王其徙于向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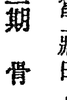
徵與徵與踐同，訓行訓往。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六十一片。

第十葉

一 續四・二十六・二 之餘十二・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翌辛亥乎帚姘𡆥于殼京

本片戩壽堂對照表誤爲「續四・二十五・二」。應正。

王先生曰：「殼卜辭作  ，他辭或作  ，从石上加飾，象磬之形。又攴以擊之，與鼓字同意。此爲地名」。

二 續三・十五・三 第三期 骨

甲 翌日戊王其（田口亡） 大吉

乙 于向亡 吉

丙 于向亡 吉

丁 吉

甲辭王先生釋文「王」下有「其」字，今據補，並增「田口亡」，蓋此類爲田獵卜辭也。又大吉與三吉字作一條卜辭。

三 續三・十六・五 第三期 骨

甲 吉

乙 今日☒徵☒亡（）

丙 于宮亡

王先生釋文乙辭無「徵」字。

四 續五・二十四・十 第三期 骨

甲 于河求

乙 ☒省☒

王先生釋文「河」作「沚」。省字缺刻橫畫，釋文漏。

五 續三・十七・五 第三期 骨

甲 □□（卜貞王田）于亡（）

釋文作：「于亡（下缺）」。未補缺文。王先生曰：「，當卽鄂侯之鄂」。案當讀爲喪，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二十一片。

六 續三・十七・二 又三・十七・六重出 第三期 骨

甲 辛（酉卜）貞（王其）田口（亡）

乙 壬戌卜貞王其田亡（）

丙 （癸亥）卜（貞王）其田口（亡）

七 續三・三十三・七 第二期 骨

甲 翌日戊王其田从☒

續編研究釋文作「戊戌」，今從王先生釋作「戊王」，拓本不清晰，依留存之筆畫當釋「戌」，依辭例以釋「王」爲是。「从」字亦從左半辨認，此爲地名，王先生未釋。

八 續三・二十五・三 第三期 骨

甲 叀麥田亡

乙 其田麥

金文禽字作禽鼎大祝禽鼎，契文作，象持畢之形，乃禽之初文。禽卽擒字。麥爲地名。

九 續三・二十五・二 第三期 骨

甲 叀☐若☐田湄日亡

地名字不識。楊遇夫曰：「湄日者，湄當爲瀰，瀰日謂終日也」。（甲文說）案自第三期起，田獵卜辭多繫以「湄日亡」。說文：「湄水草交爲湄」。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儀禮士喪禮注：「巫掌招瀰以除疾病」，疏曰：「瀰讀爲敉」左定六年傳彌子瑕，大戴作迷。麋敉迷俱从米聲，而與湄瀰通，是湄與瀰亦相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彌山跨谷」，注：「滿也」。然則「湄日」乃「滿日」也，猶今言「整天」耳。屈氏甲編考釋亦有此說，惟舉證完全不同。

十 續三・十五・四 第三期 骨

甲 辛卯卜貞王其田向亡

十一 續三・十五・五 第三期 骨

甲 王午卜貞王其田向亡

乙 乙酉卜貞王其田莫亡

向莫皆地名。

第十一葉

一 續三・三十二・十 第二期 骨

甲 乙亥卜口貞王其田亡在六月

王先生曰：「卜辭或云亡，或云亡。說文：傷也，害也。二字音義竝同」。

二 續三・二十五・七 第四期 骨

甲 叀畫田亡

王先生曰：「疑古畫字。象錯畫之形。吳尊蓋畫作，象伯敦蓋作

」。案釋畫甚確，彥堂先生曰：「畫之地果何在？今日可考者，則爲臨淄西南之一小邑。孟子：『孟子去齊宿于畫』，卽其地。……史記田單列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集解引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據此可知，畫在戰國時，爲齊西南之近邑，其地當甚古。殷稱東畫，齊正在殷之東，是卽戰國時畫邑無疑矣」。（東畫與漕見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五册）

三　續三・二十五・四　第四期　骨

甲　叀目田亡𢦏

乙　叀（田）亡𢦏

「目田」續編研究誤作「省田」。王先生釋爲「殷」。茲將此版卜骨重摹如左：



四　第四期　骨



甲　王囚漕

乙　叀（田）亡𢦏

本片續編未用。　董彥堂先生曰：「漕字見于第四五期，爲後起之字，當爲畫水合文，亦「畫」之繁寫。漕水在齊臨淄附近，畫之地當因此水而得名。漕之記載，見于風俗通義：『孟嘗君逐于齊，見反，譚子迎于漕』。孟嘗反齊，譚子迎之，其地自當在齊之附近。齊乘稱：『漕水，俗謂之淀河，北經臨淄城北，系水入焉』。水經淄水注云：『又有漕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漕中也。俗以漕水爲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漕，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歜不受，自縊而死』。此可証漕水卽畫地所在，孟子去齊宿畫，卽指此漕」，而王歜墓在漕水南，亦卽畫邑所在」。（東畫與漕見同前）

五　第四期　骨



甲　叀口（田）亡𢦏

乙　叀𢦏田亡𢦏

六　續三・三十三・十又六・二〇・四重　第四期　骨

甲　从口亡每

乙　叀孟田亡𢦏

丙　囚亡𢦏

每王先生釋「敏」，蓋从羅氏說。彥堂先生曰：「每當讀爲晦，與啓相對，晦陰啓晴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此「每」之義也。卜辭云：「弗每」猶言「无咎」。公羊襄二十九年傳：「尙速有悔於予身」。注：「咎也」。此又一義也。釋敏殆非。

七　續三・二十五・六　第三期　骨

甲　王叀孟田省亡𢦏

說文曰：「省視也」。爾雅釋詁：「省察也」。禮記樂記：「省其文采」，注：「猶審也」。中庸：「日省月試」，注：「考校其成功也」。荀子王制：「省農功」，注：「觀也」。是皆王省之義也。

八　續三・二十三・六　第三期　骨

甲　弜囚

乙　孟田弜省

九　續三・十六・四　第三期　骨

甲　其𡆥于宮田亡（𢦏）

乙　弜

十　續五・二十四・九　第三期　骨

甲　辛巳囚

乙　其每弜田

丙　囚田

十一　續三・六・二　第一期　骨

甲　丁己卜口貞囚

乙　庚申卜爭貞乎伐𠂤方受㞢又

爭爲第一期貞人。根據八月乙酉月食，其任職會下延至祖庚時。胡小石釋爭，于思泊駢枝三更証成之。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三十五片。王先生曰：「𠂤方國名。孫比部釋爲昌方，然昌字無作𠂤之理。惟卜辭吉字或作𠂤，（前編卷七第二十二及二十七葉又屢見他處）或作𠂤，（前編卷七葉）與𠂤相似，然無由證𠂤𠂤之爲一字也。卜辭云：『土方征于我東鄙𠂤二邑，𠂤方亦牧我西鄙田』（書契菁華則其國在殷之西矣」。案𠂤方卽鬼方，殷曆譜下編卷九武丁日譜有考，余於夏商周文化異同考，（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號）及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五片亦有考釋。

十二　續三・四・四　佚存十九　第一期　骨

甲　戊辰卜方貞登人乎往伐𠂤方

王先生曰：「古金文以㚔爲鄧，此㚔殆卽㚔字。說文𠂤部：『登上車也，从𠂤豆。象登車形。𠂤，籀文从収』。與契文悉合。豆部曰：『，禮器也。廿持肉在豆上。讀若鐙』。登名𠂤實一字，王國維先生曰：『周時之豆不盛黍稷，而盛葅醢，故𠂤廿字从肉在豆中』。（史籀篇疏証）段玉裁曰：『籀文省㚔廿之肉，

小篆併肉収省之』。是皆登名𠂤一字之証。禮記玉藻：『登席不由前』。注：『升也』。周禮羊人：『登其首』，注：『升也』。禮記月令：『農乃登麥』。注：『進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注：『上也』。是登有『升』『進』『上』之義，而廣雅釋訓：『登，登衆也』。眞卽卜辭之『登人』矣。王襄曰：『登人疑卽周禮大司馬比軍衆之事，將有征伐，故先聚衆』。彥堂先生曰：『殷代征伐方國，必隨時『登人』，亦作『収人』，殆卽徵兵之義』。（殷曆譜上編卷九武丁日譜）楊遇夫於三十四年九日接到所贈殷曆譜時，見彥堂先生此說，極表同意，並補登徵音同通假之說，其言曰：『王氏明登字之意，是矣，而未能言其本字當爲何字。余以聲類求之，登蓋當讀爲徵。說文八篇上壬部云：『徵召也』，登徵古音同在登部，又同是端母字，聲亦相同，故得相通也』。（甲文說）案楊說以古音求之，自可相通，然在殷商之時未必卽以『登』爲『徵』也。卜辭尙有『登黍』，粹二六九片曰：『東登黍徂于南庚茲用』。亦稱『黍登』，甲八九九片曰：『辛未卜酒黍登且乙乙亥』。有『登米』，粹九〇九片曰：『癸巳貞乙未王其登米』。有『登鬯』，粹九一〇片曰：『其登新鬯二牛用』，有不明所登爲何物者，如後上二八・十一片曰：『貞由子漁登于大示』。庫一〇二一片曰：『

庚辰卜卽貞王宏登眾歲亡尤」。言「王宏登」者，字又作「𠂤𠂤」，續一・二六・三十片曰：「甲申卜貞王宏𠂤𠂤且甲亡尤」。因登字用于祭祀故又加𠂤作「𠂤」，掇一・三九六片曰：「辛酉卜王其𠂤新鬯𠂤」。凡此皆不必以「徵」爲「登」，而謂卜辭之「登人」爲「登衆」可矣，其他諸登字，則「升也」「進也」「上也」。於經典皆有徵也。

十三　續三・五・一　又三・六・六重　第一期　骨

甲　癸酉卜爭貞王勿逆伐𠂤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㞢又）

本片拓本右下角均分離，故三・六・六重片卽遺去。王先生釋逆是，說文：「逆迎也。从辵𠂤聲」。案逆與迎，古通用。禹貢：「同爲逆河」，今文尙書漢書溝洫志並爲「同爲迎河」。周禮小祝：「逆時雨」，鄭注：「逆迎也」。然則「逆伐𠂤方」者，𠂤方來犯，而迎頭痛伐也。

第十二葉

一　續三・五・六　第一期　骨

甲　乙巳卜殼貞弗其受𠂤方又

二　續三・七・六　第一期　骨

甲　王伐𠂤方受㞢又

乙　貞王㞢曰于止㞢

楊遇夫云：「曰字義與謂同」。（甲文說）止者，趾也。儀禮士昏禮：「北止」，注：「足也。古文止作趾」。案「足」字於此，不辭。此「止」字當訓「禮」，詩小旻：「國雖靡止」，箋：「禮也」。廣雅釋言：「止，禮也」。又幽通賦：「姜本支乎三趾」，注：「禮也」。「㞢」固爲禮之一種也。

三　續三・七・七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方不亦出

本片王先生考釋脫漏，故本葉十四片，僅釋十三片，以第四片作第三片考釋，以下卽順次短一號。胡小石曰：「亦爲承上之詞。書康誥云：『亦惟君惟曰其汝奭，罔不在大，亦不在小』是也。昭十七年公羊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凡卜辭用亦語，必疊雙，或有省上文者，其例殊少」。（甲骨文例）楊遇夫曰：「王襄讀亦爲夜，非確詁也。愚謂亦者又也，又者一事而再見之辭也」。（甲文說）案亦爲語詞，說文段玉裁注曰：「按經傳之亦，有上有所蒙者，有上無所蒙者。論語：『不亦說乎』、『亦可宗也』、『亦可以弗畔』、『亦可以爲成人矣』，皆上無所蒙」。徐灝曰：『論語學而篇皇疏云：『亦重也』。蓋語詞之亦多承上文而言，故有重累義，其上無所承者，亦申述上文之詞耳」。

（說文段注箋）卜辭云：「癸巳卜殼貞旬亡𡆥丁酉雨己雨庚亦雨」（續四・一〇・一）「王固曰丁丑其出𡆥不吉其隹甲出𡆥吉其隹辛出𡆥亦不吉」（丙一八）此所謂上有所蒙也。卜辭又曰：「貞今夕不其亦雨」，（存二・一二三）「貞𠂤方其亦出」。（林二・一九・五）「丁巳卜方其亦圍」。（京二九八六）此上無所蒙者，兩者卜辭之「亦」皆有之。

續三・七・八　又四・十八・五重　第一期　骨

甲　庚𠂤

乙　貞勿乎𡆥𠂤方

丙　貞翌庚辰不雨

丁　勿出于河

王先生釋文作第三片，甲辭亦漏。王先生曰：「𡆥，古文望字」。案說文壬部：「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𡆥古文望省」。又亡部：「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𡆥省聲」。望望本一字，契文作𠦂，卽說文之古文也。从臣實目字，从壬實人字。其初誼爲用目遠眺，故爲望字。其後因月滿與日相望，遂加「月」成望字。又因出亡在外，望其還，遂去「臣」字加「亡」爲「望」字。孔廣居曰：「日月相望，出亡望還，皆瞻望義也。或加月作望以會其意，或省臣加亡以諧其聲，皆後世之煩文，三字本屬一義，乃許氏以望專訓日月相望，以望專訓出亡望還，未免太泥」。（說文疑疑）孔氏不知有甲骨，而此論極精，深佩古人卓見。卜辭用𡆥字，以「𡆥乘」一名爲最多，亦有單用一「𡆥」者，瞻𡆥之義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是卜辭之望，亦望敵也。

五　續三・八・三　藏龜三十二・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方其亦出

本片與十二・二片可能爲一骨所折。王先生釋文作第四片。

六　續三・六・四　又三・三六・四重　藏龜七一・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方其出不𡆥

乙　貞宙𡆥乎取

丙　貞王勿曰𠂤

王先生釋文作第五片。段注說文曰：「𠂤，春去麥皮也，从臼干聲，一曰干究釋𡆥）可商。釋名釋用器曰：「𠂤，插也。插地起土也」。此實後起之義也。

七　續三・八・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𡆥

乙　貞乎𡆥𠂤方

王先生釋文作第六片。

八　續三・八・八　藏龜一二一・四　第一期　骨

甲　𡆥𡆥𡆥𠂤方出

王先生釋文作第七片。

九　續三・五・四　第一期　甲

甲　戊子卜殼貞旬𠂤方于𡆥

王先生釋文作第八片。考釋曰：「句卜辭作𠂤，从亡人。說文引逸安說：『亡人爲句』。此字正同。師奎父鼎作𠂤亦同」。案小徐說文繫傳曰：「伍子胥出亡，句食於吳市也」。此與晉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同。（國語晉語又左僖二十三年傳）　廣雅釋詁三：「句求也」。通俗文：「求願曰句」。此句字之義也。

十　續三・七・三　第一期　甲

甲　戊午卜爭貞三命伐𠂤方受𠂤又

王先生釋文作第九片。「伐」字作「代」。三于思泊釋气。以金文作𠂤証之，釋气是也。其言曰：「卜辭三既爲气，其用法有三：一爲气求之气，一爲迄至之迄，」讀爲終止之訖。迄訖經傳每互作無別。爾雅釋詁：「迄至也」，詩生民：「以迄於今」，傳：「迄至也」。書禹貢：「聲教訖于四海」，言聲教至于四海也。爾雅釋詁：「訖止也」。止與終同訓，止與至義相因。迄訖古並省作气，：：總之，气字初文作三，降及周代，以其與上下合文，及紀數三字易揖，上畫彎曲作𠂤，又上下畫均曲作𠂤，以資識別。在金文古玉銘古陶文古鉩文中，雖上下畫有彎曲之分，然橫畫皆平，中畫皆短，其嬗演之迹，固相銜也。气訓气求，迄至，訖終，於文義，於詞例，無不相符，然則三爲气之初文，斷可識矣」。（駢枝）

十一　續三・八・六　又六・二十三・十二重　通纂四八〇　加　凡將　十八・四　續　三・六・一合

新綴三三七　第一期　骨



甲 ☒乎☒

乙 貞勿隹王往

丙 貞乎多臣伐 ☐方

丁 貞宙王往伐 ☐方

戊 貞宙王往伐 ☐

本片與續三・六・三合，茲補圖如上。

王先生釋文作第十片。續編研究於續三・八・六片下應作「本片爲戩十二・十一，與本卷六・三片綴合」應改正。又戩壽堂對照表於十二頁十一片下應再加「與續三・六・三合一一句。

十二 續三・九・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 ☐ 其余今茲余其圍土方 ☐☒

王先生釋文作第十一片。本片戩壽堂拓本極模糊，僅一部份文字可辨。王先生釋文作「貞□人曰□余今□余其正土方土下缺」今審視續編拓本，略有是正，但不敢必其正確也。

十三 續三・九・五 通纂五〇六 第一期 骨

甲 甲寅卜爭貞戉其隻圍土方 一月

乙 乙丑卜亘貞弗其☐

王先生釋文作第十三片。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戉，斧也，从戈𠂤聲』。案戉字象形，非形聲，古金文或作 戉尊 與此同」。（殷虛書契考釋四十六頁）葉玉森曰：「戉乃國名，疑越省」。（鈎沈四頁）案戉父癸甗作 ，與契文最近。戉爲地名，方國名，是否卽爲後世之越，待考。孫海波曰：「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古文以爲獲字，象捕鳥在手之形」。（甲骨文編四卷）☐ 圍字，非一正」字。詳釋 。見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册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第十三葉

一 續三・九・三 藏龜一六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我弗其受土方又 十一月

王先生釋文誤作「我其弗」。

二 續三・十二・三 藏龜二二二・二 第一期 骨

甲 ☒其伐下 七（月）

王先生釋文誤七月之「七」爲「在」。考釋曰：「土方下 皆國名」。

三 續三・十二・二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今 王勿从 乘伐下 弗其受（𡆥）又

王先生曰：「乘卜辭作 ，象人乘木之形。虢季子白盤：『王錫乘馬』之乘作 正與此同」。

四 續三・十一・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今 王勿伐下 弗其（受𡆥又）

五 續三・十二・五 佚存二三 ☐戩三十五・八 續四・二八・一 佚存二三 第一期 骨

甲 己巳卜☐貞犬☐其𡆥☒

乙 辛巳卜設貞王宙 （侯）伐 （方）受（𡆥又）

丙 乙未帚赦示屯 爭

本片骨版與骨 ☐，戩壽堂與續編，均分編兩處，茲據殷契佚存所載，復歸一處。續編研究卷三之十二・五片，在「☐卽續編四・二八・一片」下，應加「戩三十五・八片」六字。又卷四之二十八・一片之說明應加「戩三十五・八片，與本片骨版與骨 ☐，戩壽堂與續編，均分編兩處，茲據殷契佚存所載，復歸一處。續編研究卷三之十二・五片，在「☐卽續編四・二八・一片」下，應加「戩三十五・八片」六字。又卷四之二十八・一片之說明應加「戩三十五・八片」六字於「☐」字下。王先生曰：「 字未詳。毛公鼎有 字，殆與此爲一字。 象盛物之器，从 从 其意一也。又召伯虎敦有 字，从兩 相背。此从兩 相向，疑亦一字。皆釋爲庸，雖無確證，然卜辭有 侯，前編卷四第四十四頁 其辭曰：「貞今☐从 侯 方受之又」，與此辭紀事略同，而語加詳。則 者國名，疑卽邘之鄘，商器中屢見北子，卽邘子 卜辭又有鄘侯，則邘鄘固殷之舊國矣。此辭中伐下一字未全，彼辭作 ，亦國名」。案王先生釋鄘，字形不類，丁山釋蒙，郭氏釋匡，均非。字當从唐立厂釋倉，其言曰：「 則像 在合中，與會倉同意。依象意聲化之例，當是從合 聲。說文有牄字，從倉 聲，許引書『鳥獸牄牄』，或以爲蹌之俗字，然俗字必有所取義，如蟲魚之名，悉增蟲魚之旁，是牄之从 ，又何爲乎？此可見牄是古字。公羊傳定十四年有頓子牄，左傳作胖，則說文以爲 聲者，必有所本。疑牄卽 字所孳乳，後人罕覩 字，遂改 爲倉耳。卜辭爲國名，疑卽蔣國，周滅殷後，以封同姓者。地在今河南固始西北」。（天壤閣考釋六十二頁）按 字溼見於一期，卜辭通纂別二・八片有「 」字，郭氏釋倉，字由 演變而來，故說文倉下出古文奇字 ，猶存 字之痕跡也。馬夷初以漢陶明器倉形

作，因謂「倉字卽象此形，於六書爲象形，省變爲  ，後譌爲倉矣」。（六書疏証一〇・四八頁）李孝定集釋亦有此說。倉，卽倉野，水經丹水注：「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卽春秋所謂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左哀四年傳注曰：「倉野在上雒縣」。上雒，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於上洛」。水經注又曰：「皇甫謐闕駰並以爲上洛商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五菟和條下云：「漢置上洛縣，至元始發。其地卽今商州治也。丹水在城南一里，呂氏春秋所謂堯有丹水之戰者也。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聚」。第一期卜辭有「方」，亦單作（京都三六三）（藏龜四・四），當爲一國。晚期作則用爲祭法。于思泊曰：「卜辭與字多就上甲言之，卽字所从之，同，象以羊角爲飾之帽形。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段玉裁云：「卽今之帽字也。後聖有作，因  以制冠冕，而  遂爲小兒蠻夷頭衣」。按段說是也。許氏「蠻夷頭衣」之說，當有所本。卜辭字，以羊角形爲帽飾，當係古代蠻夷所載之帽形。字旣孳變爲矛，以當經典之毳，則之音必亦讀如冒矛毛，斷可識矣。釋名釋形體：「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廣雅釋器：「髦，毛也」。釋名釋兵：「矛冒也」。又下「冒矜也」。文選枚叔七發：「冒以山膚」注：「冒與芼古字通」。是冒與芼毛爲音訓之證。……均應讀爲詩閟宮「毛炰胾羹」之毛，傳：「毛炰豚也。炰同炮」。詩瓠葉：「炮之燔之」，傳：「毛曰炮」。說文：「炮毛炙肉也」。漢書楊惲傳：「烹羊炰羔」注：「炰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爐也」。由是可證用牲之禮，毛而炰之曰毛，卜辭之，卽就毛炰爲言，要之，因之形譌爲矛，而知字之當於經傳用牲之言毛炰也」。（駢枝續）案于說是也，方當卽尙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髳，傳：「髳微在巴蜀」。疏：「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後漢書西羌傳：「武王克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字亦與髦通。詩小雅角弓曰：「如蠻如髦」。傳：「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疏：「彼髳此髦，音義同也」。象人戴羊角爲飾之帽形，後世以髳若髦之形聲字易之，遂使初文失其聯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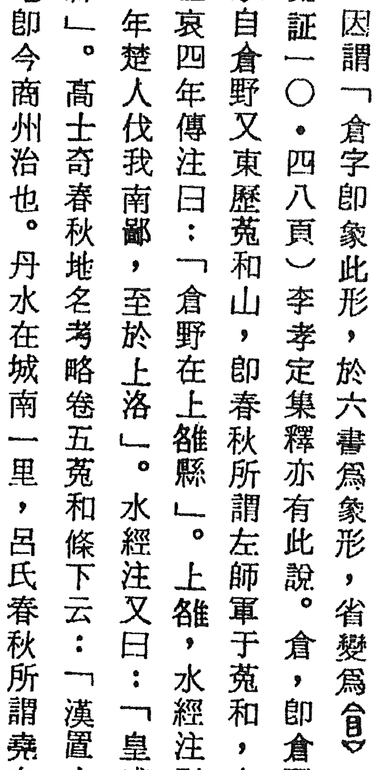
六 續三・六・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

乙 貞勿隹王往伐方弗其受（出又） 三

甲辭王先生釋文漏。

七 第五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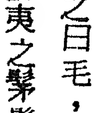


甲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曰：「卜辭中多見甲子表，有六甲俱全者，此僅存首十字」。

八 續五・二十五・二 第三期 骨

甲 丁酉卜晛貞翌戊戌 

說文：「晛，日見也，从日从見，見亦聲。詩曰：見晛日消」。毛詩小雅角弓文，毛傳曰：「晛，日氣也」。韓詩作「曣晛聿消」，韓云：「曣晛，日出也」。契文作，與見字作  同，加日于上，是擧首見日之狀也。

九 續六・二十一・七 第三期 骨

甲 庚今夕

乙 辛翌日莫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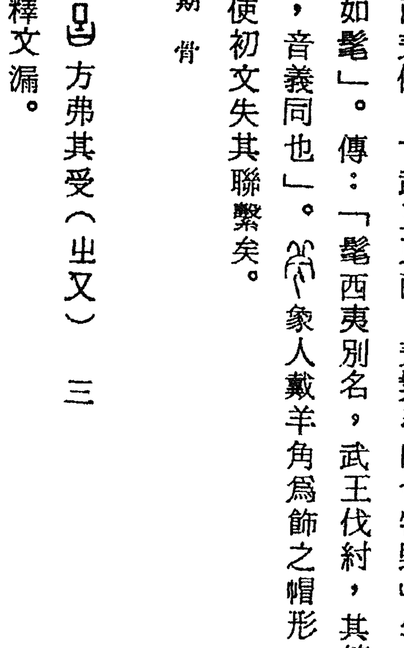
疑卽字，省彳加干，遂成。又成矣。推其源，恐皆  字也。莫字，詳考見中國文字第三册釋  》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十 續五・二十四・六 第三期 骨

甲 □戌卜翌日辛不 吉

第十四葉

一 第二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翌口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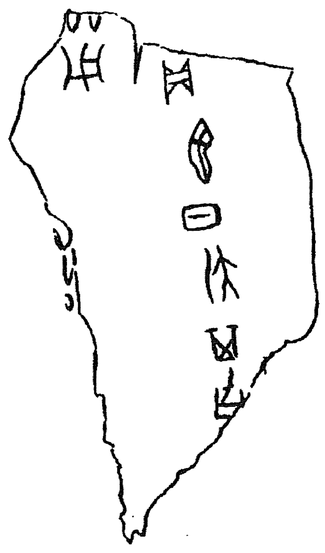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一・八・四　第三期　骨

甲　口口（卜）貞翌日大乙其召

乙　茲用

續編研究一・八・四片釋文作「大乙亡囚」，誤，應从王先生釋作「大乙其召」，茲將圖版重摹如左：



三　續六・二十六・十三　第二期　甲

甲　癸卯卜貞翌乙巳唐口其曰㠯大，第二期貞人。王先生曰：「以上諸翌字作諸

怪也。商人又以翌日爲祭名，卜辭屢云：某日卜貞、王賓某，翌日亡𡆥，蓋翌日既訓明日，殆與彤日同爲又祭之名矣」。

四　續四・十二・一　第一期　骨

甲　丙（申卜貞）夕（亡囚）

乙　壬寅卜貞夕亡囚戊雨

丙　癸卯卜貞夕亡囚之夕雨

丁　戊申卜貞夕亡囚

乙辭「戊」字，王先生作「口」空格。

五　續四・十一・三　又六・十六・一重　第一期　骨

甲　丙子卜永貞自今至于庚辰其雨　一

乙　己卯卜㞢貞翌庚辰易日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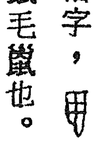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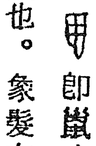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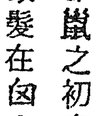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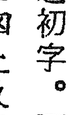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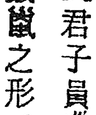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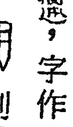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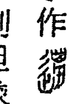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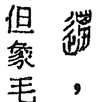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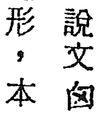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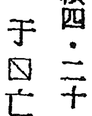
永，王先生釋派。㞢，不識。均爲武丁時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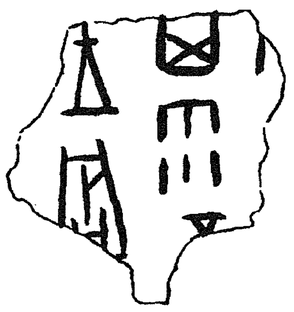
六　續四・二十四・七　第三期　骨

甲　辛不雨

乙　其雨

七　第一期　甲

體，或但作  ，或从立，或从日者，如小盂鼎之  字是也。此字於卜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其爲何字，後讀小盂鼎有粵若  乙亥語，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舜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王舜此奏全模倣康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今文尚書殆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故舜奏仿之。然則盂鼎之  ，其爲翌字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上述諸體，皆昱字也。後世假用翌字，今尚書作翼則唐衛包所妄改。羅叔言參事以此說證之卜辭諸甲子，無不相合。惟卜辭之翌，雖十九指斥明日，亦閒指第三日，第四日，與說文明日之訓稍異耳。又案卜辭或作  者，殆其最初之假借字，  即  之初字。石鼓文君子員遹，字作  ，从  。說文囟部，  毛  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  之形，本一字也。古音  立同聲，今立在緝韻，  在葉韻，古音此二部本自相近，故借  爲昱，後乃加日作  爲形聲字，或更如小盂鼎作  ，爲一形二聲之字。又省日作  ，則去形而但存其二聲。古固有一字二聲者，說文竊字注云：淺古文淺字皆聲，鑿字注云：次束皆聲。則此字从日立  皆聲，固不足



甲　王固（曰）其雨不

本片續編未用。固卽說文之占。唐立厂曰：「說文，占，視兆問也。則既卜之問，已卜得兆，發書而占其事也。此古義之猶存於許書也」。（燕京大學藏殷契卜辭考釋二頁）

八　續四・二十一・一　加十五・一　續四・十三・三　合　新綴四五三　第三期　骨

甲　于亡

乙　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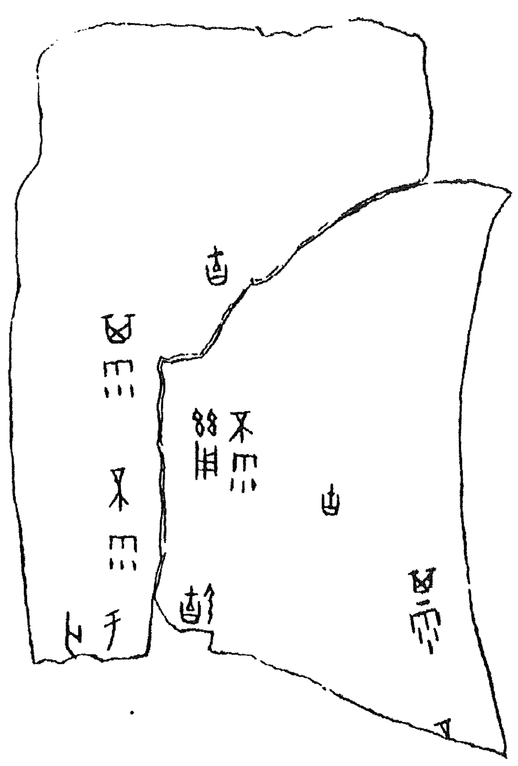
丙　其雨　吉

丁　不雨茲用　吉

戊　弘吉

己　其雨
庚　不𠂤

本片已與第十五葉第一片綴合。續編研究未合，茲補圖如左：



九　續四・十六・二　第三期　骨

甲　乙巳
乙　巳巳卜不雨

乙　其雨
丙　壬戌貞（今）日亡𠂤　一
丁　不雨　一　一
戊　甲子卜乙雨　一

本片與第十八葉五片綴合，續編研究未合。茲補圖如左：



七　續四・十四・一　佚存九四九　第一期　甲

甲　壬辰卜癸巳雨五月乙巳亦雨
乙　（己）亥卜𠂤

丙　庚午𠂤
丁　𠂤不𠂤

續編研究戩壽堂對照表，「佚存九四九」漏列，應補。𠂤，僅此一見，仍當釋雨，何以加日，不可知矣。

八　續四・十三・一　又四・十七・一重　第一期　甲

甲　不雨
乙　（貞）今夕雨
丙　𠂤戌卜𠂤貞今（夕）亡𠂤

九　續四・十四・五　又四・十六・十重　第一期　骨

甲　甲子卜散貞雨

第十六葉

一　續四・二十・七　第三期　骨

甲　戊午卜今日王𠂤　吉
乙　其雨

二　續四・十九・一　第一期　骨

甲　執伊

第十五葉

一　本片已與第十四葉第八片綴合。

二　續四・十八・四　第一期　骨

甲　其雨　一
乙　不雨　一　二　三

三　續四・十六・十二　第二期　骨

甲　乙卯卜王往田不雨
乙　亡𢦏

四　續四・十六・四　第四期　骨

甲　乙亥卜今日雨　一
乙　不雨

五　續四・二十・十　第二期　骨

甲　貞𠂤
乙　貞其雨

六　續四・十五・五　**加十八・五**　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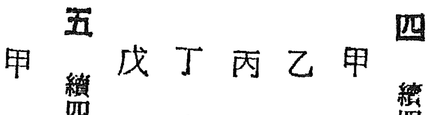
甲　不雨

合　新綴四五四　第四期　骨

乙　弜執

丙　茲夕又大雨

丁　弗其


皆執字。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待問編卷四曰：「此字疑卽執字。篆文作  ，而  與  形頗近，此又象刑具之形，有罪而執之也。从又者，與此爲一字，卽今之撳字矣」。卜辭曰：「乎逆」（續三・四二・六）「已已卜王其逆又（若）。弜逆亡若。貞王弜逆又若」。（鄴三・四四・一〇）此與爲一字也。「丙戌卜卽貞其告于南室，三羊」。（明二三九）「貞其告于河」（續一・三六・三）「貞其告于南室，三羊」。（明二三九）此與又爲一字也。「癸丑卜宂貞命」，（南明九〇）「丁酉卜貞兄」（前六・二九・五）此又與爲一字之証也。說文：「執，捕罪人也」。禮記擅弓：「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拘也」。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此乃卜辭執字之誼也。本條之「執伊」，甚爲費解，佚存二四片曰：「甲申卜其于且丁宙王執。甲戌卜其執伊又歲」。則「伊」爲伊尹，而此執字亦可言「王執」，殆是禮記曲禮：「執爾顏」之執，注：「猶守也」。

乙　其雨

丙　茲亡𡆥戈

七　續四・二十二・三　第一期　骨

甲　戊口（卜）貞口亡口

乙　貞今夕不雨

丙　貞其雨

八　續四・十九・四　第一期　骨

甲　己雨　一　一

乙　己雨　一　一

丙　庚雨　一

九　續四・二十四・三　第一期　骨

甲　癸（卯）𡆥甲辰𡆥　二告　三

乙　口寅卜不雨　三

十　續四・十八・六　第三期　骨

甲　㞢省

乙　今日王亡大雨

王守以祭祖丁，以祭伊尹，亦事遲之常耳。

三　續四・二十・八　第一期　骨

甲　癸口（卜）貞𡆥卯𡆥牛

乙　其雨

四　續四・十二・三　第一期　甲

甲　口口（卜）貞𡆥

乙　小雨

丙　𡆥雨

丁　貞不𡆥

戊　丁口（卜）貞𡆥

五　續四・十九・三　第一期　骨

甲　勿𠂤于且乙

乙　今丁卯不其雨

乙辭「丁」字，王先生釋文作「日」，誤。

六　續四・十八・三　第三期　骨

甲　不雨

十一　續四・十三・六　又四・十六・七重　第一期　骨

甲　庚子卜貞今夕𡆥雨

乙　庚子卜王

丙　辛丑（卜）貞其口龍𡆥

丙辭最後一字王先生釋「風」，依殘存之筆畫，當是「龍」字。龍於卜辭有多義，本條辭殘未能推測。

第十七葉

一　續四・十六・九　又四・二十二・一重　第三期　骨

甲　壬寅

乙　不易日

丙　癸卯卜至丁未不雨

丁　至丁未其雨

二　續四・十五・二　又四・二十一・十二重　第三期　骨

甲　庚子卜今日雨

乙　庚子卜今日雨　二

三　續四・十九・七　藏龜二〇〇・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今日不其雨

乙　㞢子㠯于乙

四　續四・十六・三　續存一・二八〇　第三期　骨

甲　高匕𡆥𢀛羊又大雨

乙　𢀛牛祉又大雨

此「又」假作「有」「亡」之有。

五　續四・十九・五　**加十八**　續四・二・二**合**　新綴四五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方見（于）河㞢（來）

乙　今夕不其雨

丙　貞今夕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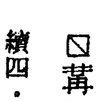
本片與本葉十八片合。續編研究漏，茲補圖如左．



甲辭「河㞢」，王先生釋文作「妣乙牛」。庫一五七二片曰：「貞乎往見于河㞢（來）妣乙牛」之非是。

九　續四・十二・四　又四・十七・五重　第二期　骨

甲　己酉卜逐貞王宏歲不𢀛大雨

逐爲第二期貞人。王先生曰：「𢀛讀爲遘」彥堂先生曰：「𢀛字早期在武丁時作  ，象構木爲棟樑之形，本義爲木相結構。引申之爲相遇，爲遇。如『其𢀛雨』，至祖甲以後，乃加止爲  ，因𢀛爲動，加止形以示走而相𢀛。以後又加彳形爲遘，以示相𢀛必於行道。自此以後，𢀛皆作遘了」。（斷代例）

十　續四・十四・十　第一期　骨

甲　甲午卜㞢貞翌乙㞢不𢀛雨

乙　貞其𢀛雨　一月

十一　續四・十六・八　又四・二十二・八重　第一期　骨

甲　貞翌乙巳其雨

續編研究出處「戩十七・十一片」。打字漏「十一字，未校出，應正。戩壽堂對照表不誤。

十二　第一期　骨

亦不象人回顧之形，經典皆訓「信」。

六　續四・二十二・六　第三期　骨

甲　于 

乙　甲子卜丁卯不雨

丙　㞢雨

 王先生作缺文，字僅此一見，不識。

七　續四・二十・五　又四・二十二・十二重　第二期　骨

甲　貞今日不雨

乙　貞今日其雨在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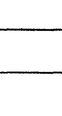
八　續四・十四・九　又四・二十一・八重　第四期　骨

甲　己未卜辛酉雨　一

乙　㞢雨

丙　辛允雨

丁　己㞢庚㞢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允信也，从儿目聲』。卜辭允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歟」。（增訂書契考釋中五十四頁）卜辭作  或，非从儿目聲，



甲　己丑卜庚雨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注曰：「上有一條不可辨」。

十三　續四・二十・九　第三期　骨

甲　壬寅

乙　辛㠯

丙　今日辛王其不𢀛雨

丁　㞢𢀛雨

十四　續四・二十三・十　鐵龜五二・三　佚存四九　第一期　骨

甲　今丁卯其雨

乙　㞢若

甲辭王先生釋文「今丁卯」作「今日卯」，誤。考釋曰：「卜辭刻辭，往往自下而上，以甲子之次求之，殆大半如是，此辭亦自下而上，蓋先卜今日卯其雨，

占之而從，故復刻一若字。若順也，古若諾一字，曶鼎以若爲唯諾字」。

十五 續四・二十三・二　第四期　骨

甲　壬辰貞☒　一　一

乙　☒雨

十六 續四・十六・五　藏龜六六・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娥㞢多卜

乙　貞亦  雨

續編拓本於甲辭「多」下有「卜」一筆，甚清晰，何字待考。「亦雨」卜辭甚多，字亦作，粹編僅隸定作「盂」而不釋。戩二十五・九片曰：「口口（卜）旅（貞）☒」，則爲器物之名稱，殆卽卣字。王先生曰：「卣，卜辭作。案盂鼎卣字作，他器或作，或作。說文鹵部分爲二字。其鹵字注云：「从鹵乃聲」，今此卣字作，則知从作者，乃从卽皿字之省。說文以爲从乃，失之矣」。說文無卣字，周禮鬯人：「廟用脩」，注「鄭司農云：脩器名，玄謂脩讀曰卣」。則卜辭之卣，可借爲脩。「脩雨」猶「長雨」也。亦，孫詒讓謂爲「夜」之借字，非，卜辭有云：「貞今夕其

甲　庚申卜行貞王宖口叡亡（尤）

本片王先生釋文作第七片。

四 續四・二十三・五　第一期　骨

甲　癸酉卜亦（雨）

乙　癸酉雨

丙　今日雨

本片王先生釋文作「第三片」。

五 本片已與第十五葉第六片綴合。王先生釋文作「第四片」。

六 續四・二十三・四　第一期　骨

甲　不其雨

本片王先生釋文作「第五片」。

七 續四・十八・十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貞今來

乙　貞其☒　三

丙　貞今不雨

丁　其（雨）

亦雨」，（天十九）已言「今夕」矣，則其下必非「夜」字也，仍以釋「亦」爲是，戰國策秦策：「講亦悔，不講亦悔」。與此「亦」同，猶口語之言「也是」也。

十七 續四・二十四・十　第一期　骨

甲　今日眉旬雨

乙　其雨

「眉」當同「湄」，「眉旬」猶言「整旬」。字不識。

十八 本片已與十七・五合。

第十八葉

一 續四・十九・九　第一期　骨

甲　貞其雨　五月

二 續四・二十四・十三　第三期　骨

甲　其（雨）

乙　壬王其田

丙　口雨

三 續二・九・六　第二期　骨

本片王先生釋文作「第六片」。

八 續二・八・十一　又二・十・二重　第二期　骨

甲　庚戌卜卽貞王宖叡亡尤　一

九 續一・三十一・七　又二・九・三重　第二期　骨

甲　丁巳（卜卽）貞王（宖）父丁口（亡）尤

乙　丁巳卜卽貞王宖叡亡尤

十 續二・九・四　第二期　骨

甲　甲寅卜卽貞王宖叡亡尤

乙　口口（卜）卽（貞王宖口）亡尤

十一 續二・九・五　第二期　骨

甲　貞☒丁☒

乙　丁卯卜行貞王宖叡亡尤　在八月

丙　口口（卜貞）王（宖）☒翌日亡尤

十二 續二・九・十　第二期　骨

甲　戊申卜貞王宖叡亡尤

乙　口口卜（貞王）宖☒戠（亡）尤

王先生曰：「[illegible]未詳。卜辭有[illegible]日，亦作[illegible]日。並前編卷四第四葉　羅參事釋爲哉日，殆與彤日翌日等，同爲祭名。案戎都鼎有此字作[illegible]，戎都敦作[illegible]，與說文熾之古文[illegible]相似。今此字作[illegible]，或卽哉字。說文哉之音義闕，古文尚書假爲厥土赤埴墳之埴，虞氏易以爲朋盍簪之簪」。案卜辭之[illegible]亦作[illegible]，諸家考釋均隸定作哉，是也。清鄒漢勛讀書偶識論說文曰：「說文解字哉闕，从戈从音。易豫九四朋盍簪，虞仲翔本作哉，音膚，聚會也。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哉，正義曰：哉埴音義同。勛案：豫作樂之卦也。哉之爲字从音从戈者，謂以干戚舞與八音比也。古者舞以音爲節，舞與音坿合，則哉義也。禹貢之埴，蓋謂土黏黏。考工記凡毘之類，故書作樴，讀爲哉，則哉訓黏明矣。然借義也。六二生坤爲朋，坤爲衆舞，必以衆上變離，離爲戈兵，舞以干戚，皆兵也。文王世子：『學干戈』，是舞又有戈也」。以哉解作「以干戚舞八音」，於一部份卜辭頗爲切合，如：「王宧哉」一詞，卜辭最多，今以「舞」解之，渙然通順矣。朱駿聲曰：「借爲埴，書禹貢鄭本厥土赤哉墳。注：哉赤也，則謂借爲熾」。王玉樹說文拈字曰：「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壤，華梁青黎。壤卽哉字，後人加土也。說文此字訓義已亡，火部熾盛也，从火哉聲。火盛色赤。據蜀都賦，丹砂赭熾。劉淵林注引禹貢厥土赤埴墳，

者，祇能適用一小部份卜辭耳。

十三　續一・三十三・三　又二・十一・三重　第二期　骨

甲　壬午（卜）口貞[illegible]奭[illegible]（亡）尤

乙　貞（王宧）叙亡（尤）

丙　癸未卜行貞王宧夕福亡[illegible]

丁　丁亥卜貞王宧父丁歲五宰叙亡尤

王先生曰：「禘彖兩手奉酒尊於示前，與祭字同意。羅參事釋爲福，弜中簋福字从[illegible]，正彖酒尊，此第加廾耳」。

第十九葉

一　續二・十一・十　第二期　骨

甲　貞[illegible]

乙　己丑卜卽貞王宧夕福亡[illegible]

續編研究釋文漏列出處，應補「本片係戩十九・一」。

二　第二期　骨

甲　戊寅卜口貞王宧[illegible]亡尤

乙　庚辰卜逐貞王宧夕福亡[illegible]

而李善注又引鄭意以哉卽赤也」。哉卽熾，爲赤色，故金文有「哉衣」之詞。（釐叔敦趩尊尤簋）：商錫永殷契佚存考釋曰：「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鄭作哉，是埴哉同聲叚借。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是哉乃黃色也。則卜辭之哉牛與此之哉冢，皆是指黃色言，與物莘同爲毛色意同也」。色黃色皆以色言，故卜辭言「日有哉」「月有哉」者，日月之色變也。南齊書天文志曰：「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朱色、赤黃、日暈」。蘇東坡再游徑山寺詩：「覺來五鼓日三竿」，宋施元之注卽引南齊書天文志，謂三竿爲「朱色黃色赤暈也」。杜子美喜雨詩曰：「日色赤如血」。蓋日之變色，見詠於詩人，是古人猶及見之也。前撰「我的聲明」一文（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曾謂「哉卽熾，爲繫牲之義」。甲骨文零拾第一二六片曰：「哉人陳邦懷考釋曰：「說文解字哉下說解有『職从此，古職字』。（依小徐本）然則此『哉人』，卽職人也。職人爲殷代官名，周亦有職人，周禮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云：『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春官肆師云：『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侀於職人』。鄭注：『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是哉爲繫牲之義，且有司繫牲之官曰「哉人」也。島邦男氏以「哉就是臘牛」，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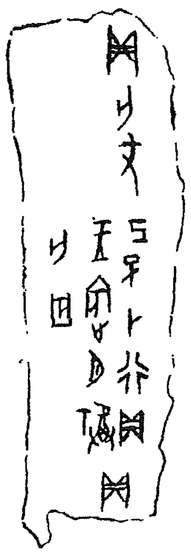
丙　貞亡尤

丁　庚辰卜逐貞王宧夕福亡[illegible]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二期　骨



甲　貞[illegible]

乙　己巳卜行貞王宧夕福亡[illegible]

丙　貞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甲辭王先生未釋。

四　續二・十一・四　第二期　骨

甲　庚（子卜行）貞（王宏夕福亡𡆥）

乙　貞亡尤在六月

丙　庚子卜行貞王宏夕福亡𡆥

甲辭王先生未釋。

五　續二・十一・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乙　甲辰𠂤

丙　甲辰卜行貞王宏夕福亡𡆥　一

丁　貞亡尤

戊　甲辰卜行貞翌乙巳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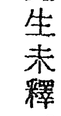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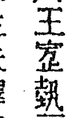
甲辭王先生未釋。

六　續二・十一・七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二

乙　庚申卜行貞王宏𢦏福亡𡆥

甲辭王先生未釋。

王襄曰：「  爲古𢦏字，許說橦也。石鼓𢦏作  ，从木从土从𠬜，此省土」。（類纂正編三卷）于思泊曰：「王襄釋𢦏至塙。……卜辭𢦏字，一讀爲𤜵，謂獵殺；二讀爲禰，謂親近之廟；三讀爲邇，訓近。……總之，卜辭之𠬜枫，金文作，均爲藝之古文。古音𢦏，與从爾得聲之字，音近通借。以田獵言者，讀爲𤜵；以祭祀言者，讀爲禰；以行動言者，讀爲邇。考其文，審其音，索其旨，揆其詞例，無不脗合矣」。（駢枝）

七　續四・四五・六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乙　甲申卜行貞王宏𢦏福亡𡆥

丙　貞亡尤

丁　口口卜行貞王宏𢦏福亡𡆥

甲辭王先生未釋。

八　續二・十一・八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在三月

乙　丁酉卜行貞王宏𢦏福亡𡆥

丙　貞亡尤

續編研究丙辭圖版「貞」字未摹，茲補圖如左：

九　第二期　甲

甲　口子王口口宏（夕）福亡口

本片續編未用。王先生釋：「上缺子王缺口賓缺禘下缺左行」。依照契刻地位，「子」上當是天干「子」下應是「卜」字，今「卜」下作「王」字，或下有「卜貞」字。

然「宏」上應是「王」字，今作「  」未識，且其上亦缺字，殊難猜測，非待綴合以後，方能明白也。

十　續二・十一・六　第二期　骨

甲　（癸）丑卜卽貞王宏（夕）福亡𡆥

乙　貞亡尤

十一　續二・十一・五　第二期　骨

甲　癸丑（卜卽）貞王（宏夕）福亡（𡆥）

乙　口口（卜）卽（貞王）宏夕福亡𡆥

十二　續二・二・三　第二期　骨

甲　乙亥（卜行）貞王（宏）歲（亡）尤

乙　乙亥卜行貞王宏小乙歲宰亡尤

丙　（己）卯卜行（貞王）宏口（亡）尤

第二十葉

一　續二・三・六　又二・九・七重　第二期　骨

甲　乙亥（卜）口貞（王宏）叡（亡尤）在口月

乙　乙亥卜行貞王宏歲亡尤

丙　丁未卜行貞王宧叔亡尤在四月

本片續編研究釋文誤作「戩三・五片」。應正。

二　續二・二・七　第二期　骨

甲　壬申卜行貞王宧歲二牛叔亡尤

三　續二・一・八　第二期　骨

甲　乙未卜卽貞妣歲王其𠂤

乙　王宧　七月

丙　𠂤　七月

甲辭「妣」下缺地支，應作「妣某歲」。此是漏刻耳。

四　續二・二・二　又二・九・二重　第二期　骨

甲　庚辰（卜）□貞王（宧）□□歲竿𠂤眾𠂤

乙　庚辰卜行貞王宧叔亡尤

丙　□□卜行（貞）王宧□□歲亡尤

甲辭「眾」下一字未能辨認。

五　續二・十三・三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丙　丁未卜行貞王宧叔亡尤在四月

本片續編研究釋文誤作「戩三・五片」。應正。

二　續二・二・七　第二期　骨

甲　壬申卜行貞王宧歲二牛叔亡尤

三　續二・一・八　第二期　骨

甲　乙未卜卽貞妣歲王其𠂤

乙　王宧　七月

丙　𠂤　七月

甲辭「妣」下缺地支，應作「妣某歲」。此是漏刻耳。

四　續二・二・二　又二・九・二重　第二期　骨

甲　庚辰（卜）□貞王（宧）□□歲竿𠂤眾𠂤

乙　庚辰卜行貞王宧叔亡尤

丙　□□卜行（貞）王宧□□歲亡尤

甲辭「眾」下一字未能辨認。

五　續二・十三・三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一醮諸神，禮太一」，此後世醮祀之始見也」。今按卜辭以禮禮祭先王，可證明段說：「一曰祭也」之確。是知奉雍於神示之前爲禮祭最古之制。儀禮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三加，凡三醮」。士昏禮：「嫡婦則酌之以醴，庶婦使人醮之，酌之以酒」。周人冠婚之禮以酌酒爲醮，故字从酉，醮亦禮之後起字也」。（甲骨文零拾考釋第二十六片）

八　續二・十二・六　第二期　骨

甲　𠂤戩（亡𠂤）

乙　貞亡尤

丙　癸卯卜行貞王宧戩亡𠂤

丁　（癸）卯卜行貞王宧（夕）福亡𠂤

甲辭殘存一「𠂤」字，尙能辨認。

九　續二・十二・一　第二期　骨

甲　貞𠂤

乙　戊辰卜卽貞王宧戩亡𠂤

丙　（貞）亡尤

十　續二・十二・七　第二期　骨

甲　戊申卜大貞王宧戩亡𠂤　十二月

乙　貞亡尤

丙　□□（卜貞王）衹亡𠂤

王先生於丙辭考釋曰：「卜辭賓字皆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从止或从辵，其意一也」。原拓甚不清晰，茲依王釋。

十一　續二・十二・二　又二・十二・三重　第二期　骨

甲　庚辰卜（尹）貞𠂤（亡）尤

乙　戊申卜尹貞王宧戩亡𠂤

丙　（貞）亡尤　在□月

第二十一葉

一　續二・十三・二　第二期　骨

甲　癸亥（卜）□貞王宧戩亡𠂤

乙　貞亡尤　二

二　續二・十三・一　第二期　骨

甲　貞𠂤

乙　丁丑卜卽貞王宧亡𠂤

甲　戊申卜大貞王宧戩亡𠂤　十二月

乙　貞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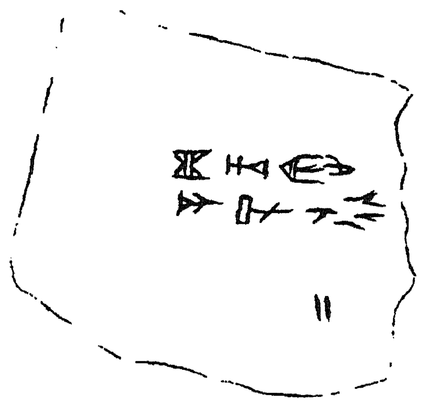
丙　□□（卜貞王）衹亡𠂤

王先生於丙辭考釋曰：「卜辭賓字皆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从止或从辵，其意

甲　辛巳卜行貞王宏　二
本片繼編未用。

143

四　第二期　骨



甲　己巳貞王宏其登于□　二

三　續二・五・八　第二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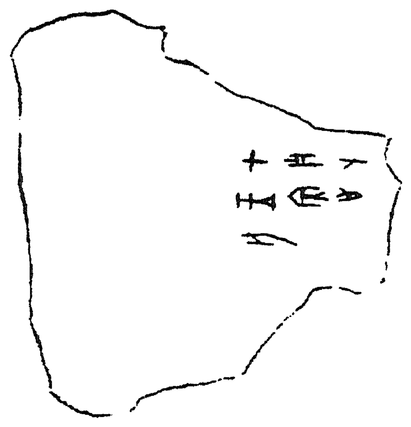
丙　（貞）亡（尤）　三月

五　續二・十三・五　又四・四六・一重　第二期　骨

甲　甲寅卜卽貞王宏𢦏亡𠂤

案𢦏卽句字。此句或讀「王宏」斷句，「句亡𠂤」又爲一詞。

六　第二期　骨



甲　甲子卜□（貞）王宏□□亡□

本片繼編未用。

七　續二・四・十　第二期　骨

144

甲　庚子卜宂貞翌癸卯賓　二

乙　（癸）卯卜□貞☒

八　續二・四十九・四　通纂三三二　第四期　骨

卜辭通纂三三二片（後下四・一四）考釋曰：「𠂤羅釋矢。余謂乃說文吠古文吳字。下第三三三片（殷案卽前二・四四・三片）亦正作吠」。三三三片考釋曰：「此片上段之王吳字正作吠，左端口字稍晦，羅忽略之而釋爲矢字。今知此分明吳字。則作𠂤　若𠂤者，亦必吳字無疑矣」。案釋吳是也。通纂三三二片（卽本片）考釋曰：「吳下一字半泐，案乃㠯字，言「癸酉卜，𠂤年于三㠯」（見下四五九片一殷案卽後下三三・五片）知亦人名」。後編作「㠯」形，當是一字，（島邦男卜辭綜類卽作一字貞四八六）疑此殘文爲「㠯」字，惟一見於遺珠，亦殘辭作：「㠯㠯」，終不識爲何字也。

九　續二・四・九　第四期　骨

甲　弜又賓

145

十　續二・四九・三　第四期　骨

甲　庚午卜今□其賓宰

乙　玆用　二

丙　隹岳𢦏禾

丙辭岳作㞢，係第四期字形。王先生釋作「禾𢦏㞢　隹」誤。

十一　續二・五・三　佚存八七六　第一期　骨

甲　賓巳

乙　貞賓巳□豕

乙辭係根據佚存「巳」下加「口」。巳止之「巳」，辰巳之「巳」，在說文中乃同字而異訓。故王筠說文句讀曰：「示部祀，祭無已也。戈部改，譌若已，當篆從已午字，說用已止字」。又曰：「巳卽部中 ɔ 字，漢書作目，史記作以及巳，篆惟一形，隸有三体」。此皆據說文爲說，其實契文甚爲分明，辰巳之巳作♀，巳止之巳作♀，所以之以作ㄋ。本條「賓♀」當讀作「祀」。釋名：「商曰祀，祀巳也」。此其義也。

十二　續二・八・六　第二期　骨

甲　☒翌日甲酒賓

146

乙　⊠牛

十三　續四・三十四・九　第四期　甲

甲　庚午子卜貞弜酒于之若

本片王先生釋文「酒」作「賚」，誤。「之若」之義，猶不詳。

十四　續一・四十六・七　又二・七・八重　第一期　甲

甲　□□（卜）殼今酒⊠　三

乙　⊠⊠羌　二

丙　□□（卜）殼貞□于兄□牢　二

本片王先生分四條。「甲，缺上今酒。乙，缺上御羊。丙，缺上貞于兄。丁，束戊」。「御羊」之「羊」作  ，早期甲骨研究者多以「羌」釋「羊」。余於續編研究釋「年」，因其字與年字頗近也。今以之與「」字合一條，改釋「羌」。「牢」字屬丙條。王先生釋「」爲「束戊」者非，此字爲動詞，有用於方向者，如乙四七三三片曰：「貞于南。勿于南。貞于北。勿于西北。于東。勿于東」。有用於地方者，如乙五二六五片曰：「己丑卜殼貞于丘商四月。貞勿祥于丘商」。有用於先祖先臣者，如乙四三〇九片曰：「貞于黃

甲　其⊠　一

乙　庚子卜弜酒伐

丙　□□（卜）貞⊠伐⊠庚⊠三□三牢

四　續二・二十・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翌癸未徙酒卅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延，安步延延也，从廴从止』。師遽敢及盂鼎作，與卜辭同」。（增考中六十七頁）王襄曰：「古延字與延通。說文解字：『延長也』。延雨與後世之說積雨同歟」。（簠室天象）彥堂先生曰：「延从止，在途中，有前進之誼。爾雅釋詁：『延進也』」。粹編七六〇片考釋曰：「徙字屢見，說文中與此形近之字凡三。一爲字，云『乍行乍止也。从彳止，讀若春秋傳曰：「踳階而走」。（公羊宣二）』一爲徙之重文。又一爲延字，篆作，从廴从，謂『从彳引之』，以廷建諸字隸之。然金文廷字多見，廴旁均作乚，石鼓文有騵字作，是則『从彳引之』之，古實無此字。廷與延是一非二也。延讀丑連，讀丑略，亦聲之轉。徙卽金文所習見之圖形文若，示人足于街頭徙倚，乃會意字，並非从止聲，亦非从止，無省作徙之理，許蓋出于誤會。此言「不徙雨」卽不延雨，言雨不連綿也。又

爽」。有直接用於祭牲者，如外一七片曰：「□辰卜殼貞犬一。綜合言之，此亦祭祀之名稱耳。

第二十二葉

一　續二・三十・九　第三期　骨

甲　叀乙丑酒王受又

二　續二・三十一・三　第三期　骨

甲　⊠酒王（受又）

乙　于酒王受又

于思泊曰：「爲屯之初文。……戩二二・二稱于，卽于屯也」。（駢枝釋屯），案釋屯，是。謂卽屯字，非。此卽旭字，易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从日从屯，會意，日之始出也。玉篇：「旭日始出，昕之時」。詩匏有苦葉：「旭日始旦」。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賈誼書修政語篇：「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皆以旭爲日之始出。契文九作  與  形近；小篆屯作  ，亦與  形近，故易致譌。「于旭酒」，與「夕酒」「莫酒」正復相類也。

三　續二・七・二　第三期　骨

每用爲虛辭，則是詩書中所常見之誕字」。胡小石說文古文考曰：「許書訓乍行乍止之，與延迻之或體徙爲一字，與安步延延之延，亦爲一字，作者，重形無謂。予意古文，實止作徙，卜辭屢言徙雚雨，又丁未伐商角文曰：「伐商徙」，與徙風徙雨文例正同。吳語：「徙其大舟」，注：「取也」。說文：「尋取也」。是徙取尋三誼並通，則徙風徙雨徙，猶言得風得雨得矣」。葉玉森曰：「胡氏釋徙訓得，讀徙風徙雨徙似適，以讀他辭仍未安。王氏謂延延古通，較可信。許書訓延爲長行，本誼爲長行，引申則專訓長。方言『延長也』，曰『徙風』『徙雨』，卽風雨延長也」。（前編考釋一卷十九頁）案本條卜辭曰：「翌癸未徙酒」，以徙訓進最爲合適。卜辭除「徙雨」「徙風」外，尚有「徙」「徙田」「徙」「徙往」「徙步」及「大徙」，諸「徙」字，恐尚有他種含義也。

五　續二・八・五　第一期　甲

甲　⊠不⊠

乙　丙甲卜翌丁酉酒伐⊠

每稱，國族名，或人名。孫詒讓曰：「此从戈从百，當爲字。說文戈部：『戛戟也。从戈百，讀若棘』。是也」。（契文擧例下八頁）于思

泊以其屢司「冉册」之命，疑卽傳說，「惜惑字不可識，然考其職事，非傳說無以當之」。（駢枝續釋冉册）此說尙乏確證耳。

六 續二・八・三　第四期　骨

甲　壬申貞癸卯酒求

乙　（壬）申貞

七 續二・八・四　藏龜一四二・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翌乙未酒成

乙　丙申卜貞翌丁☒

成卽唐，第一期稱大乙，非唐卽成。

八 續二・八・一　第一期　甲

甲　于己巳

乙　貞今來乙未酒

九 續六・二十・五　第一期　骨

甲　己☒

乙　于生月乙巳求

丙　翌丙求用

乙　乙亥易日

丙　☒黃☒希☒

十四 續五・十六・五　又六・十五・一重　佚存三七　第一期　骨

甲　壬辰卜永貞翌甲午不其易日　一　二

十五 續四・四十・七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貞旬亡𡆥

乙　甲辰卜易日乙巳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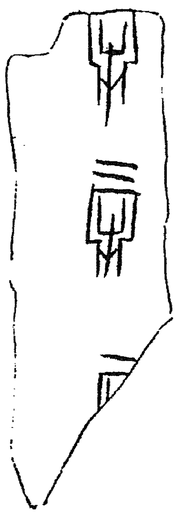
十六 續六・二十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亩王往

乙　翌乙不易日

第二十三葉

一 第四期　骨



說文：「生，進也」。「生月」卽進一月，猶來月也。

十 續四・三十六・十二　第一期　骨

甲　口口（卜）貞不𣪊求　一

既有三義，一、已也。二、饎也。三爲祭享之禮。詳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片。本條之𣪊，當是祭享之禮。

十一 續一・四十九・一　第一期　甲

甲　求方（于）岳　五

戩壽堂拓本字已殘去一半。孫詒讓曰：「岳字作，或作，或作。考說文山部，嶽古文作，象高形，此上从卽象高形；下从，卽象形山字也。殷都朝歌，中岳嵩高，正在畿內，此岳殆卽指嵩高歟」。（舉例上二十頁）案釋岳是，其他釋作殷之先公者皆非。河爲黃河，岳爲嵩高，殆殷人所崇拜之地祇也。

十二 續四・三十六・十三　又六・二十六・六重　第三期　骨

甲　庚子卜其求

十三 續五・二十一・四　又六・二十一・一　第一期　骨

甲　甲戌易日

乙　乙亥易日

丙　☒黃☒希☒

十四 續五・十六・五　又六・十五・一重　佚存三七　第一期　骨

甲　壬辰卜永貞翌甲午不其易日　一　二

十五 續四・四十・七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貞旬亡𡆥

乙　甲辰卜易日乙巳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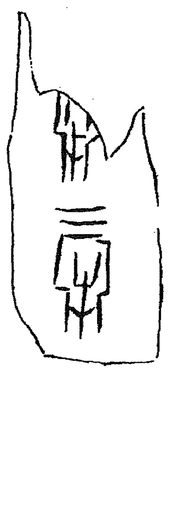
十六 續六・二十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亩王往

乙　翌乙不易日

第二十三葉

一 第四期　骨



甲　一牢

乙　二牢

丙　（三）牢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四期　骨

甲　二牢

乙　口牢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二・十七・六　佚存八八五　第三期　甲

甲　癸酉☒王

乙　口口卜（貞王）宏☒三宰☒鬯

續編研究「戩二十三」，誤作「戩三三」，應正。

四 續二・二十・四 第三期 骨
甲 戊辰卜兄丁⊠
乙 二牢茲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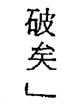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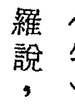
五 續二・二十一・三 第四期 骨
甲 己未⊠
乙 三牢

六 續二・十七・七 第四期 骨
甲 其三羌卯三牢
乙 貞羌用

七 續一・三十一・一 加粹一六五 合 新綴五二一 第四期 骨



甲 丙午⊠

正一（卜辭十字）一兩字之合也。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之从士，與牝从匕同，意匕者妣也」。（四十二頁四片）案沈濤說文古本考曰：「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牡畜父也，雄也。牝畜母也，雌也」。有「雌也，雄也」二字，是以牡牝概一切牲畜之雌雄言。然卜辭有从羊之  ，有从馬之  ，有从豕之  ，有从犬之  ，詩大雅靈臺：有从鹿之麀。恐不能以牡或牝之一字包之也。瞿潤　曰：「豝牝駑牝貈牝麀雖皆从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爲一字。今豝駑貈牝諸字，不見於字書，然牝麀尚異其音讀」。（殷虛卜辭第七片）此蓋對羅振玉說之異議也。羅氏曰：「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母畜對牡而稱牝，殆猶母對父而稱匕。羊豕犬亦牝，故或从羊，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馬。詩麀鹿之麀，乃牝之从鹿者，與牝豝牝貈諸字同，乃諸字皆廢，而麀僅存，後人不識爲牝之異体而別搆音讀，失之矣」。（增考中二十七頁）楊遇夫曰：「假令牛羊鹿犬種類各殊，祇以牝牡相符，即爲一字，以此校彼，詳略懸殊，揆之事情，殆不當爾。況母牛爲牝，母鹿爲麀，牝麀既不同文，牡羖麀狃安能爲一字？故余據爾雅釋獸：『鹿牡麚　』之文，釋塵爲麞，據『豕牝豝』之文，釋豝爲豝，據釋畜『牡曰騭，牝曰騭』之文，釋騭爲騭，據『羊牡羖、

八 續二・二十・七 第四期 骨
己 戊丁丙乙 五牢茲用

九 續二・二十一・二 第四期 骨
甲 丙午卜父丁夕歲一牢
乙 牢茲用

十 續二・二十五・二 第四期 骨
甲 戊 甲寅卜其又歲于高且乙一牢
乙 己 三牢

本編與粹編一六五片合，茲補圖如上。

續一・二十八・七 又二・二十一・八重 第一期 甲
甲 ⊠卯口父乙口𠂤五口十宰
乙 羅說，文乃絶不可通，二辭不啻爲吾說作確切之證明，羅氏之言，不待攻而自破矣」。（甲文說卷上二頁）案此說實較羅說爲優，王筠說文句讀曰：「易有牝牛牝馬，書有牝雞，爾雅有牝羊，是亦通稱也」。在殷商時，牛羊馬豕犬之雌雄从匕从，賦形各異，其音讀各有分別，必不以「牝」「牡」二字相通稱

十一 續二・二十二・一 第二期 骨
甲 乙丑⊠其召于⊠
乙 乙丑卜王曰貞十宰
丙 口口（卜）王（曰貞）口宰

十二 續二・二十一・十一 加十三 續二・二十一・十 合 新綴四五八 第三期 骨
甲 弜又
乙 口已卜⊠戈方
丙 ⊠𠂤少宰

丁　惠少竿王受（又）　吉
戊　大吉　一



本片與十三合，續編研究漏，茲補圖如上。

十三　已與十二合。

第二十四葉

一　續二・三十・五　第四期　骨

甲　王宏𠂤
乙　弜宏于止若

丙　惠牛王受又

二　續五・二十五・十　第一期　骨

甲　貞敉牛
乙　𠂤勿𠂤

敉，卽經傳之施，陳尸也。通胣，裂也。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二十五片。

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口歲勿牛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二・二十・二　第三期　骨

甲　惠牛鬯双
乙　口牢茲用

羽 羅振玉釋友，葉玉森曰：「按卜辭之羽，（前釋卷四第三十八頁）王先生釋鄂侯駿方鼎之「馭方羽王」之羽，卽有侑二字。（觀堂別集補遺釋宥）案本條之羽，當爲𠂇之繁文。

五　續一・二十八・一　第三期　骨

甲　父甲歲（惠）羊茲用
乙　惠勿牛

王先生釋文「歲」字誤作「惠」。

六　續二・二十二・二　第三期　骨

甲　貞其宰又一牛
乙　𠂤宰𠂤

七　續二・二十一・四　第二期　骨

甲　（戊）辰卜旅（貞）王宏口二牛亡尤　十月
乙　戊辰𠂤

八　續二・二十三・八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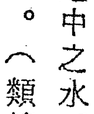
甲　告𠂤一牛
乙　二牛
丙　二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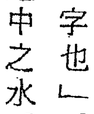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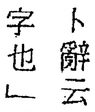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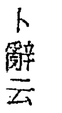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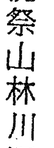
九　續二・二十二・七　第二期　骨

甲　戊戌（卜）貞告𠂤
乙　貞三牛

十　續二・二十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奏五牛薶𠂤



羅振玉曰：「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當爲貍之本字，貍爲借字，或又从犬，卜辭云：「貞  三犬奏五犬五豕卯四牛」。貍牛曰  ，貍犬曰  ，實一字也」。（增考中十六頁）王襄曰：「古貍字象貍牲之形，从  或者，象地中之水。貍之牲爲牛从牛，犬則从犬也，後世以貍薶爲，而  之本字廢」。（類纂正編九卷）案周禮借貍爲薶，說文，「薶，瘞也，從艸貍聲」。土部「瘞，幽薶也」。今俗作「埋」。爾雅釋天：「祭地曰瘞薶」。周禮司巫：「凡祭祀守瘞」。注云：「謂若祭地祇，

有埋牲玉者也」。禮祀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  之祭，當是祭地，字當作薶。

十一　續二・二十一・九　第四期　骨

甲　乙□貞命 

乙　勿 

丙　六牛

字亦見於南明四七二片，人名也。字亦不識。戩壽堂對照表作「二・十一・九」漏「二」字，應是「二・二十一・九」，當正。

十二　續二・十九・四　第四期　骨

甲　其□□

乙　其七牛

丙　貞求□宗

宗上所缺者乃先祖之名，以「祖乙宗」最常見，其他如「大乙宗」「四祖丁宗」「康且丁宗」「且辛宗」「中丁宗」「父丁宗」均有。

第二十五葉

一　續四・二十五・四　第一期　骨

丙戌卜㞢新豐用

㞢豐用　粹二三二

「新豐」「舊豐」對舉，則釋舊當是。惟說文訓舊爲「鴟舊」，與萯之訓「鴟屬也」，同類，尋其源，則卽卜辭之與。故說文繫傳：「徐鍇曰今借爲新舊字」。徐鍇知新舊之舊爲借字，特不知與萯雚爲一字。與觀之古文形近，亦一字。从乃从之譌也。則乃雚字，亦雚字，尋卜辭文例，則皆「觀」字也。說文：「觀，諦視也」，穀梁隱公五年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卜辭之言「觀」，或者因非常而視之也。如曰：「萑雚」「弜雚」「徂雚」：

□□卜王其又大乙□又

己巳子其又□

南明五四五

後下六・七

王其

弜

後下六・六

徂歲

後下六・八

徂歲

佚二二九

此雚字皆非祭名，亦非風字。李孝定集釋引後下六・七之「雚」下漏「又」字

引後下六・八及佚二二九之「雚」下，皆漏「歲」字，又引林泰輔二・十三・十片曰：「貞不其雚」，因此皆謂叚爲風字，實誤。又曰「雚册」：

□子卜㞢用

南明六二五

其求年于河㞢用

南明四五四

㞢卅牢用王受又

後下三四・八

㞢卅三牛用王受又

京津三九〇七

其用卅廿牛（王）受又

粹五一七

㞢卅牢用王受又

京都一八七八

癸□（卜）甲子典其

京津四八五二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六月乙巳工典其　前四・四三・五

此所引可證明爲一字，釋「舊册」者非。而實卽「雚册」，彥堂先生在殷曆譜下編卷二祀譜一解釋曰：「凡工典之舉行，必於甲日，此於乙日，疑當爲某次祭祀未行工典之禮，乃於乙巳日獻其祀典而觀之也」。此與非常而視之曰觀正合。又曰：「雚歲」「雚酒」：

乙未又歲于且乙牡卅宰歲　甲二三八八

然則卜辭之卜四形爲一字矣。惟專用爲地名，除一用爲地名外，亦借爲新舊之舊，如：

徂 歲

癸亥卜酒 其 ☒　寧一・二八六

福大乙酒 王每　粹四三四

乙未卜爭貞來辛亥酒 于且辛　甲一八五〇

來辛亥酒 于且辛　七月

酒 」實「 」之倒文，丙一二〇乙辭可見，此是舉行酒祭之時王親觀之也。効卣：「王 于 」，即爲舉行 祭而王觀之也。又有「黍 」，「 年 」「 田 」「 匄 」「 耤 」「王 」：

貞帚 黍不其

貞帚（ ）黍（不）其

□□（卜） 貞帚 年

貞年不其

□卯卜 貞帚 田（不）其

（辛）丑（卜）貞帚 田

□寅子（卜）☒ 匄☒

乙亥子卜丁來 匄我☒

二　續一・四十六・十　後下四十・二　第一期　甲

甲　正衎黃尹　四

乙　☒ ☒黃尹百牛　三

丙　三　四

本片戩壽堂及續編之拓本均殘存左上角，故王先生釋文僅有「尹黃百牛」四字，續編研究據後編之拓本摹錄較全。王襄曰：「 从行卽步之繁文」。（簠考帝系六頁）商錫永曰：「 仍當釋步，象人步於通衢也」。（福氏考釋二頁）

三　續二・二十一・一　第四期　骨

甲　五牢

乙　又羌

丙　弜又羌

「又」卽第一期之「 」，用也。「又羌」猶「 豕」「 牛」之比。

形也」。左傳會箋曰：「此京蓋象其崇積之狀而名，大誅罪人，積首級令崇以觀示四方，而懲兇慝，故謂之京觀」。自殷商以至春秋，處理戰爭之情況，未嘗有變也。本條「帚 黍 」之貞，蓋黍有非常之變，而帚 往觀之也。

己亥卜貞王往 耤 ☒　甲三四二〇

庚子卜貞王其 耤 衷往　十二月　後下二八・一六

貞王勿 　庫一六八五

□子卜宀貞 　五月　外一

己未卜宀貞王往 ☒　粹一〇四七

以上諸辭，以「觀」釋之，無不通順，其非祭名、地名者，無疑也。李孝定集釋以乙編六〇三片之「田 」謂是地名，此片丙編已綴合，其全辭爲「甲戌卜宀在 田 」。（丙三九〇）仍是「觀」字之意。惟有卜辭通纂X五片「庚午卜宀貞翌乙亥 其 又」，京都三四四片係同文異版，此辭中之「 」，頗似方國之名，然亦未敢必。李氏集釋又以「母 」爲人名，亦非，卜辭有「弜母 」語，（戩三四・一五）當爲對貞，甲編二九〇二片曰：「癸亥卜出 母 」。是亦觀「出」及「 」祭母某也。卜辭尙有「京觀」一辭，藏龜二六二・一片曰：「癸酉（卜）殼貞□于京觀」。左氏宣十二年傳曰：「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也」。漢書翟方進傳曰：「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鱓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注曰：「京，高丘也。觀謂如闕

四　續二・三十一・五　第三期　骨

甲　其又于丁 犬

乙　貞又羊王受又

丙　☒卯

續編研究出處作「未見他書著錄」，係打字錯誤未校出，應正。對照表不誤。

五　續二・二十一・七　又六・十五・七重　第一期　甲

甲　□子卜爭（貞）勿告□羊　一　二

乙　貞☒丑☒止☒　小告　五

六　續二・二十一・六　第二期　骨

甲　貞五人

乙　貞十羌

七　續二・二十・七　第三期　骨

甲　 百羊用

 字作 ，缺 筆。

八　續二・十七・八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 四羊四 卯四 四□□牛二南

乙　丁巳卜殼貞☒

　　王先生釋豕。

九　續二・二十四・三　第二期　甲

甲　貞三麋

乙　□□卜旅貞𠂤五卣

　　續編研究「三麋」作「三鷹」，誤，應正。麋字從眉作，無角。急就篇：「貍兔飛鼯狼麋麈」，顏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解角，目上有眉，因以爲名也」。經典多借麋爲眉，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愀然揚麋」。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注：「麋與眉同」。

十　續一・四十・五　第三期　骨

甲　☒禮新𠂤二羊一卣二

　　王先生釋「新」爲「妣辛」，誤。

十一　續五・十六・八　又六・十六・五重　第一期　骨

甲　戊午卜殼勿乎　羌于九𠂤弗其☒

　　續編研究出處「殼二十五」頁，誤作「殼三十五」頁，應正。

十二　續四・二十六・一　第一期　骨

　　☒禮新𠂤二羊一卣二

　　王先生釋「新」爲「妣辛」，誤。

續五・十六・八　又六・十六・五重　第一期　骨

甲　戊午卜殼勿乎　羌于九𠂤弗其☒

　　續編研究出處「殼二十五」頁，誤作「殼三十五」頁，應正。

甲　己亥卜爭貞壹出于且□

乙　辛丑卜殼貞帚姘乎黍丘商

　　王先生釋文「黍丘商」作「□□□」未釋，蓋因拓本未清晰也。卜辭同時用，是壹與殼爲一字之驗也。饒炯謂：「壹爲鼓之古文，鼓爲壹之轉注」。（說文解字部首訂）饒時尚無甲骨，能爲此說亦不易。徐灝曰：「豈樹鼓之象，出其上，羽葆也，象形」。戴氏侗曰：「豈樂器類，艸木籩豆非所取象，其中蓋象鼓，上象設業崇牙之形，下象建鼓之虡。伯曰：疑此即鼓字，鼓擊鼓也，故从支」。灝按楚金仲達說是也。鼓鼜彭皆从壹，是其明證。豈上从出，與声同意。中□象鼓，下象虡，與樂同意。至戴伯以爲壹即鼓字，雖無明據，然其說自通，蓋樂器之興，必先有鼓，然後建之虡，而設崇牙焉」。（說文解字注箋）戴伯以壹即鼓字，眞具卓識也。

續六・十七・一　第四期　骨

甲午貞其命多尹乍王寢　一　二

　　廣雅釋詁四，「尹官也」，「多尹」猶言多官。，應作，續編研究墓本微謬。此即金文之，皆以爲「作」字。王筠說文句讀曰：「按乍爲止作，然則乍是上古通借字，作是中古分別字」。林義光文源曰：「乍象人衣之縫紉，其義未聞」。以甲骨文用「乍」字之多，未有用作「止亡」之義。吳其昌以潘祖蔭所藏量侯𣪘毀之「乍」作「」，以爲从木从刀乃「乍」字初形，而否定甲骨文之爲「乍」字，不免主觀矣。（見殷虛書解詁三〇〇頁）甲骨文之爲「作」字，本條之「乍」，猶爾雅釋言「作造爲也」。周禮膳夫及儀禮士冠禮記並云：「造作也」。「乍王寢」言「造王寢」也。說文：「簉寢上同，並見說文」。今說文有闕捝。此即卜辭之字也。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本條所作王寢，不知是路寢抑小寢耳？

第二十六葉

一　續五・二十九・五　又六・二十・六重　**加凡將九・二**　續六・九・六　**合**　新綴四六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方其亯見何

乙　壬辰卜方其亯見何

　　本片與凡將齋藏甲骨九・二片合。茲補圖如左。



二　續四・三十一・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亡來嬉自西　二告　二

乙　☒出來（嬉）　小告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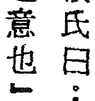
三　續二・一・一　第二期　骨

甲　貞勿𣪘Ⅱ

乙　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𢀛隮于室

丙　貞弜𣪘簸

甲辭之「  」，丙辭之「簋」，王先生釋文俱作「□□」，未釋。

 字僅此片一見，與  俱不識。王先生曰：「衣亦祭名，卜辭屢云：『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或云：『自武丁至于武乙衣』，則衣者合祭之名。古殷衣同音，則疑謂殷祭矣。詳見余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

四 續二・二九・七　佚存九五六　通纂四五三　第四期　骨

甲　不受禾

乙　癸卯貞東受禾

丙　北方受禾

丁　西方受禾

戊　（南）方（受）禾

王先生釋文甲辭「不」誤「西」，又戊辭未釋。殷契佚存亦未釋。

五 續二・二十九・四　第一期　骨

甲　□（今）歲我受年　七月

王先生釋文作「我其受年」，此殘留之「一」劃，係序數，恐非「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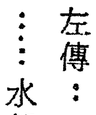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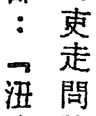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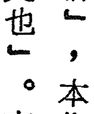
六 續二・三十・二　第一期　骨

甲　我受黍年

七 續一・五十三・四　第一期　骨

甲　貞于

乙　貞乎于西

王先生曰：「㕣卜辭作，  即辛字。說文：『㕣，語相訶距也。从口距辛辛惡聲也』。案古文辛並作  ，說文作辛，从辛之字亦然。惟㕣字所从之  形倘未失耳。西字卜辭上作 或作，此作  ，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此   三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鼎款識有  ，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簋單父丙爵有  字，省鳥存巢，手執干鼎之  字，則省巢存鳥。可知 字實象鳥巢，若說文訓缶之由  字，則古作  ，與  體有別矣」。

八 續五・十六・七　第一期　骨

甲　丁丑卜韋貞使人于我　二　三　二告　三

說文「使伶也」，繫傳集韻類篇韻會引並作「令也」，故段注卽改爲「令也」。段氏曰：「左傳：『吏走問諸朝』，本作：『使走問諸朝』。古注：『使速疾之意也』。……水部：『汫水吏也』。吏同使，謂水疾」。按契文使作  ，故古或以吏作使也。禮記表記：「故君使其臣」，注：「謂使之聘問師役之

乙　（貞）今日雨

第二十七葉

一 續四・四十七・四　第二期　骨

甲　戊子（卜）㞢貞今（夕）亡

乙　丙申卜㞢貞今夕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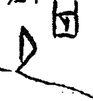
甲辭王先生漏釋。

二 續四・四十七・六　第二期　骨

甲　庚子卜貞今夕亡  　八月

乙　辛丑卜㞢貞今夕亡  　八月

三 續四・四七・七　第二期　骨

甲　庚辰卜㞢貞今夕亡 

四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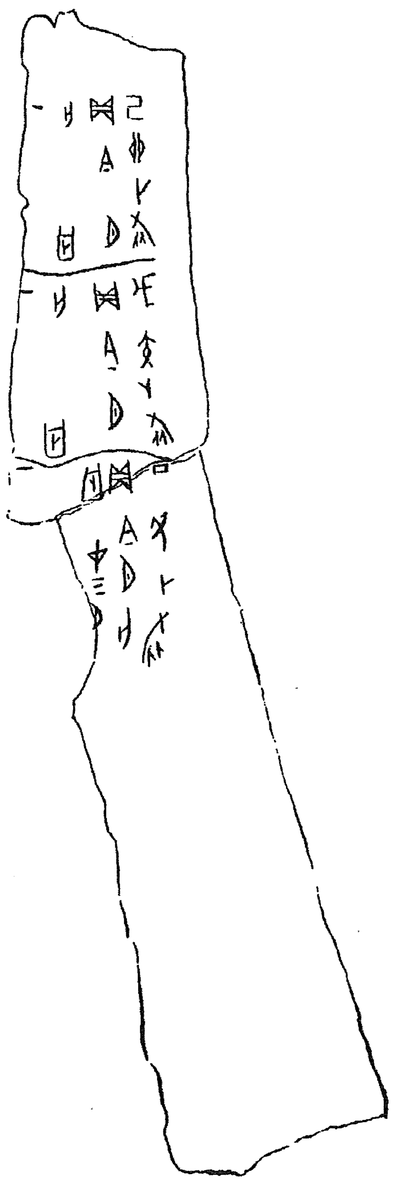
辛　辛酉卜口貞今夕亡𠂤

本片續編未用。

五　續四・四十七・五　又四・四十七・八重　第二期　骨

甲　戊子卜矣貞今夕亡𠂤　四月　一

六　續四・四十三・三**加九**　續四・四十三・六**合**　新綴四五二　第二期　骨



甲　丁丑卜旅貞今夕亡𠂤　在三月　一

乙　戊寅卜旅貞今夕亡𠂤

丙　己卯卜旅貞今夕亡𠂤　一

本片與本葉九片合，茲補圖如上。

七　續四・四十三・八　第二期　骨

甲　甲午（卜旅）貞（今夕）亡（𠂤）

乙　乙未卜旅貞今夕亡𠂤　在九月

丙　口口卜旅（貞）今夕（亡）𠂤　在口月

八　續四・四十三・四　第二期　骨

甲　戊戌（卜旅）貞（今夕）亡（𠂤）

乙　貞亡尤

丙　（戊）戌卜旅（貞）今夕（亡）𠂤　十二月

九　本片已與本葉六片綴合。

十　續四・四十・九　第二期　骨

甲　丁丑卜行貞今夕（亡）𠂤

乙　戊寅卜行貞今夕（亡𠂤）

丙　己卯卜行（貞）今夕亡𠂤

十一　續四・四十・十一　第二期　骨

甲　（甲）申卜行（貞）今夕亡𠂤　二月

乙　乙酉卜行貞今夕亡𠂤　四月

丙　丁（亥卜）口貞（今夕亡𠂤）

丙辭王先生釋文漏。

十二　續四・四十・十二　第二期　骨

甲　戊寅卜（行）貞今夕（亡𠂤）

乙　己卯卜行貞今夕亡𠂤

丙　（庚辰）卜行（貞）今夕（亡）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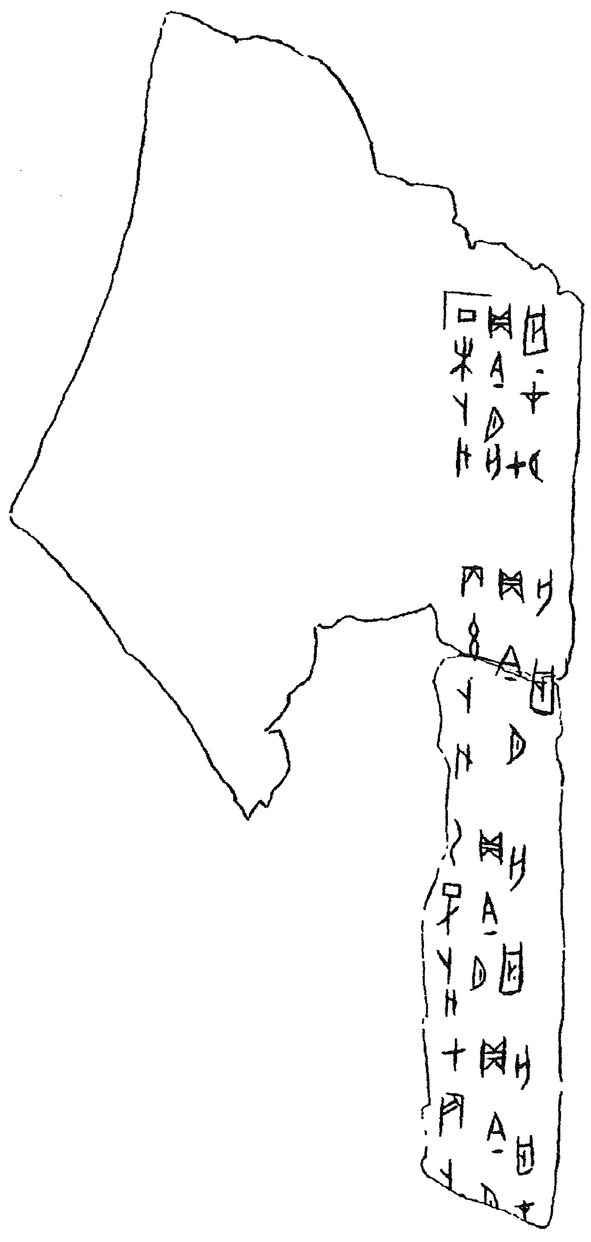
十三　續二・十五・一　第二期　骨

甲　戊午卜卽貞今夕亡𠂤

乙　己未卜卽貞今夕亡𠂤

第二十八葉

一　續四・四十一・十一**加三**　續四・四十一・八**合**　新綴四五一　第二期　骨



甲　甲辰卜（尹）貞今夕亡𠂤　在口月

乙　乙巳卜尹貞今夕亡𠂤

丙　丙午卜尹貞今夕亡𠂤

丁　丁未卜尹貞今夕亡𠂤　在七月

本片與本葉三片綴合，茲補圖如上。

二 續四・四十一・九 第二期 骨

甲 丁未卜尹貞今夕亡𡆥 在七月

乙 戊申卜尹貞今夕亡𡆥 在七月

丙 （己）酉卜尹（貞）今夕（亡）𡆥

續編研究摹本「戊申」誤作「壬申」，致釋文乙丙兩辭亦誤。茲改正重摹如左：



三 本片已與本葉一片綴合。

四 續六・十七・七 加京都B一七七六合 新綴三六六 第二期 骨

甲 丁丑卜貞今夕亡𡆥

乙 庚戌卜貞今夕（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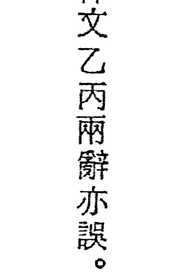
丙 壬子卜貞今夕亡𡆥

丁 口子卜（貞今夕亡𡆥）

丙 癸亥卜行貞旬亡𡆥 在七月

丁 （癸酉）卜行（貞旬）亡（𡆥） 在七月

續編研究摹本乙辭摹作「癸巳」，應是「癸丑」，重摹如左：



王先生曰：「旬卜辭作諸體，案使夷敦云：『金十』，扆敖敦蓋云：『金十』。考說文鈞之古文作，是即字，即旬字矣。卜辭又有之二日語，見鐵雲藏龜第六葉亦可證。余徧搜卜辭，凡云『貞旬亡𡆥』者，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爲一旬。而於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旬亡𡆥』者，猶易言『旬亡咎』矣。日自甲至癸而一徧，故旬之義，引申爲徧。爾雅釋詁：『宣旬徧也』。說文訓褰之勹，實卽此字。後世不識，乃讀若包。殊不知勹乃旬之初字。匍字从車从勹，亦會意兼形聲也。此前後數十條，皆卜一月或一旬之吉凶；倘有卜每日之吉凶者，殷虛書契後編有一條云：『己丑貞庚亡𡆥』又云：『庚寅貞辛亡𡆥』。卷下第十四葉殷人於時日卜筮，可云濱矣」。

七 續四・四十一・二 第二期 骨

甲 癸𠂤

乙 癸亥卜出貞旬亡𡆥 七月

丙 （癸𠂤）卜（出）貞（旬）亡（𡆥） 𠂤月

八 續四・四十三・七 又四・四十三・五下半重 第二期 骨

甲 癸丑卜旅貞旬亡𡆥

乙 癸丑卜尹貞旬亡𡆥

續編以本片拓本之下半，分置於同頁作第五片，寫續編研究時尚未發現，茲特訂正。

九 續四・四十一・六 第二期 骨

甲 （癸𠂤卜王）貞（旬亡𡆥）

乙 癸丑卜王貞旬亡𡆥

丙 （癸）𠂤卜王貞（旬亡𡆥）

十 續四・四十六・三 藏龜二二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宂貞旬亡𡆥 九月

十一 續四・四十一・三 第二期 骨

甲 癸𠂤（卜）王（貞旬）亡（𡆥）

本片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B一七七六片合，茲補圖如上。貞人  ，陳夢家隸定作涿。

五 續四・四十九・四 第二期 骨

甲 丙寅（卜涿）貞今（夕）亡（𡆥）

乙 丁卯卜涿貞今夕亡𡆥

丙 （戊）辰卜涿（貞）今夕（亡）𡆥

六 續四・四十・十三 第二期 骨

甲 癸（卯卜行）貞（旬亡）𡆥

乙 癸丑卜行貞旬亡𡆥 在七月

乙　癸未卜王貞旬亡𡆥
丙　癸巳卜王貞旬亡𡆥
丁　（癸□）卜王（貞旬）亡𡆥

十二　續四・四十五・四　滬續二五三・一　佚存三十五　第一期　骨

甲　癸（未）卜（宀貞）旬（亡𡆥）
乙　癸巳卜宀貞旬亡𡆥
丙　癸卯卜宀貞旬亡𡆥
丁　癸丑卜宀貞旬亡𡆥
戊　癸□卜□𡆥
己　□□亡𡆥

第二十九葉

一　續二・十四・三　第二期　骨

甲　癸巳卜兄貞旬亡𡆥
乙　癸卯卜兄貞旬亡𡆥　五月
丙　癸丑卜兄貞旬亡𡆥
丁　癸亥卜兄貞旬亡𡆥　六月

187

五　續二・十三・九　第二期　骨

甲　癸亥卜（㱿）貞旬（亡）𡆥　一月
乙　癸酉卜㱿貞旬亡𡆥　一月
丙　癸未卜㱿貞旬亡𡆥　一月
丁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　二月

六　續四・四十七・九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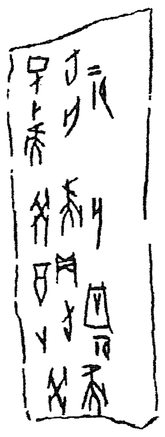
甲　癸（亥卜）㞢（貞旬亡𡆥）



188

乙　癸酉卜㞢貞旬亡𡆥　十一月
丙　（癸）巳卜㞢（貞）旬亡𡆥　十二月

乙辭王先生釋文有「十一月」，茲據補。重摹如左：



七　續四・三十七・十三　第二期　骨

甲　（癸巳）貞（旬）亡（𡆥）
乙　癸卯貞旬亡𡆥
丙　癸丑貞旬亡𡆥

續編研究釋文誤作「三十七・十二」，出處誤作「戩三十・七片」。應正。

八　續四・三十九・三　第四期　骨

甲　癸未（卜）貞旬亡𡆥

189

190

二　續二・十四・四　第二期　骨

甲　癸丑卜㱿貞旬亡𡆥　二月
乙　癸亥卜㱿貞旬亡𡆥　三月　一

續編研究釋文「癸丑」「癸亥」互倒，未校出，應正。

三　續二・十四・二**加四**　續二・十四・一**加三十一・七合**　新綴三二一　第二期　骨

甲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　十二月
乙　癸卯卜㱿貞旬亡𡆥　十二月　二
丙　癸丑卜㱿貞旬亡𡆥　十二月　二
丁　癸亥卜㱿貞旬亡𡆥　在正月　二
戊　癸酉卜㱿貞旬亡𡆥　在正月　二
己　癸未卜㱿貞旬亡𡆥　在正月　二
庚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　在二月　二
辛　癸（卯）卜㱿（貞）旬亡𡆥

王先生釋文注曰：「此一片折爲二者」。此版已入殷曆譜旬譜五，屬祖甲二年及三年。惟尚可加三十一・七片，應再補辛一條。補圖如左：

乙　癸巳卜貞旬亡𡆥

丙　癸卯卜貞旬亡𡆥

甲辭王先生釋文僅「貞亡」二字。

九　續四・三十九・五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貞旬亡𡆥

乙　癸丑貞旬亡𡆥

丙　癸亥貞旬亡𡆥

丁　癸酉貞旬亡𡆥

戊　癸丑貞旬亡𡆥

己　癸未（卜）貞旬亡𡆥

十　續四・三十八・一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貞（旬）亡（𡆥）　二

乙　癸丑貞旬亡𡆥　二

十一　續四・三十八・二　第四期　骨

甲　癸未貞旬亡𡆥

乙　癸巳貞旬亡𡆥

乙　癸亥貞旬亡𡆥

丙　癸酉貞旬亡𡆥

丁　癸未貞旬亡𡆥

四　續四・三十九・二　加美國一一三　庫一〇八七合　新綴六一五　第四期　骨



五　續四・三十八・八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貞旬亡𡆥

乙　（癸亥）貞旬亡（𡆥）

丙　癸酉貞旬亡𡆥

丁　癸未貞旬亡𡆥

戊　癸巳貞旬亡𡆥

本片與美國所藏甲骨錄一一三卽庫一〇八七片綴合，補圖如上。

第三十葉

一　續四・四十七・一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爭貞旬亡𡆥

乙　癸亥卜爭貞旬亡𡆥　二

丙　己巳　二

丁　癸酉卜爭貞旬亡𡆥　三

戊　癸巳卜貞旬亡𡆥

己　（癸卯卜）爭（貞旬）亡（𡆥）

丙辭「」兩字不識。

二　續四・三十八・三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丑卜貞旬亡𡆥

丙　癸亥卜貞旬亡𡆥

丙　（癸）巳（貞）旬（亡）𡆥

丁　癸酉卜貞旬亡𡆥

三　續四・三十八・四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貞旬亡𡆥

甲　癸酉貞旬亡𡆥

乙　癸未貞旬亡𡆥

丙　癸巳貞旬（亡）𡆥

六　續四・四十・六　第四期　骨

甲　（癸口卜）貞旬亡𡆥　二

乙　癸卯卜貞旬

丙　癸酉卜貞旬

丁　　二

王先生釋文作直行向下讀，誤。丁辭殘存「」形，姑補足如上，字亦不識。

七　續四・三十七・十二　第四期　骨

甲　癸（酉）貞（旬亡𡆥）

乙　癸未貞旬亡𡆥

丙　（癸）巳（貞）旬（亡）𡆥

續編研究出處誤作「戩三十・十三片」。應正。

八　續四・三十九・十　又四・四十六・八重　第一期　骨

甲　癸□（卜）爭（貞）旬（亡）𡆥

乙　癸酉卜貞旬亡𡆥

九　續四・四十・八　第四期　骨

甲　癸巳卜貞旬（亡）𡆥

十　續四・三十九・七　續龜十八・三　第一期　骨

甲　癸□（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旬亡𡆥

丙　□巳

十一　續四・四十・一　第一期　骨

甲　癸（亥卜）宁（貞旬）亡（𡆥）　三　二告

乙　癸酉卜貞旬亡𡆥　三

丙　（癸）未（卜）宁（貞旬）亡（𡆥）

十二　續四・三十八・九　第四期　骨

甲　癸（酉）貞（旬）亡（𡆥）

乙　癸未貞旬亡𡆥

丙　（癸）巳貞旬亡𡆥

十三　續四・三十七・十一　第四期　骨

甲　癸巳貞（旬）亡（𡆥）

乙　癸卯貞旬亡𡆥

丙　（癸）丑（貞）旬（亡）𡆥

十四　續四・三十九・九　第一期　骨

甲　癸□　三

乙　癸亥貞旬亡𡆥

丙　癸巳□

第三十一葉

一　續四・三十七・十　又四・三十八・六重　第四期　骨

甲　癸丑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旬（亡）𡆥

二　第三期　甲



甲　癸酉（卜）尹（貞）旬（亡）𡆥

乙　□□卜□（貞）旬（亡）𡆥　三月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六・四・八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王先生曰：「亡𡆥，卜辭或作亡𡆥；𡆥怡一字」。案此編研究出處作「戠三十一・五片」，「五」字係打字錯誤，未校出，應正。

四　續四・四十九・二　又六・十五・四重　第四期　骨

甲　癸□　二

乙　癸巳貞晝亡𡆥　三　三

續編研究作「本片未見他書著錄」誤。戠壽堂對照裘不誤。

五　續四・三十七・五　第四期　骨

甲　乙丑貞亡𡆥　一

六　第一期　骨

甲　癸□卜貞（旬）亡𡆥　二　二

本片續編未用。

八七　續四・三十七・六　第四期　甲

已與第二十九葉第三片及第四片綴合。



甲　癸丑貞（旬）亡𡆥　二　二

本片續編卷四第三十七頁六片漏摹，釋文不漏，祇誤「癸巳」爲「癸亥」應補正。原圖續編已剪小，茲補摹如上。

九　續四・四十一・一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在）十（月）

乙　壬申卜行貞出亡𡆥

丙　貞亡尤　在十月

十　續四・四十一・四　第二期　骨

甲　辛未卜貞王旬亡𡆥

乙　貞亡尤　在六月

十一　續三・三十五・七　又四・四十一・十重　第二期　骨

甲　戊□（卜）□貞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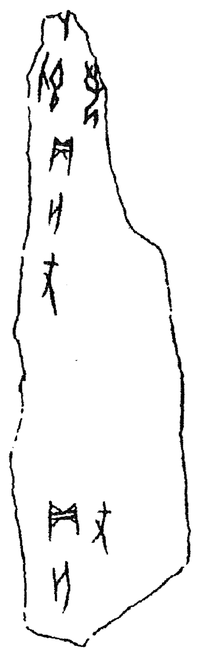
乙　貞亡尤

丙　戊寅卜尹貞王出亡𡆥

丁　貞亡尤在六月

戊　□□卜尹（貞王）出亡𡆥

十二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尤

乙　貞亡尤

丙　□□卜卽（貞）𠂤若

本片續編未用。

十三　續二・二十六・四　第四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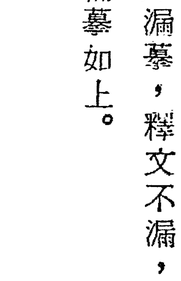
甲　□未貞十𠂤

乙　不用　二

丙　茲用　二

甲辭未字未刻全。

十四　第三期　骨



本片續編未用。

十五　續二・二十六・三　第三期　骨

甲　壬（申卜貞翌）癸酉求𠂤自𠂤　二

乙　茲用　二

第三十二葉

一　續二・二十六・六　第三期　骨

甲　大吉茲用

二　續二・二十六・七　第三期　骨

甲　茲用

三　續二・二十六・五　第二期　甲

甲　庚戌（卜王）曰貞𠂤用茲

「用茲」似爲「茲用」之倒。

四　續五・二十八・十　又六・二十五・六重　藏龜一〇九・三　第一期　骨

甲　壬□卜宂貞帝

乙　貞不其𡆥

丙　𠂤𡆥

葉玉森曰：「唐書引禮盧注：『禘帝也』。卜辭之帝，亦多假作禘。禮大傳：『不王不禘』，是惟王者宜禘，禘與賓並祭天之禮，殷人亦以祭祖」。案卜辭曰：「貞方帝卯一牛一南」（前七・一・一）又曰：「戊申卜殼貞方帝賓于土𡆥卯上甲」，（乙五二七二丨丙四三一）「丙辰卜㱿貞帝于𡆥」。（遺八四六）此卽禘祭，然不必與賓並祭也。王襄曰：「帝卽尙書湯誓伐五頁）案卜辭稱帝爲上帝者甚多，如「帝受又」「帝命雨」之辭，不勝枚舉。又如丙三十六片曰：「貞成賓于帝，貞成不賓于帝。貞大甲賓于帝，貞大甲不賓于帝。貞下乙賓于帝，貞下乙不賓于帝」。猶逸周書太子晉解之：「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也。胡厚宣曰：「武丁時帝爲天神之專稱，至廩辛康丁以後，人王始亦稱帝，如帝甲，文武帝，帝乙帝辛。惟人王而只稱

爲帝，則此條實爲僅見之例也」。案所指係厦大藏甲二十七片曰：「从乎汰帝子邿史王其每」中之「帝」字，且在結語中又曰：「知廩辛康丁時不特稱祖甲爲帝甲，且直以帝字代王而自稱之，實爲前此所未見之一例也」。（厦門大學藏甲骨文字，案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一頁二十九引胡氏之文，係改削而成，非胡氏原意）。厦大卜辭之帝字，謂爲時王自稱之辭，絶難證實，今日所見帝甲文武帝諸稱，皆死後之尊稱，人王稱帝尚未發現耳。

五 續五・二十二・十 藏龜二・一 第一期 甲

甲 ☒茲邑不隹帝曰

島邦男氏殷虚卜辭綜類頁四三釋作：「……曰帝隹不茲邑……」，案此版係上腹甲近左邊至內腹甲部份，此部份之卜辭皆自左而右，故島邦氏之讀法非。羅振玉曰：一說文解字邑从卩，案凡許書所謂卩字，考之卜辭及金文皆作㔾，象人跽形。邑爲人所居，故从口从人，猶圖爲倉廩所在，故从口从啚」。（增訂考釋中七頁）卜辭稱商爲「天邑」「大邑」，言「茲邑」者，蓋指某一邑也。「帝曰」殊費解，蓋此爲對貞，「帝曰」下當尚有字，在貞問之句中也。

六 續五・十八・三 又六・十七・四重 第一期 甲

甲 ☒王☒隹今乙☒死隹☒

甲 貞不（隹）父☐𠂤

本片續編未用。父某未見刻辭，或爲當時漏刻，或因拓本模糊。然以作「父乙」爲最可能。

九 續四・三十三・四 又五・二十四・三重 第一期 骨

甲 甲寅卜殼貞我乍邑若

十 續四・二十・十一 第四期 骨

甲 不雨

乙 癸亥貞子[illegible]亡𡆥

丙 又𡆥 二

[illegible]字不識。

第三十三葉

一 續二・三十一・七 又六・二十一・九重 第三期 骨

甲 叀廿祀用王受（又）

乙 用十祀

續編研究出處誤作「未見他書著錄」，戩壽堂對照表不誤。

二 續五・二十九・十二 前四・二十五・四 第二期 甲

甲 ☐卯卜王勿命夫受☒

乙 癸亥☒

續編研究出處誤作「戩二十三・二片」，應正。夫於卜辭有三義，一通大。「辛亥卜貞☐來甲☒翌甲寅[illegible]用☐于夫甲十三月」，（前四・七・六）「☐午卜登自上甲夫示[illegible]隹牛小示叀☒」。（前五・二・四）一爲大甲作夫甲，一爲大示作夫示。二地名。「丁亥卜王從于夫往來亡[illegible]」。（庫一五四八）一爲人名。「☐酉卜貞夫往來亡𡆥允亡☐」（佚八四〇）與本條卜辭，皆是人名。

三 續六・二十二・五 第一期 甲

甲 癸☒妥允伐隻[illegible]三

妥字說文所無。爾雅釋詁：「妥安坐也」。玉篇引爾雅云：「妥，坐也」。廣韻云：「妥，安也」。漢書燕剌王旦傳集注亦云：「妥安也」。妥與綏同，綏訓安，妥亦訓安也。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鄭玄注：「古文妥爲綏」。故漢書注亦云妥古綏字。禮記曲禮云：「大夫則綏之」。又云：「國君綏視」，鄭注並云：「綏讀爲妥」。是妥綏古字通。羅振玉曰：「古綏字作妥，古金文與卜辭並同。說文解字有綏無妥，而今隸反有之，雖古今



七 藏龜二二九・二 第一期 甲



甲 丙☐（卜貞）☒丁☒且☒卯☒𠂤☐

本片續編未用。

八 藏龜一三七・二 第一期 骨

殊釋，然可見古文之存於今隸者爲不少也」。（增訂考釋中六十頁）

四 續五・二十八・四 第二期 骨

甲 □巳卜㞢（貞）从羊㚔□ 又□ 一

㚔 字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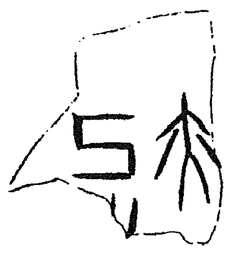
五 續五・二十七・八 第二期 骨

甲 丙申卜喜貞□

乙 □□卜㞢（貞）今夕（亡𡆥）

喜爲第二期貞人。

六 第一期 甲



甲 己未□亦□

本片續編未用。

七 續六・二十一・六 第四期 骨

甲 □牢又𢍏 歲□

八 續六・十九・六 藏龜一九六・四 佚存九六〇 第一期 甲

甲 □豕 三 四

乙 □弗𢍏 夫一 二

𢍏 此與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第二十四片之𢍏，當爲一字，當是農作物，余釋「荐」 考詳柏根氏考釋第二十四片。

九 第一期 甲



甲 □蔡□

本片續編未用。金文蔡作𢍏，與此字作𢍏同。金文編云：「魏三體石經古文作𢍏，故得定爲蔡字」。兩周金文大系考釋以爲希原作𢍏。段爲蔡也」。案契文希字作𢍏形，與此蔡字之作𢍏，雖形似而截然不同，乃兩字，不得謂「希叚爲蔡也」。

十 續五・二十・四 藏龜一九一・一 第一期 骨

甲 □而□允隻

卜辭有「𠂤白」，方國名也。後下三十八・七片曰：「□𠂤五𠂤二」，此𠂤言隻，可能是獸類。甲骨文零拾第一三〇片考釋曰「邦懷謂𠂤爲而之象形字，說文解字云：『而，頰毛也』。此字正象頰毛。此而讀爲能，（本集韻）說文字解字云：『能熊屬』。卜辭乃借『而』爲能也」。

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帚姘□允□

本片續編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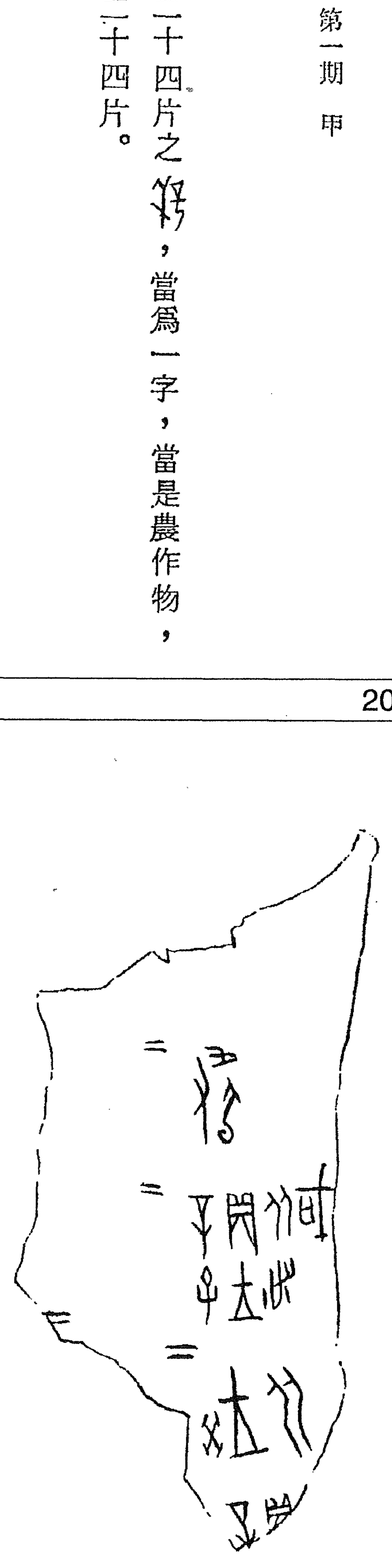
十二 續六・二十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弗昌

乙 貞競

丙 □□卜貞𢍏□其戈

十三 第四期 骨



甲 辛（巳）貞□

乙 王从 二

丙 辛巳貞王从沚𢦏 二

丁 又𢦏 二

戊 癸□

本片續編未用。第一期有「𢦏」，至第四期則有「𢦏」。說文「从相聽也」。段玉裁注曰：「按从耆，今之從字，從行而从廢矣」。從，

說文作：「㠯，隨行也」。公羊莊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左隱六年傳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注：「從隨也」。漢書項籍傳：「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王从」當訓「隨行也」。

十四 續五・十八・七 通纂四六七 第三期 骨

甲 ☒執

乙 ☒在幷☒告又㞢

秦權量：「皇帝盡幷兼天下」，幷皆作幷。此幷是地名。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爾雅釋文引鄭元云：『舜以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太康地記云：『幷州不以衞水爲號，又不以恆山爲僻，而言幷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讀史方輿紀要州域形勢唐虞三代曰：「舜攝帝位，命禹平水土，以冀靑地廣，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又山西太原府曰：「禹貢冀州地，春秋時爲晉國，戰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兩漢因之，兼置幷州治也」。卜辭之幷，必當在恆山附近求之也。

十五 續五・七・四 之餘二・二 第四期 甲

甲 癸巳卜命㠯𠂤

乙 戊戌卜㱿占幼

說文之養，古文作㚔，繫傳作㚔，與卜辭之作㚔㚔㚔者，毫無二致。本條爲人名，如「貞☒往于㚔」，（遺九一〇）則爲地名。屈翼鵬氏之甲編考釋謂：「甲骨般庚之般，其偏旁或作㚔，知㚔即殷。從可知㚔即殷字」。釋此作殷，於字形尙可說通，然在卜辭之用法，作「牡山羊」者極少，如曰：「☒用自（上甲）至于多后」，（甲一三二）可以解釋爲「三殷」，然亦未嘗不可以「㚔人」釋之，故釋殷非絕對，且說文已有「殷」，其形完全相同，則別釋作「殷」者，又不安矣。孔廣居曰：「養之古文殷，玉篇在攴部，案此字從攴，殊不可解，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事。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体，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說文疑疑）孔氏之「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事」，惜其不見甲骨，故有此感焉。說文：「㚔鄰道也」。段玉裁曰：「道當是邑字之誤也。其字从二邑會意」。徐灝曰：「箋曰：戴氏侗曰：『㚔卽鄉也。周官二鄉則公一人，謂之鄉合，故从二邑相鄉，因之爲鄉背』。（說文解字注箋）戴氏以爲㚔卽鄉，是也。㚔在乙編尙有一版，當爲㚔之省。羅振玉曰：「此字从㚔从㠯，或从㚔从㠯，皆象饗食時，賓主相嚮之狀，卽饗字也。古

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爲一字，後世析而爲三。許君遂以鄉入㚔部，卿入卯部，饗入食部，而初形初誼，不可見矣」。（類編六）鄉卽饗禮，亦卽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義曰：「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鄭注：「鄉，鄉飲酒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皆單稱鄉，是本片之「占幼」義不詳。

十六 續六・二十九・三 第二期 骨

甲 甲申

乙 甲申卜王

丙 口口既☒㞢

十七 續六・二十四・二 佚存九〇八 第三期 骨

甲 其㞢受

乙 弜巳㞢

第三十四葉

一 續五・二十・十 又六・十七・八重 藏龜七一・三 第一期 甲

甲 甲（子）卜☒我㚔

乙 丁卯卜角其㚔

丙 庚午卜角其㚔

㚔字不識。角爲人名，亦爲地名。㚔與㚔，卽說文之夾，「盜竊裹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弘農陝字从此」。鉉謂「从亦入，」，錯謂「从二人」，今以甲骨文驗之皆非，字乃亦人之下藏一人或兩小人也。段玉裁「疑陝卽夾字」，甚是，用作地名，當卽陝字。鈕樹玉曰：「地名每從方音，故又音閃也」。（說文解字校錄）徐灝曰：「夾古亦通作陝，亦作閃。後漢書班昭傳：『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李賢注：『陝輸，不定貌』。卽夾之引申義。趙壹傳：『榮納由於閃輸』，李注：『閃屍，暫見之貌』。閃屍「天吳乍見而髣髴，蜩像暫曉而閃屍」，亦夾輸之聲轉，今俗謂反覆不定曰閃鑠，義亦同也」。（說文解字注箋）尙書梓材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孔傳：「夾音協，近也」。左傳僖公四年「以夾輔周室」，及二十六年：「昔周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注均曰：「夾古洽反，舊音古協反」。故玉篇讀「胡頰切」，廣韻亦曰：「聲轉爲施隻切」。由「協」而「古協」「古洽」「胡頰」，是皆聲之轉也。尙書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亦曰：「夾，近也」。是孔傳皆訓近。詩疏則曰：「夾輔者，左右之辭也」。儀禮旣夕禮：「圉人

夾率之」，注：「在左右曰夾」。桂馥說文義證曰：「本書陝弘農陝也。漢書弘農有陝縣，九域志雷首山，在陝州」。案陝縣在今河南省澠池縣西。讀史方輿紀要河南府陝州：「廢陝縣，今州治。史記秦孝公元年東圍陝城。又惠文君十三年，使張儀伐魏取陝，出其人與魏。漢置縣，屬宏農郡」。又曰「陝州，周爲周公召公分陝之所，春秋虢國地，所謂北虢也。尋屬晉，戰國屬魏，又屬韓，後入秦，屬三川郡，漢屬宏農郡」。

二　續二・十三・六　第二期　骨

甲　□卯卜卽（貞）王宖□□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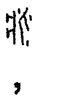
三　續二・五・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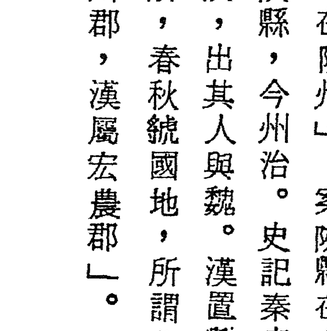
乙　☒弜宖　二月

四　續五・十七・三　又六・十五・二重　第一期　骨

甲　甲辰卜㞢貞疾舌隹㞢𠂤

疾病之疾，契文均作，亦作  。「囚風㞢疾」，卜　恆語也。乙編一二五片曰：「癸酉卜亥  風又　十二月」。是其證。丁山釋疾(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碻無可易。楊遇夫改釋爲  ，與契文作者，形亦未合。孔廣

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在□羌□其☒

本片續編未用。字不識，上似尚有殘文。胡光煒曰：「夙乃嚮明之時，殘月在天，惟仰而可見，夙興之人，喜見殘月，故兩手向空作捧月狀」。（說文古文考）葉玉森曰：「夙乃嚮明之時，殘侵月而起，故其誼爲早」。（說文古文考）葉玉森曰：「夙乃嚮明之時，殘月在天，惟仰而可見，夙興之人，喜見殘月，故兩手向空作捧月狀」。（說契）如此說，則是夙興之人玩月，而非持事矣。徐灝曰：「按夕本古朔字，象月初生之形，說見部首。月初生時，昏莫及晨早往往見之，故鴻範五行傳謂初昏爲夕，將晨亦爲夕也。夙者，晨起操作之義，故从夕从」。（說文解字注箋）按徐氏謂「夕本古朔字」者誤，契文月夕同用，者，謂从月可，

居曰：「說文分疾爲二，合疾矧爲一，疑皆非」。是也。舌字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二十頁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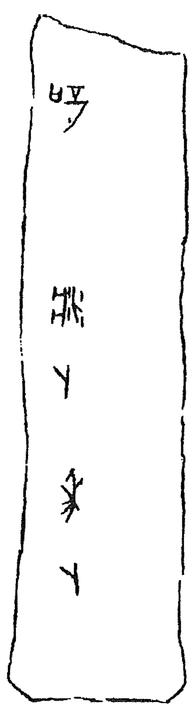
五　續六・二十六・八　佚存九六五　第一期　骨

甲　年卜

乙　疾卜

丙　

說文：「語相訶  也，从口辛，辛惡聲也。讀若蘗」。段注：「辛音愆」。孔廣居曰：「辛與愆通，書曰：『惟口啓羞，不愼則愆』。从口从辛，所以垂戒也。亦从口从辛，辛，過也，口有過而猶不肯以爲自其口出，是訶  也。从口  辛于外」。（說文疑疑）　本條卜辭僅刻此「  」字，而與「疾卜」「年卜」段落分明，豈所以垂戒之意歟？「年卜」佚存釋「禾卜」，非，實是「年」字。續編研究釋文承佚存之誤，今正之，再摹圖如左：



七　續五・十七・二　藏龜二・十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貞王夢☒

丙　貞王夢  ☒

丁　□未（卜）㱿☒　一

戊　☒王☒　二

續編研究釋文出處，藏龜誤作「二十七・一」，應正。丁山釋夢（史語所集一本二分），至塙。

八　續六・十八・九　佚存九七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祝岳

乙　貞祝河

丙　（貞）祝岳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玉篇：「祝祭詞也」。書洛誥：「逸祝册」。鄭注：「使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漢書郊祀志：「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顏注：「祝爲主祭之贊詞者」。祝告山川，漢代尚行之。戰國策齊策：「爲儀千秋之祝」，注：「祈也」。劉師培古文字考曰：「祈祝之祝，正字爲禱，說文禱，告事求福也」。

九 續三・四十二・一 又五・二十四・二 又五・三・十五重 第一期 甲

甲 貞我弗其隻執

王先生釋文「隻」作「隹」，蓋未注意 中尚有丨，當是 字。

十 續四・三十四・三 藏龜二二五・三 第四期 甲

甲 丁巳卜貞若

乙 卜 一月

十一 續四・三十四・六 第一期 骨

甲 庚寅卜

乙 戊午

丙 貞若

一豕，或二豕者，笠中固不狠豕數也。其从 者，上有庇覆，今人養豕，或僅圈以短垣，口象之；一象其闌，所以防豕逸出者」。（增訂考釋中十三頁）案方言：「笠圂也」。注云：「謂蘭圂也。漢書王莽傳：「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後漢書東夷傳注：「蘭即欄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蒼頡篇曰：「圂豕所居也，字从口，豕在其中也」。漢書五行志：「豕出圂」，顏注：「圂者，養豕之牢也」。卜辭曰：「貞乎乍圂于專，勿乍圂于專」。（乙八一一一）正謂作養豕之牢于專地也。然則 爲動詞，字待考。

第三十五葉

一 續五・十八・六 第一期 甲

甲 口午（卜）貞（帚）允見出

二 續五・十八・二 第一期 甲

甲 乙丑卜（貞）㞢（帚）好口子口 二

三 續四・三十・二 第一期 甲

甲 口戊卜爭（貞）帚好見

四 續四・二十七・七 第一期 骨

甲 己亥卜亘貞帚姘不祥 二月

五 續四・二十六・六 佚存九六七 第一期 骨

甲 （癸）亥帚井𣪊

乙 甲子卜 二

六 續四・二十六・七 第一期 骨白

甲 帚井示七屯

七 續五・十九・十四 第一期 甲

甲 妨 三月

八 根據佚存二三片，此爲第十三頁五片之四，已移于彼。

九 續六・十六・六 藏龜一七九・三 前六・二十七・二 第一期 甲

甲 貞叀翌 告于（王）亥雨 一

乙 貞勿如

說文解字曰：「如，從隨也」。段玉裁注曰：「從隨即隨從也。隨從必以口，从女者，女子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引申之，凡相似曰如，凡有所往曰如，皆從之引伸也」。案左昭公

十 續四・三十・六 藏龜一七〇・二 第一期 骨

甲 我 帚好 圂弗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圂豕廁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口乃豕笠也。或

二十八年傳曰：「御以如皐」，疏：「如，往也」。爾雅釋詁：「往也」，小爾雅廣詁：「適也」。此如字，亦當訓往。

十 續四・三十七・四 第二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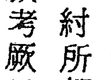
甲 貞妹其至 在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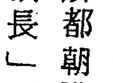
乙 ☒來☒

王先生曰：「卜辭此妹字作，从女从，卜辭十二辰之未亦多作，知卽妹矣」。羅振玉曰：「卜辭中此字爲地名，殆卽酒誥之妹邦矣。又借爲昧爽字」。（殷虛文字類編）書酒誥孔傳曰：「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酒誥又曰：「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奔走事厥考厥長」。傳：「今往當使妹土之人，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妹在殷商時，當爲一國，「妹其至」猶言「妹國之人至」也。

十一 續五・十七・六 第一期 甲

甲 ☒隻

乙  允 二

 字不識。

十二 續四・三十一・四 藏龜一七八・一 通纂五四九 第一期 骨

甲 貞亡來  自南 三 三

十三 續五・三十一・九 第一期 甲

甲 貞其出又 十月

十四 續四・三十六・九 **加三十六・一** 續四・三十六・十一又六・二十二・十二重合 第四期 骨

甲 己丑卜庚其㞢 一

乙 庚不㞢 二

丙 不☒

戩三十五・十四片與三十六・一片合，續編研究已綴合。

第三十六葉

一 與三十五葉十四片合，已移彼。

二 續四・三十六・七 又六・二十三・十一重 通纂三九〇 第一期 骨

甲 貞不其㞢

乙 戊戌卜貞今夕㞢 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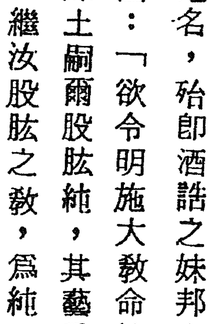
丙 貞不其㞢

三 續四・三十六・五 第一期 骨

甲 翌乙（丑）☒

乙 翌丙寅不其㞢 一

續編研究甲辭漏「乙」字，茲據王先生釋文補，並加（丑）字。圖版重摹如左：



四 續四・三十六・八 通纂四一五 第一期 甲

甲 癸巳（卜貞）翌甲（午）㞢甲雇 六月

乙 六月

王先生與通纂於本片之釋文作：「癸巳☐翌甲㞢甲雇。六月」，頗漏。王先生曰：「  从隹从凡卽鳳字，卜辭假鳳爲風，其字作  諸體。

余謂周禮大宗伯飌師之飌，卽此字之譌舛也。他辭云：「辛卯雨」，雨並言，是爲風之借字無疑矣」。卜辭通纂曰：「雇，字王國維釋風。案此字从日，並非从凡。卜辭凡字作，乃盤之初文，其它鳳字可證，與此从作者迥然有別。又此字有與鳳字同見於一片者，亦不得爲風。余謂此當是家之異，說文：「家覆也，从宀豕」。（字今作蒙）曰豕爲蒙，曰隹亦蒙意也。字每與風雨同見，必假爲天象字無疑。余意蓋假爲霧若霧。書洪範「曰雨，曰霽，曰蒙」，傳云：「蒙陰闇」。疏云：「曰霧，兆氣蒙闇也」。又云：「霧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均以蒙釋霧，（今書竟作蒙，乃衞包所改）。音近可通。史記宋世家引作霧。卜辭雇字殆兩用，其言「雨雇」之「零雨其蒙」。其單見者，蓋用爲霧」。（第四一六片）

五 續四・三十六・十又六・二十四・十四重 第一期 骨

甲 貞翌乙亥㞢

六 續四・二十三・九 第三期 骨

甲 翌日戊午不☒

乙 不啓其雨

續編已將甲辭割棄。王先生曰：「案上諸攸字，从又持戶，義當爲启，疑即啓之借字，說文：『啓雨而晝姓也』。此條攸字之上，有从日之迹，知正作啓矣。至云：『不啓 旬 其雨』，與說文啓字之訓正合」。案釋啓是，詳考見柏根氏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三十九片。

七 續四・三十六・四 藏龜二十九・二 第一期 甲

貞 攸 不其得 小告

攸 字不識。

八 第一期 甲

九 續四・三十六・三 藏龜一九六・二 第一期 甲

甲 ☒人得

本片續編未用。

續六・二十三・七 第一期 骨

十 續四・三十六・三 藏龜一九六・二 第一期 甲

乙 □□（卜）出（貞）☒

甲 貞不其得

乙 ☒其☒

十一 續五・二十三・八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使☒省 一月

本片續編較完全，釋文據續編。

十二 續六・二十・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立 史

史 字不識。

十三 續六・二十六・七 第四期 甲

庚申（卜貞）今 月（又）事

于思泊曰：「凡金文剩剌剌勅敕所从之束 束 束 束，即卜辭束字。卜辭每稱今束或束月，束應讀作臘。束臘雙聲。臘盧盍切，束盧達切。並來母一等字。以後世方音言之，說文：『楋木也。从木剌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云：

『即吾蘇所云白蠟杆子也』。廣韻二十八盍，邋字注：『邋遢，不謹事』。宋項安世詩：『幹闖山頭破草亭』。按幹闖乃邋遢之轉語，是亦从鼠从剌从束字通之證。風俗通義祀典：『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廣雅釋天：『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按廣雅與風俗通所記各異，惟臘祭之名，不始於秦漢。左僖五年傳：『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韓非子五蠹：『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明堂位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按此說可證臘祭不始於秦漢。師寰敦：『余用作朕後男 鼠 尊敦』，孫詒讓謂 鼠 當爲臘之省，是也。周禮羅氏『蜡則羅襦』。注：『鄭司農云，蠟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玄謂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包愼言云：『先鄭但以蜡爲十二月大祭萬物，不辨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按御覽三十三引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澤，其所

祭人神者，皆報其成功。則於十月農隙是也。後世臘有新故交接之義，遂移於夏正之十二月』。按杜說是也。……卜辭以束爲臘，臘爲祭名，引伸之則名臘祭之月爲臘月矣」。（駢枝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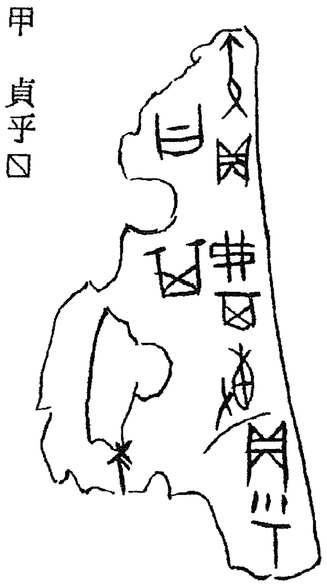
十四 續五・十九・三 通纂四六四 第一期 甲

甲 ☒告 𠙵

乙 ☒告 𠙵 十一月

王先生曰：「 从又持 ，疑即 羨之 。古甸文鴞字字作 ，从 ，與此相似。或謂即說文訓擇菜之若」。案釋 是。說文：「 ，刈草也，象包束 之形」。王筠說文句讀曰：「謂既刈之 ，不復名 ，而改名爲 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按象斷 包束以飤牛馬者也」。案周禮充人：「 之三月」，注：「養牛羊曰 」。國語楚語：「 豢幾何」。注：「正義曰：草養曰 ，穀養曰豢」。孟子告子：「猶 豢之悅我口」。疏：「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 ，犬豕曰豢，是其解也」，卜辭之「告 」，是告養牛羊之事也。

十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乎𠂤

乙　弗其專其𠂤

丙　𠂤寅貞曰𠂤

本片續編未用，係骨之背面。

第三十七葉

一　續二・十・十一　第二期　骨

甲　辛丑（卜貞）又𠂤

乙　貞勿叙

丙　𠂤𠂤卜（貞）勿𠂤

二　本片與第七頁第一片綴合，已移彼處。

三　續二・五・七　第四期　骨

甲　己巳貞王𢀛其登于𠂤　一

四　續二・八・二　佚存八七七・第四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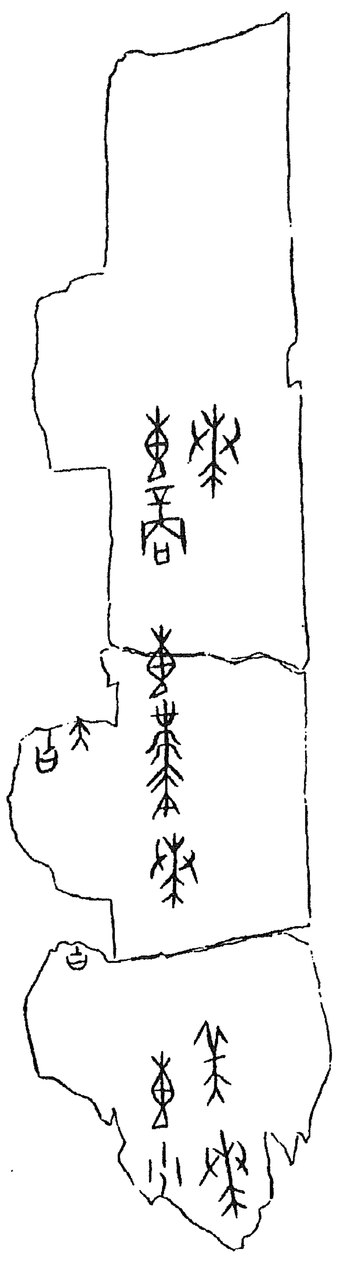
甲　𠂤辰卜酒來登𠂤用

五　續五・二十九・十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乎𠂤登𠂤　一

六　續五・二十七・十二　又六・二十六・五　第二期　骨

甲　𠂤𠂤卜卽貞𠂤于及　四月



𠂤字不識。

七　續六・二十・十　**加八加十一**　佚九四八　**合**　新綴四五六　第三期　甲

甲　𠂤小乙美奏　（大）吉

乙　𠂤𠂤奏　大吉

丙　𠂤商奏

美、孔廣居曰：「美之訓曰：『與善同意』，善之訓曰：『與美同意』。義之訓曰：『與善同意』。羛之訓曰：『與義美同意』。四字轉相注釋，而其所以从羊之故，究未說明。愚案羊訓祥也。秦漢金石吉祥字，有作吉羊者，故義善美羛羙等皆从之，美當訓从羊大聲，徐氏羊大則美之說，似太鑿」。（說文疑疑）𠂤疑庸字，石鼓作𠂤。周禮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鄭注：「庸器伐國所藏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賈疏曰：「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是經中樂器也」。詩那：「庸鼓有斁」，傳：「大鐘曰庸」。通鏞。惟殷商尙無大鐘發現。孟子盡心：「利之而不庸」，注：「功也」，小爾雅廣言：「庸善也」。則義與美同。禮記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商乃歌聲也。爾雅釋樂：「商謂之敏」，義疏曰：「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說文解字皋字注曰：「禮，祝曰皋，登歌曰奏」。段氏注曰：「登歌，堂上歌也。禮經或言歌，或言樂，或言奏，實皆

奏也」。奏爲登之堂上而歌，則「美奏」「庸奏」「商奏」乃分別所奏之樂歌矣。

八　與本葉七片合。

九　續六・二十三・五　佚存九五五　第四期　骨

甲　丙𠂤

乙　弜𠂤𠂤宗

商錫永曰：「祚案午卜辭作𠂤，故知此爲秦字。說文解字秦籀文作𠂤，鄦子妝簋亦从秝，皆與此同」。（類編七卷十頁）案卜辭曰：「弜秦宗于妣庚𠂤」（甲五七一）「弜秦宗于妣庚𠂤」（甲七九一）「𠂤未卜（貞）又𢀛于妣庚其奠秦宗」，（南坊五五八）「𠂤其酒日于且丁秦又宗」（寧一・一九二）「秦宗」待考，其他爲地名。桂馥說文義證曰：「伯益所封國者。詩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馥案地理志今隴西秦亭秦谷，輿地廣記秦州隴城縣有秦谷」。

十　續六・二十六・十　第一期　甲

甲　☒☒☒双☒自☒　犬☒

乙　☒☒

辭殘未能推測，非綴合不足以解疑也。

十一　與本葉七片合。

十二　續六・二十一・三　加拾遺三五合　新綴四六三　第一期　骨



甲　其☒

乙　弜

丙　叀辟臣

丁　叀多母

陳夢家疑「辟臣」即是「鄭制大夫分上亞嬖三等」之「嬖」。案春秋鄭之罕朔爲亞大夫，官職爲馬師。奔晉後，帥宣子「使從嬖大夫」。左昭七年傳正

甲　省受又　二

十六　第一期　骨

甲　☒北☒受　八月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八葉

一　續五・二十八・八　第四期　骨

甲　弜口省口方　三

乙　癸未卜方从　三

丙　弜从　三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曰：「☒若☒實尋之古文，由字形言，八尺曰尋。大戴王言云：『舒肘知尋』。小爾雅云：『尋舒兩肱也』。按度廣曰尋，古尺短，伸兩臂爲度，約得八尺。卜辭偏旁之亻，正象伸兩臂之形，其作亻

義曰：「子產數游楚，云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是下大夫。子產云，朔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朔爲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春秋之時，鄭晉楚俱有「嬖大夫」，其淵源於殷商，可能也。☒字，待考。續編研究釋文誤作「又見拾遺」應正。

十三　續四・三十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我𣪊自玆邑若　一告　三

乙　（貞）我勿（𣪊）自（玆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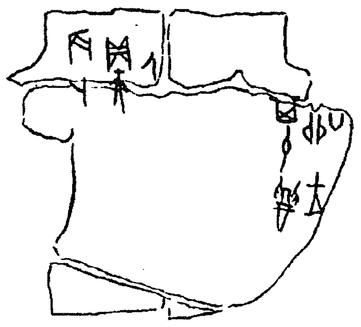
𣪊於卜辭中，爲用各殊，除本片之「貞我𣪊自玆邑若」外，尚有「𣪊婦妊」，「𣪊兄丁于父乙」，「𣪊☒」，「𣪊戈人」等。此字陳邦懷釋𠂤，唐立厂釋𣪊，郭氏釋版，葉玉森釋戕。要以陳氏之釋𠂤爲近是。余撰「釋𠂤𢍏」一文，得其結論曰：「蓋字象雙手扶几（几），故引申之有扶，進、助、奉、持、致諸義。由此可知𠂤兄丁若婦妊者，未可以祭名爲解，𣪊戈人，𣪊☒等以方族人名爲賓語者，皆爲率領而非戕戮之義」。（詳中國文字第八册）

十四　續六・十四・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省☒史

十五　續二・三十・四　第一期　骨

二　第一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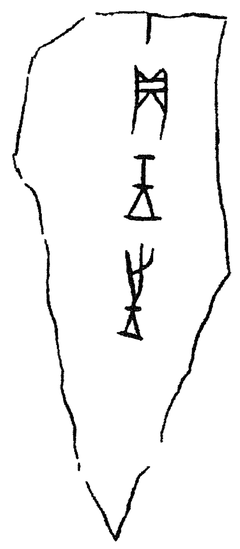
者，丈形，說文作𠂇，从十，十在古文當爲一，以手持杖是爲丈，卜辭作☒則伸兩臂與杖齊長，可證其當爲尋丈之尋也。卜辭或作☒者，公食禮記：「加蓆席尋」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是席長亦八尺，故伸臂與之等長也一。（第四十二片）

甲　☒卯王其☒

乙　☐辰卜☐貞夫☒人

本片續編未用，☒皆不識。

三　第二期　骨



甲　□□卜貞王往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六・二十二・十五　第四期　骨

甲　辛巳卜岳（貞）壬往□田亡𢦏

岳作，第四期字形，此版字形風格完全爲四期。一期有貞人岳，當是同族二人也。

五　續三・三十三・十一　第二期　骨

甲　王往出

六　續五・二十五・八　藏編二〇七・二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貞方其出　□月　一

七　第一期　甲



甲　□□卜亘貞王出☒　三　四

本片續編未用。

八　續三・三十七・四　第一期　骨

甲　乙丑（卜）㱿貞今夕亡𡆥

乙　貞已亥步

丙　□□（卜□貞）今（夕）亡（𡆥）

步爲輦行，不駕馬，詳考見凡將齋藏甲骨文字考釋十九・一片。

九　續六・十六・四　第一期　骨

甲　丁未卜亘貞今日乎步　一　一

十　續三・三十七・六　第一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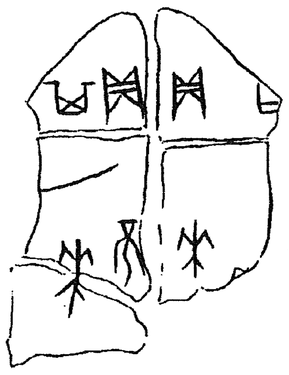
甲　己巳卜爭貞令涉歸

王襄曰：「古涉字象兩足跡在水旁，有徒行厲水之誼，或从水省」。（類纂正編十一第五頁）商錫永曰：「所謂王步于某，涉於某，非王步行徒涉也，以車曰步，以舟曰涉，（又卷二第二十六及後編上第十五葉曰「王舟于某」者凡二見，則此涉字抑指以車涉淺水耶？誼不能明）。許書篆文从水步，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無从二水者」。（類編十一卷八頁）案釋涉，甚是。商氏注謂「此涉字抑指以車涉淺水耶」。此爲南人不諳西北河水情形之語。西北如河南陝西等省，平時河水淺小，車、馬、人、皆涉水而過，鮮用舟渡者。此爲余四十年前身歷之情形也。

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來☒

乙　貞不其來☒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九葉

一　續六・十五・五　第三期　骨

甲　癸巳卜晛（貞）亞往曰（往）來亡（𡆥）

乙　☒立□亞（往）其于☒

亞爲爵稱，書酒誥：「惟亞惟服」。正義曰：一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當卽卜辭之亞。

二　續三・三十二・六　第五期　骨

甲　壬辰卜貞王從往來亡（𡆥）

乙　辛丑卜貞王從往來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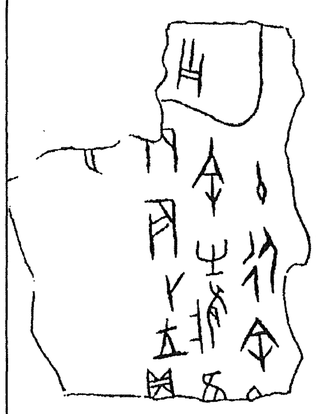
丙　□□（卜貞王從往來亡）𡆥

三 續四・三十七・三　第一期　骨
甲　隹王正

四 續五・二十一・五　又六・十八・八　重藏編二二八・一
甲　貞先其𡆥　一
乙　勿取　一

五 續四・三十七・二　又六・二十四・十五重　第一期　甲
甲　甲辰卜爭（貞）亡𡆥　一

六 續五・二十一・六　又六・二十二・一重　第一期　骨
甲　丙辰卜王貞余𡆥夢隹徂道余勿☒
乙　口子☒　口月



徂字缺刻橫畫，𢓊即𢓊之省，道字也。摹本微譌，茲重摹如左：

本片綴合，續編研究已摹錄。

十 第一期　甲



甲　丁丑卜殼貞王徂步　小告
本片續編未用。

十一 續五・二十・九　又六・十六・三重　第一期　骨
甲　口戌𢓊（示）七屯
𢓊字不識。

十二 續三・三十九・七　第三期　骨
甲　口口卜今日王其徙☒

十三 第五期　甲



詳見釋𢓊，刊中國文字第七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

七 續四・三十六・五　第一期　甲
甲　☒徂不其☒

八 續四・二十二・十一　第三期　骨
甲　其徂雨
乙　其𢓊火
𢓊字不識，續編研究釋文火誤岳，應正。

九 續二・二十七・二　**加四十一・六**　續二・二十七・三合新綴二七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犬徂☒卅人☒戌犬☒亡我☒
乙　貞犬徂其☒

〔補〕 三十九・九背　甲骨文合集四六三八反



丙　𡆥不王☒

甲　☒王其徙☒
本片續編未用。

十四 續六・二十・三　佚存九六三　第一期　骨
甲　庚子
乙　☒又☒日𢓊☒受又
「受又」佚存考釋作「羌又」，誤。𢓊字不識。

第四十葉

一 第三期　骨



甲 ☒每

乙 □寅卜王其乎衛目其求王受又 大吉

本片續編未用。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韋相背也。从舛口。韋獸皮之韋，可以束往戾，相韋背，故借爲皮韋。古文作』。又，『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衛也』。卜辭韋衛一字，从口从象衆足字衛口內之形。獸皮可以束枉戾，故由守衛之詁，而引申爲皮韋之韋，或从行从止从方，古金文作，衛父卣 此省爲，又或增爲而省方」。（增訂考釋中六十五頁）「乎衛目」，似爲地名與人名，康叔封衛，居殷墟，其前無聞，則衛爲周以後之稱。周禮巾車曰：「以封四衛」，注：「四方諸侯守衛者」。又大司馬：「九畿之籍，采畿之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大行人職方俱謂之衛服。或者此條之「乎衛目」爲乎四方守衛之諸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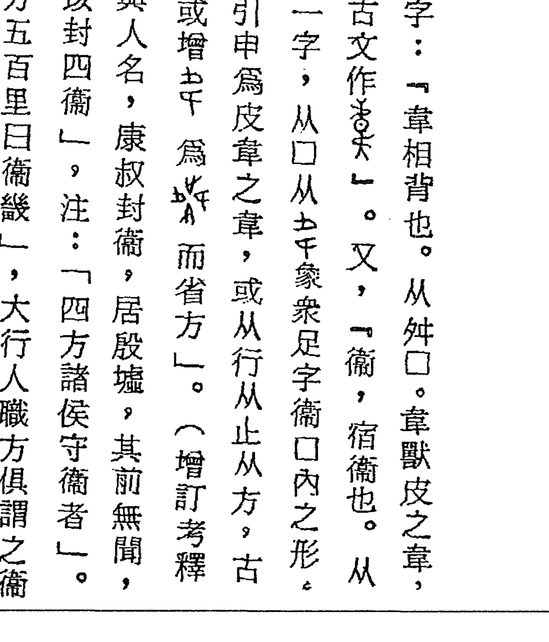
二 續五・二十・八 第一期 骨

甲 辛酉（卜）韋貞□出曰☒

三 續二・七・七 第二期 骨

甲 壬申卜行貞王宅歲二牛叙亡尤 一

四 第一期 甲



甲 其☒

乙 ☒亡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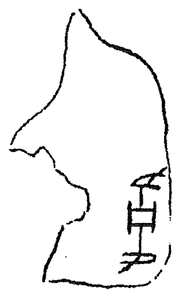
丙 辛巳卜王往田亡𢦏 一

本片續編未用。

八 續一・五二・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東（土受年）二 三 四

甲 韋



本片續編未用。此爲甲橋之簽名，韋字在卜辭中異体最多。

五 續五・十九・六 又六・十九・七重 第四期 甲

甲 □酉卜王追弗其隻圍弗及方

字待考。

六 續五・十七・五 藏龜二五八・三 第一期 骨

甲 壬戌卜亘（貞）𠂤其□出圍

乙 癸亥卜亘貞王出□𢦏

不識。

七 第四期 骨

乙☒ 二 三 四 五

九 續二・二・六 第二期 骨

甲 貞☒

乙 □申卜□貞西□歲其牡

十 續三・四十一・六 藏龜一〇三・三 第一期 甲

甲 □寅卜殼（貞）曰隻☒

乙 ☒北☒狩☒馬☒ 一 二

十一 續五・十七・一 第一期 骨

甲 甲寅卜爭貞我乍邑

乙 丙辰卜爭貞我乍邑

本片倒置。乍邑猶立邑，禮記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鄭注：「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孔疏：「置都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

十二 續六・二十二・七 第四期 骨

甲 其☒ 二

乙 不水 一

乙　貞𠂤

貞作𠂤，缺刻横畫也。

二　簠雜二四二・二　第四期　甲



甲　庚戌卜王（貞）乎𠂤射兕于𠂤隻

孫詒讓曰：「𠂤𠂤當卽薈字。說文薈部：『薈愛濕也。从來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一曰蔴省聲』此上从𠂤，卽來之省，下从𠂤卽亩之省。『乎𠂤射𠂤』（藏二四二三）蓋謂評田官使射獸。大戴禮記夏小正：『十二月王狩，畜人不從』。又左昭十七年引夏書：『畜夫罷』，儀禮鐵禮：『畜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以爲司空之屬。此畜卽畜人畜夫等，蓋夏商周咸以此爲田官之名也」。（攀例上三十一頁）

三　續三・四十一・五　**加七下五**　加佚二十四　加前七・四十一・一　加前七・十三・二合

新綴六三七　第一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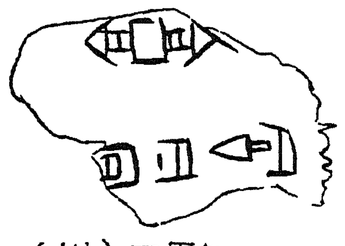
十三　第一期　甲



甲　𠂤𠂤𠂤　不𢀛𢀛　四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不𢀛𢀛」三字夾序刻「不𢀛𢀛」。說文：「𠂤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囗𠂤聲」。相對也。或但从口」。王念孫疏證引雜志曰：「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𨒪，今經典皆以郭代𨒪，郭行而𨒪廢矣。唯疏證所引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按國語晉語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𨒪之借字，知高爲𨒪之譌也。疏證古書，卽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段玉裁𨒪字注曰：「釋名曰：『郭郭也，郭落在城外也』。按城𨒪字今作郭，郭行而𨒪廢矣」。王國維先生謂：說文有二說，一爲城郭字之篆文，一爲墉之古文。案此字金文作「墉」解，如召伯虎敦之「僕𢀛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之「土田附墉」。是也。甲骨文則作「郭」解，如：「辛卯卜殼貞命𢀛方乍𢀛其𠂤」。（乙九〇九）此作郭也。「癸酉卜貞𢀛其出疾，貞𢀛亡疾」。（前四・一〇・七）此爲人名。甲編一一二號骨拓有「𢀛入十」，則亦國族名也。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

十四　第一期　甲



甲　（王）囿曰吉

乙　𠂤𠂤𠂤

本片續編未用。

第四十一葉

一　續五・二十二・八　又六・二十二・四重　第一期　牛

甲　庚子卜內貞其出𡆥

甲　庚午𠂤

乙　庚午卜王不其隻　一

丙　丙子卜王隻允隻兕一　一　二告

丁　戊寅卜王不其隻

戊　庚辰卜王隻

己　辛巳卜王隻允鷹五　一　二告

庚　己未卜隹隻兕弗隻　一月

辛　辛酉卜王隻不隻　二告　二　二告　二

壬　壬隻弗𠂤

癸　壬戌卜王隹𠂤　一　二告

子　癸亥（卜）王隹亡𠂤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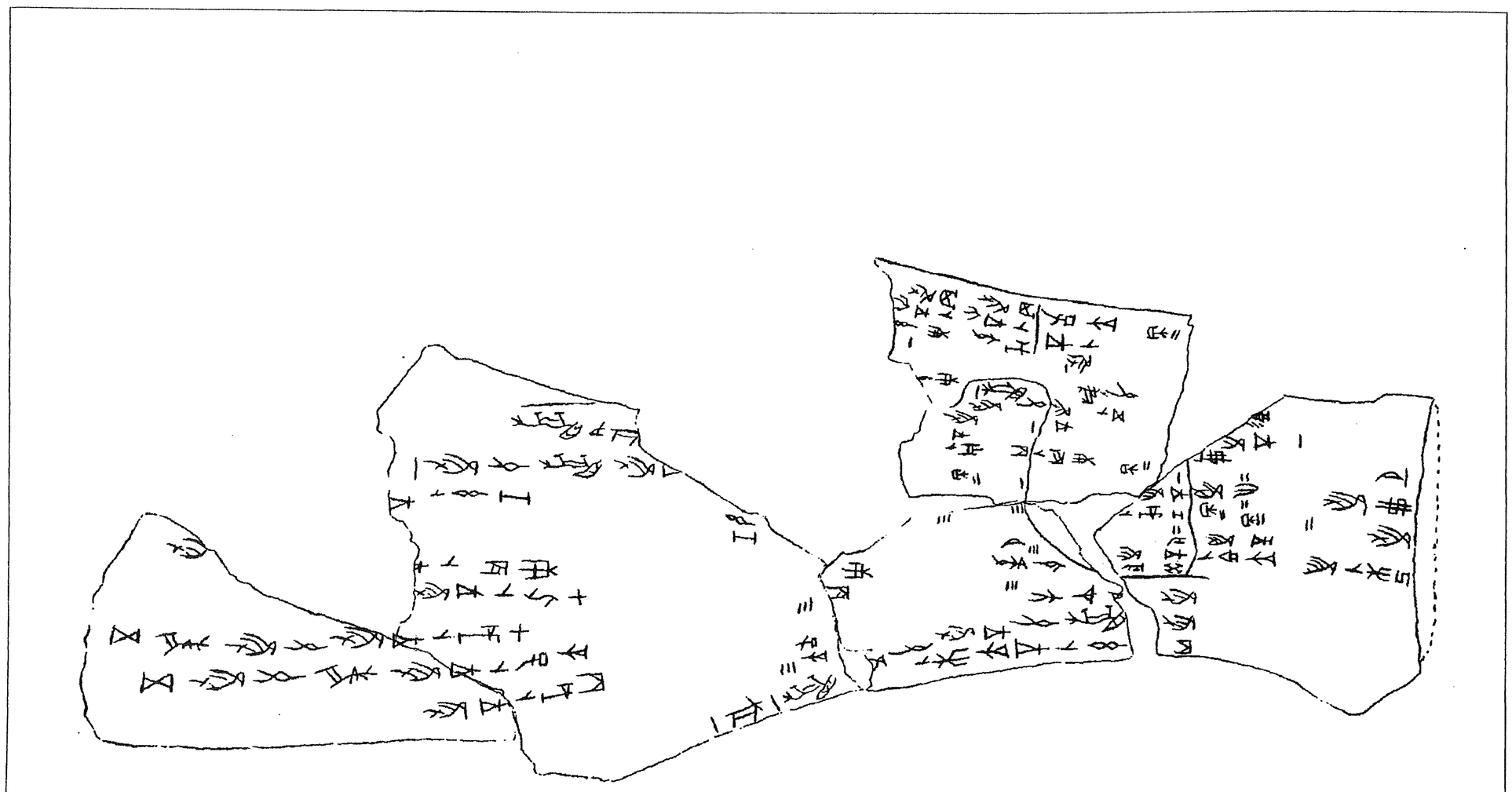
丑　丙午卜王隻兕允隻𠂤在大身𠂤　三月　三　三　三

寅　辛未卜王隻允隻兕一豕一　三

卯　甲戌卜王隻允隻鷹五

辰　庚辰卜王𠂤

己　庚辰



午　辛巳卜王隻鷹允隻五

未　辛巳

申　壬午卜王☒

酉　壬午

戌　甲申卜王隻

亥　丙戌卜王隻

甲　☒逐兕

乙　☒王隻兕允隻一

孫海波曰：「說文：『鷹解鷹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此正象一角之形」。兕字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二十一・三片。

四　續三・四十二・五　又六・二十五・七重　第一期　骨

甲　命望乘

乙　从望乘

丙　戉隻羌

五　續二・二十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丙戌卜貞王☒祥　一

六　與第三十九葉九片合，已移彼。

七　續二・二十七・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吠登☒

王先生釋文「吠」作「犬」，登字未識。

八　續二・二十七・六　又六・二十六・三重　佚存一四四　第四期　甲

甲　庚☒

乙　庚寅貞

丙　皿至豕

王先生釋文作「皿至庚寅豕貞」。

九　續二・二十七・七　第一期　甲

甲　貞☒豕☒福

乙　貞翌☒

十　續三・四十四・四　佚存九〇四　第三期　骨

甲　辛卯卜王夷鹿逐亡戈㞢

地名，字不識。

十一　續三・四十四・二　第一期　甲

甲　□□卜命宙逐麋㞢　十月

續編研究，釋文從王先生作「止・鹿」，細辨之「鹿」上之「止」，實乃「逐」之殘餘，茲特訂正重摹如左：



第四十二葉

一　續三・四十四・六　第五期　骨

甲　甲午翌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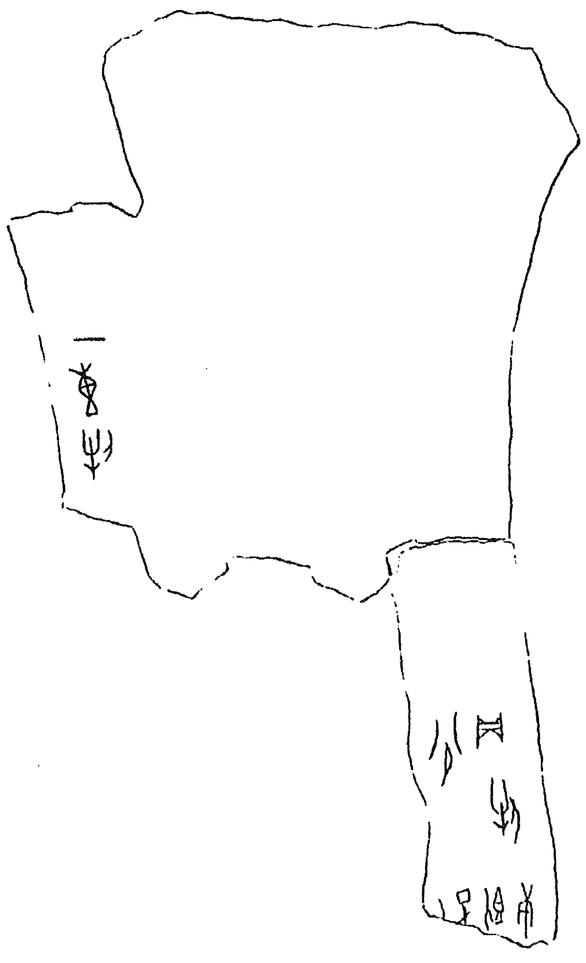
乙　弜射勞鹿弗㞢

乙　叀夫乚茲用

丙　癸卜于甲莫㞢牡

乙辭之「夫乚」從王先生釋。

七　續二・二十二・八　又六・二十五・九重**加八**　續二・二十五・九　合　新綴四五七　第二期　骨



甲　庚□（卜）卽（貞）㞢子㞢

乙　貞牝　八月

丙　叀牝　一

續編研究未合，茲補圖如上。

九　第一期　甲



甲　㞢氏豝㞢其于㞢入

本片續編未用。

十　續六・二十・八、第一期　骨

甲　己亥卜㞢

乙　不　鳴

二　續六・十九・四　藏龜一〇〇・二　佚存一二〇　第一期　甲

甲　癸□（卜）貞㞢受□

乙　㞢入乂□自夒唐至于新㞢

佚存釋文，併作一條，誤。

三　續二・二十七・八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  象來羌

疑爲之繁文。

四　續二・二十二・三　又二・二十二・九重　第二期　骨

甲　己□　六

乙　己丑卜王曰貞勹牡　七

五　續二・二十二・十　第二期　骨

甲　乙亥卜□貞不歲牡

「不歲」從王先生釋。拓片甚模糊，未知確否。

六　續二・二十二・四　第三期　骨

甲　丙戌（卜）取溝　叀丁

丙　☒吉用

𠂤　王先生釋文隸定作「豕」，粹編一二五六片隸定作「𠂤」，字待攷。

十一　第一期　甲



甲　癸卯卜王口鳴命

本片續編未用。

第四十三葉

一　續五・二十・二　第一期　骨

甲　☒彭龍☒卅邑　小告

二　續三・四十六・五　通纂四七六　第四期　骨

甲　丁丑☒命☒　二　二

乙　不其易日

丙　☒刊

七　續三・四十七・四　佚存九〇二　第一期　甲

甲　□□卜宂（貞）☒

乙　子漁☒　三

丙　☒商入

八　續三・四十八・四　藏龜一八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壬申卜宂貞乎子漁出于父（乙）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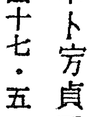
九　續三・四十七・五　藏龜二五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子（漁）出从

乙　庚申卜宂貞 

丙　子漁出从

丁　貞于□丁

 字不識。

十　續三・四十二・四　又六・二十四・一重　第一期　甲

甲　勿☒南☒

乙　戊寅貞多射往𠂤亡𠂤　二

丙　又𠂤　二　二

丁　弜　二　二　二

「射𠂤」之詞，卜辭甚多。

三　續三・四十六・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不其氏射　八月

四　續六・二十一・十一　第三期　骨

甲　壬辰卜☒

乙　弜射

丙　☒伊宅

五　續三・四十・五　第一期　骨

甲　勿乞庚𡆥

乙　貞王狩

丙　七月

六　續二・七・四　又三・四十八・一重　第一期　骨

甲　乙巳☒酒子漁邿

乙　□卯卜王其隻□

十一　續三・四十二・三　第二期　骨

甲　癸未卜王

乙　癸未卜王曰貞弗其隻茲用

第四十四葉

一　續三・四十五・七　藏龜一六〇・三　第一期　甲

甲　☒麗率☒在車☒逐☒

王先生曰：「麗卜辭作，从鹿首在网下。爾雅釋器：『麋罟 謂之𡆥』郭璞注：『冒其頭也』。蓋麋鹿大獸，不能以网网其全身，但冒其頭已足獲之。此字正象以网冒鹿首之形，殆即爾雅𡆥字也。率，說文云：『捕鳥畢也』」。

二　續三・四十五・五　第一期　骨

甲　丁巳卜宂貞子麃其出从

乙　☒雨

「子麃」人名。

三　續三・四十六・三　藏龜二〇〇・一　第一期　骨

甲　□卯卜豕㠯

㠯字不識。

四　續三・四十五・九　藏龜一五二・一　第一期　甲

甲　甲子卜貞今□王勿㠯歸　九月　一

王先生曰：「㠯从畢中豕，殆爾雅所謂『㹠古　謂之㠯繇』者也」。

五　續三・四十一・三　藏龜二五九・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弗其㠯

六　續六・二十二・九　藏龜一一九・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氏

乙　貞㠯弗其氏

七　續二・五・一　又二・二十三・六重　第一期　甲

甲　甲子卜㠭祥　黍

乙　□賚□黃（尹）　三　四

八　續一・十六・六　第一期　骨

甲　甲寅☒且乙☒宗

乙　弜秦于小乙

十二　續二・二十一・二　第一期　骨

甲　☒㠯☒

本片續編未用。㠯，卽斷字，說文所無。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曰：「字書雖無斷字，而漢書莊子博雅則有其字，亦見漢碑」。段玉裁注引汪氏龍曰：「斷字蓋失收」。是也。王玉樹說文拈字曰：「按呂覽振乱篇：『所以斷有道有義者爲其賞也』。注：『斷讀曰祈，或作勤』。疑斷誤加艸，蓋鐘鼎祈字本作斷或作勤者，斷古亦讀若芹，聲之轉也」。案說文：「斷，从艸斷聲，江夏有斷春亭」。或者斷㠯之地在江夏歟。

乙　☒　三月

㠯　均不識。

十一　佚存九五二　第一期　甲



甲　☒㠯☒

本片續編未用。㠯，卽斷字，說文所無。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曰：「字書雖無斷字，而漢書莊子博雅則有其字，亦見漢碑」。段玉裁注引汪氏龍曰：「斷字蓋失收」。是也。王玉樹說文拈字曰：「按呂覽振乱篇：『所以斷有道有義者爲其賞也』。注：『斷讀曰祈，或作勤』。疑斷誤加艸，蓋鐘鼎祈字本作斷或作勤者，斷古亦讀若芹，聲之轉也」。案說文：「斷，从艸斷聲，江夏有斷春亭」。或者斷㠯之地在江夏歟。

九　續五・二十五・六　前四・四十一・三　第一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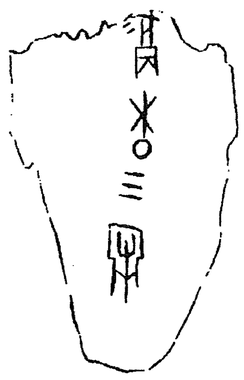
甲　□□卜宂貞隹穡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㭊，从田』。又穡注：『穀可收曰穡，从禾嗇聲』。案嗇穡乃一字，卜辭从田，與許書嗇之古文合，从二禾，與許書穡字从禾形合。穡訓收斂，从秝从田，禾在田可斂也。師寰敢穡作㝬，亦从秝。左氏襄九年傳：『其庶人力于農穡』，注：『種曰農，收曰穡』。田夫曰嗇夫，誼主乎收斂。又穡字，禮記皆作嗇，此穡嗇一字之明證矣。其本義爲斂穀，引申而爲愛濇，祇非有二字」。（增訂考釋中三十五頁）案卜辭㠯㠯 之上每用「乎」字，㠯字之上用「命」字，謂爲嗇夫或人名均可。㠯則地名爲多。至於从田之㠯㠯，其上多加「隹」字如：「貞今其雨不隹㠯田」（後下七・二）「☒茲雨☒隹㠯田」，（掇一・二四一）「☒不隹㠯田」。（餘一六・一）「辛丑卜☒㠯☒㠯田黍」。（明四七九）似作稼穡字用，然則从田與从㠯不同，仍當是兩字。

十　續六・十九・二　佚存九〇五　第一期　甲

甲　☒勿乎☒㠯于☒自☒㠯

甲　☒㠯☒三㠯



㠯☒字王襄釋杏（類纂正六）諸家多从之。屈翼鵬謂「木丁爲人名，乃粲辛康丁之諸父」。（甲釋五七一）金祥恒釋莫。（中國文字十二）丁龍驤先生以「杏字爲祭事之稱」。（中國文字三三）案㠯口在卜辭中多與㠯☒字相連，決非「木丁」人名，丁釋祭名，較爲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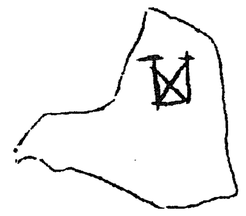
十三　第一期　骨白



甲　簋

本片續編未用。簋爲人名。王先生曰：「案此字象二矢在器形，羅參事釋爲矢簋之簋」。

十四　藏龜二五九・一　第一期　甲



甲　☒其☒

本片續編未用。

十五　續五・二十六・二　佚存一二五　第一期

甲　貞弗𢦏　四

乙　己卯卜☒

丙　☒其☒基☒

丁　☒子弗𢦏方

王先生釋文重「十四」號，今依次排列，改作「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卜辭通纂曰：「方國名，  羅釋爲冀。案當是基之異，从土其聲。其方疑卽箕子所封邑之箕」。（五二六片）

十六　續五・十八・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佳☒不

乙　☒正☒

字不識。

十七　續一・十八・二　佚存八九六　第三期　骨

甲　乙亥卜先鼓廼又且辛

乙　（乙）亥卜（先）鼓☒

十八　續五・二十七・十　又六・二十三・三重　藏龜六八・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

乙　貞叀㠯命

丙　（貞）勿（命）㠯

第四十五葉

一　續一・二十九・二　加六・二十四・三合　第一期　甲

甲　貞告☐于父乙卯一牛

乙　貞隻

王先生釋文乙辭分作二條，非。此爲右下腹甲近甲橋之地位，以作一條爲是。王先生曰：「，此疑盤字。从  與从皿同意。古出字作），亦作，後編卷上第廿九葉　卣字作亦作。本書第廿五葉　知皆象盛物之器也」。

二　續五・二十・五　第一期　骨曰

甲　癸未示十　㠯

王先生釋文作「木七十」，誤。是人名。

三　續二・二十七・五　又六・八・一重　第一期　甲

甲　戊寅卜㠯貞犬☒

四　續五・二十八・十二　又六・二十・四重　第二期　骨

甲　巳丑卜矣貞王乎隹又古

乙　己丑卜矣貞隹其又㠯

說文：「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从十从口，古字也。「又古」卽「有故」。

五　續五・二十八・五　又六・二十五・十重　第一期ノ骨

甲　弜去召于止若

王襄曰：「古去字从，晚周時私璽『陳去疾』，去作，亦从口作。許書所引之壁經古文，皆出于晚周，系之古文作，殷契正作，知眞古文至晚周時未盡絶也」。（簠考游田）

六　續五・二十九・十三　第一期

甲　庚子☒古　二

七　續五・二十九・十四　又六・二十四・十重　第二期　骨

甲　□戊卜喜（貞）今丁亥丁☒

「丁亥丁」之下一丁字，從王先生釋，「□」恐是「祐」字。

八　續四・二十三・一　第二期　骨

甲　辛卯（卜矣）貞亡𡆥于翌壬廼雨

乙　（辛）卯卜矣貞王（亡）𡆥　十二月

不識。

九　續六・十五・八　第一期　骨

甲　己未卜亘貞王聽不隹𠂤　一

乙　貞☒

十　續五・二十一・三　又五・二十二・六重　第一期　甲
甲　丙辰☒
乙　丁卯卜王聽隹屮𠂤
十一　續四・十六・十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弦口允口
乙　𠂤弦允寇
丙　貞翌庚子不雨
丁　☒雨

商錫永曰：「說文：『𠂤分也，从重八，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段玉裁曰：『此卽今之兆字，其作𠂤者非古也』。今徵之卜辭亦有𠂤字，與許書从重八正合。卜部『卦灼龜坼也。古文作𠂤』。則𠂤之本誼爲分別，而卦則爲卜卦之專字，今則借兆爲卦，而卦廢矣。段先生謂𠂤爲兆之初字，以誼繩之，殆有所誤矣」。（類篇卷二）徐灝曰：「段說大誤，𠂤从重八，𠂤爲灼龜坼文，不容牽混。玉篇曰：『𠂤補徹切，分也，古文別』。又曰：『兆除矯切，事先見也，形也。又作卦，同』。二字音義，分析甚明，卽本許書。廣韻兆下引說文：『分也』。蓋誤認說文兆字，此重修時所羼亂，而非孫愐

甲　乙未卜殼
乙　王从沚𢦏
十四　續五・二十八・二　又六・二十一・十二重　第一期　甲
甲　辛卯卜王貞弜其戈方
十五　續三・三五・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王）出
乙　𠂤戈戉
丙　貞王出
丁　𠂤戈（戉）
十六　續四・三十七・一　藏龜三十九・三　第一期　骨
甲　辛亥卜殼貞弗其戈　一
第四十六葉
一　續二・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歲用
乙　丙戌
二　續五・二十・六　第一期　骨

甲　□□卜宀貞𠂤風☒　四
三　續五・二十二・八　又六・二十二・十三重　第二期　甲
甲　□酉卜逐（貞）其古王事
事字缺刻「𠂤」。
四　續五・十七・四　第三期　骨
甲　巳巳卜㞢庚歲乙俎
乙　己巳卜㞢□俎庚　二
丙　□□卜戊𠂤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半肉謂𠂤也。然在且旁，不在且上，卜辭作𠂤，則正象置肉於且上之形，古金文亦有俎字作𠂤（貉子卣）𠂤。（俎女彝）前人皆釋爲宜，誤矣」。（增訂考釋中十八頁）容氏金文編曰：「俎象置肉於且上之形。般龕俎宜爲一字。儀禮鄉飲酒禮：『賓辭以俎』，注：『俎者肴之貴者』，傳：『宜肴也』。又爾雅釋言李注：『宜飲酒之肴也』。俎宜同訓肴，可爲一字之證。又廣雅釋器：『俎几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置肉於几，有安之誼，故引伸而訓安之宜。古璽宜民和衆作𠂤，漢封

泥宜春左園作，尙存俎形之意」。（此據民國十四年初印本所釋民國二十八年再版本釋文已不同）。

五 續六・十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气貄骨三

于思泊曰：「三爲气之初文。了無可疑。卜辭三既爲气，其用法有三。一爲气求之气，一爲迄至之迄，一讀爲終止之訖」。（駢枝） 唐立庵曰：「从貝而以「」繞之，「」卽勺字，亦卽句字。「」是，當釋爲貄。玉篇「貄稟給」，新撰字鏡：「貄贖也」。王仁煦切韵「貄稟給又貨贖」。說文偶遺其字」。羅振玉釋爲珍，郭又以龜甲，並非也。他辭均用爲人名，此不知何義」。（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十頁）丁山曰：「晚周陶文有作形」脈演來，依陶文當釋爲貄，說文不見貄字，而玉篇有之」。又曰：正承形」。（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〇九頁）案與貄在本條均是人名。象卜骨形，此處當是骨字。

六 續六・十五・三 第一期 甲

甲 壬寅卜殼貞隹三

甲 □□（卜）殼貞（王）曰

乙背 允不

本片續編未用。背拓係據甲骨文合集補。

十 續五・三十二・四 之餘十六・二 第一期 骨

甲 （王）曰四日丙戌

十一 續五・三十一・七 藏龜三十六・一 第一期 甲

甲 丁卯卜貞周其

金文公伐郙鼎之周一作，一省作，此字釋周，始於吳大澂窓齋剩稿。孫詒讓亦曰：「卽周之省」。（擧例上三十二頁）

十二 續六・八・六 第二期 甲

甲 亥卜出（貞）不隹體我在

乃體字，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十頁三片。

十三 續五・十八・十 又六・十四・十重 第三期 甲

甲 癸卯（卜）貞（旬）亡（） 在（月） 一

乙 癸

七 第四期 甲

甲 （癸）酉卜古貞旬（亡）

乙 卜古貞（旬亡）

本片續編未用。

八 續五・三十一・六 第三期 骨

甲 于又更今吉

字不識。

九 甲骨文合集三五六五 第一期 甲

乙 癸卜（貞旬）亡（） 十一月

十四 續六・二十七・六 第三期 骨

甲 貞其翌 二

乙 庚戌卜晛貞亞其往往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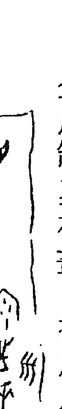
丙 （辛）亥卜晛（貞）今日亞其函

全片缺刻橫畫，補足之，當如左圖：

字，殿諸地名，無一可資比較，島邦男卜辭綜類補「宮」，亦不類，寧從蓋闕。王先生曰：「象矢在函中，小篆字由此譌變，殆卽古文函字」。（不嬰敦蓋銘考釋）

第四十七葉

一 第一期 骨曰



甲　岳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骨曰



甲　岳

本片續編未用。岳爲史官，此在骨曰上之簽名也。

三　續四・十八・一　第三期　骨

甲　乙卯卜今日烄从雨

乙　于己未雨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烄交木然也』。玉篇：『交木然之以尞柴天也』。此字从交下火，當卽許書之烄字」。（增訂考釋中五十頁）王襄曰：「烄疑郊天之本字，从火與尞之从火同誼。……後世因祭于郊，叚用郊而烄廢」。（簠考天象）卜辭之烄多與雨相連，故葉玉森曰：「森按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是殷初祈雨以人代犧之證，後世變而加厲，乃投罪人于火，示驅魃意」。（前編考釋卷五第三十五頁）

四　續六・二十五・三　第四期　骨

甲　商鼎𠂤

乙　壬曰

𠂤字不識。本片卜辭未能解讀。

五　續二・六・五　又六・二十七・十一重　第三期　骨

甲　癸丑貞甲寅酒翌日自甲不𡆥　一

乙　𡍮　一

丙　弗𡍮　一

丁　其　一　一

與爲一字，卽之省。饒炯說文部首訂曰：「炯案，𡍮爲執之古文，執爲𡍮之轉注。說解云：『所以驚人也』。驚當作警，詞例與禮記文王世子云『所以警衆也』相同。經典皆以執爲之。禮記檀弓篇：『而妻妾執』，注云：『拘也』。呂氏春秋愼行篇：『使執連尹』，注云：『囚也，執』，注云：『拘也』。皆卽𡍮之本義。篆从大羊會意者，譬如大皋之人，意在

𡍮以警之而已。因而捕罪人亦曰𡍮。若執則專謂拘捕，其事在手，故从𡍮加丮以別之。丮下云：『持也』。轉注義行而本字遂廢，後人遂不知其𡍮執固一字矣」。饒氏此論，得三千年前之甲骨文而證明之，誠卓見也。

六　續五・二十八・六　讖龜一〇一・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弗其𡍮

乙　𠂤其𠂤

七　續二・三十一・四　佚存六〇四　第四期　骨

甲　甲辰卜雀受佚又　二

八　續六・二十六・一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卜鼎雀宅亡𡆥

羅振玉曰：「晉邦盦作，與此略同，說文解字宅古文作二形」。（增訂考釋中十二頁）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戮解也，从戈翠聲。詩云：『服之無戮』，戮厭也』。毛公鼎『肆皇天亡戮』，戮字作，吳中丞釋戮，與此同」。（增訂考釋中五十七頁）戴家祥曰：「此字从目从矢，以聲誼繹之，實卽昳之異文，原形移置字也。公羊七年傳：『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又成七年傳：『卻克昳魯

衛之使』，何休解詁：『以目通指曰昳』。說文目部無昳字，而有从失之昳，訓『目不正也』，段玉裁謂：『淺人無識，以譌体改說文，字應作昳』。窃疑昳字从目从矢，在六書爲會意，从目失聲，則變爲形聲，此六書嬗變例也。陸德明公羊釋文云：『昳本又作昳，丑乙反，又大結反』，則與失聲並相近，是从失非誤字也」。（罭字說）徐灝曰：「說文有昳無昳，二字形近易譌。公羊傳當以作昳，音大結反者爲正，曼部云：『曼，舉目使人也』。卽何劭公羊以目通之義，曼讀颺，與昳音相近。當據說文以正公羊，而段氏反以从失者爲譌体，殊欠精審」。（說文解字注箋）案卜辭有字，从失甚明，又有卽曼字，然則說文之昳當作昳是，在卜辭皆爲方國地名，未見別用。丁山曰：「卜辭所謂雀宅𡆥，𡆥可擬於偃師附近的成皋，而宅則相當戰國魏地的北宅」。（甲骨文所見的氏族及其制度）以宅爲地名，非是，宅乃擇居之意也。

九　續五・二十八・一　又六・二十三・一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其用蘄𠂤

王先生曰：「蘄卜辭作，卽旂之本字。頌鼎頌敦等作，假借爲祈求之祈」。案與四十四頁十一片之爲一字。

第四十八葉

一　續六・二十二・二　第四期　骨

甲　辛□（卜）貞王□

乙　不𢦏其　一

丙　甲戌　一

字不識。

二　續六・二十六・四　第四期　骨

甲　癸𠂤

乙　于來庚　三

三　續二・二十八・四　前四・三十三・六　後下四十・十　第一期　甲

甲　巳卯（卜貞）沚不其受年

乙　庚辰卜貞宁𠂤帚不𠂤在茲

帚字缺刻橫畫。說文：「宁辨積物也象形」，又：「貯積也，从貝宁聲」。段玉裁以爲「宁與貯古今字」。昔人皆以宁貯爲一字，卜辭有宁字，人名，亦人名，常有龜甲入貢，似爲方國。宁則稱多宁，似爲朝廷之命官。恐在殷商有分別，則二者非一字也。𠂤卜辭待考。

七　第一期　甲

甲　□入五

乙　□其□

本片續編未用。

八　續五・二十・七　第一期　骨曰

甲　丙寅帚𡆥示五屯　𣪊

九　續五・二十・十一　又六・十八・六重　第一期　骨曰

甲　丁酉子□示六屯　小𣪊

第四十九葉

一　續五・二十七・九　第一期　骨

甲　□勿自魚𩵦　曰若

字不識。

四　續六・二十三・九　第四期　骨

甲　于來𢦏

乙　不雨

𢦏　字於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二十四頁片，曾有考釋，謂卜辭多用作人名及用牲之法與祭名，未及本片之「于來𢦏」。本片似與禮曲禮之「外事以剛日」相近，鄭注：「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疏云：「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正義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

五　續五・二十二・七　又六・二十六・九重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宂貞𡆥　三

𡆥　字不識。

六　續五・二十一・二　第一期　骨

甲　于辛卯王命𠬜　二　二

二　續五・二十九・九　第一期　甲

甲　□未卜□來

乙　丙子□𢦏□

𢦏　字不識。

三　續五・二十七・七　第三期　骨

甲　乙丑貞□𠂤交

乙　乙丑貞惠奚命𠂤交

𠂤　字不識。

四　續五・二十一・十　又六・二十二・十四重　第一期　甲

甲　庚□（卜）內（貞）□不

乙　甲子卜□貞勿□𠂤不□

𠂤　字不識。

五　續三・十三・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王□雚方□隹泯

六　續五・十八・十一　又六・二十五・一重藏龜七四・二　加藏龜一四五・一　佚存一二八　合　新級四

甲　于辛卯王命𠬜　二　二

甲　乙卯卜㱿貞　㞢月　一
乙　乙卯卜㱿貞　余乎复　一
丙　丙辰卜㱿貞　辰曰辰　三月
丁　丙辰卜㱿貞　辰曰辰　三（月）



290

八　第一期　骨



甲　☒丙☒
乙　玆☒不☒

本片續編未用。丙字不識。

九　續六・二十・十二　第三期　骨

甲　其又口向東☒

貞今來羌率用」。（丙三八）「口未卜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羌」（佚九八六）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大抵率寓言也」，逸周書祭公篇：「俾百僚乃心率輔予一人」。（古書虛字集釋）禮記：「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增韻：「率皆也，大略也」。（經詞衍釋）此皆卜辭率字之義。于思泊以「率作動字用，謂取牛或羌之血脂以祭也」，（駢枝續）解「率羌」殊牽強也。

291

七　續五・二十八・九　第一期　骨

甲　口口（卜）韋貞率不☒

孫詒讓曰：「㠯當是率字。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此省其上下竿柄，字例亦通。金文盂鼎率字作㠯，與此正同。師寰敢遹字作㠯，偏旁亦如是作」。（舉例下十三頁）卜辭之率有多義，如：口口卜㱿貞㠯方㠯率伐不王告于且乙其正㞢又七月。口口（卜）㱿貞㠯方㠯率伐不王其正告于且乙㞢又」（南明七九）此猶左宣十二年傳：「率師以來」，注：「率將也」。荀子王霸：「一相以兼率之」。注：「率，領也」。又如：「貞率㠯若」（文五一五）「貞翌乙未率㠯人」（乙一五一二）猶淮南時則訓：「天子親率」，注：「率使也」。又如「貞昊率氏㠯」。（前一・十一・五）猶孟子告子：「率天下之人」，注：「率驅也」。又如：「王固曰其率隹其不率☒」（金五〇九反）「貞其率宄至于多兄六月」（摭續四一）猶左宣十二年傳：「今鄭不率」，注：「遵也」。又如「丙子卜㱿

乙　☒受又

十　續六・二十八・二　第二期　骨

甲　甲寅卜王
乙　甲寅卜王
丙　（乙）卯卜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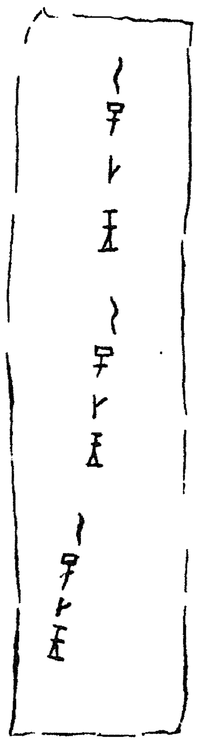
十一　續六・二十九・一　第二期　骨

甲　甲午卜王　在三月
乙　（甲）午卜（王）

十二　續六・二十九・四　第二期　甲

甲　甲申卜王　一
乙　口口卜王

十三　第二期　骨



一　第五十葉　第二期　骨

丁　丙　乙　甲　丁　丙　乙　甲　丁　丙　乙　甲
□　□　丁　丁　丁　丙　丙　丙　丙　丙　乙　乙
卜　卜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寅　寅　巳　巳
王　王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王　王　王　（亥卜王）　行　王　王　（王）　王
　　　　　　　　貞　　　　　　　　　　
　　　　　　　　歲　　　　　　　　　　
　　　　　　　　祉　　　　　　　　　　

十五　續六・二十八・九　第二期　骨

十四　續六・二十九・二　第二期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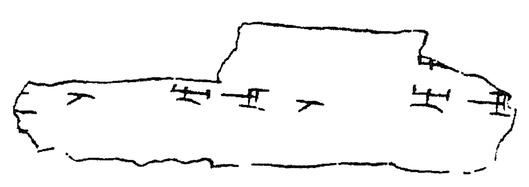
本片繼編未用。

二　續六・二十七・八　第二期　骨

甲　戊寅卜王
乙　戊辰卜王
丙　（戊）辰卜（王）

三　續六・二十八・七　第二期　骨

甲　戊（寅）卜王　二
乙　戊寅卜王　三
丙　戊寅卜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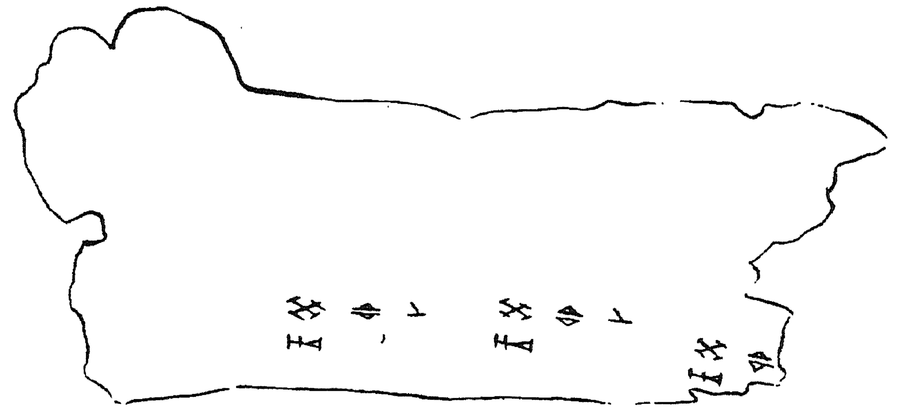
甲　戊子（卜）王
乙　戊子卜（王）
丙　（戊）子卜（王）

本片繼編未用。

甲　癸卯（卜）王
乙　癸卯卜王
丙　癸卯卜王

本片繼編未用。

八　第二期　骨



丙　乙　甲　□　□　壬午卜王
　　　　（卜）旅（貞旬亡）[凶]

甲　庚申卜王

七　續六・二十七・十　第二期　甲

丁　戊寅卜王　五

四　續六・二十八・五　第二期　骨

甲　戊午（卜王）
乙　戊午卜王
丙　（戊午）卜王

五　續六・二十八・八　第二期　骨

甲　庚午卜王
乙　庚午卜王
丙　庚午卜王
丁　（庚午卜）王

六　續六・二十八・六　第二期　骨

甲　辛（卯卜王）
乙　辛卯卜王
丙　（辛）卯卜王

後記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於去歲撰成之後，即交台灣公司打字成書，迨校對時又在香港分公司，客中無參考之資，但就本身考釋作校對而已。此次再度返台，得及門白玉崢兄見告四事，確屬一時疏忽，爰特訂正如後：

一、戩壽堂原書第十二頁共有拓本十四片。考釋漏釋第十三片，爲殷虛書契續編之六・十六・七片。文曰：

丁未卜敲貞王宙沚戠从伐土方

原十三片應改爲十四片。

二、三十六葉第十一片，注「續五・二十三・八」。並說明曰：「本片續編較完全，釋文據續編」。按續編著錄者實爲戩三十六・十一加三十七・十四之綴合片。亦爲甲骨綴合新編之六九一號。在考釋十一片下，應加「加三十七・十四合」。釋文同。說明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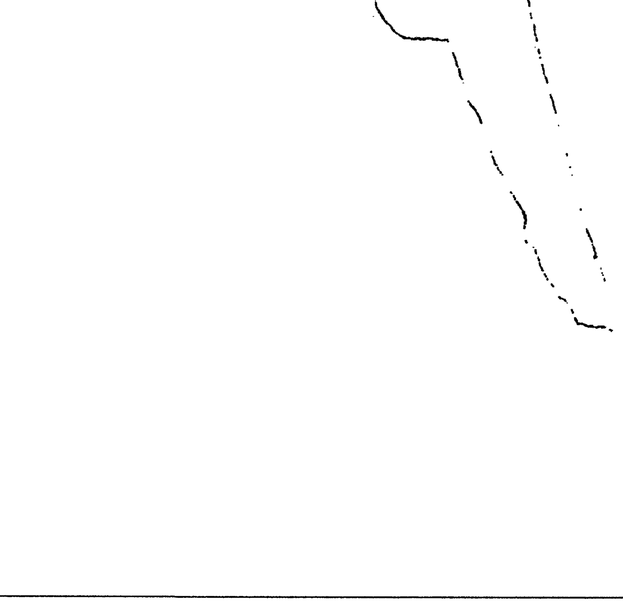
三、第四十四葉第五片與四十四葉之第十四片合。已見新綴六六三號。

四、第四十七葉第七片所注重出者「佚存六〇四」，應改爲「加佚存六〇四合」。釋文除原有一條外，應加左列三條：

（甲辰）卜戠貞□□雀

甲辰卜雀戠貞

甲辰卜貞戠□㞢雀丙又申



民國六十九年雙十國慶前夕嚴一萍記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

嚴一萍撰

藝文印書館印行

據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一年元月初版影印

序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藏甲骨文字，係北平霍保祿氏所贈。據甲骨年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條載：「達古齋主人霍保祿以所藏甲骨文字，捐贈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凡四六三版」。六十年來，該批甲骨，僅有拓本四册流傳，未見有專書影印或考釋。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商錫永氏編殷契佚存，其自序稱：「尋年之間，計續得北平孫氏壯甲骨墨本百九十三紙」。此百九十三紙中，有三十四版爲國學門所藏之墨拓，而胡厚宣氏之南北師友所見甲骨錄卷二之摹本中，大部份爲北大所藏。其見於流傳者，僅此而已。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余第一次爲美國納爾森美術館所藏甲骨作考釋，發表於中國文字第二十二期，至今十五年間，已先後撰成柏根氏舊藏甲骨考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以及此次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藏甲骨文字考釋五種，此五種實完成於近三年中，均已次第印竣，可以面世矣。惟是考釋雖多，甲骨頗有雷同，有雷同，考釋必多重複，爲避免重複，雷同者惟有不考一途，於是可考者漸少。此於本書之情形，尤爲顯然。蓋北大之所藏爲霍氏一家搜集，限於時地，其有範圍所囿，無可奈何也。

雖然甲骨有雷同，範圍有限制，而本書之考釋，猶多可述，具在卷中，不贅述。惟有一片腹甲所記，爲十萬片甲骨未經見，正可大書而特書者。此卽「丁妻二妣己」一・八・四之辭也。昔商錫永氏作佚存考釋時，尙不識妻字，故其考釋（佚一八一）曰：「祖乙之配曰妣己，祖丁之配亦妣己，此辭乃武丁時所卜，同日祭祖乙、祖丁之配，故曰二妣己」。如此考釋，不可謂非，然何以知其爲祖乙祖丁之配，則並無根據也。自葉玉森釋妻以來，至今已成定論。本片之「丁妻二妣己」乃先祖丁之有妻二妣己也。此非憑空之說，有五種祀典爲之佐證也。明續二八五七片有卜辭四條，爲合祭先祖先妣㠯祭甲子統庚戌系，其第三條曰：「己亥卜貞王宧四祖丁爽妣己㠯日亡尤」。而後編上三・十片曰：「己酉卜（貞王）宧四祖丁（爽）妣己㠯日亡尤」。此亦㠯祭先妣甲子統庚戌系，與前條爲同一統系，己酉適在己亥之後一旬。彥堂先生撰殷曆譜於祀表一・二・甲子統僅列祖丁配妣己於己酉下，於其前一旬之己亥則未列，今者，知己亥亦有祖丁之配妣己矣，是祖丁共有五妣：妣己（新增）妣庚、妣辛、妣己、妣癸。此爲治契者未嘗知，亦爲彥堂先生始料所不及也。且焉，祖妣名之卜日說，更無立足之餘地矣。然而微「丁妻二妣己」之刻辭，吾人固不易判斷五種祀典中祖丁之有二妣己，而祖妣之稱名亦必以死之日相稱之也。其重要如此，故書之以告並世之契學家焉。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秀水嚴一萍序於美國雷諾市之萍廬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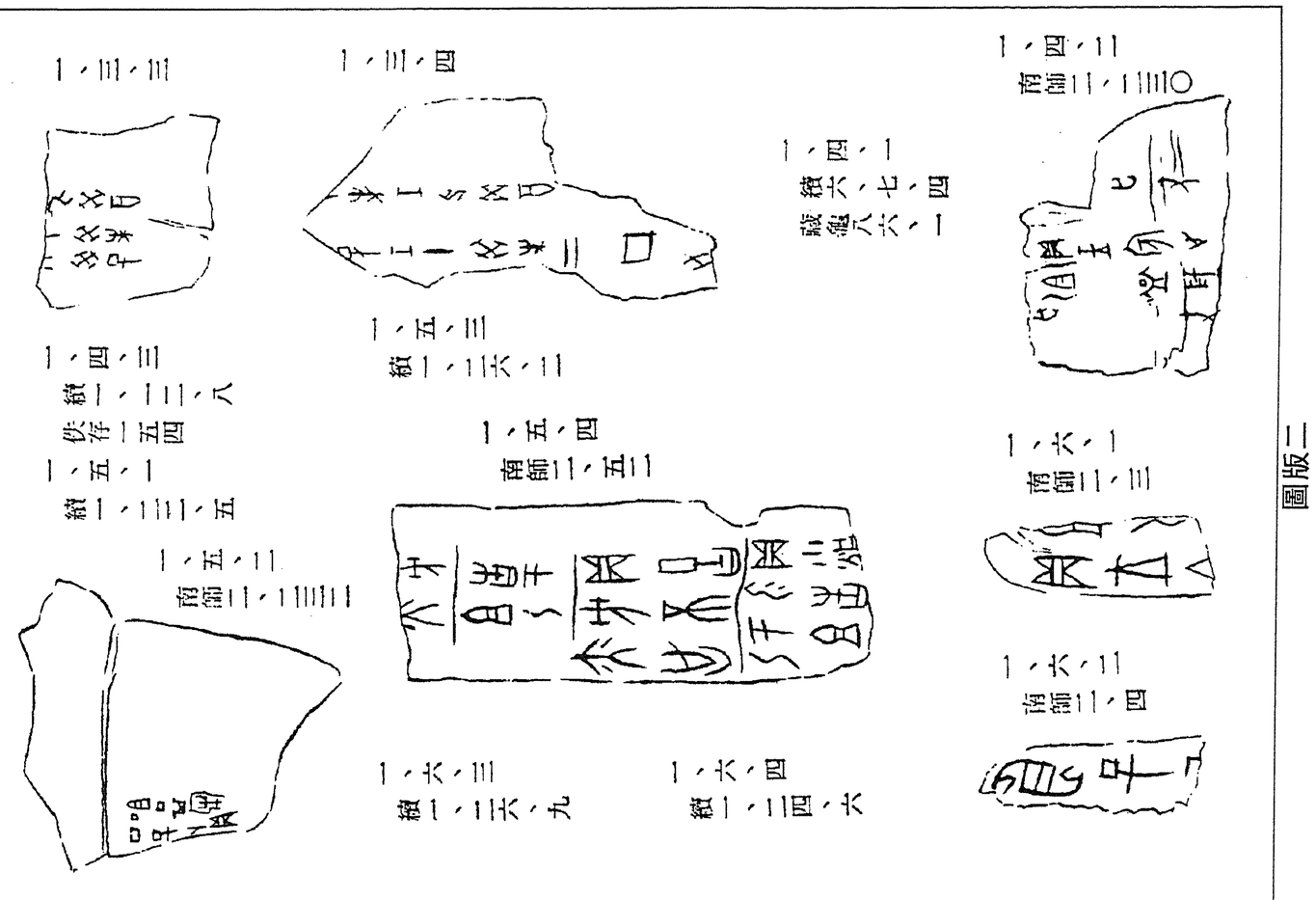
卷一
第一葉　一
第二葉　一
第三葉　二
第四葉　四
第五葉　七
第六葉　九
第七葉　一〇
第八葉　一一
第九葉　一五
第十葉　一六
第十一葉　一八
第十二葉　一九
第十三葉　二三
第十四葉　二五
第十五葉　二九
第十六葉　三〇
第十七葉　三一
第十八葉　三三
第十九葉　三三
第二十葉　三五
第二十一葉　三六
第二十二葉　三七
第二十三葉　三九
第二十四葉　四〇
第二十五葉　四一
第二十六葉　四八
第二十七葉　四九
第二十八葉　五〇
第二十九葉　五一
第三十葉　五二
第三十一葉　五三
第三十二葉　五四
第三十三葉　五六
第三十四葉　五七
第三十五葉　五八
第三十六葉　五九
第三十七葉　六〇
第三十八葉　六一
第三十九葉　六三

卷二
第一葉　六七
第二葉　六七
第三葉　六八
第四葉　七〇
第五葉　七一
第六葉　七二
第七葉　七三
第八葉　七五
第九葉　七六
第十葉　七七
第十一葉　七九
第十二葉　八〇
第十三葉　八一
第十四葉　八二
第十五葉　八三
第十六葉　八四
第十七葉　八五
第十八葉　八六
第十九葉　八七
第二十葉　八八
第二十一葉　九〇
第二十二葉　九一
第二十三葉　九三
第二十四葉　九六
第二十五葉　九七
第二十六葉　九八
第二十七葉　九九
第二十八葉　一〇〇
第二十九葉　一〇一
第三十葉　一〇二
第三十一葉　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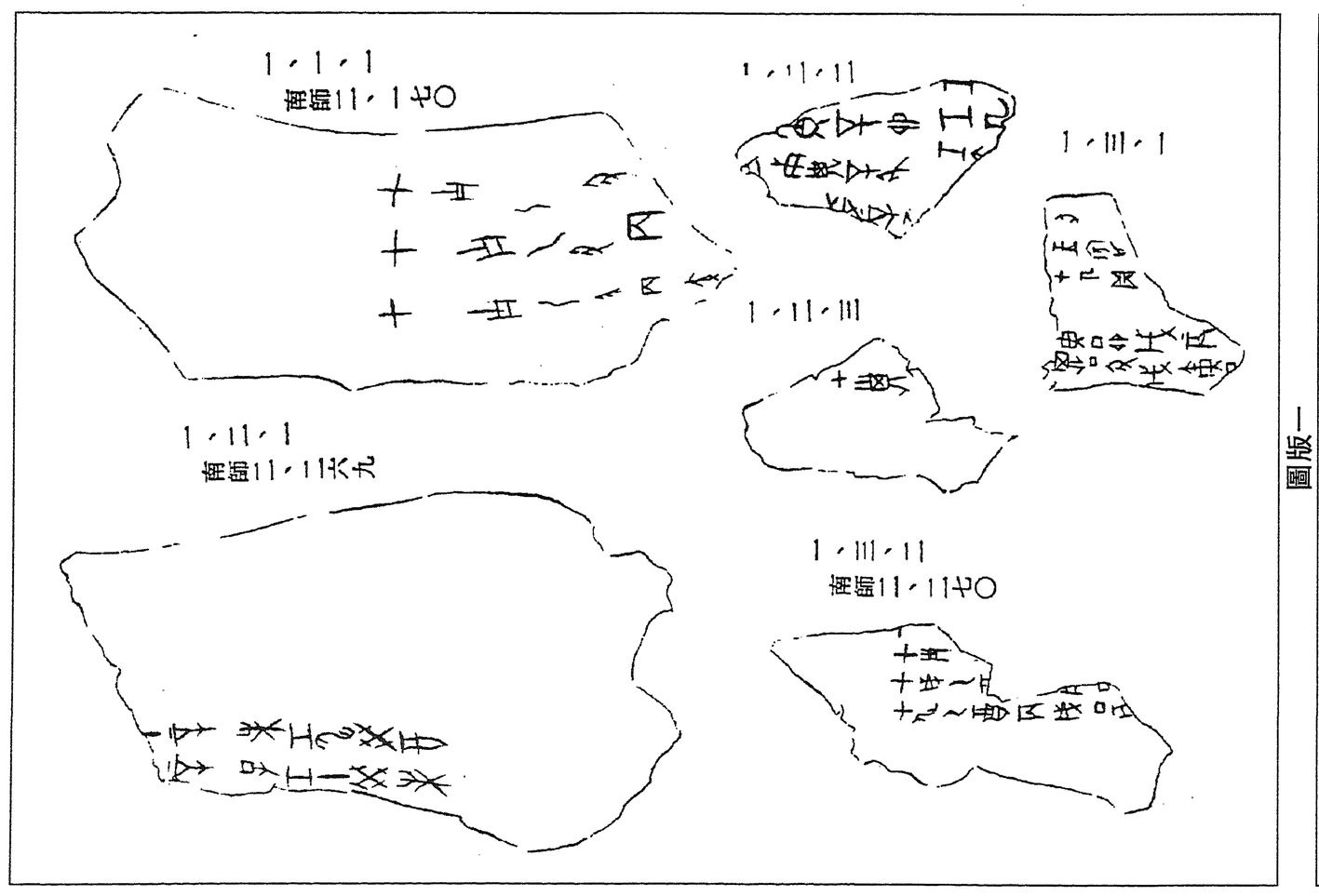
卷三
第一葉　一一三
第二葉　一一三
第三葉　一一四
第四葉　一一六
第五葉　一一八
第六葉　一一九
第七葉　一二三
第八葉　一二六
第九葉　一三〇
第十葉　一三一
第十一葉　一三二
第十二葉　一三三
第十三葉　一三四
第十四葉　一三七
第十五葉　一三八
第十六葉　一四一
第十七葉　一四二
第十八葉　一四四
第十九葉　一四五
第二十葉　一四六
第二十一葉　一四八
第二十二葉　一四九
第二十三葉　一五〇
第二十四葉　一五一
第二十五葉　一五二
第二十六葉　一五三
第二十七葉　一五四
第二十八葉　一五五
第二十九葉　一五五
第三十葉　一五八

第三十一葉 一七六
第三十葉 一七五
第二十九葉 一七四
第二十八葉 一七〇
第二十七葉 一六九
第二十六葉 一六七
第二十五葉 一六六
第二十四葉 一六六
第二十三葉 一六六
第二十二葉 一六六
第二十一葉 一六四
第二十葉 一六三
第十九葉 一六二
第十八葉 一六〇
第十七葉 一五九
第十六葉 一五七
第十五葉 一五五
第十四葉 一五四
第十三葉 一五三
第十二葉 一五二
第十一葉 一五一
第十葉 一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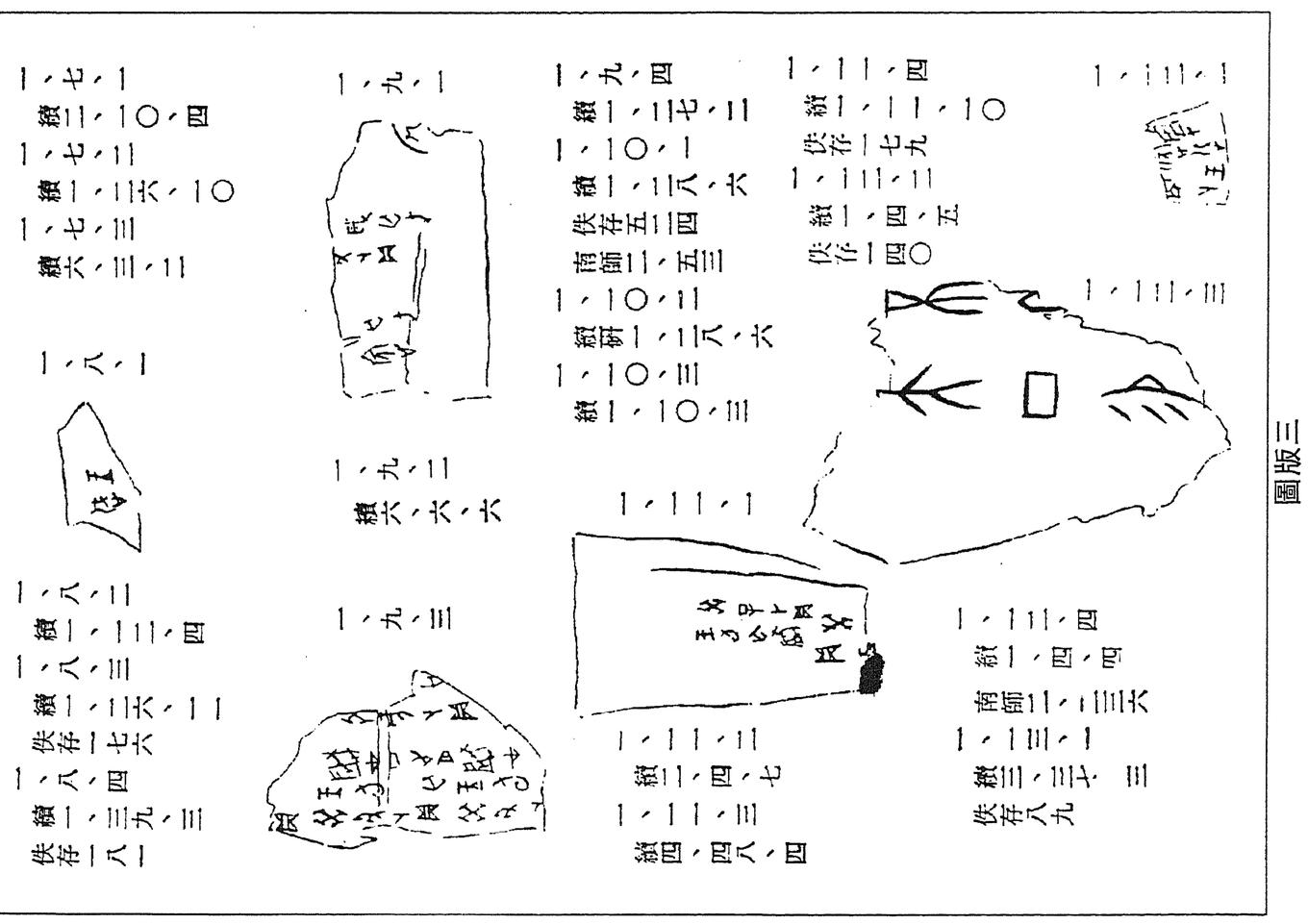
圖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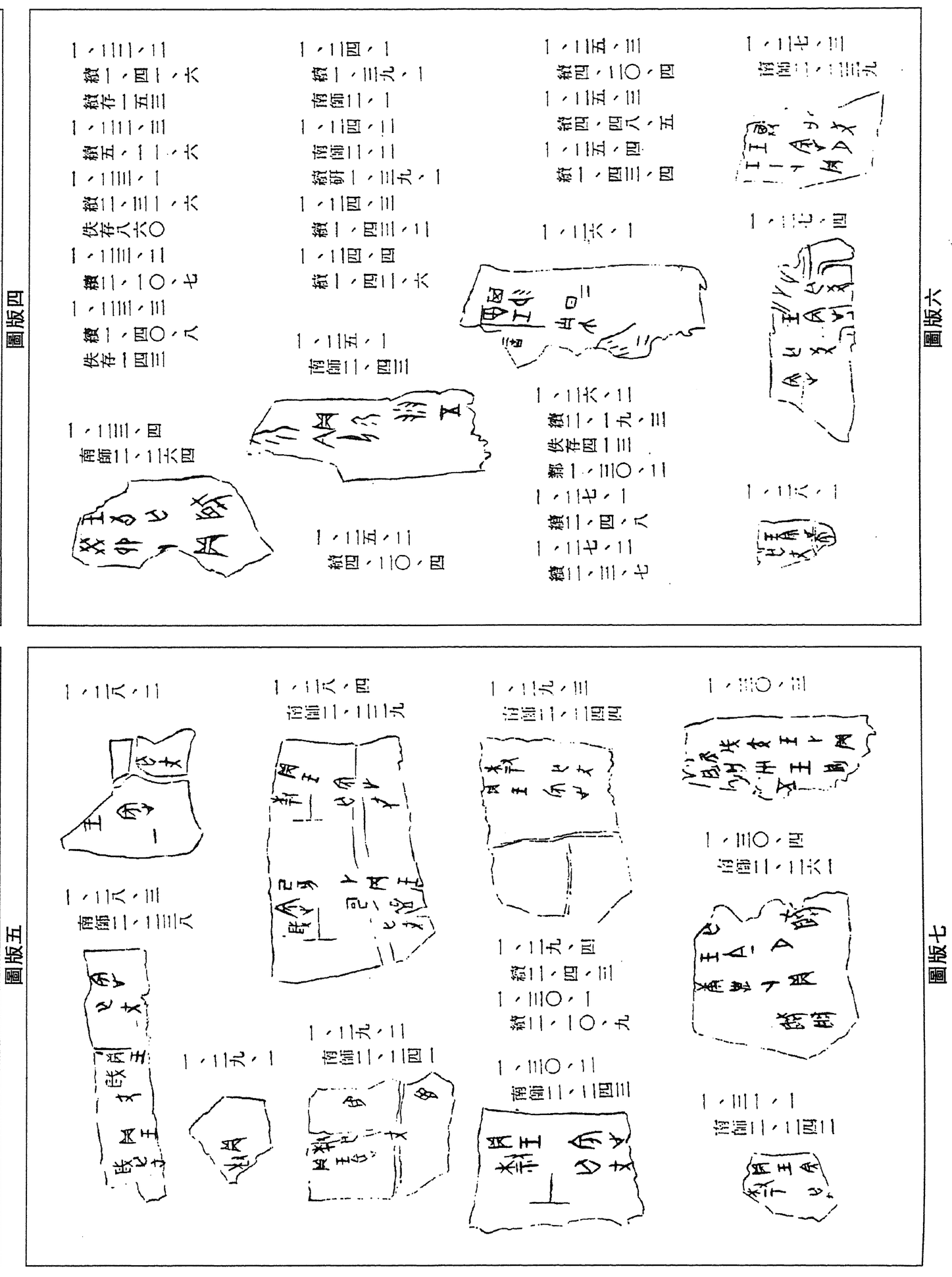


圖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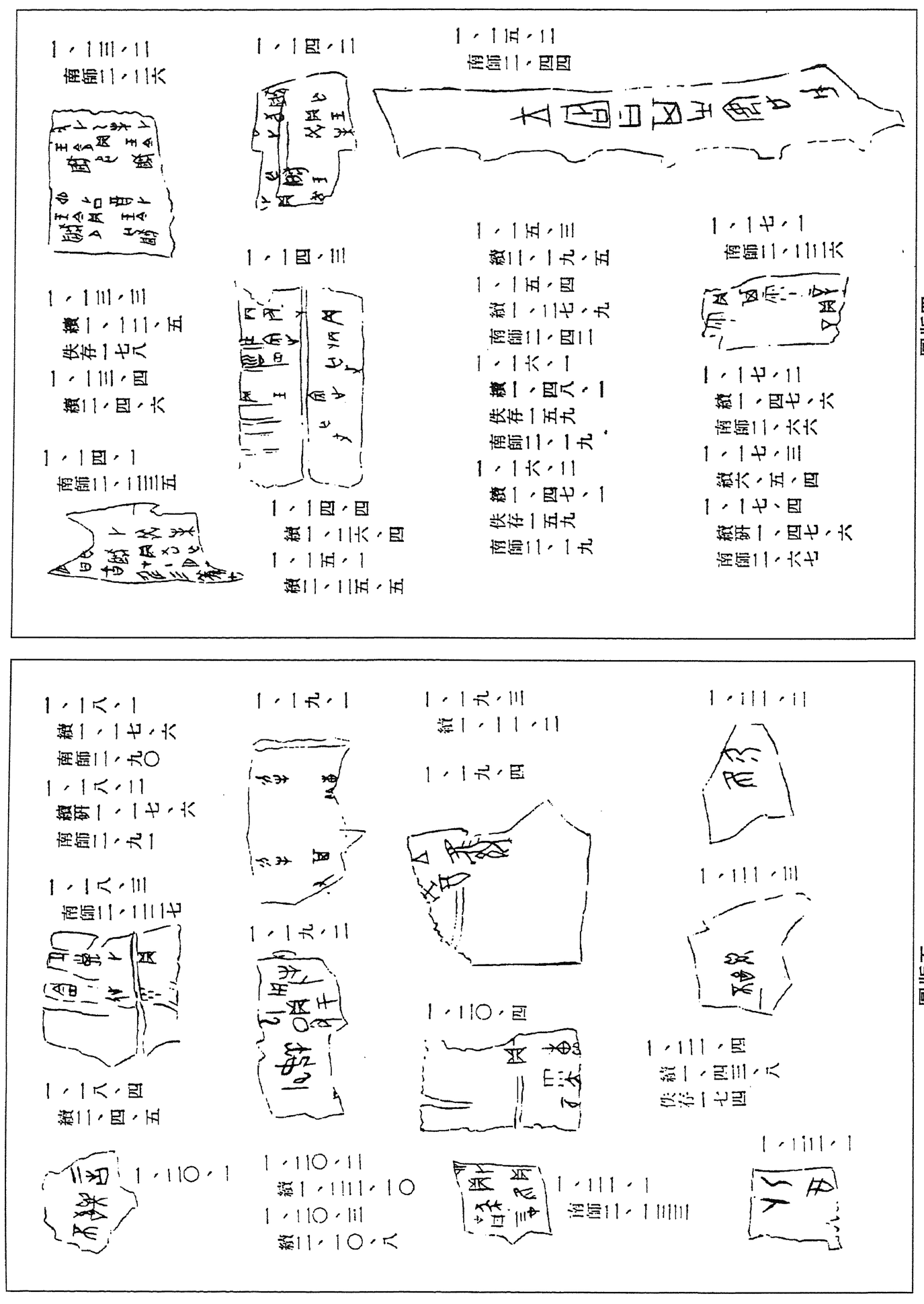


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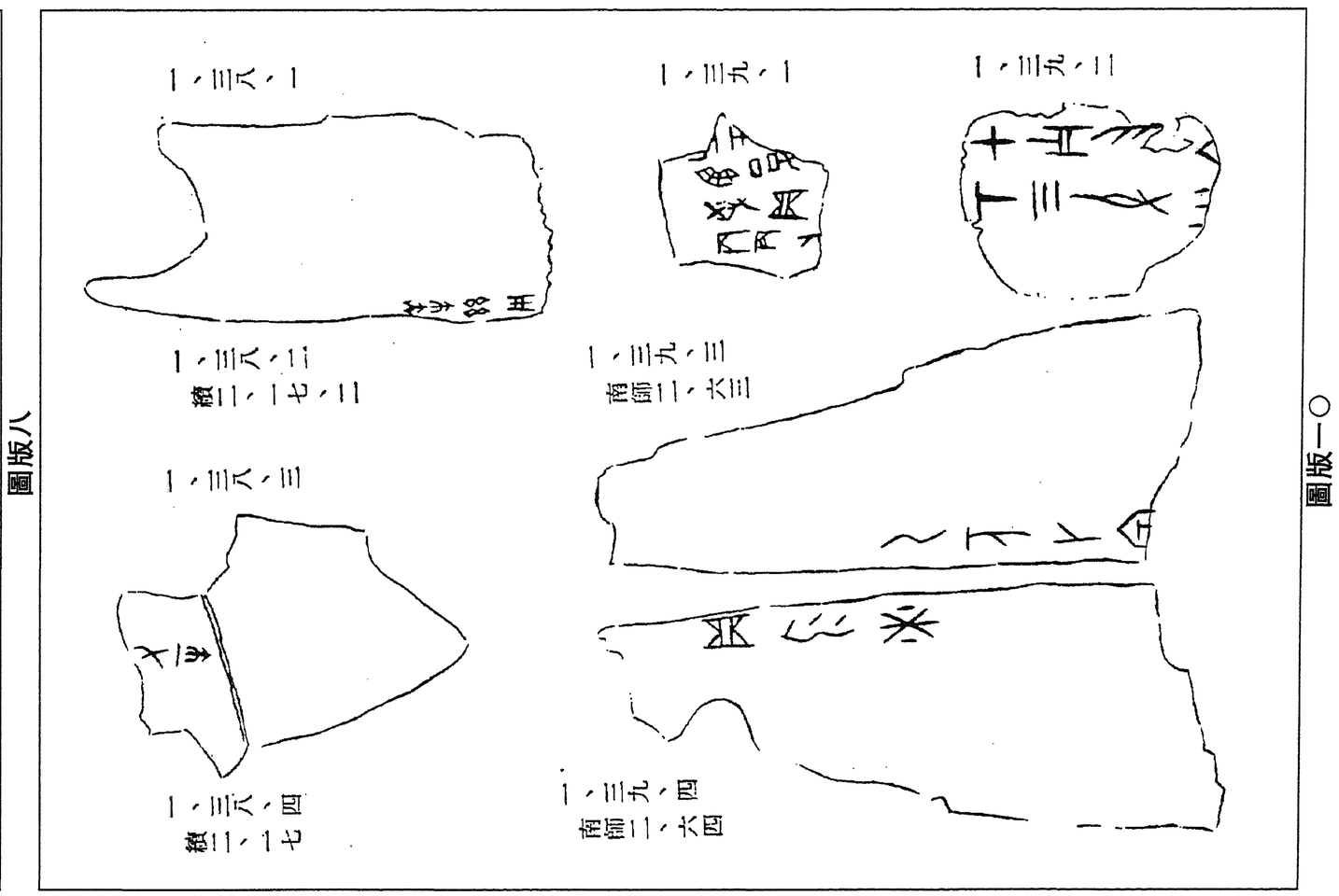
圖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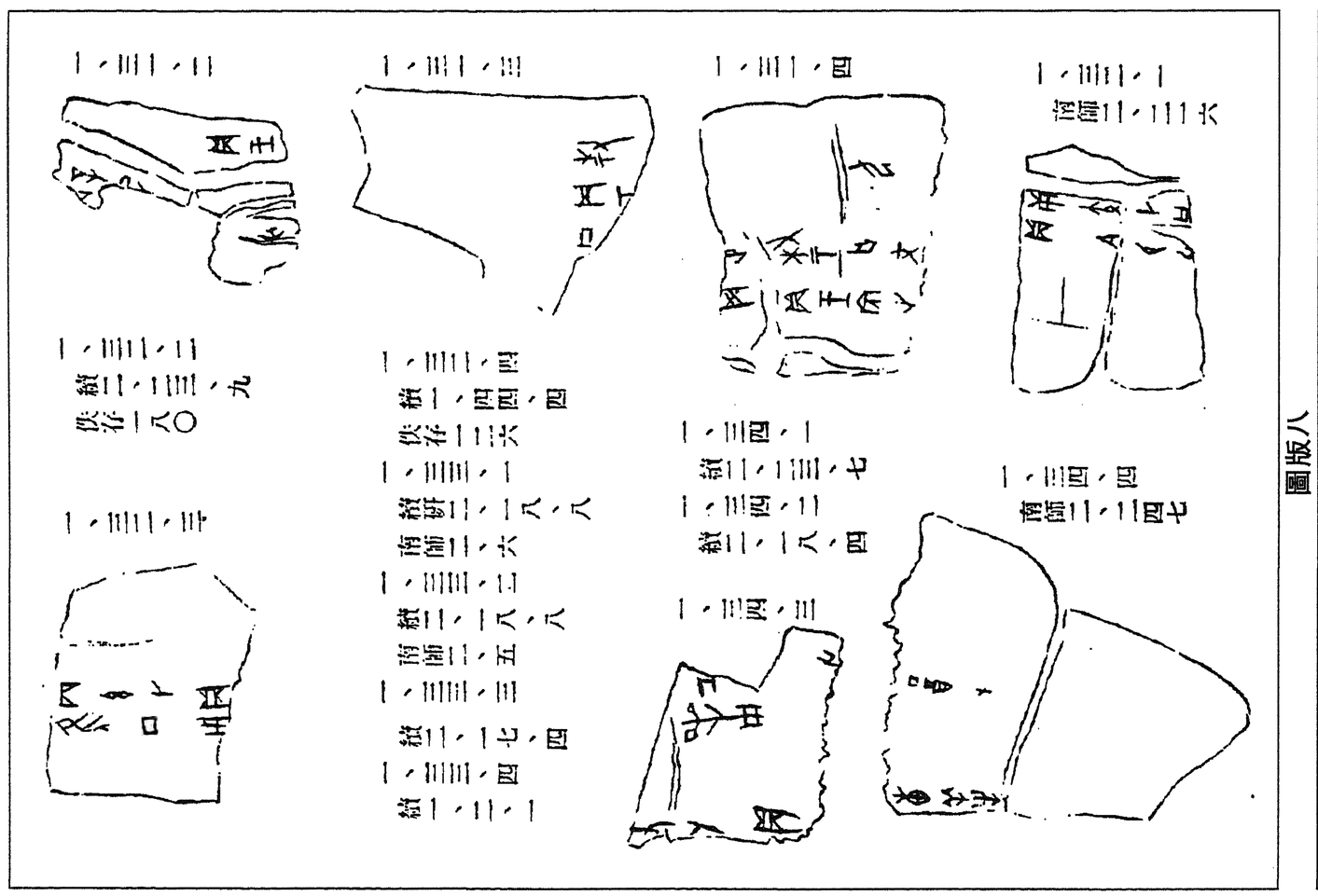
圖版四

圖版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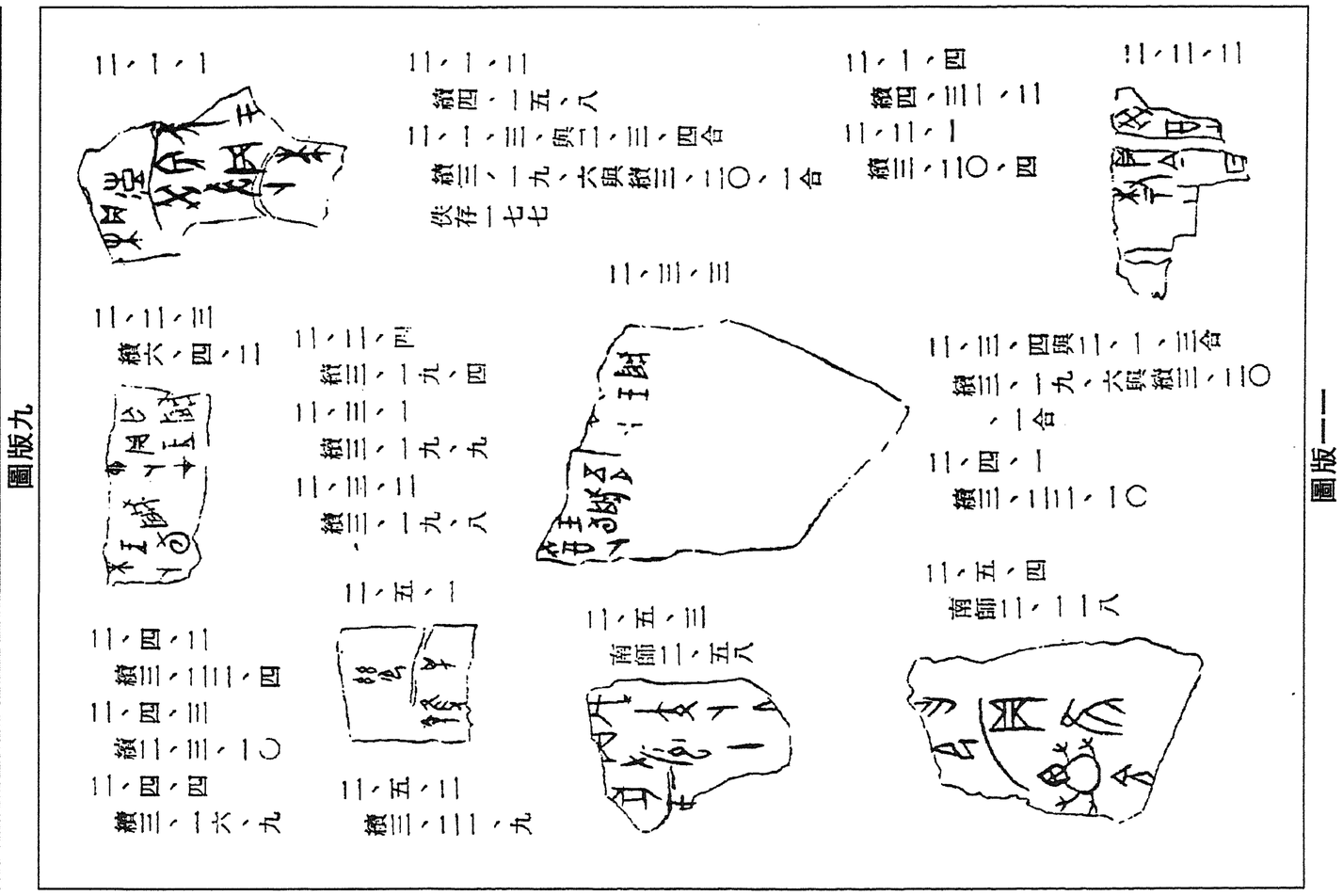
圖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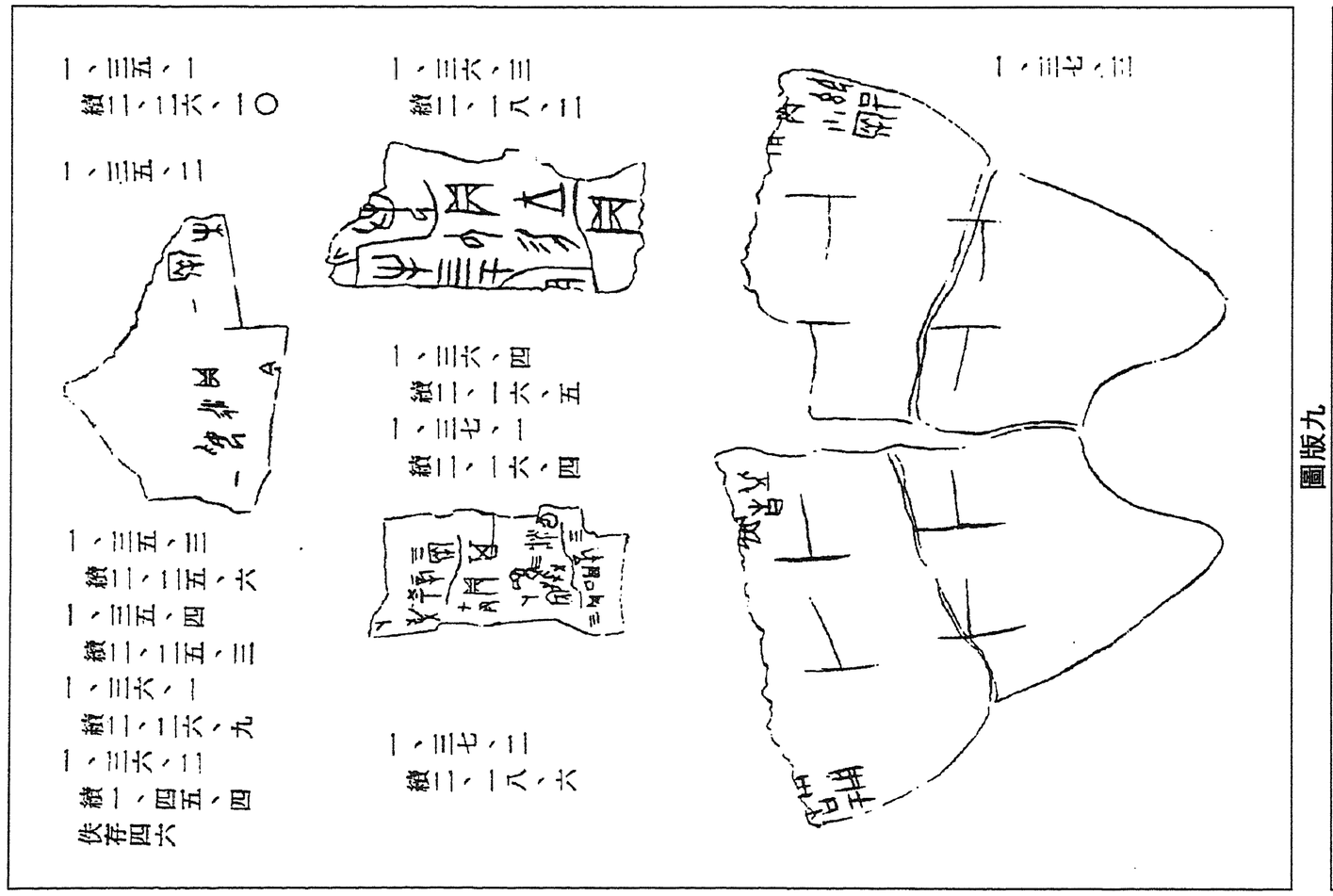
圖版一〇



圖版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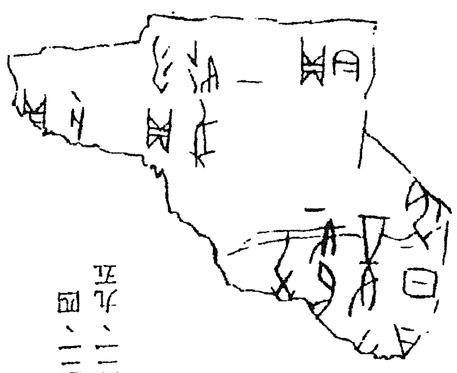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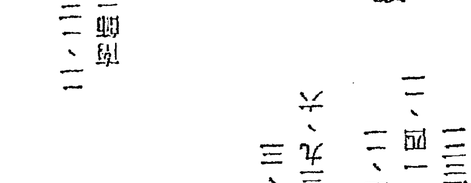
圖版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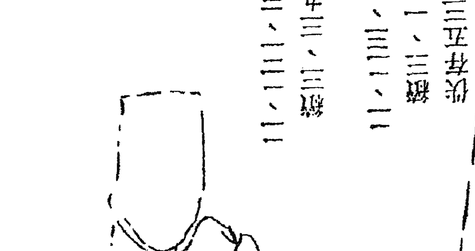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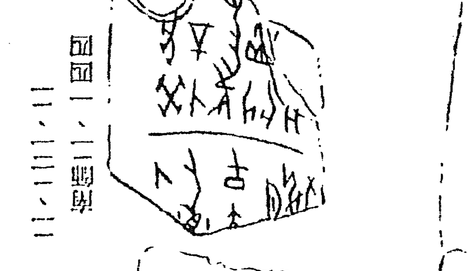
圖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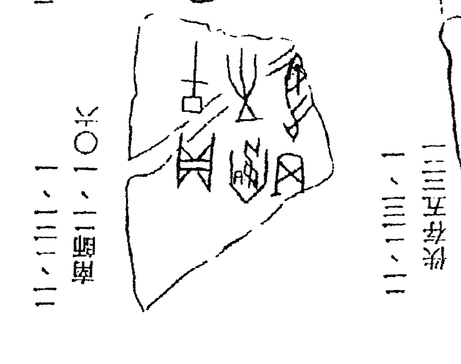
圖版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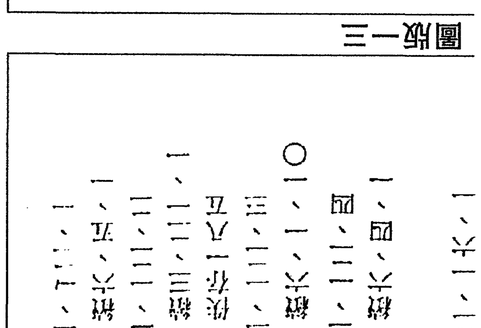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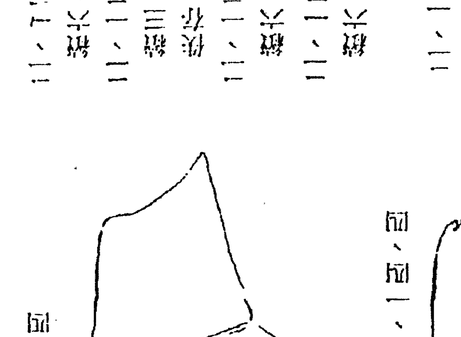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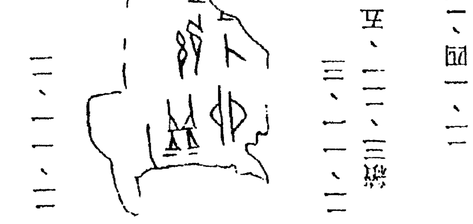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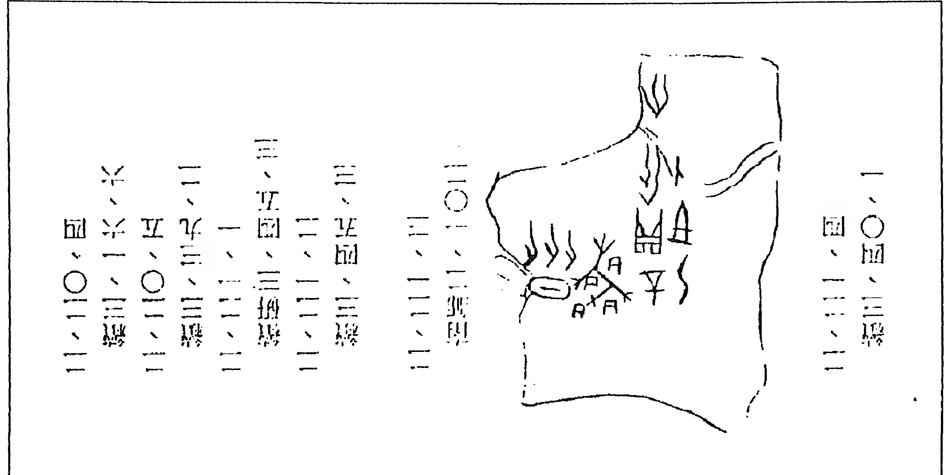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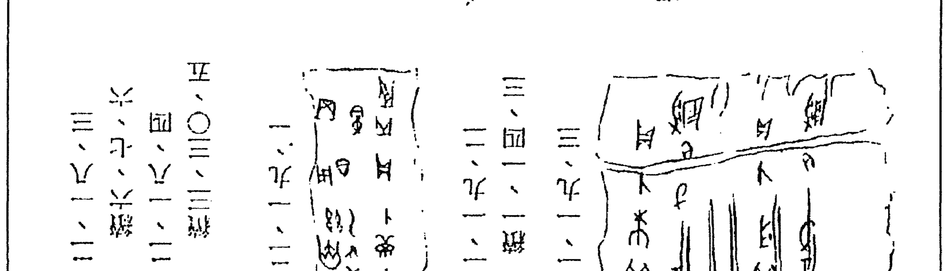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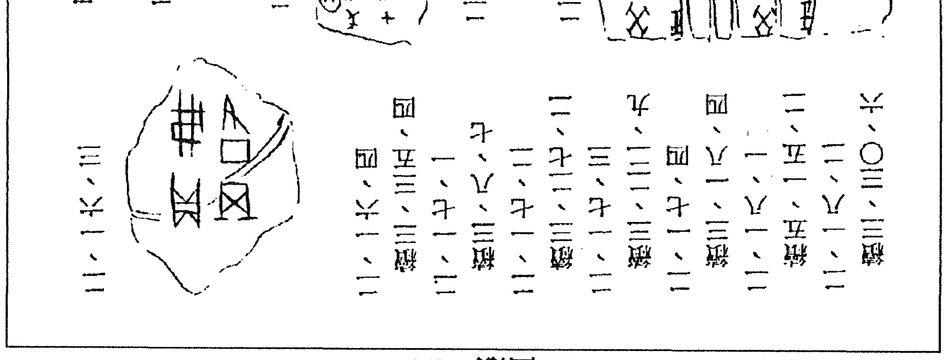


圖版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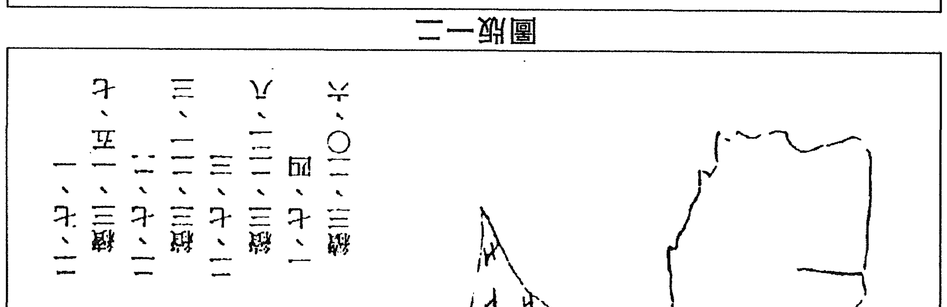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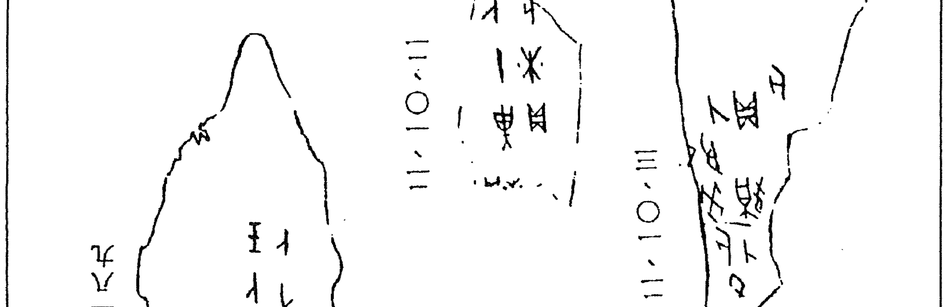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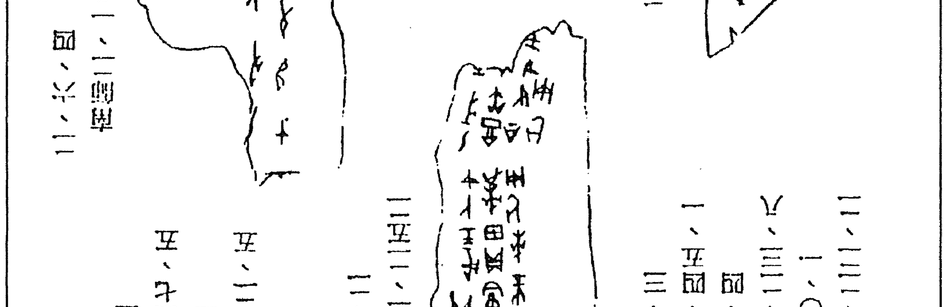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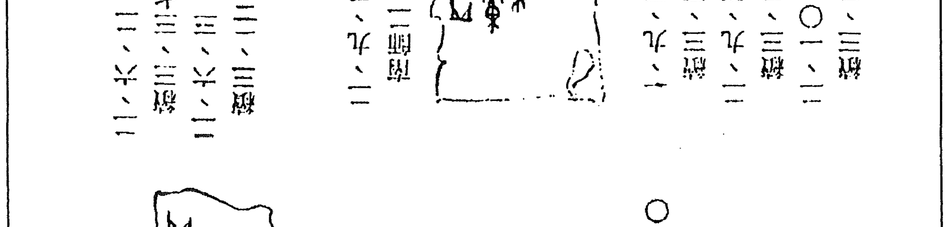


圖版一二









二、二四、一

二、二四、二
南師二、二五三

二、二四、三
南師二、九九

二、二四、四
續一、四八、三

二、二五、一

二、二五、二
續三、七、二
佚存一三

二、二五、三
續一、三六、三

二、二五、四
續六、三、一

二、二六、一
續一、五二、三

二、二六、二
續五、二五、九

二、二七、一
續六、一三、五

二、二七、二
南師二、八七
續研六、一三、五

二、二七、三
南師二、七九

二、二七、四
南師二、七八
南師二、八八

圖版一六

二、二七、五

二、二七、六

二、二八、一
南師二、一五〇

二、二八、二
續四、三五、三
佚存七五

二、二八、三
續四、一八、二

二、二八、四
佚存三四

二、二九、一
續六、三、一〇

二、二九、二
續二、五、九

二、二九、三

二、二九、四
續四、一四、八

二、三〇、一

二、三〇、二
續三、四五、八

二、三〇、三
南師二、六一

二、三〇、四
續六、三、三

圖版一七

三、一、一

三、一、二
南師二、二六七

三、一、三
續六、五、一〇

三、一、四
續六、五、二

三、二、一
續四、四六、四

三、二、二
續六、五、七

三、二、三
續六、五、一〇

三、二、四
續六、五、一〇

三、三、一

三、三、二
續四、四六、二

三、三、三
續六、二、四

三、三、四

三、四、一
續六、六、二

三、四、二

三、四、三

圖版一八

三、四、四
續六、二、八

三、五、一

三、五、二

三、五、三
續四、四〇、四

三、六、一

三、六、二

三、六、三

三、六、四
南師二五七

三、七、一

三、七、二

三、七、三

三、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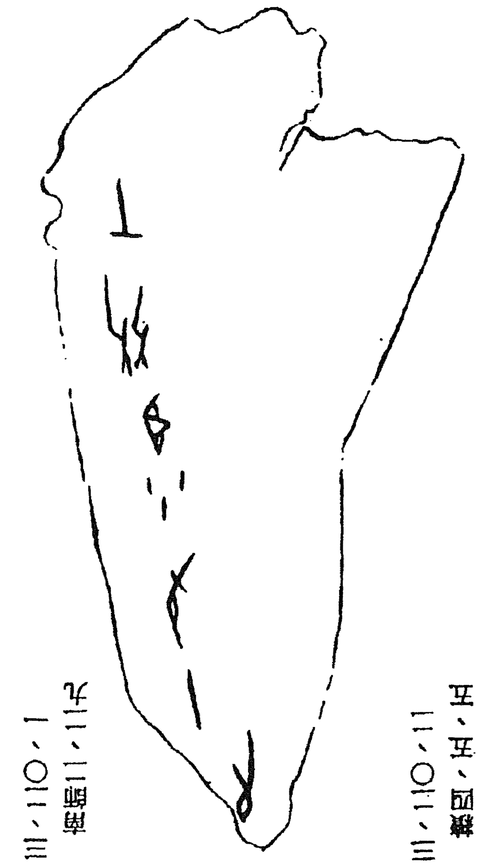
三、八、一
續六、一、八

三、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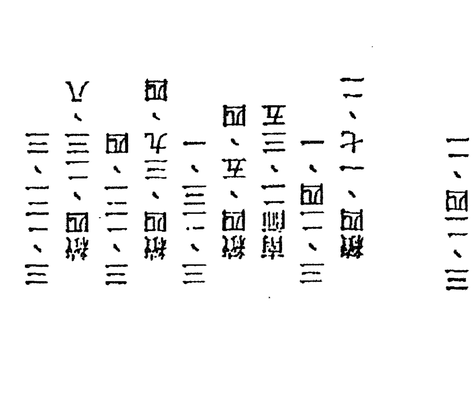
三、八、三

圖版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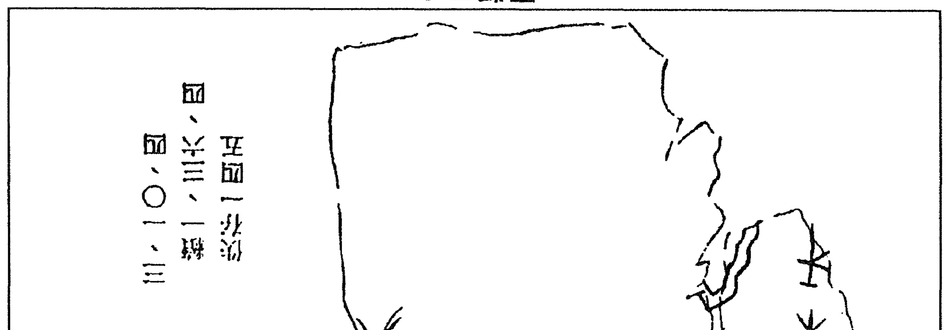
圖版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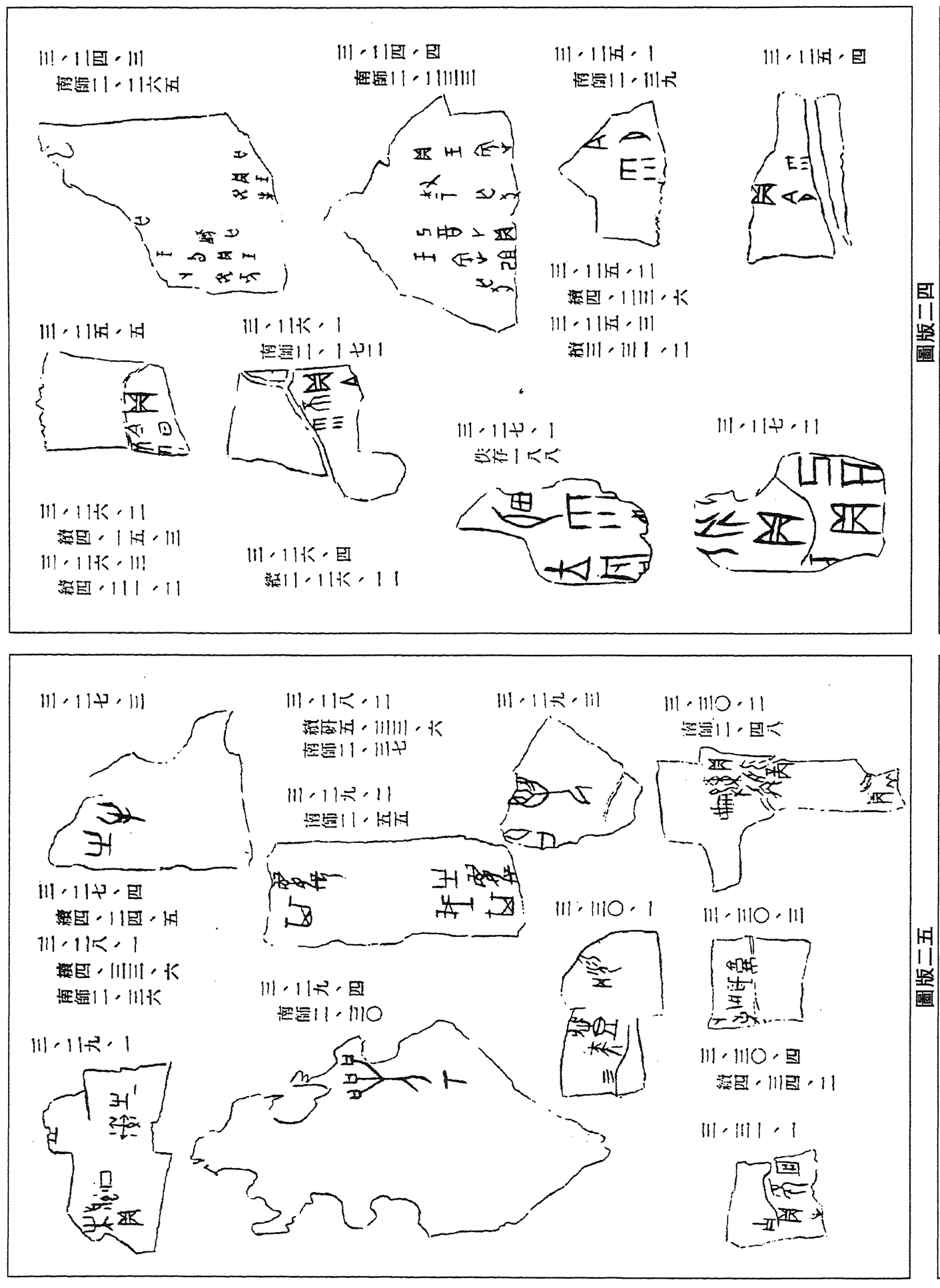


圖版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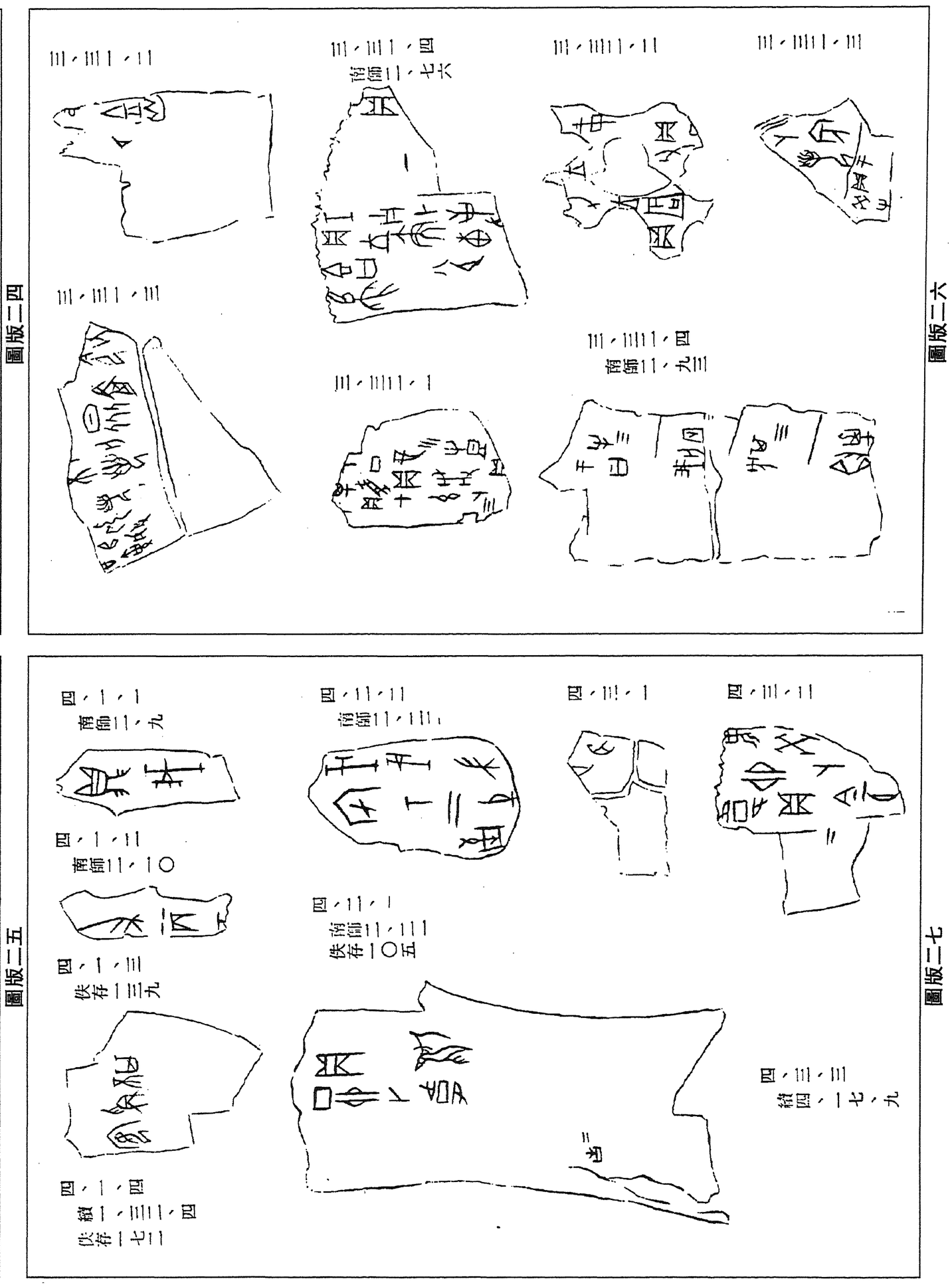


圖版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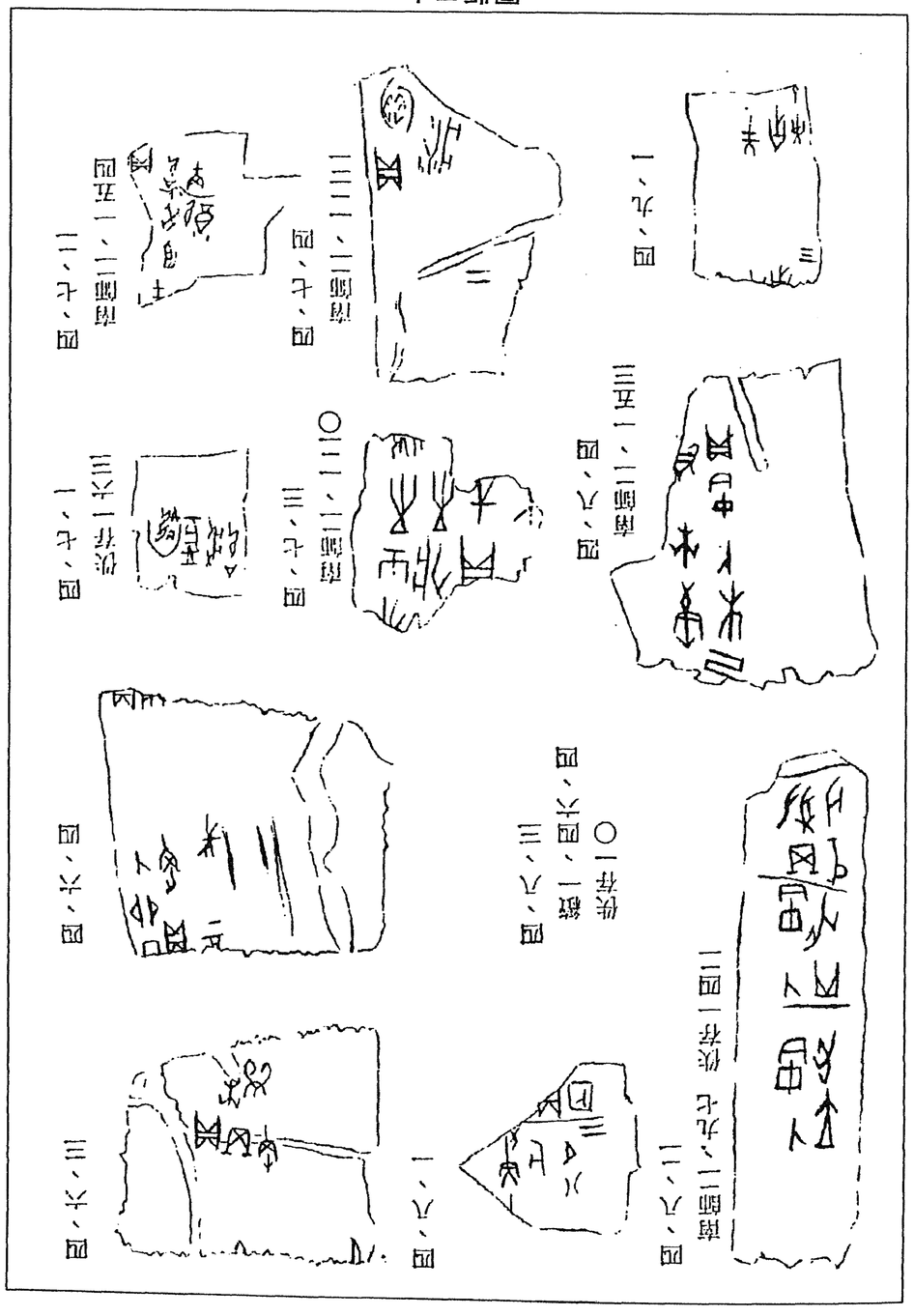
圖版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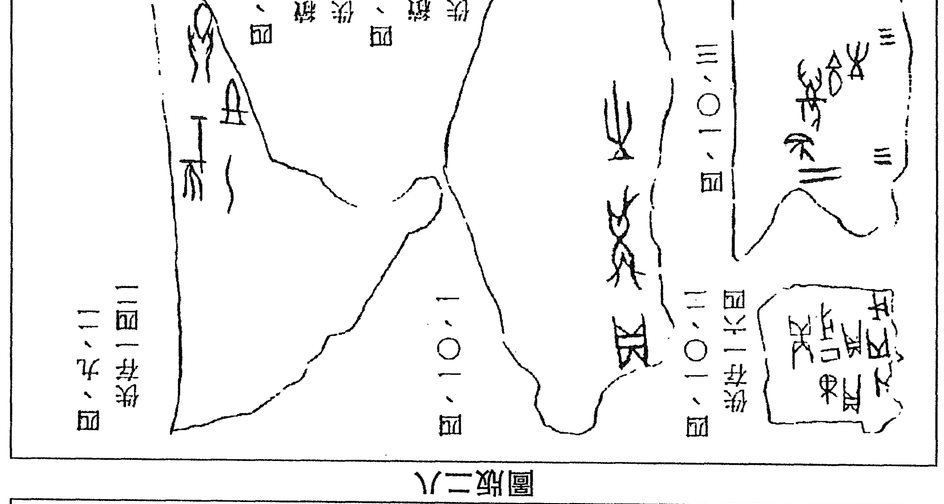
圖版二六

圖版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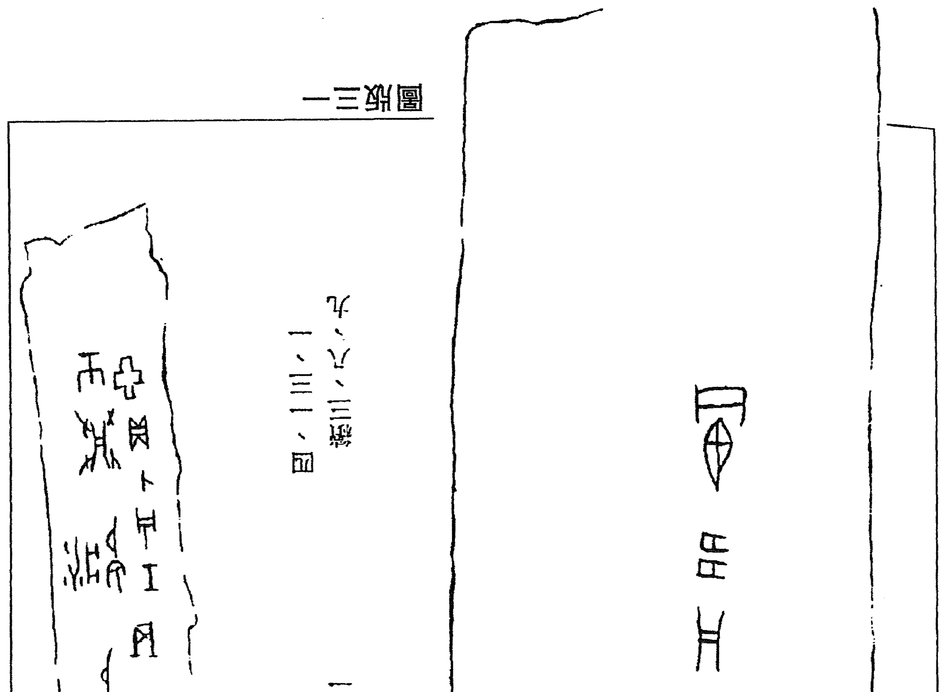
圖版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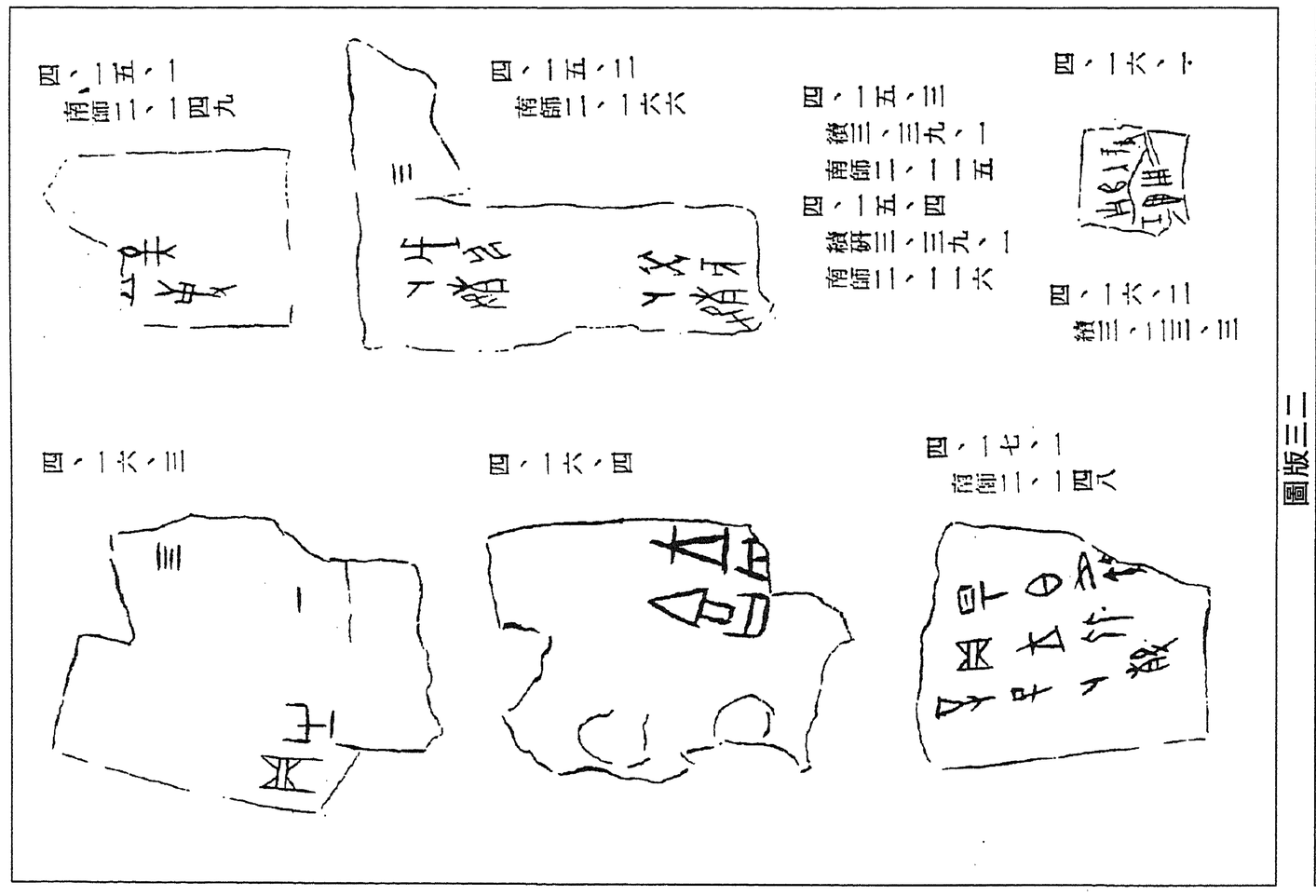


圖版三〇



圖版三一





圖版三二

四、一五、一
南師二、一四九

四、一五、二
南師二、一六六

四、一五、三
續三、三九、一
南師二、一二五

四、一五、四
南續師三、三九、一
二、一二六

四、一六、一

四、一六、二
續三、三三、三

四、一六、三

四、一六、四

四、一七、一
南師二、一四八

四、一七、二

四、一七、三
續二、五二、一

四、一八、二
續四、四七、三

四、一八、三
南師二、一三八

四、一八、四
續三、四七、一

四、一九、一
南師二、一四〇

四、一九、二
佚存一五七

四、一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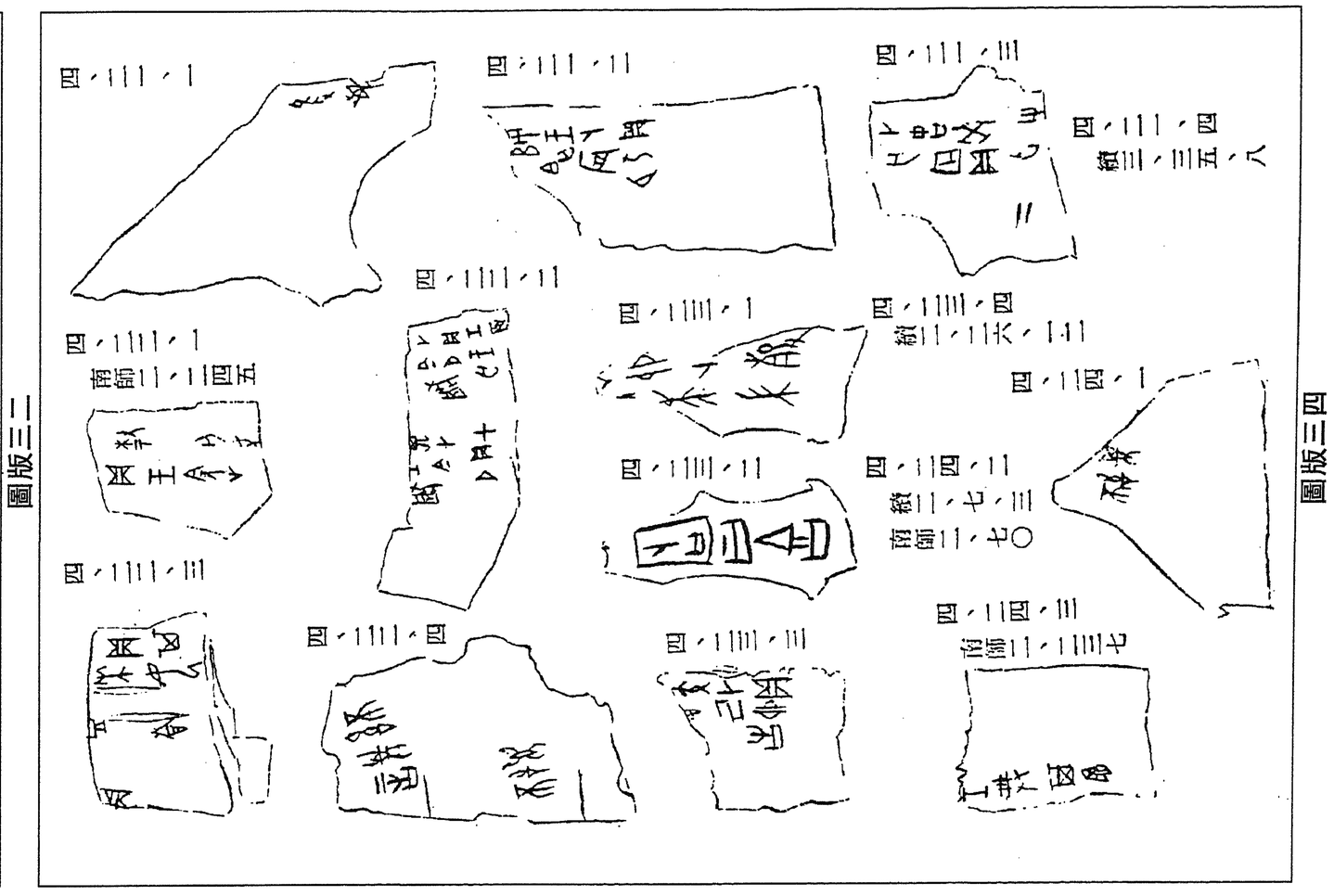
四、一九、四

四、二〇、一
續三、三二、五

四、二〇、二

四、二〇、三

四、二〇、四
南師二、九八



圖版三四

四、一一、一

四、一一、二

四、一一、三

四、一一、四
續三、三五、八

四、一二、一

四、一二、二
南師二、一四五

四、一二、三

四、一二、四
續三、一六、四

四、一三、一

四、一三、二

四、一三、三
南師二、一七、二
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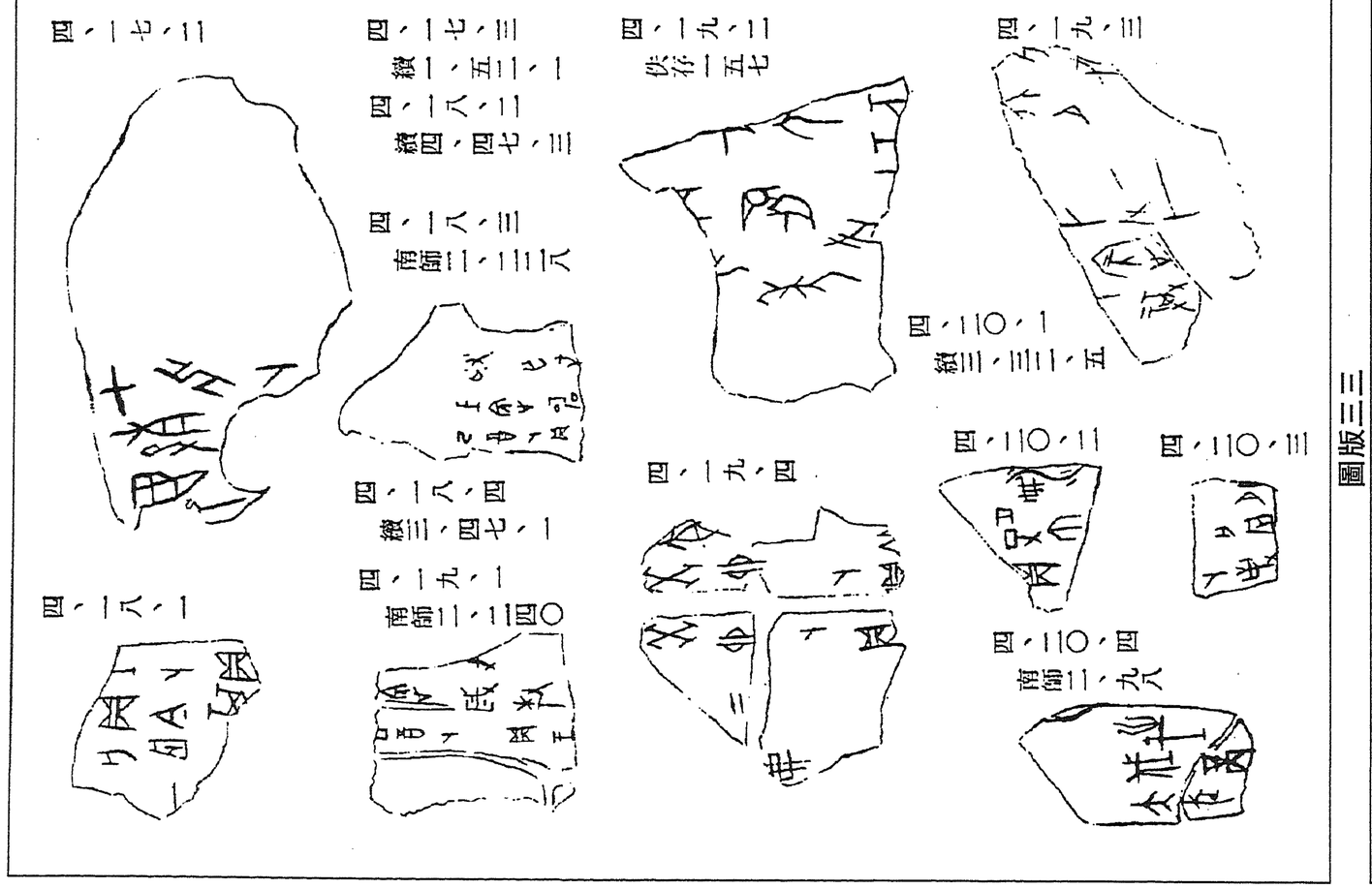
四、一三、四

四、一四、一

四、一四、二

四、一四、三

四、一四、四



圖版三三

四、一二四、四
南師二、七四

四、一二五、一
續二、三五、五

四、一二五、二
南師二、一五四

四、一二五、三

四、一二五、四
南師二、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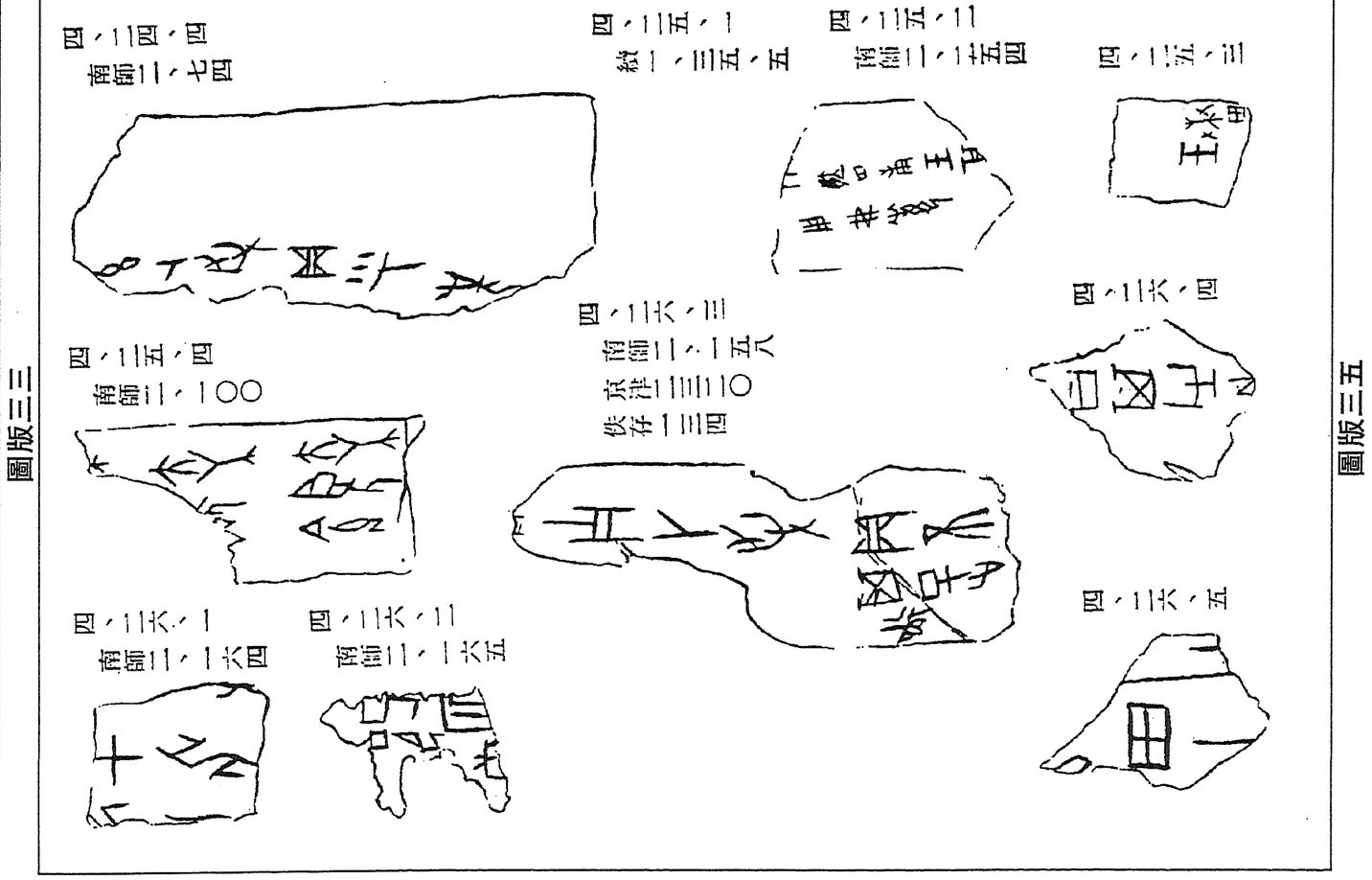
四、一二六、一
南師二、一六四

四、一二六、二
南師二、一六五

四、一二六、三
南師二、一五八
佚存三三〇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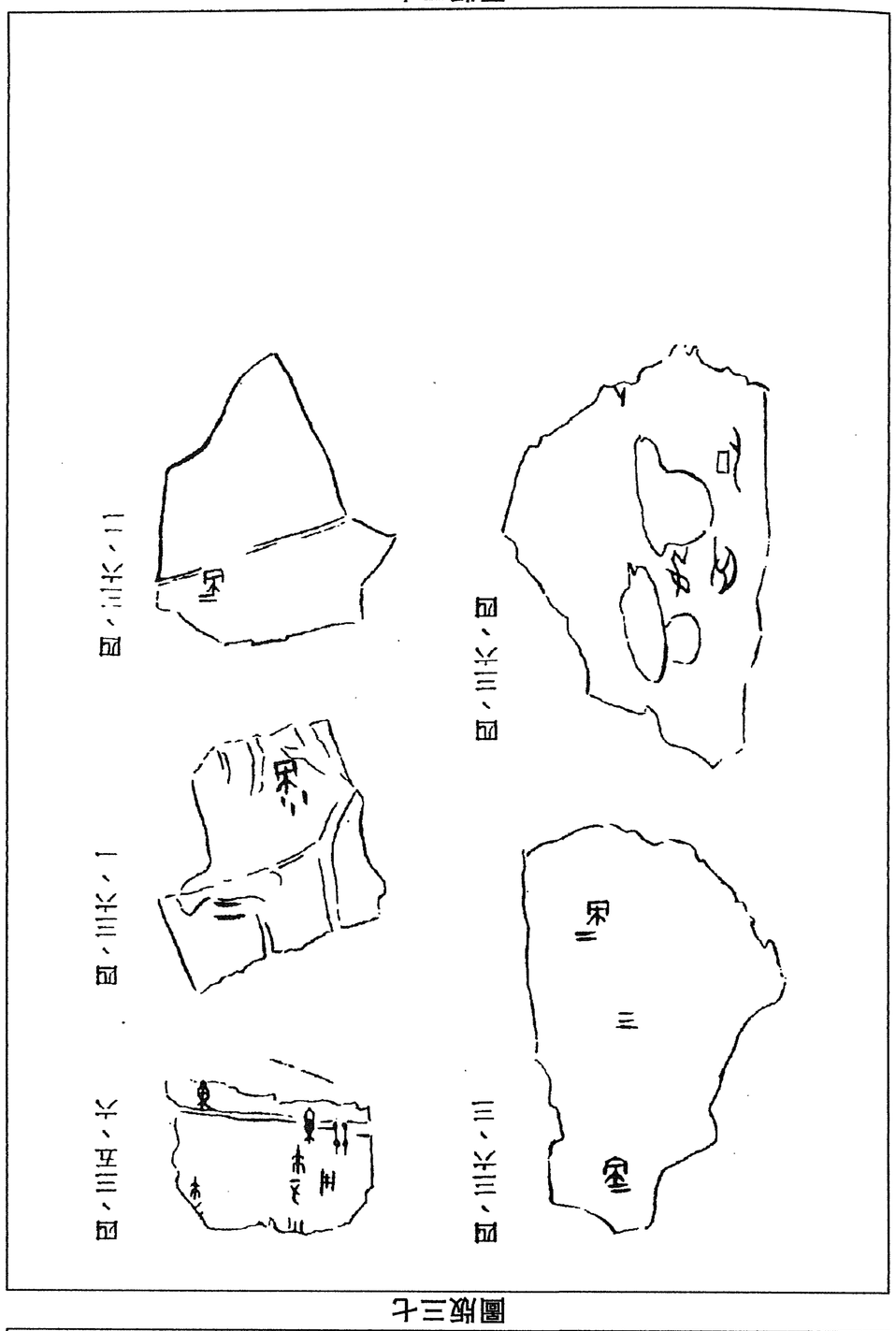
四、一二六、四

四、一二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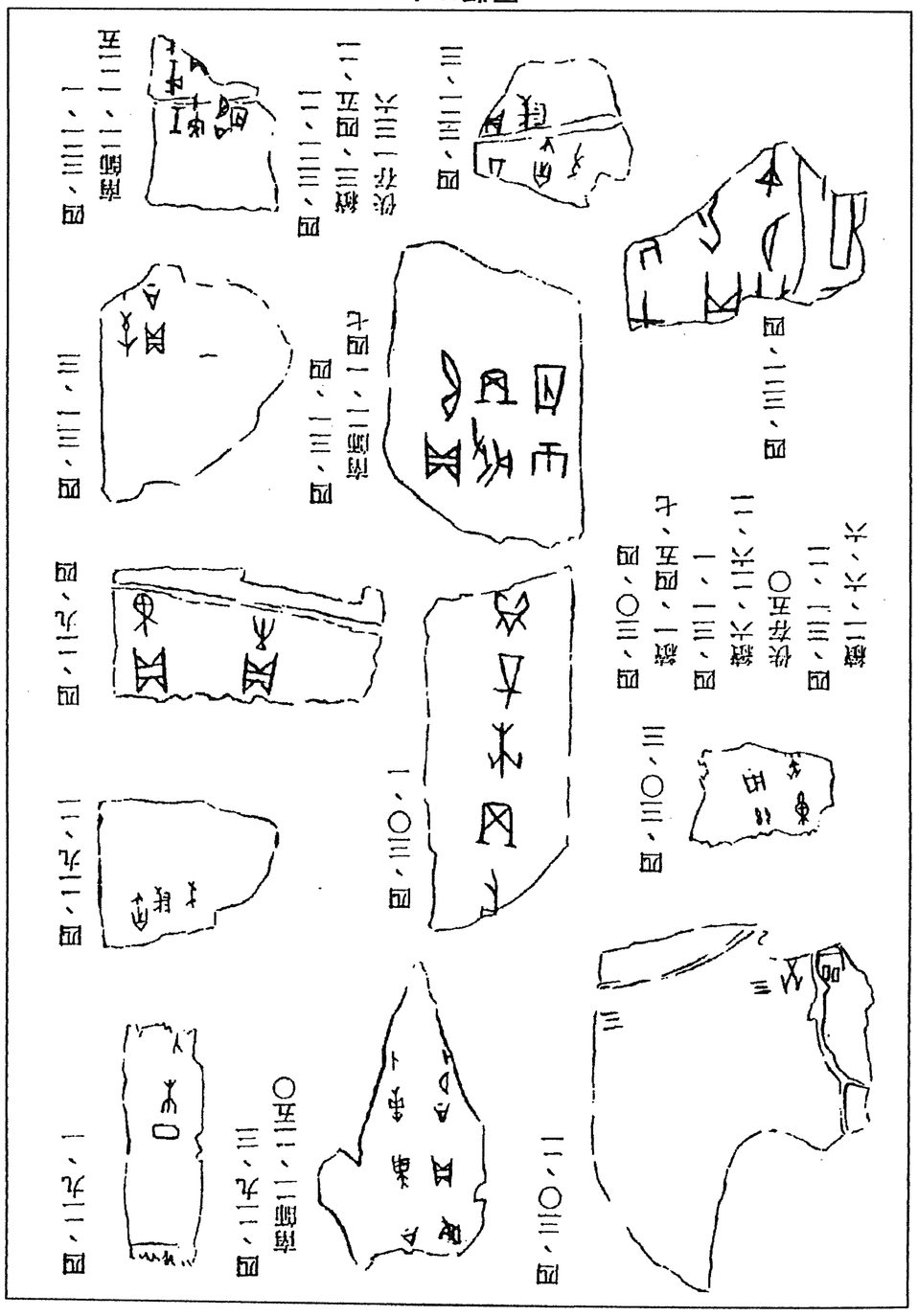


圖版三五

圖版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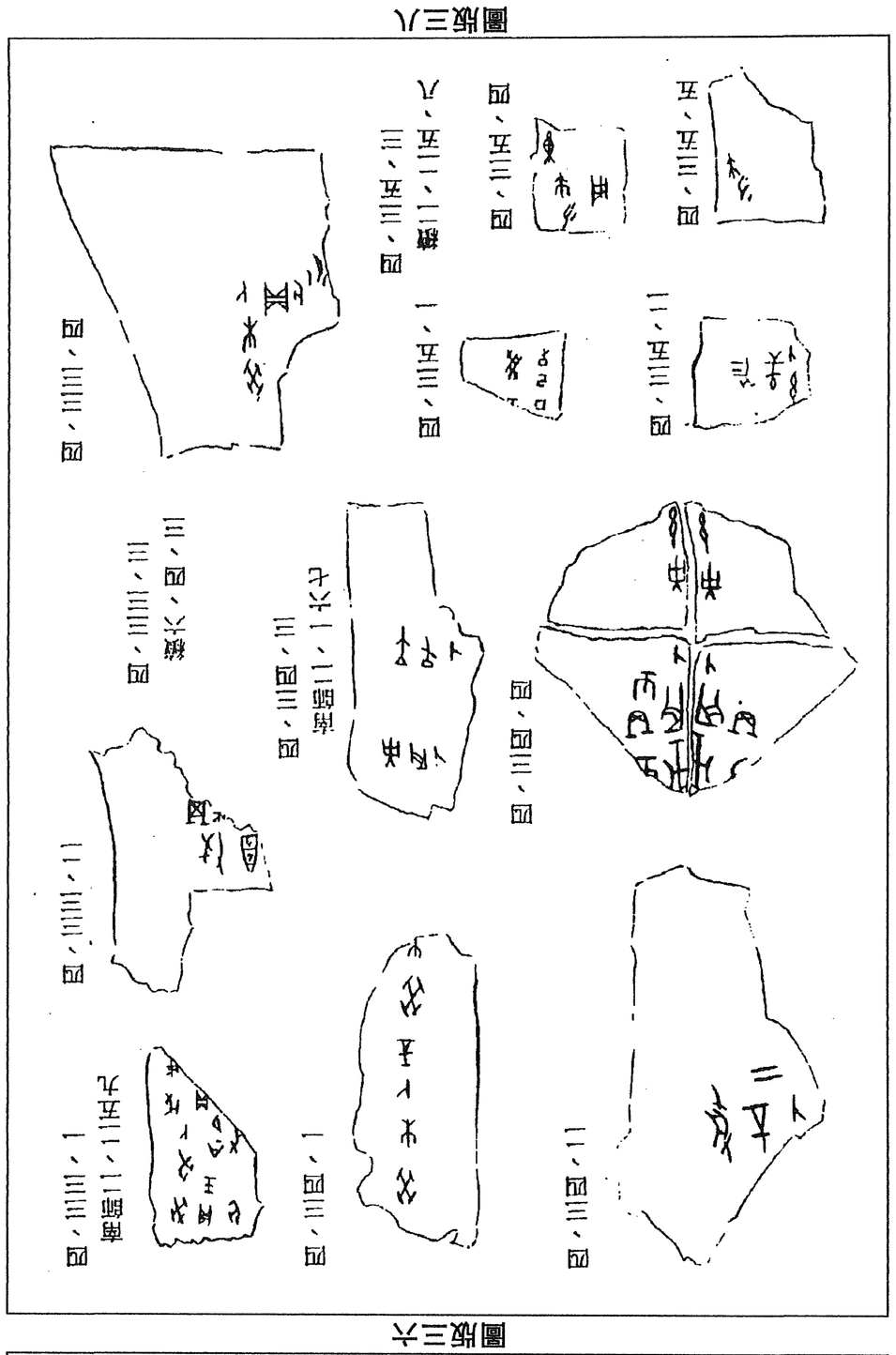
圖版四〇



圖版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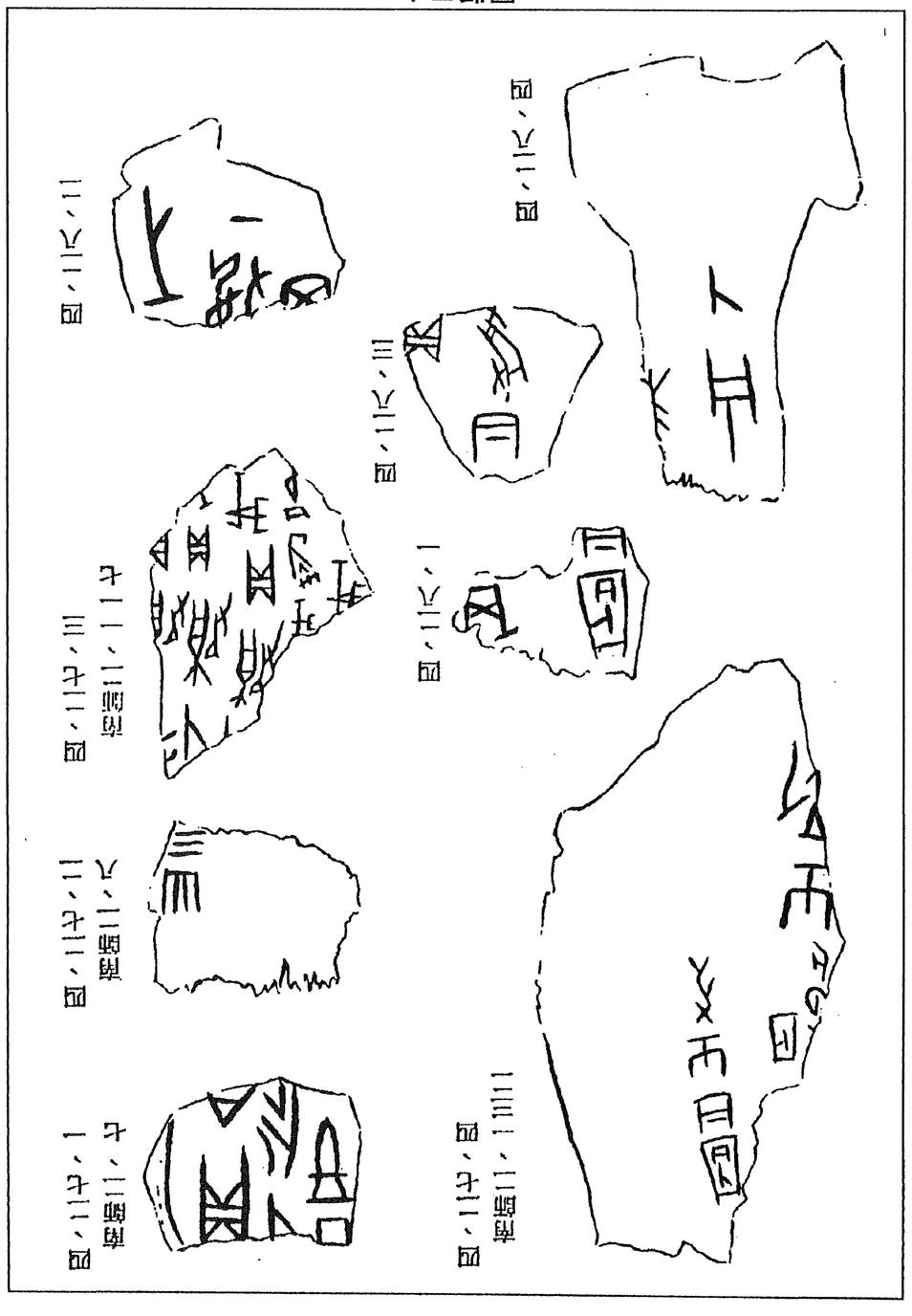
圖版四二

圖版三八



圖版三七

圖版三六



圖版三五

圖版三四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卷一

嚴一萍撰

第一葉

一　南師二、一七〇　第五期　骨

甲　甲子乙丑丙寅

乙　甲子乙丑丙（寅）

丙　甲子乙丑

本片續編未用。

此是甲子表，大都爲習契之作。「丙寅」以下當尙有「丁卯」「戊辰」等。

第二葉

一　南師二、二六九　第五期　骨

甲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乙　☐辛巳壬午癸未

本片續編未用。

此亦是甲子表。甲辭當自「甲子」刻起，乙辭當自「甲戌」刻起。

二　第五期　骨

甲　壬（辰）

乙　（庚）寅辛卯壬辰

丙　庚子辛丑壬寅

丁　（庚）戌辛（亥）

本片續編未用。

此亦是習契甲子表，字體猶歪斜不正也。

三　第五期　骨

甲　甲子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葉

一　第五期　骨

甲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乙　（丙）寅丁卯戊辰☐

丙　甲辰貞王宮口（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宮，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十五片。

二　南師二、二七〇　第五期　骨

甲　甲子☐

乙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

丙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背甲

甲　☐壬申癸酉

乙　☐（壬）午癸未

丙　☐（壬）辰癸巳

本片續編未用。

此是契刻於龜背甲之干支表。

四　第五期　骨

甲　（辛）未壬申癸酉

乙　（辛）巳壬午癸未　二

丙　丁☐

本片續編未用。

第四葉

一　續六、七、四　藏龜八六、一；第五期　甲

甲　甲申（卜貞）武乙（宗）其（牢）

乙　丙戌卜貞文武丁宗其牢

丙　癸丑卜　一

史記殷本紀曰：「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此卽卜辭之武乙文武丁。本片爲帝辛時之卜辭，故稱「武乙宗」「文武丁宗」也。說文：「宗，尊祖廟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尊」下奪「也」字。王筠說文句讀以尊字斷句皆以爲宗尊雙聲可通，戴侗曰：「宗，祭祖禰之室也」。（桂馥說文義證引）案此說是也。卜辭別有大宗小宗之稱，治契者皆以大宗自上甲起，小宗自大乙起。如佚存一三一號（遺珠六三一）曰：

（丁）亥卜（在）大宗又𠂤伐羌十小宰自上甲

己丑卜在小宗又𠂤歲自大乙　三

商氏考釋曰：「宗法，大宗一世之嫡子，其它爲小宗。此辭在小宗祭大乙，大乙爲示癸嫡子，若以宗法言，不應歸之小宗。今據此例，嫡子爲大宗，其它爲小宗之說，乃周制，商世固未別定之也」。此釋大乙爲小宗之故，然上甲亦可爲小宗，後編下四十二・十五片曰：

乙亥又𠂤歲在小宗自上甲　一月
丁丑卜在小宗又𠂤歲（自大）乙
☒自大☒

釋第二十六片考釋）

三　續一、一二、八　佚存一五四　第一期　骨

甲　乙☒
乙　甲午卜貞翌乙未出于且乙羌十人卯宰一出一
丙　甲午卜貞翌乙未出于且乙羌十出五卯宰出一牛　五月
丁　丁酉

商氏曰：「羌十出五卯宰出一牛，二出字皆作又解。下一六七版『牢又一牛』可證」。案一期之出作又解者，二期之後，改爲又字。稱「牢又一牛」者，皆在二期後也。

第五葉

一　續一、二二、五　第五期　背甲

甲　丁巳卜貞王宏四且丁𢦏日亡尤

西祖丁爲祖丁，詳王國維先生「殷卜辭中先公先王考」及拙著釋「四且丁」」。（刊甲骨古文字學研究二五三頁）祖名上冠數字，始於第三期，一二期之卜辭未有也。

二　南師二、二三二　第五期　骨

甲　丁巳卜貞且丁日其牢

本片續編未用。

彥堂先生於殷曆譜下編卷二祀譜二帝乙祀譜所引珠三九七片：「父丁口其牢」一辭注曰：「此爲日祭之卜辭」。此類皆五期之日祭，日字作口。

三　續一、二六、二　第五期　甲

甲　癸（亥卜貞）且甲日（其牢）茲（用）
乙　口口（卜）貞☒其（牢茲）用

四　南師二、五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小疾勿告于且乙
乙　告于且乙
丙　貞☒方不亦出
丁　（☒）方（其）亦出

本片續編未用。

「小疾」卜辭僅見，殆無顯著之病狀者。史記殷本紀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卽此祖乙。說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桂馥說文義證曰：「人之臂亦也者，本書『掖，臂下也』。玉篇：『臂也，胳也』。今

作掖」。按手部：「掖者，以手持人臂，投地也」。卜辭之亦，無掖義，腋爲後起字。王襄曰：「夜字，許說『从夕亦聲』，按亦本古腋字，殷契叚爲夜，效卣夙夜之夜作亦，與此同」。（簠考天象五頁）案此說亦非，卜辭未有叚「亦」作「夜」者，如：

今夕☒之夕☒亦夙　明六三七

壬辰亦夕☒　遺一三三三

皆「夕」與「亦」連文，設「亦」爲「夜」之叚字，則不辭亦甚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公羊傳：『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注云：『亦者，兩相須之意』。按經傳之亦，有上有所蒙者，有上無所蒙者，論語：『不亦說乎』。『亦可以弗畔』。『亦可以爲成人矣』。『亦可宗也』。『亦可以爲成人矣』。皆上無所蒙」。故胡小石楊遇夫皆以爲亦者又也。「又者，一事而再見之辭也」。（見甲骨文例及甲文說）

第六葉

一　南師二、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王勿☐且乙☒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七葉

一　續二、一〇、四　第五期　甲

甲　乙巳卜貞王宧歲亡尤

乙　貞王宧叡亡尤

二　南師二、四　第一期　甲

乙背　𠂤子☒

本片爲前者之背面，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人。

三　續一、二六、九　第五期　甲

甲　丙申卜（貞）康且丁日（其牢）茲用

乙　丙午（卜貞）康（且丁）日（其）牢（茲用）

丙　☐☐卜貞☒其牢

丁　☐☐（卜）貞☒

四　續一、二四、六　第五期　甲

甲　☒武丁日（其牢）茲用　在☐月

乙　☒羊

二　續一、二六、一〇　第五期　甲

甲　丁卯卜貞王宧康且丁翌亡☐

三　續六、三、二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丁　癸未卜在白貞王旬亡𡆥

戊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白爲殷王田獵之地。三期卜辭有「于白東㞢，于白西㞢」，卜辭有，「庚子卜王往田于白」。（明後二一八二）「癸未貞王其狩白」，（撫續一二二）皆是田狩之辭，其地，日本林泰輔氏以爲「開封府扶溝北之白亭」當之，（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七頁）然以文武丁時代之宰丰牛骨距刻辭有「白㚔（楚）而論，當屬山區，究在何地，尚待考。

第八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武乙☒王☒

本片續編未用。

此爲祭武乙之卜辭，何種祭祀，以辭太殘，未能考見。

二　續一、一二、四　第二期　骨

甲　丙申卜行貞翌丁酉其又于中丁

乙　貞母又

丙　貞中丁歲一牛

本片續編已用，續編研究未校出，應補正。

用「又」祭，已是祖甲時卜辭。史記殷本紀曰：「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隞」。即此中丁。行爲第二期貞人。

三　續一、二六、一一　佚存一七六

甲　乙丑卜貞王宧武乙歲祉至于上甲卯亡尤

乙　貞王宧叡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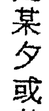
「卯」下有空，當缺一牲名，似當時留此地位以待刻者。

四　續一、三九、三　佚存一八一　第五期　背甲

甲　丁丑卜方貞子雖其𠂤王于丁妻二妣己𡆥羌三冊羌十

乙　☒

本片已用，續編研究未校出，應補正。

子雖爲武丁之子，字作  者係地名，兩者不同。佚存考釋曰：「祖乙之配曰妣己，祖丁之配，亦妣己。此辭乃武丁時所卜，同日祭祖乙祖丁之配，故曰二妣己也。羌字所从之工，遺刻橫筆」。案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羌作羊，誤。商氏之時妻字尚未識，此辭當作「丁妻二妣己」解，應是祖丁之配有二妣己，非祖乙祖丁二祖之配也。一祖有二妣己，在平常祭祀時，甚難表示，故此辭特標「丁妻二」以說明之也。  於卜辭中，有兩種用法，一爲夕，干支。一爲牲名，恆與字相應。釋者甚多，要以葉玉森之釋羌爲禋之古文，（見鉤次乙）最爲得眞。之譌作，並無不可。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凡義有兩岐者出一曰之例」。則禋有潔祀與精意以享二義。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故桂馥說文義證引三禮義宗曰：「禋有三義；煙也，潔也，精也」。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具犢，齊牲全，以禋昆侖之邱」。郭注：「謂肴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於六宗」。案齊卽齋字。「齊祭神」以「牲全」曰禋，則與卜辭之牲同。夕之煙，爲天象，不必爲煙火之煙，凡山水雲霧等氣亦曰

煙，如山煙，水煙，雲煙，煙霧之類皆是。左思吳都賦曰：「飛焰浮煙，載霞載陰」。注：「翰曰：煙氣滿山而浮」。則天象確有煙氣。如卜辭曰某夕，或某日，皆是某夕或某日有煙氣，影響於下一日有戈或有雨也。卽說文之「，告也」。徐灝說文段注箋曰：「告與誥同，冊命卽誥也。冊蓋本一字，簡牘謂之冊，因之以簡告誡曰冊，其後相承增曰也」。案契文从冊从，不从曰，與簡牘之冊不同，冊亦作，亦非告下之詞，凡「冊」「冊牢」「冊牛」等，皆是上告於先祖也。日本白川靜先生以爲「冊爲牢閑蘭檻之形」。並認爲「冊是補充牲獸，以備他日所需犧牲，而特別舉行的儀禮。我以爲在卜辭中，祭祀之際不單要貞問牲畜之吉凶與數目之多少，而且也要貞卜有關養牲的事宜。前舉冊牛，冊宰的卜辭，與其前面所記用牲之辭，性質都有點不同，而其牲數又往往很多。由此推之，我覺得這是爲了將來神事之需，貞問芻養之吉凶，而冊告神靈的一種儀式」。（作册考，陳清茂譯刊中國文字第三十九、四十册）據此而言，「冊爲牢閑蘭檻之形」，當與說文之牢爲「閑養牛馬圈」同義。則「冊  百牢」（乙五四〇八）「冊百牛」佚（一二六）「冊五十牛一（丙五三）「冊千牛千人一（丙一二四）是圈圈之以告祖先，非殺牲以祭也，而禋爲「潔祀」與「精意以享」，其所用牲，恐亦非殺戮者，穆天子傳「

第九葉

一　第五期　背甲

甲　□□（卜貞王）宏（歲）亡尤

乙　□丑卜貞（王宏）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六、六、六　第五期　甲

甲　庚申卜貞王今夕亡 

乙　壬戌卜貞王今夕亡

丙　甲子卜貞王今夕亡

丁　丙寅卜貞王今夕亡

戊　戊辰卜貞王今夕亡

己　庚午卜貞王今夕亡

此是龜之上腹甲右半，所刻間一日，缺者乃在左半。蓋爲逐日而卜也。

三　第五期　甲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

乙　癸丑卜（貞）王旬（亡）在（正月）

丙　癸丑卜貞王旬亡在正月

丁　（癸□卜）貞（王旬亡在□月）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二七、二　第五期　甲

甲　乙丑卜貞王宏武乙翌日亡尤

第十葉

一　續一、二八、六　佚存五二四　南師二、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省

乙　貞勿曰止

丙　貞王省　曰止

牲全」之詞，當是活牲耳。羌，牲羊也。楊遇夫以爲當「釋羌爲羚，羌爲牂」。（甲文說頁二）案羚與牂，牝牡之分，自來最爲紛岐。茲據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二獸部說文引羚作「牡羊也」。牂作「牝羊也」。爾雅釋畜云：「羊牡羚，牝牂」。正是許君所本耳。字不識。簠室殷契徵文地望二十一片有「在」之文，下面似有殘缺，則與本片之，似爲一字。王襄曰：「疑古聞字。說文解字：聞安也。从二耳。此爲地名」。

丁　丁亥卜殼貞𠂤享于雇

戊　癸巳卜殼貞子漁疾目福告于父乙

卜辭用𠂤與𠂤有分別。𠂤即說文之循。林義光曰：「按盾者，循之古文」，又釋寓鼎之「𠂤道」爲「循道」。（倶見文源）卜辭有時省作𠂤與𠂤，作𠂤直與目字無異。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釋第五片。𠂤字不識，此處當是方國之名。止者獲君也。劉知幾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曰：「獲君曰止」。今紀年無此文。左傳隱公十一年：「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注曰：「內諱獲，故曰止」。又僖公十七年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注曰：「內諱執，皆曰止」。據此而言，則本條卜辭似貞問王之巡守𠂤國而獲其君也。𠂤亦先祖，不知與𠂤，是否爲一字。雇，地名。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五十六片。「疾目」之目，商氏考釋作「臣」，誤。子漁爲武丁之子。

二　第一期　骨背

己背　癸巳卜

本版爲前骨之背面，惟未拓全。佚存及南師均未著錄。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

甲　癸丑卜𠂤貞旬亡𠂤

𠂤爲第一期貞人。

四　第四期　背甲

甲　戊辰卜貞王宖大戊叡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第十二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甲）辰卜貞王宖武乙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一、四、五　佚存一四〇　第四期　骨

甲　甲寅（貞）自且乙（至）毓

乙　戊午貞𠂤多宁𠂤𠂤自上甲

丙　（甲子貞）又（伐于）上甲（羌一）大乙（羌一）大（甲）羌（自）

本片尚有同文兩版，一爲明義士殷虛卜辭後編B二四八一，即戩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卜辭之四四〇。一爲殷契粹編二三七。三版互有殘缺，以北大所藏者刻辭最少。甲辭丙辭之能補足殘文者，得力於此等同文異版也。茲纂錄明後及

爲補入。此四字當連正面之卜辭讀，因拓本不全，不能見其地位之高低，最可能爲丙辭。

三　一、一〇、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于大甲

乙　貞登人三千乎伐𠂤方受𠂤又

丙　貞勿乎伐𠂤方

登字詳考見戩壽堂藏殷虛文字考釋第十一葉第十二片。𠂤方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五片。

第十一葉

一　第五期　骨

甲　癸□（卜）貞（旬亡𠂤）

乙　癸巳卜貞旬亡𠂤

本片續編未用。續編研究附對照表所列誤，應刪。

二　續二、四、七　第五期　背甲

甲　辛卯卜貞王宖歲亡尤

三　續四、四八、四　第一期　甲

粹編之骨片如左，並錄三版卜辭以見此卜骨之全貌焉：

北大　明後

(一)

(二)

(三)　甲寅（貞）自且乙（至）毓　甲寅（貞）自且乙（至）毓

(四)　丁巳小雨不𢦏

(五)　戊午貞𠂤多宁𠂤𠂤自上甲　戊午貞𠂤多宁𠂤𠂤自上甲

(六)　（甲子貞）又（伐于）上甲　甲子貞又伐于上甲羌一大乙

(七)　（羌一）大乙（羌一）大（　羌一大甲羌自

甲）羌（自）　丙寅貞王又彳歲于且乙牢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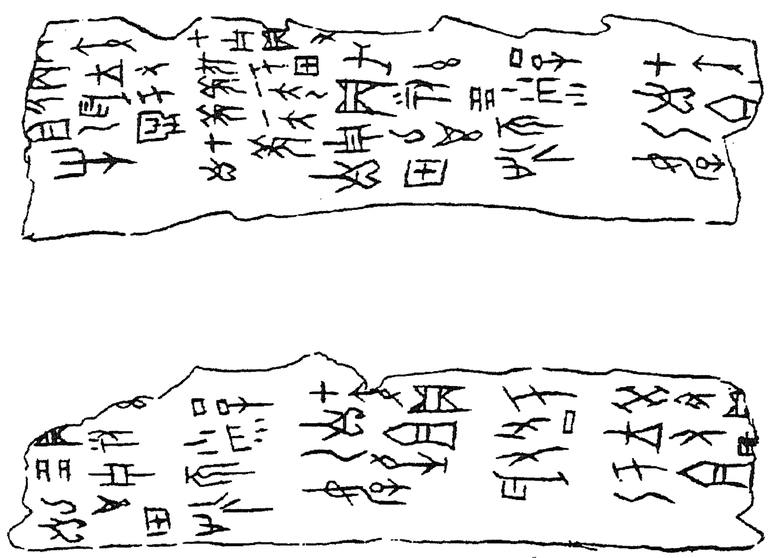
粹編　癸丑貞王又歲于且乙

于父丁又歲

甲寅貞自且乙至毓

丁巳小雨不𢦏

（戊）午貞𠂤多宁𠂤𠂤自上甲



粹二三七片

明後B 2431
南明四四〇

粹編考釋曰：「自祖乙至毓，疏譜爲后，當是后祖乙之省。父丁者，武乙之稱其父康丁也」。案后祖乙爲小乙，第六條最後一「自」字，當爲羌敎「一」「」之

第十三葉

一　賓三、三七、三　佚存八九　舊一期　甲

甲　癸卯（卜）貞亞𠂤

乙　戊辰卜貞翌己巳涉𠂤　五月　二　二

甲辭佚存逐作「癸卯卜貞亞𠂤」，殷契遺珠三二六片曰：「□卯卜貞亞𠂤」。與

此在田獵之時翌祭先妣之辭。全龜甚大，今僅存右尾甲耳。

殷虛文字記曰：「說文覃作㬎『長味也，從口鹹省聲。㬎古文覃。㬎𠂤篆文覃省」。覃之本字，當象盛蛮於㽕，以聲化例推之，早亦聲也。夷者蕈之本字，蕈蓋用以湛酒者。說文『覃長味也』，字林：『醰甜同，長味也』。徐灝說文段注箋謂：『覃醰古今字』，是也。以蕈和酒，引申之，因有長味之義矣。卜辭㬎字，爲㬎名，商王畋遊之地也。其地與遣僅近。卜辭屢並出㬎、曹、寧、雇、宮、遣諸地蓋均相近也。郭鼎堂謂淮即周之雍國，地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北，（通纂考釋一三八）其說至確。然則㬎即禹貢『覃懷底績』之覃，無疑。周禮方疏引鄭玄尙書注云：『覃懷爲縣名，屬河南』。按漢地理志有懷縣而無覃，蓋其地已無徵，故併懷言之，知懷何在，則覃地亦可想像矣。懷在今河南武陟縣西，與沁陽爲鄰邑，則卜辭與雍地相近之覃，必禹貢與懷相近之覃，無疑」。與

誤刻，因此條卜辭上甲開始，最後無需一「自」字也。第四條「丁巳小雨」一辭，北大未刻，但留有空隙，是爲當時所遺漏。由此可見，同文異版之卜辭，亦出於多人之手，非成於一人也。㚔字觀卜辭之用法，當爲㚔㚔字之省寫，亦㚔字也。㚔祭字，考詳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二四〇片。㞢說文曰：「辨積物也」。段玉裁以爲「宁與貯蓋古今字」。卜辭亦有㞢字，兩者皆爲方圍人名，可能爲一字。殷虛文字類編曰：「宁，象形，上下及兩旁有擣柱，中空，可貯物」。㞢有作㞢，中加一橫者，正象貯物之形。前人以爾雅釋宮「門屏之間曰宁」，以爲有宁立之義，自是後起，卜辭固未有此等用法也。

三　舊一期　骨

甲　□大丁易□不□

本片纘編未用。

四　纘二、四、四　南師二、三六　舊五期　甲

甲　（戊）□王卜貞田㚔（往來）亡𢦏王乩曰吉（在□）月　遘大丁奭戊翌日

乙　□□王卜貞田㚔（往）來亡𢦏王（乩）曰吉

丙　□□王卜貞田㚔（往來）亡𢦏王乩曰吉

此片最爲近似。此亞當爲人名，或國族名。又有稱「多馬亞」，「亞雀」，當爲官名。至春秋猶有「亞卿」「亞大夫」之名。稱「亞祖乙」，「父甲亞」者，官室之名也。（見孫海波甲骨文錄三二二片考釋）「涉𠂤」不辭，「𠂤」疑爲歸字少刻一半。他辭曰：「辛卯卜爭貞翌甲午王涉歸」。（前五・二十九・一）「己亥卜殼貞翌庚子王涉歸」。（明後B一六六九南明二一九）「貞翌辛卯王涉歸」。（掇二・一二一）句法皆同，皆作「涉歸」，故知此「𠂤」字當是缺刻「彳」字也。

二　南師二、二六三　舊五期　甲

甲　乙未卜貞王今夕亡𢦏

乙　丁酉卜貞王今夕亡𢦏

丙　（辛）丑卜（貞）王今夕（亡）𢦏

丁　（癸）卜（貞）王今（夕亡）𢦏

本片纘編未用。

三　纘一、二、五　佚存一七八　舊五期　甲

甲　己卯卜貞王宮中丁奭妣己𠂤亡尤

𠂤字，考詳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一〇九片。

四　續二、四、六　第五期　背甲

甲　辛卯卜貞王宖歲王尤

第十四葉

一　南師二、二三五　第五期　骨

甲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甲申彡羌甲。

乙　口口（王）卜（貞旬）亡𡆥（王）乩曰吉

據殷曆譜祀譜三帝辛祀譜，帝辛三十三祀十月大乙卯朔，三十日甲申彡羌甲。歷帝乙帝辛兩王，惟有此年可合。與日本散見甲骨錄蒐彙的第二三七片爲同年事。在殷曆譜訂補（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七本第一分及續殷曆譜三一一頁）的帝辛祀譜(二)項下將此資料補入，茲再將本片一併加入。其譜如下：

帝辛三十三祀

三月小己丑朔　癸巳　甲午

癸卯　甲辰　翌祖甲

癸丑　甲寅

四月大戊午朔　癸亥　甲子　工典

癸酉　甲戌　祭上甲

癸未　甲申　壹上甲

五月小戊子朔　癸巳　甲午　祭大年　𣪊上甲

癸卯　甲辰　祭小甲　壹大甲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五月甲辰）祭（小甲壹大甲）

癸丑　甲寅　壹小甲　𣪊大甲

六月大丁巳朔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在五月甲寅壹小甲𣪊大甲

癸亥　甲子　祭𢀛甲　𣪊小甲

癸亥王卜貞旬亡𡆥甲子祭𢀛甲𣪊小甲　在六月

癸酉　甲戌　祭羌甲　壹𢀛甲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乩曰吉　在六月甲戌祭羌甲壹𢀛甲

（以上各辭皆散見二三七片）

癸未　甲申　祭虎甲　壹羌甲　𣪊戈甲

七月小丁亥朔　癸巳　甲午　壹虎甲　𣪊𢀛甲

癸卯　甲辰　祭祖甲　𣪊虎甲

癸丑　甲寅　壹祖甲

八月大丙辰朔　癸亥　甲子

癸酉　甲戌　工典

癸未　甲申　彡上甲

九月小丙戌朔　癸巳　甲午

癸卯　甲辰　彡大甲

癸丑　甲寅　彡小甲

癸亥　甲子

十月大乙卯朔　癸酉　甲戌　彡𢀛甲

癸未　甲申　彡羌甲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甲申彡羌甲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乩曰吉　（本片）

二　第五期　甲

十一月小乙酉朔　癸巳　甲午　彡虎甲

癸卯　甲辰

癸丑

十二月大甲寅朔　甲寅　彡祖甲

甲　癸☒王☒

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口）卜貞（王旬）亡𡆥

丁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背甲

甲　丙辰卜貞王宖外丙𣪊日亡尤

乙　貞王宖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史記殷本紀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今卜辭有外丙之𣪊、彡、壹、祭、翌五種祀典並有，則史記「帝外丙卽位三年崩」之說爲可信也。

四　續一、二六、四　第五期　甲

甲　癸酉卜貞且甲日其牢

乙 ☒牛☒用

史記殷本紀：「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此爲日祭祖甲之辭。

第十五葉

一 續二、二五、五 第一期 甲

甲 丙戌卜（貞）翌丁（亥）☒丁三牛

二 南師二、四四 第一期 骨

甲 王固曰其出窒亡☒

本片續編未用。爲骨之反面，正面未刻卜辭。窒卽窒字，中間作 形與作 形同。

三 續二、一九、五 第一期 甲

甲 ☒五牛

乙 庚□（卜）貞☒丁 二

丙 ☒宙☒命☒用

四 續一、二七、九 南師二、四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

乙 今一月雨

本片係前版之骨曰，續編未用。

羅振玉曰：「貝與玉在一內，寶之誼也。古金文篆文增缶，此媵」。（增考中四十一頁）卜辭寶字作 諸形，本片之 卽不从貝。今所見者僅有「帚寶」一名，武丁之婦也。示卽周禮春官宗伯太卜「眡高作龜」之眡，亦卽視字 。今本莊子徐無鬼：「中之質，若視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示日，音視。司馬本作視」。馬夷初曰：「按示爲視省」。是示卽視也。鄭玄注曰：「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又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熸也」。按今之龜或骨背所見鑽鑿之處，皆爲熸龜之所也。屯者純也，一束二塊爲一屯，故骨曰刻辭在數字後必繫一「屯」字，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十二片。

第十七葉

一 南師二、二二六 第三期 骨

甲 辛□（卜）貞☒不□

乙 貞其雨

丙 ☒雨

本片續編未用。

丙 甲辰卜亘賓三宰

丁 今一月雨

戊 貞出于父甲宰

己 （乙）巳卜□貞今（一）月雨

亘爲第一期武丁時貞人。

第十六葉

一 續一、四七、一 加續一、四八、一 佚存一五九 南師二、一九 第一期 骨

甲 己酉卜敲貞出于黃尹 五月 三

乙 貞出于黃尹宰

丙 出于黃尹

丁 貞出于黃尹三牛

尹或作尹。王襄「疑古黃字」，（簠考地望）釋黃甚是。卜辭作伊尹亦作黃尹，或謂保衡伊尹爲兩人，或謂黃尹爲一人。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八片。

二 佚存一五九 南師二、二十 第一期 骨

戊☒ 甲寅帝賓示三屯 岳

雨作 是第三期字形。

二 續一、四七、六 南師二、六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黃尹不𡆥

乙 貞賓犬卯□羊

北大背拓作第四片。

三 續六、五、四 第五期 甲

甲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係腹甲，續編研究釋文誤貼爲「骨」，應正。

四 南師二、六七 第一期 骨

丙 己巳卜宂

丁 □□（卜）韋

本片係第二片之背面，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文字應連正面讀，如下：

己巳卜宂」貞黃尹不𡆥

□□（卜）韋」貞賓犬卯□羊

此彥堂先生所謂「面背相承」也。

第十八葉

一　續一、一七、六　南師二、九〇　第一期　骨

甲　且丁　二
乙　且辛　二　小告
丙　且辛
丁　[illegible]　口

本片有背拓。

二　南師二、九一　第一期　骨

戊背　王固曰其于☒

背拓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

三　南師二、二七　第三期　背甲

甲　壬子卜貞今日祉雨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二、四、五　第五期　背甲

甲　庚申卜貞王宖歲亡尤

第十九葉

四　第一期　甲

甲　□□（卜貞）王[illegible]　☒癸酉☒

本片續編未用。

[illegible] 字似从馬从午，不識，全句亦不明所指。

第二十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不[illegible]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一、二二、一〇　第五期　背甲

甲　□□（卜）貞王（宖）南庚□亡尤
乙　□□（卜貞）王宖☒

史記殷本紀曰：「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卽此南庚。

三　續二、一〇、八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宖叔亡尤

四　第一期　背甲

甲　貞亩茲雨大　一月

一　第五期　甲

甲　[illegible]□茲（用）
乙　其□又☒
丙　勿牛
丁　勿牛

本片續編未用。原拓甚模糊，不易辨認。

二　第一期　甲

甲　丁丑（卜）貞于□用牝
乙　☒[illegible]☒
丙　☒[illegible]☒

本片續編未用。

一期卜辭每見「帚[illegible]」之貞，當亦武丁之婦也。辭殘不能推測。

三　續一、一一、二　第二期　甲

甲　□□（卜）貞☒大庚☒亡（尤）
乙　□□（卜貞王）宖（夕）福（亡）尤

史記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卽此大庚。

二　第一期　甲

甲　☒勿隹☒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甲

甲　不[illegible]　一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一葉

本片續編未用。原拓甚模糊，不能辨認。

第二十二葉

一　南師二、一三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隹☒三在□
乙　□卯卜□貞☒希☒在丹

本片續編未用。

丹地名。字與小篆同。「己卯卜王在丹」。（京三六四九）「戊寅（卜）貞王其田亡戈在丹」。（粹九六〇）粹編考釋作「凡」，非。丹又爲方國名，「乎从丹白，勿乎从丹白」。（乙三三八七）此亦爲第一期卜辭，則丹白與丹，恐非一處。

二　第一期　甲

甲　☒勿隹☒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甲

甲　不[illegible]　一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四三、八　佚存一七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王夢不隹兄戊

第二十二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乙酉卜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一、四一、六　佚存一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甲（申卜）貞于丁希年娥

乙　貞翌庚子出于母庚牢

丙　求年于昌夕羊賓少羊卯牛

丁　□□（卜）貞☒甲

本片與本書二十三葉第三片爲同文異版，「甲申卜」即據之補足。本片甲辭之前，尙可補「貞☒于☒」。「貞由羊出于母丙」兩辭。王國維先生曰：「𠂤从女从我，即娥字也。亦人名」。（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九葉第四片）或以爲「舜妻娥皇」，殊屬臆測。娥于卜辭與先公無異，可以「告」可以「出」，可以「御」，亦可以「曹」。金文非，又與飛同」。卜辭有「　鳴」（粹一二五六＝京津四五八七），粹編隸定作「𠂤鳴」。「𠂤鳴」，（戩四二・一〇＝續六・二〇・八）王國維先生隸定作「豕鳴」。「𠂤鳴」，（明後二二九＝南明五七六）揆諸文例，郭釋「𠂤」，王釋「豕」，皆不可通，作「飛鳴」者，尙近情理。則卜辭已有作「飛」字解。于氏又指「𠂤」爲挈排之初文」，惜卜辭尙無此等用法。非又爲地名，「□戌卜在𠂤貞其☒𠂤由牛（十月）又一」，（續三・卅・十一＝簠地二〇）「□□卜卯貞☒王步（于）𠂤亡𠂤」。（前二・十・四＝林二・一・九）地在何處，今不可知。子效人名，亦武丁之子也。

第二十三葉

一　續二、三一、六　佚存八六〇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王卜貞其祀多先且余受又王乩曰弘吉隹廿（祀）

乙　之吉

商氏釋文「祀多先且」，作「祝多先且」，誤，「廿祀」之祀，不作缺文，亦屬疏忽。續編研究漏打乙辭「之吉」，應補。「多先且」之辭，僅此一見，（庫方一五〇六有「先且」一辭，實係僞片），說文曰：「祀，祭無已也」。公羊傳何休曰：「祀者無已長久之詞」。元應曰：「謂年常祭祀，潔敬無已也」。（一切經音義）爾雅釋詁曰：「祀祭也」。蓋是泛指祭祀言也。

三　續五、一一、六　第一期　甲

甲　己丑卜殼在𠂤虎隻

乙　☒子效

丙　辛卯卜☒

𠂤與𠂤爲一字，卜辭作「𠂤☐」（續存二・四四四）「𠂤☐」，（南坊四・一四三）「𠂤隹」（甲七九九）「𠂤隹」（粹一一五七）「𠂤若」，（佚存三七四）于思泊釋非。說文曰：「非，違也，从飛下𠂤，（其相背也」，案釋非是。楊愼六書索隱曰：「𠂤古

二　續二、一〇、七　第五期　背甲

甲　丙午卜貞王宧歲亡尤

乙　貞王宧叔亡尤

三　續一、四〇、八　佚存一四三　第一期　卅

甲　貞☒于☒

乙　貞由羊出母丙

丙　甲申卜貞于丁希年娥

丁　貞翌庚子出于母庚牢

本片與本書一・二三・二片爲同文異版，丁辭之後，尙可據之補「求年于昌夕羊賓少牢卯牛」「□□卜貞☒甲」兩辭。

四　南師二、二六四　第二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四葉

一　續一、三九、一　南師二、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从

乙　貞勿出于匕己

二　南師二、二　第一期　甲

丙背自帚廿

本片爲前片之背面，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入。此爲甲橋刻辭，記龜甲之來源與數目也。

三　續一、四三、二　第二期　甲

甲　□□（卜）出貞翌☒于母辛牝

出爲第二期貞人。

四　續一、四二、六　第二期　骨

甲　辛☒

乙　辛酉卜兄貞出于母辛

丙　貞其出𠂤

兄爲第二期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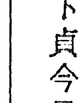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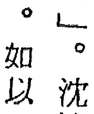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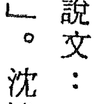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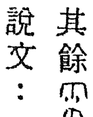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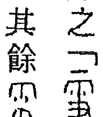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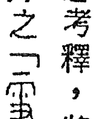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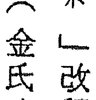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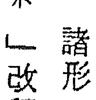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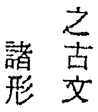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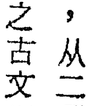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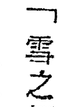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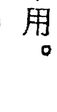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葉

一　南師二、四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彗命　五

乙　☒勿

本片續編未用。

葉玉森曰：「雪之初文，疑爲  ，象雪片凝華形，變作  ，以雨爲繁文，後變作  ，古意益晦。（許書霜字訓水音，疑即誤認雪之古文以制篆者）」。（說契）孫海波編甲骨文編即據之將  羽  諸形，悉錄入雪字之中，金祥恒續甲骨文編承之，惟將林一・二・二之「  」改釋爲「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則完全繼承孫金二氏之說，統釋爲雪，（金氏之霜亦釋爲雪）增訂本甲骨文編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又完全否定雪字之考釋，將  釋作羽，與  字同。將  釋作翳。將續四・二・一〇・一二片之「  」釋作「  」，此承王襄之說也。（簠天九十二）然僅錄此一字，其餘  形諸字，完全摒棄不錄，此編者之疏也。案  形諸字釋  甚是，說文：「霽謂之  ，从雨聲」。初學記卷二，御覽十二天部引作：「霽雨止也」。初學記引纂要曰：「雨晴曰霽」。如以「雨止」「雨晴」釋卜辭諸字，義頗適當，如：

一、妹

辛酉卜貞今日不雨　庫一六六五

二、妹

丁亥卜貞今（夕）不雨

庚寅卜貞今夕雨

三、辛丑卜貞今夕茲□

☒　遺珠四四二

四、其

□未卜貞☒　金六六七

五、☒妹其

六、壬戌卜貞今日不雨

其雨

□□卜貞☒

七、□□卜貞☒

八、辛卯卜貞今日雨

妹

壬辰卜貞今日不雨　前三・十九・五

九、其雨

戊子卜貞今日

後上三十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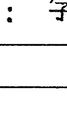
續四・二十四・十三

續四・二十・十二

續四・十四・八（島邦綜類誤作十七・八）

粹八一八　京津四九二　簠天九二

摭續二一二



十、丁亥卜貞今（夕）不雨

庚寅卜貞今夕雨

☒雨☒

十一、乙丑卜貞今日

妹

□□卜貞今夕☒翌日□☒雨　遺珠四四二

金六六七

此妹，或釋爲「妹邦」之妹，作地名解者非。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妹古文以爲昧字。釋名：『妹昧也。猶日始出，歷時少，尚昧也』。孟鼎妹辰，即昧晨，段借字」。卜辭蓋借妹爲昧，言天明時而雨止也。唐立厂曰：「羽字即小篆彗字。孫治讓釋爻，又釋羽，皆誤。（契文舉例下一五）羅振玉釋爲羽，爲，象水雪雜下。（說契）後又謂仍雪之省變。（前編集釋七二六）今按諸說皆非也。卜辭習字從，而爲彗，說文雪從彗聲，則固彗之本字也。卜辭習字或作，古文作，從竹習，正合展轉相從之例，則即彗字，更可無疑矣。（展轉相從例見王筠說文釋例九。如、、共、拱之類，與羽、習、

簪，正同，皆古今字也）。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甡。篲，彗或从竹。篲，古文彗，从竹从習』。按彗爲埽帚，古之通詁，然從又持甡，無繇取象。別本作，亦乖帚形。獨卜辭作，與形相近。然則是王帚，本象草形，爲埽帚，乃狀其器。（作者象塵土之狀）及變爲，則其本義遂不可尋矣」。（文字記十五頁）按說文：雪，从雨从彗會意，今省作雪。卜辭雪作。彗字之乃後起，故說文尚有一「」字，實即卜辭之字。後人不識，乃別以「水音」之義屬之。雪既可省作雪，則彗當可作，在卜辭中，除人名方國族名外，亦用「埽竹」之本義，乃名詞作動詞用。如：

一、己卯卜貞今夕小子  　文七九四

二、貞翌庚辰小子　五月　文七九五

三、小子　文八四九

四、己酉卜貞亞从止　三月　後下二五・九

五、七庚

其于七庚己其　乙七五一

六、旬希王疾首中日　前六・一七・七　林二・十六・四

一、庚子

弱于亡雨

其于又大雨

弱亡雨

閃酒又雨

眾酒又雨

二、戌貞弱于氏黃

三、入

第三條爲尾甲刻辭，記龜甲所入，亦可能是國族之名也。

二　續四、二〇、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不其雨徂　四

三　續四、四八、五　第一期　甲

甲　丙寅卜史貞今夕亡

史爲第一期貞人。

四　續一、四三、四　第五期　甲

甲　壬寅卜貞母癸日羊茲用

金一八九

庫一五三三

而爲人名，國族名者，卜辭尤多，茲舉一二以概其餘，如：

一、乙巳卜貞受年　簠歲四

二、乙巳卜亘貞不其受年　前七・四三・一

三、庚戌卜貞不作嬉　粹一二四五　京津一一八一

此國族之名。又如：

一、眾弗其氏取　前二・二一・四

則人名也。而即小篆之雪字。如：

一、庚子卜壬寅雨

甲辰卜　二

甲辰（卜）雨　二

丙子雨　二　京津三一一五

二、丙申又三

庚子卜

甲辰丙午雨

（甲）辰（乙）巳雨

與雨同貞，其爲雪字無疑。他辭則皆爲地名與人名。如：

第二十六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勿　二

乙　翌壬子不其易日　二

丙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二、一九、三　佚存四一三　鄴一、三〇、二　第一期　骨

甲　其  于丁百羌卯十

乙　出于丁于南室酒

丙　巳易日　十月

皆不識。  佚存考釋隸定作「召」，非。此是國語「禘郊祖宗報」之報祭，佚存釋羌爲羊，誤。

第二十七葉

一　續二、四、八　第五期　甲

甲　戊午卜貞王宧歲亡（尤）

二　續二、三、七　第五期　背甲

甲　甲午卜貞王宖歲亡尤

三　南師二、二三九　第二期　甲

甲　壬午卜貞王宖夕福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五期　背甲

甲　□□（卜貞王）宖□亡尤

乙　□□（卜貞）王宖□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八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宖☒

乙　□□（卜貞）王宖□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五期　背甲

甲　□□（卜貞）王宖□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二三八　第五期　甲

甲　□□（卜貞王）宖（歲）亡尤

乙　□□（卜）貞王（宖）歲（亡）尤

丙　□□（卜）貞王（宖）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二二九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乙　己亥卜貞王宖雍己血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血」，胡氏南北師友所見錄摹本誤作「且」。此與一・四・二片之「且乙血」同，不當誤作「且」也。

第二十九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二四一　第五期　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乙　翌　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二四四　第五期　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五期　背甲

甲　甲寅卜貞王宖歲亡尤

乙　貞王宖叙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葉

一　續二、一〇、九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二　南師二　二四三　第二期　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背

甲　戊寅王卜貞☒亡𢦏王乩（曰吉在）五（月）

乙　☒隹☒乩☒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二六一　第五期　甲

甲　庚子卜貞王今夕亡𢦚

乙　𢦚𢦚

本片續編未用。

乙辭兩「𢦚」字，當是習契者所刻。

第三十一葉

一　南師二、二四二　第五期　甲

甲　貞王宖叙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本葉四片，續編研究對照表均漏。

二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亡（尤）

乙　辛巳卜（貞）☒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二期　骨

甲　丁□（卜）貞于□叡☒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二期　背甲

甲　貞王宏叡亡尤　九

乙　貞（王）宏（叡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二葉

一　南師二、二一六　第二期　背甲

甲　庚寅卜□貞今夕亡□

本片續編未用。

□爲二三期貞人，此片書體是二期。

二　續二、二三、九　佚存一八〇　第一期　甲

甲　翌甲辰酒𠂤𡆥十羌

乙　貞☒

甲背帶并示□

本片係二片之背面，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

二　續二、一八、八　南師二、五

甲　貞帝于東貍㞢犬賓二宰卯黃㞢

㞢字也。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十三片。㞢仍是牛字，京津六四七片亦有此字。「黃牛」卜辭常見，此加口，用意不明。

三　續二、一七、四　第一期　甲

甲　癸□（卜貞）求年□𡆥俎□𡆥　二

四　續一、二、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賓于王亥

乙　貞賓九牛

丙　貞登王亥羌

丁　貞九羌卯九牛

王亥爲殷之高祖，詳考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一葉第三片。丁辭之「九羌」，即是丙辭之「登羌」。卜辭每多省略，今日所見，又多殘辭，眞欲瞭解卜辭者，必須滙合衆辭以作比較研究，舍此實無由得其眞相也。

第三十四葉

一　續二、二三、七　第五期　甲

甲　衷勿牛

乙　衷勿牛

丙　（衷）勿牛

丁　（衷勿）牛

二　續二、一八、四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茲）用

三　第三期　甲

甲　□丑卜貞㞢

乙　壬申☒

㞢字不識。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二四七　第五期　甲

甲　丁酉卜衷羊

本片續編未用。

丙　☒射☒沚☒㞢

本片續編研究對照表誤作「續一・三十二・一」，應正。

沚，地名，字亦作㳄，从水益顯。㞢，于思泊釋途，謂有二義，一爲道途之途，此義甚是，卜辭稱「王途首」，猶言「首途」。爾雅釋詁：「首，始也」。「首途」蓋始途也。一借爲屠，猶屠城，屠滅之謂。此義釋「屠虎方」之類，尙可通，至「屠子畫」諸辭，卽覺牽強。尙待論定耳。

三　第一期　背甲

甲　丙午卜貞隹丁用☒

本片續編未用。此片甚模糊難辨，釋文未必正確。

四　續一、四四、四　佚存一二六　第一期　甲

甲　甲子卜爭貞求年于丁𡆥十勿牛㠯百勿牛

乙　勿牛

乙辭，佚存考釋漏。本片係右下腹甲近甲橋處，與本書三十六葉二片左下腹甲近甲橋處者可合。惟中間未能聯綴耳。

第三十三葉

一　南師二、六　第一期　甲

第三十五葉

一　續二、二六、一〇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茲）用

二　第一期　甲

甲　貞命永□妥□　一

乙　（乙）未☒宰　一

本片續編未用。爲第一卜，與續編二・二十三・五，前五・十九・一，林二・二・十係同文異版。續編爲第二卜，本片殘缺較多。續編研究誤以爲同一版，應正。羅振玉曰：「古綏字作妥，金文與卜辭同。說文解字有綏無妥，而今隸反有之。雖古今殊釋，可見古文之存於今隸者爲不少也」。（增考中六十頁）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漢書燕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也」，段玉裁以說文失收而偏旁用之，特補之曰：「安也，从爪女。妥與安同意」。案爾雅釋詁曰：「妥，安止也」。段氏蓋本此。清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皆以爲妥爲委之隸体字，此皆未見甲骨文，爲時代所限故耳。妥在卜辭中爲人名族名，尚未見有作他用者。

甲　貞☒

乙　貞王氏勿牛四于☒

丙　☒若

續編研究之圖摹錄略有誤，茲補摹並將釋文改正如上。

四　續二、一六、五

甲　其（牢）又（一牛）　二

乙　其（牢）又（一牛）

丙　叀（勿牛）

丁　其牢又一牛　二

戊　叀勿牛

己　叀勿牛

庚　其牢又一牛

辛　其牢又一牛

壬　叀勿牛

第三十七葉

一　續二、一六、四　第一期　甲

三　續二、二五、六　第一期　骨

甲　☒體犬賓☒

四　續二、二五、三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第三十六葉

一　續二、二六、九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二

丙　（其牢）又一牛（茲）用

丁　（叀）勿牛

二　續一、四五、四　佚存四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求年于丁聖三勿牛册卅勿牛　九月

乙　勿牛　十月

此與本書三十二葉四片，係一版所折。

三　續二、一八、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丁☒其☒新☒　三　三

乙　甲辰卜宂貞☒其疾惏

丙　□□卜爭（貞）☒柴☒新☒三宰

續編研究摹本略有錯誤，茲補摹並將釋文改正。☒字辨認甚困難，亦不識。

二　續二、一八、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貞☒

丙　丙戌卜宂貞翌丁亥出于丁宰

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牢子□小宰用

乙　（貞）告于□用

丙　☒皿☒告☒魚

本片續編未用。

皿在早期卜辭爲地名。第五期卜辭有「天邑商皿宮衣」（前四・一五・二加續五・一三・七合）則爲宮名。

第三十八葉

一　第五期　骨
甲　𢍏茲用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二、一七、二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茲）用
三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二、一七、三　第五期　甲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茲（用）
丙　其牢又一牛
丁　叀勿牛
戊　叀勿牛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卷二

嚴一萍撰

第一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癸丑卜宂貞求年于□
乙　（己）未（卜□）☒彭☒
本片續編未用。

說文：「彭，鼓聲也。從壹彡聲」。壹爲鼓省。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大司馬冬狩言三鼓者四，言鼓三闋者一，左傳曹劌亦言三鼓。雖未知每鼓若干聲，而从彡之意可見」。彭在卜辭一爲方國名，「辛丑卜亘貞乎取彭」。（前五・三四・一）國語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韋注曰：「大彭陸終氏第三子曰錢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彭或卽大彭國也。又一爲人名：「癸巳卜彭（貞旬

一　第一期　骨
甲　丙辰卜爭貞翌丁巳出于（□丁）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骨曰
甲　甲子帚□示三屯　小叙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六三　第一期　骨
甲　乙亥卜宂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六四　第一期　骨
乙背　貞勿賚
本片續編未用。此卽前骨之反面。卜辭正好銜接，此所謂「面背相承」也。

）亡𡆥」，（前五・三十四・六）又一爲地名：一癸丑王卜在彭貞旬亡𡆥」（前六・一・六一簋地六）詩清人：「清人在彭」。鄭箋「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爲「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其彭」（佚五八四）葉玉森曰：「許書訓鬃爲『門內祭先祖』。彭聲。詩曰：祝祭于鬃』。彭乃彡形日祭禮之一，故从彡爲後起字，卜辭彭从𠂤，乃鼓之初文。彤日用鼓樂祭先祖，當卽鬃之本誼。許君因鬃一作祊，故訓徬徨，似于塞也」（殷契鉤沉）案葉說是。

二　續四、一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壬寅卜□貞告歲不冉雨　一
此歲字爲年歲之豐歉，左哀十六年傳曰：「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注：「歲，年穀也」。

三　續三、一九、六佚存一七七加續三、二〇、一合　第五期　骨
甲　己（丑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𡆥）　一
乙　辛（卯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𡆥）　一
丙　癸巳（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𡆥）
丁　（乙未）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𡆥

戊　丁酉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己　己亥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庚　庚子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辛　壬寅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壬　甲辰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一

此版爲龜上腹甲之左半，故其干支次序均爲間一日，此卽右半所卜。「己亥」「庚子」同在左半，此是變例。圖示之如左：

辛丑　丙申　庚寅
癸卯　戊戌　壬辰
乙巳　　甲午

甲辰　己亥　癸巳
壬寅　丁酉　辛卯
庚子　乙未　己丑

千里路

四　續四、三二、二　第一期　甲

甲　甲子卜宂貞勿至翌日𠂤

乙　（癸丑卜貞）勿（命）多口興
丙　（貞不自𠂤出來）嬉　三
丁　口　一月

本片爲左上腹甲近甲橋部份，與小屯甲編附圖版零柒玖號爲同文異版。零柒玖號爲第一卜，而此殘片爲第三卜。丙辭續編摹本「嬉」上之「亡」，乃甲上之紋路，非「亡」字。卜辭稱「亡嬉」亦有（陳七八，南明一四八，京津一一九二）但此條卜辭有同文可參照，故補作「貞不自𠂤出來嬉」。乙辭亦依甲編附圖零柒玖號補。興在卜辭中有多種用法：一爲方名如：「壬寅卜貞興方氏羌用自上甲至下乙」（丙四二）。二爲人名。如：「壬子卜貞亞克興出疾」（南師二・一二一，卽本書四十三・二）。三爲地名，如：「壬申卜貞王其田興亡𢦏」（摭七四）。四爲祭名，如：「丁卯卜宂貞歲卜不興亡𡆧」。（甲二一二四）「辛亥卜興且庚、辛亥卜興七戊、辛亥卜興子庚、辛亥卜興且庚、辛亥卜興七戊」。（乙五三二七）「不興」之興疑與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猶作也」。則「不興」猶言「不作舞」也。「興且庚興七戊」之興，疑假爲歆，禮祀學記：「不興其藝」。注：「興之爲言喜也。歆也」。

第二葉

一　續三、二〇、四　第五期　甲

甲　癸口（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乙　口未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二　第二期　背甲

甲　癸酉卜貞今日叡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六、四、二　第五期　甲

甲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𡆧
乙　（癸）卯卜在口貞王（旬）亡𡆧

續編摹本漏「未卜」，今補摹之。

四　續三、一九、四　第五期　甲

甲　丁巳（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乙　（癸）亥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第三葉

一　續三、一九、九　第五期　甲

甲　口口（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乙　戊申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丙　口口（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丁　口丑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戊　口口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二　續三、一九、八　第五期　甲

甲　丁卯卜（在）上𡆥（貞王）今夕（亡𡆧）

三　第五期　甲

甲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𡆧　五月
乙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𡆧

本片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對照表誤將第二葉第三片之續編重見號列此片下，應正。考釋不誤。

四　已與二・一・三合。

第四葉

一　續三、二三、一〇　第五期　骨

甲　丁亥卜貞（王）從于小淮往來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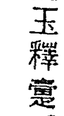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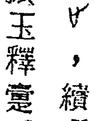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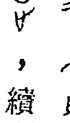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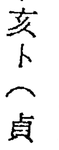
小淮地名，待考。

二　續三、二三、四　第五期　骨

甲　壬戌（卜貞王）從（于）□往來（亡𡆥）

乙　丁卯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𡆥

丙　□□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𡆥


字於卜辭，異体殊多。或作  ，作  ，作  ，作  ，作  。商氏類編釋「召」謂「與古金文同」。王襄辭通纂第六一五片（即後上一・二・一・前二・二三・一合）考釋曰：「按召地名。左傳僖公四年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水經注曰：『汝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在今河南偃城縣東三十五里，在殷都安陽之南。又舊屬南陽道，有南召縣』。又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也。在今扶風之東』。按南召縣較召陵遠，且非大邑；召亭似又因召公而得名，則卜辭之召，當即召陵矣」。卜辭常見之省，後世更省作召。案此與噩同見於一片，地當相近。盟當即說文邑部之邵，云：『晉邑也，从邑召聲』。段玉裁云：『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邨邵」。杜曰「取晉邑而守之」。杜不言邨邵二邑名，據許則當是二邑也。文六注：「賈季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邨」。邨邵之厄，趙孟殺公子樂於邨邵」。豈張華所見左傳有異歟？按今山西絳州垣曲縣東有邵城，後魏之邵郡，後周之邵州，皆此也。……後儒或謂垣曲邵城爲周召分陝之所，其說不經』」。案釋召可成定論，究當召陵抑邵邑，尚待後證。

甲　□卑□隻□

乙　□茲𠂤

本片續編未用。「隻」字左方尚有字，未能辨。

二　續三、二一、九　第五期　骨

甲　癸丑（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𡆥）茲𠂤

乙　□□（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𡆥）茲𠂤

三　南師二、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戊寅卜貞岐十豕于□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一一八　第一期　骨

甲　貞隹龜命

乙　□乍□命

本片續編未用。  象龜之正面形。

第六葉

一　南師二、一五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

三　續二、三、一〇　第二期　甲

甲　□□（卜）旅（貞）□妣歲□今酒

四　續三、一六、九　第五期　骨

甲　庚子（卜貞）王田往（來）亡（𡆥）

乙　戊甲卜貞王辛往于田

丙　辛亥卜（貞）王從往來亡𡆥

，續編研究摹本作，脫下，誤。此卽卜辭常見之，地名也。羅振玉釋，釋，非。

第五葉

一　第五期　甲

乙　貞□

丙　勿命多馬羌

丁　□命□歸　一

本片續編未用。乙辭之，非「午」字，似爲字或其他字之缺刻，以辭殘未能推測。「多馬羌」一辭，粹編一五五四片亦有之，考釋無說。陳夢家與「多馬亞」對舉，謂是「多馬與多亞」。果如此，則「多馬羌」爲「多馬與多羌」，然卜辭絕不見「多亞馬」「多羌馬」，似陳說非也。案馬乃殷商武官之名，亞與羌當是作馬宮之人。馬爲後世司馬所從出，國語五及十五注皆曰：「司馬掌兵」。周禮夏官司馬之屬官有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等，與卜辭之「衆馬乎射」（金四〇一）「衆多馬乎射」（粹九三四）所記之情形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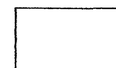
二　續三、三七、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卜貞）于翌□戌步（亡）𡆥

三　續三、二三、五　第五期　骨

甲　□月在𠂤□


即 之省左手。亦召字。

四　南師二、一八九　第二期　骨

甲　乙丑卜王才臣允卜

本片續編未用。此爲卜王卜辭之最下一辭，故有「才臣允卜」之紀事。

第七葉

一　續三、一五、七　第五期　甲

甲　戊午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乙　□□（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丙　□□卜貞（王從于）宮（往）來（亡）

丁　□□（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二　續三、二一、三　第五期　骨

甲　己卯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三　續三、二三、八　第五期　甲

甲　壬寅（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乙　丁巳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丙　□□卜貞（王從于）**潽**（往）來（亡）

第八葉

一　續三、二四、四　第五期　骨

甲　壬寅（王卜）貞田□往來亡王乩曰吉

乙　戊甲王卜貞田　往來亡王乩曰吉茲隻伏九

字不識，地名，何處待考。與有別，从犬从艮，維振玉釋狼，是也。从犬从亡，當从葉玉森釋狐。葉氏前編集釋卷二第七葉第五片曰：「按卜辭之，均讀若無，如『亡』『亡祐』『亡戾』『亡尤』『亡』『亡不若』可證，則从犬从亡，疑卽古文狐字。狐，祟獸也。鬼所乘之，有時而亡，故古人謂之狐，其音讀無，後世始循弧瓠之例制狐字，音仍近狐。易解九二『田獲三狐』，古人田游，固以獲狐爲貴，以其皮可製裘也。殷契鉤沈柯昌濟氏亦釋狐與予說合箋補」。卜辭通纂第五八五片考釋曰：「案以葉釋爲是。它辭有言『獲狐鹿』者，自是狐鹿，狼與鹿不能同時獲得也。亡音讀無，與音同在魚部，卽讀陽部音，亦與爲對轉也」。

二　續三、二三、九　第五期　骨

甲　戊子卜貞（王田□往來）亡王乩（曰吉）

丁　□□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四　續三、二〇、六　第五期　甲

甲　□□（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乙　乙未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丙　戊戌卜（貞王）從（于）□（往來）亡（）

丁　乙巳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戊　丁卯王其□□各王廼□□召□悔

己　己卯各王弗悔

本片字小，拓本模糊，續編研究釋文，戊辭作「丁卯王其于□各王廼□王召□悔」，細辨之「于」「王」皆不能確定。各卽經典之格字。詩大雅抑：「神之格思」，傳：「格，至也」。爾雅釋詁：「格，至也」。書舜典「格汝舜」，傳：「神之格思」，鄭注：「格，來也」。格亦訓門，孔注：「格，門也」。唐大沛引「陳補注作格」。丁卯王其□□各王廼□□召□悔。故亦訓擊。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章懷注引說文「格，擊也」。說文之格訓擊，桂馥說文義證認後漢書格，擊也」。案格與挌通，在卜辭並是各也。己辭之各，可能爲門擊之義，指與禽獸相鬥，故下曰：「王弗」也。

乙　辛卯王卜貞田梌往來亡王乩曰吉

丙　（壬）辰王卜貞田梌往來亡王乩曰吉

梌，地名，何處待考。

三　續三、二一、一〇　第五期　骨

甲　戊午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乙　□□（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四　續三、一八、五　第五期　甲

甲　乙酉（卜貞）王田（）往來（亡）

乙　辛卯卜（貞）王田（往來亡）

丙　□□卜貞（王田）梌（往）來（亡）

丁　□□卜貞（王田）往（來）亡

第九葉

一　續三、一七、七　第五期　骨

甲　辛（亥王卜）貞（田□）往（來亡）

乙　壬子王卜貞田往來亡王乩曰吉

丙　（癸丑王卜）貞（田□往）來（亡王乩）曰吉

乃登𠂤」「農乃登黍」。注：皆曰「登，進也」。呂覽仲夏紀高注：「登，進。
穜稑曰　先進之」。「米登」猶「登黍」也。

第十一葉

一　㱿二期　甲

甲　☒卯☒㞢☒

本片續編未用。斷殘未能推測。

二　第一期　骨

甲　□卯卜□（貞子）商𠂤于☒

本片續編未用。商作𢀛，與作𢀛同。

三　續三、二、五　第一期　骨

甲　辛酉（卜貞王徒于）□往来（亡𡆥）

乙　□□卜貞王（徒）于召（往）来亡𡆥

四　第五期　甲

甲　□□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己酉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二　佚加二、二五二　第五期　骨

甲　乙亥王（卜在）𡈼（貞）今步于□亡𡆥

乙　丙戌王卜在𡈼貞田𢀛往来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三、四五、二　第五期　甲

甲　戊寅（卜貞）王田□（往）来（亡𡆥）玆𠂤（隻）鹿一

乙　□□（卜）貞王（田）□往（来）亡𡆥

四　續三、二三、八　第五期　骨

甲　丁酉（卜）貞（王田）□往（来）亡（𡆥）

乙　戊戌卜貞王田徐往来亡𡆥

丙　辛丑卜貞王田徐往来亡𡆥王乩曰吉

丁　壬寅卜貞王田𢀛（往）来亡（𡆥）

第十葉

一　續三、二二、二　第五期　骨

甲　己未卜（貞王徒于□往）来亡𡆥

乙　辛酉卜貞王徒于召往来亡𡆥

丙　□□卜貞（王）徒于□往来（亡）𡆥

二　第五期　骨

甲　庚午卜□貞𢀛☒

乙　□□（卜）貞☒𢀛☒

本片續編未用。拓片模糊不清。

三　第一期　骨

甲　癸丑卜殼貞（旬）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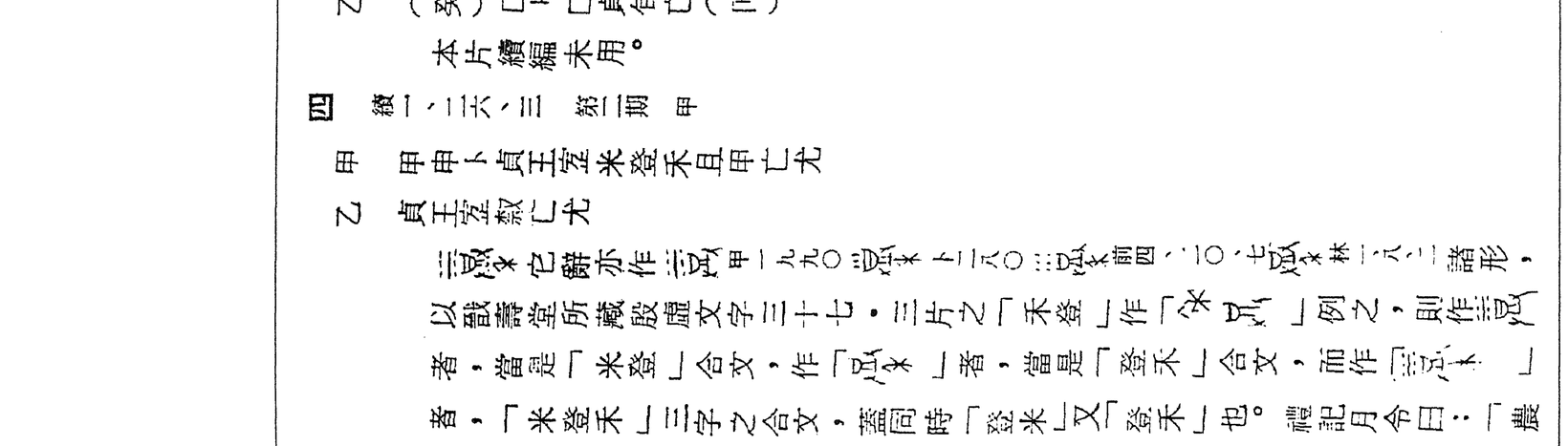
乙　（癸）□卜□貞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二六、三　第一期　甲

甲　甲申卜貞王宏米登禾且甲亡尤

乙　貞王宏叡亡尤



以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三十七・三片之「禾登」作「米」例之，則作者，當是「米登」合文，作「」者，當是「登禾」合文，而作者，「米登禾」三字之合文，蓋同時「登米」又「登禾」也。禮記月令曰：「農

第十二葉

一　續六、五、一　第五期　骨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二　續三、二、一　作冊八五　第五期　甲

甲　庚辰卜貞（王）徒于□往來亡（𡆥）

乙　壬午卜貞王徒于召（往）來亡𡆥

丙　丁亥卜貞王徒于𢀛（往）來亡（𡆥）

三　續六、一、一〇　第五期　骨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在□（月）彡☒

乙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在五（月）

此爲卜旬而紀彡祭先祖，與五種祀典之中，惜先祖名殘，不能確指爲何時事也。

四　續六、四、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未卜

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丁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三

第十三葉

一　續三、二一、七　第五期　骨
甲　己酉卜（貞王從于）𠂤往（來亡𡍮）
乙　（庚）戌卜貞（王）從于□往來（亡）𡍮

二　續四、四八、一〇　第三期　骨
甲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　三

㱿　唐立厂作「何」，商氏類編則作「㱿」，今从商釋。

三　續六、五、三　第五期　骨
甲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
丁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

四　續二、五、五　佚存一八二　第五期　甲
甲　癸丑卜貞王宧伐亡尤

乙　辛酉卜貞王宧伐亡尤

佚存作「孫氏藏本」，恐在售歸北大前之舊藏拓本耳。

第十四葉

一　續三、二二、六　第五期　骨
甲　己未（卜貞王）從（于□往來亡𡍮）
乙　辛酉卜貞王從于𠂤往來亡𡍮

二　續二、四、二　第五期　背甲
甲　癸卯卜貞王宧歲亡尤
乙　甲辰卜貞王宧歲亡尤
丙　□亡（尤）

三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孫茲□　七
丙　邑□　三

本片續編未用。殘辭甚難斷句。𠂤商氏類編釋孫曰：「案格伯作晉姬敦作𠂤，邾公鐘作𠂤，與此同」。案釋孫可从。

第十五葉

一　續三、二八、五　第五期　骨
甲　乙巳卜在□（貞）王田商亡（𡍮隻）兕廿又□來正人（方）
乙　丙午卜在商貞今日步于樂亡𡍮
丙　己酉卜在樂貞今日王步于𠂤亡𡍮
丁　庚戌卜在𠂤貞今日王步于𠂤亡𡍮

于思泊謂𠂤即喪之初文（駢枝三）。卜辭之𠂤象桑樹上掛採桑之籮筐。故可多可少。（許進雄桑與喪中國文字新一期）案儀禮士喪禮注：「桑之爲言喪也」。𠂤即桑字，故卜辭「喪衆」亦用𠂤字也。

二　續三、二三、四　佚存一八四　第五期　骨
甲　戊辰卜貞（王從于）𠂤京往（來亡𡍮）
乙　己巳卜貞王從于亶往來亡𡍮

丙　（庚午）卜貞王（從于）𠂤京（往來）亡𡍮

𠂤　爲𠂤　𠂤之合文，因單獨有𠂤字爲地名也。

第五）𠂤爲𠂤之省寫，商氏寫作𠂤，誤。

三　續六、二、五　第五期　甲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二）
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二
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二
丁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二
戊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二
己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二

此版爲第二卜，每旬至少卜三次。

第十六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酉子□又
乙　□卜□

本片續編未用。辭殘不成句讀。

二　續三、一四、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王（于）生七月（入）于商
乙　□□卜爭（貞王）勿（于生七月）入（商）
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弗其足
本片續編未用。卜辭「正」與「足」爲一字，後世始析之爲二。
四　續三、三五、四　第二期　甲
甲　辛丑卜出貞今夕亡𡆥
第十七葉
一　續三、八、七　第一期　甲
甲　☒卅☒
乙　□午卜爭（貞）☒方□馬□于唐
二　續三、二七、二　第一期　甲
甲　壬寅（卜□貞）王☒亘☒
乙　壬寅卜邑貞王往𠂤𠂤在六
丙　☒出☒

乙　☒十祀☒酉丁未☒不𢀛戈☒（王）乩曰吉
四　續三、三〇、五　第五期　骨
甲　庚申王卜在𠂤貞其从莧□北沚
乙　壬戌王卜在𠂤貞今日其从莧又𠦪亡𡆥
𠂤不識。
第十九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丙辰☒𢀛☒其☒
乙　甲子卜貞武乙百羊茲用
本片續編未用。拓本不清楚。
二　續一、一四、三　第一期　甲
甲　辛酉卜貞宙且乙取禮
乙　貞勿取今彡禮九月
陳邦懷曰：「案𠂤𠂤爲古文醮。說文解字：『醮，冠娶禮祭也。从酉，焦聲』。或体从示作禮。𠂤𠂤从示與許書或体同。𠂤𠂤从雙手奉隹，蓋奠雁也。奠雁於神示之前，其爲冠娶禮祭昭然。此禮之本字本義也。蓋禮不獨爲冠娶之

外𡆥不識。六，地名，左傳文五年：「楚人滅六」，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又曰：「蓼與六，皆皐陶後也」。是六爲舊地。

三　續三、一三、九　第五期　甲
甲　□未卜貞（王從）于湔往來亡𡆥
乙　□□（卜貞）王（從于）召（往）來（亡）
四　續三、一八、四　第五期　甲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五月在𠂤𠂤雀王來正人方
乙　癸亥卜貞王旬𡆥在五月在喜𠂤
第十八葉
一　續五、一五、二　第五期　骨
甲　丁卯王卜（在□貞）今日𠦪于☒在四月雀來正人方
二　續三、三〇、六　第五期　甲
甲　庚寅卜在𢀛貞王步于毗亡𡆥
乙　（壬）辰卜在𠂤（貞王）步于□亡𡆥
三　續六、七、六　第五期　骨
甲　弗戈

禮，段玉裁注說文醮字曰：『蓋古本作冠娶妻禮也。一曰祭也。轉寫有奪歟？祭者，別一義，不蒙冠婚，宋玉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此後世醮祀之始見也』。今按卜辭以禮禮祭先王，可證明段說：『一曰祭也』之確。是知奉雁於神示之前爲禮祭最古之制。儀禮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三加，凡三醮』。士昏禮：『嫡婦則酌之以醴，庶婦使人醮之，酌之以酒』。周人冠婚之禮以酌酒爲醮，乃禮禮後起之制，以酌酒爲醮，故字从酉。醮亦禮之後起字也」。
（甲骨文零拾考釋第二十六片）
三　第五期　背甲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三、二二、七　第五期　骨
甲　丁未卜貞王從于湔往來亡𡆥
第二十葉
一　續三、三九、四　第三期　甲
甲　□□卜尤（貞）□往于□（不）冓雨

二　第一期　甲

甲　☒亡句

乙　丙子（卜）貞☒隹☒

本片續編未用。卜辭通纂曰：「卜辭屢言『亡句』，猶言亡害也，與『亡尤』『亡𡆥』同例」。（別一・一）

三　第一期　甲

甲　癸亥（卜）貞王𠂤　　十月

乙　☒王往☒

本片續編未用。𠂤字不識。

四　續三、一六、六　第三期

甲　☒往从歸逐在宮

乙　☒月

五　續三、三九、二　第一期　仆

甲　☒令☒

乙　貞翌丁巳乎帚姘往于口

帚姘爲武丁之婦。

第二十二葉

一　第一期　㞢

甲　允隻鬲

案本片爲次片之背面，續編未用。𠂤孫海波釋鬲。（甲骨文編十卷二葉）

二　續三、四五、三　第一期　㞢

甲　☒聿逐鬲于𥘅隻

三　南師二、一〇三　第一期　甲

甲　不☒

乙　乙酉卜王貞弜𥘅衆

本片續編未用。𥘅衆卽殺衆也。

四　續三、四〇、一　第一期　㞢

甲　貞帝

乙　貞王往狩

丙　貞王勿往狩从𢦏

丁　貞王勿往狩从𢦏

戊　王往狩

一　第二十二葉

南師二、一〇六　第一期　甲

己　貞帝

案狩獸一字，帝者禘也。𢦏孫詒讓曰「字當釋𡆥，讀爲𡆥三十九）唐立厂釋𡆥，案當釋𡆥爲是。卜辭之𢦏一爲人名，如本片之「从𡆥」。一爲在卜旬後記「幾日𡆥」者，如𢀛雜一一六片曰：「（癸）亥卜史貞旬亡𡆥一日𡆥甲子夕㜷大𠂤至于☒」。天八片曰：「（癸）亥卜㝉貞旬（亡）𡆥一日𡆥甲子☒」。此與前版爲同文。又如前七・二二・二片曰：「癸酉卜㝉貞（旬亡𡆥）七日𡆥己卯☒𠂤☒一」。林二・一五・八片曰：「癸（亥卜㝉貞）旬亡𡆥（十）业（七日）𡆥己卯☒日大雨」。續四・二八・三片曰：「癸亥卜□貞）旬亡☒旬日𡆥☒」。前六・四九・三片曰：「☒貞旬亡☒旬日𡆥壬申☒」。甲骨文字。粹一五八〇片曰：「（癸巳卜□貞）旬亡𡆥日𡆥辛☒业𢦏王𡆥☒」。皆與卜之日相應。說文𡆥訓「从意」，經典皆以遂爲之。禮記月令曰：「百事乃遂」。鄭注：「遂，成也」。穀梁襄十二年傳曰：「遂者何生事也」。然則卜辭之𡆥遂事也」，公羊桓八年傳曰：「遂，成也」。以下所指皆不明也。

甲　貞子㠯不其隻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四四　第一期　甲

甲　癸丑卜王𡆥不𢀛眾口

乙　□□卜□鼠□辛巳□夕□幼

本片續編未用。𠂤卽爲字，見釋𠂤，（刊中國文字三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說文：「鬥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鬥之形」。段玉裁注「謂兩人手持相對」。寘合契文，頗見卓識。乙辭未有幼字，似卜分娩，則鼠當是帚鼠。

三　續三、三九、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

乙　貞勿降　　九月

卜辭之降，有「降𠂤」「降𡍮」「降𢦏」「降若」「降雨」「降𠂤」等，本片不知所降爲何。

四　南師二、九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曰☒

乙　貞勿☒大祉☒

丙　貞𠂤亡𡆥

丁　𠂤今日𠂤往𠂤追羌

本片續編未用。金璋五六九片曰：「貞勿命犬徂田于京。丙戌卜勿命犬徂」。以方乙辭，所缺者當可比照也。

第二十三葉

一　第一期　𠂤

甲　不𢦏𢦏

乙　不𢦏　二告

丙　小告

本片續編未用。與第二片爲一骨，即佚存之五二三號。

二　續三、一四、二　佚存五三二　第一期　骨

甲　丁亥卜敲貞省至于亯

本片與第一片即爲佚存之五三二片。續編割棄上半，即第一片，佚存完全，而本書則分拓爲二片，亦將本片剪削，看似不相聯屬。此版爲一極大之牛肿骨，佚存亦兩側空白未經拓出。

第二十四葉



𢦏與𢦏同，盡字也。盡爲先臣「盡戊」之名，亦爲地名，本片則方國人名也。𢦏柯昌濟釋舞，謂「象人以手舞形。舞侯疑卽許侯，金文作鄦可證」。（前編集釋卷五第三十九葉六片引補釋）今卜辭所見作𢦏者，與舞之作𢦏者有異，特其用法與舞字不悖，作𢦏者第爲「𢦏侯」及地名。是否爲舞，

倘不能確定。島邦男卜辭綜類𢦏下引乙編五三九四片一條卜辭中，一作「𢦏侯」，一作「𢦏侯」，乍看似可爲𢦏一字之證，但檢原片，兩字俱作𢦏形，誤摹失眞，因恐後之人引用失實，特指出之。

四

續一、四八、三　第一期　骨

甲　丁丑卜貞來乙酉𠂤于成宰　七月

乙　貞𠂤

成卽成湯，一期卜辭中或稱成，或稱唐。大乙之稱乃自祖甲後開始。

第二十五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不𢦏𢦏　二告　五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三、七、二　佚存一三　第一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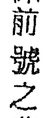
甲　貞𠂤𠂤弗其𢦏𠂤方

乙　其𠂤

𠂤與卜辭屢見之𠂤𠂤，結體不同，林二・三・四片曰：「癸未卜貞𠂤𠂤步𠂤」，兩字見於一辭，字不同也。孫詒讓疑𢦏爲甫字，𢦏釋惠已成定論。或

此　由當釋甫，然於此辭中爲人名，無義可說。

三　續一、三六、三　第一期　甲

甲　丙戌卜爭貞其告  于河

 字不識。鐵一九七・三片曰：「辛未卜敲貞我隻」，兩字相近，當屬獸類，故本片曰：「告  」也。

四　續六、三、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畎）

乙　癸未（卜）貞王（旬）亡（畎）

丙　癸卯（卜）貞王（旬）亡（畎）

丁　癸亥卜貞王旬亡畎

第二十六葉

一　續一、五二、三　第一期　骨

甲　□□（卜）㞢貞于三豕

（戩壽堂四十七葉九片）王國維釋蘄，謂卽旂之本字。王襄疑爲古蘄字，案隸定均當作斬，地名。亦卽後世之蘄。史記高祖本紀：「陳勝等起蘄」。索隱：「蘄，縣名，屬沛」。又王翦傳：「大破荆軍，至蘄南，殺

其將軍項燕」。正義：「徐州縣也」。集韻：「沛郡有蘄縣，或作蘄」。案地在今安徽宿縣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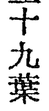
二　續五、二五、九　第一期　骨

甲　□寅卜㞢貞命多馬羌御方

卽御字。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按御制也」。此「御方」當爲制御於方也。

第二十七葉

一　續六、一三、五　南師二、八七　第一期　甲

甲　甲□（卜□貞）沚  方曰  方其 

二　南師二、八八　第一期　甲

乙背㞢商

本片係前號之背拓，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七八　第一期　甲

甲　其

乙　吉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七九　第一期　甲

乙背丙不來嬉

丙　丙

本片爲前號之背拓，續編未用。

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勿

本片續編未用。

六　第一期　骨

乙背己未卜爭畫

本片係前號之背拓，續編未用。

第二十八葉

一　南師二、一五〇　第一期　甲

甲　貞亡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三五、三　佚存七五　第四期　骨

甲　戊辰貞亡

乙　戊辰貞其壹又若

丙　

續編研究摹錄有誤，茲重摹之。與爲一字，或亦作。（佚存二三三卜通別一何一）饒炯說文部首訂喜下曰：「蓋壹之篆當作，中形象鼓，餘象崇飾與筍虡」，壹下曰：「象形，炯案壹爲鼓之古文，鼓爲壹之轉注。本象鼓及筍虡崇飾等形」。案饒說是也，與皆鼓之初文也。

三　續四、一八、二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雨

四　第一期　甲

甲　戊申（卜貞）千酒𠂤幸　□月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九葉

一　續六、三、一〇　第五期　骨

甲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乩曰吉

二　續二、五、九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宖福亡尤

乙　己巳卜貞王宅□庚□亡尤

三　第五期　骨

甲　壬戌卜貞今日王田□𦎫雨

乙　其𦎫雨

本片續編未用。田下一字不清楚。

第三十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其役行

乙　☒其☒

本片續編未用。𠂤余永梁曰：「案此役字，从攴人，與說文古文同。說文：役戍邊也，从攴从彳。𠂤古文役从人」，案廣雅釋詁一「役使也」。正作役，象人執殳巡行也。

二　續三、四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壬申卜命从𡍮印

𠂤商氏曰：「此字說文所無，从网从豕，當爲爾雅釋器彘罟謂之罬之罬字」。（類編卷七第十六葉）爾雅郭注：「罬，幕也」。釋文罬讀莫潘反，是罬幕一聲之轉。此字正象網彘之形，其音讀當與幕近，形則非也。

三　南師二、六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勿大事　一

乙　貞勿𠂤　六月

丙　☒弜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六、三、三　第五期　甲

甲　癸（卯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乙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丙　丁未（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丁　己酉卜貞王今夕亡𡆥

第三十一葉

一　續三、三三、八　第二期　甲

甲　乙酉王其田（亡）𡆥

王作𠂤，此爲祖甲時卜辭。

二　續三、四六、二　佚存九九三　第一期　骨

甲　□□卜亘貞犬申☒羌

乙　不𢦏𢦏　二告　二

丙　二告　三

佚存考釋𠂤申作「𠂤事」一字，今析爲二字。

三　南師二、一二一　第一期　甲

甲　☒往逐𢦏𡍮亡𡆥之日王往逐𢦏𡍮☒

本片續編未用。𢦏地名，字不識。

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　五月

乙　貞𠂤　五月

本片續編未用。兩辭一着「𠂤」，一着「𠂤」，不知所貞何事，恐有缺文。

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卷三

嚴一萍撰

第一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六、五、一〇　第五期　骨

甲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

乙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

三　續六、五、二　第五期　骨

甲　癸酉（卜）㞢貞（王旬）亡（𡆥在七月）甲戌（翌日）大甲

乙　癸丑卜泳貞王旬亡𡆥在八月甲寅翌日（羌甲）

此爲翌祭先祖之祀典，爲五種祀典之一種。檢殷曆譜帝乙二十祀六月開始之翌祭能合，其祀典如左：

帝乙二十祀　七月小

八月大

泳，五期貞人之名，拓本不甚清楚。

四　續四、四六、四　第一期　骨

甲　癸巳卜㞢貞旬亡㞢

第二葉

一　續六、五、七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二　南師二、二六七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

乙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一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葉

一　第二期　甲

甲　□□（卜貞）王宖（歲）亡尤

乙　□戌卜貞（王）宖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四六、二　第一期　骨

甲　（癸□卜）㞢（貞）旬（亡）㞢

乙　癸巳卜㞢貞旬亡㞢　八月

丙　癸丑卜㞢貞旬（亡㞢）　二告

丁　癸亥卜㞢貞旬（亡）㞢

三　續六、二、四　第五期　甲

甲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酉卜

丙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四　第五期　骨

甲　癸□（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第四葉

一　續六、六、二　第五期　骨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三

乙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　三

二　第五期　骨

甲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亥王卜貞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骨
甲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
乙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六、二、八　第五期　骨
甲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　二
乙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　二
丙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

第五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辛未卜貞三人丁𢀛生　二
本片續編未用。義意不詳。

二　第一期　甲
甲　戊辰（卜）貞翌庚用子𠂤羌甲　十三月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丙　（癸□）卜（貞旬）（亡𡆥）
丁　（癸□）卜（貞）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二五七　第五期　甲
甲　丁丑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七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五期　甲
甲　丁卯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己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　十三月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四、四〇、四　第四期　骨
甲　丙□丁亥
乙　癸未貞旬亡𠂤
丙　癸巳貞旬亡𠂤
丁　癸卯貞旬亡𠂤

第六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甲
甲　辛亥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癸丑（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丙　□□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丁　□□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五期　背甲
甲　丙☒
本片續編未用。拓本模糊不清。

第八葉

一　續六、一、八　第五期　骨
甲　癸巳（卜）泳（貞）王（旬亡）𡆥
乙　癸酉卜泳（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

二　第五期　甲
甲　壬辰（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甲午（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丙　丙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丁　戊戌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甲

甲　□□卜𠂤貞（王旬）亡𡆥　在四月
乙　□□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𠂤第五期貞人。

四　南師二、二五八　第五期　背甲

甲　丁酉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第九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乙丑（卜）貞☒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二五一　第五期　骨

甲　辛□（卜）貞☒
乙　其𡆥
本片續編未用。葉玉森曰：「按从止从辰，或古𠬜字，說文解字足部，𠬜動也从足辰聲。曰師不𠬜，卽言師不動，曰其𠬜，卽言其動。𠂤外之小點象塵土形，足動則塵揚也。金文旂鼎之辰作𠂤上，下似从止，辰卽古文振字，故假𡆥爲辰。又敦文亦有𠂤字，與卜辭同」（前編集釋卷二第二十七葉）按本卷二十一葉二片作「亡辰」，辰卽𡆥。漢隸曹全碑「十月丙辰」之辰作𠂤，與𠂤實爲一字，說文曰：「辰，震也」，隸定雖有辰𡆥𠬜之不同，其實皆震動之義。易未濟九四爻辭曰：「震用伐鬼方」。書盤庚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詩大雅常武：「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逸周書作雒篇：「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凡言軍事之有警懼警動之義者，皆用震字，其初蓋卽「𡆥」字耳。葉氏謂卽古文振字，非。卜辭有「振旅」一詞，（續編三・二三・七）字作𠂤，與𠂤字繁簡不一，非一字。

三　第三期　背甲

甲　□□（卜）□（貞旬）亡𠂤
本片續編未用。□爲三期貞人。

四　續四、三七、九　第四期　骨

甲　癸卯貞旬亡𠂤
乙　（癸）丑（貞）旬（亡）𠂤
續編研究漏四，三十八・八片之釋文，致全葉十四片脫去一片，成爲十三片，應予改正。

第十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癸□（卜）𠂤（貞）旬（亡𡆥）
乙　（癸）卯卜（貞旬亡𡆥）
𠂤似爲貞人之名，則五期應多一貞人矣，字不識。

續四、三七、七　第一期　骨

甲　癸亥貞旬亡𠂤

三　南師二、三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不其征𢦏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三六、四　供存一四五　第一期　骨

甲　亡其來自西
乙　勿于河求
丙　（其）來（自）西
此似卜「嬉」之自西來否也。

第十一葉

一　南師二、八二　第一期　骨

甲　□□（卜）𣪊貞自王命（弜）
乙　□□（卜）𣪊貞曰雀歸𠂤來我
丙　貞勿自王命弜
丁　☒再
本片續編未用。𠂤不識。弜，考見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一二三片。

二　南師二、八三　第一期　骨

戊背（□□卜）㞢□王固曰吉其乎☒
己　☒曰㞢希嬉
庚　☒亡𡆥
本片爲前片之背扡，續編未用。丙辭義不可解。

第十二旬

一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第十三旬

一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第十四旬

一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第十五旬

一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第十六旬

一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第十七旬

一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第十八旬

一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第十九旬

一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旬

一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一旬

一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二旬

一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三旬

一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四旬

一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五旬

一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六旬

一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七旬

一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八旬

一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第二十九旬

一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旬

一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一旬

一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二旬

一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三旬

一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四旬

一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五旬

一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六旬

一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七旬

一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八旬

一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第三十九旬

一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旬

一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一旬

一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二旬

一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三旬

一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四旬

一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五旬

一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六旬

一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七旬

一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八旬

一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第四十九旬

一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旬

一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一旬

一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二旬

一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三旬

一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四旬

一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五旬

一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六旬

一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七旬

一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八旬

一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第五十九旬

一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二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三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四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五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第六十旬

一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二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三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四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五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甲骨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117

癸酉卜　貞旬亡𡆥

甲戌卜　貞旬亡𡆥

乙亥卜　貞旬亡𡆥

丙子卜　貞旬亡𡆥

丁丑卜　貞旬亡𡆥

戊寅卜　貞旬亡𡆥

己卯卜　貞旬亡𡆥

庚辰卜　貞旬亡𡆥

辛巳卜　貞旬亡𡆥

壬午卜　貞旬亡𡆥

癸未卜　貞旬亡𡆥

甲申卜　貞旬亡𡆥

乙酉卜　貞旬亡𡆥

丙戌卜　貞旬亡𡆥

丁亥卜　貞旬亡𡆥

戊子卜　貞旬亡𡆥

己丑卜　貞旬亡𡆥

庚寅卜　貞旬亡𡆥

辛卯卜　貞旬亡𡆥

壬辰卜　貞旬亡𡆥

癸巳卜　貞旬亡𡆥

甲午卜　貞旬亡𡆥

乙未卜　貞旬亡𡆥

丙申卜　貞旬亡𡆥

丁酉卜　貞旬亡𡆥

戊戌卜　貞旬亡𡆥

己亥卜　貞旬亡𡆥

庚子卜　貞旬亡𡆥

辛丑卜　貞旬亡𡆥

壬寅卜　貞旬亡𡆥

癸卯卜　貞旬亡𡆥

甲辰卜　貞旬亡𡆥

乙巳卜　貞旬亡𡆥

丙午卜　貞旬亡𡆥

丁未卜　貞旬亡𡆥

戊申卜　貞旬亡𡆥

己酉卜　貞旬亡𡆥

庚戌卜　貞旬亡𡆥

辛亥卜　貞旬亡𡆥

壬子卜　貞旬亡𡆥

癸丑卜　貞旬亡𡆥

甲寅卜　貞旬亡𡆥

乙卯卜　貞旬亡𡆥

丙辰卜　貞旬亡𡆥

丁巳卜　貞旬亡𡆥

戊午卜　貞旬亡𡆥

己未卜　貞旬亡𡆥

庚申卜　貞旬亡𡆥

辛酉卜　貞旬亡𡆥

壬戌卜　貞旬亡𡆥

癸亥卜　貞旬亡𡆥

甲子卜　貞旬亡𡆥

乙丑卜　貞旬亡𡆥

丙寅卜　貞旬亡𡆥

丁卯卜　貞旬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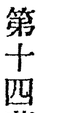
戊辰卜　貞旬亡𡆥

己巳卜　貞旬亡𡆥

庚午卜　貞旬亡𡆥

辛未卜　貞旬亡𡆥

壬申卜　貞旬亡𡆥

東啚」上據菁華一，可補「土方圍于我」五字。土方  方皆在殷之西北，而此言「東啚」，明此「東啚」爲沚𢦚或領土之東啚，非殷商之東啚也。

第十四葉

一　南師二、五六　第一期　骨

甲　甲申卜宂貞勿于東方告　二　三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三〇、一　佚存五二七　第一期　骨

甲　午卜卜宂貞王亩帝好命正人

乙　乙未卜宂貞王亩帝好 

「卜」下衍一「卜」字，漏刻一「甲」字。商氏曰：「即夷，征夷征夷方也，金文夷作，與此同」。征人方爲帝辛時代一大戰役，據此則武丁時代亦征之矣。字不識。

第十五葉

一　續四、三〇、五　南師二、一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翌丙

乙　□□（卜）□貞帝好亡

第十六葉

一　續四、二五、二　南師二、二七　佚存五三一　第一期　骨

甲　乙丑卜出貞帝姘魯于黍年

乙　壬允雨　小告　三　小告

丙　自

林義光曰：「舜器每言魯休純魯，命，魯世家作嘉天子之命。魯嘏嘉並同音通用，魯本義蓋爲嘉，嘉美也。魯嘉雙聲旁轉」。（文源）此魯字亦當訓嘉，嘉于黍年，猶言求黍年之美好也。于思泊駢枝三亦讀魯爲嘉，謂姘姘嘉于黍年也。「自」，記此骨之來自地也。

丙　□□（卜）貞貞帝好

金祥恒兄釋爲之異構，讀爲酒。（中國文字第十四期釋）確否待考。

二　南師二、一四二　第一期　骨

丁　背　王固曰　吉

本片爲前片之背拓，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

第十七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雚黍

乙　乩不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二七、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命帝姘黍其受（年）

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受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五〇、四　第一期　骨

甲　求年于

乙　受黍（年）

尚有「酒」，「出于」「𡆥于」諸詞，當爲先祖之名，其人爲誰，當待考。

第十八葉

第十九葉

一　續四、七、二　南師二、一五　第一期　骨

甲　己巳卜出貞今二月雨　二

乙　壬午卜宂貞隻虎　二

一　續四、二七、三　第一期　骨

甲　□□（卜）韋貞我黍受（年）

乙　□□（卜□貞）帝姘受黍（年）

此我字爲方國地名，非自稱之詞。

二　續四、二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乎于

乙　貞帝姘受黍年

丙　乎田于牛

丁　往

牛於此，當是地名。史記司馬相如傳：「濯鵁牛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案地在今長安縣西北，似離殷商太遠，當再考。

二　南師二、一六　第一期　骨臼
丙　癸酉帚𠂤𠂤示一屯　永
𠂤字不識。
本片爲前片之骨臼，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

三　續四、一二、二　第二期　骨
甲　丙子卜壹貞翌丁丑雨　二月
乙　貞☒
壹爲第二期貞人。

四　南師二、一七四　第一期　背甲
甲　庚辰卜貞今夕不雨
乙　庚辰卜㠯貞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㠯爲第一期晚期貞人。

五　續四、一七、八　第一期　骨
甲　丁卯卜貞今（夕）雨（之夕）允（雨）
乙　丁卯卜貞今夕雨之夕允雨
丙　□□卜貞今夕雨

合文，以本片之「𠂤鹿」連文證之，其說非也。𠂤與𠂤不同，𠂤僅作地名。周禮大宰九貢，八曰𠂤貢。說文無𠂤字。玉篇「𠂤或作游」。周禮鄭注：「𠂤貢羽毛」，未聞作地名者，當再考。

第二十一葉

一　續四、二一、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日不其雨

二　續四、二一、五　第一期　骨
甲　貞翌庚子不雨
乙　貞翌庚子不雨

三　南師二、一七三　第一期　背甲
甲　貞今夕不雨
本片續編不用。

四　續四、二一、一　第一期　骨
甲　戊申卜貞雀弗（其）𡆥凡𠂤（疾）　四　五
乙　戊申卜貞雀𡆥凡𠂤疾　四　五
丙　巳酉卜不其雨　六月　二告　一　二　三

丁　☒夕允雨　一　二
本片與前編七・二・二片可以綴合，見綴合新編四二一號。𡆥凡𠂤疾爲卜辭成語，詳考見殷契徵醫及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一三四片。

第二十二葉

一　南師二、一九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不其雨
乙　□午卜貞今日不雨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三、四五、四　佚存一三八　第一期　甲
甲　貞☒于𠂤☒
乙　丙午卜㠯貞翌丁未陷

三　續四、二三、八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不其雨

四　續四、三九、四　第四期　骨
甲　癸未貞（旬）亡（𡆥）
乙　癸巳貞旬亡𡆥

二　續四、五、五　南師二、二八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今夕雨
乙　戊☒雨

第二十三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允十屯小臣𠂤示
本片續編未用。𠂤字胡厚宣氏摹作𠂤，此字上面分歧作𠂤，是否爲从字未定。

二　續四、五、五　南師二、二八　第一期　骨
□于𠂤
☒丑其陷鹿于𠂤
□□（卜）史貞今夕亡𡆥
☒今夕雨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陷，陷也。从𠂤臼，臼亦聲，或从穴作窞，古文棻禮記中庸釋文，書費誓傳，漢書食貨志下注，後漢書趙壹傳注並云：穿地以陷獸也。卜辭象獸在井上，正是陷字，或从坎中有水，與井同意。又卜辭諸字均从鹿屬，知陷所以陷鹿屬者矣」。（增考中五十葉）卜辭通纂以爲「窞糜」二字

第二十三葉

一 續四、五、四 南師二、三五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亘貞今日其雨

乙 ☒其雨其隹☒

第二十四葉

一 續四、一七、二 第五期 甲

甲 壬子卜貞翌日多雨

乙 不𢦏雨

二 南師二、二六二 第五期 骨

甲 辛（丑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癸（卯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丙 （乙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丁 丁未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二六五 第五期 骨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

丙 □□卜（貞）王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二三三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宧叔亡尤

乙 己酉卜貞王宧且己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五葉

一 南師二、三九 第一期 甲

甲 ☒今夕雨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二三、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不雨

三 續三、三一、二 第五期 甲

甲 □□卜在[illegible]（貞）五日乙不風

[illegible] 地名，字不識。「五日乙」，卜之日當在辛酉。

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夕雨

本片續編未用。

五 南師二、一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今日不雨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六葉

一 南師二、一七二 第一期 背甲

甲 貞今□不雨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一五、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亩之日雨

乙 允雨

三 續四、二一、二 第一期 甲

甲 庚辰卜㱿貞今夕亡𡆥

乙 貞今夕其雨 七月

四 續二、二六、一二 第二期 骨

甲 辛丑☒

乙 辛丑卜

丙 □戌卜㱿虘（甲）

虘甲之「甲」係原缺。

第二十七葉

一 佚存一八八 第一期 甲

甲 王固（曰）☒明雨☒

本片續編未用。契文明字从[illegible]，从日从田同。

二 第一期 甲

甲 己酉（卜）□貞☒其☒

乙 □□（卜）永貞☒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骨

乙背☒屮牛

本片爲次片之背，續編未用，續編研究亦未補入。茲特補摹。

四　續四、二四、五　第一期　骨

甲　☒自西不雨

本片之背拓即爲前片。

第二十八葉

一　續四、三三、六　南師二、三六　第一期　甲

甲　（王）固曰□今夕雨亦若　一

乙　己亥夕允

二　南師二、三七　第一期　甲

丙背王固（曰）其雨亦若

丁　☒來☒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全龜甚大，此爲左右上腹甲之一部份而已。

第二十九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未貞□𣪊☒丁　一

乙　☒☒出　一

二　南師二、四八　第一期　甲

甲　貞☒受年

乙　貞勿商☒𠂤冉册

甲　勿剛

乙　☒出☒木人　三

本片續編未用。殷虛文字類編卷五豐字下列九字。☒前五、五、四☒前六、六一、三☒前六、三九、七☒前六、三九、八☒藏三、三八、四☒菁華五　☒後上二〇、九☒後下二九、二七☒後下八、二並爲之說曰：「祚案說文解字：『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又借爲酒醴字，作☒者，與戲仲鬲同。其作☒者，王徵君謂卽豐之省文」。朱芳圃文字編仍之，彥堂先生眉批曰：「☒☒☒　非一字，乃四字也」。案卜辭之☒皆作酒醴解，☒則人名地名外，未有作別用者，作☒者除後下一片外，又見於明義士殷虛卜辭六六五片皆屬殘辭，與☒☒絕非一字，☒多爲貞人之名，亦與☒非一字，在殷商之世，固劃然分清也，至後世則混而一之，戲仲鬲之「醴鬲」作「☒」，已混☒☒爲一。至儀禮則已譌作「豐」字矣。鄉射禮：「命第子設豐」。鄭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溯其源則豐卽☒字也。木人較木字多𠂉形，辭殘難於推斷也。

本片續編未用。甲骨續存二・二八六片曰：「癸丑卜宂貞今𣪊商☒冉古」。與☒相同，存二・二五一（陳一〇九）片曰：「乙卯卜貞由☒命从☒古」，字作「受」，則此☒非舟字，乃受字缺刻上下兩手耳。☒陳邦懷隸定作「𣪊」，無說，以前二・八・二片曰：「庚寅卜在☒貞王𠂤往來亡𡆥」。則爲地名，亦方國人名，故曰：「由☒命从☒。由𠂤命从☒」也。（陳一〇九）「商」當讀作賞。說文：「𠂤，幷舉也」。徐灝段注箋謂冉稱偁古今字，卜辭之「冉册」，卽「稱册」。于思泊曰：「冉稱古今字。册，經典通用策。冉册之義，舊無釋。按稱謂述說也。册謂册命也。國語晉語：『其知不足稱也』。注：『稱，述也』。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稱猶言也』。頌鼎：『王乎史虢生册命頌』。克鼎：『王乎尹氏册命善夫克』。此例金文習見。周禮內史：『則策命之』。注：『策賜命之書』。詩出車：『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按簡書卽策命之書也。按振旅出師必有册命，壯成爲武丁時主册命之臣，故征伐方國，壯或必先冉述册命也」，（駢枝續）然則此辭但以稱述册命授☒，而勿予賞賜也。

三　第一期　甲

本片續編未用。甲骨續存二・二八六片曰：「癸丑卜宂貞今𣪊商☒冉古」。與☒相同，存二・二五一（陳一〇九）片曰：「乙卯卜貞由☒命从☒古」，字作「受」，則此☒非舟字，乃受字缺刻上下兩手耳。☒陳邦懷隸定作「𣪊」，無說，以前二・八・二片曰：「庚寅卜在☒貞王𠂤往來亡𡆥」。則爲地名，亦方國人名，故曰：「由☒命从☒。由𠂤命从☒」也。（陳一〇九）「商」當讀作賞。說文：「𠂤，幷舉也」。徐灝段注箋謂冉稱偁古今字，卜辭之「冉册」，卽「稱册」。于思泊曰：「冉稱古今字。册，經典通用策。冉册之義，舊無釋。按稱謂述說也。册謂册命也。國語晉語：『其知不足稱也』。注：『稱，述也』。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稱猶言也』。頌鼎：『王乎史虢生册命頌』。克鼎：『王乎尹氏册命善夫克』。此例金文習見。周禮內史：『則策命之』。注：『策賜命之書』。詩出車：『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按簡書卽策命之書也。按振旅出師必有册命，壯成爲武丁時主册命之臣，故征伐方國，壯或必先冉述册命也」，（駢枝續）然則此辭但以稱述册命授☒，而勿予賞賜也。

四　南師二、三〇　第一期　骨

甲　☒示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葉

一　第一期　甲

☒字人名，字不識。

甲　□□卜爭（貞）☒用☒歲☒㠯京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四、三四、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犬登其出不若　七月

乙　貞亩丁未酒

第三十一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貞☒老☒☐☒

乙　☒子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骨

甲　☒ 

本片續編未用。字不識。

三　第一期　甲

甲　□酉☒自般☒弜☒若

乙　☒命☒☒衆☒亡不若

本片續編未用。在此，當是貞人之名。粹編二三二片考釋曰：「殆古鎊字。从矢从口以會意，口者孔也。字在此似人名」。案此片之，亦是貞人之名。島邦男卜辭綜類與存二・八六三片之「」，福八片之「」同列，恐非寅字。本片有「般」之名，當是第一期卜辭。京都二二八四片有「」屬人名，係第四期卜辭，與第一期之貞人當爲二人也。

四　南師二、七六　第一期　甲

甲　貞☒　一

乙　壬子卜史貞王燕亩吉燕　八月

本片續編未用。燕卽燕巒之燕，兩燕字作不同書体者，猶今人寫條幅遇同樣之字，易以兩種形式也。

第三十二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　三

乙　甲午卜貞乡壹

丙　□□（卜）貞☒㞢受☒丁

本片續編未用。林一・二六・一八片曰：一癸巳卜貞壹」，粹五三三片曰：「貞壹」。（粹編考釋作一于壹」大誤）本片壹上有乡字，則「壹」亦「乡壹」之省略，「」或釋爲酉，借爲酒，乃祭用酒也。

二　第一期　甲

甲　貞☒王固（曰）☒

乙　貞☒父☒

丙　

丁　王☒

本片爲腹甲之背面，刻辭于鑽鑿之間，辭句不全。

三　第一期　甲

甲　□□卜宂（貞）☒若

乙　癸未（卜）貞☒于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九三　第一期　甲

甲　歸

乙　我方亡其　三　三

丙　于曰牛　二

本片續編未用。全辭是否如此讀法，因不見全龜，無法肯定。

北京大學
國學門藏殷虛文字考釋卷四

嚴一萍撰

第一葉

一 南師二、一九 第一期 甲

甲 ☒鼎我☒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〇 第一期 甲

乙背帚丙示

本片爲前片之背，孫詒橋刻辭，續編未用。帚丙或作帚閃，亦武丁之婦。

三 第一期 甲

甲 其不冉安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三二、四 佚存一七二 第二期 骨

「瘖省聲」前人多疑之，以爲从疾省，从疾省，亦誤。惟說文謂「或从人，人亦聲」，則於甲文有徵，如：

貞宙 往 後下二〇・十一

貞弗其戈 且乙 鐵二一一・二

庚寅卜在 貞王步于 亡

入十

戊戌卜方貞乎 取 于 幸

貞王入于 循

貞勿入于

庚子卜殼貞 方于好 乙未出 簋地五十五續三・一・二

小屯丙編之釋文以 作雁是也。 即 即 即

一　第一期　背甲

甲　

本片續編未用。字不識。

二　第一期　甲

甲　☒中

乙　癸卯卜韋貞今一月☒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四、一七、九　第一期　骨

甲　貞弗其及今三月雨

第四葉

一　南師二、一六〇　第一期　骨

甲　癸未☒出☒

二　南師二、一六一　第一期　骨

乙背☒在廷

丙　☒四日丙申☒侑

本片續編未用。

即聽字，于省吾曰：「書洪範之『四曰聽』，孔疏：『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荀子王霸之『要百事之聽』，楊注：『聽，治也』。又王制之『聽之纚也』，楊注：『聽，聽政也』。是古謂聽爲聽政。案韓非子卷五亡徵：「聽以爵不待參驗」。八姦：「羣臣知不聽」，皆爲聽言之意，與洪範之聽相應。于省吾又謂作者廷字若庭字，本片之「在」，釋庭可通，而次葉之「三日」，當以釋聽爲是。侑爲一期貞人。

第五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甲

甲　☒畯

本片續編未用。

本片續編未用。畯，金文从允與卜辭同。說文：「畯農夫也」，段氏注曰：「釋言曰：『畯，農夫也』。係云：『農夫田官也』。詩七月：『田畯至喜』。傳曰：『畯，田大夫也』。周禮酇章：『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按田畯教田之官』。亦謂之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曰：『田畯主農之官也』。亦謂之農，禮郊特牲：『大蜡邋農』。鄭曰：『農，田畯也』。田畯教田之時，則親而厚之，詩三言『田畯至喜』是也。死而爲神，則祭之，周禮之樂田畯，『大蜡邋農』也」。案田畯農官也。國語周語稱農大夫，農正。書酒誥亦稱農父，夏小正亦稱畜夫。各因時代而異。

三　南師二、一五九　第一期　骨

甲　三日廷

乙　

本片續編未用。係兩字重刻，一爲，一爲廢又重刻一字也。爲缺刻橫畫，字亦不識。

四　南師二、八〇　第一期　骨

甲　□□（卜）設貞旬亡（𡆥☒）𡆥其出來婐（婐☒）戌允出來婐

本片續編未用。

五　南師二、八一　第一期　骨

乙背其齒　吉

丙　其隹☒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卜辭每卜「疾齒」，猶牙齒也。本片之「其齒」，丙四四片之「其出來齒」。必非人之牙齒，倘書禹貢「齒革」，孔傳：「齒革牙革犀皮」。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象牙爲殷商貴重物品，正由方國貢獻而來的。

第六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隹方來

乙　☒循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一〇　佚存一五二　第一期　甲

甲　癸丑卜宂貞𠂤來屯　十二月

本片續編未用。作僅此一見，其他卜辭均作，無上邊之兩手，佚存一五二，如乙四一一九片曰：「丙寅卜亘貞王戩多屯若，貞王戩多屯若于下乙」。乙三四四二片曰：「貞王戩多屯」。似戩爲某種物件之名，故稱「多屯」。前編一・十六・五片曰：「☒酒翟至☒翌小辛三牢又戩二」。與牢同用，以爲人牲者，誤也。

三　第一期　背甲

甲　貞□其來𡆥自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背甲

甲　貞☒
乙　丁卯卜貞𡆥往先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七葉

一　佚一六三　第一期　甲

甲　☒將☒奠☒客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五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命☒𡆥

乙　☒于翌癸卯☒卽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一二〇　第一期　甲

甲　□□卜□貞王疾不出不若

乙　丙申卜出
丙　辛丑卜出
本片續編未用。丙申後六日爲辛丑，兩卜皆不問，實開祖甲卜王卜辭之先例。

三　續一、四六、四　佚存一〇　第一期　甲

甲　貞其大事于西于下乙匄　五（月）
禮記月令：「母作大事」，鄭注：「大事，兵役之屬」。呂氏春秋仲春紀：「無作大事」，高注：「大事，兵戎（原作戈，據許校）征伐之事也」。淮南時則訓：「毋作大事」，高注：「大事，戎旅征伐之事」。大事卽軍事，有大事于西，周屬西土，恐是征伐于周也。下乙卽祖乙，早經胡厚宣氏考定，乙編五.三〇三片曰：「求上甲成大丁大甲下乙」。與丙四十一片曰：「翌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成大丁大甲且乙」，正足以證明祖乙卽下乙也。

四　南師二、一五三　第一期　骨

甲　己未卜出貞𠂤𠂤來自☒
本片續編未用。

第九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庚午（卜）宂（貞）☒𡆥☒
乙　□□（卜）宂（貞）☒　三
本片續編未用。

二　佚存一四一　第一期　骨

甲　乙酉☒戈
本片續編未用。新綴四〇一片爲後下二十三・四與二十九・十三合，與本片爲一骨所折，但不能接合。此稱「戈」彼稱「戈方」，是方國之名也。字不識。

三　續二、七、一〇　第一期　甲

甲　甲辰卜王勿𠂤□酒

四　續五、一一、五　佚存一六〇　第一期　骨臼

甲　壬申邑示三屯　叙

第十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貞𠂤不☒
本片續編未用。「不」下模糊難辨。

甲　□□（卜）□貞（旬亡）囚
乙　□□卜史（貞旬）亡（囚）　八月　二

二　南師二、九七　佚存一四二　第一期　骨

甲　戊亡其𡆥

二　佚一六四　第一期　甲

甲　丙戌卜□貞丁亥☒冓☒

乙　□□卜□貞宙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骨

甲　不  　二告　三　三　三

本片續編未用。

第十一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壬子（卜）貞王燕（宙）吉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二、三〇、六　第三期　骨

甲　己亥貯受又

三　續一、五、五　南師二、五一　第一期　骨

甲　☒刊于上甲　三月

四　第四期　骨

甲　甲申余宅矢

乙　戾

本片續編未用。  即一期之。

第十二葉

一　南師二、四〇　第二期　骨

甲　貞亡其从□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骨

甲　貞今日出犬于☒

乙　☒子出于☒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三、四六、一　第一期　甲

甲　阱

四　南師二、九六　第一期　骨

甲　貞戊不其　二月　二

本片續編未用。

第十三葉

一　續三、八、九　第一期　骨

甲　□□卜宂貞今王从（望）乘伐下受出又　十一月

乙　辛巳卜宂貞今  王从（望）乘伐下  受出又

葉玉森曰：「羅氏釋廾是也。說文：『廾竦手也』。段注謂：『竦其兩手以有所奉也。故下云：『奉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卜辭屢言『廾人伐某方』『廾人幾千』之文，曰廾人，殆卽糾衆舉兵之誼」（前釋一卷六十六葉）案供經傳多作共，  卽共，供字也。說文：「一曰供給」，廣雅釋詁二：「供進也」。此卽卜辭  字之義也。「土方」「下  」皆殷西北之敵國也。

二　南師二、一二二　第一期　骨

甲　壬子卜貞亞克興出疾

乙　弗其克

本片續編未用。克甚刻爲一字，書微子：「我舊云刻子」。傳曰：「刻病也」。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本片之克，當以傷害之義爲近。

第十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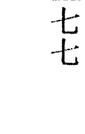
一　南師二、一五七　第一期　骨

甲　丙寅卜出貞多

乙　☒（多）

本片續編未用。

庫方三四九片有「」二字，其實與本片爲同文異版，亦多二字。



「疾」爲卜辭成語，此卽凡字，借爲風。（詳考見殷墟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第一三四片）本片之凡，亦當讀風。一字，與一字，作作一也。此爲迺字。經典多以迺爲乃，然卜辭有乃亦有迺，不能視作一字。說文：「乃曳詞之難也」。段注曰：「曳有矯拂之意，曳其言而轉之若而若乃皆是也。乃卽其曳之難者也。春秋宣八年：『日中而克葬』。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乃者何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按乃然而汝若一語之轉，故乃又訓汝也」。說文解字詁林乃字條沈乾一案曰：「唐寫本玉篇乃注引說文：『乃者，申辭之難也』。乃者二字，疑野王所足。又引周禮：『乃施邦典于邦國。鄭玄曰：乃者更申勑之也』。蓋古本作『

申辭之難』也。今二徐本申作曳，爲形近之誤，宜據改」。案沈說是。說文：「迺驚聲也。从乃省西聲」，以甲文證之，「从乃省」誤矣，當云「从口」爲是。段注曰：「驚聲者，驚訝之聲，與乃字音義俱別。詩書史漢發語多用此字作迺，而流俗多改爲乃。按釋詁曰：『仍迺侯，乃也』。以乃釋迺，本非一字可知矣」，乃迺原非一字。卜辭曰：「乃茲」（菁一，南明二一一，掇一・四五四）「乃史」（菁七・前七・三六・一）「乃𢍏」，（乙四七二九）「乃執」（粹一四〇）「乃奠」（後下三六三），金三四九，庫一〇八八）「乃一二四一）「乃命」（甲二一二一）皆與而同，穀梁傳曰：「而緩辭也，乃急辭也」。此或用爲轉語，或用發語，蓋「更申敕之」也。又或用爲地名，如「☒步于迺」。（佚八五二）「貞乎昊取乃」。（戩七・一）迺亦用爲地名，如「丁酉卜狄貞王田于迺立𠂤」。（甲一六〇三）與乃當非一地可知。說文又曰：「或曰迺往也」。卜辭曰：「于壬王迺田不雨」（粹九九九）「田亡𢦏」。（京津四五四〇）迺皆可以訓往，其他作「迺命」（鄴一・五八・三）「迺死」，（乙四七二九）「迺求」，（存一・一八三九）「迺𡍮」，（粹八四七）「迺歸」，（甲七六一）「迺史」，（乙五三九九）則皆釋詁所謂「迺，乃也」之乃。沿至後世，迺乃不分，詩綿：「迺慰迺止」作迺，而「乃召司空」作乃。「乃降尊惠」用乃而「迺今皇帝」用迺，皆在一詩一碑之中，迺乃並用，遂使清代之說文家，除段氏外，多認迺乃爲一字也。其實上溯契文，仍有分別在。本片之迺，當是驚訝之聲，「風多迺」者，風多驚訝之聲也。

第十五葉

一 南師二、一四九　第一期　骨

甲　☒王史昊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六六　第一期　骨

甲　癸亥卜殼

乙　戊申卜殼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三、三九、一　南師二、一一五　第一期　甲

甲　□午卜宂貞☒　一

乙　貞王歸　一

四 南師二、一一六　第一期　甲

丙背　壬辰其☒

丁背　王固曰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續編研究已補。

第十六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壬□（卜貞）翌☒用

乙　□子（卜貞）自☒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三、二三、三　第五期　甲

甲　壬辰卜（貞王從于）𠂤京（往來）亡𡆥隻☒

乙　□□（卜）貞（王從于）𠂤京（往來）亡𡆥

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　一、四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甲

乙背　王固（曰）吉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

第十七葉

一 南師二、一四八　第一期　骨

甲　辛巳卜殼貞王从昜伯𠂤

本片續編未用。𠂤昜伯之名，字不識。

二 第一期　骨

甲　甲申卜殼（貞）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一、五二、一　第一期　骨

甲　丁卯卜殼貞王臺缶于蜀

說文：「匋，史篇讀與缶同」。是缶與匋爲一字，通作陶。說詳殷墟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二六一片。陳夢家以爲卽陶城，舜所都。此說待考。（綜述二九三頁）陳夢家又據韓非子「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謂缶卽保字，（綜述五九六頁）此誤矣。此句原作：「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惟乾道本作缶，王先愼集解云：「盧文弨曰：缶疑工止之譌，工止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

：句有誤。俞越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愼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故缶不能作保字解。

第十八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卜貞☒其

乙　□戌卜□貞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四、四七、三　第一期　甲

甲　癸酉（卜爭）貞旬（亡）𡆥　三

乙　癸未卜爭貞旬亡𡆥　一月　三

丙　癸卯卜爭貞（旬）亡（𡆥）

丁　癸□卜（爭貞旬）亡（𡆥）

三　南師二、二二八　第五期　甲

甲　己酉卜貞王宅雇己祭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三、四七、一　第一期　甲

甲　☒　一月

乙　己丑卜宂貞命射朋衡　一

丙　小臣命黍年

卜辭每稱「多射衡」。「乎衡」，衡似爲方國人名，島邦男綜類引本片衡字條（三一九頁）作「命射衡」，而朋字條引（四八一頁）則作「命射朋衡」。前編四・三十・二片爲同文異版，依辭例作「命射朋衡」爲是。「朋衡」之義不詳。

第十九葉

一　南師二、二四〇　第五期　背甲

甲　丁酉卜貞王宅歲叡（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佚存一五七　第一期　骨

甲　☒不其

乙　貞受□年

本片續編未用。𠂤似象啄木鳥之形，字不識，此處當是方國地名。

三　第二期　背甲

甲　☒亡尤　六月

乙　□□卜尹（貞王）宅□福☒

本片續編未用。尹爲二期貞人。

四　第一期　甲

甲　癸卯卜貞執☒

乙　癸卯卜貞弗☒　二

本片續編未用。𠂤爲𠂤之省，同是執字也。

第二十葉

一　續三、三二、五　第五期　甲

甲　癸□卜貞（旬）亡（𡆥）

乙　（癸）未卜（貞）旬（亡）𡆥

二　第一期　甲

甲　貞□𠂤不淵

本片續編未用。𠂤人名，字不識。淵，亦作𣲗。

三　第一期　甲

甲　□□卜史（貞旬）亡𡆥　十月

本片續編未用。

四　南師二、九八　第一期　甲

甲　☒大犬伐商戈

本片續編未用。屬龜腹甲右甲橋部，其下或尙有文字，惜辭殘未能比勘。

第二十一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隻鹿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五期　骨

甲　□□（在）□歸王卜貞（今）夕亡𡆥　九月

本片續編未用。「亡𡆥」作「亡辰」，是辰卽𡆥也。

三　第一期　甲

甲　癸未（卜出）貞旬（亡𡆥）　二

乙　癸□卜出（貞旬）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三、三五、八　第四期　骨

甲　辛未卜我乍

第二十二葉

一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宧叔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五期　背甲

甲　壬辰（卜貞）王（今夕）亡（昳）

乙　甲（午卜）貞（王今）夕（亡昳）

丙　□□卜貞（王）今夕（亡）昳

丁　（庚）子卜（貞）王今（夕亡）昳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甲

甲　□□（卜）貞其☒來女☒　背

乙　貞☒

本片續編未用。辭殘不詳其義。背　字不識。

四　第一期　骨

甲　不

乙　不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甲辭簡寫而右行，乙辭左行，又契「二告」，其義不詳。

第二十三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癸卯卜㱿貞求帚☒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甲

乙背　（王）固曰吉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甲

甲　（戊）寅卜貞翌己卯　告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二、二六、一二　第一期　背甲

甲　□戌卜☒先☒鬯

第二十四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不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二、七、三　南師二、七〇　第一期　骨

甲　乙巳卜貞酒求

三　南師二、二三七　第五期　甲

甲　☒工典其翌

本片續編未用。「工典」之義，彥堂先生殷曆譜下編卷二祀譜有考釋，其言曰：

> 殷人「有典」，亦可於卜辭徵之。典冊與冊，可以通用，故卜辭中「𠂤冊」亦可作「𠂤典」。但析言之，則典與冊亦自有異。說文：典之篆文作㠯，云：「五帝之書，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按篆文冊文之丌，實爲兩手形𠬜字之訛誤，尊閣之義，當於契文中求之。「大冊」之說，尤爲古義之僅存者。蓋冊爲通常之簡札，典爲較大之簡札，增兩手以捧之，亦正表示其爲大冊也。卜辭中五種祭祀，皆有

「工典」之紀錄，此工典之禮，必各於五種祭祀開始之前一旬舉行之。例如：

> 彡祭，稱「工典，其酒彡」。後下二〇、七　字作
> 翌祭，稱「工典，其酒翌」。後上一〇、九　字作
> 以上祖甲時。第一字工典二字倒書
> 祭祭，稱「工典，其𠂤」。續一、五、一　字作
> 𠂤祭，稱「工典，其劦」。卜七八九　字作
> 翌祭，稱「工典，其奉」。前三、二八、五　字作

以上帝乙帝辛時

以上各例之「工」字，于省吾氏讀爲貢，（殷契駢枝釋工典）謂工典爲「祭時貢獻典冊於神」，其說是也。甲骨文典字皆从冊，从二，从象兩手捧「冊」，「二」則似卽許書所謂「尊閣」之義。二在冊下，殆此襯托之物，所以尊閣此大冊者歟。工典實卽是獻冊于神前之義，惟所獻者非如于氏所謂「書祝告之辭於典冊」，乃爲殷人先祖先妣名號，五種祭祀及祭日之「祀典」也。

案此說極是。「工典其翌」爲翌祭之前貢獻翌祭之祀典於神前也。

四　南師二、七四　第一期　骨

甲　□午卜爭貞乎先☒

本片續編未用。先於此當爲方國人名。

第二十五葉

一　續一、三五、五　第一期　甲

甲　貞☒从☒取☒　七月

乙　貞于來辛未☒河

二　南師二、二五四　第五期　骨

甲　貞翊日庚王其☒用弗每

本片續編未用。胡光煒謂：「每假爲霧，每敎聲同，故爾雅釋言霧謂之晦」。（甲骨文例）彥堂先生曰：「每當讀晦，與昏相對，晦陰昏晴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金祖同謂「每昏也，老子：故天下每每，注猶言昏也。蓋古之君王戒昏」。（遺珠）按釋晦是，國語魯語：「晦而休」，注：「冥也」。詩：「風雨如晦」，傳：「晦，昏也」。漢書高帝紀：「是時雷電晦冥」，注：「晦冥皆謂暗也」。卜辭言「王其每」「弗每」，皆有晦冥昏暗之意。

三　第二期　甲

乙（庚）子卜爭☒

後編下十四・十四片爲右腹甲之近甲橋處，辭係對貞，曰：「□」，可知此辭爲己亥永所貞，而「庚」子之庚，乃據己亥一辭推測而得。孟，據丙五〇二片謂：「貞乎取孟方」，（此辭無對貞）則亦方國之名。

四　第一期　甲

甲　☒曰其𠂤來☒

本片續編未用。

五　第一期　甲

乙背☒田☒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

第二十七葉

一　南師二、七　第一期　甲

甲　丁酉卜永貞今☒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八　第一期　甲

乙背四十三

甲　王☒𠂤田

本片續編未用。𠂤字，粹編七八七號亦有此字，釋文作奏。

四　南師二、一〇〇　第一期　骨

甲　命望乘

乙（命）望乘

丙　☒乘

本片續編未用。望乘爲一期大將，常隨武丁征伐。

第二十六葉

一　南師二、一六四　第一期　甲

甲　甲申☒

本片續編未用。

二　南師二、一六五　第一期　甲

乙背☒邑☒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一七　第一期　甲

甲　□□（卜）𣪊貞☒

乙　□□卜𣪊貞☒

丙　□□卜𣪊貞我（乍邑）

丁　□□（卜）□（貞）我乍邑

戊　□□（卜）□（貞）我（乍邑）

本片爲前片之背，續編未用。此「四十三」爲進貢龜甲之數。

三　南師二、一三一　第一期　骨

本片續編未用。「乍邑」係建築新邑。

四　南師二、一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七日己巳夕𡆥）𠂤新（大星並火）

乙　□□（卜貞旬）亡𡆥

丙　（王）固曰𠂤希

本片續編未用。後下九・一片，係同文異版，田辭即據之補足。「新大星並火」，據丁龍驤先生考證曰：「火星出現於殷爲四月，（今陰曆二月，陽曆春分左右）。火星發光最大之時爲與地球在近日點附近時，與日成一直線，而地球居間。即所謂OPPOSITION是也。此每隔十五或十七年爲一周。如一

九五六年火星距地球最近，一九七三年又爲最近。其先在一九三九年。依一九三九年上溯十七年一周計算新大星竝火之時，假定武丁所見之火適在周首，故光芒特異。則近在祖庚七年（一二七四），武丁十五年（一三二五），三十二年（一三〇八），四十九年（一二九一），至于小乙八年（一三四二），均爲周首。則武丁四十九年（一二九一）四月癸丑朔，十五年（一三二五）四月辛丑朔均可容納，其他則不合也。如以十五年爲周計，則武丁五十四年（一二八六）三十九年（一三〇一）兩年亦可容納也。所謂新星當非常見之星，所見應具光芒，亦必在天空有相當長久之時間，故不可是一般之星及行星，亦非隕星，最可能者爲彗星。其中以HALLEY氏彗星周期又長，（74－79年平均76.03年一周）而史上記載凡二十七次之多。我國史上記彗星事頗多，秦始皇七年所見（240 BC）確爲HALLEY彗星。由此上推七十五年周期，或七十六年周期，則彗星在武丁時應現於武丁五十年（一二九〇）或武丁三十七年（一三〇三）此與上推武丁一二九一年之火星周首極爲接近，故竊以爲一大星竝火」乃HALLEY彗星與火星同見於夜之紀錄也。其確切年月應由天文家計算。因火星周期，彗星周期皆是平均約數，其同見而近之點之月日，亦待計算方可確知。上之揣測，至少示其可能也」。（武丁卜辭雜釋之一稿）此乃新見解，對甲骨年代之斷定，有其幫助。亦值得天文學者之繼續深入研究也。

第二十八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亥☒妨☒其☒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甲

乙背（王）固曰☒其☒

本片係前片之背，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甲

甲　貞☒

乙　☒曰受☒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甲

甲　□子卜☒帚☒

本片續編未用。

第二十九葉

一　第一期　甲

甲　丁未卜☒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五期　甲

甲　□□（卜貞王）宖□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二五〇　第五期　骨

甲　庚寅卜貞今夕亡（屘）

乙　□□（卜貞）今（夕亡）屘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甲

甲　貞宙

乙　貞不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葉

一　第一期　骨

甲　□亥其來王自☒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甲

甲　癸□（卜）㞢（貞）☒　三　三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五期　甲

甲　庚羊茲用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續一、四五、七　第一期　甲

甲　貞勿𠂤于丁　五月

殷世系中名丁者甚多，丁、大丁、中丁、祖丁，不知確指誰人。

第三十一葉

一　續六、二六、二一　佚存五〇　第一期　甲

甲　（癸）酉卜（貞）翌乙（亥）𠂤㞢（于）丁十□

乙日𠂤㞢于丁，是間兩日，此類卜辭甚少，尚待研究。

二　續二、六、六　第三期　骨

甲　癸酉今來辛酒

二三　第一期　骨

甲　貞今□寅☒

本片續編未用。

四四　南師二、一四七　第一期　骨

甲　貞自般其出𠂤

本片續編未用。自般卽武丁之師甘盤也。

第四三十二葉

一　南師二、二二五　第一期　甲

甲　壬戌卜史貞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續三、四五、二　佚存一三六　第一期　甲

甲　丁□（卜貞）翌□□王☒　一

乙　□亥卜（貞）翌庚☒陟☒（字多）

佚存隸定作「字舟」，僅此一見，字不識。

三　第三期　甲

甲　□□（卜）貞（王）宧歲（亡）尤

本片續編未用。

四四　第一期　甲

甲　甲申（卜）□貞勿☒　六

乙　☒

本片續編未用。

第四三十三葉

一　南師二、二五九　第五期　甲

甲　戊戌（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癸丑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續編未用。

一二　第五期　骨

甲　☒其☒

乙　☒風☒又尤

本片續編未用。

一三　續六、四二三　第五期　甲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四　第一期　骨

甲　癸未卜貞☒亡□　八月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四葉

一　第二期　骨

甲　癸未（卜王）

乙　癸未卜王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骨

甲　□□卜（貞）王受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南師二、一九七　第一期　骨

甲　庚辰卜

乙　辛巳卜

本片續編未用。此版橫刻，而又自上而下，在貞卜形式中甚爲少見。

四　第三期　甲

甲　戊辰卜庚午出其出

乙　戊辰卜庚午亡其（出）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五葉

一　第五期　甲

甲　☒己巳☒受□

本片續編未用。此版模糊不清，未能釋讀。

二　第一期　甲

甲　□午卜☒昊☒三羌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續二、二五、八　第一期　甲

甲　☒牛九犬☒　三

四　第五期　甲

甲　☒東☒

乙 ☒勹牛口用
本片續編未用。

五 第五期 甲
甲 勹牛
本片續編未用。

六 第五期 甲
甲 叀(勹牛玆用)
乙 叀(勹牛)玆(用)
丙 勹牛
丁 牢又一牛(玆)用
本片續編未用。

第三十六葉

一 第一期 背甲
甲 小告 二
本片續編未用。

二 第一期 甲
甲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

三 第一期 骨
甲 二告 三
乙 二告
本片續編未用。

四 第一期 甲
丙背取 ㄖ 女
本片係前片之背，續編未用。此 ㄦ 字在卜辭中與 ㄋ 字相連，(前六・三・五・前四・三・一)似爲地名，字不識。

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

撰萍一嚴

藝文印書館印行

據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一年元月初版影印

序

殷虛第一次發掘，開始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至同月三十日止，計共工作十八日。主其事者，董彥堂先生，參與工作者，趙芝庭、李春昱、王湘、郭寶鈞、張錫晉等五人。工作地在小屯，分三區進行（參閱拙著甲骨學所載安陽殷虛附近發掘分區圖頁一六六）；在時間上可劃分爲三期：

第一期　自十月十三至十六日，工作重心在第一區。

第二期　自十月十七至十九日，工作重心在第二區。

第三期　自十月二十至三十日，工作重心在第三區。

第一區共開十四個坑，一、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第九坑所得者，爲土人挖掘之殘餘。十六、十七、十八，三坑，亦僅少數有字甲骨而已。附入第九坑中。二區共開十二個坑，三、四、十一、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三。新開之二十五、二十六兩坑，得極小之龜版，間有小骨片及字上塗朱之甲骨片等。第三區共開十四個坑，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第二十四坑在院落中，深五尺以下爲灰色土，六尺出有字骨版十五塊，骨質堅明而黝黑，字極清晰。由六尺乃至八尺，皆有字骨。三十七坑在入村之大道上，所出骨版，多刻字於未經削治之天然骨版上。三十六坑爲此次發掘之菁華所在，出有字龜版一百三十五塊，無字龜版一百七十五塊。在五尺與七尺之間，又出骨版三枚。（參閱甲骨學所載發掘殷虛分區坑位圖頁一六七）

總計三區坑位逐日所出甲骨之情形，在新獲卜辭寫本後附錄新獲甲骨統計表中加以統計，此乃最準確之原始資料也。

區分	坑次	時日	所獲甲骨合計	選印甲骨編號	備註
一	九	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八	一——六	坑以出甲骨文字者爲限，十六，十七，十八三坑所出甲骨，雜入第九坑中。
		十五	三〇	七——三四	
		十六	一四	三五——四二	
		十七	三三	四三——六二	
		十八	五九	六三——一〇〇	
		十九	四〇	一〇一——一一三	
		十五		一一四——一一五	
		十六	三	一一六——一二三八—一二三九	

字甲　五五五件（一・〇・〇〇〇—一一・〇・〇五五五）

字骨　二二九件（一・二・〇〇〇—一一・二・〇二二九）

即爲七八四塊，甲骨兩數微有相差。遂庵先生在小屯時，一面工作，一面即將所獲甲骨事錄，共選甲骨三百九十二版，編爲三百八十一號，此即新獲卜辭爲本，並作後記一篇，在洛陽付印，共爲一册。迨返國三十七年小屯甲編出版時，所列第一次殷墟發掘所得之甲骨共四七號。

拓本號

甲　一—二九六　一・〇・〇〇〇—一一・〇・〇五四八

骨　二九七—四四七　一・二・〇〇〇—一一・二・〇二二九

在九次發掘殷墟所得甲骨文出土時期數量地點與甲編圖版對照表中，第一次之甲列「一・〇・〇〇〇—一一・〇五五五」。甲編數圖版所貼五四八號參七號，與發掘所得之總數相符。骨列「一・二・〇〇〇—一一・二九九」。「二九九」實爲「二二九」之誤。數圖版所貼二二〇號少九號。此次考釋，又據新獲卜辭爲本事錄爲甲編所未數者補之入錄，計

甲　二三號（總數二九六加二三共三一九號）

骨　一三號（總數二五一加一三共二六四號）

故此次考釋拓本之總數爲四八三號。（註）

（註）第一次發掘甲骨之數字，前後有不符處，經與石璋如兄，數度通訊，最後得其六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之覆信，對此不符之情形，有明確之解釋，玆將原信錄之如左：

關於第一次甲骨數目，使我也糊塗了，經這幾天的思索和考證，列表於下：

紀錄	甲數	骨數	合計	備考
統計表	五八二	一九二	七七四	這是由哥數字，在開封作成。
報告書	五五五	二二九	七八四	編號數字，經過整理，在北平作成。
甲編序	五五五	二二九	八五四	二二九九係二二九之誤，五五五加二二九即成八五四了。

五於　一—二九六—一・〇〇五四八　因拓片爲選拓，五四八以下未被選中。

二九七—四四七—一・二・〇〇一—一・二・〇二二九　最後一片恰被選中。

至於多出之無號甲骨，恐爲由有號之甲骨掉下之小塊，或編號脫滅。拓片是在南京。因由北平被上海，由上海被南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不能沒有損傷。

近到圖書館去查查先生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開封所爲石印本，號碼用中文，如三百八十一，而沒有編號。宏陽發掘報告爲十八年十一月七日北海靜心齋版，已爲三八一而加上一・〇・〇五一一。即計七年十月武邑安小屯殷墟發掘報告書，恐係在北平作成，已經編號了。董先生寄至歐洲之成績冊，值有發掘照片，及卜辭爲本。

因此，數字只有兩個　甲五八二　骨一九二　合計七七四爲未編號數字。

五五五　二二九　七八四爲編號數字正確。

二	二六	二十	八二		八二	一八	二四一—一四二	二五統所出者附入。
		二十一	一〇二		一〇二	二三	一五八—一八〇	
		二十二	三五		三五	二	一八三—一八四	
		二十三	三六	一	三七	一	一九九—二〇九	
	三三	二十三	二		二	二	二一一—二一二	
三	二四	二十		二六	二六	一六	一四二—一五七	
		二十二		二二	二二	二	一八七—一九八	
		二十三		一	一	一	二四〇	
		二十五		五	五	五	二五六—二六〇	
	二七	二十一		一	一	一	一八一	
		二十三		一	一	一	二〇一	
		二十四		二	二	二	二三四—二三五	
	二六	二十一		一	一	一	一八二	
	三〇	二十二		二二	二	二	一八五—一八六	
	三二	二十三	一	二二	二三	二二	二三一—二三三	

總計								
	三五	二十四		三	三	三	二四一—二四三	
	三六	二十四	三二		三二	二七	二八二—三〇四	
		二十五	三六		三六	二八	三〇五—三三二	
		二十六	三四		三四	二七	三三三—三五七	
		二十七	二二		二二	一二	三五八—三六五	
		二十八	二二		二二	一三	三六六—三七八	
		二十九	四		四	三	三七九—三八二	
		二十六		一	一	一	二八〇	在殷甲層之上距地面七至十一尺。
		二十七		一	一	一	二八一	
	三七	二十四		一八	一八	二	二四四—二五五	出骨層厚數寸經尺無字者七二片，有骨片共七四六，許。
		二十五		二五	二五	一七	二六二—二七七	
		二十六		三	三	三	二七八—二七九	

此表之總計爲甲五八二（原誤爲五二八），骨一九二，合計爲七七四塊。然在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殷墟發掘報告書中所舉：

甲編之出版在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彥堂先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寫了一篇長序，序中有一段是關於甲編出版之經過：

> 二十四年的春天，開始剪貼編選的工作，費了多半年的工夫，完成殷虛文字甲編圖版三百多張稿子；接著就商洽出版。在二十五年，和商務印書館訂定合同，由該館承印，把圖版上寫的文字及數碼，改排鉛字，一一黏貼，然後照像，製版。二十六年的春天，印成了八十樣張送到了南京，我曾寫了一篇短的序文，也校對過序文的樣張；內外封面，都已擬就。……這是第一次付印，也是我第一次寫序文。不幸的是我們的國難臨頭，七七事變突起，抗戰開始了。商務印書館這一批圖版，存在滬東的廠中，滬東被敵人侵佔，終於無法出版。八月中旬，敵人轟炸首都，爲了保全發掘的古物，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長沙，二十七年的春天，又遷到昆明。二十八年，再與商務印書館訂約，把原稿拓本，寄到香港，重新照像、製版，趕於一年之內印成。我第一次寫的序文，手邊存有原稿，也寄去了。二十九年的秋天，殷虛文字甲編圖版，可算眞正出版了。有人告訴我，見到廣告，定價是每部一百二十元。那時候，如果用航空寄一部到昆明，郵費要三百元，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看見這本書。這是第二次付印。三十年的十二月，敵人侵入香港，商務印書館遭受嚴重的損失，這第二次出版的殷虛文字，也犧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劫運之中。去年(三十五年)秋天，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四川的李莊，復員南京，當我到南京第一次會到傅孟眞先生時，他首先告訴我，他打算第三次再印這部書。……現在是第三次付印，果然能出版，也算是償了他老先生的一樁心願。

此乃甲編出版之經過，自第一次付印，以至第三次出版，更歷十三年之久，眞可謂一波三折矣。考釋甲編之工作，本由胡厚宣氏負責，迨三十四年胡君離開史語所時，僅交出甲編之釋文，考釋尚未著手。四十三年冬季，史語所遷臺北之南港。四十四年秋，李濟之先生繼彥堂先生爲史語所所長。於是將甲編之考釋工作，畀予屈翼鵬氏。屈氏受命後，於四十四年秋，至四十七年底，先作拼綴工作，歷時三年有餘，共得二三三版，而屬於屈氏之綴合者爲一〇六版，此數遠較余之綴合爲少。(參閱甲骨綴合新編)事實上，屈氏於綴合工作，似未深入研究，故有一九六加二三五加二四八加二五四之錯誤綴合。此版綴合有關文武丁時代之出祭，關係極鉅。屈氏將二五四置於二四八之下，(甲編考釋附圖五)遂使原來出祭之統系紊亂；而屈氏於甲編之此版考釋，又完全與甲骨之事實背道而馳。彥堂先生新獲卜辭寫本之三三六版，即爲甲編二四八與二五四兩片之綴合。當田野時，此兩版尚聯合一起，迨後椎拓始分離，遂於甲編分置兩處，不相聯綴。屈氏亦既參考新獲卜辭寫本矣，何以置此新獲三三六版於不顧，乃別爲綴合如甲編考釋附圖五？此實爲不解者。又於甲編考釋自序中，指陳殷虛文字綴合一書之拼綴錯誤十一版，其中殷綴三三四版，即甲編四九〇(二・二・〇〇〇二)加四九五(二・二・〇〇〇三)，並無錯誤，是乃以不誤爲誤者。故余於甲骨綴合新編(二六號)中特附以背拓，以證明此綴合之無誤。此等問題，凡對甲骨稍有研究者，即不至誤認，而屈氏竟誤認矣，此亦爲不可解者也。

考釋方面，亦有可述，一八六號爲殘甲，所存僅「卜、般、侯、告」四字，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三八九片係同文第五卜，甲編爲第二卜，缺文即可據之補足爲「壬午卜命般从侯告」。屈氏之考釋作：

> 「□貞□般□侯告」，既以「貞」爲「卜」字，亦不知闕文若干字矣。又如三〇八號，屈氏考釋作：「□伐井□」？此實大誤，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之明義士藏甲骨七九號(明義士後編一六七六號)係同文異版，文字完整，原來甲編三〇八號爲兩條卜辭之殘餘，一曰：「□□(卜)□(貞：𠂤方𢦏𢦚率伐(不，王告于且乙其正，匄又？七月)」。二曰：「□□(卜)□(貞：乎帚姘氏(燕先于𢦏𢦚)」？屈氏不知爲兩條卜辭，強行湊足一條，而所爲考釋，尤屬文不對題也。又如三九一號，屈氏考釋僅錄一字：「□光□」。其實殷契遺珠六二〇片爲同文異版，其全辭爲：「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乎來？王固曰：其乎來，迄至隹乙，旬出二日乙卯，允出來自光，氏羌芻五十。三月」。余即據此而補「旬出……自光」四字，此皆固辭中文字，甲編僅殘存此四字也。此三書皆出版於屈氏撰考釋之前，豈亦未嘗寓目耶？又如三八七號之「𠂤甲」，屈氏據于省吾說釋爲「小甲」，案小甲卜辭有兩種寫法，一爲「𠂤十」，此最普遍，一爲「𠂤𠂇」者，與「𠂤𠂇」相類，以世系而論，亦適爲河亶甲，島邦男作殷虛卜辭綜類即歸之河亶甲下爲不誤也。考釋中可以自信者，如釋尤爲指事(一七號)，農爲釀酒(九十六號)，川爲水利(一九八號)，力爲治功(二一一號)，我字之缺刻橫劃(二三九號)，既字之剖析(十號)，多老(二〇二加二〇五號)倉廼(二七八號)之辨認，燕禮(二七六號)鄉飲酒禮(三八〇號)之闡發，省與循之不同(一八九六號)，卜王之整理(一〇四號)，从比二字之批判(二〇八號)，皆爲道前賢所未道也。

屈氏最爲得意者，即甲編考釋自序中對彥堂先生文武丁時代說之否認，以貞人𠂤爲第一期之貞人，信從陳夢家所謂「甲編裏還有更重要的證據」。此等所謂證據，皆憑曲解而來，並非眞正之證據。屈氏既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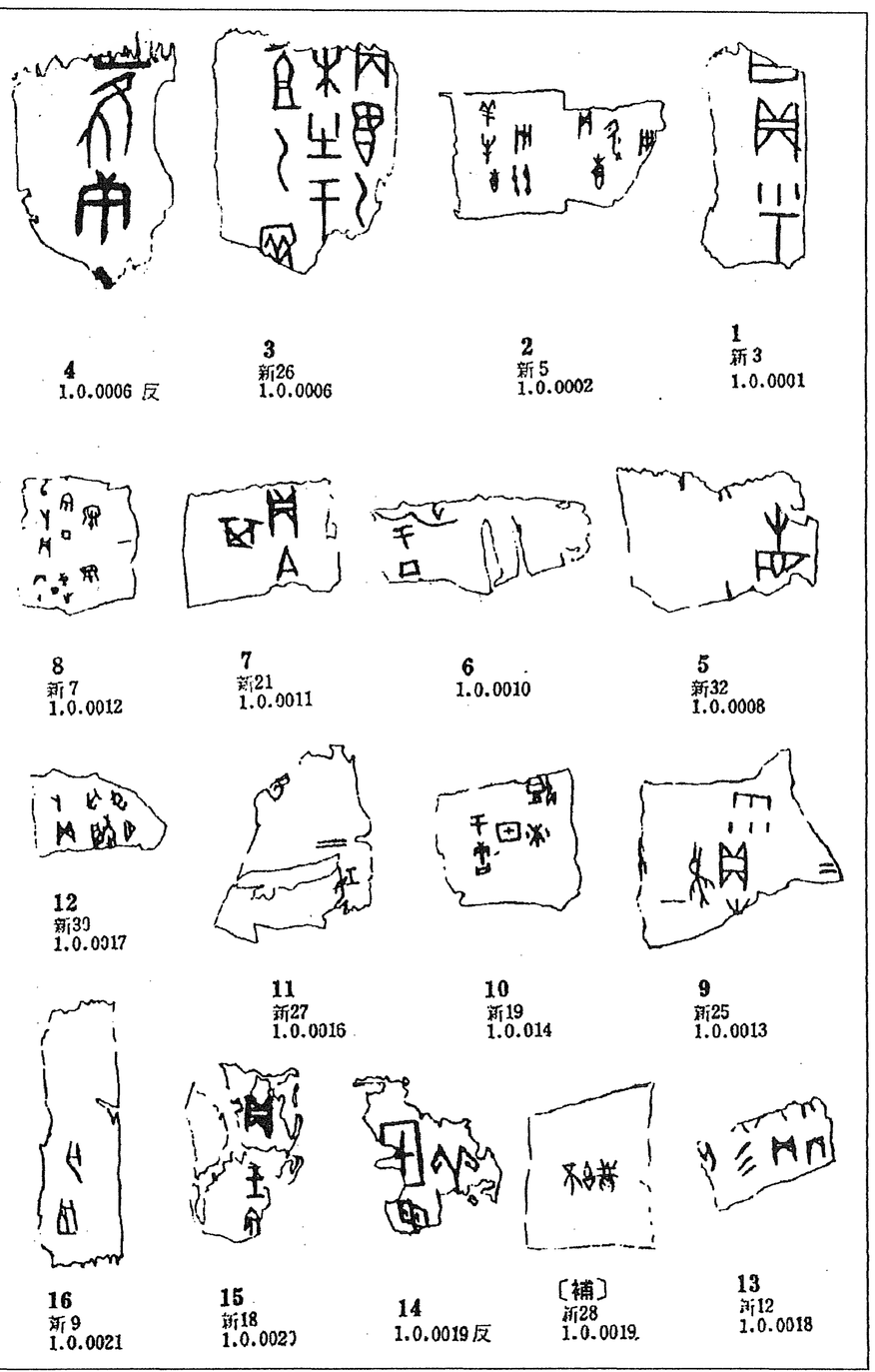
辨認之力，乃惟有信陳夢家饒宗頤之臆說，而反對彥堂先生之立論。然而時至今日，所謂文武丁時代屬於一期之說，已因背面鑽鑿形式之不同，而不再發生疑問，故亦不必一一加以反駁。惟於此須一提者，即屈氏所舉「子貞之辭，並曾和武丁時的貞人𠂤所卜之辭同見於一版(金璋六二二)」，此實無中生有之證據，(金璋六二二號係一小塊牛骨，有兩條卜辭：「己酉卜竹又𡆥允。□丑卜我𠂤田鹿□」。是爲「竹」與「我」之同貞，並非「子貞」之卜辭，不知屈氏何故疏忽如此？

最後當一論E十六坑之時間問題。彥堂先生確曾在甲編自序中稱E十六坑爲「第二期祖甲時，此竇塌陷，也就廢而不用了」。李濟之先生在跋彥堂自序一文中，不贊成此說，而謂：「E十六坑出過黃釉的陶、白陶，若干不同樣子的銅矢。有些，我以爲較晚的形制，卻出現於最下層」。此意見十分正確，E十六坑出有「𠂤」之卜辭，即屬四期。當時彥堂先生在美國寫序，如果此序在南京撰寫，即可翻檢E十六坑所出甲骨，必不至僅憑記憶以爲「井中只有一二期卜辭」。然而祖甲時塌陷之說，在李濟之先生跋甲編彥堂自序文提出意見時已修正，至陳夢家撰卜辭綜述時援爲論證，此陳夢家之疏也。屈氏果能細心思考，知甲編自序後，尚有李濟之先生之跋彥堂自序一文，即不至妄信陳氏之說，而在民國四十九年撰甲編考釋自序時猶據爲典要，大肆攻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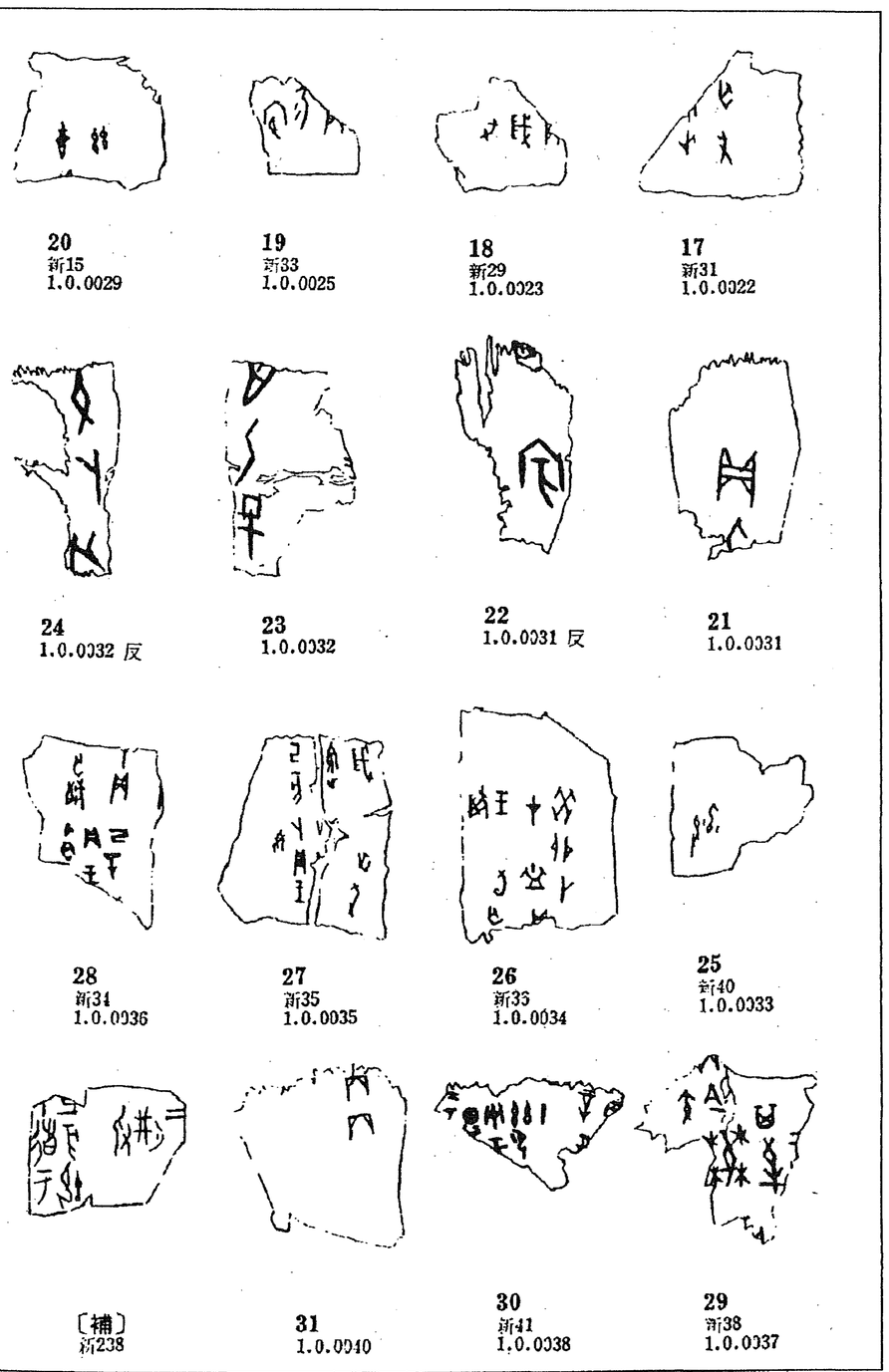
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撰寫既竣，不禁感慨系之也。回憶民國五十一年一月，撰關於文武丁時代一片腹甲的兩種綴合一文，發表於中國文字第六册後，屈氏即登彥堂先生之門深致歉意，並稱許余之治學態度爲「實事求是」。今事隔一十八年，余乃又爲甲編撰考釋矣，守甲骨學之藩籬，爲是非作抉擇，於屈

氏之說多所糾正，儻屈氏泉下有知，亦必以「實事求是」見許，而不以爲忤也。寫作期間，諸承老友石璋如先生檢閱甲骨，指正坑位，特致其誠摯之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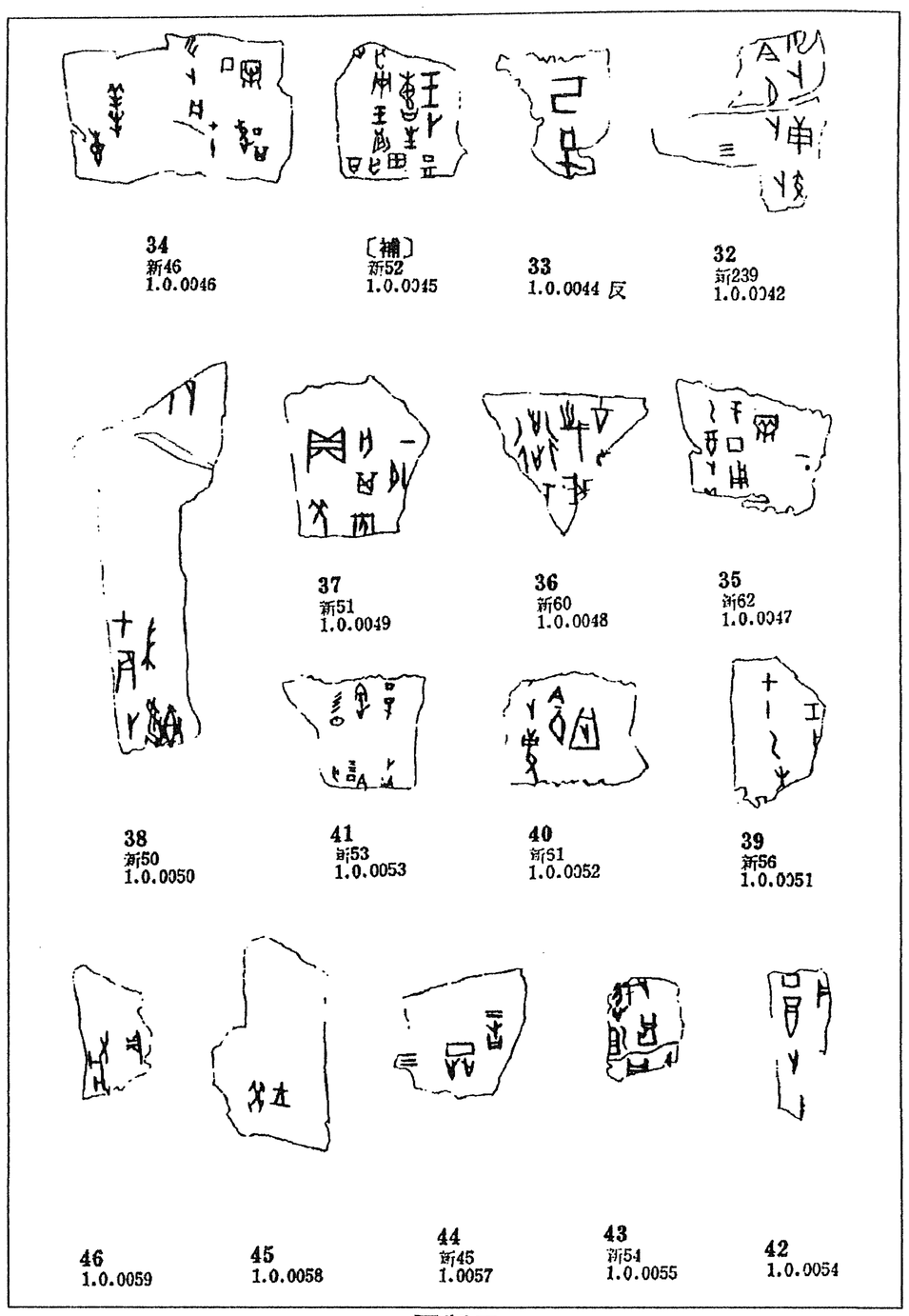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嚴一萍序於美國雷諾市之尋夢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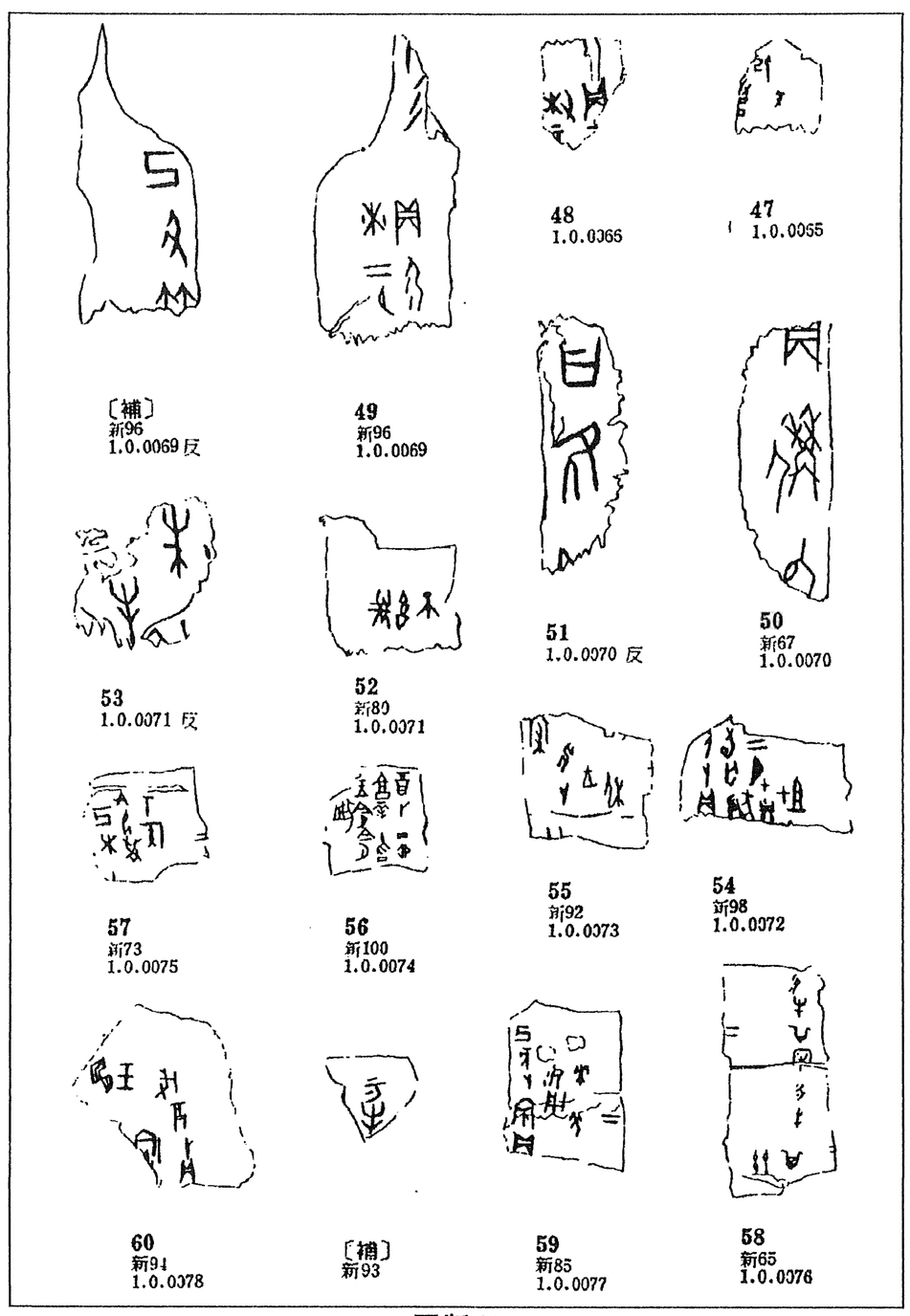
圖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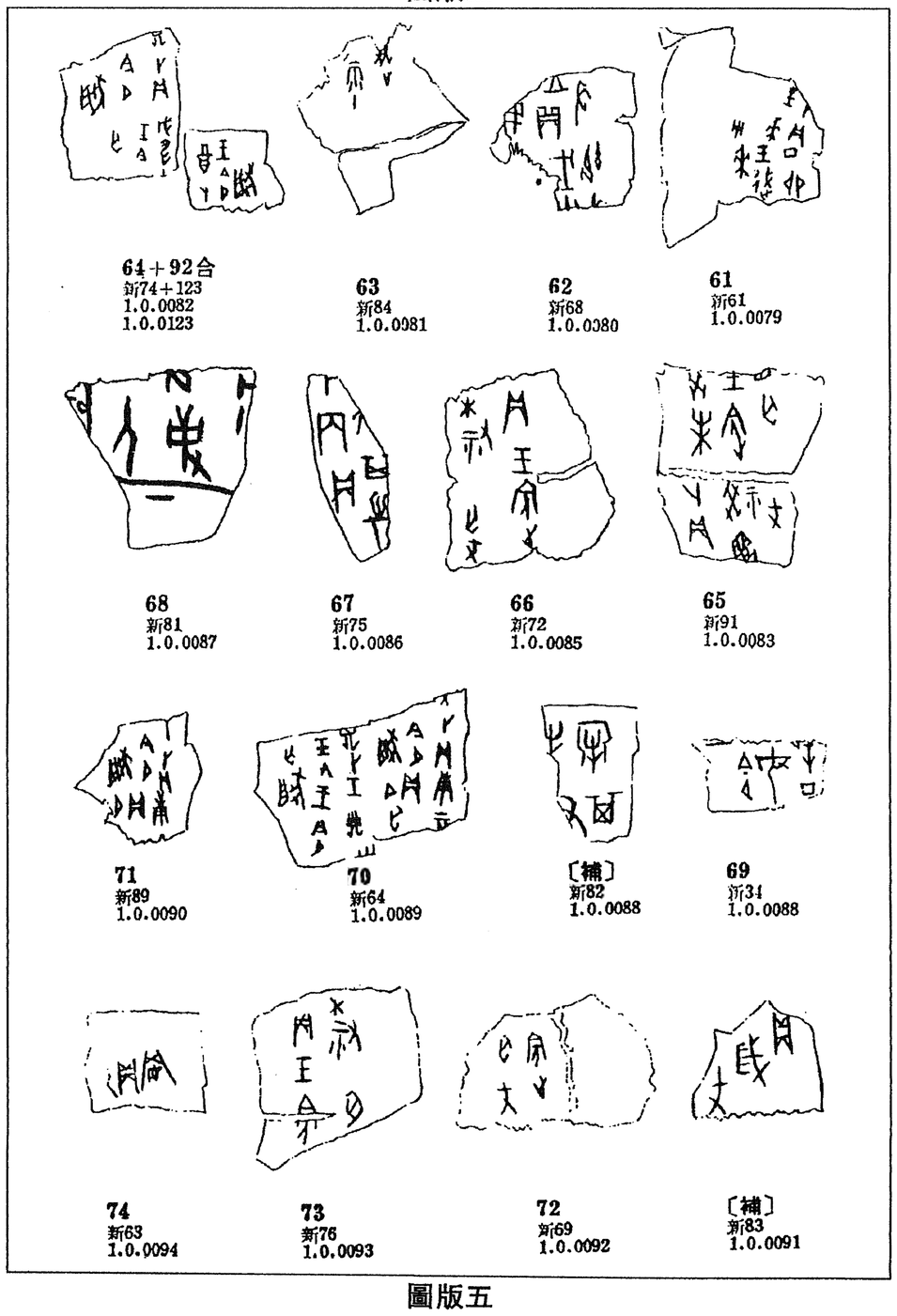
圖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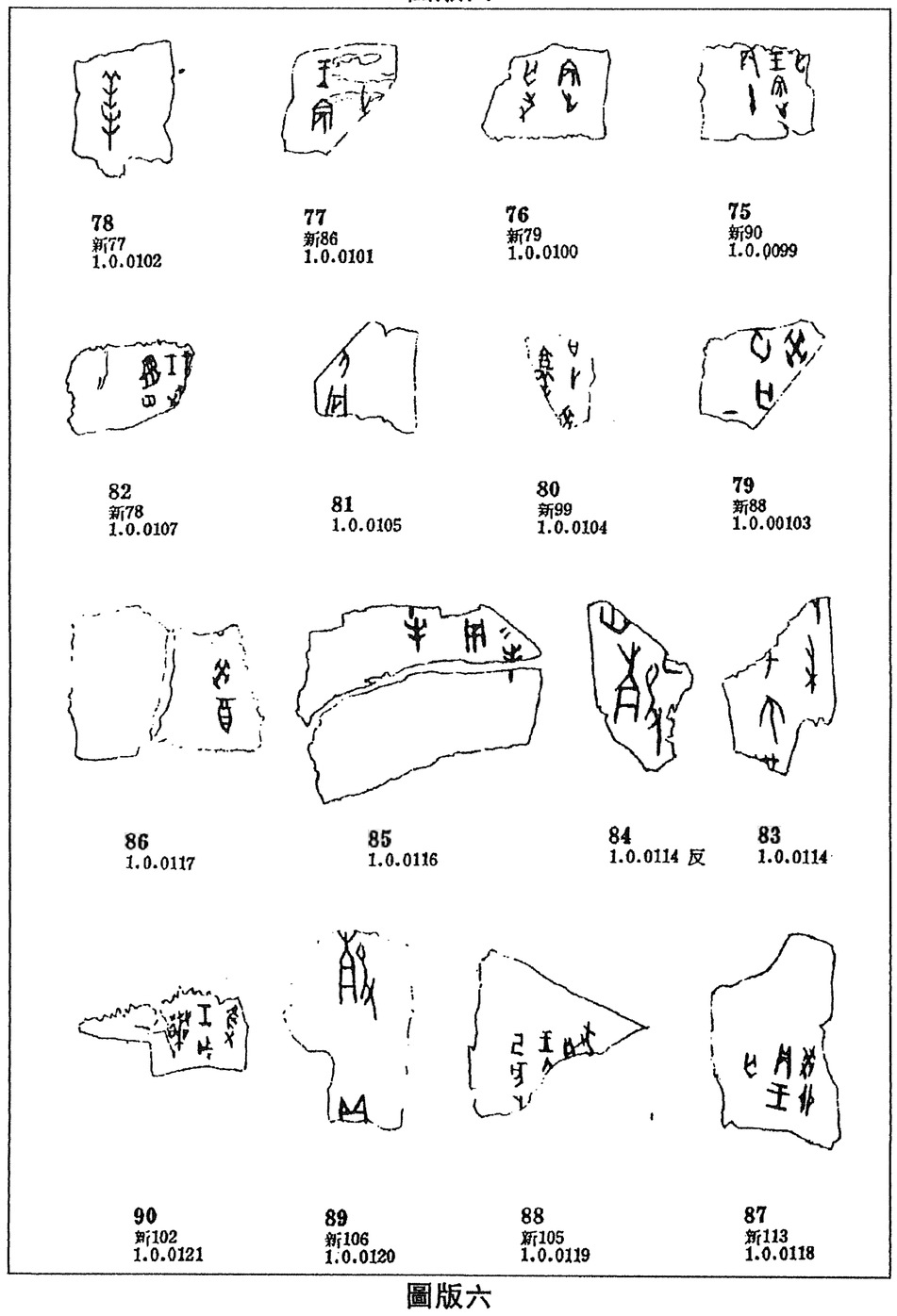
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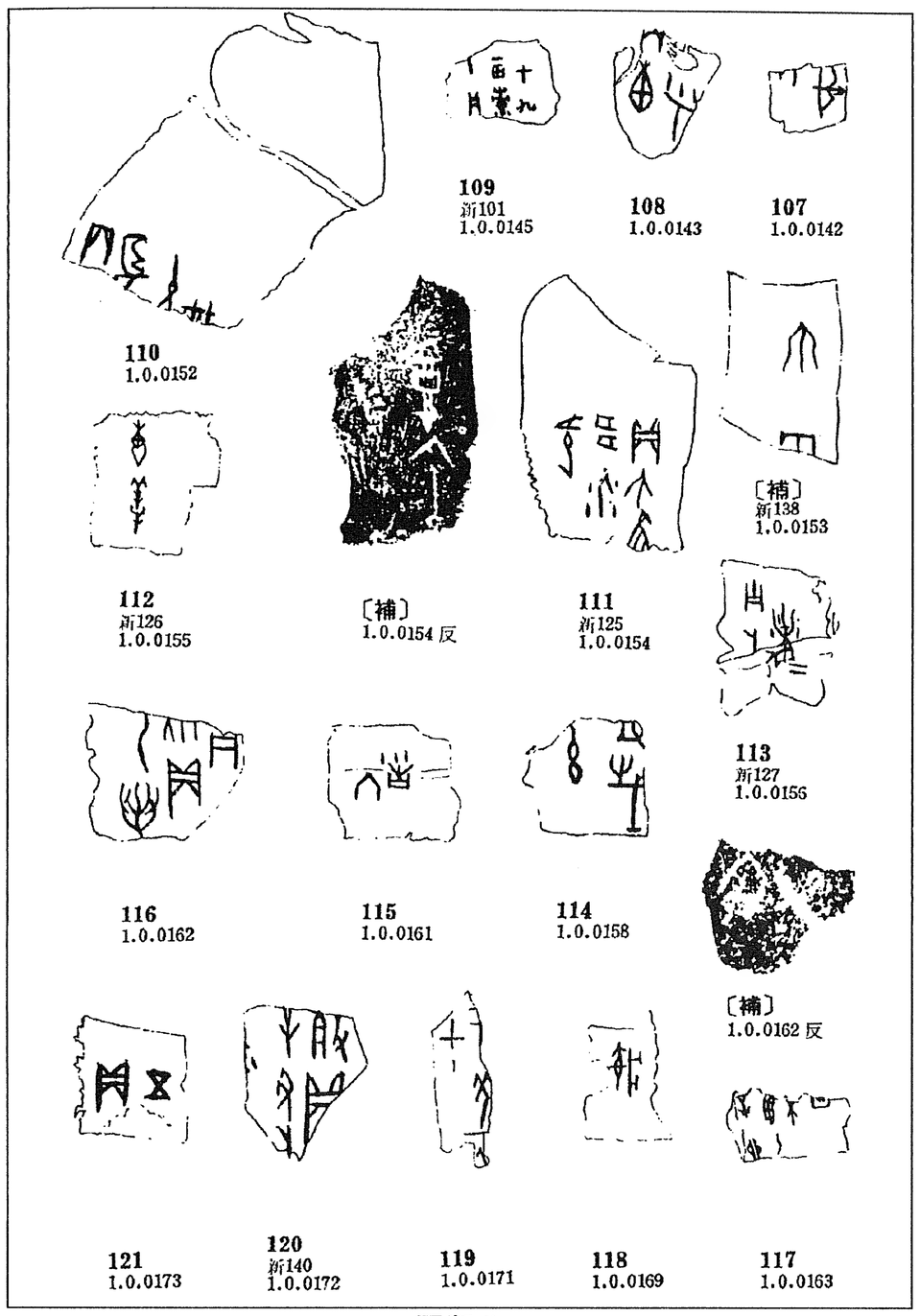
圖版四



圖版五



圖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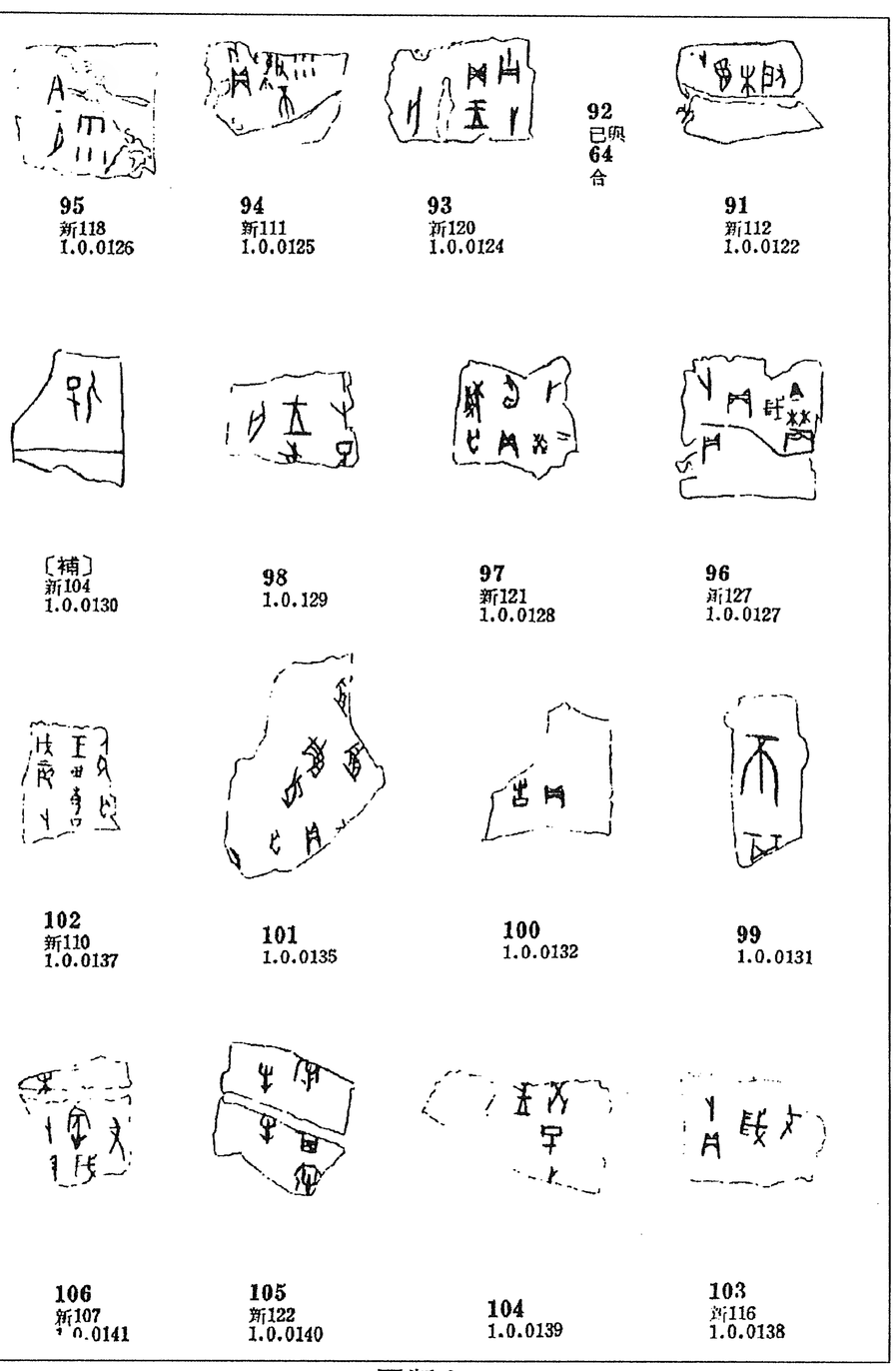


109 新101 1.0.0145
108 1.0.0143
107 1.0.0142
110 1.0.0152
〔補〕 新138 1.0.0153
112 新126 1.0.0155
〔補〕 1.0.0154 反
111 新125 1.0.0154
113 新127 1.0.0156
116 1.0.0162
115 1.0.0161
114 1.0.0158
〔補〕 1.0.0162 反
121 1.0.0173
120 新140 1.0.0172
119 1.0.0171
118 1.0.0169
117 1.0.0163

圖版八

139 1.0.0231
138 1.0.0230
137 新167 1.0.0228
〔補〕 新136 1.0.0220
143 新168 1.0.0237
142 新165 1.0.0235
141 新179 1.0.0233
140 新164 1·0.0232
146 1.0.0241
145 新176 1.0.0240
〔補〕 新166 1.0.0239
144 新163 1.0.0238
149 新169 1.0.0248
〔補〕 新174 1.0.0246
148 新173 1.0.0244
147 新159 1.0.0242

圖版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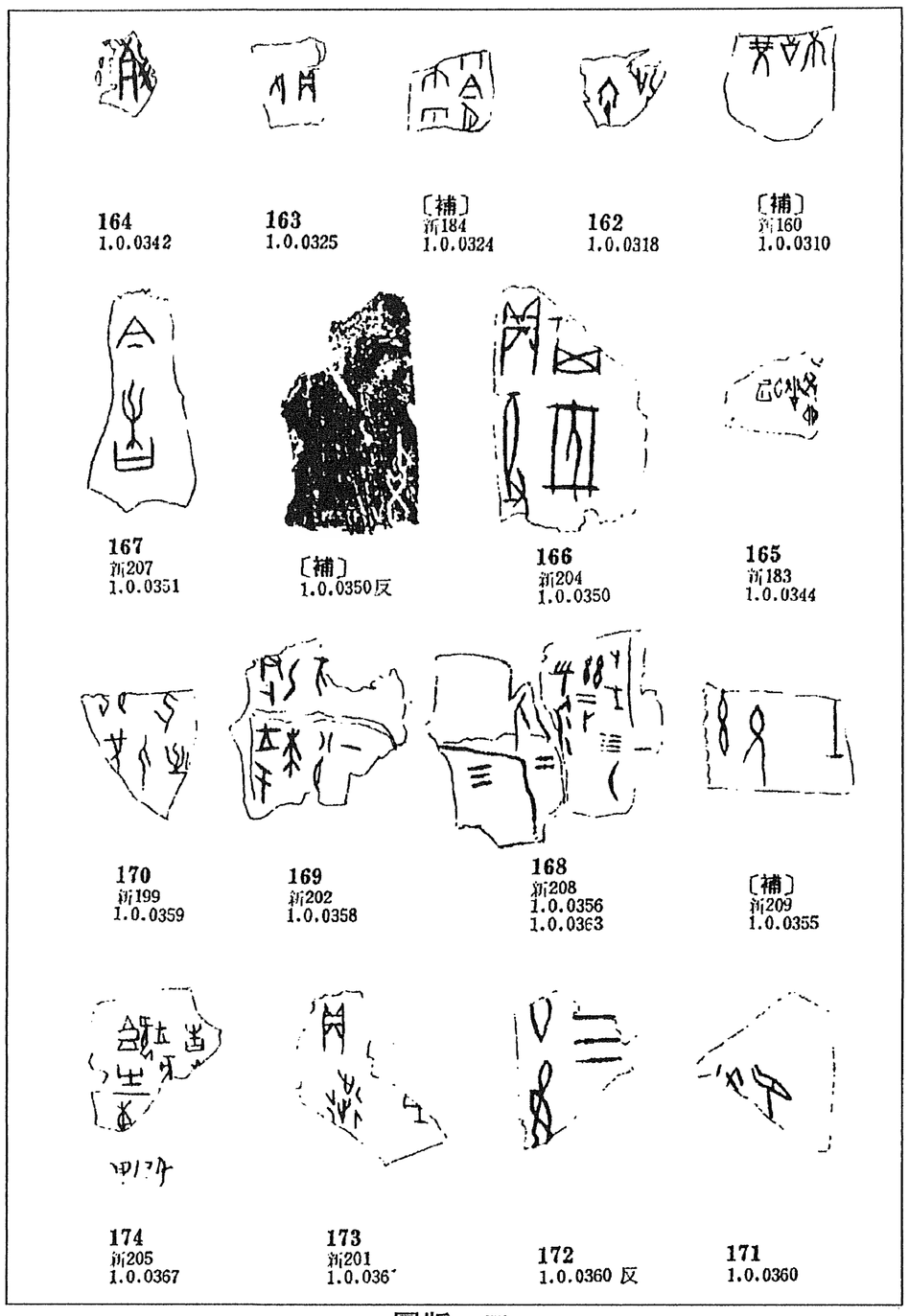


95 新118 1.0.0126
94 新111 1.0.0125
93 新120 1.0.0124
92 與64合
91 新112 1.0.0122
〔補〕 新104 1.0.0130
98 1.0.129
97 新121 1.0.0128
96 新127 1.0.0127
102 新110 1.0.0137
101 1.0.0135
100 1.0.0132
99 1.0.0131
106 新107 1·0.0141
105 新122 1.0.0140
104 1.0.0139
103 新116 1.0.0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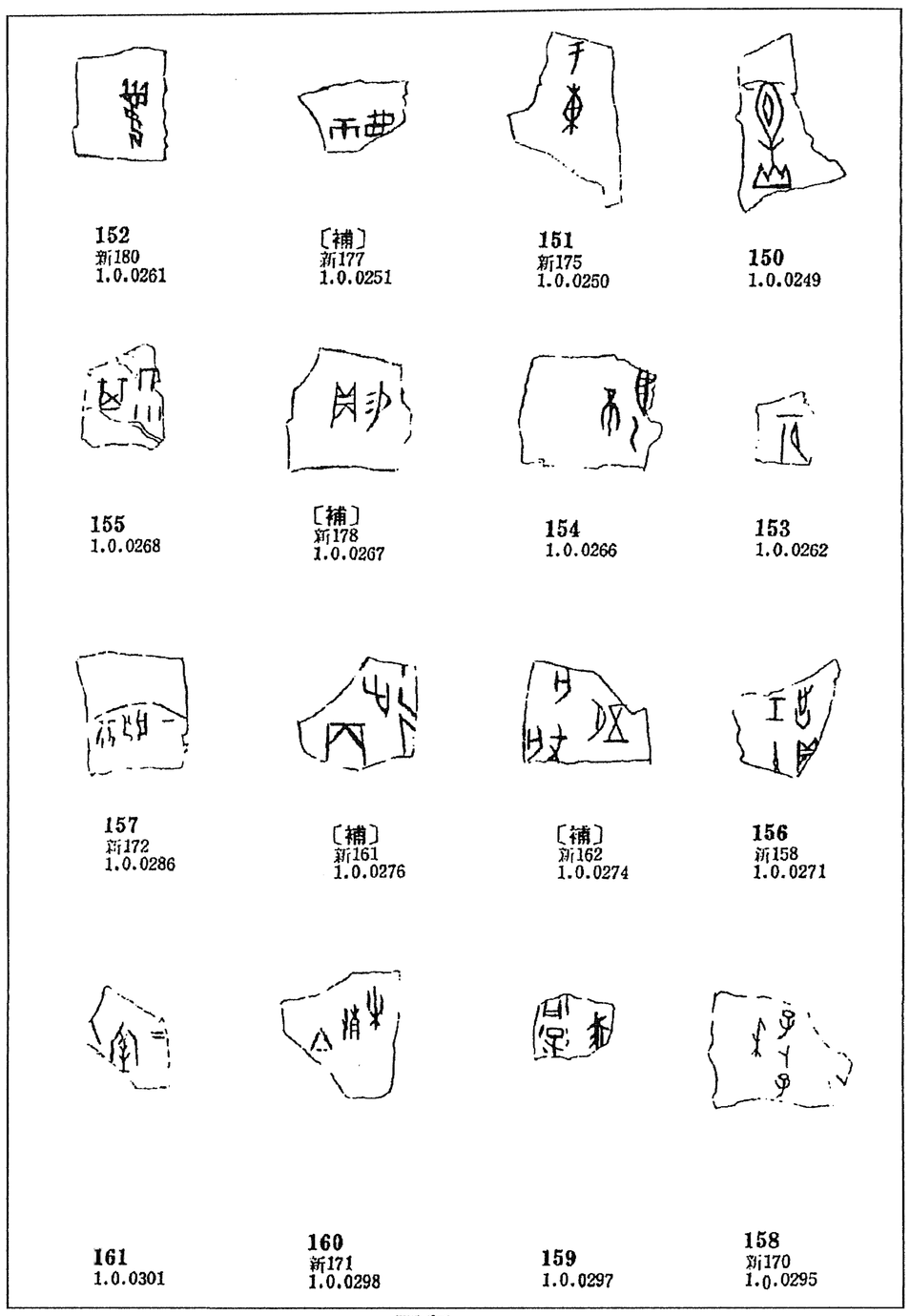
圖版七

125 新133 1.0.0186
124 新134 1.0.0180
123 新128 1.0.0179
122 1.0.0176
129 新131 1.0.0199
128 1.0.0196
127 新139 1.0.0195
126 1.0.0193
133 1.0.0204
132 新141 1.0.0203
131 新129 1.0.0202
130 新132 1.0.0201
136 新135 1.0.0212
135 1.0.00209
〔補〕 新137 1.0.0207
134 1.0.0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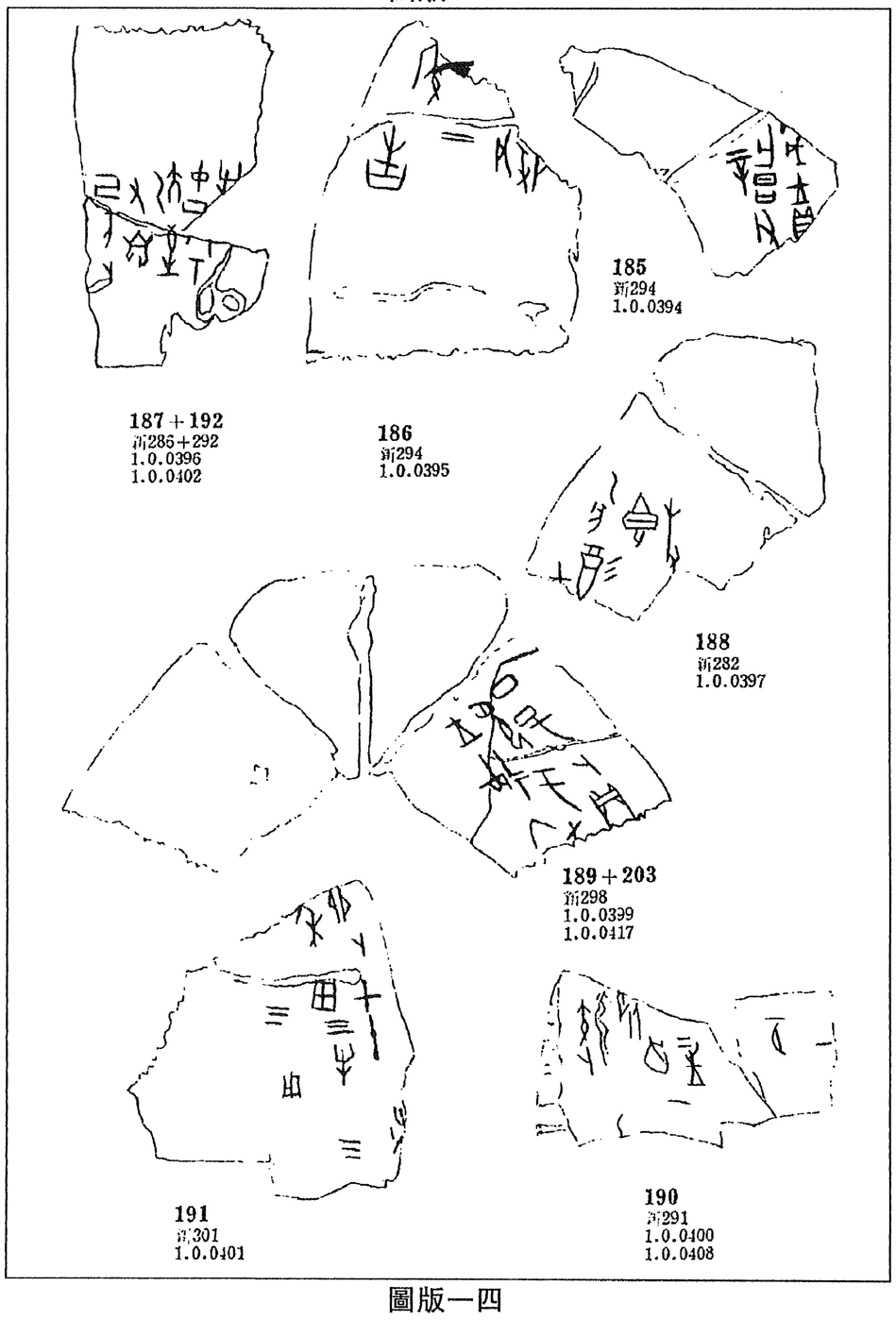
圖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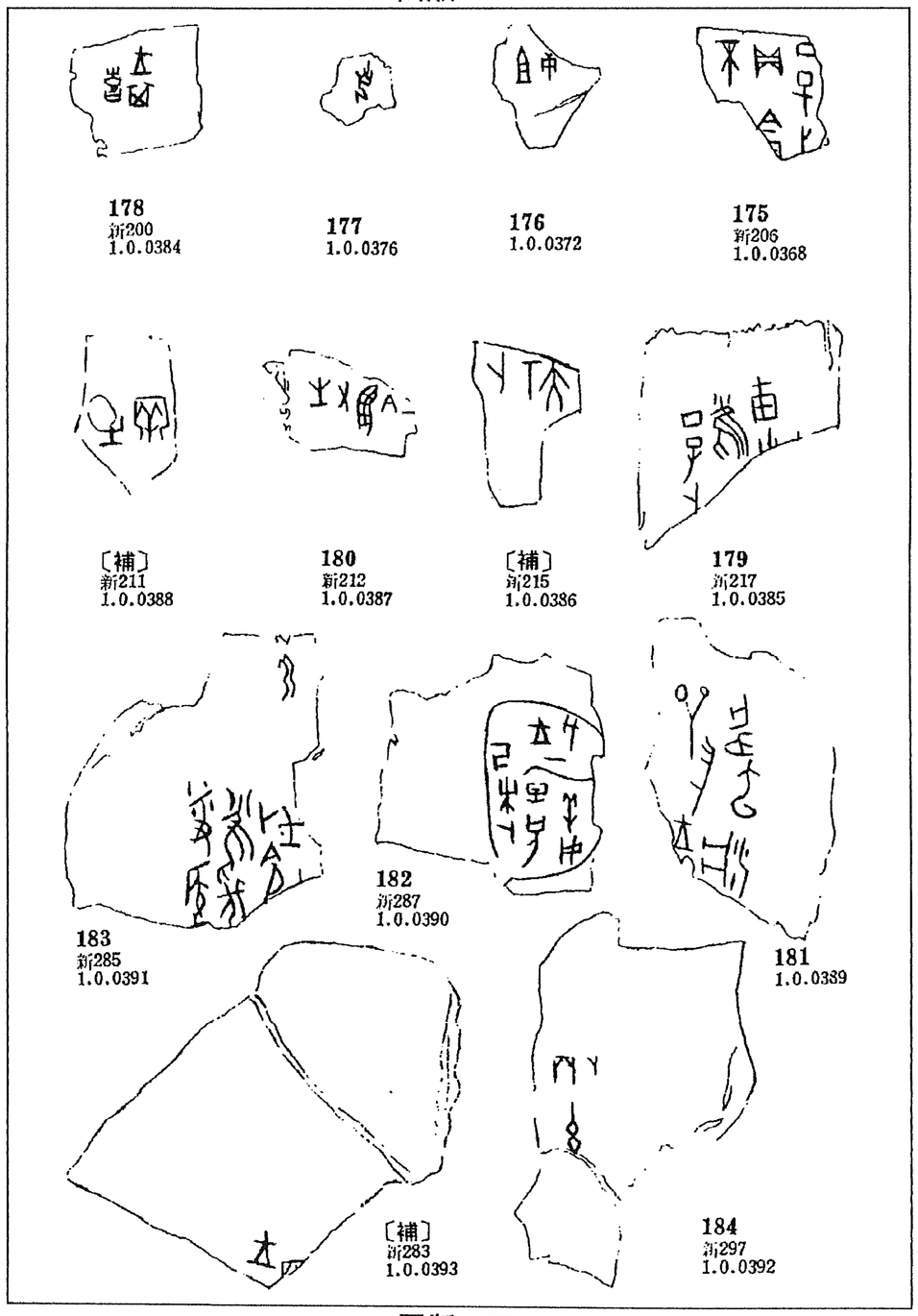
圖版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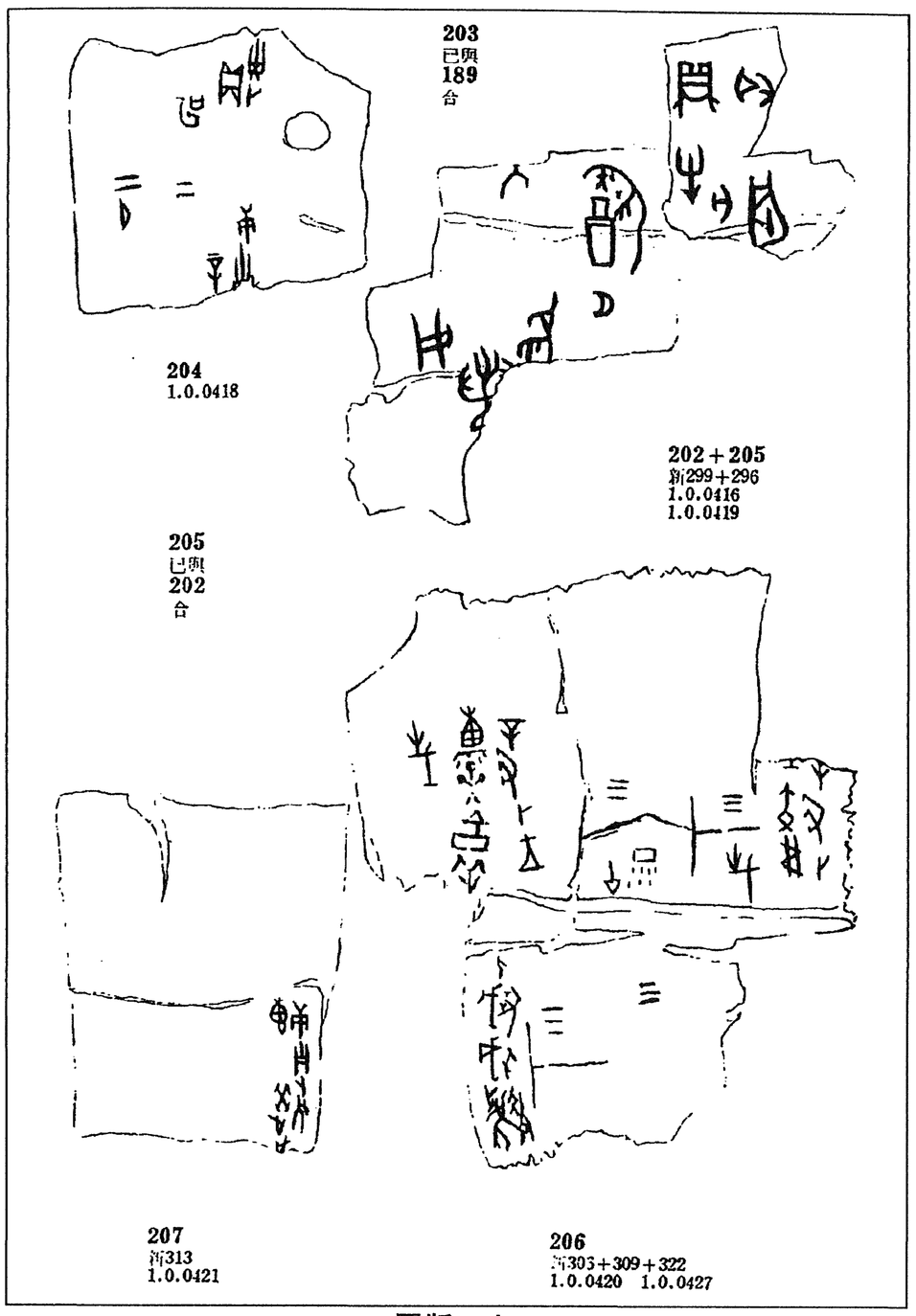
圖版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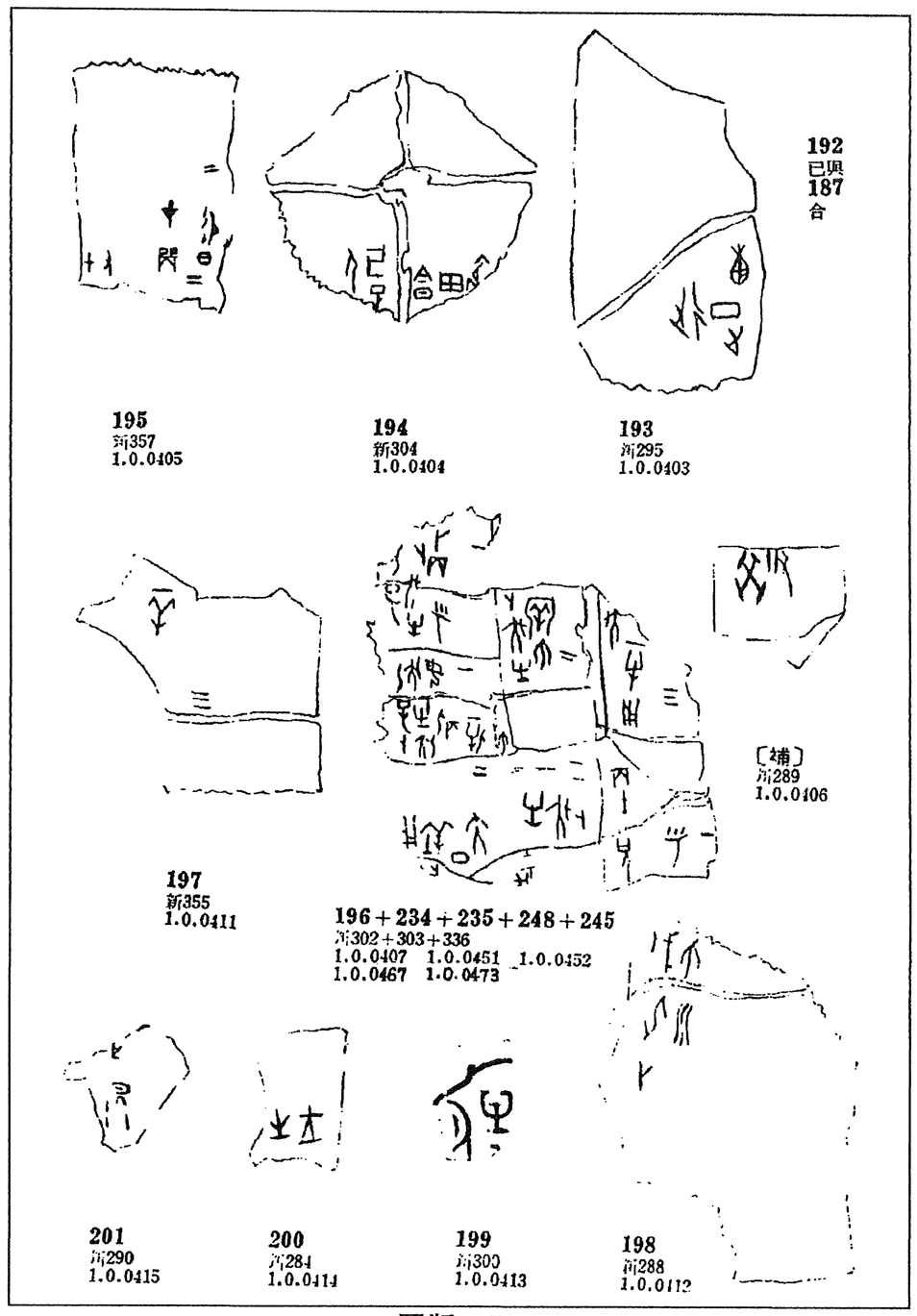
圖版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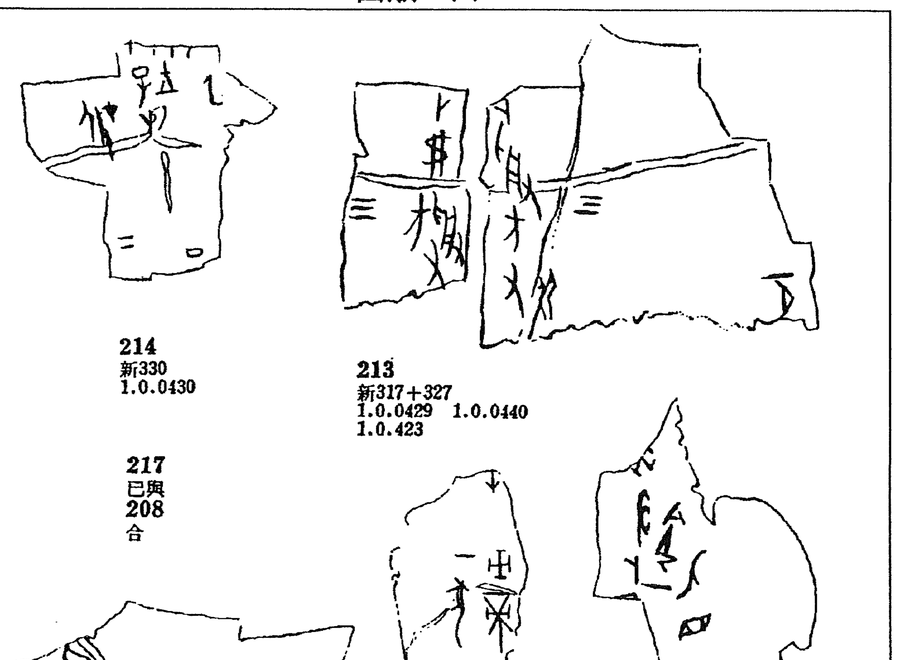
圖版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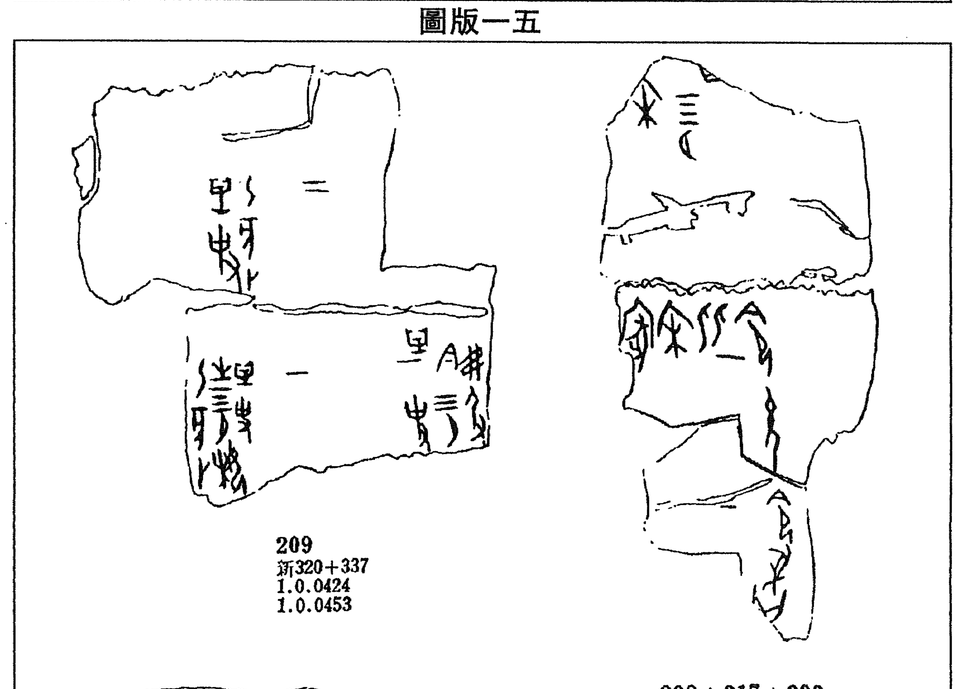
圖版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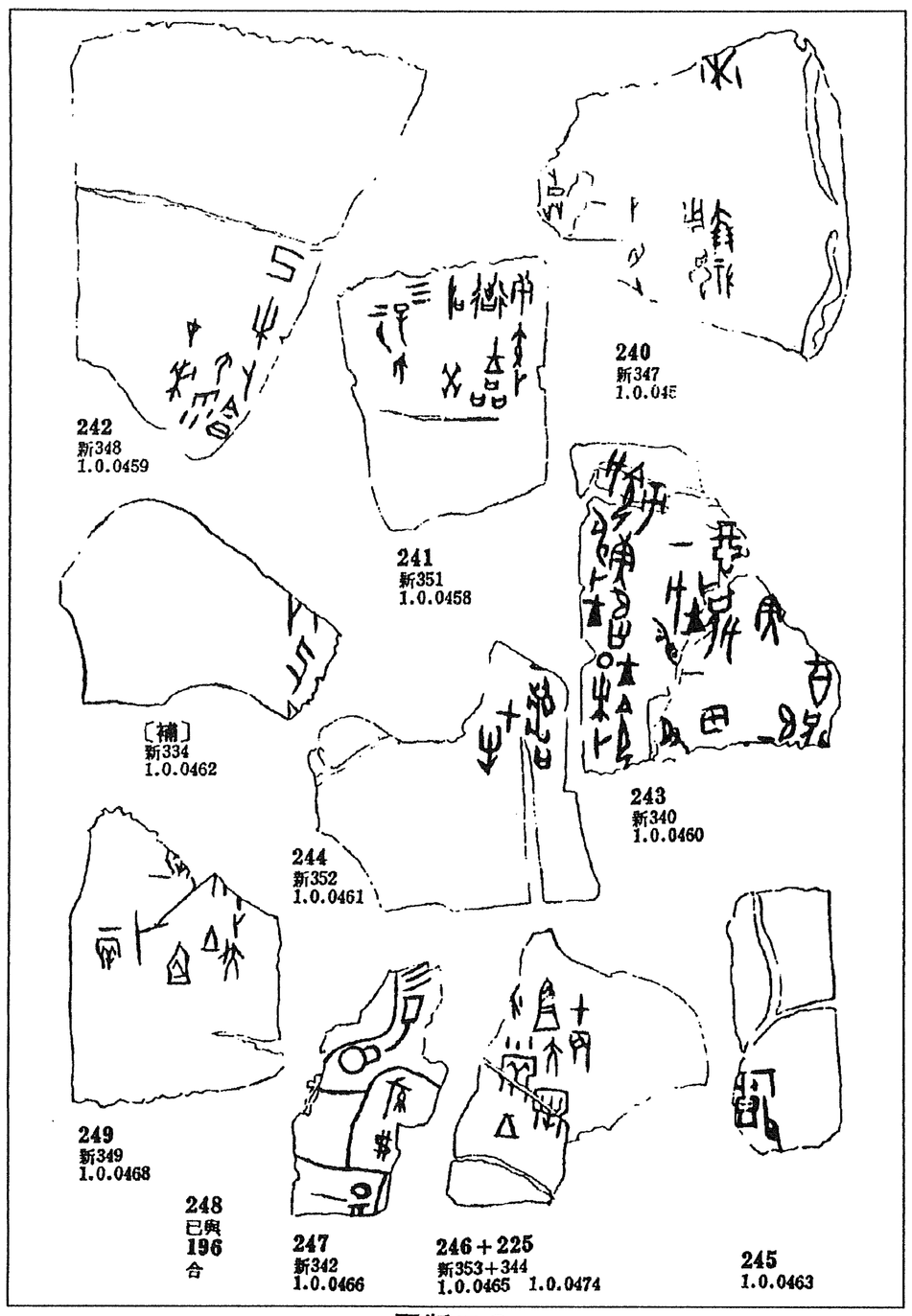
圖版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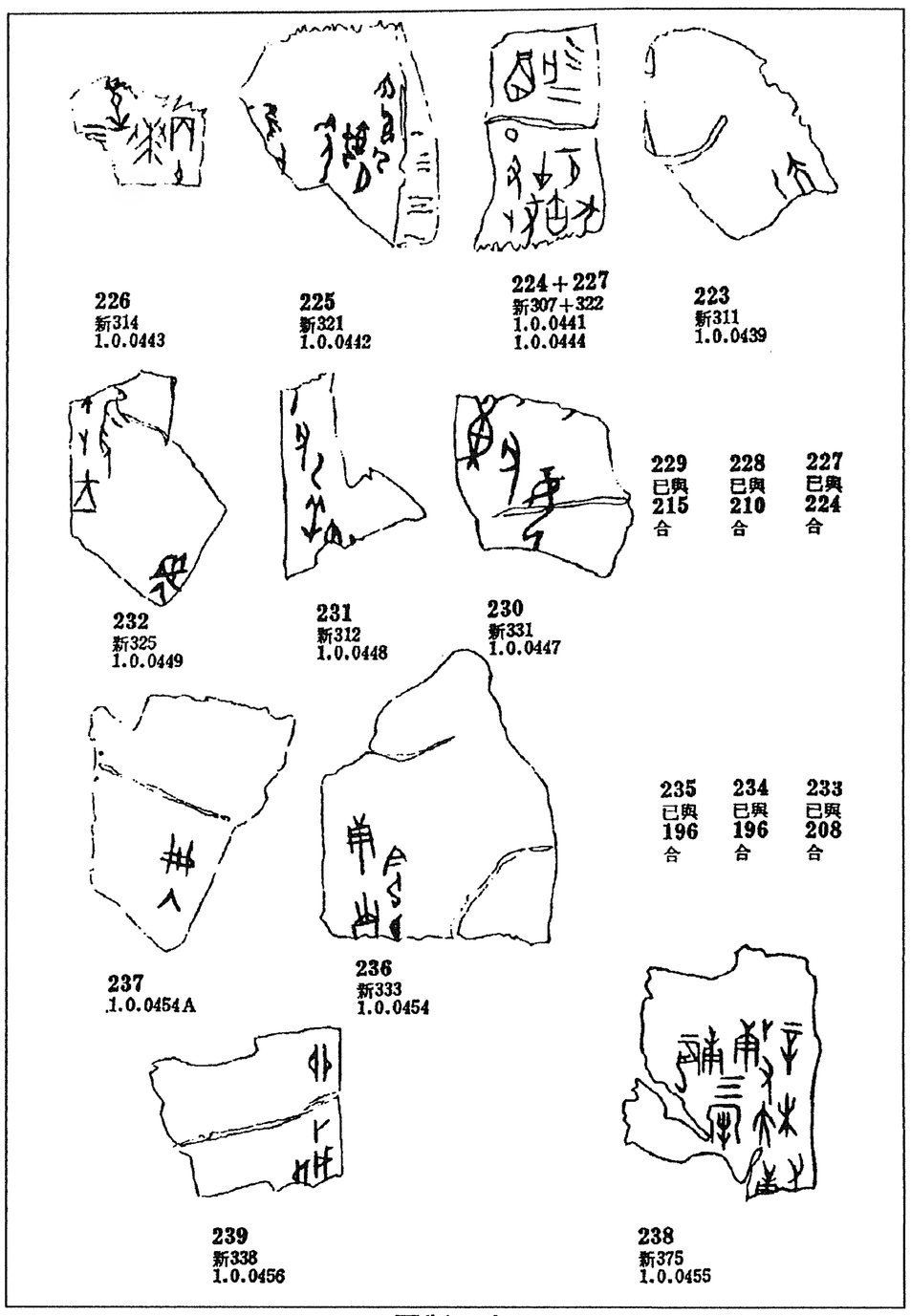
圖版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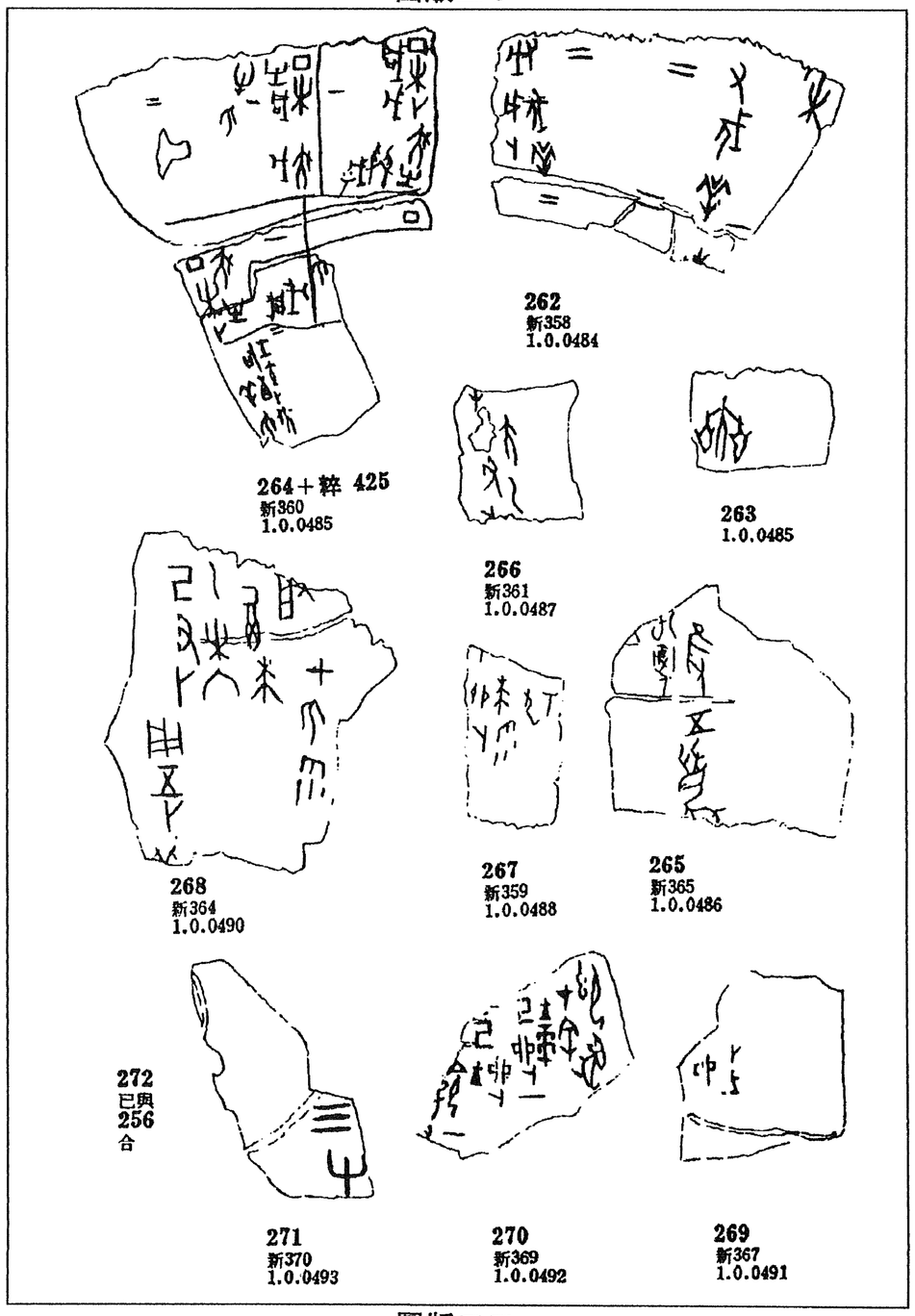
圖版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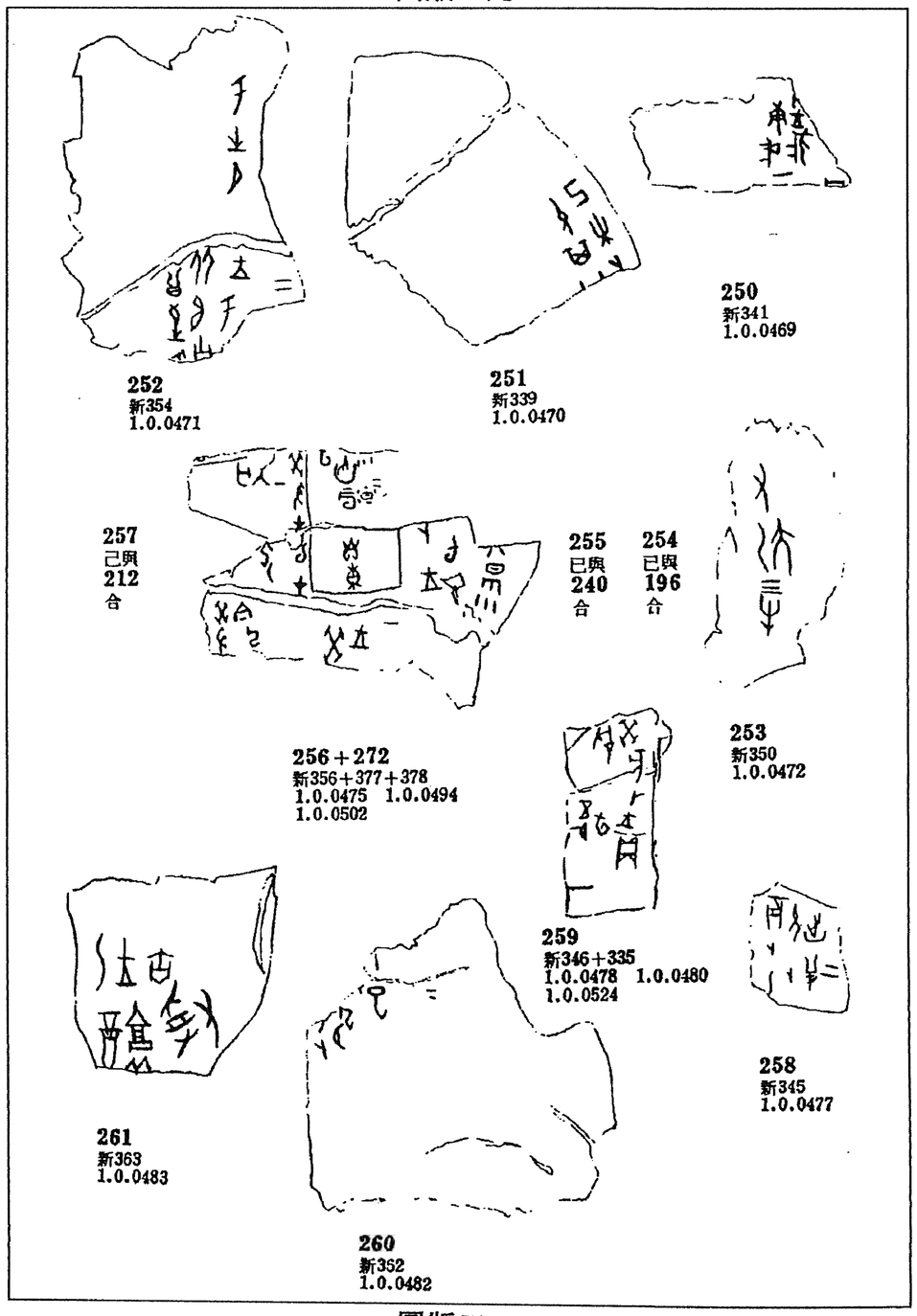
圖版二〇



圖版一九



圖版二二



圖版二一

275
已與
211
合

276
新366
1.0.0500

277
1.0.050

274
1.0.0497

273
新371
1.0.0496

279
新381
1.0.0511

〔補〕
新368
1.0.0510

〔補〕
新372
1.0.0508

278
新376
1.0.0505

282
1.0.0514

281
1.0.0513

280
新379
1.0.0512

284
1.0.0518

286
1.0.0523

285
1.0.0521

283
1.0.0516

圖版二三

289
1.0.0530

288
1.0.0527

287
1.0.0525

292
1.0.0540

291
1.0.0539

290
1.0.0535

295
1.0.0544

294
1.0.0542

393
1.0.0541

297＋庫方1661
新1
1.2.0001

299
新6
1.2.0003

298
新4
1.2.0002

296
1.0.0548

圖版二四

314
新24
1.0.0023

313
新14
1.2.0022

312
1.2.0021

311
新17
1.2.0017

318
新37
1.2.0028

317
新42
1.2.0027

316
新20
1.2.0025 曰

315
1.2.0024

〔補〕
新39
1.2.0036

320
1.2.0033

319
1.2.0031

323
新47
1.2.0041

322
新44
1.2.0040

321
1.2.0038

圖版二六

302
新11
1.2.0006

301
新16
1.2.0005

300
1.2.0003 反

306
1.2.0009 反

305
新22
1.2.0009

304
新13
1.2.0008

303
新237
1.2.0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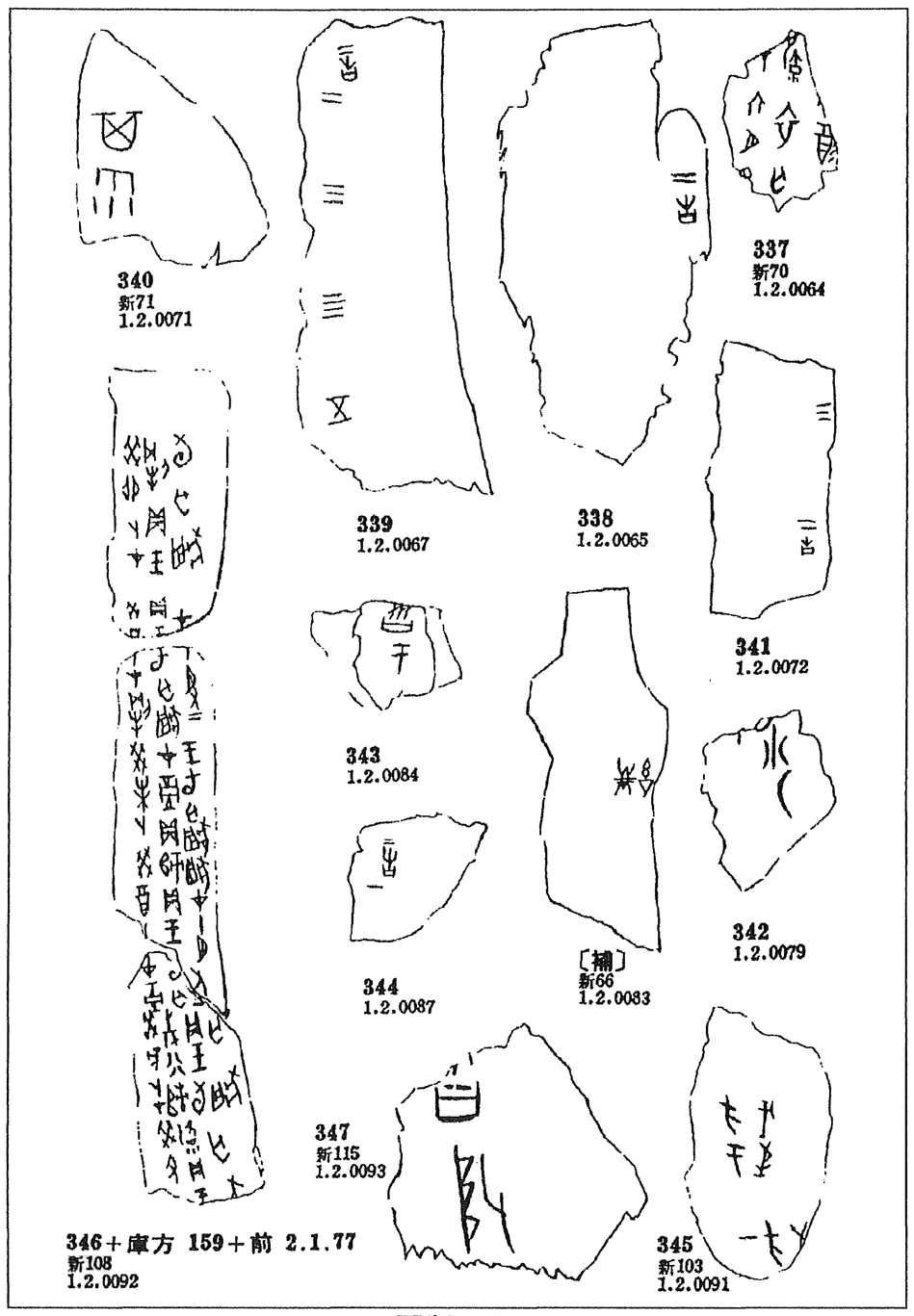
310
新10
1.2.0016

309
1.2.0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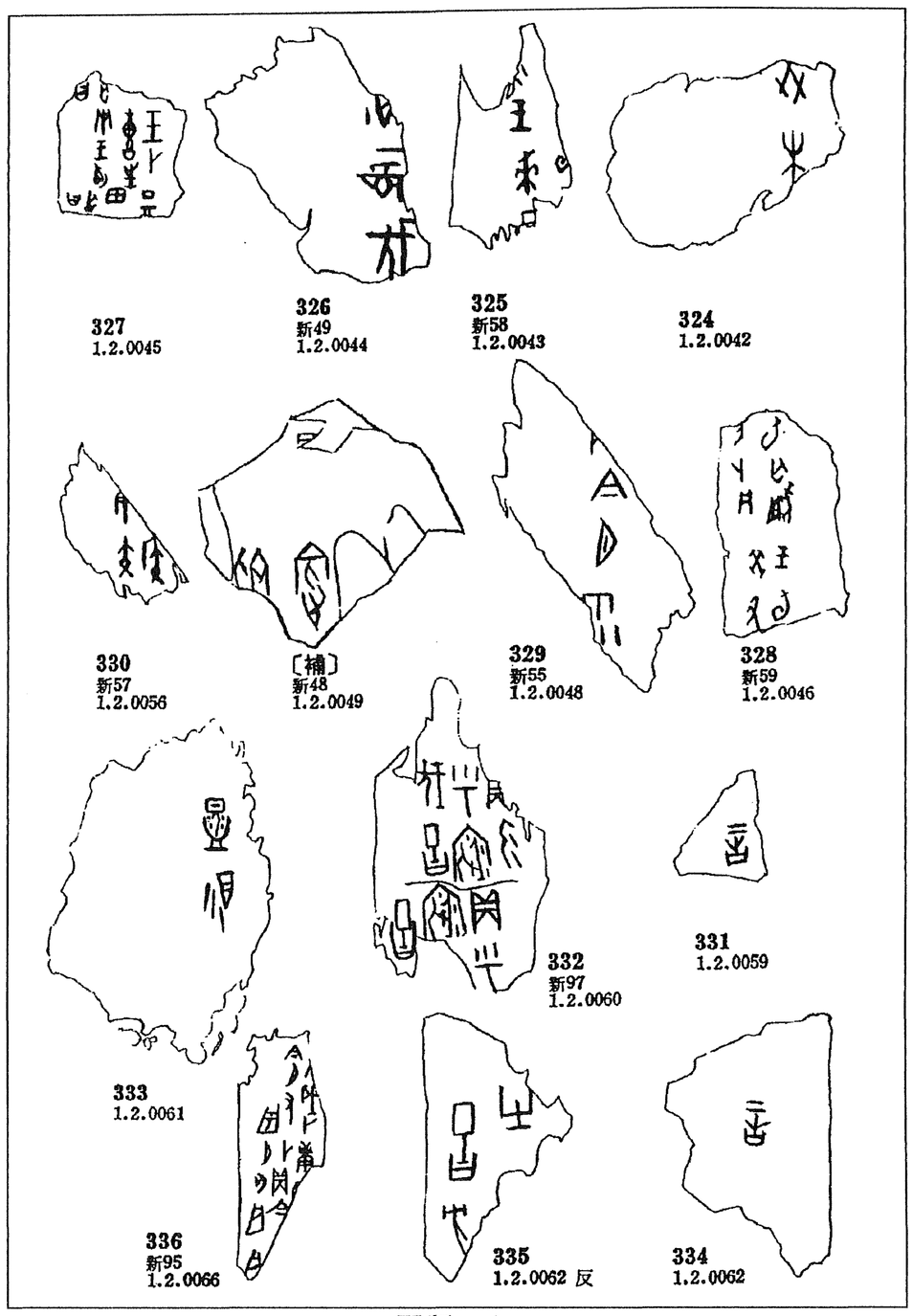
308
新8
1.2.0011

307
新236
1.2.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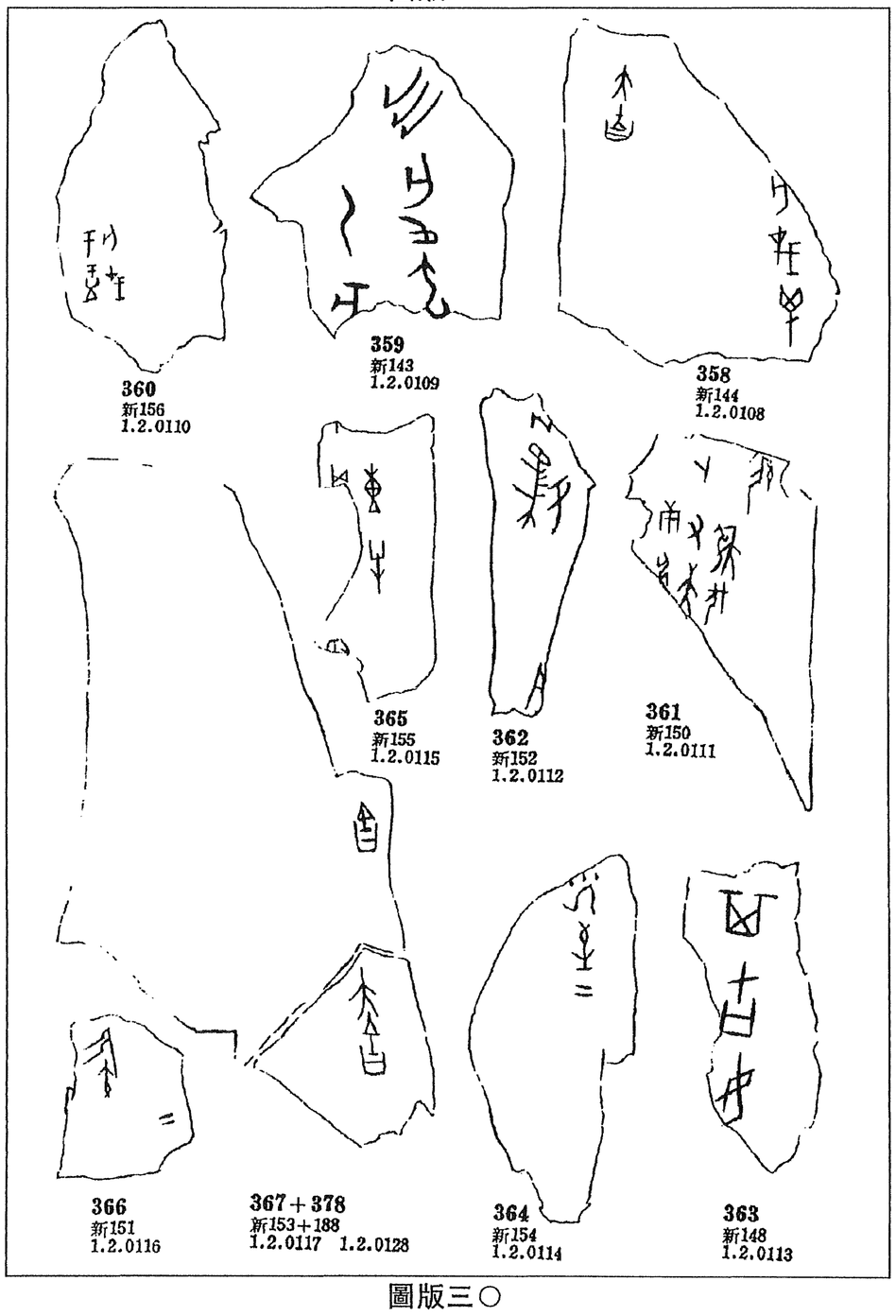
圖版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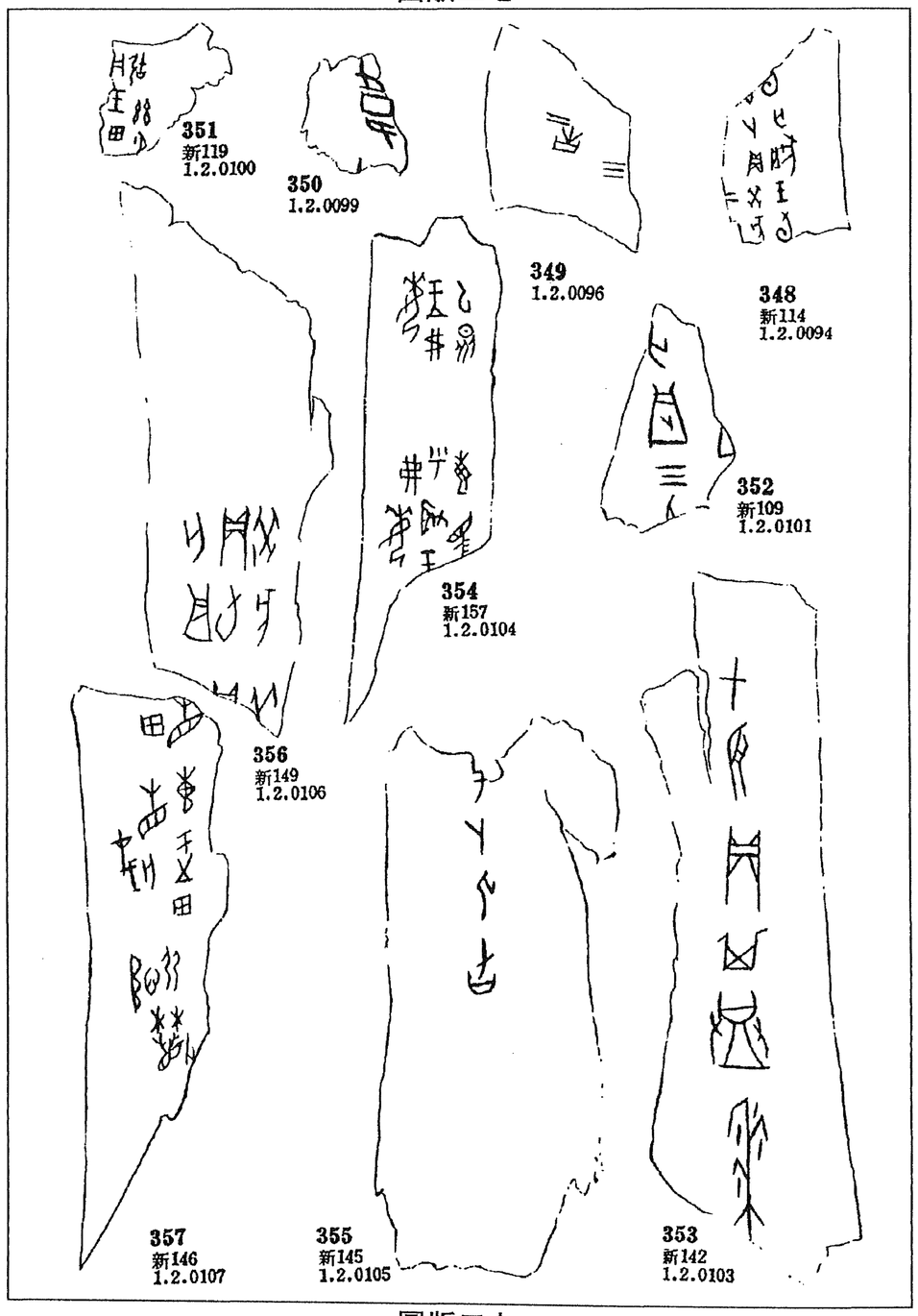
圖版二八



圖版二七



圖版三〇



圖版二九

371
1.2.0121

370
1.2.0120

369
1.2.0119

368
1.2.0118

375＋382
新130＋192
1.2.0125　1.2.0134

374
1.2.0124

373
新124
1.2.0123

372
1.2.0122

378
已與
367
合

379
新198
1.2.0129

377
新182
1.2.0127

376
新181
1.2.0126

圖版三一

382
已與
373
合

〔補〕
新189
1.2.0132

381
新196
1·2.0131

380
新197
1.2.0130

385
新190
1.2.0137

384
新194
1.2.0136

383
新187
1.2.0135

圖版三二

389
新186
1.2.0141

390
新240
1.2.0142

391
新203
1.2.0143

〔補〕
新195
1.2.0139

387
新195
1.2.0139

388
新185
1.2.0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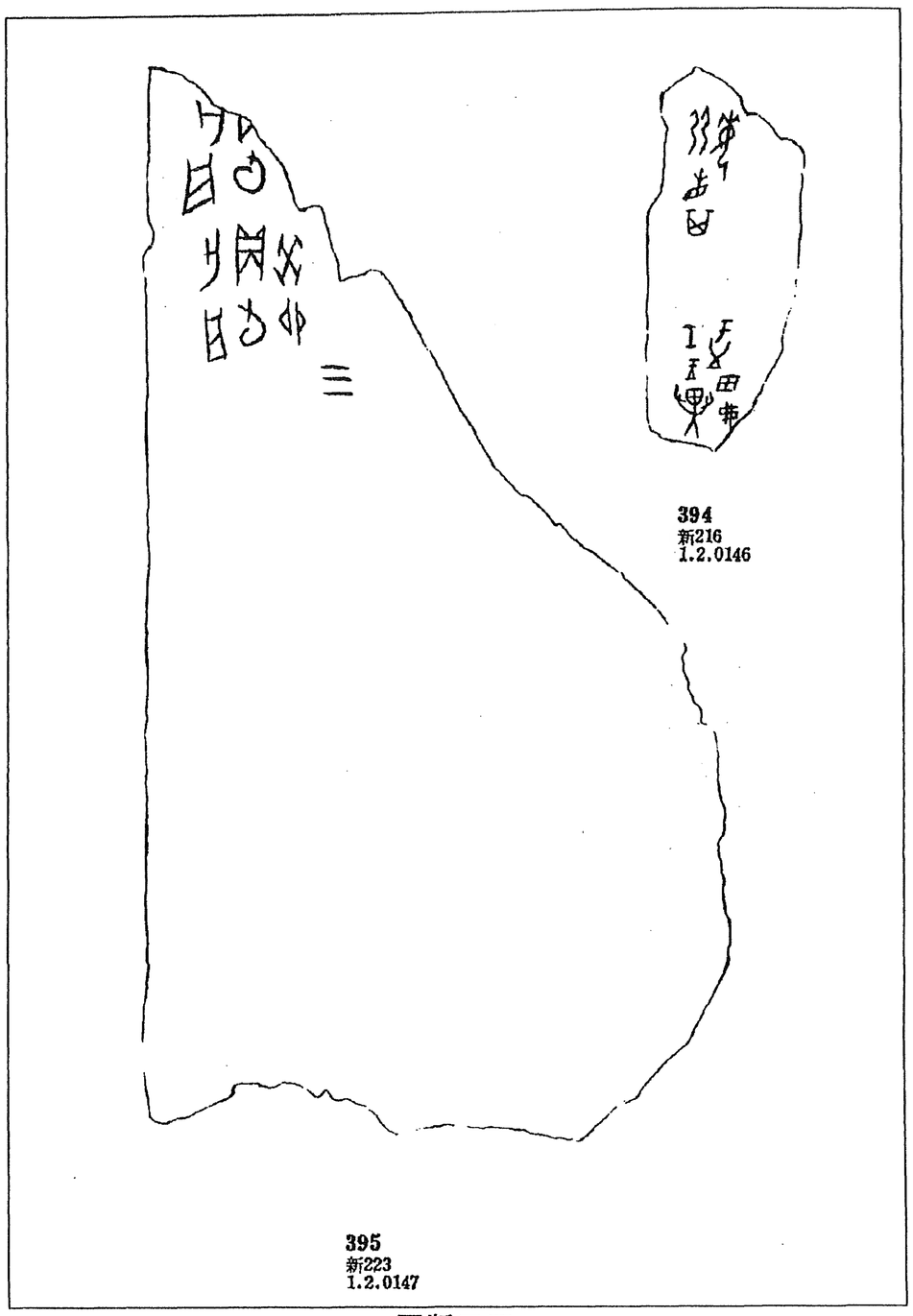
386
新192
1.2.0138

圖版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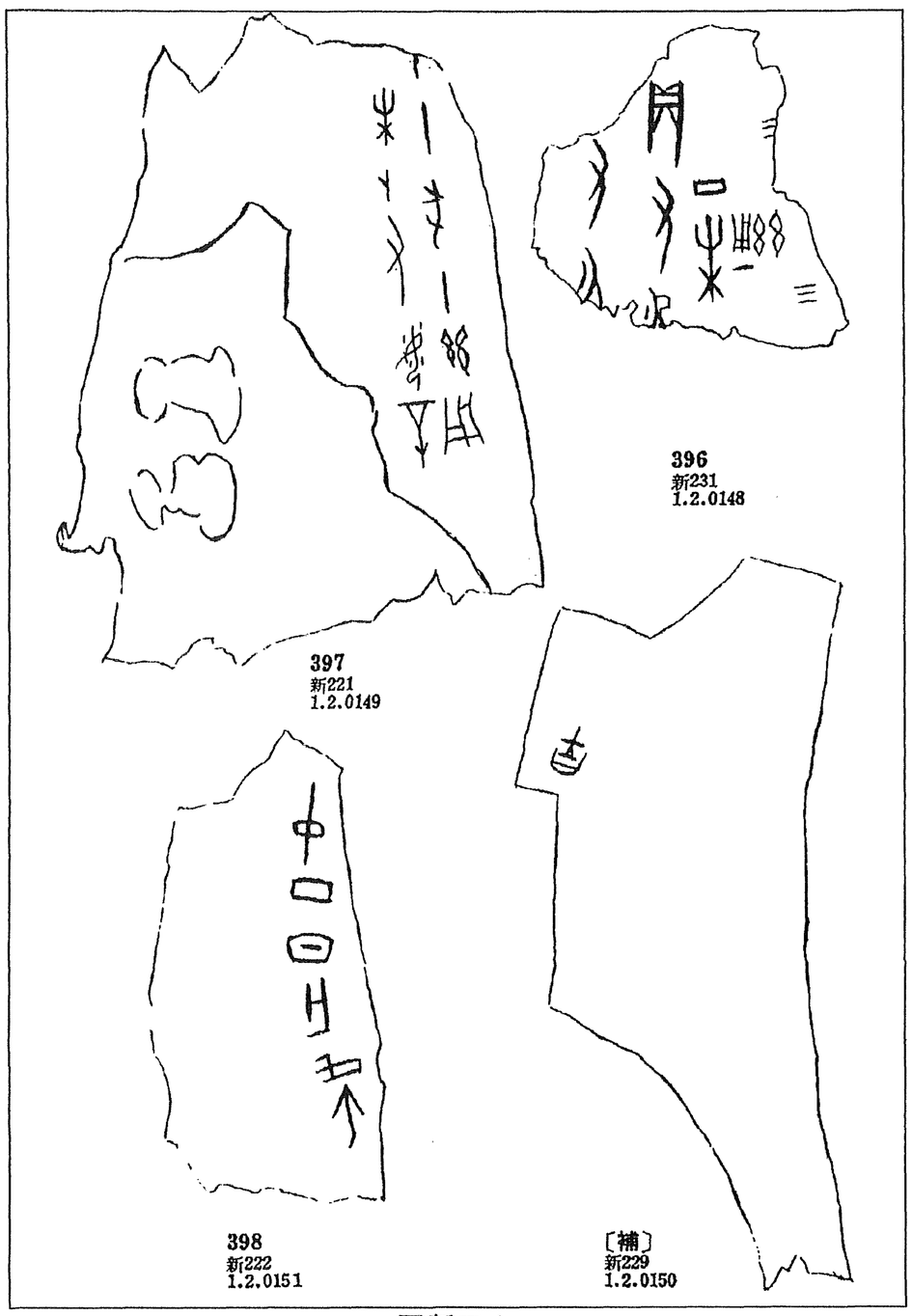
393
新220
1.2.0145

392
新210
1.2.0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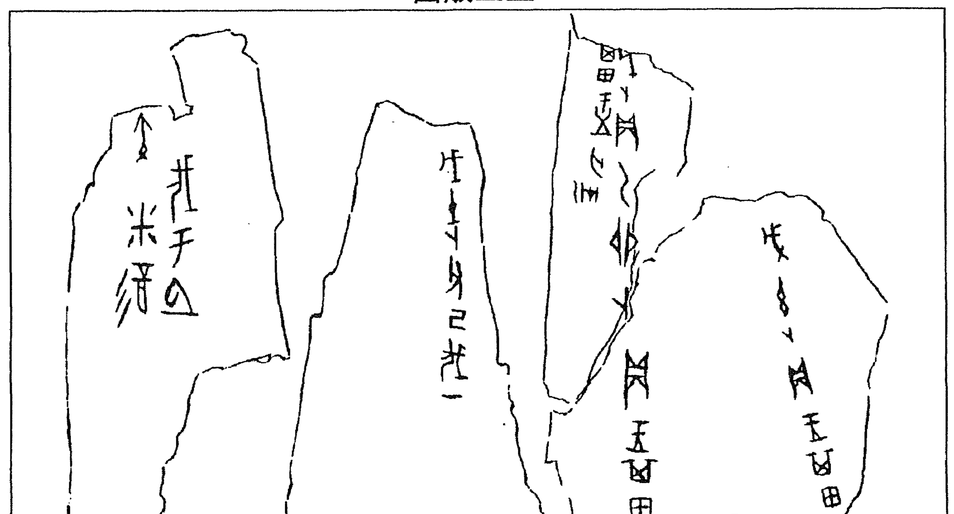
圖版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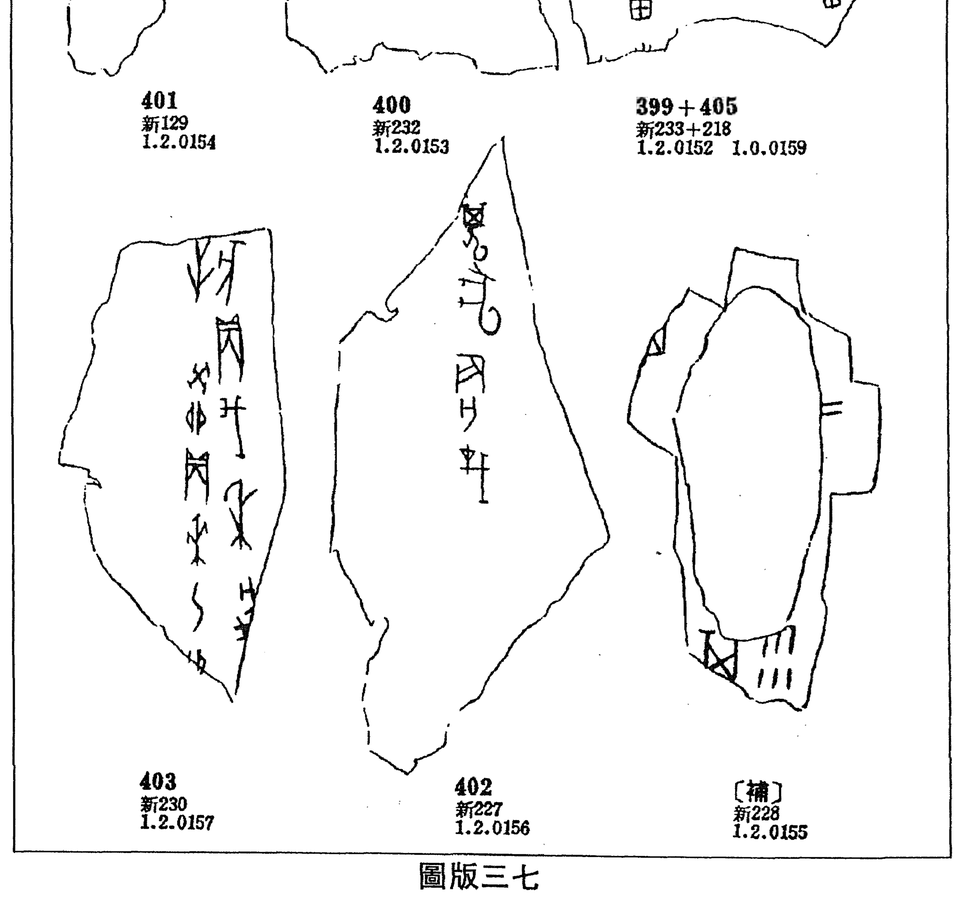


圖版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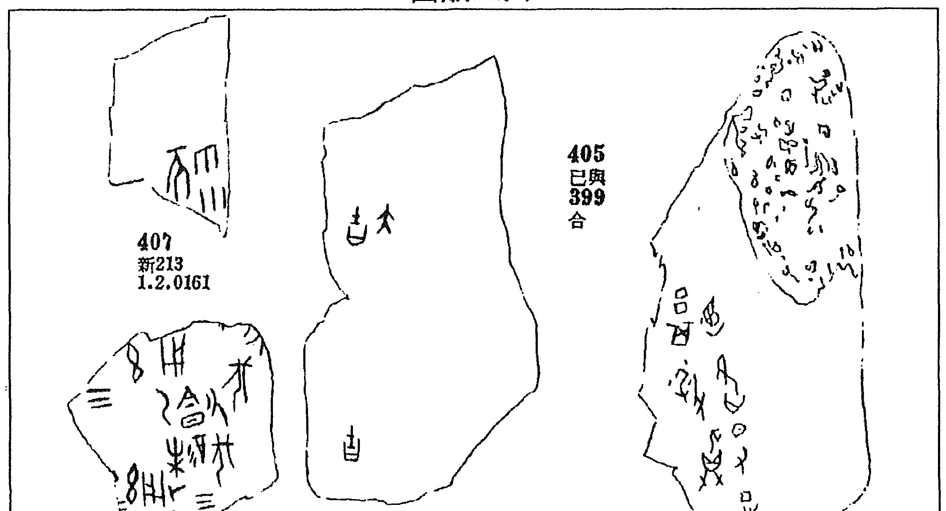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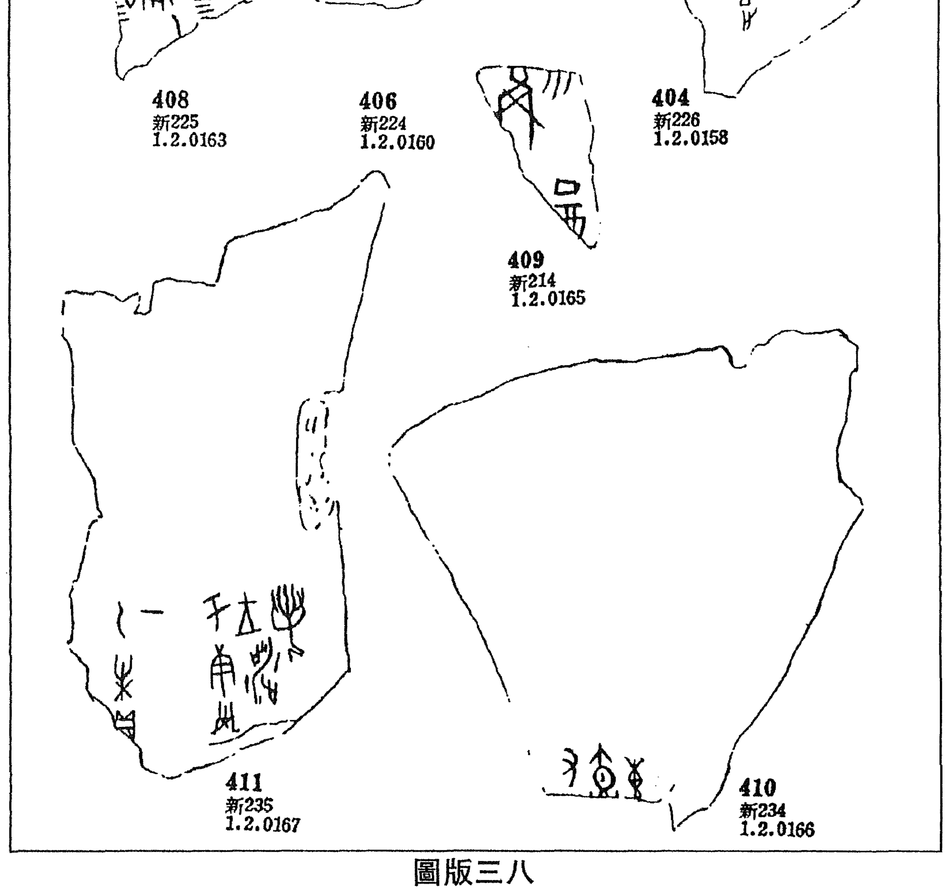
圖版三六





圖版三七





圖版三八

421
已與
417
合

420
新245
1.2.0178

419
新249
1.2.0177

418
新254
1.2.0176

417＋421
新245＋247
1.2.0174　1.2.0179

424
新256＋258
1.2.0186　1.2.0188

422
新247
1.2.0180

423
新250
1.2.0181

427
新260
1.2.0190

426
新259
1.2.0189

425
新257
1.2.0187

〔補〕
新246
1.2.0183

圖版四〇

413
新241
1.2.0169

412
新243
1.2.0168

416
新248
1.2.0172

〔補〕
新244
6.2.0173

415
新253
1.2.0171

414
新242
1.2.0170

圖版三九

429
1.2.0192

428
新273
1.2.0191

431
新269
1.2.0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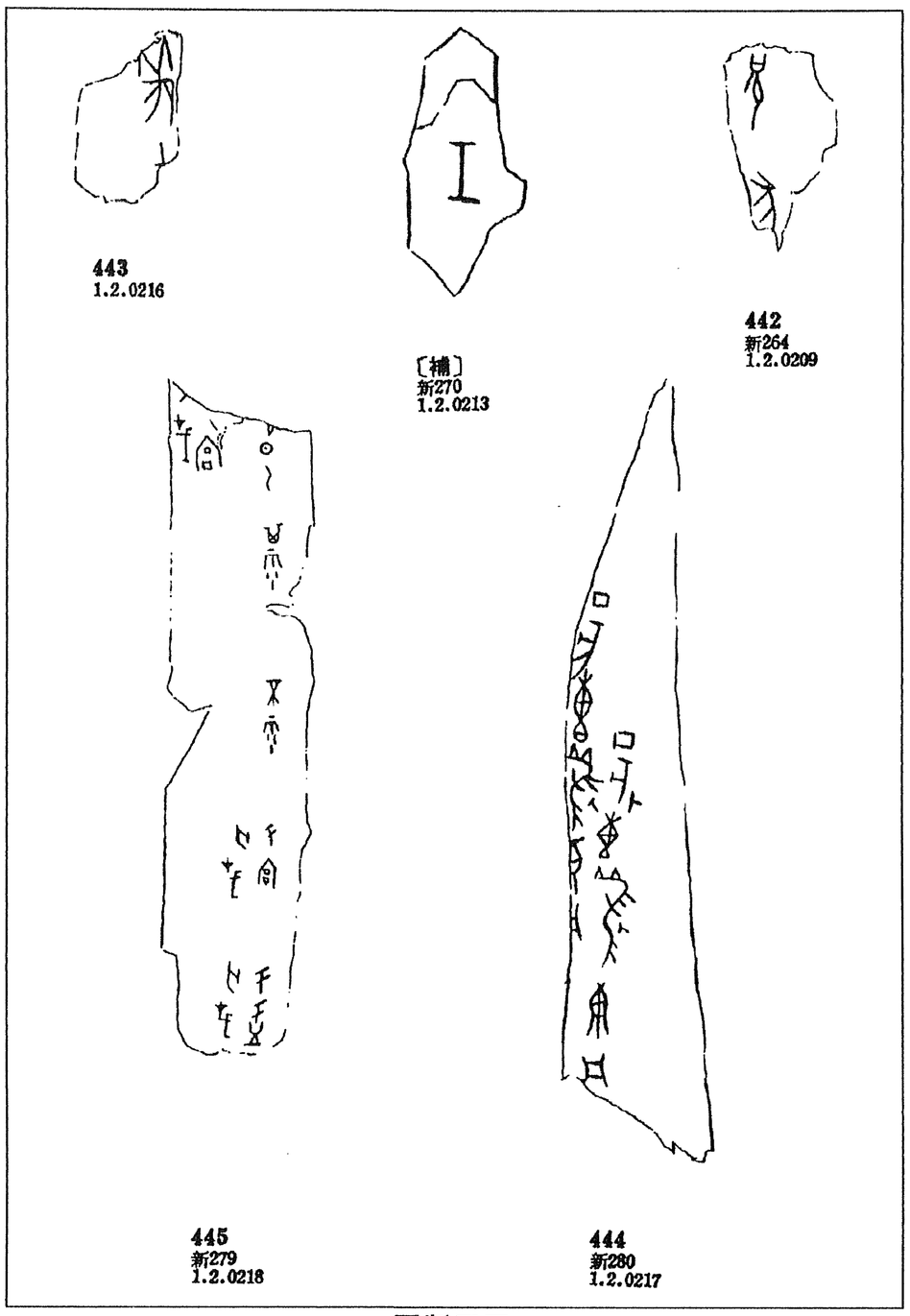
430
新271
1.2.0193

432
新266
1.2.0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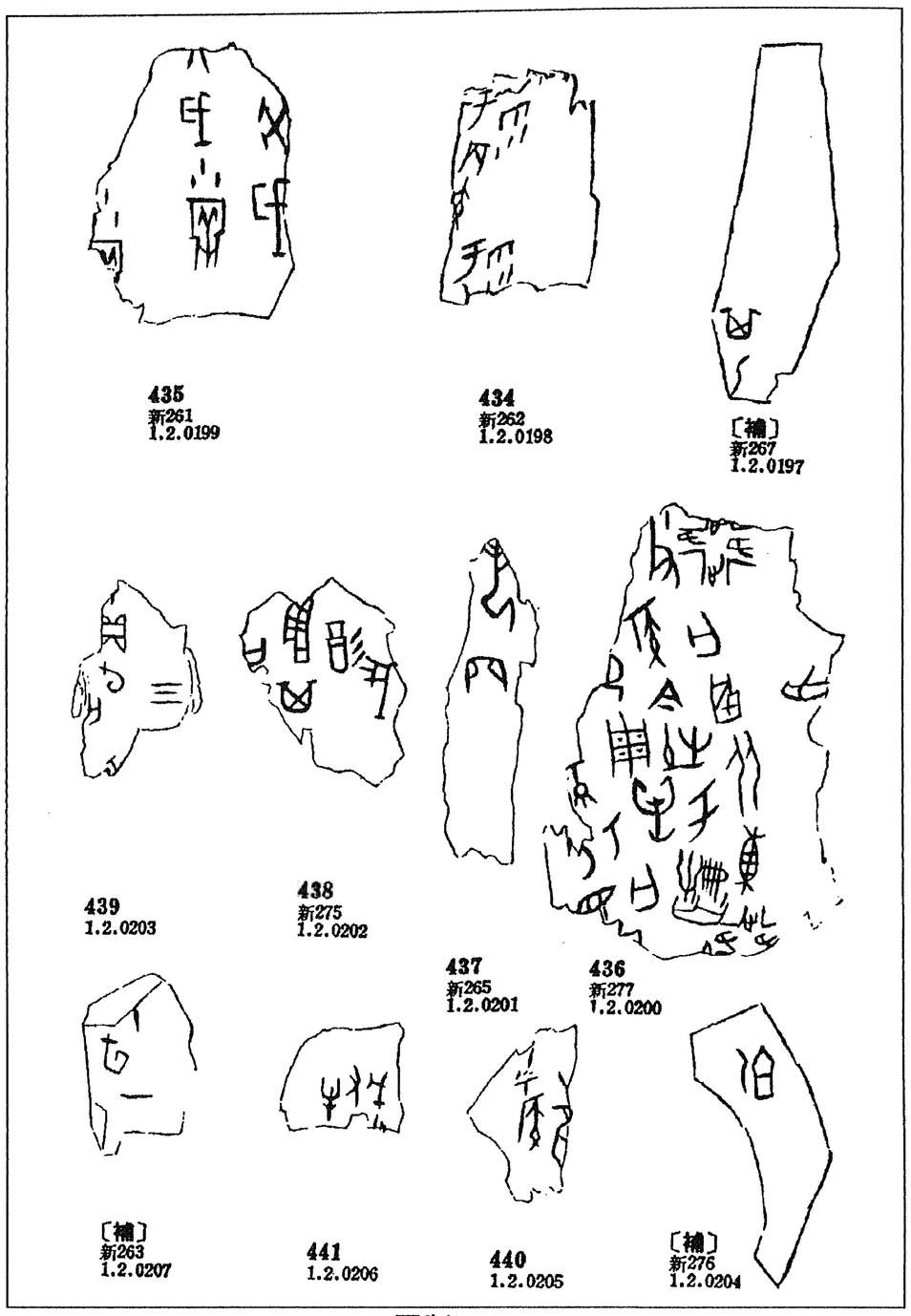
圖版四一

433＋USB81＋庫方1781
新274
1.2.0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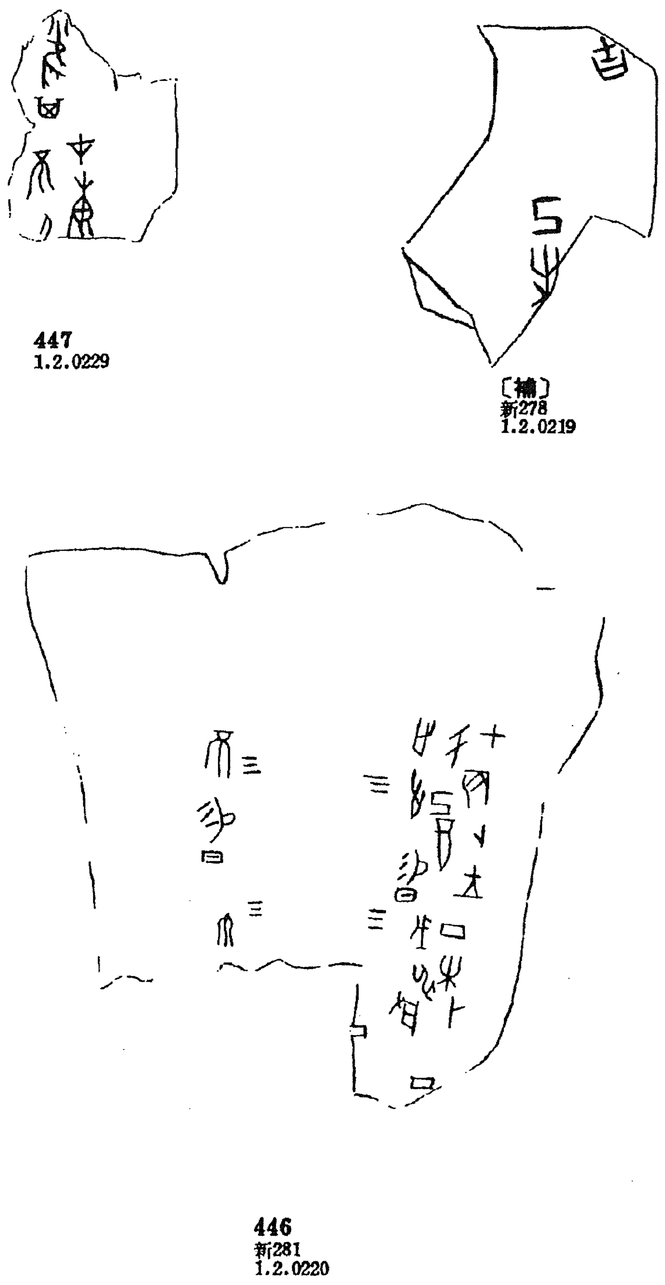
圖版四二



圖版四四



圖版四三



圖版四五

殷虛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考釋

嚴一萍撰

一一・一〇・〇〇〇一　新獲卜辭寫本三(以下簡稱「新」)　第一期

甲　□□(卜)㞢貞：乎㠯

㞢爲武丁時貞人。屈萬里氏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作「𣪊貞」，謂：「𣪊字殘存半體，以筆勢推之，當是𣪊字」。胡厚宣氏甲編釋文作「亘」。按卜辭殘存者 ㄖ 形，當是 ㄖ 之下半，董彥堂先生新獲卜辭寫本摹錄甚清晰。唐立庵在古文字學導論中以殷文存下三三亞古父己盉之 ㄖ 字比之，謂即一字，亦即古字之原始形式，其說可从。說文解字五上：「乎，語之餘也」。又二上：「呼，外息也」。又三上：「評，召也」。按卜辭僅有 ㄖ 之一體，其義相當於「評，召也」。上以召下之辭也。胡小石甲骨文例卷下謂：「言乎有二例，一同于，用以示事之所在，二爲評召之評」。「同于」實誤讀卜辭，余於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一片中已辯之。貞下之乎，在卜辭中有如下諸例：

1. 貞：乎黍于北，受年？　（天五五）
2. 貞：乎往若？　（京一五四七）
3. 貞：乎伐舌，受㞢又？　（後上一六・三）
4. 貞：乎婦姘黍受年？　（金六四五反）
5. 庚午卜貞：乎圉舞，从雨？　（前六・二六・二）

本條所缺乎下之辭，當亦不出上述諸例也。

二一一・〇・〇〇〇二　新五　第五期

甲　㠯□茲(用)？　一

乙　㠯□(茲用)？

丙　(㠯)羊(茲)𠂤？

丁　(甲□卜)貞：(武且乙)必(其牢，茲)𠂤？

茲有三義：一、此也，二、今也，三、乃也。詳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二十八片。茲用之茲，當訓此也。

㠯與宙，與隹同。王獻堂先生說撻線曰：「專之初文爲 ，金文作 （周伯比簋　毓叔鐘等契文作 （殷虛書契前編二・十八・二，下省稱前。） （同上一・五。） （後編下，三六・六，下省稱後。諸體，先後相承爲一字。正象線錘形。上作↓爲絲繫，中作⊕爲線穗，下作△爲線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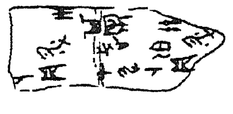
僅象一錘，其形不顯，且易與他體混淆，故作全體。說文古文又作 ，減書穗中絲纏之形，事無二致。玉篇岂古文㠯字，又少譌變矣。絲繫形作↓，如 （後下，八。）爲絲，（樂鼎。）爲索，例證甚多。因其繫而撻線也，故引申有懸繫意。漢書陳遵傳注：『㠯，懸也』。詩東山：『有敦瓜苦』箋：『專專如瓜之繫綴』。（專㠯通假。）皆是也」。又曰：「契文有宙字，作 （續八・四。） （同上一三八・三。） （前一・五・五。） （同上四・十二・六。）諸體。孫仲容釋㠯，又疑爲甫變。（見契文舉例。）羅叔蘊釋 。（見增訂本殷虛書契考釋。）近人從孫從羅，說極紛歧。其實字亦易識，以前說求之，（象線錘全形，其下爲錘。今去其錘，祇餘上端 形，即上文之纏，今所謂線穗者矣。線穗纏絲，橫纏爲 ，省爲 ，與㠯字各體全同。斜纏爲 ，㠯亦有之，中增四點，乃繁文，猶㠯體之 ，亦猶玄象懸絲，金文及說文古文作 ，果殷果字作 ，不足異也」。又曰：「宙㠯屢見卜辭，用法皆同，前期者類作㠯，說多不同。唐立庵均釋爲語詞，謂讀若惟，猶故書語詞惟字，是也。唐由惠從㠯聲，謂㠯古讀惠，左傳服注：『惠有發聲之訓，與惟通用』，適與余說相反。余謂宙讀穗猶惠，古讀若對，與惟同隸脂部。惟從隹聲讀，隹正與宙通。故爲同一語詞。前引方言繀即宙，繀惟同從隹聲可證。而㠯之古本音讀團，其用如宙者，乃聲轉讀對，以轉音當宙，非㠯古讀惠也。惠從㠯聲，亦係用轉音。而卜辭前期作宙用本音，後期作㠯用轉音，轉而音同，故通用爲語詞之惟也」。（中國文字第三十四册）　案卜辭之宙㠯，僅是早晚書體之不同，王氏釋字形極是，謂有音讀之異，則頗可商，後世容有音轉，在殷商則甚

難證明也。韓耀隆君撰甲骨卜辭中㠯隹用法探究一文，得其結論曰：「㠯隹均用爲語詞之惟、唯，其主要異同爲：均用爲句首發語詞。均用爲語氣詞，有使止詞提於動詞前之作用。均用爲關係詞，介進時間補詞。均可繫謂語。均可繫祭牲，惟用隹之例極爲罕見。㠯用於致使句、卜雨卜辭、田獵卜辭；而隹則未見此種用法。隹可加於人名之前，而㠯則未見此種用法。對貞之卜辭，肯定句用㠯；否定句用隹(與勿、不連用)。此幾無例外。隹兩周金文，秦漢古籍均沿用，字或作惟、唯、維；而㠯、宙則僅見於甲骨卜辭，後世均未見」。（中國文字第四十三册）案隹可加於人名之前，宙亦可加於人名之前，如前五・二七・一片曰：「癸未卜㝉貞：宙 往追𢦏」。甲一一四七片曰：「□□(卜)㝉(貞)：宙 貢于夔」。後上二八・十一片曰：「貞：隹子漁登于大示」。皆是。尚書君奭：「予不惠若茲多誥」。即酒誥之「予不惟若茲多誥」。則古籍中亦非絕無宙字也，特少見耳。惟否定句用隹，與勿、不連文，最爲特殊。其所以然之故，尚不能確知也。

羊，羅振玉釋觶曰：「說文無羊字，角部『觶用角低昂便也』。从牛羊角。詩曰：『觶觶角弓』。土部『埒，赤剛土也，从土觶省聲。』案『觶觶角弓』，今毛詩作『騑騑』。赤剛土之埒，周禮草人亦作騑。知羊者即騑之本字矣。許君不知騑有本字作羊，乃於觶注曰：『从牛羊角』。於埒注曰：『从觶省』。皆由未見羊字之故。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騑剛，現卜辭中用羊者不止一二見，知周亦因殷禮耳。又西清續鑑載大中敦及鑄鐘並有羊字，與卜辭正同」。（增訂考釋中二十六頁）商錫永曰：「許書無此字，新坿有之：『騑，馬赤色也，从馬觶省』。則騑又騑之初字矣」。（類編十卷三

貞）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謂：「卜辭羊字，均爲姓名之形容詞，當即牲色之專字。忍卜辭單用羊者，不能僅以姓色解之，詩閟宮曰：「享以騂犧」，注：「騂犧，純也。其姓用赤牛純色」。案「重羊之下無姓名，則「羊」者爲赤牛之純色者也。卜本災害之災，「玆災」不辭，實爲用字之訛。「玆用」成語，自第三期以來，卜辭習見，猶言用此卜也。

本片爲第五期帝乙時期卜辭，丁辭所缺者可借他辭以足之。後上四・十五片爲同期所卜，文曰：「甲申卜貞：咸且乙升，其牢玆（用）」？蓋帝乙祭其祖武乙也。今卽據之以補所缺。惟甲下一字有子、寅、辰、午、申、戌六字之多，不能臆補也。



後上四・十五

ㄕㄟ，于思泊釋必，爲祕之初文。（甲編考釋）引有「疑當讀爲禰」。此非于氏說，于氏以爲契文假爲祀神之密室。（殷虛書契考釋）案卜辭ㄕㄟ字均在先祖名之下，如「父丁ㄕㄟ」「且丁ㄕㄟ」「武乙ㄕㄟ」「武且乙ㄕㄟ」「文武帝ㄕㄟ」。與祭名不同，字作名詞用，非動詞也。

牢字从牛與从羊無別，大牢作牢，少牢作羊者甚多，其義爲一牛一羊。詳見拙著殷契粹釋，刊中國文字第三十八期，及甲骨古文字研究一三五頁。

三　一・〇・〇〇〇六　新三六　第一期

甲　翌乙未，𠂤于且乙，宰？

𠂤，在卜辭中，有八義：一曰又也。二曰非無也。三曰用也。四曰侑也。五曰或也。六曰與也。七曰爲也。八曰福助也。（詳見說𠂤，刊中國文字第四十七期，甲骨古文字研究八七頁）本條之𠂤，當訓侑。唐蘭先生曰：「又在卜辭通作侑，亦作侑；侑蓋祭祀時勸食之樂」。（甲骨學文字編）引）且乙爲中丁之子，祖辛之父。

四　一・〇・〇〇〇六反　第一期

甲　（王固）曰：隹庚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此爲王固之辭，亦卽王視兆後之判斷。謂惟庚日行事始吉祥也。甲骨燒兆，所指何事，則不可知矣。

五　一・〇・〇〇〇八　新三二　第一期

甲　𠂤省𠂤

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曰：「ㄕㄟ字自來以來皆說釋爲相，實當釋省」。又契文舉例下九曰：「ㄕㄟ當是省字，說文眉部：『省，視也』。从𠂤省，从屮。此从屮从目，與从𠂤省同」。商承祚殷虛文字考釋曰：「ㄕㄟ爲省之本字，象省察時目光四射之形」。案ㄕㄟ釋省甚是。說文：「省，視也」。禮記曲禮：「省，察也」。探諸卜辭有「王省」之辭，猶言王之視察也。又有「乎省牛」「令某省𠂤」之辭，則命下屬之視察牧牛，視察邊鄙也。卜辭最多者爲「省某田」與「某田省」，此猶荀子王制之省農功也。楊倞注：「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勤惰當亦殷王政之大者也。洴編九六六考釋曰：「省當讀爲獮。禮明堂位：『春社秋省』。注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又王制：『惟君有事於祖，禰則釋奠而已；有事於祭，祭則不釋奠。注亦云：『省當讀爲獮，秋田也』。」案以秋田釋省，非是。卜二〇三片曰：「勿乎省田？二月」。前四・十二・五片曰：「庚寅卜貞：𠂤ㄕㄟ人命省在南亳？十二月」。一在二月，一在十二月，皆非秋時也。楊遇夫更謂：「獮當訓殺」。（伊文說）相去更遠矣。甲編考釋謂：「又本片背面，尙有刻辭，惜殘缺過甚，莫能辨識」。

六　一・〇・〇〇一〇　第一期　背中有朱畫

甲　𠂤于丁𠂤

本片新獲卜辭寫本未錄。于字示所在。「丁」字在「于」字之下，當爲先王之名。洴編第二四九片曰：「貞：命𠂤伐康𠂤。告于且乙于丁。八月」。又二五〇片曰：「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𠂤甲、祖辛」。（又見佚五三六）考釋曰：「五示之次，乃追溯。丁者武丁，祖乙者小乙之，祖丁爲一人。乙、祖丁與祖辛之間，殷王之號甲者爲沃甲」，此乃唯一可以指明「丁」爲武丁者。然第一期卜辭稱「于丁」者甚多，陳夢家又據乙三七九七片：「自成告至于丁」。及鄴初三八・四片：「貞：祝求至于丁于兄庚」。謂：「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兄丁、帝丁爲一人。（綴遺四三七頁）指丁爲武丁之兄丁，然卜辭稱「自成告至于丁」者，係指直系自大乙九示至于且丁而言，殷契佚存二編一六六片（又存二・一九一）曰：「乙丑（卜）求自大乙至于且九示」。故第一期卜辭之「于丁」，所指者爲「且丁」，並非武丁之兄丁也。本片果爲上尙有ㄟ痕，疑是「𠂤」字之下半。

七　一・〇・〇〇一一　新二一　第一期

甲　貞：今𠂤其𠂤？

句中所缺二字或多字，殘破未能決定。甲編考釋謂「其字下有刓削痕，蓋初已刻字，後以其誤而削去之也」。

八　一・〇・〇〇二二　新七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丙午（卜貞）：貳于（宗祊，其）牢？

乙　（甲）申卜貞：（武且乙）宗祊，（其）牢？　一

「宗ㄇ之ㄇ，非丁字。此爲田所从之ㄇ，與「ㄈ」所从之「ㄇ」同。王國維先生曰：「至田又丙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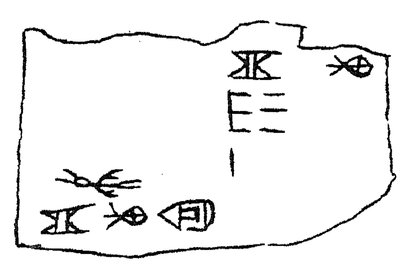
四名所从口或从𠙵者，或取圍主及郊宗石室之義，然不可得考矣。（《殷釋》五頁）口象正面，𠙵象側面。當讀爲方，即說文之祊，後世讀祊加報。唐立庵曰：「《國語》又云：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則報祭爲隆重之典禮，而其他經傳乃無聞焉。常見者祊繫二字。《禮器》云：『爲祊乎外』。《郊特牲》云：『祊之于東方』。又云：『索祭祝于祊』。《楚茨》云：『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俾爾昌熙，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然則禮之祊，即詩之繹，亦即《國語》之報矣。（殷契卜辭考釋）卜辭作正面口形者，均在第五期，與宗字連用，三期以前，凡稱「出𠙵于上某祖者，未有作口形，此中似仍有若干分別在焉。

九 一・〇・〇〇一三 新二五 第一期

甲 貞：𢦏(告)燕？ 一 二

乙 (貞：𢦏)雨？

右卜辭殘文，係據前六・四四・五片補足，圖如左：



兩版可能爲一版所折。甲編考釋於左腹甲。

𠂤，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釋燕，是也。古借燕爲宴安宴享。蓋卜問其饗之是否安吉也。楊樹達以爲殷燕爲禱，說文日部：『晏，星無雲也，从日燕聲』。吉燕猶今言快晴。（卜辭求義）案說文以『星無雲』釋晏，則此卜必在晚上，恐非。意者，殷商時房屋猶少，大宴會必在中庭，上無遮蔽，故每燕必卜雨不雨也。

十 一・〇・〇〇一四 新十九 第一期 宇中盦藏

甲 既𣪘(饗)甲于唐。

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鄉黨文作「不使勝食氣」。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槩，氣或从既。饑，氣或从食」。是既、氣、槩、饑爲一字也。清段玉裁曰：「禮記曰：『日如其既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爲饑』。中庸曰：『既廩稱事』。注云：『既讀爲饑』。大戴禮事篇：『私覿教饗既』。戴先生曰：『既即饑字』。按三字皆槩之省」。清郝懿行曰：「今論語鄉黨作氣，邢疏：『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按今氣字古作气，古氣字今作饑。說文部首：『气，雲气也，象形，去既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既作槩，或从食作饑，是氣乃饑之本字。食氣，正字當作既。小食蓋對禮食而言，猶言常食。禮記中庸『既廩稱事』，正用此

字。百工原不過與以常食耳，注家必讀既爲饑，殊失之不考也。儀禮特牲記：『日如其既既之數』，鄭注：『古文既爲饑』，則今本饑字，本是既字。（說文解字群經正字）然以契文言，僅「既」之一字耳。明乎此，則卜辭之既，可以得而董理矣。

一、已也。契文既字，左爲食器，右爲食畢將返身而起，故有已盡之義。周易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正義曰：「既雨既處者，九三欲進，已能固之，陰陽不通，故曰得其雨也」。卜辭曰：

1. 丁丑卜：翌戊寅既雨？ 乙五二七八
2. 丁亥卜貞：既雨？ 乙五五七四
3. 丙申卜㱿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隹生希。其𠂤。乙巳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𠂤卯鳥星。 乙六六七二

又盡也。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既」。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廣雅釋詁：「既，盡也」。卜辭曰：

4. 庚寅雨，中日既。 京都三一一四

二、饑也。說文：「𩚨，穀曰𩚨，生曰饑。饑，有牛羊豕黍粱稻稷禾菽麥等，不言牛羊者，以其字从米也。言芻米不言禾者，舉芻米可以該禾也。案春秋桓六年左氏傳曰：「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饑」。此班饋也，卜辭有之。曰：

1. 王固曰：𢦏既，三日戊子允既，𢦚方。 乙四七〇一
2. 貞：戊𠂤既𢦚𠂤？ 京津一一二九
3. □□卜：王𠂤既𢦚𠂤？ 燕二・一二八〇

此皆征伐之事，猶諸侯之大夫戍齊也，𢦚有克哉，克服鬼方而王親班饋饑也。

4. 王固曰：𢦏既。 乙三四二三
5. 王固曰：𢦏既。 丙六四
6. 王固(曰)：𢦏既。 乙一一一一六
7. 王固曰：𢦏既。 佚九七四 續五・四・一
8. 王固曰：𢦏既。 拙一三九七
9. 貞：不其既？ 甲七三三

諸饑所卜雖不知何事，然以第一饑例之，當亦班饋之事爲近。

三、饑爲祭享之禮。卜辭曰：

1 戊辰卜：既(田)𣪘河，我𢀛𣏌？ 續一・三六・一 佚一五 佚二・一七八
2 癸巳貞：既𣪘于河𢍏？ 佚一四六 粹三三
3 于父己伐𢍏，𠂤酒？ 摭明六三四
4 (王)固曰：吉。七祭既。 乙四一一〇

其他斷辭殘句尚多，猶待綴合後之再加研究也。

米 像燎木之形。董彥堂先生曰：「舊派以米爲祭名，原象焚木之形。文武丁時亦作米或米，卜祀多用之。新派自祖甲改作𤇾，从又持木焚於示前，祘祭之義乃益顯」。（殷曆譜上編卷一）案即說文之「祘，柴祭天也」。顏師古注漢書禮樂志郊祀志並曰：「祘，古燎字」。是祘燎一字，燎乃祘之俗體耳。

王國維先生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辭不見。郭璞大荒東經注引竹書作主甲微，而卜辭亦不見主甲。余由卜辭匚四匝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匚或冂中，而悟卜辭凡數十見之田（或作⊞）即上甲也。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則其中橫直二筆，或其直筆，必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田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辭與古金文皆同）。甲在□中，與匚四匝之乙丙丁三字在匚或冂中同意。亦有□中橫直二筆，與四方旁接，而與田狩字無別者，則上加一作田以別之。上加一者，古六書中指事之法，一在田上，與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義尤近。細觀卜辭中記田或田者數十條，亦惟上甲微始足當之」。又曰：「卜辭又屢見唐字，亦人名。其一條有唐大丁大甲三人相連，而下文不具。（鐵雲藏龜第二百十四葉）又一骨有卜辭三，一曰：貞：于唐告𠂤方。二曰：貞：于大甲告。三曰：貞：于大丁告𠂤（後編上第二十九葉）。三辭在一骨上，自係一時所卜，據此則唐與大丁大甲連文，而又居其首，疑卽湯也。說文口部：『𠂤，古文唐，从口易』。

十三

一・〇・〇〇一八　新一二　第二期　字中塗墨

甲　丙□(卜)□貞：(王宏)□□彡□。亡(尤)？

董彥堂先生曰：「以彡爲相續不絕，似是後起之義，在殷代當是伐鼓而祭之義。祖庚時卜辭有『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月』。言鼓彡可知彡與鼓有關。侯家莊西北崗殷代陵墓中曾出土一鼓，與他祭器並陳，此殷人祭祀用鼓之實證也。彡之義殆爲鼓聲，此可於彭字證之。彭字作𡈼，左爲鼓形，右象其聲卽彡字也。彭之初字，殆擬鼓聲之彭彭，故伐鼓而祭，卽謂之彡矣」。（殷曆譜上編卷三）在卜辭中有單用「彡」者，其卜日無定，有稱「彡日」者，其卜日與先祖之名相應，有稱「彡夕」者，其卜日必在先一日。屈氏甲編考釋曰：「彡夕之祭，行於先王生日之前夕；彡日之祭，則行於當日」。案吳其昌曰：「又卜辭定例，凡『彡夕』之祭，必在先祖生日之前夕」。（殷虛書契解詁二八頁）此實屈氏所本。彡夕是否爲先王生日前夕，頗成問題，必卜辭「彡夕」有月

與湯字形相近。博古圖所載齊侯鎛鐘銘曰：『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處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湯其孰能當之」。（觀堂集林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此上甲及唐，自王氏考定後，至今無可易。于，與也。連及之詞。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七頁。本條卜辭乃用生物之餘與祘祭報甲與成湯也。

十一

一・〇・〇〇一六　新二七　第四期

甲　□妊□　二

「二」字，及左上方，均經剜削，去之未淨，故留有痕跡。商錫永曰：「壬卜辭作工，則此爲妊字無疑」。（類編十二）說文：「妊，孕也，从女从壬，壬亦聲」。又與任通，大戴禮保傅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此處之妊，當爲帚姓，前編八・十四・三曰：「亩豕帀帚妊七壬」。同爲第四期卜辭也。帚妊當爲文武丁之婦。胡氏屈氏並定爲第一期卜辭，非。

十二

一・〇・〇〇一七　新三〇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卜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

此是第五期帝乙帝辛時之卜旬方式。𡆥卽早期之田。古代銘刻彙考續編「釋𡈼爲𠂤，謂卽骨窠」。

案𠂤卽骨之初文，當讀爲禍，說文：「禍，害也，神不福也。以示𠂤聲」。契文作𠂤𠂤𠂤諸形，而至第五期則加犬作𤞵形。甲編考釋从唐立庵釋咎，謂「卜辭無咎字，而周易則咎字習見；疑𠂤亡𡆥皆咎字，殃咎之意也」。恐不能以周易習見，卽定爲咎字也。亡，段玉裁云：「亦段爲有無之無，雙聲相借也」。（說文解字段注亡字條）記月之辭，舊派遡書「幾月」，新派則加「在」字，作「在幾月」。

十四

一・〇・〇〇一九反　第一期

甲　□報甲母□羊□

「報甲」據胡氏釋文，原拓猶依稀可辨，甲編考釋以爲「母上殘字，不可辨認」。㊟金祖同釋羊，謂卽吉祥之祥。（殷虛卜辭講話）案祥於卜辭中，恒與勿不連文，戰國策齊策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禁」。可見戰國時人，猶以宗廟之禁爲不祥也。

十五

一・〇・〇〇二〇　新一八　第五期

甲　貞：王宏□？

卜辭例「貞王宏」以下，有綴以先祖之名，亦有綴以其他祭名者，如：

1. 甲寅卜史貞：王宏夕，亡𡆥？　六元二一一
2. 丁巳卜貞：王宏日，不雨？　卜五三五

份，且必需發見有多片相同之月份者，始可斷言，因卜辭六十日，必有相同之干支。一年有六次相同之干支，而生日僅有一次也。

〔補〕

一・〇・〇〇一九　新二八　第一期

甲　不𠂤

新獲卜辭寫本祇錄此正面，甲編祇錄反面。

3. 丁亥卜貞：王宏福，亡𡆥？　（前四・二三・八）
4. 癸亥卜貞：王宏示癸日，亡尤？　（粹一二五　京津三三一）
5. 庚辰卜貞：王宏匕庚日叙，亡尤？
   庚辰卜貞：王宏叙，亡尤？
   庚辰卜卽貞：王宏兄庚𠂤伐，亡尤？　（後上七・八）
6. 甲寅卜貞：王宏，旬亡𡆥？　（戩二一・五　續二・一三・五　四・四六・一）
7. 戊寅宁貞：王宏鄉？　（佚二六六）

本條卜辭，其下缺者，殆不可確指。胡氏釋文補以「□亡尤」者，有其可能，但非必然。

宏卽賓字。王國維先生曰：「按卜辭賓字多作㝵，或作㝵作㝵。盧鐘作㝵，鄀公鐘作㝵，其所从之宀合與宀同意，皆象屋形。㝵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爲賓。各客二字从夂，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止爲从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卽禮經之儐字也」。（觀堂集林一）陳直曰：「禮記禮運云：『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鄭注云：『儐禮鬼神而祭山川』。說文云：『賓所敬也』。卜辭賓卽儐字省文。又案竹書紀年云：『帝芒元年以玄珪賓于河』。賓卽儐字，祭鬼神也，與王賓之誼亦同」。（贅義）郭氏曰：「卜辭之㝵若㝵，蓋从止㝵聲若㝵聲之字也。从止則當爲儐導之儐。說文：『儐導也，从人賓聲。擯，儐或从手』。止乃趾之初文，从止示前導也。故宏當爲儐若擯之古字，譌變而爲宏，說文以『冥合』說之，形義俱失矣。是故『王宏』者，王儐也。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卽卜辭所用宏字之義」。（卜辭通纂第三十九片）葉玉森曰：「卜辭賓字譌變孔多，其初文當爲㝵，象足在室外，主人踞而迎賓，與客字構造法同。變而作㝵，省作㝵㝵㝵㝵㝵㝵等形，乃莫明其誼矣」。（前編考釋卷一第九葉）

十六

一・〇・〇二二　新九　第一期

甲　□亡田？

本片胡氏釋文定第三期，屈氏定一期，僅此「亡田」二字，尙難確定爲一期及三期。惟依辭例，當以貞旬辭之成分爲多，則其全句當爲「□□卜□貞旬亡田」也，以第一期爲是。

十七

一・〇・〇二三　新三一　第五期

甲　□□(卜貞：王)宏□，亡尤？

胡小石與丁山二氏所釋尤字，已成定論。胡氏曰：「卜辭屢言『亡尤』，余釋亡尤。呂氏春秋：『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誘之曰：辟褒而韓，投之無戾，韓而辟褒，投之無郵』。無戾卽無郵，無郵卽亡尤。說文：『𡆥，从乙，又聲』。又，尤，郵古通」。（甲骨文例下）案尹文子：「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尤作郵。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眷同尤良」，卽左哀二年傳：「郵無卹王良也」，亦尤作郵。丁山曰：「殷契中言『亡𡆥』者，不下數百事。孫仲容契文舉例謂卽『亡它』。王襄徵文考釋謂卽『亡猷』。王靜安殷考謂其形『不可識』，其義『猶言亡咎亡它』。愚嘗遍徵殷契，案其形義，疑卽易傳之『无尤』。廣雅釋言：『尤，異也』。尤異一聲之轉，其義故相通。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公羊定元年傳：『異大乎災也』。然則易傳之言『終无尤』，猶言終無災異。……卜辭屢見之『𡆥𡆥』，皆亡災異，亡不利之謂。𡆥皆象手欲上伸而礙於一，猶巛之从一，雒川𡆥之从水，而橫上以一也」。（殷契亡𡆥說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越四十五年後，周策縱氏以二氏所論字形「似尙未得其初誼」，而更爲之說曰：「按文字以一橫劃截斷手指，可視爲七又連文，又亦聲。象手切傷之意。字于金文作𡆥。（辭伯簋：「亡尤」）其形从又(手)無疑。七字在甲骨文及金文皆作十，如丁山數名古誼（集刊一本一分）所說，爲切之初文，本象當中切斷形，自常用爲七數專名，乃不得不加刀旁，以爲切斷專字。今以𡆥爲七又連文，于形聲義皆合。七在此不必爲獨立之偏旁，惟以一橫劃切斷手指，與切義相合。𡆥爲『切手』，蓋古人認以手得物爲吉祥，故占卜恒求『受又』，今語猶稱順意爲『得手』；至切傷其手，則爲過失，爲不利，故卜問『无尤』，而『尤』有怨、悔、災異之義」。（中國文字第四十八册）案周氏以尤爲傷手，甚是，以一劃加於𡆥爲「七又連文」者，非。又「一」橫爲指事，加於𡆥上，示手傷之所在，當去「从一从又，又亦聲」。吳其昌氏曰：「說文乙部之『尤』字，篆文作𡆥，正卽从此𡆥形而來，足徵其碻爲『亡尤』，無可易矣。此以形言之也。更以義言之，則卜辭之『亡尤』，卽易卦爻辭之『亡咎』也。『尤』猶『咎』也。詩小雅四月：『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莫知其咎』也。孟子梁惠王下：『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言『君無咎焉』。論語憲問：『不怨天，不尤人』，言『不怨天，不咎人』也。論語爲政：『言寡尤，行寡悔』，言『寡咎』『寡悔』也。『寡咎』『寡悔』，正猶周易之『亡咎』『亡悔』；而『寡尤』『寡悔』，正猶卜辭之『亡尤』『弗每』矣。此尤『亡尤』『亡咎』，實爲一詞之證也。以後世之義言之，『尤』訓『過』，（詩載馳毛傳，四月鄭箋，淮南俶眞訓高誘注。）『咎』亦訓『過』，（詩伐木毛傳，北山鄭箋，一切經音義六引廣雅。）又『尤』『咎』一誼之證也。更以聲音之理言之，今音之喻母字，本从羣、匣、定三母轉來，則『尤』之古音，實亦讀爲『咎』聲，不特同韻部而已。是故知契文與金文之『亡尤』，卽周易之亡咎也」。（殷虛書契解詁二一頁）案史記屈賈傳：『紛紛離此尤兮』。索隱：「謂怨咎也」。是皆「尤」「咎」相通之證也。卜辭「𡆥」爲足傷，尤爲手傷，殷人認手足之傷爲不利。惟作「亡𡆥」者，在一期武丁時爲多，作「亡尤」者，在二期祖甲以後，此亦有時代先後之因素在焉。

十八

一・〇・〇二三　新二九　第五期

甲　□□(卜)貞：(王宏)歲，(亡)尤？

𠂤，王襄謂：「古歲字嗇文」。(簠室徵文考釋歲時)或作𠂤，或作𠂤一字也。明義士謂：「兵器中斧

十九 一・〇・〇〇二五　新三三　第一期

甲　□□(卜)貞：□勿□？六月。

胡氏釋文作第一期，屈氏考釋作第五期。依書體當以第一期爲是。胡氏釋文有「貞」字，屈氏則無。

胡小石曰：「勿或㣇，余緣文義釋爲『勿翦勿伐』之勿。(甲骨文例下卷二七頁)董彥堂先生曰：『勿與不弗亡等字略同，皆有否定及禁止之義。(見殷虛文字編九卷五頁下引)

21

(考釋第十片)

二十　一・〇・〇〇二九　新一五　第五期

甲　由(用)。

本片「由」下殘存之「𠂤」，乃𠂤字之上部，胡氏釋文補羣字，屈氏考釋作㚔格。

二十一　一・〇・〇〇三一　第一期

甲　貞：勿□？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二十二　一・〇・〇〇三二反　第一期

甲　□(入)旨。方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此爲甲橋刻辭，係記某人貢入龜之記數也。此版可能爲「𠂤」所貢。方爲貢人，亦卽史官。簽名於甲橋，示點收也。

二十三　一・〇・〇〇三三　第一期

甲　□翌乙巳□

22

二十四　一・〇・〇〇三三反　第一期

甲　□貞卜，永□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作册羅振玉王國維釋爪，葉玉森釋永。王國維曰：「按作王國維釋爪，或釋行，均不確。字與金文王人鼎𠂤季(𠂤)正反文相同，當爲永字。(殷契卜辭第一頁)永爲第一期貞人。第一期多於腹甲背面刻字，而以□□卜□貞」序辭爲常見，每與正面之卜辭相銜接，所謂「面背相承」也。

二十五　一・〇・〇〇三三　新四〇　第一期

甲　□㠯□

㠯陳夢家釋妣，(考古第六期)于省吾釋㚔。(殷契通纂)案釋妣甚是。此字卜辭从它，也它古本一字，㚔觀妣亦作㚔可證。說文：「妣，歿也，从女比聲，讀與毗同。」段玉裁曰：「今字作施，

23

漸獲卜辭寫本未錄。王國維先生曰：「翌字作㠯㠯㠯㠯㠯諸體，或但作甲，或从立，或从日。又有彙从立从日者，如小盂鼎之㠯字是也。此字於卜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其爲何字，後讀小盂鼎有『𠂤若㠯乙亥』語，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𠂤若來三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越若翌日辛丑，諸生歷良大和會』。王莽此奏全模仿逸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今文尚書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故莽奏仿之。然則盂鼎之㠯，其爲翌字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上述諸體皆昱字也。後世假用翌字，今尚書作翼，則唐孔穎達所改。羅叔言參事以此說證之卜辭諸甲子，無不相合。惟卜辭之翌，雖十九指作明日，亦間指第三日第四日，與說文明日之訓稍異耳。(殷考二十七頁)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昱，明日也，从日立聲。』段先生曰：『昱字古多假借翌字爲之。釋言曰：『翌，明也』是也。凡經傳字史翌日字，皆是昱日之假借。翌與昱同立聲，故相假借，其作翼者，誤也。」卜辭諸昱字，變狀至多，初不能定爲何字，王君國維因盂鼎『𠂤若昱乙酉』之昱作㠯，謂卜辭中『癸酉卜貞：㠯日乙亥』之㠯，亦是昱日。予循推之他辭，無不相合。如王君之說信也。諸字或从立，或从日，或省立，與石鼓文第九鼓『日隹丙申』下亦有㠯字，與卜辭略同，知亦當爲昱矣。卜辭凡稱次日，或再次日爲翌，歷日以後爲來，歷日以前爲昔」。(續考中七十七頁)董彥堂先生曰：「翌祭之翌，在卜辭中，除紀典之外，均假借爲翌，謂明日日翌日。惟胡氏謂當釋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其說

24

施行而敗廢矣。施旗幡施也。經傳多假借。朱駿聲曰：「當从它聲，經傳皆以施爲之。說文：「敷，敗也」。書舜典：「敷奏以言」。傳云：「敷，陳也」。敷敗互訓，則敗立可訓陳也。國語楚語：「楚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此義卜辭有之，如續二・一・五片曰：「丁未卜爭貞：勿𠂤先氏歲敗？在滦」。汶四四七片曰：「庚申卜㱿貞：往七庚宗歲敗？在十二月」。乙六二七三片曰：「敗于中」。存一・二四二片曰：「貞，自雇敗」。諸敗字似釋陳尸義矣。字又與脤、脤通。楚子脤慶：「脤弘脤」。崔注：「脤裂也」。司馬注：「脤剔也」。釋文：「刻剔曰脤」。卜辭用裂義甚多，如敗羌、敗人、敗牛、敗豕、敗鹿等不勝枚舉。

二十六　一・〇・〇〇三四　新三六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癸卯卜，在𠂤貞：王旬亡𡆥？

㠯與小篆血作㠯形近，當是血字。甲骨文又作㠯（前四・三三・四）㠯（前四・三三・二）㠯（存一・一八二）等形。商錫永曰：「血在皿中，側視之則爲㠯，俯視之則成㠯矣」。（頌齋卷五第十頁）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段玉裁曰：「『凡』，血祭肉也」。『彙』部曰：『彙，血祭也』。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注：『幽謂血也』。毛詩：『血以告殺，骨以升臭』。此皆血祭之事」。有血祭之事，故卜辭有「血室」之辭。又稱「血牛」「血三羊」者，猶中山經：「刉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也，刉猶割也」。本條之「在𠂤血貞」，則地名，𠂤地何在，後世無徵矣。

涼二九四九。㱿㱿三七・三。續三・三〇・四片曰：「甲申卜㱿貞：在㱿㱿田㠯𠂤」。庫二六七二片曰：「己亥王卜，在㱿㱿貞：今日步于滴亡災？」則㠯地名。王氏又曰：「滴十、七錄才㱿㱿，係地名。㱿㱿疑即順，二字並諧也聲」。左傳二十三年傳：「城順而還」。杜注：「順國今汝陰南順縣」。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南順，故順子國，姬姓」。（括志：「故城今潁城縣北五十里」。（歸妓釋地）

三十　一・〇・〇〇三八　新四一　第五期

甲　辛酉（卜貞：王）田□，（往來亡𡆥）？

乙　壬（戌卜貞：）王田□，（往來亡）𡆥？王（乩曰：吉）！茲𠂤，（隻）□十。

丙　二

此第五期卜辭，囲氏考釋定爲三期者誤。丙辭序數「二」，亦痛。「茲𠂤」之𠂤，甲骨文均作㠯。胡厚宣「㱿茲用茲御」，以茲御與茲用同，囲氏從之。案「茲御」一詞，第三期已出現，如㱿七六〇片曰：「貞：不𢦏雨，王𠂤茲御」？㱿一・二三・十一片曰：「壬午卜貞：今日不雨，茲御」？㱿三・一七・五片曰：「翌日戊不雨，茲御」？㱿六八八片曰：「其雨茲御」？皆與「𢦏雨」「不雨」「其雨」相關。如釋爲「茲用」，恐不甚相當。疑即說文「使馬也」之御，殷人有馬車，有騎，且至五期卜辭，多與田獵相關，則使用馬車或騎於田獵爭逐之時，亦正相宜也。「㚔」下爲禽獻之名，如麂鹿之類。

之字王國維先生始釋旬。（觀堂集林卷六釋旬，戩考四十九頁）自甲至癸之十日也。此爲第五期之貞旬形式。囚作㠯。

二十七　一・〇・〇〇三五　新三五　第五期　背甲

甲　己亥卜㱿貞：王𠂤歲，亡𡆥？

㱿與㱿不同，囲氏誤定作㚔，不可信。㱿爲第五期之貞人，當卜辭裂刻時誤脫，而後補在左方。

二十八　一・〇・〇〇三六　新四三　第五期

甲　己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卜貞：（王今夕）亡𡆥？

此卜夕之辭。早期夕作㠯，月作㠯。晚期夕作㠯，月作㠯，書體何以互易，不可知。

二十九　一・〇・〇〇三七　新三八　第一期　字中塗墨

甲　□貞（卜）□貞：今㱿□其至？

囲氏作今㱿其至」，案卜辭地位，似尚有一字，今補之。唐立庵誤㠯爲豕字，故隸定作㚔。此爲紀時之辭，于思泊隸定作㱿，謂即希字。（殷契餘義）按可信也。字亦作㱿（洽七・五

三十一　一・〇・〇〇四〇　第一期

甲　□㠯□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㠯爲方國酋長之名，曾入仕王朝，亦曾受敎國而討伐之。如：

1. 戊申卜，㠯□隆㠯？

戊申卜，㠯㠯□隆㠯？　續五・一五・六

2. 丁酉卜㠯：㠯㠯其㞢？　後上一一・五・七

此㠯爲伯爵。又如：

3. 貞：㠯㠯其㞢㠯？　乙三五三一

師㠯當是仕於王朝之官職。又如：

4. 辛酉卜，我伐㠯？　續九一・三

5. 辛酉卜，我伐㠯，若？六月。　簠典一七五

6. 丁亥卜，㠯其𢦏（翌）？五月。　簠典一〇二

7. 王貞卜，㠯我𢦏？　佚一〇

此爲敵國相征伐。則㠯亦時叛時屬。別有稱「鬼㠯」之㠯者，如：

8.丁卯貞：王命鬼𠂤剛于𠂤？

9.貞：乎𠂤𠂤五牛？

意實難解。有關𠂤之卜辭尚多，此不過舉例耳。楊樹達釋更。（甲文說）李孝定謂：「石鼓有𠂤，疑即許書之鍾。楊說雖無確證，實近之」。（集釋）待考。

〔補〕新二三八　第四期

甲　□□卜㱿于己亥御

乙　㱿　二

甲編失載，新獲卜辭寫本未寫明發掘登記號，當在新獲二三九之前。㱿與㱿即出字，第四期貞人也。彥堂先生曰：「此作加一、止，以示出行於途次也」。㱿，彥堂先生曰：「疑是及之別體」。㱿字不識。

三十二　一・〇・〇四二　新二三九　第四期

甲　庚寅卜卜☒　三

乙　（辛）卯卜（貞）：今夕（亡𡆥）？

屈氏考釋定第一期，序數「三」字漏。此片夕字已作𠙵，決非一期物；胡氏釋文定四期，今从之。甲辭作「卜卜」，下卜字係衍文，加拿大托倫多安大略博物館懷履光藏甲骨第七片，亦多一「卜」

存二・八四六

乙三六二二

『乩』，殆是也。用此字者，其文或曰：『王乩曰吉』。或曰：『王乩曰大吉』。或曰：『王乩曰吉』。諦譖其義，蓋乃卜後呈兆之斷詞，而有若易卦爻彖象詞之比爾。惟卜辭則遇『吉』斯從，『大吉』『弘吉』，斯更樂從；既從，斯契文以紀事。若不吉，則根本不從，根本不記，故傳于後者，惟見吉辭；有異乎易之待人決疑，故卦爻彖象，吉凶悔吝，雖然並陳矣。又，凡此『王 乩 曰……』之文，其時代皆在殷末葉帝辛之世，此實數十百見而無一爽者。今更窮其究竟，悉索傳世卜辭而統計之，則凡此『乩曰』之所昭示者，按其事之性質，可別爲五大類焉：一類爲祭祀。二類爲征伐。三類爲巡幸。四類爲狩獵。五類爲卜旬。綜上以觀，則『乩』之涵義，蓋爲吉凶先見之禨祥，明甚」。（殷虛書契解詁二五一頁）

三十四　一・〇・〇四六　新四六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甲午（卜貞）：武（且乙）祉，其（牢）？　一

乙　東□　一

丙　（丙）申卜貞：□□祉，（其）牢？

丁　（東）羊？

屈氏考釋甲辭作「武丁祉」，誤，甲午之翌日爲乙，不應作武丁也。新獲卜辭寫本「武」下不墓字，則所缺者當是「且乙」二字。胡氏釋文「武」下作空格，蓋闕疑也。祉字考見第八片。

三十五　一・〇〇四七　新六二　第一期　字中塗墨

甲　乙酉卜貞：于丁用牢？　一

屈氏考釋曰：「丁，殆是武丁兄兄丁」。誤，此「丁」爲祖丁，詳見本書第六片考釋。

三十六　一・〇・〇四八　新六〇　第一期

甲　□□（卜）□（貞）：衎其𢦏我，在𡆥？

衎，方國之名，卜辭亦用爲步字，文一二〇片曰：「己巳卜 㞢：王其衎，雨」？仍當釋步。𢦏有克義，克衎之卜辭甚多，如：

1.辛丑（卜）內貞：我𢦏衎于𡆥？　（前六・二二・八）

2.□酉卜㱿貞：我𢦏衎于𡆥？一月　（明三七）

3.□□（卜）㱿貞：我𢦏衎在𡆥？　（文五八〇）

4.己亥卜□貞：我𢦏衎（在𡆥）？　（編一）

5.□□（卜）㱿（貞）：衎不我𢦏？　（卜六九〇）

6.□□（卜）□貞：衎其（𢦏我在）𡆥？　（卜七二三）

7.□□（卜）□貞：衎（其𢦏我在）𡆥？　（林二・七・五）

8.□□(卜)□(貞)：𢦏(𢦚)我在𠂤？　《粹三・四八・二》

此我字，當爲殷王自稱，此于卜辭可證，如：

9.辛未卜殼貞：王𠂤𢦏，受又？　《遺二二〇五》

此稱"王𠂤𢦏"，而另一卜辭則稱：

10.庚子卜殼貞：我勿𠂤𢦏？十一月。　《拾九・十一》

我與王相對，可證前述之我，卽殷王武丁也。𠂤爲地名，與中爲一地。又本片與本書一七三片，爲一甲所折。

三十七　一・〇・〇〇四九　新五一　第一期

甲　貞：羌亡其死。十一月

𠂤（孫詒讓釋羌，曰："說文羊部：'羌西戎羊種人也。从羊人，羊亦聲'。此从𠂤从人，卽从羊省也。金文鄦羌伯鬲作𠂤，羌𠂤作𠂤，此與彼略同。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云：'氐羌夷狄，皆在西方'。則商時西羌種族甚盛，故亦見於龜文。（契文舉例方國第七）董先生曰："羌是西方民族之一，殷代常常征伐他，他也常常來享來王，並且進獻樂舞，以供祭祀。字在武丁時作𠂤（前七・二・四）从羊从人，表示他是牧羊的民族。後來便加上了繩索，作𠂤（後上一三・三），作𠂤（續一・九・八），以示羈縻之意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董作賓

先生全集第二冊四五二頁）此字之演變，我在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中曾加列舉，得其結論如次：

武丁時作𠂤

祖庚時亦作𠂤

祖甲時加彳作𠂤

廩辛康丁時作𠂤。𠂤𠂤

武乙時作𠂤。𠂤

文武丁時作𠂤。𠂤

帝乙帝辛時作𠂤𠂤

𠂤，囘氏考釋定爲"囹"字，殊誤。此字丁山釋"死"，塙不可易。殷墟四十八年山東大汶口遺址發覘作井形之木槨墓甚多。此字正象人在棺木之中，死字可成定論。大汶口之時期在龍山文化之前，造字不自倉頡始矣。（詳見甲骨學第五章八四九頁）

三十八　一・〇・〇〇五〇　新五〇　第一期　字中盥盥

甲　甲辰卜，□壱𢦏□？

𠂤（孫詒讓契文舉例（中六頁），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四十八頁），均以爲"假爲餚"。卜辭通纂三〇七片曰："案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當讀爲婦。婦𠂤乃人名也"。唐立厂曰："卜辭之帝，以辭例推之，當讀爲婦，包括吉金載此毀一・四九。以自帝爲伯婦，是帝可讀婦也。卜辭每言帝□（𠂤）如，是猶帝假爲婦之明徵也"。（殷虛文字十八頁）第一期卜辭記帝𠂤者甚多，皆以爲咸丁之事，𠂤字不識。

三十九　一・〇・〇〇五一　新五六　第三期　字中盥盥

甲　甲午乙未□王子□

囘氏考釋𠂤未定時期，胡氏釋文定第三期，今从之。干支表多爲習契之作，本屬難定時期，今雖據背面之鑽鑿可定約略之時代，然必須驗其背面乃可，且前似尚難一一辦到。

四十　一・〇・〇〇五二　新六一　第三期

甲　□□卜史(貞)：今夕亡𡆥？

史爲第一期貞人，然亦延至第二期。此片夕字作𠙵，當非第一期卜辭也。

四十一　一・〇・〇〇五三　新五三　第五期

甲　丁巳卜貞：(王)𠂤四且丁彡日亡(尤)？

四且丁，王國維先生以爲卽祖辛之祖丁，其言曰："又有稱四且丁者，案商諸帝以丁名者，大

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則四祖丁卽史記之祖丁也"。（觀堂集林卷九殷卜辭中先公先王考）余於"四且丁"文中更以先祖之祭證成之，且定四且丁之稱，始於三期。（詳見甲骨古文字研究二五三頁）

四十二　一・〇・〇〇五四　第一期

甲　丁酉卜貞：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四十三　一・〇・〇〇五五　新五四　第三期　有𠂤劃

甲　□□卜𠂤(貞：王)𠂤且乙𡆥？

乙　乙□(卜)□貞：𡆥？

𠂤貞人名。董彥堂先生定三期貞人。（甲骨學六十年斷代研究的十個標準董作賓先生全集第十冊）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以爲祖甲時貞人，（第五章斷代下）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三二九二片之"兄庚"及三二九三片之"兄己"，亦定爲祖甲時貞人。（貞人備正）案貞人𠂤與旅，當同是延續二三期之貞人，並不專在二期或三期也。且乙爲河亶甲之子祖乙。

四十四 一・〇・〇〇五七 新四五 第一期

甲 ☒圈☒ 三

乙 二告

□，孫詒讓契文舉例以爲圈之借字（文字第九），余作𠙵（中國文字第十五册甲骨古文字研究九九頁）證孫氏釋圈之正確。自羅振玉以來釋「正」者皆誤也。屈氏考釋从饒鬱家之說，以爲舞名者，（綜述六〇一頁）亦誤也。二告卜辭習見，尚有作「三告」「四告」者，商錫永曰：「小告皆讀爲小吉，非也。吉作𠙵，此作𠙵，卽𠙵之省。卜辭每于辭下刻二告小告，乃紀當日册告也。（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十一片）二告或釋「上吉」，「二」決非上字。商氏以册告說，容有可能也。

四十五 一・〇・〇〇五八 第一期

甲 癸☒王☒

斷代卜辭爲本未錄。

四十六 一・〇・〇〇五九 第一期

甲 貞☒𠂤☒

作一耒，作从人从𠬜者。……「𠬜」謹既爲祭名，是動詞也，故「𠬜」字之下，先王名之上，中間亦得加「于」字」。（解詁二八頁）唐先生曰：「𠬜祭之𠬜，卜辭中以爲協合字。在祭祀專名中，亦當爲協合之義。蓋此種𠬜祭在最後舉行，或同時聯合他種祀典一並舉行之也」。（殷曆譜上編卷三第十五頁）案字或省作𠬜。𠬜在卜辭亦爲風名，「東方曰析，風曰𠬜」。（京津五二〇）亦卽地名，「戊子卜㱿貞：王勿步𠬜，往出☒。（綴四〇三）「貞：王于𠬜，酒于上甲，入」？（續存一・一三六）皆是，惟所見不如祭祀卜辭之多耳。「𠬜」已「辭殘，不能確知爲誰人之妣，卜辭中中丁祖乙祖丁祖甲，皆有配名者，今不能確指也。

四十八 一・〇・〇〇六六 第一期

甲 貞：王（走）叔，（亡𡆥）？

斷代卜辭爲本未錄。王國維先生曰：「叔，从叉持木於示前，亦祭之名」。（殷考十二頁）唐蘭先生曰：「祖甲帝乙帝辛時祭祀皆有叔」之一種，而不見叔字。叔在一期作㞢，四期作㞢，象燎木之形，叔當卽叔之新字，从叉持木於祊示前，仍爲叔祭之義」。（殷曆譜上編卷三第十三頁）

四十九 一・〇・〇〇六九 新九六 第一期 字中盜墨

甲 貞：勿叔？二月。

四十七 一・〇・〇〇六五 新五期

甲 ☒𠬜曰（亡）𡆥？

乙 ☒七已☒

斷代卜辭爲本未錄。𠬜，徐中舒曰：「此爲殷代祭名，其義當與協同，蓋卽大合祭之祫。協有合力之意，古本與合相通。如詩江漢「洽此四國」，禮記孔子閒居引作「協此四國」。詩正月「洽此其鄰」，左襄二十九年傳引作「協此其鄰」。書堯典「協和萬邦」，「協時月正日」，史記五帝本紀引作「合和萬國」，「合時月正日」。皆其明證」。（集粹考刊醫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吳其昌曰：「𠬜曰者，亦殷代祭名之一也。其名亦得省作「𠬜」。……其字从从从𠃌，从爲三耒耜之形，蓋𠂤𠂇皆象耒耜之初形，其後乃衍爲「力」字也。（詳殷中葉耒耜考）更有一顯著之證，卜辭有云：「……大命衆人曰𠬜田，其受𠂤，十一月」。（續二・二八・五）此𠬜字，正象三耒並陳之狀，故云：「从𠃌田其受𠂤」，𠂤卽耒也，三耒並陳于田，而「命衆人」其作業焉，斯得「其受𠂤」矣。是故𠬜字原始之初義，爲三耒並陳之象形矣。其後又轉演而爲祭名者，殆此爲群陳耒耜而舉行之祭典歟？又此字固大率从从𠃌，然偶亦間有三耒省作二耒，而作从从𠃌者，……亦間有更省而

斷代卜辭爲本未錄。胡氏定第二期。𠂤卽說文手部之抶，與將爲一字。詳見釋𠂤𠂤。（刊中國文字第八册，甲骨古文字研究一九七頁）

乙 ☒彡☒

乙辭之彡」，疑是勿字之殘文，胡氏俱氏俱據定作彡，今从之。

〔補〕 一・〇・〇〇六九反 新九六 第一期

甲 己丑𠂤（入）□

此是甲橋刻辭，斷代卜辭爲本辜有拓，甲編失載，今據補。𠂤，方國名，此記𠂤之貢龜辭也。

五十 一・〇・〇〇七〇 新六七 第一期 字中盜墨

甲 貞：㞢氏？

㞢，人名。氏下不缺字，胡氏俱加☒者，非。遺珠四五三片曰：「貞：㞢氏」？（前六・六・五片，「貞：㞢勿其氏」？氏下更無他字，惟藏龜六〇・四片曰：「乙丑卜㱿貞：㞢氏𠂤」？則稱「㞢氏」者，屬省略耳。𠂤以字思始之釋氏，通作底，訓致，最爲近似。詳見柏根氏藏甲骨文字考釋七二頁。

五十一 一・〇・〇〇七〇反 第一期

甲 （王固）曰：隹☒。

此前片之背拓，斷代卜辭爲本未錄。胡氏釋文「隹」下補作「十月」，未必是。

五十三　一・〇・〇〇七二　新八〇　第二期

甲　

不字  爲武丁時習用之術語，常與「二告」刻於同一地位，每出現於序數之中間，較序數爲後刻。

丙　（其牢）牢？

𠂤王國維先生釋物曰：「古者謂雜帛爲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觀堂集林卷六釋物）因周金文之勿字作𠂤（孟鼎克鼎召伯毀等）若𠂤（師酉毀綸鎛冉鉦等）諸形，釋物遂成定論矣。彥堂先生曰：「𠂤與𠂤同爲黎之初文，卜辭利卽从𠂤，舊釋勿物，非。𠂤乃勿字，與弗不亡毋，皆作否定辭用」。（殷契佚存考釋三二引）。數十年來王先生釋物之論，乃完全加以否定。於是郭氏撰「釋勿勿」，對彥堂先生大加讚許曰：「至最近由董作賓之發明，始得解決此疑」。更進而曰：「今案董說爲是，蓋𠂤𠂤實黎辩 犁之初文，黎辩 耕也，此字从刀，其點乃象取土之形。其从牛作𠂤若𠂤者，亦卽黎辩 字从牛之意，字稍後起。……𠂤物不見於帝乙之世，𠂤𠂤不見於武丁之世。三字之先後，可以判定矣。……勿物犁黎黎辩 一字也。勿之轉化爲銳利及吉利字者，均由勿之引伸，以勿乃利器，且爲食貨之源也。庶衆稱黎民，其初當猶農夫，言操勿耕種之人也。以耕者多被日晒而黑，故黎有黑義。……有鵹字，（通纂七三〇，佚存九七〇）亦帝乙時卜辭。廣韻鵹爲騽之異文。騽，馬之深黑者，是鵹實从勿，勿亦聲，勿已有黑義也。鵹爲黑馬，則犁若犁，自當爲黑牛，此犁字之又一義也」。（古代銘刻彙考續編釋勿勿）案犁爲黑色牛，與革爲赤色牛，正相對。然此論雖辨，于卜辭𠂤𠂤字之用，意尚未盡。如：「叀不𠂤馬，叀𠂤馬」。（佚二〇　三）「貞：𠂤告。十月」。（前五・二〇・八）「甲戌卜王曰貞：𠂤𠂤告于帝曰不𠂤𠂤」。（粹三七六）「貞：𠂤𡆥。二月」。（人一三二二）「癸巳卜㱿貞：𠂤命□」。（甲一八三九）「□酉卜大貞：𠂤眾酒。十月」。（文五二八）似尚有作人名解及他種用法者，猶待進一步之整理也。

五十九　一・〇・〇〇七七　新八五　第一期　字中塗墨

甲　己亥卜㱿貞：盤用來羌？

甲編考釋曰：「盤來兩字之上，皆有剜削痕，乃削去誤字之痕跡」。㠯盤从于省吾釋。（見凡將齋藏殷虛文字考釋十七・三）用，殺也。左傳昭十一經：「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注：「用之，殺以祭山」。詩商頌殷武：「莫敢不來享」。箋曰：「享獻也」。來謂獻俘，此俘虜爲羌也。

〔補〕　新九三　第一期

甲　□𠂤□

甲編失載，新獲卜辭寫本未寫明發掘登記號。惟查在一・〇・〇〇七八　新九四　第五期　字中塗墨

六十　一・〇・〇〇七九　新六一　第五期

甲　丁卯（卜貞）：王徙，（往）來（亡𡆥）？

乙　□□卜貞：（王徙），往來（亡𡆥）？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後迹也，从彳幺聲』。案後與踐同，踐訓行，（儀禮士相見禮注）訓往，（呂氏春秋古樂篇注）此从辵从戈，或省止，與許書之後同，但戈幺殊耳。又許書後衡並訓迹，乃一字。踐雖訓履，然後亦一字。是一字而析爲三矣」。（增考中六十七頁）楊樹達曰：「余疑此字从辵或从彳，以戈爲聲，卽過字也。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伍員過於吳』，與甲文句例同，高注云：『過猶至也』。　伐字又作衎字，从行與从辵从彳者義無異」。（甲文說七頁）案楊氏「求諸聲」，未必能得契文之實。羅氏釋後，可以尚書證之。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正義曰：「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鄭玄讀踐爲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仍以羅釋爲是。

六十一　一・〇・〇〇七九　新六一　第五期

甲　丁卯（卜貞）：王徙，（往）來（亡𡆥）？

乙　□□卜貞：（王徙），往來（亡𡆥）？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後迹也，从彳幺聲』。案後與踐同，踐訓行，（儀禮士相見禮注）訓往，（呂氏春秋古樂篇注）此从辵从戈，或省止，與許書之後同，但戈幺殊耳。又許書後衡並訓迹，乃一字。踐雖訓履，然後亦一字。是一字而析爲三矣」。（增考中六十七頁）楊樹達曰：「余疑此字从辵或从彳，以戈爲聲，卽過字也。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伍員過於吳』，與甲文句例同，高注云：『過猶至也』。　伐字又作衎字，从行與从辵从彳者義無異」。（甲文說七頁）案楊氏「求諸聲」，未必能得契文之實。羅氏釋後，可以尚書證之。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正義曰：「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鄭玄讀踐爲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仍以羅釋爲是。

六十二　一・〇・〇〇八〇　新六八　第一期

甲　戊辰卜貞：王宅翌（日亡尤）？

甲編考釋曰：「宅字右旁，有一豎劃，乃誤刻而未剜去者」。

六十三　一・〇・〇〇八一　新八四　第三期　字中塗墨

甲　□丑（卜）王貞：□弗□？

乙　戊子（卜王貞）：𠂤帚□？

乙辭釋文較屈氏考釋多「子」「帚」兩字，胡氏釋文同。𠂤字卽御字，御禦古本一字。說文：「禦，祀也」。廣韻八語引說文作「祠也」。（詳見殷契徵醫六十一頁）楊樹達以爲「甲文用此字爲祭名者，往往有攘除災禍之義寓於其中」。（甲文說一七頁）案卜辭疾祭多用御，楊說用於卜辭疾之卜辭，是也。然不能適用於全部卜辭。

六十四加九二合　一・〇・〇〇八二加一・〇・〇一二三　新七四加二二三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戊申（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乙　（己）酉卜（貞）：王今夕（亡）𡆥？

丙　（壬）子卜貞：（王）今夕（亡）𡆥？

本片係卜夕之辭，乃上腹甲左右近千里路處，可以綴合，其在腹甲上之干支排比當如此：

（乙卯）（辛亥）
（癸酉）己酉
————————千里路
壬子　戊申
（甲寅）（庚戌）

六十五　一・〇・〇〇八三　新九一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癸未卜貞：王宏示癸翌日，亡尤？

示壬示癸，羅振玉謂卽史記之主壬主癸。王國維先生曰：「卜辭屢見示壬示癸，羅參事謂卽史記之主壬主癸，其說至確，而證之至難。今旣知田爲上甲，則示壬示癸之卽主壬主癸，亦可證之。卜辭曰：辛巳卜大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前編卷三第二十二葉）又曰：乙未貞：其求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是自上甲以降，均謂之示，則主壬主癸，宜稱示壬示癸。又卜辭有示丁，（殷虛書契菁華第九葉）蓋亦卽報丁。報丁旣作𠂤，又作示丁，則自上甲至示癸，皆卜辭所謂元示也。又卜辭稱自田十有三示，而史記諸書自上甲至主癸歷六世，而僅得六君，疑其間當有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者，如王亥與王恒，疑亦兄弟相及，而史記諸書皆不

載。蓋商之先公，其世數雖傳，而君數已不可考。又商人於先王先公之未立者，祀之與已立者同，故多至十有三示也」。（觀堂集林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案王先生之時，卜辭尚未能斷代，何王所卜，不知也；故以爲史記諸書，自上甲至主癸，僅得六君之名，而其間必有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者，此誤也。卜辭所稱幾示，必爲先王，後王所卜，其「示」必多，故有「自上甲廿示」「伊廿示又三」之辭，並非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也。

六十六　一・〇・〇〇八五　新七二　第五期　背甲　字中塗墨

甲　貞：王宏叙，亡尤？

六十七　一・〇・〇〇八六　新七五　第一期

甲　□□卜內貞：☑其𢦏？

內爲第一期貞人。屈氏考釋謂缺文或是衖字，胡氏釋文，逕補一「衖」，然所缺或不止一字。

六十八　一・〇・〇〇八七　新八一　第一期　字中及界劃均塗朱

甲　☒条☒史人☒　一

史人連用，卜辭甚多，其義當同使字。惟本片「史」與「人」中間似尚有文字，而史上作「𠂤」，可能

爲好字之殘，卜辭曰：「□□(卜)㱿貞：婦好史人于□」。（續四・二九・一）可相比證。「条」字據胡氏釋文補，屈氏未釋。

六十九　一・〇・〇〇八八　新三四　第三期

甲　辛巳(卜)何(貞)：今夕(亡田)？

新獲發掘號作「〇〇一九」，似誤。粹編五四三片曰：「　乃窜辛康丁時卜人。案此卽金文中所習見之『荷戈形也』。當是何(荷)之古文。舊釋爲𢦏，不確。今隸定爲𢦏字」。于思泊曰：「說文河从可聲。按可从丂聲。契文亻字，右从亻，卽丂字。亻字一變而爲𠂉，右从亻，與乃字相混。然乃字從無作亻者。早期金文旂作父戊鼎，考字从丂作亻，窓鼎，考字从丂作亻，伯毀，考字从丂作亻，是古文丂與乃形近易譌之證。汚字再變而爲汚，右从 ，亦象人荷戈形，而與𢦏字相仿。第三期貞人有𢦏者，𢦏作汚 ，下 等形，均象人之荷戈形。……郭氏雖釋亻爲汚，而未能深究从丂从乃从𢦏所以致譌之由，且釋汚爲沈，尤昧於汚字孳變之原委矣」。（駢枝三）何爲二、三期之貞人，史爲一、二期之貞人，故可能同時。許進雄君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甲編號九七一加一二九加七八片曰：「己巳卜史貞：王燕，亩吉燕。□□卜何貞：□燕□吉。□十一月」。證明史與何同版，從鑽鑿形態認應將何提早。按何可提前至第二期，不能作爲一期之貞人也。

〔補〕　一・〇・〇〇八八　新八二　第五期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新獲卜辭寫本之發掘號作「〇〇八八」，案〇〇八八號已編爲甲編六十九號，則新獲所寫似誤。今將此腹甲附於八十八號之後。

七十　一・〇・〇〇八九　新六四　第五期

甲　庚辰(卜)貞：(王今)夕亡(尤)？

乙　壬子卜(貞)：王今夕(亡)尤？

丙　□戌卜貞：(王)今夕(亡)尤？

丁　□子卜(貞)：王今(夕)亡尤？

屈氏考釋胡氏釋文均以「壬子」在「庚辰」前，按卜辭均自中間向外延伸，故以「庚辰」置於「壬子」之前。

七十一　一・〇・〇〇九〇　新八九　第五期

甲　庚□(卜)貞：(王今)夕(亡尤)？

乙鮮牛字據胡氏釋文補。

〔補〕 一・〇・〇〇九一　新八三　第五期

甲　□□(卜)貞：(王)宅(茲)，(亡)𡆥？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七十二　一・〇・〇〇九二　新六九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宅(茲)，亡𡆥？

七十三　一・〇・〇〇九三　新七六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宅茲，亡(𡆥)？

七十四　一・〇・〇〇九四　新六三　第一期

甲　乙□(卜)貞：☒𣪊☒？

𣪊或作𣪊，示首有角，一字也。羅振玉曰：「王氏國維謂卽𣪊雚𣪊，麋皆謂之𣪊之𣪊，注：冒其頭也。此正作麋頭在网下。(增訂中四十九葉)郭行圂雖義流曰：「郭云冒其頭，蓋網麋者冒其頭也。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舍人曰：麋有雖制，蔽茅也」。案說文無𣪊字。卜辭曰：「□□卜貞：王往𣪊☒」？(林一・六・八)「貞：𣪊勿[毋]禽」？(粹一〇〇三)釋𣪊可信。

七十五　一・〇・〇〇九九　新九〇　第五期　宇中盥盥

甲　丙午(卜貞)：王宅□，亡(𡆥)？

新獲殷墟號誤寫爲「〇〇九〇」。

七十六　一・〇・〇一〇〇　新七九　第五期

甲　(貞：王)宅□，亡𡆥？

七十七　一・〇・〇一〇一　新八六　第五期　背甲

甲　(貞)：王宅□，亡(𡆥)？

七十八　一・〇・〇一〇二　新七七　第五期

甲　☒𠂤

七十九　一・〇・〇一〇三　新八八　第三期

甲　癸□(貞)：旬亡(𡆥)？　一

四期卜旬辭，常省略作「癸□貞旬亡𡆥」，此例實自三期始，惟三期較少耳。

八十　一・〇・〇一〇四　新九九　第五期　宇中盥盥

甲　癸☒

乙　□酉卜，(在)𠂤☒。

八十一　一・〇・〇一〇五　第一期

甲　☒雀𡆥？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八十二　一・〇・〇一〇七　新七八　第五期

甲　☒示王𢦏□□翌日，(亡𡆥)？

屈氏考釋脫𢦏字，拓本甚清晰。

八十三　一・〇・〇一一四　第一期

甲　貞：帚□子不死？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屈氏考釋作「帚□」，不作「帚□子」，腹甲殘存「亠」形，當是「子」字下半無疑。此爲右甲橋之下部，故背面刻貞人「㱿」之簽名也。

八十四　一・〇・〇一一四反　第一期

甲　☒𠂤　㱿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此記來人來龜或入龜四十，由史官㱿簽收也。

八十五　一・〇・〇一一六　第五期　宇中盥盥

甲　(貞)𠬜(𢦚)用？

乙　☒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甲辭屈氏考釋謂：「𠬜上所缺，當是其字」。案卜辭習見者均作「𠂤𠬜𢦚用」，未有用「其」字者。

八十六 一・〇・〇一一七 第五期 背甲

甲 癸酉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八十七 一・〇・〇一一八 新一一三 第五期 字中盞蓋

甲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 一

八十八 一・〇・〇一一九 新一〇五 第五期

甲 己亥卜(貞)：王今(夕)亡(𡆥)？

八十九 一・〇・〇一二〇 新一〇六 第一期 字中盞柬

甲 □□(卜)𢦏☒

乙 貞☒

本片爲左甲橋部位，「𢦏」與「貞」，應屬兩條卜辭所殘存。

九十 一・〇・〇一二一 新一〇二 第五期 字中盞蓋

甲 壬戌(卜貞：王田)𡆥，(往來亡𡆥)？ 一

乙 ☒宴☒

此是田獵卜辭，各期形式不一，五期亦有多種，茲依卜辭所留之地位推測，補之如上。說即喪字，从干思泊釋，詳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二十二片。

九十一 一・〇・〇一二二 新一一二 第一期

甲 □□卜(貞)：翌□未□彘？

唐蘭先生曰：「𢦚从日从啓，蓋啟與彘與啟爲一字」。(商代龜卜之推測)，余整理卜辭，得其結果：一、雨而晝殊之義，以作𢦚最多，𢦚𢦚𢦚永之。二、啓發教導之義，僅作𢦚而無作𢦚𢦚者。三、以𢦚作人名。四、以𢦚作方國地名。詳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三十九片。

九十二 已風六十四綴合

九十三 一・〇・〇一二四 新一一〇 第一期 背甲 字中盞蓋

甲 □子卜貞：王(今)夕亡(𡆥)？

九十四 一・〇・〇一二五 新一一一 第一期

甲 □□(卜)兄貞：□□□𢦚不□□雨？

地名。屈氏考釋以爲「樂字繁文」，待考。「兄貞」，據胡氏釋文。

九十五 一・〇・〇一二六 新一一八 第一期

甲 (貞)：今夕□雨？

九十六 一・〇・〇一二七 新一〇七 第一期 有骨臿

甲 貞☒

乙 □□卜□貞：□歲(宜)今𣪘(酒)？

(前五・四七・六片曰：「癸亥卜□貞：乙歲，宜今𣪘酒」？鄴三・四〇・一片曰：「□□(卜)𢦏(貞)：𢦏且乙歲，(宜)今𣪘酒」？知本片所缺者干支、貞人、先祖妣名，及重複酒字。𢦏字自羅振玉釋觶後，各家均無異說。別有𢦏字，或釋爲𣪘，此字在卜辭中爲地名。說文：「𣪘，耕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耕下有人字，沈濤說文古本考謂「古本如此，今本奪人字耳」。段注亦作耕人也」。無論耕或耕人之訓，於卜辭皆不可通。案此字當讀作饎，說文：「饎，厚酒也」。鴻緒案三曰：「𣪘用八𢦏」。鄴曰：「𣪘讀爲饎」。今卜辭用𣪘字，多與酒字相連，如：「□卯卜大(貞)：示癸歲，宜𣪘酒」？(明三〇三)「丙□(卜)貞：翌丁卯𢆶宰歲，宜𣪘酒」？(綴二五一)「□巳卜𢦏貞：父丁歲，宜𣪘酒」？(遺八四八)「庚申(卜)貞：母□歲，宜𣪘酒」？(續二・二・一)釋以饎酒，無不通順，而僅用二「𣪘」字者，亦「饎酒」之意，如：「貞：中丁歲，宜𣪘」？(明六六八)「貞：翌甲歲，宜𣪘」？(七P一一八)「壬申卜即貞：兄壬歲，宜𣪘」？(後上七・十二)「□兄己宜𣪘」？(南明三五八)凡此皆爲歲祭先祖妣而用饎酒，即厚酒，其他則惟有告祭亦用饎酒，如：「己酉卜即貞：告于母辛宜𣪘」？(前五・四八・一)「己酉卜貞：告于母辛宜𣪘」？(前五・四七・五)是也。

九十七 一・〇・〇一二八 新一一二 第五期

甲 癸□(卜)貞：(王旬)亡(𡆥)？二

乙 (癸)□卜(貞：王)旬(亡)𡆥？

九十八 一・〇・〇一二九 第一期 字中盞蓋

甲 □□卜兄(貞)：王𢆶□，亡(𡆥)？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兄爲第一期貞人。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𢆶，追也。从走豚省』。此或小

豕，或从犬，或从兔，从鹿从止，象獸走城而人追之，故不限何獸。許云从豚省，失之矣。（類編第二第十四頁）說文：「追，逐也。」追逐互訓，然在卜辭則追必用於人，逐必用於獸，分別顯然也。

〔補〕 一・〇・〇二三〇 新一〇四 第一期

甲 □保□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保字於此，僅餘一字，不知所指，其考釋，詳見小屯文字考釋四・一二片。

九十九 一・〇・〇二三一 第一期 宰中盤蹤

甲 □不其□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其字考釋，詳見柏根氏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二片。

一〇〇 一・〇・〇二三二 第二期

甲 貞：□告□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告者，下告上之辭。卜辭用告字，與金文之告于大王王季文王相彷彿，詳考見殷契徵文六〇頁。

一〇一 一・〇・〇二三五 第五期

甲 甲□(卜)貞：□□亡□

乙 翌 翌 翌 翌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四翌字習刻者所爲，並無任何意義也。燕京大學藏殷契卜辭二三〇片有四翌字，二三一片亦有四翌字。容希白曰：「卜辭中有練習契刻者，其字甚稚劣，其文不可讀。或連刻同字數字，至數十字者，如此二骨是也。」（釋文三四頁）又於殷契卜辭序曰：「據二三〇諸片，知有以甲骨爲練習契刻之用者。」（前編卷一第三頁七片有二貞字，七翌字，二昧字。）吳其昌氏解詁曰：「文無倫次，字類塗鴉。乃殷代史官中之後進晚學，奉爾樂胤者，執契搖龜，從橫亂柒之賦，適如後世之村童門塾，爛紙汙壁之所呈，絕無何若意識存乎其間也。」二氏所論均是也。

一〇二 一・〇・〇二三七 新二一〇 第五期 宰中盤蹤

甲 戊辰卜(貞)：王田𢀛，(往)來亡(𡆥)？

一〇三 一・〇・〇二三八 新二一六 第五期 背甲

甲 □□卜貞：(王)其(亡)歲，(亡)𡆥？

一〇四 一・〇・〇二三九 第二期

甲 癸巳卜王。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卜王」卜辭，爲第二期祖甲時物。以河南博物館於辰國十八年在小屯村北發掘所得爲大宗，該館所出版之甲骨文錄載有九十七片，其後續出之殷虛文字存真六集，扣除文錄所刊重複者外，尚有一百八十一片。至於散見其他甲骨著錄書者，以明歲壬之殷虛卜辭一百零七片爲最多。如此大量之「卜王」卜辭，與武丁文武丁時代之僅有「卜王」辭例者完全不同。其必有特殊意義者，可不言而喻。有人以「卜王乃『卜王貞』之省略」，或「蒙上文省去『在某地卜』數語」，或「蒙下文省去『曰貞』以下諸字」。（貞卜人物通考六十三頁）或以爲「祖庚祖甲之時，王皆親卜；而所卜諸事，則不悉刻諸龜骨，故時有卜王之辭」。（甲編考釋）此皆以常態視甲骨，不知同中之異也。今日所見者，固多「□□卜王」一辭，或二辭或五六辭相同，類皆斷片殘辭，甚少契刻全龜或全骨者，然亦偶有較完整之甲骨，可以說此「卜王」之大體。蓋所刻八九辭或十數辭中，必有一辭或二辭契刻他事，非盡爲「卜王」之辭也。舉例言之，甲骨綴合新編一〇四版乃甲骨文錄之一八〇加一一六加小屯甲編二九〇〇綴合，其辭曰：

甲 甲戌卜王，在𠂤壹卜。 一

乙 甲戌卜王，在五月。 二

丙 甲戌卜王。 三

丁 (甲)戌卜(王)。 (四)

戊 (甲戌卜王)。 (五)

己 (甲戌卜王)。 六

庚 甲戌卜王。 七

辛 甲戌卜王貞曰：雨。

第一卜有「在𠂤壹卜」。第二卜有「在五月」，則第一卜非「省去在某地卜」也。最後一卜有「貞曰雨」，則第一第二卜均非「省去曰貞以下諸字」也。又加甲骨綴合新編一六二，係續存上一六四（元嘉二三四）加前編五・五・七綴合，其辭曰：

甲 甲子卜(王)曰貞：翌□□咸(𢦏)且乙□ㄓ方其☒ (一)

乙 甲子卜王曰貞：𠂤女ㄓ茲用𠂤于雨？ (二)

丙 甲子卜王。𤰔卜，大𤰔？ (三)

丁 甲子卜王。𤰔卜，小𤰔？ 四

戊 甲子卜王。𤰔卜，茲用𤰔？ 五

己 己卯卜王。 一

庚 己卯卜王。 二

丙、丁、戊三辭同爲甲子卜，然無「曰貞」二字，而有「以下諸字」。「以下諸字」亦不同於甲、乙兩辭，何得云：「蒙上文省去」，或「蒙下文省去」耶？至十六日後己卯則僅有「己卯卜王」四字，此所「省」者，甲乙辭歟？抑丙丁戊辭歟？凡此皆非「省文」可釋。又如文錄七二六（存眞四・九六）片，其辭曰：

甲　丙(子卜)王。

乙　丙子卜王。

丙　(丙)子卜曰貞：王其往于田，亡𡆥？　在十二月

此非王親卜之辭也：「曰貞」爲王所親口說問：「王其往于田亡𡆥在十二月」，則太史之所問所記。甲乙兩辭之「王」，亦非親卜可知，今無所記者，王不問也。非問而「不悉刻」也。又如新綴六四六片，係文錄二二〇（存眞四・八〇）加文錄二二六（存眞四・八一）合，其辭曰：

甲　癸(卯卜)王。

乙、丙、戊　癸卯卜王。吉。

丁　癸卯卜王。吉。

丙　癸卯卜王。吉。

乙　癸卯卜王。吉。

甲　癸(卯卜)王。

乙、丙、戊三辭，均著一「吉」字，其餘則否。此亦王無所問，而僅卜一太卜之斷語曰「吉」。亦非

七），「壬寅卜王，癸卯卜王」（錄二三八），「己巳卜王，庚午卜王」（錄二四一），「乙酉卜王，丙戌卜王」（錄二九二）之類，這證明祖甲幾乎是天天在做這種神秘工作。據所記的月名，干支，又似乎不全在一個短時期之內，至少須在祖甲即位的初年。

何以知卜王就是考驗太卜？這可舉以下兩片爲例。

胡厚宣編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三四三八片（粹編一三三二片）：

甲寅卜王。　一

甲寅卜王。　二　乙卯卜王。　一

乙卯卜王曰貞：「翌丙辰，王其步自隻」？　（一）

乙卯卜王曰貞：「于丁巳步」？　（二）

我們看，在甲寅這一天，祖甲親自問卜，他命太卜灼骨見兆，但他不說問的事情，太卜看了卜兆，當然要報告是吉是凶，祖甲也許是點頭或者搖頭，有所表示，太史是照例寫刻四個字「甲寅卜王」，濡墨執筆，靜待國王說出他問的事情，再寫再刻，但是他不響了，兩次都是如此。其餘許多次也都曾如此，太史早已知道這是新王的脾氣。這一天他只問卜二次，到了第二天乙卯，王又親來占卜了，在第二次灼骨見兆之後，太史記上「乙卯卜王」之後，他開口了，說：「我要卜問明天丙辰從隻出發」？太卜看了卜兆，必然說「明天不好」，於是祖甲再卜一次，卜完，他說：「問改在丁巳出發如何」？這一次結果也許是吉的。從這一塊骨版，可以

王所親卜而「不悉刻於龜骨」也。彥堂先生對此「卜王」之解釋，最爲中肯，認爲是「祖甲考驗太卜」。在「殷代的革命政治家」一文中，曾有「考驗太卜的『卜王』問題」一節，暢論「卜王」之意義：

卜王的記較，是在龜甲或牛胛骨的斷片上常見的，如「乙丑卜王」（錄一八九骨）一類，這是太史所寫所刻的，上三字是記卜之日，卜之事。照例，太史要記太卜每一項的占卜，刻著「某日卜」三字。下一字是問卜的人，在國王親自問卜時，所以記的一個「王」字。這一類的例子非常多，幾乎從甲子到癸亥，六十個日子，沒有一天不有「卜王」的片子。有時在京都，有時又在外面，隨時隨地，都有此類。這類片子，顯示著王來問卜而並不說出所問的事情，在太卜不敢不卜，在太史不敢不記。殷虛卜辭，歷代都有王親卜問的事，但是必記上所問之話。祖甲時的卜辭，如「丙子卜王貞：『其有禍？』在正月」。這是太史所記祖甲問卜，較完整的卜辭，意思說在正月丙子這一天，國王祖甲親來占卜，太卜灼骨見兆之後，王就問了一句「將有災禍嗎」？如果他這次不問，太史祇能寫刻上面四個字，就是「丙子卜王」。關於卜王，以前有人推測過，以爲：卜王就是「卜嗣王」（見王襄氏殷契徵文考釋典禮）。或者說「卜王是選舉嗣王的決定，如同用抽籤的方法一樣」。（見馬元材氏卜辭時代的經濟生活狀態，刊民國十九年開封飛躍雙周刊二卷一期）這都看錯了。如果卜嗣王，決定嗣王選舉，就不應該祇見於祖甲的時代，其餘的王卻是都不占卜。

（中略）有時候，祖甲在前後兩天，繼續著考驗太卜，例如「丁亥(卜)王，戊子卜王」（錄二一

看出來太史所寫的「曰貞」二字的情形，是記著乙卯日占卜，是王叫卜的，照例寫「乙卯卜王」四字。忽然王說話了，說出要問的事，是「明天丙辰王將要從隻地出發，好不好」？所以記著「曰貞翌丙辰王其步自隻」？第三卜也是如此，太史必感覺到特別，這一次我王可說了話了。另一片見甲骨文錄第一七八片。這是牛胛骨的全版，左邊一行由下至上，共有七辭，右邊由上至下，共有三辭，卜了十次，中間又有一辭，文如下：

癸未卜王，(單行)在四月。癸未卜王。(以下皆雙行)癸未卜王。癸未卜王。

癸未卜王。癸未卜王。(牛胛骨左邊七辭，每辭王字另行，左行，每段長約三公分。)

癸未卜王。癸未卜王。癸未卜王貞：「其雨」？(右邊皆下行)

癸未卜王。二(骨中部，佔四行，文左行。)

癸未卜行貞：「今日至於翌甲申，不雨」？

四月癸未這一天，祖甲接連著親自問卜了十次，九次不說話，到第十次，他問了一句「將要下雨嗎」？大概太卜的答案是「不下」，他又告訴太史行說：你再問一次「這兩天是不是都不下雨」？於是又有「行貞」一段卜辭。卜兆旁注「二」，因爲王所貞是正面，算是第一次。（實是癸未的第十次，皆未記數字）。行貞反面算是第二次了。

看以上的例子，可以知道凡是寫「某日卜王」的，是王不說話，不說他問的何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祖甲是一位聰明睿智的皇帝，爲甚麼不明白的表示他所貞問的事，使太史們都

不敢問，又無法紀錄。在祖甲不肯說出來的疑問，恐怕只是考驗太卜所作的判斷，是否可信而已。在祖甲時代占卜的事項忽然少了，必與這許多次「卜王」記載的神秘故事是有關的。

（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三冊五九一頁）

觀此彥堂先生之敍述，對卜辭之認識，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親切，有如身履殷廷，聞君臣對語。媿愧道來，於卜辭之前因後果，剖析明白，使初學者讀之，能心領神會，豁然開朗。余故詳錄之，以告治契者。

一〇五　一・〇・〇一四〇　新二三三　第五期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一〇六　一・〇・〇一四一　新二〇七　第五期　字中盜墨

甲　□未卜貞：（王）步（自）□歲，（亡）𡆥？

一〇七　一・〇・〇一四二　第一期

甲　☒躲☒

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貴正君旅位者，長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選課之。』此義尚與古合。（孔氏七釋非予）其二則爲動詞。言「射侯」，「射牢」者皆是。又有射牲之事，則祭祀之禮也。楊遇夫曰：「殷虛書契後編下二版云：『其射三牢，惠伊。』王靜安考釋無說。余謂此因祭伊尹而射牲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天子籍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牢，割牲，擊豕。』據甲文有射牢之文，知周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卜辭瑣記）

一〇八　一・〇・〇一四三　第一期

甲　貞：由□乎☒？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〇九　一・〇・〇一四五　新二〇一　第五期

甲　□□卜貞：☒上甲𠂤☒？在九（月）。

寘祭爲彡、翌、祭、寘、劦五種祀典之一種。五種祀典之記譜，起於二期祖甲時，慶祚康丁武乙三王時未發現，文武丁時代則余藉兩骨柵之刻辭，而譜出五種祀典之記譜。至帝乙帝辛時，則五

不敢問，又無法紀錄。在祖甲不肯說出來的疑問，恐怕只是考驗太卜所作的判斷，是否可信而已。在祖甲時代占卜的事項忽然少了，必與這許多次「卜王」記載的神秘故事是有關的。

（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三冊五九一頁）

觀此彥堂先生之敍述，對卜辭之認識，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親切，有如身履殷廷，聞君臣對語。媿愧道來，於卜辭之前因後果，剖析明白，使初學者讀之，能心領神會，豁然開朗。余故詳錄之，以告治契者。

一〇五　一・〇・〇一四〇　新二三三　第五期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一〇六　一・〇・〇一四一　新二〇七　第五期　字中盜墨

甲　□未卜貞：（王）步（自）□歲，（亡）𡆥？

一〇七　一・〇・〇一四二　第一期

甲　☒躲☒

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貴正君旅位者，長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選課之。』此義尚與古合。（孔氏七釋非予）其二則爲動詞。言「射侯」，「射牢」者皆是。又有射牲之事，則祭祀之禮也。楊遇夫曰：「殷虛書契後編下二版云：『其射三牢，惠伊。』王靜安考釋無說。余謂此因祭伊尹而射牲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天子籍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牢，割牲，擊豕。』據甲文有射牢之文，知周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卜辭瑣記）

一〇八　一・〇・〇一四三　第一期

甲　貞：由□乎☒？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〇九　一・〇・〇一四五　新二〇一　第五期

甲　□□卜貞：☒上甲𠂤☒？在九（月）。

寘祭爲彡、翌、祭、寘、劦五種祀典之一種。五種祀典之記譜，起於二期祖甲時，慶祚康丁武乙三王時未發現，文武丁時代則余藉兩骨柵之刻辭，而譜出五種祀典之記譜。至帝乙帝辛時，則五

不敢問，又無法紀錄。在祖甲不肯說出來的疑問，恐怕只是考驗太卜所作的判斷，是否可信而已。在祖甲時代占卜的事項忽然少了，必與這許多次「卜王」記載的神秘故事是有關的。

（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三冊五九一頁）

觀此彥堂先生之敍述，對卜辭之認識，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親切，有如身履殷廷，聞君臣對語。媿愧道來，於卜辭之前因後果，剖析明白，使初學者讀之，能心領神會，豁然開朗。余故詳錄之，以告治契者。

一〇五　一・〇・〇一四〇　新二三三　第五期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一〇六　一・〇・〇一四一　新二〇七　第五期　字中盜墨

甲　□未卜貞：（王）步（自）□歲，（亡）𡆥？

一〇七　一・〇・〇一四二　第一期

甲　☒躲☒

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貴正君旅位者，長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選課之。』此義尚與古合。（孔氏七釋非予）其二則爲動詞。言「射侯」，「射牢」者皆是。又有射牲之事，則祭祀之禮也。楊遇夫曰：「殷虛書契後編下二版云：『其射三牢，惠伊。』王靜安考釋無說。余謂此因祭伊尹而射牲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天子籍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牢，割牲，擊豕。』據甲文有射牢之文，知周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卜辭瑣記）

一〇八　一・〇・〇一四三　第一期

甲　貞：由□乎☒？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〇九　一・〇・〇一四五　新二〇一　第五期

甲　□□卜貞：☒上甲𠂤☒？在九（月）。

寘祭爲彡、翌、祭、寘、劦五種祀典之一種。五種祀典之記譜，起於二期祖甲時，慶祚康丁武乙三王時未發現，文武丁時代則余藉兩骨柵之刻辭，而譜出五種祀典之記譜。至帝乙帝辛時，則五

不敢問，又無法紀錄。在祖甲不肯說出來的疑問，恐怕只是考驗太卜所作的判斷，是否可信而已。在祖甲時代占卜的事項忽然少了，必與這許多次「卜王」記載的神秘故事是有關的。

（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三冊五九一頁）

觀此彥堂先生之敍述，對卜辭之認識，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親切，有如身履殷廷，聞君臣對語。媿愧道來，於卜辭之前因後果，剖析明白，使初學者讀之，能心領神會，豁然開朗。余故詳錄之，以告治契者。

一〇五　一・〇・〇一四〇　新二三三　第五期

甲　其牢（又一）牛？

乙　（其）牢（又一）牛？

一〇六　一・〇・〇一四一　新二〇七　第五期　字中盜墨

甲　□未卜貞：（王）步（自）□歲，（亡）𡆥？

一〇七　一・〇・〇一四二　第一期

甲　☒躲☒

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貴正君旅位者，長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選課之。』此義尚與古合。（孔氏七釋非予）其二則爲動詞。言「射侯」，「射牢」者皆是。又有射牲之事，則祭祀之禮也。楊遇夫曰：「殷虛書契後編下二版云：『其射三牢，惠伊。』王靜安考釋無說。余謂此因祭伊尹而射牲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天子籍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牢，割牲，擊豕。』據甲文有射牢之文，知周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卜辭瑣記）

一〇八　一・〇・〇一四三　第一期

甲　貞：由□乎☒？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〇九　一・〇・〇一四五　新二〇一　第五期

甲　□□卜貞：☒上甲𠂤☒？在九（月）。

寘祭爲彡、翌、祭、寘、劦五種祀典之一種。五種祀典之記譜，起於二期祖甲時，慶祚康丁武乙三王時未發現，文武丁時代則余藉兩骨柵之刻辭，而譜出五種祀典之記譜。至帝乙帝辛時，則五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甲編考釋未定時期。孫詒讓曰：「令即躲之省。說文矢部：『躲，弓發于身而中于遠也。从矢从身。篆文作射，从寸，寸謹度也，亦手也。』此則象弓矢形。金文躲尊作令，遽盤作令，又靜敦作令，緟田鼎作令，石鼓作令。偏旁亦如是作，皆可互證。（契文舉例）羅振玉以爲字象「弓弦矢形，或左向，或右向。許書从身乃由弓形譌，又誤橫矢爲立矢。其从寸則从又之譌也。（增考中四十三葉）唐立厂曰：「令字蓍龜『躲』，由金文的『射』作令，『尌』作令看來，似乎不會有問題，但說偏旁分析起來，令字從矢從弓，應當是『矧』字，本是弛弓發矢的意義，後來假借做『況也』的意義，而發矢一義的『矧』，卻誤成『躲』，因此分岐做二字。（古文字學導論下已經史的考證）案以卜辭而論，未有作「況也」之矧字解，字亦作令，見伸二五三三、前五・四二・七。其作名詞用者，如「三百射」「射三百」「多射」，皆爲作職之射士。殷之官分左中右，故戴國策楚策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而韓非子十過篇「中射士」舊注亦云：「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說林上下均有「中射之士」。呂氏春秋去宥、史記張儀列傳作「中謫」，謝與射通。似爲楚之官名。卜辭有「射𠂤」其人，常衛王命行事，亦蓋充以供祭祀之用，當卽周禮夏官之射人。呂氏春秋高注：「中謫，官名」。又曰：「細小人也」。史記索隱：「蓋侍御之官」。韓非子十過篇說射人約賀注：射人爲獵者也」。孫詒讓曰：「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洎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執弓矢，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舊記典又復盛行。寘與祭、劦協奠舉行。本片之九月值寘祭者，帝乙時僅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祀三年可合，帝辛時僅元、二、十、十一祀四年可合。但不知卜日之干支，故不能確指爲何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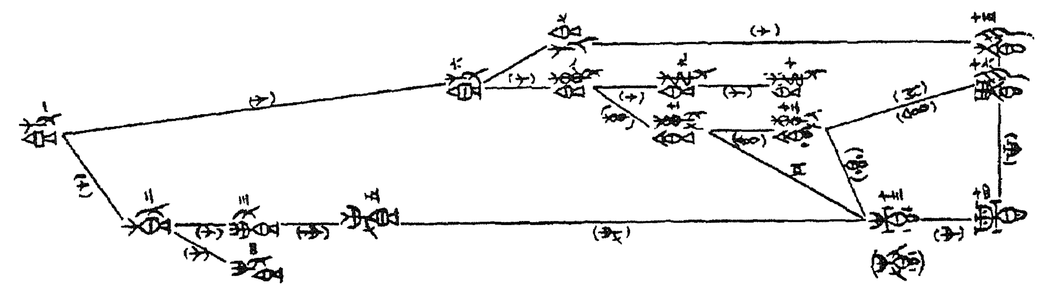
彥堂先生曰：

寘祭，五期皆有之，其字形變易，最爲繁雜。今所蔡定者爲第五期之一體，作令者也。由今之考定，其字从矛爲聲，卽說文之矧。說文「矧，詆也」。宋本作「設食也」。蓋以食品祭祀先祖妣者也。第一期作令，卜辭云：

乙酉卜，𡆥今日酒寘（劦）于父乙。（前四・一一・三）

寘从食从又，爲以手獻食物于神示之義，从中，與弋之作𢦏者同，以矛爲聲也。寘祭亦用酒，此其一例。二期五期字皆見祀譜。三期字略同二期，惟四期與體爲多。蓋新舊兩派，皆有此祭，而四期卽承接一期也。茲爲節省篇幅計，僅錄各期寘字之異體，並參列金文，爲演化表如次，每字注其所見，不復備舉原文。

「寘字演化系統表：



觀右表，「貞」字之演化，在卜辭中二百餘年間至於十三種之多，其變漸變易，依次求之，尚有系統可推尋也。金文中「十四」直承五期「十三」體，而「十五」「十六」，則亦各有所受。蓋从又以示動作，一手或左（𠂇）或右（𠂇），固可互用，而一手化爲二手（𠬜），二手並著人身（𠬜），亦文字由簡趨繁之常例，故由「鼎」變而爲「鼐」，作冊之自作可異，細審之即當瞭然也。今據定五期之𠬜，乃由兩手演化，當如附載之𠬜，𠃌蓋从之訛變，此例卜辭中有之，如「𢦏」之別體，不从丮而从攴，更變攴以成𠃌，如第一期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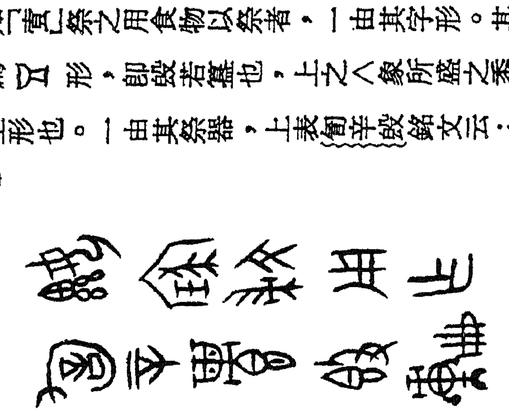
□□卜，賓貞：「𢦏（𠬜）手宦」？　三月。　《前六・一三・二》

𢦏作𠬜，从兩手植木于土，即樹藝之藝也。而同時卜辭又有：

貞：「勿𢦏（𠬜）手□」？　乙八一三

此「𢦏」从中，中木可互用，而从丮則變爲𠃌，从土亦如故也。二期以後，更增人身，省土作𠬜（《前六・一五・七》或𠬜《前六・一五・二》矣。其由𠬜而𠃌，由从而𠬜，演化之迹，與「寘」字正同。又由金文「十四」、「十六」兩體對證之，十六體旁無𠃌，而右則从丮，凡所以示兩手，亦可知「十四」之𠃌即兩手之𠬜，故不再重出之也。此字以五期之形爲代表，爲作「寘」，其音與藝則取之金文之𠬜，即說文之「埶」也。

知「寘」祭之用食物以祭者，𠃌由其字形。其字必从皇，皇在卜辭中作㠯，下爲盛食之器，爲𠙵形，即設若簋也，上之人象所盛之黍稷。其作㠯者，即食字，𠙵爲器蓋，舉其器之全形也。𠃌由其祭器，上表{{甸}}{{宰}}{{毀}}銘文云：「{{𠬜}}{{敢}}作{{甸}}{{宰}}{{寘}}{{毀}}。庚丙{{卣}}{{殷}}{{文}}存上・四八・七



此器自名爲「𠬜」，又稱「寘𠬜」，蓋寘祭所用之器也。又表中所列之沈子簋，其銘文有「作苋簋，用𢦏𢦏已公」語。{{贏}}{{簋}}亦稱𢦏簋」，是寘祭用𠬜與簋之明證也。𠬜舊釋爲敦，敦與簋皆爲盛黍稷之器，皆有蓋，食時則去之。{{儀}}{{禮}}{{公}}食大夫{{禮}}云：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中略）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

{{士}}{{昏}}{{禮}}云：

黍稷四敦皆蓋，（中略）賓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敦𠬜形制相類，均爲盛黍稷之器，而寘祭用之，此「寘」爲黍稷食物以享祖妣之祭之確證也。

（{{殷}}{{虡}}{{書}}{{契}}{{後}}{{編}}卷三）

一一〇　一・〇・〇一五二　第一期

甲　丙⿰𠂤𠂇　⿰𠂤𠂇充死。

漸{{邊}}卜辭爲本未錄。⿰𠂤𠂇字下半殘，字不識。

〔補〕　一・〇・〇一五三　新一三八　第一期

甲　⿰𠂤𠂇不雨⿰𠂤𠂇

此片甲編失載，據{{新}}{{邊}}卜辭爲本補。

一一一　一・〇・〇一五四　新一二五　第一期

甲　貞：不隹多介𠂤？

{{匡}}氏{{甲}}{{編}}考釋曰：「貞字上有刮削痕，先有誤刻之字而又削去者」。又曰：「按介、个二字古通。{{書}}{{大}}{{傳}}：『若有一介臣』。{{大}}{{戴}}引此文，介字作个。{{左}}氏{{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杜注：『一介，獨使也』。獨使，即一个使者。是亦謂一介爲一个也。本辭多介，意蓋指多个祖先」。案卜辭有「多介祖戊」（{{續}}八〇・三）未有「多介祖」之辭，似「多介」非「多個祖先」也。尚有稱「甲介」（{{前}}一・四三・四），「王介」者，（{{懷}}S〇一三三五。{{安}}{{大}}{{略}}{{博}}{{物}}{{館}}）終不能以「个」字釋之，義猶待考。𠂤，{{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卜辭中从止，下它，或增从彳，其文當曰：『亡𠂤』，或曰：『不𠂤』，殆即它。上古相問以無它，故卜辭中凡貞祭於先祖，尚用不它，亡它之遺言，殆相沿以爲無事故之通稱矣。卜辭中亦單稱它，則當是有故，不可以祭矣」。（{{增}}{{考}}中三十四葉）。

〔補〕　一・〇・〇一五四反　第一期

甲　⿰𠂤𠂇入十。

{{伊}}{{藤}}未拓印，承{{石}}{{璋}}{{如}}先生{{校}}贈拓本，茲特補入。⿰𠂤𠂇即{{說}}{{文}}部首之{{鬲}}字。「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口}}，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土部：「{{堵}}，{{垣}}也，从土{{者}}聲。⿰𠂤𠂇古文

墉」。兩者當是一字。又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者不能進，惡者不能去，是以亡國也。从邑，臺聲」。郭、亭古本一字。王筠曰：「郭，國名也。既亡之後，其地屬齊」。（說文句讀）王鳴盛曰：「郭字注：『齊之郭氏虛』云云，逸周書作雒解：『因殷故于郭邑』。孔晁注：『郭邑地名』，未知即此否」？（蛾術編）郭虛、郭陵，無論是一是二，必周以前亡國之地，在卜辭中爲守禦氏多見於一期武丁時，此後甚少見，至文武丁時有卜辭曰：「□未卜，㞢：命𠂤取㝬守人」。（本編一四五片）是郭之滅亡，或在此時。故五期卜辭有地名㝬守也。

一一三　一・〇・〇一五五　新二二六　第五期

甲　直羊

一一四　一・〇・〇一五六　新二二七　第一期

甲　□子卜(貞)：㞢□　二

㞢字拓本下半筆畫爲盾紋所掩，下半之𠂤从屈氏摹定。胡氏釋「誅」。

一一五　一・〇・〇一五八　第一期　字中瓷墨

甲　□午□或□？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一六　一・〇・〇一五九　新二二八　第五期

甲　□□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一七　一・〇・〇一六〇　新二二九　第一期

甲　□□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一八　一・〇・〇一六一　第一期

甲　小告　六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一九　一・〇・〇一六二　第一期

甲　□子(卜)設貞：(且)乙若？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本片「且乙」，係據殷契拾掇一・一八三片曰：「辛巳卜設貞：且乙若」補足。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又『諾，𠱁也。从言若聲』。案卜辭舊若字，象人跽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古諾與若爲一字，按若字訓爲順。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擇菜之誼，非其朔矣」。（殷考中五十七頁）葉玉森曰：「按契文若字，並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爲：『有孚永若』，虞注：『若，順也』。卜辭之若，均含順意。（說契）丁佛言曰：「若義爲順，象人席坐，兩手理髮之形，取其順也」。（古籀補補）卜辭通纂別二曰：「辭云：『若茲不雨，帝隹茲邑𡆥』。乃求晴之卜也。『若』爲虛擬之詞，此例恆見」。按「若茲」二詞，卜辭甚多。遺珠六二〇片曰：「壬寅卜，宂貞：若茲不雨，帝隹茲邑𡆥，不若」。與通纂之辭全同，而下多「不若」二字，與「若茲」相對，則「若」非虛擬之詞也。

〔補〕　一・〇・〇一六二反　第一期

甲　□入

甲編未拓印，承石璋如先生檢贈拓本，茲特補入。屈考釋曰：「背面有說字簽名」，不確。

一二七　一・〇・〇一六三　第一期

甲　辛卯(卜貞)：翌乙未(易)日？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乙未」下缺文，胡氏屈氏均未補，依辭例當是「易」日。

一二八　一・〇・〇一六九　第一期

甲　□𠂤□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𠂤字不識。

一二九　一・〇・〇一七一　第一期　有骨臿

甲　□羌□

乙　□于羌用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甲編考釋曰：「此骨版，誤作龜版」。甲辭羌字已殘，胡氏釋文有，作乙辭。屈氏考釋爲。卜辭之羌甲，即史記殷本紀之沃甲。沃乃羌之譌。王恩洋曰：「卜辭既以祖辛羌用祖丁相次，祖丁爲陽甲之父，則羌甲無以當陽甲。郭氏卜辭通纂辨之已詳，茲不贅述。吾人考古所得之材料，應據地下以改地上，不應改地下以俾會地上也。郭氏以羌沃音不可通，故釋羌爲牟，謂即狗之初文，以牟與沃爲通假，又改金文之鬲𩵦羌爲鬲𩵦狗，以證明己說。然𠂤爲之爲羌，已無可移易，唐立庵先王羅說，後主郭說，謂羌字乃不爭之事實，是也。然唐氏謂羌羊與沃音近，亦不可從。按地上地下材料之證合，祇有二途，一爲音之通，一爲形之譌。所謂形譌者，祇能改地上，不可改地下也。史記作『沃甲』，沃乃羌字之形譌。說文有沃無羌，段王裁說文注謂羌隸作沃。清代學人之考說文者，亦均謂沃今作沃。竝應一切經音義十一，沃古文羨同。按沃與羌天，繁簡每無別，山海經海外西經：『渚天之野』。博物志外國作『渚沃之野』。古文从水與否一也。如卜辭且亦作沮，金文巠亦作經，是其證。蓋羌字譌爲天，後人改爲沃，自隸省後則通作沃矣。至篆文从彡，隸變多作丬，从丬者隸變通作廾，二者易混。羌字篆文作𦍌，又作𦍌，隸變則改中間彎畫爲橫畫矣。金文羌字，鄦羌伯鬲作𦍌，既譌爲沃，後又改爲沃。此係文字形譌之常例。由商迄漢，曰千餘載，此千餘載中，文字音與形之衍變至劇，苟地下材料與地上材料爲同記一事一物一名，決不能一一照合者，非音之轉則形之譌也。至世本及紀年羌甲作開甲者，羌開雙聲，並譌紐字也」。（殷契辭攷）案王說甚是。

一三〇　一・〇・〇一七二　新二四〇　第一期

甲　辛丑卜設貞：㞢

甲　□宣□弗□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宣爲第一期武丁時貞人。

二二七　一・〇・〇一九五　新一三九　第一期

甲　□由□年？

二二八　一・〇・〇一九六　第四期

甲　己　丁　戊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書契作風，頗類第四期。甲編考釋「戊」作「戊」誤。

二二九　一・〇・〇一九九　新一三一　第一期　有杲畫

甲　□吳□

毛公鼎「肆皇天亡𠂤」，吳大澂字說釋「斁」。小子射鼎作𢦏。古籀補謂「斁或作射」。王國維先生毛公鼎銘考釋曰：「吳語蒙讀爲斁，古通作無射。吳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亦爲射。殷虛卜辭有此字从目从矢，以聲讀繹之，實即眩之異文，原形移置字也。……眩字在金文，則當讀爲射，同音假借也。御㠯敔、靜簋及毛公鼎均以亡吳爲

文，讀爲無射。無射乃宗周成語，本爲無厭之義。樂律亦名無射，射之音義與斁相近，故無射亦作無斁，蓋古人言語本無定名，經文多通假，無妥之作無斁，固不必求其孰正而孰假也。（吳序說）案卜辭之吳，皆爲方國名，二期卜辭，亦作「㠯吳」，並無「厭」義。劉銘謂「無斁」有「無逸」之意，（古史考存古代成語分析舉例）更與卜辭無涉矣。

二三〇　一・〇・〇二〇一　新一三二　第二期

甲　（癸）丑卜□貞：（旬亡）𡆥？

二三一　一・〇・〇二〇二　新一二九　第二期

甲　貞：□

乙　（甲）寅卜出（貞）：今日唐衣？十二月

「貞」字甲編考釋爲「出爲二期貞人。」余亦疑唐字，余在釋𠂤與𠂤一文中，有詳考。（古文字學研究七十五頁中國文字十三册），此爲衣祭成湯，在龜版帝下，故不稱大乙，卜之日當是「甲寅」。衣，王國維先生謂卽大豐敦之「衣祀」，當讀爲殷，合祭也。（殷虛文字乙編考釋）（殷虛文字乙編考釋）（殷虛文字乙編考釋）

一三三　一・〇・〇二〇三　新一四一　背甲　第五期

甲　貞：王叀叙，亡尤？

一三三　一・〇・〇二〇四　第一期

甲　二告　四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二告爲一期成語。

一三四　一・〇・〇二〇五　第一期

甲　□(㠯)凡(㞢)疾？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㠯凡㞢疾」爲一期貳丁時成語。甲文風作，加片爲。說文風部：「風，从虫，凡聲」。古人叕存乎聲，故凡字可借爲風。鄧子：「無厚爲：『風先生之言共風也』。亦讀爲凡。小記：「知風之自」。氏訂爲「知凡之目」。皆可爲證。(見王湘鄭子校詮)是㠯凡即爲「風」也。釋作「□凡□疾」。謂「凡爲地名，卜辭中常見之」。又謂：「本辭凡字，殆謂人而非地屬也」。案凡在卜辭中，固有作地名者，然決不與疾字連文者，惟㠯凡㞢疾一語。屈氏以凡爲地名，豈㠯凡㞢疾爲不常見耶？

〔補〕　一・〇・〇二〇七　新一三七　第一期

甲　□年□

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三五　一・〇・〇二〇九　第五期　宰中盤蓋

甲　？

乙　()()用？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一三六　一・〇・〇二一二　新一三五　第四期

甲　□鼎：□□

此版以爲貞，書體風格，當是四期。胡氏屈氏並以爲一期，誤。羅振玉曰：「象內貝於中形，或貝在下，與作，貝在旁意同。又古爲一字，說文手訓辨被物，訓徵，初亦非有二証矣」。(增考十二頁)

〔補〕　一・〇・〇二三〇　新一三六　第一期

甲　不()

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三七　一・〇・〇二三八　新一六七　第一期

甲　不

一三八　一・〇・〇二三〇　第一期

甲　□□(卜)爭貞：□甲□？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爭爲第一期及第二期早年之貞人。王恩洋殷契斠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初編釋叀，迨三編改從胡光煒釋爭。其言曰：「契文第一期

乙 貞：☒
乙辭，甲編考釋漏。

一四一 一・〇・〇二三三 新一七九 第一期 宇中溶盥

甲 [illegible]（入）
此爲右尾甲刻辭，記[illegible]之入龜也。前編六・二九・三片，續編四・十二・五片。拾掇一・三二八片，均有「[illegible]入」之辭，方國名也。續存一・一七九（外四五七・六元五一同）曰：「乙酉卜[illegible]不其受（年）。乙酉卜[illegible]受（年）。」仍是方國名也。亦有作爲人名者，如燕二九片曰：「[illegible]子[illegible]。前六・一六・五片係同文，惟[illegible]作「丙」。零拾一〇七片曰：「癸亥卜□（貞）：乎[illegible]☒[illegible]旅☒[illegible]往[illegible]死」。皆是。屈氏甲編考釋以爲「未能詳其何義者，殊失考。

一四二 一・〇・〇二三五 新一六五 第一期

甲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字均不識。胡氏於第二字以爲「方」字，第三字則暫定爲「涉」。屈氏第二字漏釋。[illegible]與[illegible]，是否爲一字，待考。

一四三 一・〇・〇二三七 新一六八 第一期

甲 辛□（卜）□貞：☒[illegible]☒？

乙 □□卜□貞：王☒[illegible]☒告？

[illegible]孫詒讓釋帝，郭氏謂假爲禘。案經典以鰥、欽、蔡、殺、黍五字同音通用，王鳴盛尚書後案已發之。魏三體石經僖公禘于太廟，與[illegible]形近。卜辭通纂謂：「蓋蔡殺鰥、叔古音相近，故互相通假而同以[illegible]作之。叔从叔聲，是知卜辭之「[illegible]帝」，又假爲禘矣」。（通纂四二六片）又謂「疋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祟」者是也。帝祟同在脂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說文：「[illegible]，宗廟常器也，从[illegible]，[illegible]聲也。[illegible]持米器中實也。[illegible]聲」。羅振玉謂「象兩手捧[illegible]，與古金文同」。說本楊沂孫。然卜辭[illegible]字上所从者作[illegible]形，至金文始增繁有象雞或鳥之形。佚存七二四片曰：「癸亥☒來乙[illegible]王☒[illegible]于[illegible]之」。以例本片[illegible]下似祓先祖之名，則[illegible]亦祭名也。

一四四 一・〇・〇二三八 新一六三 第一期

甲 甲子☒[illegible]貢☒

〔補〕 一・〇・〇二三九 新一六六 第一期

甲 ☒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王襄云：「古[illegible]字」。（類纂卷四第十八頁）案說文：「[illegible]，依人小鳥也。从小[illegible]，讀與[illegible]同」。卜辭[illegible]亦从小[illegible]，僅用爲方國或人名，未見用其本義者。

一四五 一・〇・〇二四〇 新一七六 第四期

甲 □[illegible]卜[illegible]：命[illegible]取[illegible]人？
貞人[illegible]，[illegible]瘥先生屬錄第四期，至今已無可易。屈氏不信[illegible]瘥先生所說，而從[illegible]夢家說作「武丁晚期卜人」。胡厚宣於武丁卜辭皆斷作一期，蓋皆所見不眞也。（胡氏釋作「易」。「[illegible]」係「[illegible]人」省文。胡氏釋文作「[illegible]」。（參本編一一一片之考文考釋）

一四六 一・〇・〇二四一 第一期

甲 □□（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一
[illegible]漸漶[illegible]爲本錄。[illegible]考釋曰：「背面有字，皆殘泐不可識」。

一四七 一・〇・〇二四二 新一五九 第一期

甲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弗其☒？ 三

一四八 一・〇・〇二四四 新一七三 第一期 宇中[illegible]

甲 癸[illegible]王步。

甲 辛□（卜）□貞：☒[illegible]☒？

乙 □□卜□貞：王☒[illegible]☒告？

[illegible]孫詒讓釋帝，郭氏謂假爲禘。案經典以鰥、欽、蔡、殺、黍五字同音通用，王鳴盛尚書後案已發之。魏三體石經僖公禘于太廟，與[illegible]形近。卜辭通纂謂：「蓋蔡殺鰥、叔古音相近，故互相通假而同以[illegible]作之。叔从叔聲，是知卜辭之「[illegible]帝」，又假爲禘矣」。（通纂四二六片）又謂「疋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祟」者是也。帝祟同在脂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說文：「[illegible]，宗廟常器也，从[illegible]，[illegible]聲也。[illegible]持米器中實也。[illegible]聲」。羅振玉謂「象兩手捧[illegible]，與古金文同」。說本楊沂孫。然卜辭[illegible]字上所从者作[illegible]形，至金文始增繁有象雞或鳥之形。佚存七二四片曰：「癸亥☒來乙[illegible]王☒[illegible]于[illegible]之」。以例本片[illegible]下似祓先祖之名，則[illegible]亦祭名也。

一四四 一・〇・〇二三八 新一六三 第一期

甲 甲子☒[illegible]貢☒

〔補〕 一・〇・〇二三九 新一六六 第一期

甲 ☒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王襄云：「古[illegible]字」。（類纂卷四第十八頁）案說文：「[illegible]，依人小鳥也。从小[illegible]，讀與[illegible]同」。卜辭[illegible]亦从小[illegible]，僅用爲方國或人名，未見用其本義者。

尚書以「行」訓步，[illegible]傳高誘注以爲「徐行」，皆非卜辭「王步」之義。荀子正論[illegible]楊注曰：「步謂車緩行」。此殆後世之蠭車也。由人荷而行，不駕馬。卜辭之「王步」，正謂人荷車而緩行，非王之自行也。說詳[illegible]所藏殷虛卜辭考釋十九・一片。

〔補〕 一・〇・〇二四六 新一七四 第一期

甲 ☒雨☒
[illegible]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四九 一・〇・〇二四八 新一六九 第一期

甲 [illegible]☒我☒

一五〇 一・〇・〇二四九 第一期 宇中[illegible]

甲 ☒[illegible]
新獲卜辭爲本錄。
胡氏釋「[illegible]」，非。甲編考釋曰：「[illegible]字下端尚有筆畫，惜漫漶不能辨。或是[illegible]字」。案此字下从山，原拓尚可辨。證之他辭云：「貞乎[illegible]在[illegible]。貞乎[illegible]在[illegible]人」。（續五・二四・一[illegible]人七六又：「☒氏[illegible]往于[illegible]。」（南明七四八）與[illegible]爲一字，方國地名也。

一五一　一・〇・〇二五〇　新一七五　第一期

甲　☒子㞢☒

〔補〕　一・〇・〇二五一　新一七七　第一期

甲　☒弗(其)雨？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一五二　一・〇・〇二六一　新一八〇　第一期

甲　☒媚☒

余永梁曰：「此媚字。說文：媚，說也。从女眉聲」。(殷虛文字考)孫海波作甲骨文編承之。案說文段注云：「說，今悅字也。大雅毛傳曰：媚，愛也」。國語周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昭注：「說，好也」。在卜辭當爲人名，如「☒媚免不其劾」(乙四六六三加四五六二合)可證也。

一五三　一・〇・〇二六二　第一期

甲　十一月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一五四　一・〇・〇二六六　第一期

甲　翌乙☐禾☐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甲編考釋曰：「背面有字，殘泐不可辨識」。

〔補〕　一・〇・〇二六七　新一七八　第一期

甲　貞：☒易(昜)？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一五五　一・〇・〇二六八　第一期　背甲

甲　☒其雨？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一五六　一・〇・〇二七一　新一五八　第一期

甲　壬午(卜)出貞：☒

〔補〕　一・〇・〇二七四　新一六二　第一期

甲　☒亡尤？

乙　☒亡(尤)？　五月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補〕　一・〇・〇二七六　新一六一　第一期

甲　☒祉☒丙☒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一五七　一・〇・〇二八六　新一七二　第一期　有紫畫

甲　隹☒屮☒　一

屮與𠂤，似爲一字，𠂤爲方國名。卜辭曰：「王貞卜㞢貞：今春王伐𠂤方受㞢又？十三月」。(存一・六二七)言王伐也。又如：「☒王循𠂤方受(又)」(掇二・四六一)則言王循矣。此片雖殘破，其爲方國名，可知也。

一五八　一・〇・〇二九五　新一七〇　第四期

甲　☐曰卜，子(貞：其求)禾？

子爲第四期文武丁時貞人。此當爲「求禾」之卜辭，故補足之於上。屈氏以「子」爲第一期貞人，蓋不信彥堂先生文武丁之說也。胡氏釋文則以「子」字屬兄行，誤。

一五九　一・〇・〇二九七　第一期

甲　☒𠂤；☒右☒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胡氏釋文作「𠂤」，疑是𠂤字。右，攷定之當作「彡」。仍本胡氏爲說。其上尚存「日」形，未識爲何字。右字在卜辭中爲饗祭，如曰：「丙寅卜，又伐于𠂤𠂤非光，卯冊卜㞢？(粹四三〇)又曰：「癸未貞：惠今乙酉又𢦏于𡆥乙五㞢，茲用？(佚八八三)南氏釋豕。屈氏謂「疑彡乃豕之二種」。待考。

一六〇　一・〇・〇二九八　新一七一　第一期

甲　☐未(卜)㱿(貞)：今☒

一六一　一・〇・〇三〇一　第一期

甲　☒室　二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說文：「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徐鍇曰：「古者爲堂，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爲室」。（說文義證引）卜辭有「大室」，「文室」，「中室」，「后室」，「南室」，「血室」等名，本辭則不知何室。

〔補〕 一・〇・〇三一〇 新一六〇 第一期

甲 不 [illegible]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一六二 一・〇・〇三一八 第一期

甲 ☒徂☒ 六月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徂字之義，大別有四。一、延長也。二、徙也。三、安步延延也。四、道也。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八片三三頁及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二十二葉第四片。

〔補〕 一・〇・〇三二四 新一八四 第一期

甲 貞：今夕不雨？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一六三 一・〇・〇三二五 第一期

甲 貞：☒尹☒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孔廣居曰：「尹當作[illegible]，从又从丨。又，手治之也。丨，上下通也，治當通乎上下也。丨亦聲」。（說文疑疑）案孔氏之時，尚無甲骨，而知从又，从丨，與甲文冥合，可謂卓識矣。字象執筆之形，非通乎上下也。甲編考釋謂：「於此或是伊尹之殘文」。亦可能爲一期之人「尹」或「尹方」。不必定是先公之伊尹也。

一六四 一・〇・〇三四二 第一期

甲 □□(卜)㱿☒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一六五 一・〇・〇三四四 新一八三 第一期

甲 癸卯(卜)[illegible](貞)：旬(亡)㞢？

[illegible]彥堂先生定爲第一期貞人名，至確。唐立庵以[illegible]爲一字，[illegible]爲才字，因讀爲再。「[illegible]貞」讀爲「再貞」。（天壤閣文存考釋第四片）案卜辭與[illegible]同貞者皆卜旬之辭，貞人以爭爲最多。其他有內、㱿、宧及王。書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卜辭以[illegible]爭同貞者，卽二人共貞之卜辭也。

一六六 一・〇・〇三五〇 新二〇四 第一期 字中塗墨

甲 貞：[illegible]其死？

[illegible]字不識，胡氏釋文作「攻」。

〔補〕 一・〇・〇一五四反 第一期

甲 ☒畫☒

甲編未拓印，承石璋如先生檢贈拓本，茲特補入。甲編考釋謂：「背有[illegible]入」，案拓本僅有[illegible]字。[illegible]王國維先生釋畫。（戩壽堂考釋十一葉第二片。甲編考釋以爲「二四葉」者，誤。）案釋畫，至確。彥堂先生有「東畫與漊」一文（刊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平廬文存補遺）考定畫在殷之東方，濱臨漊水，卽是戰國時之畫邑。詳見戩壽堂考釋十一葉第二片。

一六七 一・〇・〇三五一 新二〇七 第一期

甲 ☒今[illegible]☒

[illegible]彥堂先生釋春。謂「清于鬯說[illegible]字與若字同例，證明[illegible]字上半所从爲木形，深合于卜辭」。（卜辭中所見之殷曆）于省吾釋條，謂卽秋字。李孝定集釋从之。是春是秋，尚難論定。

〔補〕 一・〇・〇三五五 新二〇九 第一期

甲 □午☒允☒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右邊殘存一「一」，可能爲「戈」字。

一六八 一・〇・〇三五六加一・〇・〇三六三 新二〇八 甲編考釋附圖〇〇一 新綴一六四 第一期 有界畫

甲 □□王(貞)：□茲二卜☒乎勿☒人？ 四月 一 二 三

此是用第二卜，尚有用三卜，(粹一二五五)用五卜(甲二六八)者，而稱「茲卜」者最多。殷人一事多卜，於卜兆之序數，已發見十以上之數字。而同文之骨版，則僅見「五卜」而止。

一六九 一・〇・〇三五八 新二〇二 第一期 有界畫

甲 □辰卜，王于□乙求□方？ 八月。

[illegible]羅振玉釋求。案羅氏混[illegible]爲一字。郭氏以[illegible]爲求。謂：「諸形，象死獸之皮，其字大抵中畫垂直而左右對稱，以此求之，百無一失」。（甲骨文字研究釋[illegible]）案[illegible]象死獸之皮，尚未製衣，求字也。羅氏謂「[illegible]爲已製爲裘時之形」。則裘字也。求有請義，詳考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一葉第八片。

一七〇 一・〇・〇三五九 新一九九 第一期

甲 ☒戈☒人☒ 才

乙 ☒申☒ 九月

甲編考釋曰：「人字左旁殘存斷畫作𠂇形者，未詳爲何字」。案新獲卜辭寫本摹作「𠂇」，胡氏釋文亦作「尤」。此字可能爲「又」字，因先刻卜兆之序數「一」，而後作廢，重刻「𠂇」字遂成「𠂇」形，而「一」畫特淺也。

一七一 一・〇・〇三六〇 第一期

甲 ☒羌𠂇一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𠂇一字下半已殘，未識何字。

一七二 一・〇・〇三六〇反 第一期

乙 (乙)酉𠂤(來)三。

此甲橋刻辭，記𠂤來龜三枚也。明義士殷虛卜辭二三四一片曰：「乙酉𠂤二屯。𠂤自㠯三」。則爲骨曰刻辭，亦記𠂤之貢骨也。𠂤亦稱「帚𠂤」，(粹一四八〇，一四八二，掇二・六四、藏四八・八、摭續二九八等)當亦武丁諸婦之一也。「三」胡氏釋文作另行，非。

一七三 一・〇・〇三六一 新二〇一 第一期

張秉權氏將乙三七一八及三七二〇兩碎片綴入，成爲丙編上輯之四三圖，全文始足，其辭應如此讀：

1 貞：隹學戊？ 一 二
2 貞：不隹學戊？ 一 二
3 貞：隹咸戊？ 一 二
4 貞：不隹咸戊？ 一 二
5 貞：隹且庚？ 一 二
6 貞：不隹且庚？ 一 二告 二
7 貞：隹羌甲？ 一 二
8 貞：不隹羌甲？
9 貞：隹南庚？ 一 二 三 四
10 貞：不隹南庚？ 一 二 三 四
11 貞：不其虫？
12 貞：多子逐虫？
13 貞：其雨？
14 𠂤于父甲？

甲 □□(卜)貞：𠂤(其𢦏我才)中𡆥。

本片與本書三六片，爲一甲所折。以彼例此，今補足其辭如上。

一七四 一・〇・〇三六七 新二〇五 第一期 有界畫

甲 宙☒

乙 既𠂤王亥告？

王亥之考釋，爲王國維先生殷史重要發現之一。其詳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又古史新證殷之先公先王。

一七五 一・〇・〇三六八 新二〇六 第一期

甲 丁巳卜貞：今日不(雨)？

一七六 一・〇・〇三七二 第一期

甲 ☒且庚☒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此「且庚」，陳夢家綜述，以爲與乙編三四七六片之「且庚」爲一人，「可能是祖辛之兄而非先王」。

15 勿𠂤？

張氏以爲「這個且庚是南庚的弟兄輩」。皆受陳氏之影響。案此祖庚在羌甲(沃甲)之前，羌甲之庚者，非大庚莫屬。武丁卜辭可稱爲「大庚」，亦可稱爲「且庚」。決非「且辛之兄」，「南庚的弟兄」也。

一七七 一・〇・〇三七六 第一期

甲 ☒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此字上爲二「一」，疑有缺刻。胡氏釋文作「朳」。

一七八 一・〇・〇三八四 新二〇〇 第二期

甲 □□(卜)喜(貞)：王其☐？

喜爲第二期貞人。

一七九 一・〇・〇三八五 新二一七 第四期

甲 丁巳卜，(命)雀☒宙乎☒？

屈氏甲編考釋以此雀字爲地名，誤。本片與本書一八三及二一八爲一版所折，彼二片均有「命雀」

之辭，則此片亦當有「命」字，是雀爲人名，非地名也。

〔補〕 一・〇・〇三八六 新二二五 第一期

甲 □□卜□大示□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八〇 一・〇・〇三八七 新二二二 第一期

甲 □生□又□翌□今□

胡氏釋文定本片爲四期，誤。卜辭生作𠂤，止作𠂆，有作屮，昔皆倱作一字。余於一九四五年撰殷契徵醳已分別之。

〔補〕 一・〇・〇三八八 新二二一 第一期

甲 □屮□羊□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八一 一・〇・〇三八九 第四期

甲 王疾。

一八三 一・〇・〇三九一 新二八五 第四期

甲 戊□卜，命雀伐□𢦚𢦚？

乙 □弜□

戊字乃依照筆順而定，胡氏屈氏俱作王，王字殘存之筆畫，不應作𠀠。𠂤𢦚爲𠂤人國之𢦚，亦見於殷契佚存六〇四片，當爲同時所卜，與甲六二二片之𠂤𢦚，不知是同一人否？胡氏釋文作「殺」，陳夢家釋「殺」。

一八四 一・〇・〇三九二 新二九七 第一期

甲 丙午卜。

胡氏屈氏俱定三期，依照書體，實爲一期物。

〔補〕 一・〇・〇三九三 新二八三 第一期

甲 丙□壬□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一八五 一・〇・〇三九四 新二九三 第四期

乙 獸七卷？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依照書體及卜辭體例，當是第四期文武丁時。甲編考釋定一期，誤。獸狩一字，卜辭一期武丁時多用獸，二期以後則用田。文武丁復古，又用獸。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七・二片。

一八二 一・〇・〇三九〇 新二八七 第四期 有殘畫

甲 已未卜，王出兄戊羊，用？ 一

胡氏屈氏並定爲一期，誤。此爲第四期卜辭，可能爲文武丁時也。由 作 𠂤 者，亦此期卜辭所特有。胡氏釋「羊用」爲「羌」字，誤。彥堂先生序小屯乙編會有「五世四戊」之說，余撰殷契徵醳已爲之補正爲「五世五戊」，其世次如左表：

一、武丁	祖戊	兄戊	
二、祖甲		父戊	（兄戊）必有
三、康丁		祖父	父戊
四、武乙			祖戊 （兄戊）必有
五、文武丁			祖戊（高） 父戊 兄戊

本片之兄戊，乃文武丁之兄也。

甲 （庚）戌王貞：亡𡆥𡆥？

胡氏屈氏並定二期，誤。胡氏「庚戌」作「丙戌」，屈氏作空格。案此當是上一日卜下一日祭𡆥𡆥。檢彥堂先生甲骨文六十年（八七頁）正補「庚」字。先生考釋乃檢查坑位舉此片爲例而附帶爲之，曰：「這一片省去卜字，王就是武乙，問的是『明天不要去日祭𡆥𡆥底』？𡆥𡆥是慶𡆥，康丁的哥哥，武乙的伯父。這𡆥𡆥不是武丁對小𡆥的稱呼，因爲還有文法、字體、書體可以證明的」。𡆥，于省吾釋旦，謂「旦祭𡆥𡆥」，今从彥堂先生釋。

一八六 一・〇・〇三九五 新二九四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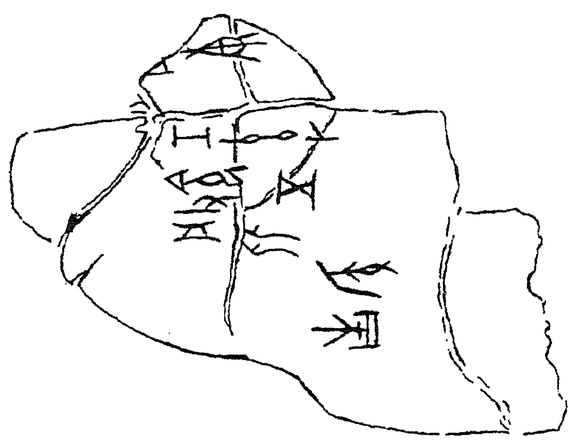
甲 （王𡆥）卜，（命）𣪊（从）𢦚告。 二

胡氏釋文補「（旨）𣪊」，誤。屈氏作「□貞□𣪊□𢦚告」，不知所缺字數。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所究所藏甲骨文字三八九片係同文第五卜，此爲第二卜，可以據彼補足缺文。

旨𣪊之考釋，已詳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八・三片。𢦚告乃告伐之𢦚，常追隨殷王，或亦受命出征也。

茲摹圖於后：

京都〇三八九



一八七加一九二合　一・〇・〇三九六加一・〇・〇四〇二　新二八六加二九二　甲釋附圖二　新綴七六　第三期

甲　己亥卜，又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

胡氏厚宣均定二期，誤。出作又，唐稱大乙，皆在祖甲以後，故本片爲第三期。大乙至中丁六示，謂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六位直系先王也。

一八八　一・〇・〇三九七　新二六二　第四期

甲　□乙亥酒𣪘。

循狼巡同。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流曰：「臣子云：『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卜辭所見王循者，以吉方土方爲多，此省方之可證也。

一九〇　一・〇・〇四〇〇加一・〇・〇四〇八　新二九一　甲釋附圖四　新綴一六五　第四期

甲　乙☒　一

乙　□貞卜㞢（貞）：𠂤𠂤妖　𠂤　□田？　二

丙　☒在☒　一月　一

案一・〇・〇四〇八係未著錄之殷甲。𠂤人名，與𠂤爲一字。𠂤當是兩字，从　不識。

一九一　一・〇・〇四〇一　新三〇一　第四期

甲　☒賓☒　三

乙　（辛）卯卜，甲午（求）禾上甲，三牛用？　三

甲編考釋謂「上甲前闕文，當是求字」。「禾」字滿釋，不知何故。此亦求年之祭也。甲午之前四日爲辛卯也。

胡氏甲編考釋作「乙亥，王☒酒☒𣪘」。誤。乙亥之前一日卜來乙亥酒𣪘」可證。胡氏以𣪘當殺字，亦誤。殺作𣪘，此作𣪘，或作𣪘，結體不同。且以「七九五片證之，疑是神祇之名」。尤誤。案甲七九五片胡氏考釋作：「丙午卜貞甲子酒于𣪘」。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讀作「丙午卜貞于甲子酒𣪘」。（三九九頁）以他辭皆「酒𣪘」連文，則島邦之讀是。直與于中間有空，或尚有缺文。其貨遂堂先生甯字演化表已定爲甯之最初形，是祭禮，非神祇之名也。（參一一〇片考釋）酒字詳考見拙氏殷虛甲骨文字考釋第八片，及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一葉第九片。

一八九加二〇三合　一・〇・〇三九九加一・〇・〇四一七合　新二九八　甲釋附圖〇〇三　新綴七七　第一期

甲　丁巳卜貞：𠂤𠂤于□王循入？

甲一〇三片，新獲卜辭爲本來錄。𠂤𠂤，丙編三三片曰：「𠂤𠂤祉。𠂤𠂤來來」。當是人名。島邦男綜類𠂤𠂤字下引乙編四一七五片曰：「……丑卜㱿貞：𠂤𠂤……凡于且丁九……」。案此片已經綴合爲丙三三六片。其辭曰：「乙丑卜㱿貞：酒凡于且丁五宰」。島邦錯誤殊甚，恐後之人誤引，特指出之。𠂤𠂤羅振玉以爲卽說文之𠂤，然卜辭確用作人名，實無義可說。循與省胡氏考釋謂「當與𡆥同」。按兩字不同。𡆥者，用于省田、省牢等，猶荀子王制之省囊功也。憶條注：「省，觀也，觀其動靜而勤之。詳見本書第五片考釋。𠂤𠂤者，循也。月令：「循行國邑」，

一九二　已展一八七合

一九三　一・〇・〇四〇三　新二九五　第二期

甲　𠂤足祉？

甲文𠂤𠂤爲足，見金詳盬氏釋又。𠂤𠂤。（中國文字第七期）。此爲求雨之對貞，失其正貞也。正貞必問「雨足而祉𠂤否」。（前一・五〇・一片曰：「貞帝令雨弗其足年。帝令雨足年」。是其此。甲編考釋根據胡氏釋文作「𠂤正祉」，則不知所指矣。

一九四　一・〇・〇四〇四　新三〇四　第二期

甲　己巳☒人☒

乙　今日☒田☒𠂤☒

甲辭所缺者，似爲「𠂤衆人𠂤田」，此殆籀田之事。甲編考釋以爲田獵者，非。

一九五　一・〇・〇四〇五　新三五七　第二期

甲　甲☒又☒

乙　在丙易日☒　二

易日爲晝開日出也。說詳拙著釋𢆶，（中國文字四十冊，甲骨文字研究四七頁）兩地名，字不識。

〔補〕 一・〇・〇四〇六 新二六九 第二期

甲 癸☐𠂤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𠂤疑是帅字之殘。

一九六加二三四加二三五加二四八加二五四合 一・〇・〇四〇七加一・〇・〇四五加一・〇・〇四六加一・〇・〇四七加一・〇・〇四三 新三〇二加三〇三加三三六 甲釋附圖五 新綴一六 第四期

甲 乙巳卜㱿：生大乙母七丙一牝不？ 一

乙 乙巳卜㱿：生㱿丙孚？ 一

丙 丙午卜㱿：生大丁羌用？ 二

丁 □□卜㱿：生□□羊不？ 二

戊 □□(卜)㱿：(生)□□一牛，用？ 三

己 □□卜☐？ 一

庚 ☐兄☐孚？ 一

甲二三四，新獲卜辭寫本未錄。甲二四八及二五四，新獲已合爲三三六片。甲編編印時二四八及二五四重又分離，屈氏考釋綴合，而誤將二五四置于二四八之下，是屈氏似未見新獲卜辭寫

本之已綴合也。然二一〇片可與二二八合，屈氏則稱：「此二片在新獲卜辭寫本中爲未分離，（見三百八片）拓印時乃誤分之。似又參考及之。關於此版甲編考釋綴合之錯誤，余已將經過情形發表於中國文字第六册及甲骨學第三章四二九頁。

此版除丙辭自右而左外，其他各辭均自左至右，此種錯亂情形，決非第一期所有，而爲文武丁時代之特徵，胡氏屈氏均見不及此，故定一期。又在祭典上，此版非常重要，因是第一期之尘祭，而合於屈甲時代五種祀典之統系。詳考見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及殷曆譜二六九頁。由此尘祭統系之啓示，余更排出文武丁時代之祀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二分）屈氏謂甲骨實物爲綴合，實較余以拓本爲依據者容易，而誤綴猶如此，是治契之難，非初學者所可想像也。

一九七 一・〇・〇四一一 新三五五 第四期

甲 ☐二羊 三

一九八 一・〇・〇四一二 新二八八 第四期

甲 戊申卜，不𠂤。

𠂤胡氏釋災，島邦男類纂作𠂤，誤。屈氏謂「未能識」。按此川字也。𠂤續四八二片曰：「其

𠂤？丙子貞：不𠂤？兩相比證，知𠂤𠂤一字也。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浚𠂤川，言深𠂤之水，會爲川也。」釋名：「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所渠並千七百一川。」釋文引李巡曰：「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穿也。」貫穿以通流水謂之川。作𠂤，當是一字。卜辭曰：「王(卜)其𠂤？壬子卜又𠂤？(續四八三)「王(卜)𠂤，(亡)𡆥？(南輔九〇)以辭例證之，亦川字。(雄)曰：「左傳『宣汾洮』。」(說)謂宣者貫穿通流之意，不流則爲災矣。(說文義證)此卜辭「不川」之義，乃殷商之水利工程也。

一九九 一・〇・〇四一三 新三〇〇 第四期 有采重

甲 ☐生☐𠂤☐

此第四期卜辭，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誤。𠂤釋升，不誤，見柏根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釋第十片，載契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一葉第六片。

二〇〇 一・〇・〇四一四 新二八四 第一期

甲 ☐王☐生☐

二〇一 一・〇・〇四一五 新二九〇 第一期

甲 ☐之日雨？

之借假爲是。詩桃夭：「之子于歸」。伯兮：「之子無膏」。泮漆：「彼其之子」。伐柯：「我覯之子」。爾雅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流：「詩言之子者多矣，故此釋之。李巡云：『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子者，猶言是此子也。卜辭「之夕」「之日」，皆言「是夕」「是日」也。

二〇二加二〇五合 一・〇・〇四一六加一・〇・〇四一九 新二九九加二九六 甲釋附圖六 新綴七八 第四期

甲 鼎：牛取，亡𡆥？

乙 飲𠂤若用？

以鼎爲貞，此文武丁時卜辭也。胡氏屈氏俱定爲一期，誤。「牛取」猶言「取牛」，此爲向方國徵牛也。飲下之𠂤胡氏屈氏並釋「夕」，非。案𠂤特S一五五二片亦曰：「飲𠂤𠂤」。疑是𠂤字缺刻下半，「多」字也。「多𠂤」二辭見於前編：「癸卯卜㱿貞：乎多𠂤☐。貞：勿乎多𠂤𠂤。」(七・三五・二)。𠂤商錫永藁玉森俱釋老，可信。商氏之言曰：「象老者以杖之形」。(殷虛文字類編)葉氏之言曰：「按𠂤象一人岸巾扶杖形，卽老之古文。」辭曰：「多老𠂤」，多老殆爲集工或巫類善舞者，殷人祈雨之時，用此儀式與否亦卜之也」。(前編考釋)按七第二十四頁)按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宣十二年公羊傳：「使卽二三耆老而殺焉」。注云：「七十稱老」。(說云：

甲　戊戌卜，雀人鉉手𢦏？　三　三

二〇六　一・〇・〇四二〇加一・〇・〇四二七　新三〇六加三〇九加三三二　第四期

二〇五　已㞢二〇二令

二〇四　一・〇・〇四二八　第四期

甲　庚子(卜貞)：辛(丑)㞢　二

乙　(庚)子卜貞：𠂤二月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胡氏厚宣並定一期，然字作𠂤，乃晚期書體，當是第四期卜辭。𠂤字，僅此一見，字待考。

二〇三　已㞢一八九令

二〇二　一・〇・〇四二八　第四期

甲　庚子卜貞：辛(丑)㞢　二

乙　(庚)子卜貞：𠂤二月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胡氏厚宣並定一期，然字作𠂤，乃晚期書體，當是第四期卜辭。𠂤字，僅此一見，字待考。

二〇一　已㞢二〇二令

二〇〇　一・〇・〇四二七加一・〇・〇四二七　新三〇六加三〇九加三三二　第四期

甲　戊戌卜，雀人鉉手𢦏？　三　三

「七十稱老，曲禮文也」。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禮記王制：「庶手天子之老二人，注曰：「上公」。曲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曰：「上卿」。儀禮士相見禮：「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禮記：「士及二三老」。注曰：「大夫曰老」。又士昏禮：「壻老厞」。注曰：「妻父之尊者」。左昭四年傳：「至於老疾」。注曰：「致仕在家者」。卜辭之多老」，恐屬此類，故王以飲宴相待也。將作何用，則不可知矣。

二〇三　已㞢一八九令

二〇四　一・〇・〇四二八　第四期

甲　庚子(卜貞)：辛(丑)㞢　二

乙　(庚)子卜貞：𠂤二月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胡氏厚宣並定一期，然字作𠂤，乃晚期書體，當是第四期卜辭。𠂤字，僅此一見，字待考。

二〇五　已㞢二〇二令

二〇六　一・〇・〇四二〇加一・〇・〇四二七　新三〇六加三〇九加三三二　第四期

甲　戊戌卜，雀人鉉手𢦏？　三　三

乙　辛丑卜，王𠂤(省)𠂤(鳳)？才[illegible]。

丙　辛丑卜，壬寅𠂤(省)？

雀人，雀國之人也。說文曰：「鉉，刈鼎也。象包束鼎之形」。段玉裁曰：「謂可以牛馬者」。周禮流人：「鉉之三月」。注：「鉉牛耳曰鉉」。卜辭之鉉，猶周禮夏官國人所掌「鉉馬鉉牧之事」。說文：「謂鉉秣牧養之事」。引與說文古文敉同。丁山謂「敉水在今山西垣曲縣東，黃河北岸」。(伊尚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二五頁)尚有敉山，太平寰宇記曰：「敉山，今名敉山，亦名𢦏山」。地在山西絳縣東南。垣曲絳縣相鄰，殷商之敉，或卽在此歟。𠂤字不識，國族之名也。𠂤有二義，一爲追也伐也，此王國維先生說也。一爲地名。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一片。本片之𠂤，方國地名也。[illegible]亦地名，字亦不識。

二〇七　一・〇・〇四二一　新三三三　第四期

甲　庚子卜𠂤(省)癸步？

𠂤爲文武丁時貞人，此作𠂤，缺筆也。胡氏厚氏定爲一期，誤。𠂤下空一字地位。(甲編考釋)目：「𠂤字下有倒去諟字之痕跡」。

二〇八加二一七加二三三合　一・〇・〇四二三加一・〇・〇四三三加一・〇・〇四五〇　新三一九加三二五加三三〇　新綴二三　第一期

甲　命𠂤(家)。　一

乙　命𠂤从宋家。　一

丙　𠂤(宋)(家)。　四月

𠂤字胡氏釋文作𠂤，其所從下半是否作「卑」，因未有他字比勘，存疑待考。𠂤爲第一期武丁時貞人之名。然貞人爲方國貢士，同名者多，此人未必爲武丁時之貞人也。(說詳(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三貞人疑節)从，胡氏釋比，此本王襄說(見類纂)。胡氏曾撰(甲骨文从比二字辨一文，刊(集刊)第十三本。其中分析从比二字之不同曰：「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又：『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說文以七爲『从反人』，故『反从爲比』者，亦卽比从二七。反人之說，當否今姑不論。然从，从二人，比，从二七，則固斷然無疑也。卜辭人字作𠂤(前一・五・一)𠂤(前五・一一・三)𠂤(前六・二・二)等形。(甲骨文編)收有𠂤(前六・二・五)𠂤(後上一三・五)兩形，原辭皆殘，胥難定爲人字。又收𠂤(前七・三〇・二)一形，固是人字，然細審(前編)原書，其形實作𠂤，影印不甚清晰，遂誤摹作𠂤形耳。(拜按(前編)卷七第三十頁，無論初版再版，印刷均甚清晰，其第二片「王大令衆𠂤之人」，孫氏文編所摹甚爲忠實，並未誤摹作𠂤形，與二片之𠂤，完全一樣。)胡之說雖屬憑空杜撰，尊說(孫氏)。故从字作𠂤(前一・一九・四)𠂤(前五・三三・三)𠂤(前五・三三・二二)等形。七字作𠂤(前一・三三・六)𠂤(後二三・一〇)等形。人字辨ノ，多上出豎畫頂端；(前五・九・一二)𠂤(前七・三八・二)等形，故比字作𠂤(前五・三三・二)𠂤(前五・三三・三)等形。七字作𠂤(前一・三三・六)𠂤(後二三・一〇)等形，人字辨ノ，多上出豎畫頂端，聞有沒

於頂端之下者，則其豎畫之下端必直。七字辨ノ，多沒於豎畫頂端之下，其豎畫之下端皷曲。於是从比二字之形，亦隨之而異，此其大較也。人七二字，其形不過毫髮之差，故从比二字，所差亦微。刀筆偶失，从比淆淆。故選字形上偶有不易分辨者，試就其義校之，固仍涇渭分明」。胡氏雖將字形分作从比二字，然就甲骨文而論，此字無論作𠂤或作𠂤，仍是「从之二字。試舉例以明之：

一、从東

甲、王𠂤東？	乙四五二四
乙、田𠂤東？	乙七二三五
丙、之日，王往于田，𠂤東？允隻豕三。十月	林二・中二・十一
丁、貞：乎田𠂤東？	續圖二二・二
戊、貞：命𠂤𠂤東方？	林二・中八・三
己、乎𠂤先，𠂤東得？	丙五九

二、从西

甲、王往省，𠂤西？	佚三八二
乙、王省，𠂤西？	乙七三〇八

三、从南

甲、王往省，𠂤南？　　存一・七五三

乙、貞：乎田，𠂤南？　　續圖二二・二

四、从北

甲、王往省，𠂤北？　　乙四九三二

乙、貞：乎田，𠂤北？　　續圖二二・二

丙、田，𠂤北西？　　乙七二三二

丁、貞：其乎𡆥家，𠂤北？　　乙四五〇二

五、从止

甲、貞：帚𡛧𠂤止𠬜？

貞：帚(𡛧)𠂤止𠬜？　　乙四五七八

六、从敫

甲、□申，之日王往于田，𠂤敫𠂤。允𤰞麋二雉十。　十月　沃七六

乙、□亥，□往(于田)，𠂤敫□。　一月　仆六四七

七、从雨

甲、丙辰卜貞：今秉𡆥，𠂤𠂤雨？　　粹七四四

乙、戊申卜，今日秉𡆥，𠂤𠂤雨？　　佚七・一六

丙、辛巳卜㱿貞：乎舞，𠂤𠂤雨？

貞：乎舞，𠂤𠂤雨？　　佚一八八

丁、貞：勿舞，亡其𠂤雨？

舞，𠂤𠂤雨？　　佚三三九

八、从伐

甲、己巳卜爭貞：𠂤伐土方？　　粹一一〇三

乙、□𠂤伐土□，受𠂤又？　　續一〇五四

九、从獸

甲、王自往𠂤獸？　九月　　佚一一五

乙、王勿往獸𠂤□？　　燕二四二

丙、貞：王勿獸𠂤𢦏？

貞，王勿獸𠂤𢦏？　　續三・四〇・二

丁、勿𠂤𢦏？　　佚六六八

十、行从

甲、貞：□𠂤勿𠂤□？　四月　　京都三〇六

乙、貞：今□𠂤□𠂤？　　掇二・三三

十一、子漁从

甲、子漁𠂤𠂤？　　佚五・四四三

乙、貞：子漁亡𡆥𠂤？　　後上二七・二

十二、王族从

甲、庚申卜㱿貞：乎王族𠂤𠂤𠂤？

庚申卜㱿貞：勿乎王族，𠂤𠂤𠂤？　　乙五三二

其他以𠂤爲一字者尚多，此不過舉例而已。說文謂「反从爲𠂤」，以甲骨而論，正反相同，則从𠂤二字之源，實爲一字。何必分从字爲𠂤字耶？且說文訓从爲「相隨」，言部：「詌，隨也」。故「相聽」即爲「相詌」。以釋卜辭「从望乘」、「从𠂤𠂤」之从，皆渙然通順也。徐灝曰：「从從古今字，相聽猶相從。左氏成四年傳：『諸侯聽焉』。秦策曰：『寡人請以國聽』，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並云：『天下服聽』，是也。从，二人相隨，即從行之義」。（說文解字註箋）此義卜辭亦有之，字固以㱿从爲正。唐蘭先生曰：「卜辭習見从字，一爲隨从之義，一爲卜得吉兆也。前者多在辭中，後者多在辭末，亦有僅書一从字者。洪範七稽疑，从與逆對舉，而皆以龜筮並从爲吉，可爲卜辭簡明之注腳矣」。（殷虛文字記下編卷四）王省吉則以「从雨」爲「順雨」。（殷契駢枝續編）此亦皆从字之義也。本片「命𠂤𠂤从宋家」之从，當訓于。然片一〇一七片：「翌日壬，王其後于宮亡𡆥？从凡亡𡆥？从除亡𡆥？」又一〇一九片爲同日所卜，則曰：「翌日壬，其後于𥘅，亡𡆥？」則曰「从

𥘅」，則曰「于𥘅」。是从有于義也。家爲大夫之采地，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宋家」，疑爲宋之采地也。

二〇九　一・〇・〇四二四加一・〇・〇四五三　新三二〇加三三七　第四期

甲　弗及今三月，𠂤吏？　一

乙　乙亥卜，生四月，𠂤𠂤𠂤𠂤？　一

丙　乙亥卜，𠂤吏？　二

𠂤作史，第四期卜辭也。胡氏厚氏定一期者，誤。生月，乃未來之月，余於一九四七年撰殷契徵醳時曰殺之。妹，羅振玉謂是酒誥之妹邦（殷虛中二三頁），可从。

二一〇加二三八合　一・〇・〇二四五加一・〇・〇四四五　新三〇八　甲釋附圖七　新綴七九　第四期

甲　丁卯卜㱿：𠂤𠂤𠂤？　二

𠂤字不識，𠂤似爲執字。𠂤胡氏釋文作「𢦏(獻狩)」。甲編考釋從之。新獲卜辭寫本未分離，拓印時誤置兩處。

二一一加二七五合　一・〇・〇四二六加一・〇・〇五〇八加一・〇・〇四九八　新三七四　甲釋附圖八

新綴一六六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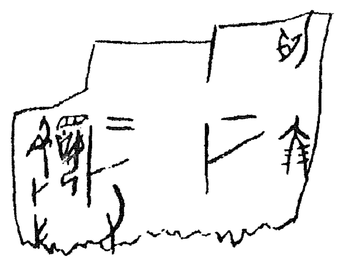
甲　乙未卜，夕？　一

乙　丁丑卜，帚㚔力？　八月　二

丙　(乙)未(卜)魚(于)淵，㞢？　一

丁　☒　八月　一

本片一・〇・五〇八係甲編未著錄之拓片。新獲卜辭寫本僅錄二七五片(一・〇・四九八)。新綴一六六更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三一六六片合，惟近千里路部份，未能密接，茲附圖如左：



㚔字不識。魚借爲漁。易繫辭傳：「以田以魚」，石經作漁。左隱五年傳：「公將如棠觀魚者」。注：「觀魚者，本亦作觀漁者」。此魚爲捕魚，以名詞作動詞也，故下曰：「㞢」。孫詒讓以㞢爲禽

二一四　一・〇・〇四三〇　新三三〇　第一期

甲　□巳卜貞：王□𠂤？在攸。

乙　丁☒　二

𠂤字不可識。恐非全文。彥堂先生曰：「攸之地，今已無可考。觀于由商至攸，所經之地凡八，所需之時，在二旬以上(除去沿途勾留之日，亦須十餘日。)則其地當在淮水之南」。(殷曆譜下編卷九日譜三帝辛日譜)

二一五加二二九　一・〇・〇四三一加一・〇・〇四四六　新三二八加三二六　甲釋附圖一〇　新綴八〇　第四期

甲　癸丑卜，□命雀人臣？

乙　癸丑卜，□命人臣？

此是右上腹甲近甲橋處，乙辭「人」上已無契刻地位，故無缺字。甲辭「卜」下尚有殘畫，當缺一

新獲卜辭寫本僅錄一・〇・〇四二九及一・〇・〇四四〇片。甲編又加一・〇・〇四二三片合。

周書世俘：「呂他命伐越戲方」。注：「紂三邑名」。方當指此。通纂據續漢書東夷傳注引紀年云：「少康卽位，方夷來賓」，謂卽此方夷，恐非。受，授予，非接受也。又，卽福祐。从，不當釋比。

之省，卽擒字(契文舉例一・四一頁)是也。水經注：「淵水出樂浪鏤方縣」。隋書來護兒傳：「遼東之役，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淵水」。案淵水在朝鮮，殷商時是否在此淵水，待考。力字特大，非放之省。說文：「治功曰力」。此周禮司勳文也。周禮注曰：「制法成治若咎繇」。疏：「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𠂤力」恐亦「謀力」之義。

二一二加二五七合　一・〇・〇四二八加一・〇・〇四七六　新三一六加三四三　新綴一一四　第一期

甲　其雨？　五

乙　不易日？　五

丙　茲易。

◇非午字，乃88字缺刻半邊也，卜辭此例甚多。

二一三　一・〇・〇四二九加一・〇・〇四四〇加一・〇・〇四二三　新三一七加三二七　甲編附圖九　新綴一六七　第一期

甲　□□卜，受方又，从？　三

乙　□□卜弗受方又？　三

丙　☒　一月

字。臣是動詞，猶顧命：「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甲辭是命雀人臣服于王朝，乙辭所命者缺，甲編考釋作「七目」則不辭矣。

二一六　一・〇・〇四三二　新三二四　第一期

甲　巫帝一犬？

𠂤唐立厂據詛楚文巫咸作𠂤，定爲巫字。「巫帝」一詞，卜辭甚多，亦作「帝于巫」。如：

一、甲子卜，巫帝？　(粹一〇三六(誠三〇三　京津一九七四)

二、甲子卜，巫帝？　(掇一・四四八(寧滬一・三四九)

三、丁酉卜，巫帝？　(粹一二六八)

四、壬午卜，巫帝？

巫帝一犬一豕？　(京都三三二一)

五、庚☒巫帝二犬？　(京津二九七四)

六、壬午卜，貢土征巫帝？　(拾一・一)

七、癸亥貞：今日帝于巫，豕一犬一？　(京都二二九八)

八、癸巳卜，其帝于巫？　(摭續九一)

九、☒帝東巫？　(粹一三一一)

十、辛亥卜，帝北巫？　　鄴五・四六・五

巫有東巫、北巫之分，且稱帝于巫。而牲用犬豕，帝祭以外，兼用賓祭，則巫爲神祇也。

三一七　已與二〇八合

三一八　一・〇・〇四三四　新三一九　第一期

甲　□未卜，命隹先于□？

三一九　一・〇・〇四三五加一・〇・〇五二八　新二〇五　甲釋附圖一一　新綴一六八　第四期

甲　乙酉卜，隹大庚？　二

一・〇・〇五二八未經著錄，新獲卜辭爲本僅錄一・〇・〇四三五。

胡氏定四期，不誤；屈氏改作一期，誤。史記殷本紀曰：「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卽此大庚。

三二〇　一・〇・〇四三六　新二　第五期　背甲　字中盤屋

甲　貞：王(往)𢀛(逐)亡(无)𡆥(災)？

乙　□酉□

三二四加三二七　一・〇・〇四四一加一・〇・〇四四四　新三〇七加三三三　甲釋附圖二二　新綴一六九　第二期

甲　丁丑卜，在𠂤𠂤？　一月

乙　□彡亡𡆥？

𠂤，胡氏釋「方」，屈氏釋「一人名」。釋方，卜辭有其例，如：「丁酉卜，其乎以多𠂤屯臣」。(綴二一六二貞：命鳴氏多𠂤𠂤[金五九〇]。但伐字缺刻直畫者亦作𠂤。如：「庚申卜王貞：余伐不？庚申卜王貞：余勿伐不？庚申卜王貞：余𠂤不？庚申卜王貞：余勿𠂤不？」(丙二)同版之伐，一作𠂤，一作𠂤。是𠂤亦伐字。缶當是方國氏族之名，卜辭甚多，不煩舉例。屈氏釋缶爲賓，通保，以爲卜保佑天子一人者，恐非是。

三二五　一・〇・〇四四二　新三二二　第四期

甲　□隹□令孰不印？　九月

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誤。此爲第四期文武丁時代之書體也。𠂤字不識。卜辭曰：「貞：不隹帝𠂤王」？(乙四五一二)「貞：隹父乙𠂤帚𡜐。貞：不父乙𠂤帚𡜐」。(乙三四〇一)含有爲害之意。𠂤與𠂤，當執字，陝西盩厔作𠂤(六七：四二)𠂤(六七：五四)可證。羅振玉曰：「卜辭𠂤字从爪从人跽形，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其誼如詩書之抑，其字形如詩書之印。

甲編考釋甲辭「王」下作□號，胡氏釋文同此。

三三一　一・〇・〇四三七　新三三二　第一期

甲　□示王血一牛，𡆥十宰？　一月

示王，卽史記殷本紀之主壬。詩商頌：「取其血管」，箋：「血以告殺」。「血一牛」卽告殺一牛也。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則以一牛之血薦于先王示王也。𡆥亦用牲之法，與「𡆥告」不同。白川靜先生以爲「加爲牢閑闌檻之形。𡆥爲補充牲畜以備他日所需犧牲而特別祭行的一種儀禮」。本片「王」與「血」，皆缺一橫畫。

三三二　一・〇・〇四三八　新三一八　第一期

甲　一牛大甲不？　四

甲編考釋作左行讀，胡氏釋文作右行，「不」置第一字。此是左上腹甲近甲橋部份，逆卜兆作右行者，正是通例。

三三三　一・〇・〇四三九　新三一一　第一期

甲　□大乙

一期稱唐，二期祖甲以後始改稱大乙。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者，誤。

抑訓按(許書及禮記內則注，淮南精神訓注並同)，訓屈(史記劉敬叔孫通傳集解)，訓莊(國語晉語注)，訓止(楚辭招魂注)，與字形正合」。(殷釋中五十四頁)案史記集解訓屈，於本辭最爲適合，「執不𠂤」蓋執不屈也。

三三六　一・〇・〇四四三　新三二四　第一期

甲　丙午□奏□至？　三

𠂤，續編七四四片綴定作奏。禮記玉藻：「奏而食」。注：「奏樂也」。說文皋字注：「禮祝曰皋，登謌曰奏」。卜辭奏字每與舞字相連。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大祝曰：「來瞽令皋舞」。則皋與奏皆不離舞。段玉裁曰：「登謌，堂上歌也。禮經或言歌，或言樂，或言奏，實皆奏也」。

三三七　已與二三四合

三三八　已與二一〇合

三三九　已與二一五合

三四〇　一・〇・〇四四七　新三三一　第一期

甲　□𠂤□𠂤□𠂤

二三二 已與一九六合

二三三 已與一二〇八合

二三四 已與一九六合

二三五 已與一九六合

二三六 一・〇・〇四五四　新三三三　第四期

甲　庚子□今九月□

胡氏定四期，是。屈氏改定一期，誤。

二三七 一・〇・〇四五四A　第一期

甲　冊入。

新獲卜辭爲未錄。發掘登記號重。冊人名，凡在甲尾刻「某入」者，皆記貢龜之事也。

二三八 一・〇・〇四五五　新三七五　第四期

甲　辛未卜，又大戠三牢，與辰？

乙　與(辰)又(大戠)？

胡氏定四期，是，屈氏改定一期，誤。甲編考釋云：「此處又字，同於早期之虫，爲祭名。既知「又」是晚期之字，何以改定一期耶？大戠之戠，據甲編考釋云：「乃倒去誤文後而重刻之者」。與

辰爲辛未後之九日，此卜在九日後祭大庚也。

二三九 一・〇・〇四五六　新三三八　第一期

甲　□卯卜，我□弗□？

我字作𢦏，胡氏釋戊。屈氏從王襄釋戊，則字當作𢦚，今作𢦏，釋戊誤是。依字形，當以胡氏釋戊爲是，然此處戊字無疑，而𢦏字鈑刻三模畫者有其例：「貞：黃尹𢦏𢦏」（前一・五二・一）與明義士甲骨卜辭一六九四（南明五七）片之：「貞：吉方出，隹黃尹𢦏我」同例，故以釋我爲是。

二四〇 一・〇・〇四五七　新三四七　第一期

甲　丙申卜，㱿，弜用𢀛𠂤？

乙　□□卜，㱿□？

丙　□貢□？

𢀛𠂤，俱不識。𠂤與𠂤爲一字，卜辭曰：「庚午卜，王于毋庚𠂤于𠂤□月」。（續一・四一・五）「于𠂤𠂤酒」。（乙八八六〇）𠂤與𠂤𠂤亦爲一字。「戊午貞：𠂤多𠂤以𠂤自上甲」。（佚一四〇）「（戊）午貞：𠂤多𠂤以𠂤自上甲」。（粹三七）「戊午貞：𠂤多𠂤以𠂤自上甲」。（南明四四〇）三辭相同，而分作𠂤𠂤𠂤三體，其爲一字無疑。陳夢家先生新獲卜辭

爲休後記曰：「祭作𠂤，省ㄇ。王國維釋爲祖。胡氏釋文本之釋祭。甲編考釋作「左示」，則誤矣。李氏孝定，隸定作「祉」，亦非。

二四一 一・〇・〇四五八　新三五一　第四期　半中盤圈

甲　庚寅卜㱿：王品后奚㞢不？　二月　三

㱿，陳夢家先生定爲出字，曰：「說文出，進也。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也。金文毛公鼎作𡈼，吳大澂云：『出字从止，止足也。丩象納履形。古文入則解履，出則納履』。甲骨文作𡈼、作𡈼、作𡈼。此作从丩、屮，以示出行於遠矣。甲骨文中關於行路之字，多加丩屮，例如：𠂤（御）之作𠂤，𠂤、𠂤（前）之作𠂤𠂤，皆其古本字也」。（新獲後記）郭氏曰：「董氏釋出，確無可易」。（簠彙四二）彙作𠂤爲四期貞人名，胡氏屈氏俱定二期者，誤。品謂品定等級，漢書揚雄傳：「稱述品制」，注：「定其差品」。殷王多后，或有定其差品之事。奚已爲庚寅後四日。

二四二 一・〇・〇四五九　新三四八　第一期

甲　己未卜，今日不雨？在㳄。

甲編考釋以來爲往昔語詞：「越若來三月」之來，謂次日也。按此說非，來字在此是地名。卜辭曰：「丙子𠂤卜，亡𡆥？在㳄。丙子𠂤卜，我又𡆥，在㳄」。皆是地名。次日之來，不當在句末，卜辭無此句法也。

二四三 一・〇・〇四六〇 新三四〇 第四期

甲 丁未卜，王命𠂤田？ 一

乙 戊甲卜，王命𠂤追方？ 一

丙 戊申卜，王𠂤兄戊？

丁 𠂤追方？

戊 𠂤兄(戊)？

此文武丁時卜辭，四期也。胡氏屈氏俱以爲一期者，誤。𠂤，彥堂先生曰：「祭省示，从又从𠂤，作𠂤」。(新獲卜辭寫本後記)祭在卜辭中作地名者甚多，於此當是人名。𠂤胡氏屈氏俱釋庚。彥堂先生曰：「按辭當爲人名」。本編四一五片亦有𠂤字，依辭例當是庚字。方爲周書世俘之「越厥方」，非方夷也。𠂤不可識，甲編二三二二曰：「𠂤上甲」，疑爲亞字，猶他辭之言「亞祖乙也」。

二四四 一・〇・〇四六一 新三五二 第四期 辭下刻有長痕

甲 ☒虎甲牛？

彥堂先生釋虎甲，此𠂤象虎形，釋象釋豢，皆不類。在五種祀典中，適當史記殷本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之陽甲。

一爲社，社古讀同土。土卽社，加示乃後起字。王國維先生曰：「卜辭所紀祭事，大都內祭也。其可確知爲外祭者，有祭社二事。其一曰：『貞：𠂤于𠂤三小宰卯二牛沈十牛』？其二曰：『貞：勿求年于𠂤』？按𠂤卽土，今隸土字，卜辭段爲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小社也』。商頌：『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茫茫』。公羊僖二十一年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古固以土爲社矣。𠂤𠂤卽邦社，說文解字邦古文作𡈼，从𠂤从𡈽，不合六書之偕，乃爲𠂤之譌。𠂤從田丰聲，與邦之從邑丰聲，籀文封之從土丰聲同。(古封邦一字說見史籀篇疏證)邦社卽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爲國社，古當稱邦社也」。案王引邦社乃前編四・二七・三片之文。尚有亳社，卜辭曰：「癸丑卜，其又亳土𠂤酒」？(甲一六四〇)。又曰：「戊子卜，其又歲于亳土三小(宰)」？(京津三九五〇)又曰：「其又𢦏于亳土又雨」。(佚九二八)又曰：「于亳土𠂤」？(粹二二)。又曰：「于𡈼土，「于𡈼土𠂤」。(京津四三五九)凡此皆所指爲社也。白虎通：「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公羊哀四年傳：「社者封也」。尚書大傳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樟，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天子當樹五木，其處則王爲羣姓立者曰大社，在皋門內之西。自爲立者曰王社，在藉田之中，俱北向，其主則用石」。此爲古之社制也。

二爲相土。王國維先生曰：「殷虛卜辭有𠂤字，其文曰：『貞：𢦏于𠂤，三小宰卯一牛』？(前一・二・四)。又曰：『貞：求年于𠂤，九牛』？(藏二一六)。又曰：『貞：勿𢦏于𠂤』？(藏二一八)。又曰：『貞于𠂤求』。(前五・一)。𠂤卽土字，孟鼎『受民受疆土』之作𡈽，卜辭用刀契，不能作肥筆，故空其中作𠂤。土疑卽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之字，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繫篇皆作土，而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作『𡈽』，(楊倞荀子注引世本此條作土)。而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馬』，呂覽勿躬篇：『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持杜聲相近，則土是土非。楊倞注荀子曰：『以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或單名土，又假用杜也。然則卜辭之𠂤，當卽相土。襄以卜辭有𠂤田𠂤(前四・十七。)字卽邦社，假土爲社，疑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今觀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于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則此土亦當爲相土而非社矣」。傅孟眞先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曰：「王君認相土之土爲最勝之義，惟謂爲非社則誤。土卽社，社卽土，於經典中甚明」。案卜辭確有相土，乙七七七九片曰：「癸未卜爭貞：𢦏于土求于岳」。乙五二七二片曰：「戊申卜㱿貞：方帝𢦏于土𠂤雨卯上甲」？此片尚有丁未一卜，爲𢦏祭于𠂤，則土爲先公相土無疑也。

三爲疆土。尚書每言「西土」「東土」，「妹土」，「南土受年」「北土受年」者甚多。又有唐土，「貞：乍大邑于唐土」(金六一一)，𠂤土，「乙丑卜㱿貞：曰吾方其至于𠂤土其又𡆥」(佚二二一)。是皆指疆土也。四爲方國之名。卜辭稱「吾方」「土方」者甚多。

〔補〕 一・〇・〇四六二 新三三四 第一期

甲 丙申貞：☒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二四五 一・〇・〇四六三 第一期

甲 𢦏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唐立厂曰：「字書所無，象擊鼓屋下之意」。此字刻在甲橋上，無上下文可以推敲。

二四六加二五五合 一・〇・〇四六五加一・〇・〇四七四 新三五三加三四四 甲釋附圖一三 新綴八一 第四期

甲 甲辰，㠯 大牢，𡆥小宰土？

本片與二四九片當係同時所卜，彼有貞人𠂤，文武丁時卜辭也。

大牢爲牛羊豕，小宰爲羊豕。見拙著牢羲新釋(刊中國文字三十八册甲骨文字研究一三五頁)。𠂤或作𠂤𠂤𠂤諸形，皆土字也。王國維先生釋土爲社，(殷禮徵文)後又釋土爲相土。(先公先王考)今細考之，土實有四義。

二四七　一・〇・〇四六六　新三四二　第四期　有界畫

甲　丁亥□一

乙　𠂤弗□

丙　□彡𠂤

胡氏屈氏皆定一期，誤。此是文武丁時刻辭也。𠂤與𠂤爲一字，與𠂤同。佚存六〇四片曰：「甲辰卜，雀𠂤𡰥(侯)。(甲)辰卜𡰥(侯)𠂤雀」。甲六二二片曰：「甲子卜，王从東戈𡰥侯𠂤。乙丑卜，王从西戈𡰥侯𠂤，丁卯卜，王从北戈𡰥侯𠂤」。一作𠂤，一作𠂤。甲編考釋謂𠂤即糸，當作「絟」，誤矣。彥堂先生曰：「以彡爲相續不絕，似是後起之義，在殷代當是伐鼓而祭之義。祖庚時卜辭有『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月』。言鼓彡可知彡與鼓有關。侯家莊西北岡殷代陵墓中曾出土一鼓，與他祭器並陳，此殷人祭祀用鼓之實證也。彡之義，殆爲鼓聲，此可於彭字證之。彭字作𡰥，左爲鼓形，右象其聲，即彡字也。彭之初字，殆擬鼓聲之彭彭，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殷曆譜上編卷三)𠂤與粹篇一一三片「已𠂤」之已作𠂤者不同，字不識。(新獲卜辭寫本後記)字亦不識。

二四八　已與一九六合

爲一字，釋曾，(駢枝三編)猶待考定。

二五三　一・〇・〇四七二　新三五〇　第二期

甲　又大乙三牛？

稱又不稱𠂤，稱大乙不稱唐，最早當在祖甲時，胡氏屈氏定一期者，誤。

二五四　已與一九六合

二五五　已與二四六合

二五六加二七二合　一・〇・〇四七五加一・〇・〇四九四加一・〇・〇五〇二　新綴二五　第四期　有界畫

甲　癸丑□今九(月)。

乙　癸(丑)□王□　一

丙　癸丑王以入亡？　在九月

丁　□旬□各雲自東□雨暈？　二

二四九　一・〇・〇四六八　新三四九　第四期

甲　□午卜𠂤：(貞)土□宰囚三宰？

本片與二四六片，當係同時所卜，此有貞人𠂤，文武丁時卜辭也。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者，誤。

二五〇　一・〇・〇四六九　新三四一　第一期

甲　庚戌卜，王夢？　一

𡰥丁山釋夢，(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今已成定論。

二五一　一・〇・〇四七〇　新三三九　第一期

甲　己未卜，□允其出□？

二五二　一・〇・〇四七一　新三五四　第一期

甲　王于□从𠂤𡰥至□？

乙　于生月？

𠂤下有𠂤字殘筆，據掇二・七八片之「𠂤𡰥」補，貯字也。𠂤字不識，于省吾以爲與𠂤

戊　□□卜王□旬□月□八日雨？

本片雖經綴合，仍是斷句殘辭，文意不足，難以悉解。王襄曰：「古各字與格通」。(類纂正編二)是也。書堯典：「格於上下」，益稷：「祖考來格」，傳並訓「至也」。𠂤雲字。𠂤與雨常相關連，占經引石氏曰：「日旁有氣，員而周市，內赤外青，名曰暈」。詳考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第二片。

二五七　已與二一二合

二五八　一・〇・〇四七七　新三四五　第一期

甲　乙(卯)卜□乎？　二

乙　(丙)辰卜□允出？

說文：「𡰥，願詞也。从丂𡰥聲」。卜辭作𠂤，省心。「𠂤，定息也。从皿。羅振玉曰：「卜辭𡰥訓安，與許君訓𠂤爲定息誼同。是許君以此爲安𡰥字，而以𡰥爲願詞。今卜辭曰：『今月鬼𠂤』。是𠂤與𡰥字誼同，當爲一字，其訓願詞者，殆由安誼引申之也」。(增考中七十二頁)案甲骨𠂤𠂤一字，並無分別。

二五九 一・〇・〇四七八加 一・〇・〇四八〇加 一・〇・〇五一四 新三四六加三三五 甲釋附圖一四

新綴一七〇 第一期

甲 癸亥卜王貞𠂤旬？ 五月

一・〇・〇四八〇及一・〇・〇五一四兩片，甲編均未著錄，新獲卜辭爲本一・〇・〇四八〇亦未著錄。本辭是貞旬卜辭，當是「王𠂤真」之誤刻，𠂤即𠂤之省，一字也。

二六〇 一・〇・〇四八二 新三六二 第四期

甲 □□卜㱿九月㱿十日 二

唐蘭先生曰：「十日，可能即十祀，或文武丁晚年，曰𣪊行稱年爲祀之例；至帝乙即位，乃逸殺然實行之也。知此版爲文武丁時者，以其出於村中中六坑，而月猶作𠂤，與多字無別也。」（殷曆譜上編卷三）

二六一 一・〇・〇四八三 新三六三 第一期

甲 乙酉卜，王𠂤缶受又？

𠂤，追伐也。缶爲方國族名。說文：「𠂤，伐擊聲也。从攴，𠂤聲。」段玉裁曰：「史籀讀與缶同。是缶與匋爲一字，通作陶。孟子陶

二六三 一・〇・〇四八五 第一期

甲 □貞□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殘掘號二六四片重，未知孰是。

𠂤自雒振玉釋𠂤以來，考釋者甚多，要以張政烺之釋爽，最爲允當。其言曰：「㸚爽本即爽字，不从㚔，許君以與㚔聲同韵近，遂定爽爲从大从㚔也。甲骨金文中無仇字，其爽字之用法，約可分爲數類，而皆當讀爲毛詩中之仇字。疑仇即爽之後起形聲字。从人㠯从大同義，形體異，聲韵相符，固可代易，爲詩者遂概以仇字爲之。……此爽字當讀曰仇，而解爲匹，即妃匹之謂。陳奐詩毛氏傳疏：『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逑匹也」。箋：「釋文逑本亦作仇。仇匹釋詁文孫炎本仇作逑，……匹配也。好匹猶嘉配耳。君子好逑本作好仇，逑字乃出後人私改，非漢以來之舊。卜辭稱先王之后妃曰『配某爽』，正謂君子之好匹，與毛詩故訓傳相合。爽字之第二種用法，如卜辭𠂤尹亦稱𠂤𠂤，伊𠂤。……尹乃三公之官，伊與𠂤皆單爲之，而同稱爲𠂤，是𠂤與尹相當，蓋謂國之重臣，與王爲匹耦也。」（古同別錄上，集刊十三本頌字說）

二六四加粹編四二五合 一・〇・〇四八五 新三六〇 甲釋附圖一五 新綴八二 第四期

漁陶冶，並从自旁。玉篇：「匋今作陶」。段玉裁云：「匋今字作陶，陶行而匋廢矣」。王筠句讀桂馥義證並云：「案史籀讀與缶同者，水經濟水注陶丘，疊字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雷學淇曰：「今邱在曹州定陶縣西南七里」。（竹書義證卷四十）或者此山東之陶丘爲缶之故地也。

二六二 一・〇・〇四八四 新三五八 第三期

甲 戊戌卜又伐羊？ 二 二

乙 又伐羊？ 二 二

丙 □宋？ 二 二

此當是第三期卜辭，因作「又」，必在第一期之後也。令屈氏釋作岳，非是。岳堂先生釋作羊，是也。其言曰：「羊作𠂤，當爲殷時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其長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又稱：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按昆吾、彭祖之後嘗爲夏殷之侯伯，則羋之爲姓，當在堯世之前，殷代有羋姓之國，固無足異。惟史傳失載，莫可考證耳」。（新獲卜辭寫本後記）丙辭「宋」字，从胡氏釋，甲編考釋作「未」。

甲 壬貞卜𠂤：后㞢羊不？

乙 丁未卜𠂤：𠂤戠？ 一

丙 丁未卜𠂤：𠂤戠牛不？

丁 丁未𠂤：𠂤戠牛不？ 一二

戊 丁未卜𠂤：𠂤戠㞢戠乎？ 一

殘掘號貞二六三號重。

此是鎖熔繩之綴合，今并錄入。丙辭，甲編考釋作：「司，同祀也」。㞢作「宰」。案此版卜辭是祭先公戠戊㞢戊，「后㞢」當是人名，㞢非宰字，字不識，俟考。𠂤祭爲一期常見之祭名，一三期改爲「又」，至文武丁時又恢復𠂤祭。胡氏屈氏均定一期，蓋不信𠂤爲文武丁時貞人也。戠戊王國維先生定爲巫戠，（古史新證第四章商諸臣）㞢則不知爲何人，當是與戠戊同時之舊臣耳。甲編考釋曰：「案此二辭，一綴以乎，一綴以不，蓋均表示疑問之語詞，不著否也。凡卜辭，本均是疑問語」。

二六五 一・〇・〇四八六 新三五九 第一期

甲 □王□𢦏□隻五鹿。

雒振玉曰：「說文：『羅，以絲罟鳥也，从网从隹』。卜辭从隹在畢中，畢與网同；篆書增維，

甲　用五卜。
乙　己丑卜，乙未[illegible]求𠂤？
丙　不雨？　七

149

二六八　一・〇・〇四九〇　新三六四　第一期

甲　辛卯卜(貞)：求雨(于)九示？

九示者，自大乙以下，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也。是爲直系先王。

二六七　一・〇・〇四八八　新三五九　第一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六　一・〇・〇四八七　新三六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五　一・〇・〇四八六　新三六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四　一・〇・〇四八五　新三六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三　一・〇・〇四八四　新三五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二　一・〇・〇四八三　新三五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一　一・〇・〇四八二　新三五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六〇　一・〇・〇四八一　新三五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九　一・〇・〇四八〇　新三五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八　一・〇・〇四七九　新三五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七　一・〇・〇四七八　新三五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六　一・〇・〇四七七　新三五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五　一・〇・〇四七六　新三五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四　一・〇・〇四七五　新三四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三　一・〇・〇四七四　新三四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二　一・〇・〇四七三　新三四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一　一・〇・〇四七二　新三四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五〇　一・〇・〇四七一　新三四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九　一・〇・〇四七〇　新三四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八　一・〇・〇四六九　新三四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七　一・〇・〇四六八　新三四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六　一・〇・〇四六七　新三四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五　一・〇・〇四六六　新三四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四　一・〇・〇四六五　新三三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三　一・〇・〇四六四　新三三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二　一・〇・〇四六三　新三三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一　一・〇・〇四六二　新三三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四〇　一・〇・〇四六一　新三三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九　一・〇・〇四六〇　新三三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八　一・〇・〇四五九　新三三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七　一・〇・〇四五八　新三三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六　一・〇・〇四五七　新三三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五　一・〇・〇四五六　新三三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四　一・〇・〇四五五　新三二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三　一・〇・〇四五四　新三二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二　一・〇・〇四五三　新三二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一　一・〇・〇四五二　新三二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三〇　一・〇・〇四五一　新三二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九　一・〇・〇四五〇　新三二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八　一・〇・〇四四九　新三二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七　一・〇・〇四四八　新三二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六　一・〇・〇四四七　新三二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五　一・〇・〇四四六　新三二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四　一・〇・〇四四五　新三一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三　一・〇・〇四四四　新三一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二　一・〇・〇四四三　新三一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一　一・〇・〇四四二　新三一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二〇　一・〇・〇四四一　新三一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九　一・〇・〇四四〇　新三一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八　一・〇・〇四三九　新三一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七　一・〇・〇四三八　新三一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六　一・〇・〇四三七　新三一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五　一・〇・〇四三六　新三一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四　一・〇・〇四三五　新三〇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三　一・〇・〇四三四　新三〇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二　一・〇・〇四三三　新三〇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一　一・〇・〇四三二　新三〇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一〇　一・〇・〇四三一　新三〇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九　一・〇・〇四三〇　新三〇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八　一・〇・〇四二九　新三〇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七　一・〇・〇四二八　新三〇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六　一・〇・〇四二七　新三〇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五　一・〇・〇四二六　新三〇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四　一・〇・〇四二五　新二九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三　一・〇・〇四二四　新二九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二　一・〇・〇四二三　新二九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一　一・〇・〇四二二　新二九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二〇〇　一・〇・〇四二一　新二九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九　一・〇・〇四二〇　新二九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八　一・〇・〇四一九　新二九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七　一・〇・〇四一八　新二九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六　一・〇・〇四一七　新二九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五　一・〇・〇四一六　新二九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四　一・〇・〇四一五　新二八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三　一・〇・〇四一四　新二八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二　一・〇・〇四一三　新二八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一　一・〇・〇四一二　新二八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九〇　一・〇・〇四一一　新二八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九　一・〇・〇四一〇　新二八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八　一・〇・〇四〇九　新二八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七　一・〇・〇四〇八　新二八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六　一・〇・〇四〇七　新二八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五　一・〇・〇四〇六　新二八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四　一・〇・〇四〇五　新二七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三　一・〇・〇四〇四　新二七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二　一・〇・〇四〇三　新二七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一　一・〇・〇四〇二　新二七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八〇　一・〇・〇四〇一　新二七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九　一・〇・〇四〇〇　新二七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八　一・〇・〇三九九　新二七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七　一・〇・〇三九八　新二七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六　一・〇・〇三九七　新二七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五　一・〇・〇三九六　新二七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四　一・〇・〇三九五　新二六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三　一・〇・〇三九四　新二六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二　一・〇・〇三九三　新二六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一　一・〇・〇三九二　新二六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七〇　一・〇・〇三九一　新二六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九　一・〇・〇三九〇　新二六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八　一・〇・〇三八九　新二六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七　一・〇・〇三八八　新二六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六　一・〇・〇三八七　新二六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五　一・〇・〇三八六　新二六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四　一・〇・〇三八五　新二五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三　一・〇・〇三八四　新二五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二　一・〇・〇三八三　新二五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一　一・〇・〇三八二　新二五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六〇　一・〇・〇三八一　新二五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九　一・〇・〇三八〇　新二五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八　一・〇・〇三七九　新二五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七　一・〇・〇三七八　新二五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六　一・〇・〇三七七　新二五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五　一・〇・〇三七六　新二五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四　一・〇・〇三七五　新二四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三　一・〇・〇三七四　新二四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二　一・〇・〇三七三　新二四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一　一・〇・〇三七二　新二四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五〇　一・〇・〇三七一　新二四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九　一・〇・〇三七〇　新二四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八　一・〇・〇三六九　新二四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七　一・〇・〇三六八　新二四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六　一・〇・〇三六七　新二四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五　一・〇・〇三六六　新二四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四　一・〇・〇三六五　新二三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三　一・〇・〇三六四　新二三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二　一・〇・〇三六三　新二三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一　一・〇・〇三六二　新二三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四〇　一・〇・〇三六一　新二三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九　一・〇・〇三六〇　新二三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八　一・〇・〇三五九　新二三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七　一・〇・〇三五八　新二三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六　一・〇・〇三五七　新二三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五　一・〇・〇三五六　新二三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四　一・〇・〇三五五　新二二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三　一・〇・〇三五四　新二二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二　一・〇・〇三五三　新二二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一　一・〇・〇三五二　新二二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三〇　一・〇・〇三五一　新二二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九　一・〇・〇三五〇　新二二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八　一・〇・〇三四九　新二二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七　一・〇・〇三四八　新二二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六　一・〇・〇三四七　新二二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五　一・〇・〇三四六　新二二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四　一・〇・〇三四五　新二一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三　一・〇・〇三四四　新二一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二　一・〇・〇三四三　新二一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一　一・〇・〇三四二　新二一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二〇　一・〇・〇三四一　新二一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九　一・〇・〇三四〇　新二一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八　一・〇・〇三三九　新二一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七　一・〇・〇三三八　新二一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六　一・〇・〇三三七　新二一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五　一・〇・〇三三六　新二一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四　一・〇・〇三三五　新二〇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三　一・〇・〇三三四　新二〇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二　一・〇・〇三三三　新二〇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一　一・〇・〇三三二　新二〇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一〇　一・〇・〇三三一　新二〇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九　一・〇・〇三三〇　新二〇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八　一・〇・〇三二九　新二〇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七　一・〇・〇三二八　新二〇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六　一・〇・〇三二七　新二〇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五　一・〇・〇三二六　新二〇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四　一・〇・〇三二五　新一九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三　一・〇・〇三二四　新一九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二　一・〇・〇三二三　新一九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一　一・〇・〇三二二　新一九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一〇〇　一・〇・〇三二一　新一九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九　一・〇・〇三二〇　新一九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八　一・〇・〇三一九　新一九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七　一・〇・〇三一八　新一九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六　一・〇・〇三一七　新一九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五　一・〇・〇三一六　新一九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四　一・〇・〇三一五　新一八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三　一・〇・〇三一四　新一八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二　一・〇・〇三一三　新一八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一　一・〇・〇三一二　新一八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九〇　一・〇・〇三一一　新一八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九　一・〇・〇三一〇　新一八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八　一・〇・〇三〇九　新一八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七　一・〇・〇三〇八　新一八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六　一・〇・〇三〇七　新一八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五　一・〇・〇三〇六　新一八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四　一・〇・〇三〇五　新一七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三　一・〇・〇三〇四　新一七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二　一・〇・〇三〇三　新一七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一　一・〇・〇三〇二　新一七六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八〇　一・〇・〇三〇一　新一七五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九　一・〇・〇三〇〇　新一七四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八　一・〇・〇二九九　新一七三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七　一・〇・〇二九八　新一七二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六　一・〇・〇二九七　新一七一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五　一・〇・〇二九六　新一七〇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四　一・〇・〇二九五　新一六九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三　一・〇・〇二九四　新一六八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二　一・〇・〇二九三　新一六七　第二期

甲　辛丑卜，□大乙？

胡氏厪氏俱定一期，然稱大乙者，日在祖甲以後，故改定二期。

七一　一・〇・〇二九二　新一六六

遷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吉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鄉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鄉頌（有瞽文）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欽啊啊，醉言舞，于胥樂兮』。鄉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繫曰之士，暴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盡其歡，是其無事而燕也。又知賓及庭奏肆夏，是己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案鄉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鄉注云：『賓，朝聘者，是異國聘賓，入大門，奏肆夏。故知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者，是己之臣子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據此而言，「王燕南吉」之卜辭，是王之無事而燕羣臣也。本條卜辭則是殷武丁之臣子肜有王事之勞者，故可予以册命，亦可不予册命也。燕亦爲方國及人名。

三七七　一・〇・〇五〇三　第一期　有界畫

甲　□𠂤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𠂤字不識。

三七八　一・〇・〇五〇五　新三七六　第四期

甲　□子𠂤□○

甲　□𠂤申□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三七九　一・〇・〇五一一　新三八一　第一期　字中盛聖

甲　今日其雨？

乙　隹𠂤方受又？

丙　𡿺淹一牛？

人方，即啻羊所征之人方，殷虛書契卷六有征人方日譜，研究征人方之爲甚詳。甲編考釋謂「尸方，即夷方也」。葉玉森曰：「王正人方」二語，舊釋人方爲夷方。惟卜辭未見夷字，从夷之字，如姨正作夷，則人方應否讀夷方，尚爲疑問」。（前編考釋卷二第八頁）案金文夷伯簋夷字作𡿺，與人字無別，是夷方即人方也。淹，當是水名。水在何處，待考。

三八〇　一・〇・〇五一二　新三七九　第四期

甲　□皮卜𠂤：子𡿺乳？

乙　𠂤𠂤來。

胡氏屈氏皆定爲一期，誤。此有貞人𠂤，四期也。甲編考釋云：「殷人祭先祖，則用牡牲，祭先妣，則用牝牲。此用乳（即牝豕），知此字𡿺爲女牲。古女子亦稱子；則此字𡿺，蓋時王已故之女也」。案此實屈氏社撰，卜辭祭先祖妣，牝牡互用，如曰：「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牡牡白乳？（粹三九六）此祭先妣而用牡牲也。又曰：「丙午卜，王𠂤大戊乳用」？（乙二九六）此祭先祖而用牝牲也。王子𡿺爲女性與否，雖憑用牝牲決定也。余於殷契𡿺字未卜分娩之事而考曰：「子自即子自，稱『子』而卜生育事，足證殷人之『子』，並賅男女而言。論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以其子妻之』。又曰：『子謂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是古人可以子稱女，然在未嫁之時。今卜辭卜生育而不稱爲『婦』，則『婦』與『子』之義，似不限於家族成員之身份。故婦豐（通典四〇）亦曰子豐（菁五），子妣（佚二一）亦曰嫡妣（虛二三四九），皆足證『子』『婦』之列，有不關男女之殊。詩曰：『豈其娶妻，必宋之子』。春秋時宋爲殷後，宋國之女皆稱子，此眞殷禮也」。「𠂤來」，甲尾刻辭，記此龜之屬於𠂤來貞也。此與二九〇片之𠂤爲一人。

三八一　一・〇・〇五一三　第四期

甲　丁卯卜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誤。貞人𠂤爲四期時也。

三八二　一・〇・〇五一四　第一期

甲　□雨□𠂤□𡿺母𡿺　一

此版書體屬文武丁時，胡氏屈氏定一期者，誤。入胡氏在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釋「及」，甲編釋文隸定作「改」。屈氏甲編考釋謂卽說文之反字。案此字仍當釋「及」。「子及」爲人名，卜辭尚有侯𠂤。作𠂤，與此作𠂤者同。○綴編二二七片隸定作𠂤，無義可說。甲編考釋曰：「由他辭證之，似是倉廩之名也」。案釋回，非。字象倉廩之形，當卽回之初文，說文：「回轉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回而取之，故謂之回。從𠂤從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廩或從广從禾」。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卜辭云：「己巳貞王𠂤回其登于祖乙？己巳貞：王其登南回𠂤亩乙亥？（甲九〇五）「己巳貞：王其登南回𠂤亩乙亥？（後下二三・五）兩者係同文異版，卜王𠂤入於南回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注云：「齍盛，祭記所用穀也」。廩人：「大祭記則共其後盛」。注云：「大祭記之穀，藉田之收藏于神倉者也」。此入於南回之𠂤，當爲藉田所收者。

〔補〕　一・〇・〇五〇八　新三七二　第一期

甲　□𠂤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補〕　一・〇・〇五一〇　新三六八　第一期

乙　□酉卜祭□氏□羊　二

丙　□大母□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原拓極不清楚。胡氏釋文作：「二、□牛卜貞：𠂤母庚。二。二、□酉卜貞：𠂤（祭）□氏□羊。二。三、𠂤（祭）母庚。四、𠂤（祭）母庚。」屈氏考釋完全根據胡氏，惟將兩「𠂤」字，改爲「𠂤示」而已。拓本既不清楚，爲愼重計，特摹兩種方式，函詢石璋如先生，承覆書云：「關於八月六日的來信所示，兩種式樣都不很對。經劉淵臨兄取出原片研究，乃知卜辭寫本所以未爲者，可能因爲看不清楚，現在用放大鏡看，仍不清楚。但有可告者：㈠大字的雙胤無許多橫劃，乃是沙土黏牢，影響攝片。㈡大字旁干字，豎劃清楚，橫劃尚有一部。㈢片的中部有刻劃，但不清楚。㈣你所問的那個字，恐是龍字。頭上有一橫刻，但充滿土銹。由劉先生摹一片，寄奉參考。（六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函）據此自鑑，似胡氏屈氏作釋文時，均係辨認拓本，未查實物，故多遺失。茲據劉君所摹改正，並將其摹本附後：



157

二八三　一・〇・〇五一六　第四期

甲　□（癸）巳卜（貞）：旬？　六月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屈氏定一期，誤。

二八四　一・〇・〇五一八　第四期

甲　癸卯卜，王由勿牛用𢍏用？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此是第四期書體，胡氏屈氏定一期者，誤。「𢍏」屈氏摹定作「𢍏」字。茲從胡氏分作二字。惠甲之甲係刻壞重，非序數「二」字。

158

二八五　一・〇・〇五二二　第二期

甲　□土秦一犬？　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二八六　一・〇・〇五三三　第一期

甲　□丑卜王：歐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𠂤地名。羅振玉曰：「石鼓文𠂤有小魚，殆即許書之泳字。泳或作潀。考勉勵之勉，粗糲之糲，秠糲之糲，許書皆从萬，作勱糲𥑮，以此例之，知𠂤即潀矣。」案（前二・十二・五片「在𠂤」與「在潀」「在𠂤」同貞，皆在「𠂤」之附近。

二八七　一・〇・〇五三五　第四期

甲　□𢍏□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胡氏屈氏均未定時期，以京津三〇七五片之𢍏字書體證之，當是四期。𢍏字不識。

二八八　一・〇・〇五三七　第一期

甲　丁酉卜：□田宏□　五

乙　癸丑□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甲編考釋作「□田□宏□」。案「田」與「宏」之間，已無空隙，不能再容文字，胡氏釋文連接是。

159

二八九　一・〇・〇五三〇　第一期　背甲

甲　今夕亡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胡氏定二期，是。屈氏定一期者，誤。

二九〇　一・〇・〇五三五　第一期

甲　丁亥□人□允□

乙　丙□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二九一　一・〇・〇五三九　第一期

甲　□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此甲橋背面刻辭，其上當係記某貢龜之數字。

二九二　一・〇・〇五四〇　第一期

甲　□□卜㱿□

乙　□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凡辭分娩字作，地名作，亦或作。陳邦懷釋弇，許書訓弇爲蓋。形之棄定則是，義則不洽。此字實與「兔」字相混，鄭珍說文逸字「兔訓子脫胞」，正象字之形，故卜辭作分娩解，陳氏釋弇，於形正合。弇奄古本一字，呂覽孟冬紀：「其器宏以弇」。禮

160

月令作：「囚以奄」。古本竹書紀年：「南庚遷于奄」。奄爲殷商舊地，卜辭地名之 $\overset{\text{奄}}{\text{囗}}$，當即奄地也。

二九三　一・〇・〇五四一　第一期

甲　貞：𠂤𢦏伐𢀛？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𠂤𢦏之當作𢀛，不可識，當是方國名。胡氏釋文作「利」。

二九四　一・〇・〇五四二　第一期　字中盨壁

甲　☒雨多？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二九五　一・〇・〇五四四　第五期　字中盨壁

甲　貞□（𢦚用）

乙　（重）𢀛（𢦚）用？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二九六　一・〇・〇五四八　第一期

撰。此殷曆譜之所以可貴也。五種祀典爲𠂤、翌、祭、𢀛、劦。舉行祀典前一周，必先舉行工典之祭。以𠂤爲𠂤祭，𠂤祭完畢，再舉行工典而後舉行翌祭，翌祭完畢，再舉行工典而後舉行祭祭。祭祭之第二旬，再舉行𢀛祭，第三旬再舉行劦祭。此祭、𢀛、劦三種祀典須循環舉行，直至最後一旬劦祭完畢爲止。

二九八　一・一一・〇〇〇二　新四　第五期

甲　貞并馭？

乙　☒馬

秦權量銘「皇帝盡并兼天下之并作 $\overset{\text{并}}{\text{幷}}$」，與甲骨文同，說文一說：「从 $\overset{\text{从}}{\text{从}}$ 二人并立，二并之象」。（文源）廣雅釋言：「并兼也」。於卜辭亦爲地名。馭，說文：「馬色不純」。淮南說林訓曰：「騏馭不入牲」，高注云：「騮牲以純色也」。殷商異於是，可以不純色之馬入牲，本條乃卜問兼不純色之馬也。

二九九　一・一一・〇〇〇三　新六　第一期

甲　不𠂤𢀛其　二告

三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三反　第一期

甲　☒涉☒獸☒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廣雅釋詁：「涉渡也」。方言七：「過度謂之涉濟」。注云：「猶今云濟度」。離騷：「詔西皇使涉余」。注：「渡也」。是涉爲以舟渡水，由此岸登於彼岸，非舟行也。（詳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三十八葉第十片）

二九七加重方一六六一合　一・一一・〇〇〇一　新一　甲釋附圖一六　新綴二九九　第五期

甲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弘吉。在二月甲戌𠂤小甲𢀛大甲，隹王八祀。

乙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三月甲申𢀛小甲𢀛大甲。

丙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三月甲午𠂤𢀛甲𢀛小甲。

丁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三月（甲）辰𠂤𢀛甲（𢀛）𢀛甲。

本片係彥堂先生所綴合，列入殷曆譜下編卷二帝乙八祀祀譜。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係方法斂之摹本，誤摹甚多，本片二月之二字，即誤摹爲三。彥堂先生曰：「曾託友人向大英博物院取原骨版校正，確爲二字，今改定」。此版卜辭不僅證帝乙八祀之五種祀典，抑且可證帝乙初年之再失閏。彥堂先生曰：「（帝乙）三祀十二月有癸未，四祀六月有癸未，五祀九月有癸卯，七祀五月有癸未，與此版三月有癸未，及二祀四月有癸未，是二祀四月至八祀三月，中間六年無閏月。爲帝乙初年再失閏之確證」。此雖是曆法問題，然必需有甲骨干支爲之安排，方能確言，不能憑空杜

甲　□□（卜）方（貞：旬）亡𡆥？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〇一　一・一一・〇〇〇五　新一六　第一期

甲　庚寅卜侑☒𠂤？

甲編考釋作庚午卜，誤。燕編七四三片曰：「庚午卜侑貞：雨」。考釋曰：「以字體觀之，亦武丁時人。案丙編六三片係乙編一〇四二加二二二〇加六九六二合。全版均是侑之卜雨辭，刻畫卜兆，正是武丁時貞人也。帝𠂤爲武丁之殤，其墓在小屯西北發現，已於一九七六年七月發掘。

三〇二　一・一一・〇〇〇六　新一一　第五期

甲　□□（卜貞：王）𢀛于□（往來亡）𡆥？　在三月。

三〇三　一・一一・〇〇〇七　新三七　第一期

甲　貞：乎𠂤伐𠂤？

本片與三三二片爲一骨所折。𠂤乃方國族名，字不識。屬王孫釋寇，未可信。𠂤字即據三三二片補，原骨尚留𠂤字殘文。

三〇四　一・二・〇〇八　新二三　第一期

甲　乙卯(卜)貞：重方爲？

乙　(貞)：勿(爲)𠂤？

「爲𠂤」之辭，卜辭甚多，如曰：「乙丑卜㱿貞：我勿爲𠂤？乙丑(卜㱿)貞：我勿爲𠂤？丁卯(卜㱿)貞：我重方爲？丁未卜㱿貞：勿爲𠂤？丁未卜㱿貞：我爲𠂤？(南明一四三)明後一八二三)其餘卜辭尚多，歐義猶不明。甲編考釋作「(1)乙卯□□貞：☒賓☒？(2)勿賓☒」？似對卜辭未加仔細研究也。

三〇五　一・二・〇〇九　新二二　第一期

甲　隹(父)庚？

乙　不隹父(庚)？

不字缺刻橫畫。

三〇六　一・二・〇〇九反　第一期

甲　口子卜

此爲三〇五之背面，新獲卜辭爲本末錄。此等序辭，常與正面卜辭相連，遂堂先生所謂「面背相承」者，如此版即可讀爲「口子卜貞：隹父庚」也。

三〇七　一・二・〇〇一〇　新二三六　第一期　字中盒蓋

甲　不𢦏𢦏　二告　五

三〇八　一・二・〇〇一一　新八　第一期

甲　□□(卜)□(貞：𠂤方𢦏[牢]伐[不]，王告于[且]乙其正，𠂤又？　七月)

乙　□□(卜)□(貞：乎[雀]姘[燕]先于[𠂤]？)

明後一六七六片(甬明七九)與此爲同文異版，缺文即據之補足。甲編考釋不知有同文異版可資補缺，所作考釋遂成無的放矢。𠂤爲𠂤方酋長之名。牢，猶書禁典：「百獸率舞」之率，用也。屈氏謂率爲地名者，誤矣。

三〇九　一・二・〇〇一四　第一期

甲　☒王𢦏☒

新獲卜辭爲本末錄。

三一〇　一・二・〇〇一六　新一〇　第一期

甲　王貞(卜)王。

乙　(王)貞卜(王)

此爲屬甲時「卜王」卜辭。

三一一　一・二・〇〇一七　新一七　第一期　有骨臿

甲　貞：王勿从？

三一二　一・二・〇〇二一　第一期

甲　貞☒五月

新獲卜辭爲本末錄。

三一三　一・二・〇〇二二　新一四　第一期

甲　不𢦏𢦏　二

三一四　一・二・〇〇二三　新一四　第一期

甲　貞：不其[受]𠂤？

完爲殷商異民族之一，每於祭祀時用爲犧牲。其地望出於推測者多，尚不能確指。

三一五　一・二・〇〇二四　第一期

甲　☒貝

新獲卜辭爲本末錄。

三一六　一・二・〇〇二五白　新二〇　第一期

甲　𠂤示□(屯)。　小𠂤

此骨白刻辭，骨白以左右二屯(對)爲單位，故稱「幾屯」，腹甲祇記數字，而無「屯」字。示卽周禮「掌皆宗伯大卜」眡高作龜之眡，乃相甲骨之可以作龜鑿處也。

三一七　一・二・〇〇二七　新四二　第一期　有骨臿

甲　貞：☒未☒乙☒？

乙　□□(卜)即貞：于𠂤丁□□(王受)又？　十月

即爲二期貞人。𠂤丁即武丁也。此稱「十月」，不稱「在十月」，猶屈虔時卜辭也。

三一八　一・二・〇〇二八　新三七　第五期

甲　乙□(卜貞：王)田𢀛，(往來)亡𡆥？王(占曰：吉)。

乙　□□卜貞：(王田)□，往來(亡𡆥？王)占曰：弘吉。(隻)伐四。

𢀛，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𢀛，礙不行也，从屮引而止之也』。古金文有𢀛字，(𢀛宜)前人釋𢀛，與卜辭文正同」。(增考中七十五頁)茲从之。伐，葉玉森以爲狐字。

三一九　一・二・〇〇三一　第二期

甲　□𡍮其□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𡍮字殘存右半「子」，卜辭每稱「𡍮𡍮其𡆥出疾」，「𡍮其死」，恐本條卜辭所缺者不出此二者也。

三二〇　一・二・〇〇三三　第二期

甲　二告

169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補)　一・二・〇〇三六　新三九　第二期

甲　□日□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三二一　一・二・〇〇三八　第二期

甲　小告　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二二　一・二・〇〇四〇　新四四　第二期

甲　丁未(卜)貞：□

三二三　一・二・〇〇四一　新四七　第二期　有殘蓋

甲　貞：(亡)𡆥？　五月

乙　庚辰卜行貞：王𢀛夕禍亡𠂤？

丙　貞：亡𡆥？

170

三二四

三四二

丁　□□卜□貞：王(𢀛)𢀛(禍亡)𠂤？

𢀛，从王襄釋，詳見殷虛書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一九葉第六片。

三二四　一・二・〇〇四二　第二期

甲　癸未□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二五　一・二・〇〇四三　新五六　第五期

甲　□雀王來正(人方)。

三二六　一・二・〇〇四四　新四九　第二期　字中塗朱已褪色

甲　□𠂤𠂤伐□

𠂤爲方國地名，如：「貞：于庚午命𠂤？(後上一六・二)己未卜㱿貞：命𠂤往𠂤？(乙五三〇三)」「从臣𠂤出𢀛𢀛邑」？(乙六九六)「王吏人于𠂤若」？(乙一三五五)𠂤𠂤爲武丁時之武將，經常爲王征伐敵國。然亦嘗爲武丁所執，卜辭曰：「貞：𠂤𠂤執？四月」。(天壤九〇甲骨集成三一四)其位爲伯爵。

171

三二七　一・二・〇〇四五　第五期　字中塗墨

甲　丁酉(王卜貞)：田□，(往來)亡(𡆥？王占)曰：(吉)

乙　□□王卜(貞：田)𢀛，往(來)亡𡆥？王占曰：(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二八　一・二・〇〇四六　新五九　第五期

甲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𡆥)？

乙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三二九　一・二・〇〇四八　新五五　第二期

甲　貞：今夕雨？

(補)　一・二・〇〇四九　新四八　第二期

甲　□𠂤□𠂤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172

三三〇　一・二・〇〇五六　新五七　第一期

甲　庚寅□侯□

三三一　一・二・〇〇五九　第一期

甲　二告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三二　一・二・〇〇六〇　新九七　第一期　字中塗墨

甲　貞：乎（伐）𠂤？

乙　貞：勿乎伐𠂤？

本片與三〇三片係同版所折。𠂤方爲殷西北一大敵國，卽易之鬼方。殷曆譜下編武丁日譜有詳考。

三三三　一・二・〇〇六一　第二期

甲　□𠂤酒？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𠂤酒」一詞，又見於續存一・一五九片曰：「甲戌卜旅貞：匕召亩今𠂤酒」？佚八八一片曰：「甲子卜大貞：告于父丁，亩今𠂤酒」？皆爲第二期卜辭，缺文當可比照。甲編考釋曰：「疑是温之古文」。按釋温是。說文訓温爲温水，王紹蘭曰：「温下不言温煩，文不具耳」。（段注訂補）說文烈部熱訓「温也」，煩亦訓「温也」。是温卽熱也，煩也。詩小雅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温克」。鄭氏箋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王肅讀如字「柔也」。以柔或醞藉自持訓卜辭之温，未見適合，意則當訓熱也煩也；平日皆以冷酒祭先祖，今則以温酒爲祭耳。他辭言「貞：其𠂤酒」（前六・四一・六，後上七・二）者，省酒字也。

三三四　一・二・〇〇六二　第一期

甲　二告。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三五　一・二・〇〇六二反　第一期

甲　□𠂤□方？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三六　一・二・〇〇六六　新九五　第二期

甲　□□（卜貞：今夕又）𡆥？

乙　庚戌卜貞：今夕亡𡆥？

丙　庚戌卜，今夕又𡆥？

胡氏屈氏俱定一期，然出已作又，當屬二期祖甲時也。

三三七　一・二・〇〇六四　新七〇　第五期

甲　（癸□王卜）貞：酒（□日自上甲至于多）毓衣，亡（佳自畎？）在六月，隹（王□祀）。

王國維先生曰：「卜辭后字異文頗多。……其字皆从女从𠆢（倒子形卽說文云𠫓字），或从母从𠆢，象產子之形。其从八……者，則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或从人者，與从母从女同意。故以字形言，此字卽說文育字之或體毓字。毓从每（卽母字）从𠫓，（倒古文子）與此正同。故產子爲此字之本義。又諸形，皆象倒子在人後，故引申爲先後之後，又引申爲繼體君之后。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是后本象人形，厂卽人之譌變。一口亦倒子形之譌變也。后字之義本从毓義引申，其後產子之字，專用毓育二形，繼體君之字專用后形，遂成二字。又譌爲后，而先後之後，又用一字。說文遂分三部，其實毓後后三字

本一字也」。（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三葉第三片）

三三八　一・二・〇〇六五　第一期

甲　二告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三九　一・二・〇〇六七　第一期

甲　二告　二　三　四　五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四〇　一・二・〇〇七一　新七一　第一期

甲　其雨？

三四一　一・二・〇〇七二　第一期

甲　二告　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四一　一・〇〇七九　第一期

甲　□八月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補〕　一・二・〇〇八三　新六六　第一期

甲　（不）𢦏𢦏

甲編失收，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三四三　一・二・〇〇八四　第一期

甲　□𢦏于□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四四　一・二・〇〇八七　第一期

甲　二告　一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四五　一・二・〇〇九一　新一〇三　第三期

甲　方（于）□至。　一

乙　方于戊至。

周氏定一期，誤。胡氏定三期，依書體不誤。方在殷商，時叛時屬，卜其至否，當指報聘而言，非卜其來犯也。

三四六加庫一五九六加前二・十七・七　一・二・〇〇九二　新一〇八　甲釋附圖一七　新綴三三二

第五期　字中盦盥

甲　癸丑（卜在）洛貞：王（旬）亡𡆥？

乙　癸亥卜在𠂤八錄貞：王旬亡𡆥？

丙　癸酉（卜）在𠂤錄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

丁　癸未卜在𠂤貞：王旬亡𡆥？

戊　癸巳卜在劑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

己　癸卯卜在劑貞：王旬亡𡆥？

此爲彥堂先生所綴合，見殷曆譜下編卷八旬譜七，列在帝辛十四祀十一月十二月。洛从彥堂先生

釋，新獲卜辭寫本後記曰：「說文水部：『洛，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冀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卜辭中水旁多作𠂤。如𠂤（淮），或作𠂤，象水滴。如𠂤（沚）。此乘从𠂤𠂤。即从𠂤曆譜錄定。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𠂤，特牛也。从牛剛聲』。此从剛省。𠂤敦亦有𠂤字，與卜辭正同。大𠂤敦葦𠂤字又作𠂤，卜辭又有作𠂤者」。（增考中二十七頁）案卜辭作𠂤者與𠂤不同，𠂤字專用作地名，無義可說，𠂤則其用甚多。一曰人名：「癸酉卜貞：𠂤其有疾」（前六・三八・一）二曰剛日：「于來𠂤」。（戩四八・四）猶禮記曲禮：「外事以𠂤日」也。（詳見戩四八・八考釋）三曰牡也：「宙𠂤羊，宙𠂤」。（南明一三六）猶禮記明堂位曰：「周辟𠂤」。正義曰：「𠂤牡也」。𠂤八𠂤地名。餗，羅振玉曰：「从自𠂤聲，師所止也。後世假次字爲之。此其初字矣」。（增考中一三頁）

三四七　一・二・〇〇九三　新一一五　第一期

甲　□日陛□

殷契佚存三片，有「子𠂤亦𠂤」語。𠂤字葉玉森釋隊。（說契四）唐堂先生釋隋。（斷代例三八一頁）郭鼎堂謂古墮字。（通考一五八）唐立厂謂讓若顚。（考古五期）孫詒讓（籀一四八）胡氏釋𠂤即从之。王愚伯謂「以郭釋墮爲允。然郭說亦祇測之詞，不知其何以爲墮也。𠂤字係反書，正書則應作𠂤。……新一一五「曰：𠂤」，陛作𠂤。从阜从𠂤，即陛，與𠂤爲同字，惟書法

有反正之別耳。……𠂤即陛之初文。說文：「陛，升階也。从阜从𡩠聲。𡩠，古文陛从土」。𡩠之增𡈼字，說文陛从陛聲，隋从陛省聲。按隋應从𠂤聲，無庸言「陛省聲」。是隋之𠂤聲，𠂤即𠂤之𠂤字也。……要之，𠂤爲𠂤之反書，即𠂤字，亦即說文之陵字。契文言「𠂤亦𠂤」，謂「𠂤亦墮墜也」。（殷虛二三）案釋𠂤是。

三四八　一・二・〇〇九四　新一一四　第五期　字中盦盥

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　二

乙　（癸）酉卜貞：（王）旬亡𡆥？

三四九　一・二・〇〇九六　第一期

甲　二告　三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五〇　一・二・〇〇九九　第一期　字中盦盥

甲　□𠂤□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𠂤爲一期貞人之名。

三五一 一・二一・〇一〇〇 新一一九 第五期

甲 □□(子)貞：王田□往來亡𡆥？王占曰：〕弘吉。茲𠂤□。

三五二 一・二一・〇一〇一 新一〇九 第一期

甲 □亡𡆥？ 三月。

乙 □(亡)𡆥？

三五三 一・二一・〇一〇三 新一四二 第四期

甲 甲辰貞：其登黍？

胡氏定四期，依辭例及書體，是也。屈氏定一期者，誤。登黍，進黍也。據記月令：「農乃登麥」注：「進也」。詳考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十一葉第十二片。

三五四 一・二一・〇一〇四 新一五七 第三期

甲 東馬乎取，王弗每？

乙 旦衆，王弗每？

三五七 一・二一・〇一〇七 新一四六 第三期

甲 弱𢦏心？

乙 東|盂田省，亡𡆥？

丙 □□省田？

甲編考釋：「本片與本編五三九片，當屬同版」。案五三九片係第二次發掘所得骨版，田野編號爲「八二七」，二者俱爲右胛骨左邊緣，且書體不同，不可能爲同版。將編九五五片係右胛骨右邊緣，所記亦爲「心𢦏」之事，而書體與三五七片相近，可能爲一版所折。將編以「心𢦏」爲一地之名，誤。說文：「麤，守山林艸也」。段玉裁注曰：「左傳山林之不，衡鹿守之。杜曰：『衡鹿，官名也』。按鹿者，麤之假借字。天子曰林衡，諸侯曰衡鹿。皆守山林艸也。晉語史黯曰：『主將適讎而麤不聞』。韋曰：『麤，主君苑囿者』。卜辭𢦏从麤从艸會意，山足曰麤，狩獵於山麤之意。卜辭雖簡，字外之意，有守山林之官，可斷言也。心|盂皆地名，故將編九五五片曰：「東心𢦏隻，又大鹿，亡𡆥」也。

三五八 一・二一・〇一〇八 新一四四 第三期

甲 □亡𡆥？卒。

乙 大吉。

三五九 一・二一・〇一〇九 新一四三 第一期

甲 乙亥□

乙 □𢦏亡𡆥？

勿爲勿之省。

三六〇 一・二一・〇一一〇 新一五六 第三期

甲 于|盂亡𡆥？

王國維先生曰：「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左傳：『邘晉應韓』，杜注亦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孟疑卽邘也」。（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

三六一 一・二一・〇一一一 新一五〇 第三期

甲 庚申□又大□然伐□

乙 □□卜，□𡆥？

羌字加ㄣ爲第三期卜辭。胡氏定四期，誤。𠂤甲骨文錄七二二片有「在𠂤卜」，當是地名。
𠂤字可見者均是殘文，彥堂先生釋𡆥，胡氏从之。

三六二 一・二・〇一二二 新一五二 第三期

甲 ☒駁

胡氏厪氏釋文均作「☒馬☒字☒」，將駁字分作二字，茲據新獲卜辭爲本人錄。彥堂先生曰：「說文牛部：『𤰔，養牛人也。从支从牛。』甲文作𤰔𤰔。或从羊作𤰔𤰔，此从支从馬，當亦牧之別構。蓋牧人以養牲爲職，不限牛羊也。」按字當是說文御之古文𠬜，使馬也。「一切經音義一云：『馭今作御，禦馭也』。

三六三 一・二・〇一二三 新一四八 第四期

甲 ☒其宕女☐

女，胡氏釋文作母，厪氏因之。按女之左半，似尚有偏旁，未能定爲母字也。

三六四 一・二・〇一二四 新一五四 第三期

甲 ☒𢦏至二☒

三六五 一・二・〇一二五 新一五五 第三期

甲 其☐𢀛牛？

乙 𣪘（𣪘）

甲辭胡氏作「𢀛牛其☐」，厪氏作「貞☐𢀛牛」，釋「貞」恐誤。𣪘字作𣪘，殘存之筆畫，尚可辨識。𣪘𣪘三四期卜辭之習用語，意爲受福。彥堂先生有「釋𣪘𣪘」一文，刊安陽發掘第告報四期，又見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第二冊。

三六六 一・二・〇一二六 新一五一 第四期

甲 ☒族

朱駿聲曰：「或說族字當訓大族，古軍中弓矢之兵，聚于旗下，故从𠂤从矢會意。（通訓定聲）故丁山曰：「族字从𠂤从矢，矢所以殺敵，𠂤所以標衆，其本義應是軍旅的組織」。（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國語齊語：「工立三族」，注：「屬也」。禮記作尼燕居注：「三族」謂：「屬也」。左傳成公十六年注：「三族，劉炫曰屬也」。國語楚語：「在中軍王族而已」。注：「部屬也」。然則卜辭言「王族」「多子族」者，部屬而已。

三六七加三七八合 一・二・〇一一七加一・二・〇一二八 新一五三加一八八 甲釋附圖一八 新綴一七第三期

甲 大吉

乙 吉

三六八 一・二・〇一一八 第一期 字中盥壘

甲 ☒其𣪘？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六九 一・二・〇一一九 第一期

甲 癸酉卜☐貞：旬亡𡆥？ 十一月。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七〇 一・二・〇一二〇 第一期 字中盥壘

甲 不𢀛𢀛 一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七一 一・二・〇一二一 第一期

甲 二告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七二 一・二・〇一二二 第一期 字中盥壘

甲 二告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三七三 一・二・〇一二三 新一二四 第一期 字盥中盥

甲 ☒卯牛沈五牛𠂤？

𣪘羅振玉曰：「此象沈牛於水中，殆卽貍沈之沈字，此爲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殷考中一六頁）周禮考工編人：「平沈必均」，鄭注：「平沈謂斧之水上」。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川澤曰沈」。尚書大傳曰：「沈四海」，注：「祭水曰沈」。淮南說山訓曰：「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祀河曰沈」。卜辭之沈，亦屬祭水之禮。

三七四　一・二・〇一二四　第一期

甲　己巳☒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三七五加三八二合　一・二・〇一二五加一・二・〇一三四　新一三〇加一九二　甲釋附圖一九　第三期

甲　戊申雨不？

乙　其雨？

三七六　一・二・〇一二六　新一八一　第四期

甲　弜酒？

三七七　一・二・〇一二七　新一八二　第三期

甲　辛□(卜)，王□□祭上甲𣪊？

乙　貞：求于河，賓，沈三牛？

𣪊　字不識。卜辭凡言河者俱爲黃河。

三七八　已與三六七合

三七九　一・二・〇一二九　新一九八　第三期

甲　王其(又)于☒？

乙　弜又羌？

丙　王其又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

丁　十人，王受又？

又，卽一期之屮，于此爲「侑也」。乙辭承甲辭而言，弗以羌對先祖某舉行又祭也。丁辭之「十人」，猶丙辭之「羌五人」也。

三八〇　一・二・〇一三〇　新一九七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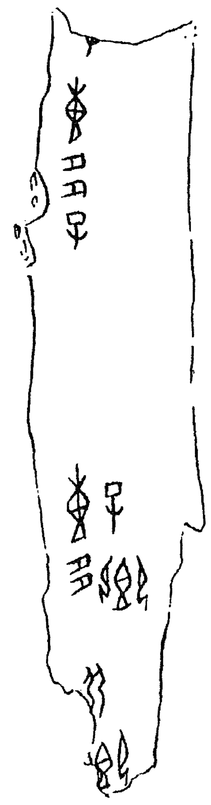
甲　弜

乙　亩多生鄉？

丙　亩多子？

甲編考釋自上而下讀，卜辭多自下而上，故從胡氏釋文。甲辭屈氏釋弜，胡氏釋从，以明義士續

編B一六八二片證之，則胡氏非。其文曰：「弜鄉？亩多子鄉？亩多子？(亩多)子」？(如圖)，弜字下有「鄉」字，知甲編之「弜」下省「鄉」字耳。



「多子」承「多生」句，省鄉字。左傳隱公八年：「因生以賜姓」，疏曰：「姓者，生也」。金文如史頌簋：「里君百生」。令甲盤：「其隹我諸侯百生」，百姓並作百生。善鼎：「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尤與本片卜辭相似。尚書堯典：「平章百姓」，傳曰：「百姓百官」。疏云：「百姓謂百官族姓」。酒誥：「百姓里君」，傳亦曰：「百官族姓」。是「多生」者，百官也。多子當亦類似，屬於服事王家之諸子也。鄉，饗禮與鄉飲酒禮也。商器尹光鼎曰：「王在𣪊𠂤，王鄉酉(酒)」，(三代四・十・二)又宰出簋曰：「在𠂤𠂤，王鄉酉(酒)」。(三代八・十九・一)皆在軍隊駐防之地舉行饗禮或鄉飲酒禮，是卜辭之鄉，確爲饗禮與鄉飲酒禮也。

三八一　一・二・〇一二一　新一九六　第四期

甲　壬戌卜，不𪓔衆？

乙　其𪓔衆？

丙　壬戌卜，今夕亡𡆥？

丁　(壬)戌卜(今)夕(亡𡆥)？

戊　癸亥𡆥？

𪓔，予思泊駢枝三編釋喪，至碻。「𪓔衆」猶粹編一二五三片之「允𪓔𠂤」也。粹編考釋以「𪓔𠂤」爲地名，殊誤。𡆥亦作𡆥、𡆥，遇也。若風若雨，均可言𡆥。

三八二　已與三七三合

〔補〕　一・二・〇一三二　新一八九　第一期

甲　☒王　三

乙　□酉☒父☒　三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三八三　一・二・〇一三五　新一八七　第四期

甲　☒壬不至丙☒

三八四 一・二・〇一三六 新一九四 第四期

甲 又田？ 一

乙 又田？ 一

又字作  ，非左字也，乃反寫耳。卜辭又寫作左者，不乏其例。

三八五 一・二・〇一三七 新一九〇 第四期

甲 癸(酉)貞：(旬亡田)？

乙 癸未貞：旬亡田？

三八六 一・二・〇一三八 新一九二 第三期

甲 弘吉，用。

三八七 一・二・〇一三九 新一九五 第四期

甲 壬子卜，甲寅夾大甲，𡉈，卯牛三？ 四

卯爲窌之初文，窖也。卜辭有「左卯右卯」之文，殺不能分左右也，故王國維先生釋劉，誤。

乙 ☒用

胡氏釋文「步」上殘字釋「人」。甲編考釋以爲：「左旁从人，右旁漫漶不可辨」。此「伊」字係據新獲卜辭寫本。

三八九 一・二・〇一四一 新一八六 第三期

甲 寅小牢？ 吉

少牢从牛，大宰从羊，卜辭極平常。詳見宰義新釋(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册，甲骨古文字研究一三五頁)

三九〇 一・二・〇一四二 新二四〇 第三期

甲 寅𣪊田亡𢦏？

𣪊地名，字不識。

三九一 一・二・〇一四三 新二〇三 第一期 字中塗朱

甲 ☒旬出☒自光☒

本片殘骨與殷契遺珠六二〇片係同文異版，遺珠爲右胛骨，文左行，本版爲左胛骨，文右行。全

〔補〕 新一九五反 甲釋附圖二〇 第四期

甲 己卯卜，𡆥貞：三𠂤至𢦚甲十示？ 二

乙 己卯卜，庚易日？ 二

丙 ☒彳。

𡆥爲𢦚之省。「𡆥甲」甲編考釋从于思泊釋𢦏，謂：「三𠂤至𢦏甲十示者，三匚卽匚乙匚丙匚丁也。繼之以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沃丁及小甲，共爲十世。由匚乙數至十世，適當小甲雍己大戊兄弟三人之世，而三人之中，祇小甲稱甲，是𢦏甲之名，非小甲莫屬」。(駢枝續)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歸入「𢦏 甲」甚是。案作  者大都爲五期卜辭，或四期以前作  ，以後省變作  。至小甲多數作，亦有作，乃最近余所發現者。無論其作作，與形極遠。于氏釋𢦏，以竹書小甲名高，遂謂「𢦏高一音之轉」。可謂傅會之極。三匚者，于氏指匚乙匚丙匚丁者亦誤。三匚乃指匚丁而言，(詳見釋四且丁甲骨古文字研究二五三頁)，自匚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至河亶甲，恰爲大宗十示。故甲非小甲，而爲河亶甲也。

三八八 一・二・〇一四〇 新一八五 第四期

甲 ☒伊步

三九二 一・二・〇一四四 新二一〇 第四期 字中塗墨

甲 己卯貞：求禾于示壬三牢？茲用 三

乙 ☒羌九鬯自☒？

丙 ☒自甲☒

辭曰：「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乎來？王固曰：其乎來，迄至隹乙。『旬出』二日乙卯，允出來『自光』氏羌芻五十。三月」。本片殘辭在『 』號中標出，當可見其全貌矣。胡氏屈氏僅釋一「光」字，蓋均不知有同文異版可資比勘也。光於此爲國族之名。

三九三 一・二・〇一四五 新二二〇 第三期

甲 寅☒

乙 寅𣪊田，亡𢦏？

丙 昌衆？

丁 弜昌？

戊 吉

己 冓雨？

屈氏謂與三九〇片同版折散者，非。兩者均係右胛骨之左邊緣，此蓋同文異版耳。

三九四 一・二・〇一四六 新二二六 第三期

甲 壬，王異，(其)孟田弗(每)？

乙 弱省，其每？

異字作  ，作  者戴字也。詳考見凡將齋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二十四・二片。洪範五行傳曰：「非常曰異」。卜辭之異字，皆可以非常解之也。

三九五 一・二・〇一四七 新二二三 第四期

甲 癸卯貞：旬亡𡆥？ 三

乙 (癸巳)貞：旬亡𡆥？

三九六 一・二・〇一四八 新二三一 第四期

甲 丁未 一 茲用？

乙 □□貞：又 

丙 □□(貞)：又 

丁 三 三

三九七 一・二・〇一四九 新二三二 第四期

甲 辛未卜：又母辛十犬十，茲用？

加點仍爲母字。此爲武乙之稱康丁配也。

〔補〕 一・二・〇一五〇 新二三九 第三期

甲 吉

三九八 一・二・〇一五一 新二三三 第四期

甲  中丁日亡𡆥？ 一

此爲日祭仲丁。

三九九加四〇五合 一・二・〇一五二加一・二・〇一五九 新二三三加二一八 甲釋附圖二一 新綴一七二 第三期

甲 乙卯卜貞：王其田  ？

乙 戊午卜貞：王其田  ？

丙 (壬)戊卜貞：(王)其田  亡𡆥？

 本象水患，今再加水，水患之意益顯，字極少見。

四〇〇 一・二・〇一五三 新二三二 第三期

甲 戊午卜，  已伐一？

甲編考釋作「戊□卜」，午字未能辨出。三期之  已，當爲祖庚之兄孝已。「伐一」下不缺牲名，此例卜辭甚多，所謂「伐幾」者，指伐舞而言也。

四〇一 一・二・〇一五四 新二二九 第四期

甲 □寅貢酒伐于土？

土作  僅見，社也。此亦伐下無牲名，蓋用貢酒及伐舞祭于社也。

〔補〕 一・二・〇一五五 新二二八 第一期

甲 其雨？

乙 其(雨)？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詩國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陳奐曰：「古其維通，其雨，猶云維雨維雨也」。(詩毛氏傳疏)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曰：「其猶將也」。案訓「其雨」爲「將雨」，當更合卜辭之意。

四〇二 一・二・〇一二六 新二二七 第三期

甲 其犬辰，亡？

胡氏釋  爲「匕」，作「牝」字解。屈氏謂：「匕，比之假，親信之也」。按卜辭例，兩氏所釋俱非。本片與粹一一四八片：「癸卯卜，戊王其  犬  ，  相同，而京津四七七五片曰：「  省  犬  」。似爲前片之對貞。  字即在  字之下，則非「親信」與「牝」字所可解。卜辭又曰：「弱  雨」，(京津三八六〇)「乙巳卜𡆥西雀  。乙巳卜𡆥北雀  」。(後下三六・六)「𡆥伐  于函」。(後下二五・五)尤非「親信」或「牝」牲之義。意者，此殆  之省半，从字也。仍以卜辭證之，曰：「王𡆥犬亡  ？其  犬  」？(粹九二五)與粹一一四八及京津四七七五片辭例相同也。曰：「貞  西」，(遺六一五)「田  北西」。(乙七一三五)與後下三六・六片辭例亦同也。以此例彼，知  者相同也。「弱于」。(京都三一二二)與後下二五・五片辭例亦同也。以此例彼，知省，即从字也。且每多相混，詮釋卜辭，當就其全辭之意義推敲，且須觀其全體，不能以偏概全，是所大忌也。

四〇三 一・二・〇一五七 新二三〇 第四期

甲　癸卯貞：來乙卯☒？

乙　辛亥貞：我禾亡𡆥？

「卯」「𡆥」，甲編考釋皆作□。

四〇四　一・二・〇一五八　新三二六　第三期

甲　且其𢦏鼎，禦各日又足？

旦，從于思泊釋，胡氏釋雖，非。說文：「敢，𢦏也」。書禹貢傳：「敢，陳也」。是𢦏可訓陳。（詳本編二五片考釋）鼎字从七从鼎，即鼏之省。詳「鼏鼎」。（中國文字第八册甲骨古文字研究一九七頁）鼏鼎爲鼎之一種，是陳鼎而祭也。各日，甲編考釋，據陳夢家說，謂即落日」，非。卜辭曰：「𠂤宰豐𠂤各于日𢦏」。（甲二五九八）即稱各于日」，當非落日可知。又稱「各夕」，如：「各夕禍☒」，（佚六六六）「☒東喧弗☒王各夕☒」，（粹一〇六）豈可稱之爲「落夕」或「落月」乎？且卜辭又曰：「弜𠂤止若。其𠂤又足。弜𠂤」。（粹一〇六二）則「又足是「𠂤」非「落日」也。𠂤方言曰：「來也」。經典亦作格，爾雅曰「來也」。又曰：「至也」。書堯典：「格于上下」，湯誓：「格汝衆」，月令：「暴風來格」皆是也。清王玉樹曰：「薛尚功鐘鼎款識鼏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年』。鐘伯鼏鼎銘云：『王格大室』，𢦚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邾𢦚銘云：『王格于成周』。據此知古固有以「射」。𢦚敦銘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宿，格大室』。𢦚敦銘云：『王格于成周』。據此知古固有以格爲至者」。（說文拈字）然則「各日」猶言「至日」「來日」也。

四〇五　已與三九九合

四〇六　一・二・〇一六〇　新三二四　第三期

甲　吉

乙　大吉

四〇七　一・二・〇一六一　新三二三　第四期

甲　不雨？

屈氏定三期，書體不符，誤。

四〇八　一・二・〇一六三　新三二五　第四期

甲　乙☒　三

乙　乙未卜，今日酒𠂤伐茲用？　三

丙　（乙）未☒𠂤伐，茲用？　三

兩「茲用」皆省作「𠂤用」，茲字省半，卜辭甚多，余於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中已論及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本）

四〇九　一・二・〇一六五　新三二四　第四期

甲　丁酉☒

乙　不冓（雨）？

四一〇　一・二・〇一六六　新三三四　第三期

甲　東□𢦚又（雨）？

王襄曰：「𢦚疑郊天之本字，从火與寮之从火同誼。（說文解字：「𢦚交木然也」。段注引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祭柴天也」之說，可證後世因祭于郊，艮用郊而𢦚廢。（簠考天象六頁）案𢦚作𠂤（佚二・七四〇），下從寮，象「交木然」之形殊顯。雖爲「寮柴天」也。案王說是。後世變而加厲，乃投罪人于火示驅懲意」。（前釋五卷三五頁）卜辭之𢦚，多與「雨」「从雨」相連，是𢦚爲求雨之祭也。又𢦚前所闕者，當是地名，或謂係神祇先祖之名者，卜辭尚無其例。

四一一　一・二・〇一六七　新三三五　第四期　有骨畫

甲　乙未貞：子夷于王涉，若？　一

涉，爲涉水而渡登彼岸也。考見殷虛所藏殷虛文字釋第三十八葉第十片，及本編二九六片。

四一二　一・二・〇一六八　新三四三　第四期

甲　☒命先？

與明後二六三一（南明七六一）片係同文異版，彼「命」上多「𠂤」字殘文，似爲「茲」字。先于此爲人名。

四一三　一・二・〇一六九　新三四一　第四期

甲　□□卜，兄于父丁？

兄當讀爲祝。父丁係武乙稱康丁也。

四一四　一・二・〇一七〇　新三四二　第四期

甲　☒于𢦚且乙小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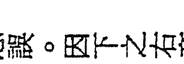
「小丁」二字，甲編考釋作「⊠」，以爲「小丁」爲非。茲據新獲之辭寫本，胡氏亦从之。𢦏且乙即武丁之父小乙。

四一五 一・二一・〇一七一 新二五三 第四期

甲 ⊠庚⊠

依辭例，「庚」上可補一「且」或「母」字。下有殘畫，但不詳何字。庚作，非一期所有，依書體當是四期作風，胡氏屈氏定一期者，誤。

四一六 一・二一・〇一七二 新二四八 第四期

甲 

字不可識。甲編考釋作一字，恐誤。因下之右旁尚有一目作依書體，此是第四期作風，胡氏屈氏俱定一期，誤。

〔補〕 一・二一・〇一七三 新二四四 第四期

甲 ⊠田？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四一七加四二一合 一・二一・〇一七四加一・二一・〇一七九 新二四五加二四七 甲釋附圖二二 新綴七三二 第三期

甲 庚子卜，⊠八日壬申𠂤？

卜下一字作  ，胡釋「人」，待考。因  象刑具，卜辭  字，與執字無別，作者殆字之省也。詳殷虛文字考釋第十六葉第二片。

四一八 一・二一・〇一七六 新二五四 第四期

甲 壬辰⊠

乙 □□卜，⊠(易)日？

四一九 一・二一・〇一七七 新二四九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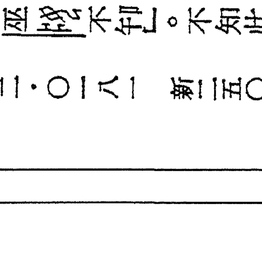
甲 丁丑卜，周弗  ？ 三

弗下尙有殘畫，當是  字。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據公中鼎作  ，謂「宗周字如此。」從從鼎則作，甲編考釋誤引作  。孫詒讓契文舉例推廣之曰：「即周之省。金文敦周字作，周文尊省作，周公作文王鼎周公字作，公中鼎宗周字作。此省口與彼同。周即周國，殷世太王肇基以後。(方國第七)

四二〇 一・二一・〇一七八 新二四五 第四期

甲 

甲編貼倒，茲據新獲卜辭寫本正。胡氏屈氏俱未定時期，或背面之鑽鑿形態，可供斷代，經函詢石璋如先生，得覆云：「關於  字一片，取出原片一看，背後並無鑽穴，并有刻劃，可能不是卜骨，而是骨器之殘片。如甲編最後一片鹿角器，不是有一  字嗎？(六十八年八月廿一日函)背面既無鑽鑿可資斷代，亦非卜骨，惟以鹿角器爲比照，則當在三四期以後，茲將骨拓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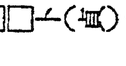
四二一 已風四一七合

四二二 一・二一・〇一八〇 新二四七 第三期

甲 ⊠ 

其上殘  字，胡氏屈氏俱以爲字之下半，字不識。鄴中片羽一・三八・六片有一辭曰：「貞：  不  。不知此  與是否爲一字。本片胡氏定三期，屈氏未定時期。

四二三 一・二一・〇一八一 新二五〇 第一期

甲 ⊠ 

圈字也，胡氏釋正，誤；屈氏於本編四四片，謂當如讀若擾，亦誤。

〔補〕 一・二一・〇一八三 新二四六 第一期

甲 乙⊠不⊠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四二四 一・二一・〇一八六加一・二一・〇一八八 新二五六加二五八 第四期 字中盜壘

甲 壬辰？

乙 雨？

四二五 一・二一・〇一八七 新二五七 第三期

甲 戊寅卜貞：⊠

乙 □□卜(貞)：王其(田，亡)？

四三六 一・二・〇一八九 新二五九 第三期 字中盦壘

甲 弜宅？

乙 王宅𡍮？

四三七 一・二・〇一九〇 新二六〇 第三期

甲 弜𠂤兄？

乙 其執？

丙 弜執，乎歸𠂤鄉王史？

丁 其作𡍮于丘𠂤？

戊 弜𠂤？

己 弘吉。

兄當讀爲祝。唐蘭先生曰：「𠂤作鈐，說文：『鈐，拘持也』。此同執，卜辭𠂤執爲一字。鄉，饗也。國語晉語曰：『將帥克饗』。注：『食也』。『鄉王史』卜辭亦作『鄉史』，前四・半一・七片曰：『貞：鄉史于袁北宗，不大雨』？京津四三九三片曰：『庚辰貞：方來鄉史𠂤大征』？均言將饗宴之而祟于王事也。（卜辭通纂別二）新一八片，即爲本片，其考釋曰：『克鄉王史殆謂克襄王事。

目前發現，祇見於武丁時期之卜骨。

四三〇 一・二・〇一九三 新二七一 第四期 骨面未經刮削

甲 □□卜，又歲王𠂤示𠂤。

乙 弜□

甲編屈氏分作三條，茲从胡氏釋文作一條讀。「卜」字兩家俱缺，依拓本殘存，似爲「卜」字。𠂤，商氏類纂，孫氏甲骨文編俱釋𠂤。「示」字，從島邦男綜類釋𠂤二五頁），以遺珠四〇二片作「其𠂤三示」例之，作「示」爲是。

四三一 一・二・〇一九四 新二六九 第一期

甲 戊□（卜），王□□雨？

乙 弜？

四三二 一・二・〇一九五 新二六六 第四期

甲 𠂤大牛田？

堕字，余釋爲城堕之堕，从土隋聲，隋畫之蒸類轉。𠂤ㄖ疑是地名。𠂤字卜辭甚多，每與作字相連，在地名之下，或在地名之上，相當於城堕之專名，逕釋爲堕，尚乏確證。作即作字，唐蘭先生曰：「說文作，起也。从人乍聲」。古文不从人，假借作爲之。金文𢦏鼎作𠂤，漁簋作𠂤，與此同。𠂤从胡氏釋丘。ㄖ字或識爲𠂤，或識爲木丁，俱不確。

四三八 一・二・〇一九一 新二七三 第三期

甲 辍甲 三 六

乙 辍甲 三

倣骨形，拓本似爲倒貼。新獲卜辭爲本即以下作上。其上有∪之刻痕，胡氏釋「屮」，唐蘭先生摹作「𠂤」，甲編考釋謂：「作『∪』形者，似非文字」。茲从新獲卜辭爲本作六。

四三九 一・二・〇一九二 第一期

甲 甲子卜，乙丑雨？

乙 乙（丑卜），于丙寅雨？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乙辭「乙丑卜」，胡氏屈氏俱未釋。甲編考釋云：「本片鑽孔圓深而未灼」。此當是◎形之鑽鑿，

四三三加USB八一加庫一七八 一・二・〇一九六 新綴六一三 第一期

甲 （壬）戌，用𡍮𠂤（自上甲）五示？ 三

乙 壬戌卜，用𡍮𠂤自上甲十示？ 三

丙 壬（戌卜），乙（丑）用（𠂤）？ 三

丁 癸亥卜，乙丑易日？ 三

戊 癸亥卜，乙丑用𡍮𠂤？ 三

己 不易日？ 三

庚 于甲戌用𠂤？ 三

辛 于來乙亥用𠂤？（三）

壬 來乙亥用𠂤？ 三

本片之綴合，原集卡內基博物館所藏四片，即庫一一一九片，一一二二，一〇五三，一一三四，後美國所藏甲骨錄出版，該四片已綴爲USB八一，庫方一七八一片係大英博物院所藏。合爲甲骨新綴之六一三號。此爲第三卜，其第一卜爲新綴六一四號，亦是卡內基博物院藏品，現爲USB三四號。「用𡍮𠂤」，乃以𡍮𠂤祭先祖也。自上甲十示爲辍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五示爲上甲、成、大丁、大甲、𠂤乙」。（丙三八）兩癸亥之亥

字，缺刻横畫。

〔補〕Ⅰ・二・〇一九七　新二六七　第一期

甲　其乙☒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寫本補。

四三四　Ⅰ・二・〇一九八　新二六二　第一期

甲　于乙(丑)雨？

乙　于丙(寅)雨？

甲編考釋云：「鑽孔深圖而未灼」。本片與四二九片爲一骨所折。

四三五　Ⅰ・二・〇一九九　新二六一　第四期　骨面未經刮削

甲　☒癸歲？

乙　☒歲小宰？

丙　☒小宰？

四三六　Ⅰ・二・〇二〇〇　新二七七　第四期

甲　☒𠂤，☐☒☒，亡(𡆥)？

乙　𡆥于𢦏☒☐从寉衛？

丙　命圃侯今𣪊亡𡆥？

丁　☒𠂤☒衛？

本片卜辭極錯落。胡氏釋文分作三條，將丁辭併入丙辭，而將丙辭「𣪊」之右半「屮」，併入乙辭，作「屮之于𢦏从寉衛」。甲辭僅釋一「亡」字。屈氏亦分作四條，以丙辭之今𣪊」讀作「今生月」，按「𣪊」非月字，胡氏釋𣪊，亦非。𣪊當爲一字，因卜辭例「生月」後未有綴以「亡𡆥」者，不宜釋爲「生月」或「生一月」。再版本甲骨文編附錄有𣪊字，注曰：「此字从屮从屯，當是𢦏之或體」。(六四三頁)案釋屯亦非，字尚不識。甲辭𢦏字尚留𠂤形，寥寥殘筆，俱皎然可辨。𠂤字，再版本甲骨文編附錄釋爲方國名，與𠂤等併爲一字，(七〇一頁)則亦祭字矣。

四三七　Ⅰ・二・〇二〇一　新二六五　第一期　骨面未經刮削

甲　☒若丙☒

甲編考釋以「𠂤」字爲不可識，胡氏定爲丙字，今从之。

四三八　Ⅰ・二・〇二〇二　新二七五　第四期

甲　☒翌其酒☒我☒？

胡氏屈氏並定一期，依書體應是四期。

四三九　Ⅰ・二・〇二〇三　第一期

甲　癸☐(卜貞：旬亡𡆥)？

乙　☐☐卜貞：旬亡(𡆥)？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補〕Ⅰ・二・〇二〇四　新二七六　第一期

甲　且乙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四四〇　Ⅰ・二・〇二〇五　第一期

甲　☒乎𢀛𢀛？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𠂤即說文古文之鳥，小篆之譌。詳見「釋𠂤」(中國文字第三册甲骨文字研究二七三頁)

四四一　Ⅰ・二・〇二〇六　第一期

甲　戊字☒又☒牛？

新獲卜辭爲本未錄。

〔補〕Ⅰ・二・〇二〇七　新二六三　第一期

甲　☒旬☒　一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此當是卜旬之辭。

四四二　Ⅰ・二・〇二〇九　新二六四　第四期

甲　☒𠂤

乙　☒大

胡氏定四期，屈氏定一期，依大字之書體，當是四期。𠂤字不識。

〔補〕Ⅰ・二・〇二一三　新二七〇　第一期

甲　☒壬☒

甲編失載，據新獲卜辭爲本補。

四四三　Ⅰ・二・〇二一六　第四期

甲　□完用□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

四四四　一・二・〇二二七　新二八〇　第四期

甲　丁亥卜，貞雚|𠂤|凡？

乙　丁亥，貞雚|𠂤|凡。

𠂤當釋雚，觀也。甲編考釋以爲地名者，非。詳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二五葉第一片。

|𠂤|地名，凡也。|𠂤|亦地名。此卜王之親觀|𠂤|兩地有非常之變也。

四四五　一・二・〇二二八　新二七九　第三期

甲　于𠂤，七𢦏？

乙　于宕，七𢦏？

丙　不雨？

丁　其雨？

戊　(翌)日乙(酉)宕，(亡)𢦏？

〔補〕　一・二・〇二二九　新二七八　第三期

甲　己未□

乙　吉

四四六　一・二・〇二三〇　新二八二　第一期

甲　甲辰卜，王于己酉步，易日？　三

乙　不易日？　三

丙　丁未卜，戊申啟？　三

丁　不(啟)？　三

戊　丁□

己　丁□

四四七　一・二・〇二三九　第四期

甲　□不□在𠂤。

乙　□隹其□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胡氏厚宣俱定二期，然其作「𠂤」上多一横，乃晚期書體也，因改定四期。𠂤地名，字待考。

附錄一

新獲卜辭寫本與甲編對照表

新獲卜辭寫本號	甲編拓本號
一　一・二・〇〇〇一	二九七
二　一・〇・〇四三六	二三〇
三　一・〇・〇〇〇一	一
四　一・二・〇〇〇二	四
五　一・〇・〇〇〇二	二
六　一・二・〇〇〇三	二九二　無反
七　一・〇・〇〇一二	八
八　一・二・〇〇一一	三〇八
九　一・〇・〇〇一三	一六
一〇　一・〇・〇〇二六	三一〇
一一　一・二・〇〇〇六	三〇二一　(原考釋記號作〇〇八誤今改正)
一二　一・〇・〇〇一八	二
一三　一・二・〇〇〇八	三一四
一四　一・二・〇〇一三	三一三
一五　一・〇・〇〇一九	三〇
一六　一・二・〇〇〇五	三〇一
一七　一・二・〇〇一七	三一一
一八　一・〇・〇〇二〇	一五
一九　一・〇・〇〇一四	一〇
二〇　一・二・〇〇二五	三一六
二一　一・〇・〇〇二二	七
二二　一・二・〇〇〇九	三〇五
二三　一・二・〇〇三三	三一四
二四　一・二・〇〇二四	三〇九

二五	一・〇・〇〇二三	
二六	一・〇・〇〇〇六	
二七	一・〇・〇〇二六	
二八	一・〇・〇〇二九	
二九	一・〇・〇〇三三	
三〇	一・〇・〇〇二七	
三一	一・〇・〇〇三二	
三二	一・〇・〇〇〇八	
三三	一・〇・〇〇三五	
三四	一・〇・〇〇〇八	
三五	一・〇・〇〇三四	
三六	一・〇・〇〇三六	
三七	一・〇・〇〇三八	
三八	一・〇・〇〇四〇	
三九	一・〇・〇〇四一	
四〇	一・〇・〇〇四二	
四一	一・〇・〇〇三八	
四二	一・二・〇〇二七	
四三	一・〇・〇〇三六	

四四	一・二・〇〇四〇	
四五	一・〇・〇〇五七	
四六	一・〇・〇〇四六	
四七	一・二・〇〇四一	
四八	一・二・〇〇四九	
四九	一・二・〇〇四四	
五〇	一・〇・〇〇五〇	
五一	一・〇・〇〇四九	
五二	一・〇・〇〇四五	
五三	一・〇・〇〇五三	
五四	一・〇・〇〇五五	
五五	一・二・〇〇四八	
五六	一・〇・〇〇五一	
五七	一・二・〇〇五六	
五八	一・二・〇〇四三	
五九	一・二・〇〇四六	
六〇	一・〇・〇〇四八	
六一	一・〇・〇〇五二	
六二	一・〇・〇〇四七	

三三	四	
三四	四四	
三三	三九	
	(甲編未錄)	
三六	三八	
三七	四三	
	(甲編未錄)	
三八	三九	
三九	三三〇	
三〇	三五	
三一	三六	
三二	三四	
三三	三一三	
三四	三一四	
三五	三〇九	

六三	一・〇・〇〇九四	七四	
六四	一・〇・〇〇八九	七〇	
六五	一・〇・〇〇七六	五八	
六六	一・一・〇〇八三		(甲編未錄)
六七	一・〇・〇〇七〇	五〇	(新獲無反)
六八	一・〇・〇〇六〇	六二	
六九	一・〇・〇〇九二	七二	
七〇	一・一・〇〇六四	三三七	
七一	一・一・〇〇七一	三四〇	
七二	一・〇・〇〇八五	六六	
七三	一・〇・〇〇七五	五七	
七四	一・〇・〇〇六二	六四	
七五	一・〇・〇〇八六	六七	
七六	一・〇・〇〇九三	七三	
七七	一・〇・〇一〇二	八〇	
七八	一・〇・〇〇七九	八二	
七九	一・〇・〇〇八〇	七六	
八〇	一・〇・〇一〇〇		
八一	一・〇・〇〇七八	六二	
八二	一・〇・〇〇八八	六八	
八三	一・〇・〇〇九二	七〇	
八四	一・〇・〇〇八一	六一	
八五	一・〇・〇〇七七	六〇	
八六	一・〇・〇一〇一	六三	
八七	一・〇・〇〇七九	六一	
八八	一・〇・〇一〇三	六四	
八九	一・〇・〇〇九〇	六五	
九〇	一・〇・〇〇九九	六五	誤(原考釋改正)號作〇九〇
九一	一・〇・〇〇八三	六六	
九二	一・〇・〇〇七三	五五	(甲編未錄)
九三	一・〇・〇〇七六	六〇	(原錄)
九四	一・一・〇〇六六	六〇	(甲編未錄)
九五	一・一・〇〇六六		
九六	一・〇・〇〇六九		
九七	一・一・〇〇六〇	四九	
九八	一・〇・〇〇七三	三三二	
九九	一・〇・〇一〇四	五四	
一〇〇	一・〇・〇〇七四	五六	

一三九	一・〇・〇一九五	一一七	
一四〇	一・〇・〇一七三	一一〇	
一四一	一・〇・〇一〇三	一一三	
一四二	一・一・〇一〇三	一一五三	
一四三	一・一・〇一〇九	一一五九	
一四四	一・一・〇一〇八	一一五八	(此版重佚入一四七號)
一四五	一・一・〇一〇五	一一五五	
一四六	一・一・〇一〇七	一一五七	
一四七	一・一・〇一〇八	一一五八	(此版一四四爲一號)
一四八	一・一・〇一一三	一一六三	
一四九	一・一・〇一〇六	一一五六	
一五〇	一・一・〇一一一	一一六一	
一五一	一・一・〇一一六	一一六六	
一五二	一・一・〇一一二	一一六二	
一五三	一・一・〇一一七	一一六七	
一五四	一・一・〇一一四	一一六四	
一五五	一・一・〇一一五	一一六五	
一五六	一・一・〇一一〇	一一六〇	
一五七	一・一・〇一〇四	一一五四	

一五八	一・〇・〇一七一	一一四五	
一五九	一・〇・〇一四二	一一四七	
一六〇	一・〇・〇一三〇		(甲編未錄)
一六一	一・〇・〇一六六		(甲編未錄)
一六二	一・〇・〇一七四		(甲編未錄)
一六三	一・〇・〇一三八	一一四四	
一六四	一・〇・〇一三二	一一四〇	
一六五	一・〇・〇一三五	一一四一	
一六六	一・〇・〇一九九		(甲編未錄)
一六七	一・〇・〇一三八	一一三七	
一六八	一・〇・〇一三七	一一四三	
一六九	一・〇・〇一四八	一一四九	
一七〇	一・〇・〇一九五	一一五五	
一七一	一・〇・〇一九六	一一五六	
一七二	一・〇・〇一六六	一一六〇	
一七三	一・〇・〇一四四	一一四五	
一七四	一・〇・〇一六六	一一四八	
一七五	一・〇・〇一五〇		(甲編未錄)
一七六	一・〇・〇一四〇	一一五一	

一七七	一・〇・〇一五一		(甲編未錄)
一七八	一・〇・〇一六七		(甲編未錄)
一七九	一・〇・〇一三三	一一四	
一八〇	一・〇・〇一六一	一一五二	
一八一	一・一・〇一一六	三三七六	
一八二	一・一・〇一一七	三三七七	
一八三	一・〇・〇一四四	一一六五	
一八四	一・〇・〇一三四		(甲編未錄)
一八五	一・一・〇一四〇	三三八八	
一八六	一・一・〇一四一	三三八九	
一八七	一・一・〇一三五	三三八三	
一八八	一・一・〇一二六	三三七八	
一八九	一・一・〇一三三		(甲編未錄)
一九〇	一・一・〇一三七	三三八五	
一九一	一・一・〇一四四	三三八二	
一九二	一・一・〇一三六	三三六六	
一九三	一・一・〇一三三		(甲編未錄)
一九四	一・一・〇一三六	三三八四	
一九五	一・一・〇一三〇	三三七六	

一九六	一・一・〇一三三	三三八一	
一九七	一・一・〇一三〇	三三八〇	
一九八	一・一・〇一三九	三三七九	
一九九	一・〇・〇三五九	一一七〇	
二〇〇	一・〇・〇三六四	一一七八	
二〇一	一・〇・〇三六一	一一七三	
二〇二	一・〇・〇三五八	一一六九	
二〇三	一・一・〇一四三	一一六六	誤(原考釋改正)號作〇一四五
二〇四	一・〇・〇三五〇	一一六六	
二〇五	一・〇・〇三六七	一一七四	
二〇六	一・〇・〇三六八	一一七五	
二〇七	一・〇・〇三五一	一一六七	
二〇八	一・〇・〇三五六	一一六八	
二〇九	一・〇・〇三五五		(甲編未錄)
二一〇	一・一・〇一四四	三九二	
二一一	一・〇・〇三六八		(甲編未錄)
二一二	一・〇・〇三六七	一八〇	
二一三	一・一・〇一六二	四四〇七	
二一四	一・一・〇一六五	四〇九	

二五三　一・二・〇・〇・四二六
二五四　一・二・〇・〇・四二八
二五五　一・二・〇・〇・四三〇
二五六　一・二・〇・〇・四三二
二五七　一・二・〇・〇・四三四
二五八　一・二・〇・〇・四三六
二五九　一・二・〇・〇・四三八
二六〇　一・二・〇・〇・四四〇
二六一　一・二・〇・〇・四四二
二六二　一・二・〇・〇・四四四
二六三　一・二・〇・〇・四四六
二六四　一・二・〇・〇・四四八
二六五　一・二・〇・〇・四五〇
二六六　一・二・〇・〇・四五二
二六七　一・二・〇・〇・四五四
二六八　一・二・〇・〇・四五六
二六九　一・二・〇・〇・四五八
二七〇　一・二・〇・〇・四六〇
二七一　一・二・〇・〇・四六二
二七二　一・二・〇・〇・四六四
二七三　一・二・〇・〇・四六六
二七四　一・二・〇・〇・四六八
二七五　一・二・〇・〇・四七〇
二七六　一・二・〇・〇・四七二
二七七　一・二・〇・〇・四七四
二七八　一・二・〇・〇・四七六
二七九　一・二・〇・〇・四七八
二八〇　一・二・〇・〇・四八〇
二八一　一・二・〇・〇・四八二
二八二　一・二・〇・〇・四八四
二八三　一・二・〇・〇・四八六
二八四　一・二・〇・〇・四八八
二八五　一・二・〇・〇・四九〇
二八六　一・二・〇・〇・四九二
二八七　一・二・〇・〇・四九四
二八八　一・二・〇・〇・四九六
二八九　一・二・〇・〇・四九八
二九〇　一・二・〇・〇・五〇〇
二九一　一・二・〇・〇・五〇二
二九二　一・二・〇・〇・五〇四
二九三　一・二・〇・〇・五〇六
二九四　一・二・〇・〇・五〇八
二九五　一・二・〇・〇・五一〇
二九六　一・二・〇・〇・五一二
二九七　一・二・〇・〇・五一四
二九八　一・二・〇・〇・五一六
二九九　一・二・〇・〇・五一八
三〇〇　一・二・〇・〇・五二〇
三〇一　一・二・〇・〇・五二二
三〇二　一・二・〇・〇・五二四
三〇三　一・二・〇・〇・五二六
三〇四　一・二・〇・〇・五二八
三〇五　一・二・〇・〇・五三〇
三〇六　一・二・〇・〇・五三二
三〇七　一・二・〇・〇・五三四
三〇八　一・二・〇・〇・五三六
三〇九　一・二・〇・〇・五三八
三一〇　一・二・〇・〇・五四〇
三一一　一・二・〇・〇・五四二
三一二　一・二・〇・〇・五四四
三一三　一・二・〇・〇・五四六
三一四　一・二・〇・〇・五四八
三一五　一・二・〇・〇・五五〇
三一六　一・二・〇・〇・五五二
三一七　一・二・〇・〇・五五四
三一八　一・二・〇・〇・五五六
三一九　一・二・〇・〇・五五八
三二〇　一・二・〇・〇・五六〇
三二一　一・二・〇・〇・五六二
三二二　一・二・〇・〇・五六四
三二三　一・二・〇・〇・五六六
三二四　一・二・〇・〇・五六八
三二五　一・二・〇・〇・五七〇
三二六　一・二・〇・〇・五七二
三二七　一・二・〇・〇・五七四
三二八　一・二・〇・〇・五七六
三二九　一・二・〇・〇・五七八
三三〇　一・二・〇・〇・五八〇
三三一　一・二・〇・〇・五八二
三三二　一・二・〇・〇・五八四
三三三　一・二・〇・〇・五八六
三三四　一・二・〇・〇・五八八
三三五　一・二・〇・〇・五九〇
三三六　一・二・〇・〇・五九二
三三七　一・二・〇・〇・五九四
三三八　一・二・〇・〇・五九六
三三九　一・二・〇・〇・五九八
三四〇　一・二・〇・〇・六〇〇
三四一　一・二・〇・〇・六〇二
三四二　一・二・〇・〇・六〇四
三四三　一・二・〇・〇・六〇六
三四四　一・二・〇・〇・六〇八
三四五　一・二・〇・〇・六一〇
三四六　一・二・〇・〇・六一二
三四七　一・二・〇・〇・六一四
三四八　一・二・〇・〇・六一六
三四九　一・二・〇・〇・六一八
三五〇　一・二・〇・〇・六二〇
三五一　一・二・〇・〇・六二二
三五二　一・二・〇・〇・六二四
三五三　一・二・〇・〇・六二六
三五四　一・二・〇・〇・六二八
三五五　一・二・〇・〇・六三〇
三五六　一・二・〇・〇・六三二
三五七　一・二・〇・〇・六三四
三五八　一・二・〇・〇・六三六
三五九　一・二・〇・〇・六三八
三六〇　一・二・〇・〇・六四〇
三六一　一・二・〇・〇・六四二
三六二　一・二・〇・〇・六四四
三六三　一・二・〇・〇・六四六
三六四　一・二・〇・〇・六四八
三六五　一・二・〇・〇・六五〇
三六六　一・二・〇・〇・六五二
三六七　一・二・〇・〇・六五四
三六八　一・二・〇・〇・六五六
三六九　一・二・〇・〇・六五八
三七〇　一・二・〇・〇・六六〇
三七一　一・二・〇・〇・六六二
三七二　一・二・〇・〇・六六四
三七三　一・二・〇・〇・六六六
三七四　一・二・〇・〇・六六八
三七五　一・二・〇・〇・六七〇
三七六　一・二・〇・〇・六七二
三七七　一・二・〇・〇・六七四
三七八　一・二・〇・〇・六七六
三七九　一・二・〇・〇・六七八
三八〇　一・二・〇・〇・六八〇
三八一　一・二・〇・〇・六八二
三八二　一・二・〇・〇・六八四
三八三　一・二・〇・〇・六八六
三八四　一・二・〇・〇・六八八
三八五　一・二・〇・〇・六九〇
三八六　一・二・〇・〇・六九二
三八七　一・二・〇・〇・六九四
三八八　一・二・〇・〇・六九六
三八九　一・二・〇・〇・六九八
三九〇　一・二・〇・〇・七〇〇
三九一　一・二・〇・〇・七〇二
三九二　一・二・〇・〇・七〇四
三九三　一・二・〇・〇・七〇六
三九四　一・二・〇・〇・七〇八
三九五　一・二・〇・〇・七一〇
三九六　一・二・〇・〇・七一二
三九七　一・二・〇・〇・七一四
三九八　一・二・〇・〇・七一六
三九九　一・二・〇・〇・七一八
四〇〇　一・二・〇・〇・七二〇
四〇一　一・二・〇・〇・七二二
四〇二　一・二・〇・〇・七二四
四〇三　一・二・〇・〇・七二六
四〇四　一・二・〇・〇・七二八
四〇五　一・二・〇・〇・七三〇
四〇六　一・二・〇・〇・七三二
四〇七　一・二・〇・〇・七三四
四〇八　一・二・〇・〇・七三六
四〇九　一・二・〇・〇・七三八
四一〇　一・二・〇・〇・七四〇
四一一　一・二・〇・〇・七四二
四一二　一・二・〇・〇・七四四
四一三　一・二・〇・〇・七四六
四一四　一・二・〇・〇・七四八
四一五　一・二・〇・〇・七五〇
四一六　一・二・〇・〇・七五二
四一七　一・二・〇・〇・七五四
四一八　一・二・〇・〇・七五六
四一九　一・二・〇・〇・七五八
四二〇　一・二・〇・〇・七六〇
四二一　一・二・〇・〇・七六二
四二二　一・二・〇・〇・七六四
四二三　一・二・〇・〇・七六六
四二四　一・二・〇・〇・七六八
四二五　一・二・〇・〇・七七〇
四二六　一・二・〇・〇・七七二
四二七　一・二・〇・〇・七七四
四二八　一・二・〇・〇・七七六
四二九　一・二・〇・〇・七七八
四三〇　一・二・〇・〇・七八〇
四三一　一・二・〇・〇・七八二
四三二　一・二・〇・〇・七八四
四三三　一・二・〇・〇・七八六
四三四　一・二・〇・〇・七八八
四三五　一・二・〇・〇・七九〇
四三六　一・二・〇・〇・七九二
四三七　一・二・〇・〇・七九四
四三八　一・二・〇・〇・七九六
四三九　一・二・〇・〇・七九八
四四〇　一・二・〇・〇・八〇〇
四四一　一・二・〇・〇・八〇二
四四二　一・二・〇・〇・八〇四
四四三　一・二・〇・〇・八〇六
四四四　一・二・〇・〇・八〇八
四四五　一・二・〇・〇・八一〇
四四六　一・二・〇・〇・八一二
四四七　一・二・〇・〇・八一四
四四八　一・二・〇・〇・八一六
四四九　一・二・〇・〇・八一八
四五〇　一・二・〇・〇・八二〇
四五一　一・二・〇・〇・八二二
四五二　一・二・〇・〇・八二四
四五三　一・二・〇・〇・八二六
四五四　一・二・〇・〇・八二八
四五五　一・二・〇・〇・八三〇
四五六　一・二・〇・〇・八三二
四五七　一・二・〇・〇・八三四
四五八　一・二・〇・〇・八三六
四五九　一・二・〇・〇・八三八
四六〇　一・二・〇・〇・八四〇
四六一　一・二・〇・〇・八四二
四六二　一・二・〇・〇・八四四
四六三　一・二・〇・〇・八四六
四六四　一・二・〇・〇・八四八
四六五　一・二・〇・〇・八五〇
四六六　一・二・〇・〇・八五二
四六七　一・二・〇・〇・八五四
四六八　一・二・〇・〇・八五六
四六九　一・二・〇・〇・八五八
四七〇　一・二・〇・〇・八六〇
四七一　一・二・〇・〇・八六二
四七二　一・二・〇・〇・八六四
四七三　一・二・〇・〇・八六六
四七四　一・二・〇・〇・八六八
四七五　一・二・〇・〇・八七〇
四七六　一・二・〇・〇・八七二
四七七　一・二・〇・〇・八七四
四七八　一・二・〇・〇・八七六
四七九　一・二・〇・〇・八七八
四八〇　一・二・〇・〇・八八〇
四八一　一・二・〇・〇・八八二
四八二　一・二・〇・〇・八八四
四八三　一・二・〇・〇・八八六
四八四　一・二・〇・〇・八八八
四八五　一・二・〇・〇・八九〇
四八六　一・二・〇・〇・八九二
四八七　一・二・〇・〇・八九四
四八八　一・二・〇・〇・八九六
四八九　一・二・〇・〇・八九八
四九〇　一・二・〇・〇・九〇〇
四九一　一・二・〇・〇・九〇二
四九二　一・二・〇・〇・九〇四
四九三　一・二・〇・〇・九〇六
四九四　一・二・〇・〇・九〇八
四九五　一・二・〇・〇・九一〇
四九六　一・二・〇・〇・九一二
四九七　一・二・〇・〇・九一四
四九八　一・二・〇・〇・九一六
四九九　一・二・〇・〇・九一八
五〇〇　一・二・〇・〇・九二〇
五〇一　一・二・〇・〇・九二二
五〇二　一・二・〇・〇・九二四
五〇三　一・二・〇・〇・九二六
五〇四　一・二・〇・〇・九二八
五〇五　一・二・〇・〇・九三〇
五〇六　一・二・〇・〇・九三二
五〇七　一・二・〇・〇・九三四
五〇八　一・二・〇・〇・九三六
五〇九　一・二・〇・〇・九三八
五一〇　一・二・〇・〇・九四〇
五一一　一・二・〇・〇・九四二
五一二　一・二・〇・〇・九四四
五一三　一・二・〇・〇・九四六
五一四　一・二・〇・〇・九四八
五一五　一・二・〇・〇・九五〇
五一六　一・二・〇・〇・九五二
五一七　一・二・〇・〇・九五四
五一八　一・二・〇・〇・九五六
五一九　一・二・〇・〇・九五八
五二〇　一・二・〇・〇・九六〇
五二一　一・二・〇・〇・九六二
五二二　一・二・〇・〇・九六四
五二三　一・二・〇・〇・九六六
五二四　一・二・〇・〇・九六八
五二五　一・二・〇・〇・九七〇
五二六　一・二・〇・〇・九七二
五二七　一・二・〇・〇・九七四
五二八　一・二・〇・〇・九七六
五二九　一・二・〇・〇・九七八
五三〇　一・二・〇・〇・九八〇
五三一　一・二・〇・〇・九八二
五三二　一・二・〇・〇・九八四
五三三　一・二・〇・〇・九八六
五三四　一・二・〇・〇・九八八
五三五　一・二・〇・〇・九九〇
五三六　一・二・〇・〇・九九二
五三七　一・二・〇・〇・九九四
五三八　一・二・〇・〇・九九六
五三九　一・二・〇・〇・九九八
五四〇　一・二・〇・〇・一〇〇〇
五四一　一・二・〇・〇・一〇〇二
五四二　一・二・〇・〇・一〇〇四
五四三　一・二・〇・〇・一〇〇六
五四四　一・二・〇・〇・一〇〇八
五四五　一・二・〇・〇・一〇一〇
五四六　一・二・〇・〇・一〇一二
五四七　一・二・〇・〇・一〇一四
五四八　一・二・〇・〇・一〇一六
五四九　一・二・〇・〇・一〇一八
五五〇　一・二・〇・〇・一〇二〇
五五一　一・二・〇・〇・一〇二二
五五二　一・二・〇・〇・一〇二四
五五三　一・二・〇・〇・一〇二六
五五四　一・二・〇・〇・一〇二八
五五五　一・二・〇・〇・一〇三〇
五五六　一・二・〇・〇・一〇三二
五五七　一・二・〇・〇・一〇三四
五五八　一・二・〇・〇・一〇三六
五五九　一・二・〇・〇・一〇三八
五六〇　一・二・〇・〇・一〇四〇
五六一　一・二・〇・〇・一〇四二
五六二　一・二・〇・〇・一〇四四
五六三　一・二・〇・〇・一〇四六
五六四　一・二・〇・〇・一〇四八
五六五　一・二・〇・〇・一〇五〇
五六六　一・二・〇・〇・一〇五二
五六七　一・二・〇・〇・一〇五四
五六八　一・二・〇・〇・一〇五六
五六九　一・二・〇・〇・一〇五八
五七〇　一・二・〇・〇・一〇六〇
五七一　一・二・〇・〇・一〇六二
五七二　一・二・〇・〇・一〇六四
五七三　一・二・〇・〇・一〇六六
五七四　一・二・〇・〇・一〇六八
五七五　一・二・〇・〇・一〇七〇
五七六　一・二・〇・〇・一〇七二
五七七　一・二・〇・〇・一〇七四
五七八　一・二・〇・〇・一〇七六
五七九　一・二・〇・〇・一〇七八
五八〇　一・二・〇・〇・一〇八〇
五八一　一・二・〇・〇・一〇八二
五八二　一・二・〇・〇・一〇八四
五八三　一・二・〇・〇・一〇八六
五八四　一・二・〇・〇・一〇八八
五八五　一・二・〇・〇・一〇九〇
五八六　一・二・〇・〇・一〇九二
五八七　一・二・〇・〇・一〇九四
五八八　一・二・〇・〇・一〇九六
五八九　一・二・〇・〇・一〇九八
五九〇　一・二・〇・〇・一一〇〇
五九一　一・二・〇・〇・一一〇二
五九二　一・二・〇・〇・一一〇四
五九三　一・二・〇・〇・一一〇六
五九四　一・二・〇・〇・一一〇八
五九五　一・二・〇・〇・一一一〇
五九六　一・二・〇・〇・一一一二
五九七　一・二・〇・〇・一一一四
五九八　一・二・〇・〇・一一一六
五九九　一・二・〇・〇・一一一八
六〇〇　一・二・〇・〇・一一二〇
六〇一　一・二・〇・〇・一一二二
六〇二　一・二・〇・〇・一一二四
六〇三　一・二・〇・〇・一一二六
六〇四　一・二・〇・〇・一一二八
六〇五　一・二・〇・〇・一一三〇
六〇六　一・二・〇・〇・一一三二
六〇七　一・二・〇・〇・一一三四
六〇八　一・二・〇・〇・一一三六
六〇九　一・二・〇・〇・一一三八
六一〇　一・二・〇・〇・一一四〇
六一一　一・二・〇・〇・一一四二
六一二　一・二・〇・〇・一一四四
六一三　一・二・〇・〇・一一四六
六一四　一・二・〇・〇・一一四八
六一五　一・二・〇・〇・一一五〇
六一六　一・二・〇・〇・一一五二
六一七　一・二・〇・〇・一一五四
六一八　一・二・〇・〇・一一五六
六一九　一・二・〇・〇・一一五八
六二〇　一・二・〇・〇・一一六〇
六二一　一・二・〇・〇・一一六二
六二二　一・二・〇・〇・一一六四
六二三　一・二・〇・〇・一一六六
六二四　一・二・〇・〇・一一六八
六二五　一・二・〇・〇・一一七〇
六二六　一・二・〇・〇・一一七二
六二七　一・二・〇・〇・一一七四
六二八　一・二・〇・〇・一一七六
六二九　一・二・〇・〇・一一七八
六三〇　一・二・〇・〇・一一八〇
六三一　一・二・〇・〇・一一八二
六三二　一・二・〇・〇・一一八四
六三三　一・二・〇・〇・一一八六
六三四　一・二・〇・〇・一一八八
六三五　一・二・〇・〇・一一九〇
六三六　一・二・〇・〇・一一九二
六三七　一・二・〇・〇・一一九四
六三八　一・二・〇・〇・一一九六
六三九　一・二・〇・〇・一一九八
六四〇　一・二・〇・〇・一二〇〇
六四一　一・二・〇・〇・一二〇二
六四二　一・二・〇・〇・一二〇四
六四三　一・二・〇・〇・一二〇六
六四四　一・二・〇・〇・一二〇八
六四五　一・二・〇・〇・一二一〇
六四六　一・二・〇・〇・一二一二
六四七　一・二・〇・〇・一二一四
六四八　一・二・〇・〇・一二一六
六四九　一・二・〇・〇・一二一八
六五〇　一・二・〇・〇・一二二〇
六五一　一・二・〇・〇・一二二二
六五二　一・二・〇・〇・一二二四
六五三　一・二・〇・〇・一二二六
六五四　一・二・〇・〇・一二二八
六五五　一・二・〇・〇・一二三〇
六五六　一・二・〇・〇・一二三二
六五七　一・二・〇・〇・一二三四
六五八　一・二・〇・〇・一二三六
六五九　一・二・〇・〇・一二三八
六六〇　一・二・〇・〇・一二四〇
六六一　一・二・〇・〇・一二四二
六六二　一・二・〇・〇・一二四四
六六三　一・二・〇・〇・一二四六
六六四　一・二・〇・〇・一二四八
六六五　一・二・〇・〇・一二五〇
六六六　一・二・〇・〇・一二五二
六六七　一・二・〇・〇・一二五四
六六八　一・二・〇・〇・一二五六
六六九　一・二・〇・〇・一二五八
六七〇　一・二・〇・〇・一二六〇
六七一　一・二・〇・〇・一二六二
六七二　一・二・〇・〇・一二六四
六七三　一・二・〇・〇・一二六六
六七四　一・二・〇・〇・一二六八
六七五　一・二・〇・〇・一二七〇
六七六　一・二・〇・〇・一二七二
六七七　一・二・〇・〇・一二七四
六七八　一・二・〇・〇・一二七六
六七九　一・二・〇・〇・一二七八
六八〇　一・二・〇・〇・一二八〇
六八一　一・二・〇・〇・一二八二
六八二　一・二・〇・〇・一二八四
六八三　一・二・〇・〇・一二八六
六八四　一・二・〇・〇・一二八八
六八五　一・二・〇・〇・一二九〇
六八六　一・二・〇・〇・一二九二
六八七　一・二・〇・〇・一二九四
六八八　一・二・〇・〇・一二九六
六八九　一・二・〇・〇・一二九八
六九〇　一・二・〇・〇・一三〇〇
六九一　一・二・〇・〇・一三〇二
六九二　一・二・〇・〇・一三〇四
六九三　一・二・〇・〇・一三〇六
六九四　一・二・〇・〇・一三〇八
六九五　一・二・〇・〇・一三一〇
六九六　一・二・〇・〇・一三一二
六九七　一・二・〇・〇・一三一四
六九八　一・二・〇・〇・一三一六
六九九　一・二・〇・〇・一三一八
七〇〇　一・二・〇・〇・一三二〇
七〇一　一・二・〇・〇・一三二二
七〇二　一・二・〇・〇・一三二四
七〇三　一・二・〇・〇・一三二六
七〇四　一・二・〇・〇・一三二八
七〇五　一・二・〇・〇・一三三〇
七〇六　一・二・〇・〇・一三三二
七〇七　一・二・〇・〇・一三三四
七〇八　一・二・〇・〇・一三三六
七〇九　一・二・〇・〇・一三三八
七一〇　一・二・〇・〇・一三四〇
七一一　一・二・〇・〇・一三四二
七一二　一・二・〇・〇・一三四四
七一三　一・二・〇・〇・一三四六
七一四　一・二・〇・〇・一三四八
七一五　一・二・〇・〇・一三五〇
七一六　一・二・〇・〇・一三五二
七一七　一・二・〇・〇・一三五四
七一八　一・二・〇・〇・一三五六
七一九　一・二・〇・〇・一三五八
七二〇　一・二・〇・〇・一三六〇
七二一　一・二・〇・〇・一三六二
七二二　一・二・〇・〇・一三六四
七二三　一・二・〇・〇・一三六六
七二四　一・二・〇・〇・一三六八
七二五　一・二・〇・〇・一三七〇
七二六　一・二・〇・〇・一三七二
七二七　一・二・〇・〇・一三七四
七二八　一・二・〇・〇・一三七六
七二九　一・二・〇・〇・一三七八
七三〇　一・二・〇・〇・一三八〇
七三一　一・二・〇・〇・一三八二
七三二　一・二・〇・〇・一三八四
七三三　一・二・〇・〇・一三八六
七三四　一・二・〇・〇・一三八八
七三五　一・二・〇・〇・一三九〇
七三六　一・二・〇・〇・一三九二
七三七　一・二・〇・〇・一三九四
七三八　一・二・〇・〇・一三九六
七三九　一・二・〇・〇・一三九八
七四〇　一・二・〇・〇・一四〇〇
七四一　一・二・〇・〇・一四〇二
七四二　一・二・〇・〇・一四〇四
七四三　一・二・〇・〇・一四〇六
七四四　一・二・〇・〇・一四〇八
七四五　一・二・〇・〇・一四一〇
七四六　一・二・〇・〇・一四一二
七四七　一・二・〇・〇・一四一四
七四八　一・二・〇・〇・一四一六
七四九　一・二・〇・〇・一四一八
七五〇　一・二・〇・〇・一四二〇
七五一　一・二・〇・〇・一四二二
七五二　一・二・〇・〇・一四二四
七五三　一・二・〇・〇・一四二六
七五四　一・二・〇・〇・一四二八
七五五　一・二・〇・〇・一四三〇
七五六　一・二・〇・〇・一四三二
七五七　一・二・〇・〇・一四三四
七五八　一・二・〇・〇・一四三六
七五九　一・二・〇・〇・一四三八
七六〇　一・二・〇・〇・一四四〇
七六一　一・二・〇・〇・一四四二
七六二　一・二・〇・〇・一四四四
七六三　一・二・〇・〇・一四四六
七六四　一・二・〇・〇・一四四八
七六五　一・二・〇・〇・一四五〇
七六六　一・二・〇・〇・一四五二
七六七　一・二・〇・〇・一四五四
七六八　一・二・〇・〇・一四五六
七六九　一・二・〇・〇・一四五八
七七〇　一・二・〇・〇・一四六〇
七七一　一・二・〇・〇・一四六二
七七二　一・二・〇・〇・一四六四
七七三　一・二・〇・〇・一四六六
七七四　一・二・〇・〇・一四六八
七七五　一・二・〇・〇・一四七〇
七七六　一・二・〇・〇・一四七二
七七七　一・二・〇・〇・一四七四
七七八　一・二・〇・〇・一四七六
七七九　一・二・〇・〇・一四七八
七八〇　一・二・〇・〇・一四八〇
七八一　一・二・〇・〇・一四八二
七八二　一・二・〇・〇・一四八四
七八三　一・二・〇・〇・一四八六
七八四　一・二・〇・〇・一四八八
七八五　一・二・〇・〇・一四九〇
七八六　一・二・〇・〇・一四九二
七八七　一・二・〇・〇・一四九四
七八八　一・二・〇・〇・一四九六
七八九　一・二・〇・〇・一四九八
七九〇　一・二・〇・〇・一五〇〇
七九一　一・二・〇・〇・一五〇二
七九二　一・二・〇・〇・一五〇四
七九三　一・二・〇・〇・一五〇六
七九四　一・二・〇・〇・一五〇八
七九五　一・二・〇・〇・一五一〇
七九六　一・二・〇・〇・一五一二
七九七　一・二・〇・〇・一五一四
七九八　一・二・〇・〇・一五一六
七九九　一・二・〇・〇・一五一八
八〇〇　一・二・〇・〇・一五二〇
八〇一　一・二・〇・〇・一五二二
八〇二　一・二・〇・〇・一五二四
八〇三　一・二・〇・〇・一五二六
八〇四　一・二・〇・〇・一五二八
八〇五　一・二・〇・〇・一五三〇
八〇六　一・二・〇・〇・一五三二
八〇七　一・二・〇・〇・一五三四
八〇八　一・二・〇・〇・一五三六
八〇九　一・二・〇・〇・一五三八
八一〇　一・二・〇・〇・一五四〇
八一一　一・二・〇・〇・一五四二
八一二　一・二・〇・〇・一五四四
八一三　一・二・〇・〇・一五四六
八一四　一・二・〇・〇・一五四八
八一五　一・二・〇・〇・一五五〇
八一六　一・二・〇・〇・一五五二
八一七　一・二・〇・〇・一五五四
八一八　一・二・〇・〇・一五五六
八一九　一・二・〇・〇・一五五八
八二〇　一・二・〇・〇・一五六〇
八二一　一・二・〇・〇・一五六二
八二二　一・二・〇・〇・一五六四
八二三　一・二・〇・〇・一五六六
八二四　一・二・〇・〇・一五六八
八二五　一・二・〇・〇・一五七〇
八二六　一・二・〇・〇・一五七二
八二七　一・二・〇・〇・一五七四
八二八　一・二・〇・〇・一五七六
八二九　一・二・〇・〇・一五七八
八三〇　一・二・〇・〇・一五八〇
八三一　一・二・〇・〇・一五八二
八三二　一・二・〇・〇・一五八四
八三三　一・二・〇・〇・一五八六
八三四　一・二・〇・〇・一五八八
八三五　一・二・〇・〇・一五九〇
八三六　一・二・〇・〇・一五九二
八三七　一・二・〇・〇・一五九四
八三八　一・二・〇・〇・一五九六
八三九　一・二・〇・〇・一五九八
八四〇　一・二・〇・〇・一六〇〇
八四一　一・二・〇・〇・一六〇二
八四二　一・二・〇・〇・一六〇四
八四三　一・二・〇・〇・一六〇六
八四四　一・二・〇・〇・一六〇八
八四五　一・二・〇・〇・一六一〇
八四六　一・二・〇・〇・一六一二
八四七　一・二・〇・〇・一六一四
八四八　一・二・〇・〇・一六一六
八四九　一・二・〇・〇・一六一八
八五〇　一・二・〇・〇・一六二〇
八五一　一・二・〇・〇・一六二二
八五二　一・二・〇・〇・一六二四
八五三　一・二・〇・〇・一六二六
八五四　一・二・〇・〇・一六二八
八五五　一・二・〇・〇・一六三〇
八五六　一・二・〇・〇・一六三二
八五七　一・二・〇・〇・一六三四
八五八　一・二・〇・〇・一六三六
八五九　一・二・〇・〇・一六三八
八六〇　一・二・〇・〇・一六四〇
八六一　一・二・〇・〇・一六四二
八六二　一・二・〇・〇・一六四四
八六三　一・二・〇・〇・一六四六
八六四　一・二・〇・〇・一六四八
八六五　一・二・〇・〇・一六五〇
八六六　一・二・〇・〇・一六五二
八六七　一・二・〇・〇・一六五四
八六八　一・二・〇・〇・一六五六
八六九　一・二・〇・〇・一六五八
八七〇　一・二・〇・〇・一六六〇
八七一　一・二・〇・〇・一六六二
八七二　一・二・〇・〇・一六六四
八七三　一・二・〇・〇・一六六六
八七四　一・二・〇・〇・一六六八
八七五　一・二・〇・〇・一六七〇
八七六　一・二・〇・〇・一六七二
八七七　一・二・〇・〇・一六七四
八七八　一・二・〇・〇・一六七六
八七九　一・二・〇・〇・一六七八
八八〇　一・二・〇・〇・一六八〇
八八一　一・二・〇・〇・一六八二
八八二　一・二・〇・〇・一六八四
八八三　一・二・〇・〇・一六八六
八八四　一・二・〇・〇・一六八八
八八五　一・二・〇・〇・一六九〇
八八六　一・二・〇・〇・一六九二
八八七　一・二・〇・〇・一六九四
八八八　一・二・〇・〇・一六九六
八八九　一・二・〇・〇・一六九八
八九〇　一・二・〇・〇・一七〇〇
八九一　一・二・〇・〇・一七〇二
八九二　一・二・〇・〇・一七〇四
八九三　一・二・〇・〇・一七〇六
八九四　一・二・〇・〇・一七〇八
八九五　一・二・〇・〇・一七一〇
八九六　一・二・〇・〇・一七一二
八九七　一・二・〇・〇・一七一四
八九八　一・二・〇・〇・一七一六
八九九　一・二・〇・〇・一七一八
九〇〇　一・二・〇・〇・一七二〇
九〇一　一・二・〇・〇・一七二二
九〇二　一・二・〇・〇・一七二四
九〇三　一・二・〇・〇・一七二六
九〇四　一・二・〇・〇・一七二八
九〇五　一・二・〇・〇・一七三〇
九〇六　一・二・〇・〇・一七三二
九〇七　一・二・〇・〇・一七三四
九〇八　一・二・〇・〇・一七三六
九〇九　一・二・〇・〇・一七三八
九一〇　一・二・〇・〇・一七四〇
九一一　一・二・〇・〇・一七四二
九一二　一・二・〇・〇・一七四四
九一三　一・二・〇・〇・一七四六
九一四　一・二・〇・〇・一七四八
九一五　一・二・〇・〇・一七五〇
九一六　一・二・〇・〇・一七五二
九一七　一・二・〇・〇・一七五四
九一八　一・二・〇・〇・一七五六
九一九　一・二・〇・〇・一七五八
九二〇　一・二・〇・〇・一七六〇
九二一　一・二・〇・〇・一七六二
九二二　一・二・〇・〇・一七六四
九二三　一・二・〇・〇・一七六六
九二四　一・二・〇・〇・一七六八
九二五　一・二・〇・〇・一七七〇
九二六　一・二・〇・〇・一七七二
九二七　一・二・〇・〇・一七七四
九二八　一・二・〇・〇・一七七六
九二九　一・二・〇・〇・一七七八
九三〇　一・二・〇・〇・一七八〇
九三一　一・二・〇・〇・一七八二
九三二　一・二・〇・〇・一七八四
九三三　一・二・〇・〇・一七八六
九三四　一・二・〇・〇・一七八八
九三五　一・二・〇・〇・一七九〇
九三六　一・二・〇・〇・一七九二
九三七　一・二・〇・〇・一七九四
九三八　一・二・〇・〇・一七九六
九三九　一・二・〇・〇・一七九八
九四〇　一・二・〇・〇・一八〇〇
九四一　一・二・〇・〇・一八〇二
九四二　一・二・〇・〇・一八〇四
九四三　一・二・〇・〇・一八〇六
九四四　一・二・〇・〇・一八〇八
九四五　一・二・〇・〇・一八一〇
九四六　一・二・〇・〇・一八一二
九四七　一・二・〇・〇・一八一四
九四八　一・二・〇・〇・一八一六
九四九　一・二・〇・〇・一八一八
九五〇　一・二・〇・〇・一八二〇
九五一　一・二・〇・〇・一八二二
九五二　一・二・〇・〇・一八二四
九五三　一・二・〇・〇・一八二六
九五四　一・二・〇・〇・一八二八
九五五　一・二・〇・〇・一八三〇
九五六　一・二・〇・〇・一八三二
九五七　一・二・〇・〇・一八三四
九五八　一・二・〇・〇・一八三六
九五九　一・二・〇・〇・一八三八
九六〇　一・二・〇・〇・一八四〇
九六一　一・二・〇・〇・一八四二
九六二　一・二・〇・〇・一八四四
九六三　一・二・〇・〇・一八四六
九六四　一・二・〇・〇・一八四八
九六五　一・二・〇・〇・一八五〇
九六六　一・二・〇・〇・一八五二
九六七　一・二・〇・〇・一八五四
九六八　一・二・〇・〇・一八五六
九六九　一・二・〇・〇・一八五八
九七〇　一・二・〇・〇・一八六〇
九七一　一・二・〇・〇・一八六二
九七二　一・二・〇・〇・一八六四
九七三　一・二・〇・〇・一八六六
九七四　一・二・〇・〇・一八六八
九七五　一・二・〇・〇・一八七〇
九七六　一・二・〇・〇・一八七二
九七七　一・二・〇・〇・一八七四
九七八　一・二・〇・〇・一八七六
九七九　一・二・〇・〇・一八七八
九八〇　一・二・〇・〇・一八八〇
九八一　一・二・〇・〇・一八八二
九八二　一・二・〇・〇・一八八四
九八三　一・二・〇・〇・一八八六
九八四　一・二・〇・〇・一八八八
九八五　一・二・〇・〇・一八九〇
九八六　一・二・〇・〇・一八九二
九八七　一・二・〇・〇・一八九四
九八八　一・二・〇・〇・一八九六
九八九　一・二・〇・〇・一八九八
九九〇　一・二・〇・〇・一九〇〇
九九一　一・二・〇・〇・一九〇二
九九二　一・二・〇・〇・一九〇四
九九三　一・二・〇・〇・一九〇六
九九四　一・二・〇・〇・一九〇八
九九五　一・二・〇・〇・一九一〇
九九六　一・二・〇・〇・一九一二
九九七　一・二・〇・〇・一九一四
九九八　一・二・〇・〇・一九一六
九九九　一・二・〇・〇・一九一八
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一九二〇
一〇〇一　一・二・〇・〇・一九二二
一〇〇二　一・二・〇・〇・一九二四
一〇〇三　一・二・〇・〇・一九二六
一〇〇四　一・二・〇・〇・一九二八
一〇〇五　一・二・〇・〇・一九三〇
一〇〇六　一・二・〇・〇・一九三二
一〇〇七　一・二・〇・〇・一九三四
一〇〇八　一・二・〇・〇・一九三六
一〇〇九　一・二・〇・〇・一九三八
一〇一〇　一・二・〇・〇・一九四〇
一〇一一　一・二・〇・〇・一九四二
一〇一二　一・二・〇・〇・一九四四
一〇一三　一・二・〇・〇・一九四六
一〇一四　一・二・〇・〇・一九四八
一〇一五　一・二・〇・〇・一九五〇
一〇一六　一・二・〇・〇・一九五二
一〇一七　一・二・〇・〇・一九五四
一〇一八　一・二・〇・〇・一九五六
一〇一九　一・二・〇・〇・一九五八
一〇二〇　一・二・〇・〇・一九六〇
一〇二一　一・二・〇・〇・一九六二
一〇二二　一・二・〇・〇・一九六四
一〇二三　一・二・〇・〇・一九六六
一〇二四　一・二・〇・〇・一九六八
一〇二五　一・二・〇・〇・一九七〇
一〇二六　一・二・〇・〇・一九七二
一〇二七　一・二・〇・〇・一九七四
一〇二八　一・二・〇・〇・一九七六
一〇二九　一・二・〇・〇・一九七八
一〇三〇　一・二・〇・〇・一九八〇
一〇三一　一・二・〇・〇・一九八二
一〇三二　一・二・〇・〇・一九八四
一〇三三　一・二・〇・〇・一九八六
一〇三四　一・二・〇・〇・一九八八
一〇三五　一・二・〇・〇・一九九〇
一〇三六　一・二・〇・〇・一九九二
一〇三七　一・二・〇・〇・一九九四
一〇三八　一・二・〇・〇・一九九六
一〇三九　一・二・〇・〇・一九九八
一〇四〇　一・二・〇・〇・二〇〇〇
一〇四一　一・二・〇・〇・二〇〇二
一〇四二　一・二・〇・〇・二〇〇四
一〇四三　一・二・〇・〇・二〇〇六
一〇四四　一・二・〇・〇・二〇〇八
一〇四五　一・二・〇・〇・二〇一〇
一〇四六　一・二・〇・〇・二〇一二
一〇四七　一・二・〇・〇・二〇一四
一〇四八　一・二・〇・〇・二〇一六
一〇四九　一・二・〇・〇・二〇一八
一〇五〇　一・二・〇・〇・二〇二〇
一〇五一　一・二・〇・〇・二〇二二
一〇五二　一・二・〇・〇・二〇二四
一〇五三　一・二・〇・〇・二〇二六
一〇五四　一・二・〇・〇・二〇二八
一〇五五　一・二・〇・〇・二〇三〇
一〇五六　一・二・〇・〇・二〇三二
一〇五七　一・二・〇・〇・二〇三四
一〇五八　一・二・〇・〇・二〇三六
一〇五九　一・二・〇・〇・二〇三八
一〇六〇　一・二・〇・〇・二〇四〇
一〇六一　一・二・〇・〇・二〇四二
一〇六二　一・二・〇・〇・二〇四四
一〇六三　一・二・〇・〇・二〇四六
一〇六四　一・二・〇・〇・二〇四八
一〇六五　一・二・〇・〇・二〇五〇
一〇六六　一・二・〇・〇・二〇五二
一〇六七　一・二・〇・〇・二〇五四
一〇六八　一・二・〇・〇・二〇五六
一〇六九　一・二・〇・〇・二〇五八
一〇七〇　一・二・〇・〇・二〇六〇
一〇七一　一・二・〇・〇・二〇六二
一〇七二　一・二・〇・〇・二〇六四
一〇七三　一・二・〇・〇・二〇六六
一〇七四　一・二

三六五　一・〇・〇四六六　一一六五
三六六　一・〇・〇五〇〇　一一七六
三六七　一・〇・〇四九一　一一六九
三六八　一・〇・〇五一〇　（甲編未綴）
三六九　一・〇・〇四九二　一一七〇
三七〇　一・〇・〇四九三　一一七一
三七一　一・〇・〇四九六　一一七三
三七二　一・〇・〇五〇八　（甲編未綴）
三七三　一・〇・〇四三六　一一一一

三七四　一・〇・〇〇四六　一一七五
三七五　一・〇・〇四五八　一一三八
三七六　一・〇・〇五〇五　一一七八
三七七　一・〇・〇五〇二　一一七二（七版三版）七八合爾甲編一一
三七八　一・〇・〇四九九　一一七一（七版三版）七合爾甲編一一
三七九　一・〇・〇五二二　一一八〇
三八〇　一・〇・〇五一三　一一八一
三八一　一・〇・〇五一一　一一七九

附錄一

新獲卜辭寫本未錄之甲編甲骨號

一〇四　一・〇・〇〇〇六反
一〇七　一・〇・〇〇一〇
一一二　一・〇・〇〇三二
一一三　一・〇・〇〇三二反
一一四　一・〇・〇〇三三
一一四　一・〇・〇〇三三反
一一三　一・〇・〇〇四〇
一一三　一・〇・〇〇四四反
四三　一・〇・〇〇五四
四四　一・〇・〇〇五八
四四　一・〇・〇〇五九
四六　一・〇・〇〇六五
四七　一・〇・〇〇六六

五一　一・〇・〇〇七反
五三　一・〇・〇〇七二反
八一　一・〇・〇一〇五
八三　一・〇・〇一一四
八四　一・〇・〇一一四反
八五　一・〇・〇一一六
八六　一・〇・〇一一七
八八　一・〇・〇一二九
九八　一・〇・〇一三二
一〇〇　一・〇・〇一三三
一〇一　一・〇・〇一三五
一〇四　一・〇・〇一三九
一〇七　一・〇・〇一四二

一〇八　一・〇・〇一四三
一一〇　一・〇・〇一五三
一一四　一・〇・〇一五八
一一五　一・〇・〇一六二
一一六　一・〇・〇一六三
一一七　一・〇・〇一六九
一一八　一・〇・〇一七一
一一九　一・〇・〇一七二
一二一　一・〇・〇一七三
一二六　一・〇・〇一九三
一二八　一・〇・〇一九六
一三三　一・〇・〇二〇四

一三四　一・〇・〇二〇五
一三五　一・〇・〇二〇九
一三六　一・〇・〇二三〇
一三六　一・〇・〇二三二
一三六　一・〇・〇二三八
一四一　一・〇・〇二四一
一四六　一・〇・〇二四二
一五〇　一・〇・〇二四六
一五三　一・〇・〇二五二
一五四　一・〇・〇二五六
一五五　一・〇・〇二五八
一五九　一・〇・〇二七七
一六一　一・〇・〇二八三
一六二　一・〇・〇二八八
一六三　一・〇・〇二九五

一六四　一・〇・〇二四三
一七一　一・〇・〇二六〇
一七一　一・〇・〇二六〇反
一七六　一・〇・〇二七三
一七七　一・〇・〇二七六
一八一　一・〇・〇二八九
一〇四　一・〇・〇四一八
一三七　一・〇・〇四五四A
一四五　一・〇・〇四六三
一六二　一・〇・〇四八五
一七四　一・〇・〇四九七
一七七　一・〇・〇五〇三
一八一　一・〇・〇五一三
一六二　一・〇・〇五一四
一六三　一・〇・〇五一六
一六四　一・〇・〇五一八

一八五　一・〇・〇五二三
一八六　一・〇・〇五二三
一八七　一・〇・〇五二五
一八八　一・〇・〇五二七
一八九　一・〇・〇五三〇
一九〇　一・〇・〇五三五
一九一　一・〇・〇五三九
一九二　一・〇・〇五四〇
一九三　一・〇・〇五四二
一九四　一・〇・〇五四三
一九五　一・〇・〇五四四
一九六　一・〇・〇五四八
二〇〇　一・一・〇〇三反
二〇六　一・一・〇〇六反
二〇九　一・一・〇〇一四

二一一　一・一・〇〇二二
二一五　一・一・〇〇二四
二一九　一・一・〇〇三一
二二〇　一・一・〇〇三三
二二四　一・一・〇〇三四
二二五　一・一・〇〇三六反
二二五　一・一・〇〇三六五
二二七　一・一・〇〇三七七
二二八　一・一・〇〇三九六
二二九　一・一・〇〇四四
二三四　一・一・〇〇八七
二三四　一・一・〇〇九六
二三五　一・一・〇〇九九
二三六　一・一・〇一一八
二三六　一・一・〇一一九
二三七　一・一・〇一二三
二三七　一・一・〇一二四
二四一　一・一・〇一九二
二四三　一・一・〇二〇三
二四四　一・一・〇二〇五
二四四　一・一・〇二〇六
二四四　一・一・〇二二六
二四七　一・一・〇二三九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丛刊之一

姚孝遂　肖丁合著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中華書局

據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八月版影印

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甲骨的大批出土，是攷古發掘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收穫，舉世矚目。經過攷古所諸同志的長期努力和精心整理，《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簡稱《小屯南》）一書終于公開出版了。資料是完整的、出土的坑位及地層是明確的。凡是關心這批資料的海內外學術界人士均為此感到慶幸。但這僅僅是一部原始資料，要想充分利用這部分資料，通過這部分資料以了解商代的歷史文化，則還需要進行大量的、長期的、艱苦而辛勤的研究工作。

特別感到幸運的是，我們兩人與這批資料都有一段特殊的因緣。一九七三年，姚孝遂恰好正在發掘現場，躬逢這批甲骨出土的盛況；肖丁是《小屯南》一書的責任編輯，我們兩人是唯一的除攷古所諸同志之外有幸首先接触到這批寶貴資料的人。我們兩人有一個共同的願望：能够使這批寶貴的資料發揮它應盡的作用而作出我們最大的努力。

我們認為，《小屯南》由于其資料的重要性，它應該在更大規模的範圍內，為更多的學科所利用。但是，目前在這方面還存在着很多的問題。

自一八九九年甲骨刻辭為人們所發現以來，經過廣大學者長期的努力，「甲骨學」已成為一專門的學科，它與歷史學、文獻學、銘刻學、文字學、語言學等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正是由于甲骨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人們對甲骨刻辭所反映的內容，無論在深度上或廣度上，都不斷有新的認識。其發展速度之快，若非本學科的專門研究人員，是難以掌握其進程的。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未能掌握甲骨學的較新研究成果，不加分辨和选擇地引用較為早期的甲骨學研究成果、一概視為定論、以此為出發點來推論有關的問題，就难免導致錯誤的結論。從事甲骨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比較少，未能及時地將非常分散的有關研究成果加以系統的总結與整理，以利于其它有關學科對這一寶貴資料的充分利用，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在這裏只是作為一個嘗試，在對《小屯南地甲骨》進行攷釋的時候，盡可能地讓更多的學科在更大的範圍內能够利用甲骨刻辭的資料。因此，我們在攷釋時，在必要的情況下，偶爾也涉及一些甲骨學的一般性問題，但是，由于《小屯南地甲骨》是一批新出土的資料，尚未曾作過系統的研究與整理，我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比較專門的問題的探討方面。

遺憾的是，由于我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同時也由于體例、篇幅以及資料本身內容等等的限制，我們還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展開一些討論，表達我們的若干初步看法。

例如，有關刻辭的斷代問題，我們在攷釋中就沒有詳加探討，只是就有關的刻辭，直接了當地表達我們的結論性意見。實際上爭議最大的是所謂歷組卜辭的時代問題。嚴格地說，這裏面包括大量的無名組卜辭的年代問題。我們認為，關鍵之一是在于討論對象范圍的確定。究竟把哪些刻辭劃定在我們討論的范圍之內，在實際上大家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目前我們還只能主要是通過刻辭的書法字體進行系聯，以判定所要討論的對象。在系聯的過程中，標準的掌握、範圍的確定，就必然使問題更加複雜化，而這一問題的最後解決，尚有待于作大量的、系統的工作。

從攷釋中可以看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盡管是非常簡單的：我們不能同意把某些武丁、祖庚卜辭說成是武乙、文丁卜辭的說法。

我們對于刻辭的攷釋是有选擇的，有大量的刻辭是根本用不着攷釋的，如卜旬、卜雨之類，還有一些是目前我們無法加以考釋的，只能闕疑。有些甚至無法辨明其行款，只能在釋文中保存原行款，以俟高明。

攷釋宗取分類的形式，打亂了原順序，這是為了便于問題的討論，而同一刻辭，又可以說明不同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重複。我們認為這種重複還是必要的。

對于釋文的處理，我們力求其全，但對于僅有兆序一、二、三……等數詞之類，均從略。

對于習刻部分，專章加以討論。我們認為辨識習刻的文字，意義不大，一般的情況下，習刻的釋文亦從略。有個別的釋文與已發表的釋文小有出入，見仁見智，各抒己見，我們認為還是可以的。

我們只能根據印行的拓本以辨識其文字，未能參攷原片。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我們誠恳地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作者於八三年元旦

本書所引書目簡稱表

1 殷甲骨文字釋林
2 殷虛卜辭綜述
3 殷虛卜辭綜類
4 鐵雲藏龜
5 殷虛書契前編
6 殷虛書契菁華
7 殷虛書契後編
8 殷虛卜辭
9 殷虛文字
10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11 龜甲獸骨文字
12 鐵雲藏龜拾遺
13 鐵雲藏龜之餘
14 殷契卜辭
15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16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17 殷契卜辭
18 殷契佚存
19 殷契粹編
20 殷契摭佚續編
21 殷契拾掇第二編
22 戩壽堂殷契佚存
23 殷契摭佚續編
24 殷契拾掇
25 殷契摭佚續編
26 殷契拾掇第二編
27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28 殷虛文字甲編
29 殷虛文字乙編
30 殷虛文字乙編考釋
31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32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33 殷虛文字乙編補遺
34 殷虛文字乙編補遺
35 殷虛文字乙編補遺
36 殷虛文字乙編補遺
37 殷虛文字乙編補遺
38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39 殷契粹編
40 殷契摭佚續編
41 殷契拾掇第二編
42 殷契摭佚續編
43 甲骨續存
44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45 殷虛文字外編
46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47 小屯・殷虛文字丙編
48 甲骨綴合編
49 甲骨綴合補編

目録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貳・壹・先公
先王
大小示
三匚二示
高祖・夒
大乙
中宗祖丙
丁
乙
小
丁
一—三六
三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叁・附
先祖
伊尹
乙
武祖乙
父戊
祖丁
父己
祖甲
肆・神祇
帝
出入日
山
云
四方
土
方
東方
風
西方
日
至
大采
小采
南
北
中
西
大
小
夕
多
田
侯
多
子
多
生
多
尹
多
工
多
卿
事
多
射
多
馬
多
犬
多
羌
多
奴
多
衆
多
人
多
臣
多
妣
多
母
多
女
多
好
多
毓
多
后
多
王
多
祖
多
父
多
兄
多
子
多
孫
多
族
多
氏
多
族
尹
多
史
多
百
多
友
多
伯
多
邦
多
方
多
國
多
土
多
田
多
牧

春、秋　一四三
暮、晦　一四三
夕、易　一四五
日月食　一四九
日至　一四九
拾、田獵　一五〇
田獵之干段與種類　一五〇
田獵地區　一七〇
田獵日　一八三
拾壹、習刻　一九七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釋文　二〇七—三八三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壹、先公

2322

(1)「壬申貞，其又𢦏伐……于……」
(2)「……即岳于囗」
(3)「壬申貞……」
(4)「癸酉貞，其奉禾于岳」
(5)「癸酉貞，……岳其……即于囗」
(6)「癸酉貞，其奉禾于𠂤求十小宰，卯十牛」

此𠂤、岳、囗見于同版，皆有關貞卜年歲豐收之事。

卜辭「即」象人就食于簋之形，故「即」有「就」義。《粹》3：「嚮眾上甲其即」，謂嚮與上甲均來就饗。

《佚》888：「辛巳卜貞，王賓囗即于河。」「即」義之引申為「依就」，為「从」。《左傳》僖公廿四年：「即讐以昧，與頑用罵，姦之大者也」。《綜述》338
卜辭「即」並不意味有尊卑之別。孔《疏》：「即、从、与是依就之意也。」

783(正)

(1)「甲辰卜，𠂤𠂤」「幺用」
(2)「甲辰卜，𠂤𠂤三牛」「幺用」
(3)「于大乙告三牛」
(4)「于示壬告」
(5)「于示壬告三牛」
(6)「丙午卜，告于且乙三牛，𢀛嬰」
(7)「丙午卜，于大乙告三牛，𢀛嬰」
(8)「癸卯貞乞酋囚三」

784(反)

(1)「丙午貞，往于嬰亡囚，允不征兩」
(2)「其征兩」

783與784為正反兩面相連續之占卜。

第(1)辭「𠂤」字未刻全，僅作「𠂇」形，據第(2)辭定為「𠂤」字。

《粹》1346通版為析兩之祭，其辭為
「乙弜𠂤其兩」
「于丁夾奏𠂤其兩」
「丁弜奏𠂤」
「……其奏𠂤𠂤」

「𠂤」、「𠂤」同字，亦作「𠂤」。

郭沫若先生《粹考》疑「𠂤」為「戚」字，但未加以說明。

《摭續》7：「……貞，陟大甲于高且王（亥）：𠂤」
《摭續》20：「……亥貞，陟大甲于高……以𠂤𠂤」

「𠂤」或「𠂤」或「𠂤」象戈戚形，于卜辭均用為某種祭祀儀式之名。

第(2)辭「𠂤重𠂤三牛」，「𠂤」與通常用作配偶之義的「𠂤」、「𠂤」諸形有別。

《佚》892：「壬寅卜，其奉禾于示壬，𠂤眾彭，幺用」。「𠂤」為祭名，謂以「𠂤」及「彭」祭于示壬，以祈求豐收，或讀作「示壬𠂤」，謂祭祀于示壬之配，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粹》322：「己示卜，其望文庚，𠂤酒于宗，幺用。」

郭沫若先生《考釋》讀「𠂤」為「舞」。「𠂤」與「舞」之作「𠂤」、「𠂤」者，在卜辭用法有別。「𠂤」不得逕釋作「舞」，或許與樂舞有關，則屬可能。

2123　2031

「……酉貞，辛……彭嬰六牛」

此乃卜以六牛彭祭于先祖嬰，缺文可補足為：「己酉貞，辛亥彭嬰六牛」。

(1)「己亥……𠂤……」「幺用」
(2)「……巳貞，其生于嬰亡囚」

此「嬰」、「𠂤」見于同版，「往」用為祭名，與783片同。

卜辭「往于某」多為地名，謂往于某地，但亦有「往于先祖」者。

《珠》19「往于嬰有从雨」與此片之「往嬰」同。「嬰」為先祖名，從無用作地名之例。

《粹》1232：「妇好不往𠂤庚」，「𠂤庚為先妣名。此類「往」字，不當理解為「往來」之「往」。

第(8)辭為骨面刻辭，屬于特種記事刻辭。此次發現，多為倒書。

郭沫若先生認為：「此等當是治作龜骨之記錄。其始鐫之初文，後人以鑽鑿之。从矢从口，示以刀器穿孔也。冎字作動詞用，即今俗所作剮。冂與若干，冎若干『者，前者蓋就龜言，後者就骨言，即謂鉆若干龜、鑿若干骨也」。「又有繫以圓字者，蓋殷人于龜甲亦稱圓也」。（《粹》1534片考釋）。

郭說不可據。與舁皆人名，為主管卜事之官。「舁」或釋「珍」、或釋「蠕」，均缺乏根據。

第(1)、(2)辭之兆辭為「幺用」，謂用此卜；(2)至(7)辭之兆辭為「不」，謂不用此卜。此等情況是較為特殊的。

2369(正)
(1)「辛巳卜，在𡆥，隹嬰𠂤王」
(2)「在𡆥，辛巳卜，三卜，又𦎫𠂤王」
(3)「弗𠂤王」
(4)「弗𠂤王」

2368(反)
「辛巳貞在箕」
過去著录，唯見嬰可以「𠂤禾」（《粹》〃），或但稱「𠂤」（《存》1990），而未見「嬰𠂤王」者。
此片言「隹嬰𠂤王」可補前此之闕文。
「𦎫」在卜辭多為地名，在此則為神祖名。
《前》1.30.5 2.25.6：「…丑出于五后至于𦎫𠂤」；
《陳》55：「貞，出于𦎫司」，是「𦎫」為祭祀之對象。而此片言「又𦎫𠂤王」，亦為前所未見。
「𦎫」既為祭祀之對象，又可以為𠂤于王。是為神祖之名無疑。

4528 4324 4316 3439
(1)「…奉禾…嬰…」
(2)「…重牛…」
「…已卜…于嬰…」
「重嬰求先酌兩」
此片文辭均殘，亦可能為「奉年」。又「嬰」字頭部帶发作曲，一般「嬰」字均不作此形體。如是「𢦏」字，則其手掌又抵頷作𢦏形，亦不類。姑隸作「嬰」以待考。

916 1826 3103 4071 4224
「辛未貞，奉禾于高眾河」
「…于高」
「…犬于高」
「…卯卜，其又𢦏于高」
「…于高」
卜辭「高」有三種不同的用法，一為地名，如：
《前》2.32.7：「王田高，往來亡災」
《前》2.12.6：「戊寅卜，在高貞，王田衣逐亡災」
第二種為「高祖」之省稱，如：
《甲》785：「乙卯卜貞，奉禾于高，求九牛」
《甲》585：「…奉高，王受…」
第三種用法，如「高且乙」、「高匕庚」等，則是與「毓」相對為言。
卜辭有「高祖嬰」、「高祖王亥」（或為「高祖夾」）「高祖河」。

7

「…求三宰…𢦏…」
此均為祭禱于「𢦏」之占卜。「𢦏」為殷人奉雨祈年的主要對象之一。
「𢦏」與其它先公不同之點在于：從未見有「𢦏」為「𠂤」為「希」之例。
3303 殘泐過甚，「示𢦏」亦可能分屬兩辭，不能連讀。

916
「辛未貞，奉禾于高眾河」

2830
「庚申卜，取𡆥兩」
此片上下尚各有一段殘辭。上段可辨識者唯有一「五」字；下一段可辨識者有「丙」、「丁」二字。
「取」假為「撫」，即《周禮・大宗伯》「以禋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禋」，鄭《注》以為「禋」訓「積」乃「積柴實牲體焉」。
兆旁均有數詞「二」，亦屬成套刻辭之一。

2516
「乙亥，其奉于𡆥宰三牛」
「奉」為祈求之義，亦為祭名。多用于「奉年」、「奉禾」、「奉雨」
但言「奉」而無具體祈求之內容者則多為單純之祭名。《乙》7779：「癸未卜爭貞，求于土，奉于𡆥」。「奉」與「求」相對，均為祭名。

665
…高祖亥，卯于圃羌…祖乙羌五…牛，士…」
卜辭除「嬰」而外，唯有「亥」可稱「高祖」，此其一例。

《屯南》2384尚有「高祖圃」，則屬前所未見。
陳夢家先生雖然在《綜述》339承認卜辭稱「河」、「夒」為高祖，但他的主要傾向是主張卜辭的高祖不包括「河」。陳先生根據《明續》453「奉禾于河」與「奉禾于高祖」對貞；《明續》471、《京津》3916分卜酌祭于「高祖」與「河」，認為「高祖」與「河」總是對立的。因此，他主張《摭續》2的「高祖河」不能連讀，而應分讀作「高祖、河」（《綜述》343）。
「高眾河」此種辭例前所未見。據此，則「高祖」與「河」明顯是對立中還將加以討論。

8

2906
「來三宰…𢦏…」
此均為祭禱于「𢦏」之占卜。「𢦏」為殷人奉雨祈年的主要對象之一。
「𢦏」與其它先公不同之點在于：從未見有「𢦏」為「𠂤」為「希」之例。
3303 殘泐過甚，「示𢦏」亦可能分屬兩辭，不能連讀。

916
「辛未貞，奉禾于高眾河」

1826
「…于高」

3103
「…犬于高」

4071
「…卯卜，其又𢦏于高」

4224
「…于高」
卜辭「高」有三種不同的用法，一為地名，如：
《前》2.32.7：「王田高，往來亡災」
《前》2.12.6：「戊寅卜，在高貞，王田衣逐亡災」
第二種為「高祖」之省稱，如：
《甲》785：「乙卯卜貞，奉禾于高，求九牛」
《甲》585：「…奉高，王受…」
916、4071之「高」顯然為「高祖」之省稱。
第三種用法，如「高且乙」、「高匕庚」等，則是與「毓」相對為言。
卜辭有「高祖嬰」、「高祖王亥」（或為「高祖夾」）「高祖河」。

9

10

(1)「乙亥貞・其于𡆥舞：」
(2)「乙亥貞，重𡆥方：」
(3)「貞，其告：于圂：」
(4)「貞其：」

此「𡆥」字上从「羊」，與一般的形體有別。過去關于此字是从「𠂤」還是从𠂤、𠂤（即羊）均有爭論。據此則字或从羊。或从羊似無區分。

《京都》2260：「舞𡆥雨」，「舞」為祈雨之祭。《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爾雅・釋訓》：「雩之祭，舞者呼嗟而請雨」。邢昺《疏》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卜辭「舞」字即象有所持而舞之形。舞蹈是雩祭祈雨時的一種主要形式。《公羊》桓公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使童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卜辭「舞雨」之對象甚多，而「舞」之對象則以「河」及「𡆥」為主。

第(2)辭「重𡆥方」，辭殘。「方」字形體罕見，實即「伐」字之後，以為即「伐」之省略體，可參閱。

過去僅見「方」用為祭名之闕。

第(3)辭「告」下一字適殘，據其殘畫，似為「龜」字。

「告龜」即「告秋」，為收穫之事祭告于先祖。其對象為嚮、為𡆥、為河、而主要則為上甲。

《粹》4：「其告秋上甲」，《粹》88：「其告秋上甲二牛」均其例。

(2)、(3)、(4)辭之間均有界畫。尚有第(5)辭，唯剩「貞」字之殘畫。

3091

「戊戌卜・又伐𡆥」

此𡆥字从「羊」从「山」，至為明显。「伐𡆥」為以「伐」祭于𡆥。「伐」象以戈斷人首之形，為用牲之法。亦為祭名。引申之則為征伐之伐。

4412

(1)「辛丑貞：」
(2)「：于𡆥又大雨」

此乃祈雨于𡆥，占問是否能獲大雨。

《粹》724「即宗于𡆥又大雨」亦此類。

4513

(1)「不其：」
(2)「戊寅卜，于𡆥舞，雨不？」
(3)「辛巳卜，奏𡆥，从？不从？三月」
(4)「乙酉卜，于丙奏𡆥，從？用，不雨」
(5)「丁未卜，令𡆥亳，𡆥𠂤」
(6)「：申卜，：𡆥：」

此乃自組卜甲，行款不甚整齊，辭語亦較為特殊。

「雨不」讀為「雨否」，乃占問于癸日舞雩是否能致雨。

「从」當是「从雨」之省。郭沫若先生讀「从」為「縱」以為「从雨」謂「縱雨」（《粹》57考釋）。于省吾先生則以「从雨」為順雨。

卜辭「舞」、「奏」之祭皆云「有从雨」，是「从雨」只能是順雨，而不能是縣雨。

《甲》2858：「己巳卜，舞，今日从」「从」亦當是「从雨」之省。

第(5)辭「令𡆥亳，𡆥𠂤」，為「令𡆥于亳、𡆥于𠂤」之省。

卜辭「𡆥」有「征伐」、「侵犯」義。

《粹》1146：「貞，乎𡆥呂方」，郭沫若先生即讀「𡆥」為「征」。

敵來犯亦曰「𡆥」。《殷》26：「呂方𡆥于我奠」；《菁》2：「土方𡆥于我東鄙，戈二邑」，均為敵方來犯之事。卜辭于征伐敵方可以稱「正」、稱「𡆥」，而于敵方來犯則但可稱「𡆥」而不得稱「正」，是「正」與「𡆥」仍有所區別。

陳夢家先生謂：「卜辭征伐方國亦曰𡆥，字與正不同。《說文》此讀若撥，𡆥當是撥亂之撥，乎𡆥舞或是帗舞。奏是奏樂，奏樂或是樂舞」（《綜述》601）。謂「𡆥」與「正」不同是對的，但「𡆥」是否即「撥」，則待攷。

《佚》928：「其又𡆥亳土，又雨」。是祭祭于亳地之社以祈雨之記載。

《前》6.26.2：「庚午卜貞，乎𡆥舞，从雨」。「𡆥舞」即祈雨之祭。

「令𡆥亳、𡆥𠂤」，謂于亳地，于𠂤地舉行「𡆥」祭。

4513 通版皆有關祈雨之事，此「𡆥」字不當為「征伐」之義。

4032

(1)「：𠂤于來辛酉彭」
(2)「弱眾（彭）」

「眾」意為「及」、為「與」。卜辭于同時祭祀兩名先祖以上時，稱之為「眾」，謂同時並饗。

《粹》3：「嚮眾河其即」

《粹》51：「今日舞河眾𠂤：从雨」

「弱眾」則是此類卜辭對貞時之省畧語。《京都》1792：「且乙喪眾彭」、「弱眾彭」乃占問是否同時祭饗祖乙及其配偶。

此片缺文可補足為：

「（河眾）𠂤于來辛酉彭」

3371

(1)「乙卯貞，𠂤：」
(2)「乙卯貞，𠂤禾于𡆥受：」
(3)「庚辰卜，其求于𡆥牢，辛巳酌」
(4)「重大牢」

此𠂤、𡆥同版，皆為「𠂤禾」之事。

第(1)辭與第(2)辭，第(2)辭與第(3)辭之間，行款不齊，故均有界畫加以區分。第(4)辭行款齊整，不易混淆，故其間不加界畫。

從界畫之情況看：「辛巳酌」當屬于第(3)辭。「巳」字為補刻。

4333 3069

(1)「𡆥求二牢」
(2)「𡆥求：牢」

4249

(1)「丙寅貞，求于𡆥小宰」
(2)「丙寅貞，求三小宰卯三牛于𡆥」

「𡆥」為殷人經常乞雨祈年之對象，為「先公」之一。

其祭祀主要為「燎」，與「河」、「𠂤」等同時祭祀（《甲》3610）。

陳夢家先生釋「𡆥」為「兇」，亦即「夒」，以為是「少皞氏四叔之重」，乃推測之辭。

正重司天以屬神」之「重」；亦或是《左傳》昭公廿九年之「蓐父」（見《綜述》344），其說游疑莫定，

「又于𡆥十：」

4480
(1)「庚辰卜，其于[illegible]求」
(2)「辛巳酌…」
4333 片左下尚有殘文，當是另一先公之「岳」字。
4480 片「[illegible]」字已殘，但仍可確認。

1748
「…[illegible]」
僅有一「[illegible]」字殘文。

4338
(1)「…貞希鬼于[illegible]告」
(2)「…其奏商」
殷人迷信鬼神，以為「鬼」是災禍來源之一。《乙》3407：「壬辰卜，爭貞，隹鬼妝？」其背面之驗辭為：「允隹鬼眾周妝」。
此片之「希鬼」即有鬼為祟，以此祭告于先公[illegible]以求祐護。
「奏商」一詞前所未見，亦可能與上辭連讀：「貞希鬼，于[illegible]告：其奏商」。
「商」字之本形、本義，一直是悬而未決的問題。卜辭「商」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曾疑其象某種管樂之類，而苦無佐証。
「奏商」有可能指祭祀時奏某種管樂而言。

2388
(1)「來庚子其奉年于[illegible]」
(2)「重羊，六月」
陳夢家先生以[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字是對的，但以[illegible]為从「从」聲則不可據（《綜述》344）。字乃从「𠂤」而不从「从」。陳先生蓋由于讀「[illegible]」為「重」、為「董」，故以此相附会。

732
「壬戌卜，求于河，三牢沈，三牛且」
卜辭「河」有兩種含義：一為江河之河，一為先祖名。
陳夢家先生曾經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文中以為：「河于卜辭為大河、河水、黃河之河」、「大河而受祭祀者，蓋認大河為水源之主宰，以年豐雨是為河神為賜，而災咎由河神為祟」，「河為水神，而農事收穫首賴雨水與土地，故河又為求雨求年之對象」（《燕京學報》第十九期）。
其後于《綜述》第十章中，復糾正了此一說法，謂「由于當時未曾體會到人王與神帝、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的轉化關係，因此對于卜辭的祭河或是執着于自然崇拜，或是執着于與典籍先公的對照，這種看法是要糾正的」（343頁）。
「河」在卜辭中與「高祖夒」、「高祖夾」，經常同時致祭，而且尚有「河其即宗」（《甲》717）以及「上甲即宗于河」（《屯南》2272）的記載。凡此種種，均可以証明「河」已由自然神轉化為人格神。在殷人心目中，「河」已成為先祖，與自然界的山川風雨諸神，在卜辭中是有着明顯區分的。
至于以「河」為「實沈」、為「帝嚳」，均屬猜測之辭，缺乏必要的依據。
祭「河」多用「求（燎）」，而以「沈」為用牲之法，似乎是對于「河」的一種特殊待遇。于「河」之外，是極少以「沈」致祭的。
「三牛且」的「三」字上有一直劃，乃是泐痕，並非「十」字。

943
(1)「辛…河…」
(2)「辛卯貞，其奉禾于河，求二宰，沈牛二」
(3)「河求三宰，沈牛三」
(4)「…卯貞…禾…河弜…重…」
「奉禾」即祈求豐收之祭。「奉禾」與「奉年」的涵義是一致的，其致祭之對象以先公為主。
此片各辭之間行款不甚整齊，故(2)、(3)、(4)辭之間均有界畫，以示區分。

1035
(1)「丁酉，其立[illegible]」
(2)「弜立[illegible]」
(3)「…酉貞，其…秋[illegible]；河求五宰，沈五牛」
「[illegible]」字前所未見。从「从」、从「彳」，字不識。「立[illegible]」似與「立中」之內容有一定關系。
《續》4.4.5：「…酉卜，宵貞，翌丙子其（立中，亡風？丙）子立中，允亡風」。
《存》2.88：「丙子，其立中，亡風？八月」。
「立中」當與「寧風」之祭儀有關，故其驗辭每言「亡風」、「[illegible]」从「从」亦屬祺憾之類。「[illegible]」即象肩負旗幟之形。風雨與年成收穫關系至為密切。「秋[illegible]」當為有關收獲之事，卜辭或稱「告秋」。
占問風雨，卜辭所習見。第(3)辭已殘，但可補足為：「丁酉貞，其告秋[illegible]于河，求五宰，沈五牛」。
「[illegible]」字僅殘存上部之「隹」，但根據辭例，應為「[illegible]」字無疑。
《京都》2367：「告我[illegible]于高…」
《京都》2362：「其秋[illegible]」；「秋不[illegible]」。
《侯》525：「告秋于河」
《粹》88：「其告秋上甲二牛」
卜辭「秋」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與龜字在形體上迥然有別。《說文》「秋」字的籀文譌變為从「龜」，我們不能據此以為卜辭的「[illegible]（秋）」字是象「龜」形。
以上參見《漫淡古文字的考釋》，刊于《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六期）。

3041
「己亥貞，奉禾于河受禾」

2272
(1)「五宰于[illegible]」
(2)「九宰于河」
(3)「辛未貞，重囲即宗于河」
(4)「辛卯…受年」
禮儀迹象表明，[illegible]與河同是殷之先祖，地位亦大致相當，然相對而言，河之地位較尊。此處于[illegible]用五宰，于河用九宰，即其一例。
卜辭上甲以前諸先公「夒」、「王亥」、「河」、「戩」、「[illegible]」均有「宗」，唯先祖始有宗，此點應無可懷疑。
「即宗」或稱「即于宗」（參見《續》1.21.2），《粹》4有「夒即宗；河即宗」，《甲》717亦有「河其即宗」，蓋謂先祖降臨于宗廟。古人認為：神祖歆饗，可以求得福祉。所以卜辭每見有「即于又宗又大雨」的記載（《粹》685）。
但「上甲即宗于河」則費解。

3680
(1)「辛未卜，[illegible]于河…禾」
(2)「祭酉…奉…」
諸辭均當是「奉禾于河受禾」之殘。卜骨刻辭多為自下而上讀，然亦有自上而下者。此片據其干支當自上而下。

4065

「⋮申卜，河劉，王宀，王受(又)」「吉」

卜辭「河」字多从「丂」，可隸定作「汚」。此則从「何」，隸定作「洠」。兩者均是「河」字應無疑義。

「劉」即「刚」字之異體。今作「剛」。在卜辭多用為祭名。

據《後》1.15.4：「河劉一牛」

《後》1.23.4：「其劉羊十于西南」

是亦為用牲之法。卜辭祭名與用牲之法經常是一致的

《甲》3916：「癸酉卜貞，其劉于河，王宀」，辭例與此畧同，河字亦作「洠」。是「河劉」即「刚于河」之倒文。

兆辭為「吉」。

679

「甲申卜，去兩于河」「吉」

兆辭均為「吉」，凡五「吉」字，僅有一段卜辭，但有兆辭而無卜辭者習見。

「去」字在卜辭均為動詞，《录》703：「甲寅卜，王曰貞，王其步自𠂤，又去自雨」；《甲》764：「⋮亡去自雨」。均可証明「去」當與祈雨之活動有關。

4422

(1)「其刚⋮河」

(2)「至⋮」

第(2)辭漫患難以辨識。第(1)辭「河」亦从「何」當隸作「洠」。

凡「河」字作「洠」者，「刚」字作「劉」或「劉」。此處「刚」字唯剩「冈」形及一部分「丿」之殘畫，據其結構和部位，仍當作「劉」。

2879

「去」皆言「吉」，「去」當為祓除之義。

2929

「⋮于河」

3077

「⋮河」

3343

「⋮貞其奉河」

3940

「⋮河，帝每」

4570

「貞其奉于河」

「乙酉卜，貞，求于河三牛」

此皆為祭祀先祖之事。

2105

(1)「乙亥⋮」

(2)「于宗奉禾」

(3)「于高祖亥奉禾」

(4)「庚午貞，河告云」

(5)「隹宗告云」

(6)「隹高祖亥告云」

卜辭的先祖「宗」，諸家攷釋一直分歧很大。最早是孫詒讓釋為「岳」以為即《說文》「嶽」之古文。郭沫若先生亦以為字乃从「山」但以為「華」之異文。羅振玉則以為字从「火」釋「羔」。

750

(1)「庚辰，𢀛來」

(2)「甲午貞，今𢦏受禾」

此求祭于「𢀛」，當與「受禾」有關。卜辭「𢀛」為先公之一。

《庫》1644：「⋮乘禾于𢀛」

《掇》550：「乙亥，其𡆥秋于𢀛」

皆與禾、年有關。

于省吾先生謂「𢀛」即《說文》「从丂、旬聲」之「𡍮」，其或體作「愽」，典籍多譌為「惸」

（《釋林》42頁）。

《乙》3054：「貞隹⋮告云」，《乙》3095亦有「告云」之辭，均殘，不知「告」者誰屬。今有此片，可以得知先祖不僅可以「告禾」「告雨」，而且還可「告云」。

殷人認為風雲雷雨之間是密切相關的。每見「茲雲其雨」；「各云不其雨」自北西單雷」（《前》7.26.3）等記載。同時風雲雷雨又和年成的豐歉亦有密切之關係，常見有燎祭于云的記載。是故「雲」在卜辭中既是一種自然現象，也是諸神祇之一。

諸先祖既然能夠「告云」、「告雨」，則在殷人的心目中，先祖具有控制一切自然現象之權威，能左右人間之禍福，這樣就促進了當時天帝觀念之逐漸形成。

貳　先王

大小示

9

(1)「癸卯貞，汎至于⋮」
(2)「癸卯貞，射𢀛以羌，其用⋮」
(3)「丁未貞，𢀛以牛，其用自圃汎大示」
(4)「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圃三宰汎⋮」
(5)「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圃汎大示𢀛牛」
(6)「庚戌⋮𢀛⋮牛⋮𢀛⋮」
(7)「甲辰貞，射𢀛以羌，其用自圃汎至于⋮」
(8)「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圃五宰，汎大示五宰」

636

(1)「⋮貞，射𢀛以羌，其用自圃，汎至于文丁𢀛甲辰用」
(2)「甲辰貞，射𢀛以羌，其用自圃，汎至于父丁，𢀛乙巳用伐四十」
(3)「⋮𢀛以牛（其）用自圃五宰，汎大示五宰」

第9片自癸卯日始，至庚戌日止，歷時八天占問祭祀之事。

第(7)辭為「甲辰」，實當列于第(2)辭之後。第(8)辭為「己酉」，實當列于第(3)辭「丁未」之後，為了便于讀者尋繹，其次序姑且如此排列。

此片有残缺，片之左下角，猶存殘畫，占卜之日期，當早于「癸卯」。第(1)辭「汎至于」及第(2)辭「其用𢀛」之後，原均有文字，由于契刻有誤，經貞人將之刮去，可能是出于疏忽，故未曾加以補刻。第(2)辭「𢀛」字後由于刮削未盡，猶存殘畫，依稀可辨為「汎自」二字，實則「𢀛」（亦作𠂤）與「𢀛」字亦屬誤刻，本當作「其用自⋮」，乃「自」字之誤。

卜辭「𠂤」（亦作𠂤）與「𢀛」均為武丁、祖庚時期殷之臣屬，卜辭所習見。其用法為人名、地名者，如：

「呂方其至于𢀛」　《京都》895
「使人于𢀛」　《粹》1124
卜辭地名與人名往往是一致的。
「𢀛」在卜辭亦有用為動詞，與征伐之事有關，如：
「乎𢀛呂方」　《寧滬》1348
「𢀛以眾𢀛伐召方，受又」
「王令𢀛以眾𢀛，受又」

《後》下25.7：「丙辰貞，射𢀛以羌，汎用自圃」，與第9片之第(2)辭及636片之第(1)、(2)辭內容畧同。意為用𢀛所進致之羌人，殺取其血以致祭于先祖。

觀第9片第(4)、(5)、(8)諸辭，「宰」所進致者為「牛」。及至用為祭牲，則或稱「宰」，或稱「牢」，是徵「牛」與「宰」是有區別的。

卜辭臣屬所進致者，但有「牛」、「羊」，從未見有進致宰、宰之例。古代祭祀，所用之牲，其經過特殊之飼養者謂之「宰」或「宰」，而未經特殊飼養者，則仍稱牛羊。

過去認為「宰」為特牲，或「宰」為牛、羊、豕三牲具，「宰」為羊豕等等，皆與卜辭之實際情況

不符，關于此類之說解，詳見《宰宰攷辨》一文。

2　824

「⋮貞，其𠂤自圃，汎大示其⋮」

(1)「丁卯卜，來辛酉」
(2)「甲戌卜，𠂤以牛于大示用」

824片自下而上讀，甲戌為丁卯後之第七日。用𠂤進致之牛祭祀于「大示」。

卜辭的「示」，指先王的廟主而言，與「宗」有區別，「宗」指藏主之所，即宗廟。陳夢家先生認為：「集合的廟主即某些先王相集合成為若干示。」這個意見就是對的。「同一個先王可以屬于小示這一集合的廟主群，可以同時也屬于大示這一集合的廟主群。」（《綜述》460頁）這個意見就使我們感到困惑了。

卜辭的直系先王屬于「大示」，旁系的先王屬于「小示」，大示與小示是相對的，某一個先王只能是或屬于「大示」，或屬于「小示」，而不可能「同時」既屬于「大示」，又屬于「小示」。

僅僅有這種可能：某一時王，由于某種原因，將某一通常屬于「小示」的先王，以之歸屬于「大示」之列。例如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屯南》2342以「羌甲」與武丁、小乙、祖丁、祖辛並列，《粹》112、111「小甲」與圃、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並列。

而據其它卜辭及典籍記載，「小甲」和「羌甲」是旁系而不是直系，只能屬于「小示」而不能屬于「大示」。當然，並沒有卜辭的直接材料証明，「小甲」和「羌甲」是歸屬于「大示」。

「大乙」在卜辭中一直屬于「大示」，還沒見到有任何材料將「大乙」歸之于「小示」的例子。

陳夢家先生可能是由于混同了大宗、小宗與大示、小示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以大乙為首的小宗，可能包括了有旁系的小示或下示」（《綜述》473）。卜辭的「示」與「宗」是有區別的，陳先生明明知道，「大宗、小宗都是宗廟」，這個認識是正確的。至于他認為：「大宗的廟主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這也是可能的。但他同時又說：「大乙當然是大宗中的大示」，這樣一來，就只能証明陳先生還是把「示」與「宗」混同起來（參見《綜述》473）。

可能的情況是：自上甲至示癸六世屬于大宗，自大乙以下各世均在小宗，既有大小示，也有大小宗。大宗、小宗與大示、小示的概念無關。

完全不能由于在小宗祭祀大乙以下諸先王，就從而得出「同一個先王可以屬于小示這一集合的廟主群」這一錯誤的結論。

1115

(2)「己亥貞，卯于大其十宰，下示五宰，小示三宰」
(3)「庚子貞，伐卯于大示五宰，下示三宰⋮」

此兩段刻辭節錄自1115。其中第(3)辭「卯于大其十宰」，「大」下敘一「示」字。「大示」、「下示」、「小示」同見于一辭，為前所未見。此可以糾正過去之誤解。過去一般均認為卜辭「大示」與「小示」相對，「上示」與「下示」相對。「大示」即「上示」，「小示」即「下示」（參見《綜述》407頁）。

「大示」在此指自「上甲」至「示癸」的六大示。「下示」在此指「大乙」至「仲丁」六示。這些都是直系。「小示」則是指除此之外的諸旁系先王。下列卜辭可証明這一點：

《存》1786：「庚寅貞，𠂤伐自圃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卯十牛，小示一羌一牛」
《录》235：「大示三宰，六示二宰，小（示）⋮宰」
上甲六示加上大乙六示，亦可稱之為「自圃十示又二」。

2414

(1)「不⋮」
(2)「又既」
(3)「𢀛大示奉龍」

(4)「泓小示奉龍」
(5)「東辛酉酚奉」
(6)「東乙丑酚奉」
(7)「東丁卯酚奉」

4233

(1)「弜…」
(2)「又既」
(3)「𦎫大示奉龍」
(4)「泓小示奉龍」
(5)「東辛酉酚奉」
(6)「東乙丑酚奉」

2414與4233同文，屬于所謂「成套刻辭」。將相同的卜辭同時刻于若干甲骨上，是為「成套刻辭」。此時，我們可以見到在兆旁注有或「一」、或「二」或「三」；字樣，這不屬于「兆序」，而是表明此刻辭是屬于「成套刻辭」中的第几套。為了方便，可以把這種數字稱為「套序」。這種情況我們在甲骨上經常可以見到，2414已殘，4233幸好猶保存，旁注有「二」字，可以得知其屬于成套刻辭中的第二套。相對地說來，成套刻辭終究是少數。

「𦎫」前所未見，形體較為特殊。卜辭地名有「滴」，其左部與此之上部同（參見《綜類》109頁）卜辭屢見「酚大示」，「酚」字于省吾先生釋「嚐」（《釋林》40—42），在卜辭均為祭名，無例外。

根據辭例及其形體結構，𦎫可能為「嚐」字之繁體，（其下部即酚字）。

2414第(1)辭作「不」，4233則作「弜」，可見否定詞的「弜」和「不」、在有的時候是可以通用的。

「龍」應單獨為句，于省吾先生謂「甲骨文凡貞問某事，而言乃或出乃、征乃、不乃、其乃者，往往乃與乃互作，均應讀作寵。這是貞問能否受到鬼神的寵祐」（《釋林》218頁）。

(1)「其又戠于𢦏卅羊」
(2)「甲午貞，大知六大示，求六小宰，卯卅牛」
(3)「…丑貞，甲叕」

(4)「…叕」

「𢦏」為殷人致祭之對象，據《甲》883：「其又𢦏眾伊尹」、「𢦏之舊臣。

「六大示」有兩種可能：

一為自圍至示癸之六示先王，參見2129片攷釋；一為《合》325所記載：

「己亥卜，又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

此六示為：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

《屯南》2361言「大卯六大示」，乃于甲午日祭，而同時又致祭于「𢦏」與「伊尹」同祭，可能都是殷大示」乃指自圍以至示癸的六示可能性要大一些。

陳夢家先生曾認為在上述之外，還有一種六示「乃以河為首的六示，當指上甲以前的先公河、土、峚、戠等人」（《綜述》463）。其所根據的《續》4.38.3、《燕》760文辭均殘，其說難以成立。

「癸亥貞，王其伐盧宰，告自大乙，甲子自圍告十示又一牛，茲用，在果陛」

「自圍告十示又一」為前所未見。其可能的解釋是：祭告于自大乙以下的十一世直系先王，並祭告于圍，十一世為：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祖丁、小辛、小乙。

盧當隸作盧，為方國名，其下一字似為「宰」，但其上部形體不甚清晰，猶有可疑。

1116 994

「庚寅卜貞，辛卯，又伐自大乙十示又…牛，小示汎羊」

據《屯南前言》：「此骨出土時，十示下有又字，後在搬運过程中脫落，今引文根据發掘現場摹本補入」（35—36頁）。

1116之字體與994屬同一時期，如為「自大乙十示又一」，則與994同，結合此兩片加以觀察，「自大乙十又一」只能是大示，不包括小示，只能是自「大乙」至「小乙」共十一世直系。1116同版有「父丁」，乃「武丁」，不應是「康丁」。

1015
(1)「壬辰卜・毛十…祖乙十又二示哉…」
(2)「…又伐大示」
「祖乙十又二示」亦屬前所未見・自「祖乙十又二示」・只能是包括自「祖乙」以下全部直系和旁系的先王・歷數十二示為：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陽甲、般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如計算祖乙在內・則為自祖乙至祖庚。

827
「甲辰貞・今日𡆥示自圃十示又三」

4331
(1)「乙未貞・于大甲𡆥」
(2)「乙未貞・其𡆥自圃十示又三牛・小示羊」
(3)「乙未貞・于父丁𡆥」
4331與《後》1.28.8同文・乃同日所卜・關于《後》1.28.8的釋讀曾有爭議・島邦男先生《綜類》491—1及511—2均釋讀為「十示又二」・今據此片・當為「十示又三」毫無疑義。
「自圃十示又三」相對・則只能是上甲至示癸六示・加上大乙至祖乙・是為十三示直系。
此片之「父丁」為「武丁」・「父」字已殘・但猶能辨識。

751
(1)「壬午卜・𠂤又伐父乙」
(2)「乙酉卜・十伐自圃次示」
(3)「甲午卜・又牛伐・乙未」
(4)「乙巳卜・重汎伐」
(5)「己亥卜・又伐于大乙」
(6)「己亥卜・又十牢」

31

23814
(1)「庚辰貞・其陟…高且圃丝用王吉…」
(2)「庚辰卜王」
(3)「庚辰卜王」
(4)「庚辰卜王」
(5)「庚辰卜王」
(6)「庚辰卜王」
(7)「庚辰卜王」

高祖、圃

干祭祀「次示」之外・還祭祀大乙、大甲、祖乙、父丁・這些均屬直系先王・亦即「大示」・這也是「次示」當為「它示」・亦即「小示」之旁証。
「𠂤」即「長」字・金文「長」字作𠂤・《令段》「辰」字从「長」作𠂤・均由𠂤字所演化・至于𠂤字・則作𠂤或𠂤・與此判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
「長」在此為人名・龜即龜字之繁體・下从火。簡文作龝・「龜」與「龜」在形體及用法上均區分極為嚴格・不容相混・龜與龜均即今「秋」字。《說文》訓龜為「灼龜不兆」・形體既譌・義亦非其本朔。
第(10)辭「令長以皇人襲于𡆥」・但知「長」為人名・「𡆥」為地名・義不可曉。
此類刻辭・辭多省畧。
第(3)辭之「又𠂤伐・乙未」第(9)辭之「又伐・乙巳」・據第(9)及第(10)辭・當作「重乙巳」・「重乙未」・均省去「重」字。第(14)辭「又十牢伐五大乙」謂以「十牢」及「五伐」祀于「大乙」・省畧「于」字・「伐五」為「五伐」之倒語・卜辭習見。

32

(7)「戊戌卜・又十牢」
(8)「乙酉卜・又伐自圃次示・重乙未」
(9)「己亥卜・先又大乙廿牢」
(10)「己亥卜・又十牢且乙」
(11)「己…先…且…十…」
(12)「己亥卜・先又大甲十牢」
(13)「乙酉卜・又伐乙巳」
(14)「戊戌卜・又十𡆥・伐五・大乙」
(15)「乙未卜・令長以皇人・龜于𡆥」
(16)「乙酉卜・又伐自圃次示・重乙未」
上列的次序・並非完全是原来占卜之次序。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對貞形式。
如(5)—(9)・(6)—(10)・(7)—(14)・(8)—(16)等均屬對貞。
卜兆旁均注有「三」字・應屬成套刻辭中的第三套。我們相信・今後可能還會發現與此同文之第一套、第二套・甚至第四套、第五套刻辭。第(11)辭之「又乙」・我們認為當是武丁之稱小乙・而不是文丁之稱武乙。

2584
(1)「(丁)卯貞・辛未酌高且…」
(2)「…雨」
(3)「壬申貞・其𡆥雨于示壬一羊」
(4)「癸酉卜…雨」
(5)「甲戌卜・于丁丑其泳酌…」
此片干支次序比較清楚・乃自左下而上・然後再由右上而下。
第(1)辭乃酌祭于高祖・辭殘・但「且」字猶可辨識。
第(2)辭「雨」上有殘文「𠂤」字。無法確定是「𡆥」抑是「𡆥」字之殘。
2585為此片之反・其辭為「乙亥貞！戠…乎告・其令入羌」・與2584乞雨之內容無涉。

2698
「于高乙𢦏牛五」
「高乙」顯然是祭祀之對象。卜辭仲丁之子「祖乙」稱「高祖乙」・「高乙」之省稱。

2707
(1)「…酌大𠂤自圃・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

34

33

(2)「…大𠂤自圍，其告于祖乙，在父丁宗卜」

(3)「…其大𠂤王自圍，血用白豭九，下示汎牛，在大乙宗卜，在且乙宗卜」

(4)「…自圍，血用白豭九，…在大甲宗卜」

(5)「（乙）卯貞，其大𠂤王自圍，血用白豭九，下示汎牛，在父丁宗卜」

(6)「丙辰貞，其彭，大𠂤自圍，其告于父丁」

此片占卜之次序，可根據其行款、日期、界畫等情況加以確定。

占卜之主要目的在于為商王除災禳禍而御告于先祖。辭中之「父丁」當為祖庚之稱，其父「武丁」。

「汎」即「𢍏」，乃饗禮之屬，為取牲血以祭。此為用犬及牛。

卜辭「汎」或用犬，或用羊，或用牛，或用人。此為用犬及牛。

祖同之辭例尚有：

《摭續》64：「丁未貞，其大𠂤王自圍，血用白豭九，下示汎牛，在父丁宗卜」

《粹》79：「甲辰貞，其大𠂤王自圍，血用白豭九，下示汎…」

「𠂤」即「御」亦即「禦」之本字。卜辭每言「𠂤某」于神祖，即為某祈福禳災，求神祖之祐護。

「豭」字過去諸家或混入从「豕」之「豬」，或讀作「犬」，釋讀均有誤。

卜辭于牲之牝牡區分極嚴，各有專字，犬之牡者謂之豭，豕之牡者謂之豬，羊之牡者謂之牂，猶牛之牡者謂之牡，羊之牡者謂之羝，从不相混。豭字从犬，象犬之有勢形。至于豕字，當釋豕，則象豕之去勢形。或以卜辭豭混入豕字，亦誤。

《說文》有豭無豭，典籍中尚見有「豭」字，桂馥《說文義証》以為豭是豭之俗體。清代小學家每以不見于《說文》之字一律都認為是俗體，這是一種偏見。

「白豭」即白色之雄犬，「血白豭」謂取白色雄犬之血，這和下文的「汎牛」是一致的。

《說苑》：「譽之以豭」，這是商代「血白豭」之禮的孑遺。卜辭祭祀用白牛、白羊、白豕、白彘，尚有「白羌」、「白人」。《契》245之「東今夕用三白羌」或讀作「三百羌」是錯誤的。

《粹》396「其奉生于妣庚、妣丙牡牡白豭」，鳥邦男《綜類》587—1摹豭字作牡，殊誤。而《綜類》

(2)「于丘禧」

(1)「庚戌貞，其奉禾于示壬」

(2)「庚戌貞，其奉禾于圍」

(3)「甲寅貞，伊𢦏𠂤匠日」

(4)「甲寅貞，伊𢦏𠂤大丁日」

(5)「丁丑貞，其又彭伊𢦏」

(6)「己亥貞：…」

2375 1110

大乙

(1)「于大庚」

(2)「于大甲」

(3)「于大丁」

(4)「于大乙」

(5)「于示壬禧正」

(6)「于丘禧正」

卜辭于「示壬」、「示癸」雖統稱「二示」，但于「示壬」之祀典遠較「示癸」為隆重。此種情況于穷組卜辭表現最為突出。《屯南》的全部資料，亦是祭禘于「示壬」者多，于「示癸」者少。卜辭奉年之例。

三匚中，「匚丁」之辭亦遠遠多于「匚乙」、「匚丙」。

目前尚無法對此種現象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183-2、446-3、539-4、542-3所纂是正確的。

商代的宗廟制度，是尚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神祖所在之處稱之為宗。卜辭有大宗、小宗、新宗、舊宗、西宗、北宗等名目，陳夢家先生《綜述》第401—405頁曾有所論述。

商之先王自大乙至文丁之直系，于卜辭記載均有宗。此片之「父丁宗」即武丁宗，「祖乙宗」即仲丁之子「祖乙」宗。

卜辭中丁之子「祖乙」與武丁之父「小乙」均可稱為「祖乙」，但單獨稱祖乙」均指中丁之子。而武丁之父在通常易混的情況下稱為「小乙」或「毓祖乙」等以示區別。

「大乙」或稱「成」，或称「唐」，典籍謂之「成湯」。

至于為什么有「大乙」、「成」、「唐」等不同的名稱，是有其理由的，祖庚、祖甲時卜辭可以稱「大乙」、「成」、「唐」，而不會出現「成」這一稱謂，或者說，凡稱父王為「父丁」者，只能稱「大乙」而不會稱「成」。

三匚二示

卜辭于先王的祀典自圍始，其下依次為匠、𠂤、匠、示壬、示癸。此為「大乙」以前之世次，其順序是非常明確的。卜辭先王唯有匚乙、匚丙、匚丁稱「匚」；唯有示壬、示癸稱「示」，所以，將匠、𠂤、匠統稱之曰「三匚」；示壬、示癸合稱之曰「二示」，不會產生任何誤解。

《殷本紀》作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與此畧有出入。

2265

「三匚二示禀圍酌，王受又」

「三匚二示」亦見于《粹》542

754

(1)「于圍禧」

922 739 712 661

「大乙」

「大乙…戠…宗」

「甲午貞酌𣪊伐乙未于大乙羌五戠五宰」

「甲子卜其酌劦日大乙其𠂤于且乙」
954 「辛酉貞大乙𢦏一牢」
993 「…卜其又𠂤𢦏于大乙三牢」
1078 「甲辰卜㚔𠂤…高自大乙圂」
2179 「丁丑卜才義田來歸鬯玉其𠂤于…大乙且乙又正」
2219 (7)「于大乙」
(8)「于且乙」
(9)「大乙」
(10)「于且丁」
2648 (2)「卯眾大乙」
2842 (4)「…大乙告」
2910 「甲申貞…才大乙…」
2940 「大乙又…」
3039 「于大乙㚔」

(4)「甲子卜…酌大戊卯」
(5)「甲子卜𠂤，酌卜丙卯」
(6)「癸未卜𠂤，酌卯父甲」
(7)「甲申卜，多尹…若圂」
(8)「辛酉…又祖…」

此為貞人𠂤所占卜，屬于自組卜辭。「父甲」「丁仲」二字分書，即「仲丁」之倒文。卜辭祖妣之名每見倒書，如「大乙」或作「乙大」（《粹》82），「大甲」或作「甲大」（《粹》193）；「大戊」或作「戊大」（《粹》218）；「祖乙」或作「乙祖」（《粹》908）等等均是。

「卜丙」合書作「丙」，這種合書形式很特殊，為前所未見。「卜丙」典籍作「外丙」。此片合書之「卜」字與通常所見之形體不同，但只能是「卜丙」無疑。

850 (1)「甲寅，酌…五牢」
(2)「辛亥貞，又𢦏于大甲」「𢦏用」
(3)「丙寅貞，又𠂤𢦏于中丁」「𢦏用」
(4)「𢦏又」
(5)「弜又」
(6)「…牢」

卜辭「大甲」之名比較明確，乃大丁之子，大庚之父。卜辭「中丁」之名亦比較明確，均指大戊之子，無例外。

940 (1)「乙亥卜，來甲申又大甲十牢十伐」
(2)「…申…大…牢…伐」

9049 「自大乙受又」
4050 「…匚三…大乙十…」
4181 「…子卜翊日乙丑饋大乙亡尤」
4285 「其𡆥大乙又…」
4317 「貞竹來以召…于大乙」
4360 (2)「庚午貞其𠂤尸自大乙」
(3)「壬申貞尸…大乙酌」
4475 「貞又𢦏于大乙𢀛…茲用乙巳𢦏三牢」
4573 (1)「辛未卜來乙亥又大乙五牢」
4382 (5)「嬰奚卯大乙」
4517 (1)「辛酉卜，又祖乙廿牢」
(2)「辛酉卜，又祖乙卅牢」
(3)「甲子卜，酌丁仲卯」

此乃于「乙亥」卜十日之後，、侑祭于大甲之事。第(2)辭殘泐過甚，乃與第(3)辭對貞，當自右而左讀，兆旁均有「二」字，示此為第二套刻辭。

2241 「重卯河牛于夫甲」

此「河」字作𠂤，形體較為特殊，但為「河」字無疑。此乃卜問以「牛」卯祭于先公「河」及先祖「夫甲」。「于」讀作「與」，用作連詞，與通常之用作介詞者有別。

「夫甲」即「大甲」，《前》4.7.6及《龜卜》29均有「夫甲」。

3009 (1)「𢦏𢀛」
(2)「其𠂤大甲三牛」
(3)「…牛」

《前》5.24：「…午卜，貞，𠂤自圂夫示眔佳牛，小示重…」，「夫示」與「小示」相對，「夫示」即「大示」，是卜辭「夫」與「大」可通之証。但不能據此即認為卜辭「夫」、「大」同字。卜辭用作人名及地名之「夫」，從無作「大」之例，是卜辭「夫」與「大」仍有別。相通並不等于相同。

2953 (1)「甲午貞，𢦏于大乙五…」

「𢦏𢀛」讀作「延鼒」，乃延長福祉義。《前》2.28.3即作「征𢀛」，說見《釋林》50—51。

島邦男《綜類》30-1录《簠帝》38有「夫甲祈宗」，乃摹寫之誤。《綜類》380—1及519—2則均作「大甲」，不誤。

(2)「癸卯貞，彭𠂤伐于大甲𡆥五牢丝用」

第(1)辭的「伐」字不清晰，乃搨本不慎為墨所掩，斷非「于」字。

第(2)辭「伐于大甲𡆥五牢丝用」，當讀作「伐于大甲，甲𡆥五牢丝用」。卜辭似此類一字兩用之例尚有：

《粹》477：「乙亥卜又十牢十伐大甲申」

《京都》1793：「己巳卜，又伐且乙亥」

《庫》1005：「又且乙未」

《甲》3374：「丁卯卜，征𢀛用大戊𡆥」

《屯南》2121亦有類似的情況，請參閱該片的攷釋，裘錫圭先生曾對此有詳細的論証，見《古文字研究》第四輯165—170頁。

4387

「…羌…大甲」

「大甲」二字合文，此片亦或可能是自右而左讀作「…大甲…羌…」。其上角有殘文當是「寅」字。

2951

(1)「甲子貞，又伐于毓且乙」

(2)「甲子貞，又…于高且乙」

(3)「…丁伐…又一牛」

「高祖乙」指中丁之子祖乙而言，「毓祖乙」則指武丁之父「小乙」而言。殷之先王均以天干為廟號，積之既久，則易相混，故每每于廟號前冠以區別字，如「高」、「毓」、「大」、「中」、「小」等等。實則如「文」、「武」、「康」等所謂「謚號」，亦同時具有區別同名的作用。

陳夢家先生謂「高與后表示先后」，又謂「卜辭中稱高祖者共有三種：(一)泛稱高且與后且為對，(二)稱高且戛、高且王亥、高且亥，(三)稱高且乙。第二種的高且戛、高且乙之且乙合書作高𠂤，后𠂤。可証第三種和第二種是顯然有別的，第二種的高且是高且，第三種應讀作高祖乙，是和后祖乙為對的，他們指在前的和在後的祖乙」（《綜述》416頁）。

2459

(1)「…毓且乙重…」

(2)「…卜，奉祝冊」

(3)「…甲𢀛」「吉」

第(1)辭「重」下一字不識，形體亦不甚清晰

第(2)辭「祝冊」前所未見。卜辭有「冊祝」，「祝冊」或當是「冊祝」之倒文。

2198

(1)「甲子貞…」

(2)「彭毓且乙告人…」

第(2)辭「毓」與「且乙」分屬兩行，不知是否可以連讀，亦有可能自左而右讀。

2346

(1)「庚午貞，王其…告自且乙毓且乙父丁」

(2)「于大乙告」

(3)「自彭」

(4)「于日彭」

(5)「重乙巳彭」

(6)「重乙卯彭」

(7)「重乙丑彭」

(8)「重乙亥彭」

(9)「重乙酉彭」

(10)「重乙未彭」

(11)「重乙巳彭」

此北旁有刻辭均為「二」，是屬于成套刻辭的第二套。

第(1)辭「告」字之上一字不識，其形體或當作中，此「父丁」乃「武丁」。《續》1.19.4：「…自且乙、且辛、毓且乙、父丁亡尤」，是既稱小乙為「毓祖乙」，必稱「高祖乙」亦不致造成混淆。

第(3)辭「…日彭」，「日」上一字肯定非數目字「二」。但讀作「上日彭」亦不詞，是否可能為「上下日彭」？不敢確指，只能存疑。

第(9)辭與第(10)辭之先后次序，乃根據日期排列。「乙酉」在「乙亥」之後、「乙未」之前。據此可以看出當時契刻之次序。

866

(1)「辛巳貞…𠂤比…」

(2)「辛巳貞，𠂤以妻于罰奠

(3)「癸巳貞，王…妻…」

(4)「癸午貞，告…于且乙」

(5)「甲午貞，于…毓且乙」

(6)「甲午貞，于父丁」

(7)「弜告，妻其受…」

(8)「…貞，令比…乃奠…」

(9)「甲辰乙巳貞王…」

「𠂤」字从「匕」，當釋「比」。林澐先生曾詳細論及「比」、「从」之辨，並謂「比」之意為「聯合」。

第(2)辭與《金》349同文。唯《金》349作「辛巳貞，𠂤以妻于罰乃奠」，多一「乃」字。「以」讀作與，

「𠂤」、「妻」均為人名，卜辭所習見。

「罰」當即「罚」之繁體，即「蜀」字之初形。卜辭或為地名，或為人名，此用為地名。

第(4)辭「癸午」乃「甲午」之誤。卜辭間有誤刻，據文例完全可加以確定，此即其一例。此「癸午」乃蒙第(3)辭「癸巳」而誤。

此片「祖乙」、「毓祖乙」、「父丁」連言，「毓祖乙」顯然當是「小乙」，而「祖乙」肯定不可能是「大乙」。

「𠂤」、「妻」均為武丁時期常見之著名人物，目前尚無証據証明武乙、父丁時有與此同名者，此片之「父丁」只能是「武丁」。

3030

(1)「庚午卜，澤…」

(2)「其自祖乙受又」

(3)「自毓…受又」

第(3)辭可補足為「其自毓祖乙受又」。

4347

(1)「于毓且乙又𠂤…」

(2)「一牢」

(3)「二牢」

(4)「三牢」

(5)「…牢」

「毓」字殘，但為「毓祖乙」毫無疑義。卜辭卜用牲之數為「一牢」、「二牢」、「三牢」，再次則為「五牢」，而不必是「四牢」。

936

(1)「甲申貞，生…生…」

(2)「弜𣪊」
(3)「王其汎以且乙眾父…」
(4)「甲申貞，汎以…」
(5)「庚寅貞、王𣪊于圃以且乙」
(6)「其汎以小示」
(7)「庚寅貞，王其𣪊以…」

此片兆旁刻辭為「二」，《粹》227即與此第(5)、第(6)辭同文。

《說文》：「圃，窗牖丽廔闇明，象形。」段玉裁《注》謂「圃」字「象窗牖玲瓏形」是對的，王筠《釋例》疑「圃」、「目」同字殊誤，又疑「圃」、「明」同字，亦非。卜辭⑤字正象窗牖丽廔闇明玲瓏之形，而均用為地名，無例外。

卜辭「明」字通常與《說文》「明」字之古文同，从「日」作，個別的有从「圃」作者(《前》746)其用法迥然有別。

「𣪊」為祭名，以谷米致祭于神祖即謂之「𣪊」。

《後》2.23.5：「王其𠂤南圃𣪊重乙亥」，謂以「圃」地之「𣪊」致祭于先祖。

《前》3.20.2：「王往氏眾𣎆于圃」，卜辭地名可加東、南、西、北等方位字。如：「南沚」、「東沚」，《甲》903：「王𣪊圃其𠂤于且乙；王其𠂤南圃𣪊重乙亥」，其後一辭與《後》2.23.5同文。屈萬里先生《釋𣪊》始据《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祖乙滕即位，是為中宗」，以與卜辭之「中宗祖乙」相印證。

2962 763
(1)「…卜，小乙卯重幽牛，王受又，吉」
(2)「…中宗」
(3)「吉」
(4)「吉」
(5)「大吉」

「丁巳卜，且丁日不冓雨？吉，丝用，不雨」

殷之先王，由于均以天干為名，父以上均一概稱「祖」，故其名易混。而且與典籍時有出入。「小乙」之名，則不仅與典籍一致，且與其它諸先祖從不相混。

陳夢家先生以為卜辭「小乙、小且乙、后且乙、亞且乙、且乙五名並存」(《綜述》418)，其中「亞且乙」是否即「小乙」，難以確定。

「幽」通作「黝」，「幽牛」即黑色之牛。卜辭有「黃牛」、「白牛」，均指毛色言之。尚有「黑牛」與「幽牛」不知有何區分。

高、毓祖乙

卜辭先王匚乙、大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均名「乙」。為了加以區別，仲丁之子祖乙稱為「高祖乙」，武丁之父小乙稱為「毓祖乙」，文丁之父武乙則稱之為「武祖乙」。

《屯南》11、1219、1439均有「高祖乙」。其中1439「高」下有一「自」字，辭殘，似乎「高」與「祖乙」不能連讀，當存疑。

1014
(1)「甲辰卜又𢦏于高祖(乙)」
(2)「甲辰卜，毓祖乙𢦏宰」
(3)「甲辰卜毓祖乙重二宰」

第(1)辭「高祖乙」之「乙」字適殘，當補足。「高祖乙」與「毓祖乙」是相對為言的

1094
(5)「甲子卜，其又𢦏于毓祖乙，重牡」

2364
(4)「毓祖乙𢦏重牡」

中宗祖丁

2281
「…辰…翌日其酒，其祝自中宗祖丁、祖甲𠂤于父辛」

「中宗祖丁」為初見。于省吾先生謂：「中宗祖丁即中丁，乃大戊之子」(《釋林》200頁)。從現有材料來看，卜辭自「祖乙」之後于先王始稱「祖」。「中丁」是否可稱為「祖丁」，尚待考證。

《粹》247：「中宗三𠬜」

于省吾先生謂「商代先王世系之稱乙者，以大乙為首，大乙之次為祖乙，祖乙居第二位，故三、四期稱之為中宗祖乙」(《釋林》203頁)。

此片「中宗」之「中」原漏刻，後補刻于旁。

「中宗」單稱，卜辭多見。「中宗祖丁」有可能分讀為「中宗」、「祖丁」，「父辛」乃武乙之稱廩辛。據其世次順序，祖丁當係武丁。

毓祖丁

「毓祖丁」究竟相當于哪個先王，這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或以為仲丁，或以為祖丁，或以為武丁(參見《綜述》425頁)。但都缺乏明確的證據。

2324
(1)「丁巳卜，王其酒大丁、毓祖丁重…」

2359
(3)「毓祖丁奉宰王受又」

我們認為，仲丁似不得稱為「祖丁」，「毓祖丁」當是小乙之父「祖丁」。

大、中、小丁

946
(4)「王又伐于大丁」

963
(2)「于小丁𠂤」

1271
「甲申…宰大丁…」

2173
(1)「又中丁」

卜辭「大丁」為「大乙」之子，「中丁」為「大戊」之子，都是非常明確的。至于「小丁」，據

《明》740：「丁卯卜，旅貞，王宅小丁伐眾父丁，𣪊伐羌五」。此「父丁」為武丁，然則「小丁」當是小乙之父祖丁。

羌甲

2342 「…丑貞，王祝伊尹，取且乙魚，伐告于父丁、小乙、且丁、羌甲、且辛」

這一片卜辭很重要，使我們不得不對傳統的商王有關世系看法表示懷疑。

卜辭「取」字用法很複雜，除用為「得取」之外，亦用為「娶」，再則為祭名。陳夢家先生以為假作「禘」，據《風俗通》謂「禘者積薪燔柴也」（《綜述》355）。于省吾先生《釋林》進一步加以申論，認為應讀作「煏」（160頁）「取且乙」謂禘祭于且乙。

「魚」字在此用法亦極特殊。卜辭「取」祭未見附加牲名之例，而卜辭亦僅見《庫》1212有「𣪊用魚」此處之「魚」似當假作魯，訓為嘉。與《乙》7781「黍田年魯」之「魯」字用法同。

《乙》7112「王固曰吉魯」，可證明此「魯」字之涵義。

卜辭「在甫魚」（《後上》3.1）亦作「在甫魯」（《後上》3.12），可以證明「魚」與「魯」是可以相通假的。

商代小乙以前的世次是一個有待于重新探討的問題。

這片刻辭很明確，是自下而上之武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這一直系世次。

卜辭每一世只能有一個直系，過去大家一直根據史籍記載，以為羌甲乃祖辛之弟，根據卜辭，這是不可能的。羌甲與祖辛不能同屬一個世次，羌甲當是祖辛的下一輩。

《粹》250：「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其自下而上的世次均屬直系，與《屯南》2342同。

《乙》3063自上而下的順序是「祖辛、羌甲」。

《粹》260自下而上的順序是「祖丁、羌甲」。這些記載表明：在祖辛之後，祖丁之前，應該還有一

個世次羌甲。或者說，羌甲是祖辛的子輩，祖丁的父輩。

問題在于：《佚》986載有「自圃、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的世次。祖辛之後，祖丁之前，沒有羌甲。這一世次和《殷本紀》的世次是一致的。

我們不應該據此而簡單地否定《屯南》2342等所記載的、祖辛與祖丁之間尚有「羌甲」這一直系世次的事實。

與此類似的情況還有《粹》112，該片歷數了自圃以下各直系，于大庚之後尚有「小甲」。而據典籍記載及《佚》988，大庚之後的直系是大戊而不是小甲。

卜辭小甲書作㞢、亦作㞢。或以㞢混入「米」字，或混入「朱」字，都是錯誤的。陳夢家先生以為㞢「似是小甲合文」，這是正確的（《綜述》374）。但他由于小甲不是直系，不應列入諸直系中，因而疑不能決。

對于卜辭所反映的某些現象，可能我們現在還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我們不能迴避這些事實。陳夢家先生曾試圖解釋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諸王之間的關系。他曾列表如下：

（據《殷本紀》）

祖乙 — 祖辛(弟) — 祖丁(弟)
沃甲(弟) — 南庚

宋 宣公(子) 瑒公
穆公(父) 莊公

（據《宋世家》）

陳先生認為：「據《宋世家》，宣公讓位于弟穆公，是為莊公。此四王的傳位，與祖辛至南庚的傳位完全一樣。」（《綜述》377）。

卜辭本身不能證明祖辛至南庚之間的父子兄弟關係必須如此。《宋世家》關于宋宣公至宋莊公之間的父子兄弟關係根本不能證明《殷本紀》商王有關世次的說法是必然正確的。充其量証明有這種可能性而已

2471 2071 738 「癸酉卜，㱿貞：㱿甲史其征般庚、小辛、王受又」

㱿甲

「㱿甲史其征般庚、小辛、王受又」

我們在這里還只能是提出疑問，我們尚無法解釋此片與《佚》986的矛盾現象。

張光直先生于1963年發表了《商王廟號新攷》，對商王的繼統及世次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參見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3期）

張光直先生在文章中就曾經指出，如《粹》250所反映的，羌甲應該屬于直系先王，「很可能是祖辛之子而祖丁之父。」張先生還同時強調，祖甲時周祭，羌甲之配妣庚參加祀典，這也是羌甲是直系的一個有力證據。

現在《屯南》2342又補充了一個新的證據。

「癸酉卜，㱿貞：㱿甲㞢」

「甲申貞，㱿甲不其雨」

3776 「甲戌卜，其又𢦏于㱿甲」

卜辭「㱿」字形體變化不一，或隸作「喙」，或隸作「㱿」，或隸作「陽甲」，則無疑義。

738「㱿甲」與「般庚」、「小辛」同祭，是「㱿甲」為「陽甲」之又一例證。

就其主要形體而言，字乃从「㠯」，既非从「象」，亦非从「兔」，更與「象」形無涉。

《粹》272亦有「㱿甲」，郭沫若先生以為「字是一獸形，惜稍泐損，與㞢與象均不類」，是郭氏對于釋為「喙甲」亦有所懷疑。

父甲

4917 「癸未卜㱿，彭㞢父甲」

卜辭之「父甲」，可以是武丁稱陽甲，亦可以是廩辛、康丁之稱祖甲。

或隸作「扶」，為武丁時卜人，是此「父甲」為武丁之稱「陽甲」無疑。

附5 (1)「㞢㞢于父乙羊，于又匕壬豚」

(2)「㞢㞢父甲羊，又㞢父庚羊」

(3)「㞢父乙羊，㞢毋士五豚，兄乙犬」

關于此片的稱謂是有爭議的，郭沫若先生以為父甲即陽甲，父乙即小乙，父庚即盤庚，此乃「武丁時的遺物」（《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見《考古》一九七二年二期）。

裘錫圭先生則以為此屬非王室卜辭，其稱謂自成體系，諸父不是先王，父乙、父甲、父庚不是小乙、陽甲、盤庚（《讀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見《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我們認為，裘錫圭先生的意見是對的。且小乙之配為妣庚，此稱父乙、母壬，亦有所不合。

2334
(1)「其用在父甲必門又…」「吉」
(2)「其父甲宗門南又正」「吉」
此「父甲」為廩辛、康丁之稱其父「祖甲」。此「必門」、「宗門」可證「必」與「宗」均指宗廟而言，乃藏主之所。

2478
「辛酉卜，父甲告其…」
此「父甲」亦為「祖甲」。

武丁

102
(1)「尹坐囲于(京)」
(2)「…父丁牛」
據下列卜辭：
「癸卯…宁貞：卓望田于京」
「癸亥貞，王令多尹坐囲于西，受禾」
「乙丑貞，王令坐田于京」
第(1)辭可補足為「王令多尹坐囲于京」。「京」字猶存大部殘畫。
田、囲、囲諸形體與田有別，諸家或釋「囧」讀作磺，或釋囲讀作蘠，由于卜辭「多田」、「坐田」等這種形體通用無別，我們目前還只能認為這些都是「田」字。
關于「坐田」，各家之說分歧很大，于省吾先生《釋林》對此有詳細之論証（232—242）。

672
《契》417
《京都》2363

2318
(1)「…其…」
(2)「父丁日𠂤」
(3)「不雨」
(4)「雨」
「父丁日𠂤」謂祭祀父丁之日是否天氣晴明。
卜辭每占問「今日𠂤」或「翌日𠂤」，「𠂤」字前或加干支，或僅加天干，如「甲子𠂤」、「乙丑𠂤」…，或「甲𠂤」、「乙𠂤」…。多與祭祀或田獵之行動有關。
「父丁日𠂤」較為特殊，還見于下列各片：
《京津》3803：「丁卯貞，父丁日𠂤？不𠂤？」
《明續》417「丁未卜，父丁日𠂤？」
「父丁」皆指武丁。
「父丁日𠂤」均必須是丁日。
卜辭「𠂤」經常與「雨」相對而言。此片之「不雨」，「雨」即是與「𠂤」相對而言的，應該是「父丁日不雨？」、「父丁日雨？」的簡畧形式。但卜辭從未見有此類形式的記載。

2861 2670
(1)「甲…」
(2)「乙未貞，住…又…」
(3)「弜𢦏來丁巳其十牛于父丁」
(4)「其…」
「丙子卜，未日羊父父丁…」「癸卯」
此犬字無腹、有爪，這些都是區別于「豕」字的明顯特徵。
此片行款不規則，且自「癸卯」以下，字迹紊亂，當屬習刻。

55

(1)「…丑貞，父丁賓汎于…」
(2)「…十牛，其𠂤自囲汎大…」
「賓」字常見之形體作𡆥，字不可識，在此似為祭名。
《明續》607：「其又伐于父甲𡆥牢」，與此用法同。但亦可以理解為「于父甲𡆥」
《明續》696有「其𠂤禽于𡆥」的記載。卜辭祖丁、父丁、父甲、父庚、兄庚等皆有「𡆥」，其具體涵義待攷。

647
「壬午卜，其剿毓、父丁」
「毓」、「父丁」不能連讀。卜辭于「祖乙」以下均可稱「毓」。《佚》415及《粹》237均有「自祖乙至毓」可証。郭沫若先生謂毓「當是后祖乙之省」，似不確。
《屯南》275「其奉于毓」與「其奉于『四示』」對貞，「毓」似不得單指「毓祖乙」，參見275片攷釋。

735
(1)「辛酉貞，于來甲申彭」
(2)「癸亥貞，其𠂤于父丁」
卜辭「來」表示將來的時間，可以是「來日」，也可以是「來歲」。參見2106片考釋。

777
「乙丑，在八月，彭大乙牛三，小乙牛三，父丁牛三」
此為于乙日彭祭大乙、祖乙，小乙、武丁均用三牛。可參見《明續》477：
「甲午貞，乙未彭高祖亥…大乙羌五牛三，且乙羌…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尤」
很明顯，此為時王祭祀其「乙」系之先祖兼及其父王，此屬迭祭之類。何以如此，我們在以後還要詳加論及。
據其世次言之，「父丁」也只能是武丁而不能是康丁。

56

3053 4015
(2)「乙酉貞，辛…于父丁…」
(3)「…父丁牛…」

(1)「…且…」
(2)「弜告」
(3)「自且乙告且丁小乙父丁」
以上自102、672、723、725、735、777、2318、2342、2670、2861、3053、4015諸片，所見之父丁，皆為祖庚或祖甲之稱其父武丁。其中有些卜辭的時代是有爭議的。由于這些卜辭未見貞人名，我們只能按照其字體歸類以劃分其時代。關于字體書法歸類的方法和標准，以及其時代之如何確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將專文加以論述。

51
(1)「癸酉貞，又伐于…羌廿」
(2)「丁卯貞，己巳𡆥，住于且辛眾父丁」「丝用」
(3)「己卯卜，不雨」
(4)「…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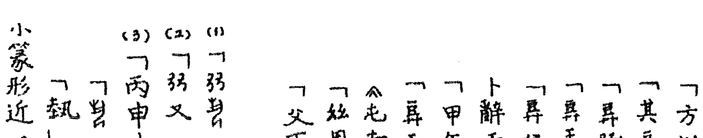
卜辭「𡆥」字作「隋」，或作「隋」，與金文同。「𡆥」下一字當釋庸，象庸之形，今謂之鏞。或釋為南，不確。卜辭南字作𠦂象南之袋足形。
庸為下兩上甗之組合，二者的区別非常明顯。
《京都》2297：「甲寅貞，來乙巳𡆥庸于父丁，且卅牛」，《後上》21.10同辭。均可與此相參證。
《明續》625：「于父丁其𡆥庸」，該庸字形體較省易，當亦為庸字無疑。
此片各辭之間，均有界畫。第(4)辭顯然尚未刻完，突然中止。

57

卜辭伐(歲)為祭名，亦為用牲之法。卜辭祭名與用牲之法每不可分。卜辭伐祭多用牛、羊、宰，亦或用人為牲。此所伐者為卅羌。

「𠂤」字的形體變化較為複雜，或作𠂤、或作𠂤，稍晚則增「米」作𠂤，其後復增「禾」作𠂤。諸家對于這些形體考釋不一。

實際上這些都是從一個基本形體所演化，其由甲骨文而金文、而小篆的形體變化過程是很清楚的：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小篆孳化為烝、蒸、薦、𠂤四個不同形體。《說文》訓「烝」為「火气上行」；訓「蒸」為「折麻中榦」；訓「薦」為「槐器」；訓「𠂤」為「𠂤，進也。進品物也」。形體皆有所譌變。

卜辭「𠂤」為祭名，典籍則作「烝」或「蒸」。《爾雅・釋天》孫炎《注》：「烝，進也。進品物也」。古代冬祭曰「烝」，亦作「烝」。《春秋繁露・四祭》：「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卜辭「𠂤」祭，所進者主要為穀類：

「王其𠂤米」

「𠂤𠂤于祖乙」

「𠂤來于二示」

「其𠂤穜于宗」

「其𠂤𡆥于且乙」

是所「𠂤」之穀類有「米」、有「黍」、有「穜」、有「稻」、有「來」，亦有「𡆥」，並不限于「稻」。

卜辭「𠂤」祭，所進者亦不僅限于穀類，尚有牛、羊、豚以及人牲等。例如：

「其𠂤牛，佳又于唐」

《粹》909
《合》230
《庫》1061
《掇》1.438
《甲》2907
《乙》6723

178

(1)「辛亥卜，告于父丁一牛」

(2)「二牛」

骨之上端有刻畫作X，亦見于183等片。此等刻畫屢于記號性質，非數目字之「五」。此「父丁」為「武丁」。

427

(1)「！于父丁𠂤」

(2)「癸未：𠂤以：人，允來」

(3)「：𡆥：」

「罗」即兕字象形。

契文兕與𠂤、與罝(麅)形近易混。罝作罗，其頸較長，𠂤則作𠂤，均張口而露牙，彙、皀、皂諸字皆从此。𠂤皆用作人名，無例外。無用作獸名者。

兕則多用作獸名，為獵獲之對象。在此則為人名。

「𠂤」字作𠂤，其寫法為此類卜辭之特徵形體。

第(3)辭殘泐，筆畫不清，難于辨識。

此父丁亦為武丁。

4404　893

「父丁」

「翌乙巳酌至于父丁」

3042　931

「父丁伐五宰用」

此三片之「父丁」均為「武丁」。

「翌」字已殘，但形體仍然可辨。

「方以牛，其𠂤于來甲辰」

「其𠂤于兄庚重羊」

「𠂤脇」

「𠂤王亥羌」

「𠂤父乙十羌」

卜辭于「𠂤」祭，多記載其所進之品物名稱，然亦但言「𠂤」，而不言所進品物之名者。例如：

「甲午卜，大貞，翌乙未其𠂤，其在且乙」

「𠂤于且乙，于毓且乙」

《屯南》2626之「𠂤」字似不當為所「𠂤」之品物名，應屬下讀。

「𠂤用」為第(2)辭之兆辭。

「父丁」謂武丁。

《卜通》別 12.1
《粹》324
《前》5.2.2
《後上》26.5
《乙》6401
《庫》1224
《珠》719

(1)「弜𠂤」

(2)「弜又」

(3)「丙申卜，𠂤坎酌且丁眾父丁」

「𠂤」即今「褻」字，典籍亦作「亵」，《說文》作「𡆥」。

「𡆥」、「𡆥」、「褻」同字，均由「𠂤」形所孳生。西周金文增土作𡆥，至石鼓文則作𡆥，已與小篆形近。均象樹𡆥之形。

在此「𡆥」、「又」、「酌」、「𠂤」均為祭名。

林即𠂤之異體，乃占問用「𠂤」祭及「酌」祭于祖丁及武丁之事。試比較下列辭例：

《佚》878
《掇》1.416

不僅可証明林與𠂤同字，亦可証明用為連詞。

(1)「甲午貞，其𠂤父丁百小宰」

(2)「甲午貞，其𠂤𠂤父丁百小宰」

「百」字形體較為特殊，前所未見，當為「百」字之異體。卜辭「百」字通常作百，祖庚、祖甲卜辭祭祀用「百宰(窜)」者時有所見。《粹》20：「𠂤于父丁其百小宰」，亦屬𠂤祭父丁(武丁)用「百宰」之例。

4404「宰」字已殘，不知「宰」字是从牛之「宰」，抑是从羊之「宰」。此「父丁」乃「武丁」。「武丁」。「𠂤」乃「雍」字之初形，說見于省吾先生《釋林》180頁，在此為祭名，讀作「饗」。

父己

廩辛、康丁時期卜辭所稱之「父己」，即典籍之「考己」。據《帝王世紀》所載：「殷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則考己未即王位。但卜辭周祭于祖庚、祖甲之世，却有祖己，享有與先王同等之地位，顯然與典籍所載不盡相符。

下列各片之「父己」，均為廩辛、康丁之稱「考己」。957及2742父己與父庚同見，則父庚即考己之弟祖庚。

748
「父己卯宰王受又」

937
「父己仲：父庚重」

2440
「父己自」

2315
「己未卜父己伐宰」

「弜父己」

2374
「戊戌卜其㞢父己又𢦏」
2483
「王其又𠂤父己宰五受又」
2742
「丁亥卜，其祝父己，父庚一牛」
4243
「父己𢦚又羌」
4453
「彡日父己王才彧遘又…王受又」

祖庚、祖甲

卜辭武丁可稱「盤庚」為「父庚」，而廩辛、康丁亦可稱「祖庚」為「父庚」。下列卜辭之「父庚」均為廩康之父「祖庚」：

2209
「父庚𢦚宰」
2610
「甲午卜，父庚…」
4093 3002
「己卯卜，其㞢父庚重…宰，王受又」
2343
「…未卜，其…多𠂤…父庚」
卜辭「祖甲」之名與大甲、羌甲、魯甲均不相混：
2839
「癸…祖甲必…宰又一牛用」
「癸巳卜，重于祖甲用」

3564
「翌日于祖乙，其祫于武乙宗，王受又」
此骨片已残缺，其上端尚有殘畫，屬另段刻辭。
乙辛卜辭或稱「武乙」，或稱「武且乙」，多合書，但亦有分書者。此片武乙不僅分書，而且分屬兩行，又適當骨折處，是否能連讀，不能無疑。研究再三，決定連讀作「武乙宗」，其間似乎不大可能有缺文。

武乙

附：伊尹

伊尹不是先王，但卜辭對于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尋常的。且伊尹之祭日均于「丁」，種種迹象顯示，僅僅以「舊臣」來看待伊尹是不够的。這一問題牽涉到對商王廟號的理解，我們對張光直先生所提出的有關問題是重視的。但是，這里牽涉到商代的婚姻制度，王位繼承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卜辭所反映的某些有關現象，目前還難以作出完滿的解釋。詳細而深入的探討，尚有待于另撰專文，在這里只能羅列一些資料。

978
「丁酉貞，又于伊丁」
此與《明續》493同文。祭日為丁，又稱「伊丁」，當是廟號。
2567
(8)「丁丑貞，多宁以㞢又伊」
3033 3035
(2)「癸亥卜，又于伊尹丁，東今日又」
(3)「癸亥卜，祝于祖丁」
(4)「…卜，翌甲又于伊尹丁」
3035第(4)辭「尹」字已殘，但仍有殘畫可辨。「伊尹丁」前所未見，當與「伊丁」同。
1007
「…𠂤于伊𠂤」
「…𠂤」可補足為「𠂤𠂤」。卜辭多見「𠂤𠂤于伊𠂤」的占卜：
《粹》828：「…𠂤𠂤伊𠂤（小宰）」
郭沫若先生謂：「…𠂤為伊尹之配…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死而為風師也。」此說難以為據。
卜辭亦見「其𠂤雨于伊𠂤」（《明續》422）。「𠂤風」、「𠂤雨」之對象或神或祖，不必是風師、雨師。
卜辭常見「伊宭」。「宭」為配享之意。所「宭」者多為圉、大乙：
《明續》513：「癸丑卜，圉伐，伊宭」
《粹》151：「…王其用𢦚于大乙，卯曳牛，王受又」
「貞，其卯𢦚，伊宭」
《屯南》1088、2417、2838皆有「伊宭」。

這再一次證明，伊尹的「法定」祭日是「丁」。

參、先妣

2538
(1)「其…且丁册羌…其用𢦏」
(2)「弜用」
(3)「至母戊在匕辛必其用由」
第(1)辭與第(2)辭為對貞，乃卜問用羌于祖丁之享。羌字作𠂤，較為特殊。「册」在此為動詞，義為殺。
第(3)辭「在妣辛必」，「必」為宗廟之類祀神祖之所。于省吾先生于此有詳細之考證，見《釋林》38—40頁。
陳夢家先生論「必」之特點為：
(1)沒有早于陽甲的；
(2)及于旁系，如陽甲、祖庚；
(3)及于先妣，如武丁配妣庚和文丁配妣癸。
以為這些都是和「宗」不同之處（《綜述》470）
《說文》訓「𠂤」為「鬼頭」；訓「𠂤」為「頭會㿻蓋」，區分為「由」、「𠂤」二字。實則古為同字。
《甲》507：「羌方由其用，王受又」
《明續》669：「用危方由于七庚」
與此片之「其用由」，都是用所俘獲的敵人之首領以致祭于祖妣。
武丁與康丁之配均為妣辛；祖甲與武乙之配均為妣戊，然則，此片出現有「母戊」之稱謂，既可能為康丁卜辭，亦可能為文丁卜辭。但據字體，似不能晚至文丁時期，應視為康丁卜辭較妥。可參見《屯

1110 2342
(3)「甲寅貞，伊𢦏𠂤丘日」
(4)「甲寅貞，伊𢦏𠂤大丁日」
(5)「丁丑貞，其又𠂤伊𢦏」
「…丑貞，王祝伊尹，取祖乙魚，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
伊尹在此次祀典中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此一現象是值得重視的。

南》2682，該片有「父甲」之稱謂。

691

(1)「…钟往匕辛」
(2)「幺用」、
(3)「…至…」

「钟」、「往」皆為祭名。

《存》2.176：「往于河，出雨」
《乙》1465：「往于河，出从雨」
《合》109：「于羌甲钟，克往𢦏」
《珠》341：「匕庚出女，往二牛，翌庚用」

凡此諸「往」字，均用為祭名，與通常的「往來」之義不同。

「往」祭多與禦疾、祈雨有關，當讀作「禳」，說見《釋林》156。

694

(1)「庚申卜，匕辛吾宰，王受又」「吉」
(2)「宰又一牛」「吉」
(3)「重羊」「吉」
(4)「…」「大吉」

北辭均為「吉」，其「大吉」之占卜內容適缺。有可能為「重勿牛」。

「吾」讀作「砧」，典籍或作「磔」，說見《釋林》167—172。

此亦為對貞形式之一種。用牲當為逐漸隆重。「宰又一牛」肯定要較之于「宰」為豐隆。「羊」似應較「宰又一牛」更為隆重。「羊」為赤色之牲。

4023

(1)「王其又匕戊𣪘汎…王受又」

67

4563

「甲申卜，匕丙𢦚小宰，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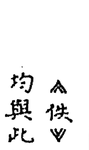
先王之法定配偶唯大乙之配稱妣丙。妣丙經常為卜辭祈求生育（奉生）之對象。

「匕丙𢦚小宰」即將經過專門飼養的小羊殺以祭于妣丙。

先王之法定配偶無稱「妣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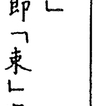
2121

(1)



(2)「至又母戊祝」「吉」
(3)「吉」
(4)「重戊辰酌」「吉」

裘錫圭先生曾論及甲骨文中有重文及合文重複偏旁省畧的現象，所論極是。其中談到一字兩用的問題，舉《京都》1793：



及《甲》3374：



為例。

此辭當讀作「其祝𣪘匕至母戊」「大吉」

謂當分別讀作「又伐祖乙乙亥」及「徂丗佣大戊戊辰」，「乙」字及「戊」字均為一字兩用。見《古文字研究》第四輯）。

此第(1)辭「戊」亦當為一字兩用，乃同時祭祀「妣戊」及「母戊」。

「𣪘」與「𣪘」同字，在卜辭為祭名。《明續》670：「辛酉卜，其𣪘匕庚，其鼻」，「其𣪘匕庚在白」。

69

《佚》879「𣪘小母」

均與此用法同，疑即「東」字之繁文。

《珠》402有「癸酉卜，其東三示」，「東」字作  ，亦為祭名。

卜辭大丁、武丁、祖甲之妣皆名戊，此「妣戊」、「母戊」當是康丁稱武丁及祖甲之配。

第(1)辭之兆旁刻辭為「大吉」，其它諸辭兆旁刻辭均為「吉」。

3058

(1)「重羊」
(2)「其𠂤匕己又丗」
(3)「弜又」
(4)「丗匕己重艮」

「𠂤」同「屯」，讀作「磔」，字从「屯」，不从「力」。

卜辭「丗」與「冊」通用無別。為祭名，亦為用牲之法。此乃貞問祀于妣己「丗羊」抑是「丗艮」。

《說文》訓「艮」為「治」，乃後起之義。卜辭「艮」指戰時所俘獲敵方之人員，用為祭祀之犧牲。或男、或女皆可稱之為「艮」。《釋》720：「又艮匕己一女，匕庚一女」是女艮亦可謂之「艮」之證。

《佚》218「丗艮二人」，卜辭凡言「人」，多指男性。祭祀用「艮」，多言「丗」。

《乙》4321：「钟余于且庚、羊豕艮」，「艮」所處之地位實與羊豕相等。

2396

(1)「戊戌卜，其又于匕己且乙屯．王受又」「吉」
(2)「重小宰」「吉」

卜辭中丁、祖乙、祖丁之配皆稱「妣己」，此辭己指明為祖乙配妣己。

2673

(1)「…至小子𠂤母庚」
(2)「𠂤母庚宰」

68

2238

(1)「畀永匕乙」
(2)「…出…」

「畀」即「盧」字之初文。卜辭習見「畀永」以祭，而其對象均為母妣，無例外。「畀永」即割裂永肉以祭。說見《釋林》30—32頁。

卜辭先王之法定配偶無名「妣乙」者，唯獨午組卜辭有「妣乙」，此亦屬于午組卜辭。

70

第(1)辭「𠂤」字可能屬于第(2)辭，也可能與此兩辭均無涉，而屬于另一段刻辭。卜辭有「大子」、「中子」、「小子」均為祭祀之對象，應為商王之親屬。或據金文云「小子」為職官名，而疑其與「大子」、「中子」之性質有別。恐不妥（參見《綜述》386頁）。

據《明續》193：「中子往來佳若」

《京津》3023：「中子往來佳若」

以及此片之「小子𠂤母庚」，是中子、小子亦為生稱。

「𠂤」即「𠂤」，讀作「傑」。

作為先王之法定配偶，唯有武丁稱小乙之配為「母庚」。在武丁卜辭中，祭祀「母庚」之儀典相當隆重，有別于其它諸母。

此乃午組刻辭，其稱謂有時與賓組卜辭同，而有時又有其獨特的稱謂。

陳夢家先生以為午組卜辭無「母庚」之稱謂（《綜述》162—172），不確。

4320
(1)「羽…」
(2)「又𢦏于匕庚」
(3)「羽又」「𢆶用」

此乃卜問𢦏祭于妣庚之事。第(3)辭與第(2)辭為對貞。「𢆶用」為第(2)辭之兆辭，謂用此卜。「𢆶」即「𢆶」。

卜辭先妣之名庚者有示壬、祖乙、祖丁、小乙、康丁諸先王之配。關于這一些仍存在着爭議。董作賓《殷曆譜》所論先妣與此有出入，可參見《綜述》390頁。

2541
(1)「…漁東祀即」
(2)「乙丑卜，王重匕辛即」
(3)「癸未卜，…𢆶用」

此「𢆶妣辛」只能是武丁之配。

《屯南》2541同時祭祀子漁與妣辛，則妣辛當是武丁之配，而不是大甲之配，亦不可能是康丁之配。

2248
(1)「丙辰…𢆶…于…」
(2)「…申，…匕辛于…東…」

此乃午組刻辭，其稱謂似有其獨特之體系。此「妣辛」是否指大甲之配，則不敢必。

26
「…匕壬眾…」

714
「辛巳卜，匕壬卯重羊」

卜辭于大庚、大戊、祖辛之配皆稱「妣壬」。

706
(1)「…匕癸…」
(2)「…五…」

卜辭于中丁、武丁、文丁之配皆稱妣癸。此為第一期卜辭，「妣癸」當指中丁之配而言。

773
(1)「重母…」
(2)「非隹」

「非隹」亦作「非唯」，參見《粹》1256、1257、1159諸片。𢆶為𢆶之繁體。「非唯」乃對貞時之省略語。

750
(1)「庚辰，𢆶求」
(2)「甲午貞，今𢦏受禾」
(3)「甲申貞，又𢦏伐自𠂤」

《粹》1263：「子漁亡𡆥」，「漁」字之形體與此同。「子漁」之「漁」多作𩵦，均為人名，不用作動詞。至于動詞之「漁」則作𩵦（亦用為地名），均有所區分。

「即」字左部遺殘泐，亦可能本當作𩵦，讀作「饗」。第(2)辭之「即」亦然。

實際上卜辭之𠂤與𩵦雖有區分，但有時亦可通用。𠂤可用作𩵦，但𩵦却不得用作𠂤，這正如同𠂤（由）可用作𠂤、𠂤（西）而𠂤却不得用作𠂤；𠂤（矢）可用作𠂤（寅），𠂤（寅）可用作𠂤（黃），而𠂤却不得用作𠂤的情形是一致的。即不得「逆推」。

試比較以下諸辭例：

《後》下23.9：「己未卜，其剛羊十于𠂤南」

《明續》677：「己巳卜其啓窜𠂤户祝于匕辛」

《珠》437：「丁卯卜，貞，𠂤其雨」

凡此諸𠂤字均用作西。而𠂤、𠂤諸形，則但用作「西」，不似𠂤字可用作「頭顱」、「首級」之意。

《金》673：「𠂤方出，王自𠂤」

《河》442：「𠂤方出，…自𩵦」

此應為「𠂤」可用作「𩵦」之明證。但「𩵦」絕無用作「𠂤」之例。

《合》41：「庚子卜，何貞，翌辛丑其又匕辛𩵦」

與此片之「王重匕辛𠂤」之內容相同。上文已經指出：由于刻辭残泐，亦可能原來本作「𩵦」而不作「𠂤」。但無論如何，均應讀作「饗」，乃占問祭饗妣辛之事。

第(3)辭「𠂤」字卜辭屢見，字不可識。

卜辭之「妣辛」，可以是大甲之配，也可以是武丁之配或康丁之配。為了區別，廩辛時稱武丁之配為「𢆶妣辛」，以別于大甲之配妣辛。

《佚》216：「庚戌卜，何貞，翌辛亥其又𢆶匕辛𩵦」

1089
(4)「辛卯貞，其𠂤生于妣庚，妣丙一牢」
(5)「𠂤丁酉貞，𠂤禾于𡆥，求五牢，卯五牛」

(9)「乙亥貞，其𠂤生」
(10)「丁丑貞，其𠂤生于高妣丙大乙」
(11)「妣庚」
(12)「丁丑貞，其𠂤生高妣，其庚彭」

「𢆶」亦為殷先公之一。祈求生育于先妣，祈求禾年于神祖，區分甚明。

1089「高妣丙大乙」，再一次證明「高妣丙」為大乙之配、730之「妣庚、妣丙」連言，當指示壬之配妣庚及大乙之配妣丙。

肆、神祇

帝

在商代，已出現了天帝的概念。在早期卜辭中，已經記載着能够主宰人間災疾禍福，並司掌自然的風雲雷雨的「帝」。因此，商人經常祈禱于「帝」，以乞求其福祐。例如：

《乙》5408：「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

《合》435：「王比𢆶伐𠂤帝受又」

《乙》4861：「帝其乍王𠂤」

《佚》36：「帝弗其降𠂤」

《合》115：「甲戌卜，殼，翌乙亥帝其令雨」

《乙》3282：「帝其于生一月令雷」

《合》195：「貞，翌癸卯帝其令風」

《屯南》有关帝之資料雖較少見，但相當重要：

723

(1)「來甲帝其降永，在祖乙宗，十月卜」

(2)「…帝不降永」

第(1)辭甲有更改的痕跡，似當作「來戠」。卜辭曾有「戠」作甲之例：

《屯南》2639：「今來甲受禾」

《甲》2911：「受年今甲」

《京津》3904：「今甲…禾」

「今甲」均當是「今戠」。「帝降永」前所未見，當與「帝受又」、「帝降若」同為福祐之義。「永」字之用法與田獵卜辭中所常見之「永王」同。

930

(2)「貞，其𠂤龜于帝五丰臣千日告」

「𠂤龜」即「寧龜」，卜辭習見。《粹》12有與此相近似之辭例，郭沫若先生釋讀為：

「庚午貞，龜大𠂤于帝五丰臣血在祖乙宗卜」。

其中「血」字實乃「𠂤」字之殘，原釋讀有誤。

其文釋為：「…丰絕非玉字。余意當即小篆丰字，讀介。《秦誓》『若有一介臣』（據《禮・大學》引），《公羊傳》文十二年引作『惟一介』，猶此『五丰臣』又省稱作『帝五臣』。帝自上帝，五臣不知何所指。《史記・封禪書》关於天界之小神有『九臣、十四臣』，舊亦不詳其說。𠂤字不識，當是祭名」。

陳夢家先生引此之釋文同，但讀「丰」為「工」，謂金文《章毀》『玉五工』，玉、工均作丰・丰乃工字，工為玉之單位詞。《淮南子・道應篇》『玄玉百工』注云『三玉為一工也』，丰象三玉成串之形。卜辭的帝五工臣、帝五臣、正和《左傳》昭十七年所述郑子一段有关。郑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

2232

(2)「王其雚日出，其雀于日，劉」

「雚」用作「觀」，「雀」、「劉」皆為祭名，此亦有關祭于日之占卜。

雲

1116

(11)「甲午卜貞，又出入日」

(12)「弜又出入日」

古代以日、月為神灵，加以祭禱，是最為原始，而又延續時期最長的宗教信仰之一。

《粹》17：「…出入日戠三牛」

郭沫若先生《考釋》謂：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契佚存》407有辭云：『丁巳卜，又出又入日。』此之『出入日戠三牛』為事正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書・堯典》『寅賓出日』，又『寅餞入日』，分屬于春秋・禮家有『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說，均是後起」。

《合》178：「戊戌卜內，乎雀𢦏于出日于入日宰」

同卜于一辭，而「出日」、「入日」分書，足徵于一日之內：于「出日」、「入日」皆有祭。

出入日

「奉年于…五臣東…」

此當是「帝五臣」，「東」下一字不識。

2828

1141

「丁丑卜，其又…于帝…」

辭殘，當為祭禱于帝之占卜。

804

一

「弜小帝」

「小帝」亦屢初見，此「帝」字似當讀作「禘」，非指「上帝」。

《合》81：「云其不雨」。

《續》2.4.1有「求于帝云」，是以「云」為「帝」之臣屬。卜辭祭禱于「雲」，均為祈雨，祭多以「求」。過去著录所見有「二雲」、「四雲」、「六雲」：

《林》1.14.18：「貞，求于二云」；《庫》972：「己卯卜，求𠂤四云」；《後》1.22.3：「癸酉卜，又求于六云六𠂤，卯羊六」。《屯南》復有「五云」可補前此之缺：

651

(1)「重三羊用又雨」「大吉」

(2)「重小宰又雨」「吉」

(3)「重笁先酌迺酌五云又雨」「大吉」

(4)「五云酌」

770

(1)「不雨」

(2)「求于云雨」

1062

(7)「癸酉貞，又賓于六云五𠂤」

1062之內容與《後》1.22.3同，只是一為用五𠂤，一為用六𠂤。

山

3184

「…辰卜：九山雨」

卜辭每見祭禱于山以祈雨，而「山」字之上有時加數詞，如：

《粹》72：「…卜，又于五山，在…」

《掇》376：「…求于十山」

郭沫若先生疑「五山」即「五嶽」。陳夢家先生既謂「雖不能確定十山、五山是哪几个山，但似指當時

所祭之山有一定的數次。」又謂「十山之中有兇、目、𠂤、𠂤等可能皆為山神（《綜述》596頁）。

商代尚未形成如後世「五嶽」之概念，而「五山」、「十山」之中亦不可能包括有关殷之先公。祭祷先公的同時，祭祷于「十山」，不能證明該先公即「十山」之屬。《屯南》651「𠂤」與「五云」同祭，「𠂤」斷非「五云」之屬。陳說不可據。

過去著录所見有「二山」、「五山」、「十山」。《屯南》「九山」為前所未見。

四方

1059
(8)「壬辰卜，其𡆥疾于四方：羌十又九、犬十」
卜辭「四方」亦屬祭祷之對象，當為東、南、西、北四方之神之統稱。其祈祷之內容有：
《京都》1928：「其𡆥(年于)四方」
《粹》808：「…𡆥年于方又大雨」
《明續》425：「其𡆥年于方受年」
《粹》1182：「…其𡆥風方東犬」
《粹》1595：「…其𡆥雨于方」
《明續》487：「庚戌卜，𡆥于四方其五犬」
此片之「𡆥疾于四方」，為前所未見。是「四方」之神不僅司風、雨、禾年，且與災疾有關。
至東周時，《山海經》始出現四方神之專名：東方勾芒，西方蓐收，南方祝融，北方禺彊。而《呂氏春秋》北方之神則作「玄冥」。

932
(1)「戊午貞，𡆥雨」
(2)「戊午貞，𡆥雨」

(3)「…酉貞，四方又羌」
(4)「弱…」
此乃以羌俘為牲，致祭于「四方」以祈雨。

土

卜辭的「土」，一為先公名，一為社土。二者在文字形體上尚看不出有什么區分。事實上卜辭中有的先公如河、𠂤等均是由自然神發展為祖宗神，「土」亦當是如此。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單稱「土」者為先公名；土上冠以地名者為社土。

665
(1)「癸酉貞，其又匚于高祖…」
(2)「重辛巳酌」
(3)「于辛卯酌」
(4)「弱𢦏河」
(5)「辛巳貞，雨不既，其𢦏」
(6)「弱𢦏」
(7)「其雨」
(8)「辛巳貞，雨不既，其𢦏于亳土」
1105
(9)「…高祖亥卯于圃羌…祖乙羌五…牛七…」
(1)「癸酉貞，其𢦏…于高祖」
(2)「重辛巳酌」「不用」
(3)「于辛卯酌」「𢦏用」
(4)「弱𢦏，𠂤」「…用」

(5)「辛巳貞，雨不既，其𢦏于𠂤」
(6)「弱𢦏，𠂤」
(7)「辛巳貞，雨不既，其𢦏于亳土」
「亳土」即亳地之社，卜辭所習見。「雨不既」謂久雨不止，故祈祷于諸神祖。665與1105同文，可互相補正缺文。祭「亳土」與「高祖亥」、「河」、「𠂤」：諸先公同版，此例較為少見。

726
(1)「壬寅貞，月又𢦚。其又土，𢦏大宰」「𢀛用」
(2)「壬寅貞，月又𢦚，王不于一人𠂤」
(3)「又𠂤」
(4)「癸卯貞，甲辰𢦏于土大宰」
「月又𢦚」當指月蝕而言，古人認為日月之食乃上天所降之災禍，故稱「王不于一人𠂤」。
此處之「土」，既可理解為先公名，也不妨理解為即社土。與此相近似的尚有：

3664
(1)「庚辰…帝于…九…」
(2)「其𢦏于土」
此土亦可理解為社土。

59
(2)「其𡆥于𠂤土」
卜辭𠂤為地名，或作𠂤。「𠂤土」謂𠂤地之社，此例為前所未見。

附：禾、年

于神祖「𡆥禾」、「𡆥年」，以祈求穀物之豐收，所謂「受禾」、「受年」，這是卜辭主要內容之一。

「禾」與「年」均為穀物之通稱。有時則具體指定祈求某種穀物之豐收，如「受黍年」、「受來年」等等。

「𡆥禾」、「𡆥年」之主要對象為嚮、河、𠂤、𠂤…等先公及社土等神祇。大乙以下諸先王則不是主要的祈年對象。

37
(1)「庚寅卜㞢自毓𡆥年」
(2)「…自上甲𡆥年」
345
(1)「𦎫出𠂤受年」
(2)「及玆月出𠂤受年」「大吉」
(3)「于生月出𠂤受年」「吉」
(4)「東丁卯出𠂤受年」
423
(2)「辛酉卜貞今𢦏受禾」
(3)「不受禾」
(4)「東東方受禾」
(5)「北受禾」
307
「…酉貞其𡆥禾」
578
(1)「𡆥禾于河」
(2)「其𡆥禾于河其…雨」
620
「…亥卜貞：受年」「吉」
646
(1)「…受禾」
(3)「…卯貞今來𢦏受禾」
(5)「不受禾」
690
「…王弜令受禾于吏用土田于𠂤」

673 (3)「其𢀛年河沈王受又（有）大雨」
689 「丁酉卜其𢀛年于羌𠂤（𠂤）羊」
705 「貞庚申卽𢀛禾于𠂤」
715 (1)「𠂤（𠂤）澅田𠂤征受年」
(2)「𠂤（𠂤）：田𠂤征受年」
767 「…弗每受年」
914 (1)「弱𢀛禾」
(2)「弱𢀛禾」
1096 (1)「…貞其𢀛禾（于）高且」
(2)「…𢀛禾于…」
1509 (2)「丁酉貞𢀛禾于𡆥…五宰」
2371 (1)「南方受年」
(2)「西方受年」
(3)「…方…年」
2388 (1)「來庚于其𢀛年于𠂤」
2433 「…今戠受年」
2629 (1)「乙巳貞今來戠受禾」
(2)「不受禾」
(3)「不受禾」
2991 (2)「今龜受年」
3041 「我受年」
3072 「壬戌貞其…西史受禾」
3083 (3)「貞其𢀛禾于示壬」

560 (2)「羌十」
4004 3950 (5)「伐其十人」
(2)「十人又五」
「人」為以人為牲之通稱，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則為量詞，2343之「羌十人」即其例。

719 (2)「又羌」
1113 「…自圃…五十羌，小示廿…」
2293 (1)「辛巳貞，犬侯以羌其用自…」
(2)「辛未貞，乙亥又戠于大乙五宰又伐」
(3)「丁卯貞，又戠于大乙」
(4)「丁卯貞，乙亥又戠于大乙」
(5)「辛未貞，乙亥又戠于大乙三宰」
(6)「大乙伐十羌」
(7)「大乙伐十羌又五」
(8)「大乙伐卅羌」
(9)「弱又伐」
2310 「…宰…三羌」
2792 (1)「己亥…示五十…廿羌」
(2)「伐其七十羌」
2811 (1)「又羌」
(2)「弱又羌」
2843 (3)「又羌」
2869 「其…刚…寉三羌」

3185 「于宗門卽王羌」
3345 (1)「𠂤又㯥柵用」
3352 (2)「癸巳貞，卯二羌一牛」
3562 (1)「甲午貞，𠂤來…其用自圃十示又…羌十又八」
3633 (2)「三羌卯宰」
3782 「庚申卜…五羌五十宰」
4460 (4)「甲子貞，又伐圃羌」
4487 (1)「…羌一宰」

卜辭以人為牲，多為戰爭中所俘獲之敵方人員，「羌」即卜辭最常見的敵方國之一。

2792第(2)辭「其七十羌」，「七十」合文作「十」，其直畫甚長，不得是「七」字。且據第(1)辭之「五十」、「廿」，此辭亦不得是「七」。

1104之「五十人又二」，3562之「羌十又八」，此類奇零數字，極為特殊。

執、俘

4178 2501 (1)「…來執…用大…」
(2)「辛…三百…」
(3)「…繫俘羊自大乙」
(4)「…圉，卯三宰又𠂤」
(5)「其五宰又𠂤」
(6)「…卽…」

「執」與「俘」皆為戰俘之通名，此均用為祭牲名。

𠂤、𠂤皆人牲之類，或當是「艮」字之異。

伍　人牲、物牲

殷代祭祀至為頻繁，可以說無日不祭，而每祭必用牲，且祭名、祭法至為繁雜，不同之祭祀，用不同之祭牲，于其種類、牝牡、毛色等等，要求極為严格。在此只能舉其大畧，見其一斑。

田

2538 (1)「其：祖丁冊羌：其用丛」
(3)「至母戊在妣辛必，其用由」
此為以「羌」為牲祭于祖丁，以「由」為牲祭于「母戊」。
《說文》訓「由」為「鬼頭」；訓「囟」為「頭會增蓋」，實則古乃同字，本義為「頭增」，引申為首領。
《甲》507：「羌方由其用，王受又」謂以俘獲之羌方首領為祭牲。
《明續》669：「：用危方由于妣庚」
此乃以「危方」之「由」為牲，祭于妣庚。

大、小宰宰

卜辭「宰」、「宰」區分甚嚴，从不相混。「宰」為專門飼養之牛，「宰」為專門飼養之羊，均是為了供祭祀之用。
《詩・瞻卬序箋》：「繫養者曰宰」，猶存「宰」之古義。
《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牲牛，以授充人繫之」。鄭《注》：「授充人者，殊養之」。賈《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充人繫養之」。
又《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宰，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凡屬較為隆重之祀典，則須用特殊飼養之牛羊，否則的話，甚至宁願取消祀典。
《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足徵某些祀典，必須用經過特殊飼養之牲，不得以普通之牲代替。
「宰」、「宰」皆有大、小之別。「宰」之大者曰「大宰」，宰之小者曰「小宰」，「宰」亦如之。

2623 (2)「弜用黑羊亡雨」
(3)「重白羊用，于之又大雨」
2670 (1)「丙子卜，永白羊、犬，父丁：」
2623「黑羊」與「白羊」相對為言，「黑」字作𤰔，此从于省吾先生釋（《釋林》227頁）。

139 (3)「重幽」
763 (1)「：卜，小乙卯重幽牛，王受又」
2363 (2)「：庸其用：」
(3)「重羊」
(4)「重幽牛」
(5)「重黃牛」
76 (4)「癸巳卜，其昱勿牛」
2304 (5)「弜勿」
(2)「重勿牛受又」
「羊」即騂、騂，牲呈赤色者曰羊。勿牛常合書作𤰔，或釋作「物」，以為一字，實屬誤解。卜辭勿與𤰔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西周金文此二形始相混。「勿」从郭沫若先生釋。但不得謂𤰔或𤰔象牛耕之形，即犛之本字。
「勿牛」乃牛之雜色者。
「幽」通「黝」、「幽牛」指牛之黑色者，2363「羊」、「幽牛」、「黃牛」同見于一版，均就其毛色言之。

2291 (2)「重犯用」
(3)「重叚用」

論者多以為「大宰」、「小宰」為字之誤，其說非是。

1390 (1)「二小宰」
(2)「三小宰」
同片兩「小宰」，不得謂為「偶誤」。

1352「：三小宰」
2803「重小宰」
3730「：卯卜，汎：小宰」
此皆稱「小宰」，謂特殊飼養之小牛。
卜辭祀典用宰、宰，遠較用牛、羊為隆重。宰、宰冠以「大」、「小」者較少。而通常皆稱「大宰」、「小宰」。此與後世之「太宰」、「少宰」不是同一概念。
《屯南》有關資料見于下列各片：

小宰：83、143、498、1011、1160、1062、1138、1153、1155、1617、2107、2124、2183、2331、2354、2361、2803、2842、3083、3088、3955、4249、4404、4421、4530、4563。

大宰：726、930、1050、1448、2215、3571、4176、4589。

牛、羊、犬、豕

卜辭祭祀用物牲，以牛、羊、犬、豕等家畜為主，間或有用獵獲之野獸者，可參見田獵章攷釋。由于有關資料浩繁，難以枚舉，同時也無此必要。現僅將其較為特殊者，列舉于下。

310 (1)「𤰔」
504「：𤰔十白，卯：」
766 (4)「禘新𤰔，若酉龜至，王受又」
1121 (3)「登龜：宗」
2040 (1)「：巳卜，其白豕」
2392 (2)「甲午卜，𤰔：」
2644 (1)「：𤰔：」
2983「𤰔、卯宰，王受又二」
2988「𤰔其征」

「犯」乃「匕犬」二字之合文，猶「匕牛」、「匕羊」之合文作「牝」、「乳」。此「匕犬」與「叚」相對為言，亦可證叚與叚之有別。

2707 (3)「其大卯王自圍，血用白叚九，下示汎牛，在大甲宗卜」
(4)「：自圍，血用白叚九，在大甲宗卜」
(5)「（乙）卯貞，其大卯王自圍，血用白叚九，下示汎牛，在祖乙宗卜」
「白叚」舊釋為「白豕」，誤。字从犬而有勢，象雄犬形，前文已詳言之。

黍𥝱

古代社會，在農作物收穫之後，則祭告于先祖，所謂「以烝以嘗」，黍稷馨，乃共祭享之意，所以慶豐收。
《月令》記孟夏「登麥」，仲夏「登黍」，孟秋「登穀」，天子「先嘗寢廟」。卜辭每見「告秋」，亦當與此有關。

3768 (2)「卅𠂤」
4443 「𠂤十」
4479 (2)「：𠂤，卯：宰用」

陸、方國

方

243 (1)「癸未貞，王令…」
(2)「弜𠂤方」
(3)「癸未貞，王令𠂤𠂤方」「丝用」
(4)「癸未貞，王令子𦎫𠂤」
(5)「甲申卜，于大示告方來」
(6)「壬辰令馬」
(7)「弜令」

此片通版皆為與征討「方」有關之事。「方」為國名，與殷為隣，經常騷扰于邊邑。《卜通》513：「昔甲辰，方亦𢦏，俘人十出六人」。

「方來」謂方國興兵前來進犯；「于大示告」乃祈求先祖之祐护。卜辭凡于天災人禍疾病等，每每祷告于先祖之靈，此其一例。《後》1.65：「于河告方來」，亦由于「方」前來侵犯，因而祈祷于「河」。在向先祖祈祷的同時，殷人還采取了相應的防御措施。「令𠂤」、「令子𦎫」、「令馬」皆為命令其臣屬以抵禦「方」的進犯。「𠂤」蓋為追擊之意，參見3913片考釋。

391 (1)「戍在…」

(2)「方其𢦏于門」
(3)「其𢦏𢍏」
(4)「方不𢦏于門」

「方𢦏」謂「方」來侵犯。《佚》191：方其𢦏丝邑」可証。卜辭或稱「方出」、「方大出」、「方來」，亦稱「方𢦏」，意均為來犯。其區別大體上為，就其興師動衆言，謂之「出」；就其到達邊境，發生接触言，謂之來；「𢦏」則每每有具體之地點，如「門」、「𢍏」等等。

第(1)辭「戍」字缺刻横畫。第(3)辭當為「方其𢦏𢍏」之省。

231 (1)「庚戌卜，𠂤今夕告方」
(2)「𠂤白牛𡿺」

「告方」即「告方出」或「告方來」之省。此與《寧》3.70之「貞，告土方」及《誠》284之「貞，告方于…」同例。

第(2)辭「𠂤白牛𡿺」乃「告」祭所用之牲。「𡿺」指牲之毛色。殷代祭祀，于所用之牲之毛色、牝牡，選擇極嚴。或讀「白」為「百」非是。卜辭「白」作「⊖」、「百」作「⊕」，從不相混。

商王所祭告者，多為直系之先王，此即243「于大示告方來」之「大示」，如报甲、报乙、唐、大丁、大甲、祖乙等等，均為大示，亦即直系先王。間或有告于先公者，如《後》1.65之「于河告方來」；《珠》340：「于王亥告，其比望乘」。

至于《後》1.34.4之「告𠂤于寅伊」，似此等祭告于舊臣者，其例則較為罕見。《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即此祭告之遺制。

728 (1)「方其至，王：戍𠂤」

2301 (1)「甲子卜：以王族伐𢦏方，在辛出・亡𡆥」「吉」
(2)「𠂤：」「吉」
(3)「方來降」「吉」
(4)「不降」「吉」
(5)「方不往自辛出」「大吉」
(6)「其往」

此片反映了商王朝在軍事行動時考慮之周密與慎重，經常保持高度之警惕性。

第(1)辭為某率領王族征討𢦏方，師出「辛出」。「出」字从二山，字亦見于《契》608，為地名。在征討「𢦏方」的同時，還密切注視「方」的動向，蓋恐腹背受敵。殷人時刻注視敵方之動向，其形式有「省」、有「見」等等。

「方來降」，「降」字用法較為特殊。卜辭「降」字通常用為「降臨」、「降下」，此辭「方來降」之「降」當用如《左傳》哀公廿六年「六卿三族降聽政」之「降」，杜《注》：「和同也」。「方來降」謂「方」來和好。商與各方國之間，時敵時友。商當時正與𢦏方交戰，故希望能與「方」和好。「降」用為「降服」，時代較晚。「方來降」不能是方國前來降服之意。

「方不往自辛出」，「辛出」正是殷人與𢦏方交戰之地點。就殷人而言，最好是「方來降」，雙方結成聯盟。退而求其次，也希望「方」不要站在𢦏方一邊，故占問「方」是否會「往自辛出」。卜兆為「大吉」。

召方、竹

81 (1)「丁卯貞，王比沚…伐召方受…在祖乙宗卜，五月」
(2)「丝見」
(3)「辛未貞，王比沚戉伐召方」
(4)「丁丑貞，王比沚戉伐召…」
190 (1)「丙子卜，今日𢍏召方」
(2)「弜追召方」
(3)「庚辰，令王族比𠂤」
(4)「庚辰卜，不雨」
(5)「其雨」
(6)「弗受又」
1099 267 (1)「甲辰，召方來…住…」
(2)「貞，丁卯㞢召方，受又，在十月」

4425 (1)「方出至于丝𠂤」
(2)「不至」

「方出至于丝𠂤」謂「方」與商王之軍旅將發生接觸。卜辭「𠂤」即「師」，謂軍旅。師之所次為「𠂤」或「𠂤」，用為動詞。師所次之地為「𠂤」，每附有地名，指軍旅所次之所。三者區分甚嚴。此片之上端已折，尚有殘畫，似為「喪…𠂤」。

(7)「壬戌貞，𠂤以眾𠂤伐召方，受又」
1116
(13)「乙未卜貞，召方來，于大乙征」
(14)「乙未卜貞，召方來，于父丁征」
(16)「己亥卜貞，竹來以召方，于大乙…」
4103 2694
(1)「辛亥貞，王…正…」
(2)「癸丑貞，王正召方，受又」
(3)「丙辰貞，王正召方，受又」
(4)「其正」
(5)「乙卯貞，王正召方，受又」
(6)「…王…」

卜辭「召」字从「𠂇」，「旨」字則从「匕」，二者有着嚴格的區分，不得相混。

1127
均有「召方」，郭沫若先生考釋以為「旨方」，謂「旨為殷之敵國，唯不詳其地望，
2885
陳夢家先生則釋為「黎方」，謂「卜辭雜色牛之物與否定辭之勿讀為雙唇塞聲，其字象帶了土塊的
未；卜辭作為方國名之勿或㠯是農具的象形，與耒、利等字讀為舌邊聲。后者除作為方國之名外，偶亦
用作動詞用牲之法…」（《綜述》285頁）。
陳先生區分「召」、「㠯」為二字，以及「召方」亦作「𠂇方」、或但作「𠂇」，都是正確的，但
將「𠂇」、「勿」混為一談則是錯誤的。
卜辭「物」為「牜、牛」二牛之合文，《粹》421則牜牛二字之分書。卜辭「牜」從來不用作動詞。
牜是牲名，不是用牲之法。
否定詞的形體作「𠂇」不作「牜」，西周金文始相混。
卜辭方國名但作牜或㠯，從無作牜之例。牜與牜絕對不能相混。

此為「召方」來犯，王令于西方戰禦之。𠂤即「𢦏」字。
于省吾先生謂「𠂤」字本象縛盾于戈之中部，兩器並用，以戈鉤
勇文作𠂤，其所从之盾形，亦與戈秘分離」（《釋林》59頁）。

沚方

4090
(1)「…未…沚方」
(2)「丁酉貞，王…」

「沚」為商的重要盟邦之一，商與沚經常聯合征伐「㠯」、「召
常見「沚𢦚」、「沚戛」，「𢦚」及「戛」為沚方之首領名。
以往的著錄，只見有「沚」，未見有「沚方」，這一點《屯南》前言》已曾言及。
商王除了在軍事行動中，與沚方之首領「𢦚」、「戛」相「比」即聯合外，尚有：
《乙》1355：「王使人于沚，若」
《存》2116：「王…逐𢀛于沚，亡災？之日王往逐𢀛于沚，允亡災，隻𢀛八」。
由此可見在軍事行動以外，商與沚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
沚有時也是敵國，成為征伐的對象：
《合》57：「令伐沚」
《甲》3510：「其𠂤在沚」
這種現象不足為怪，大多數的方國都是與商時敵時友的。

羌方

2385
2907
(5)「乙亥貞，𢦏…于告，其令入羌」
「…卯貞：隻丙…羌方…𢦏」
「…丙刌在井，羌方弗𢦏」

問題。
「王比沚或伐召方」，謂商王與沚或結成聯盟以征討召方。「沚或」，「沚」為方國名，「或」則
其首領之私名。關于「比」義為聯盟，說見林澐先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刊于《古文字研究》
第六輯。
190「令王族比𠂤」，「比𠂤」連言，卜辭所習見。《前》4.16.4：「東㠯令比𠂤」，與此辭例同，「王
族比𠂤」謂諸「王族」聯合起來進行征討，「𠂤」在此為動詞，不能是名詞。所「𠂤」者為「召方」。
《京都》2446：「…戍比𠂤獻方」可證「𠂤」在此當用為動詞。
「王族」、「㠯」、「戍」其本身均可言「比」。
1099「𠂤召方」
卜辭關于軍事行動，名稱繁多。有「伐」、「迄伐」、「正」（或「𢀛」）、「馘」、
「𠂤」、「𢦏」、「𢦚」、「𢦏」（或「𢦚」）、「追」、「𢀛」、「見」、「𠂤」、「擒」等
等。其具體所指，有些我們知道，有些並不十分清楚。「𠂤」當有迫近其境加以圍攻之意。卜辭所見敵
方來「𠂤」者，只有「㠯」、「土」、「方」這些勢力強大的敵國，《前》8.12.2：「方其𠂤𠂤大邑」，謂
「方」迫而圍攻「大邑」，即商邑，從此可以有助于使我們了解「𠂤」之涵義。
1116：「己亥卜貞，竹來以召方，于大乙…」。「以」讀為「與」，謂「竹」與「召方」聯合來犯，祭
告于太乙湯以祈求祐護。
過去所見之卜辭資料，「竹」曾臣服于商，《乙》4525有「竹入十」，對商有所進納。又《粹》918：
「…取竹𠂤于丘」，是商對「竹」有所求索，「𠂤」指牲畜而言。
1449(4)「貞令𢦚」
(5)「己未貞，王令𢦚：于西，其…」
(7)「癸丑貞，召…立，隹𢦚于西」

606
(5)「庚辰卜，其𠂤方以羌在必」
卜辭于祭祀用牲多說明來源，如：
《佚》875：「用皇乘以羌自圍」
《後》1.25.7：「射𠂤以羌汎用自圍」
《存》2755：「犬征以羌用于大甲」
《明續》499：「𠂤方以牛其𠂤于來甲申」
《屯南》2293：「犬侯以羌其用自…」
「方」與殷人時敵時友，而為敵時多。至于似此類記載「方」進納羌人，則屢前所未見。

3038 1318
(2)「…羌方…戈…」
得伐羌方，于之卒，戈，不𢀛」
羌方為殷人最主要的敵國之一，彼此之間經常發生戰爭。而殷人祭祀時所用之人牲，亦以所虜獲之
羌方戰俘為主要來源。

歸

4516
(7)「寅于卜，伐歸，受又」

「歸」為方國名。《粹》1180：「…伐歸自…受又」，郭沫若先生《考釋》謂：「歸當即後之夔國，
其故地在今湖北秭歸縣境。《水經》江水注，于『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
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即夔鄉矣。古楚之嫡嗣
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
滅之者也。』金文有《歸芾伯毀》，銘稱其先主輔翼文武，有席于大命，足証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
矣」。
卜辭「歸」是否即後世之歸國，亦稱夔國，尚有待于進一步之証明。

危方

3001 「其奠危方，其祝至于大乙，于之若」

于省吾先生謂：「甲骨文从字乃产字的初文，产字孳乳為危」（《釋林》18頁）。陳夢家先生謂其地「在今永城、宿縣之間，約當今皖蘇交界之处（《綜述》301頁）。《屯南・前言》謂1119有「危方」，但據發表之拓本，我們無法辨別其字體。

𢦏

1330 (5) 「丁亥貞，今秋王令眾𢦏作：𢦏」

辭殘，「𢦏」字不識，字从「耳」从「𢦏」。大意為在今秋王令「眾」征伐𢦏方之事。𢦏从虎頭，从人，為方國名。舊釋虎，非是。《合》448曾有「伐𢦏」的記載。而𢦏曾被商征服過。《京都》281：「令犬征族望田于𢦏」。

𢦏方

943 (9) 「王重𢦏令比」

此辭亦不甚完整，其間可能有缺文。但可以據此得知「𢦏」亦曾是聯盟方國，

旁方

918 「貞，王令旁方𢦏」

「旁」字一般作「𢦏」或「𢦏」，金文則作「𢦏」。

「旁方」亦見于《京》631：「庚午卜，𢦏貞，旁方其𢦏𢦏」。

𢦏方

3368 (1) 「戊寅卜，𢦏𢦏受又」

(2) 「：𢦏：又」

(3) 「生月」

3604 「𢦏𢦏受又」

「𢦏」或作「𢦏」，為方國名。《粹》1191：「丁酉卜，生十月，王𢦏𢦏：又」；《粹》1192：「辛未卜，王𢦏𢦏」；《粹》1193：「乙未卜貞，乙巳王𢦏𢦏受又，十二月」。郭沫若先生《攷釋》謂：「以上三片均有𢦏字，乃國族名，字當是通之異」。

《京津》3136「𢦏𢦏，受又」，字亦作「𢦏」。

卜辭或稱「𢦏𢦏」，或稱「𢦏𢦏」，《京都》3132則稱「𢦏𢦏」，均為征討之意。迄今尚未見「𢦏」稱「𢦏方」之例。

第(3)辭「𰀀月」，「𰀀」乃是「生」字之缺刻橫畫者。

2301 (1) 「甲子卜：以王族伐𢦏方，在辛出，七𠂤」

在武丁時期𢦏為商之與國，常米取聯合軍事行動，如《前》4.30.2：「：五卜，㱿貞，令戍来：戉、𢦏伐𢦏方」，《前》6.30.1：「貞：王𢦏伐土方」。其後𢦏被殺為敵國，常侵犯商境，如《掇》80：「𢦏伐西土」。卜辭方國名或加「方」字，或不加「方」字，「𢦏方」亦稱「𢦏」，「𢦏方」亦稱「𢦏」、「土方」亦稱「土」、「𢦏方」亦稱「𢦏」。此處之「𢦏方」與「𢦏」亦然。

𢦏

1050 (6) 「丁巳貞，其御𢦏，告：」

「𢦏」字曾多見，然辭均殘缺，難以確定其涵義。今得此片，則可以確定𢦏為方國名。此乃將征伐𢦏方，祭告于先祖之占卜。

邦

2279 (1) 「癸亥卜，王其𢦏𢦏，重戊午，王受又二戉」

(2) 「重癸亥王受又二」

「𢦏」即「邦」字之初形，西周金文始增「邑」作「𢦏」（《毛公鼎》），春秋時期《蔡侯鐘》則作「𢦏」，是即小篆𢦏形之所由來。《說文》古文作「𢦏」，乃𢦏之形訛，不能據此以釋甲文之當為邦。

卜辭「邦方」連言，或稱「三邦方」（《後》1.21.6）；或稱「四邦方」（《續》3.31.1），「邦方」應是泛稱，即《粹》1162之所謂「多方」。

根據2279「𢦏邦」的辭例，則「邦」是個具體的方國名，這是前所未見的。凡卜辭言「𢦏某」，即征伐某方，在辭末一般均有「受又」或「受又二」。

其例外的情況是「𢦏邑」。《珠》303：「辛卯卜，大貞，洹弘帚𢦏邑」，謂洹水對都邑造成危害。

我們認為，「𢦏」非象臥形，當為象箕踞之形。古文字「尸」均用作「夷」，典籍多作「夷」。

容庚先生《金文編》（179頁）謂尸「象屈膝之形」。

《論語・憲問》：「原壤夷俟」，《賈子・等齊》：「織履蹲夷」，「夷」皆為箕踞之義，亦即「尸」

又二不𢦏戉」，相當早期卜辭之「不𢦏戉」。卜辭「不𢦏」屢于加強之肯定語氣。

《乙》6692：「壬寅卜，設貞，自今至于甲辰子𡆥戉基方」；「壬寅卜，設貞，子𡆥不𢦏戉基方」；「壬寅卜，設貞，勻𢦏彭河」。二辭為對貞，「不𢦏」只是在對貞的情況下出現，而與通常正反對貞有所區別。

《粹》47：「丙子卜，設貞，予言彭河，來三豕，三羊，卯五牛」；「丙子卜，設貞，勿𢦏彭河」。郭沫若先生《考釋》隸作「𢦏」，謂「當是𢦏若躉之古文」，這是可信的。但又謂「𢦏用為遘」，則非是。

「不𢦏」或「勿𢦏」當為不猶豫之意。

然則卜辭的「受冬戉」與「受冬不𢦏戉」是一樣的，均謂有先祖在天之靈的祐護，確定前往征伐。「戉」在此意為征伐，不能是災禍之意。

佣

3368 (1) 「戊寅卜，𢦏𢦏受又」

(2) 「：𢦏：又」

(3) 「生月」

3604 「𢦏𢦏受又」

「𢦏」或作「𢦏」，為方國名。《粹》1191：「丁酉卜，生十月，王𢦏𢦏：又」；《粹》1192：「辛未卜，王𢦏𢦏」；《粹》1193：「乙未卜貞，乙巳王𢦏𢦏受又，十二月」。郭沫若先生《攷釋》謂：「以上三片均有𢦏字，乃國族名，字當是通之異」。

《京津》3136「𢦏𢦏，受又」，字亦作「𢦏」。

卜辭或稱「𢦏𢦏」，或稱「𢦏𢦏」，《京都》3132則稱「𢦏𢦏」，均為征討之意。迄今尚未見「𢦏」稱「𢦏方」之例。

第(3)辭「𰀀月」，「𰀀」乃是「生」字之缺刻橫畫者。

井方

2260 (3) 「己卯卜貞，井方其𢦏戉𢦏戉」

《粹》1113有「己巳貞，𢦏井方」之文，可知「井方」為殷之敵國。

陳夢家先生謂：「《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尚書序》作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县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漢書・地理志》：『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河津之耿國，非祖乙所遷之邢，然邢，耿古通，則耿可能即卜辭的井方」（《綜述》288頁）。

「井方」是否即《地理志》所稱的耿國，證據不足，尚待考。

𢦏字過去所見資料皆為地名或方國名，無例外。而此處則用為動詞，較為特殊，辭義不明，可能與軍事行動有關。

尸方、犬

2064 (1) 「王族其𢦏尸方邑，唯又左，其𢦏丁」

3340 873 「：尸方」

卜辭「人」作「𠂆」、「尸」作「𠂇」，二者有別。陳夢家先生《佳夷考》（《禹貢》5.10）曾詳論「人」、「尸」形體之別云：「尸作𠂇，與人方及若干人之人作𠂆或𠂇者不同。西周金文《大盂鼎》人、尸相分不混。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橫陳之形。卜辭、金文尸又假為夷」。

按：《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林義光《文源》據金文形體謂「象人箕踞形。古與夷同音（《師家敦》、《兮甲盤》、《曾伯簠臣》皆以淮尸為淮夷），疑即夷居之夷本字」。

容庚先生《金文編》（179頁）謂尸「象屈膝之形」。

我們認為，「尸」非象臥形，當為象箕踞之形。古文字「尸」均用作「夷」，典籍多作「夷」。

《論語・憲問》：「原壤夷俟」，《賈子・等齊》：「織履蹲夷」，「夷」皆為箕踞之義，亦即「尸」

之本義。

2370 「乙卯貞，王其正尸、犬，亡戈」

此為貞問同時征伐尸方及犬方。

《粹》1089：「貞，乎伐呂、尸」，是同時征伐呂方與尸方。

陳夢家先生謂：「犬和缶、箙、茲、玄等國有交涉，它可能是周人所謂的畎夷、昆夷、犬戎；今陰縣南有昆都聚，可能是昆、夷之都」（《綜述》294頁）。

2293 (1)「辛巳貞，犬侯以羌用自…」

「犬侯」卜辭曾多見，乃犬方之長。此為用犬侯所進致之羌人于祭祀。

742 (1)「癸巳卜貞，亡至𠂤」

(2)「…至𠂤」

(3)「甲：佳犬壱」

(4)「弗壱」

(5)「乙未卜，佳犬壱」

卜辭為「壱」者多為祖妣神祇，其它則罕見。

《粹》1166有「佳西方壱我」，此一西方」可能是指西方之神祇，即地祇，但也有可能為西方之敵國與周皆為殷之敵國。

《乙》3407：「壬辰卜，爭貞，佳鬼漦」，其反面之驗辭為：「允佳鬼呆周漦」。

卜辭「漦」一般為用牲之法，此則與「壱」同。

「犬壱」謂犬方為禍。「犬」為方國名。

1009 (1)「戊寅卜及？己卯允及」

(2)「不及？」

(3)「庚辰貞：方来即，史于犬征」

(4)「庚辰貞，至河，𢦏其戈卿方」

(5)「辛卯貞，從戰涉」

(6)「辛卯貞，從戰用涉」

第(1)、(2)辭乃有關氣象之占卜。

第(3)辭當讀作「方来即，使于犬征」。

《乙》3422：「方其大即，戈」，「即」訓「就」，謂方来犯，戰之也。

卜辭每見「使人于某」，或簡稱「使于某」，蓋「方」来犯，使人于犬，聯合加以抵禦。《合》617：「犬征，允伐方」，是殷人曾與犬聯合伐「方」之證。

第(4)辭「𢦏其戈卿方」，卜辭「卿」用為「饗」，或用為「嚮」，在此讀為「嚮」。

《存》1549：「貞，呂出，王卿」，謂王親往迎擊「呂方」。《前》4.22.1有「東王卿戈」，與此「戈卿」同意。「戈」即「戰」字。

《京津》4393與此片同文，但已殘缺，可據此補足。

第(5)辭「戰」字缺刻「犬」旁，但可據第(6)辭加以訂正。

「犬征」，「征」為私名，猶言「沚或」、「沚戠」。

馬

(2)「…多射省馬…于斬」。

「馬」即「馬方」，乃方國名。「多射」為商代之專職軍事組織，乃由弓箭手所組成之武裝力量。卜辭曾屢見有「令𠂤盖三百射」（《合》315）之記載，是「多射」乃經過專門訓練之隊伍。其職責為保衛國土（《甲》1167：「乎多射衛」）；為征伐敵國（《戠》432：「多射往省」）。

「馬方」為卜辭所常見的敵國之一。《乙》5408：「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京津》1681：「馬方其𠂤」，是殷人與馬方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過去我們只承認「馬方」為方國名，今得此片，則似乎「馬方」亦可單稱「馬」。或者由于「方」字適在缺文中，亦未可知。

8 (1)「馬：先，王：每，雨」

(2)「馬曳翊旦先戉，王兄比，不雨」

(3)「馬弜先，王其每，雨」

《粹》1154有相同之辭例，其文為：「戉申卜，馬其先，王兄比，大吉」。郭沫若先生《卜辭》謂：「此辭疑是卜以馬為殉，言馬其樂從先王于地下也」。這種解釋是錯誤的。

卜辭「馬」的涵義有：牛馬之馬，以及職官名之馬。

卜辭凡稱「比」，一般均指與其它方國聯合，采取軍事行動，具有軍事聯盟性質（說見林澐先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但由于此類卜辭占問「雨」、「不雨」，則只能是田獵之事，而不可能是軍事行動。

《京津》4471：「庚午卜貞，翊日辛王其田，馬其先，王兄比，不雨」，更可以直接證明這一點。于省吾先生《釋林》63—64對此曾論之甚詳。

陳夢家先生《綜述》曾列舉例証，說明「馬」與「亞」、「旅」、「小臣」、「戉」等並舉，認為「他們的性質是相近的。馬受令征伐與射獵，很可能是馬師，後世司馬之官或从此出」（509頁）。由于此類之「馬」有可能誤解為方國名，故附論于此。

盧方

667 「…盧方白𡆥…王迄」

辭殘，義不可盡曉。「白」即「伯」，「盧方伯」謂「盧方」之伯長。《甲》2416：「余其比多田于多白正盂方白炎」，「盂方白」與「盧方白」同例。

《存》1747亦有「盧方」。

毅方

2651 (1)「…戉執𢦚毅方，不往」

(2)「…往」

過去所見資料，「毅」乃田獵地。《粹》772：「戉辰…貞，王…田毅，亡…」；「辛未卜貞，王其田盂，亡戈」；「…貞：𢦚…」。是「毅」與「盂」相距不過三日路程。

此片之「毅方」為前所未見。殷人不斷併吞鄰近之方國，以其地為田獵之所，此種現象，卜辭累見不鮮。

轡方

2613 「𠂤啓轡方，其乎伐，弗每…不雨戠」「弘吉」

「  」字亦作「  」或「  」，陳夢家先生釋作「總」，謂「字从由下絲，卜辭由是惠字，故隸定為總」。但又謂「亦可能是縛字，亦可能是《說文》之轡字」（《綜述》299頁）。

匋

869 「…匋方…」

574 「…匋…」

前此于卜辭但見「匋」為人名。《前》6.33.1有「東匋令」；《前》4.28.3有「乎匋眾入印事」。均為人名。且骨面特種記事刻辭常見「匋」之署名，是「匋」為武丁時期與卜事有關之官吏。

𠂤侯

781 「甲午貞，𠂤侯：丝用，大乙羌三」

卜辭「𠂤侯」曾多見・舊釋「垂」，以為𠂤、𠂤、𠂤同字・然從未見有作「𠂤侯」或「𠂤侯」之例・是𠂤與𠂤形體有別，不能混同・𠂤與𠂤的用法則無別。

《乙》7750：「出于妣甲𠂤及，卯宰」，是用𠂤國之俘為祭牲。

戠

10 小 「壬午卜，其𣪊戠」

12 「壬午卜・帚𣪊戠」

「戠」字舊釋「戈」或釋「𢦏」即「詩」之簡文。釋「戈」不可據，釋「詩」則待考。

根據以往所箸錄的資料，「戠」為地名・《粹》1448：「癸酉卜貞・旬亡𠂤，在戠」・《乙》6422：「辛巳卜貞，王比戠不其受年」。

今得《屯南》10這一片，可以証知「戠」為方國名・「𣪊」从𠂤从才从戈之「戈」有別。

戈戠，在此用作動詞，有打擊・傷害之義，與从才从戈之「戈」有別・「戠」一般均用為動詞，義為「戰禦」（《釋林》58頁）。「戠」則為地名及方國名。

𠂤

491 「王其正：𠂤𠂤眾…」

「𠂤」為方國名・其上一字已殘・可能是「𠂤」字・《粹》1535：「己巳貞，𠂤伯伐𠂤方受又」。一直是殷之敵國，為征討之對象。

卜辭人名與地名一般均可以区分，但有時亦難以區分・需要根據大量資料分析比較・關于職官的名稱，相對地說來，還是比較易於確定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大家在認識上還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人物與職官，卜辭的資料往往連帶而及，故合并加以討論。

有的時候，所謂「人物」，實際上是一種氏族的名稱，而不是個人的私名。而某些所謂「職官」，也可能只是某種組織的名稱、或者僅仅指某種職守而言。

所有這一些，都有待于仔細地加以分辨。

沚或

19 (2) 「沚或用若」

991 (2) 「戊甲卜，翌庚戌令或歸」

2165 (1) 「辛未貞，王比或」

(2) 「辛巳貞，王比或」

2634 「…或伐召方受又」

「沚」為國名，「或」為私名。「或」乃沚國之君長。「沚」與商為聯盟，故每見「王比或」之記載。

陳夢家先生以「沚」為「莘」即姺或侁，「或」為「甡」的後代的私名，均待考（見《綜述》399頁）。

𠂤、𡈼

134 (3) 「𠂤𠂤令」

380 小 「庚寅卜，其告亞𠂤往于丁，今庚」

2378 (1) 「己巳卜，…亞𠂤往于丁一牛」

「𠂤」為武丁時之著名人物，其官職為「亞」，經常率兵出征，亦能主持祭祀。

𠂤侯

1263 「癸卯：王其…𠂤…」

1373 「𠂤侯」

卜辭「𠂤侯」多見。《粹》367：「己未貞，王其告，其比𠂤侯」。《南輔》26亦有「：今比𠂤侯」，是「𠂤侯」乃是與商聯盟之方國。

多田

1448 「王𠂤多田：」

「多田」即「多甸」。卜辭有「多田」、「多甸」、「多伯」、「多𠂤」、約略相當于後世之諸侯。《粹》1187與《甲》2916同文。其中有多田于多白・余釋為多甸與多伯。《尖𠂤》有『諸侯侯田男』之語，田亦是甸・唯古人言甸，與侯伯同意耳」。

多侯

3396 「多侯：」

「侯」字倒書・卜辭从「矢」之字多有倒書者，如「室」字或作𡧓；「至」字或作𠂤・「𠂤」字或作𠂤，亦屬倒書・我們現在還未發現倒書在涵義上與正書有什么區別。

「多侯」與「多方」、「多白」、「多田」均約略相當于後世所謂之「諸侯」。陳夢家先生謂卜辭「有多田、多白而从无多侯」（《綜述》328頁）・今得此片，是卜辭亦有「多侯」。

𠂤

4049 (1) 「丁巳貞：𠂤：令…𠂤…」

(3) 「庚申卜貞，王𠂤乙令𠂤眾𡈼」

(4) 「庚申卜貞，王𠂤丁令𠂤眾𡈼」

4054 (1) 「丁巳卜貞，王𠂤丁巳令𠂤：𡈼伐」

(2) 「丁巳卜貞，王𠂤丁巳令𠂤：𡈼伐」

4048 與 4049 當為一片之折・「𡈼」亦為武丁時期之重要將領。

《甲》727：「丁巳卜貞，王令𡈼伐商」；「…𠂤：𡈼…」，與此同文。

「才」為「伐」字之省體。

「十商伐」，辭義不明・《甲》727與此為同文。

「𠂤」亦作「𠂤」，為一字異形。

犬征

539 (7) 「辛酉卜，犬征以羌用自𡆥」

1009 (3) 「庚辰貞：方來即，使于犬征」

「征」為犬邦酋長之私名，與「𡈼或」、「𡈼戠」同例。

1009 與《南坊》3.411同文・而《存》二755有：「辛亥卜，犬征以羌用于大甲」，與539之辭例畧同。

《粹》934：「…貞，犬征亡𡆥」，亦可證「犬征」為人名。

皇乘

135 (2) 「辛巳貞，其告令皇乘」

(3) 「于且乙告皇乘」

(4) 「于大甲告皇乘」

𠂤、人物、職官

「皇乘」為武丁時期最著名的將領之一，經常率兵出征。卜辭未見商王與「皇乘」相「比」之記載，但見「呼」、「令」皇乘之辭例。是「皇乘」為商之臣屬，而非聯盟方國之君長。

「皇」即令「望」字。《說文》區分「望」、「望」為二字，以「望」為朔望字。謂「望」為「出土在外望其還也」，皆望文生訓，不足據。卜辭「皇」象企望之形。

子雍

2070 (2)「子𠂤」

「𠂤」即「雍」之本字，說見于省吾先生《釋林》180頁。

《佚》734有「雍受年」；《京津》2200有「令雍」，而稱雍為「子雍」，則屬前所未見。

雋、壹、𠂤尹、羽

2438 (5)「丁未卜，令宁壹𠂤沚或」

(6)「令雋𠂤」

此與《後》2.38.6同文，「雋」、「壹」均為人名。卜辭「宁壹」每連言，難以確定究竟是一人抑是二人。

𠂤乃𠂤字之異體。或以為「𠂤」與「𠂤」同字，釋為「死」，不可據。「𠂤」與「𠂤」形體有別，不得混同。

341 (4)「壬申卜，王令雋以子尹立于帛」

(5)「壬申卜，王令壹以𠂤尹立于皐」

卜辭「雋」與「壹」每見于同版，「雋」亦省「火」作「隹」。《粹》1224「重壹⋯田」、「重隹令田」可證。

「𠂤尹」亦見于：

3747 (2)「辛巳卜貞，王重羽令以𠂤尹」

「尹」為職官名，「𠂤」為私名。卜辭「尹」的職司較為廣泛，有「作大田」（《丙》71）、「作王寢」（《戩》25.13）、「𡍮田」（《京都》2963）、「祭饗」（《甲》752）、「田獵」（《存》1233）等。

「羽」亦為人名。參見《前》7.31.1。

1233「⋯族尹⋯」

「族尹」亦見於《前》7.1.4。

4517 (7)「甲申⋯多尹若」

辭末尚有一字為「圍」，據其行款，當屬于此段。然過去未見此種辭例，姑存疑。

102 (1)「⋯尹𡍮囲于京」

此與《京都》2363之「癸亥貞，王令多尹𡍮囲于西，受禾」辭例相仿。

𢍏

725 (1)「丙子⋯𠂤于父(丁)」

(2)「⋯貞，𢍏來羌其用于父丁」

(3)「不冓雨」

(4)「不冓雨」

(5)「不冓雨」

「𢍏」字的形體結構很清楚，可隸定作「𢍏」或「達」。

《金》118與此同辭

「乙卯貞，達來羌，其用于父(丁)」

耆來《金》118所摹寫𢍏的形體，過去虽屬僅見，今得此片，可證明是正確無誤的。

「達」在卜辭為人名，亦為地名。與𢍏、𢍏等同字。古文从彳、从彳、从彳在偏旁中可通用無別。如𢍏或作𢍏；𢍏或作𢍏；徝或作德等等，均可為證。

「𢍏」、「達」與𢍏或「逕」）在形體上及用法上都有明顯的區別。「逕」或「達」于省吾先生以為「馹」之本字（《釋林》277—280頁）。在卜辭為動詞。

𠂤『門』

204 (1)「丁丑卜，令𠂤省面」

「𠂤」亦為武丁時期著名臣屬之一，其所從事的活動範圍甚為廣泛。其主要職司為「小耤臣」（《前》6.17.6）。「省面」亦屬與農事有關。《周禮・地官》有「廩人」、「倉人」，卜辭之「省面」蓋與其職司相當。「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倉人掌九穀之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殷人對其廩藏非常重視。經常令人「省面」。《粹》915：「庚子卜，令𠂤省面」；「庚子卜，令𠂤省面」；「⋯壹令⋯面」。由于倉廩是主要財富之所在，故必須予以足够之重視。

2273 (4)「丁丑貞，王令『門』歸」

(5)「己卯貞，今日王令𠂤𠂤我」

「𠂤」為𠂤之異體，亦見於《京津》4776。

「『門』」字前所未見，在此為人名。

冓、仔老、陳彭

1066 (5)「丁亥貞，王令冓取⋯」

(6)「丁亥貞，王令仔老因」

(7)「⋯王令陳彭因」

1082 (1)「令冓取⋯」

(2)「令仔老因」

(3)「令陳彭因」

1081與1082同文，而1066保存較為完整。

「冓」為武丁時期商之臣屬，曾有「冓受年」之占卜（《合》248）。《甲》3539曾有「令冓氏人钔方于陟設」之記載。是冓亦參加軍事行動。

「陳」之活動，卜辭所多見。《乙》3822有「陳（𢍏）王事」，「陳彭」連言，亦前所未見。「彭」在卜辭為地名，《摭續》147：「弓令自殷取⋯于彭龍」。「陳彭」連言，亦前所未見。

商、豆、受

740 (1)「乙巳卜，𢍏商令」

(4)「乙巳卜，𢍏豆令」

(5)「乙巳卜，𢍏受令」

卜辭「豆」作為人名，乃首見。《甲》1613「𢍏豆田，于之𠂤」，「豆」乃地名。

卜辭「豆」、「𡈼」、「𡈼」（設）有別，不能相混。

「受」為武丁時人，曾「𡍮王事」（《存》2.321）；亦曾「望田」（《前》7.3.2）。

1066 (6)「侯商」

卜辭「商」為地名，亦為人名。《前》8.10.3曾卜「商受年」，《粹》230有「令伐商」。

卜辭丙、商、禹當同字。

「侯商」為前所未見。

自殷、子婁、子庚

340 (1)「東白般以人…」
「白般」亦武丁時重臣之一，主要是參加征伐，亦曾「省王事」（《存》一1093）。或以為即「甘盤」。

134 (2)「令𠂤子婁」
486 (1)「…子庚告」
「子婁」為武丁時期非常重要的人物，但《屯南》有關他的資料則很少見。
「子庚」于卜辭為祭祀之對象。

亞

580 (1)「庚寅卜，其告亞𠂤往于丁，今庚」
(2)「亞𠂤征弗至庚」
(3)「癸卯貞，王亡𡆥」
1051 2378 (1)「庚辰貞，亞卓亡𡆥」
(1)「己巳卜，告：亞𠂤往于丁一牛」。
「𠂤」為人名，亞為其官職。
「往于丁」謂祭祷于「丁」、「往」為祭名，讀如「禳」（《釋林》154頁）。
卜辭擔任「亞」職者尚有「雀」，《甲》3942有「亞雀」。「雀」與「𠂤」乃同時人，是擔任「亞」職者不止一人。卜辭又常見有「多亞」。《寧滬》2.16：「今多亞敦犬」，「多亞」猶言「諸亞」，與「多𠂤」「多伯」同。又卜辭有「多馬亞」。《前》5.6.5：「多馬亞其出𡆥」，「多馬亞」當讀為「多馬」、「多亞」。《粹》1118亦有「亞卓」，郭沫若先生謂「亞卓之官職。殷有官職曰亞，周人沿襲其制。《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書・牧誓》亞旅師氏，又《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卜辭「亞」之職掌主要為軍旅，同時也司祭祀，其地位異常尊崇。
《前》7.3.1：「亞乞氏眾人御：汞，乎保我」，可見深受商王之倚重。

助。

149 「…子貞，逐告楸：徐王𠦪眾，受…」。
卜辭「𠦪」讀為「徵」，乃招致之意。或釋「登」，不可據。卜辭「登」字作𡈼，與「𠦪」及用法迥然有別，不得混同。
卜辭于征伐時，徵召徒眾，均謂之「𠦪」。
《續》1.18.3：「貞，𠦪人三千乎伐𢀛方，受出又」。
《殷》74：「𠦪人三千乎伐土方」。
《庫》310：「辛巳卜貞，𠦪妇好三千、𠦪旅萬，乎伐…」
「王𠦪眾」則屬初見。「徐」字似當屬上讀。早期卜辭「徐」均為人名。且中晚期田獵卜辭「呼王」、均其辭尾，亦未見用在句中者。
參加征伐，乃「眾」的主要活動之一。「楸」亦可能「歡」字之残。

385 「甲子卜，令眾田，若」。
「令眾田」之辭例亦屬前所未見。「田」字上不當有缺文。
過去所見資料有：
《續》2.28.5：「王大令令眾人曰，翊田，其…受年」。
《甲》3510：「癸巳卜，穷貞，令眾人入…絆方…𢆶田」
「翊田」與「𢆶田」均屬農業生產而「令眾人田」，單言「田」，于卜辭皆指畋獵而言。

1018 (1)「乙亥卜，王其奴眾人，亡𢦏」
「奴」即「共」，亦招致之意。過去所見「奴眾人」皆缺主語，「王奴眾人」亦屬初見。

此外，「亞」亦常常參加田獵，《甲》2695有「亞射𠂤」。

502 「貞其令亞侯」
「亞」不當是職官名。

小臣

2744 (2)「…平小臣」「大吉」
陳夢家先生謂：「小臣在殷代為一較高的官名，在此官名之後常隨以私名」，「小臣受王之令，為其征伐，為其具車馬，為其司卜事」，舉例甚詳，可參閱《綜述》504—507頁。
但陳先生又謂：「卜辭的小臣至少有兩類：一類是多方的小臣，記其來王來覲等等；一類是王朝的小臣，即臣正」，則不足為據。所謂「多方的小臣」，于卜辭缺乏明證。

附22 (1)「…貞，小臣：冥妨」
「冥」讀作「娩」，「妨」義為「害」，乃卜問生育之事。同類辭例亦見于《掇》二478。于省吾先生據此以為「小臣為女官」（《釋林》308頁）。

捌、眾

卜辭的「眾」是一種社會身份。或以為是奴隸，是錯誤的。卜辭本身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眾」的身份是奴隸。西周《曶鼎》的「眾」和「臣」相對為言，區分井然，「眾」的身份也不能是奴隸。
《屯南》的資料亦是如此。任何社會身份的確定，只能通過其當時所處的社會地位及當時所從事的社會活動來加以考察。下述只是羅列一些有關「眾」的活動資料，這對于了解其身份地位，當能有所助。

530 「…𠂤…」
806 「戔以𠂤入山希…」
2074 「…𠂤…」
卜辭「眾」字作𠂤、𠂤、𠂤、𠂤、𠂤，其上不必从「日」，其下不必从三人。西周《師旅鼎》「眾」字已訛變从「目」，乃小篆作𠂤之所由來。
806之辭例極為特殊，為前所未見。卜辭每見祈禱于山以求雨。此言「入山」，則為山林之意，或當與征伐有關。
「希」字已殘，但猶可辨識。

873 「于…田鼒，伐尸，徐…方𠂤戔，不雉 眾」。「大吉
2064 (1)「王族其𢦏尸方邑，唯又左，其𠂤丁」
(2)「弜𠂤丁，其串角，唯于之若」
(3)「𢀛…雉眾」
2320 (1)「甲辰卜，在㫐牧，征啓…从邑曰…」「弘吉」
(2)「弜每」「吉」
(3)「癸酉卜，戊伐…牧𠂤」
(4)「中戊…戔」
(5)「…戔」「吉」
(6)「中戊不雉眾」
(7)「左戊不雉眾」
4200 (1)「…戊…」
(2)「戊逐其雉王眾」

「雉眾」、「不雉眾」為卜辭恒語。于省吾先生讀「雉」為「夷」，訓為傷亡（《釋林》63頁）。據現有資料，雉眾、不雉眾均與軍事活動有關。

873 辭例較特殊，或當有缺文。「伐尸」，「尸」為方國名，即夷方。謂征伐夷方，「眾」是否會有傷亡。

2044「王族其桌（敦）尸方邑，唯又左」，謂王族征討夷方之城邑，將得到神祖之佑佐。「曾丁」謂祭祀于「丁」。《甲》1351：「壬子卜貞，𠂤氏羌曾于丁𠂤」，謂以羌為牲，曾祭于「丁」。

2320「中戍」、「左戍」乃軍伍組織。

商代的軍隊組織有「三師」、至西周則有「六師」、「八師」。商代的「三師」分左、中、右，猶之乎春秋的上、中、下三軍。《粹》597：「丁酉貞，王乍三自，右、中、左」。「三自」即「三師」。《前》5.6.1：「中不雉眾，王𠂤曰弘吉；左不雉眾，王𠂤曰弘吉」，左、中即左師、中師。2320之「中戍」、「左戍」指戍卒之中師與左師，片殘，尚當有「右戍」。

擔任戍守之責的主要也是「眾」。《鄴》3.38.2：「戍弗弗雉王眾；戍告弗雉王眾；戍逐弗雉王眾；戍：弗雉王眾；五族戍弗雉王（眾）」。與《鄴》3.38.2辭同。《鄴》3.38.2其它諸辭「戍」下均為地名，但「逐」于卜辭尚未見有用作地名者。

「戍」稱左、中、右，為前所未見。

4200「戍逐其雉王眾」，

2320第(2)辭：「甲辰卜，在𠂤牧，在𠂤地放牧時，從而征伐某方之邑。凡軍事行動，在前曰𢦏，在後曰殿。殷人與多方雉處，在田獵或放牧時，經常發生武裝衝突，互相虜掠，此其一例。

1132
(7)「戊申貞，其𠬜眾人」

(8)「弜𠬜」

「𠬜眾」亦見于《粹》369：「己丑卜，其𠬜眾，告于父丁，一牛」。「𠬜」字不識，其義不明，有可能為招集之意。

玖、天象

雨與吉凶

甲骨刻辭關於風雨之占卜，主要與農業生產緊密相聯。除此之外，與田獵、祭祀等亦有密切關係。從非窮刻辭中，我們可以得知占卜之目的是祈雨抑是祈求不雨。根據刻辭所記載的情況，通常是田獵時祈求不雨，而盼望受年、受禾，則祈求下雨。但亦有例外。

1077「⊕」字亦見于《粹》1178，郭沫若先生以為即《說文》古文「囧」字，「在此為地名」。

4489「王令𡈼艹眾伐」，「艹」即「共」，《說文》區分為「廾」、「共」、「拱」三字，乃後世所孳乳，初本同源。「共」之義為合，為同，共眾謂合聚眾人。

陳夢家先生謂「卜辭有共人，共眾人而無共眾」，以此作為「眾」與「眾人」有區分的論據之一（《綜述》625）。今據4489，是卜辭亦有「共眾」。卜辭「人」乃一種泛稱；任何人都可稱之曰人，包括敵方之人在內。「眾」則是一種特定之社會身份。「眾人」之「眾」，不當是眾多之意。

「𠂤」用作動詞時，乃指某種具體的軍事行動而言。卜辭常見「逆伐」。《金》508：「呂方其來，王逆伐」，逆伐謂迎擊。「𠂤伐」疑為追擊之義。「𠂤」字王襄《類纂》釋「㚔」，蓋是。佚，斛、逆字均从此作。小篆脅乃𠂤形體之訛變。

3913「眾」字上部已殘，「伐」則缺刻橫畫。

3655
(1)「戍不雉眾」

凡此「不雉眾」均指在軍事行動中「眾」是否有傷亡而言。

《粹》1292：「令立見方」，郭沫若先生考釋謂：「見方當即見之國族」，以見為國族名，其說非是。《存》2.45：「辛巳卜，古貞，乎見方，六月；辛巳卜，㞢乎見（方）」。《續》1.13.5：「貞，𠬜人五十乎見呂方」。據此，顯然「見」是動詞並與征伐之事有關。見當為覘伺之意，蓋欲乘其隙而攻之。

這里牽涉到《屯南》2328的釋讀問題。據《屯南・前言》48頁之釋文：

2328「其雉，翌日，王其令右旅眾左旅徂見方哉，不雉眾」。

2328拓本非常模糊，其右半部文字難以辨識。似乎此段文字不能連讀，且有缺文。在未核對原片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提出怀疑，此片刻辭，當分成數段讀。惟有一點可以肯定，卜辭的「見」不是方國名。

935 (2)「辛未卜，㞢以眾徂」

1077 (2)「庚戌：辛亥：眾：⊕北」

2415 (1)「：以眾：」

2260 (2)「丁卯卜貞，王其令㞢奴眾于北」

2350 (1)「：：伐徂于𠂤戈」

(2)「王其以眾合又伐」

(3)「吉、在𠂤」

3913「：眾徂伐：」

4489「丁未貞，王令㞢艹眾伐，才河西𠂤」

㞢為武丁時期重要將領之一，經常帥軍出征。其官職為「亞」，故或稱「亞㞢」（《屯南》2378）。「㞢」又作「𠂤」當同屬一人，亦稱「小臣𠂤」，見《掇》393，「小臣」亦官職名，于卜辭其地位甚為尊崇。

這種情況是正常的。風雨之有無，人們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以及當時人們的各項活動，以表達其意願。在人們尚不能控制自然的情況下，這些意願的實現也只能寄托于神祖的佑助。

2723
(1)「：卯卜，今日不大雨」「弘吉」

(2)「：步大雨」

614「于乙不雨」「吉」

4077「不雨」「大吉」

4092
(1)「不吉」

(2)「：𡆥：雨」

這些都是以不雨為「吉」，以雨為「不吉」的例子。

從上述這些例子中我們尚無法明確知道這和哪一類活動有關。

但據4092的殘文，「遘雨」與否，多是與田獵有關的占卜。4092第(1)辭僅剩有北辭「不吉」、第(2)辭則缺兆辭。但仍然可以看出其意願為：田獵遘雨是「不吉」的，是祈求不雨的。

90「丝用、尤雨」「吉」

308
(1)「其雨」「吉」

(3)「丝用」「吉」

987
(2)「壬：」「大吉」

(3)「壬其雨」「吉」

4580 2990
(1)「雨」「吉」

(2)「其禮大雨」「吉」

這些例子都是以雨為「吉」。「遘雨」均指在外出活動中遇雨而言，這種外出活動一般指的是田獵。

以遘雨」為「吉」，這不是常例，但也不是個別的例子。

6 (1)「今日戊王其田，不雨」「吉」
(2)「戊不征雨」「吉」
這是殷王田獵時，希望不雨，而以不雨為「吉」。「征」讀作「延」亦以不繼續下雨為「吉」。

4334 (1)「帚及幺夕又大雨」「吉」
(2)「及幺夕又…」「吉」
(3)「羽田省其每」
(4)「又大雨」「吉」
第(1)、(2)辭為對貞，意當為「幺夕有大雨」和「幺夕無大雨」。而不當是「及茲夕」和「未及茲夕」。卜辭否定辭用法較複雜，須參考眾多辭例加以考慮。田獵一般是以不雨為吉的。此乃卜問田獵是否會遇雨。問題在于有雨、無雨均為「吉」，較為費解。

卜雨之驗辭

殷人于占卜之後，有的時候通過一定的形式以表達其占驗之效應，這就是驗辭。卜辭與驗辭通常是容易加以區分的，但某些卜雨的驗辭，由于非常簡畧，我們有時則難以確定是否屬于驗辭。

254 (1)「乙雨？乙巳允雨」
(2a)「丙雨！丙午允雨」
(3)「丁雨？丁未不雨」
(4)「戊雨？」

2654「壬戌卜，甲雨？九日庚午雨」
「甲」字經過刮削，蓋先誤，後加改正。這種情況時有所見。
「壬戌卜，甲雨？」屬于「卜辭」，「九日庚午雨」則屬於「驗辭」。結果直至庚午日始下雨。「九日」包括「壬戌」和「庚午」，卜辭通常均如此計算天數。
衆這類的驗辭形式較為罕見。

2287(正) (1)「癸卯貞…」
(2)「癸…夕…」
(3)「甲子卜，乙丑㞢凶來」
(4)「甲子卜，雨」
(5)「壬午卜，丙雨」
(6)「戊午卜，乙雨」
(7)「丙戌卜，夕雨」
(8)「丙戌卜…雨」
(9)「丙戌卜，丁雨？不至丁雨」
2288(反) (1)「戊戌卜，今日雨」
(2)「癸卯卜，雨？不雨」
2287與2288為正反兩面，均有鑽鑿，均為有關卜雨之事，時間亦相銜接，起于甲子，終于癸卯，計歷時四十天。2287第(1)、(2)兩條刻辭為經過刮削後之殘迹，猶依稀可辨。蓋為本應刻於反面，而誤刻于正面，故削去。
不過通常占卜習慣，均自下而上，現正面之刻辭在上半部，背面之刻辭在下半部，何以如此，難以理解。
2288第(1)辭當讀作「癸卯卜，雨？不雨」。「不雨」當為驗辭。這是由于：2287及2288的對貞款式無如此

「乙巳允雨」、「丙午允雨」，這很明顯都是驗辭，無可懷疑。
第(3)辭的「丁未不雨」也肯定是驗辭。但如果沒有「丁未」二字，則難以判斷了。一般的情況下如作「丁雨不雨」，則屬于簡單形式的「對貞」，「不雨」不是驗辭。現在由于有了第(1)、(2)辭，則完全可以肯定第(3)辭的「丁未不雨」屬于驗辭無疑。
驗辭一般都帶有「允」字，不論其結果與占問時的預測相一致或相反，都可以用「允」字。例如：
《乙》5303：「辛亥卜，爭貞，翌乙卯雨？乙卯允雨」
《粹》665：「癸卯卜，乙巳雨？不雨。」
「癸丑卜，乙卯雨？不雨？允不雨。」
這一類的驗辭容易理解，而且《粹》665是從正反兩面占問，其結果當然是二者必居其一。下列的情況則較為特殊：
《合》115：「戊辰卜敲：翌己巳帝不令雨？」
其驗辭在反面：「己巳，帝允令雨，至于庚」。末「允」字。
304第(3)辭「丁未不雨」屬于驗辭，由于事實的結果與占問時的預測不一致，故不用「允」字。這应該是一種正常的情況。關于這一點，可參見744片之兩段驗辭。

109 (1)「甲子卜，雨」
(2)「乙丑貞，雨？不雨？允雨」
(3)「…(不)雨？其雨」
449「…今日雨？允雨」
109第(2)辭「乙丑貞，雨？不雨？」是一種簡單的對貞形式。「允雨」則屬驗辭。根據其書寫款式，卜辭與驗辭乃同時契刻。

4319 (1)「乙…丙辰…」
(2)「辛卯卜，壬辰大雨」
(3)「癸巳卜，乙未雨？不雨」
(4)「己酉卜，庚戌雨？允雨」
(5)「…卜…」
此均卜問一日或二日以後是否有雨。兆旁有刻辭為「一」。
據第(4)辭「己酉卜，庚戌雨？允雨」，「允雨」為「驗辭」。然則第(3)辭「癸巳卜，乙未雨？不雨」，「不雨」亦當為驗辭無疑。

388 (1)「辛未…」
(2)「羽饮」
(3)「…允雨」
「饮」祭本身與雨無關。只是《寧滬》1.94有「丁亥貞，饮不黃雨」，謂舉行饮祭時是否會遇上下雨，這和貞問田獵時是否會「遘雨」是一樣的。鍊祭當在室外舉行。
第(3)辭殘，「允雨」為驗辭。

田獵與雨

卜辭每占問「冓雨」，或與田獵、或與祭祀有關。蓋在室外舉行之祭祀，尤其是火田，則遘雨更為不便。故在「冓雨」之占卜，每以「雨」為「不吉」，而以「不雨」為「吉」。以下均為與田獵有關的卜雨之辭：

819 (1)「王其田」
(2)「其𠂤雨」
889 (1)「王：田：」
(2)「戈」
(3)「東亞田省」
(4)「東向省」
(5)「不𠂤雨」
997 (1)「東：」
(2)「于辛卒」
(3)「不雨」
1021 (1)「王其田鼒涓：不𠂤：」
(2)「其𠂤雨」
(3)「：其田鼒眾：」
2046 (1)「至于今日丙其雨」
(2)「：戌貞王往田亡戈」
2755 (1)「卒」
(2)「不雨」
(3)「不雨」
(4)「其雨」
2610 (1)「東益田亡戈卒」
(2)「其𠂤大雨」
(3)「不雨」

(4)「其雨」
2776 (1)「甲辰：其：」
(2)「：工于向，不𠂤雨」
3014 (1)「：亥卜：戰：其：」
(2)「不雨」
(3)「：其：」
3098 (1)「：王往田：𠂤雨」
(2)「：王往田亡戈」
至于象 2637 僅僅只有「不𠂤雨」之字，則我們就難以確定是否與田獵有關了。

大雨、小雨

537 (1)「辛又大(雨)」
(2)「壬又大雨」
645 (1)「：亡戈」
(2)「茲𠂤小雨」
846「：大雨」
1881「：大雨」
4450 (1)「東辛卯酓又大雨」
(2)「東辛丑酓又小雨」

卜辭經常占問雨之大小，不僅雨之有無而已。蓋雨之大小不僅關涉年收之豐歉，而且關涉到殷王的某些日常活動。

4450 即與祭祀之活動有關。

「酓」祭可以是祈雨之祭，如：

《甲》779：「于𠂤宗酓又雨」；「于嬰宗酓又雨」。

但「酓」祭不是祈雨的主要祭祀。康丁以後卜辭，更是與祈雨無甚關連。

1030 (1)「癸卯貞，其未雨步」
(2)「：卜，雨」
(3)「：雨」

卜辭「小」與「少」已开始分化。就其形體言，「小」字多作「⁘」，「少」字多作「⁘」。就其詞語結構言，「小雨」小字在前；「雨少」少字在後。「小」與「少」固然有時混淆難分，如「小臣」、「小宰」之類，然而小乙、從無作小乙者。

但我們必須承認卜辭中「小」、「少」已有所區分的現象。謂「小」、「少」同源是可以的，但不能籠統地認為卜辭「小」、「少」無別。

第(1)辭的「其未雨步」，只能是「少」，其理由就是：字的形體作「⁘」，並在雨字之後。試參考以下諸辭例：

《前》4.25.5：「庚辰卜，㕣，今夕其雨？允雨小」
《粹》816：「：不雨？茲雨小」。

凡此諸「⁘」字均應讀作「少」。郭沫若先生《粹》816考釋讀「少」是正確的。但他將原辭之「⁘」讀作「乙」二字，以為「幺雨」即「細雨、微雨」亦即《詩・信南山》「益之以霢霂」之「霢霂」，「今俗稱毛毛雨」，這是錯誤的。「⁘」乃「⁘」字之缺刻最後一筆者。

卜辭于干支之簡稱多舉天干，偶爾也但舉地支，「其未雨步」即其例。

至：雨

985 (1)「丁丑貞，其雨」
(2)「其雨」
(3)「庚辰貞，今日庚不雨」
(4)「至于辛其雨」
4390 (1)「庚辰貞，今日庚不雨，至于：」
(2)「其雨」
(3)「其雨」

985 與 4390 同文，據其北旁刻辭均為「一」，似乎有可能為一片之折。

985 的書寫款式為：

庚不雨至于辛
貞今日其雨

庚辰 一 一

如據 4390，則此兩段刻辭似可連續。但有兩卜兆，則只能是分屬兩段的卜辭。

卜辭有關風雲雷雨的占問，不僅僅只是一種祈求和願望，而更多的是具有一定依據的預測。其依據就是人們長期對天象觀察所積纍起來的經驗。

根據卜辭的記載，我們知道當時人們對于風雲雷雨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有一定了解的。而有關氣象的占卜，就是一個經常性的氣象記錄。

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是，卜辭固然是有旬日直至一月是否有雨的預測，然而經常而大量的則是二十四小時以內、或十二小時以內的預測。這說明他們還是比較慎重的，只是在他們的經驗所及的範圍之內作一些預測。這些預測都是罩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以占卜的形式加以表達。

「今日庚不雨」，「至于辛其雨」，雖然是分屬兩段卜辭，但實際上還是連貫為文。大體上這仍然是二十四小時之內的預測。

「至于：其雨」的形式比較少見，也是一種占問形式，但似乎包涵有某種比較肯定的成分。

這和下列一類的卜辭，應該有所不同。

681：(1)「辛巳：今日：」

(2)「壬午卜，癸雨」
(3)「不雨」
(4)「癸未卜，甲雨」
(5)「不雨」
(6)「乙酉，丙雨」

相形之下，985的「至于辛其雨」，顯示在預測時信心更足一些。

但是，這和「自今…至于…」的表示連續，是表示所包括的範圍：《合》112：「壬寅卜，設貞，自今至于丙午雨」。

其中包括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共五天。這和下列的卜辭在句子結構上是完全一致的：

《掇》一 550：「丁卯貞，自以羌其用自囲，汎至于父丁」

這就包括所有的自上甲以下直至武丁的全部直系先王。

《屯南》2532的句子形式也屬于此類：

「辛酉卜，自今日辛雨，至于乙雨」，這可以簡單地說成是「自今至于乙雨」。

《屯南》154的例子，可能與此相同，也可能與此不相同：

154 (1)「丁酉卜，戊雨」
(2)「辛丑卜，今日雨，至壬雨」

第(2)辭可以理解為自今日辛丑直至翌日壬寅都將下雨。

但我們也應該考慮到另外的一種可能：

《粹》819：「…今日其雨？至于丙辰霍，不雨」。

《合》377：「辛丑卜㠯，自今至于乙巳不雨？」

「辛丑卜㠯，自今至于乙巳日雨？乙霍，不雨」。

很明顯，《合》377第(1)辭的「乙霍，不雨」是驗辭。然則《粹》819的「至于丙辰霍，不雨」也應當是驗辭。

(3)「甲戌…今日…」
(4)「…今日雨」
328 (1)「丙戌卜，今日雨」
(2)「不雨」
(5)「…卜，今日辛不雨」
445 (1)「…卜，自今日辛不雨」
(2)「…酉卜…」
(1)「甲戌卜，今日雨」
630 (2)「…戌卜，…雨」
2199 「今日庚不雨」
(1)「于…云…」
2268 (2)「乙未卜，今日乙不雨」
(3)「其雨」
2297 (1)「今日雨」
(2)「庚雨」
2410 (1)「癸…」
(2)「…卜，今日弜𡆥」
(3)「今日己雨」
(4)「今日庚雨」
(5)「今日辛雨」
4150 (6)「…囚一何」
「戊申，今日雨」

87下部及2268右半部均尚有刻辭，但漫漶難以辨識。

我們認為，「甲戌卜，今日雨」與「乙未卜，今日乙不雨」似乎在有所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以2297為

「霍」郭沫若先生讀為「霧」是對的。

根據上述，則154第(2)辭的「至壬雨」有可能為驗辭，但很難加以確定。

下面的例子則較容易確定：

483：「乙至丙雨」
3931：「癸未雨？至甲雨？至丙雨」
483及3931據其款式，都與驗辭不類。

日雨、夕雨

卜辭關于時間有較細致而嚴格的區分。

「日」指整個白晝，「夕」指整個晚間，「日」和「夕」是相對的。下列的辭例均是日、夕相對為言：

208 (1)「翌日辛不雨」
(2)「其雨」
(3)「翌日辛不雨」
(4)「其雨」
(5)「今夕雨」
2348 2251 (1)「丁酉…今夕又…」
(2)「丁酉卜，又雨今夕」
2374 (1)「壬寅卜，干兮」
(2)「夕雨」
87 (1)「夕雨」
(2)「雨」
(1)「甲戌卜…」
(2)「甲戌卜，今日雨？不雨」

例：

「今日雨」
「庚雨」

「庚雨」應包括「庚」這一整天，即包括「日」與「夕」。而「今日雨」則只指「日」，不包括「夕」。

然則以2268為例，「乙未卜，今日乙不雨」是否應理解為：「今日乙」包括「乙未的的「日」與「夕」。或者說，凡是「今日」、「翌日」之後加上干支者，均包括干支的日與夕而言。

61、62、69、466、471、545、558、2432、2560、2627、2632、2663、2674、2779、2963、3892、4021、4024、4358等片，均屬此類。

𡆥風雨

2772 (1)「重𣪊用」
(2)「其𡆥彗雨」
(3)「庚辰卜，辛至于壬雨」
(4)「辛巳卜，今日𡆥彗」
(5)「生月雨」

卜辭「𡆥」之基本形體作𡆥，即《說文》「𡍮」。許慎以為「𡍮，定息也，从血𡍮省聲，讀若亭」。

《粹》456「弜𡆥彗」，「𡆥」字作𡆥；

《粹》1545（甲）「其𡆥雨」，「𡆥」字作𡆥，其上象皿中盛牲血形，其下从「羊」。許氏謂「𡆥」字从血，蓋有所本，但謂从「𡍮」省聲則不可據。

過去所見卜辭「𡆥彗」、「𡆥雨」皆分別言之，2772「其𡆥彗雨」同時言及，則是前所未見的。

「𡆥彗」、「𡆥雨」乃止風雨之祭。

《周禮・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

「逆時雨，寧風旱」均所以「祈福祥，順豐年」，亦殷人「寧𩙿雨」之孑遺。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鄭司農謂，「禜，日月是辰山川之祭也。」並引《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春秋傳》乃《左傳》，見于昭公元年。「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即卜辭「寧𩙿雨」之意，謂風雨為害，欲其止息。

《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明續》487：「戊卜，㞢寧六羊六犬，亦以犬祭禳于四方之神以止風雨。2772「重豕用」，則不限於犬。

744 (1)「癸卯卜甲𢦏？不𢦏，夕雨」

(2)「不𢦏？允不𢦏，夕雨」

(3)「于𡆥寧雨」

第(1)辭與第(2)辭為對貞。均為癸卯日占問甲辰日晴抑或是不晴。

第(3)辭「于𡆥寧雨」，此亦為初見。

乃「竹」字。前此未見以「竹」為「終」者，可能為契刻之誤，亦可能商代「竹」「終」音同可以通借。

「允不𢦏，夕雨」為第(2)辭之驗辭。比較此兩條驗辭，即可見驗辭中或加「允」字，或不得加「允」字之一般規律。

第(3)辭「于𡆥寧雨」，此亦為初見。

卜辭祈求「寧雨于𡆥」

「寧雨于方」

「寧雨于土」

「方」指東、南、西、北四方之神。「土」指「社土」，「𡆥」則殷之先公，蓋人格化之自然神。

遘風

卜辭每見「𡆥（風）」的記載，均與田獵活動有關。當時大規模的圍獵是以「焚田」或「藝田」為主。「焚田」是「火田」，乃燒林木以驅野獸；「藝田」乃刈火把以驅野獸，二者是有區別的。無論「火田」或「藝田」，都必然與風雨有關，故經常占問有無風雨。且所占問者多為「大風」，占問「小風」的情況則很少。

546「其遘大𡆥」

588 (1)「壬戌…」

(2)「…田來…」

(3)「…涉」

(4)「弜出」

(5)「王其田，不遘大𡆥」

(6)「…遘…」

(7)「于孟亡𢦚」

619 (1)「王叀孟田省亡𢦚」

(2)「叀喪田省亡𢦚」

(3)「不遘小𩵦」

(4)「其遘小𩵦」

(5)「…遘大𩵦」

(6)「其遘大𩵦」

2787「…遘大𩵦」「吉」

卜辭于「遘風」很少言「吉」，2987有北辭「吉」，但相距較遠，片殘，不知是否屬于此辭之兆辭。亦可能為「不𢀛大𩵦」，故得云「吉」。

紀時

42 (1)「弜田，其𢀛大雨」

(2)「自旦至食日不雨」

(3)「食日至中日不雨」

(4)「中日至昃不雨」

624 (1)「辛亥卜，翊日壬，旦至食日不（雨）」「吉」

(2)「壬，旦至食日其雨」

(3)「食日至中日不雨」「吉」

(4)「食日至中日其雨」

(5)「中日至𣅀兮不雨」

(6)「中日至（𣅀）兮（其雨）」

2729「中日至𣅀兮不雨」「大吉」

卜辭于一日內之時間分段，較為細致，並各有專門之名稱。由於早晚期名稱有所變異，加上資料零散，不夠完整，過去雖然曾做過一些整理研究，但仍難免有所疏漏。

《粹》717有與此相類似的記載：

(1)「昃至（𣅀）兮其雨」

(2)「𣅀兮至昏不雨」

(3)「𣅀兮至昏其雨」

第(1)辭郭沫若先生《考釋》誤釋「昃」為「昏」，實則拓本很清晰，其形體作㫐、與《屯南》42昃字之形體同，分明為昃字無疑。

島邦男先生《綜類》引录《粹》717時沿襲郭氏之誤，因而摹寫其形體作㫐以相遷就，這是不應該的（分別見《綜類》245－4，358－ノ，369－ノ，492－2諸條下）。

卜辭「旦」字作㫐、㫐等形體。于省吾先生《釋林》有《釋旦》一文，論之甚詳。

有的「旦」字形體則較為特殊，如《粹》984：「干㠯王迺田亡𢦚」。《京津》4546與此同版。「㠯」亦「宮」字初形作㠯兩口形較規則且齊一，而「旦」字則上下兩口形既不規則，又參差不齊。且卜辭「旦」用為「旦明」之旦，「宮」則為地名。

《摭續》197：「干㠯王迺田…」，與《粹》984辭同，均為「旦」字。

郭沫若先生《粹考》釋作「㠯」，以為地名。島邦男先生《綜類》沿襲其誤，于288－2列入「宮」字條下，同時還列入111－3「㠯」字條下，未免自相矛盾。且將同版重出之《京津》4546另行分列，而釋讀不一。

《爾雅・釋詁》：「旦，早也」，《公羊傳》哀十三年：「見于旦也」，《解詁》：「日方出」。上列卜辭諸「旦」字皆用其本義。卜辭㫐、㫐、㫐等，皆象城郭之形，亦用為城郭之義：

《合》121：「基方乍亯。其𡆥」。

《綴》136：「我亯于西，多氏入…」。「基」為商之敵方，作郭勢必造成威脅，故云：「其𡆥」。「我亯于西，多氏入」，謂招致眾多之人築城郭于西，「亯」用為動詞。

《說文》：「亯，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亯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許氏謂亯象城郭兩亭相對之形是對的，但謂「从回」則非是。

《說文》墉之古文作㙜，與郭之形體同。金文又用為「庸」字。段玉裁以為「古讀如庸，秦以後讀如郭」。實則郭與墉乃一字所分化。

卜辭「郭兮」為一關於時間之專有名詞，與其形體無涉。簡稱可作「郭」或「兮」。郭沫若先生《粹》715考釋謂「亯始假為肖，明日也。兮假為曦」，其說非是。蓋由誤讀《粹》717之「昃」為「昏」，因而造成一系列之誤解。誤以為是「昏至郭兮」，則「郭兮」難免附會成明日之晨曦。

卜辭「昃」字作㫐、㫐、㫐……諸形，象日西昃時人影之傾側。《說文》小篆作㫐，謂「日

在西方時側也，从日反声」。徐鍇《系傳》「矢」部有「昊」字，王筠《說文句讀》以為蓋後人所增，說之為「謬」。段玉裁《注》云：「小徐本矢部又出昊字，則複矣。夫製字各有意義，晏、景、晷、早之日在上，皆不可易也。日在上而于聲則為晚，然則朊訓為日在西方，豈容移日在上？形聲之內，非無象形也」。段、王兩家之說，均失之拘泥。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形聲之字，固有以偏旁上下為義者。然亦有取其字體相配，不可拘墟。若如段說，朊訓日在西方，不容移日在上，然則晢（晰）訓為明，昔訓為進，晷為晝晴，昔為日晞乾肉，其日皆當在上何以置之下乎？昊乃朊之或體……因與吳形近易淆，故書傳罕用，久而佚之。《系傳》存此，真乃一字千金。惟入之矢部，為小誤耳。鼎臣以為俗體而徑刪之，妄矣」。徐灝之說，堪稱允當。卜辭「昊」為朊之初形，本不从矢，朊為後起會意兼形聲字。

陳夢家先生以為「卜辭云『中日至昊』，『昊至郭』，則昊在正午以後，郭兮以前，已偏斜，故曰昊，昊即日側。《既夕禮》『日側』《注》：『昳也，謂將過中之時』，《無逸正義》以為未時，即午後二時」（《綜述》230頁）。

陳先生並列舉廩康卜辭，定其順序為：

中日——昊——郭兮——昏

謂「中日、昊、郭兮、昏是先後為序的。假定中日為正午十二時，昏為下午六時，則昊與郭兮為下午二時與四時」（同上231頁）。這一論列大體不誤，但尚不夠完備。

現據《毛南》資料，可進一步補充其順序是：

旦——食日——中日——昊——郭兮——昏

這是一「日」之內的完整的分段。卜辭「夕」與「日」是相對的，在一「日」之內，不應包括有「夕」。卜辭「旦」指白晝，「夕」指黑夜。

「旦」之後，「中日」之前，尚有「食日」，武丁卜辭稱之為「大食」。亦可省稱曰「食」（《綜》700）。

《粹》1000：「大食其亦用九牛」，此處之「大食」似不得理解為時間概念，當為「朝食」之本義。

2315 為234之反，2314為祭祀先祖之享，與2365之內容似無關聯。

卜辭「今日」與「今夕」乃相對為言。「日」指白晝，「夕」指昏晚。

《存》1.1468：「丁酉卜，王貞，今夕雨至戊戌雨？戊戌允夕雨。四月。」

據此，足徵「日雨」與「夕雨」是嚴格加以區分的。

今來翌

2106 (1)「己亥貞，今來翌受禾」

(2)「不受禾」

(3)「甲子卜，住𠂤步𠂤禾」

第(3)辭與第(2)辭為對貞。「今來翌」很費解，前此所未見。

卜辭于時間概念的區分很是細微。「今」指「現在」，「來」指「未來」。「今」之前為「昔」，「今」之後為「來」。但「翌」亦是表示未來之時間概念。「翌」與「來」的區分在于：「翌」距「今」較短的，一般是一、二日；「來」則是更遠一些的未來。

《粹》692：「自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今辛」與「來辛」相距十一日。

《存》1.1467：「乙亥卜，大貞，來丁亥易日」，「乙亥」與「丁亥」相距十三日。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翌」是表示第二日，不得超出旬日之內：

《河》178：「癸未卜，行貞，今日至于翌甲申不雨」。

《乙》6385：「甲寅卜，殼貞，翌乙卯易日」。

至于《前》7.41：「乙亥卜，宁貞，翌乙亥酌繇易日？乙亥酌，允易日」，相距六十日，則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卜辭「翌」有兩種概念：一為祭名，一為將來時間。

作為將來的時間概念，「今翌」或「今來翌」連言，都是非常特殊的。

《粹》878：「今翌受黍（年）」，「今翌」顯然是表示時間概念。然則，是否可以認為「今翌」是

這和武丁卜辭之「大食」、「小食」、「大采」、「小采」之用為時間概念者當有所區別。

殷人于風雲雷雨之占卜，可視為早期之氣象預測。其預測之時間有長有短，其長者可達旬日：

《粹》692：「自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

《乙》3044：「今旬雨！」

有時甚至可以作長達近一月的預測：

《合》98：「及今四月雨」。

《合》218：「丙寅卜，爭貞，今十一月帝令雨？」

《乙》3282：「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有時則僅僅預測一日之內的某一段具體時間，這一具體時間也是可長可短的：

《京津》3838：「旦湄至于昏不雨」

《甲》541：「中日至郭兮昜？」

「旦湄（昧）」至「昏」包括了所有整個白晝的時間，「中日」至「郭兮」之間，尚有「昜」。正是由于上述現象的存在，我們就應該考慮到：在某一段時間之內，尚包涵有其它特定時間之存在的可能。這就需要我們掌握盡可能完整的資料。

《屯南》在這一問題方面，正是為我們進一步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資料，使我們得以對殷人關于一日之時間分段較以往有一更為完整的認識。

2345 (1)「壬寅卜，王往田亡𢦏」

(2)「不雨」

(3)「其𠂤」

(4)「壬寅卜，今日雨」

(5)「不雨」

(6)「辛卯卜，今日…」「丝…」

同時表示「現在」和「將來」這兩個時間概念？

卜辭「今來」經常連言：

《乙》979：「今來戋我受年」

《合》109：「今來戋我不其受年」

陳夢家先生以為「今來云云近乎『最近的將來』：『今來戋』『今翌』當指最近的下季」（《綜述》113）。這種理解是值得商討的。

據《粹》447：「丁亥卜，重今庚寅酌用艮。」又《佚》883：「癸未貞，重今乙酉又𢦚戋千且乙五𠂤，丝用」。

丁亥與庚寅相距四日；癸未與乙酉相距三日，均可稱之為今。

《丙》一關于時日的記載最為完整，也最為明確，能給我們以啓示：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戋留？王固曰：丁巳我毋其戋，于來甲子戋。旬又一日癸亥，車弗戋，之夕虫。甲子允戋。」

可以肯定，以「癸丑」（今）為基點，「丁巳」不能稱「來丁巳」，無疑也包括「甲寅」不能稱為「來甲寅」。

質言之，以「今」為起點，第一輪的天干之內，不得稱作「來」，而可以稱作「翌」。然則我們于《粹》447及《佚》883就可以解釋：

《粹》447的「丁亥卜」而稱「今庚寅」，「丁亥」後的第一個「庚」日是「庚寅」，故可稱之為「今庚寅」；《佚》883的「癸未貞」而稱「今乙酉」，「癸未」後的第一個「乙」日是「乙酉」，故可稱之為「今乙酉」。

《合》282的「辛亥卜，爭貞，今來乙卯出于戋十牛」，以及《續》1.18.3的「丁丑卜，今來五宰，七月」，都可以進一步證明當如此解釋。

「今來乙卯」應是兩个「乙卯」。一是距「辛亥」五日的最近一個「乙卯」；一是距「辛亥」六十五日的較遠一次的「乙卯」。「今來乙酉」同樣也是如此。

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相對地說來，象這樣的紀時方法，終究是少數。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就「干支」日來說，當日稱今，次日以後的十日之內稱「翌」，十日以外的「干支」日稱「來」。

卜辭經常見有「今𢦏受年」，「來𢦏受年」。「今」和「來」是相對的。「今𢦏」只能理解為本收穫年度，「來𢦏」只能理解為下一個收穫年度。「年度」實際上也就是收穫「季節」。這一點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那么，「今來𢦏」只能是指「今𢦏」和「來𢦏」。

分。「今來𢦏」只能是指「今𢦏」和「來𢦏」。

卜辭只有「日」稱「翌」，「𢦏」和「月」都不稱「翌」。而收穫是不以「月」、「日」為單位，而是以「𢦏」為單位的。此片之「今來翌受禾」，難以理解。

春、秋

1087
(1)「𠂤昔令𠂤田？」
(2)「𠂤範令𠂤田？」

卜辭「春」、「秋」二字之形體均富於變化，「春」字作㞢、㞢、㞢、㞢等形，此作㞢，較為特殊。左部所从之「𠂇」實乃「𠂇」形之訛變。

卜辭「秋」字之基本形體作㞢，或稍簡省。麐、康以後則增从火作㞢，乃籀文龝字之所本。郭沫若先生《粹》2考釋謂「字形實象昆蟲之有觸角者，即蟋蟀之類」，其說可信。

卜辭龜與龜形判然有別。其頭部象有觸角、其背象有翼，凡此均為龜字形體所不具備。

于省吾先生《釋林》2及陳夢家先生《綜述》227皆曾論及商代只有春秋兩季而無冬夏。

暮、晦

2353
(1)「乙…」
(2)「弜田其每？」

卜辭之「每」假作「晦」非「風雨如晦」之「晦」，而近似于《左傳》昭元年「晦淫惑疾」之「晦」，杜《注》：「疢也」。據卜辭「暮往晦入」，則「晦」乃指晚于「暮」之某一時間單位，而與「夕」又有所區別。

改、易

950 2250
「丁未卜，今日改？」
「不其易」

2300
(1)「戊戌卜，今日戊改」
(2)「今日不改，吉」
(3)「己改，吉」
(4)「庚改，大吉」
(5)「辛改[1]」
(6)「壬改？」
(7)「…不改」
(8)「及丝夕大改」

2331
(1)「癸亥卜，翊甲子改？」
(2)「癸亥卜，不改？」
(3)「癸亥卜，翊甲子改？」
(4)「癸亥卜，不改？…」
(5)「甲子卜，不改？」
(6)「甲子卜，乙丑其易日？」
(7)「丁卯卜，易日？」
(8)「丁卯卜，戊辰易日？」

(9)「丁卯卜，不易日？」
(10)「丁卯卜，不易日？」
(11)「戊辰卜，己巳其易日
(12)「戊辰(卜)，不易日？」
(13)「戊辰卜，𣪊昏？」
(14)「戊辰卜，弗𣪊昏？」
(15)「甲子卜，𣪊昏？」
(16)「甲子卜，弗𣪊昏？」

2352
(1)「癸亥卜，改？」
(2)「甲子卜，乙丑易日？」
(3)「甲子卜，乙丑不改？」
(4)「甲子卜，乙丑不改？」
(5)「甲子卜，乙丑不改？」

4170
「乙未其申易日」漏刻「丙」字，當作「乙未，其丙申易日」

4188
(1)「甲子卜，乙丑易日？」
(2)「丁卯卜，易日？」
(3)「戊辰卜，己巳易日？」

(二)
4215
(1)「…卯卜，不易日？」

(二)
4294
(1)「…未卜…」
(2)「…易日」

2533
「今日癸未」「不改」

《說文》訓「启」為「開」，訓「啓」為「教」，訓「啓」為「雨而晝姓」。卜辭有㫃、㫃、㫃、㫃、㫃、㫃諸形。這些形體屢干同一個來源，其用法也沒有什么差別，只是㫃或㫃相當于小篆的「啓」，

(3)「王其省盂田，不雨？」
(4)「暮往夕入，…冓雨？」
(5)「王其省盂田，暮往每入，不雨？」
(6)「夕入其雨？」

3036
「𠂤暮」

陳夢家《綜述》230謂「朝莫相對，朝在天明以後，莫與昏相當」。卜辭「暮」字有如下諸形：

「其𣪊七𢦚」
「𣪊…不…」
「于翊日𣪊」
「𣪊𢦏三牢王受又」
「𣪊𢦏𠂤庚王受…」
「且丁𣪊𢦏二牢王受…」
「𠂤𣪊酌」
「七庚𢦏𠂤酌先日」

「翊丁卯，父丁𠂤𢦏牢？在三月，在𠂤卜」

是𣪊、𣪊、𣪊、𣪊、𣪊、𣪊、𣪊、𣪊、𣪊均用作「朝暮之暮」，其偏旁或从𣪊、或从𣪊、或从𣪊，均無別。其增「住」形者，乃其繁構。

第(5)辭「暮往每入」，「每」與「暮」相對，與第(4)辭「暮往夕入」同例，是「每」假作「晦」，乃指時間單位而言。此種用法，前所未見，極為特殊。

《說文》訓「𣪊」為「晦」，非是。此種辭例卜辭極為常見，「每」乃假作「悔」。孫海波之《考釋》讀作

未見有其它的用法。

卜辭則和曰的用法較為複雜，除用作人名、地名而外，尚有兩種主要的用法：

一、為與軍事行動有關，如：

「貞，沚𢦚𠂤𠂤，王比？」　《合》223

「丙辰卜，爭貞，沚𢦚𠂤，王比，帝受我又？」　《合》7826

「𠂤」及「啟」有征伐之義。《左傳》襄二十三年：「啓宰成御寒罷師」。杜預以「在翼曰啓」，孔穎達《疏》：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殿伸車屬焉……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凡軍在前曰𠂤，在後曰殿，在旁曰胠，」卜辭𠂤即「以先啓行」之義，謂在前驅。

另一種用法如《說文》訓為「兩而晝姓」：

「不𠂤，其雨？」　《續》4.23.7

「不雨，𠂤？」　《乙》380

「丙戌卜，今日𠂤？」　《甲》860

「今日𠂤？」　《京津》4987

《說文》以「兩而晝姓」為「晴」，「雨而晢姓」為「曀」，或稱「日𠂤」，或稱「夕𠂤」，猶今通稱作「晴」。

《菁》八有辭為：

「貞，翌辛丑不其𠂤？王固曰：今夕其雨，翌辛……之夕允雨，辛丑𠂤。」

據上辭，「𠂤」正是雨後天晴的意思。

卜辭與「𠂤」、「啓」相對的稱之曰「易」。也是指某種天氣現象而言。

卜辭「易」字主要有三種用法：

一、用作「錫」，也就是現在「賞賜」的「賜」，如：

的一種天氣現象，從廣義的角度來說，相當于今天通常所謂的「陰天」也未嘗不可。

日月食

「貞，日又𢦚，其告于……」　《合》3120

「……又𢦚，其告于祖乙」　《乙》7826

「……日……」　379

「……酉……日月……食」　379

辭殘，當係「月又食」，乃有關月食之記載。

日至

「壬寅貞，月又𢦚，其又土𡆥大宰」　726

「壬寅貞，月又𢦚，王不于一人𠂤」

「月又𢦚」即「月又食」。《粹》55：「庚辰貞，日又𢦚，其于父丁告」。郭沫若先生《考釋》謂：「日𢦚若日又𢦚，當是日之變，因有此變，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以稽其禎祥。𢦚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耶？」關于日月之食，殷人已有詳細之觀測和記載，或謂「日𢦚」指日中黑子而言，不可據（參見《綜述》240頁）。

「壬寅貞，月又𢦚，其又土𡆥大宰」　726

「……酉……日月……食」　379

「……日……又𢦚，其告于祖乙」　3120

「貞，日又𢦚，其告于……」

「丙戌卜，今日𠂤？」　《京津》4987

「今日𠂤？」　《甲》860

「不𠂤，𠂤？」　《乙》380

「不𠂤，其𠂤？」　《續》4.23.7

「王其田，亡災？」　4582

「辛卯……」「吉、𢆶用」

「其至日」　2271

「弜至日」

「至日甲」

「易見二朋」　《南坊》3.81

「王易宰丰寽……」　《佚》518

這和金文「易」用作「錫」是一樣的。

二、用作「平安」之意。如：

「王疾齒住易？」　《前》4.4.2

「王疾齒亡易？」　《前》4.32.1

楊樹達以為此類「易」字當訓為「更」。「易者，猶今言換牙也。即《素問》所謂齒更」（《積微居甲文說》11）。

郭沫若先生以為此類「易」字「用為難易之易」，「饒宗頤先生則謂亡易」猶言「不易」。據《左傳》襄三年「以岁之不易」謂「不易」者，「多難」也（《通考》113）。

上述這些說法都有所未當。「易」當讀作「徥」。《禮記・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注》：「平安也」。商王由于「疾齒」而卜問「住易」、「亡易」，乃是詢問是否平安。這和卜辭關于疾病經常所見占問「有𡆥」、「亡𡆥」的用意是一致的。

三、「易」即「賜」

卜辭的「易日」考釋諸家大體上可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一、孫詒讓謂「猶言變天」（《誠考》14）；

二、饒宗頤讀「易日」為「錫日」，謂「天雨求賜日也」（《通考》82）；

三、郭沫若讀「易」為「賜」，謂「易日」猶言「陰日」（《殷契餘論》）。陳夢家贊同郭沫若的說法認為：「卜辭所卜易日、不易日皆指某一日的陰與不陰」（《綜述》244）。

卜辭大量的辭例証明「易日」當以讀作「賜日」為是。《說文》：「賜，日霽雲暫見也」；又「霽，雲覆日也」，「霽」之古文作「𩅦」，今字則假「陰」為之。是「賜」和「霽」仍有區別。用現代關于氣象的專門術語來說，「賜」當屬于「多雲，有時晴」之類。卜辭「易日」是介乎「雨」和「晴」之間

(5)「癸亥卯大乙」「大吉、𢆶用」

「至日」有可能即「日至」，商代于日月之運行，已有較為詳細而深入之觀測，應已具有「日至」之觀念，並能加以預測。

《乙》5399　(1)「壬辰卜至日」

(2)「壬辰卜弜至日」

《甲》1920「其至日戊酉」，屈萬里先生《甲釋》謂：「日戊，戊日也」，以「日戊」連讀，誤。

拾、田獵

田獵之手段與種類

卜辭于田獵之記載較為詳細。每于出發田獵之前，經常占問准備前往之地區，參加之人員，狩獵之方式與手段，狩獵之對象等等。種種迹象表明，田獵之前，是有準備並是按計劃進行的。且田獵日在麋辛、庚丁以後，均有限制，並非如《無逸》所說的「惟逸樂之從」。

卜辭所反映的商代狩獵之手段與方式，名類繁多，且每每與狩獵之對象有密切之聯系。因此，在有的時候，狩獵之手段與狩獵之種類是連帶而及，不可區分的。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對於不同的獸類，又采取共同的狩獵手段。《甲骨刻辭狩獵考》曾對此詳加論列（《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一、𠂤

「其射𠂤兕，不遘大雨？」　1033

「王其田𠂤，征射𠂤兕，亡𢦚？永王」　1089

「戊戌卜，王其逐兕，隻？弗隻？」　2095

「……𠂤」

(1)「干翊涉：迺射省兕」
2579
(2)「…卯卜，庚辰，王其戰：允𠂤隻兕卅又六」
2851
(1)「貞：兕其射，亡𡆥」
3221
(2)「丁丑貞，𢦏又兕，其…」
3551
(1)「弜比」
(2)「…𠂤又兕」
4962
(1)「…迺…」

兕字早期釋契諸家，眾說紛紜，每多誤解。《說文》箴文作𠂤，隸作𠂤，《說文》云古文作𠂤，即典籍之兕字。𠂤、犀乃古今字，今通稱犀牛。《左傳》宣二年：「犀兕尚多」；《國語・楚語》：「巴浦之犀犛兕象」，是《爾雅・釋獸》等即已「犀」、「兕」相對為言，是誤以兕、犀為二物，其由來已久。《爾雅》、《說文》以似牛者為兕，似豕者為犀，強為區分，不可據。

「𠂤」字羅振玉《殷釋》中49釋「羅」，謂「古羅離為一字」。唐蘭先生辨其誤，而釋為「𠂤」（《天釋》29頁）。李孝定先生《集釋》又辨唐先生之誤，而從羅振玉釋羅，訓為「遭」，雖然錯誤。《拾》2311有與此相近似之辭例：

「辛巳卜，在𡆥，今日王迹兕，𠂤？允𠂤七兕」。

此片亦著錄于《摭續》125，但骨片已有缺損。此乃占問王將往獵兕，是否能有所禽獲。其驗辭記載：果然禽獲犀牛有七。釋「𠂤」為「離」，訓為「遭」，雖然錯誤。

試再比較以下諸辭例：

「壬戌卜，宂（貞），翊癸亥王戩𠂤？」《鐵》341
「…卜，王其戰，𠂤？」《甲》2270
「貞，王戰，𠂤？」《乙》114
「…𠂤又兕」《北南》4462 《寧》1384

「𠂤」與「𠂤」相通之例繁見疊出，義均為禽獲。但所「𠂤」者均為戰，而《錄》637之「𠂤𠂤五方」，上述諸辭，均用如「𠂤」。

《說文》：「𠂤，小阱也，从人在𠂤上」。據卜辭，陷兕于阱謂之「𠂤」；陷鹿于阱謂之「𠂤」；陷罷于阱謂之从坎，坎即小阱。用各有當，从不相混。

《說文》「阱」之或體作「穽」，古文作「𠂤」，張禽獸者謂之「阱」，古本無此區分。卜辭「阱」為井之纍增，猶陷為𠂤之纍增。

「𠂤」與「𠂤」同字，均象穿地以陷罷之形，或深或淺而已。「𠂤」但从「井」，蓋兕為龐然大物，非深阱不足以陷之。

(4)「丁亥，𠂤𠂤，允」
(5)「（戊）子卜…曰，王迺…」
(6)「貞三…」
923
(6)「丁未卜，貞，戊申，王其𢦏𠂤」

「𠂤」字从兕、从井，乃以陷阱獵兕之專用字。

卜辭以陷阱捕兕謂之「𢦏」，以陷阱捕罷謂之「罷」，各有專指，而以陷阱俘人則謂之「𠂤」或「𠂤」，即今之「𠂤」字。後世通謂之「𠂤」，人孳乳作「陷」。

二、𠂤、罷…

「𠂤又六」，是迄今所見最高之數字。

2857 記一次獵獲兕「卅又六」，是迄今所見最高之數字。

卜辭所見有「白兕」（《甲》3939，《佚》427）；「戠兕」即「赤兕」（《佚》518）。至獵兕之方法與手段則有「逐」、「𠂤」、「𠂤」、「射」、「焚」等等。

《合》194：「翌癸卯其焚𠂤？癸卯，允焚，隻…兕，十一𣪊，十五虎，罷廿」。

此外，尚有以陷阱方式獵兕之專用字「𠂤」，下文還要談到。

卜辭所見獵兕之地區有：「𡆥」、「𠂤」、「宰」、「木」、「𡆥」、「𡆥」、「𡆥」、「𡆥」……等等。

「𠂤」、「𠂤」、「𠂤」、「𠂤」、「𠂤」、「𠂤」

4462「兕」字頭部已殘，但為「兕」字則無可疑，猶有殘畫可辨。「逐」字在卜辭均用作動詞，未見與狩獵有關之記載。此殘辭「逐」字當屬于另一段刻辭。

2589「甲辰卜，其𠂤，東𠂤又兕」
663 (1)「乙酉卜，在𡆥，丙戌，王罷、弗正」
(2)「乙酉卜在𡆥，丁亥王罷，其…百又四十八」
(3)「丙戌卜，在𡆥，丁亥，王罷，允𠂤三百又四十又八」

《後》下326之「弗其𠂤土方」，「𠂤」字則未見有此類用法，是「𠂤」與「𠂤」當有別，只能存以待考。

卜辭「逐」字或从豕，或从犬。後世則統一从「豕」。

2857 卜辭所見有「白兕」（《甲》3939，《佚》427）；「戠兕」即「赤兕」（《佚》518）。

至獵兕之方法與手段則有「逐」、「𠂤」、「𠂤」、「射」、「焚」等等。

《合》194：「翌癸卯其焚𠂤？癸卯，允焚，隻…兕，十一𣪊，十五虎，罷廿」。

此外，尚有以陷阱方式獵兕之專用字「𠂤」，下文還要談到。

卜辭所見獵兕之地區有：「𡆥」、「𠂤」、「宰」、「木」、「𡆥」、「𡆥」、「𡆥」、「𡆥」……等等。

「𠂤」、「𠂤」、「𠂤」、「𠂤」、「𠂤」、「𠂤」

4462「兕」字頭部已殘，但為「兕」字則無可疑，猶有殘畫可辨。「逐」字在卜辭均用作動詞，未見與狩獵有關之記載。此殘辭「逐」字當屬于另一段刻辭。

三、虎

卜辭武丁時人名有「子𠂤」，亦作「子罷」（《前》2.40.1）足証「𠂤」、「罷」同字。

罷、罷、罷等，其形體結構與兕同，𠂤、𠂤亦然，均屬「白」之原始形體，用則各有區分。自羅振玉以來，諸家除以从「人」、从「女」者釋為「白」而外，其从「鹿」、从「罷」、从「罷」者，多釋為「阱」，不可據。

663第(4)辭「丁亥，罷𠂤？允」。此種驗辭形式比較特殊，僅有一「允」字，乃「允罷𠂤」之省畧，蒙上文而省。

663與664乃同時所卜，有一部分屬于同文，可以互證。其驗辭形式亦為：「丙戌卜，在𡆥，丁亥，王罷𠂤？允」；「易日？允」。「允」亦為「允罷𠂤」，「允易日」之省。

3055「…虎隻」
3599 (1)「重工逐亡𢦏」
(2)「辛，王其𠂤來宰虎亡𢦏」
(3)「于來自宰迺逐辰罷亡𢦏」
(4)「…般…」

3055虎字猶保持其較為原始的形態，3599虎字已漸綫條化、符號化。這些虎字很容易辨識，不致造成誤解。康丁以後的虎字符號化的程度較高，考釋諸家或誤釋作豕，或誤釋作犬，實則三者的形體雖近似而區分甚嚴。虎字足部作「𠂤」象有爪，頭部作「𠂤」象有牙，這些形體都是「豕」、或「犬」所不具備的。

商代中原地區盛產虎兕之屬。「宰」即產虎地區之一，卜辭每見于「宰」地獵虎之記載：

《粹》987：「重宰虎弋隻亡𢦏」；
《珠》121：「壬子卜貞，田宰，往來亡𡆥，王𠂤曰吉，丝𠂤，隻兕一，虎一，壯七」；
《存》2.374.1：「壬寅卜貞，田宰，往來亡𡆥，王𠂤曰吉，丝𠂤，隻虎一，壯六」

卜辭記載獵獲之虎每次僅為一、二頭，亦屢數稀少動物之一，其最多者，為《合》194之：「翌癸卯，其焚㞢？癸卯，允焚，隻：兕，十一豕，十五虎，毘廿」。

獵虎之手段多為圍獵，亦有「㷇虎」者。《存》1743：「：王往㷇：㷇，允亡巛」。「㷇」即「暴虎」，《詩・大叔于田》：「襢裼暴虎」，毛《傳》：「空手以搏也。」《論語・述而》：「暴虎馮河」，《疏》：「空手搏虎為暴虎」。歷代傳注家以「暴虎」為空手，徒手搏虎，恐非事實。以卜辭㷇字的形體結構來看，乃从戈从虎，是會意字，其最初的概念謂以戈擊虎。

3577之「逐」，亦為田獵所常見的手段之一。「逐」當為圍獵一種形式。下文還將論及。

四、鹿

256 (1)「弱：」

(2)「王其涉滴射麋鹿，亡：」

(3)「丁丑卜，翊日戊，王異其田，弗每，亡戈，不雨」

598 (1)「戊寅卜，王其逐于向」

(2)「：其省向，翊日征射鹿，㞢」

1998 「其獸鹿」

2539 (1)「丁未卜，象來涉，其乎射鹿」「吉」

(2)「己未卜，象射鹿，既乎：射」

(3)「射兕」

3207 「王重㠯鹿射，亡戈」

卜辭「鹿」之形體變化甚多，主要有：𦎫、𦎫、𦎫等。或以𦎫為「麂」，《說文》以「解麂」為「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是一種傳說中之神獸。釋者以𦎫之形体僅有一角，故以為「麂」字。

形中有户牖。或作麋，从广麋」。

王筠《釋例》則以為許慎所謂「从入回」殊牽強，「此乃全體象形字，不可闌入會意」。戴侗《六書故》謂「象禾露積為囷，上入象覆囷」，此當為陳夢家先生說卜辭「囷」字形體之一所本。

卜辭囷均用其本義。

4511 (1)「壬申出鹿？」

(2)「壬申：其鹿？」

(3)「辛未卜：」

據《乙》7639「貞出鹿？貞亡其鹿？」又《乙》8230「亡其鹿」，第(2)辭補足之當作「壬申亡其鹿」，與第(1)辭為對貞。

五、告鹿、麋

997 (1)「乙酉卜，王往：」

(2)「犬來告又鹿，王往逐」

(3)「弗㞢」

(4)「辛卯卜，王往田，亡戈」

(5)「壬辰卜，王往田，亡戈」

(6)「戊戌卜，王往田，亡戈」

(7)「：王往田，亡戈」

2298 (1)「乙卯卜，王往：㞢」

(2)「从東㞢」

(3)「：亡戈」

(4)「王往田，亡戈」

2169 (1)「壬午卜，王其：」

(2)「其在面𣪊」

(3)「丝用，王隻鹿，」

(4)「弗㞢」

(5)「王田宮」

「𣪊」字作𣪊、𣪊，从羊从皿。或作𣪊，羅振玉《殷釋》中26釋「𣪊」，謂从皿與从禹同。「从」旨亦皿字，卜辭中从皿之字或从「」」。

釋「𣪊」可从。卜辭「𣪊」字之用法有二：一為名詞乃地名。如：

《前》2370：「貞弗其㞢？十月，在𣪊」

《前》2376：「戊辰卜，令𠂤望于𣪊」

一為動詞，陳夢家先生《綜述》513謂「假作養或庫。卜辭『令𠂤𣪊三百射』者，令𠂤教三百射」。其說蓋是。第(2)辭「其在面𣪊」，𣪊字不識，或當為獸名，蓋用為動詞。

《粹》583當釋讀作「其重𦎫？重羊？重小宰？」郭沫若《考釋》誤以「其重𦎫」為「其四𦎫」，李孝定《集釋》851沿其誤，並進而釋「其四毛」，所謂以訛傳訛，展轉附會，不可據。

卜辭「面」字作𠂇、𠂇、𠂇諸形，孫詒讓《契文舉例》下36以為面之古文是也。陳夢家《綜述》536謂「面象露天的谷堆之形」。《說文》：「面，顩所振入也。籀文从首。」象屋實則蓄為麋之正視形，有兩角；𦎫或𦎫象麋之反首回顧形，故只見其一角。亦可以認為，𦎫為𦎫形之進一步簡化以及進一步符號化。

卜辭經常見到有獵𦎫之記載。《後》2.14記所獲之𦎫一次即多達一百六十二頭。可見𦎫不是麋，也不是神獸。

獵麋之手段有「逐」、「射」、「𠂤」等。

2339「象」當為氏族名或人名。《乙》7342「重象令比『冒戾』」，即其例証。

2290 (1)「庚申卜，告曰又鹿，于申㞢？」

(2)「弗㞢？」

(3)「庚申卜，翌日辛雨？」

(4)「不雨？」

卜辭「告」之內容大體可分為二類：一為祭告，其對象為神祖，如「告疫于且丁」（《前》1.25.1），「于大甲告㠯方出」（《後上》3.14），「告秋于河」（《佚》525）等等。一為臣屬之報告，如「戍其來告」（《乙》4578），「翌辛丑出告麥」（《前》4.43.7），「犬中告麋」（《粹》935）等等。臣屬之報告內容多為有關田獵之情報及敵警等。凡稱「告曰」者，均為臣屬之報告，無例外。

胡厚宣先生《甲骨續存序》謂「甲骨文有掌田獵的官名叫犬」，擔任着「發現了野獸就向殷王報告」，並列舉例証加以說明。《存》2.821「孟犬告鹿，其比，㞢」，島邦男《綜類》228.1誤作「其比㞢：告鹿：孟逐」。但121.1讀作「孟犬：告鹿：其比㞢」，則較為近是，同一片兩處釋讀不一，自相矛盾，《綜類》似此等錯誤，所在多有。

《說文》戈部：「戕，絕也。一曰田器。从爿持戈，古文。讀若戚，讀若《詩》云戩戩女手」。卜辭均用為人名。

六、㲋（麋）

53 (1)「：日戊，王其田賀，重又㲋」「吉」

691 (1)「：卜，翊日壬，王其田麇，乎西又㲋興，王干之㞢」「大吉」

(2)「…射又𢦏，其𢦏…」
2298 (7)「戠告𢦏」
2542 (5)「王𢦏𣪊𢦏射，弗每，永王」
2623 (2)「…貞，乙亥，𡆥𣪘…百𢦏用自」
3539 (3)「于𣪘自宇，迺逐辰𢦏，亡𢦚」
3996 (1)「𢦏又𢦏」「吉」
(2)「…又𢦏」

「𢦏」即「麋」。《急就篇》顏《注》：「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卜辭「𢦏」即「眉」，突出其目上有眉的形狀。實則麋的目上有白斑，看上去似眉。或以為「𢦏」即「麋」，或以為「𢦏」即「麋」之初文，均非。

第(2)辭行款不齊，亦可能「辰𢦏」自成一段，「辰」似為地名，但無可考。

3599 第(3)辭辭例較為特殊。謂于「壬」日在「𣪘」地田獵，該地之西部有麋出現，商王于是禽獲之。

641 「于西有麋𢦏」，此類辭例前所未見。

獵𢦏之手段有「逐」、「射」、「𡆥」（𢦏）等，與獵鹿同。

過去著录一次最高獲𢦏為《前》4.4.2之：「壬由卜，㱿貞，𢦏𠂤卒二百出九」。

663 南 所記則更高于此數，達「三百又四十又八」。

2626 不可能是任何記數字。

七 狂（狐）

86 「…寅卜，王其射𡆥白狂，湄日亡𢦚」

3074 「…寅卜…狂其…」

4525 「壬其田…，重又狂𠂤」

「狂」字羅振玉《殷釋》31、王襄《類纂》11.46、商承祚《類編》11.7均釋「狼」。葉玉森《集釋》2.16釋「狐」，謂「古人田游，固以獲狐為貴，以其皮可製裘也」。郭沫若《卜通》128頁謂「它辭有言獲狂若干者，自是狐鹿，狼與鹿不能同時獲得也。亡音古讀無，與瓜音同在魚部。即讀陽部音，亦與瓜為對轉字」。

「狂」當以釋「狐」為是。卜辭多見田獵獲狐之記載，而其繇辭皆曰「吉」、「弘吉」，同。

「…貞：田雚，亡𢦚…狂四」 《甲》318

「戊辰…田雚…亡𢦚…曰吉…獲狂卅又七」 《甲》478

「王田于雚，往來無𢦚…弘吉…丝𠂤，獲狂八十又六」 《佚》547

「王𠂤曰大吉，在四月，丝𠂤，獲狂十又三」 《前》2.27.5

「之日戰，允𠂤獲虎一，鹿十四，狂百六十四…」 《乙》2908

田獵所禽獲者，尚有「白狂」（《粹》956，《存》2.372）卜辭記載田獵「獲狂」之事極多，一次可高達一百六十四只。陳夢家《綜述》553頁謂殷墟發掘未見狼之骨骼，是「狂」當釋「狐」之旁證。

八、雉

1103 (8)「𢦏又雚…」「吉」

4033 (1)「癸酉卜，王其田，遘雚，𢦏乙亡…」

(2)「𢦏戊田，遘雚亡𢦚，弗每，永王」

(3)「…田亡𢦚」

(4)「𢦏𠂤」

卜辭雉字形體很多，或从矢作𨚕，或从夷作𨚕，實則「夷」為有繳之矢。《說文》雉之古文作鷕，从𨚕乃象形之演變。《柳簋》夷字即作𨚕，說見《釋林》62頁。

卜辭尚有獨體象形之雉字：

2395 (1)「𢦏𡆥亡𢦚」「吉」

(2)「𢦏酒𡆥」「吉」

(3)「𢦏𡆥𡆥」

(4)「其𠂤大𡆥」

𡆥字卜辭習見，諸家多混入焚字，均誤。

《合》354：「甲寅卜，乎鳴网𢦏隻？丙辰風，𢦏五」。

此為雉字之初形，同版其它諸雉字則均从矢。

《甲骨文編》0971誤合上文网為一字。屈萬里先生《甲骨文考釋始區分為二字，但以為「不知何鳥」。

島邦男先生《綜類》236-2雖對此形體有所懷疑，仍附入雉字，則是正確的。

九、魚

637 「庚寅卜，翊日辛王𠂤省魚，不遘雨」「吉」

漁與獵屬于同一性質。就廣泛的意義而言，漁亦屬于狩獵的範疇。

《前》4.3.4：「王狩京魚𠂤」，是魚亦可以稱「狩」。

卜辭有「省田」、「省亩」、「省魚」則為前此所未見。

于省吾先生讀卜辭「𠂤」為銳，意為「速」（《釋林》64頁）。

《屯南》528：「弗其𠂤比：其遘雨」；「弗遘，弗𠂤」，亦與田獵有關。

十、𢦚

2376 (1)「…戉卜，其𢦚𠂤」 352

(2)「𠂤」

(3)「𢦏永𢦚𢦚，𠂤又…」

(4)「𠂤」

2326 辭均殘。第(3)辭「𠂤有…」所缺乃獸名，當是「虎」字。就目前所掌握之資料，以「𢦚」為手段，所禽獲者唯有「虎」，未見有它種野獸。

「𢦚」假作「𢦏」，卜辭「𢦏」字作「𢦚」或增林或增艸，或增𣎵作「𢦚」、「𢦚」、「𢦚」等形，其作「𢦚」者（《粹》664），即篆文「𢦏」字之所本。

「𢦚」字卜辭習見，諸家多釋為「焚」，不確。契文「焚」字作𢦚，兩者形體及用法均有區別，不得混同。

𢦚字作𢦚、𢦚諸形，从屮與从𠂤乃焚與𢦚二字在形體上之根本區別。

《左傳》昭二十七年：「遂令攻郤氏，且𢦚之。國人弗𢦚。令曰：不𢦚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𢦚也。令尹炮之。」契文𢦚字即象執「編菅」或「秉杆」之類的火炬以焚草木之形。

「𢦚」是一種大規模的圍獵形式。其情況當如《詩・大叔于田》所描寫的：「叔在藪，火烈具舉」，鄭箋：「列人持火俱舉」，契文𢦚即象持火形，所以驅赶隱藏之獸，故下文接以「禮裼暴虎，獻于公所。」乃「列人持火俱舉」之後，猛虎奔突而出，从而搏之。

《摭續》121「王其𢦚㲻迺秉，王于東立，虎出，𠂤」和本辭的「𢦏永秉𢦚，𠂤又虎」是近似的。

執火炬以驅野獸，圍而捕之，這種狩獵方法，今日少數民族猶有沿用。孔穎達《疏》謂「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乃不明狩獵之具體情況而誤解《詩》義。

《綴》218：「壬寅，王卜，在㠯師貞，今日步于永，亡災？」

「癸卯，王卜，在永師貞，今日步于…」

《明續》786：「癸卯卜，黃貞：王旬亡𡆥？在正月。王來正人方，在攸侯喜鄙永。」其地近于攸。

茻、艸、𠂤諸形，當釋作「𦎫」。《說文》：「𦎫，燒也，从火𠂤聲」。契文𦎫字即象執火炬以燃草木之形，《摭續》121有辭云：

「王其𦎫𠂤迺，亡𢦚，東立，虎出，𠂤」。

李旦丘《考釋》疑「𦎫」為「樵」，釋「虎」為「豕」，又疑「豕出」為「逐」字之誤。均屬臆測。

魯實先先生以「𦎫」為「焚尹聲」，其作𦎫者，則以為「从尹之繁文，或以為从君之省」。其說不可信。

𠂤或𠂤乃完整之形體，不得加以割裂。且尹作𠂤，其手在上。如手在下則成𠂤，乃「支」字，與「尹」字無涉。

「焚」作𦎫，與「𦎫」義俱相近而實有別。卜辭記狩獵利用火以驅野獸，或稱「焚」，或稱「𦎫」。但「𦎫」可用為祭名，而「焚」則未見有用作祭名者，此其大別。且，「焚亩」均作𦎫，不作𦎫，亦可證明二字用法有別。燒山林曰「焚」，執火炬曰「𦎫」。

卜辭「𦎫」字或省作𦎫，又變體作𦎫，當即「𦎫」字。「𦎫」與「𦎫」實本同源，後以用各有當，乃區分為二。《說文》訓「𦎫」為「溫」，義實晚出，《詩・桑柔》：「誰能執𦎫，逝不以濯」，當以《釋名》訓「𦎫，𦎫也，如火所燒𦎫也」為是。「誰能執𦎫」引申之泛指一切燃燒物言之，是以詩人以「誰能執𦎫」為言。卜辭「𦎫」、「𦎫」通用無別。

至于「𠂤」字作𦎫與「𦎫」形近，但區分甚嚴。

卜辭又有𦎫字，唐蘭《天壤閣》46片考釋與「𠂤」字混同，並釋為「𦎫」，且論列諸家之說甚詳。𦎫字近于「𦎫」，而从𠂤，近于「𠂤」而从屮，均不類，卜辭僅見，為人名，字不可識，存以待考。此片為占問往「𢦚」或「徙」田獵之事，「𢦚」「徙」為商王經常田獵之所，卜辭累見。古代圍獵，每焚山林以驅野獸，《管子・輕重甲》：「齊之北澤燒火」，注：「獵而行火曰燒。」《詩・大叔于田》：「火烈具舉」，皆為行獵舉火。《摭續》121即占問商王于𠂤「迺」、「迺」之麓列隊舉火，迫使虎出，王候于東，禽獲其虎之事。

卜辭在占問𦎫獵的同時，每每占問風雨，蓋有風雨，均與執火炬以逐野獸這種狩獵方式有所不利。

郭沫若先生讀「𠂤」為「从」，讀「虎」為「丂」。據《走南》2067：「王其𠂤从」，「从」之省，且「𠂤」字作𠂤，「从」字从「人」作𠂆，形體亦殊，不得混同。

《宁》1293：「東𠂤兕」

《南明》734：「己丑卜，王東壬𠂤虎，𠂤？」

卜辭所「𠂤」者唯有虎，有兕，未見有雉兔之屬。

《後》下36.6：「乙巳卜，東西隹𠂤？」

「乙巳卜，東北隹𠂤？」

諸「𠂤」字均當讀作「畢」，為動詞。乃「畢弋」之義。如讀作「比」，訓為「頻」則不詞。「虎」字爪部作「𠂆」形，乃此期區別于「犬」字之特徵。

十二、𦎫

2170 (1)「于𦎫𦎫𠂤𠂤」

(2)「其𦎫于東方𢦚𠂤」

(3)「…于北方𢦚𠂤」

「𦎫」字从网、从目，諸家隸作𦎫，陳夢家先生謂「𦎫是動詞…，乃是設網以獵」（見《綜述》514頁）。

饒宗頤先生以為「𦎫」與「罝」同字，但讀作《詩》「罝人其阻」之「罝」（《通考》536頁）說有可尚。

《前》4.42：「往罝…其罝？」

「罝」顯然不是地名，當如陳夢家先生所言，「乃是設网以獵」。葉玉森《集釋》據此以「罝」為地名，非是。

《粹》1003：「貞，𦎫𠂤鹿𠂤？」

此貞問「𦎫」𠂤地之鹿是否有所擒獲，「𦎫」為動詞，指狩獵之手段，「罝人其阻」之「罝」，今本作

「乙卯卜：𢦚：雨…」《京津》4494與此片之「其𠂤大風」，可相印証。

「𢦚」、「徙」均為殷王經常田獵之地。

著名之《寧丰骨》刻辭，即記載「王田于𢦚𠂤，𢦚地在河南沁陽附近，李學勤先生《殷代地理簡論》對此有較詳細的論證。

「徙」地與「盂」、「宮」等鄰近，李學勤先生以之屬于「盂」區，「𢦚」屬于「敦」區。今「𢦚」與「徙」同版，前所未見。這對于進一步了解商王之田獵地望，或許能提供一些綫索。「徙」字于省吾先生釋「省」，見《釋林》第133頁。

十一、七

2067 1010「…虎，王其𠂤，𠂤？」

「…告又𢦚，王其𠂤从？」

此「𠂤」字用法較為特殊，乃動詞，亦狩獵方法之一種。

《甲》673有辭云：

「干辛田，𠂤？王𠂤，𠂤。」

屈萬里先生《考釋》謂「𠂤」當讀為「比」，引《史記・呂后本紀》「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比猶頻也」，「王比𠂤者，言王頻有擒獲也。」屈說不可據。

「𠂤」當讀如「畢」，王筠《說文釋例》說解「𠂤」字云：「《詩》有捄棘𠂤，《毛傳》：𠂤所以載鼎實，則亦是𠂤也。」是「𠂤」與「畢」通假之証。《詩・駉》又云：有捄天畢，毛以為掩兔之畢，鄭以為助載《詩・鴛鴦》：「畢之羅之」；《國語・齊語》：「田狩畢弋」，《毛傳》謂「畢所以掩兔也」；韋注謂「畢」泛指掩捕禽獸言之。

《粹》1148：「癸卯卜，戊王其𠂤虎，𢦚…」

十三、逐

664 (4)「在𦎫，丙戌卜，今日王令逐兕，𠂤？允」

997 (2)「乙酉卜，大來告又鹿，王往逐？」

卜辭「逐」字不同于後世一般「追逐」之義，而是一種比較具體的狩獵方式。「逐」互訓，典籍中追與逐在用法上也沒有嚴格的區分。而卜辭的「追」與「逐」則判然有別，卜辭「追」之對象為人，「逐」之對象為獸，从不相混。下列的卜辭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逐」的具體涵義：

《綴》176：「其逐𠂤鬼，自西、東、北亡𢦚？」

這顯然是種圍獵的方式。圍獵一般都是三面包圍，將野獸从其隱藏處所驅出，然後加以捕獲。

《合》116通版都是「逐鹿」的記載，其中有一段刻辭為：

「我東卅鹿逐，允逐，隻十六」。

「逐」卅鹿，獲取其十六，也顯然是一種圍獵的形式。

晚期卜辭常見「王田，衣逐亡𢦚」的記載，李學勤先生謂：「衣讀為殷，訓『同』或『合』，衣逐

即合逐之意」（《簡論》7頁），這是正確的。

十四、斁

125 (1)「貞派斁𠂤」
3096「…王乎斁…」
4196 (1)「貞𡆥斁𠂤」

闕于斁字，歷來有爭論。

《粹》955：「貞𡆥斁，隻又大鹿，亡𢦏」。郭沫若先生《攷釋》以「𡆥斁」為地名，蓋讀「斁」為麋。

《甲》337：「弜斁𡆥」，屈萬里先生《甲骨文字考釋》則以為斁「可能是作為椓、麋二字的合文使用的」（刊《古文字研究》第四輯）。

據《佚297》：「丁丑卜，狄貞，王𢀛眔斁，亡𢦏」，「𢀛眔」即「貪麋」，足證斁不得讀作麋，亦不得讀作「椓麋」。

「𡆥」為地名，字从阜从心，𠂤為心字，與貝有別。屈萬里隸作「𡆥」是對的，一般隸作「𠂤」，則非是。于省吾先生《釋林》有《釋心》一文，論之甚詳。

「貞𡆥斁」，「貞𡆥眔斁」，斁當如屈萬里先生所言，乃指某種狩獵方式。

3091「…王乎斁…」，此種辭語結構，「斁」只能是動詞性質。

十五、𢀛

629 (2)「庚寅卜，其區𢀛？」
(3)「弜區𢀛？」
1998「其𢀛麂？」

3358「…王射兕，𢀛？」

卜辭𢀛字作𠂤諸形。諸家釋讀不一。

羅振玉謂：「象捧雖牲于示前，後或省从一手」。（見《類編・待問編》12）

郭沫若隸作𢀛，謂「𢀛字習見，上佳字均倒書，或从𠂤以倒提之」。（《粹》135《考釋》）

吳其昌隸作「𢀛示」，謂「字誼為倒執鳥類以祭之祭名」。（《書契解詁》139）

胡光煒《說文古文考》則謂「此亦棄字之類」。

李亞農《掇續》27釋𢀛，以為「謝神之祭」，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从之。

唐蘭《天》82《考釋》隸作「𥘅」，李孝定《集釋》105隸作「𥘅」。

此字現从郭沫若隸作𢀛，便于書寫耳。

「𢀛」用為祭名，諸家無異詞。卜辭有「𢀛兕」：

「貞今𢀛兕」；弜𢀛兕」

「貞𢀛兕東今日」

卜辭又有「𢀛虎」：

「乙未卜，其𢀛虎」：

「乙未卜，其𢀛虎，陟于且甲」，

「貞𢀛虎，于父甲𡆥」《掇續》36

上述辭例，舊均不得其解。《天》82有辭為「貞子𡆥隻鹿，𢀛于…」。顯然「𢀛」祭與田獵有關。

《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注》引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

《詩・吉日》「既伯既禱」，《說文》引此作「既禡既禂」。「𢀛」當亦為「田禱多獲禽牲」之祭。卜辭獵兕，獵虎，獵鹿多有舉行「𢀛」祭者。

「王射兕・𢀛」者，謂商王將獵兕，占問是否先行「𢀛」祭，以求神祖之祐助也。

「𢀛」祭所用之牲還有「馬」、「牛」、「𠂤」

「彭𢀛且乙二牛」《粹》135《卜通》163

「一𠂤𢀛」《合》206

羅振玉謂「𢀛」是「蒿雛之祭」，據卜辭則「𢀛」所蒿不必是雛，郭沫若已言之。

李學勤《簡論》據《佚》427及518，謂：商王武丁𢀛，是祈求獵物的儀式」（19頁），這種理解是正確的。

十六、田獵之方位選擇

629 (4)「王往田，从南𢀛？」
1124 (1)「乙酉卜，王往田，从南𢀛？」
(2)「从南𢀛？」
(3)「…戋」
1148「亥卜，其…斁孟東𢀛？」
1359「…南𢀛？」
2745 (1)「戊午卜，王往田从東𢀛？」
(2)「…白東𢀛？」
4585 (1)「从白東𢀛？」

卜辭于田獵經常注意方位之選擇，其原因蓋需要考慮下列諸因素。

一為與獸群之出沒有關。田獵地區範圍較大，野獸遊動無常，須選擇獸群較為集中之方位進行狩獵。

《毛南》641：「…卜，翊日壬王其田麶，平西又𢦏興，王于之𢀛」。是麋群集中于麶之西部，故「王于之𢀛」。

一為與狩獵所采取之方式有關。尤其是焚田、麶田，采用火攻，與當時之風向有關。

《毛南》2395：「𡆥啓燮？」「𡆥參燮？」「其遘大風？」

田獵時風雨之有無固然是一種因素，而風向亦當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且獸類之嗅覺、听覺皆甚靈敏，必須自下風始能近之。

一為與地形有關。圍獵時追逐獸群，須考慮其可能奔逃之方向，然後加以堵截。

《綴》176：「其逐𠂤𢦏，自西、東、北亡戋？」

此乃于西、東、北三方圍堵追逐，而于南方迎截。

附：鱒

漁與獵，其性質是相同的。卜辭有關漁的記載很少，不似田獵活動之頻繁。

卜辭「魚」、「漁」、「漁涿」、「鱒」諸字在形體及涵義上都有嚴格的區分。

「魚」通常為名詞，與後世之用法同。有時假作「魯」，訓作「嘉」，在卜辭其形體亦作「魯」。

卜辭的「漁」則但用作人名，與後世之漁有別。

《前》6.50.7：「…王濩，十月」。濩，動詞，即後世之「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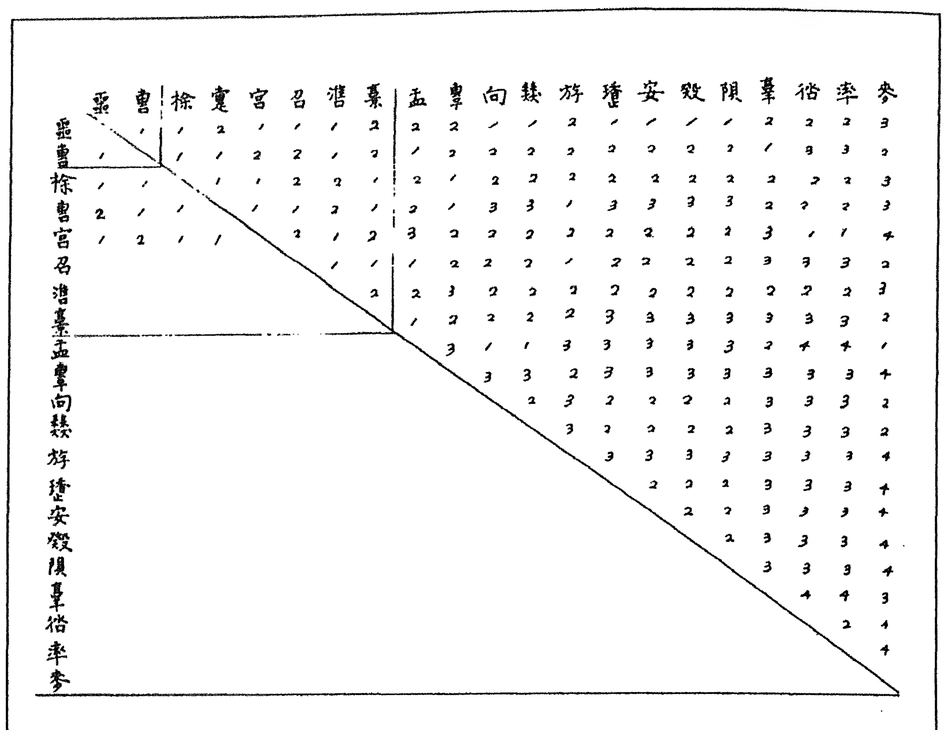
《粹》1309：「其鱒」；《粹》1565：「弜鱒」，郭沫若先生謂「當即漁字之異」，則不夠確切。在卜辭「鱒」與「漁」的：但又謂異。

《屯南》3060：「弜鱒」，其形體與辭例均與《粹》1565同，用作動詞，蓋張網以捕魚之專用字。

田獵地區

卜辭所見商代的地名甚多，尤其是集中反映在田獵方面。對于這些地名的考證，學者們作了大量的工作，較為系統而全面的有：陳夢家先生的《殷墟卜辭綜述》的《方國地理》章；李學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簡論》；島邦男先生的《殷墟卜辭研究》中《甲骨文之地名》章；松丸道雄先生的《殷墟卜辭中田獵地的劃定》等。

卜辭的地名有一些雖然難以詳考，但其相對方位還是比較清楚的。松丸先生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並進一步根據卜辭的記載，將四、五期各田獵地之間相距行程的日程、列表加以說明，現移录於下（前書第84頁）：


參 率 徂 葦 隕 致 安 璧 斿 綦 向 鼻 孟 臺 徐 曾 亞

盂—諸家較為一致的意見是：「盂」即「邘」，《左傳》僖公廿四年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地在今河南沁陽西北。

向—郭沫若先生以為即《小雅・十月》「作都于向」之「向」，在今河南濟源縣南（《卜通》640）。

𠂤（鼻）—陳夢家先生疑為「即今武陟縣西之懷」（《綜述》308）。

4452 第(3)辭「翊日辛」下尚多出一「其」字，可能屬於另一段已殘泐之刻辭。

745
(1)「于…亡…」
(2)「于宮亡𡆥」
(3)「不雨」
(4)「其雨」
(5)「王其迭于𣪊亡𡆥」
(6)「辛巳卜，翊日壬王其迭于囚」

2136
(1)「壬午卜貞，王其（田）𠂤亡𡆥」
(2)「乙酉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3)「辛卯卜貞，王其…亡𡆥」

2306
(1)「辛酉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2)「壬戌卜貞，王其田𠂤亡𡆥」
(3)「戊辰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4)「辛未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5)「壬申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2323
(1)「辛亥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2)「壬子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3)「（辛）酉卜貞，王其田𠂤亡𡆥」

(4)「壬（戌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5)「乙丑卜貞，王其田亡𡆥」
(6)「戊辰卜貞，王其田亡𡆥」
(7)「戊寅卜貞，王其田𠂤亡𡆥」
(8)「辛（巳）卜貞，王其田亡𡆥」
(9)「戊子卜貞，王其田𠂤亡𡆥」
(10)「乙未貞，王其田亡𡆥」

2640
(1)「辛（酉）：其田𣪊亡𡆥」
(2)「壬戌卜貞，王其田亡𡆥」
(3)「戊辰卜貞，王其田𣪊」
(4)「戊辰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5)「辛未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6)「壬申卜貞，王其田𣪊亡𡆥」

2711
(1)「辛丑，翊壬王其迭于𠂤亡𡆥」「弘吉」
(2)「于徐亡𡆥」「吉」
(3)「于𣪊亡𡆥」「弘吉」
(4)「于宮亡𡆥」「吉」

2718
(1)「戊子卜，翊日辛王…于𠂤亡𡆥」
(2)「丁酉卜，𠂤」「吉」
(3)「弗𠂤」「吉」
(4)「遘（雨）」
(5)「𠂤」「吉」
(6)「不𠂤」

(5)「𠂤𠂤」
(6)「于徐亡𡆥」「吉」
(7)「于喪亡𡆥」「弘吉」
(8)「于盂亡𡆥」「吉」
(9)「吉」

𠂤和𣪊都是商代重要地點之一。其字形亦變化較多：

𠂤（鼻）——𠂤

另外尚有一些較細微的變化。

745之𣪊乃𣪊字之未刻全者。不能認為是𣪊字之異體。

根據卜辭的記載，𣪊與宮、榆、𠂤、喪等地都相隣近。而與「囚」見于同版，屬首次出現。

2323記載「辛酉」田于𣪊，次日「壬戌」即田於𣪊，2640記載「辛酉」田于𣪊，次日「壬戌」即田于𠂤，是兩地相距不超過一日路程。

2640第(3)辭與第(4)辭均為「戊辰」王田于𣪊，此種情況較為特殊。第(3)辭與第(4)辭之間尚有一段刻辭，已被刮削無存。據此可以肯定，此片刻辭是經過原貞卜者審查檢查過，不會存在契刻上的錯誤。且「戊辰」與「辛未」之間不可能有其它的「規定田獵日」。2711與2718，𥎦與𥎦形體不一，均為「徐」即「榆」字。《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2726
(1)「庚戌卜王𠂤𣪊田亡𡆥」「弘吉」
(2)「于壬田𣪊亡𡆥」「吉」

2739
(3)「…𠂤…亡𡆥」
(1)「丁丑卜，翊日戊，王其田𠂤，弗𠂤」「弘吉」
(2)「𠂤𠂤田亡𡆥」
(3)「于壬迺田祝亡𡆥」「弘吉」
(4)「辛其雨」「吉」
(5)「壬其雨」「弘吉」
(6)「弘吉」
(7)「壬不雨」「吉」

2851
(1)「于戊田，亡𡆥，𠂤王」
(2)「辛酉卜，翊日壬王其田于𠂤，七日亡𡆥」
(3)「𠂤迺田七日亡𡆥，𠂤王，弗每」
(4)「𠂤」

𣪊地在滴水之對岸。《京津》4470：「王其田，涉滴至𣪊，射又虎，𠂤」。郭沫若先生考釋誤以「虎」為永。是至𣪊必須涉滴。

《粹》950：「涉滴至𣪊，射又虎，𠂤」。郭沫若先生考釋誤以「虎」為永。是至𣪊必須涉滴。

𣪊地盛產鹿，《掇》276；《粹》1003；《拾》63均有於𣪊地獵鹿之記載。《粹》1003「其𠂤𣪊鹿𠂤」，郭沫若考釋誤讀「其」為「貞」。此「其」字缺刻橫畫。島邦男先生《綜類》188-3、228-4引录時亦沿襲其誤，摹作「貞」。

李學勤先生認為：《南南》2.207有𣪊麓，所以𣪊是山丘名，其地與商王所居隔滴相對」（《簡論》//頁）。

762
(1)「辛巳」
(2)「弗𠂤𠂤麓」
(3)「王重成麓𠂤亡𡆥」
(4)「𣪊𠂤成麓」
(5)「王重𠂤田，湄日亡𡆥」

《粹》935：「戊辰卜，在𠂤，犬中告鹿，王其射，亡𡆥，𠂤」。

(6)「東成田湄日亡𢦏」

「漫篇」前所未見，可證漫不一定是水名，既稱「漫篇」，則漫在此為山丘名無疑。商王亦曾在漫地「𤰔(暴)虎」(《契》643)，是漫地為虎鹿出沒之較大獵區。卜辭有「子婁」，為人名，亦為地名，曾卜「婁受年」(《乙》1966)、「婁」地之水即名「漫」。是「婁」與「漫」作為地名而言，並無區分。只是「婁」為地名，「漫」為水名。水上不可能田獵，故「漫」在此實亦是地名。「婁」亦或隸作「𠂤」，不从「貝」。卜辭心與貝在形體上的不同，王襄、郭沫若、屈萬里諸先生皆曾言及。于省吾先生《釋林》更有詳細的論證(見361—367頁)。

「心」、舊均隸作「陏」。字實从「心」，「陏」亦稱「心京」。「京」有兩種涵義：一為「高臺」。《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皇矣》毛傳：「大阜」，(見《詩》《定之方中》及《皇矣》毛傳)；一為「高臺」。《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是「京」既可以是自然的高丘、大阜；又可以是人為的高臺。心京當屬自然的高丘。商王曾于心地獵鹿(《存》1.1968)、獵虎(《人》2117)。

2386 (1)「丁卯卜，翊日戊王其田亡𡆥」「吉用」

(2)「弘田其每」

(3)「東田省亡𢦏」「吉用」

(4)「東受田亡𢦏」「吉」

(5)「東盎田亡𢦏」

(6)「東⿰田亡𢦏」「吉用」

(7)「東𣪊田亡𢦏」「吉」

(8)「…田…」

(9)「其戰亡𢦏」

⿰字或作⿰(《粹》1569)，从虛框與从點是一樣的。「宙」字或作⿰或作⿰即其證。或作⿰，為其主要形體，均省「宀」。

「盎」地盛產狂(狐)。《前》2.22.1一次即于「𡆥」地亦盛產狐、亦有鹿。《摭續》135曾記載于𡆥地同時獵狐與鹿。

722 (1)「…卜，今日壬，王其田，在⿰北，湄日亡𢦏」

(4)「今日壬，王其田⿰西，其𡆥，亡𢦏」

(7)「王其田，至于𡆥，湄日亡𢦏」

「⿰」字前所未見，地近于「𡆥」。而「𡆥」則與「盂」相距僅一日程，商王曾在此地獵鹿(《摭》1.440)。

「⿰北」即⿰地之北，「⿰西」即⿰地之西。田獵時每每選擇方位。第(4)辭「其𡆥」，「𡆥」即「𢦚」字，為狩獵之方式與手段，謂扒火炬以逐野獸。此種狩獵方式，不能不攷慮到當時的風向，故必須選擇狩獵之方位。

2331 (1)「丁巳卜，翊日戊，王𤰔田省」

(2)「其𢦚」

(3)「東⿰田亡𢦏」

(4)「…𣪊…亡𢦏」

「⿰」地近于「𣪊」。「𣪊」亦為著名田獵地之一，商王曾在𣪊地獵犀(《粹》1010)；獵鹿(《佚》449)；獵兕(《續》4.55.5)；獵狐(《前》2.22.1)。

《粹》991「王其田⿰」，郭沫若先生謂：「即金文𢦚字」，「均从犬从隹，《書・堯典》、《顧命》及《大雅・民勞》均作柔遠能邇，是𢦚與邇通」，「𢦚實⿰之省。⿰當从犬⿰聲，⿰者𢦚之異，从臼與从凡同意。是⿰若𢦚當是獵之古文矣。卜辭每假省為獵，言田省，此言田⿰，文例相同」。郭沫若先生釋⿰為獵，則非是。⿰為地名，不得讀作獵。

以上地名共36，根據其相互系聯情況，可分為三個組。這只是以《屯南》資料集合起來，則系聯情況要複雜得多。

4457「穆」字作⿰，與「𡆥」字形體有別，李學勤先生《簡論》18頁區分「𡆥」、「穆」為二字，是正確的。于省吾先生《釋林》(354頁)曾論穆字之形體甚詳。

除《表一》所見田獵地名外，《屯南》尚有無同版关係之田獵地。

《屯南》所見田獵地名同版關係表（表一）

(1)

《屯南》編號	1 喪	2 盂	3 宮	4 𡆥	5 帆	6 向	7 囚	8 ⿰	9 𣪊	10 𠂤	11 𡆥	12 ⿰	13 𢦚
249	•	•	•										
322	•	•											
334	•	•	•										
392	•	•											
549	•	•	•										
660	•							•	•	•	•		
745			•				•		•				
962	•		•										
1137		•	•										
2136									•	•			
2168		•		•									
2192		•	•										
2205		•			•								
2306									•	•			
2323									•	•			
2357		•	•										
2430			•	•									
2531												•	•
2542						•							•
2640										•	•		
2711				•						•	•		
2718	•	•		•							•		
2736	•	•	•										
3193	•	•	•										
3573	•	•											
4022		•	•										
4452	•	•				•							

(2)

《屯南》編號	14 喪	15 ⿰	16 𢦚	17 盎	18 陏	19 祝	20 ⿰	21 ⿰	22 ⿰	23 ⿰	24 穆
722	•	•									
730			•	•							
2386	•			•			•	•			
2726			•		•						
2739			•			•					
4451								•			•
4490								•	•	•	

(3)

《屯南》編號	25 參	26 ⿰	27 成	28 ⿰	29 門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217					•	•	•					
262			•	•								
2061								•	•			
2385	•	•										
2409										•	•	•
2851		•		•								

《屯南》所見田獵地名表（表二）

	地名	《屯南》編號
1	𡆥	53
2	⿰	86
3	派	125
4	帆	371
5	⿰	641
6	⿰	664
7	⿰	999
8	⿰	1098
9	帆	2090
10	𣪊	2116、3777
11	𢦚	2150
12	宰	2751
13	羌	3025
14	⿰	3207
15	𢦏	3759
16	⿰	4045
17	⿰	4357

田獵日

941 其次序之排列如下：

(7) 七𠂤 … 往田 辛未卜 (6) 其雨 (5) 不雨

(3) 丙寅卜：其雨 (4) 丁卯王往田七𠂤

(7) 其雨 (1) 丙寅卜

第(3)辭尚有殘畫不甚清晰，有可能為：「丙寅卜，翌丁卯其雨」。

952 (1)「戊：王…七…」

(2)「…巳卜，王往田七𠂤」

955 (1)「戊子…」

(2)「…巳卜，王其(田)七𠂤」

1013 (1)「庚申卜，王其省戈田(于)辛亡日(亡𢦏)」

(2)「于壬亡日七𠂤，𠂤(王)」

(3)「王其省戈田，于乙亡日七𠂤，𠂤(王)」

田獵日亦為卜辭最常見的例行占問內容之一。

「王其田」與「王其省田」當有所區別。「王其田」為商王亲自參加狩獵活動。「王其省田」為商王巡視其臣屬之狩獵活動。

「亡𢦏」謂終日、整日無災。《易・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9)「己未卜貞，王其田亡𠂤」

(10)「辛酉卜貞，王其田亡…」

(11)「乙丑卜貞，王其田亡𠂤」

2178 (1)「辛巳卜貞，王其田亡𠂤」

(2)「乙酉卜貞，王…亡𠂤」

2266 (1)「…貞，王…」

(2)「壬午卜貞，王其田亡𠂤」

(3)「戊…卜貞，王其田亡𠂤」

(4)「…其田…𠂤」

2494 「庚申卜，翊日辛王其田…亡𠂤」「大吉」

卜辭「亡𠂤」、「亡𠂤」、「亡𠂤」均為「無災」之意。沒有區別。

但作為𠂤、𠂤、𠂤諸字之本身而言，其區分則極嚴格。

「𠂤」為動詞，意為征伐或侵犯，敵我之軍事行動皆可謂之「𠂤」。

2489 2405 2319 (1)「戊子貞，王往田亡𠂤」

(2)「乙酉卜貞，王其田亡𠂤」

2489 (1)「丁未卜貞，王其…𠂤」

(2)「戊申卜貞，王其田亡𠂤」

(3)「…卜…其…」

《丙》66：「貞我史其𠂤方！」

「貞方其𠂤我史？」

「𠂤」或「𠂤」均無此等用法。

「𠂤」則用為名詞，乃方國名。《合》118：「王固曰吉，𠂤。之日允𠂤亡方。十月」

4562 (1)「弜田其每」

(2)「重壬省田亡𠂤・𠂤王」

(3)「重今日辛省田弗每」

卜辭「省王」亦作「𠂤王」，是，「𠂤」乃「省」或「徫」之異體。或釋「𠂤」為「行」、為「道」，均非是。

《存》1965：「王其田重乙，涓日亡𢦏，𠂤王・𠂤」，與此辭例同。

2157 (1)「庚子卜貞，王其田亡𠂤」

(2)「辛丑卜貞，王其田亡𠂤」

2172 (1)「…貞…其田亡𠂤」

(2)「戊子卜貞，王其田亡𠂤」

(3)「辛卯卜貞，王其田亡𠂤」

(4)「乙未卜貞，王其田亡𠂤」

(5)「戊戌卜貞，王其田亡𠂤」

(6)「辛丑卜貞，王其田亡𠂤」

(7)「壬寅卜貞，王其田亡𠂤」

(8)「戊申卜貞，王其田亡𠂤」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廣雅・釋詁》：「屯，滿也」。「屯」有滿、盈之義，「屯日」猶它辭「終日」之意。

「𠂤王」卜辭所習見，字亦作「徫」。于省吾先生《釋林》(388頁)謂「𠂤即古咏字」，乃歌頌之義。《佚》951：「亡𢦏！徫王，大吉」；《甲》2608：「既𠂤，王其田，徫」，似「𠂤」與「受又」同義。或稱「𠂤」，或稱「𠂤王」，或稱「王𠂤」，均同義。

4363 「戊申貞，王其田亡𠂤」

4405 「…貞…亡𠂤」

4447 (11)「乙卯貞，王往…亡…」

(2)「…卜，…其…來…𠂤」

4474 「壬辰卜貞，王其田亡𠂤」

4476 (1)「乙…」

(2)「戊申卜貞…」

(3)「辛亥卜貞，王其田亡𠂤」

(4)「戊午(卜)貞，王(其)田亡(𠂤)」

(5)「辛酉卜貞，王其田亡𠂤」

4447 第(2)辭可補足為「王其田往來亡𠂤」。「𠂤」字由「𠂤」形演化而來，其後則增聲符「中」作「𠂤」或「𠂤」或簡寫作𠂤・其演變之次序為：𠂤→𠂤→𠂤、𠂤、𠂤。

《存》2166：「戊子卜，穷貞，王逐𪒝采于沚・亡𢦏？之日王逐𪒝，先亡𢦏，隻𪒝八」。

《佚》271：「乙卯卜，行貞，王其田亡𠂤」。

「無災」之內容包括比較廣泛。《後》2.39.1「貞竝亡𢦏，不喪眾」。是人員之喪失亦為「災」的內容之一。田獵時「無災」的內容則為不遘風雨及其它事故，一般均屬例行占卜，以祈求田獵時的平安並能有所獵獲。

自李學勤先生在《殷代地理簡論》中指出「商王狩獵是有一定日期的」，「大體說來，在丈丁以前，商王獵日以乙戊辛壬為常，丁日為變；帝乙、帝辛時暑予放寬，以乙丁戊辛壬為常，庚日為變」(21-4頁)，松丸道雄先生在《殷墟卜辭中田獵地的劃定》一書中，對此問題作出進一步系統的研究。其結論是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田獵日無具体限制，第二期的某個階段，開始將田獵限于乙、戊、辛三日的范圍之內。第三期又加上了壬日，以乙戊辛壬四日為田獵日。此種情況延續到第四期。第五期又加上了丁日，田獵日變成了乙、丁、戊、辛、壬五天。而且在「王徃」卜辭中，還加上了「己日」。「庚日」也每每發生占卜(70頁)。

根據《屯南》的資料，情況基本上是如此，但也有少數的例外。而這種例外，松丸先生曾經注意到並分析過。下面我們按傳統的五期劃分法列舉如下，這僅僅是為了便於作比較的觀察，並不等於我們完全贊同五期的劃分法。

335
(1)「弜庚申其雨」
(2)「重庚午東于衆田不遘大雨」
(3)「弜庚午其雨」
(4)「…干…重…不遘雨」

此當屬四期卜辭。第(2)辭的「庚午」應為田獵日，這是一個例外。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東」字的用法較特殊，過去未見此種辭例。

《粹》845：「翊日庚其東乃霽邻秉來庚又大雨」(下畧)

郭沫若先生《考釋》謂「東」字「葉玉森釋為秋，今與夏祭之寧共見，足證其謬。以辭意推之，余意當是釋之古文，从禾加束，以示莖之所在，指事字也，字在此則讀為旱」。

否定釋東為秋是對的，讀「東」為「旱」則是以意為之，缺乏根據。所有卜辭諸「東」字，都不可能讀作「旱」。陳夢家先生曾以「東」為月名，以為「與農事有關」，亦不可據，關於「東」字的解釋，只能存疑。

(4)「王其田𠂤，征射…兕，亡戈，祐(王)」
(5)「王…兕…亡戈，祐(王)」
(6)「…射…」

這是一片很重要的刻辭屬于第四期，其中有的辭例是首次見到，可以給我們以新的啓示。

我們首先分析第(1)、(2)、(3)辭。此三辭卜日均為「丙寅」，第(2)、(3)辭的前辭均省畧，實亦為第(1)辭的繼續。

此乃于「丙寅」日占問：王欲于𠂤地田獵，是(1)丁日往，戊日獵？抑是(2)戊日往己日獵？抑是(3)壬日往…」？

卜辭「𠬜」有征伐義，亦有狩獵義。

《菁》2：「土方𠬜于我東鄙，戈二邑」

《粹》1146：「平𠬜呂方」

此用為「征伐」，我往伐，敵來犯均可謂之「𠬜」。

《林》2.14.10：「壬辰卜，王貞翌癸巳我弗其𠬜𢦏」

《鐵》181.3：「己酉卜貞，雀往𠬜𣪘，弗其𠂤…」

此用為「獵取」，于省吾先生《釋林》268頁曾論及，甚詳。

《甲》3911：「貞，其祝東𠂤，乙，王其𠂤𠬜𠂤兕」

「船」乃「𠬜」之倒書，此為祝禱于乙日獵取𠂤地之兕，能有所擒獲。

第(3)辭「重壬徃𠂤𠬜」不可解。「𠂤」在卜辭通常為地名，亦或為祭名(說見《釋林》27頁)。「丙寅」為「卜日」，第(1)辭「丁徃戊𠬜」則「丁」為在途中之日期，「戊」為田獵日。以「己」為田獵日，屬于倒外。

第(2)辭「戊徃己𠬜」則「戊」為在途中之日期，「己」為田獵日。以「己」為田獵日，屬于倒外。

(1)應是𠂤字之增「水」作形符省。卜辭地名于晚期多增水旁。

李學勤先生認為，𠂤地在「沁陽西方黃河北岸」(《殷代地理簡論》29頁)。

第(4)辭「王其田𠂤，征射…兕」，「兕」上一字左部从「糸」，右部殘泐，當為地名。謂于𠂤地田

獵之後，復往射某地之犀。

660
(1)「壬戌卜貞，王其田𠂤亡𢦏，在黃餅」
(2)「甲子卜貞，王其送𠂤亡戈」
(3)「乙丑卜貞，王其送𠂤亡戈」
(4)「戊辰卜貞，王不田亡𢦏」
(5)「辛未卜貞，王田羊亡𢦏」
(6)「乙亥卜貞，王其田喪亡戈」
(7)「戊寅卜…，王其…」
(8)「辛卯卜貞，王田𠂤亡𢦏」
(9)「…貞，王田羊亡𢦏」

此屬四期卜辭，𠂤，混用，第(2)辭「王其送𠂤」在「甲子」。關于「王送」的內容，各家說解不一，但可以肯定，這與田獵密切相關，其日期的限制與田獵日期同，其不可能釋為「過」，也可以肯定。

第(2)辭似當讀作「重庚午東，于喪田，不遘大雨」。

《粹》845：「翊日庚其東」

《續》6.27：「庚申卜，我今東又史」。是「東」多與「庚」日有關。

1098
(1)「丙寅貞，王其田𠂤，重丁往戊𠬜…」「大吉」
(2)「重戊往己𠬜，亡戈，祐(王)」「大吉」
(3)「重壬往𠂤田𠬜，亡戈，祐王」「吉」

第(1)辭與第(2)辭之間，尚有缺文。

2182
(1)「己酉卜貞，王其田亡𢦏，在黃餅」
(2)「庚戌貞，王其田亡𢦏」
(3)「辛亥貞，王其田亡𢦏」

此屬第四期卜辭。第(1)辭「己酉」為田獵日，為例外。

2440
(1)「甲申(卜)貞，王(其)田𠂤…」
(2)「壬辰卜貞，王其田𠂤亡𢦏」
(3)「癸巳卜貞，王其…亡𢦏」

此屬第四期卜辭。以「甲申」、「癸巳」為田獵日，均為例外。

自甲申至癸巳的一旬中，何以不在常例之乙酉、戊子等日田獵，而于甲申、癸巳等屬于規定之外諸日田獵！其中必有原因，但我們目前尚無法得知。

2718
(2)「丁酉卜，㞢，吉」
(3)「弜㞢，吉」

此屬第四期卜辭。第(1)辭「丁酉」為田獵日，屬例外。

「丁」為田獵日，于五期卜辭為常例，四期則不能視為常例。但應該肯定，在四期卜辭中，已开始出現了在某種情況下，以「丁」為田獵日的現象。

448是一片較完整的、屬于五期的卜辭，其田獵日的安排是：

(1)戊戌　(2)辛丑　(3)壬寅
(4)乙巳　(5)丁未　(6)戊申
(7)(辛亥)

自「戊戌」至「辛亥」均連續無缺文。所有的五期時的規定田獵日乙、丁、戊、辛、壬均進行田獵，無

連續。

2758 (1)「丁酉（卜）貞，王（其）田亡𢦏」
(2)「□（戊）戌卜（貞），王其（田）亡𢦏」
此屬第四期卜辭。辭・辭殘，但均可以補足。此亦以下為田獵日，屬例外。

2726 (1)「庚戌卜，王重𢀛田亡𢦏」
(2)(1)「□千壬田𢀛亡𢦏」
(3)(2)「□□𢀛亡𢦏」
此屬第四期卜辭，第(3)辭「壬」為田獵日，毛無疑義。第(1)辭「庚戌」為卜日，是否為田獵日，則有疑問。
我們認為，據第(2)辭，第(1)辭的「庚戌」僅僅是卜日而不是田獵日。唯有第(2)辭的「壬」日始是田獵日。下述4438亦有類似的情況。

4433 (1)「癸酉卜，王其田迷麋，亡𢦏迷麋，弗每，永王」
(3)(2)「□重戊田迷麋，亡𢦏迷麋，弗每，永王」
(4)(3)「□□𢀛田亡𢦏」
此屬第四期卜辭。第(1)辭「癸酉」又是卜日，「乙」為田獵日。
此乃於「癸酉」占問于「乙」日抑于「戊」日前往「迷」地獵「麂」。「雚」為「麂」的或體，與𢀛、𢀛同字。
古文字作「雚」省同，古𢀛、古𢀛、𢀛亦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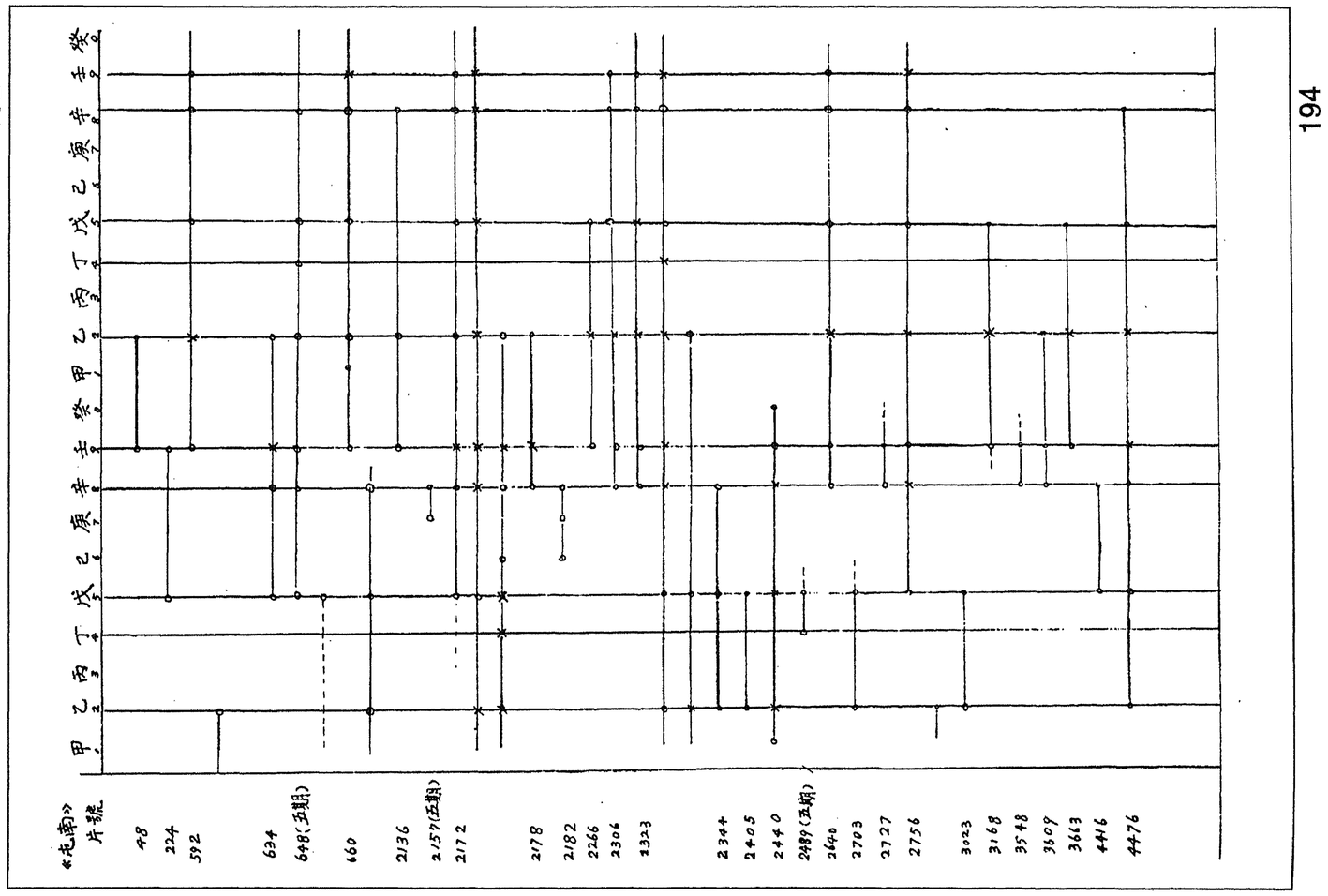
3765 (1)「戊戌卜貞，王其田亡𢦏」

3
壬辛戊乙　翌日　壬辛庚乙　翌日
441 39 214 141　722 457 4574 227 271 335 1013
1731 349 497 485　2749 3844 757 3914
2498 522 498 641　4460 1103 757
2713 537 699 692　2741 1103
2722 1103 789 3024　2771 1142
3407 1316 2831 3833　1349
3424 2499 2595 4433　2239
3516 3147 2706　4582
2759
3054
3330
3459
4433

2.
今日：
于三

以下是今天所見有關田獵日記圖上有爭議的中間一整劃曲而不直，故可確定其為「戊」而非「甲」日在規定的田獵日之外。「戊」辭。
我們認為這正反兩面，其田獵日為：
第一、二期的卜辭（嚴格說是武丁、祖庚時期的卜辭）。而不可能是第四期的卜辭了。

4.
壬辛己庚戊丁乙　翌日甲壬迄：
連續占卜（二日以上）
39 409 1498 2485 3139 2714 28 660 乙
3911 417 617 2238 2526 258 857 598 99
4471 121 1098 795 628 2143 3149
3011 2114 747 4452 5577 4231
3017 2319 2418
3443 3721 2711
3202 2751 2743
3733 3802
3075
4445



綜合所有《屯南》的資料，自康丁以後田獵日的統計數字為

甲 2 均為第四期 660 2440
乙 35
丁 4 四期五期各二。在三片五期卜辭中有兩片有丁日，其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四期 2718、2758，五期 648、2487
戊 54
己 3 均屬第四期 1098、2172、2182
庚 3 第四期二 335、2182
第五期一 2157
辛 56
壬 48
癸 1 第四期 2440

上述統計的方法，大體與松丸先生的方法相同，以便于比較。

《屯南》的資料可以進一步證明李學勤先生、松丸道雄先生的結論是正確的。

拾壹、習刻

在甲骨刻辭中，有一部分屬于所謂「習刻」，或稱「習契」，是初學契刻者練習之作。大多是刻在廢置的卜骨或卜甲上，或刻在未經過鉆鑿的甲骨上。此類「習刻」都有各種特征，是可以分辨而加以確定的。

2660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戊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這是一不完整的干支表，起于甲子，終于癸未，共兩旬。癸酉之後的「戊戌」乃「甲戌」之誤。「戊辰」的「戊」和「乙亥」的「亥」皆鈌刻橫畫。

「子」字的形體非常特殊，作「𡍮」，如果單獨拿出來，我們將無法辨識。

字體工整，刀法已比較熟練。從這些方面看來，契刻者決不是所謂「初學」者。但從不能算是一個正規的干支表，而且錯誤很多的角度來說，這個干支表還是屬于「習刻」的範疇。其作者還未能達到正式「卜人」的要求。

2661 這是从「甲子」到「癸酉」一旬的干支，其歪斜的字體，是最典型的習刻。這是一片未經過整治的牛胛骨，不是卜骨。

2662 這是2661的背面，刻畫皆不成字，同屬習刻。

1034 癸酉卜貞旬亡𡆥
甲卜貞旬亡𡆥癸卜未貞旬亡𡆥

(3)「其𢦏兩」

303 (1)「翊日辛，王其田，湄日亡𢦚」
(2)「□兩」

394 495 「于壬田，湄日亡𢦚」

(1)「甲辰卜，翊日乙，王其省盂田，湄日□」「吉」

(2)「射又鹿，弗每」

659 「辛酉卜，今日辛，王其田，湄日亡𢦚」「大吉」

692 「□午卜，翊日乙，王其田，湄□」「大吉」

2415 「翊日戊，王其田，湄日亡𢦚」

2851 (1)「于戊田，亡𢦚，𠂤王」

(2)「辛酉卜，豎日壬，王其田于漊，亡𡆥」

(3)「重偪田，亡日亡𢦚，𠂤王，弗每」

(4)「𠂤」

「湄日□」亦為田獵卜辭倒行占問內容之一。其所占問者，不外乎是否遘風雨，有無災禍。楊樹達先生《卜辭求義》謂「湄盂為殟，殟日謂終日」（44頁）。張秉權先生亦主此說（《殷虛文字劄記》）。

卜辭「湄日」與「旦湄」有別，「旦湄」即「旦昧」，《京津》3838「旦湄至昏」，「旦湄」即「旦」而「湄日」則從未見與「食日」、「中日」、「昃」、「郭兮」、「昏」連言之例。《明續》443：「玆兩眉日」，謂此兩終日不止。

2851「亡日亡𢦚」亦見于1013。「亡日」當與「湄日」同義。參見此片考釋。

《存》1479：「亡日不雨」，猶他辭之言「湄日不雨」。

《戩》222：「于亡日酌王受又」，「亡日」二字合書作「𣅀」皆均以為「昏」字，非是。

2851「重偪田」，「偪」字亦作「昏」，即「昏」字的初文，說見于省吾先生《釋林》153頁。

貞旬亡𡆥癸卯卜貞旬亡𡆥癸酉卜貞旬亡𡆥癸卯卜貞旬亡𡆥

此屬常見之「貞旬」卜辭，也是「習刻」所常見的內容之一。

這是在廢置的卜骨上進行習刻。其書法很幼稚，一望即知為初學之作。

右第一行「亡𡆥」字作「𣅀」，說明其最普通的常用字尚未掌握。「癸卜未貞」是「癸未卜貞」之誤。

第四行亦誤作「癸卜未貞」。

第三行「癸酉卜」之「卜」乃補刻。這些錯誤均由追求橫向干支字的齊一所造成。

第三行與第四行之干支無論從什么角度均無法排成順序。

此類習刻，很容易加以辨識和判定，是非常典型的習刻。

147 169 184 此類習刻字體皆幼稚無力，且辭句不完整。三片皆出于同一灰坑中。

552 這是屬于不易加以判定的習刻的類型。契刻者雖然慎重將事，刻意求工，但仍然顯得笨拙。之辭的行款應較整齊，而最上端一辭的「𡆥」字偏于「卜」字之下，且下端一辭作：

癸巳卜 貞
貞旬亡
𡆥

多出一孤立之「貞」字。根據上述各種迹象可以判定其為習刻。

562 嚴格地說，這一片不能算是習刻。字體工整，刀法老練。其中間一辭作：

（圖）

其右部當是「貞丙」二字。但「貞丙乙」亦不辭，這可能是誤刻後廢置。不成辭句是判定習刻的標准之

一。但似此類的不成辭句的卜辭，則不能稱之為習刻。為了作出比較，故在此處加以說明

573 辭句不完整，「貞」字未刻全，且據其字體，定為習刻之作。

907 「方」字刻得不錯，「亦」字也較為清楚，其它筆畫則混亂，且不成辭句，當屬習刻。

981 這也屬於比較不容易判定的習刻。其字體看起來似乎「古拙」，尤其是「出」字作「  」屬于早期形體，但「其」字則太拙劣。仔細觀察，可以認定其為習刻。

988 「丁」下一字似為「未」字之未刻全者，「丁未寅」亦不成辭。

1020 行款及字體皆混亂，這是非常明顯的習刻之作。

907、981、988、1020 均出於H24。

2062 基本字體結構以及刀法尚未掌握，習刻無疑。

2096 「父」、「丁」、「乙」諸字之間均相距太遠，不相聯屬、書寫雖比較熟練，仍屬習刻。

2109 「乙未貞受」「貞」「受」二字大體尚可以辨識，但「貞」字的形體結構有誤，而「受」字作「」形體更是錯誤。

2118 這是一片值得懷疑的刻辭。字句基本上還可以屬讀，我們傾向於這是一片習刻之作。

2131 「其以又[人]家」行款倒還整齊，但字體幼稚且不成辭，乃習刻。

2134 兩「癸亥」連續，字體工整而老練，斷非初學之作。通常的習刻指尚在學習階段的契刻而言。但既已熟練掌握契刻之後，為了精益求精，不斷提高，是否要進一步加以磨練？最低限度，這不是一片正式的刻辭。字句不妨視之為練習之作，也不妨稱之為習刻。

2149 (1)「丁丑夷乞[人]三旬」(2)「甲戌卜，不[人]」(3)「乙亥卜，其[人]」(4)「丁亥卜，庚卯雨，在京[人]」(5)「戊子卜，[人]」(6)「戊子卜，[人]雨」(7)「其雨」(8)「戊午卜，其[人]」(9)「[人]午卜，(重)大牢」

這一片刻辭，其文字很多，且有所謂「特種記事刻辭」的骨面刻辭」(即第(3)辭)。對於這種正式的習刻，一般很容易忽略。

辭中所夾雜的習刻，第(6)辭可以肯定是習刻，其它則不是。第(3)辭是以第(2)辭為藍本，近乎「臨摹」。然而臨摹得很不好，顯然是習刻，尤其是「子」字作「」，大失原樣。

第(5)辭「」當是字之誤。第(8)辭「[人]」字誤作「[人]」，可能因此這片卜骨加以廢置，用以習刻。

北辭均為「三」，至少尚有兩套與此同文者。

2174 這一片是屬于非常典型的習刻。其中有的又是基本刀法的練習、尚不成字。值得注意的是，這里面夾

雜有正規的契刻字體。

左下部的「  癸」(在「多亞」二字之下)；稍往上的「甲」(在「多亞」二字之上)，這幾個字不同於其它習刻。可能是示範的字體。其它幾個「癸」、「甲」就是依照這兩個而摹刻的。

習刻多係在廢置的卜辭密加以臨摹，但不能排除「師傅」專門作出示範，「學徒」據此依樣畫葫芦的可能。

2191 除在下部「戍心」二字外，其餘均為習刻。

2212、2228、2229、2235、2236、2237、2242 這些片與以上的2174、2191均出土於，據其字體的拙劣，都無疑是習刻。其中2236僅就其殘存的計算，就有四個「今日从」，可以看出其反復練習的情況。

2503 刻的是「戍申丁己」四字。「申」字分裂成上下兩段，與其形體結構不合。「」亦無法聯屬。

2504 除「受禾」二字外，「戍戍三卜」、「卜二[人]」均為倒書。

如僅從字體的角度看，並不象是習刻。但這片刻辭倒正雜列。辭句亦不完整，則只能歸於習刻之類。

2505、2506、2507、2508 此四片與上2503、2504編號相聯，均同時出土於。

2505與2506為正、反面，如單獨從正面2505看，其文字和行款很清晰，不能認為是習刻。但2506的字體與2505一致，當出於同一人之手。卜辭形式無鑽鑿，習刻無疑。2508左半部為正式卜辭，右半部乃依照左半部文字進行習刻。不加以仔細比較觀察，此類習刻是難以

發覺的。

2578 有刻畫均不成字。

2530 「[己]」、「庚」二字皆習刻。

2547 「卜貞」二字尚可以，「旬亡」二字形體結構已似是而非，最後應是「田」字，契刻尚未明白究竟如何着手，只得不了了之，習刻無疑。

2548 此乃2547之反面，亦屬習刻，沒有必要追究這個形體是什么字。

2575、2576 2576是快要成「[乞]侯」的习刻，不過行款太不整齊，「」乃「(矢)」字之誤。參見2683，蓋參照該片所刻。

2592 字體稚弱，辭句不完，這種習刻也是够典型的。

2614、2615 2614是習刻，容易察覺，2615是一片正式的卜辭。其右部有一些雜亂的刻畫，則是習刻。成字、成辭的習刻與正式刻辭相摻雜時不容易分辨，而這種不成字的刻畫，則很容易認定其為習刻。

2635、2685、2686、2687、2688、2689 這些習刻都很容易判定。2688與2689是正反面。2688的字體相當正規。但有的成辭句，有的則不成辭句。

2685、2686、2687習刻的內容及字體均相近，似出于同一人之手。2686「漫鹿又攻屯日亡戈伐王」與同片其它字体不類，亦較工整，似為正式刻辭，但無鑽鑿。是為可疑。

2693 此乃2690之背面，均倒書。但其中「辛未卜𡆥貞：今日不𢦏」之「未」字與其它諸字之方向不一。此類習刻的辭句均可屬讀，屬于「正式」的習刻，與胡亂塗鴉者有所不同。

2694、2695、2696、2697 這些與2693不同，乃是漫不經心的習刻。2697雖有部分習刻。「𠂤」之左半部誤倒，其形體當作𠂤，乃「既」字。「在喪田既，𠂤田征至于𠂤」乃正式卜辭。右側倒書「屯日佳」為習刻。最上端一字（在「中」字上）亦當為習刻。

自2685——2689，自2693——2697均出土於𠂤99。就片數來說，𠂤99帶字甲骨共十片，而習刻有六片，占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2731、2732 這是一片的正反兩面，無鑽鑿。2731右側之「王其迄羞亡𢦚」似為示範的字體。2732朱書文字因片不太清晰，上部為𠂤字，下部為𠂤字，尚隱約可辨。「𠂤」字有契刻痕迹，當為習刻者所加。

2733、2734、2737、2780 除2733外都是很典型的習刻。2733很可疑，「𠂤」字較正規，下面估計可能是「母壬」合文之契刻走了樣。「𠂤」字也在疑似之間。最右側則顯然是以意為之的一個字體。主要是由於右側的字體始判定其為習刻。

2746 為2745之背面，與2745之內容相同而字體有別，乃習刻。

2883 中間「丙午卜㱿」四字為習刻。「丙午卜」三字雖然學得很象，但還是不免處處露出習刻的馬脚。

3113、3114、3180、3378 須分析。「甲申」、「亥」三字是原有的正式卜辭。「己亥貞酌」的字體屬于另一人的手筆，是習刻。

3580 右半部「丁巳卜」、「乙未」屬于習刻。與左半部的字體顯然不一。

3610、3684、4121、4192 均為習刻。

2578、2608、2611 此三片有關聯。2578分別為四段不相聯屬的文字作(1)(2)(3)(4)其字體筆畫都較流利，不象是習刻。

2688 下列諸辭是正式卜辭：

(1)「王其田不…」「吉」

(2)「其遘雨」

在其中間靠左的上部有文為：

(1)(2)

此兩字為習刻。而「(2)」字則見於2598。

2611為2608之背面，有下列不完整之形体：

(1)

顯然是臨摹自2578之同一形體，但筆法稚弱，無疑是習刻。

問題在于2598的性質。我們認為其上端的兩個特殊形體，乃示範之作，以便習刻者有所遵循，其复雜之形體，乃為了增加練習之難度。但是這種形體絕非憑空臆造，很可能有現實作為依據，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證明卜辭用字的局限性。

4568、4571、4572、4574、4575 均出土於𠂤55，4591與4572為正反面。4571：「…戌卜，且丁𠂤由伊受又」，字體與其它有別，當為正式卜辭。此辭之下方尚有習刻。左方的倒書𠂤十兩字尚可辨識，4572則全部為習刻。

「祖丁」、「父甲」見于同版，乃廩辛、康丁之構武丁、祖甲。雖屬习刻，其時代尚可確定。

4566 此片亦𠂤出土。辭句均可辨識，但字體不一，內容亦很混雜。疑為习刻。最低限度，雜有部分習刻。如右下部之「旬亡𡆥」；左上部之「癸亥貞亡𡆥」均毫無疑問是習刻。且「𠂤」字分離，成各半形。「癸丑」之「丑」殘不成字，都屬于習刻的現象。

4304、4311、4312、4313、4314 均出土於𠂤42。

4304本是正式卜辭，但突然在中間夾雜有「𠂤𠂤一三」這幾個字，則屬习刻。

4314比較易於判定是習刻，而4311、4312、4313定為習刻則頗費斟酌。

𠂤

此兩字為習刻。而「𠂤」字則見於2598。

2611為2608之背面，有下列不完整之形体：

(1)

顯然是臨摹自2578之同一形體，但筆法稚弱，無疑是習刻。

問題在于2598的性質。我們認為其上端的兩個特殊形體，乃示範之作，以便習刻者有所遵循，其复雜之形體，乃為了增加練習之難度。但是這種形體絕非憑空臆造，很可能有現實作為依據，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證明卜辭用字的局限性。

4568、4571、4572、4574、4575 均出土於𠂤55，4591與4572為正反面。4571：「…戌卜，且丁𠂤由伊受又」，字體與其它有別，當為正式卜辭。此辭之下方尚有習刻。左方的倒書𠂤十兩字尚可辨識，4572則全部為習刻。

「祖丁」、「父甲」見于同版，乃廩辛、康丁之構武丁、祖甲。雖屬习刻，其時代尚可確定。

4566 此片亦𠂤出土。辭句均可辨識，但字體不一，內容亦很混雜。疑為习刻。最低限度，雜有部分習刻。如右下部之「旬亡𡆥」；左上部之「癸亥貞亡𡆥」均毫無疑問是習刻。且「𠂤」字分離，成各半形。「癸丑」之「丑」殘不成字，都屬于習刻的現象。

4304、4311、4312、4313、4314 均出土於𠂤42。

4304本是正式卜辭，但突然在中間夾雜有「𠂤𠂤一三」這幾個字，則屬习刻。

4314比較易於判定是習刻，而4311、4312、4313定為習刻則頗費斟酌。

實際上除此之外，4303亦可能屬於習刻，不過疑不敢決。

4366 其中夾雜有習刻。左側之「𠂤甲午卜𡆥𠂤」諸字即是習刻。「午」乃是「亡」字下多出一「甲」字。「古」乃是「子」字之倒書。

此片之「卯征多貯」亦見於4379。

4378、4414、4581 此均為习刻。

我們過去對習刻的判定工作，不太注意。實則這一工作不容忽視，如果屬於习刻，則其中似是而非的文字形體，似通非通的辭句，就用不着我們去枉費精力了。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穿鑿附會。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習刻有比較集中的現象。4414、4450、4499的習刻就比較多。4414共出土卜骨1315片，習刻所占的比重雖然微乎其微，但既存在习刻，則很難說這批甲骨是有意識地「珍藏」。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釋文

姚孝遂、肖丁合著

(1)「癸…貞…亡𡆥」
(2)「癸巳貞旬亡𡆥」
「…貞其𠂤自圉𢦏大示其…」
「不𢀛」
「…宰王受又」

(1)「今日戊王其田不雨」「吉」
(2)「戊不征雨」「吉」
(1)「丁酉…」
(2)「…多射𠂤馬…于斷」
(1)「馬…先王…每雨」
(2)「馬𢀛翊旦先戊王兌比不雨」
(3)「馬弜先王其每雨」
(1)「癸卯貞𢦏至于…」
(2)「癸卯貞射𠂤以羌其用𢀛…」
(3)「丁未貞𢀛以牛其用自圉𢦏大示」
(4)「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圉三宰𢦏…」
(5)「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圉𢦏大示𢀛牛」
(6)「庚戌…𢀛…牛…𢀛…」
(7)「甲辰貞射𠂤以羌其用自圉𢦏至于…」
(8)「己酉貞𢀛以牛其(用)自圉五宰𢦏大示五宰」
(1)「壬午卜其戠𢦏
(2)「壬午貞帚戠𢦏」
「癸卯貞酌𠂤戠」
(1)「吉」
(2)「…日…」
「…𢀛𢦏…」
「不用」
「癸酉貞旬亡𡆥」
「𢀛龜祝」
「弜眾」
(1)「甲申卜…」
(2)「二牛王受又」
(3)「三牛王受又」
(4)「…王…」

(1)「庚寅令馬中入北」
(2)「沚或用若」
(3)「翊夕」
(1)「丙申卜…莫戠二…」
(2)「宰王受又」
「吉」
「𢀛…用」
「𢀛庚酌」
「…召在內…」
「帚𡆥隻」
「𢀛乙巳用伐」
「…匕壬眾…」
(1)「…乙…酌小乙日…」
(2)「…住…」
「乙丑卜貞王其田亡𢦏」
(1)「甲申卜令以丁先步」
(2)「弜先𢀛王步」
(1)「甲寅卜…」
(2)「帚𠂤其每」
(1)「丁亥卜先酌大…自…」
(2)「𢀛亡𡆥」
「…未于…」
(1)「又𢦏又戠于且乙𢀛用」
(2)「…𢦏又戠于且辛𢀛用」
「…虎𠂤甲𢀛…」
(1)「𢀛羊用」
(2)「…宰」
(3)「其至宰…」
(4)「羊」
(1)「庚寅卜爭貞毓奉年」
(2)「…自上圉奉年」
「丙子貞令…比…御召方年」
(1)「不…」
(2)「不雨」
(3)「其雨」
(4)「翊日辛不雨」
(5)「辛其雨」
(6)「壬王其田敝不雨」
(7)「壬其雨」
(8)「…雨」
(9)「弘吉」
(10)「吉」
(11)「𢀛卯」
「…卜且丁戠二宰

42 (1)「弜田其𡆥大雨」
(2)「自旦至食日不雨」
(3)「食日至中日不雨」
(4)「中日至昃不雨」
43 「丝受(又)」
44 「…沈牛圂…」
46 「不𢦏」
47 (1)「癸亥」
(2)「𥘅𣪊」
48 (1)「壬子卜王生田七𢦚」
(2)「乙卯卜王生田七𢦚」
49 「…卜翊日乙王迭于囚七𢦚」
50 (1)「虔𣪘于汎」
(2)「𡆥齒王受又」
51 (1)「癸酉貞又𢦚于…羌廿」
(2)「丁卯貞己巳𡆥隹于且辛眔父丁」「丝用」
52 (3)「己卯卜不雨」
(4)「…酉貞…」
(1)「東甲午酚」
(2)「于甲辰酚𢦚」
(3)「雨」
(4)「不」
53 「…日戊王其田賀東又𢀛」「吉」
54 「𢀛」
55 「三牢丝用」
56 (1)「庚午貞今夕亡囚在迭」
(2)「辛未貞今夕亡囚在…」
(3)「癸酉貞今夕亡囚」
(4)「甲戌貞今夕亡囚至昏」
(5)「…寅…今夕…至昏」
57 (1)「叙𣪘」
(2)「東牛」
(3)「其牢」
58 「大吉」
59 (1)「令…」
(2)「其𡆥于宵土」
60 (1)「弜歸」
(2)「入東癸歸」
(3)「于…歸」
(4)「于且丁旦歸」
(5)「于翌旦歸」
61 (1)「于大鄉歸」
(1)「辛巳」
(2)「其雨」
62 (1)「翊日…不雨」
82 (1)「庚午貞王步自𡆥𠂤」
(2)「轡」
(3)「辛巳卜…」
83 (1)「大吉」
(2)「東小牢」
(3)「東羊」
84 (1)「己卯卜東…」
(2)「東灥」
(3)「弜…」
85 「弜又」
86 「…寅卜王其射𡍮白狂湄日亡𢦚」
87 (1)「甲戌卜…」
(2)「甲戌卜今日雨不雨」
(3)「甲戌…今日…」
88 (4)「…今日雨」
(1)「東…」
(2)「東𠂤王受𠂤」
89 「…卜𡆥…牢三牛丁…」
90 「丝用允雨」「吉」
92 「于𠙵用王」
93 (1)「乙巳貞其𡆥禾于伊𥘅」
(2)「壬子貞其𡆥禾于河𡆥三小牢沈三」
95 (3)「…子貞𡆥禾!河𡆥…牢𠙵牢」
96 (1)「辛」
(2)「東羊王受又」
(3)「己卯卜王𡆥父己𢦏𣪘王受又」
(4)「弜𡆥」
(5)「王其又于父甲公兄壬東龜王受又」
(6)「東羊」
(7)「𡆥」
「雨」
98 (1)「東…乙」
(2)「弜」
100 (1)「辛巳卜今日雨」
(2)「壬午卜今日雨允雨」
(3)「不雨」
(4)「癸未卜今日雨」
(5)「不雨」
(6)「甲申卜𡆥于𡆥𠂤卜」
(7)「于丫𡆥」
(8)「于𠂤𡆥」
(9)「于𠂤𡆥」

63 (2)「其雨」
(1)「東沚或𢦏我用若」
(2)「東…𢦏…」
(3)「于大示告方」
(4)「壬辰…」
(5)「…冓…」
64 (1)「弜…丝用」
(2)「不雨」
65 (1)「戊戌王令…」
(2)「庚戌貞𡆥令𡆥…」
(3)「乙卯貞丁巳其𠂤」
67 (1)「甲子卜毓且乙告」
(2)「征」
68 (1)「弜帆」
(2)「弜又」
(3)「丙申卜𠂤炊酚且丁眔父丁」
(4)「…𠂤…」
69 「…用王雨」
70 「壬辰卜祝至…」
71 「吉」
73 (1)「己…來丁…王受」
74 (3)「叙𣪘」(雜有習刻)
「癸亥貞旬…囚」
75 (1)「卽日」
(2)「其又公父」
(3)「卽日」
76 (1)「癸…」
(2)「祖牢又一牛」
(3)「三牢」
(4)「癸巳卜其祖匆牛」
(5)「弜匆」
(6)「牛」
77 「高且乙」
78 「辛巳卜…毛于𡆥」
79 (1)「辛」
(2)「十人王受又」(十人合文作𠆢)
80 (1)「乙卯貞旬上甲𠂤…」
(2)「王弜伐」
81 (1)「丁卯貞王比沚…伐召方受…才且乙宗卜五月」
(2)「丝見」
(3)「辛未貞王比沚𢦏伐召方」
(4)「丁丑貞王比沚𢦏伐召…」
101 「不雨」
102 (1)「…庚辰…祝…」
(2)「…父丁牛」
103 (1)「己卯」
(2)「貞」
104 (1)「…貞旬亡囚」
(2)「…貞旬亡囚」
(3)「…貞旬亡囚」
(4)「癸巳貞旬亡囚」
(5)「癸卯貞旬亡囚」
(6)「癸丑貞旬亡囚」
(7)「癸亥貞旬亡囚」
(8)「…旬…囚」
105 「大吉」
106 (1)「東…比亡𢦚」
(2)「東𠂤犬比亡𢦚」
107 (3)「壬辰卜」
(2)「牛」
108 (1)「丙寅卜其牢雨」
(2)「其方又雨」
(3)「其靁于洹又雨」
(4)「其靁于苞京又雨」
109 (5)「丁卯卜東今日方又雨」
(6)「又雨」
(1)「甲子卜雨」
(2)「乙丑貞雨不雨允雨」
(3)「…(不)雨其雨」
110 (1)「東用六𠂤」
(2)「…栅用十𠂤又五𠂤」
111 (1)「戊辰貞辛王…」
(2)「…貞…」
112 (1)「乙亥」
(2)「乙亥貞」
114 「吉用」
115 (1)「癸卯貞旬亡囚」
(2)「癸丑貞旬亡囚」
(3)「…旬亡囚」
(4)「…亡囚」
117 (1)「王其田盂湄日不雨」
(2)「其雨」
119 「用…東𠂤」
120 (1)「癸卯貞旬亡囚」

132 131 130 129 128 127 126 125 124 123 122 121

(2)「…貞旬…」
(3)「癸酉貞旬亡𡆥」
(4)「癸未貞旬亡𡆥」

(2)「…貞旬亡𡆥」
(3)「…酉貞…」
(1)「癸…」
(2)「…酉貞…」
(3)「…旬亡𡆥」
「癸亥貞旬亡𡆥」
「木丁一宰」
「丁卯貞」
(1)「…葬雨東派叡𠂤」
(2)「其征」
「丁未卜…于…亡𡆥」
「弜又」
(1)「卯…五…」
(2)「己卯貞大庚𠂤亡…」
(1)「戊午卜父戊𢦏東…」
(2)「東牛」
(3)「戊午卜父戊𢦏王牛」
(1)「癸酉貞躍元…」
(2)「…躍元在丝」
「戊子奠乞寅𡆥三」
(1)「至…王受…」
(2)「高𠂤王受又」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癸…貞…亡…」
(2)「癸丑貞旬亡𡆥」
(1)「庚子貞…」
(2)「令𠂤子妻」
(3)「東齒令」
(1)「庚…貞…令…東…」
(2)「辛巳貞其告令皇乘」
(3)「于且乙告皇乘」
(4)「于大甲告皇乘」
(5)「…未貞…亥以…𠬜」
「王東翊日乙田…日亡𢦏」
「…言其…」
「其雨」
(1)「庚子卜且辛且丁𢦏東宰…吉不用」
(2)「東羊」
(3)「東幽」
(4)「…牛」
「吉」
「東犬」
(1)「翌日辛卯」（削治）
(2)「嘗其陟用」
「…庚小宰」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6)「弜」
(7)「于丁」
(1)「…申卜且辛祭又𢦏」
(2)「…牛丝用祭𢦏」
「其又𢦏于且戊東羊」
(1)「癸…旬…」
(2)「癸巳貞旬亡𡆥」
(3)「…旬亡𡆥」
(4)「…貞旬亡𡆥」
「癸巳貞…亡𡆥」
(1)「辛亥卜告于父丁一牛」（有刻劃符號×）
(2)「二牛」
(1)「甲戌出在企…」
(2)「…甲」
(1)「癸卯卜其賓于…」
(2)「…从以鹿」
(3)「壬辰从雨」
(1)「三牛」
(2)「己丑卜汏卯三牛」
「…亥貞其又𠂤伊尹東今丁卯酌…」
(1)「弜又」（有刻劃符號×）
(2)「以又𠂤」
(3)「弜以𠂤」
(4)「三牛」
(5)「𠂤牛」
(6)「庚小宰

(4)「于宮七戈」
(5)「…七戈」
213 (1)「由卯」
(2)「于乙酚毛」
(3)「…鬼…丁毛酚」
214 「癸未卜今翌受…」
215 (1)「癸…」
(2)「…貞…『…马眾酚」
216 「庚乞寅田三」
217 (1)「弘田⿰田口」
(2)「鬼門田不雨」
(3)「弘田門其雨」
218 (4)「王其田⿰田⿰田中」
「辛巳卜鬼⿰田⿰田」
219 「田三冕」
220 (1)「丁卯卜今日」
(2)「…今…」
(3)「鬼…」
221 (4)「癸巳卜又羌一牛」「丛用」
(1)「癸未貞旬亡田」
(2)「癸巳貞旬亡田」
222 「弘」
223 「庚戌貞⿰田以牛…」

224 (1)「戊辰卜貞王其田亡戈」
(2)「辛未卜貞王其田亡戈」
(3)「…卜…王其…戈」
225 「甲申卜其三丑」
226 (1)「丁巳卜翌乙…」
(2)「教墊」
(3)「戊不雨」
(4)「其雨」
(5)「王其田戰亡戈」
227 (1)「壬戌…王…」
(2)「鬼丁酚上⿰田卯又正」
228 「且辛」
(2)「己未貞又宰又一牛」
(3)「己未貞隹又九伐」
(4)「…雨」
230 (1)「壬寅卜王…易日」
231 (2)「庚戌卜鬼今夕告方」
(3)「鬼日牛來」
232 「癸丑卜王令介田于京」
233 「吉」
234 「辛酉貞其𠂤…」
235 (1)「干辛丑酚」
(2)「于辛亥酚」

236 (3)「三牛」
(1)「癸巳卜其⿰田⿰田鬼」
(2)「弘⿰田」
(3)「癸巳卜亘弘⿰田⿰田其⿰田」
(4)「壬寅卜巳癸伐卬酚曜日癸」
(5)「…酚…日」
237 「丛用」
「丛用」
238 「鬼…自」
239 「…其疾」
240 「翊日戊王其田湄日亡戈」
241 (1)「癸…貞…亡…」
(2)「癸酉貞旬亡田」
「…卯貞又敦…⿰田…」
242 243 (1)「癸未貞王令…」
(2)「弘⿰田方」
(3)「癸未貞王令⿰田方」「丛用」
(4)「癸未貞王令⿰田」
(5)「甲申卜于大示告方來」
(6)「壬辰令馬」
(7)「弘令」
244 (1)「𠂤其…嚮…受…」
(2)「弘…」
(3)「奉其…」
(4)「于宮七戈」

245 「吉」
246 (1)「甲戌卜其祀伐于滴」
(2)「二宰」
(3)「一宰」
247 (1)「丁酉…王…丙…」
(2)「乙巳貞雀亡⿰田」
248 貞又𠂤伐⿰田」
249 (1)「弘以…丁」
「丛用」
(2)「鬼⿰田省亡戈」
(3)「鬼孟田省亡戈」
(4)「鬼官田省亡戈」
250 (1)「己…王」
(2)「己卯卜于五示卯王」
(3)「其𠂤卯」
(4)「…巳卜…王…圃」
「弗雉」
252 253 (1)「壬子卜其用丛用」
(2)「大甲」「吉」
254 (1)「乙雨乙巳允雨」
(2)「丙雨丙午允雨」
(3)「丁雨丁未不雨」
(4)「戊雨」

256 (1)「弘」
(2)「王其涉滴射豕鹿亡…」
(3)「丁丑卜翊日戊王異其田弗每亡戈不雨」
257 「庚申卜王其逐鬼翊日辛」
258 (1)「于宮亡戈」
(2)「不遘大風」
(3)「其遘大風」
(4)「翊日壬王其逐豕亡戈」
(5)「于盂亡戈」
(6)「于宮亡戈」
(7)「不遘大風」
259 (1)「癸酉…王步…亡戈」
(2)「今日」
260 (1)「丙辰卜其又伐于且丁鬼翌…」
(2)「來丁卯勿牛𠂤」
261 (1)「弘祝于亡辛」
(2)「其祝亡辛鬼翊日辛酚」
(3)「弘翊日辛酚」
(4)「鬼今入自夕𠂤酚又正」
263 「⿰龜⿰龜」
264 「⿰冫⿰冫」
265 「丁亥…今日」

266 「⿰囗伐于父…」
267 (1)「甲辰召方來…住…」
(2)「不」
(3)「丁酉」
269 「貞其…」
270 「吉」
271 (1)「庚…」
(2)「于壬王迺田亡戈」
(3)「辛王鬼田省亡戈」
(4)「其獸亡戈」
(5)「從喪亡戈」「大吉」
(6)「從孟亡戈」「大吉」
(7)「從宮…」「吉」
272 (1)「弘省其每」
(2)「翊日乙王其省田湄日不⿰雨雨」
(3)「其⿰雨雨」
273 「戊子卜辛其⿰」
274 「丙」
275 (1)「甲寅卜其𠂤于毓…」
(2)「甲寅卜其𠂤于四示」(干省筆作一)
277 (1)「弘每」
(2)「王其田孟」
(3)「其雨」

278 (1)「其⿰彳⿰亭」
(2)「干…犀」
(3)「雨」
280 「甲…才…」
「戊辰貞𢦏于大甲⿰𠂤⿰王王二牛」
281 「己亥」
282 (1)「癸…貞…亡…」
(2)「癸巳卜貞旬亡⿰田」
283 「⿰⿰⿰⿰⿰⿰⿰⿰黃大乙…」
284 「庚戌卜來于嬖十宰」
286 (1)「弘」
(2)「辛未卜其又伐于匕辛羊」
(3)「宰」
287 (1)「弘」
(2)「其告小乙寮宗」
(3)「鬼匕庚告」
(4)「弘告」
「五宰王…」
288 289 「于父丁丝用辛酉十牛」
290 (1)「庚申貞其⿰卯于⿰⿰囗大乙大丁大…且乙…」
(2)「鬼來」
(3)「己丑告于壬衣夕」
(4)「不雨」

291 「戊寅」
294 「丙寅卜隹…」
295 「辛…月」
丛用
三宰
弘
弘
若⿰⿰⿰⿰⿰⿰⿰⿰玉
一宰
296 (1)「宰…」
(2)「宰又一牛」
(3)「…宰」
297 「吉」
298 「…貞…伐…戈」
299 「吉」「吉」
300 (1)「弘行…」
(2)「丁丑貞其區𠂤」
(3)「弘區𠂤」
301 「貞」
303 (1)「翊日辛王其田湄日亡戈」
(2)「…雨」
304 (1)「甲寅貞其九」
(2)「甲寅貞其十又五」
(3)「甲寅貞其卅」

(4)「丁巳貞其九」
(5)「丁巳貞其十又五」
(6)「丁巳貞其卅」
(7)「辛酉貞東甲子彭」
306 305 (1)「乙…我…」
(2)「其雨」
(3)「乙卯卜乙丑」
(4)「甲戌卜乙亥彡日」
307 (1)「癸亥貞王令龏𠂤𠂤𠂤𠂤」
(2)「弜𠂤」
(3)「不大出」
308 (1)「其雨」「吉」
(2)「丝用」「吉」
309 「吉」
310 (1)「彘𡆥」
(2)「允𢦏」
311 「戈」
312 (1)「己酉卜伊大告𢦏商」
(2)「𢦏」
313 (1)「丁巳卜飞又𠂤自…」
(2)「丁巳卜三羌三宰于大乙」
(3)「丁巳卜五羌五宰于大乙」

(4)「丁巳卜東乙丑彭𠂤」
(5)「丁巳卜于來乙亥彭」
(6)「庚申卜東乙丑彭三羌三宰」
(7)「庚申卜于來乙亥彭三羌三宰」
(8)「我以方矢于宗」
(9)「弜矢」
314 (1)「辛未彭來」
(2)「彭來」
315 「易日…」「大吉」
316 「…𠂤兕東辛亡…」
317 「高匕…」
318 「癸酉」
320 (1)「甲午貞王…𠂤又奉于…」
(2)「…一牛…其…」
321 「…夕告于圂九牛」
322 (1)「東…亡…」「吉」
(2)「于喪亡戈」「弘吉」
(3)「于孟亡戈」「弘吉」
323 (4)「丝用」
(1)「東…」
(2)「東大宰」
(3)「其宰又一牛」
(4)「壬辰卜匕辛𤰔其征匕癸東小宰」

(4)「于寧御」
(5)「丁巳卜于來乙亥彭」
(6)「庚申卜東乙丑彭三羌三宰」
(7)「庚申卜于來乙亥彭三羌三宰」
(8)「我以方矢于宗」
(9)「弜矢」
342 (1)「壬戌卜東𡆥先又」
(2)「東河先又」
(3)「東王亥先又」
343 (1)「其五羌」
(2)「乙亥…卯三牛」
(3)「癸酉貞王又𠂤且乙十羌」
(4)「…貞…又伐于十羌」
344 「田亡戈」
345 (1)「暮出𠂤受年」「吉」
(2)「及丝月出𠂤受年」「大吉」
(3)「于生月出𠂤受年」「吉」
(4)「東丁卯出𠂤受年」
346 「…戠來」
347 「庚辰卜𠂤于」
348 「其乍豐東且丁𠂤日徲王受…」
349 「吉」「吉」
350 「今…」
352 「戊卜其燮𠂤」
353 (1)「癸卯」
(2)「癸丑貞」
(3)「癸亥貞…亡𠂤」

(7)「于寧御」
(8)「辛巳奠乞𠂤三」
342 (1)「壬戌卜東𡆥先又」
(2)「東河先又」
(3)「東王亥先又」
343 (1)「其五羌」
(2)「乙亥…卯三牛」
(3)「癸酉貞王又𠂤且乙十羌」
(4)「…貞…又伐于十羌」
344 「田亡戈」
345 (1)「暮出𠂤受年」「吉」
(2)「及丝月出𠂤受年」「大吉」
(3)「于生月出𠂤受年」「吉」
(4)「東丁卯出𠂤受年」
346 「…戠來」
347 「庚辰卜𠂤于」
348 「其乍豐東且丁𠂤日徲王受…」
349 「吉」「吉」
350 「今…」
352 「戊卜其燮𠂤」
353 (1)「癸卯」
(2)「癸丑貞」
(3)「癸亥貞…亡𠂤」

354 (1)「癸…貞旬…」(似為習契)
(2)「今日圂大丁大甲」
356 「其」
357 (1)「田亡戈」
(2)「東喪田省」
358 「…貞王…」
362 (1)「…亡…」
(2)「…貞…亡𠂤」
363 「甲申貞其…」
364 「癸丑…旬…𠂤」
365 「…貞丁未…」
366 「…鼻眾彭」
368 「東宰」
371 「田夙」
372 「戊…」
373 「雨」
374 「大吉」
375 「涉滴其…」
377 「…王…」「吉」
378 「大吉」
379 「癸卯貞旬亡𠂤」
(1)「…日…」

(1)「東牛」
(5)
324 (1)「弜丝祝」
(2)「𡆥其冊𠂤」
(3)「弜𠂤」
325 (1)「其」
(2)「己丑卜其雨不」
(3)「癸巳卜不…乙未」
(4)「癸巳卜」
(5)「庚子卜…巳不…」
326 「吉」「弘吉」「吉」
327 「東十…」
328 (1)「丙戌卜今日雨」
(2)「不雨」
329 「丝吉」
330 「戠」
331 「癸亥卜貞旬…𠂤」
332 (1)「壬子卜又于伊尹」
(2)「丁巳卜𠂤弗入王家」
(3)「𠂤其入王家」
333 (1)「翊…」
(3)「甲午…」
334 (3)「弜田其每」
(1)「于喪亡戈」

(2)「于孟亡戈」
(3)「于宮亡戈」
(4)「不雨」
(5)「雨」
335 (1)「弜庚申其雨」
(2)「東庚午東于喪田不𢀛大雨」
(3)「弜庚午其雨」
(4)「…于…東不𢀛雨」
337 「甲子」
338 「癸…貞旬亡𠂤」
339 (1)「壬」
(2)「壬辰卜又大乙乙未」
(3)「…彭易日」
(4)「乙酉啟」
(5)「乙酉不啟」
340 (1)「丙寅東亞𠂤以尸𢀛」
(2)「東自般以尸」
341 (1)「大乙」
(2)「辛未卜王令…以子尹立帛」
(3)「壬申卜王令介以疫立于𡆥」
(4)「壬申卜王令隻以子君立于帛」
(5)「壬申卜王令𢀛以宋尹立于𠂤」
(6)「甲戌卜于宗卿」

(2)「…酉…日月…食…」
380 「…亥卜」
381 「…卜」
384 「于丁亡戈」
385 「…留…」
386 「雨」
387 「吉」
388 (1)「辛未」
(2)「弜餧」
(3)「…允雨」
389 「吉」
390 「…戊卜翊…」
392 (1)「弗𠂤」
(2)「東喪」
393 (3)「从孟」
「戊午」
394 「于壬田湄日亡戈」
395 「甲子卜令眾田若」
398 (1)「…未卜王其…」
(2)「…又…」
401 「𠂤」
402 「大吉」
403 「吉」

(2)「…酉…日月…食…」
380 「…亥卜」
381 「…卜」
384 「于丁亡戈」
385 「…留…」
386 「雨」
387 「吉」
388 (1)「辛未」
(2)「弜餧」
(3)「…允雨」
389 「吉」
390 「…戊卜翊…」
392 (1)「弗𠂤」
(2)「東喪」
393 (3)「从孟」
「戊午」
394 「于壬田湄日亡戈」
395 「甲子卜令眾田若」
398 (1)「…未卜王其…」
(2)「…又…」
401 「𠂤」
402 「大吉」
403 「吉」

(2)「于孟亡戈」
(3)「于宮亡戈」
(4)「不雨」
(5)「雨」
335 (1)「弜庚申其雨」
(2)「東庚午東于喪田不𢀛大雨」
(3)「弜庚午其雨」
(4)「…于…東不𢀛雨」
337 「甲子」
338 「癸…貞旬亡𠂤」
339 (1)「壬」
(2)「壬辰卜又大乙乙未」
(3)「…彭易日」
(4)「乙酉啟」
(5)「乙酉不啟」
340 (1)「丙寅東亞𠂤以尸𢀛」
(2)「東自般以尸」
341 (1)「大乙」
(2)「辛未卜王令…以子尹立帛」
(3)「壬申卜王令介以疫立于𡆥」
(4)「壬申卜王令隻以子君立于帛」
(5)「壬申卜王令𢀛以宋尹立于𠂤」
(6)「甲戌卜于宗卿」

(1)「庚午又…」
(2)「不彡日」
405 「…未貞不…」
406 「丝用」「大吉」
408 「吉」
409 「亡」
410 「彭」
411 「吉」
412 (1)「戊辰卜己巳步省…」
(2)「辛…雀…才…」
413 「丝」
414 (1)「今日辛」
415 (1)「癸酉貞旬亡𠂤」
(2)「癸未貞旬亡𠂤」
416 「吉」
417 「其奏餧」
418 「…酉卜其餧乙未彭」
419 「…未貞王其…」
420 (1)「…王…亡戈」
421 (2)「辛丑卜王生田亡戈」
(1)「庚午貞王亡𠂤」
(2)「貞王亡𠂤」
422 「夕」
「丁酉卜王奉其…」

423 (1)「癸亥酌劦…」
(2)「辛酉卜貞今𢦏受禾」
(3)「不受禾
(4)「東東方受禾」
(5)「北受禾」
424 (1)「甲辰」
(2)「乙丑卜」
(3)「癸巳貞東甲午」
(4)「干乙未」
(5)「…貞…告…」
425 「東丝…」
426 (1)「癸…貞…」
(2)「…未貞旬亡𡆥」
427 (1)「…干乂丁奉」
(2)「癸未…兎以…人允來」
(3)「…𢀛…」
428 「羌」
429 (1)「癸未貞旬亡𡆥」
(2)「癸巳貞旬亡𡆥」
431 「丝」
432 「酌」
434 433 「己巳卜」
「吉」

435 「子祭亡𢦚」
436 「…貞…亡𡆥」
437 「且丁」
438 「吉」
439 「大乙」
440 (1)「…貞…亡𡆥」
(2)「癸亥貞旬亡𡆥」
441 (3)「癸酉貞旬亡𡆥」

443 「三宰」
「吉」

444 (1)「甲子…乙…」
(2)「…卜…生…」
445 (1)「…卜今日辛不雨」
(2)「…酉卜…」
446 「翊日」
447 「乙丑」
「𣪊匕」
448 (1)「干壬其又」
(2)「弜又」
449 「今日雨允雨」
450 「吉」
451 「壬辰今日…允」
453 「…戔不」
454 「東…」
455 「大吉」
456 (1)「東丝…」
(2)「丙午卜…風…」
457 (1)「癸未…貞旬…」
(2)「癸巳𡆥貞旬亡𡆥」
(3)「又𡆥」
(4)「癸丑𡆥貞旬亡𡆥」
(5)「又𡆥」
(6)「癸亥𡆥貞旬亡…」

458 「受又二」
459 「彔」
460 「王…」
「弜」
461 「今𠫓」
462 「癸卯」
463 「卯…成尹光𠫓…」「大吉」
465 「弜」
466 「丁丑卜雨」
467 「吉」
468 「吉」
469 (1)「弜又」
(2)「…戔…𣪊…雀王受又」
470 「吉」
471 「癸雨」
472 「旱」
474 「弜…辰」
478 「卯三牛」
479 「雨」
482 「𠂤」
483 「乙至丙雨」
484 (1)「癸…貞…亡…」
(2)「癸丑貞旬亡𡆥」

485 「子祭亡𢦚」
486 (1)「乙丑卜王…」
(2)「…子𢀛告」
487 (1)「癸巳貞邑令…」
(2)「翊亡…其…」
488 (1)「癸巳貞其…」
(2)「乙亥貞又𣪊戔自圃汎𢀛圃彡」
(3)「乙亥貞其又羌」
489 (1)「辛未卜㱿其用」
(2)「東大」
(3)「于甲用」
「用」
490 「東勿牛」
491 「王其正…𢀛…」
492 「癸卯卜其𢀛𠂤戠卯…」「吉」

493 (1)「甲辰卜翊日乙王其省盂田湄日…」
(2)「射又鹿弗每」
「…卜𢀛翊日乇翊…彭」
495 「用」
496 「小宰」
497 (1)「甲戌貞王令剛埜田于宦」
498 (2)「甲戌貞…告于父丁」
499 「…王其…」
500 「不」
501 「其雨」
502 「…令貞其…」
503 (1)「壬…癸…戈」
(2)「其戈癸」
(3)「令多射翊」
(4)「癸巳卜七于父丁犬百羊百卯十牛」
(5)「甲午卜七于父丁」
(6)「東犬百卯十牛」
「…𢀛十百卯…」
(1)「丁巳貞于來丁丑𣪊兄丁」
505 504 「…令貞其…」

507 「丁卯貞于二」?
506 「…卜今來…」
「…酉貞其𠫓禾…」
508 「戊寅貞王令…翊己卯步」
509 「吉」
510 「…其…羊…廿又二」
511 「丝用」
512 「干圃」
513 「其」
514 「弘吉」
515 「干𠫓亡𢦚」
516 「…亡𡆥」
「…田」
517 「大吉」
518 「吉」「吉」
519 (1)「丁巳」
(2)「…田…每」
521 「弜𠫓」
522 「…戊卜翌日辛…其省…」「大吉」
523 (1)「癸未寅允旬𡆥三」
(2)「…申貞于丁𣪊」

524 (3)「…酉用于食…卯牛」
(1)「丙辰貞丁巳又𣪊戔于父丁大…」
525 (2)「…貞…𢀛…」
(1)「…尸」
(2)「己酉貞又」
(3)「…貞東…」
「吉」
526 (1)「癸卯貞旬…」
527 (2)「癸丑貞旬…」
528 (1)「…辰卜王其…」
(2)「弗其兄比…其𠫓雨」「吉」
530 (3)「不𠫓弗𠫓」
「𠫓眾」
531 「大吉」
532 「其又大乙用」
「…𣪊伐于伊其…」
535 「…父丁」
537 「吉」
「辛又大…」
538 「壬又大雨」
「己丑貞」
537 (1)「東𠫓令省亩」
(2)「東丝令省亩」

(3)「𢀛中豈令省亩」
(4)「𢀛：令省亩」
(5)「甲辰又且乙一牛」
(6)「其又且乙大牢」
(7)「辛酉卜犬征以羌用自圍」

541 「大吉」
542 「十人」
543 「：人生月」
545 「辛不雨」
546 「其𠂤大𢦏」
547 (1)「：貞：田在…」
(2)「：往：」
548 (3)「：𡆥」
(1)「甲寅」
549 (2)「𢀛牝幺用」
(1)「送：」
(2)「于丧亡𢦚」
(3)「于宮亡𢦚」
(4)「于盂亡𢦚」
550 「雨」「雨」
551 「甲寅貞夕卜又田」
552 「其𡆥：」
(1)「癸：貞：」

(當為習刻)

(2)「：貞：」
(3)「癸巳卜貞旬亡田」
(4)「癸未卜貞旬亡田」
(5)「癸卯卜貞旬亡田」
534 「大吉」
555 「大吉」
556 「高且五牛」
557 (1)「丁丑卜翊：」
(2)「：王其田𠂤」
558 「雨」
559 「：丑雨」
560 「：卜戊王其田」
(1)「卯：」
(2)「羌十」
562 (1)「貞乙亡田」
(2)「乙𠂤」
563 (1)「弜宦」
(2)「王其又父庚王受又」
565 (1)「庚：刚：」
(2)「庚辰卜刚大甲：又羌」
(3)「：貞辛未：幺征步：在…」

(當屬習刻)

(三)

566 「入商」
567 「王其用羌方王受…」
568 (1)「其戰」
(2)「弜…」
569 「甲辰卜亞其省」
570 (1)「其五宰」
(2)「：未卜𡆥以：缶：召：」
571 「…方受：」
572 「夕貞」
573 「：旬：」

(習刻)

574 「弜」
575 「沈」
576 「象其即」
577 (1)「𡆥禾于河」
(2)「于盂」
578 (1)「𡆥禾于河其：雨」
(2)「其𡆥禾于河」
579 (1)「：史人：告及」
(2)「：𡆥方宧卜」
580 (1)「庚寅卜其告亞𡆥生于丁今庚」
(2)「亞𡆥征弗至庚」
(3)「癸卯貞王亡田」
581 「幺用」
「：未貞來：𠂤十𣪊」
582 (1)「庚子貞：𠂤戋…」
(2)「：貞：」
(3)「𢀛中豈令省亩」
(4)「𢀛：令省亩」
(5)「甲辰又且乙一牛」
(6)「其又且乙大牢」
(7)「辛酉卜犬征以羌用自圍」
583 「大吉」
584 「十人」
585 「：人生月」
586 「辛不雨」
587 「其𠂤大𢦏」
588 (1)「：貞：田在…」
(2)「：往：」
589 「：𡆥」
590 「庚：刚：」
591 「庚辰卜刚大甲：又羌」
592 「：貞：」

(當為習刻)

(三)

593 「大吉」
594 「十人」
595 「：人生月」
596 「辛不雨」
597 「其𠂤大𢦏」
598 (1)「：貞：田在…」
(2)「：往：」
599 「：𡆥」
600 「庚：刚：」
601 「庚辰卜刚大甲：又羌」
602 「：貞辛未：幺征步：在…」

(當屬習刻)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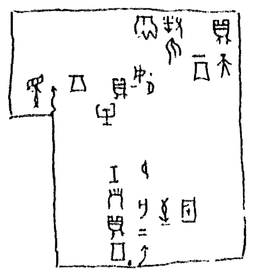
603 「入商」
604 「其𡆥：」
605 「癸：貞：」
606 「癸卯貞王其田亡𢦚」
607 「庚辰卜其禘方以羌在必」
608 「戊甲卜貞王其田𣪊亡𢦚」
609 「戊寅卜貞王其𡆥亡𢦚」
610 「丁未貞彭高且匚其牛高匕…」
「且辛𡆥：王：」「吉」「吉」
「戊午其𢦚匕辛宰」「吉」
611 「二宰」
612 「三宰」
613 「五宰」
614 「丁丑貞又匚于高且𡆥」
615 「：𡆥」
616 「：貞」
617 「：貞」
618 「三宰」
619 「佳吉」
620 「東𢦚」
621 「从：彭」
622 「子父己祝至」
623 「：令：尹步」
624 「戊午」
625 「于父丁𡆥」
626 「癸酉𡆥禾于大示」
627 「弜𡆥令比𢀛」
628 「弜𡆥令比𢀛」
629 「于甲午𡆥于大示又四」
630 「士申卜𡆥于大示」
631 「于父丁𡆥」
632 「癸酉𡆥于大示」
633 「𡆥令比𢀛」
634 「弜𡆥令比𢀛」
635 「：貞：」
636 「癸巳卜貞旬亡田」
637 「癸未卜貞旬亡田」
638 「癸卯卜貞旬亡田」
639 「大吉」
640 「先于：」
641 「辛未𡆥于大示」
642 「于父丁𡆥」
643 「其𡆥：」
644 「弜𡆥：」
645 「：𡆥」
646 「：𡆥」
647 「：𡆥」
648 「：𡆥」
649 「：𡆥」
650 「：𡆥」
651 「：𡆥」
652 「：𡆥」
653 「：𡆥」
654 「：𡆥」
655 「：𡆥」
656 「：𡆥」
657 「：𡆥」
658 「：𡆥」
659 「：𡆥」
660 「：𡆥」
661 「：𡆥」
662 「：𡆥」
663 「：𡆥」
664 「：𡆥」
665 「：𡆥」
666 「：𡆥」
667 「：𡆥」
668 「：𡆥」
669 「：𡆥」
670 「：𡆥」
671 「：𡆥」
672 「：𡆥」
673 「：𡆥」
674 「：𡆥」
675 「：𡆥」
676 「：𡆥」
677 「：𡆥」
678 「：𡆥」
679 「：𡆥」
680 「：𡆥」
681 「：𡆥」
682 「：𡆥」
683 「：𡆥」
684 「：𡆥」
685 「：𡆥」
686 「：𡆥」
687 「：𡆥」
688 「：𡆥」
689 「：𡆥」
690 「：𡆥」
691 「：𡆥」
692 「：𡆥」

(4)「其德大甗」
(5)「…德大甗」
(6)「其德大甗」

620 「…亥卜貞…受年」「吉」
621 (1)「辛卯卜王其田亡𢦏」「吉
(2)「弜田其每」
(3)「王重喪田省…亡𢦏」「吉」
(4)「…田…𢦏」

622 「…嬰鬯辛丑其酚酚彭又大雨」
623 「大吉」
624 (1)「辛亥卜翊日壬旦至食日不[雨]」「吉」
(2)「壬旦至食日其雨」
(3)「食日至中日不雨」「吉」
(4)「食日至中日其雨」
(5)「中日至真兮不雨」
625 (6)「中日至…兮…」
(1)「丁丑卜翊日戊王重才宇大…」「大吉丝用」
(2)「重才[甲]大人比亡𢦏𢀛」
(3)「重才…[甲]比亡𢦏𢀛」「吉」
(4)「于宇」「吉」
626 「翊日戊王其田庚劉于河王受又」
627 「戊午貞辛酉」

628 (1)「弜又夕伐」
(2)「莫告又羌王受又」
(3)「弜又羌」
629 (1)「…子卜…」
(2)「庚寅卜其區𢦏…」
(3)「弜區𢦏」
(4)「王往田从南𢀛」
630 (1)「甲戌卜今日雨」
(2)「…戌卜…雨」
631 (1)「且乙伐三𠂤牛」
(2)「弜𠂤」
632 (1)「乙巳卜其𠂤于且丁重今丁未𠂤」
(2)「𠂤于巳辛于宗」
633 「弜征」
634 (1)「戊寅卜貞王其田亡𢦏」
(2)「辛巳卜貞王其田亡𢦏」
(3)「乙酉卜貞王其田亡𢦏」
635 「乙卯鬯不𩰫…」
636 (1)「…貞射雀以羌其用自圃亦至于父丁重甲辰用」
(2)「甲辰貞射雀以羌其用自圃亦至于父丁重乙巳用伐𠂤」
(3)「…重以牛(其)用自圃五宰亦大示五宰」
037 「庚寅卜翊日辛王兄省魚不𢀛雨」「吉」
638 「庚戌允困于辛」
639 (1)「弜正」
(2)「癸未貞重翊甲申酚」
(3)「于來甲午酚」
(4)「重伐先酚」
(5)「重祭先酚」
640 (6)「弜眾」
(1)「其祕」
(2)「毛且丁」
641 (1)「…卜翊日壬王其田麇辛酉又𢦚興王于之𢀛」「大吉」
(2)「…射又𢦚其重…」
642 (1)「丙寅卜其…」
(2)「重今夕其又伐」
(3)「一牛」
(4)「重王至[亡]辛伐」
(5)「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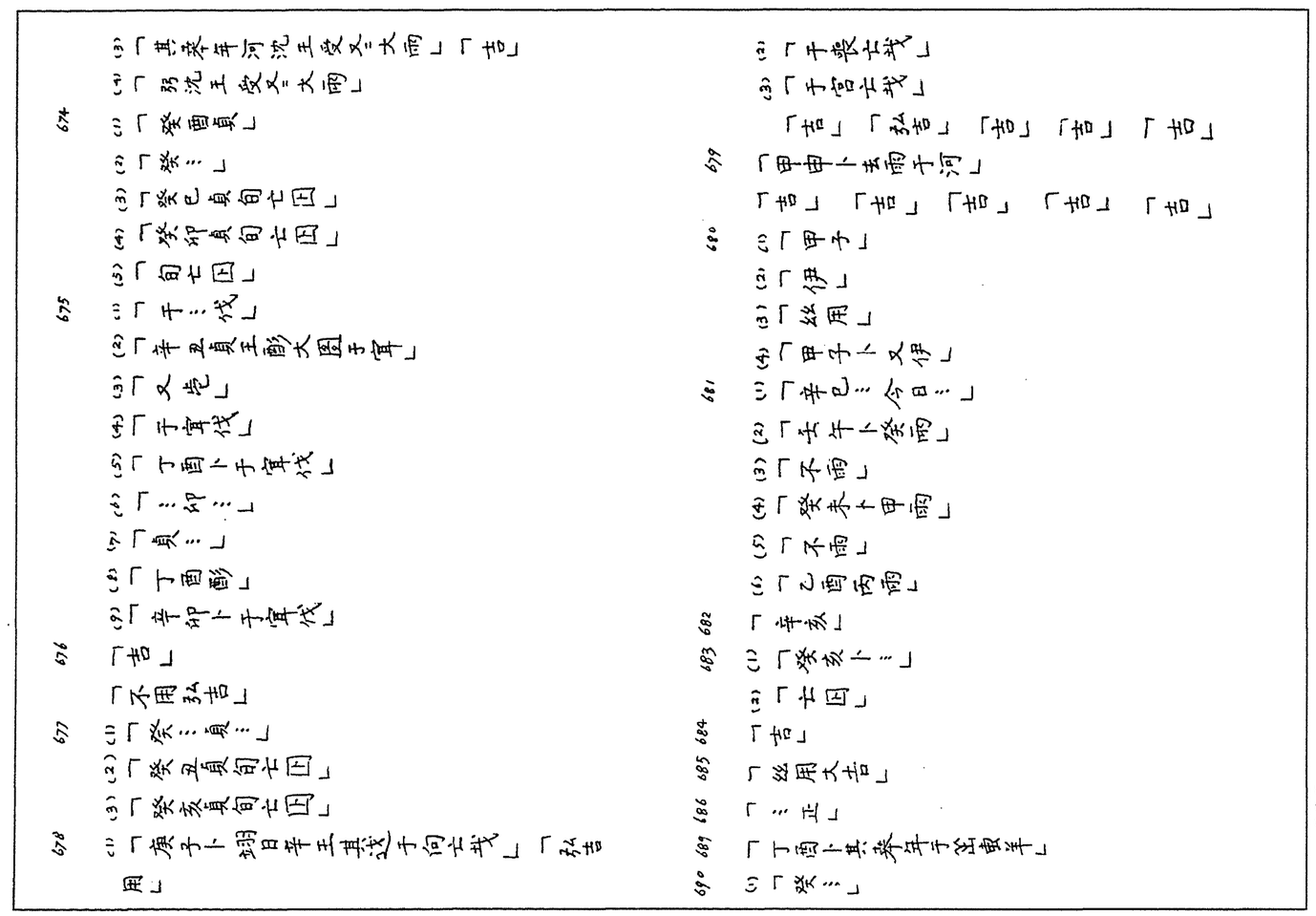
643 
644 (1)「己巳…」
(2)「丙寅貞不雨笠雨」
(3)「弗雨雨」
(4)「戊不雨」
(5)「壬不雨」
(6)「壬申貞雨」
645 (1)「…亡𢦏」
(2)「丝冓小雨」
646 (1)「…受禾」
(2)「辛亥貞…」
(3)「…卯貞今來伐受禾」
(4)「丁未貞今…」
(5)「不受禾」
647 (1)「壬午卜其酚氒父丁𢆶」
(2)「…宰」
(3)「一牛」
(4)「戊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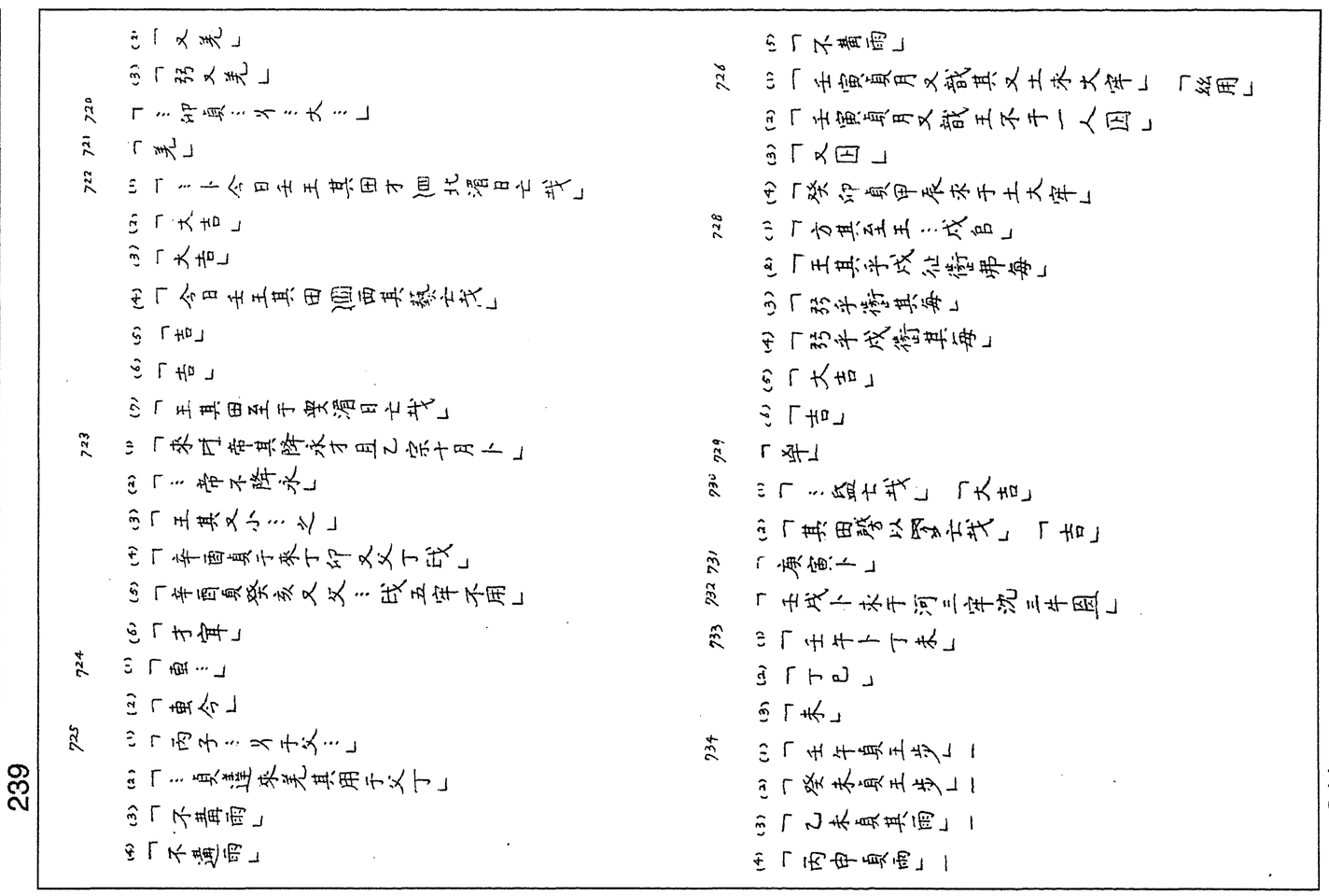
(2)「辛丑卜貞王其田亡𢦏」
(3)「壬寅卜貞王其田亡𢦏」
(4)「乙巳卜貞王其田亡𢦏」
(5)「丁未卜貞王其田亡𢦏」
(6)「戊申卜貞王其田亡𢦏」
(7)「…亥卜…王其…亡𢦏」
(8)「戊午卜貞王其田亡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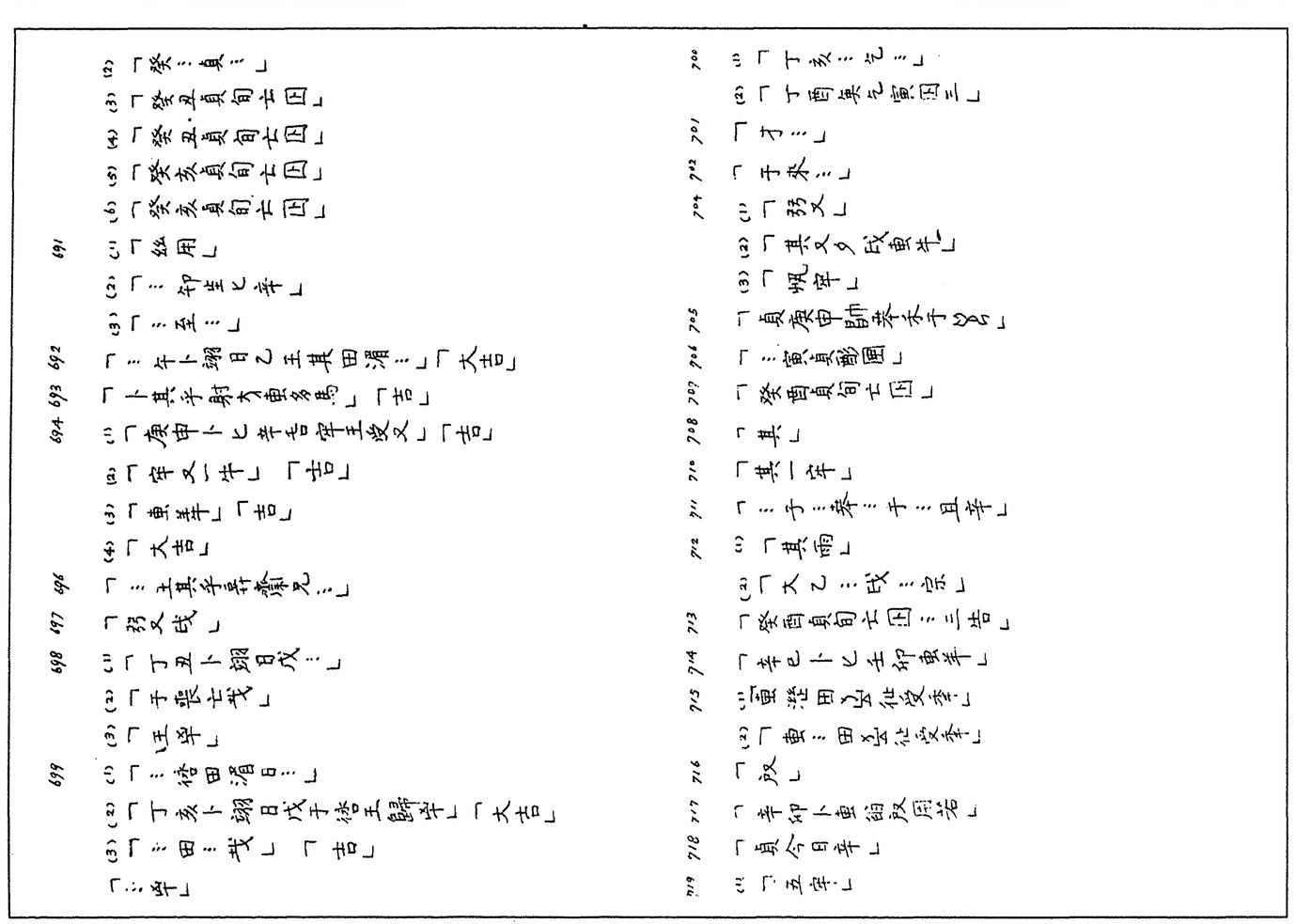
650 「…王弜令受禾于史里田于受」
651 (1)「重三羊用又雨」「大吉」
(2)「重小宰又雨」「吉」
(3)「重𤔔先酚酒酚五云又雨」「大吉」
652 (4)「五云酚」
656 (1)「戊…」
(2)「吉」
(3)「弜尹告小乙」
657 (4)「其告…且辛王受又」
(5)「吉」
(6)「弜巳告且辛」
(7)「其告重巳酚王受又」
(8)「庚酚王…又」
(1)「甲寅卜其[告]于且乙小乙眾」「大吉」
(2)「弜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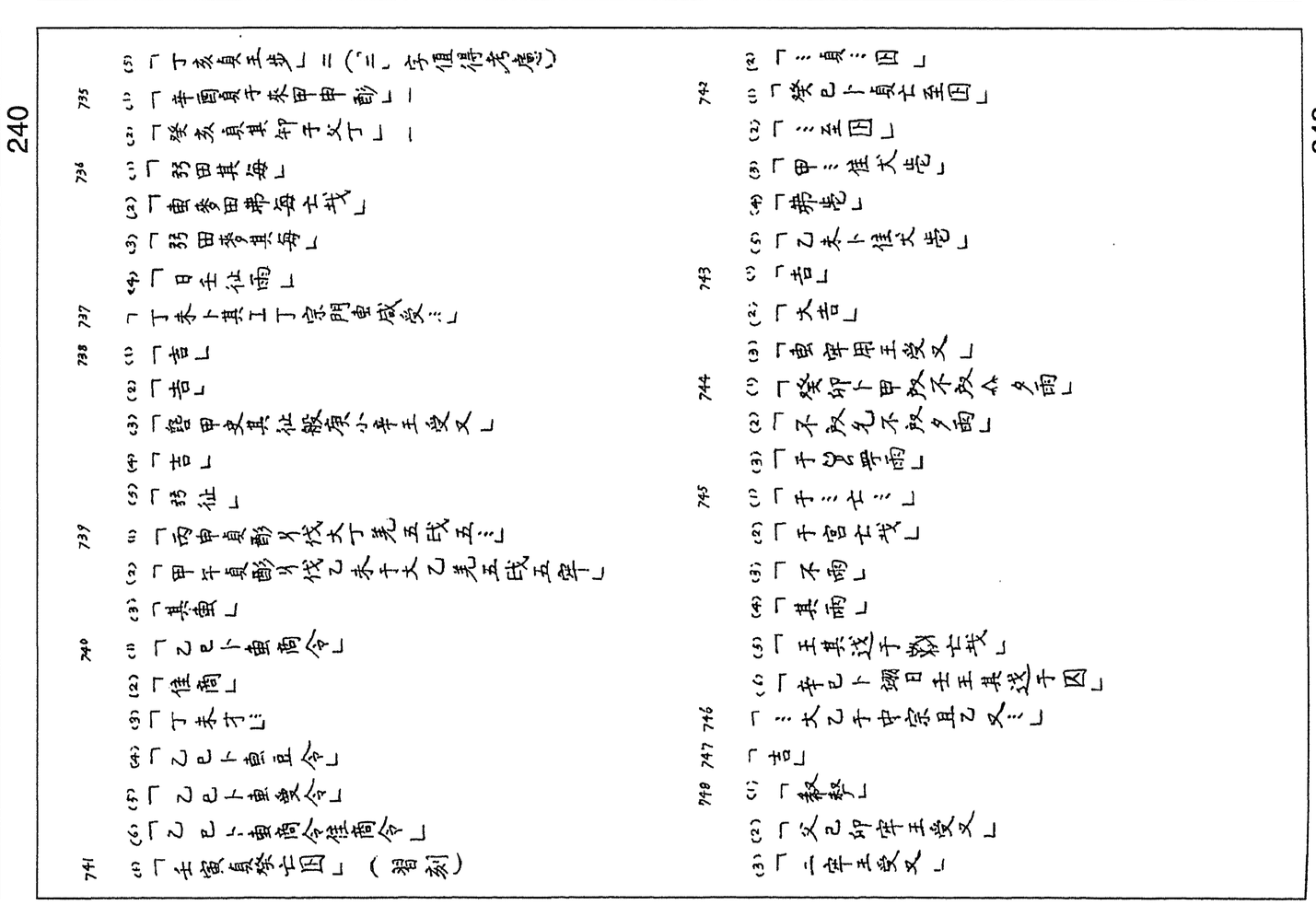
662 (1)「丁酉卜今日丁不其雨」
(2)「吉」
(3)「于來丁酒𢦏」
(4)「于來[翌]酒𢦏」
(5)「若丙酒𢦏」
663 (1)「乙酉卜才[𡆥]丙戌王酒𢦏」
(2)「乙酉卜才[𡆥]丁亥王酒𢦏」
(3)「丙戌卜才[𡆥]丁亥王酒允𢀛三百又卅又八」
八」
(4)「丁亥酒𢀛允」
(5)「子卜…曰王逐…」
664 (6)「[翌]三…」
(1)「才[𡆥]壬午(即壬午才[𡆥]由663乙酉卜才[𡆥]丙戌王酒𢦏及本片下一辭甲申卜才[𡆥]丁亥王酒𢦏𢦏可證)癸未王酒𢦏𢀛不𢦏𢀛」
(2)「甲申卜酒𢦏正」
(3)「甲申卜才[𡆥]丁亥王酒𢦏𢦏…」
(4)「才[𡆥]丙戌卜今日王令逐眾𢀛允」
(5)「丙戌」
(6)「…亥王酒易日允𢦏𢀛」
(7)「易日」
(8)「𢦏𢦏」

665 (1)「𢦏𢦏」
(2)「才[𡆥]…卜今日王…逐眾𢦏𢦏…𢦏𢀛」
(3)「癸酉貞其又匚于高且…」
(4)「東辛巳酚」
(5)「于辛卯酚」
(6)「弜賓河」
(7)「辛巳貞雨不既其賓于𡆥」
(8)「其雨」
(9)「…高且亥卯于圃羌…且乙羌五…牛亡…
666 「…莫」
667 「…盧方白𢆶…王逐」「大吉」
668 (1)「辛酉奠乞囚三」
(2)「奠名任」
669 「丝用大吉」
670 「戈」「往」
671 「吉」
672 (1)「…丑貞父于[賓]…」
(2)「…十牛其[刊]日上甲𠂤…」
673 (1)「攸…受…又大」「大吉」
(2)「十牛王受又大雨」「大吉」









750
(1)「庚辰鉤來」
(2)「甲午貞今𢦏受禾」
(3)「甲申貞又𠂤伐自圍」
(4)「辛卯貞其𠓛生于匕庚匕丙一牢」
(5)「丁酉貞其𠓛禾于𡆥來五宰卯五牛」

751
(1)「壬午卜𠂤又伐又乙」
(2)「乙酉卜十伐自圍次示丶」
(3)「甲午卜又𠂤伐乙未」
(4)「乙巳卜重示伐」
(5)「己亥卜又伐于大乙」
(6)「己亥卜又十宰」
(7)「戊戌卜又十宰」
(8)「乙酉卜又伐自圍次示重乙巳」
(9)「己亥卜先又大乙廿宰」
(10)「己亥卜又十宰且乙」
(11)「己巳先丨且丨十丨」
(12)「己亥卜先又大甲十宰」
(13)「乙酉卜又伐乙巳」
(14)「戊戌卜又十宰伐五大乙」
(15)「乙未卜令長以星人簋受于𢀛」
(16)「乙酉卜又伐自圍次示重乙未」

753
「弜生」

754
(1)「于上圍桍丶
(2)「于丘桍」

755
(1)「庚戌」
(2)「弜又」
(3)「一宰」
(4)「二宰」
(5)「卜三宰𢦏」（𢦏字後補）

756
(1)「甲丨王丨入丨」
(2)「弜迄亡田」
(3)「乙未卜隹戈告」
(4)「弗告」
(5)「乙未卜隹犬告」
(6)「弗告」
(7)「辛酉貞王曰衍亡田才六月」（或「才入」）

757
(1)「辛弜田其每雨」
(2)「于壬王迺田涓日亡𢦏不冓大雨」

758
(1)「弜田其雨」
(2)「弜田其雨」
(3)「心簋涓日亡𢦏」

759
(1)「庚午又卯于𡆥伐」
(2)「丨亡田」
(3)「癸酉貞丨亡田」

760
「王重𠬜」

761
(1)「乙卯貞又𢦏于且乙不雨」
(2)「貞」

762
(1)「辛巳」
(2)「弜𢀛隻」
(3)「王重𢦏衣𢀛亡𢦏」
(4)「弜𢀛𢦏衣」
(5)「王重隻田涓日亡𢦏」
(6)「重𢦏衣田涓日亡𢦏」
(7)「丁巳卜且日不冓雨吉丝用不雨」
(8)「吉」④「大吉」

763
(1)「丨卜乙卯重幽牛王受又」「吉」（殘字之殘）

764
(1)「丁亥卜𡆥其征𠂤王重丨」

765
(2)「弜𠂤」（𠂤為一字兩用）。

766
(1)「于日乙受丨」
(2)「𥘅電二直王受又」
(3)「三𠙵王受又」
(4)「倗新𡆥若囧龜至王受又」
(5)「弜龜至」
「丨弗每受年」

767
「乙未卜其今丰伊尚重丨丝丨」

768
「丨亂京霸雨」

769
(1)「不雨」
(2)「來于云雨」

770
「丨子貞王令𠂤人𠂤簋方」

771
(1)「癸未卜其今」
(2)「弜今」
(3)「癸未貞重丝祝周」
(4)「癸未卜重侯射」
(5)「甲申卜其丨」
(6)「不易日」
(7)「乙酉卜丁亥易日」
(8)「癸未𡆥乞旬囚三」（倒書）

772
「甲申卜乙酉易日允易日」

773
(1)「重母丨」
(2)「非隹」

774
(1)「癸亥丨甲子丨牛𢦏丨圍三丨」
(2)「甲子卜重王祝」
(3)「丨酉卜彭𢦏易日」
(4)「日」

775
「重乙丑彭」

776
「丨子貞王令𠂤人𠂤簋方」

777
（刻劃符号）

778
(1)「冒𠂤」
(2)「王叙冒」
(3)「冒𠂤」
(4)「先王叙冒」「吉」

779
(1)「王其乎盬」
(2)「大吉」
(3)「吉」
(4)「大吉」

780
「𠂤」

781
(1)「甲午貞𠓛庚丨丝用大乙羌三」
(2)「弜」

782
（癸亥旬亡田 刻痕）

783
(1)「甲辰卜重𢦏」「丝用」
(2)「甲辰卜𠂤重門三牛」「丝用」
(3)「于大乙告三牛」「不」
(4)「于示壬告」「不」
(5)「于示壬告三牛」「不」
(6)「丙午卜告于且乙三牛其𠂤嬖」「不」
(7)「丙午卜于大乙告三牛𠂤嬖」「不」
(8)「癸卯𡆥乞旬囚三」

784
(1)「丙午貞𠂤于嬖亡田九不征雨」
(2)其征雨」

785
(1)「重戊亡𢦏徐王」「大吉」
(2)「不冓雨」「吉」

786
「丨卜不雨」

787
「丨𡆥乞田十」

788
「丨卜翊日戊王其田涓日亡𢦏」

789
「于宮亡𢦏」

790
(1)「乙亥丨不」
(2)「丨申卜丨木」

791
（ロヨ卜王田才五）

792
(1)「丁亥卜其𠂤鬱重今日丁亥」
(2)「丨卜丨兄丨小丨又丨」

793
「吉」「吉」

794
「癸巳丨旬亡𢦏」

797
「方弜」

798
「其𡆥乎丨」

799
「吉」

800
「庚」

802
(1)「癸丨」

803
(1)「丙寅貞𠂤于嬖亡田九不征雨」

804
(1)「丁亥卜其𠂤鬱重今日丁亥」（倒書）
(2)「吉」「吉」

805
(5)「癸二宰」
「弜宮」

806
(1)「王其田」
(2)「其𠓛雨」

807
(1)「于且丁受」「吉」
(2)「重勿牛王受又」「吉」

808
(1)「癸亥貞旬亡𢦏」
(2)「癸酉貞旬亡田」

809
(1)「叙勢」
(2)「其告寮小乙王受又」
(3)「于匕庚王受又」
(4)「告匕庚若𠂤于必王受又」

810
「𠓛」
(1)「丁卯卜來辛酌」
(2)「甲戌卜𠂤以牛于大示用」

811
「于無其」

812
「吉」

813
(1)「甲戌貞今日𠂤來自圍十示又三」
(2)「丨𡆥丨羊丨雨」

814
「辛丑貞」

815
「吉」

817
(1)「丙寅貞且丁宰亡𢦏」
(2)「不𠓛雨」


且乙
祖丁

924 (5)「于丁未步」
(6)「丁未卜貞戊申王其𠂤𠂤」
(7)「弗𠂤」
925 「丙寅奠」
926 「寅貞」
「上甲」「叙」
929 (1)「癸□貞□□」
(2)「癸亥貞旬亡𡆥」
(3)「癸酉貞旬亡𡆥」
(4)「癸未貞旬亡𡆥」
930 (1)「于商𠂤水」
(2)「貞其𠂤秋于帝五丰臣于日告」
(3)「入商ナ卜吉曰弜入商」
(4)「甲申夕至𠂤秋用三大宰」
931 「其雨」
932 (1)「戊午貞奉雨」
(2)「戊午貞奉雨」
(3)「□酉貞三方又𢦏」
933 (4)「弜□」
(1)「貞乙卯酌」
(2)「重乙丑」
(3)「重乙亥酌」
(4)「重乙酉酌」
934 「□卜小示□亞□」
935 (1)「其五宰」
(2)「辛未卜𢀛以眾伯」
(3)「不𢦚又」
(4)「丙寅貞丁卯酌𡆥于且丁三宰卯□」「𢆶用」
(5)「□未卜𢀛二大示」
(6)「重今日令或」
(7)「于庚令或」
(8)「𢆶」
936 (1)「庚午卜今日令沚或歸」
(10)「庚午貞王□令或歸」
(1)「甲申貞生□生□」
(2)「弜𡆥」
(3)「王其𠂤以且乙眾父□」
(4)「甲申貞𠂤以□」
(5)「庚寅貞王𡆥于囧以且乙」
(6)「其𠂤以小示□」
(7)「庚寅貞王其𡆥以□」
937 (1)「癸□」
(2)「癸酉貞旬亡𡆥」
(3)「□酉貞三方又𢦏」
(4)「弜□」
(1)「貞乙卯酌」
(2)「重乙丑」
(3)「重乙亥酌」
(4)「重乙酉酌」
938 (6)「癸丑貞旬亡𡆥」
(7)「癸亥貞旬亡𡆥」
(1)「雨」
939 (2)「今雨」
「壬寅貞」「𢆶用」
940 (1)「乙亥卜𡆥甲申又大甲十宰十伐」
941 (2)「□申□大□宰□伐」
(1)「丙寅卜□」
(2)「其雨」
(3)「丙寅卜□其雨」
(4)「丁卯卜王步田亡𢦚」
(5)「不雨」
(6)「其雨」
942 (7)「辛未卜□步田亡𢦚」
(1)「弜龍眾□」
(2)「吉」
(3)「𠂤」
(4)「王重丂令比」
(5)「吉」
(1)「戍□」
(1)「辛□河」
943 (2)「辛卯貞其𠂤𡆥于河𡆥二宰沈牛二」
(3)「河𡆥三宰沈牛三」
944 (4)「□卯貞□𡆥□河弜□重沈□」
(1)「甲□」
(2)「乙亥貞丙亡𡆥」
945 (3)「丙子貞丁亡𡆥」
(4)「丁丑貞戊亡𡆥」
(5)「戊寅貞己亡𡆥」
(6)「□□」
(7)「庚辰貞辛亡𡆥」
(8)「辛巳貞壬亡𡆥」
(9)「□□」
(10)「癸未貞甲亡𡆥」
(11)「□」
946 (12)「乙酉貞丙亡𡆥」
(13)「丙戌貞丁亡𡆥」
(14)「丁亥貞戊亡𡆥」
(1)「癸亥貞黃」
(2)「甲子貞黃」
(3)「庚申不雨」
(4)「𡆥」
(5)「囚」
(1)「又𢦚戋于□乙」
(2)「貞丁酉王又𢦚伐□」
(3)「𢆶用」
947 (4)「王又伐于大丁」
(5)「𢆶用」
948 (1)「癸亥貞旬亡𡆥」
(2)「癸酉貞旬亡𡆥」
(3)「癸未貞旬亡𡆥」
(4)「癸巳貞旬□𡆥」
949 (1)「己未卜」
(2)「弜宜𢦚」
(3)「各宜」
(1)「重□」
(2)「于辛𠂤」
950 (3)「不雨」
951 「丁未卜今日𢆶」
952 「翊乙巳酌至于父丁」
953 「賤酌于父□」
954 (1)「戊□王□亡□」
(2)「□巳卜王步田亡𢦚」
(1)「弜」
(2)「辛酉貞大乙𢦏一宰」
955 (1)「戊子□」
(2)「□巳卜王其□亡𢦚」
956 (1)「癸丑貞旬亡□」
(2)「癸未□旬亡𡆥」
957 (1)「父己中□父庚重□」
(2)「□日酌」
958 「盟重𣪊」「吉」
「盟」「吉」「吉」
959 「又叙弜宜」
960 「小乙□宰」
961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62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63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64 (1)「父己中□父庚重□」
(2)「□日酌」
965 「盟重𣪊」「吉」
「盟」「吉」「吉」
966 「又叙弜宜」
967 「小乙□宰」
968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69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70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71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72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73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74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75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76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77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78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79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80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81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82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83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84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85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86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87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988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989 (1)「庚申卜又土求𠂤祖宰」
(2)「癸亥卜又□求𠂤祖宰」
(3)「乙丑貞重亞奠以人𢦏」
(4)「戊戌貞重亞奠以人𢦏」
(5)「己巳卜乙亥易日」
990 (6)「不易日」
(7)「己巳卜乙亥易日」
(8)「不易日」
(9)「□人𢦏」
(1)「于喪」
(2)「吉」
(3)「于宮亡𢦚」
(4)「不」
「弘吉」「弘吉」「弘吉」「弘吉」
(1)「丁亥貞其今□」
(2)「于小丁𠂤」
(3)「于𠂤𠂤」「𠂤」「𠂤」

(6)「丁巳貞其御宂告：」
(7)「：子貞𠂤于父丁大宰丁：」
(8)「丝用」
(9)「戊子貞蚩：」
(1)「庚：其告：」
(2)「重𠂤牛用」
(3)「庚辰貞亞𠂤亡𡆥」
(4)「弜」
「其𠂤」
(1)「重：𠂤」
(2)「丁：田𠂤雨」
(1)「于大甲𢦏示」
(2)「于且乙：」
(3)「𢦏于且乙𢦏」
(4)「乙亥貞魚」
(5)「不吾」
(6)「乙亥貞魚亡𡆥」
(7)「己卯貞吾」
(8)「不吾」
(9)「己卯貞亡𡆥」
(10)「甲貞：其𠂤風」
(11)「弜」
(1)「丁丑卜餗其酚于父甲父庚重且丁用」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庚隹父甲」
(3)「重父膺用正王受又」
(4)「庚子卜其餗匕辛」
(1)「癸卯貞妹不至」
(2)「申其史于河雨」
(1)「弜」
(2)「其𠂤：重：」
(3)「弜」
(1)「庚日雨」
(2)「庚日不雨」
(1)「乙丑貞王其奠𡆥疾商于父庚告」
(2)「：己貞王」
(3)「：己貞商于𡆥奠」
(4)「己巳貞商于𡆥奠」
(5)「：父：令：庎」
(6)「丁亥貞今日王其：令𢦏以𠂤𣪊于父：」
(7)「丁亥貞王其𠂤方印乎𠂤史」
(8)「壬辰卜其𠂤疾于三方：羌十又九犬十」
(9)「乙亥貞王其：令𠂤商于且乙𠂤：」
(1)「壬寅卜其祝」
(2)「祝于匕庚」
(3)「翌癸于」
(4)「小宰」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5)「重牛」
(6)「丙午卜潤𢦚二宰」
(1)「隹父甲正王受又」
(2)「：父甲正王受又」
(3)「吉」
(1)「酚于嬰」
(2)「丙寅貞又于𠂤來小宰𡆥牛一丝用不雨」
(3)「丙寅貞來三小宰𡆥牛三」
(4)「丙：貞：又𠂤𢦚于伊尹二宰」
(5)「又雨」
(6)「弗𡆥」
(7)「癸酉貞又來于六云五豕」
(8)「丁𡆥貞于庚午酚來于𠂤」
(9)「丙寅貞重丁𡆥酚于𠂤」
(10)「丙寅貞于庚酚于𠂤」
(11)「己巳貞」
(12)「己巳貞庚午酚來于𠂤」
(1)「壬申貞今𢦚受禾」
(2)「不受禾」
(3)「又雨」
(1)「方」
(2)「丝用」
(3)「庚午貞：貞：于」
(4)「戊：貞：于」
(5)「己巳貞又于河」
(6)「戊辰貞自又御：方」
(7)「不用」
「丙寅卜其𠂤」
(1)「來其𡆥牛」
(2)「旨」
(1)「𡆥卯貞」
(2)「戊辰貞：貞：于」
(3)「庚戌：辛亥：眾：北」
(1)「甲辰卜𡆥占：高自大乙𥘅」
(2)「重乙巳」
(1)「甲寅立中」
(2)「壬子上甲又伐」
(3)「酚」
「吉」
(1)「令𠂤取𡆥」（與1066同文）
(2)「令伊尤𡆥」
(3)「令陕彭𡆥」
「甲辰貞又𢦚于小乙宰丝用」
「吉」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8)「甲戌貞：酚餗自：」
(9)「乙亥貞其𠂤生」
(10)「丁丑貞其𠂤生于高匕丙大乙」
(11)「匕庚」
(12)「丁丑貞其𠂤生高匕其庚酚」
(13)「于生月酚」
(14)「：生：匕庚永壬」
(15)「丁丑貞甲申用羊九𣪊十又一汎至于多毓用牛一」
(1)「癸酉貞翊甲子其汎」
(2)「甲子卜重：新冊用于父丁」
(3)「重新冊用」
(4)「甲子卜：宰用」
(5)「丙寅貞齒𠂤餗：𡆥三宰」
(6)「：射」
(7)「癸酉卜郑戠至于：𠂤其禹」
(1)「癸巳貞又𠂤𢦚于：至于多毓其𠂤𢀛：」
(2)「甲午貞又𠂤伐自且乙羌五𢦚三宰」
(3)「甲午貞又𠂤伐自且乙三羌𢦚宰又一牛」
「丝用」
(4)「乙未貞又：自且乙：」「丝用」
(5)「：亥貞其又𠂤：」
「辛巳卜王其𠂤于眾永麛才孟𠂤王弗：羊」

1085 1086 1087 1088

(1)「：未貞」
(1)「癸：貞：亡：」
(2)「癸酉貞旬亡𡆥」
(3)「：未：旬：𡆥」
(1)「重春令𠂤田」
(2)「重秋令𠂤田」
(1)「甲辰卜新宅王其𠂤𢀛王受：」
(2)「吉」
(3)「丝用大吉」
(4)「于𠂤𢦚」
(5)「丝用受又」
(6)「且乙𠂤𢦚其射」
(7)「吉」
(8)「弜射」
(9)「吉」
(10)「伊宖」「吉」「大吉」
(1)「癸酉貞其：餗戠尹」
(2)「丁亥貞乙亥酚餗」
(3)「庚寅貞餗于：乙：牛」
(4)「其餗」
(5)「弜餗」
(6)「甲戌貞其告餗于父丁牛」「丝用」
(7)「三牛」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大吉」
(1)「重一牛」
(2)「：弜之」「丝用」
(1)「癸亥卜其征：」
(2)「弜征」
(3)「癸亥卜其征羌用戠」
(4)「弜征」
(5)「甲子卜其又𠂤𢦚于毓且乙重牡」
(6)「重牝」「丝用」
(7)「乙丑卜王往田从東𢀛」
(8)「从白東𢀛」
(1)「癸卯貞重：令省王受：」「丝用」
(2)「于多令」「不用」
(3)「：戌貞：」
(4)「：其告𢦏于圃」
(1)「：貞其𠂤禾（于）高且」
(2)「：𠂤禾于：」
「：貞：亡𡆥」
(1)「丙寅貞王其田以重丁往戌𡆥亡：」「大吉」
(2)「重戌往巳𡆥亡戈徐王」「大吉」
(3)「重壬往田𡆥亡戈徐王」「吉」
(4)「王其田以往射𧰼兕亡戈徐王」「吉」
(5)「：王其：兕亡戈徐王」「吉」

1099
(1)「庚申貞于丙寅𠂤召方受又才十月」
(2)「…貞丁卯𠂤召方受又」
(3)「…步」
(4)「于癸亥步」
(5)「壬…令…」
(6)「甲寅卜今夕亡𡆥」
(7)「壬戌貞𠂤召方其受又」
(8)「…歸」
(9)「己卯貞庚辰𠂤于父丁三牛𢦏用」
(10)「…戾…」

1100 1101 1102
「癸卯…」
(1)「癸亥貞其𠂤」
(2)「亥其𠂤禾」（即癸亥，與上辭同用一癸字）
(3)「弜匄牛」
(4)「…貞其𠂤禾于高且來夷匄牛」
(5)「…宗不𢀛」

1103
(6)「…其用自圂大示乙酉」
(1)「翌日辛王其田湄日亡…」
(2)「夷…」
(3)「王夷壬田湄日亡𢦚」
(4)「夷…田亡𢦚」
(5)「夷辛田亡𢦚𠂤」
(6)「丁丑貞…」

1104
(1)「自圂汎大示夷又丁」
(2)「夷丁丑告」
(3)「…且乙…五十人又二」
(4)「庚午貞今…」
(5)「癸酉貞甲戌其又伐自圂𢦏（用）」
(6)「癸酉貞其又伐自圂汎夷辛巳伐」
(7)「癸酉貞甲申其彭大邻自圂」
(8)「乙亥貞其彭王邻于父丁告」

1105
(1)「癸酉貞其來…于高且」
(2)「夷辛巳彭」「不用」
(3)「于辛彭」「𢦏用」
(4)「弜禾𠂤」「…用」
(5)「辛巳貞雨不既其禾于𠂤」「不用」
(6)「弜禾𠂤」
(7)「辛巳貞雨不既其來于亳土」
(1)「…貞先𤰔𢦚…三牛」
(2)「甲辰貞…餗叙…」
(3)「丁…今夕雨」

1106 1107

(三)

1108正
(1)「…不雨」
(2)「…日壬…」
(3)「…吉」
(4)「…𢦚…往省田𢦚帚𠂤」
「有殘畫，似不成字」

1109反 1110
(1)「庚戌貞其𠂤禾于示壬」
(2)「庚戌貞其𠂤禾于圂」
(3)「甲寅貞伊𢦚𠂤大丁日」
(4)「甲寅貞伊𢦚𠂤大丁日」
(5)「丁丑貞其又彭伊𢦚」
(6)「己亥貞…」
(7)「乙未貞…𢦚于…」
(8)「癸酉貞…用」
(1)「𢦚…羌…」
(2)「戊午貞貞𠂤于大甲又…」
(3)「戊午卜𢀛庚𠂤」
(4)「戊午卜于辛𠂤」
(5)「丝用于…」
(6)「…貞其涉…于西𣏌」
(7)「弜涉…」
(8)「戊午貞亡𡆥」
(9)「戊午貞𠂤來其…」

1111正

(二)

1112反 1113 1114 1115
(10)「己未貞𠂤禾于大甲牛一又丁…羌…百又…」
(11)「甲子貞今日又𢦚𢦚于大甲牛一丝用才𠂤」
(12)「甲子貞𢀛不征」
(13)「己巳貞…匄才𤰔𢦚」
(14)「己巳貞…匄其𢦚于京」
(15)「壬戌貞其…」
(16)「…𢦚羌…」
(一)
「庚戌貞其𠂤禾于示壬」
「庚戌貞其𠂤禾于圂」
「甲寅貞伊𢦚𠂤大丁日」
「丁丑貞其又彭伊𢦚」
「己亥貞…」
「乙未貞…𢦚于…」
「癸酉貞…用」
「𢦚…羌…」
「戊午貞貞𠂤于大甲又…」
「戊午卜𢀛庚𠂤」
「戊午卜于辛𠂤」
「丝用于…」
「…貞其涉…于西𣏌」
「弜涉…」
「戊午貞亡𡆥」
「戊午貞𠂤來其…」

1116
(1)「辛巳卜貞來辛卯彭河十牛卯十宰王𢀛亥求十牛卯十宰圂求十牛卯十宰」
(2)「辛巳卜貞王𢀛圂即宗于河」
(3)「辛巳卜貞王宦河求」
(4)「弜宦」
(5)「辛巳卜貞王宦河求」

(6)「弜宦」
(7)「癸巳卜貞又圂𢦚」
(8)「弜又𢦚」
(9)「甲午卜貞其汎又𢦚自圂」
(10)「弜巳又」
(11)「甲午卜貞又出入日」
(12)「弜又出入日」
(13)「乙未卜貞召方來于父丁𢀛」
(14)「乙未卜貞召來于大乙𢀛」
(15)「庚寅卜貞辛卯又𢦚自大乙十示又…牛小示汎羊」
(16)「己亥卜貞竹來以召方于大乙…」
「…王羌」

1117 1118
(1)「丁亥貞辛卯彭坐求三宰且宰」
(2)「丁亥貞辛卯彭河求三宰沈三牛且宰」

1119
(1)「庚戌其乞因三」
(2)「庚戌貞又于河來辛酉」
(3)「乙丑卜求于河三牛圂五牛…」

1120
(1)「癸酉其乞…」
(2)「癸酉卜又𢦚…」
(3)「…曰住其…」
(4)「甲戌卜求于河宰沈三宰」
(5)「乙亥其七」
(6)「乙…不其𠂤」

1121
「癸亥貞旬亡𡆥」

1122
(1)「癸亥貞其又匚于伊尹東今丁卯彭三牛𢦏用」
2「…伊尹𤰔彭十宰」

1123
(1)「弜又」
(2)「甲戌卜其𠂤于𣪊且乙三（宰）」
(3)「五宰丝用」
(4)「丙子卜溝求于宰」
(5)「二宰」

1124 (6)
(1)「…酉卜王往田以東𠂤」
(2)「从南𠂤」
(3)「…戈」

1125
(1)「乙未卜今日…」
(2)「不雨」
(3)「亡戈」
(4)「…王田于東…」
(5)「辛亥卜今日…雨」
(6)「不雨」
(7)「亡戈」

1126
(1)「…𠂤弜…于…」
(2)「𠂤求」
(3)「弜求」
(4)「王弜求」

(5)「商」
(6)「丙戌貞父丁其𢦚」
(7)「丁丑貞：巳才…」
(8)「東方」
(9)「北方」
(10)「西方」
(11)「南方」
(12)「…辰卜今日亦不雨」「弘吉」

1127
(1)「…吉」
(2)「吉」

1128
(3)「馬其先王𠂤比不遘大雨」
(4)「己巳貞其𢀛且乙眾父丁」
(1)「弜眾父丁𠂤」
(2)「辛丑貞王其戰亡𡆥」
(3)「𠂤兇」
(4)「不雨」
(5)「其雨」
(6)「…彭七𠂤…」

1129 1130
(1)「…彭七𠂤…」
(2)「丝用」

1131
(1)「（甲）申貞又𢦚𢦚于且乙丝用乙酉」
(2)「弜又」
(3)「二牢」
(4)「三牢」
(5)「弜又」
(6)「乙…不其𠂤」

1132
(1)「丁未…」
(2)「𢦚」
(3)「多子卜」
(4)「不受又」
(5)「徵卜」
(6)「弜用」
(7)「戊申貞其雧眾人」
(8)「弜雧」

(二)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貞王…又…」
「其雨」
「戊子卜王其…」
「癸酉貞旬亡𡆥」
(1)「于宮亡…」「吉」
(2)「于盂亡𡆥」「吉」
(3)「不雨」「其雨」
(4)「甲午貞大邻自圂六大示求六小宰卯九牛」

1138

1139 (1)「癸□貞□亡□」
(2)「癸丑貞旬亡□」
(3)「癸丑貞旬亡[囚]」
1140 (1)「甲申□」
(2)「五牢」「告」
1141 (1)「大吉」
(2)「[刜]戠[羌]」「吉」
(3)「既[求]」「大吉」
1142 (1)「王[占]戈」
(2)「□[田]田省[祖]日亡[哉]」
1143 (1)「□住□」
(2)「[呂]住[告]」
1144「其[獻]」
1145「其□牛□羊」
1146「其[宜]」
1147 (1)「丁丑卜其又□于帝□」
(2)「□帝于□」
1148「□亥卜其[戠]孟東[羊]」
1149 (1)「乙亥貞□」
1150 (2)「□貞[禽]來□」
1151「[羽]□寧□」
1152「[羽]□其每」

1153 (7)「癸丑卜□于河三□且乙□」
(2)「甲寅卜求于河五小宰」
1154「東[奭]祝」
1155 (1)「[戊]□[酌]□」
(2)「□己小宰」
1156 (1)「癸巳貞[黃]□[召]□」
(2)「□貞□辛」
1157「□乙雨」
1161「□大□[戠]牛□」
1164「乙□[其]□」
1166「□于父□」
1167「□[囚]」
1168「□貞[其]□」
1169「[其]□牛」
1171 (1)「辛未□」
(2)「□未卜□[學]龜」
1172 (1)「癸□貞□亡□」
(2)「□亡[囚]」
1173 (1)「□其[邲]于□」
(2)「□[伐]□大甲[羌]□」
1174「□[祚]今□」
1175「□自大庚又□」
1176 [illegible]
1177「□亥卜其□」

1178「□[卓]步□自泉□」
1179「□貞」
1180「□王其田湄日□」
1181「□貞[昃]□」
1182「□貞旬□」
1183 (1)「□日戊□[雩]」
1184 (2)「[弗]□」
1185「[其]□」
1187「吉」
1186「□又□」
1187「□[丝]□」
1188 (1)「□亥□」
1189 (1)「不[冓]」
(2)「□又□[父]□」
1190 (3)「□[用]」
1191「□[申]□」
1192「□[卓]□王[固]曰吉」
1193「□未□旬□」
1194「□[羌]□」
1195「□貞□[水][兌]□」
1196「[庚]」
1200「[告]」
1201 (1)「壬戌貞其□」

1202 (2)「□戌貞其□」
1204「癸未貞□」
1207「乙」
1208「貞王□」
1209「[東]□方[伐]」
1210「[自]」
1211「丁□小宰」
1212「□[月]伐于□宰□乙丑[三]宰□」
1215 (1)「□二宰」
1216 (2)「□[七]□宰」
1217「其」
1218「癸丑□亡□」
1219「□寅卜□」
1220「□高且乙[祚]□」
1221 (1)「[丙]申□」
1222 (2)「[弘]宦」
(3)「□[冥]爾□宗」
1223「不雨癸巳」
1224 (1)「[癸]□[酢]貞□亡□」
(2)「□[多]□」
(1)「[丝]□大□」

1225 (1)「□亡[囚]□」
1226 (1)「[丝]用」
(2)「[弘]又」
(3)「□寅卜其又伐于羌甲」
1227「□令□」
1229 (1)「甲子才[磨]卜」
(2)「□亥貞□[酌]奉□九月」
1230「□[餗]百□」
1231 (1)「辛卯□」
(2)「□卜□」
1232 习刻
「□[族]尹□」
1233 正
「□[丝]用乙酉伐三宰」
1234 反
「□[酌]亡[哉]」
1235「□其奉□」
1237「□亡[囚]」
1238「□其乎[步]乙□」
1239 (1)「□令□省田□」
(2)「壬寅貞翌日□」
1240「□其又伐□」
1241「吉」
1242「癸丑□」

1244「丁卯貞□」
1245「弘又」
1246「□并□其[酌]□」
1247「[坐]」
1248「□王其□[酌][隹]」
1249「□貞□[雀]于土□雨□」
1250「庚戌卜方□」
1252 (1)「辛丑卜□亡[𡆥]□」
1253 (2)「癸卯卜今夕亡□」
1254 (1)「癸卯貞旬亡[囚]」
(2)「癸丑貞旬亡[囚]」
1255「□又豐東且丁[奭用]」
1256「[丝]用」
1257「己亥」
1260「□辰貞□」
1261「□[竝]受又」
1262「□羌□」
1263「癸卯□王其□[𠂤]」
1265「王[卬]」
1266「告于父丁」
1267「吉」
1268「于」
1269「□酉□旬□[囚]」

1270「南」
1271「□王其□」「大吉」
1273「[卓]」
1274「□[卯]貞□」
1275「□辰貞□」
1276「□河宗」
1277「甲申□[宦]大丁□」
1279「[卯]」（習刻）
「告」（習刻）
1280「[奉]」
1281「子」
1282「其」
1283「□亥貞□」
1284「□[寡]雨」
1285「丁卯□其□」
1286「□且乙伐□」
1288「□[旬]□[囚]」
1290「□[丝]夕□」
1291「[弘]宦」
1293「□[丙]申□」
1294「□[羌]□[宗]」
1296「不雨癸巳」
1298「弱獸」
1295「□子貞□」
1300「雨」
1301「甲□」

1302 (2)「□辰貞□[弜]□[来]」
1303「□其伐□王戈□」
1304「□[圃]□」
1305「吉」
1306「□告自□」
1307「[征]」
1308「□翌日辛王其田不□□」
1309「貞旬亡[囚]」
1310「□[伐]□三宰」
1311「不用」
1312「□貞今日其[𠂤]□三[羌]九犬」
1313「甲辰」
1314「□[酌]」
1316「□卜王其□[毘][卓]」
1317「□生月又□」
1318「□[子]□[𣪊]□」
1321「九」
1323「□[羌]方□[哉]□」
1326「癸亥□王□」
1327「□[寅]卜其□」
1328「貞□亡[囚]」
「□从南□之」

1330 「壬辰」
1331 「大吉」
1334 「…丑卜甲寅…囚于𡍮」
1335 「…卯貞…」
1336 「不用」
1337 「…卯…伊…」
1338 「…未卜…」
1339 「…旬…囚」
1341 (1)「…其…新…」
(2)「王…」
(3)「…方不出…戈…」
1342 「田」
1343 「…貞剌宰」
1345 「田」
1347 「隹」
1348 「…寅卜…」
1349 「…未…」
1350 「𣪊」
1351 「囚」
1352 「…三小宰」
1353 「…宰又…」
1354 「今日」
1355 「不冓」

1356 「…河…在…京…」
1357 「…父丁…百羊…」（亦可能為「…百羌…父丁…」）
1358 「…求于…」
1359 「…其𡍮…」
1360 「…巳卜…」
1361 「吉」
1362 「…宰丝用」
1364 「…寅卜」
1365 「癸酉貞…」
1366 「日」
1367 「乙」
1368 「癸…于…」
1369 「…東…受…」
1370 「…卯…其…巳丙…」
1371 「…隹…告…」
1373 「甲戌卜」
1374 「二宰」
1375 「不用」
1376 (1)「癸…貞…十…」

(2)「…未…旬…囚」
1377 「…辰卜…易日」
1378 「…辰貞其…」
1380 「…又羌…」
1381 「癸…」「丝用」
1384 「…河卯宰…」
1387 「吉」
1390 (1)「二小宰」
(2)「三小宰」
1391 「用」
1392 「…𡆥于…」
1393 「不出」
1394 「十牛」
1395 「丝用」
1396 「…子寅」
1397 「吉」
1398 「癸巳」
1399 「丙…不…」
1400 「王」
1401 「貞」
1404 「伐」
1405 「高」
1406 「禾」

1408 「癸」
1419 「大吉」
1421 「濟」
1429 「羌」
1430 (1)「庚不雨」
(2)「…又𢦏伐自…」
1431 「囲」
1435 「貞」
1436 「丝」
1438 「喪」
1439 

1440 (1)「弗𢀛」
(2)「不冓雨」
1441 「王其田斁淒永𢀛亡𢦚」
1442 (1)「…匕癸于今自夕禘酌」
(2)「…酌匕辛…又」
1443 (1)「…父己𢦚東暮酌王受又」
(2)「于夕酌王受又」
1444 「癸未…登…亡囚…」
「…求五宰卯五牛」

1445 「…又从…卯…祥…」
1446 「又𢦚于中己…」
1447 「大吉」
1448 「…貞其祝于土大宰」
1450 「吉」
1452 (1)「戊…」
(2)「…父己…」
(3)「…酋貞…」
1454 習刻）
1458 「王東多田…」
1460 「宦」
1462 「其五宰」
1463 「東」
1464 「…囚三」
1465 「丝用」
1466 (1)「東喪田湄日…」
1469 (2)「…宮田…日亡𢦚」
1470 (1)「辛丑卜東…」
(2)「…酉…」
1472 「…𠂤…牛」
1474 (1)「弜…」
(2)「東…」

1476 (3)「…今」
1478 「…亡囚」
1479 「…其雨」
1482 「…王其…不雨」
「癸未…于囲東汎…」
1484 (1)「……」
(2)「…羌」
1485 「…辰貞…」
1486 「…」
「吉」
1489 「…翊日辛…」
1492 (1)「癸卯貞旬亡囚才云」
1493 (2)「…丑貞旬…囚…」
1495 「…不…」
1496 「…貞旬亡囚」
1497 「…辰貞東…」
1499 「…又…」
1500 (1)「…田亡𢦚」
(2)「…𢦚」
1501 「東𠂤庸用」
「吉」
1503 (1)「庚午…河…」
(2)「……」
1504 「…貞旬亡囚…」

1505 「辛亥卜示壬𢦚一宰」
1506 「…貞其…」
1507 「…亥不雨」
1509 (1)「𢦚…」
(2)「丁酉貞𡆥禾于𡍮…五宰」
1510 「…貞…」
1511 「…戰已…示…」（抑或从左而右讀）
1512 「弜宜」
1513 「汎」
1514 「牛」
1515 「不雨」
1516 「亥」
1517 「大吉」
1520 「…喪…迭…」
1522 「由」
1523 「…見…」
1526 「未」
1528 「…王…」「吉」
1529 「庚不雨」
1530 「…𡆥禾…」
1532 「…王宦…」
1533 (1)「…囚…」
(2)「癸未…登…亡囚…」

1534 「庚…」
1535 「…貞…」
1537 「…貞…」
1538 「…籠…」
1539 「吉」
1540 「…大甲羌…」
1541 (1)「弜…」
(2)「…其…」
1542 「已未貞…」
1543 「…辰貞…求𠂤其雨」
1544 「雧」
1545 (1)「丙…」
(2)「…牛」
1546 「癸…貞…」
1547 (1)「癸巳貞旬亡囚」
(2)「…旬亡囚」
1549 「丝…」
「…用」
1551 「…貞旬亡囚」
1552 「弜…」
1553 (1)「…貞…其…」
(2)「…戾…」
1555 「…南𢀛」
1559

1361 「不」
1362 「不雨」
1363 「京」
1364 「□亡□」
1365 「其」
1369 「馬其先」
1370 「己□其□」
1371 「□丑卜□」
1372 「□旬□」
1373 「昏辰」
1377 「龍」
1378 「□入日□」
(1) 1581 「□小雨」
(2) 1582 「□亥卜庚寅雨□章□」
1583 「乙卯」
1587 「乙未□圃三牛」
1590 「大吉」
1591 「□遘□五𠂤□」
1593 「癸□貞□」
1597 「辛未」
1598 「京」
1602 「吉」

1603 (1) 「甲□貞□自□」
(2) 1605 「一宰」
1607 「吉」
1609 「宰」
1610 「子」
1611 「丙寅□其□于□」
1612 「步」
1613 「从」
1615 「鬼」
1616 「吉」
1617 「□百小□」
1618 「酉」
1619 「□戌貞□其百羌□」
1620 「□卯□」
1624 「乙」
1629 「河」
1630 「卜」
1634 「其」
1637 「大吉」
1638 「酉」
1639 「□卯貞」
1641 「日」

1717 「幺用」
1720 「三牛」
1721 「王」
1723 「貞」
1724 「卜」
1728 「田」
1730 「東」
1731 「翌日壬」
1735 「辛亥」
1738 「甲申」
(1) 1940 「貞」
(2) 1741 「寅乞」
1744 「用」
1747 「日」
1748 「□宮」
1749 「貞」
1750 「貞」
1752 「宰」
1753 「貞」

1755 「□又三」
1756 「用」
1758 「□東」
1759 「庚□貞幸□」
1760 「其令」
1761 「癸」
1763 「王其」
1765 「未」
1766 「癸」
1767 「貞□亡□」
1769 「甲酌牛」
1773 「卜」
1774 「子」
1775 「日」
1777 「王」
1778 「酉」
1780 「□因」
1783 「弜□」
1788 「□」
1795 「乙未□住□」
1798 「宰」
1799 「曰」
1801 「□又三」

1801 「幺」
1804 「未」
1805 「旬」
1807 「雨」
1809 「告」
1811 「吉」
1812 「宰」
1815 「吉」
1816 「雨」
1818 「未」
1819 「雨」
1820 「酉」
1823 「庚」
1824 「□干高」
1826 「乙丑」
1832 「黃」
1833 「五」
1834 「泳」
1835 「王」
1837 「貞」

1839 「吉」
1840 「辛」
1841 「圃」
1843 「□貞□」
1844 「貞」
1845 「其」
1847 「牛」
1851 「辛」
1852 「自」
1854 「由」
1857 「令」
1858 「因」
1861 「因」
1864 「不」
1866 「吉」
1869 「子」
1870 「癸酉□且乙」
1874 「□貞□王□」
1877 (1) 「宰」
(2) 1878 「宰」
1880 「貞」

1642 「吉」
1643 「丁」
1644 「王」
1648 「雨」
1649 「田」
1650 「大吉」
1654 「酉」
1655 「旬」
1656 「癸□貞□」
1657 「□亥其□」
1658 「田于」
1659 「玉」
1660 「□于□旬」
1665 「乙丑」
1668 「雨」
1669 「丁」
1670 「乙亥」
1674 「不用」
1675 「幺用」
1679 「占」

1681 「貞」
1685 「吉」
1687 「𠂤」
1688 「貞」
1694 「不冓」
1695 「□羌」
1697 「□卯戋 三宰」
1698 「于」
1699 「卯」
(1) 1701 「重今□」
(2) 1703 「□不□」
1704 「□國□大丁」
1705 「步」
1706 「宰」
1707 「貞旬亡因」
1708 「高」
1709 「日戋」
1710 「今日寅」
1711 「亡戋」
1712 「𠂤」
1713 「貞」
1714 「貞□因」

1881 「⋮大雨」
1885 「每」
1886 「其」
1889 「其⋮龜」
1893 「子」
1895 「貞⋮」
1896 「今日庚」
1899 「大」
1903 「吉」
1911 「⋮寅卜」
1912 「不」
1913 「東」
1915 「癸」
1918 「⋮酉夕」
1924 「卅牢」
1928 「吉」
1930 「辛卯」
1931 「貞」
1933 「吉」
1934 「丁巳卜⋮涉⋮田」
1935 「卜」
1936 「幺」
1940 「幺」

1941 「⋮巳貞⋮田」
1942 「貞」
1945 「其雨」
1947 「未」
1948 「屯」
1954 「龜」
1955 「雨」
1957 「貞」
1959 「令」
1960 「彭」
1962 「戊寅」
1966 「貞」
1970 「田」
1973 「生」
1979 「田」
1984 「丁」
1985 「龜」
1989 「方」
1990 「省田」
1991 「幺⋮」
1996 「方」
1998 「幺」
2000 「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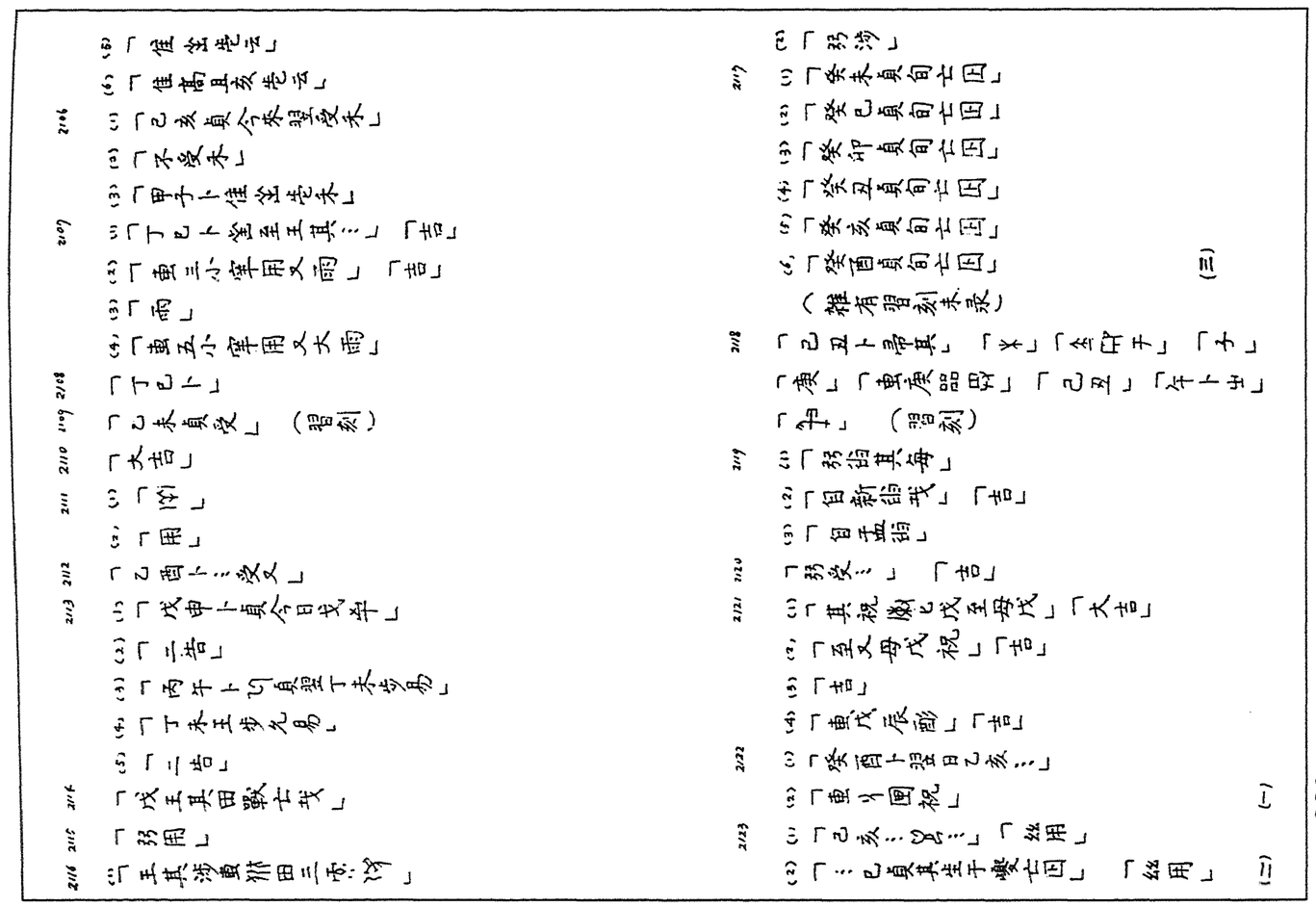
1993 「其⋮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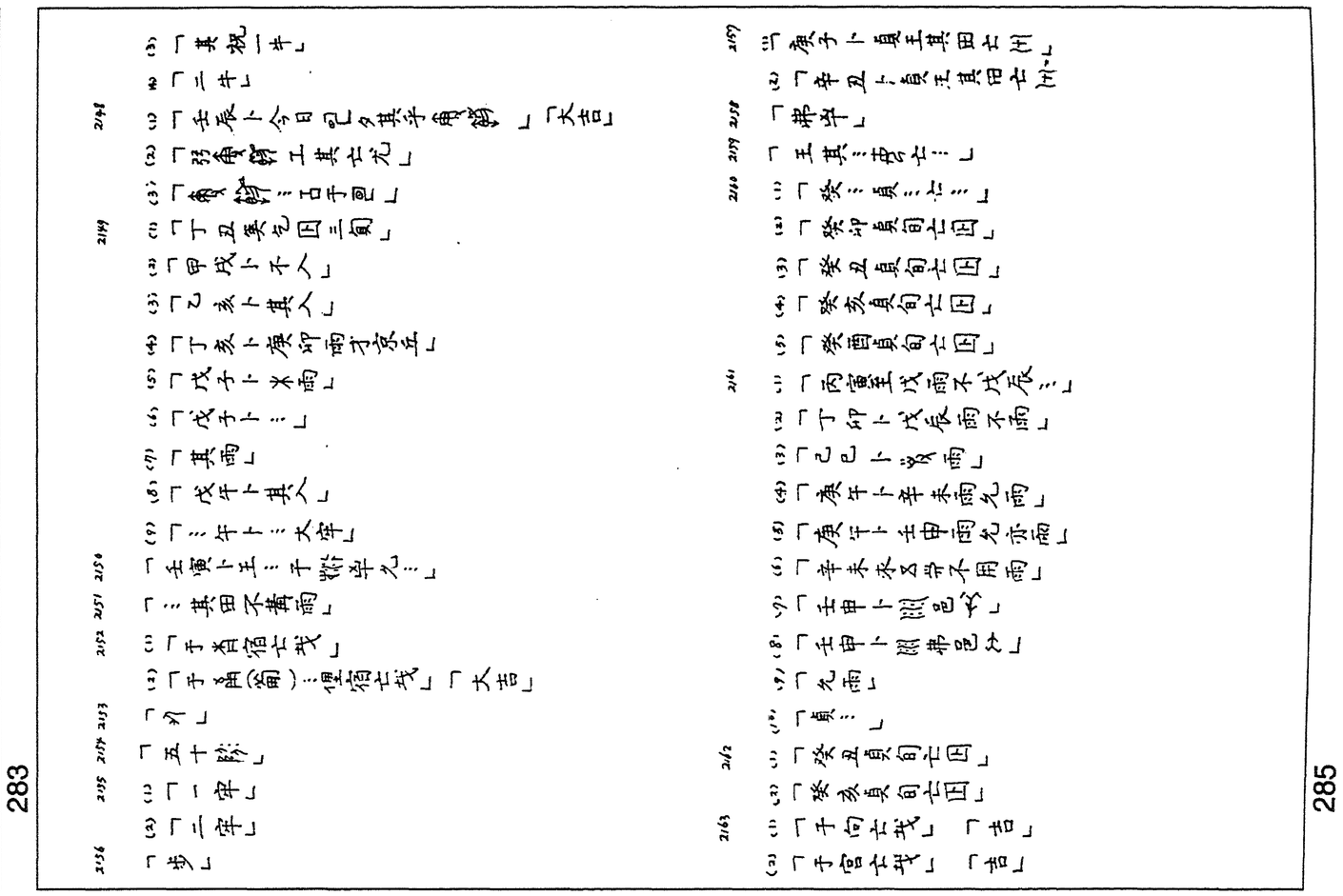
2001 「⋮宰卯⋮」
2002 「乙未貞」
2004 「乙不」
2008 「⋮其牢」
2009 (2)「牢」
2010 「才⋮」
2011 「三牛⋮」
2012 「戋」
2014 「貞」
(1)「⋮」
(2)「告于」
2016 「貞」
2017 「⋮申貞王生⋮」
2018 「若」
2021 「⋮彳」
2022 「戊申貞」
2023 「壬午卜⋮辛未」
2024 「⋮未貞⋮其⋮」
2025 「牛」
2026 「受于」
(1)「二牢」
(2)「一牢」
2028 「⋮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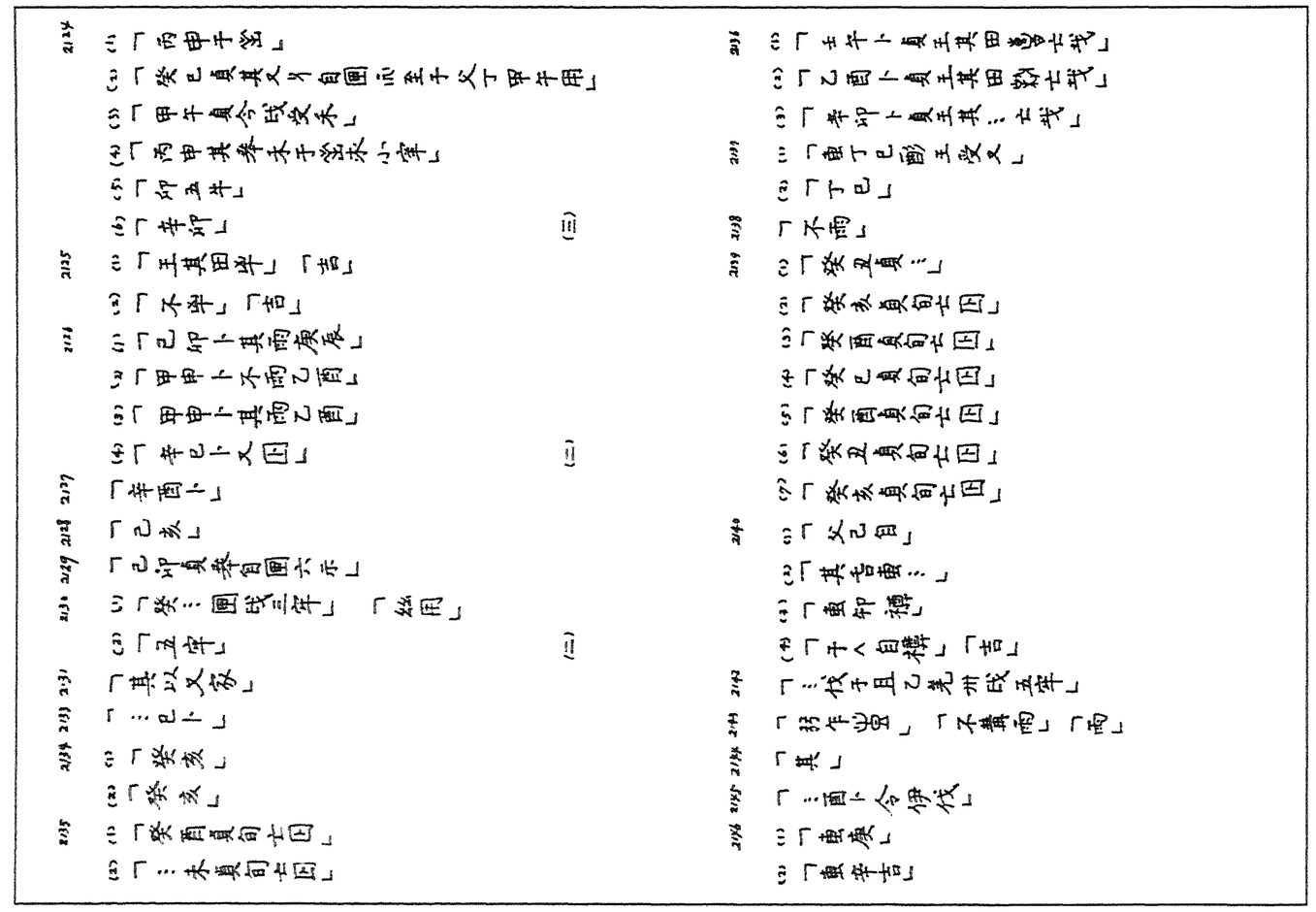
2029 「貞⋮卯酌⋮牛」
2030 「王」
2031 「⋮酉貞辛⋮酌嬖六牛」
2032 「⋮⋮剛」
(2)「壬辰其告于⋮二牛」
(3)「丙申貞伊?伐」
2034 「⋮⋮」
2036 「壬辰酌」
2037 「田東⋮」
(2)「牢」
2038 「王其正⋮」
2039 「⋮祝用」
2040 「⋮巳卜其白⋮」
(2)「癸未卜⋮」
(3)「今日庚不雨」
2041 「⋮卜⋮不丁牢」
2042 「東」
2043 (1)「于南⋮帥王羌」
(2)「⋮酉卜⋮」
2046 (1)「至于今日丙其雨」
(2)「⋮戊貞王生田亡𢦏」
2047 「癸」
2048 「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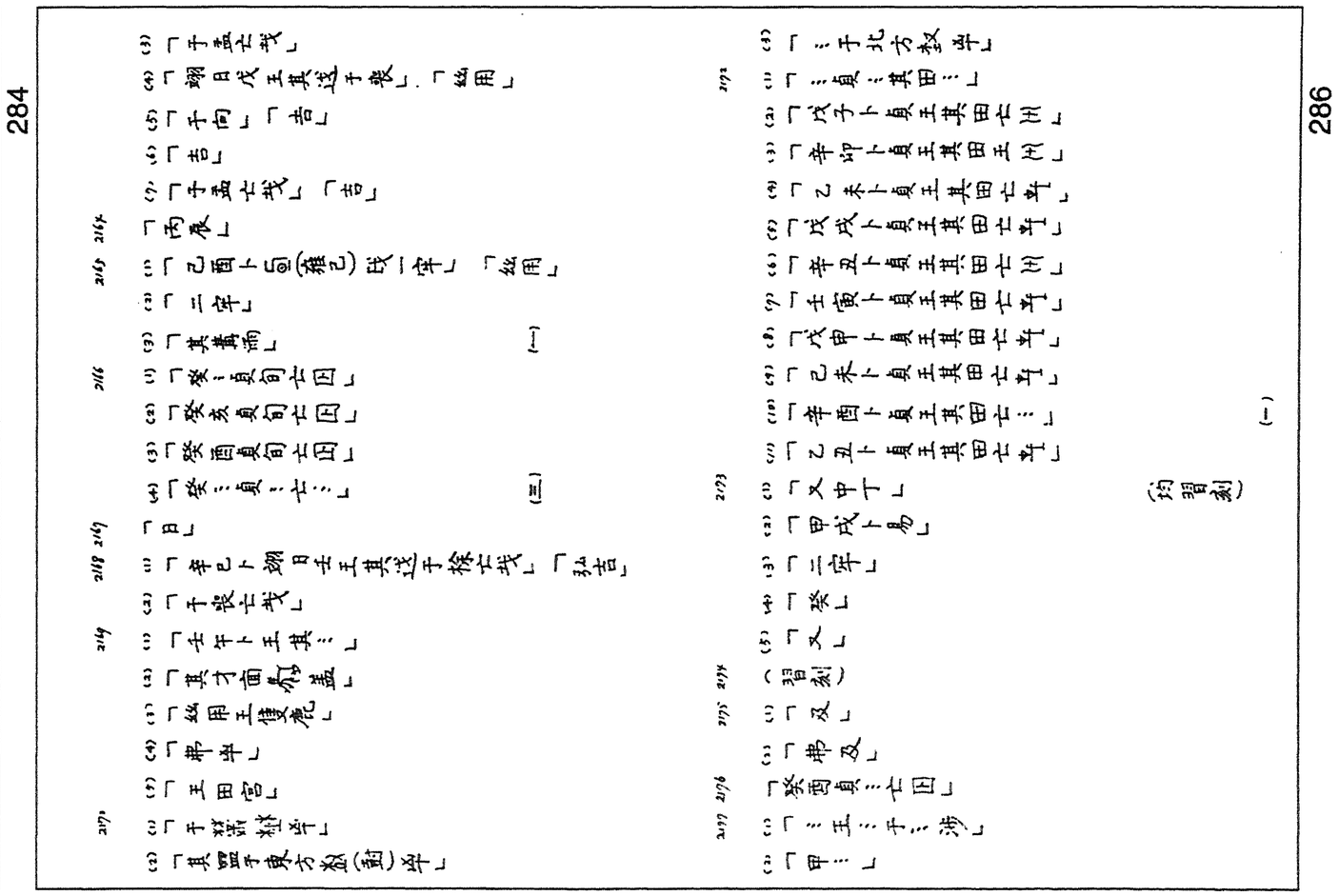
2035 「⋮牢卯⋮」
(1)「東己丑」
(2)「東辛卯」
(3)「東辛卯」
2087 「東⋮酌日⋮𢦏」
(1)「東⋮酌日⋮𢦏」
(2)「翊日戊其田湄日不⋮雨」
(3)「其⋮雨」
2088 「丁卯貞雨」
2089 「⋮卯貞⋮亡⋮」
2090 (1)「其⋮大雨」
(2)「王其田⋮亡𢦏」
2091 (1)「辛⋮」
(2)「來日⋮于⋮弜⋮」
(3)「弜又」
(4)「癸酉卜⋮甲戋東牝」
(5)「⋮牡」
「庚辰」
(1)「受又」
(2)「⋮受⋮」
2094 (1)「辛王弜田其每」
(2)「田其每⋮」
2095 (1)「戊戌卜王其逐兕⋮⋮帚⋮」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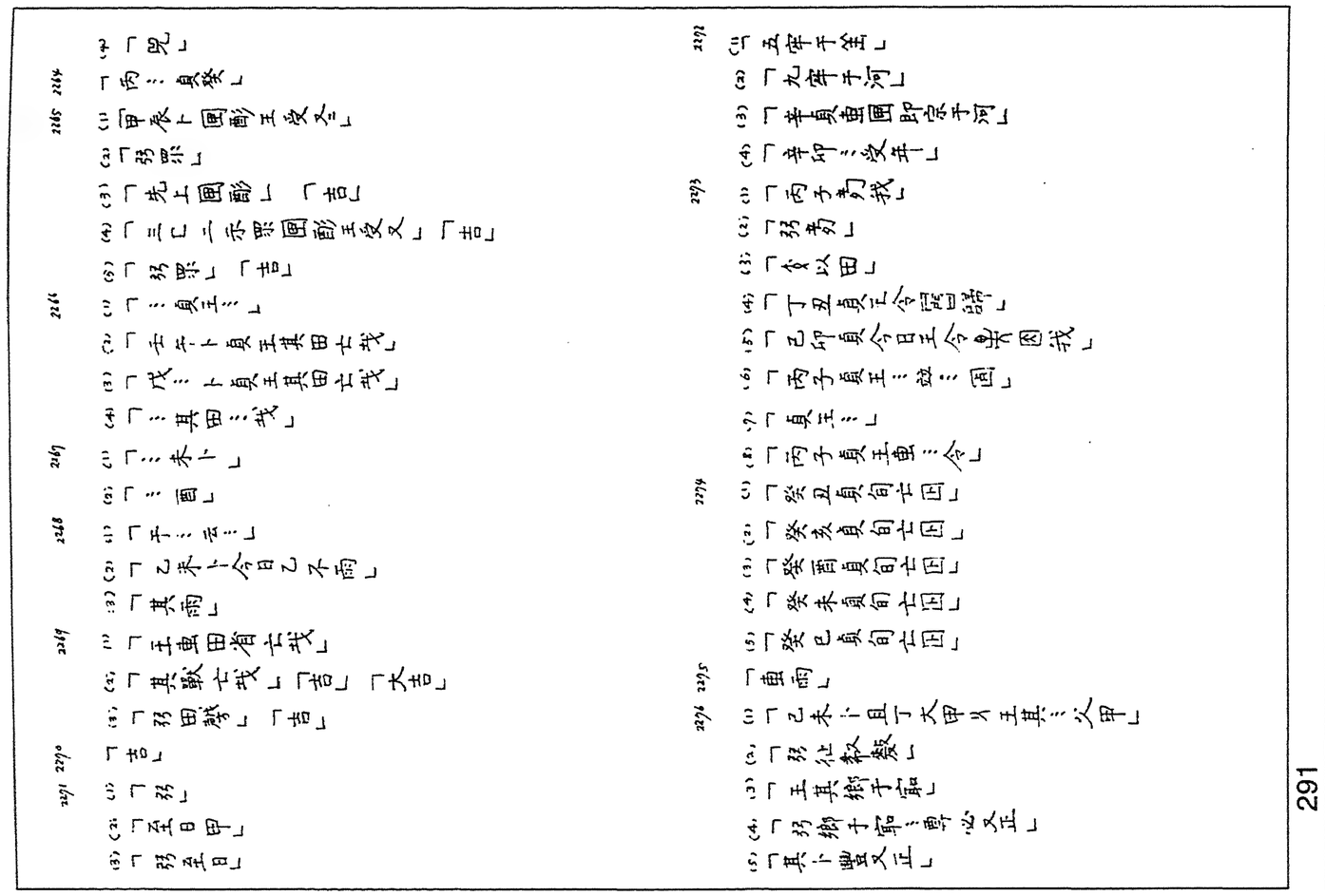
2096 「丁」「其」「山」
2097 (1)「父丁戋⋮卅⋮」
(2)「⋮卯又匕辛其⋮」
2098 「⋮征王受⋮」
「吉」「吉」
2100 (1)「戊戌王步」
(2)「戊戌貞王于己亥步⋮」
(3)「庚子貞王步自⋮」
(4)「辛雨今夕不征雨」
(5)「壬寅貞王步自⋮于⋮」
(6)「⋮⋮于」
(7)「丙申貞王步丁酉自⋮」
2101 「⋮」
2102 「⋮」
2103 「⋮」
2104 「⋮」
(1)「辛⋮酌」
(2)「己巳卜又伐且乙亥」
(3)「辛未于來甲申」
(4)「辛未卜又⋮五十牢」
(1)「己亥⋮」
(2)「于⋮⋮禾」
(3)「于高且亥⋮禾」
(4)「庚午貞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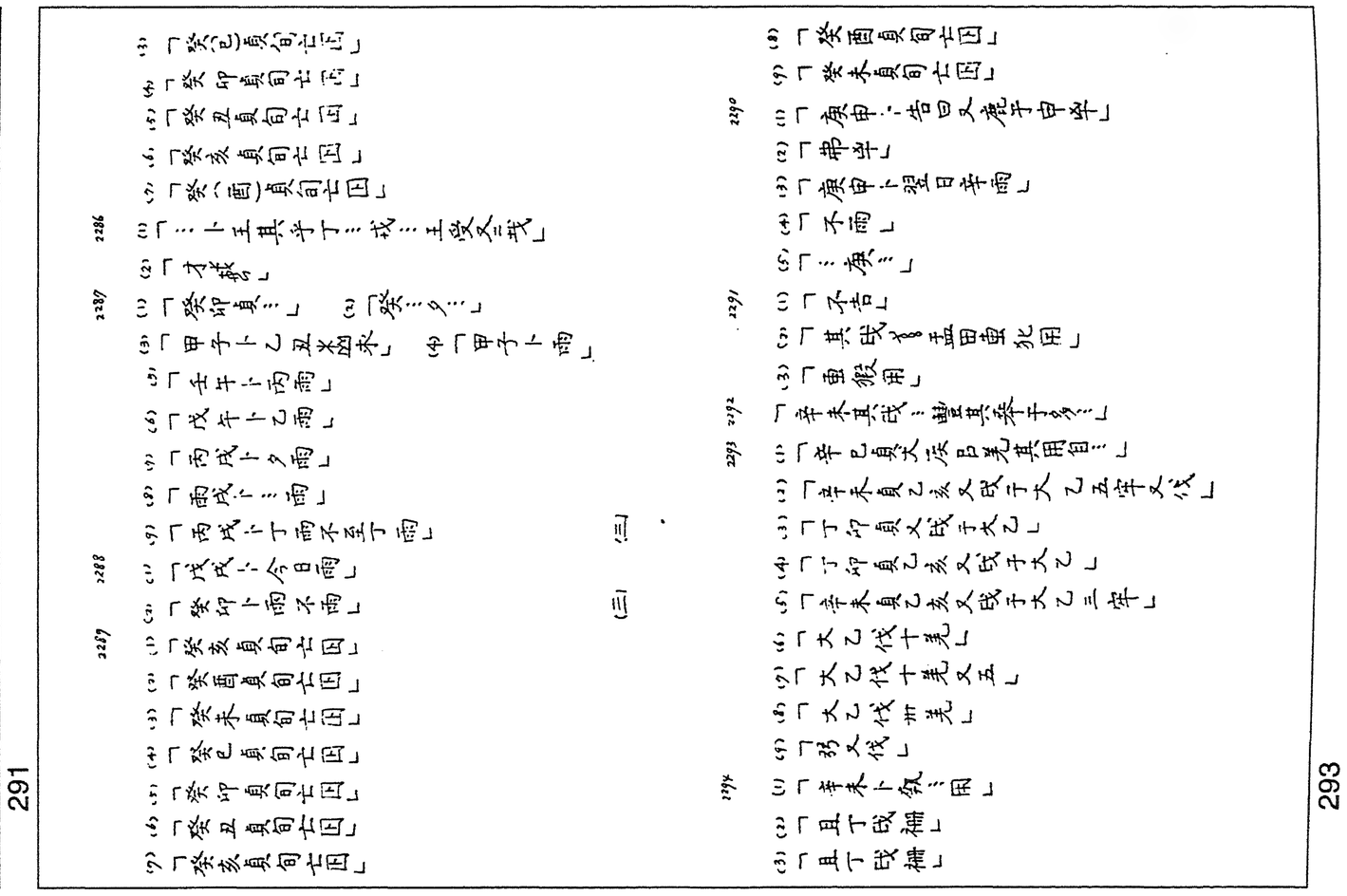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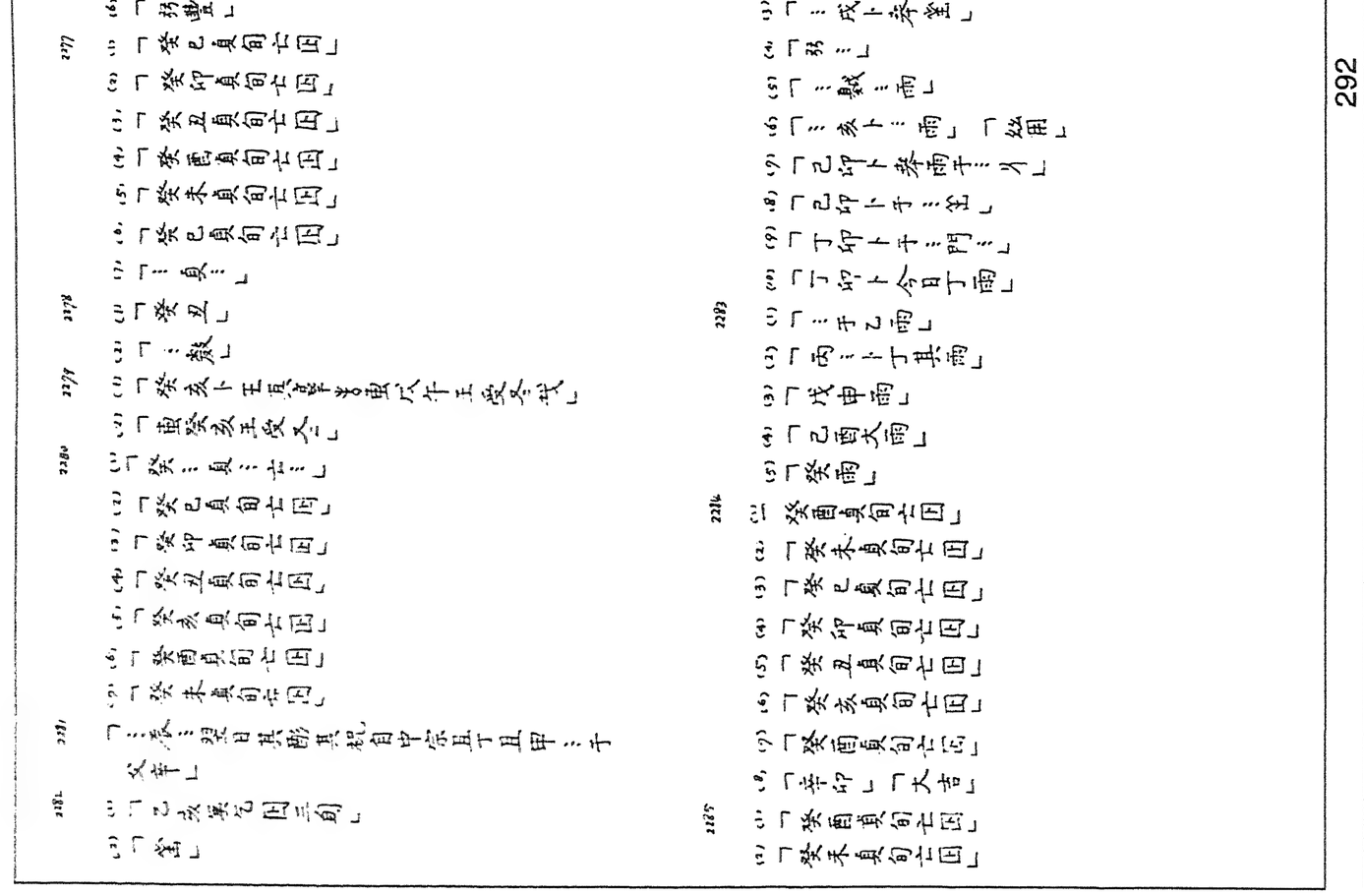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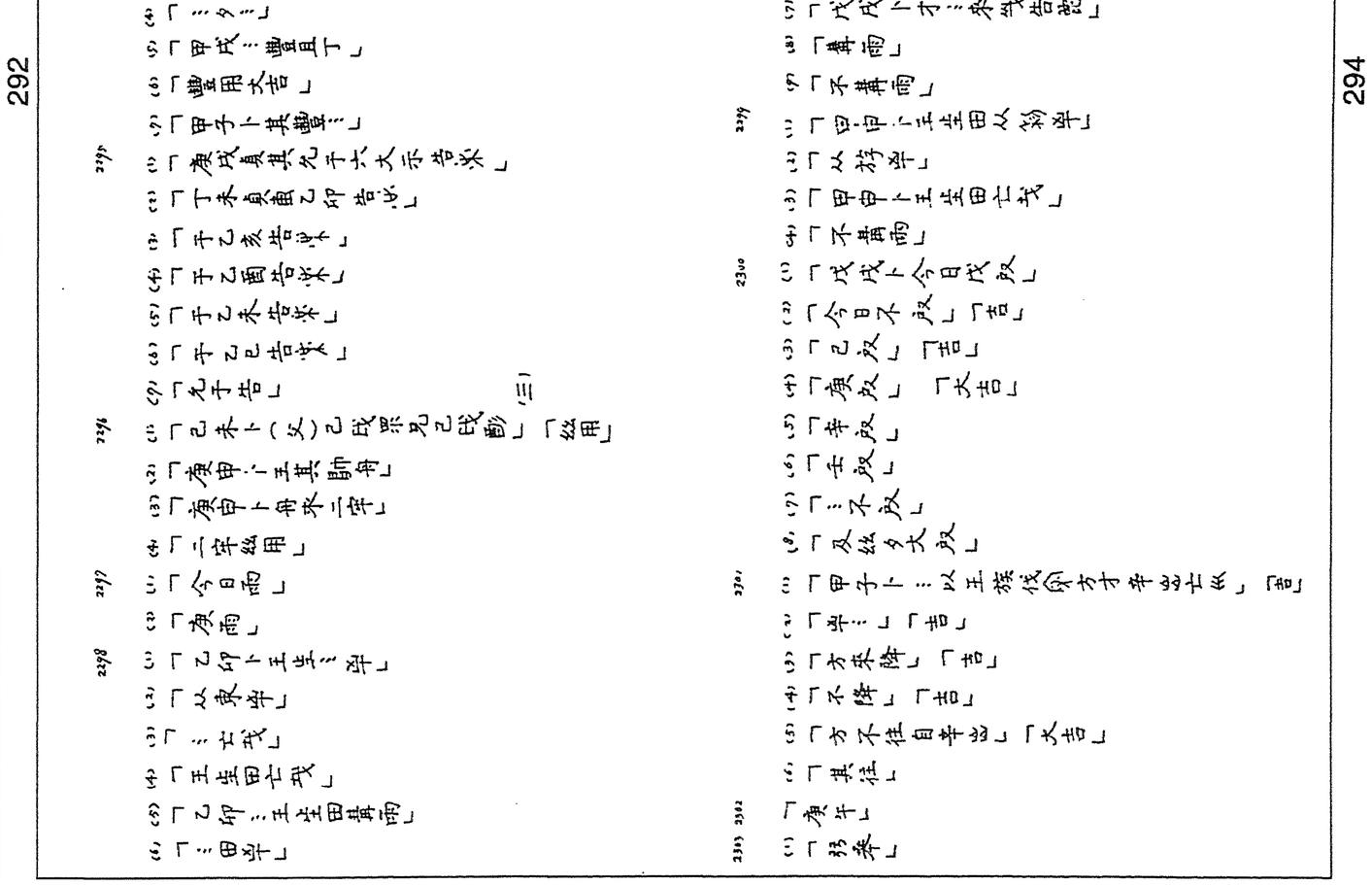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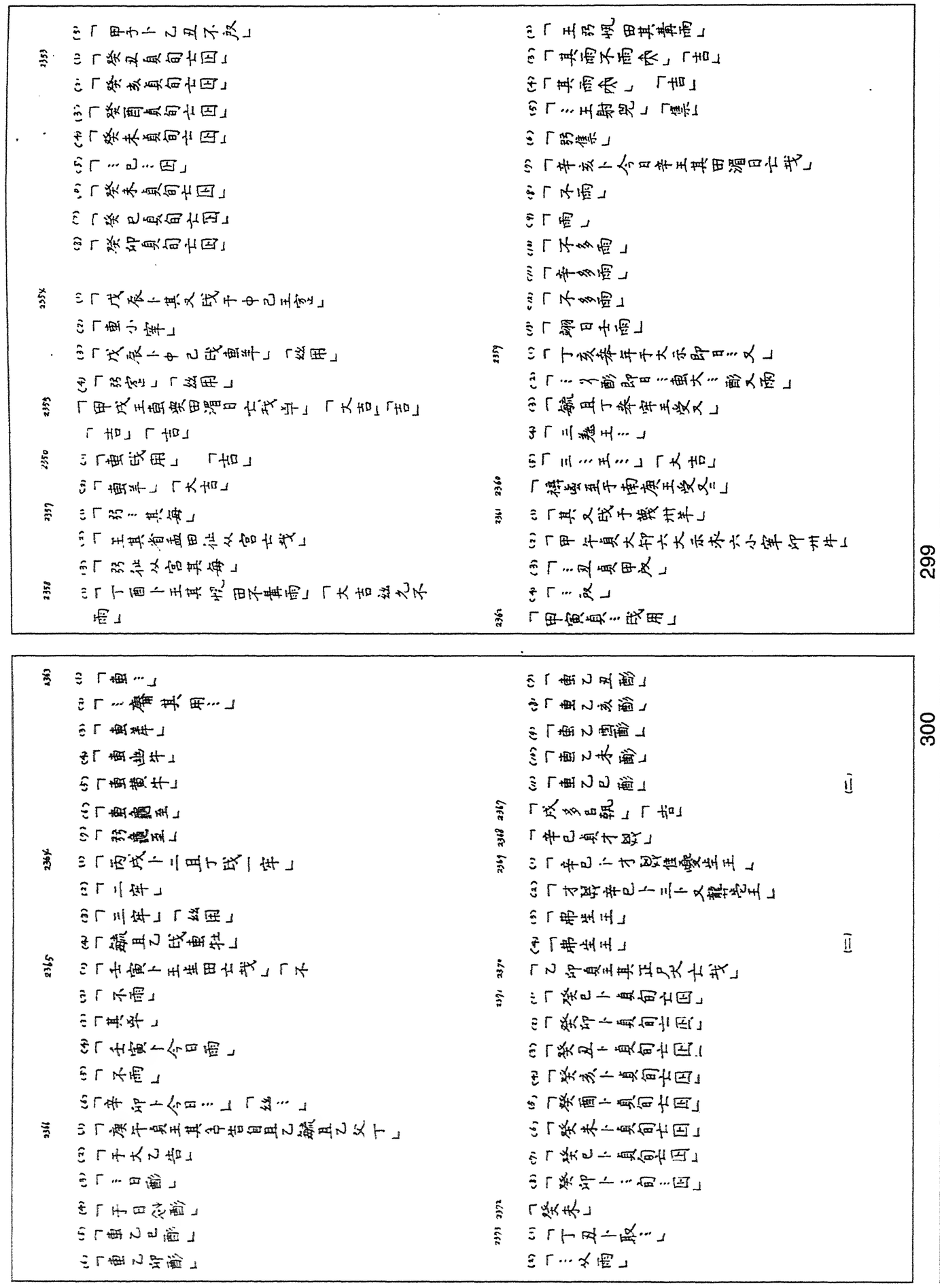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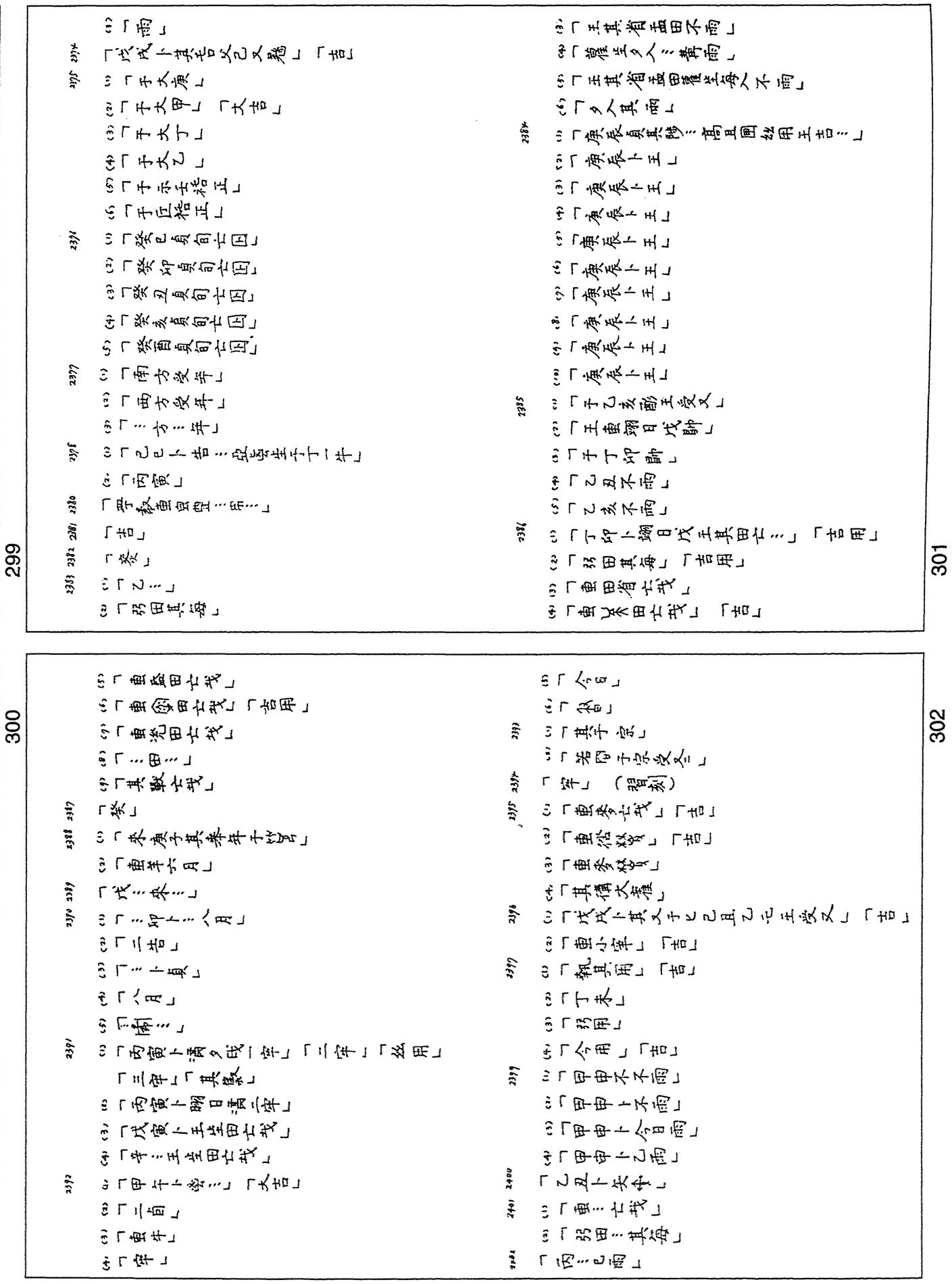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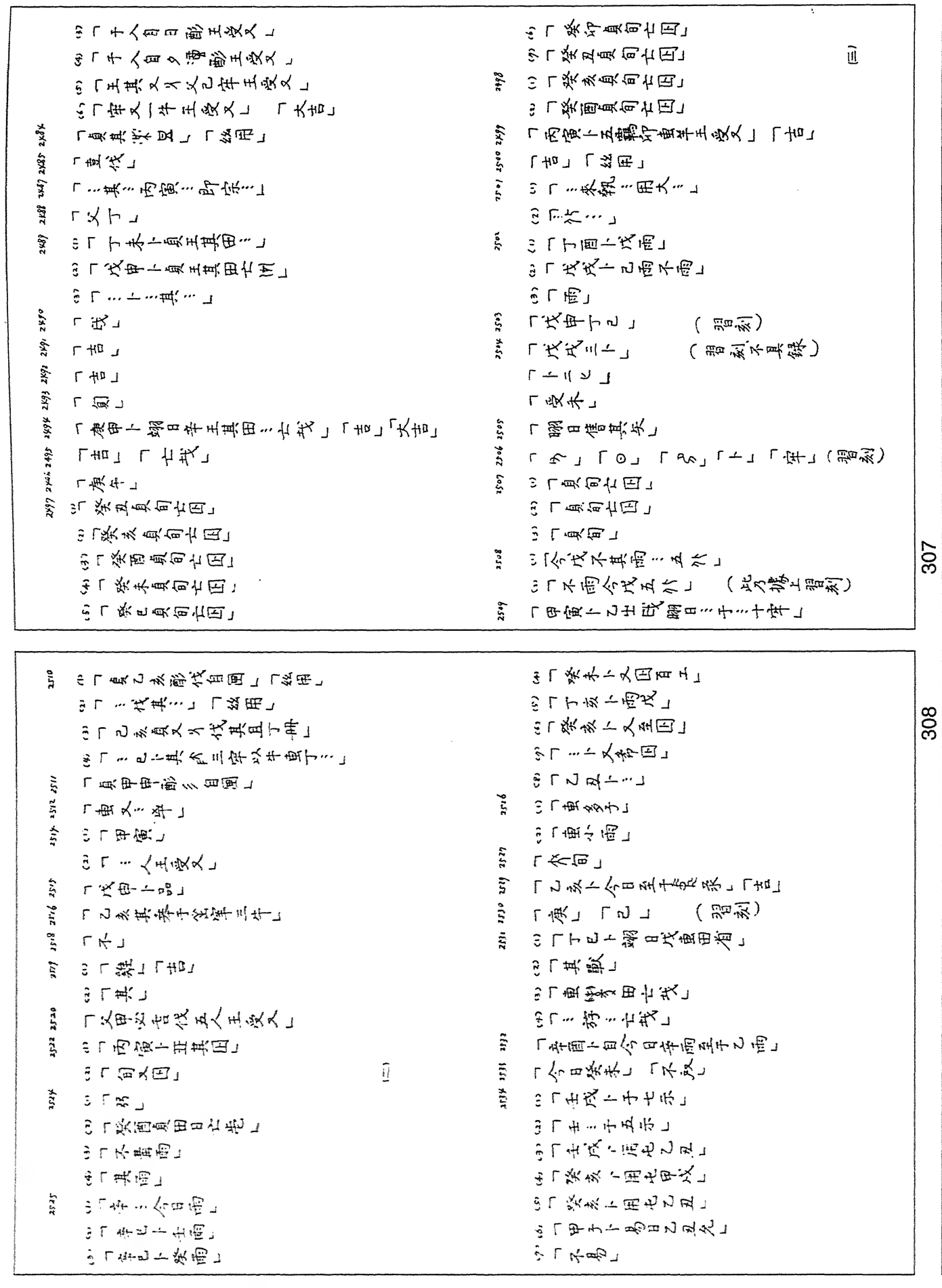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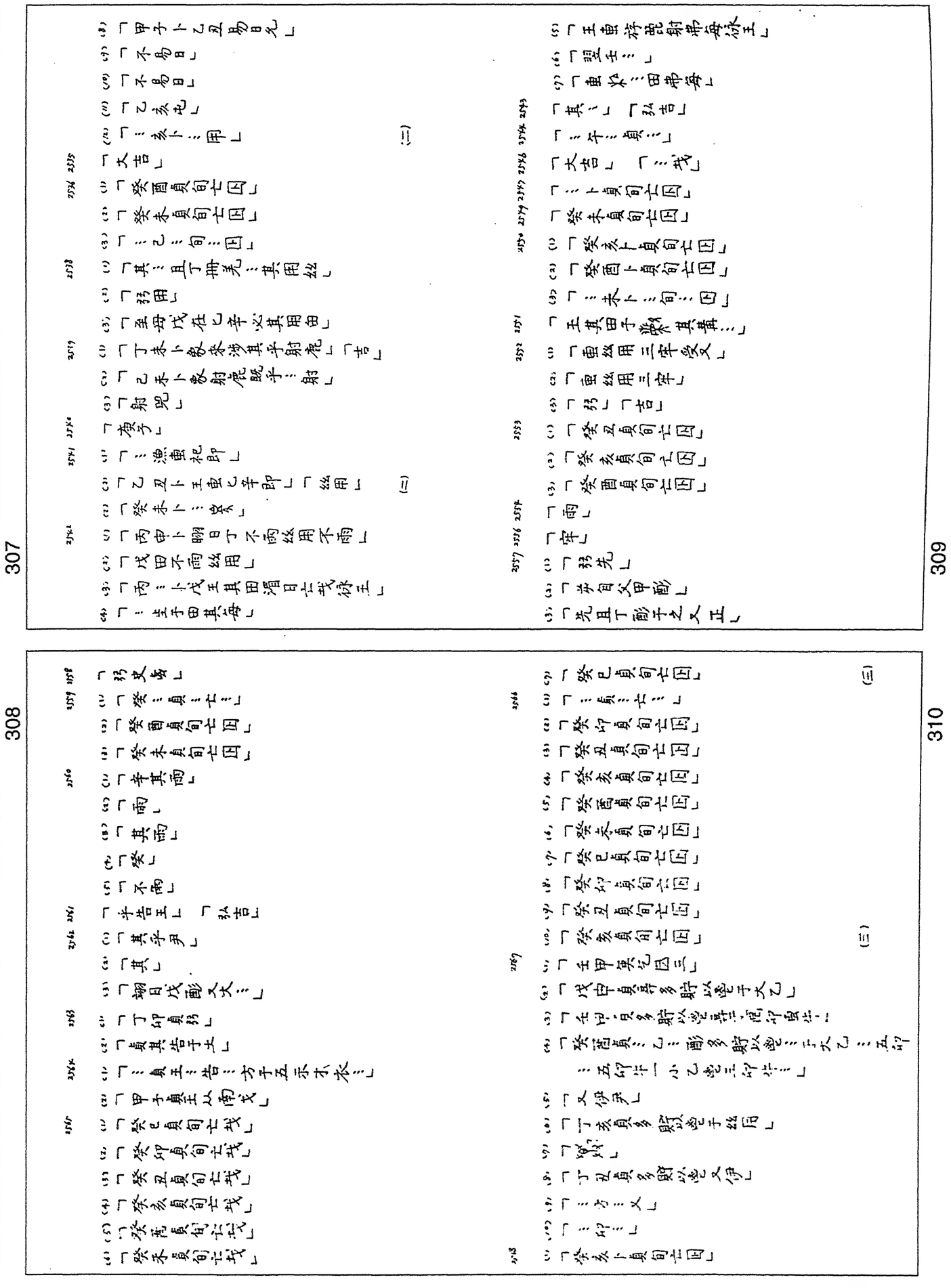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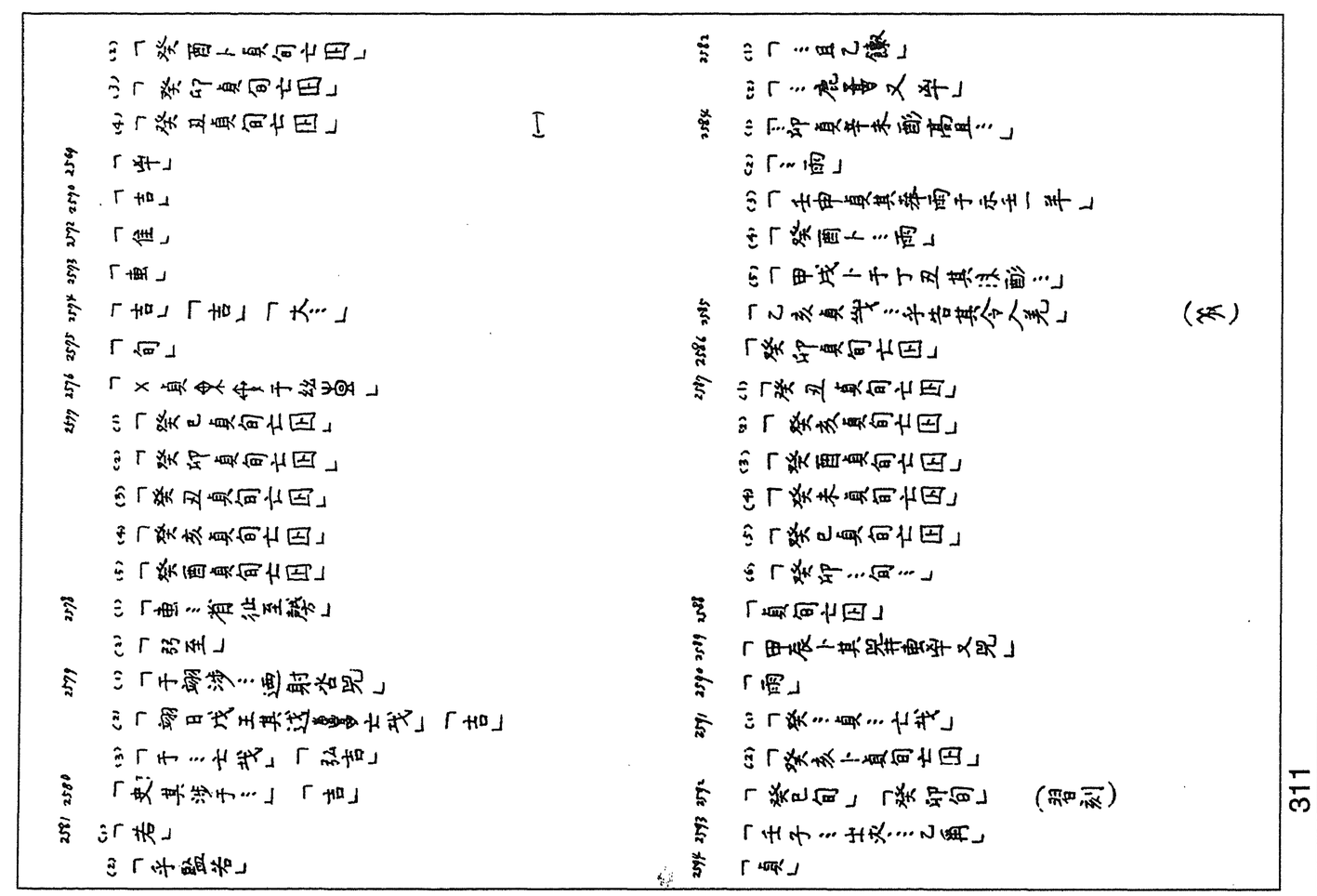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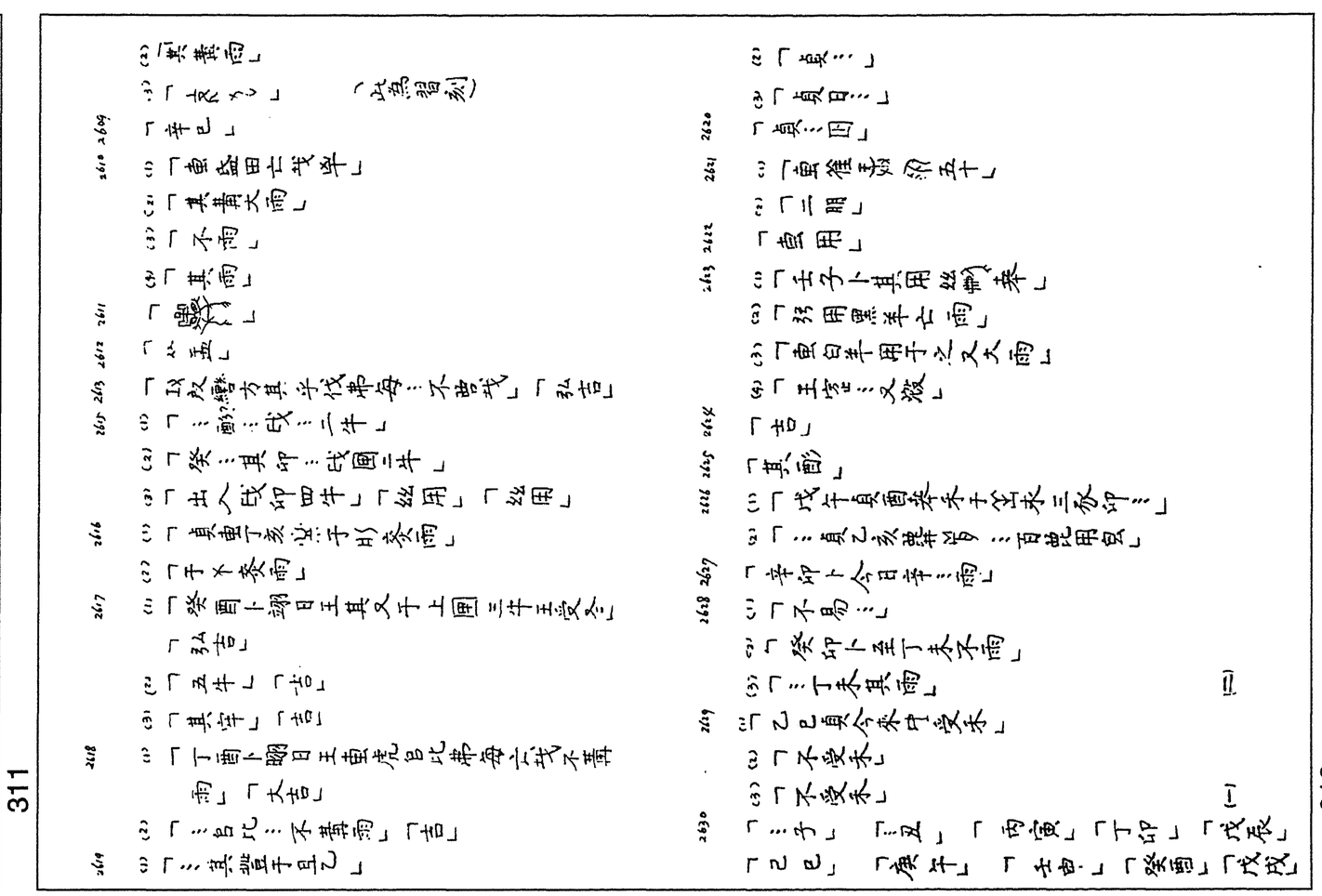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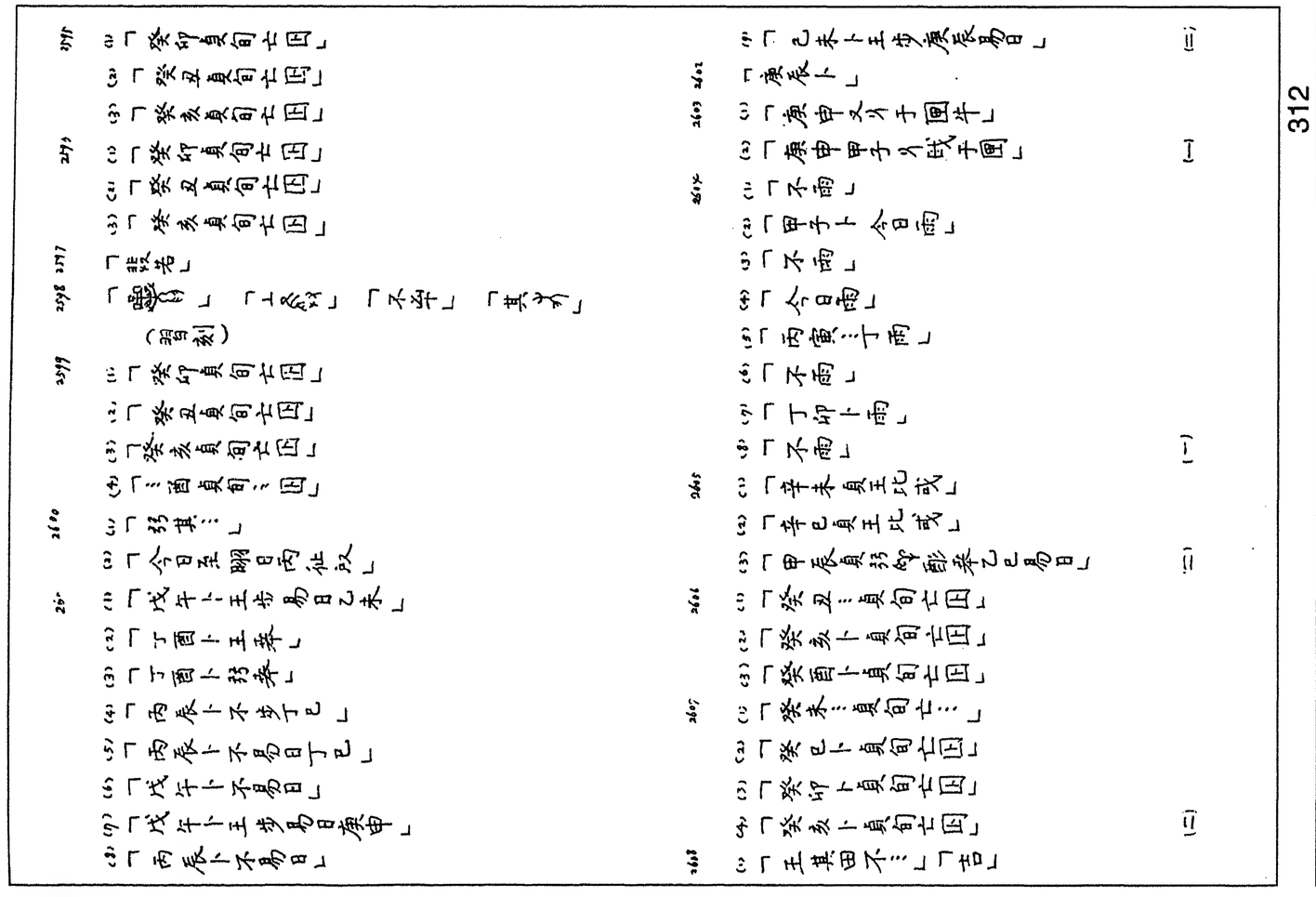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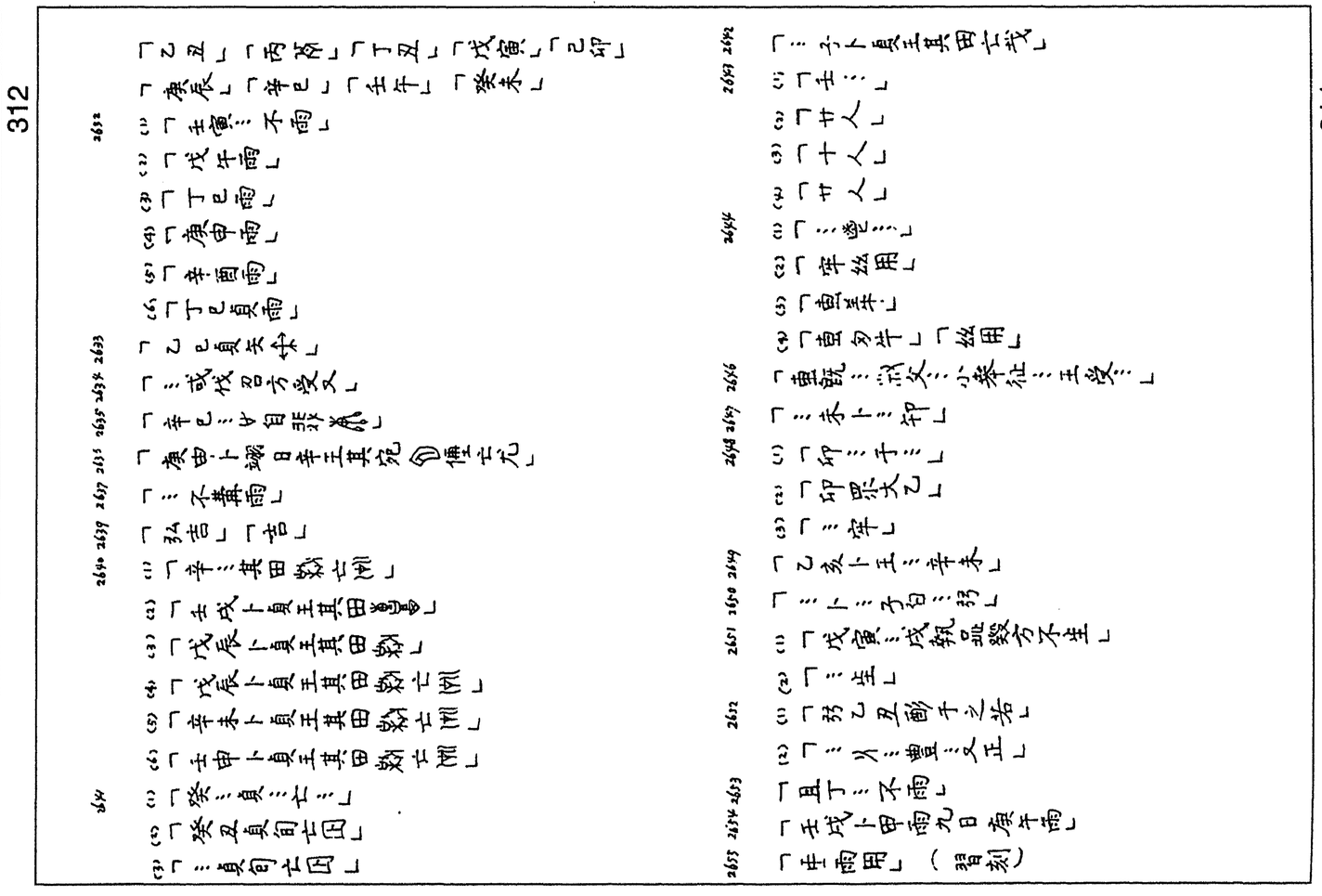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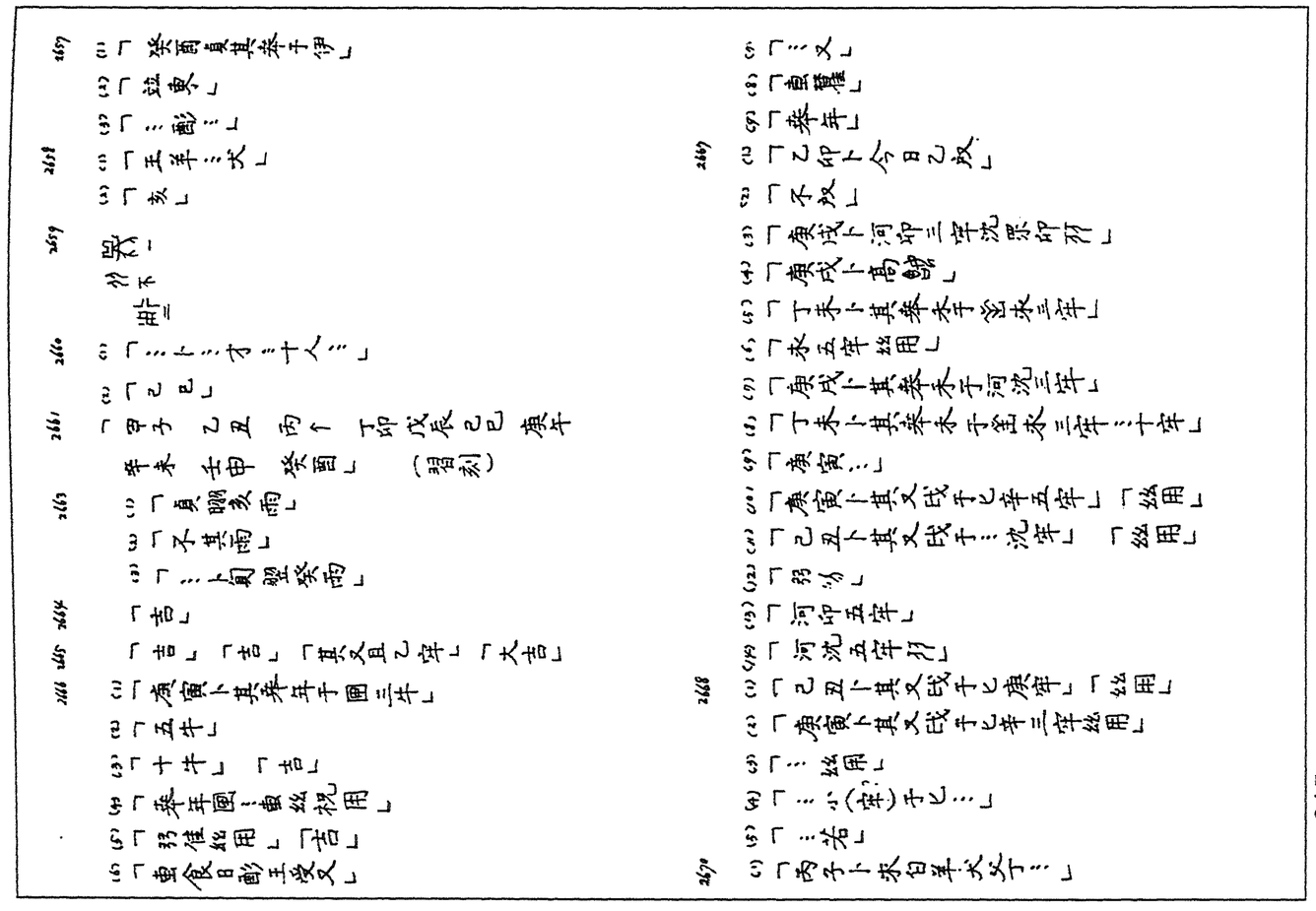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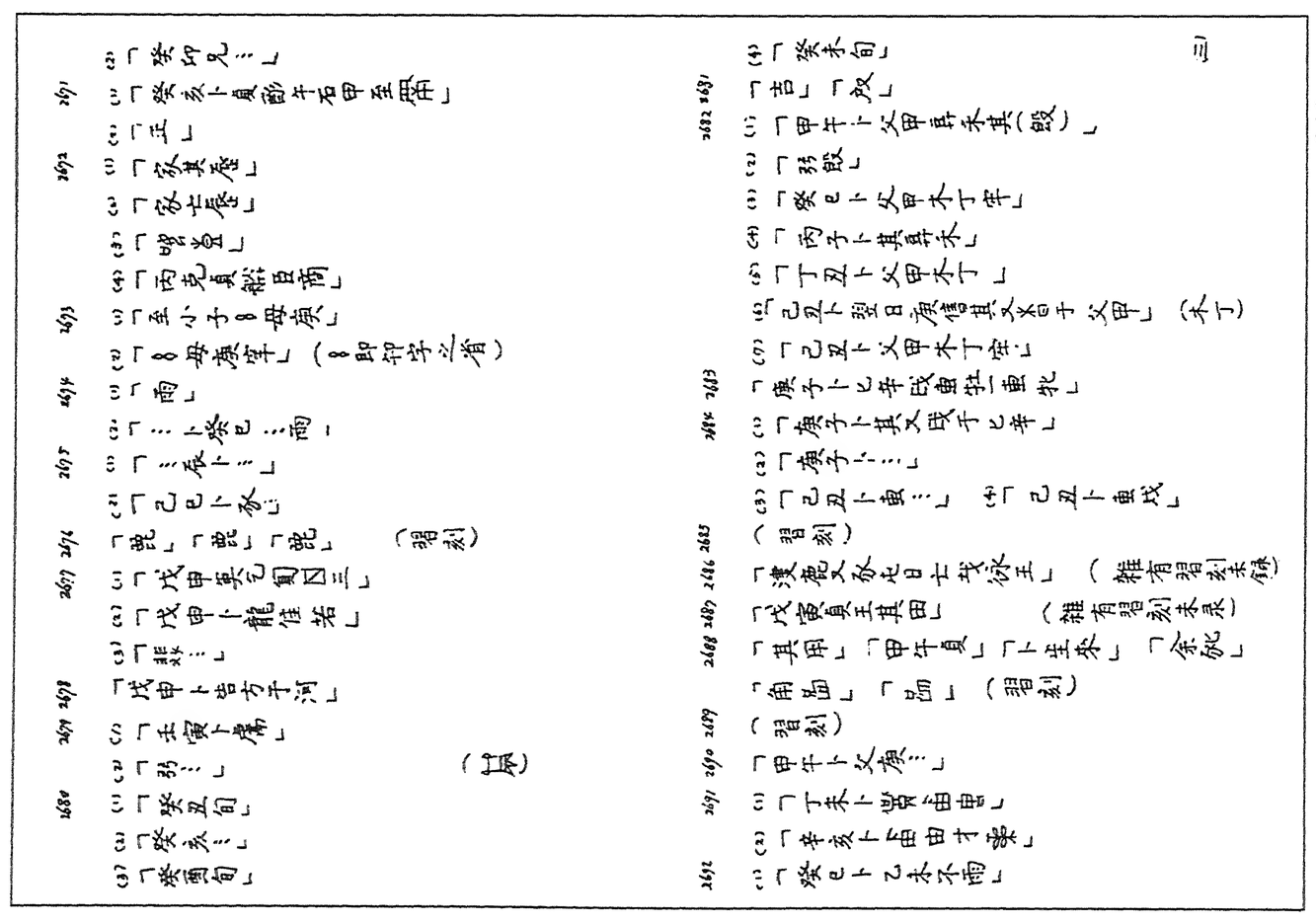












2850 2851
「□貞：重□」
(1)「干戌田戈𠂤王」
(2)「辛酉卜翊日壬王其田于淒屯日亡𢦏」
(3)「重𠂤田屯日亡𢦏𠂤王𠂤每」
(4)「𠂤」
「其宰」
2852 2853
「□貞：亡𡆥」
「癸□貞旬亡𡆥」
2854
「□旬□」
(1)「□申卜其于□又一牛滴□受又」
(2)「王入自□王受又」
2855 2856 2857 2858
「扒又」
「□其□」
「□卯卜庚辰王其獸□允𠂤隻兕卅又六」
(1)「□旬亡□」
(2)「癸酉貞旬亡𡆥」「龍」
(3)「□來貞旬亡𡆥」「𢦚」
(1)「□鼻征□圉吏□受又」
2859
(2)「□亡□」
2860
(1)「乙□貞□」
(2)「其即宗𡆥」
(3)「癸亥貞扒𡆥𢀛」
(4)「其𡆥」

2861
(1)「甲□」
(2)「乙未貞隹□又□」
(3)「貞𠂤來丁巳其十牛于父丁」
(4)「其□」
2864
「翊日」
2865
「□亥貞其刚且乙宰」
2866
「貞令𠂤比侯」
2867
「吉」
2868
「一宰」
2869 2870
「其□翊□富三羌」
2871
「弱」
2873
「大吉」
2874
「木」
2876
「龍」
2877
「𢀛」
2878
「貞」
2879
「大吉」
2881
「□于河」
2883
「吉」
2886
「于」
2887
「乙亥貞□其令」
2889
「辰」
「貞」

2910
「甲申貞□才大乙」
(1)「不雨」
(2)「其□」
(3)「壬寅貞王步田亡𢦏」
(4)「貞其步田亡𢦏」
2911
「三牛」
2912
「于」
2913 2914
「□重□宮□」
(1)「□牛□」
(2)「辛卯貞王于來十月」
(3)「乙未」
2915
「甲寅貞□」
(1)「尹」
(2)「庚子貞王其令□玉凶」
(3)「□貞□令□商」
(4)「□貞令□方」
2916 2917
「戊申奠乞四三」
(1)「丁未卜貞王其田亡𡆥」
(2)「戊申卜貞王其田亡𡆥」
(3)「壬子卜貞王其田亡𡆥」
(4)「乙卯卜貞王其田亡𡆥」
(5)「戊午卜貞王其田亡𡆥」
(6)「辛酉卜貞王其田亡𡆥」
(7)「壬戌卜貞王其田亡𡆥」
(8)「乙丑卜貞王其田亡𡆥」

2918
(1)「癸未貞旬亡𡆥」
(2)「癸巳貞旬亡𡆥」
(3)「癸卯貞旬亡𡆥」
(4)「癸丑貞旬亡𡆥」
(5)「□酉□」
(6)「貞旬亡𡆥」
(7)「貞旬亡𡆥」
2919 2920 2921 2922 2923
「□子貞祘𠂤□佳戠不若」
「癸□旬□」
「𠂤𢦏」
「且丁其牛」
(1)「□大□」
(2)「王其射」
「宰」
2924
「□卜令□」
(1)「□巳貞重□」
(2)「乙□貞」
2925 2926
「不冓雨」
「雨」
2927 2928 2929
「□酉貞旬亡𡆥」
「□河」
「丁丑貞」
2930 2931 2932 2933 2934 2935 2936 2937
「辛酉貞其癸亥用不」
「甲子貞令多□𠂤」
「□𠂤□又□」
「其雨水□」
「貞弱令」
貞 酌 癸 巳 且 亥

2938 2939 2940 2943 2944 2945 2946 2947 2948 2949 2950 2951 2952 2953
(1)「癸未貞旬亡𡆥」
(2)「癸巳貞旬亡𡆥」
(3)「癸卯貞旬亡𡆥」
(4)「癸丑貞旬亡𡆥」
(5)「□酉□」
(6)「貞旬亡𡆥」
(7)「貞旬亡𡆥」
「□寅貞酌乡壬□」
「大乙又□」
「鼻𠂤炊」
(1)「丙申貞□」
(2)「□宗□帝□」
「庚子」
「丁卯□且丁于□」
「□來□」
「辛卯貞求九牛□宰」
「六月」
(1)「甲子貞又𡆥于毓且乙」
(2)「甲子貞又□于高且乙」
(3)「□丁𡆥□又一牛」
「□乙𡆥」
(1)「甲午貞𡆥于大乙五□」
(2)「癸卯貞酌𠂤𡆥于大甲辰五宰丝用」

2954 2955 2956 2957 2958 2959 2960 2961 2962 2963 2964 2965 2966 2967
「□戌𠂤□」
「𠂤」
「辛□貞」
「丝用」
「□中宗□」
(2)「□方其祝圉」
(1)「壬其雨」
「于」
(1)「重射□𠂤𠂤」
(2)「中𠂤」
(1)「戊戌卜貞王其田亡𡆥」
(2)「□貞王其田亡𡆥」
(1)「其遘大雨」
(2)「不遘小雨」
(3)「辛其遘小雨」
(4)「壬王其田湄日不遘大雨」
(5)「大吉」
(6)「王其遘大雨」
(7)「吉」
(8)「壬王不遘小雨」
「□卜王其迄于宮亡□」
「□三宰」
「□酉貞乙亥」「丝用」
「王其田不遘」

2968 2969 2970
「□酉貞乙亥」「丝用」
「王其田不遘」

2971 2972 2973 2974 2975 2976 2977 2978 2979 2980 2981 2982 2983 2984 2985 2986 2987 2988 2989
(1)「己卯」
(2)「重辛𡆥亡𡆥」
「壬午卜大言」
「吉」「吉」
「(𠂤)我生□」
「□戊卜翊」
「癸酉貞旬又□」
「□卜王其田从□」
(1)「□卜王□」
(2)「生□田□𠂤」
「□殷□于且□」
(1)「辛亥貞又艮其□」
(2)「□貞令□」
(3)「□貞□□」
2982
(1)「用」
(2)「□不□」
「鼻𢀛卯宰王受𠂤」
「乚癸戠宰」
「戊子卜其又□」
「御𠂤□」
「□𠂤大𢦏」「吉」
「𢀛其征」「大吉」
「吉」「大吉」

3004 (1) 「…執手伐田…」
3004 3005 (2) 「…卜其又入自宅王受又」
3005 (3) 「己卯卜其告父庚重一宰王受又」
3006 (4) 「其酒𠂤于大乙十示告」
3007 (5) 「…乙未其已囚亡旨正」
3008 (6) 「癸丑貞旬亡囚」
3009 (7) 「癸卯貞旬亡囚」
3010 (8) 「癸巳貞旬亡囚」
3011 (9) 「癸酉貞旬亡囚」
3012 (10) 「…已卜…又…由…」
3013 (11) 「辛卯卜其雨已巳」
3014 (12) 「丁亥卜于𡆥乙巳…」
3015 (13) 「…未卜重…」
3016 (14) 「癸未其雨」
3017 (15) 「…巳卜…其重今日其又伐乙羊王受…」「大吉」
3018 (16) 「…田西…」
3019 (17) 「田亡𢦏」
3020 (18) 「辛亥卜其雨于…」
3021 (19) 「…卜其又入自宅王受又」
3022 (20) 「…卜…歲…其…」
3023 (21) 「子雨」
3024 (22) 「…其…」
3025 (23) 「甲午」
3026 (24) 「朋寿其雨」

3027 (1) 「…虎復」
3028 (2) 「歲亡𢦏」
3029 (3) 「大甲歲」
3030 (4) 「于大乙歲」
3031 (5) 「…王重田沮亡𢦏」
3032 (6) 「…文丁廿…」
3033 (7) 「辛酉貞今日…」
3034 (8) 「于翊日王遘田沮亡𢦏」
3035 (9) 「…王重田沮亡𢦏」
3036 (10) 「…文丁廿…」
3037 (11) 「…重…」
3038 (12) 「…重…」
3039 (13) 「乙酉貞辛…于父丁…」
3040 (14) 「…其…」
3041 (15) 「…从」
3042 (16) 「…重…」
3043 (17) 「…重…」
3044 (18) 「…卯…」
3045 (19) 「…重…」
3046 (20) 「…重…」
3047 (21) 「…重…」
3048 (22) 「…重…」
3049 (23) 「…重…」
3050 (24) 「…重…」

3051 (1) 「…申貞…自圍六…」
3052 (2) 「…重…」
3053 (3) 「…重…」
3054 (4) 「…重…」
3055 (5) 「…重…」
3056 (6) 「…重…」
3057 (7) 「…重…」
3058 (8) 「…重…」
3059 (9) 「…重…」
3060 (10) 「…重…」
3061 (11) 「…重…」
3062 (12) 「…重…」
3063 (13) 「…重…」
3064 (14) 「…重…」
3065 (15) 「…重…」
3066 (16) 「…重…」
3067 (17) 「…重…」
3068 (18) 「…重…」
3069 (19) 「…重…」
3070 (20) 「…重…」
3071 (21) 「…重…」
3072 (22) 「…重…」
3073 (23) 「…重…」
3074 (24) 「…重…」

3075 (1) 「…重…」
3076 (2) 「…重…」
3077 (3) 「…重…」
3078 (4) 「…重…」
3079 (5) 「…重…」
3080 (6) 「…重…」
3081 (7) 「…重…」
3082 (8) 「…重…」
3083 (9) 「…重…」
3084 (10) 「…重…」
3085 (11) 「…重…」
3086 (12) 「…重…」
3087 (13) 「…重…」
3088 (14) 「…重…」
3089 (15) 「…重…」
3090 (16) 「…重…」
3091 (17) 「…重…」
3092 (18) 「…重…」
3093 (19) 「…重…」
3094 (20) 「…重…」
3095 (21) 「…重…」
3096 (22) 「…重…」
3097 (23) 「…重…」
3098 (24) 「…重…」

3099 (1) 「…重…」
3100 (2) 「…重…」
3101 (3) 「…重…」
3102 (4) 「…重…」
3103 (5) 「…重…」
3104 (6) 「…重…」
3105 (7) 「…重…」
3106 (8) 「…重…」
3107 (9) 「…重…」
3108 (10) 「…重…」
3109 (11) 「…重…」
3110 (12) 「…重…」
3111 (13) 「…重…」
3112 (14) 「…重…」
3113 (15) 「…重…」
3114 (16) 「…重…」
3115 (17) 「…重…」
3116 (18) 「…重…」
3117 (19) 「…重…」
3118 (20) 「…重…」
3119 (21) 「…重…」
3120 (22) 「…重…」
3121 (23) 「…重…」
3122 (24) 「…重…」

3123 (1) 「…重…」
3124 (2) 「…重…」
3125 (3) 「…重…」
3126 (4) 「…重…」
3127 (5) 「…重…」
3128 (6) 「…重…」
3129 (7) 「…重…」
3130 (8) 「…重…」
3131 (9) 「…重…」
3132 (10) 「…重…」
3133 (11) 「…重…」
3134 (12) 「…重…」
3135 (13) 「…重…」
3136 (14) 「…重…」
3137 (15) 「…重…」
3138 (16) 「…重…」
3139 (17) 「…重…」
3140 (18) 「…重…」
3141 (19) 「…重…」
3142 (20) 「…重…」
3143 (21) 「…重…」
3144 (22) 「…重…」
3145 (23) 「…重…」
3146 (24) 「…重…」

3147 (1) 「…重…」
3148 (2) 「…重…」
3149 (3) 「…重…」
3150 (4) 「…重…」
3151 (5) 「…重…」
3152 (6) 「…重…」
3153 (7) 「…重…」
3154 (8) 「…重…」
3155 (9) 「…重…」
3156 (10) 「…重…」
3157 (11) 「…重…」
3158 (12) 「…重…」
3159 (13) 「…重…」
3160 (14) 「…重…」
3161 (15) 「…重…」
3162 (16) 「…重…」
3163 (17) 「…重…」
3164 (18) 「…重…」
3165 (19) 「…重…」
3166 (20) 「…重…」
3167 (21) 「…重…」
3168 (22) 「…重…」
3169 (23) 「…重…」
3170 (24) 「…重…」

3171 (1) 「…重…」
3172 (2) 「…重…」
3173 (3) 「…重…」
3174 (4) 「…重…」
3175 (5) 「…重…」
3176 (6) 「…重…」
3177 (7) 「…重…」
3178 (8) 「…重…」
3179 (9) 「…重…」
3180 (10) 「…重…」
3181 (11) 「…重…」
3182 (12) 「…重…」
3183 (13) 「…重…」
3184 (14) 「…重…」
3185 (15) 「…重…」
3186 (16) 「…重…」
3187 (17) 「…重…」
3188 (18) 「…重…」
3189 (19) 「…重…」
3190 (20) 「…重…」
3191 (21) 「…重…」
3192 (22) 「…重…」
3193 (23) 「…重…」
3194 (24) 「…重…」

3195 (1) 「…重…」
3196 (2) 「…重…」
3197 (3) 「…重…」
3198 (4) 「…重…」
3199 (5) 「…重…」
3200 (6) 「…重…」
3201 (7) 「…重…」
3202 (8) 「…重…」
3203 (9) 「…重…」
3204 (10) 「…重…」
3205 (11) 「…重…」
3206 (12) 「…重…」
3207 (13) 「…重…」
3208 (14) 「…重…」
3209 (15) 「…重…」
3210 (16) 「…重…」
3211 (17) 「…重…」
3212 (18) 「…重…」
3213 (19) 「…重…」
3214 (20) 「…重…」
3215 (21) 「…重…」
3216 (22) 「…重…」
3217 (23) 「…重…」
3218 (24) 「…重…」

3219 (1) 「…重…」
3220 (2) 「…重…」
3221 (3) 「…重…」
3222 (4) 「…重…」
3223 (5) 「…重…」
3224 (6) 「…重…」
3225 (7) 「…重…」
3226 (8) 「…重…」
3227 (9) 「…重…」
3228 (10) 「…重…」
3229 (11) 「…重…」
3230 (12) 「…重…」
3231 (13) 「…重…」
3232 (14) 「…重…」
3233 (15) 「…重…」
3234 (16) 「…重…」
3235 (17) 「…重…」
3236 (18) 「…重…」
3237 (19) 「…重…」
3238 (20) 「…重…」
3239 (21) 「…重…」
3240 (22) 「…重…」
3241 (23) 「…重…」
3242 (24) 「…重…」

3243 (1) 「…重…」
3244 (2) 「…重…」
3245 (3) 「…重…」
3246 (4) 「…重…」
3247 (5) 「…重…」
3248 (6) 「…重…」
3249 (7) 「…重…」
3250 (8) 「…重…」
3251 (9) 「…重…」
3252 (10) 「…重…」
3253 (11) 「…重…」
3254 (12) 「…重…」
3255 (13) 「…重…」
3256 (14) 「…重…」
3257 (15) 「…重…」
3258 (16) 「…重…」
3259 (17) 「…重…」
3260 (18) 「…重…」
3261 (19) 「…重…」
3262 (20) 「…重…」
3263 (21) 「…重…」
3264 (22) 「…重…」
3265 (23) 「…重…」
3266 (24) 「…重…」

3267 (1) 「…重…」
3268 (2) 「…重…」
3269 (3) 「…重…」
3270 (4) 「…重…」
3271 (5) 「…重…」
3272 (6) 「…重…」
3273 (7) 「…重…」
3274 (8) 「…重…」
3275 (9) 「…重…」
3276 (10) 「…重…」
3277 (11) 「…重…」
3278 (12) 「…重…」
3279 (13) 「…重…」
3280 (14) 「…重…」
3281 (15) 「…重…」
3282 (16) 「…重…」
3283 (17) 「…重…」
3284 (18) 「…重…」
3285 (19) 「…重…」
3286 (20) 「…重…」
3287 (21) 「…重…」
3288 (22) 「…重…」
3289 (23) 「…重…」
3290 (24) 「…重…」

3291 (1) 「…重…」
3292 (2) 「…重…」
3293 (3) 「…重…」
3294 (4) 「…重…」
3295 (5) 「…重…」
3296 (6) 「…重…」
3297 (7) 「…重…」
3298 (8) 「…重…」
3299 (9) 「…重…」
3300 (10) 「…重…」
3301 (11) 「…重…」
3302 (12) 「…重…」
3303 (13) 「…重…」
3304 (14) 「…重…」
3305 (15) 「…重…」
3306 (16) 「…重…」
3307 (17) 「…重…」
3308 (18) 「…重…」
3309 (19) 「…重…」
3310 (20) 「…重…」
3311 (21) 「…重…」
3312 (22) 「…重…」
3313 (23) 「…重…」
3314 (24) 「…重…」

3315 (1) 「…重…」
3316 (2) 「…重…」
3317 (3) 「…重…」
3318 (4) 「…重…」
3319 (5) 「…重…」
3320 (6) 「…重…」
3321 (7) 「…重…」
3322 (8) 「…重…」
3323 (9) 「…重…」
3324 (10) 「…重…」
3325 (11) 「…重…」
3326 (12) 「…重…」
3327 (13) 「…重…」
3328 (14) 「…重…」
3329 (15) 「…重…」
3330 (16) 「…重…」
3331 (17) 「…重…」
3332 (18) 「…重…」
3333 (19) 「…重…」
3334 (20) 「…重…」
3335 (21) 「…重…」
3336 (22) 「…重…」
3337 (23) 「…重…」
3338 (24) 「…重…」

3339 (1) 「…重…」
3340 (2) 「…重…」
3341 (3) 「…重…」
3342 (4) 「…重…」
3343 (5) 「…重…」
3344 (6) 「…重…」
3345 (7) 「…重…」
3346 (8) 「…重…」
3347 (9) 「…重…」
3348 (10) 「…重…」
3349 (11) 「…重…」
3350 (12) 「…重…」
3351 (13) 「…重…」
3352 (14) 「…重…」
3353 (15) 「…重…」
3354 (16) 「…重…」
3355 (17) 「…重…」
3356 (18) 「…重…」
3357 (19) 「…重…」
3358 (20) 「…重…」
3359 (21) 「…重…」
3360 (22) 「…重…」
3361 (23) 「…重…」
3362 (24) 「…重…」

3363 (1) 「…重…」
3364 (2) 「…重…」
3365 (3) 「…重…」
3366 (4) 「…重…」
3367 (5) 「…重…」
3368 (6) 「…重…」
3369 (7) 「…重…」
3370 (8) 「…重…」
3371 (9) 「…重…」
3372 (10) 「…重…」
3373 (11) 「…重…」
3374 (12) 「…重…」
3375 (13) 「…重…」
3376 (14) 「…重…」
3377 (15) 「…重…」
3378 (16) 「…重…」
3379 (17) 「…重…」
3380 (18) 「…重…」
3381 (19) 「…重…」
3382 (20) 「…重…」
3383 (21) 「…重…」
3384 (22) 「…重…」
3385 (23) 「…重…」
3386 (24) 「…重…」

3387 (1) 「…重…」
3388 (2) 「…重…」
3389 (3) 「…重…」
3390 (4) 「…重…」
3391 (5) 「…重…」
3392 (6) 「…重…」
3393 (7) 「…重…」
3394 (8) 「…重…」
3395 (9) 「…重…」
3396 (10) 「…重…」
3397 (11) 「…重…」
3398 (12) 「…重…」
3399 (13) 「…重…」
3400 (14) 「…重…」
3401 (15) 「…重…」
3402 (16) 「…重…」
3403 (17) 「…重…」
3404 (18) 「…重…」
3405 (19) 「…重…」
3406 (20) 「…重…」
3407 (21) 「…重…」
3408 (22) 「…重…」
3409 (23) 「…重…」
3410 (24) 「…重…」

3411 (1) 「…重…」
3412 (2) 「…重…」
3413 (3) 「…重…」
3414 (4) 「…重…」
3415 (5) 「…重…」
3416 (6) 「…重…」
3417 (7) 「…重…」
3418 (8) 「…重…」
3419 (9) 「…重…」
3420 (10) 「…重…」
3421 (11) 「…重…」
3422 (12) 「…重…」
3423 (13) 「…重…」
3424 (14) 「…重…」
3425 (15) 「…重…」
3426 (16) 「…重…」
3427 (17) 「…重…」
3428 (18) 「…重…」
3429 (19) 「…重…」
3430 (20) 「…重…」
3431 (21) 「…重…」
3432 (22) 「…重…」
3433 (23) 「…重…」
3434 (24) 「…重…」

3435 (1) 「…重…」
3436 (2) 「…重…」
3437 (3) 「…重…」
3438 (4) 「…重…」
3439 (5) 「…重…」
3440 (6) 「…重…」
3441 (7) 「…重…」
3442 (8) 「…重…」
3443 (9) 「…重…」
3444 (10) 「…重…」
3445 (11) 「…重…」
3446 (12) 「…重…」
3447 (13) 「…重…」
3448 (14) 「…重…」
3449 (15) 「…重…」
3450 (16) 「…重…」
3451 (17) 「…重…」
3452 (18) 「…重…」
3453 (19) 「…重…」
3454 (20) 「…重…」
3455 (21) 「…重…」
3456 (22) 「…重…」
3457 (23) 「…重…」
3458 (24) 「…重…」

3459 (1) 「…重…」
3460 (2) 「…重…」
3461 (3) 「…重…」
3462 (4) 「…重…」
3463 (5) 「…重…」
3464 (6) 「…重…」
3465 (7) 「…重…」
3466 (8) 「…重…」
3467 (9) 「…重…」
3468 (10) 「…重…」
3469 (11) 「…重…」
3470 (12) 「…重…」
3471 (13) 「…重…」
3472 (14) 「…重…」
3473 (15) 「…重…」
3474 (16) 「…重…」
3475 (17) 「…重…」
3476 (18) 「…重…」
3477 (19) 「…重…」
3478 (20) 「…重…」
3479 (21) 「…重…」
3480 (22) 「…重…」
3481 (23) 「…重…」
3482 (24) 「…重…」

3483 (1) 「…重…」
3484 (2) 「…重…」
3485 (3) 「…重…」
3486 (4) 「…重…」
3487 (5) 「…重…」
3488 (6) 「…重…」
3489 (7) 「…重…」
3490 (8) 「…重…」
3491 (9) 「…重…」
3492 (10) 「…重…」
3493 (11) 「…重…」
3494 (12) 「…重…」
3495 (13) 「…重…」
3496 (14) 「…重…」
3497 (15) 「…重…」
3498 (16) 「…重…」
3499 (17) 「…重…」
3500 (18) 「…重…」
3501 (19) 「…重…」
3502 (20) 「…重…」
3503 (21) 「…重…」
3504 (22) 「…重…」
3505 (23) 「…重…」
3506 (24) 「…重…」

3507 (1) 「…重…」
3508 (2) 「…重…」
3509 (3) 「…重…」
3510 (4) 「…重…」
3511 (5) 「…重…」
3512 (6) 「…重…」
3513 (7) 「…重…」
3514 (8) 「…重…」
3515 (9) 「…重…」
3516 (10) 「…重…」
3517 (11) 「…重…」
3518 (12) 「…重…」
3519 (13) 「…重…」
3520 (14) 「…重…」
3521 (15) 「…重…」
3522 (16) 「…重…」
3523 (17) 「…重…」
3524 (18) 「…重…」
3525 (19) 「…重…」
3526 (20) 「…重…」
3527 (21) 「…重…」
3528 (22) 「…重…」
3529 (23) 「…重…」
3530 (24) 「…重…」

3531 (1) 「…重…」
3532 (2) 「…重…」
3533 (3) 「…重…」
3534 (4) 「…重…」
3535 (5) 「…重…」
3536 (6) 「…重…」
3537 (7) 「…重…」
3538 (8) 「…重…」
3539 (9) 「…重…」
3540 (10) 「…重…」
3541 (11) 「…重…」
3542 (12) 「…重…」
3543 (13) 「…重…」
3544 (14) 「…重…」
3545 (15) 「…重…」
3546 (16) 「…重…」
3547 (17) 「…重…」
3548 (18) 「…重…」
3549 (19) 「…重…」
3550 (20) 「…重…」
3551 (21) 「…重…」
3552 (22) 「…重…」
3553 (23) 「…重…」
3554 (24) 「…重…」

3555 (1) 「…重…」
3556 (2) 「…重…」
3557 (3) 「…重…」
3558 (4) 「…重…」
3559 (5) 「…重…」
3560 (6) 「…重…」
3561 (7) 「…重…」
3562 (8) 「…重…」
3563 (9) 「…重…」
3564 (10) 「…重…」
3565 (11) 「…重…」
3566 (12) 「…重…」
3567 (13) 「…重…」
3568 (14) 「…重…」
3569 (15) 「…重…」
3570 (16) 「…重…」
3571 (17) 「…重…」
3572 (18) 「…重…」
3573 (19) 「…重…」
3574 (20) 「…重…」
3575 (21) 「…重…」
3576 (22) 「…重…」
3577 (23) 「…重…」
3578 (24) 「…重…」

3579 (1) 「…重…」
3580 (2) 「…重…」
3581 (3) 「…重…」
3582 (4) 「…重…」
3583 (5) 「…重…」
3584 (6) 「…重…」
3585 (7) 「…重…」
3586 (8) 「…重…」
3587 (9) 「…重…」
3588 (10) 「…重…」
3589 (11) 「…重…」
3590 (12) 「…重…」
3591 (13) 「…重…」
3592 (14) 「…重…」
3593 (15) 「…重…」
3594 (16) 「…重…」
3595 (17) 「…重…」
3596 (18) 「…重…」
3597 (19) 「…重…」
3598 (20) 「…重…」
3599 (21) 「…重…」
3600 (22) 「…重…」
3601 (23) 「…重…」
3602 (24) 「…重…」

3603 (1) 「…重…」
3604 (2) 「…重…」
3605 (3) 「…重…」
3606 (4) 「…重…」
3607 (5) 「…重…」
3608 (6) 「…重…」
3609 (7) 「…重…」
3610 (8) 「…重…」
3611 (9) 「…重…」
3612 (10) 「…重…」
3613 (11) 「…重…」
3614 (12) 「…重…」
3615 (13) 「…重…」
3616 (14) 「…重…」
3617 (15) 「…重…」
3618 (16) 「…重…」
3619 (17) 「…重…」
3620 (18) 「…重…」
3621 (19) 「…重…」
3622 (20) 「…重…」
3623 (21) 「…重…」
3624 (22) 「…重…」
3625 (23) 「…重…」
3626 (24) 「…重…」

3627 (1) 「…重…」
3628 (2) 「…重…」
3629 (3) 「…重…」
3630 (4) 「…重…」
3631 (5) 「…重…」
3632 (6) 「…重…」
3633 (7) 「…重…」
3634 (8) 「…重…」
3635 (9) 「…重…」
3636 (10) 「…重…」
3637 (11) 「…重…」
3638 (12) 「…重…」
3639 (13) 「…重…」
3640 (14) 「…重…」
3641 (15) 「…重…」
3642 (16) 「…重…」
3643 (17) 「…重…」
3644 (18) 「…重…」
3645 (19) 「…重…」
3646 (20) 「…重…」
3647 (21) 「…重…」
3648 (22) 「…重…」
3649 (23) 「…重…」
3650 (24) 「…重…」

3651 (1) 「…重…」
3652 (2) 「…重…」
3653 (3) 「…重…」
3654 (4) 「…重…」
3655 (5) 「…重…」
3656 (6) 「…重…」
3657 (7) 「…重…」
3658 (8) 「…重…」
3659 (9) 「…重…」
3660 (10) 「…重…」
3661 (11) 「…重…」
3662 (12) 「…重…」
3663 (13) 「…重…」
3664 (14) 「…重…」
3665 (15) 「…重…」
3666 (16) 「…重…」
3667 (17) 「…重…」
3668 (18) 「…重…」
3669 (19) 「…重…」
3670 (20) 「…重…」
3671 (21) 「…重…」
3672 (22) 「…重…」
3673 (23) 「…重…」
3674 (24) 「…重…」

3675 (1) 「…重…」
3676 (2) 「…重…」
3677 (3) 「…重…」
3678 (4) 「…重…」
3679 (5) 「…重…」
3680 (6) 「…重…」
3681 (7) 「…重…」
3682 (8) 「…重…」
3683 (9) 「…重…」
3684 (10) 「…重…」
3685 (11) 「…重…」
3686 (12) 「…重…」
3687 (13) 「…重…」
3688 (14) 「…重…」
3689 (15) 「…重…」
3690 (16) 「…重…」
3691 (17) 「…重…」
3692 (18) 「…重…」
3693 (19) 「…重…」
3694 (20) 「…重…」
3695 (21) 「…重…」
3696 (22) 「…重…」
3697 (23) 「…重…」
3698 (24) 「…重…」

3699 (1) 「…重…」
3700 (2) 「…重…」
3701 (3) 「…重…」
3702 (4) 「…重…」
3703 (5) 「…重…」
3704 (6) 「…重…」
3705 (7) 「…重…」
3706 (8) 「…重…」
3707 (9) 「…重…」
3708 (10) 「…重…」
3709 (11) 「…重…」
3710 (12) 「…重…」
3711 (13) 「…重…」
3712 (14) 「…重…」
3713 (15) 「…重…」
3714 (16) 「…重…」
3715 (17) 「…重…」
3716 (18) 「…重…」
3717 (19) 「…重…」
3718 (20) 「…重…」
3719 (21) 「…重…」
3720 (22) 「…重…」
3721 (23) 「…重…」
3722 (24) 「…重…」

3723 (1) 「…重…」
3724 (2) 「…重…」
3725 (3) 「…重…」
3726 (4) 「…重…」
3727 (5) 「…重…」
3728 (6) 「…重…」
3729 (7) 「…重…」
3730 (8) 「…重…」
3731 (9) 「…重…」
3732 (10) 「…重…」
3733 (11) 「…重…」
3734 (12) 「…重…」
3735 (13) 「…重…」
3736 (14) 「…重…」
3737 (15) 「…重…」
3738 (16) 「…重…」
3739 (17) 「…重…」
3740 (18) 「…重…」
3741 (19) 「…重…」
3742 (20) 「…重…」
3743 (21) 「…重…」
3744 (22) 「…重…」
3745 (23) 「…重…」
3746 (24) 「…重…」

3747 (1) 「…重…」
3748 (2) 「…重…」
3749 (3) 「…重…」
3750 (4) 「…重…」
3751 (5) 「…重…」
3752 (6) 「…重…」
3753 (7) 「…重…」
3754 (8) 「…重…」
3755 (9) 「…重…」
3756 (10) 「…重…」
3757 (11) 「…重…」
3758 (12) 「…重…」
3759 (13) 「…重…」
3760 (14) 「…重…」
3761 (15) 「…重…」
3762 (16) 「…重…」
3763 (17) 「…重…」
3764 (18) 「…重…」
3765 (19) 「…重…」
3766 (20) 「…重…」
3767 (21) 「…重…」
3768 (22) 「…重…」
3769 (23) 「…重…」
3770 (24) 「…重…」

3771 (1) 「…重…」
3772 (2) 「…重…」
3773 (3) 「…重…」
3774 (4) 「…重…」
3775 (5) 「…重…」
3776 (6) 「…重…」
3777 (7) 「…重…」
3778 (8) 「…重…」
3779 (9) 「…重…」
3780 (10) 「…重…」
3781 (11) 「…重…」
3782 (12) 「…重…」
3783 (13) 「…重…」
3784 (14) 「…重…」
3785 (15) 「…重…」
3786 (16) 「…重…」
3787 (17) 「…重…」
3788 (18) 「…重…」
3789 (19) 「…重…」
3790 (20) 「…重…」
3791 (21) 「…重…」
3792 (22) 「…重…」
3793 (23) 「…重…」
3794 (24) 「…重…」

3795 (1) 「…重…」
3796 (2) 「…重…」
3797 (3) 「…重…」
3798 (4) 「…重…」
3799 (5) 「…重…」
3800 (6) 「…重…」
3801 (7) 「…重…」
3802 (8) 「…重…」
3803 (9) 「…重…」
3804 (10) 「…重…」
3805 (11) 「…重…」
3806 (12) 「…重…」
3807 (13) 「…重…」
3808 (14) 「…重…」
3809 (15) 「…重…」
3810 (16) 「…重…」
3811 (17) 「…重…」
3812 (18) 「…重…」
3813 (19) 「…重…」
3814 (20) 「…重…」
3815 (21) 「…重…」
3816 (22) 「…重…」
3817 (23) 「…重…」
3818 (24) 「…重…」

3819 (1) 「…重…」
3820 (2) 「…重…」
3821 (3) 「…重…」
3822 (4) 「…重…」
3823 (5) 「…重…」
3824 (6) 「…重…」
3825 (7) 「…重…」
3826 (8) 「…重…」
3827 (9) 「…重…」
3828 (10) 「…重…」
3829 (11) 「…重…」
3830 (12) 「…重…」
3831 (13) 「…重…」
3832 (14) 「…重…」
3833 (15) 「…重…」
3834 (16) 「…重…」
3835 (17) 「…重…」
3836 (18) 「…重…」
3837 (19) 「…重…」
3838 (20) 「…重…」
3839 (21) 「…重…」
3840 (22) 「…重…」
3841 (23) 「…重…」
3842 (24) 「…重…」

3843 (1) 「…重…」
3844 (2) 「…重…」
3845 (3) 「…重…」
3846 (4) 「…重…」
3847 (5) 「…重…」
3848 (6) 「…重…」
3849 (7) 「…重…」
3850 (8) 「…重…」
3851 (9) 「…重…」
3852 (10) 「…重…」
3853 (11) 「…重…」
3854 (12) 「…重…」
3855 (13) 「…重…」
3856 (14) 「…重…」
3857 (15) 「…重…」
3858 (16) 「…重…」
3859 (17) 「…重…」
3860 (18) 「…重…」
3861 (19) 「…重…」
3862 (20) 「…重…」
3863 (21) 「…重…」
3864 (22) 「…重…」
3865 (23) 「…重…」
3866 (24) 「…重…」

3867 (1) 「…重…」
3868 (2) 「…重…」
3869 (3) 「…重…」
3870 (4) 「…重…」
3871 (5) 「…重…」
3872 (6) 「…重…」
3873 (7) 「…重…」
3874 (8) 「…重…」
3875 (9) 「…重…」
3876 (10) 「…重…」
3877 (11) 「…重…」
3878 (12) 「…重…」
3879 (13) 「…重…」
3880 (14) 「…重…」
3881 (15) 「…重…」
3882 (16) 「…重…」
3883 (17) 「…重…」
3884 (18) 「…重…」
3885 (19) 「…重…」
3886 (20) 「…重…」
3887 (21) 「…重…」
3888 (22) 「…重…」
3889 (23) 「…重…」
3890 (24) 「…重…」

3891 (1) 「…重…」
3892 (2) 「…重…」
3893 (3) 「…重…」
3894 (4) 「…重…」
3895 (5) 「…重…」
3896 (6) 「…重…」
3897 (7) 「…重…」
3898 (8) 「…重…」
3899 (9) 「…重…」
3900 (10) 「…重…」
3901 (11) 「…重…」
3902 (12) 「…重…」
3903 (13) 「…重…」
3904 (14) 「…重…」
3905 (15) 「…重…」
3906 (16) 「…重…」
3907 (17) 「…重…」
3908 (18) 「…重…」
3909 (19) 「…重…」
3910 (20) 「…重…」
3911 (21) 「…重…」
3912 (22) 「…重…」
3913 (23) 「…重…」
3914 (24) 「…重…」

3915 (1) 「…重…」
3916 (2) 「…重…」
3917 (3) 「…重…」
3918 (4) 「…重…」
3919 (5) 「…重…」
3920 (6) 「…重…」
3921 (7) 「…重…」
3922 (8) 「…重…」
3923 (9) 「…重…」
3924 (10) 「…重…」
3925 (11) 「…重…」
3926 (12) 「…重…」
3927 (13) 「…重…」
3928 (14) 「…重…」
3929 (15) 「…重…」
3930 (16) 「…重…」
3931 (17) 「…重…」
3932 (18) 「…重…」
3933 (19) 「…重…」
3934 (20) 「…重…」
3935 (21) 「…重…」
3936 (22) 「…重…」
3937 (23) 「…重…」
3938 (24) 「…重…」

3939 (1) 「…重…」
3940 (2) 「…重…」
3941 (3) 「…重…」
3942 (4) 「…重…」
3943 (5) 「…重…」
3944 (6) 「…重…」
3945 (7) 「…重…」
3946 (8) 「…重…」
3947 (9) 「…重…」
3948 (10) 「…重…」
3949 (11) 「…重…」
3950 (12) 「…重…」
3951 (13) 「…重…」
3952 (14) 「…重…」
3953 (15) 「…重…」
3954 (16) 「…重…」
3955 (17) 「…重…」
3956 (18) 「…重…」
3957 (19) 「…重…」
3958 (20) 「…重…」
3959 (21) 「…重…」
3960 (22) 「…重…」
3961 (23) 「…重…」
3962 (24) 「…重…」

3963 (1) 「…重…」
3964 (2) 「…重…」
3965 (3) 「…重…」
3966 (4) 「…重…」
3967 (5) 「…重…」
3968 (6) 「…重…」
3969 (7) 「…重…」
3970 (8) 「…重…」
3971 (9) 「…重…」
3972 (10) 「…重…」
3973 (11) 「…重…」
3974 (12) 「…重…」
3975 (13) 「…重…」
3976 (14) 「…重…」
3977 (15) 「…重…」
3978 (16) 「…重…」
3979 (17) 「…重…」
3980 (18) 「…重…」
3981 (19) 「…重…」
3982 (20) 「…重…」
3983 (21) 「…重…」
3984 (22) 「…重…」
3985 (23) 「…重…」
3986 (24) 「…重…」

3987 (1) 「…重…」
3988 (2) 「…重…」
3989 (3) 「…重…」
3990 (4) 「…重…」
3991 (5) 「…重…」
3992 (6) 「…重…」
3993 (7) 「…重…」
3994 (8) 「…重…」
3995 (9) 「…重…」
3996 (10) 「…重…」
3997 (11) 「…重…」
3998 (12) 「…重…」
3999 (13) 「…重…」
4000 (14) 「…重…」
4001 (15) 「…重…」
4002 (16) 「…重…」
4003 (17) 「…重…」
4004 (18) 「…重…」
4005 (19) 「…重…」
4006 (20) 「…重…」
4007 (21) 「…重…」
4008 (22) 「…重…」
4009 (23) 「…重…」
4010 (24) 「…重…」

4011 (1) 「…重…」
4012 (2) 「…重…」
4013 (3) 「…重…」
4014 (4) 「…重…」
4015 (5) 「…重…」
4016 (6) 「…重…」
4017 (7) 「…重…」
4018 (8) 「…重…」
4019 (9) 「…重…」
4020 (10) 「…重…」
4021 (11) 「…重…」
4022 (12) 「…重…」
4023 (13) 「…重…」
4024 (14) 「…重…」
4025 (15) 「…重…」
4026 (16) 「…重…」
4027 (17) 「…重…」
4028 (18) 「…重…」
4029 (19) 「…重…」
4030 (20) 「…重…」
4031 (21) 「…重…」
4032 (22) 「…重…」
4033 (23) 「…重…」
4034 (24) 「…重…」

4035 (1) 「…重…」
4036 (2) 「…重…」
4037 (3) 「…重…」
4038 (4) 「…重…」
4039 (5) 「…重…」
4040 (6) 「…重…」
4041 (7) 「…重…」
4042 (8) 「…重…」
4043 (9) 「…重…」
4044 (10) 「…重…」
4045 (11) 「…重…」
4046 (12) 「…重…」
4047 (13) 「…重…」
4048 (14) 「…重…」
4049 (15) 「…重…」
4050 (16) 「…重…」
4051 (17) 「…重…」
4052 (18) 「…重…」
4053 (19) 「…重…」
4054 (20) 「…重…」
4055 (21) 「…重…」
4056 (22) 「…重…」
4057 (23) 「…重…」
4058 (24) 「…重…」

4059 (1) 「…重…」
4060 (2) 「…重…」
4061 (3) 「…重…」
4062 (4) 「…重…」
4063 (5) 「…重…」
4064 (6) 「…重…」
4065 (7) 「…重…」
4066 (8) 「…重…」
4067 (9) 「…重…」
4068 (10) 「…重…」
4069 (11) 「…重…」
4070 (12) 「…重…」
4071 (13) 「…重…」
4072 (14) 「…重…」
4073 (15) 「…重…」
4074 (16) 「…重…」
4075 (17) 「…重…」
4076 (18) 「…重…」
4077 (19) 「…重…」
4078 (20) 「…重…」
4079 (21) 「…重…」
4080 (22) 「…重…」
4081 (23) 「…重…」
4082 (24) 「…重…」

4083 (1) 「…重…」
4084 (2) 「…重…」
4085 (3) 「…重…」
4086 (4) 「…重…」
4087 (5) 「…重…」
4088 (6) 「…重…」
4089 (7) 「…重…」
4090 (8) 「…重…」
4091 (9) 「…重…」
4092 (10) 「…重…」
4093 (11) 「…重…」
4094 (12) 「…重…」
4095 (13) 「…重…」
4096 (14) 「…重…」
4097 (15) 「…重…」
4098 (16) 「…重…」
4099 (17) 「…重…」
4100 (18) 「…重…」
4101 (19) 「…重…」
4102 (20) 「…重…」
4103 (21) 「…重…」
4104 (22) 「…重…」
4105 (23) 「…重…」
4106 (24) 「…重…」

4107 (1) 「…重…」
4108 (2) 「…重…」
4109 (3) 「…重…」
4110 (4) 「…重…」
4111 (5) 「…重…」
4112 (6) 「…重…」
4113 (7) 「…重…」
4114 (8) 「…重…」
4115 (9) 「…重…」
4116 (10) 「…重…」
4117 (11) 「…重…」
4118 (12) 「…重…」
4119 (13) 「…重…」
4120 (14) 「…重…」
4121 (15) 「…重…」
4122 (16) 「…重…」
4123 (17) 「…重…」
4124 (18) 「…重…」
4125 (19) 「…重…」
4126 (20) 「…重…」
4127 (21) 「…重…」
4128 (22) 「…重…」
4129 (23) 「…重…」
4130 (24) 「…重…」

4131 (1) 「…重…」
4132 (2) 「…重…」
4133 (3) 「…重…」
4134 (4) 「…重…」
4135 (5) 「…重…」
4136 (6) 「…重…」
4137 (7) 「…重…」
4138 (8) 「…重…」
4139 (9) 「…重…」
4140 (10) 「…重…」
4141 (11) 「…重…」
4142 (12) 「…重…」
4143 (13) 「…重…」
4144 (14) 「…重…」
4145 (15) 「…重…」
4146 (16) 「…重…」
4147 (17) 「…重…」
4148 (18) 「…重…」
4149 (19) 「…重…」
4150 (20) 「…重…」
4151 (21) 「…重…」
4152 (22) 「…重…」
4153 (23) 「…重…」
4154 (24)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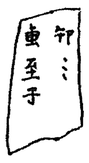
4155 (1) 「…重…」
4156 (2) 「…重…」
4157 (3) 「…重…」
4158 (4) 「…重…」
4159 (5) 「…重…」
4160 (6) 「…重…」
4161 (7) 「…重…」
4162 (8) 「…重…」
4163 (9) 「…重…」
4164 (10) 「…重…」
4165 (11) 「…重…」
4166 (12) 「…重…」
4167 (13) 「…重…」
4168 (14) 「…重…」
4169 (15) 「…重…」
4170 (16) 「…重…」
4171 (17) 「…重…」
4172 (18) 「…重…」
4173 (19) 「…重…」
4174 (20) 「…重…」
4175 (21) 「…重…」
4176 (22) 「…重…」
4177 (23) 「…重…」
4178 (24) 「…重…」

4179 (1) 「…重…」
4180 (2) 「…重…」
4181 (3) 「…重…」
4182 (4) 「…重…」
4183 (5) 「…重…」
4184 (6) 「…重…」
4185 (7) 「…重…」
4186 (8) 「…重…」
4187 (9) 「…重…」
4188 (10) 「…重…」
4189 (11) 「…重…」
4190 (12) 「…重…」
4191 (13) 「…重…」
4192 (14) 「…重…」
4193 (15) 「…重…」
4194 (16) 「…重…」
4195 (17) 「…重…」
4196 (18) 「…重…」
4197 (19) 「…重…」
4198 (20) 「…重…」
4199 (21) 「…重…」
4200 (22) 「…重…」
4201 (23) 「…重…」
4202 (24) 「…重…」

4203 (1) 「…重…」
4204 (2) 「…重…」
4205 (3) 「…重…」
4206 (4) 「…重…」
4207 (5) 「…重…」
4208 (6) 「…重…」
4209 (

3101 「〻貞〻丁〻」
3102 「〻𡆥乙〻」
3103 「〻𡆥于高」
3104 「吉」「大吉」「吉」
3105 「𡆥乞旬𠂤」
3106 「王其𢦏成〻」
3107 「〻𡆥戈」
3108 
3109
3110 「戊申〻毋丁〻其希」
3111 「𠂤日𡆥」
3112 「甲申貞酌乙卯」「亥」（習刻）
3113
3114 「𡆥」
3115
3116 
3117
3118 「貞王〻」
3119 「戠三牛」
3120 (1)「貞日又𢦚其告于〻」
3121 (2)「〻又𢦚其告于且乙」
「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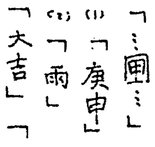
3122 「〻𠂤卜王其𢦏生受又」
3123 「〻來乙〻」
3124 
3125 「大甲」
3126 「翊日戊王〻」
3127 「甲申卜于且乙其告」
3128 (1)「〻貞〻亡〻」
(2)「癸酉貞旬亡𡆥」
3129 「用」
3130 「王𢀛田亡𢦚」
3131 「五十」
3132 「奉牛」
3133 「〻戊王〻」
3135 「吉」
3136 (1)「𡆥〻又雨」
3137 (2)「𡆥甲酌又雨」
(3)「又雨」
3138 (1)「己丑」
(2)「又雨」
3139 「王其又大乙𡆥王受又」

3140 「弜宮叙」
3141 「于戠」「𡆥」
3142 「〻牛雨」
3143 (1)「辛未王其田湄〻」
(2)「大戊」
3144 「𢆶〻」
3145 「大吉」
3147 「丙辰卜且丁戠至〻」
3148 
3149 「𡆥〻幺〻」
3150 「用」
3151 「王其𠂤〻」
3152 「乙亥雨」
3154 「〻貞王〻」
3155 「辛未卜翌日壬王其田〻亡𢦚才𠂤卜」「大吉幺用」「𠂤」
3156
3157 「己巳卜其奉年高王受〻」「吉」
3159 「大吉」「吉」
3160 「不雨」「雨」
3161 「〻卜其又戠于母乙」
3162 「〻午卜辛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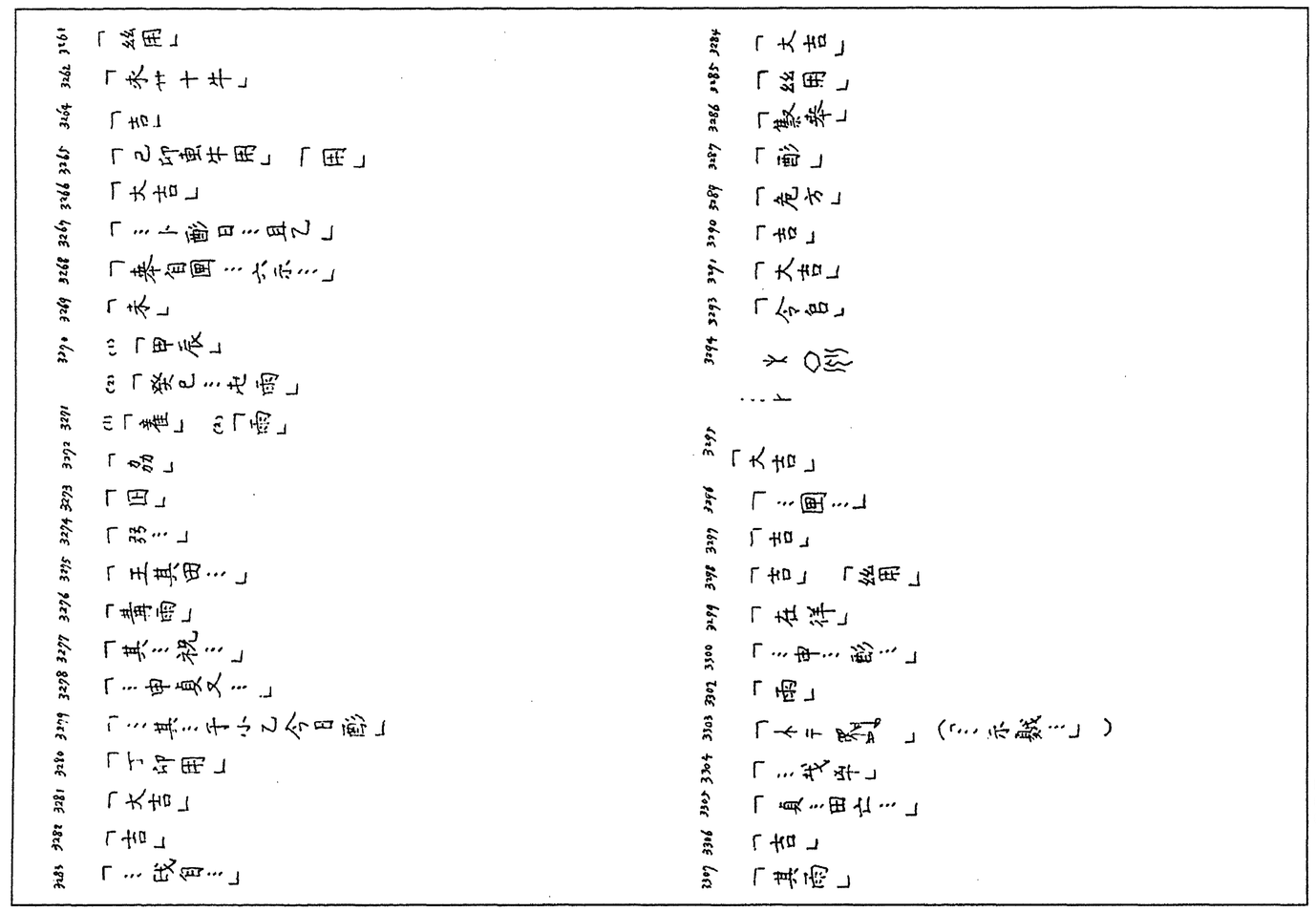
3163 「王」
3164 (1)「𡆥丁亥征王弗每」
3165 (2)「𡆥乙未征儘帶王弗每」
3166 (3)「𡆥丁酉征王弗每」
(4)「𡆥乙巳征王弗每」
3168 「癸丑貞其奉酌〻」
3169 (1)「〻貞王其〻戈」
(2)「壬申卜貞王其田亡𢦚」
(3)「戊寅卜貞王其田亡𢦚」
(1)「于喪亡𢦚」
(2)〻午卜翊日乙王其途喪亡𢦚」
3170 「〻午貞王𢀛田亡𢦚」
3171 「貞〻奉〻用雨不〻《」
3172 「癸未」
3173 「其雨」
3174 (1)「丁〻雨己」
(2)「丁未卜雨庚」
(3)「癸巳卜〻五月」
3175 (4)「丁〻」
「父甲夕戠」「大吉」
3176 「王征史〻𡆥〻」
3178 「〻丁五示」
3179 「且〻戠五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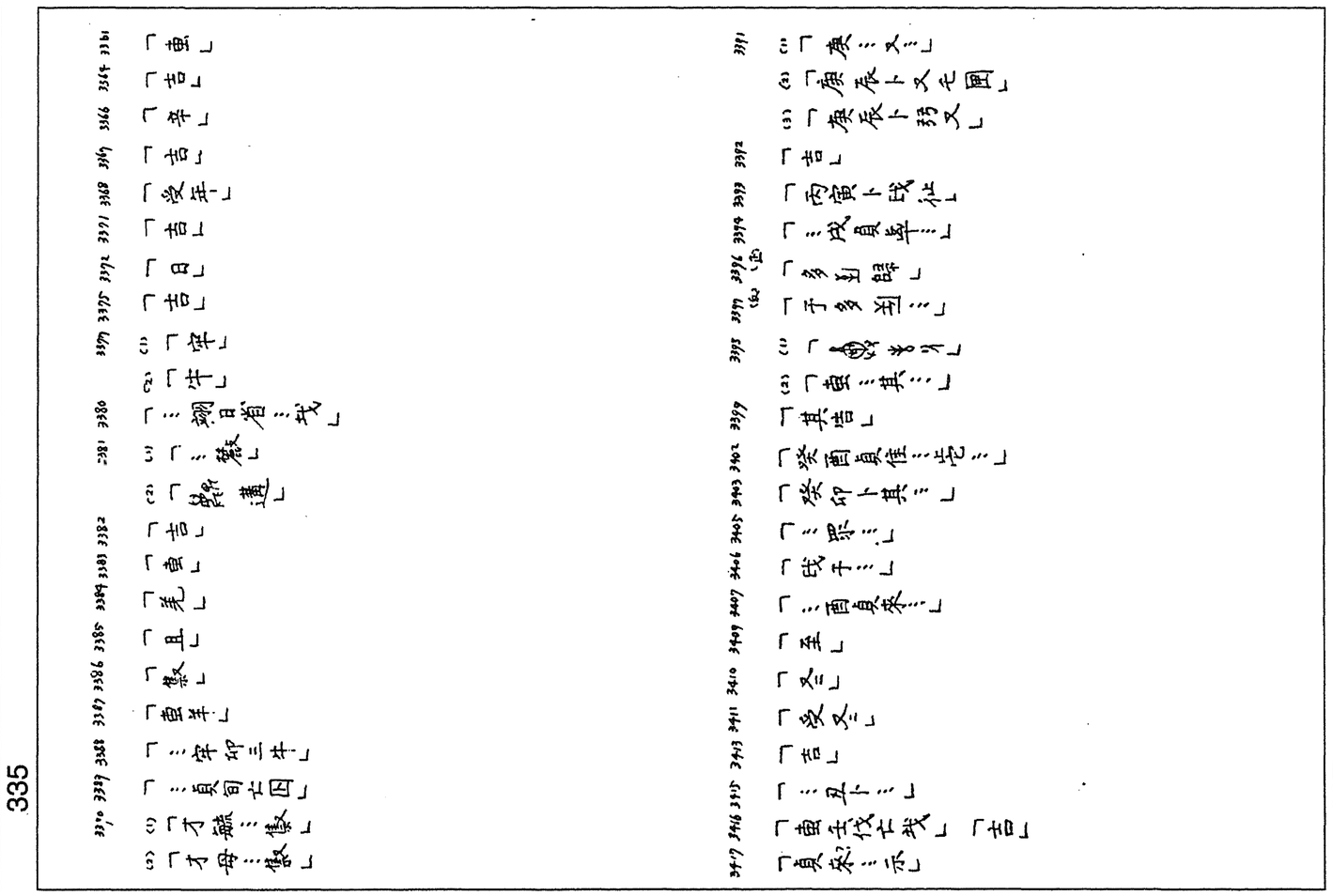
3180 「己卯貞〻喪田」
3181 「大吉」
3182 (1)「戊〻卜〻」
(2)「〻巳卜〻戠〻雨」
3183 (1)「于壬王迺田〻遘〻」「吉」
(2)「辛不雨」
(3)「壬不雨」
(4)「其雨」 (5)「辛不雨」
3184 「〻辰卜〻九山雨」
3185 「于宗門帥王羌」
3186 「甲申卜其于翏且匕庚禘二牢」
3187 「南門雨」
3188 「其遘大雨」
3192 (1)「甲申貞其告」
(2)「貞于河」
3193 (1)「于喪亡𢦚」
(2)「于盂亡𢦚」
(3)「于宮亡𢦚」
3194 「〻來貞〻𠂤且乙受禾」
3196 「其省宮〻」
3198 「〻于河白大乙大〻」
3199 「〻又」
3200 「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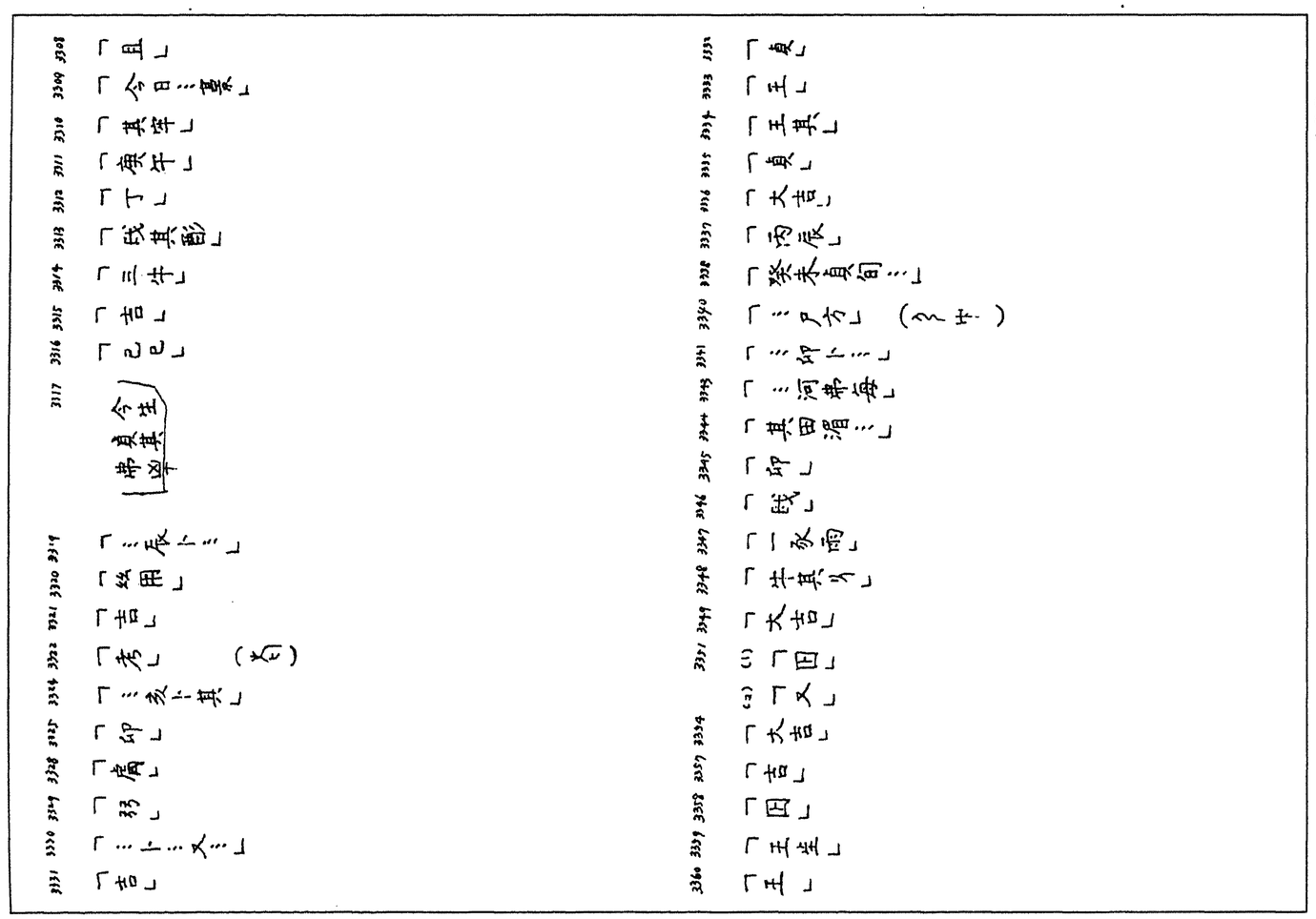
3201 「〻卜王其田〻」
3202 (1)「辛酉貞王𢀛〻」
(2)「〻𢀛田不雨」
3203 「翊日乙」「吉」
3204 (1)「癸〻」
(2)「癸酉貞〻又帝東〻又田」
3205 「丙戌貞其印〻」
3207 「王東㬎麂射亡𢦚」
3208 「〻戊卜王其𢀛田不遘〻」
3209 「甲戌貞三牛〻」
3210 (1)「東高且乙戠𠂤正」
(2)「三宰」
(3)「弜戠」
(4)「楚宗」
(5)「戠」
3212 「〻幺不水」
(1)「〻丑貞乙𠂤」
3214 (1)「癸丑貞旬亡𡆥」
(2)「癸亥貞旬〻𡆥」
3216 「弘吉」
3217 「大吉」
(1)「其〻」
(2)「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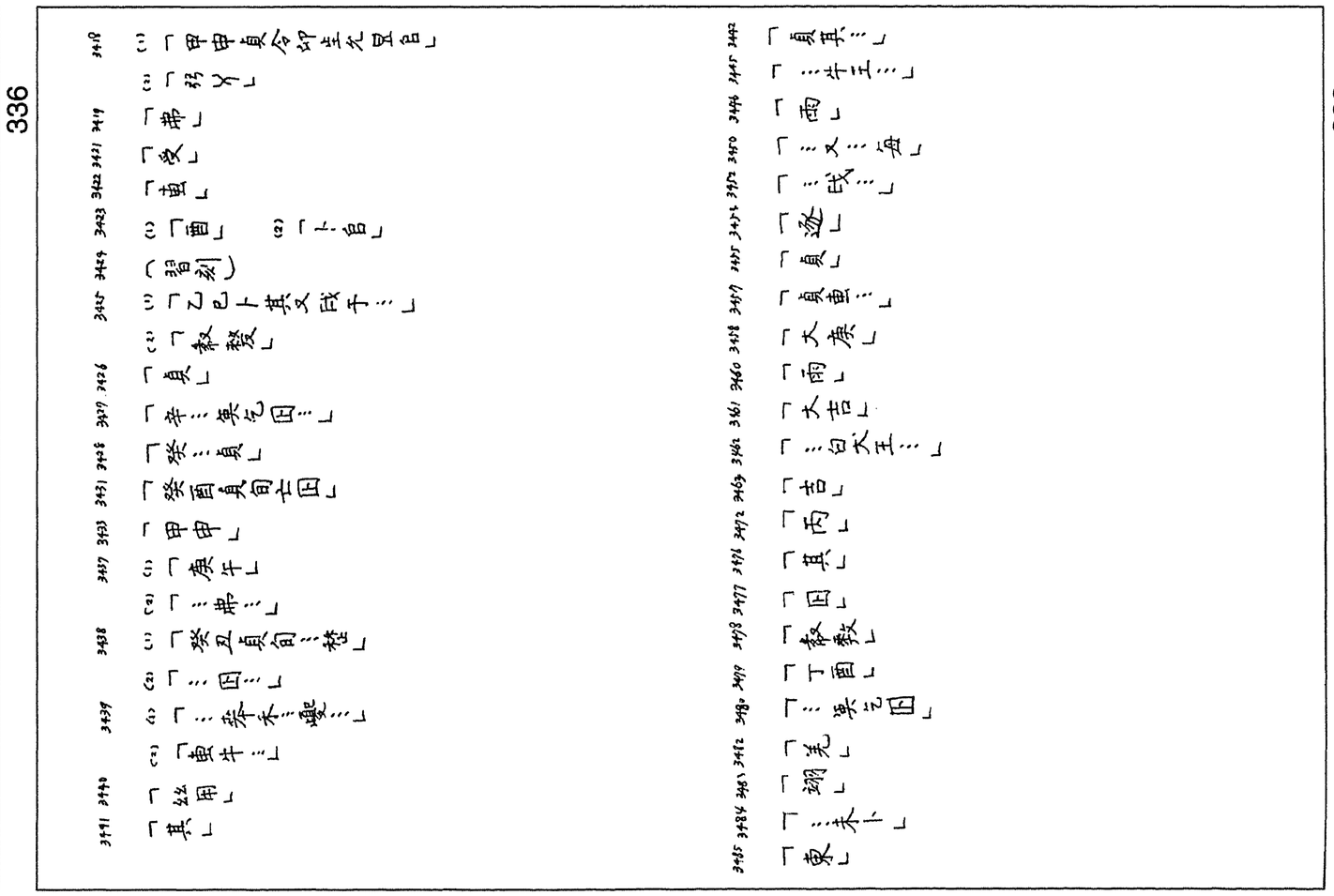
3218 「〻卜王其乎生受又」
3219 「〻來三宰」
3220 「癸未〻奚牢雨」
3221 
3222 「葬雨」
3223 「河」
3224 「戠于𢦚〻」
3225 (1)「〻囿〻」
(2)「庚申」
3226 「雨」
3228 (1)「癸丑貞王𢀛田亡𢦚」
(2)「癸亥貞旬〻𡆥」
3229 「弘吉」
3231 「𠂤」「吉」
3232 「大吉」「吉」
3233 (1)「辛未」
(2)「今」
3234 「癸雨」
3235 (1)「日辛」
(2)「幺用」
3236 (1)「幺用」
(2)「𠂤」
3237 「弘吉」
3238 「子」
3239 「王史」
3240 (1)「乙未卜〻」
(2)「〻王其〻」
3241 「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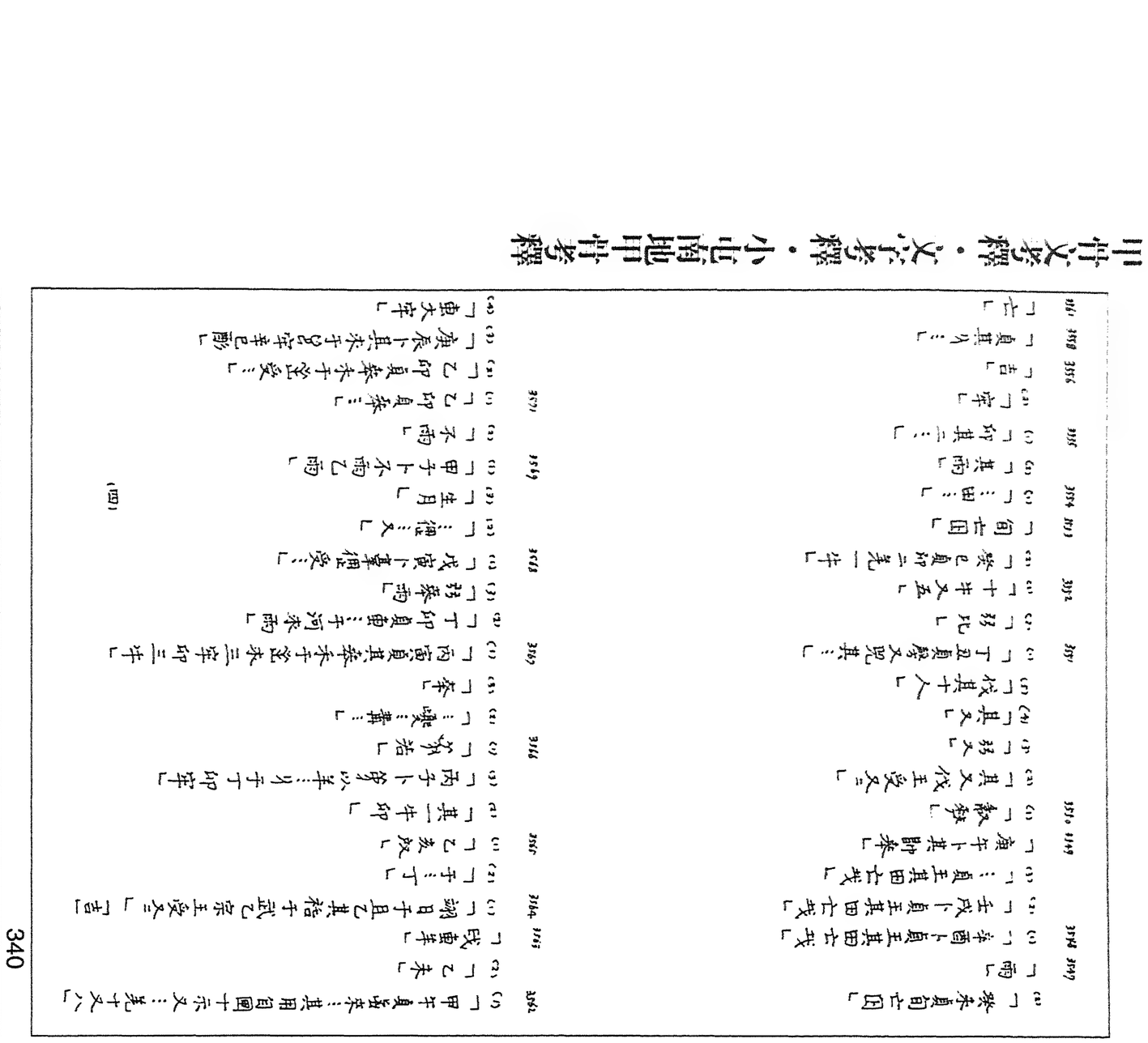
3242 「庚辰卜王𠂤〻」
3243 「甲午貞〻」
3244 「高且〻」
3245 「貞〻兕其射亡𡆥」
3246 「戠」
3247 「至于〻」
3248 「癸丑貞旬亡𡆥」
3249 「〻六牛」
3250 「〻且〻翊」
3251 「其射禘翊日戊亡𢦚」
3252 「癸丑貞旬亡𡆥」
3253 「王其田亡𢦚」
3254 「河眾且丁」
3255 「〻貞〻𡆥」
3256 「〻卯〻」
3257 「癸〻旬〻」
3258 「又夙」
3259 「〻卯〻」
3260 「又于〻」
3261 「𠂤〻」
3262 「乙未卜〻」
(2)「〻〻王其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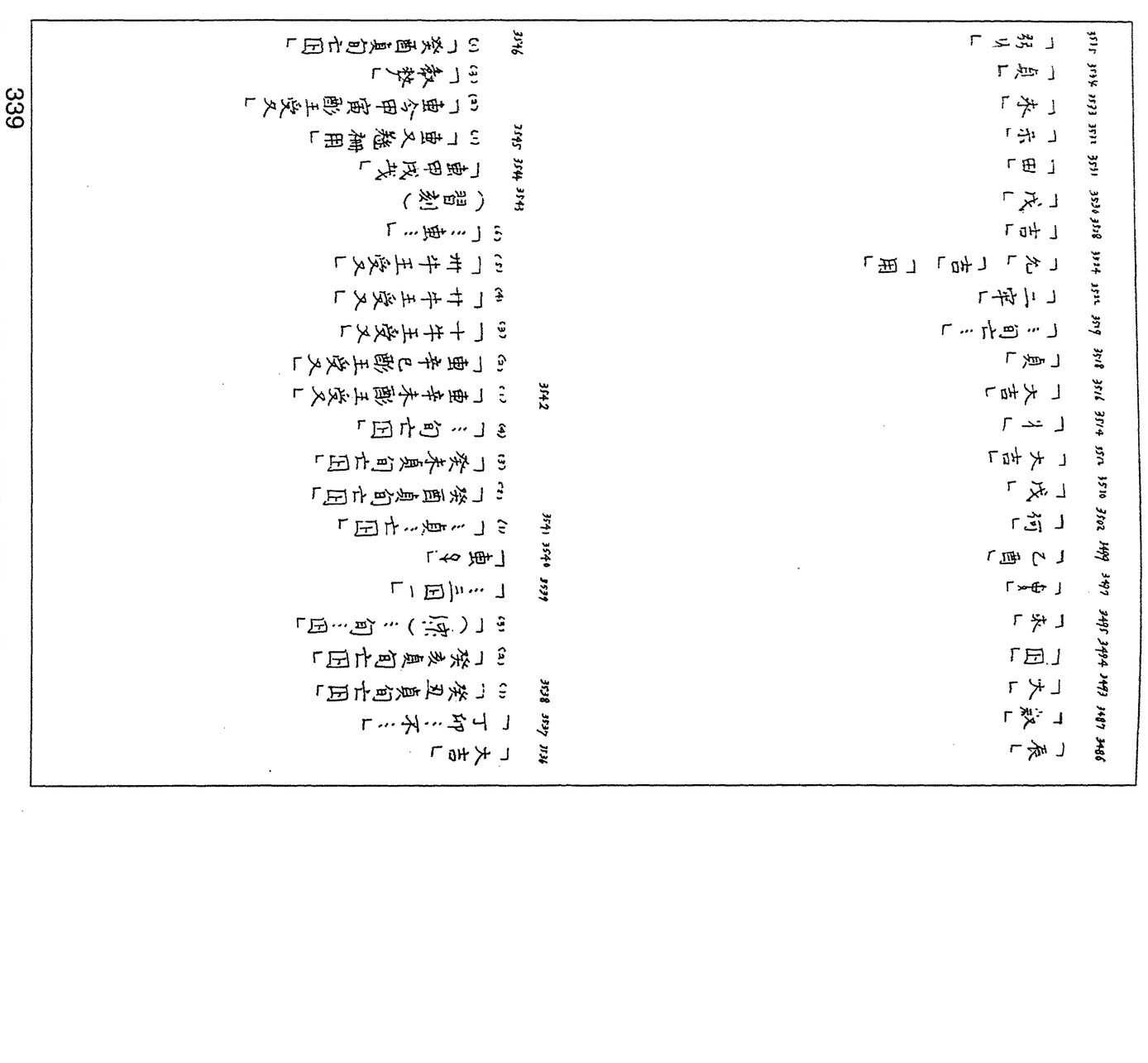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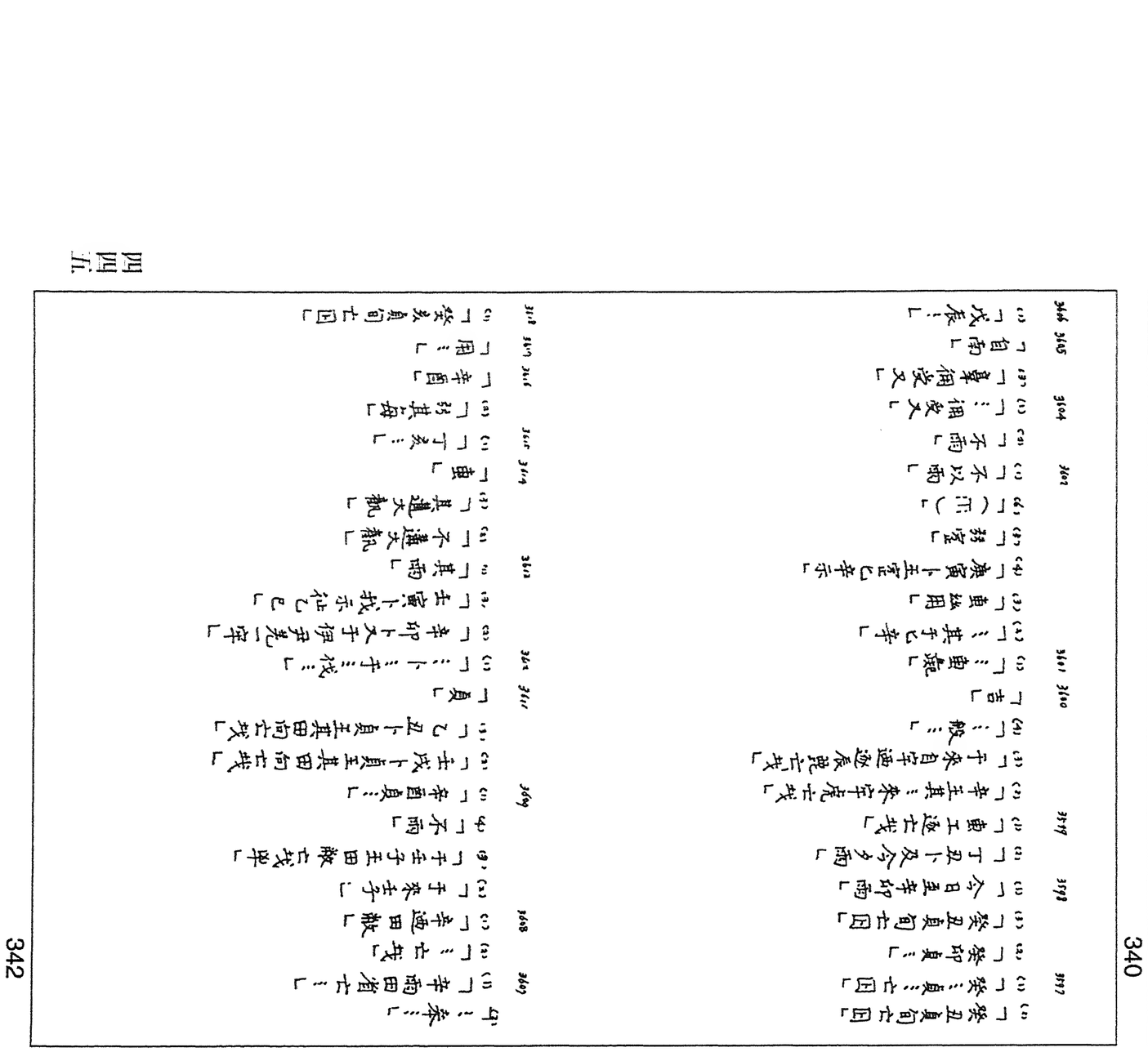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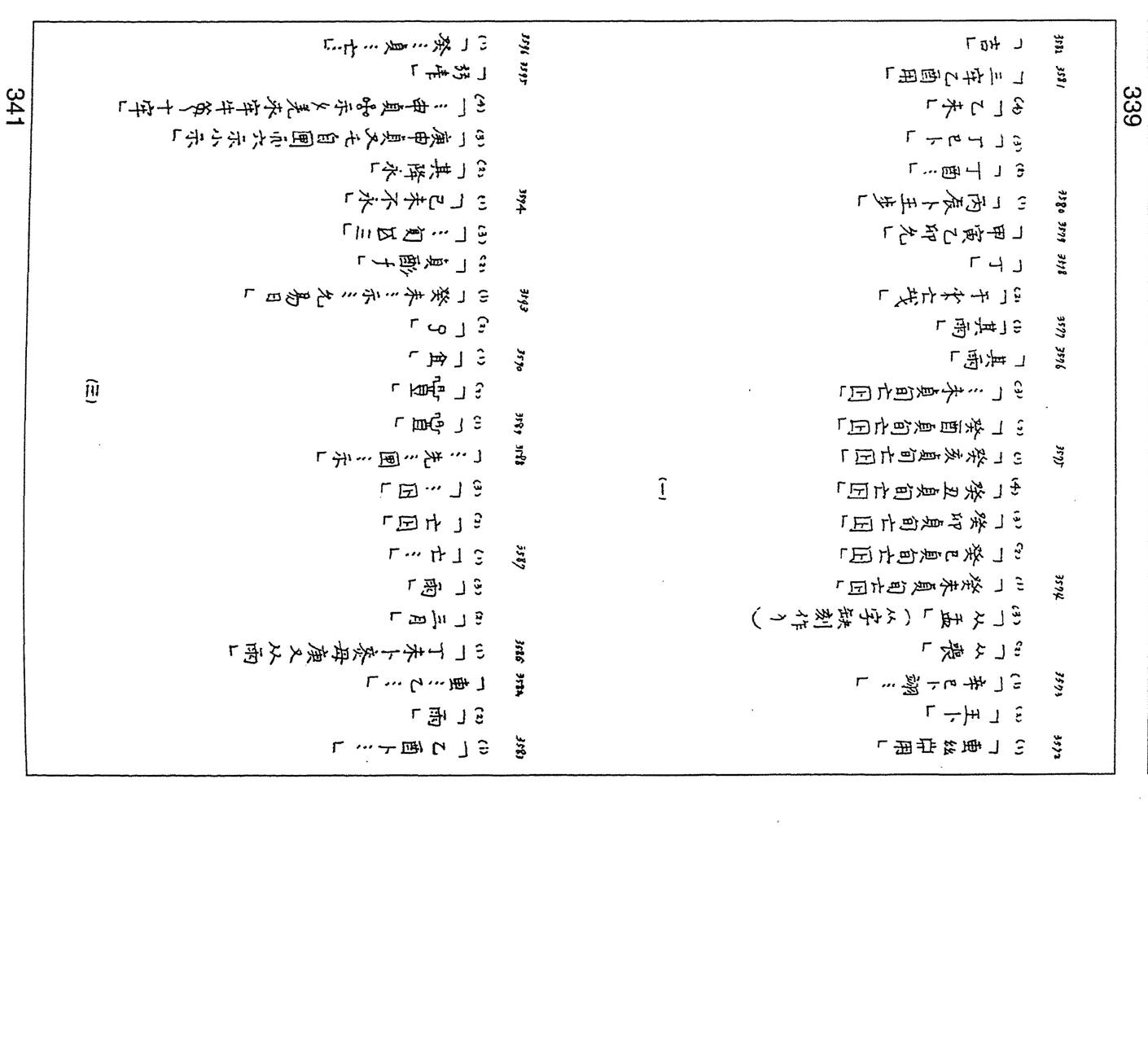












(3)「癸酉貞旬亡𡆥」
「今日衆」
「雨」
「殷」
「吉」
「…午貞…奉…大甲…丁」
「曰」
(1)「丙寅卜丙寅…大奏𢦏从于毓且乙」
(2)「…來日𢦏于大庚」
「吉」
「幺用」
「泉」,
(1)「弱又」
(1)「三羌卯宰」
(3)「…伐…宰」
(1)「癸酉貞旬亡𡆥」
(2)「癸未貞旬亡𡆥」
「辛」
「鬼又𡆥」
「其雨」
「羌」「幺用」
「…卯卜又設日」
「甲」
「丙辰」

「王恵」
(1)「…酉卜」
(2)「北」
(3)「仲」
「亥」
(1)「卜」
(2)「己」
(3)「牛」
「吉」
(1)「丙寅卜丙寅…大奏𢦏从于毓且乙」
「癸」
(1)「羊雨」
(2)「三羊雨」
(1)「戉不雉衆」「吉」
(2)「…骨𢦏」
「恵…」「吉」
「恵王」
「其雨」
「丁丑卜翊日戉王其田湄日…」「大吉」「用」
(1)「己酉貞…」
(2)「恵甲寅…奴…牛」
(三)
(1)「…貞奉其…于河」
(2)「…又四示」
「雨」

「吉」「吉」
「其」
「貞」
「幺用」
「其从犬…」
「彭彡」
「其」
「…毋」
「吉」
(1)「…卜彭…」
(2)「…奉」
「吉」
(1)「乙酉其…」
(2)「吉」
「戉又田恵」
「壬」
「辛丑」
「教敦」
「庚」

(5)「三宰」
(4)「宰」
(1)「戉戉」
(2)「弱又」
「恵雀用」
(1)「甲戉卜翊日…其𢦏于向亡𡆥」
(2)「于𠂤亡𡆥」
(3)「…喪…」
「甲戉卜王其」
「…申貞…奉…」
「…王歺…」
「…父辛…」
「…壬王其𢦏…」
(1)「己巳卜恵庚王彭」
(2)「恵庚辰彭」
(1)「…癸貞王…以子…奠于𠂤才父丁宗…」
(2)「乙亥卜…日…迺迺又且…」
(3)「…日…」
(4)「癸未卜乙未」
(1)「…貞…亡𡆥」
(2)「癸巳貞旬亡𡆥」
(3)「…卯貞旬亡𡆥」
(4)「癸…貞旬亡𡆥」

(3)「卯牛」
(1)「癸酉」
(2)「弱又」
(3)「三宰」
「翊日」
(1)「丁」
(2)「王𠂤」
(3)「酌」
(1)「己亥卜」
(2)「弱祝」
「雨」
「癸丑貞旬亡𡆥」
「…南…」
(1)「丙戌卜…」
(2)「…乙…恵…」
「己巳卜其又𢦏于…丁」
(1)「…乙…恵…」
(2)「恵今乙未」
「又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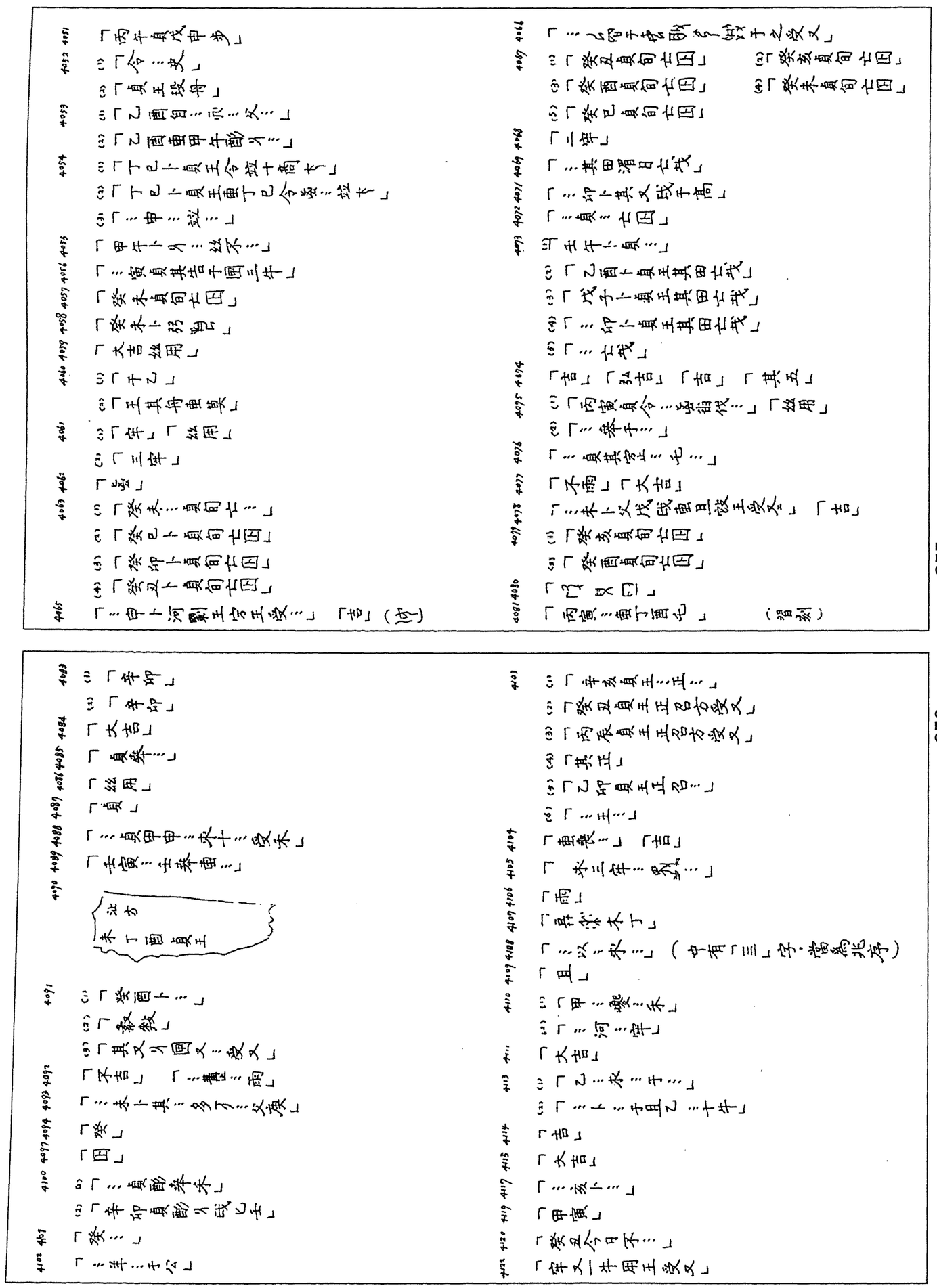
(3)「癸亥貞旬亡𡆥」
(1)「丙寅貞恵改由王」
「…辰卜貞王其田…亡𡆥」
(1)「庚辰…帝于…九…」
(2)「其来于土」
(1)「癸…」
(2)「癸卯貞旬…」
(3)「癸丑貞旬…」
「于父甲告衛又𢦏以王宰」
(1)「己未貞弱𠂤」
(2)「甲子來河」
「高」「幺用」
「辛未貞大…」
「…𢦏…」
「用」
(1)「己卯貞王自𠂤至于…」
(2)「一宰」
(1)「癸丑貞多其征又𢦏于父丁宰又一牛」
(2)「其三牛」
(3)「癸丑貞王又𢦏于且乙」
(4)「于父丁又𢦏」
(5)「貞…至…」
(1)「弱用」
(2)「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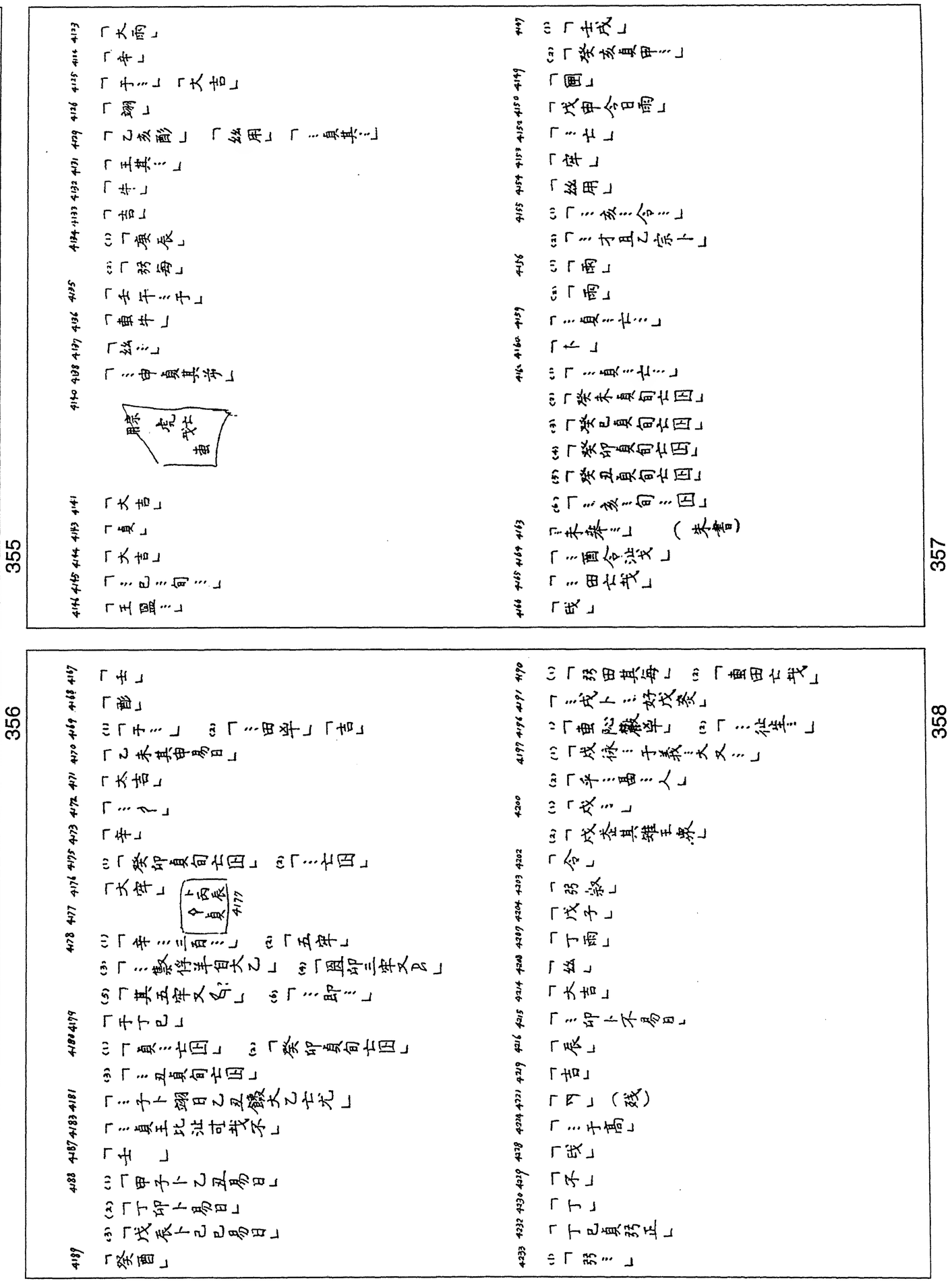
(5)「癸亥貞旬亡𡆥」
(1)「丙寅貞恵改由王」
(2)「丙寅貞恵」
「…卜翊日且乙」
「辛亥…父辛…」
「弱田其」
「…卯卜自……小宰」「幺用」
(1)「于西」(甲)
(2)「恵壬品」
(3)「恵癸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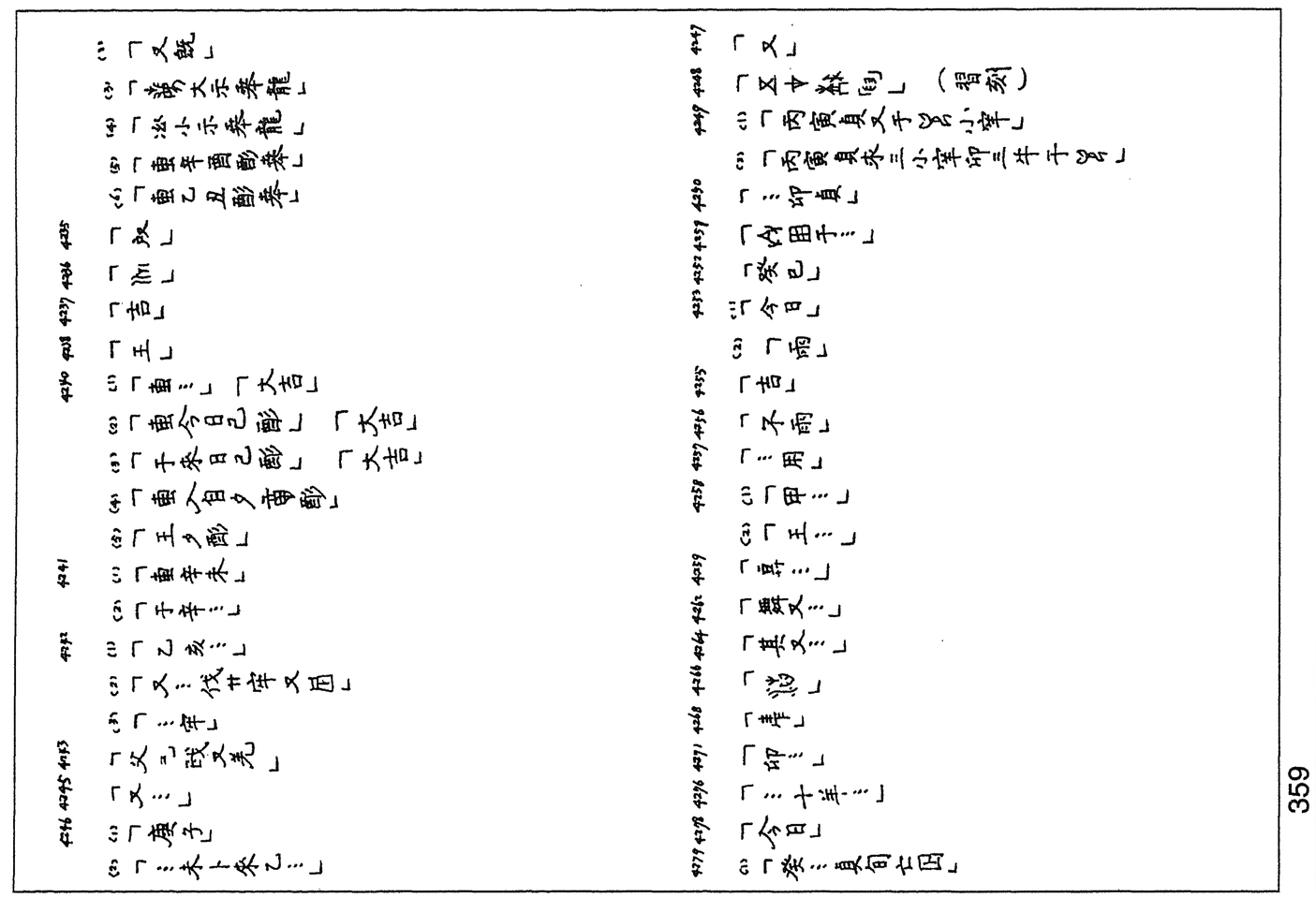
田庚
辰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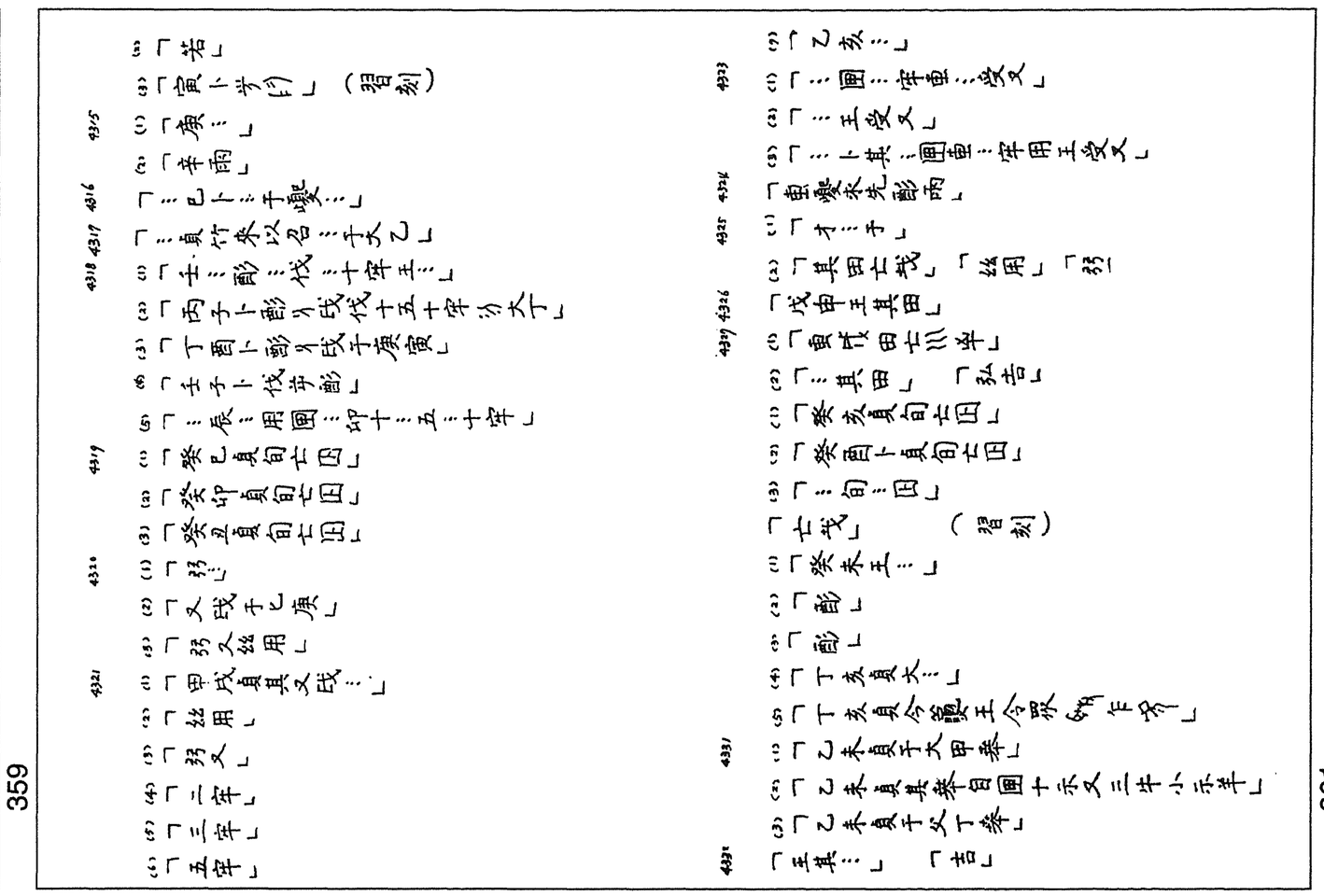
「翊日」
「丙子貞」
「戉寅甲雨」
「戉午卜于不雨其于丁」
「沈六牛」
(1)「庚…」
(2)「伐十」
(3)「伐十又五」
(1)「癸…」
(2)「癸丑卜貞旬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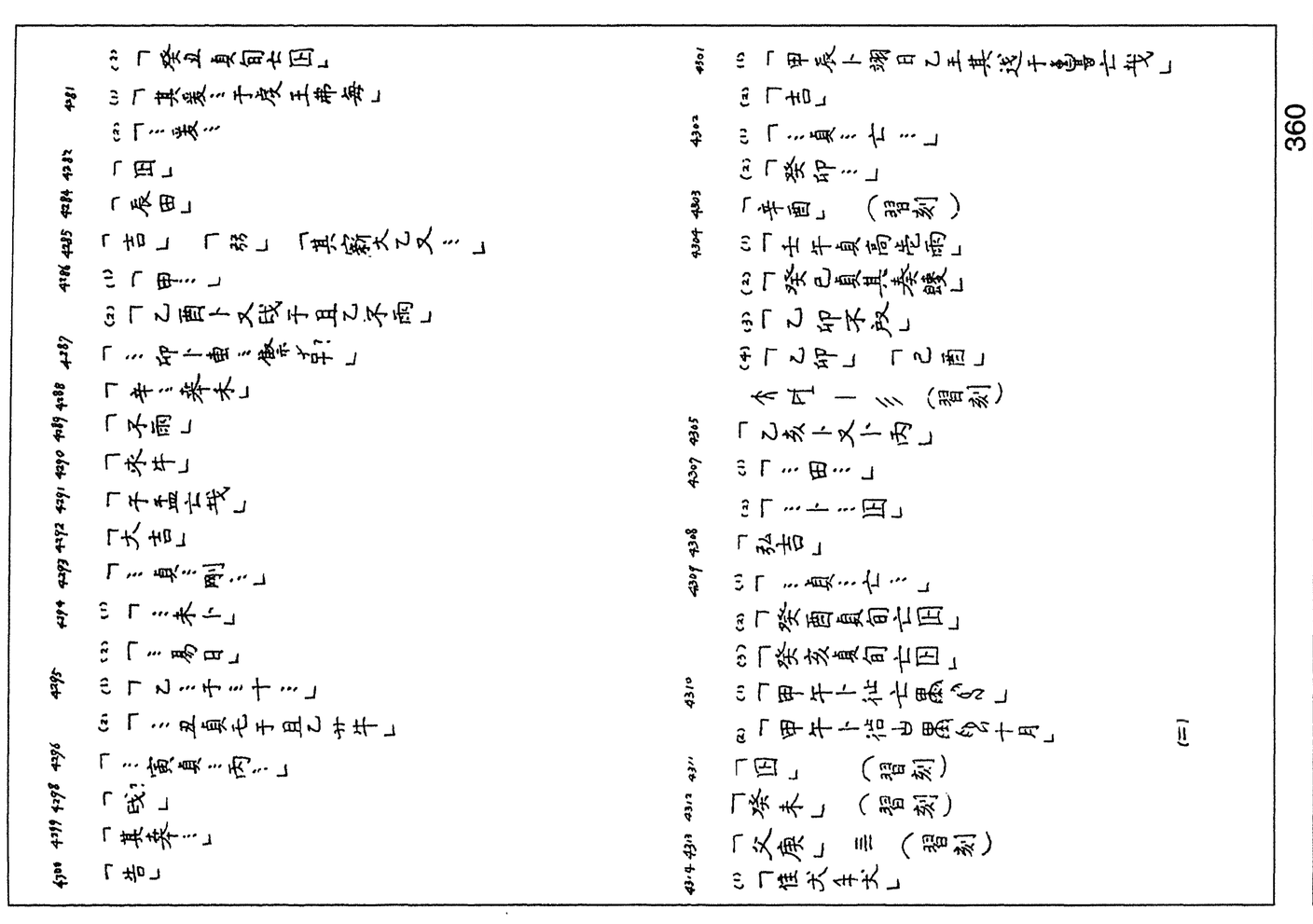
(3)「癸亥卜貞旬亡𡆥」
(4)「癸酉卜貞旬亡𡆥」
(5)「癸未卜貞旬亡𡆥」
(6)「癸巳卜貞旬亡𡆥」
(7)「…卯…旬…𡆥」
(1)「…卯…」
(2)「…丑…」
「丙辰丁巳其…」
(1)「其…大…」
(2)「其又」
(3)「三宰」
(4)「五宰」
(1)「…寅…今夕亡至𡆥」
(2)「丁卯…今夕亡至𡆥」
(3)「戉辰卜今夕亡至𡆥」
(4)「己巳卜今夕亡至𡆥」
(1)「癸丑貞旬亡𡆥」
(2)「癸亥貞旬亡𡆥」
(3)「癸酉貞旬亡𡆥」
(4)「…旬…𡆥」
「貞」
「二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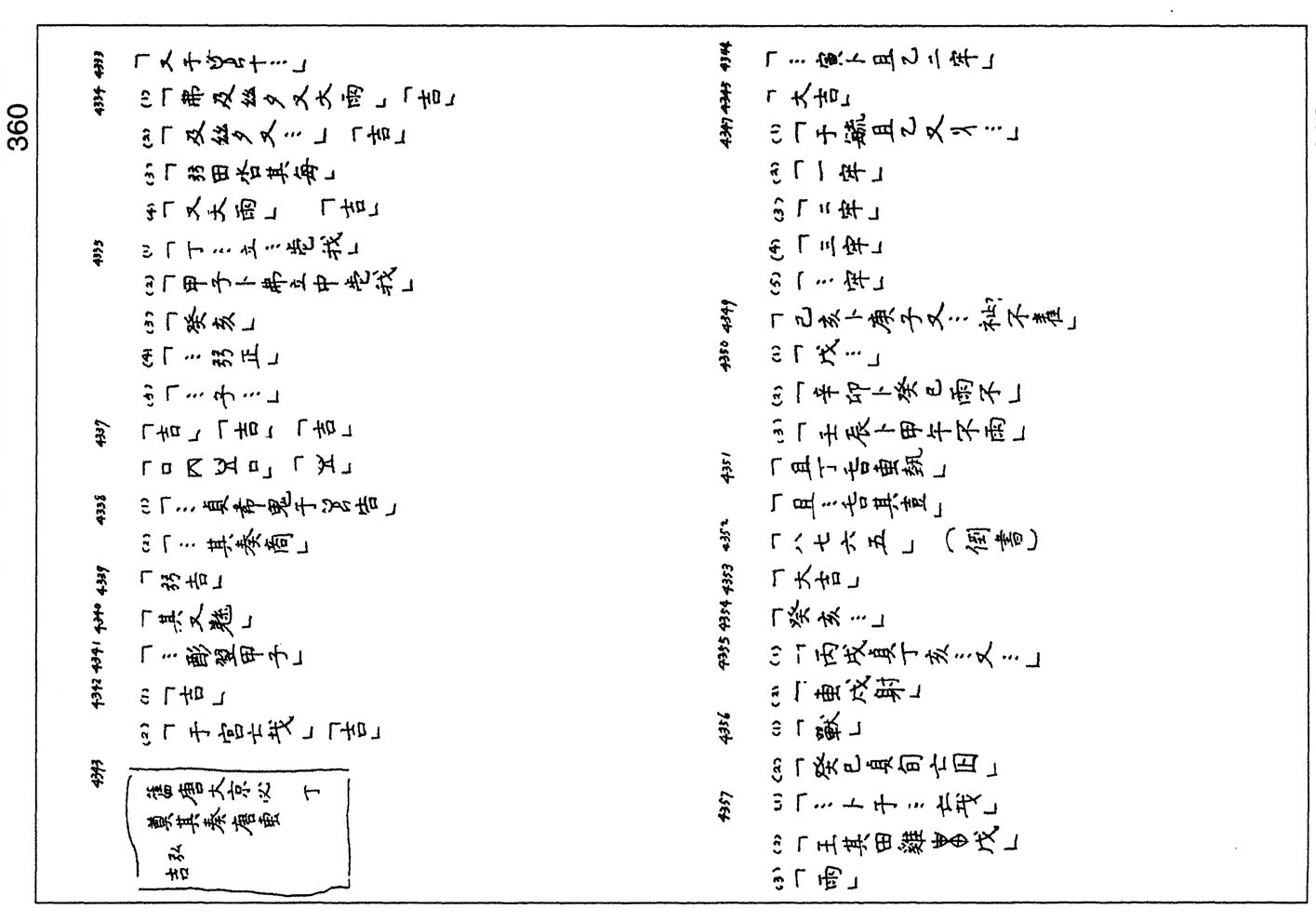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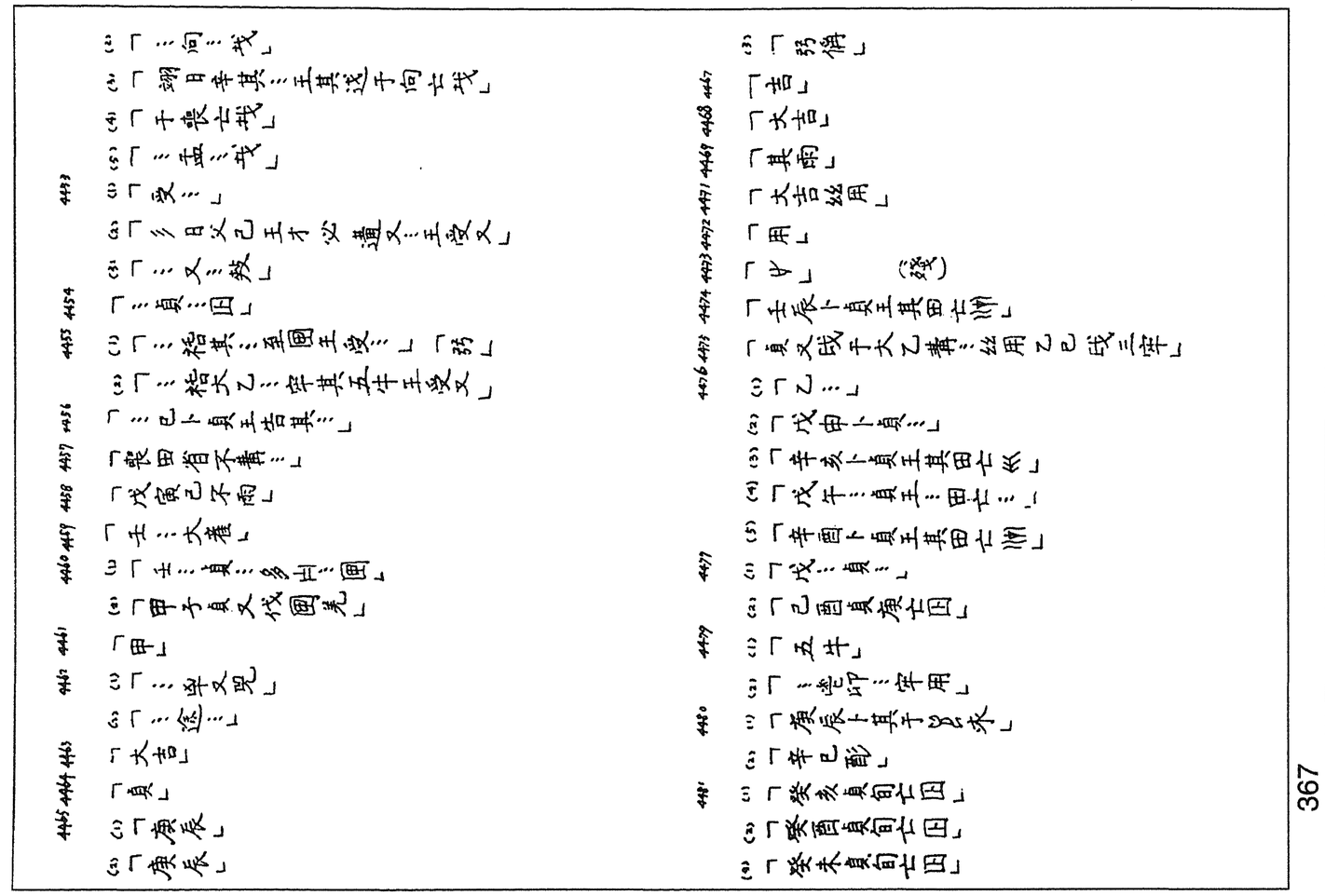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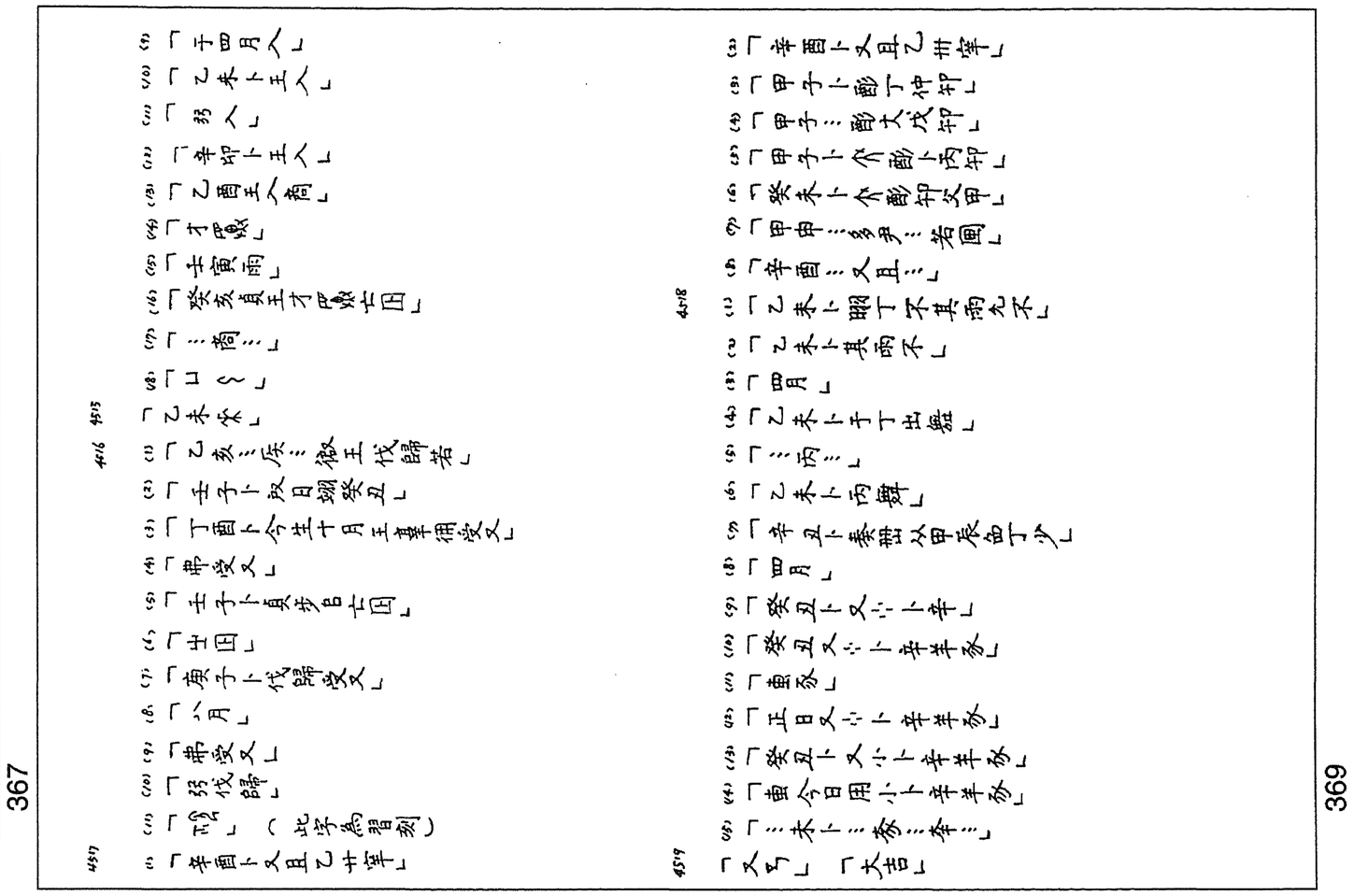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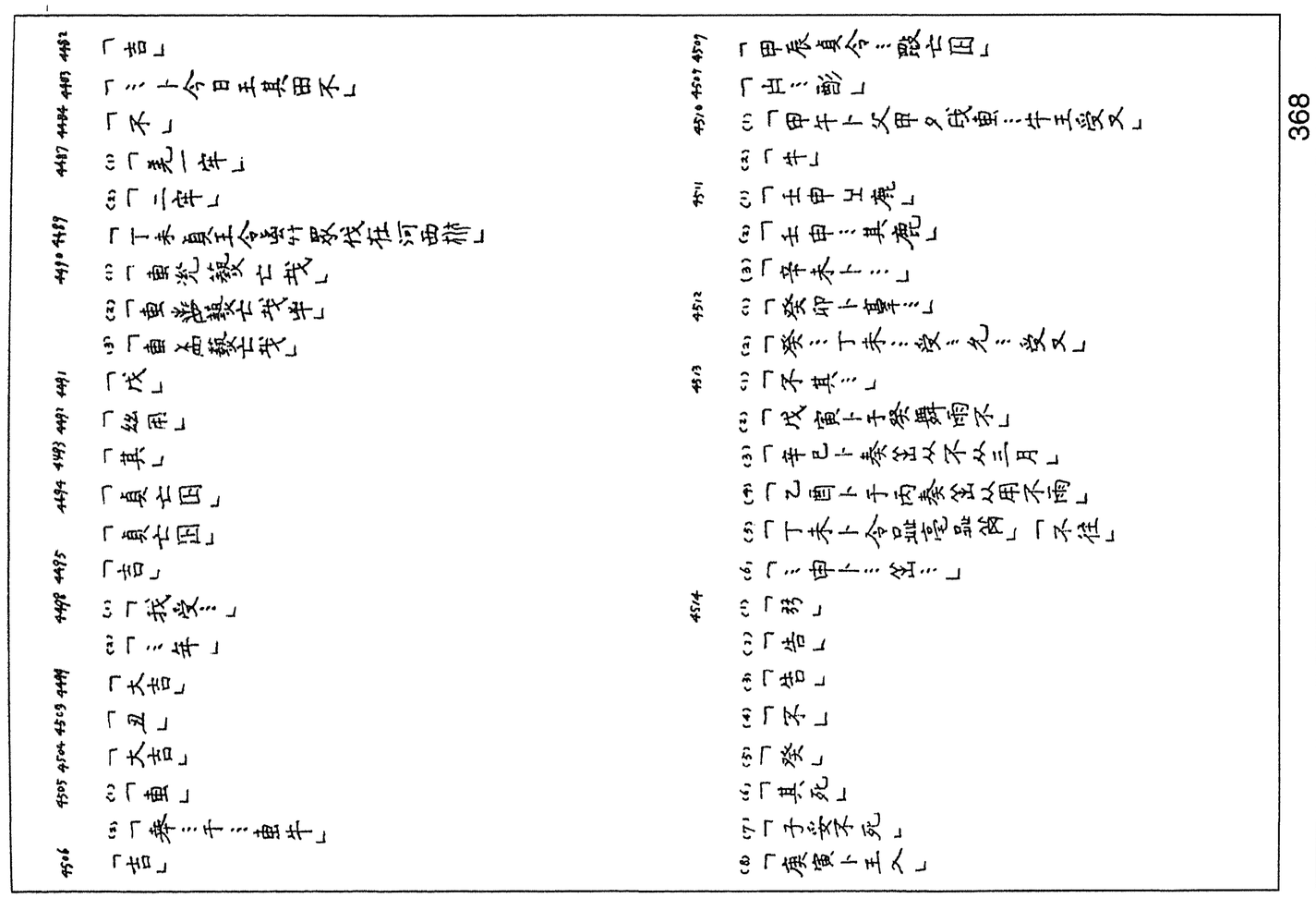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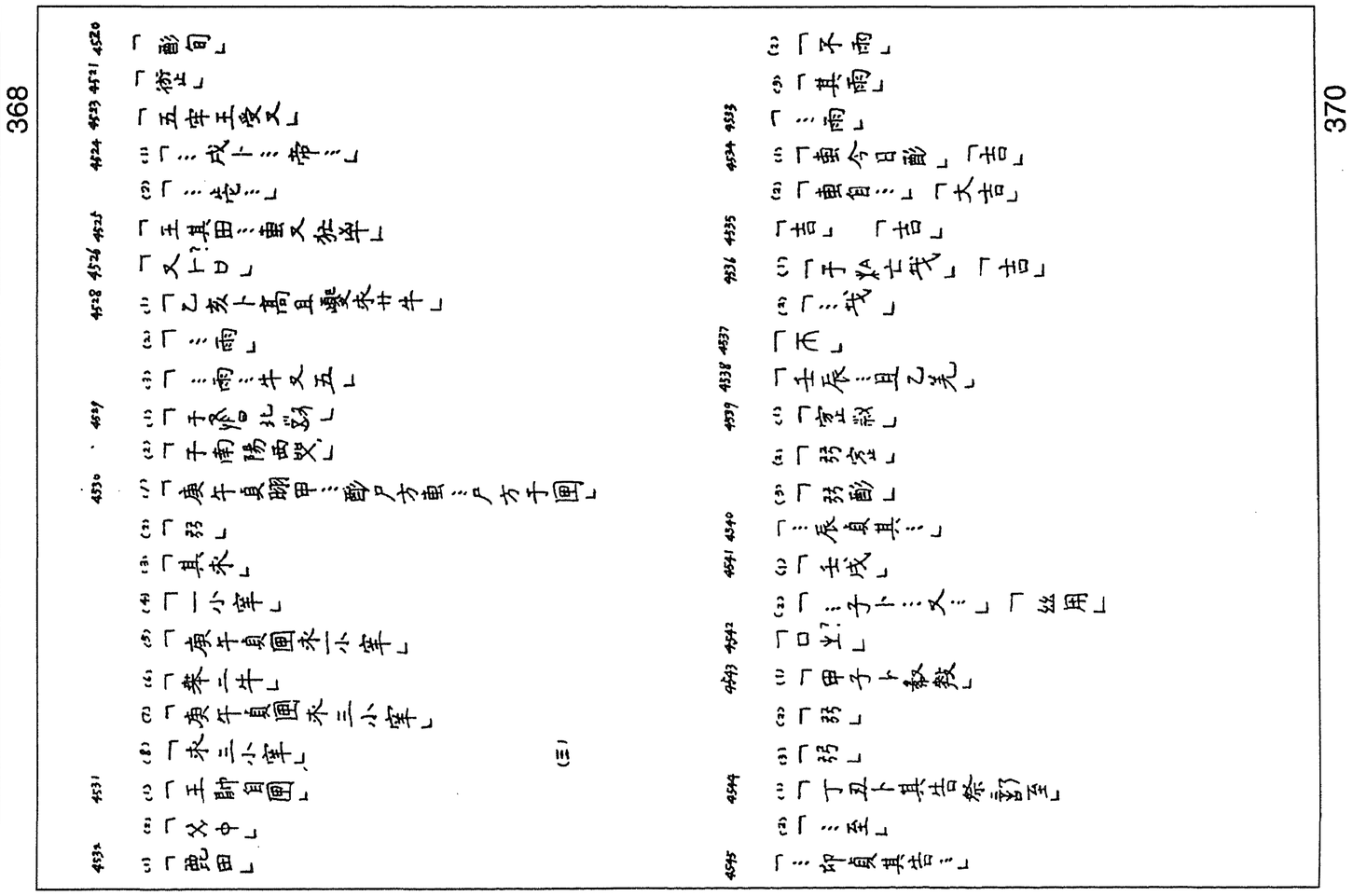


4376 (4)「其雨」
(5)「王其田雞其鼻𠂤」
4378 (1)「貞𠂤𠂤𠂤









4547 (1)「重壬出」
(2)「重癸出」
4548 「其新」
4550 「貞王其田…」
4551 (1)「癸未卜貞旬亡𡆥」
(2)「癸巳卜貞旬亡𡆥」
(3)「癸丑卜貞旬亡𡆥」
4552 「卬三牢王受又」
4553 「丁卬又𠂤」
4554 (1)「重幽亡𡆥」
(2)「𠂤幽王册」
(3)「𠂤幽王册」
4556 「辛丑卜:翊日壬王其戊田于…亡𢦏」「吉」
4557 「庚午」
4558 (1)「丁亥卜王其𠬜𢀛于…王其宦若受𠂤」
「大吉」
(2)「叡艱」「吉」
4559 (1)「辛酉」
(2)「…貞…」
4561 (1)「王其射…衆…」

4562 (1)「弗…𢀛」
(2)「弱田其每」
(3)「重壬省田亡𡆥徙王」
4563 「重今日辛省田弗每」
4564 「甲申卜亡𡆥才𢀛」
4565 (1)「𠂤幽𡆥」
(2)「又𡆥」
4566 (1)「癸酉王帝」
(2)「癸巳貞旬亡𡆥」
(3)「癸卬卜…大甲」
4) 癸…」
辛…才𢀛」
(7)「𢀛」
(8)「辛亥卜貞王𣪊才義𠂤」
(9)「辛亥卜𢀛卬𠂤戈」
(10)「甲午卜王入𠂤翊乙」
(11)「癸卬卜又圉」
(12)「癸丑…」
(13)「癸亥貞亡𡆥」(疑均為習刻)
(1)「大吉」
(2)「孟其雨」「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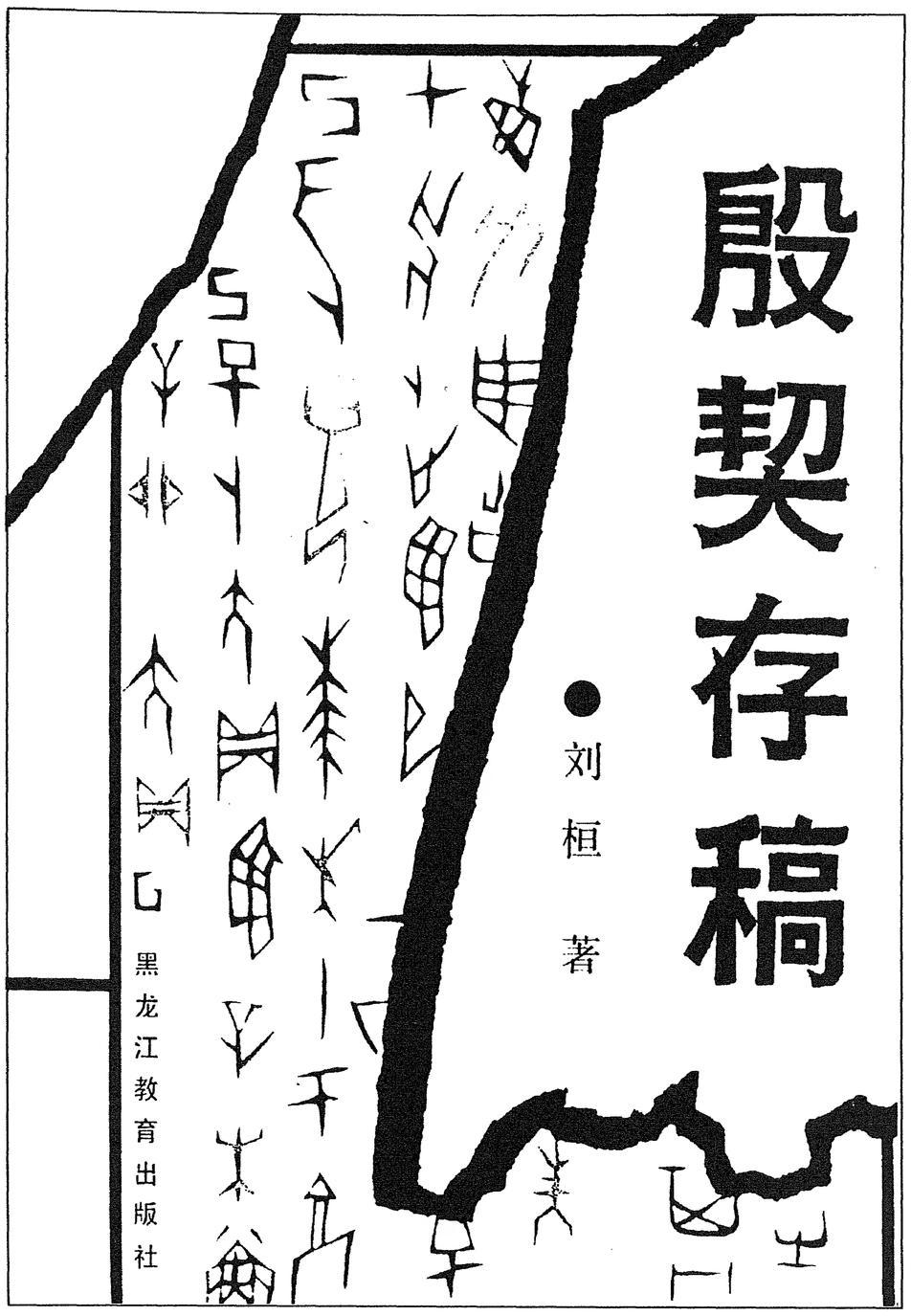
(3)「𠂤其雨」
(1)「…卜亡𡆥」(習刻)
(2)「雨」
「吉」
4569 「乙酉卜貞來于河三牛」
4570 「…戌卜且丁鬯重伊受又」(左旁尚有習刻)
4571 (1)「𠂤𠂤父甲」
(2)「用」
(3)「貞丁巳卜且丁豐重伊」
(4)「…日戊午千白」(吉)
(1)「辛未卜來乙亥又大乙五宰」
(2)「辛…至…甲宰」
(3)「丙子卜又大…」(習刻)
4574 「𠂤」「牛」
「貞」「三」「𠂤」(習刻)
4576 (1)「酒二宰」
(2)「三宰丝用」
(3)「丙子卜酒來丁三宰」
4579 (1)「五宰」

4577 「中」「吾」
4578 「今日…田亡𡆥」
(1)「奉年雨重脒」「吉」

4580 (1)「重羊」
(2)「其遘大雨」「吉」
4581 「雨乙今日卬乙亥」「𠂤𠂤」(習刻)
4582 (1)「辛卬…」「吉丝用」
(2)「其至日」
(3)「燮癸至日酚」「吉丝用」
(4)「其至日」
(5)「燮癸卬大乙」「大吉丝用」
(1)「壬申貞王又𠂤于且乙重先」
(2)「壬申貞王又𠂤且丁重先」
4583 (3)「庚午」「又四」「庚午」「辛」(此為習刻)
4584 (1)「弱其」
(2)「王重𠂤…丛亡𡆥」
(3)「重盖犬…亡𡆥」
4585 (4)「…犬…」
(1)「从白東𠂤」
(2)「宁」「丝用」
4586 (1)「辛酉奉禾」
4587 「王亥河」(習刻)
4588 「庚」
4589 「重大宰」

附1 (1)「𠂤臣父乙脒子脒母壬脒」
(2)「且庚脒父乙脒子脒」
(3)「𠂤幼丙鼎犬丁脒」
附2 (1)「𠂤𣪊日丙亥又毁丁巳亥」
(2)「又巳戊亥又父乙脒」
附3 (1)「𠂤牧于巳乙盧亥巳癸𢦏巳丁亥巳乙亥亥」
(2)「乍巳丁…」
(3)「𠂤眾于日丁牛巳癸盧亥」
(4)「𠂤且癸亥且乙亥且戊亥亥」
(5)「乍𤰞父乙亥巳壬脒兄乙脒𠂤…」
(6)「兄甲脒父庚脒」
附5 (1)「𠂤𠂤于父乙羊于又巳壬脒」
(2)「𠂤𠂤于父甲羊又𠂤父庚羊」
(1)「𠂤父乙羊𠂤母壬五脒兄乙犬」
附9 (1)「丙申卜其…」
(2)「且丁」
(3)「丝用」
(4)「𢀛又」
附11 (1)「辛酉…王」
(2)「辛酉卜才𠂤又𡆥」
(3)「…酉卜…𠂤…𡆥」
附12 「父丁牛一」
附14 「丙辰卜王于來丁𠂤且丁」

附15 (1)「…尤」
(2)「八月」」
附16 (1)「戊辰貞今…」
(2)「貞今夕其雨」
附19 (1)「貞弜𢀛徵」
(2)「六月」
(3)「…辰」
附20 「己酉卜…」
附21 「貞弜比皇」
附22 (1)「…貞黃卜」
(2)「…貞小臣…冥幼」
附23 「…來…𡆥」



據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影印

序言

一九八六年冬，我曾讀過劉桓同志所著《殷契新釋》書稿，為作序言，這部書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出版了。《新釋》如劉桓同志自述，是他十年間研治殷墟甲骨文字的一個結集，收文五十五篇，可稱用力既勤，收獲亦富。當時他便告訴我，尚有不少文稿，計劃繼續輯集。今年初春，他又親自把《殷墟文字通論》和《殷契存稿》兩書送來。披讀之下，見其成果較《新釋》更多，使我欣喜過望。

劉桓同志於《殷契新釋》的後記中，曾說明他釋讀甲骨文字，「力求探討造字規律而改進研究方法」，並云：「釋讀甲骨文字　無疑應以字形為基礎，分析其偏旁部首之異同，尋繹彼此間之聯繫。文字源流既明，便可考證單字的形變、假借，以探求字源。使甲骨文中新舊交替之變化，約定俗成之情況，極其生動與繁複的歷史，得以有所展現。於此，古先民造字的某些規律，也就可以初步得到揭示。」現在他所著《殷墟文字通論》，實際是以釋例的體裁，對他所研究的中國古文字形成發展的規律作出系統的闡述，而《殷契存稿》則是根據這樣的規律釋讀甲骨文字的新得。兩書雖然內容不同，却是一表一裏體用相成。如予猝文分割，不能知其學術收獲的全貌。因此，我這篇短文也就同時作為兩書的序言了。

熟悉劉桓同志《殷契新釋》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兩種新書繼續體現着他的治學路數，而且有嶄新的進境。這在《通論》裏面表現得更為

清楚，可以看出他寫殷饋於殷墟甲骨文，旁通其他古文字，得以由博返約，整理出不少規律性的所謂「例」。其所徵引，固然有前人成說，然而本人心得為數尤夥。比如古文字在演變中常有加「口」作者，前人曾有討論，但多限於戰國文字。《通論》專有《加口字造字例》一節，列舉大量材料，論述甲骨文已有其例，這無疑是有益的研究。

於矜慎中求創新，是劉桓同志兩書的特點。過去于思泊（省吾）先生著《雙劍誃殷契駢枝》，成書三集，久已風行，後增訂為《甲骨文字釋林》，於未安之說概行芟刪，其謹嚴足為後學矜式。劉桓同志引樊君匜，釋為「樊」，且以「牢」、「宰」、「寫」、「泉」諸字對比，立說力求可存可傳，讀者自兩書可以得到很多啟發。殆亦取法於此，立說力求可存可傳，讀者自兩書可以得到很多啟發。

下面試隨意選取幾個例證，以見一斑：

帝」（續編四，三四，七、寧滬一，五一五、續存上一六九四），其實就是「皇帝」。以往學者多懷疑《尚書・呂刑》的「皇帝」、《周禮》的「三皇五帝」等詞為晚出，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存稿》有《司母考》，暢論甲骨金文中的「司」、「后」。篇末不同意前人以「姒」為「姒」之說，以為是王后，這是很正確的。文獻中商周后妃頗多活動，而在甲骨金文內明記后妃稱號的尚少，這應該是我們還沒有充分識讀的緣故。

《釋樊》所考[illegible]字，舊或釋奔，但形體未合，其說已被擯棄。今劉桓同志引樊君匜，釋為「樊」，且以「牢」、「宰」、「寫」、「泉」諸字對比，立說奇闢，引人注目。此說可能為真正釋解[illegible]奴一詞提供鑰匙，望能申

《通論》一《甲骨文之特點》有《繁文例》，按前人對古文字之有簡化研討較多，而劉桓同志則特別提出「在甲骨文中還可以看到字形繁化的傾向，有些字在字義不見改變的情況下，而出現了繁複寫法。」所舉諸例均饒興趣。如釋小臣牆刻辭「車二丹」為「車二兩（輛）」，引西周小臣夌鼎對比。這一釋讀我想到過，然不得其說，劉桓同志乃以繁化說之。

同書三《甲骨文六書分類釋例（下）》有《聲符後加》，論及甲骨文[illegible]字。此字前人已釋為「皇」，劉桓同志進一步指出《說文》之誤，字至西周加「王」聲為「皇」，其說殆不可易。按西周金文尚以「王」、「皇」相通假，如王父王母即皇父、皇母，與《爾雅》所釋不同。殷墟甲骨文的「王

論。

《釋能罷》讀出「能」、「罷」二字，也是很有意思的。文獻中熊為常見獵物，而甲骨文却未見，今「能（熊）」字的釋讀如不誤，便補足了這個空白，也使我們聯想到周文王之卜「非虎非罷」之辭（《史記・齊世家》）。

《釋田凡出入》讀「凡」為「同」，是從裘錫圭同志之說。釋「田凡」為「咎愆」比釋作「咎風」更好，因為卜辭「風」字的常見寫法絕無如此用的。「凡」、「同」的相通，還需要進一步作文字學的解釋。我長期懷疑西周金文的「同公」即周公之子封於凡者，是春秋時凡伯的先世。「凡」、「同」相通如能成立，我的猜測就有理由了。

《釋恙》以甲骨文之[illegible]與西周班簋「恙」字比較，釋為《左傳》

所載金天氏裔子，嘗為玄冥師的昧 合集一四七一〇以昧與季對卜，季即殷先公王亥之父冥。這個看法對研究古代歷史和信仰非常重要。卜辭中還有不少沒有釋讀出的受祭者，如一一解出，必能豐富我們關於當時文化的理解。

舉例總是有限的，況且我也沒有能力把這兩種書中的珠玉全部陳列在讀者面前。相信關心甲骨文和古代文化研究的各方面讀者都會歡迎劉桓同志的新書，對書中的優長作出充分評價。

李學勤

一九九〇年四月

殷契存稿之一

殷契存稿

說西邑

司母考

婦好考

說「我其已宁乍帝降若」 補白：殷墟卜辭追捕逃臣之一例

說從自到軍之演變

釋樊

釋了

釋辛

71 70 62 51 40 34 21 1

釋㬎

釋仄

釋制

釋忌

釋粟

釋罹

釋冒、㝬

釋剿

釋聑

釋即日

83 82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釋化 114
釋嵒 111
釋畬 107
釋庋 105
爰字補釋 103
說林方 補白；說畬首 99
說通俑 補白；釋非 94
說畱土 91
比之另一義 87
釋戉 84
釋𠂤 87
釋羊鳥 91
釋犯 補白；釋蠶 94
說分 99
釋令王隹黃 103
釋小臣 105
釋婁 107
釋能罷 111
釋貝 補白；說帝云 114
釋引弗敦邑 116
卜辭春秋繫月 119
釋不予黽 122
釋疾 124
說邶國與沘水 143
釋田凡出疒 150
說湯都西亳 154
釋耄 162
殷契存稿之二 166
殷墟文字通論 178
一、甲骨文之特點 178
一字數形例 178
同源字例 178
繁文例 178
象形、會意字被形聲字取代例 178
本字例 178
於整體取局部造字例 178
加口字造字例 178
至 182

二、甲骨文六書分類釋例（上） 241
象形字 242
陶文象形字 252
會意字 255
同部會意字 266
指事字 269
三、甲骨文六書分類釋例（下） 272
形聲字 272
聲符後加 278
假借字 281

〔附錄〕
一、甲骨文 文字省略互足之例 296
二、卜辭原刻之誤 302
後記 307
至 310

殷契存稿之一

殷契存稿

說西邑

甲骨卜辭中的西邑，是個很重要的地名。過去學者曾于此有所探討[1]，但未見引起廣泛重視。茲結合典籍再做一詮釋。卜辭載：

1. 貞：于西邑。（乙七二八三）〔一〕
2. 貞：出于西邑。
   出于黃尹。（林一、九、一四）〔一〕
3. 己卯卜，爭，貞：于今匄𠂤方，八月。
   壬午卜。
   貞：𡆥于西邑。

劉桓撰

貞：匄𠂤方。
貞：于岳。
貞：出于且乙五宰。
貞：匄𠂤方。（殷存 佚三七九加 通四九六）〔一〕
4. 丁巳……告龜（于）西邑，七月。（林二、一八、二）
5. 西邑𢀛。（湖北省博物館藏[2]，合集七六八四正）

上引第1辭，「于」作介詞，「于西邑」與「于岳」的文例，據詞詮：「按介詞於于二字用法全同，於字所有介詞諸義，于字大率皆有之」。「於」字作介詞用，則有「表動作之對象」之一義（見四三三、四二八頁）。故「于西邑」當指致祭于西邑，猶「于岳」是說祭岳。2、3、4辭的出𡆥和告龜（秋）均為祭名，

出亦作又，通常釋為侑祭；祭則是燒柴為祭，卜辭多用祭祭先公先王及其他先商傳說人物，祭時也要用牲；至于告秋，則是向祖先神祇告禾穀成熟之祭。凡此說明殷王武丁曾對西邑祭行過多種祭祀[3]而之辭以西邑與黃尹（黃，國族名。但黃尹、伊尹並非一人）對貞行祭；3辭以西邑與岳和祖乙對貞行祭，以乞求得到位于商以西的吾方，均表明西邑在商朝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5辭的𢀛，舊釋為害或它，茲從裘錫圭先生說釋𢀛而讀為害[4]，乃貞問西邑是否為害于王。卜辭「某某𢀛」多見，其例即「祖丁𢀛王」（京津一一五四），「匕（妣）癸𢀛王」（乙一八七四），可證「某某𢀛」是害王。西邑之有傷害人的能力這點，正與先公先王先妣及某些先商傳說人物相同。

據此，西邑作為地名，起碼有兩點與眾不同，格外引人注目，即：一它兼受到出、祭與告秋三種祭祀的待遇。在卜辭中，常見對某水、某地的祭祭，如：「祭于洹」（前六、六〇、三），「祭于滴」（乙二〇〇加四二七），「戊子貞：其祭于洹泉，亦三牢俎牢。戊子貞：其祭于洹泉，三牢俎牢。」（甲九〇三）「貞：于京祭。」（前六、一、五）「辛丑卜：祭滴三牢。」（佚二三四）「祭于出水，重犬。」（乙七七）出祭也偶見：「弜又滴。」（甲二六九七）出、又古文字通用。告秋也偶見，如：「告龜于滴。」（文錄三〇三）但若兼受到出、祭和告秋之祭的地方，便很少見[5]。據我所知卜辭中尚有河能兼享此三種祭祀。如：「貞：出于汚」（乙五三〇五）「祭于汚」（粹四〇）「甲申卜，㱿，貞：告龜于汚。」（佚五二五）按河在卜辭中用法有二：一是大河

之河；一是先公高祖一類人物，二者往往不易辨別。殷人對河的祭祀還有多種，甚至用禘祭。其意義正如國語・周語上所說：「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河是以商族的發祥地而受祭的。如此，則致祭于西邑正非同一般。

二、西邑做為地名，其地竟具有為害于人的能力。篤信天命鬼神的殷代統治者，已經將西邑人格化了，他們相信此地能顯神靈，與人禍福。這正表明西邑不比尋常，地位很特殊。

一九五九年，胡厚宣先生在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上）一文中，曾經引用禮記・緇衣引尹吉：「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指出西邑即西邑夏，是夏朝晚期的都邑。這無疑是正確的解釋。不過在古文獻

方面尚可以進一步加以闡述。按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語亦見書・太甲，唯「天」作「先」，餘皆同。固然書・太甲已被清人判為偽作，但這段話與此無涉，它應屬于書之佚文。清人王鳴盛考證說：「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是夏朝晚期的都邑。這無疑是正確的解釋。不過在古文獻方面尚可以進一步加以闡述。按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語亦見書・太甲，唯「天」作「先」，餘皆同。固然書・太甲已被清人判為偽作，但這段話與此無涉，它應屬于書之佚文。清人王鳴盛考證說：「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

一德，則先見西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尚書後案太甲上）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也把禮記緇衣所引的這段話列在「伊尹作咸有一德」之後，云：「案鄭注緇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或今逸之譌。段玉裁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按王、孫二氏將禮記緇衣所引此語，歸入咸有一德，甚是。王氏依鄭注作此推斷，也怕然理順，頗具說服力。孫氏所引段說，並參照鄭注及錢說，認為它屬於古文尚書的逸文。據書序和史記、殷本紀，咸有一德次於湯誥之後，當是商人作品，或者周人整理商代記述之作。要之，這段話實為較原始的史料。

的西邑，這是夏都之名在古文字中所僅見者。下文「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我意此兩句緊接上文，顯然也是伊尹自謂，當指他對商忠信相助到底，而決非稱美夏政。鄭注之紕漏尚不難判斷。

伊尹親自去西邑夏朝見，是夏朝末年一件值得大書的史事，故在古書中屢見有關的記述：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所述略同。）

國語、晉語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注：「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

那末，「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的文意便很明晰了。尹，官名，伊尹之自稱。躬，意為自身。說文：「躬，身也」，爾雅、釋詁同。詩、大雅、文王：「命之不易，無遏爾躬」，烝民：「王躬是保」，論語、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問：「到擊朕躬，叔旦不嘉」，周易、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凡此厥躬、爾躬、王躬、朕躬、紂躬、其躬，即厥身、爾身、王身、朕身、紂身、其身。引而申之，躬乃有親身義。儀禮、士昏禮：「己躬命之」，注：躬「猶親也」。文中之躬即此義。明白了「尹躬」何義，便知鄭注說「先」為「尹之先祖」，實屬誤解，否則又是尹躬自指，又是說其先祖，一句中互相牴牾，就無法講通了。可見這句話不過是說伊尹先親自去夏都朝見，西邑夏即卜辭

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

古本竹書紀年：「后桀伐岷山，進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

孫子、用間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曹操注：「伊摯，伊尹也。」

戰國策、燕策二記蘇代語：「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

楚策四：「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呂氏春秋、慎大覽：「桀為無道，暴戾頑貪……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是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僤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觶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事又見韓詩外傳卷二及帝王世紀）

列女傳卷一頌曰：「湯妃有娀，賢行聰明，媵從伊尹，自夏適殷。」（據顧校「殷」當作「商」）

今按以上所引皆與伊尹入夏事有関。然其時代有早晚，難免傳聞異辭。大體説来，較早的文獻以為伊尹是由商朝入夏以觀夏政，進行政治活動，故傳説他是間諜，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至于把伊尹説成夏的忠臣，「自夏適殷」，則顯然與伊尹出自有莘氏媵臣的説法相悖，蓋戰國時之訛傳，未可信據。伊尹自亳入夏，既是明白無誤之史實，緇衣所引的尹告（咸有一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也就得到了文獻證明。伊尹去見時夏朝猶在，故稱其都為「西邑夏」，正如殷人稱已都為「大邑商」；武丁時卜辭只稱「西邑」，當是因為夏朝早已滅亡的緣故。

通過卜辭與文獻的相互驗證，説明諸書所述伊尹入夏事根據甚

古，非出于臆造。伊尹去夏都西邑，事在伐桀之前，但在三百多年以後的武丁時期其地猶沿舊稱，乃灼然可見的事實。

對於西邑的地望，還須從西周後期及春秋時期古書所記的「有夏之居」、「夏墟」中求之。茲辨明兩點。

(一)居与墟之辨　古書居、虚二字涵義不同。逸周書・度邑解言有夏之居，道：「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周本紀亦載此語，「雒」作「洛」，「無」作「毋」，餘皆同。史記・貨殖列傳則言夏人之居：「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之居，漢書・地理志作「本夏禹之國。」在古文字中，居與處是同義詞，詩・小雅・四牡：「不遑啓處」，毛傳：「處，居也。」采薇、出車

作「不遑啓居」（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居字條）。說文十四篇上几部：「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九魚切。」適如段注所指出，古代居處字本作尻，後來才以居字代之。可見有夏之居或夏人之居，乃指夏人居住過的地方，如伊洛二水流域及今河南其它一些地區。這種泛指，雖然有時也包括都邑，却非專指都邑，與世本、古本竹書紀年習慣于以某王居于某地表示其都邑所在，是有區別的。

「夏墟」（左傳・定公四年）則不然，其本義就指夏都之廢墟。說文八篇上丘部：「虛，大丘也。」段注：「虛本謂大丘，」「如魯少皞之虛，衛顓頊之虛，陳大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本帝都，故謂之虛。」因為當某一朝代或國家滅亡時，政治中心往往隨之轉移，舊都邑旋遭毀棄而成廢墟。這正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墟即成為廢墟之義。所以「夏墟」即夏朝後期都邑之遺址。史記・吳太伯世家之「故夏墟」則為夏末都邑之遺址。

西邑夏既為夏朝最後之都，其地望當不出夏墟或故夏墟的範圍。

(二)方位問題　西邑夏是夏朝末年商族人對夏都之稱呼，此中即有個方位問題。

我們知道，商族自契至成湯曾經八次遷徙，前人考證其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而未到豫西。從書序、史記・殷本紀看，湯在滅夏前即居亳。學者考證此亳，曾有山東曹縣北亳說，河南偃師西亳說，河南商邱說和陝西長安杜亳說。其中杜亳說於史無徵可不論，其他三說尚不乏信從者。上述三說中的偃師我以為即湯都，其方位靠西，在洛水之濱，其他商丘在豫東，曹縣在魯西，均未達豫西；近年鄒衡先生提出亳在鄭州說(7)，也未出這一範圍。商族既稱夏都為西邑，其地必在商都亦即上述範圍之西。

由於夏朝後期政治中心西移，所以，「西部地區稱為夏。鄭大夫子西名夏，是夏有西義」(8)。同樣的例子還有夏徵舒之祖少西字子夏（左傳・宣公十一年），可證成此義。

從古書的記載看，前引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當時只有商的勢力可以與夏相匹敵，則西方之日無疑是指夏桀，東方之日則指成湯。這正透露出西夏東殷之方位。惟其如此，下文才說湯征夏是「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說明伐桀是西征。

呂氏春秋這一說法後來頗見流傳。晉張華博物志卷七異聞下說：「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疾歸殷。」開元占經卷六引此文，其末作「西日為夏，東日為殷，桀將亡乎！於是費昌歸，徙其族于東，歸商也」，文稍詳。二書所述西夏東殷的方位，與呂覽正合。這一傳說雖初見于秦時著作，當可追溯至戰國或戰國以前。

總之，考之時代、地域，西邑必在今山西境內夏墟或故夏墟一帶，非此無

以當之。

〔注釋〕

(1)參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三三一及三五四頁；胡厚宣，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上)，載歷史研究一九五九年九期。

(2)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筆者參觀該館時得見原片。

(3)「𡆥于某」和「𠂤于某」這種辭例，卜辭多見。如：「𠂤于東母」、「𡆥于帝云」等，均在「𠂤于」、「𡆥于」後直連祭祀對像。參綜述五七四、五七五頁。

(4)裘錫圭，釋𢍏，一九八三年香港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

(5)參綜述第六節山川諸示，五九四至五九七頁。

(6)古文(戰國文字)見、貝形近，貝、敗古通用，故「見」譌為「敗」。古文邑、予形甚肖，故誤「邑」為「予」。

(7)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見文物一九七八年二期。

(8)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册一七九頁。舉例見左傳，襄公十年。

司母考

「司母」一詞以見於重達八七五公斤的司母戊鼎而引起世人注意。學者在釋讀該鼎銘文時，對司母的讀法衆說不一。迨至殷墟婦好墓司母辛鼎諸器出土，對銘文曾出現「司母辛」、「后母辛」和「姤辛」三種讀法(1)，釋讀的分歧延續下來，一直未獲確解。

按「司母」一詞不單見於殷代金文，還見於殷墟卜辭：

□□卜，貞：又司母。(佚四六八)

司母大室。

其宿(?)司母東……。(粹一二五一)

又讀侑，用為祭名。第一辭大意是貞問殷王侑祭司母如何？第二辭

文殘，大意貞問殷王宿祭司母於大室如何？據文義推測，司母當是殷王之母而得到「司」的稱謂者。

卜辭中「司」較「司母」更為習見：

1. 其司辛。(甲八二四)
2. 乙丑卜，其又歲于二司一牝。(甲八七五)
3. 于司卬(御，讀禦)子𠂤。(庫方四二九)
4. 己巳卜，王出反司，以囚。(京都三〇四四)「以字從王貴民先生釋，附記於此。
5. 壬戌卜，勺，出司。(京都三一七一)
6. 癸亥卜，𠂤卜，出司，羊用。(柏根一〇)
7. 壬辰卜，貞：𠂤(鑿，讀造)司室。(前四、二七、八)

以上又（讀侑）歲、禦、出反、出（即「有」，讀侑）、鑿（讀造）、東皆祭名。

8.壬子卜，其東司魚。茲用。

于室。

于𠂤。（合集二九七〇〇）

司辛與司母辛是一非二，但細加區分稱謂亦有別，此點下文將講到。二司，即兩位獲得司的稱謂的貴婦。子屮，蓋為某一位司之子，故殷王為使他免除災殃而禦祭于司。反，義近於侑，以冂指致來冂族人做反祭犧牲。鑿司室，蓋指殷王造祭司于室，這裏「室」可能即太室，他辭「司母大室」可為證。最後第8辭，說殷王以魚為祭品東祭于司，祭祀地點「于室」與上一辭相同。上引卜辭中「司」既然受祭，表明已非生稱。

然而，司用為生稱的也不乏其例。如：

己丑卜，㞢（讀禦）司匕甲。（庫方六四五）

甲戌，余卜：取司。（存二、五八九）

所謂「㞢司匕甲」乃指為禦除司的災殃而致祭于妣甲。取司，猶言取女。司亦作后，如：

貞：后亡𡆥。（乙二八三〇）

卜辭中「司」、「后」通用不拘，如乙二二七四：「𡆥司妻婦好」。乙七一四三則作「貞：𡆥后妻婦好」。後下一〇、一：「貞：其品后于王出」。簋人八則作「貞：其品司于王出」。古文字往往正反不別，特別是當卜辭左右對貞時，有的字便隨着左右的位置正寫或反寫，故而司有時便反寫成后，其實最初司后本一字。由此知「后」不論是否生稱都應讀「司」。

需要指出的是，古書中王后叫做后，王也叫做后，二者稱謂混淆已久，亦須沿波討源，加以考辨。

先說王稱后，此當源於后指君長。書・舜典：「肆覲東后」，史記・五帝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是其證。夏商時期，后稱遂為王所獨專，書湯誓：「我后不恤我衆」，「我后」此指夏桀。書・盤庚中所出現的「古我前后」、「我古后」、「我先神后」、「我先后」、「我高后」、「高后」，詩・商頌・玄鳥的「商之先后」，皆指殷先祖稱王者而言。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君四方」。皆證古人稱王為后頗為普遍。現已明瞭，王之稱后在殷墟卜辭中皆作

毓。甲二九〇五：「癸丑卜，古，貞：𡆥年，自上甲至于多毓，九月。」卜通二九七、「𡆥」即「多后」。故知王所稱之「后」本字為毓，甲骨文作𠫓，王國維謂「字皆从女从𠫓（倒子），或从母从𠫓，象産子之形」。（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多后」條）故毓有生育之義，國語・晉語：「災毓滅姓」，韋注：「毓即育字，生也」，是其證。至於卜辭用毓為先後之後，如「毓祖乙」（卜通四〇）即「後祖乙」，「毓妣辛」（卜通六三）即「後妣辛」，則屬於通假。通觀毓字本義及通假，可信王國維毓、後、后古時用為一字說依然不錯。既然卜辭以毓為后用其本義，古文字動詞、名詞又相因，則動詞生育義在名詞轉而可指所生育的人。聯想到卜辭中的王本象斧鉞之形，(2)寓有軍事首領

之義；則毓象所生育的孩子，當隱含着王位繼承人之義，字正形象地揭示出王位世襲之特點。

王后之后則與毓字不相干，乃是由司字變來的。從卜辭金文中司很少寫成后來分析，此用法最初當寫作司[3]。在字形上，殷代司、后必無區別，皆讀為司；在字義上，司、后之相一致，也略有痕迹可尋。我以為司之本義當見於嗣字，王引之經義述聞說：「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繹司為嗣（尚書「嗣」字條）足證古常用司為嗣。而古代后、嗣二字字義大致相同。說文丸篇上：「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又二篇下册部：「嗣，諸侯嗣國也。从册口。司，古文嗣，从子。」段注：「引伸為凡繼嗣之偁。」今按嗣字古文寫法見於卜辭金文，合集二八八〇九：「翌日辛王其射𠂤……」𠂤即說文嗣字古文司，唯司字省口而已。曾侯乙鐘（十一號）反面銘文有「贏司之宮」，也是此字。殷代戍嗣鼎銘中司字从冊从司，乃司字之後出現的字。司字从子，不難悟出嗣本為子嗣之義。在古書中嗣習見繼嗣義：

1. 書・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偽孔傳：「嗣，繼也。」
2. 國語・鄭語：「丈之胙盡，武其嗣乎」，韋注同上。
3.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4. 左傳・昭公七年：「今又不禮于衛之嗣。」杜注：「嗣，新君也。」
5. 儀禮・特牲饋食禮：「嗣舉奠」，鄭注：「嗣，主人將為後者。」

凡王或國君之位的繼承人皆可稱嗣，並且在繼位後猶可沿稱。做為名詞，「嗣」與訓為繼體君之義的「后」基本一致。故從字源上講，司、后必同出一源。

在殷墟卜辭中，王稱「毓」而王后稱「司」（即「后」），典籍中則王與王后都有「后」之稱，二者稱謂竟混為一談。有一種解釋認為王后是以其君臨天下的地位而得「后」稱的，如禮記・曲禮：「天子之祀曰后」，白虎通・嫁娶：「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其實，王后得稱並非來源于此，這從殷代傳位制度上可以獲得說明。在殷代，長期盛行着「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的傳位制度，其特點適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所述：「夫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予子，篤母弟」，由於自然規律，「兄終弟及」「篤母弟」這

一條到底敵不過「父死子繼」「立嗣予子」這一條，誰也無可奈何。由于殷王注重立嗣，自然也看重生了男孩子的配偶，一旦子嗣確立，其生母便身價百倍，獲得具有法定配偶意義的「司」稱。卜辭「司」多生稱，就是指此。當「司」去世之後，則被其子尊稱為「司母」。立嗣與司之得稱有着連帶關係。史記・殷本紀：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索隱：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為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

按文中的嗣指取得王位繼承人地位者，說是辛母為正后，辛方得立為嗣。索隱不取此說，而別據呂氏春秋的說法，認為辛與啓同母，啓先于

糾(辛)而生，其母至生糾時「始正為妃」，所以，「糾小而嫡」得立為嗣。啓、辛是否同母已難考知，然辛母始正為妃而後其子為嫡，則與前述必其子立為嗣，其母方得稱「司」有其相一致處，但却未免倒因為果了。

自殷代就如此重視嫡系，造成母以子貴之事實，這樣出現司母戊鼎之類的重器，才可以解釋。

非但殷朝，西周早期也有「司母」之稱，益可證司非假借字。文物一九七八年二期「西周早期墓葬」一文所錄銅方鼎銘為「司母呂(讀作郃)康」，「司母」不作「后母」。在金文中，司分明是太子之母。如：

保侃母易貝，揚姛休，乍寶殷。(雙劍誃、一、一二)

王姛易保尿母，揚姛休，用乍寶壺。(三代一二、一二、四)(4)

增訂本一八四、一八五頁)楊說頗具卓識。鄭振香：婦好墓出土司母辛母銘文銅器的探討認為「司母辛」讀「司」或「后」均可通，「由于所發現的銘文司字絕大多數為正書，因此我們讀為司母辛」。(考古一九八三年八期七一六頁)說亦是。

(4)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十册)。

(5)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一一五頁引孫詒讓說讀姛為妣，不可從。

姛字从女即司母之司(5)。此中保與姛的關係值得玩味。保者職稱，即保傅之保，乃太子之保母。大戴禮記：保傅：「保，保其身體。」禮記：內則：「保受乃負之」，鄭注：「保，保母。」保母接觸密切的人便是姛，亦即王后，所以，保侃母、保尿母皆受王后賞賜。姛(司)為王后至此已明白無疑。

〔注釋〕

(1)見 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會紀要，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

(2)參林澐：說王，考古一九六五年六期。

(3)楊樹達：王婦匜跋：「說文謂司字从反后，今觀金文中司字恒見，而后字則無有，然則古文無后字，許君司从反后之說，殆未然也。」

而后字則金文第一期和第四期的婦好都是殷王武丁所寵愛的世婦，而被立為司(后)者。有人認為婦好是孝己之母(2)，但這就與典籍所述相矛盾。尸子：「殷高宗之子曰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帝王世紀文略同)。孔子

婦好考

在殷代周祭祀譜中，一王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法定配偶，通常認為其祭祀之先後順序是依死之早晚來確定的。事實是完全如此，抑或有所變通？此問題特別與婦好其人有関，故即以婦好為例探討。

近來張政烺先生指出殷代的婦即典籍中的世婦，甲骨文第一期和第四期的婦好都是殷朝的世婦(1)，確屬不易之論。由此分析，甲骨文第一期的婦好必是殷王武丁所寵愛的世婦，而被立為司(后)者。有人認為婦好是孝己之母(2)，但這就與典籍所述相矛盾。尸子：「殷高宗之子曰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帝王世紀文略同)。孔子

家語：「曾子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孝己之母早死，古人無異說。文獻記載孝己為武丁的太子而非幼子，卜辭稱孝己為「小王」[3]，孝己生前曾被立嗣是肯定的，不過未及繼位就遽爾死亡（蓋遭放逐而死）。可知孝己之生母及孝己，都死在後母之前。從甲骨卜辭來看，武丁朝的婦好參與軍國大事，率師出征，活動時期已不算短，有人認為她死在「武丁晚葉前期」[4]，是頗有道理的。由此判斷她並非早死，故不是孝己之生母。書・無逸稱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則以為武丁在位的前半期只立過一個法定配偶，恐怕也有違於史實。出于此考慮，還是暫把婦好定為武丁的第二位法定配偶為宜。這樣，婦好便不是孝己的生母，而是孝己的後母了。

在第五期卜辭周祭祀譜中武丁有三個法定配偶，即妣辛、妣癸和妣戊[5]，她們都應享有「司」的稱呼。奴隸制社會重男輕女，當時世婦要想被立為司，就只靠生男孩子。武丁的三個法定配偶受祭，當與她們各有一個兒子先後被立為嗣相對應，其中曾被指定為小王的孝己，他的生母就應在內。這說明妣辛妣癸和妣戊的「司」的資格的取得，有的是在生前，有的則在死後。不能理解為一王同時有幾個「司」。

在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妣辛即婦好之所以第一個受祭，固然有許多現像值得注意，如婦好生前的軍事才能及武丁對她的寵幸，遠在其他稱「司」的世婦之上，當她去世後武丁對她的哀思也非同一般，等等。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繼武丁之位者為婦好之子。青銅器銘文稱婦好為「司母辛」，即其佳證。卜辭：「貞：匕己𠂤（讀作害）帚好子。」（卜通Ⅵ一二）婦好蓋生過兒子。第二期卜辭祭及母辛，蓋即祖庚祭其生母之例。如：「丁巳……貞：母辛王其……」。（文錄三〇七）「隹……乍……母辛。」（文錄三四四）「己酉卜㞢貞：告于母辛歲牛。」（前五、四七、五）「己酉卜，即，貞：告于母辛宰，十月。」（前五、四八、二）時王祭及生母或者是在早晨（蓐）。有時歲祭還用牛牲，說明這種祭祀較為隆重。第二期卜辭「……又于辛母、己母牡」（合集二三四一二），亦將辛母（婦好）排在前面。殷王頗重視生母之祭祀，卜辭之祭「我母」[6]及司母戊、司母辛鼎皆為明證，反映出「孝」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因此，武丁之子繼位後對其生母在致祭方面有所優待，自在情理之中。卜辭第一、二、三期中都祭婦好，第三期卜辭有：「庚戌卜，㞢，貞：翌亥其又后妣辛，鄉（饗）。」（佚二六八）董作賓殷契佚存・序說：「所謂為第三期時代增加一重證明者，即后妣辛一名是也。后妣辛即司妣辛。祭祀相沿成例，遂為第五期卜辭祀典制定的依據。

綜上所述，婦好必是祖庚之母，亦即孝己之後母。婦好在祀譜中的優先地位，顯然是祖庚繼位為王以後優待其生母的結果。

〔注釋〕

〔1〕婦好略說、婦好略說補記，分別見考古一九八三年六期和九期。

〔2〕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八九頁。

〔3〕于省吾：釋小王，見甲骨文字釋林四四、四五頁。

(4)同(2)。

(5)關於乙辛周祭祀譜的編排，參考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三八四、三八六頁。

(6)參考范毓周：說𢦏，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二九四至三〇一頁。

□□(上)，𣪊，貞：我弜已宀乍帝降不若。

□□卜，𣪊，貞：我其已宀乍帝降若。（粹一二三）

關於該辭的貞問內容，現有兩說：一即郭沫若之「已宀」說，認為「宀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宀。已宀者，蓋謂罷免其官職」，並引佚存一九「辛卯卜𣪊貞：我勿(桓按即「弜」)已宀，不若。」為證(1)。二為新近唐鉞明之「賓已乍」三動詞連用說，認為「宀已乍」是三個祭祀動詞，而將全句譯為「我將祀、儐、酢，上帝會降福嗎？」(2)後一說認為是祭祀卜辭顯然較前一說合理。但「宀已乍」何以是並列關係，又何以都為祭祀動詞，則缺乏可靠依據。

茲先說該辭之句讀。郭說於「宀」下置逗，唐說於「乍」下置逗，要

說「我其已宀乍帝降若」

殷墟卜辭釋讀之難，不單在於文字辨識，而且在於字義訓詁，有時文字已識而辭義仍難知曉，所謂「識其字也，未必遽通其義也」(楊樹達先生語)，這種情況常可遇到。「我其已宀乍帝降若」可稱典型的一例。近來讀了釋讀該辭的文章，知訓釋較從前略有進展，如釋「已」即「祀」，「乍」非轉折連詞等皆是，但因對「宀」、「乍」二字尚乏確詁，遂致於全辭未能通其讀。

我意通讀該辭，首先離不開相關辭例的比較及句式分析，否則，彼此僅就字義訓詁為說，相持不下，就可能造成治絲而棼的結果。

先將該辭引於下：

判定二說之是非，還需要做相關句式之比較。卜辭說：

(1)辛卯(卜𣪊)貞：我已宀若。（粹一一二四）

(2)辛卯卜，𣪊，貞：已宀若。（粹一一一五）

(3)辛卯卜，𣪊，貞：我弜已宀不若。（佚存一一九）

此三辭與粹一一三所卜乃同一事，郭說引(3)辭做比較是正確的，此處「若」「不若」乃「乍帝降若」、「乍帝降不若」之簡。卜辭尚有「乍若」、「乍不若」的說法：

甲戌卜，爭，貞：我弜𢦏自茲邑，𣪊宀已，乍若。（粹一二七）

癸酉子卜……高，乍不若。（前八、一三、一）

□戌子卜……乍不若。（前八、一、四）

「乍若」可省作「若」，卜辭：

貞：我(弋也)自茲(邑)，若。

弓出自茲邑。（粹一一一九）

此與粹一一一七「我弓出自茲邑，𢦏宀已，乍若」。所卜為同一事。「乍若」之省為「若」，猶「乍帝降若」之省為「若」。「乍」當讀「作」，與「乍𡆥」（林二・一七・九）、「乍𡆥」（粹一二四五）、「乍𢦏」（粹四八七）之「乍」同義。「乍若」之寫成「乍帝降若」，以「帝降」來修飾「若」雖然不常見，却不悖於語法。由此可見，粹一一一三當在一年引周諺提到：「賓有禮，主則擇之」。則山海經・大荒西經說夏后「開（即「啓」）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楚辭・天問說「啓棘賓商（商」乃「帝」之譌），九辯九歌」。由於殷人視帝（上帝）為上天之主，殷王死後昇天

卜辭「王宀……」之貞問最為習見，如：

貞：王宀翌日。（乙三二七四）

乙巳卜貞：王宀日，不雨。（合集一三三二七）

庚申卜，𡆥，貞：王宀大庚日。（合集二七一六六）

丁丑卜貞：王宀武丁伐十人，卯三牢，𠂤，亡尤。（前一・一八・四）

翌日、日都指祭祀之日（某一天），宀（宀）做動詞指親臨致祭(3)，此正與賓敬之義相因。宀又為賓配之義。古人每以賓主相對為言，左傳・隱公十

庚申卜，𢦏，貞：乍宀。

庚申卜，𢦏，貞：弓乍宀。（丙二一）

壬戌卜，爭，貞：我為宀。（乙三〇一八）

貞：為宀。

唐若。（合集一三四九〇）

癸酉卜，爭，貞：𠂤宀為。

貞：弓隹宀為。（合集一三八八）

「𠂤（隹）宀為」等于「為宀」，「乍宀」、「為宀」都應是動賓結構，「宀」乃名詞。「乍」亦讀「作」，爾雅・釋言：「作，為也」。

甲骨文「宀」（或作宀）是個多義字。說文：「賓，所敬也」，當屬古義。

則為賓，此賓與配乃是同義詞。卜辭：

貞：咸宀于帝。

貞：咸不宀于帝。

貞：大甲宀于咸。

貞：大甲不宀于咸。

甲辰卜，𢦏，貞：下乙宀于〔咸〕。

貞：下乙不宀于咸。

貞：大〔甲〕宀于帝。

貞：大甲不宀于帝。

貞：下乙宀于帝。

貞：下乙不宔于帝。（合集一四〇二）

咸即巫咸。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古人認為巫在人神交通方面有獨到的本領。巫咸能賓于上帝，往來于天廷，故貞問大甲、下乙（即小乙）等先王賓於咸。由此，大甲、小乙也就賓於上帝。卜辭此宔字與前引大荒西經的嬪、天問的賓用法相同，乃用為動詞賓配之義。宔之第三種用法，是用為名詞，指在賓位的受祭者。于省吾先生考證說：「第三期甲骨文辭：貞，其卯羌，伊宔。○王其用羌于大乙，卯重牛，王受又。（粹一五一）按伊乃伊尹的省稱，這也是伊尹配祀成湯之貞，可以補充陳（按指陳邦懷）說」。又說：「甲骨文辭：癸丑卜，上甲戠，伊宔。（南北・明五一三）這是說，用歲祭于上甲，伊尹配享。由此可見，伊尹不僅從祀成湯，也從祀上甲。此外，甲骨文有伊其宔、伊弘宔和伊宔之貞，也都是指配享言之[4]」。按于說甚確。殷代舊臣受祭者與先王同祭則不得在主位，而必在賓位，所謂配享是也。古人質實，故逕稱處在賓位之受祭者為賓。蓋殷人祭祀先王，常設賓位受祭者從祀，其從祀者當不只伊尹一人。所以，「乍宔」、「為宔」、「宔為」之貞，都強調設賓位受祭者之位。

卜辭「已宔」之「宔」即賓，正指賓位受祭者，「已（祀）宔」是說殷王祭祀賓位受祭者。「若」義為順。左傳・宣公三年：「不逢不若」，杜注：「若，順也」。「不若」則為不順。

總之，卜辭「我弜已宔乍帝降不若」與「我其已宔乍帝降若」無疑應釋為：「我王不對賓位受祭者祭祀，便出現上帝降順嗎？」「我王對賓位受祭者祭祀，便出現上帝降順嗎？」這一貞問表明，是否對賓位受祭者行祭，還要看上帝的意願。該辭大意就是如此。

〔注釋〕

〔1〕北方論叢一九八三年五期刊登有：「我其已賓乍帝降若試釋」一文，基本上是解釋郭說。

〔2〕唐鈺明：「卜辭我其已賓乍帝降若解」，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一期。

〔3〕此用宋鎮豪同志畢業論文中的說法，稍有修正。

〔4〕釋伊宔，見甲骨文字釋林二〇七頁。

〔補白〕

殷墟卜辭追捕逃臣之一例

卜辭記追捕逃臣之事，以綴合九版較為完整，「癸酉卜，亘貞：臣得？王固曰：其得，隹甲乙。甲戌，臣涉舟，征（正）弗告。旬出五日，丁亥𡆥」。辭中涉是涉渡，舟是地名（如甲六、三七），征為語詞。（正）乃人名，蓋舟地之官。此辭大意說：癸酉這天占卜，卜人亘問卦：臣能得到嗎？王的占辭說，會得到的，就在甲、乙兩日之內。驗辭載，甲戌日，臣涉渡舟地，（正）不來報告。十五天後的丁亥日逃臣才被逮住。我推測殷代已有刑律，故辭中的「弗告」當是罪名。京津一九〇一：「□□卜，韋，貞：令吳希（讀殺）（正）。疑（正）因此被殺」（正）字。

說從自到軍之演變

我國先秦典籍言及軍隊編制或稱師或稱軍，周禮以為師以上是軍，天子六軍，左傳也說春秋時「周為六軍」，但在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只見殷周軍隊以師為編制，從不見軍出現。學者便以為將周代的六師說成六軍，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那麼，自與軍之演變情況如何，軍之含義為何，便需要有一討論。

書．洪範：「八政……八曰師」，鄭玄注：「師，掌軍旅之官。」在殷代，師通常由侯伯担任，足見此職之尊。卜辭：

貞：自丙其出（有）𠂤。（合集三四三八甲）

壬子卜：白丙其𢦏，七月。（合集三四一八）

丁酉貞：王作三自又（右）中大（左）。

三自即三師，卜辭之「自丙」、「自殷」等皆即任職為師的統帥。

迨至西周，由於周王朝的疆域亦即統治範圍擴大，軍隊劇增，在金文中就有「六自」（陵貯殷、南宮柳鼎、盞彝。即「西六自」，見禹鼎）、「殷八自」（曶壺）和「殷八自」（小臣謎簋、禹鼎）等建制。目前，「成周八自」與「殷八自」是一是二，尚存在爭論[1]；但西周最少有十四個師，則可斷言。

終西周之世，軍隊以師為編制，沒有變化，到了東周，自之稱陸續在周及各諸侯國消逝，而被「軍」所取代。即以左傳所載說明之：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是鄭國之軍隊以軍為編制；桓公五年：「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是周王之軍隊以軍為編制；桓公六年：「鬥伯比言于楚子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云云，是楚國軍隊以軍為編制，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按古本竹書紀年：「晉武公作一軍在先，王命承認已然之事實而已，晉國軍隊以軍為編制也比較早。襄公十一年：「正月，作三軍」，同年春秋經杜注：「增立中軍」，可見魯國原為二軍，其軍隊也是以軍為編制的。金文叔弓鐘：「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軍）」，庚壺：「齊三軍（軍）圍𠂤」。此二器皆齊靈公時作，是春秋後期齊國軍隊以軍編制之證[2]。由上舉可知，春秋時期的主要國家在軍隊編制上先後完成了從自到軍之演變。

丁亥卜：丙其𡍮（敦）寇，五月。（簠典一〇二）

自即師字，已成定論。自丙即伯丙，丙乃其私名。武丁時候又有師般：

貞：今二月自般至。（簠人六六）

自般即書．君奭的甘盤。文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甘盤的甘是其國族名。殷代的軍隊稱為師，如：

……來告大方出伐我自，重馬、小臣……。（粹一一五二）

戊辰卜貞：今夕自亡𡆥，寧。（前四、三一、四）

……貞：方來入邑，今夕弗昏王自。（燕八九甲）

癸未卜，才（在）漏貞：今日自不昏，茲𠂤（御）。（續三、二九、五）

其例不勝枚舉。殷代的常備軍為三師，則見粹五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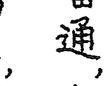
軍做為軍隊編制雖已遲至春秋時期，然軍字之出現於典籍却甚早，可以上溯至西周前期。詩・大雅・公劉：「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鄭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今按逸周書・大明武篇：隤城湮溪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即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為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允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為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為三單耳」。馬瑞辰的說法較為近是，但此處軍並非指軍隊，而是指營居，說詳下文。軍亦為地

落也。謂止舍時則以蓽輦環列為藩籬營壘。又左傳宣公十二年：晉之餘師不能軍。杜注：不能成營屯。漢書・霍去病傳：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顏注：環繞也。凡此皆古者車戰，止則以車自圍之證。史實與字形，恰相應合」。按朱說甚是，金文有一字作



字从自从軍。古文字从自之字皆與軍隊有關，故皕即軍之繁寫，乃指古代以戰車環繞為營。此字正好表現出自與軍遞嬗之關係。說文七篇下宮部：「營，帀居也，从宮，熒省聲。」段注：「帀居謂圍繞而居，如市營曰闤，軍壘曰營皆是也。西京賦：通闤帶閬，薛注：闤，市營也。閬，中隔門也。崔豹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閬。孫氏星衍曰，營闤音近，如自營曰厶今本韓非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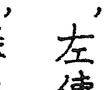
自環，營營在疚，亦作嬛嬛是也。諸葛孔明表云：營中之事，謂軍壘也」。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軍為使動用法，即指軍隊環列為營。這種以戰車環列為營雖說在車戰時期出現，但實際上當步兵興起之後，也一直沿用此法紮營。倘若從歷史上下比較，則周代的軍營與蒙古人的古列延也頗相似。史集第一卷第二冊：「札剌亦兒部……有幾個部落居怯綠連河濱，組成七十個古列延。古列延的意義如下：許多帳輿在草原中按照環形布列，形成圓圈時，就稱它為古列延。在當時，布列成那樣形式的一千個帳輿，作為一個古列延」（俄譯本頁一八，據前翁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六冊引）。又：「在古代當任何部落在任何地方居住時，他們布列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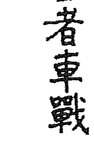


名，穆天子傳：「□辰，天子次于軍丘」，這也是西周時期的記載。

流加以闡釋。

那麼，軍何以在後來用為軍隊編制之稱？這便需要對軍字由源及



軍，金文作 春秋時 庚壺  戰國時 郾右軍矛

說文七篇上車部：「軍，圜圍也。四千人為軍。从包省，从車；車，兵車也」。段注：「包省當作勹，勹裹也。勹車，會意也」。按據金文，軍當从車从勹（即旬），乃會意字。朱芳圃考證說：「古者車戰，止則以車自圍。周禮・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注：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蕃與藩通，左傳昭公十三年：乃藩為軍。杜注：藩，籬也。國語・晉語：「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韋注：藩，籬

像圈子，而其首領住在圓圈的中間，類似中心點，這就是古列延。在今天，當附近有敵軍時，他們仍布列成這個形式，以防敵人及外人侵入營壘的內部」（同上，頁八六、八七）。周代軍隊以戰車環列為營，必也是首領居中，以防敵人侵入其中。軍的本義竟是如此。

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孫詒讓周禮正義：「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者，一軍五師之人數也。此軍師旅卒兩伍以下人數穀梁傳十一年范注、左傳昭八年杜注引司馬法文並同，彼本出於夏官官法之遺也。國語齊語管子作內政以萬人為一軍，又說文車部云四千人為軍，亦與此經不合，未知所據。」這樣說來

(1) 李學勤先生謂「殷八師和成周八師其實是一」，見鄒縣李家村銅器考，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七期；于省吾先生說略同，見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一九六四年三期。藍永蔚不同意此說，見春秋時期的步兵一〇九、一一〇頁。

(2) 肖楠：試論卜辭中的師和旅，古文字研究第六輯。該文認為金文「軍」之記載已在春秋中葉以後，當然可以同意，不過文獻記載要早于此，故拙文結合兩方面述之。

(3)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一〇五頁。

東周時期一軍的人數尚有不同說法，想是各國軍的編制可自行規定並非畫一所造成的。師的人數尤其值得研究。詩．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毛傳：「天子六軍」。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並同。大雅．常武：「大師皇父，整我六師」，鄭箋：「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漢儒以軍釋師，說明古人視軍、師為同義詞，因此，可以認為殷至西周的師並非軍以下的編制，而是與軍相當的編制。從殷到西周，師的人數當有所增加，倘西周一師是二千五百人（周禮．夏官．司馬）非虛，則殷代一師當在二千人左右。有人認為殷代一師千人(3)，估計未免偏低。

〔注釋〕

釋𠂤

甲骨文有[illegible]（鐵一三．一）字當从[illegible]从𠂤，而从𠂤聲。釋讀此字，首先必須明確[illegible]字的字義所在。甲骨文从[illegible]的字還有：

[illegible]（甲五四。宰）[illegible]（乙七五七八。宰）[illegible]（京津四八三一。寫）[illegible]（甲九。三。泉）

關於[illegible]字的字義，以前陳夢家先生曾經論及，惟其闡釋却有得有失，他說：「卜辭宰、宰、寫並泉、侖皆从[illegible]，象平地上以圈柵為欄。……此等畜養之處，後世是築室為之，在古代亦有利用山谷洞穴之處。說文『陁，依山谷為牛馬圈也』。蕭該漢書楊雄傳音義引三蒼云：『因山谷為牛馬圈謂之陁』。集韻『𡍮，山寺穴』。」(1)根據[illegible]字字形分析，陳氏謂「宰、宰、寫等象平地上以圈柵為欄」並不確切，此可用泉字象山間泉眼形來證明其

不在平地，陳氏又說「利用山谷洞穴」做為「畜養之處」亦當有所辯正，即「利用山谷」是對的，利用「洞穴」則與字形不合。依照字形推斷，古人最初建宰寓正是「依山谷為牛馬圈」，這樣做因陋就簡，合乎牛羊馬的習性，省工省料，天然避風。是知[illegible]自象山谷間周圍高、中間低之地，乃一避風的好去處。[illegible]拾掇二・一七當是此字初形。

[illegible]字雖以[illegible]為形旁，非為聲符，然非乃[illegible]字，在[illegible]字中表示攀登之地，故[illegible]仍是個會意字。

準此，我們已經對該字的構形有所認識，然要確釋還必須有其它方面的依據，特別是與此相聯係的字形上的依據。

恰好在西周金文中有一個與之相關的字。「考古」一九六三年十二期有「介紹幾件館藏周代銅器」一文，載樊君匜銘文，樊字即作燚器銘，字之下端从[illegible]，實即由甲骨文[illegible]字譌變而來，據此可初步判定[illegible]即樊字初文。

[illegible]既象山谷間低地避風處，則以非為聲符的[illegible](樊)必有屏障義。典籍中多訓樊為藩，爾雅・釋言：「樊，藩也」。郭璞注：「謂藩籬」。邵晉涵爾雅正義：「樊，說文作樊，引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漢書・戾太子傳引作止于藩，樊藩古字通」。按樊與从番聲字通，說文亦見其例，如八篇下：「[illegible]，覽[illegible]也。从見，樊聲。讀若樊」。事實上樊字的本義已經轉移到藩字上，如詩・大雅・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詩中藩、垣、屏、翰四字義近，毛傳：「藩，屏也」。鄭箋：「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由此義，典籍後又出現「藩屏」一詞，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金文樊字所以从林作燚，正是因為樹林可以擋風，在構形上更突出了屏障的本義。

樊的本義為屏障，引申之則有邊義。廣雅卷五上：「樊，邊也」。王念孫廣雅疏證：「莊子・人間世篇云，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則陽篇云，夏則休乎山樊，李頤注云，樊，傍也。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云，樊，厓也。皆謂邊也」。我以為，訓樊為邊離本義尚不遠。

樊字在卜辭多用為地名。例如：

貞：[illegible]亡[illegible]。　綴合一二三

丁酉卜，爭貞：[illegible]來[illegible]。　合集七八四四

丁酉卜，爭，貞：來丁子(巳)王入于[illegible]。（合集七八四三）

己丑卜，宂，貞：隹[illegible]人。

貞：不隹[illegible]人。（合集七八五一正）

上引1辭的嬉，唐蘭先生釋為鼙，(2)是。嬉本象女子守鼓形，古代凡遇到緊急情況，即用敲鼓來傳遞信息，故「來鼙」意即傳來緊急情況。(3)此辭乃貞問樊地有沒有傳來緊急情況的消息。2、3兩辭卜人不同，貞問之辭却全同，皆問下一個丁巳日殷王入樊，如何？4辭一正一反的貞問內容有省略，故不知王用樊人去做何事。

卜辭多見貞問王入樊，樊地離殷都不會很遙遠。我在「殷契新釋・卜辭地名札記」中曾引卜辭：

貞：乎去白(伯)于[illegible]。（合集六、三五）

去即卻，其地當屬春秋時晉地。故樊必在商都以西，應即是陽樊之樊。國語、周語中：「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韋昭注：「陽樊二邑在畿內也」。又，晉語十記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文中「樊仲之官守」，韋昭注為：「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脩武」下劉昭注引服曰：「樊仲山所居，故曰陽樊」。其地在今河

南省濟源縣東南[1]。甲骨文[illegible]（樊）也應在此地，它正處在「邦畿千里」之內，至西周才成為姬姓樊侯之采地。

甲骨文樊的另一用法，是它偶與[illegible]相通。例如：

戊辰卜，王，貞：帚（婦）[illegible]鼠[illegible]余子。（前八、一二、三）

[illegible]即[illegible]之譌形，从[illegible]的字如宰或作[illegible]（前三、二四、一），可證。然從辭義看，此字當用為[illegible]，即娩或免字。此辭大意是說戊辰日占卜，卜人為殷王，貞問婦鼠分娩生育，我（殷王）是否把這小孩做為自己的孩子養育。[illegible]皆从非聲，故得通用。

〔注釋〕

〔1〕殷墟卜辭綜述五五六頁。

〔2〕見殷虛文字記。

〔3〕本書殷墟文字通論一六、一七頁。

〔4〕參看「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論息國和樊國的銅器一文。

釋了

甲骨文有[illegible]（粹一三三一），或釋為龍，尚無確釋。數年前參觀天津薊縣獨樂寺院內陳列之歷史文物，獲見張家園古遺址所出銅耳環即呈[illegible]形，乃悟出此即耳環之象形字。耳環為古人飾物，不離於身，故在造字被取象。根據字形，疑當即了字。卜辭：「貞：[illegible]广目，不其[illegible]。」（乙九六〇）又「[illegible]（禦）帚鼠于匕己，允出[illegible]。」（續一、三九、四）前一辭貞問殷王患眼疾，治得好？又貞問殷王患眼疾，治不好？後一辭貞問為了禦除婦鼠的疾病而致祭于妣己，果然疾病痊愈。了的字義為治好疾病或痊愈之意，故當讀為療。說文七篇下：「癒，治也。从疒樂旁，讀若勞。療，或从尞。」周禮、瘍醫鄭注：「止病曰療。」

釋辛

甲骨文 ⿻干字，舊無確釋。按字當釋為辛，對照字形，除辛上多一筆外餘皆相合，這種情況類似于甲骨文𠂒又作𠂒，其上端的一橫當屬後加。說文三篇上：「辛，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去虔切）段注：「辛，古文愆」。在卜辭中，辛正用為愆字，如：

⿰己⿸口貞，帚好出辛。

⿸口⿸口貞，帚好亡辛。（續四、三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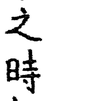
貞：𠂤辛壹（即「鼓」）。（粹五三三）

王固曰：出辛，𠂤。（南北、南京二、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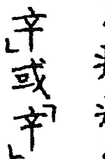
按卜辭以出辛、亡辛對貞，出辛或為占辭，知其多是對人而言。辛既讀為愆，說文訓辛為罪，訓愆為過，其義一也。書 無逸：「厥愆，曰朕之愆。」泰誓：「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史記．秦本紀「愆」作「過」。以上愆為罪過之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惡疾也」。此則用其引申義。

據此，卜辭貞問婦好有辛、亡辛，辛當讀愆，乃貞問婦好是否有罪過，言外之意問是否患有某種難治的疾病或碰上災禍。這是因為殷人迷信，崇拜上帝，凡疾病、災禍，統統被視為得罪于上帝，而為有愆，而遭致的責罰。「有辛」或「辛」之非吉語可知。近時得閱中國文字第四卷金祥恒釋𢍏一文，該文讀𢍏為西，不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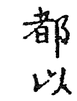
釋㬎

甲骨文  舊所不識。按字象以手持糸（絲）於日下形，乃會意字。字當釋為㬎，金文  （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圖壹）字是也。說文七篇下日部：「㬎，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㬎以為顯字。或曰衆口皃，讀若唫唫。或以為繭，繭者，蠶中往往有小繭也。」所說有得有失。廣韻上聲二十七銑：「㬎，衆明也，微妙也，从日中見絲，今作㬎。」說明說文「或曰」等語廣韻亦不收，蓋不可信。在日中（太陽底下）視絲的道理是，絲本細物非明處不能看清，只有光綫充足方可顯微。㬎亦用為顯，本義為見。詩．周頌．小毖：「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毛傳：「顯，見也」。明義微杪義皆承此而來。說文九篇上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字猶有「明」義。

釋仄

甲骨文有  （後二、二六）字从厂从人，而厂為石之初文，故此字即象人在山石旁，所以有側意。我意字當釋為仄。汗簡中之二厂部：「仄，古史記。」仄當是仄側見史書」。古文四聲韻入聲職在側字下說：「仄，側頃也，从人在厂下。仄，籀文从矢，矢亦聲。」段注：「傾下曰仄，此仄下云傾也，是之謂轉注。古與側昃字相假借。」仄義為側，故說文七篇上日部：「昃，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昃之離。」儀禮．既夕：「有司請祖期曰日側。」鄭注：「側昳也，將過中之時與昃同。」書．堯典：「明明揚側陋」，側蓋本當寫為仄。漢書．陳湯傳：「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王為之仄而坐。」師古注：「仄，古側字也。」

釋制

甲骨文編卷四頁二三將  釋為利。今按此乃制字，說文四篇下刀部：「制，裁也，从刀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古文制如此。」大鼎權銘：「元年制詔」，制作（秦金文錄一、二三）。以甲骨文與說文、秦代金文的制相比較，二者皆从刀，唯一从木、一从未為異。考甲骨文未常常寫成，說明木、未同源，起初本無不同，皆象樹木之形。所以的寫法當由枝脫胎而來。我國上古應有一個木器時代，木石並用，刊即象以刀斫木有所制作之形。說文制字段注：「衣部曰，裁，制衣也。製，裁衣也。此裁之本義。此云，制，裁也，裁之引伸之義。」此說未溯及字源，故非制之本義。郭沫若卜辭通纂七五八片攷釋說「刊即制字」。附誌於此。

釋刊

甲骨文稱：

乙未卜，  （讀狩）刊，九月。（京都二七一）

依照字形分析，刊字从曰从（川），應即刊字。說文十一篇下川部：「刊，水流也。从，曰聲。」刊字構形頗與汩字相通。刊字段注：「此與水部汩義異。汩，治水也。上林賦曰，汩乎混流。又曰，汩急漂疾。方言：汩，疾行也。注云，汩汩，急皃，于筆切。此用汩為刊也。廣韻合為一，非。」所說可備一說。一般都以刊、汩為一字，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上指出「楚辭九章云，浩浩沅湘，分流汩兮，汩與刊同。」楊樹達淮南子證聞亦以刊、汩為一字（卷一，第二頁）。上引卜辭刊為地名，其地待考。

釋罣

甲骨文編卷七第二五頁載字，釋為羅。按此乃从网从隹之字，與其釋為羅，不如釋為罣，于字形更為相合。說文四篇上隹部：「罣，覆鳥令不飛走也。从网隹，讀若到。」（都校切）段注指出：「网部有罩，捕魚器也。此與罩不獨魚鳥異用，亦且罩非网罔之類，謂家禽及生獲之禽慮其飛走而罝罣之，故其字不入网部，今則罩行而罣廢矣。」段注基本是對的，但罣與捕鳥之网器有別這點亦應說明。殷人已有用網捕鳥之法，如綴合三五六：「甲寅卜，乎鳴即「网鳥」二字之合文；同版另一辭有「网雉」字樣，尤為明證。罣在卜辭用作方國名。

釋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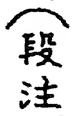
甲骨文編卷七第二五頁載字，釋為罘。按此从网从眉，似乎沒有問題，但隸定則難，因為實際上是（麋）的省文。這樣一個本由以網捕麋的會意字簡化變來的形聲字，在字書中已不見原字形，只可見當時通用的寫法，即罘字。說文七篇下网部：「罘，网也。从网米聲。，罘或从占。」罘為网罟（據段注本）王篇网部：「罘，亡支切，罟也，置也。，同上。」罘為网罟義與甲骨文字義正合。王國維釋字為罘，當係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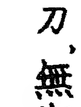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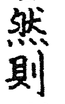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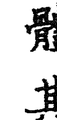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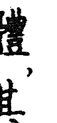
釋罘

甲骨文王國維釋罘，說為甲骨文編採用，一向無人質疑。然細考之，乃知此說字義雖是而字形難通。

今按字應即說文之罘从网从眉似乎沒有問題，但隸定則難，因為實際上是（麋）的省文。這樣一個本由以網捕麋的會意字簡化變來的形聲字，在字書中已不見原字形，只可見當時通用的寫法，即罘字。說文七篇下网部：「罘，网也。从网米聲。，罘或从占。」罘為网罟（據段注本）王篇网部：「罘，亡支切，罟也，置也。，同上。」罘為网罟義與甲骨文字義正合。王國維釋字為罘，當係轉聲。

釋昌、𣪊

甲骨文有  （前七、三、四）、  （佚五七七、京津二六、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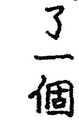
按金文冊篇（甲）云：「用辟先王，不敢弗  」。即  字所从。容庚先生古石刻零拾中有「素下殘石考釋」一文，所收素下殘石有  字，該文指出此字寫法亦見漢隸孔彪碑、耿勳碑。由此可見  字字形在隸定時已經走樣，但亦可看出演變之迹。蓋  即帥字初文，字本不从巾。茲根據字形，將字隸定為  、  二形。字或作（前四、三、三）無不同。

在卜辭中，字之用法如下：一、用為方國名。乙三三八：「亥卜，㱿貞：王其乎目白（伯）出牛，允正。」貞：弜乎  目白出牛，不其正。」二、用為動詞：美國B五四二：「貞：𠂤  （害）。」貞：  。」因辭簡尚不知其意。

恰與甲骨文寫法相合，說明這個字商代即有。卜辭說：

己酉示十屯，允。（續五、二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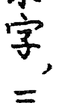
……廿屯  示，大。（前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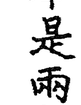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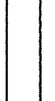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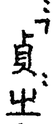
……  示……。（京津三一三）

示，張政烺先生讀為置[1]。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屯，義為一對（龜甲）。上引卜辭皆言（置）放置龜甲之事。則  應是專門為殷王收藏、保管甲骨的人之一。

〔注釋〕

〔1〕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中國語文一九六五年四期。

釋 

甲骨文云：「甲子卜，不  雨」（粹七二〇）。諸家將隸定為  [1]。郭沫若謂：「疑顛（填）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雨者，猶它辭言不征雨，雨不延綿也」。于省吾則讀為茸，謂「甲骨文之不  雨，謂雨不茸細也」[2]。按諸家隸定為非是，字當是从耳旁之聯即聯字。古文字中有一種繁文傾向，如  （卜辭御之一形）亦作  （婦好圓鼎），故从糸其後乃即从絲。由此可判知聯乃後起形，殷代本作  。聯即聯，說文十二篇上耳部：「聯，連也。从耳，从絲。从耳，耳連於頰，从絲，絲連不絕也」（段注本）。廣雅·釋詁：「聯，連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引聲類：「聯，聯綿不絕也」。卜辭「不  雨」，乃言雨不聯綿也。

〔注釋〕

(1)見甲骨文編卷一三、二。

(2)「釋不綰雨」，甲骨文字釋林一三、一四頁。

釋即日

殷墟文字綴合五一片：「庚戌卜，㞢，貞：羽辛亥其又𡆥，匕辛（合文）」。其下連卜兩事：「貞其即日。」「貞其示𠂤。」上述三辭同版有同文重複貞卜。按此乃殷王祭祀其先妣之辭。通觀三辭可知「即日」指庚戌的次日辛亥。即字在甲骨文作㔾，象人湊近食器（皿）就食形，故有近義。爾雅・釋詁：「即，尼也。」尼亦近義。此可證「即日」古義不同于後代，後代「即日」乃指當天，如漢書・文帝紀于「閏月己酉」日內云：「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是也。

死變化，推而及於物，莊子・秋水：「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化不僅表示死，有時也表示生，如周禮・春官・大宗伯：「合天地之化，」鄭注：「能生非類曰化，」禮記・月令：「田鼠化為鴽，」淮南子・齊俗訓：「夫蝦蟆為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是彼物化生為此物謂之化。荀子・正名：「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墨經：「化，徵易也，」則是哲學上將狀變而實無別謂之化。至於教化之義，乃屬後起，禮記・樂記：「化民成俗」是也。

在甲骨卜辭中，化用為方國部族名，如「辛亥卜，丙，貞：今一月㞢正化，其出至。」「貞：㞢正化其出至。」（乙七二八八）㞢、正、化是三個方國部族之名。卜辭又有㔾即沚，化沚亦一地。綴合二九五：「丁卯卜，乍

釋化

甲骨文有㐅（存二一五）㐅（乙二五〇三）

按此應即化字。[1]唐碧落碑作㐅，基本與此相同。說文八篇上匕部：「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呼跨切）許氏乃據後來字形為說，故不免有小誤。實則化是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字為變化之義。人一正一倒何以表示變化呢？原來古人習慣于以倒人表示人死，如㐅（菁三、一）象一人持鉞殺死一人形（㐅，說，三代十四、十三、二）。故化字即人生死變化字。說文八篇上鬼部：「傀，鬼變也。从鬼，化聲。」上古人迷信甚深，故相信冥冥中有另一世界，在文字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字特別明顯地表現出此種意識，化即其中之一。由化本義為人的生

亡于沚。」「弜作亡于沚。」大意貞問是否建房屋于沚水附近。

〔注釋〕

(1)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亦釋「化」（見該書二四頁）。因島氏無說，無從知其具體看法。

(2)此與甲骨文㐅（前一、三八、六）、㐅（林二、二、一八）同義。

釋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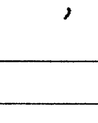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  （前七、三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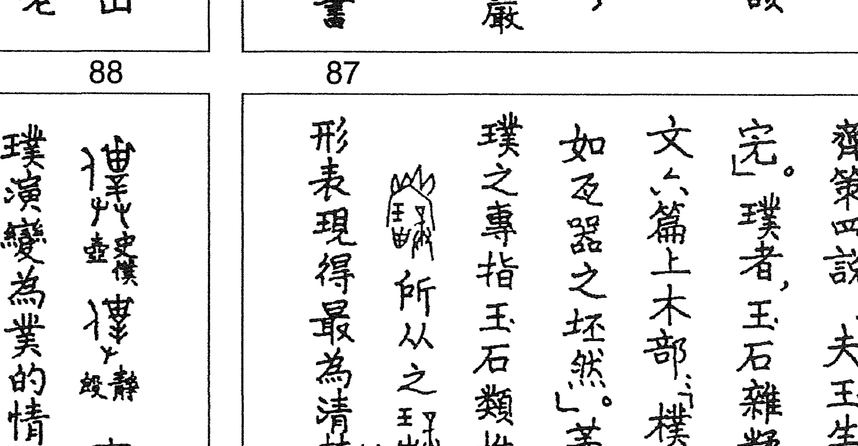
唐蘭先生指出：「此字作巖，象兩手舉辛（或省為一手），撲玉于畐，於山穴中。足之形意，即璞之本字也。」（殷虛文字記）我認為，除了此字隸定从出這點外，唐說皆真確無疑。但以其說簡略，尚有遺義，故就該字之形音義再做探索，冀為唐說之補充。

此字當隸定為巖，从屵是因為字之上端象山穴。說文九篇下：「屵，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此種「人可居」之厓巖即山之穴洞。廣韻以屵為「高山狀」（殷虛文字記、釋屵），是也。

關於巖字之形音義，所能補充的有三點：(一)古代採玉是在山中，古書

矢人盤云：「用矢戮散邑」，此从業聲字又从戈，正說明撲擊是動干戈，故隨字義而加偏旁。古文字動詞與名詞往往相因，巖本是采玉時之敲擊，而這樣得到的玉便也叫璞。戰國策・秦策說：「鄭人謂玉未理者璞，」齊策四說：「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一本作「大」）璞不完。」璞者，玉石雜糅，采自山中，未經雕琢者也。在這裏璞則為名詞。說文六篇上木部：「樸，木素也。从木，業聲」段注：「素猶質也，以木為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坯然。」蓋即受義於璞。說文九篇下石部：「磺，銅鐵樸石也。」蓋由璞之專指玉石類推廣及于銅鐵類。

 所从之在西周金文中則發生了省變和譌變，這以僕字諸形表現得最為清楚：(1)



可看出業最初只是將曲移到上構成的，後來這兩部分漸漸合而為一。由此可見，金文僕字是一個从人、業聲的形聲字，其从業聲既可與甲骨文相聯係，業在說文中又自成一字，僕、業字源固歷歷可說。

〔注釋〕

(1)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二四頁。惟朱氏雖搜集了若干資料，却因不明字源而未能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是可惜耳。

釋畬

甲骨文畬或作畬，字在卜辭中用為一種糧食作物名。陳夢家先生疑為說文訓稷的粱，裘錫圭先生根據釋稷說，指出：「可是如果畬確是粱的表意初文的話，它所象的植于田上的穗大而直的作物，與其說成粟或穱，却還不如說成高粱合理。陳書認為稷指比較好的穀子，跟畬的字形不合」[1]。由此可知陳說尚未中肯綮。畬應是从田余聲的形聲字，與象形會意無涉。𠆢之所以釋余，乃是因為𠆢(余)在卜辭中還有𠆢𠆢等形，如𠆢(京津一五三二)从余即䭫字古文，𥝱(甲三三五〇)𥝱(前二、三二、六)𥝱(甲九〇七)即稌，皆其證。且畬釋為畬，字則見於說文。說文十三篇下田部：

畬，二歲治田也。从田余聲。易曰：不菑畬田。

段玉裁注：「玫釋地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小雅周頌毛傳同，馬融、孫炎、郭璞皆同。鄭注禮記坊記、許造說文、虞翻注易无妄皆云二歲為畬，許書全宗毛公，而意有未安者則不從，此其一也。菑，艸部云反耕田也，反耕者，初耕反艸，一歲為然，二歲則用力漸舒矣，畬之言舒也，三歲則為新田」。關於畬字的這一字義，學者考證頗多，張政烺先生曾論證二歲為畬[2]為是。但在卜辭中，畬則用為稌：

己巳卜，㱿，貞：我受黍年。

己巳卜，㱿，貞：我弗其受黍年。

貞：我受畬年。才(在)……。

□弗其受畬年。（合集九九四六）

畬即稌。詩、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毛傳「稌，稻也」。詩以黍稌並稱，猶卜辭「受黍年」、「受畬年」之並列。稌之為稻，當有別於野生早稻之稬。畬或从囲(周)，當與其密植有關。

〔注釋〕

(1) 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農業，見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二〇九頁。

(2) 張政烺：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釋庚

甲骨文𠂤，舊無確釋。字左端為鹿之省，即庶；右端為攵，合之可隸定為庚，亦即慶字。或作𠂤左端从庚，其實亦从鹿，甲骨文虎字除象形者外，一般从虎从人作虎，偶亦从虎从大作虎，這與庚的構形方法相似。故庶為庚之或體。

釋庚為慶主要因為：

說文十篇上麤部：麤从三鹿，籀文作𪉡，可證鹿、庶(鹿頭)相通，故从攵之字有行義。說文十篇下心部：「慶，行賀人也。从心攵，从鹿省。吉禮以鹿皮為摯，故以鹿省」。蓋鹿性情溫順，外貌美麗，宜豢養

以供觀賞，故凡遇到值得慶賀之事，常以鹿為禮品表示慶賀，後世以鹿皮為贄即此遺俗。所以，「行賀人也」是其本義。麌即慶字，可知慶最初本不从心，後來从心無非表示慶賀發自內心，乃字形之繁化。

卜辭慶字用法有二，一用為慶賀之義，一用為地名或人名。引如下：

1. 弜麌。

王其𠂤。

舊册用麌，重弜𠂤。（合集三〇六七七）

2. 其麌大𠂤，王受又（祐）。（粹四二〇，原補𠂤為乙，非是。）

3. ……其用麌大示……來。（京都一八三一）

4. ……𠂤毓其麌大……。（京都一八五〇）

觀禮，予一人嘉之，鄭注云，今文嘉作賀，晉語，賀大國之龔於己，說苑辨物篇賀作嘉，皆是也」。是知慶即慶賀。詩經多言「有慶」，如小雅．裳裳者華，「是以有慶矣」，楚茨：「孝孫有慶」，魯頌．閟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前二者鄭箋訓慶為「慶賜」，後者未釋。「慶賜」乃由「慶賀」義引申而來。用慶為慶賀之義的，則如楚茨的「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所述適為慶賀之義。

驗之卜辭，第1辭貞問王不慶賀如何？王用几（即𠂤）祭如何？接着貞問王以舊册行慶賀之禮不用几祭如何？第2、3、4、5辭均貞問慶賀大示（直系先王）之事，但各自情況有別。4辭的毓，从𠂤从虎，從其用

法看與執無異，說文：「執，捕罪人也，从丮从𠂤，𠂤亦聲」。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古人認為王所征伐的都是罪人，故將戰俘亦稱為執。4辭蓋貞問𠂤祭俘虜以慶賀于直系先王。5辭之「慶大示，𠂤龍」，𠂤龍可能是祈求龍的出現，也可能是祈求龍星的出現。凡此都說明慶賀皆因事而行，且往往通過祭祀以表慶賀之意，這點正與詩．小雅楚茨相同。殷人遇事多卜問祖先意願，故其行事皆若獲得祖先指示，故諸事之成（包括戰爭獲勝）亦歸美於祖先。大示是直系祖先，在當時其在祭祀中的地位高于旁系祖先（小示），所以方見此種祭祀。第6至11辭的麌皆為地名，乃殷王行獵所至之地。鬻子．數始：「湯治天下得慶、誧、伊尹」，慶誧即以慶地得稱。其地待考。第12辭的「𠂤（庇）方白麌」當是人名，卜辭的「𠂤方白炎」，「方伯」後的炎」也是人名。

麌、麌皆即麌。麌在1至5辭皆用為慶賀義，廣雅．釋言：「慶，賀也」。「賀，嘉也」。王念孫謂：「說文，賀，以禮物相慶嘉也。嘉與賀古同聲而通用，

5. 麌大示𠂤龍。（屯南四三三三）

6. 重𠂤（巢）田……。大吉。（屯南二七〇二）

重麌田亡𢦏。吉。（屯南四三三三）

7. 戊寅𠂤貞……田麌。（京都二五〇五，與徂、宮、喪等地名同版）

8. 重才（在）麌卜。（粹一〇一二）

9. ……麌𣪊（焚），亡𢦏。（粹一五五九）

10. 弜……麌其……。（粹一五六〇）

11. 貞，王其𠂤（拜）𢦚方白（伯）麌于止，若。（甲一九七八）

爰字補釋

甲骨文字，羅振玉引說文瑗字下解說「人君上除陛以相引」，謂字為君臣相引之象，而釋為爰[1]。李孝定修正羅說，以為「字祇象二人相引之形[2]」。近年唐蘭先生釋此字為孚[3]。今按李孝定修正羅說是對的，確象一隻手持杆牽引另一隻手形，意即一人牽引另一人形。從前每見童子持杆牽引為盲者帶路，至今有人落水於近處亦有用持杆牽引法救之者，可證此字字形有所本。從字義上看，字當釋為爰。說文十二篇上手部：「援，引也。从手，爰聲。」四篇下受部：「爰，引〔詞〕也。从受，从于。」爰、援皆有引義，而援引之義則保留在援字中。就說文言之，十二篇上女部：「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爰聲。」十三篇下虫部：「蝯，善援，禺屬。从虫，爰聲。」是媛、蝯从爰聲皆取援義。而孟子離婁上：「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趙岐注釋為「牽援」。禮記中庸：「不援上，」鄭注：「援謂牽持之也」。荀子性惡：「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楊倞注：「援，牽引也。」牽援、牽持、牽引皆即援引之義。爰即是援，其本義即保留在援字中。

爰本作，古文四聲韻卷一爰作（義雲章），猶略似其形。然在周代上述寫法的爰已屬少見，爰由會意一變而為形聲，便被于聲所替代。

爰在殷墟卜辭中用法頗多，舉例於下：

1. 庚辰卜，爭，貞：爰南單右。（乙三七八七）
2. 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于𠂤。（南北・明二二四）
3. 帚姘子疒不爰𡆥。（乙八八九六）
4. 戊戌卜，宂，貞：其爰東室。

貞：弗其爰東室。（合集一三五五五）

第1辭爰用本義，義為牽引。南單，地名，大致在朝歌附近。此辭貞問用牽引方法拉運南單之石如何？2辭爰為連詞，義為與（見詞詮）。此辭乃是貞問王族與多子族蒞臨于𠂤地如何？3辭爰乃助詞，「不爰𡆥」即通常的「不𡆥」。該辭貞問婦姘之子的疾患不延續嗎？4辭爰為介詞，義為于。爾雅・釋詁：「爰，粵，于也。」故此辭一正一反貞問殷王是否在東室，如何如何。以上四例爰字用法不同，且兼虛實兩義，很值得注意。

〔注釋〕

(1) 羅說見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四十葉。

(2) 甲骨文字集釋「爰」字條。

(3) 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說林方

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注：「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按此林氏國蓋即林方。第五期卜辭有林方，其伯長稱為林白（伯）。據李學勤先生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日表，十二月「丙戌，在淮，步于⿰⿱⿰⿱⿰⿱

說𡆥土

前四、一七、三：

貞：弜𠂤年于𡆥土。

王國維認為𡆥土即邦社，「說文解字邦之古文作𡆥，其字从𡆥，不合六書之恉，乃𡆥之訛。𡆥从田丰聲，與邦之从邑丰聲者同。邦社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為國社，古當稱邦社也。」（殷禮徵文，遺書二集）

按𡆥乃地名，(1)簠歲二四：「甲申卜，亘，貞：𠂤(崇)田，不于𡆥(鼓)𡆥八人，𡆥五人。」這是因有禍祟之事而行祭的卜辭，鼓與𡆥是兩個并列的地名，𡆥乃祭名，此辭實際上貞問，是否於鼓用八個人行𡆥祭，於𡆥用五個人行𡆥祭，「𡆥」字後省却𡆥是為了避免重復。簠歲一七：「丙子卜，宂，貞：𠂤(告)年于𡆥。」簠歲十八：「貞：弜𠂤年于𡆥。」𡆥也用為地名。可知𡆥土應為𡆥地之社。從字形上說，說文邦字古文作𡆥，而卜辭只作丰，假丰為邦；王氏說丰即丰聲，即使成立，也找不出一例𡆥確讀邦的。顯然，邦社之釋是缺乏根據的。中山王譽方壺𡆥用為封。

儘管王氏邦社之釋有誤，但他指出殷代有邦社這點却很正確。根據甲骨卜辭和古代文獻，在此可以初步指出，在商代存在以下幾種社：(1)夏社。古書載，夏代有夏社，成湯伐桀之後，「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書序，據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十；又見史記・殷本紀）(2)商殷的邦社。卜辭稱之為「亳土(社)」，或逕稱之為「土」(3)。亳社與商相終始，當商亡之後，魯國還設亳社，它一直保留到春秋晚期（春秋經・哀公四年）。「亳土」以亳都為名，正是名副其實的邦社。至於古書上的「桑林之社」（尚書大傳。呂氏春秋・順民作「桑林」），似乎也是指邦社而言。(3)地區性的社。據目前所知有：𡆥社（京津四三五九）、𠂤社（簠文 六、八）、𠂤社（明續B二三三一）。古書上所說的「書社」（呂氏春秋・慎大），蓋亦此類。(4)方國之社。楚辭・天問詠周人事說：「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是周滅殷之前猶有岐社存在。大概周之邦社，即詩・大雅・緜之「冢土」，「岐社」自然也不例外。

〔注釋〕

(1)關於地區性的社，極易與某土混淆，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尋繹文意進行區分。前者如：「甲戌卜，乙亥□。庚辰卜，于𠂤土。辛酉卜，亡𡆥。」（明續B二三三一）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克紂之後，「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及期」，武王與羣臣前往祭祀，「既入，立于社南

大卒之左，(左)右畢從」。看來當時祭社須進入社前，故卜問入某社。後者之例：「……曰吾方其至于冢土，亡昌。」（前七、三六、一）「貞：乍大邑于唐土。」（金六、一二）前一片說吾方入侵冢地，後一片卜在唐地作大邑。古書如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土」，金文如中鼎：「今兄(貺)畀女(汝)褢土」，均同於此例。要之，地區性的社與某土之分別，一般根據前者多連祭名，後者多與其它活動相聯係，進行判斷。

(2)古本竹書紀年：「夏桀末年社圻裂，其年為湯所放。」圻裂不等于全毀，且可修復，夏社仍應存在，為遺民所祀奉。

(3)粹二一：「亳土重小宰」。粹一八：「乙丑卜，又𡆥于土羌，俎小宰」。「亳社與「社」皆以「小宰」為犧牲這點相同，二者是一非二。容另文詳之。

比之另一義

學者既釋「比伐」為部落聯盟之聯合出征，而後比為親比之義始明。然比字另一用法，則非上說所可解釋者。舉例如下：

一、𢀛殷犬先比田殺，亡𢦏，㞢。（京都二〇四四）

二、……𠂤（宇？）犬言比……。

☐亥卜……。（安明B二一〇八）〔三〕

三、𢀛宕犬㕣比，亡𢦏。

……犬☐比，亡𢦏。（安明B二一〇九）〔三〕

四、弱逐，其每。

𢀛𠂤犬古比，弗每。（安明B二一一〇）〔三〕

……其每。（安明B二一一〇）〔三〕

五、其比犬口，㞢又（有）𢦏。茲用。

弱比，允㞢。（粹九二四）〔三〕

六、王𢀛犬比，亡𢦏。

其比犬，㞢。（粹九二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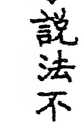
凡此比字皆用于田獵方面。由一之「田殺」，四之「弱逐」可推知其餘。故各辭均卜問禽獲（㞢）情況如何。犬，殷之官名，張政烺先生認為其類似于周禮之犬人（婦好略說補記，考古一九八八年九期），說甚是。古代田獵離不開用犬，故取「犬」名司田獵之官。故「殷犬先」，即殷地之犬官名先者，宰犬舌、宕犬㕣犬下字為私名可依此類推。

由卜辭知道，犬之職事是在殷王田獵時，向王報告當地野獸出沒之踪迹，以便王決定田獵之地點。如粹九三五：「戊辰卜，才（在）㚔，犬中告麋，王其射，亡𢦏，㞢。」大意是說，戊辰這天占卜，在㚔地犬中向殷王報告麋鹿的踪迹，王便去射獵，會有禽獲嗎？

由于最了解當地地形情況和野獸出沒踪迹的還要數犬，所以，一旦狩獵地點明確，殷王親自率隊前往，便仍命犬帶路。

這樣看來，「王與某犬比」，即是指王與某犬一起出去田獵。犬之為官並非尊貴，但是因為犬在田獵過程中往往起着關鍵作用，是王所離不開的，所以，才出現這類占卜之辭。這與「比伐」有着不同的涵義。

釋𢦏

甲骨文  或作  ，其字常與征伐相關。卜辭說：

丁亥卜，亘，貞：……戌，二月。（粹一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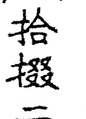
王  西帀，十月。……十二月（粹一一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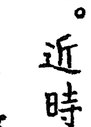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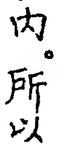
貞：伐吾方，。（粹一〇七五）

甲申卜，王，貞：厌其㞢。（拾掇二，四六三）

癸卯卜，其克周。（拾掇二，一六四）

諸家對此字說法不一，其中以釋𢦏為可信，見甲骨文編。然而此字何以應釋𢦏，則猶有可說。安明B二六八〇云：

丁巳卜，王才（在）☐亦屖（讀「振」）旅，允  ，才中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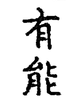
林是木在木二字合文，由此判明木應是一種戈的象形字。在殷代考古發掘中，就曾發現戈有作  形者，象戈援部份有一孔，這孔並不是「穿」而應是繫纓用的。則形，才必象揮戈時戈纓上下翻動形。古人很重視各種器具形製之差異，如有孔之鉞作，無孔之鉞作  ，即是一例。木是戈字變化來的，至為明顯。由於此字从屮聲，適與象草形之屮不別（見釋載），故字讀為从才聲之  。說文十二篇下戈部：「  ，傷也。从戈，才聲。」段注：「傷者，�essay也。此篆與  蓋音同而義相近，謂受汓也」。按段注是對的，古人所謂災，或指水災（卜辭作或  ，或加才聲作），或指火災（卜辭作或  ），動干戈的兵災自應包括在內。所以與是一字。金文墻盤「雩武王既殷」，  即此字。

釋能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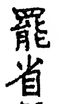
以前讀甲骨卜辭，每感到動物名難釋，甚至有些常見的動物名考之卜辭也不可得。近時重讀卜辭，忽然發現有能罷字為昔人所未注意。進而細加考辨，始知能罷即熊罷之初文。此實為饒有趣味之現像，試釋于下。

甲骨文稱：

貞：吴率以  𠂤  。（前一、一二、五）

按此辭中的吴乃人名，即小臣吴。以，義為致送。，在一辭中常指割草的人（可能是奴隸）。在該辭中用做方國部族或者地名的字，下端乃熊之象形字。在常見的野獸中，虎豹鹿麋等都用四足奔跑，能直立行走者只有猿猴與熊罷。恰是能直立行走的動物，身軀碩大，當即熊之象形文。說文十篇上：「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偁賢能，而彊壯偁能傑也。」又：「熊，熊獸，似豕，山尻，冬蟄，从能，炎省聲」。能、熊初本一字，後方分化為二，能即象熊形，故說文訓能為熊屬。故卜辭當釋能，所从之即㠯象熊上下肢形。西周金文番生殷「  遠能猷」，能作  形，倘將此字橫起來看，便可看出「能」尚未脫離象形。還可指出，甲骨文  （乙九一八），疑即能字或體。

能字既釋，則罷字也就不難辨釋。  字从网从能，實為罷。但說文罷、罷也本為一字。說文七篇下网部：「罷，遣有辠也，从网、能。网，辠网也，言有賢能而入网即黃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又十篇上熊部：

「罷，如熊，黃白文，从熊，罷省聲。  ，古文从皮。」說文將罷、罷分隸兩部，以「遣有辠」訓罷，似乎罷、罷二字無何關聯，不知古代最初本無罷字，熊罷字乃由罷字表達之，這正與能、熊二字情況相似。故卜辭當釋罷，其義為罷。書、牧誓：「如熊如羆」，詩、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小雅、斯干：「維熊維羆」，是熊羆在古書多見記載，蓋其初即以能罷二字為之。說文于罷訓釋為「遣有辠」當非初義，罷或本為以网捕熊義，轉指熊羆。甲骨文編卷七罷下混收罷字，應析出。關於熊羆二者的區別，吉林彙徵云：「熊，大者為羆，小者為熊。熊各處皆有，羆惟盛京、吉林始有之，他處所無。俗呼為黑瞎子，其目甚小，睫毛厚而易蔽也。有馬駝、狗駝兩種，其實即羆熊。」

釋貞

甲骨文有甲八四〇字。說文六篇下貝部：「貞，卜也，从卜守貝有所卜也，字从人从鼎，即貞字。說文古文从鼎，貞从人尚是，从貝必从鼎之訛。字在金文作（中方鼎三）譌變為从ㄔ从貝字。

字之所以从鼎，必須提到古書中「貞鼎」的說法。文選引魯連子曰：「伊尹貞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韓詩外傳卷七：「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貞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為有莘氏媵臣，貞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鼎做為炊具可貞，而貝則不見有負的說法，故可判知說文訓釋有誤，字以从鼎為宜。

之貞卜即揩貞，「貞卜三」即揩三卜。「有貞」即祭祀時揩來的祭品。這表明殷代祭祀之祭品如獵獲的卜之類，有些是靠人力揩來的。貞卜、貞鼎中的貞同義，揩蓋係貞之本義。

〔補白〕

說帝云

續二、四、一〇：「貞：𡆥于帝云」。按卜辭述及殷人心目中的上帝的朝廷，常提到帝五臣。關於帝五臣所指，在卜辭中較為明確的可知有「帝使風」，另一位當數上辭之「帝云」，帝云義即屬于上帝之雲，其為上帝之臣無疑。據此，帝五臣可確知其二，其餘的用後代文獻推斷，乃不得已而用之。

在甲骨卜辭中，貞頗為常見。如：

丙辰卜，大，貞：貞卜三。（甲一六三三）

于旦。

于南門。

（甲八四〇）

父丁貞三卜三兕。

其五兕。

（合集二七二二六）

……不雨。

甲子卜，祭且乙又（有）貞，王受又。吉。

弘又貞。吉。

貞義為背，詩．大雅．生民：「是任是貞」，釋名：「貞背也，置項背也」。卜辭

釋「引弗敦邑」

卜辭有：

辛卯卜，大，貞：洹引弗𡆥邑，七月。（遺珠三九三）〔二〕

按𡆥即敦字，此當讀為頓，詩．衛風．氓：「至于頓邱」，爾雅．釋邱作敦邱，是敦頓相通之證。頓有損壞義，左傳．襄公四年：「甲兵不頓」，杜注：「頓，壞也」，漢書．嚴助傳：「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注：「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按當以訓頓為壞為是。華嚴經音義上引文字集略：「頓，損也。」皆其證。引有長義，詩．大雅．召旻：「職兄斯引」，毛傳：「引，長也」。易．萃之六二：「引吉，無咎」，引吉就是長吉。故知上引卜辭乃是貞問洹水這條河是否長期發水而沖壞商邑，時在七月。他辭說：「□□卜，設，貞：洹其乍

茲邑田」，「□□卜，㱿貞：洹弗𢦏茲邑田」（續四、二八、四）可證洹水在武丁時即曾泛濫，成為商邑之患，適與前引卜辭貞問內容相似，只是時間先後不同。

則知春當在末季。卜辭「今歲秋」而系以二月，則知二月有時亦屬於麥季，今北方所謂麥秋。』（二二六頁）

按陳說「卜辭只有春秋兩季而無冬夏」是對的，但把「今歲秋而系以二月」推論出：「二月有時亦屬於麥季」或「麥秋」，其根據只在河六、八九這片卜辭。細審該辭文意，便知讀龜為春秋之秋，實屬誤解。河（文錄）六、八九刻辭甚真，古文字「龜」習讀為「秋」也無疑問，然將該辭的「今歲秋（龜）」連讀，則不通之處有二：㈠卜辭有稱「今歲」的，稱「今秋」的，若稱「今歲秋」則語犯重復，不如逕稱「今秋」合乎古人習慣。㈡儘管殷人迷信，也早脫離了蒙昧時期，他們已具有一些曆法知識和時間概念。像寒來暑往等周期性自然規律他們早已知曉，這就毫無占卜的必要。故此龜字不如讀為方國部族之名。

卜辭春秋繫月

殷代的春秋兩季各自起迄向月？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殷墟卜辭綜述一書曾經對此徵引卜辭，排比考索，有所討論。然限於當時的條件，所論尚不無問題，如在卜辭釋讀上就有可議之處，故其結論亦頗可商榷。本文擬通過對卜辭資料的梳理、分析，也來略抒淺見，做為初步探討。

綜述曾引祖庚卜辭：「今歲秋（按「秋」原作「龜」）不至茲商，二月——秋其至」（河六八九），康丁卜辭：「重今秋——于春」（粹一一五一）。而解釋說：『卜辭近稱的紀時之前加虛字「重」，遠稱者加虛字「于」。「重」「于」是相對的，秋春是相對的。由此可證卜辭只有春秋兩季而無冬夏。卜辭卜今春王種黍與否，

卜辭說：

1. 隹匆弓于龜。

隹匆于癸。

隹匆弓于癸。（綴合一〇八）

2. 貞：隹匆于龜。

貞：隹匆弓于龜。（綴合二五五正）

3. 貞：𠂤告□（讀枋）。四月。

卜：龜至，四月。（林二、一八、四，前四、五、五）

4. 癸酉貞：龜不至。（懷B一六〇〇）

按1、2兩辭的龜乃是地名。3、4兩辭的龜，應是方國部族之名或人名。

合起來看，則當釋為「龍方」（前四、五、五）之龍。由此可見，卜辭字有用作方國部族名之一義。把「今歲秋」連讀，並與「三月」相聯係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

我以為，曆法之形成離不開農事的需要。由於農業生產具有時間性，過早過遲皆不可，故我們可以反過來以此印證曆法，給春秋繫月。較早的古書夏小正就已經逐月記載農事活動及物候，典型猶存。不過，卜辭記載農事活動多不記月，欲說明問題只好多繫聯同類的資料，以為對照。此外，雨雪及自然災害亦能反映物候，故一併述之。

一、

卜辭言劦田事在十一月，如：

……（王）大令衆人曰劦田，其受年，十一月。（續二、二八、五，簋歲五）

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按耤卜辭作耤，本象人執耒而耕形。籍田則是王命人為其代耕公田供其剩餘的制度，由上引卜辭金文觀之，此制殷與西周皆嘗施行。殷代的衆人，西周的庶人是籍田的勞動力，而王則是籍田時的視察者。周語說屆時周王還要耕一下土以示範，所以卜辭「耤」乃殷王觀看衆人耤田之典禮。

十二月的耤田是播種前的備耕，繼之為播種。卜辭言種黍事多在一月，至遲二月。如：

1. 貞，由（讀惠）小臣令衆黍，一月。（續三、四七、一，前四、三〇、二）
2. 戊寅卜，宀，貞，王步（往）以衆黍于囧。
……教。一月。（前五、二〇、二）
3. 癸亥卜，爭，貞，我黍受㞢年。一月。
弗其受㞢年。（乙七七五〇）
4. 乙未卜，貞，黍才（在）龍囿𡆥，受㞢年，二月。（前四、五三、四，卜通四一）

黍作名詞本指黍子，但上引皆使動用法，義為種黍。

卜辭又說春種黍：

1. 丁酉卜，爭，貞，今𣎳（春）王弓黍。
今𣎳王黍于南……于南沚。（續一、五三、三）
2. 丁酉卜，爭，貞，今𣎳王弓黍。（簋歲二〇、二一同）

是殷人種黍的一、二月正值春季，無可懷疑。

卜辭又習見王立黍事：

劦即說文之劦，吳其昌謂字本「从㐱為三其耒耜之形」，則劦田當是指衆人用耒耜耕作於公田。卜辭皆為預卜，故劦田亦可能在十二月。它大約與耤田是一回事。卜辭說：

庚子卜，貞，王其𠂤耤，由步（往），十二月。（合集九五〇〇）
己亥卜，貞，王步𠂤耤，征㞢。
貞，弜步。（合集九五〇一）

崔適謹案，崔耤即觀耤。金文令鼎「王大𢦏（耤）農（農）于謀田」。國語、周語上：「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講述周制時說，在籍田的日子「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說文四篇下耒部：「耤，帝耤千畝也。

1. 貞：王立黍，受年，一月。
……立黍，弗其受年。（丙七四）

2. 貞：王立黍。（乙三三三一，同版有「生三月雨」。）

立義為臨，說文十篇下立部：「竦，臨也。从立，隶聲。力至切。」段玉裁注：「臨者，監也。經典莅字，或作涖，注家皆曰臨也，道德經釋文云，古無莅字，說文作竦，按莅行而竦廢矣。」段注指出竦字經典作莅或涖，甚是；而從卜辭用法來看，立即古書之莅涖，說文之竦。2辭之同版卜「生三月」，乃指下月而言，故該辭之王立黍當在二月。是殷代一、二月種黍時，王還要親臨監視一番。王立黍之時即春季種黍之月，卜辭可以互相印證。詩、大田說周代當播種之後，「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這個身份為奴隸主貴族的「曾孫」，顯然是在播種後察看過禾苗出土的情況。這說明播種在當時應該是統治階級所關心的事。

到了三月，則遇到一場收穫：

貞：不其𥝱，三月。（前四、五、三）

丁丑卜，㱿，貞：王𠂤立𥝱，征比沚𢦏。（柏根二四）

𥝱（秭）象以曲刀割禾形，字从㚔聲。考卜辭皆為孳字，金文胥乃薛字，則秭即孳，裘錫圭讀刈，自屬可信。[2] 卜辭三月之刈，當指刈冬小麥，刈時王與朝廷重臣沚𢦏或同觀，其場面可想而知。而當這次收穫後，照例要舉行告秋的祭儀。卜辭說：「丙辰卜貞：告龜于祊，四月。」（懷二三）即承三月收穫而言。

二、

卜辭幾乎無月不雨，反映出當時氣候較今日為暖，故單從降雨情況推斷何月令暖，終覺有些不足。殷代祈雨之辭司空見慣，表明當時靠天吃飯的情況嚴重存在。祈雨之時，即農作物乾旱，急需水份之時。卜辭載：

乙丑卜，于大乙𡆥雨，十二月。（金五二三）

𠂤（春）日，不雨。（續存上一四七九）

辛未卜，貞：自今至乙亥雨，一月。

乙未……東……。

乙未卜，今夕奏舞，出（有）从雨。（前三、二〇、四）

□□□，㱿，……上甲□[3]鳳，不雨，帝受（授）我年。二月。（天二四，南北·師友一、一六）

庚午卜，貞：未出（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三，林二、二四、二二）

貞：今日其雨。王固曰：俟，茲乞雨。之日允雨，三月。（前七、三六、二）

乙丑卜，王出三𡆥于父乙，三月征雨。（柏根八）

戊寅卜，于癸舞雨不，三月。（屯南四五一三）

壬申卜，多𠂤舞，不其从雨。（下一辭記「四月」，續存一、一〇四一）

乙未卜，丙申舞。

乙未卜，其雨不。四月。（「安陽小屯南地發現的㠯組卜甲」，見考古一九七六年四期二三七頁圖六）

十二月至四月，乞雨之辭最多，說明在此期間作物生長最需要水份。但是，雨水太多又會成災，因此，有時又不需要繼續下雨：

丁丑貞：其𡆥雨于方。（粹一五四五）

乎即寧字初文，周禮・春官・小祝：「寧風旱」，寧皆有止息之義。此辭當是貞問乞求方神止雨。

卜辭中関於各種自然災害的記載也頗常見，如：

1. 丙辰卜，宁，貞：𣪘(拜)告𢦏于𠂤，一月。（前四、四、五）
2. 庚子卜，𣪘，貞：年出𡆥，五月。（京津六、四八）
3. 今歲不年。（佚存三〇九）
4. 戊子卜貞：𥎦(禦)年于上甲，五月。（庫方一六八四）
5. 淄其來水，出𠙵，𢦏，五月。（前四、一三、六）
6. 癸卯卜，大，貞：洹引，弗敦邑，七月。（綴合編一七）
7. 貞：今𩵦本不冓大水。（京都B二四六、九）
8. 今𩵦其出降𢦏。（林二、二六、一三）
9. 茲雨以𢦏。（京津四七四）
10. 貞：𢦏其大夕水。（前四、三三、七）

𢦏，或釋擢，有災害之義。(4) 1辭的𢦏蓋指旱災，8、9、10辭的𢦏則指水災。2、3、4辭的「年出害」、「不年」和「禦年」（因為年成不好而行禦祭）未明言何災，當不外乎水旱蟲雹之類災害。5、6、7辭則皆為水患而卜。要之，當時一月以後至七月，便漸次遇到旱水蟲雹等自然災害。

而在七、八月時，則到了莊稼成熟的收獲季節，是為第二次秋收：

丁巳……告𩵦(于)西邑。七月。（林二、一八、二）
辛未(卜)，口，貞：(告)麥，八月。（前四、四〇、四）

告秋，即告禾穀成熟之祭祀，「告麥」亦與之同類。胡厚宣先生解釋「告麥」之辭說：「知麥之收穫，當在八月以前。既收之後，而來告于殷王也。(5)」所說是。

此後天氣由熱變涼，至十月、十一月則或有冰雹：

丙午卜，𠂤，貞：生十月不其隹𩵦雨。（拾掇二、一）
癸未卜，宁，貞：茲𩵦，不隹降𢦏。十一月。（綴合一二六）
癸未卜，宁，貞：茲𩵦，隹降𢦏。（綴合一二六）

𩵦，即雹之初文。至十二月前後則又降雪：

𠂤羽，十二月。（善齋藏）

羽从羽聲，與彗聲通，故可讀為雪。足見十二月較冷。

三、

甲骨卜辭中関於春秋和歲的材料，屢見不鮮。春、秋、歲各自起訖於何月，則往往給人以相互轇轕的印象。為了便於說明，茲依類排列如下：

(一) 1. 庚戌卜，𥎦于屯(春)出。（簠人四一）
2. 壬子……貞：今屯受年，九月。（前四、六、六）
3. 戊寅卜，爭，貞：今𣪘衆出工，十月。（外四五二）
4. 癸丑卜，宁，貞：今𣪘商穀舟，由。（續存下二八六）
5. 己卯卜，王于來屯伐𢀛。（京都三六三）
6. 貞：來𣪘不其受年。（粹八八一）
7. 丙辰卜貞：告𩵦于祊，四月。（懷二二）

8. 丁丑貞：今𢦏王其大史（事）。（京都二五二九）
9. 丁巳……告龜（于）西邑，七月。（林二、一八、二）
10. 庚申卜，今𢦏亡𢦚（災）之，七月。（乙八八一八）
11. 癸未卜，宂，貞：來歲……年。
貞。

庚寅卜，宂，貞：今𢦏王坐（往）……。（京都三〇四）

(二)
1. 辛丑卜，大，貞：今歲受年，二月。（京都二五二九）
12. 戊戌卜，設，貞：𣪘祀今來𢦏。（甲三三五三，佚存九九一）
2. 乙卯，王卜貞：其乎（呼）𠂤（師）今歲若，才（在）六月。（京津五三〇）
3.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引吉，才八月，隹王八祀。（京都二九四五）
（粹八九六）

天，卜辭中這類預卜並不罕見。今秋明確包括四月至七月，其上限應起自三月收穫時，下限應至八月。殷代一年春秋兩季，大致是如此劃分的。11辭「今秋」與「來歲」並見於一版，說明二者界限分明，今𢦏不包括在來歲之內。關於(二)今歲、來歲之分，卜辭既可於二、六、八、十二月卜今歲，又可於六、八月卜來歲，表明歲正與年相若，一至十二月都在今歲之中，而在今歲預卜來歲如何，也屬司空見慣。至於

乃預卜二、三歲以至十歲之事。

4. 乙丑卜，王，貞：今歲受禾，十二月。（文錄五四七）
5. 𠂤（侑）寅卜，爭，貞：今歲不其受年，才（在）十二月。（乙七八二，丙一六九）
6. 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才（在）六月卜。（鄴三、三九、五）
7. 甲子卜，來歲受年，八月。
來歲不其受年。（簠雜一〇九）
8. 𠂤（侑）𠂤（侑）卜，設，貞：今來歲我不其受年。（綴合一〇九）
9. 乙巳貞：今來歲受禾。（屯南二六二九）

上引(一)是關於春秋，(二)是關於今歲來歲的。先看(一)春秋，卜辭關於今春的卜問，最早為九月，次則十月，則九月應為今春之上限。前已指出播種之一、二月屬春，四月屬秋，顯然三月是今春的下限。至於來春，則指今春今秋後的下一個春

〔注釋〕

(1) 殷虛書契解詁七續五〇四。
(2) 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八篇），其中「釋𤔔𤰞」說：「𠂤字之音如孽。」「根據它的音義推測，𠂤應是乂的初文。」「既知𠂤是乂的初文，就可以斷定𤰞的本義當是刈禾。」古文字研究第四輯。
(3) 𠂤字的考釋，參考王宇信、張永山、楊升南：試論殷墟五號墓的「婦好」，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二期。
(4) 參考于省吾：釋𢦏，甲骨文字釋林二三至二二七頁。
(5) 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見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下冊。

釋不予罷

殷墟卜辭中有一個千百次出現的習語，作不𠬜𠂤（乙六六八五），或簡作不𠬜（綴合二四五）不𠬜（三五七）。考釋見仁見智，意見最為分歧[1]。在五十年代中學者或釋為「不玄冥」[2]，當時不乏贊同者，然按之辭例亦未能合，故須重加考釋。

考「不𠬜𠂤」皆單刻于卜兆之旁，不與一般卜辭相混，則前人推測其為兆辭，尚是。從該辭出現在有些甲骨的情況判斷，如乙二八五一整龜四處出現此卜，乙六八五整龜別無卜辭，只有此卜問語，可知此習語實屬占卜之前的兆辭。蓋當時占卜的程序是先書兆辭，然後根據甲骨呈兆的情況來決定是否接着占卜。故無卜辭而僅餘兆辭有作𠂤形者（王存乂切韻），即由此變來。不過，卜辭中尚有一易混之字，務須分辨：𠂤，从𠂤（午）从丅（「言」省），當是許字初形。如：

丁巳卜，王，余𠂤。

……王，余弜𠂤。

〔丁〕巳卜，㞢，余……。

丁巳卜，㞢，余𠂤。

丁巳……余弜〔𠂤〕。

（綴合一一一）

此處反複貞卜的余𠂤，余弜𠂤，即余許、余勿許。說文：「許，聽也」。書金縢有「爾之許我」、「爾不許我」之語，許亦謂聽許。此𠂤字與「不𠬜」之𠬜字形微異，前者从丅豎甚長，兩字用法亦殊。

者，蓋即以呈非不順利而棄置不用。惜乎刻有卜辭的完整大龜、胛骨不多，我所見的又有限，不能全面加以推闡。[中國文字第八卷黃沛榮「甲文不𠬜𠂤一辭的檢討」一文依據卜辭較多，值得參考。]

𠂤字之形有二，他形或作𠂤，無不同。𠂤或𠂤屬同一時期字形繁簡之變化，𠂤大抵為簡省形。該字舊釋為玄，然玄字金文作𠂤，字形與此有異，實不相合。此字字形何義，缺乏比較材料，甚難知曉。但通過字形對照，却可判知它應釋為予。

予，說文四篇下𠂇部：「推予也，象相與之形。」段玉裁注：「此與𠂇部𠃊字音義皆同，故象形略同。」卷前古佚書中的予作𠂤（考古學報一九七五年一期圖版拾伍一四九行上），此屬西漢初的隸書，尚帶篆書筆意，形近于𠂤；魏三體石經篆文作𠂤，則頗合于𠂤形，故𠂤或𠂤可判定為予。古文四聲韻上平聲予

不𠬜亦作不𠂤，省却𠬜字。說明𠬜必是名詞用作賓語，占問不𠂤實際是問𠬜之情況若何，𠂤做為動詞[3]。此種用法的「予」義當為給予，𠬜二字不是並列的或者前一字修飾後一字的關係。𠬜即黽字。

關于黽字，聞一多先生曾細心考證，提出五證，說明其為兆字。在今天看來，其中較合理的可有三證：一、邵黛鐘的「大鐘八聿，其黽四鼜」，黽即裹石磬的「窴磬」，亦即周頌有瞽的「鞉磬」。今按黽難以肯定即「窴磬」，然黽窴亦可通。古書有以造為兆之例，史記龜筴列傳：「卜先以造灼鑽」，注：「造謂灼龜燒荊之處」，可見造當讀兆。可證黽、造、兆音同。二、山海經北山經：「洵水其中多鰝黽」，即爾雅釋魚：「鮡，大鰝，小者鮡」，「鰝，小魚」，鰝即鮡。三、說文黽部之黽从黽聲，廣韻作黽，字从日。漢

書・景帝紀晁錯，本傳作鼂[4]。聞氏所舉證之外，金文秦公𣪘「竈囿四方」，楊樹達先生釋之云：「詩・商頌・玄鳥云：『肇域彼四海，』余謂銘文之竈即詩之肇域。竈肇音近，囿域二字音義並近，古通。」「鄭君箋玄鳥篇肇域彼四海，破肇為兆，蓋謂四海為兆域。然則銘文竈囿四方，蓋亦謂以四方為兆域矣[5]。」說當是。合集八〇九正：「王囧曰：吉。鼂弓余晝。」鼂即讀兆。

在古書中恰好有「弗予」一詞，與此相應。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說：「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古代否定詞不、弗常可互代，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豫，說文十篇下心部：「豫，不敢不念。」弗豫即不豫或不念。如此說來，湯誥之「弗予」實即卜辭之「不予」（不予鼂），「予」乃給予之義。

預卜「不予鼂」，然後始灼之。偶值龜（或獸骨）焦不能呈兆時，則龜甲上只留此語，不見它辭，遂置之不用也。有時預卜後呈兆，故與卜辭並見。

〔注釋〕

(1) 孫詒讓釋不紹龜（契文舉例下五十），胡小石釋不鼂龜龜，意為不跡斷（甲骨文例），許敬參釋不栔龜（存真考釋九九片），郭沫若釋不鏝鼂（殷契餘論・鏝鼂解，粹五二釋文）等等。

(2) 楊向奎：「釋不玄冥」，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一期。參粹五二釋文。

(3)、(4) 見「釋不多𡿺」，古典新義五七五頁；五七六至五七八頁。

(5) 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四五頁。

所謂「不予」既然是天（帝）不予，而當時人與天相溝通主要憑龜甲（及獸骨）為媒介，龜甲不兆，猶天不語，也就是天不予兆。

且殷人占卜以不呈兆為最大問題。書・西伯戡黎：「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卜筮謂：「賢者不舉，大龜不兆。」可見殷人以不呈兆為不吉。說文十篇上：「龜，灼龜不兆也，从火从龜。春秋傳曰：龜、龜不兆，讀若焦。」按龜焦之事古多見。左傳・哀公二年：「卜戰龜焦，」哀公九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焦即龜字，謂龜不呈兆。蓋龜甲鑽鑿之後須用火灼，以待其裂璺，在順利的情況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國語・魯語下）。但亦有灼之不當，不能呈兆的時候。殷人視此為不吉，恒於鑽鑿之後

釋疢

甲骨文  （乙六三二）舊無確釋，近年胡厚宣先生曾釋為疢亦即疢[1]。今按此字左端从疒，象一人臥病床上，右端雖从木，實即从未，古文字木、未同源不甚區分，例見本書殷墟文字通論・同源字例。故字當隸定為疢。

我認為疢字从未即是从魅，意為鬼魅使人致疾。請試言之：

上古先民的生活環境，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形容為「草木榛榛，麋豕狉狉」，這種情況至商代仍改變不大，觀卜辭獵地之多，即可概見。深山老林易使人迷路，而毒蛇猛獸出沒其間，又足以為害於人，以此古人對森林常望而生畏，種種精怪之說漸漸產生。

在古書中關於魅有如下一些說法：

周禮・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鄭注：「百物之神曰魁。春秋傳曰螭魁魍魎」。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注：「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又，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杜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說文九篇上鬼部：「魁，老物精也，从鬼厶。厶、鬼毛。魅，或从未。柔籀文从彖首，从尾省聲」（段注本）廣雅・釋天：「物神謂之魁」。

所謂「百物之神」、「怪物」、「老物精」、「物神」，皆表明魅是物之精怪。此種精怪之所以名魅，即因其為「山林異氣所生」。國語・魯語下：「木石之怪曰夔、蜽蜮」。是此類精怪在古代又因各地的方言不同而有異稱。魅乃山林中所生之精怪，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猶知此義。歐洲人所謂樹妖蓋亦同類物，這是中外迷信習慣的相通之處。

既然木魅可以為人之害，亦必可以使人致疾。甲骨文㞢从疒从未，即木魅附人身以致病之專字。這是从此字構形上判定的。

從辭例句式方面看，也可以證成上面的考釋。卜辭：

丁卯卜，㱿，貞：㞢（有）㞢，疒。

貞：㞢，不其疒。（乙六、三三加六、四一二）

試比較：「乙早（已）卜，㱿，貞：㞢疒身，不其㞢」。「乙早（已）卜，㱿，貞，㞢疒身，㞢」。（乙四〇七一）又「貞：㞢疒目疒」。「貞：㞢疒目不其疒」。（乙九六〇）三者句式相同，皆為「貞：㞢……疒」。舊釋龍，不類。此字義當為療，蓋即了字。故「㞢疒」與「㞢疒身」、「㞢疒目」一樣應是病名。此辭「有疾」，疾當讀痗。詩小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又，衛風・伯兮：「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傳並訓：「痗，病也」。故前舉卜辭大意是貞問在丁卯日占卜，貞人爭貞問，殷王因木魅附身致病，能够痊愈，還是此病不能痊愈？

〔注釋〕

(1)「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見「中原文物」一九八四年四期。

(2)參看本書「釋了」一文。

說邶國與洹水

史籀周武王克殷之後分殷王畿為邶、庸、衛三國，然此三國的地望所在，學者討論意見不一，其中尤以邶地何在，分歧最大。茲結合文獻及卜辭資料做一考證。

關於邶、庸、衛三國的地理位置，古書中有如下記載：

1. 逸周書・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2. 史記・周本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3. 漢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

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4. 詩·邶鄘衛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5. 說文　篇下邑部：「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从邑、北聲。」

三監是哪三監，前人及今人皆進行過考證，通常的說法指武庚、管叔和蔡叔三人，而不包括霍叔。至于三監之地，殷即是衛，庸即是東，問題亦基本解決，無庸贅述[1]。唯邶地何指，舊說以為在朝歌之北，王國維以為指燕地[2]，尚可以討論。

今按據漢志及詩譜，邶鄘衛既同屬殷王畿之地，揆諸周初天下初定之局勢，此三國自不能相距太遠，否則難以實施監臨。本此認識，便可進而檢驗上述二說是否正確。茲先選引甲骨卜辭關於邶地的一些記載：

……曰：才（讀「在」）邶……帝其降𢦏。（乙五七五）

□□〔卜〕設，貞：王步（往）自（師）于邶。（續一、四、六）

□□卜，亘，貞……□才（在）邶牛。（合集一三三〇）

貞：出（有）𡆥不若才（在）邶。（鐵餘一二、三）

貞：我弜涉于東邶。（合集八三四五）

庚□王卜，才（在）汶貞：其从□北邶。（續三、三〇、五）

可證邶乃殷王常至之地。「北邶」、「東邶」猶言「邶北」、「邶東」，蓋此河走向彎曲，故順其水流可北南亦可東西，卜辭又說：

于滴、南邶。

〔于滴〕、北〔邶〕。（甲六、二三）

因前引卜辭有「北邶」，故知此辭當於「滴」下置頓。「于滴、南邶」，乃貞問殷王是否到滴水和邶水南岸之間的地方去。「于滴、北邶」，則貞問是否到滴水和邶水北岸之間的地方去。準此，已明白透露滴、邶二水相毗鄰之事實。

然則滴水何所在呢？依照殷墟地名之通例，水名往往與地名相一致，故滴水當即在商，商族蓋以居於商地而得名，商即滴水附近之地名。

考商地在殷王盤庚至帝乙時期皆指殷都安陽小屯一帶。卜辭第一期已言「立邑𡆥商」，意即在商地修築城邑，此時卜辭頻頻貞問王「入商」之事，明見商為當時之統治中心。後來隨着商邑的建造，約在第三期廩辛、康丁朝卜辭又出現了「大邑商」之稱。至於滴水，前人曾讀為漳水，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證中從沿革方面指出，滴確是漳水之古名，「漳水下游分為二支，一支由滹沱入海，所謂濁漳也。一支由絳河故瀆，張甲河左瀆，屯氏河故瀆入小漳河，所謂清漳也。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與卜辭所見名字相應，殷商時代漳河的幹流，應讀屬此」（該書

一八頁），所說甚是。在此還應指出，卜辭中的滴水距離殷王的宗廟已不甚遠：

辛酉其若，亦几伐。

壬戌貞：王逆㞢羌。

于滴，王逆㞢羌。

辛☐貞：王其逆……。

王于宗門逆羌。（甲八九六）

宗門，即商廟的南門。此辭貞問殷王是在壬戌日在滴水邊逆迎㞢（人名）率軍俘獲的羌俘，還是辛酉日在商廟南門行此禮。辛酉、壬戌日相聯，滴水距殷王宗廟僅一日程。帝乙十祀征人方卜辭有「才（在）滴〔今〕

(1) 詳見劉起釪：周初的三監與邶、鄘、衛三國及衛康叔封地問題，歷史地理第二輯。

(2) 北伯鼎跋，觀堂集林卷十八。

（日）步于亳。」（後上九、一二）史記、殷本紀說契始封商，荀子、成相說「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孟子、滕文公下及書序等都說湯居亳，據卜辭，滴是一地，唯後者特指滴水而已。亳則指景亳，而並不是湯都西亳。因此，北當指滴水（即清漳河下游）以北的某一條河，蓋即今河北武安縣南的釜洛河。這就說明釋邶在紂都朝歌以北之說，未免偏南；而釋邶為遠在燕地之說，則未免偏北，二說共同的缺陷都嫌太寬泛。然須指出，後一說認為邶當於紂都朝歌之北求之，尚優於前說。北、邶與金文之北實為一地。

〔注釋〕

釋「田凡出疒」

偶讀裘錫圭先生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1)一文，獲知該文釋甲骨文庸為庸，庸从凡聲實即从同聲，「凡可讀為同」，皆饒新意。本文即擬由此談起，然後再轉入卜辭「田凡出疒」的釋讀。

現已確知，庸字在甲骨中已有兩種寫法，即  （粹四九四與京津四五二）

庸、庸的聲符分別為凡與用，古音應該相同。故知凡聲必讀為同，其音方與用相同。

鏞也就是鐘。說文十四篇上金部鐘或从甬作鍾，甬正从用聲。據王子申盞：「羹甬之」，讀「永用之」；曾姬無卹壺：「後嗣甬之」，讀「後嗣用之」，並甬、用古音相同之證。童、甬聲相通，猶同（凡）、用聲相

(1)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通。

由此便可悟得卜辭習見之「田凡出疒」的釋讀，凡字不能因為風从凡聲而讀為風[2]，因為用凡為風在卜辭雖不可遽斷其無，畢竟罕見，只有將凡讀同這一讀法，可以解開此習語之謎。卜辭：

弗凡疒。（京都四四二）

辛卯卜，㱿，貞：㞢（田）凡出疒。（京都四四三）

己未貞：㭬女凡疒。（續五、七、二）

卜辭「田凡出疒」，簡言之即「凡疒」。故貞問「凡疒」、「弗凡疒」。由于甲骨文「同」字乃是從「凡」字分化出來的，最初二者沒有嚴格區別，故凡常可讀同。但我認為此凡當讀為典籍之恫。恫字古多用為痛義。書・盤庚上：

不可通。凡此通過卜辭與典籍的相互驗證，尚不難辨釋。

〔注釋〕

(1) 見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〇年二輯。

(2) 讀凡為風之說，見楊樹達：卜辭求義「凡」字下（九五頁）。

(3) 參看于省吾：釋田，見甲骨文字釋林 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4) 同(2)。

「乃奉其恫」，偽孔傳：「恫，痛也。」康誥：「恫瘝乃身」，偽孔傳：「恫，痛。瘝，病。」又：「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鄭注：「刑罰及己為痛病。」爾雅釋言：「恫，痛也。」古書上還有烔字，說文七篇下疒部痌字段注：「詩：旱既太甚，薀隆蟲蟲，韓詩作鬱隆烔烔，皆旱熱不安之皃也，今義疼訓痛。」是烔亦表示人身體不適之狀。因此，卜辭「田凡出疒」或「凡疒」，當讀為「咎[3]恫出疾」或「恫疾」。由於身體某一部位的疼痛本身就是某一種疾病或者某種疾病的症狀，殷人大抵已知這點，所以殷人常常對此占卜。早期文獻中的恫之所以从心旁，乃因為疼痛需要由內在感覺——古人以為是心感知。但後來恫則被痛字取代，恫以至于凡的字義轉晦。要之，學者讀田凡為咎風即「今之感冒傷風」[4]

說湯都西亳

據考古一九八四年六期「偃師商城的初步勘探與發掘」及十期「一九八三年秋季河南偃師商城發掘簡報」記載，考古學者在河南偃師商湯所建的都城西亳[1]。湯都西亳的討論，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如北亳、南亳與卜辭之亳如何分辨，湯都西亳地望最早見於何書記載，湯都是否即卜辭之亳，等等。本文擬就此做一初步探索。

一、北亳、南亳及卜辭之亳

關於商湯滅夏之前所都之亳，前人每好徵引孟子、滕文公下的「湯居亳，與葛為鄰」，而或釋為北亳即春秋時宋國之亳（在今山東省

曹縣境(2)），或釋為南亳，即梁國穀熟之亳（今河南商邱東南之穀熟集）(3)。通常認為葛在今河南省寧陵縣附近，則南北二亳確實與之鄰近。

然而先秦古書却有與此相矛盾的說法。楚辭・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詩乃詠成湯東巡時得到小臣伊尹事。商湯得用伊尹為輔佐是在伐桀之前，那末這一記述顯然關涉到湯前期都城之方位。據詩句有莘在商的東邊，有莘的地望舊有三說，一說在今山東曹縣西北，一說在今河南開封附近的陳留，一說在今陝西郃陽附近。古文獻資料已明言夏商一西一東的方位，郃陽遠在商以西，其地望與在商以東不符，故此說應予否定。現在依據大的方位判斷，

便是湯最初都于北亳或南亳，而後又向西遷都。現在分析，後一種可能性很大。

至於卜辭之亳，李學勤先生早已指出是在滴、鴟之間，而近於鷄(5)，所說甚是。我以為此應是景亳，因為古書上講景亳乃是湯會師諸侯發出征夏命令的所在，如左傳・昭公四年：「湯有景亳之命」，尚書大傳：「景亳之命，費昌為御」，史記・秦本紀謂費昌「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諸書所述無異詞，景亳當是湯征伐昆吾、夏桀的始發地。景亳即景地之亳，猶燕亳為燕地之亳。故此地特別為殷人後裔所憑弔，詩・商頌・殷武：「陟彼景山」，鄘風・定之方中：「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據陳夢家考證後一詩「所望者是楚之京與堂之景山。此楚與京，應在衛

有莘不可能是蔡國之莘（左傳・莊公十年）或虢國之莘（莊公三十二年），而應是「有莘之墟」（僖公二十八年）。據傳文載：「夏四月戊辰，晉公、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己巳，晉師陳于莘北」。城濮距莘極近，故可于當日到達。杜注：「城濮，衛地」。所以江永謂城濮與莘都在陳留(4)。看來有莘在陳留說較為可取，但曹縣說也還不能輕易否定。以此衡量北亳、南亳說，問題便很清楚，有莘若在陳留亦即今河南開封附近，則無論北亳、南亳便均難講得圓通。若在曹縣附近，北亳說尚可勉強通過，如

由此看來，只引用孟子而不顧天問來考證亳都，所提出的北亳、南亳說都有一些矛盾。可以推想，若非北亳、南亳的地望有待最後確定，

地」。則景亳亦必不遠。以卜辭相鄰地名考之，滴即漳河；鷄即春秋襄公三年的鷄澤，地在今河北省舊永年縣東北（參郭沫若說），鄰於釜水。而淮南子・墜形訓恰恰有「釜出景」，高誘注：「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景亳自應在此。不過景亳並非湯都，故無須詳論。

二、湯都西亳的文獻記載

商君書・賞刑：「昔湯封于贊茅……方百里」，反映出夏末商人勢力向西擴展的史實。夏王被迫封湯以示安撫，贊茅在今河南修武附近，已靠近夏界。由此可見，湯都西移已成必然趨勢。

據古書記載，當成湯克夏之後，曾經大力修建亳城，做為都邑。後漢書・逸民列傳：「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所說必有所本。春秋

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所謂「受命而王」即指湯受天命克夏建立商朝，「作宮邑」即修建宮室城邑，「下洛之陽」即指洛水下游之北。昔年呂思勉先生曾援引這條史料考證湯都，指出此「亦指偃師言之也」（呂思勉讀史札記一二四頁），堪稱卓識。董仲舒年長於司馬遷，司馬遷在「自序」中曾述董生語，因而上引春秋繁露當是湯都西亳偃師的最早記載。迨至東漢，湯都西亳地望更加明確。如：漢書・地理志在「偃師」下注「尸鄉，殷湯所都」。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疏：「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此後，後漢書・郡國志、晉張華博物志均从漢志之說，可信這是漢晉間一脈相承的說法。上溯其初，無疑與董說相一

致。

至於王謨所輯的漢唐地理書鈔中的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蓋為當地十口相傳的傳說。「太甲所放處」說法雖未必確切，亳地「有城」總還是對的。

三、卜辭丘商即湯都西亳

上已指出卜辭之亳乃是景亳，則在丘商一地可能性最大。茲試以卜辭證之：

1. 𠂤子卜，㱿，〔貞〕：𢦏于丘商。

弓𢦏于丘商。（乙四五一八）

2. 己丑卜，㱿，貞：𢦏于丘商，四月。

貞：弓𢦏（首通蔑，語辭）𢦏于丘商。

壬寅卜，㱿，貞：不雨，隹茲商出乍田。

貞：不雨，不隹茲商出乍田。（乙五二六五）

3. 甲午卜：㮚于丘商。（合集七八三八）

𢦏、㮚皆祭名，㮚是燒柴祭天，亦為用牲之法，1.2.3辭皆貞問致祭于丘商事，2則貞問不下雨是否為丘商作咎禍所致。陳夢家先生謂：「丘商即商丘即茲商，𢦏于丘商與雨不雨有関，與禱雨於桑林為同類之事，而桑林在宋」[6]。陳氏對丘商的解釋是對的，但把丘商與宋之桑林聯係則不妥。

在甲骨卜辭中商都只稱大邑商或天邑商，都名與國名皆稱商，這

是由來已久的，並且「說於失天下而不改」[7]。商族自成湯都亳至盤庚遷殷，都凡五遷，即亳、囂（隞）、相、庇（或邢）、奄。五都中以在亳居住最久，前後經過成湯至大戊九王，而其餘諸地只經過一、二王[8]。因此，唯有亳都可望留下較多的遺蹟。殷人懷古必以此地為重要目標。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偽孔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从先王居」。王國維也認為湯自商丘遷亳[9]。由此可以推知亳都必沿用商邱這一舊名。商丘、丘商的丘字，義為山邱，古人擇居高地主要為了避水災。書・禹貢：「降丘宅土」，丘即原居住地。丘字置于「商」之前或後，其義則一。要之，丘商為沿用舊都之名，當可判定。卜辭：

……滋豕于洹。

弓〈滋豕〉于洹。

□子卜，□貞于丘商。

弓貞于丘商。（綴合二四八）

據考證：「水經注濟水：清水又南，洹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鄗縣北，東南逕房陽城北。總之，洹地是由洹水得名。」(10) 關於洹水的地望，漢志說並同。洛水、洹水相距不遠，丘商即指偃師的商城遺址而言。卜辭所載與考古發現是一致的。

〔注釋〕

(1) 見光明日報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國發現商代前期城址」；又見該報四月四日第三版黃石林、趙芝荃：「偃師商城的發現及其意義」。

(2) 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卷十二。

(3) 如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金鶚：湯都考，載求古錄禮說卷十。金鶚認為湯未滅桀之先居穀熟，滅桀後遷都偃師。

(4) 據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陳槃：春秋大事表中春秋前已滅亡之方國表考（上）將諸「莘」列為一地則非是。文載孔孟學報三十期，一九七五年。

(5) 殷代地理簡論五二頁。

(6)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二六八頁。

(7) 王國維：說商，觀堂集林卷十二。

(8) 史記、殷本紀、古本竹書紀年。

(9) 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見觀堂集林卷十二。

(10) 于省吾：釋洹，載甲骨文字釋林一四〇、一四一頁。

〔附記〕

甲骨文中常用為地名的𣎵（桐）實是桐字見本書殷墟文字通論一、甲骨文之特點，加「口」造字例所釋。

屯南二一五二：「于𣎵（桐）宿亡𢦏。」「于莆……」「……日……」「大吉。」合集一〇一九六：「……日……獸𣎵（桐），允隻（獲）虎二。」表明桐是殷王田獵之地，當時仍很荒涼。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而括地志說「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二者都說桐在偃師附近，較為近實。附記于此。

釋悉

甲骨文有𢘑或作𢘑，字當以前者為正，乃从未从心即悉字(1)。關于甲骨文心旁的辨識，于省吾先生解說明晰(2)無庸再議。至于木未同字則在本書中亦曾注意及之(3)。由二字同源的例證，現在可以舉出的例如利即制，疢即疾等(4)，即可證字當隸定為悉，與西周金文班簋𢘑字相同。字或从中从心者，甲骨文構形米、屮字多通，如𢘑或亦作𢘑，𢘑亦作𢘑、𢘑，𢘑或亦作𢘑等，均可為證。

悉字从草木从心的構形亦有其用義在。孟子．盡心下：「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悉字的構形一取茅塞于心之義。古人云：「心之官則思」（孟子．

告子上），以為人的心臟（而不是大腦）能夠思維，因此，心倘被茅塞便失却思維功能，思路不通。王篇：「昧，忘也」。猶與其本義相近。悉，棣定即昧字。

悉在卜辭中一般用為人名。如：

1. 貞：𠂤于季。

貞：𠂤于悉。（合集一四七一〇）

2. 〔壬〕戌貞：乎子奴𠂤于𢀛（悉）犬。（續五、一二、五）

壬戌貞：乎子奴𠂤于𢀛（悉）犬。（合集一四七一〇）

貞：𠂤于悉。

貞：𠂤于悉。（合集一四七一〇）

1. 辭貞問侑（𠂤）祭季，如何？又貞問侑祭于悉，如何？以悉與季對貞並論者，據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則該與恒皆季之子，該

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見於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是王亥之父冥矣」。其說近是。如此說來，悉也當是像季屬於傳說時代的人物。之辭貞問王命子奴侑祭于悉用狗與小羊為牲，抑或單用狗為牲？由用牲情況看，悉之地位並不尊貴，不會是商之先公。

悉字，班殷銘：「孱悉天令（命）」，諸家讀為昧。我以為，甲骨文悉當讀昧，即指曾為玄冥師的昧。左傳昭公元年記鄭子產語：「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據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金天氏即指少皞，昧乃少皞後裔可知。至于昧之任職玄冥師，觀其子臺駘能業其官，而善治水，知

其必水官，蓋傳授治水經驗之師。國語魯語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注以為冥，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可見商的先公冥與做玄冥師的昧實乃同行。若然殷人卜辭以季與昧並論，非無故也。

〔注釋〕

(1)見甲骨文編卷六、四楨字下。「楨」乃誤釋，當糾正。

(2)于省吾：「釋心」，「甲骨文字釋林」三六、一至三六、七頁。于省吾先生釋悉為

悉即柲。

(3)見「殷墟文字通論」十頁。

(4)分別見本書「釋𢀛」、「釋𢀛」。

釋𢀛

甲骨文中有一習見字𢀛，舊無確釋。關於此字的字義，可以從下引骨臼刻辭推知。刻辭有單言某人示幾屯者，如：

壬寅，帚寶（實即寶字）示三屯，𡿺。（粹一四八九）

乙丑，史示三屯，𡿺。（粹一五〇六）

壬申，龜示四屯，𡿺。（粹一四九五）

又有言某人示幾屯又一𢀛者：

□□，古示十屯𠂤一𢀛。宁。（粹一五〇四）

己□，□□示五屯𠂤一𢀛亘。（粹一五一六）

……屯一𢀛。宁。（粹一五一七）

關於屯字的辨識，在于省吾先生文中已有闡述[1]。但「示屯」之「屯」舊說多不可信，唯郭沫若先生「推定其必為兩骨一包」[2]較為合理。直至近年王貴民引證儀禮等文獻始論定牛之左右肩胛骨合為一純（屯），即一副也。龜背甲亦是從中縫割半為二，合二為純，乃為全甲。[3]既然二骨為屯，則一必單數少于一屯者，可以推知。一舊釋或以為即說文「一流也，讀若移」[4]，于文義無當，不可取。

我以為一當是匹字初文，試看金文匹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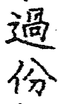
看來匹應是一字後加匚（匸）旁者，追溯字源一當象一片石形，故後加匚旁成為匹字，仍保存偶數中之單個義。例如金文曶鼎銘：「匹馬束絲」，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古代駕車的

釋牡

殷墟甲骨文有一字，在第一期卜辭作此形，此字从犬从亡，舊釋隸定為牡，可從。

牡字為說文所無，至今無確釋。最初羅振玉釋牡為狼（增考中三一），王襄亦持此說（類纂正十·四六），然葉玉森以為應是狐字（集釋二·一八），郭沫若從之（卜通一三八）。此後兩說各有信從者。詳言之，則前人的研究並非一無是處，例如羅振玉據季良父盉釋出甲骨文狼字，遂以為牡也是狼字，謂：「許君謂良从亡聲，故知亦狼字。」（引同上）羅說以牡為狼字，釋字雖非，字義却是。商承祚先生解釋牡字，進而「以誼考之」，以為「當為狼字，曰『獲狼十有三』（前二·二·七）曰『獲狼廿五』（前二·卅

四），曰『獲鹿狼』（前二·卅·五），此狼字之確證也。良、亡聲相近，故段亡為良。」（類編十·七）商說推考字義，方向很對，唯說良、亡相假則未允。至于葉玉森的釋狐說，對釋狼質疑雖是，具體理由則無足取。

個人研讀卜辭亦留意牡字的釋讀，我注意到甲骨文已有狐之象形字此字作  （嘴尖尾大當釋為狐之初文。）遂敢判定葉說釋狐非是，釋狼說字義可取，但甲骨文已有狼字，牡不應是狼字。

我以為舊說之失在于過份相信說文，釋讀不見于說文的某字，偏要說它即說文的某字，求其不牽強附會難矣。釋牡為狼為狐就是如此，即使堅持「良、亡聲相近」釋牡為狼，也因例證缺乏，難以使人信服。因此，本文從另一個角度來釋讀此字。

馬匹或一車二馬，或一車四馬，所以，「匹馬」蓋本指一車二馬之只，剩一馬。古書上匹與麗相對，周禮·夏官·敘官「謂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鄭注：「麗，耦也」。對于人也有「匹夫」的說法，左傳·桓公十年：「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匹夫之匹本亦有偶義，後泛指一人。總之，匹本指單個，從其字形追溯及字義分析，適與甲骨文一字相合，非偶然也。

〔注釋〕

(1) 見「釋屯」「甲骨文字釋林一頁。

(2)(4) 殷契粹編考釋，一五三片下。

(3) 王貴民 殷墟甲骨文考釋兩則，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九年二期。

卜辭中的狉既是一種常見動物之名，表明殷人口語即如此稱之，儘管甲骨文既有狼復有狉，但卜辭言獵獲多見狉，極少見狼；揆諸甲骨文豕彖同指豬而異稱，同一種動物不妨有異名，狉為狼屬總該無誤。大概是因為殷周兩族方言不同導致名物不同，即周人對狼無此稱名才導致周代文獻如逸周書、國語等。言獵獲有狼而無狉。狉既為殷人方言中的字彙，則它即使一時文獻失載，仍當在民間代代流傳，具有生命力，並不因為殷周間劇烈的政治變革，使之泯滅無遺。那末，狉字就可能長期借助口語流傳，然後見諸文字記載。

本此認識，查閱字書，發現狉即後代字書、韻書中的㺜字。試看：宋本玉篇：犬部：「㺜，呼光切，狼。」狼，據某韻卷三平聲三唐部：「㺜，狼屬。」類篇卷十上犬部：「㺜，呼光切，狼屬。」疑脫「屬」字。玉篇成書于公元五四三年，其所收載的字大都采自說文、字林等字書。㺜字既不見于說文，很可能是從字林中來的。

狉㺜一字，這可從音義兩方面證之：先來說字音，說文十一篇下川部：「㐬，水廣也，从巛、亡聲。」故从㐬之字多與亡聲字相通。例如，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篤下菑亡殷國」。史記、三代世表：「帝芒」，索隱：「音亡，一作荒」。荀子、富國：「芒軔慢搭」，楊注：「芒，昧也。或讀為荒」。凡此可證狉之作㺜于古音有據。再從字義上說，狉亦當是㺜，殷人用以指狼。商承祚先生所舉獲狉之辭有「十有三」和「廿五」兩例，實則卜辭其例甚多，其中獲狉數尤多者更能

戊午卜，㱿，貞：我獸（讀「狩」）𢦏㞢，之日獸，允㞢隻（獲）一、鹿卅，狉百六十四，麂百五十九，雉赤出友☒……赤……。

（合集一〇一九八正）

……貞：王田于雞，㞢（讀「往」）來亡災，引吉，茲㞢（御）。

隻（獲）狉八十又六。（合集三七四七一）

戊寅，王卜貞：田雞，㞢來亡巛。王固曰：吉，茲㞢。獲廿。

（合集三七四七二）

今所見卜辭獲狉的數量當以1辭武丁在𢦏地的一次狩獵為最多，達到一六四隻，相當可觀。2辭記帝乙在雞地田獵獲八六隻亦不算少。3辭記帝乙在雞獵得二十隻，則屬於較為平常的獵獲。

前面已指出狉異於狐，上引卜辭則可證明狉也不同于同時被獵獲的虎、鹿、麂等。從獵獲數量之多來看，讀狉為㺜正合。

〔補白〕

釋𢍏

甲骨文編卷五、八有𢍏字作𢦏，字當釋為𢍏。此字左端从𠂤（即鼓形），右端的夂實即叉與丑字同源，說文三篇下又部：「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段注：「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禮經假借作蚤。士喪禮：蚤揃如他日。士虞禮，浴沐櫛搔揃。搔或為蚤。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蚤翦。蚤皆即叉字也。鄭注皆云，蚤讀為爪。讀為者，易其字也。不易為叉而易為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為手足甲之字矣。」按段注甚精，甲骨文夂即象人手有指甲形，𢍏可釋為𢍏。此字作地名即左傳之戚。

說分

續存一、五〇六、：

貞：方不允出分。

按，方乃西北方之部族，此辭貞問方人是否果然從分地出兵內侵。分地可與下述地名聯係：

辛卯卜……方其出唐。（甲二九二四）

貞：方不出于𣪊。十一月。（前六、三五、四，菁九、八）

貞：方至涂，𡆥。（續五、四、三）

陳夢家謂：「方所出之地曰唐曰𣪊曰涂，皆在今山西中部或南部。據左傳昭元大夏、唐是晉唐叔虞的封地，定四稱之為夏墟，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今安邑一帶。𣪊疑即榆，左傳昭八之魏榆，今榆次縣。涂水疑即左傳昭廿八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涂水是其一，杜注云涂水，太原榆次縣。」(1)

按古代方國部族活動範圍甚有限，方之所處方位既可由其對商的入侵地點求之，則分地必距唐、𣪊、涂不遠。上引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是唐距汾頗近，其實分、汾乃是一地。汾之得名甚古，左傳、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臺駘所被封的汾川，在西周則屬於晉。淮南子、地形：「汾出燕京」，高誘注：「燕京，山名，在太原汾陽」，是說汾水發源於今山西靜樂縣附近。而涂水亦流入汾水，分自應由汾水之幹流得名。陳夢家謂酁「在漢之臨汾，今新絳縣東北廿五里」

「酁、邠古今字，皆得名於汾(2)。」所說近是。

〔注釋〕

(1)(2)分別見殷虛卜辭綜述二七二、二九二頁。

釋令王隹黃

卜辭說：

1. 貞：令王唯黃。

2. 貞：勿令王。（簋人一八加三二加三三加九六）

3. 貞：勿令王唯黃。（考古所藏拓）

4. 貞：唯王令唯黃。（金五二四、金六、五六）(1)

這四條卜辭的文義較為費解，試略說如下：

首先，以上四辭貞問雖有正反之別，其所卜則為同一事。試以1.2.相比較，可知王為受事而黃為施事，王、黃明非一人。這樣便可以知道此四辭皆卜問黃對殷王有所命令之事。因之，黃是何人，他到底是具有何種身份，在此便需要加以明確。據卜辭，伊尹可以省稱為伊，如：

1. ……王其用口𠂤(禦)于大乙卯𤰞牛，王受又。

貞：其卯羌，伊宰。（粹一五一）

2. 癸丑卜，又于伊尹。

丁巳卜，又于十立(位)伊又九。

☒卯卜，……。（粹一九四）

3. 乙卯貞：又𠂤伊伐卯一牛。（粹一九六）

1辭于省吾先生以為伊乃伊尹的省稱，「這也是伊尹配祀成湯之貞[6]。」2辭中「又于十立伊又九」即「又于伊十立又九」之倒[3]，立即位字，指受祭之位，可見伊即伊尹。3辭也說伐卯牛牲祭祀伊尹。因此，黃必指與伊尹身份相似的黃尹。卜辭說：

1. 貞：來丁酉出于黃尹。

貞：出于黃尹羌。

貞：令王隹黃。（合集 五六三）

2. 甲午卜，爭，貞：令壬隹黃。

弜令壬隹黃。（簠人四七）

3. 貞：及于黃。（合集七四八）

伊尹原來的身份也不是侯伯，黃尹當也如此。伊尹在生前位尊權大，史稱伊尹曾放大甲[5]，死後配享於湯。殷人認為伊尹亦具有威靈。卜辭說：「㞢未卜，隹伊𢀛雨。」（後下三八、六）「乙巳貞：其奉禾于伊。」（拾掇二、四〇四）此二辭大意是貞問不下雨是不是伊尹作害？向伊尹祈求禾穀豐收如何？黃尹亦具有同樣的威靈，卜辭說：「黃尹弗(祟)。」（續一、四六、九）「黃尹𢀛王」（乙三一八九）。可證黃尹有為害於殷王的能力。殷人迷信，以為先祖舊臣可以在冥冥中支配自己的行動。簠帝三：「㞢申卜，㱿，貞：大丁乎王辜(敦)衛。即貞問先祖大丁命王敦伐衛如何？卜辭關於「令王唯黃」的貞問，性質與此相似。黃尹可能即是詩・商頌・長發中的「阿衡」。書・君奭：「在太甲，時則有若

1辭的黃乃黃尹之省稱，此辭貞問下一個丁酉日祭于黃尹如何？用羌人做犧牲祭于黃尹如何？黃(黃尹)對殷王有所命令如何？2辭貞問黃尹是否對壬有所命令？3辭貞問及祭于黃(黃尹)如何？以1辭的「令王唯黃」與2辭的「令壬唯黃」相較，「王」與「壬」皆當指人甚為明顯。

其次，「令王隹黃」既為黃尹對殷王有所命令，那麼這一現像又當做何解釋？

從卜辭看，伊尹、黃尹分言，伊、黃乃國族名，合集三三五五：「貞：乎黃多子出牛，㞢于黃尹」。即貞問為祭祀黃尹而命黃多子出牛為祭品之事。伊尹、黃尹的身份都是舊臣，由「伊尹」入商前被稱為「伊小臣」[4]這點看，

保衡」。保衡，卜辭只稱為保。合集六：「乙丑卜，㱿，貞：㞢𠂤(室)彭」。𠂤，說文作匚，史記・殷本紀報丁、報乙、報丙，卜辭作三匚，故以上兩辭皆為殷王報祭(報德之祭)保衡之辭。保衡應即阿衡，亦即黃尹。黃尹之職官當是保。

〔注釋〕

(1) 此四辭引自「關於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歷史研究一九八五年二期。

(2) 釋伊宦，甲骨文字釋林二〇七頁。

(3) 釋又于十立伊又九，甲骨文字釋林二〇四至二〇六頁。

(4) 叔弓鐘銘：「伊少臣隹輔」，古文字小、少通，少臣即小臣。

(5)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國語・晉語四、孟子・盡心、古本竹書紀年等。

〔附記〕

此文抄寫既竟，又見蔡哲茂的「甲骨文合集綴合補遺」一文，文中[93]綴合有：「甲午卜，㱿，貞：𢀛王令隹黃。」「甲午卜，㱿，貞：令壬隹黃。」「貞：令王隹黃」也可能以「𢀛王令隹黃」為正確之寫隹王令。」這似乎說明「令壬隹黃」當係連讀之辭，「王令隹黃」與「令壬隹黃」是書寫。若然，則「王令隹黃」、「𢀛王令隹黃」，是言殷王有所命令于黃尹廟主之前，「令壬隹黃」則言殷王之命即命令（也許是冊命）壬于黃尹廟主之前。姑志于此，以供討論。

讀待，疑此值也讀為待。此辭大意貞問，殷王夢見了玉，不要等待小𠂤臣嗎？之辭內容与1辭同，而為正貞。小𠂤臣的職守既與殷王的玉有關，當是守藏之官。裘說見「說甲骨卜辭中𢦏字的一種用法」，載「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考甲骨文[94]臧从臣从戈，並不从𠂤。臧字从𠂤，乃屬後加的音符。說文三篇下臣部：「臧，善也，从臣，戕聲。」應改為从𠂤聲，而非戕聲。臧字實由戕字和𠂤字合併而成，而𠂤為牀，亦是放置物品之木架的象形字，故有理由認為𠂤本有貯藏義。合集四四九：「貞：亡其𠂤。貞：其𠂤出𠂤。」𠂤都應指貯藏之藏。

古書記載有以守藏為職官者。國語、晉語：「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皆其證。段玉裁注說文臧字：「凡物善者必隱於內也，以從𠂤之藏為臧匿字，始於漢末。」臧藏二字古可通用。守藏意即保管所藏物品。楚辭・天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注：「言太王始興，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1]周禮・天官・宰夫：「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鄭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孫詒讓疏引一切經音義引三倉：「府，文書財物藏也。」表明周代的藏指府中貯存的文書財物，其中應包括貝玉之類寶物。藏(臧)的這一字源，可追溯到殷代的𠂤字。小𠂤臣蓋即守藏的小臣。

〔注釋〕

(1)聞一多「天問疏證」釋「藏」為「藏主石之函」，恐非是。

釋小𠂤臣

甲骨文有一合文作[95]合集五五九八正，乃是職官名，當釋為小𠂤臣。如：

己子(巳)卜，亘，貞，王𠂤亞不隹(惟)值小𠂤臣。（合集五五九八反）

……隹值小𠂤臣。（合集五五九九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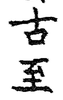
……乎小𠂤臣于……。（合集五六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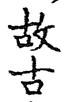
貞：小𠂤臣得。（合集五六〇一）

小𠂤臣不其得。

按甲骨文𠂤有用為地名者，屯南二三二〇「才𠂤牧」可為證。但小𠂤臣之𠂤則與地名無涉，乃職司之名，這可由1辭略知其義。1辭的𠂤即夢字初文之異形，亞即玉字，值从直聲可與戠通，裘錫圭先生釋戠可

釋婁

甲骨文有  乙四。六二 舊隸定為𠂤，尚無確釋。按此字應釋為婁，戰國中山王𥫱鼎銘「方𥫱（讀數）百里，剌（列）城𥫱（數）十」，銘中  𥫱可讀為數，實从言、婁聲，而說文三篇下支部謂數「从支、婁聲」，故卿自可釋為婁；古文字臣、殳不甚別，故有理由認為甲骨文  即婁字。

甲骨文還有  ，唐蘭先生以為擂字，說：「王國維釋解，謂『从兩手判牛角，與从刀判牛角同意。」（殷虛文字類編序）商承祚承之謂『卜辭從𠂤之字，或省從𠂤，與刀形相似，而非刀字也。』（卜辭從𠂤，篆文又省從彑，由彑又省作𠂤，遂與刀形相混矣。類編四、十六）王氏極賞此說，以為神悟，其實非也。凡麋鹿之角自解，牛角必操刀判之，說文解訓本不誤。古銘印解字並从刀。」(1)唐氏又說：「以字形言之，從牛從𠂤，當是形聲字。牛本作  ，已象雙角，不應更作角形，故知非象意字也。」(2)今按唐氏認為解字必从刀這點是對的，但認為此字不是會意字則非，字从  乃是為了突出表現長在牛頭上的角，似無不可。因此，唐氏釋此為形聲字擂亦難信從。

其實此字本象人雙手捉牛角形，乃婁字的原始初文。考婁字字義，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且夫牛馬維婁」，注：「繫牛曰婁。」此實屬婁之本義典籍中所僅見者。蓋要拴住散放的牛，常見的方法就是先要捉住牛的兩角，自古至今皆然，故古人說「繫牛曰婁」。

甲骨文後多變為  ，而金文婁字從角(3)尚依稀可辨。婁字从角是釋讀的關鍵，這從字形演變及字義聯係中可以獲得說明。

婁字本義既是用手捉牛角，必然含有曳牽之義。婁字的這種字義可在摟字中見得。說文十二篇上：「摟，曳聚也，从手、婁聲。」段注：「此當作曳也聚也，各本奪上也字。山有樞曰：弗曳弗摟，傳曰：摟亦曳也。此曳訓所本也。曳者，臾曳也。釋詁曰：摟聚也。此聚訓所本也。趙注孟子曰摟牽也。此曳義之引申也。」（段注以曳作曳。）至於方言謂：「抱持謂之摟」，已非摟字初義，也就不難明瞭。

〔注釋〕

(1)(2)皆見唐蘭：「殷虛文字記」中「釋角般爨」一文。

(3)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三八頁「婁」字條列舉金文婁字諸形。

釋羊鳥

卜辭說：

庚申卜，𡆥，今少臣取□羊鳥。（甲二九〇四）〔一〕

按，羊鳥即商羊。孔子家語載：「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劉向說苑辨物：「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商羊是一足的怪鳥，它的到來便是天下雨的信號，因此謂之「水祥」。孔子博識多聞，尚能辨識此鳥，應有其根據。卜辭命小（通「少」）臣枋祭羊鳥，便是祭商羊的。

羊鳥所以又叫商羊，皆因為商族曾對此種鳥舉行祭祀，後代遂

相沿得稱。由此可見，古代傳說在世代流傳中，雖然不免有所改變，而上探其本原，仍然是較為清晰的。

一、甲骨文之特點

殷墟甲骨刻辭上的文字，大約作於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是相當古老的漢字。儘管從甲骨文到後代的漢字一脈相承，二者的不同却十分明顯。概括地講，甲骨文字象形意味甚濃，不少字還保存着古形古義，都是後代的漢字越來越難看到的。不過，在甲骨文中形聲字已佔較大的比重，又標誌着甲骨文已經完成了由象形、會意、指事到形聲的過渡，成為較為成熟的古漢字。這些便是談到甲骨文之特點時必須首先指出的。

古先民造字曾經過一個極漫長的過程，魯迅先生推論「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衆手，全羣共喻，乃得流行。」（漢文學史綱要）因

殷墟文字通論

此集稱為「殷墟文字通論」，顧名思義，殷墟文字自然應指從殷墟發掘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等項資料，實際上鑒於甲骨文資料豐富而較成系統，集中主要采用殷墟甲骨文進行論述。有時為了說明文字的源流演變，也酌用商代陶文和金文資料以相參證。又既名「通論」，自應論及殷墟甲骨文字的各個方面，但著者以為重點加以論述可能比面面俱到宜于深入，因此便略去「合文」等內容，而着重根據六書分類舉出一些例證進行闡述，但着眼點仍追求一個「通」字。

此，在這期間文字呈現出種種牴牾、矛盾的複雜狀況，便不足為怪了。在甲骨文中可見既有一字數形，又有同源字的分化；既有字形的簡化，又有字形的繁化；既有保存原始字形的字，又有發生形變的字；還有一些字的本義在悄悄消失，象形、會意字逐漸被形聲字所取代，如此等等，這些大都屬於殷代文字特有的現像，除形變字詳拙著「殷契新釋」「甲骨文形變字釋例」一文外，其餘將在本篇進行討論。

為了說明古人曾以各種簡便的方法造字，本篇特舉兩類字來說明，一是「取局部於全體造字」，以證古人造字往往因利乘便，化繁為簡；一是「加口字」，此屬於造字中的特例，分類剖析，意在揭示此法造字，並未都獲成功。

一字數形例

由於殷墟文字脫離意符文字階段未久，一些意符文字的繁複寫法每見殘留，加上此時又出現了不少簡化字，這就造成一字繁簡數形並存；此外，因為甲乙形旁(或音符)相互通用，有的字在構形時或采用甲形旁(或音符)，或采用乙形旁(或音符)，也會造成一字數形。試舉例如下：

甲骨文朿、𣏌、𣏌，後兩形乃朿字之繁文。說文六篇下：「朿，縛也。从口木。」字象一捆薪木(木柴)形，故有束縛之義。故𣏌象用手捆束，𣏌乃象置束于地上，𣏌實象以手捆束置地上形，此三形為朿則一。殷代有朿祭：合集二九七〇〇：「壬子卜，其朿司魚。茲用。」粹一五三九：「弜朿奘。」□𣏌」。

杗或作𣏌、𣏌、𣏌等形。作𣏌，如：乙二四三九：「王步𣏌羌。」京津二三八七：「……辰禾其𣏌。」伐倗亦作𣏌，象以戈伐羌人的頭。京都三〇五三：「貞：朿丁酉彫𣏌。」伐還簡化為𠂤形，戈字省略只剩一橫，示意人被斷頭。綴合一七四：「□□卜，王，貞：余伐不。」□□卜，王，貞：余弜伐不。」庚申卜，王，貞：余弜𠂤不。」庚申卜，王，余弜𠂤不。」

𣏌或作𣏌。安明B二六八〇：「丁巳卜，王才(在)□亦朿𣏌允𣏌(𢦏)才(在)𠂤車。」旅指軍隊而言，「朿旅」即典籍之「振旅」。

示字有𠀆、𠀇、𠀈、𠀉、𠀊等形。合集一二五六：「……于𠀆壬。」二七〇八五：「王其……于𠀇(「示壬」合文)朿……」。二七〇八七：「其又(有)𠀈𠀈(「示壬」、「示癸」合文)朿牛，又(有)正。」乙八六七〇有𠀉，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五「疑亦示字。」所說是對的。最早的示字，目前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的文字。

及或作𠬜。合集二一四七二反：「□卯𣏌父乙，𣏌𠬜𣏌……」。該字从羌，表明曾有羌人做被奴役者，其身份為反。

𣏌字異形頗多，除了學者已經指出的𣏌(前六、二四)𣏌(金一四)以上見于省吾釋𣏌，甲骨文字釋林。及𣏌(粹八四三)見楊樹達釋𣏌，積微居甲文說卷上。之外，以下兩形也應是𣏌字。𣏌(前六、三三、四)𣏌(乙八二一八)，此兩字都象一人以手持竿撐船形，唯前者取正面後者取側身為不同，字義當是一樣的。𣏌象船在水中行，當時的木船離開人撐船便無法前進，所以古人從撐船的角度造出這兩個字，無疑與𣏌義相同，屬同一個字。武丁晚期卜辭說：「甲戌卜，𠂤，貞：方其𣏌于東，九月。」(粹一一九二)此處的「方」可能是殷人對某方國之省稱。他辭如：「壬子卜，王，貞：羌其𠂤于東。」「壬子卜，

王，𠂤貞：羌不𠂤于東。」(粹一二九四)「方」蓋指「羌」人而言。又，粹一一七三：「己酉卜，王𠂤見。」按見乃地名，見粹一一三二片考釋。凡此𣏌皆即𣏌字異形，當如管子尹知章注：「𣏌，古盤字。」

𣏌本作𣏌(前四、五一、三)象中箭的豕，後簡化作𣏌(粹三二一)或𣏌(甲二四三一)形。說文九篇下𠂤部：「𣏌，豕也。」這當是由於古人田獵獵獲野豬而造字。

庸有兩形，一作𣏌(見甲骨文字釋林三一七頁)，拾掇二、五：「……兩庸無(舞)。」一作𣏌，裘錫圭先生「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一文(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二輯)曾指出字从凡即同聲。粹五三九：「𣏌壴(即鼓)其眾壴陳。」「弜陳」辭中的「𣏌壴」即詩、商頌、那的「庸鼓」。

干或作𠂤。後一形在甲骨金文中習見，合集二一五六五：「貞：中子𠂤（雩）或作"𠂤"形，見甲骨文編卷一二、一三至一三。大豐殷：「王祀于天室，降。」𠂤即于字。與此相應的，"平"字或作𠂇、𠂇、𠂇等形。合集五二〇：「戊辰卜貞：弗其得𠂇。」又五一九：「乙亥卜貞：伐𠂇。」粹八〇：「又𠂇。」粹四三四：「其又𠂇。」𠂇的變形如𠂇（合集二六九六二），其它變形不備舉。

重，卜辭作為語詞用，早期作𠂇，晚期作𠂇，皆讀惠。用唐蘭說，詳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甲骨文編取王襄說釋𠂇為甫，見卷三、三二，非是。

以上所舉一字數形之例，都是從變化較大處着眼的，更加細微的變化則更多，非本文所能盡舉。由于古文字形義密合，我們尚可循義而識形。

出于將二字區分開的考慮，後來才改豎寫之形為橫寫之形。

夕與月。甲骨文夕、月二字皆為月亮的象形字，夕則月出，故逕以此表示之。夕、月二字往往難區分。一般說來，甲骨文第一期月字作𠂇，中間無點，夕則有一點。如：「旬壬申𠂇出食」（原王襄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二九頁）。第二期祖甲時夕仍有一點。第五期則月有一點，夕無點。甲骨文月有加兩點的，如拾掇二、四〇〇：「……八月。」

母與女。母、女二字皆為女子的象形字，母字胸部有兩點，尤指成年女子哺育兒女做母親者。不過因為母、女兩字同源，在殷代每每不做嚴格區分。如前一、二八、五𠂇即「母丁」之合文，續一、四二、五𠂇即「母辛」之合文，皆用女為母。甲骨文編合文舉例頗多。裘錫圭先生說：「古代婦女地位低，所以'女'字象一個斂着兩手跪坐着的人。」（文字學概要二一五頁。）

臣與目。臣目二字本皆象眼睛形。臣象縱目，區別於目象橫目，

同源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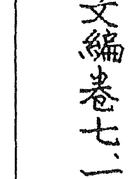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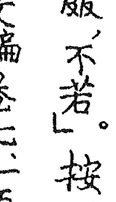
在甲骨文字中可以發現有些字形很相近的字，是屬於同出一源的同源字。每一組同源字之間，不單在字形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聯係，並且在字義方面仍有某種關聯。茲舉例說明之：

水、川、巛。此三字皆本由河流之象形字分化而來。卜辭水字作𠂇前四、一一、乙八六、三、五、九七等形，它與川字𠂇（前四、二、三、三、𠂇侯七三字形差別細微，後者更着意表現河水流動而已。巛則通過水流浩大漫溢之形而寓洪水泛濫之義。巛在一、二期卜辭中既有橫寫的𡍮，也有豎寫的巛。粹九三二：「戊午卜，㞢，貞：王其田㞢来亡巛」（同版有貞人𡍮）他如佚存二七一貞人行，佚存二八八、二九四貞人𡍮所卜者皆作巛類寫法。巛與川形極其相似，大概正是

汪寧生「釋臣」認為豎目之形的臣字，乃是充當監工的奴隸頭。于省吾則以為源于以縱目人為奴隸（甲骨文字釋林・釋臣）。我認為臣、目古本一字，後來取目的監視之義專屬臣字，其寫法也就區別開來。

木與未。木未二字皆由樹木的象形字分化而成。在卜辭中做為地支的「未」時亦寫作𣏌，寐作𡍮，从未从刀的𣏌（制）作𣏌形，凡此均屬木、未不分之證。參看拙作釋制。

司與后。卜辭司、后二字同源，故通用不拘。如乙二三七四：「靡司妻婦好」乙七一四三則作：「貞：隹靡后妻婦好。簋人八：「貞：其品司于王出」。後下一〇、一：「貞：其品后于王出」。凡此「后」均即「司」。古文字往往正反不別，卜辭左右對貞時，此例尤其明顯。司有時可反寫成后，表明最初二者本一字。

亶與墠。甲骨文  、  本由形簡化，即城郭之象形字。字即亶字。說文五篇下：「亶，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亶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段注：「按城亶字今作郭，郭行而亶廢矣。」字七一七：「亶兮至昏不雨。」辭中的「亶兮」即「郭兮」。亶有時還是墠字。說文十三篇下土部：「墠，城垣也。从土，單聲。亶，古文墠。」綴合三〇貞問「立邑亶商」，即「泣邑墠商」。故知亶即亶、墠二字所自出，不過分化較晚罷了。

甲骨文中的同源字還有不少，如正與足，七與甲等，學者均早已指出，在此就不贅述了。

下至西周金文仍可見有此種繁文形成。如：

 之作。殷墟卜辭記車皆以計數，如劍二一二之「車二」，舊誤釋為丙，實即兩字，亦即後代車輛字。在小臣陵鼎作形，在晉姜鼎則作形，對比字形，明見後者乃是由兩個合併而成。說文訓兩為「再也」，後來寫成「兩」。前二、一九、一辭中有「馬廿出……」馬亦以兩計，釋者或疑不當釋兩，然綜述已說明殷代一車所用馬匹有二匹者，遠與儀禮既夕禮「馬兩相合。不之作。長由盉：「敢對揚天子不休。」盨蓼：「用夾()不。」班殷：「嗚呼，天明畏，不丮皇公受京宗懿釐」。銘中「不」皆讀「丕丕」。書．大誥：「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是其證。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不、丕古音同，故可通假。

(二)字的形符或聲符被由單變雙地重復，如：

或作。(甲八六〇五)，字由从一子變

繁文例

在甲骨文中還可以看到字形繁化的傾向，有些字在字義不見改變的情況下，而出現了繁復寫法。這類繁文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分別述之如下：

(一)原來的一個字被由單變雙地重復，仍做為原字使用。例如：

或作(鐵二九、二)或作(甲八六〇五)。

此種繁文在殷周金文也不鮮見。如：

字在令中作，字中从二相對，仍當釋令。器見三代五、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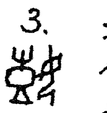
好字在殷墟婦好墓婦好圓鼎中作，字从二女相對，其義不變。

字在簋(甲)中作，銘云：「率有嗣師氏追御(禦)于林。」此字釋御毫無疑義。

字在尹小叔鼎中作，字从二(即金字)。

此種繁文現像實關係于卜辭釋讀，拙作「釋」、「釋」、「釋」都曾受此啓發。以上兩文分別見拙著「殷契新釋」、「殷契存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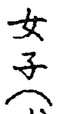
象形、會意字被形聲字取代的時期發展到形聲字為主的時期，歷時甚久，蓋起於商代後期，完成於西周末。在此期間，有一部分象形或會意字陸續被形聲字所取代。舉例如下：

1  （甲九一四），  （乙二六六一），本象以手持戈搏虎，詩．鄭風．叔于田：「襢裼暴虎」，虣即暴之本字，指持戈搏虎。虣後來在傳寫中被譌寫成虓，見於周禮。再往後，虓字亦被棄置不用，而以同音字「暴」來代之，上引詩經即其例。參考裘錫圭：說玄衣朱褾襘——兼釋甲骨文虓字，文物一九七六年十二期。

2 （合集一三八三六正），（粹二五二），本象洪水泛濫成災形，字在第三期卜辭加上了音符「才」，作  。合集三一二四三：「……亡  ，利」，即其例。此卜辭被形聲字  （鐵一八三．三）所取代。但  字也未能長期存在，字又被  字所更易。唐說詳見殷墟文字記。

4  （粹九四八）象牡豕之形，字亦作  （京津六〇九）。甲骨文編將此字列在豝字下，實則此乃豝字初文，此字後來被  （乙八八一〇）即豝字所取代，但豝也僅是牡字之一體。這是會意字變為形聲字之一例。

字在第三期以後的卜辭中又經過形變，成了  形的形聲字。說文十一篇下川部：「  ，害也。从一  川。春秋傳曰川雖為澤凶」。已不解字屬形聲。段注以為是會意字，顯誤。

3.  （粹一一三〇）或作  （鐵一八三．三），字象一女子（或一人）守鼓警戒形，唐蘭釋鼙可從。此會意字所表現的有人守侯之鼓乃是警鼓，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到「楚厲王有警鼓」即此種鼓。呂氏春秋．疑似：「為高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傳寇至，傳鼓相告」。史記．周本紀：「幽王為婪婁大鼓，有寇至則舉婪火」。可證警鼓是古人傳遞緊急情況的工具，緊急情況一旦發生，只有擊鼓傳遞消息，才能够來得及告衆。儀禮．士喪禮．筮宅辭：「兆基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義為難，不順利。嬉字至第五期

本字例

甲骨文中有一些字，後來失却了與字形相合的本義，而長期被做為另一字使用，這類恢復其本義是很必要的。這裏僅借用說文學家的術語，舉例說明某字為某義之「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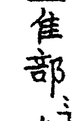
能、罷本是能羆。在拙著「殷契存稿」中已釋  為能，字為熊的象形字，後來能的本義為熊所奪，罷乃形聲字，本指熊羆之羆，但罷的本義也為羆所奪。

鄉本是饗。鄉，甲骨文作  ，亦即鄉字。從字形看，象兩人相對于食器（  ，即皀）而進食形。合集五二三九：「王自鄉。」（兩見）義即王自饗。說文五篇下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鄉亦聲。」許說未必是本義，然鄉乃

人相聚飲食義，却很明白。

無本是舞。無，甲骨文作  形，象人兩手持牛尾而舞蹈形。呂氏春秋・古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可見古人舞蹈時情景。說文六篇上林部訓奱(無)為「豐也」，「或說規模字」，均是據訛變字形為說，故未得要領。又十三篇下亡部訓奱為「亡也」，亦不知無本舞字。合集一四二〇九正：「貞：我無雨。」簠天二七：「壬子卜，旅，貞：王無𠂤(隻)雨。」無即舞，兩辭均是貞問王舞蹈以乞雨之意。卜辭無字用其本義，不可混同於假借。至于有無之義當是後來出現的。至于後來出現的舞字从奔，則是突出了人的兩脚的動作，無舞的音義最初沒有區別。

西本是酒。京津一〇〇一：「貞：西帚其以。」大盂鼎：「酘，西無敢酸(酷)。」

印即是抑。印，甲骨文作  ，甲骨文編謂字「从𠂤从卩，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跪跽之形，古印印一字。」從字形上說確實如此。但倘然從用法上說，則當如裘錫圭先生所指出的，字實即抑字。乙一〇：「戊午卜，曰今日攴(啓)，印。允攴。」乙一四三：「庚戌卜，今日戰(戰，讀狩)不其𠂤，印。」即虘字「抑。」印抑本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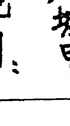
西義皆為酒。不過這却非假借，蓋酉(酉)本象貯酒的酒尊，古人造字最初即取此形表示酒。後來隨着用酉為十二地支，為了區分這兩個字義，才造出从水旁的酒，使酉專用為申酉之酉。

自本是鼻。甲骨文𠂤(自)本象人鼻形，故在卜辭中偶爾還用鼻的本義。乙六三八五：「貞：𠂤(讀「有」)疒自，不隹𠂤𢀛。」「貞：𠂤疒自，隹𠂤𢀛。」乃貞問患有鼻疾是否有害。後來自僅用自指，本義遂為形聲字鼻取代。

隻本是獲。甲骨文(隻)本象人用手捉住鳥形，字義為獲。說文十篇上犬部：「獲，獵所獲也。从犬，蒦聲。」而四篇上隹部：「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持二隹曰雙。」許氏對隻的訓釋已非造字本義，甲骨文中隻皆即獲，尚未見做隻用者。

於整體取局部造字例

拉法格說：「人是從象形文字開始，他用物象的描寫來代表物：狗表現為狗的圖畫。而後他過渡到象徵的文字，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來表現；用動物的頭來表現它的全身。而後他上昇到借喻的文字，他根據某物同被表現的思想有着真實的或假想的類似之點而作出描寫；獅子的前部被用來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來表示正義和真理，兀鷹被用來表示母姓之道等等」（思想起源論五八頁）。拉法格這段話雖然是就外國文字講的，他指出的這種現像却具有普遍意義，對於理解殷墟甲骨文中一些於整體取局部造字之例亦有啓發。茲擇舉數例做為說明：

角與犄。  (掇一・一一八)象牛角之形，牛角本長在牛的頭上，這

從[illegible]（後二、二、一五）字象人兩手在曳牛角形，可以看出。另有[illegible]（乙七一、五〇）或作[illegible]（乙五三、八二），當是於此字取局部造字之例。甲骨文編誤釋[illegible]為解，解从刀而此不从刀，知非解字。拙著殷契存疑釋為[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甲骨文編卷三、八所收[illegible]字諸形當以[illegible]（明藏四九七）為正體，字象雙手移龜之形。至西周初[illegible]的[illegible]作[illegible]形，乃取[illegible]字之一部分由[illegible]變成[illegible]再加[illegible]（[illegible]字繁形）字構成。漢代孔宙碑「遷作[illegible]」，表明字本从[illegible]，後來簡化為从[illegible]。[illegible]字所从之[illegible]是取自[illegible]字，至為明顯。由此可知[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初文。[illegible]同。

王與戌。甲骨文編卷一、八所收王字諸形以[illegible]（甲三三、五八反）[illegible]（甲二九。八反）為原始。王本象斧鉞之頭形，它當取自於[illegible]（[illegible]）即戌字之局部。詳見林沄「說王」一文考古一九八五年六期。

田與[illegible]。甲骨文上甲之甲作田，于省吾先生取朱駿聲說：「甲，

加「口」字造字例

在甲骨文中往往可見有的字加一個「口」字後，其義不變，「口」字成了文字中的增飾成分。又經仔細觀察，則知口字有時在某些字中，也會由無意義的增飾變為一字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據初步研究，卜辭加「口」字可區分為三種情況，即非正體加口字、正體加口字和加口衍化字。茲依次述之：

㈠非正體加口字　某字加一「口」字後，字義仍無別，但是，加口字的字形在後來的文字演變中未成為正體，就遭淘汰。這類字卜辭習見，如：

甲骨文編卷七、五的[illegible]即族字的或體。

又，卷九、六的[illegible]（後二、一二、二）字从勹从口，即旬字的或體。

鎧也，象戴甲于首之形」，又引商器比作伯婦簋（三代六、三九）[illegible]字說：「象武士右手執戈，左手執盾，首戴盔甲形。這是[illegible]為首甲的有力驗證」（詳見釋甲，甲骨文字釋林三四七、三四八頁）田即[illegible]，取自于武士的首甲。世本、作篇：「杼作甲」，宋衷注：「少康子名杼也。甲，鎧也。墨子同」注文訓甲與說文同。

[illegible]與車。林二、二、一有[illegible]字，象一車輪形。郭沫若先生卜辭通纂七三五片攷釋：「二車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前者象雙輪一轅，轅端有衡；亦有作[illegible]者，於衡之兩端更有二軛，所以叉馬頸者也」。更簡單的車字作[illegible]（合集一三、六二四）形，只象車之兩輪。[illegible]無疑取自兩輪之一，唯對車轄表現稍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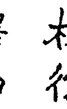
此外，如西之取自[illegible]，[illegible]之取自[illegible]之類尚多，茲不備舉。

又卷一三、三的[illegible]或作[illegible]。

貝或作[illegible]。合集八四九〇正：「貞：土方不[illegible]貝」。綴合一二六：「甲申卜，㱿，貞：雩[illegible]（讀枋）亡[illegible]」。「甲申卜㱿」貞雩[illegible]其出[illegible]」。[illegible]即退，敗字。前七、三六、一：「……曰吾方其至于[illegible]，亡[illegible]」。[illegible]同於貝，亦退、敗義。

首或作[illegible]。合集三六、三四六：「己亥卜，才（在）[illegible]，[illegible]取白（伯）伐[illegible]（？）[illegible]方，不[illegible]戈，才（在）十月又[illegible]」。按「不[illegible]戈」即卜辭習語「不首戈」，首，[illegible]一字。

[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合集一一五一九正：「丙戌卜，爭，貞：今[illegible]王……」。鐵一三、二：「丁亥卜，出，貞：來[illegible]王其[illegible]素[illegible]（枋）……新（？）……」。此字加「口」不加「口」字義無別，皆表示年載義。

乎或作  前六、四〇、四：「貞：  [辛]」。按「辛」與「辛」義無不同。

才或作在。丙八六：「庚午卜，丙，貞：王弜作邑在茲，帝若」。在即才，讀為在。

十（𠂤）或作  。卜辭習見的用為祭名之，應讀為𠂤。

 （即拜字）或作，其義不變，詳見拙作卜辭拜禮試析。

 （帥之初文）或作（前四、二三、四）。

 （珠九五六）。如此之例，不勝枚舉。

㈡正體加口字　無論卜辭中某字加口與否，只要是在後來的文字演變中加口字成為正體的，均屬此類。如：

 後作，「放」乃卜辭貞問生育之習語，放本是說文十二篇下女部之初文，而用為嘉。但字寫法何時出現，尚不能確知。

 後作。（京津一五九九）字加口成為（乙五一六二）。二者皆聖字。

字于凡下加一「口」字，可為證。孟子萬章上：「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亦載此事，可證桐地之重要。

棘後作。後一、一五、一五：「貞：獮伐棘，其[戈]」。棘即（曹）之初文。卜辭有（）字，甲骨文編卷五、三收載此字。

後作（）。後一、二六、六：「乙未貞：大（）弓翌日其」。寧滬一、六〇三：「……（？）其」。字从口實屬後加。

後作，說詳陳漢平：「釋甲骨文嘉字」，見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後一形是為正體。

放後作。「放」乃卜辭貞問生育之習語，放本是說文十二篇下女部之初文，而用為嘉。但字寫法何時出現，尚不能確知。

後作。（京津一五九九）字加口成為（乙五一六二）。二者皆聖字。

後作。卜辭即，甲骨文編卷七、二一（明一八一二）注：「从从，說文所無，疑宕之或體」。按所說是，字後以加口者為正體作，見甲骨文編卷七、一八。

 後作。甲骨文編卷九、八即收有（石）字，是為正體。

宁後作宕。甲骨文編卷七、二一（明一八一二）注：「从从，說文所無，疑宕之或體」。按所說是，字後以加口者為正體作，見甲骨文編卷七、一八。

後作。甲骨文編卷九、八即收有（石）字，是為正體。

㈢加口衍生字　某字加口後，字義發生變化，由此衍生出一個新字。如：

魚之魯。合集七八九五：「貞：其雨才（在）魯」。又七八九六：「貞：其雨，才魚」。胡澱咸說：「魯和魚顯然就是一字」。（甲骨文字考釋二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所說可以同意。魚魯可能本無區別，但隨後便判然分為兩字，觀魚不可寫成觀魯，魯國也不可寫成魚國。

之與君。卜辭有「多」（甲七五二），又有「多君」（存一五〇七），多君可能是指多。但西周金文史頌銘的「君百生」却斷斷不可讀成「

後作，南二一五二：「于宿，亡」。按字當釋為桐，金文生簋銘：「王征南淮夷伐角伐桐」，桐作，即

百生」。班毀銘的「邦冢君」也不可讀成「邦冢尹」，尹君字義隨之區分。

冊之與𠕋。冊字說文訓告，甲骨文于征伐言冊某方，以及祭祀用人牲或物牲之冊，于省吾先生讀刪，俗作砍（釋冊，甲骨文字釋林一七三、一七四頁）。卜辭中亦偶見冊、冊不分之例，甲二一二三：「癸巳卜，貞：商𠕋冊」。合二三三三：「貞：興𠕋冊，乎歸」。「𠕋冊」即卜辭習見的「𠕋冊」。不過此種混用畢竟稀見，冊為冊的加口衍生字。冊，說文作𠕋，見五篇上曰部。

刀之與召。卜辭刀、召區別不嚴，合集三三〇三三：「癸卯卜，刀方其出」。不出」。又三三〇三：「壬申卜，御（禦）召于𡆥」。後一辭「召」即「刀方」。召乃由刀字衍生，加口衍生字除上舉之外還有不少，如户之衍生為啓，門之衍生為問，戕之衍生為咸，令之衍生為命（見西周金文），帝之衍生為啻（西周金文），庚之衍生為唐等等，由此看來字加口可以組成新字，在當時不失為造字的一種方法。現在看來，當時用這種方法造出的字，却不是都成功的。

二、甲骨文六書分類舉例（上）

我國古先民起初以象形、指事兩種方法造字。象形以寫實物，指事以表虛象，單純的象形字不足以表現的事物，則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通過會意的方法構成文字。象形字、會意字為了便于記識，漸漸有的標上讀音，這就形成最初的形聲字。此後訣竅一開，依照一定的偏旁部首標上不同的聲符來表達意思，便成為一種新的造字方法，從而造出大量的形聲字。由殷墟卜辭文字推測古人造字的大致過程就是這樣。

形聲字的制作，是古人造字中的一個創造，從此文字跳出了象形、會意、指事的框子衝決而出，從而就可以能動地多產字，表達更複雜的意思，文字的寫法則趨于簡化。假借字一字多用，又大大彌補了上述造字法的不足。轉注字，似乎與同部會意字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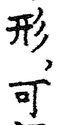
象形字

我國漢字主要由象形、指事二者發源，而以象形為主。

象形字的最初發生當與繪畫有不解之緣，上溯其源，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彩陶器上所見各式各樣的圖紋，即象形字產生的母胎。然而，圖畫是反映人們思想與生活的藝術品，與記事並交流思想的文字畢竟功用各異，因此，象形字要適于需要，就得朝表意符號的方向發展。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都以常見事物為對像，借形以表物。所象之形則日月、水火、山川、建築、人物、植物動物武器及日常用具等包羅甚廣。說到象形字的構形，初步可歸納為以下兩個特點。

一、象形字源于摹寫物象，最初象形意味甚濃，沿續下來便成為直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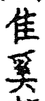
形；直肖形象形字寫法復雜，古人為求書寫便利，又將其字形簡化為綫條形。在甲骨文中，直肖形與綫條形是並存的。二、象形字描摹物象每見正面與側面之別，此二形最初意義並無區別，以後也只是在個別字中呈現差異。如：  與一象人正面一象人側面形，起初當是同一字的異構，後來才成為意義不同的兩個字。正面形、側面形不易表現的物象，則采取平面形表達。

由於象形字是以字形表現物象，無論直肖形或綫條形，也無論是正面、側面或平面取形，字形於細微處有何變化，從整體上說總不出其軌範，因而也是可以把握的。在此僅舉以下例子說明。

燕，合集一三五三「貞：由  吉」。即燕，詩、北風、燕燕「燕燕于飛，參差其羽」，燕字表現出燕子飛行張開雙翅之形，綫條簡練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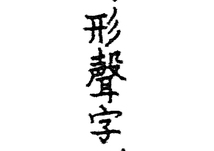
鳳粹八三五作形，菁五、一作形，象一種有冠、遍身彩羽的鳥即鳳形。

能（熊），以身軀碩大能直立行走為特徵。乙九一八、「貞：晝牛，亡」辭中的象形字即能，義為熊。關於此字的考釋，詳見拙著殷契存稿、釋能罷。

憂，如人直立猴面有尾，合集二一一〇二作就頗形似，一般多作  （粹一）形。用為殷人祖先之名的「憂」與猿猱之義的「」並無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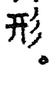
兕，獨角、似牛、粗尾，最肖其形者是乙七六四的（甲一六三三）形。

鹿，以頭上長着多杈的角為特徵，佚三八三背特點亦得以表現。簡省形如京津一四九一作形。

 並連鹿的體型

鶴，乙三四六八的  乃鶴的象形字，其頸腿細長，善鳴的特徵，皆得到表現。詩、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莊子、駢拇「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對於鶴的這些特徵，古人向來是熟悉的。

乙、甲骨文作，魚父乙」，乙即由此簡化而成。說文十二篇上：「乞，玄鳥也，齊魯謂之乞，取其鳴自呼，象形。」「鳦，乞或从鳥。」此乞字典籍皆作乙，爾雅、釋鳥「燕燕鳦」，詩、燕燕于飛毛傳：「燕燕，鳦也」，玄鳥、毛傳：「玄鳥，鳦也」。乙、乙二字混淆已久。不過从甲骨文看，還是以釋乙為鳥形為勝。關於乞字，曾參考桂馥的說文義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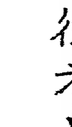
雞，甲骨文雞一般作，已是从隹奚聲的形聲字，象形的雞僅見于佚存七四〇作  形，可謂畢肖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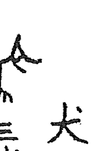
象，以巨身長鼻為特徵。金文象（三代二、一七、四）象形程度很高。甲骨文多作  （粹六一〇）字形已大為簡化。此字正是象形字趨向綫條化摹寫的一個例子。

虎，以甲骨文（合集二四七三正及金文（殷三代七、一二）最為象形。甲骨文多作（粹九八七）或（甲一四三三）尚存張牙舞爪之形，其身上的斑紋與（豹）異。

狐，甲骨文有（乙六三九八）此獸尖嘴長尾之狀，應為狐狸之象形。此字描摹特徵，十分逼真。

，即長毛犬。甲骨文作（前四五二、三）說文十篇上犬部：「  ，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曰：無使也吠。」這種長毛犬，與一般的犬的差異，特別表現為腹部多毛。

犬，以尾長可搖為特徵，如  （三代二、二、一、一）象形意味較濃。

馬，以長面、有鬃、粗尾等為特徵如  （鐵二、二　粹二四〇）其在金文如（甲四、其）（三代二、二、七）以牛頭表示牛。甲骨文脫胎于此，象形意味大減。

羊，以金文己觶的  （三代十四、二〇、七）為象形逼真。甲骨文則已非原象形字。羊字由象形而綫條化，情況與牛字相似，當由羊頭象形變來。

金文中的馬尚有更為象形者如馬戈，見三代一九、一一、一。

犬長耳厥尾」諸特點（唐蘭說，見天二六考釋）殷墟婦好墓所出（鐵二、二　粹二五六）

后母尊中間一字即从兔，一望而知。此字應隸定為㚔。甲骨文兔多作形。

牛，只有在金文中尚可以知道字原係象形，如牛鼎蓋作（三代二、二、七）

客觀事物雖千差萬別，其中總有一些存在着共同的特點，因而才有可能進行分類。古人在製造象形字時，也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一些事物的共同特點。例如木類字所表現的直立、上有枝、下有根的植物，儘管在形態上各有差別，大的方面莫不如此。可謂以類相從，排列有序。請看：

，象樹上結果實形，即果字。後來金文作，為隸定字之所本。說文六篇上木部：「果，木實也。從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所訓已非字之初形。

，即者之初文，後加口為者字。者本象楮樹。說文六篇上：「楮，穀也。一名穀實，所在有之。陶隱居云此即今穀樹也。穀音構，南人呼穀紙亦為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又甚堅好。」據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說此樹「葉實可食」，可能即象楮樹上有葉實之形。

象竹樹之形，即竹之初文。說文五篇上：「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其所訓已係簡省字形。實則古代艸木不別，從形態看，竹顯然屬樹木類，而與草迥別。故必竹字，本書形聲部分所舉竹旁可與此相對照。

前四、四一、六：「□生放……光……」。

象桑樹之形，即桑之初文。說文六篇下叒部：「桑，蠶所食葉木。从叒木。」按說文字形訛變已久，甲骨文力圖表現桑樹枝葉繁盛狀，這與說文的訓釋仍相一致，不過字不从「叒」而已。

象栗樹之形，即栗之初文。西周金文牆盤的也是栗字，只是象形意味稍減。說文七篇上鹵部：「栗，栗木也。从鹵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古文栗，从西从二鹵。」

蠆，甲骨文作形在萬字下即象長尾之蠍形。說文十三篇上虫部：「蠆，毒蟲也。象形。蟲，蠆或从蚰。」段注：「左傳蠆蠆有毒，詩曰：卷髮如蠆。通俗文曰：蠍尾謂之蠆，蠍毒傷人曰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說：「萬字，乃假蝎之象形文為之。」此說可從。金文「父己壺」蠍形亦肖。

蜀，甲骨文作形，字實即蠋之象形字。說文十三篇上虫部：「蜀，葵中蠢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按說文引詩為豳風·東山，蜀作蠋。

，甲骨文作形，亦或作（屯南八五九），前者象龜側面形，後者象龜平面形。

由於我國漢字的發明，並不是由某位聖賢畢其功於一役，而是歷經若干世代，經過許多人之手才基本完成的，所以在這期間當象形字形成後，還只能說路走了一半，即是說剛搭起漢字結構的骨架而已。

象形字對客觀事物的表現遠不周備，換言之，即有的事物可以用象形字表達，而更多的事物則是象形字無法表達的。舉倒來說，鹿一類動物最初只造出𦣻鹿、𦣻麋各麗三個象形字表達，其後發現尚有遺漏，才又造麤(麤)、麃等形聲字以彌補象形之不足。熊一類動物最初只造出象形字能，其後發現一種與熊相類似的動物，乃造出形聲字罷。鳥類象形字不多，大量的是形聲字。木類除前舉者外，也大都是形聲字 如此等等。凡此表明漢字體系本身對造字的限制，象形字難以表現被象形事物的細微差異。

這些陶文與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一脈相承，其中若干象形字具有原始性。文物一九七四年八期季云：「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發現的陶器文字」一文，圖一之十(T9:037)有一N字，實即甲骨文𠂤(粹一三〇六)字初形，乃古㠯字，从𠂤者如𠂤(甲骨文編卷四、三三)即「別」。N亦象骨骼形，此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才規範化。圖一之一有(T7:028)，文中說「字象左足形，生動地鉤劃了足底的輪廓，表現了五個足趾。」而甲骨文「止」大都作(甲骨文編卷二、一五)，個別字才作(林二、二、三)。圖一陶文拓本五有，即象形的目字，與鄭州出土的陶文目字相似。圖一之三(T6:010)即刀之象形字，字在甲骨文由此形變為，只有在個別金文會意字可以見到刀的這種原始象形。圖一之十二象箭形，乃是矢字。甲骨文編收錄的矢有、兩形，與應是一形。

陶文象形字

本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學者先後在河北省藁城縣臺西商代遺址和江西省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發掘出一批刻有文字的陶器。其時代前者大概略早于商代後期，後者有些可能早到商代前期，有出土時層位關係的記錄，可依以進行斷代。這些陶文資料，對於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和商代的歷史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有的論者曾指出，這些陶文與甲骨文、金文相比較，是顯得草率急就的。的確，陶文作為一種刻劃文字，書者不是卜人和史官，其刻劃用意未必都為了流傳久遠，倒可能是信手書來作為標識的。所以，它顯出別種風格就不足怪了。

文物一九七五年七期「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一中說灰色粉砂岩石範(或礪石)的器表上有(74ET13F6)，按此即甲骨文(續三、三六、七，簋游一五)，乃是夂字。說文十一篇下：「夂，冬也，象冰凝之形。」「冰，水為之而寒于水」。(冰)从夂从水。」冰凝成堅凌，夂、冰同字。荀子勸學：「冰，水為之而寒于水」。即取冰的象形突出特點，顯示出冰面凝結之形。再如圖八之十七陶刀文字有乙字，當為左的原始字。西周金文師㝬毀有「乍乑乙及」之語，「乙及」即「胠殷」，說文稱「左」字古文乙象形，正與乙形相合。以上陶文象形字舉例。

會意字

上面我曾談到象形字以摹寫物象見形知義為特點，會意字則較一般象形字為復雜，據許慎說文解字敘講會意字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意即用兩個或兩個以上表示事類的字合成一個字，換言之，會意字往往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構成一個字，而表示一個新的意義。這類字實際上是象形字的一個分支，其字義不同于單純象形字的見形即知義，而是要以意會之，加以聯想才認識的。因此，這種復合象形字（會意字）顯然是在單純象形字（即象形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甲骨文來看，會意字數量也比較多，構形之妙令人贊歎，待發之覆頗多。下面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

本說文所云，應是象形，謂兩人手持相對也」。這個鬥字的本義，後來轉移到鬬字上，廣韻去聲五十候：「鬬，競。」玉篇：「鬬，爭也。」

（誠四九〇）或㚔（京都三〇九七），洀本象舟行於水中。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駭馬而洀桓」，尹注：「洀古盤字。」可證洀古通盤（般）字。粹八四三（前四·一〇·五）字「从殳以擊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𣪊言）「聲音亦無形之物也」（同上），故以耳聽磬音會意，說文十二篇上耳部：「聲，音也，从耳，殸聲。殸籀文磬。」

（拾掇一·二六九），象人揹子形。說文八篇上人部：「保，養也。从人从呆省。呆，古文孚。」說文對字形的訓釋迂曲難通，原因在于將人用手抱子形，誤為从人、从呆省兩部分。保本義指對小孩的保養。古代的太保，其職責為教養太子，即由保養之義而來。拾掇一·二六九：「……方亡保，十月。」辭已殘，此處「保」似用引申義「保護。」

（菁一一·二五）或作（庫四六三），其原始形即古金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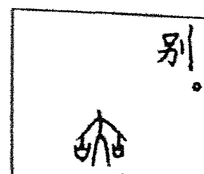
續殷文存上二五·一　本象雙手拉弓以目驗弓之形。弓箭是古人常用的武器，自然非常重視，對於弓的力量如何，正不正，都要經過檢驗，有時還要經過調試，此字即檢驗及調試弓的會意字。汗簡謂㪔是射字，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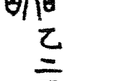
（甲一一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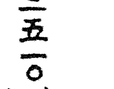
兵杖在後，象鬥之形。」段注指出此字義當是「爭也」，其字形也不像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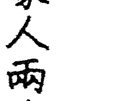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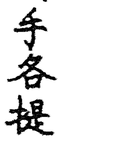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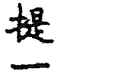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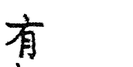
（乙三七四反）字象兩戈相向，今語所謂「大動干戈」，故有戰鬥義。此戔字當讀為「踐奄」之踐。尚書大傳四：「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史記作「殘奄」義亦同。卜通三一：「……徵人三千乎戔」。義即徵集三千士兵，命他們殺伐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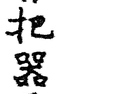
（後二·三·八）字象兩虎相鬥，說文五篇上虎部：「虤，虎怒也。从二虎」。按虤在西周金文猶作㸚（即㱿）形，今本說文作虤，當出於傳寫之誤。知者，今本說文有从虤的虤字，文選·魏都賦「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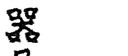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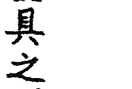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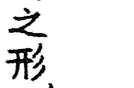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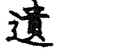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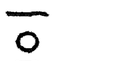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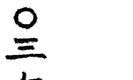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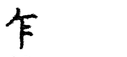
 ，象人中箭形。乙六四：「……矣目不喪明。」「喪明」意思是貞問某人眼睛受了傷，是否會造成失明。字本義為受傷，亦借為疾速義。乙三五：「雨不𠂤，十二月。」𠂤則多用為疾病義。後來𠂤、疒二字合為疾字，這是古文字分合變化可得而說的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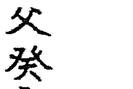
 （乙六、二九八）字从冊从刀，即刪字。古人將竹簡編連而為冊，書寫時用筆，若有寫錯字及需要修改之處，則即用刀削去，故刪為刪削義。查說文四篇下刀部：「刪，剟也。从刀、冊，冊書也。」即此義。

 （乙五、五九六）字象兩手持網之大繩，當是綱字。說文十三篇上糸部：「綱，网紘也。从糸岡聲。古文綱。」段注：「各本作維紘繩也，今依械樸正義正。紘者，冠維也，引申之為凡維系之偁。孔穎達云，紘者，网之大繩。商書曰，若网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綱紀四方，箋云，以罔罟喻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按說文及段注訓釋字義均是，然綱字本會意而非形聲，在甲骨文中表現得極為清楚，是可以由此訂正前人說法的。

 （前五、四七、四），字象犬之鼻，犬之鼻最善嗅，故臭即嗅味之義。說文十篇上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自。」段注：「走臭猶言逐氣，犬能行路蹤迹前犬之所至，於其气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伸段借為凡气息芳臭之偁。」臭與  是一字，說文四篇上鼻部：「  ，自鼻就臭也，从鼻臭，臭亦聲，讀若畀牲之畀。」  字字形鼻旁與自重復，其音義則無甚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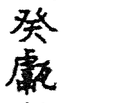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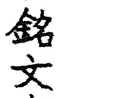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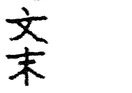
 乙二五一〇。象人兩手各提一有把器具之形，錄遺一〇三作父癸鬲銘文末

有一族徽  ，象人一頭頂一手提器具形，字形可互相參證。  既象人雙手提物，左右對稱，故字有配偶義，當釋為  。古文字爽、、  構形有相通處，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又爽然自失矣。」集解：「徐廣曰，一本作  。」說文四篇上  字，段注：「  與爽  同意。」但它們畢竟是不同的字。

 （前六、五四、四），楊樹達閩一多二位先生皆釋為蟲而讀作鵙或齲參考積微居甲文說釋蟲及聞一多全集第三卷釋齲。說皆可從。說文二篇下牙部：「鵙，齒蟲也，从牙，禹聲。齲，鵙或从齒」段注：「釋名曰，鵙，朽也，蟲齧之缺朽也。史記，齊中大夫病齲齒。淮南，斲木愈齲。司馬彪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齲齒笑。」簡言之齲齒本即「蟲牙」，自然這是古人不明此病病因而做的迷信解釋。蟲後來作齲，因為虫、禹形義相近，說文十四篇下內部：「禹，蟲也。」不過齲已是形聲字。

（合集三一六、六七）即字，象一手持麥另一手持杖，會意為打麥。打麥能使麥粒從穗上脫離，說文三篇下支部：「，坼也。」坼裂脫離其義相因，所釋尚接近於本義。第三、四期卜辭習見「麥」，即五期卜辭之「征」，于省吾先生已發其覆（甲骨文字釋林卅九至五一頁）。

（粹一〇四三）即，通別二、七、八采本象以手採摘樹上的果子，如前一字形，而簡化成象以手在樹上有所採摘，如後一字形。

（天八〇）即，初不从口从又。說文十三篇下二部：「，敏疾也。从人在夾板間，非人口又二。二、天地也。」按說文所訓非字之本義，  即極字。人立于兩儀之間，正所謂「頂天立地」，由此會意為極。過去有人以為字象人在夾板間，非是。班：「作四方  」，王子午鼎：「命（令）尹子庚  民之所

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知上兩「亟」字均讀做「極」。

字，但字並不是族（汗簡釋疾為族）。乙二三〇七：「貞，子𢀛𡰥，出由。」「貞：子𢀛𡰥，弗以𡰥𡰥」。「貞：𡰥其以𡰥𡰥」。就是貞問婦好懷孕是否由此帶來死亡。

𡰥（京都二一九）字，唯朱德熙先生曾經舉出（錄遺五七四）及（尊一、三）（簠四八上），謂「這個字上端作𠂤，就是說文．目部睦字的古文𥄉，賣字从此得聲。」（古文字考釋四篇，見古文字研究八輯，十六至十七頁）按𡰥即此字，當讀為覿，說文八篇上人部：「儥，見也。从人賣聲。」段注：「貝部賣下曰，衒也，衒者行且賣也，賣即周禮之儥字，今之鬻字，儥訓見，即今之覿字也。」爾雅．釋詁訓覿為「見也」。此字之意蓋本為察看禾苗出土之義。

腹部隆起形，乃懷孕之義，可隸定為娠，亦即娠字初文。詩．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傳：「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從甲骨文來看，身有懷孕之義，只能得自於娠字。乙六六九一：「丙申卜，㱿，貞：帚好𡰥，

同部會意字

在甲骨文的會意字中，可以發現一種有趣的現像，即某字采用某一形旁後，往往一連串的字都采用此形旁，遵循此字義造字。這種形旁相同，字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即同部會意字。舉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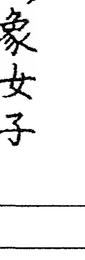
1. 𠂤（粹三八）𠂤（甲三五二三）𠂤（前七、三、三）𠂤（前六、四、一二）

𠂤（乙二三三五）𠂤（前六、四、一四）于省吾先生說：「甲骨文从各種獸形从𠂤的字常見。𠂤字說文作𠂤。」又說：「典籍以坎代𠂤，𠂤坎和陷欿埳等字又由于音近而通用」（釋𢦏、鹿、𢦏、𢦏、牛、𠂤），甲骨文編卷二、二九頁）。前三字分別為陷祭用牛、羊、犬牲之義，後三字則分別為用陷坑獵取麋、麑、鹿之義，但因為不論是陷祭或是用陷坑獵獸，事先都必需掘

說文十二篇下女部：「媚，說也。从女眉聲」。正可見是由眉目傳情表示悅怡之意。甲骨文媚字構形突出女子的眉眼，其用意在此。（但甲骨文又是「女眉合文」（合集九四三）


三代六、三、一，以此為銘之彝。

六、七：「王固曰，其出𡰥，隹丁出才（在）𡰥」。字「貞：𡰥才（在）𡰥，亡其𡰥」。甲骨文蓋為便於書寫，乃省「又」，「又」乃移了位置。


（三代二、四十七、一）即甲骨文𡰥字初文，象在行路口迎接一人到來。故疑此當是𡰥字。字又作𡰥，甲骨文編卷二、二九說「疑為後字異文」，當是。

即身字，說文八篇上：「身，躬也。象人之身。」另有一𠂤字，象女子

坑，所以，這兩組字便在从丩這點上統一起來。

卜辭另有一個㠯即㠯字，从人丩，丩亦聲，（同上文，甲骨文字釋林二七二頁）乃用人陷祭之專字。㠯从丩與上述諸从丩字均屬於同部會字。（遺珠三四：「丙申卜王貞：弜㠯每于門，幸五用，十二月。」卜辭每、母、女字皆通用（每、母通見粹三四〇）㠯字正象陷祭用女子形，蓋即㠯字或體。

2. 𡈼（合集一六、七七正）𡈼（佚五二一）𡈼（乙三〇三五）𡈼（屯南二三三）上舉第一個字，羅振玉說此象沈牛于水中殆即貍沈之沈字，所說是。第二個字从水从羊，其實是沈之或體，並非洋字。佚五二一：「𡈼二牢。」意即沈祭二牢之牲，可為證。第三個从水从宰，仍是沈祭或體。合四五一：「貞：㓝于汎宰𡈼，卯二牛。」意即㓝祭于河，同時向水中沈祭宰牲，並殺二牛為祭。可為證。第四個字从水从玉，意即投玉于水，故為用玉沈祭之專字。以上前三個字均為用牲沈祭義，後一字則為用玉沈祭義，區別雖有，表示沈祭則同，故為同部會意字。

3. 𡈼（粹九五七）𡈼（前六、四六、三）𡈼（前三、三二、三）此三字在甲骨文編皆列在逐字下，是正確的。第一個字从豕从止，是逐字正體，楊樹達先生指出：「逐字說文云从豚省，其實不然。豕性喜奔突，故逐字从之」。（釋追逐，積微居甲文說二八頁）則後二字分別象逐鹿與逐麂（毘），也就可以類推。从止來表現田獵逐獸的字，在當初還會有本文未舉的例子，凡此均為同部會意字。

4. 𡈼（甲五四六）𡈼（後一、二三、一四）𡈼（京津四八三一）此三字甲骨文編皆列在牢字下，當是對的。卜辭大牢、小牢分別指牛和羊的牢圈。

指事字

古人造指事字蓋受過結繩記事的啓發。不過在甲骨文中，單純的指事字很少，倒是象形基礎上的指事字習見。郭沫若說：「數生於手」，一二三三皆手指之象形，文字研究釋五十。足見象形對指事字的影響。象形基礎上的指事也比較易于為功。例如：

1. 𡈼（乙一一八七）其辭云：「貞：疒𡈼不」。按𡈼象人整個腿部，𠂤則為指事符號，其所指事的當為膝關節處，應即膝字初文。故此辭乃是貞問腿部疾患如關節炎之類。字又作𡈼（乙二九一〇），義無不同。有人以為字指腿部腫瘤，非是。（或可從。）

2. 𡈼，京都四四七：「……疒𡈼」。丙一六一：「𠂤（禦）𡈼于且……」。「弓𠂤𡈼」。按𠂤象左右手臂，而𠂤則為指事兼標音的符號，故𠂤

𠂤臂也」。論語、述而：「肘後曰肱，通亦言臂」。因此，前一辭貞問「疒𠂤」當是貞問臂部疾患的，而後一辭則用「𠂤」為人名。

3. 𡈼或𡈼、𡈼　甲骨文大𠂇為人的正面象形字，加指事符號於大的頭部，如上所示便成了「天」字。在典籍中，天意即顛，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馬融注：「黥鑿其額曰天」。說文一篇上：「天，顛也」。（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說文求是說：「天為人頂，引申之為蒼蒼之天。甚是。」）

4. 𡈼　庫方一八七五：「……令𡈼泜戚」。按字从刀，用○標示其刃，故當是指事字。字亦見於殷代金文，即亡字的原形。亡即鋒芒之芒之本字，本義為鋒刃。說詳裘錫圭先生「釋無終」，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論文。

5. 𠂤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于寅字下說：「按寅，甲文早期作𠂤，晚期作𠂤。口為附加之形符，所以別兵器之矢於干支之寅也。」

6. 元 字於人字上端標兩短橫以指事，意指人之首。說文：「元，始也。从一，兀聲。」所訓已離開字的初形，故非本義。元字的本義古書猶見，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人歸其元」，元即首級。

辨識記憶愈成負擔，標音字由此出現。例如鳳乃鳳鳥的象形字，又加凡聲才成為鳳字。諸如此類，詳見「聲旁後加例」。一是表意之需要，有些字是加上形旁才成為形聲字的。例如卜辭諸婦「帚井」即「婦姘」，「帚良」即「婦娘」，「帚多」即「婦姼」等（參考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四三六頁，不復詳注），上述「井」、「良」、「多」蓋係方國部族之名，所以將這些字分別加上女旁，就是為了表示她們是女性。又如甲骨文从水字大半係水名，如河洛滴淄洹等很多。卜辭有麥地，因該地有水，遂造出潶字（甲骨文編卷二一、七），又有「林方」，也因其地有水而造出淋字（詳本書殷契存稿，「說林方」）。

由於殷墟甲骨文正處于形聲字的發展時期，這就不難看到其

形旁和聲旁，有的已經形成，有的正在形成，尚帶有不成熟的特點。例如：

石旁，甲骨文中作厂，从厂字如 厝（前五、二一、五）所（後一、一四、一二）分別為斫、碱（此字甲骨文編誤為碱）。石又作 （乙一三七七）字从𠂤，說明𠂤也象山石形。菁三一 即戡，集韻以為同峨。說文九篇下山部：「峨，嵯峨也。」

金旁，在甲骨文中只見有作聲旁的金，詳見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五四至一五六頁。西周金文大保簋：「大保易余臣衛金用作父丁隣彝」（三代六、四五、六）幾父壺（甲）：「金十 （鈞）」，凡此說明最初金只作全。金字作 稍晚，乃是由全與 （呂）一起構成，效父設：「休王易效父 三」。 象金屬餅形，與鑄通，義為銅。

竹旁，在此首先應該指出以前釋 為竹尚乏確證。竹字甲骨文中

三、甲骨文六書分類舉例（下）　形聲字

形聲字是由形旁、聲旁兩部分構成，一般地說，形旁與字義有關，聲旁則標示字音。凡形旁相同的字，字義皆有聯係，如从木的字與樹木有關，从雨的字與天降雨有關，如此等等。但聲旁相同的字，也並非沒有字義的聯係，這是因為文字是語言的記錄，一定的聲音必表示一定的意義，不過聲旁不如形旁表示的意思明顯罷了。

說文敘：「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形聲字衝破了象形、會意、指事三種造字方法的局限，能動地多產字，以適應人們日益複雜的表達思想的需要。

形聲字的產生，蓋源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為了標音，文字愈繁多，

已見。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㚔木（前四、二一、六）即竹之初文，做為形旁的竹，在卜辭中也頗見出現。例如：金之或體从竹作㚔（佚存五九一）。㚔字从竹作㚔，綴合三五四：「甲戌卜，㚔㠯（讀撥）㚔（獲）。」笛字从竹作笛，合集二九六九三：「其乎笛（笛）鼻，又（有）正。」金四〇一竹字从竹。後上一三、一二竹字从竹。陳漢平又舉出㚔字从竹，金六〇三：「丙戌伐及方于㚔。」將此字釋為筑。甲骨文从竹旁字最少有上述六個。

雨字在甲骨文中也成為形旁。例如：霝即霝，讀為雪。後下一、一三：「甲辰卜：丙午雨霝（雪）。」雨雪當讀詩・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之「雨雪」。霍字亦从雨，乙五六九七：「貞：雨不𩅦。」霍雖加了雨旁却仍應讀為風才可通。霝字又从雨，甲骨文㚔（林無）本是舞蹈之象形字，蓋以古人恒

「歸自」即「歸來的軍隊」，是知「歸」之本義卜辭中猶存。餗（後下二九、一七），學者以為「此軍門曰和之本字也」，「和餗皆同音假字，本字當作餗，（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釋餗）

旁，也是剛剛形成，現在僅知有疫字。衆多的疾病名从疒的字，大抵是周代形成的。疫字詳拙著「殷契新釋」中「釋㚔疫」一文。

一些聲旁的形成，也有類似現象，如「業」的形成就是源于商代，而到西周才定型的。詳本書「殷契存稿」中「釋㸚」一文。

關於形聲字值得討論的問題還有不少，諸如形旁之互代，形旁聲旁之形變等，也很重要，限於篇幅容另文詳之。

以舞蹈為求雨之節目，故逕加雨旁造出霝字。拾掇一、三八五：「王其乎戍霝盂，又（有）雨。」「重亥霝盂田，又雨。」大意是說，我王命令戍守之人（此「戍」在此非指官名）舞于盂地，是否會下雨。在亥日舞于盂田，是否下雨。乃因盂地乾旱之雨之祭。霝仍應讀無即舞字。其他从雨的形聲字，如霉、霖、霎、霂、雰、霈、霈等，詳見甲骨文編，就不再舉證了。

甲骨文从㚔旁字也有很多，例如：㚔（弔）後加㚔旁作㚔，指軍隊所止次之地。當時軍行所設之祭位，亦稱「某㚔」如上。㚔，或加㚔旁作㚔，前七、一七、一：「……「又來嬉」自西，……吾方𠂤我示……」。𠂤即𠂤，讀為撥，其意為亂。字加㚔旁可見其為軍事行動。㚔从㚔旁，本指出征軍隊之歸來。前六、五一、七：「……令歸㚔，若」。此所謂「歸㚔」即「歸來的軍隊」，是知「歸」之本義卜辭中猶存。餗（後下二九、一七），學者以為「此軍門曰和之本字也」，「和餗皆同音假字，本字當作餗，（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釋餗）

聲符後加

古人造字象形、會意字先出，形聲字後見的情景，在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有些會意字聲符後加，從而演變成新的形聲字的現像，便也不難理解。舉例說明于下：

王國維「說玨朋」云：「於文寶字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㚔（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一葉）及㚔字（後編卷下第十八葉）皆从宀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觀堂集林卷三）字在晚殷戍嗣鼎作㚔已加缶聲。

合集六二六：「出㚔。」此與㚔乃同是耤字，唯後者會意前者形聲而已。㚔字所从的昔尚不从日，象流水波浪形，其意倒合乎孔子「逝者如斯夫」之歎。不過這個形聲字在武丁時既已出現，其加聲符也是很早的。

甲骨文編卷三、八收𣪊字，云「从臼从酉，說文所無，卜辭召字从此。」按𣪊字即金文𣪊字即𣪊之繁文。甲骨文中又見𣪊字，從文字演變來看，𣪊即𣪊的標音字，字从刀聲，實即从召聲，即𣪊字。

甲骨文編卷二、四有犅字，作𤰞，說：「說文犅特牲也，从牛岡聲，經典皆以剛為之。」又卷四、二二有剛作𠈌，說：「从岡省」。按以上認為𠈌「从岡省」說法不確。實則𠈌乃剛之初形，字象以刀割網，由此在說文中才訓為「彊斷也」。此字在金文於网下加山如牆盤，作𠈌。才構成岡聲。

甲骨文編卷四、六、罔即羽字，武丁時卜辭「羽日」應讀為典籍之翌日或昱日。羽字在第三期卜辭中加聲符「立」作𦎫（合集二七三九七），這就是翌字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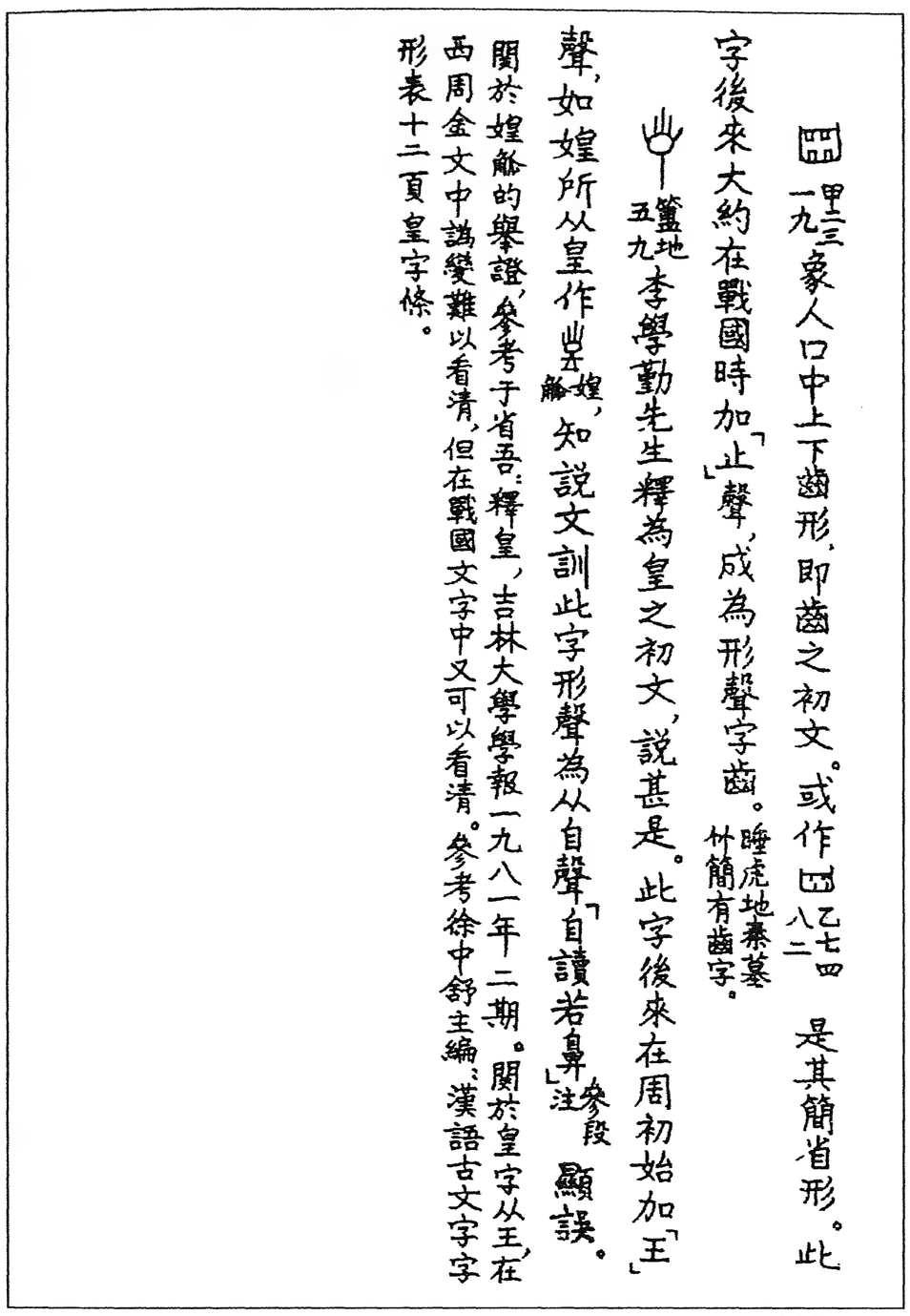
假借字

許慎給假借字下了定義：「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意思是說，因為本來沒有這個字，那麼要表達它的意思只好用一個同音字來替代，如本義為號令之令與長短之長而用以表示「縣令」「縣長」之義，即其例。對於六書中的假借，清代學者不乏正確的闡述，如劉台拱轉注假借說以為「以一字攝數義，謂之假借」，「依音託字，謂之假借。」（見劉端臨遺書卷八）戴震更總結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據說文敘段注引）都是很有見地的說法。上溯至殷代，適如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自序所說，「甲文盛行同音假借之法，識其字矣，未必遽通其義也，則通讀為切要，而古音韻之

學尚焉。」殷代盛行假借字，如果僅是因為字少不敷用，不得已採取的辦法，那麼大量地製造形聲字不就解決了嗎？確實殷人造了不少形聲字，但萬千事物勢難一一考慮周全，造字過多記憶與書寫俱成負擔，因此，用舊有習慣的假借以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之不足，便成為省事之妙法。需要指出的是，殷人的假借字，有些並非是「本無其字」，而是本有其字也用了假借字，與許慎對假借字的定義不完全相合。

茲舉以下一些例子說明之：

讀又為有，又即「右」之本字，常假借為有無之有。粹六、七六、「不雨。其雨。重翌日戊又大雨。重辛又大雨」。在上引卜辭中先占問是否下雨。然後占問是在近幾日的戊日有大雨，還是戊日後第四天有大雨。又，皆讀有。



㠯里三一九象人口中上下齒形，即齒之初文。或作㠯乙七四八二　是其簡省形。此字後來大約在戰國時加「止」聲，成為形聲字齒。睡虎地秦墓竹簡有齒字。

𠂤簋地五九李學勤先生釋為皇之初文，說甚是。此字後來在周初始加「王」聲，如媓所从皇作𠂤媓，知說文訓此字形聲為从自聲「自讀若鼻」注參段顯誤。關於媓觶的舉證，參考于省吾：釋皇，吉林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二期。關於皇字从王，在西周金文中譌變難以看清，但在戰國文字中又可以看清。參考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十二頁皇字條。

用麛、虘為皆。卜辭如：金一八九：「霸眾門出雨，又(有)雨。」粹九六八：「其雲𩅦(舞)二田喪，盂，又大雨。」甲六七五：「豚眾羊酒用。」麛、虘一字都是皆的假借字。讀麛為皆見秦二世詔版。中山王譽方壺銘：「者(諸)侯會賀」，當釋為虘讀「皆賀」。

用白為百。簋帝二六：「貞，邿(御)自唐、大甲、大丁、且乙白羌白宰。」按此「白羌白宰」當讀「百羌百宰」，兩處用「白」為「百」，顯非字誤。量錯論貴粟疏：「有什伯之得」，什伯即什佰，可證白、百古通用。

讀示為置。簋典四八：「戊寅羌刖示三屯，掃。」柏根三：「☐示八屯。」屯南九一一：「壬子，殼示。」「示」的這一用法，綜述讀為眡，謂「鑽龜」「鑿龜」，張政烺先生則讀為置，謂置龜甲。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當讀更。禮記月令：「其日庚辛」，鄭注：「庚之言更也。」史記孝文帝本紀：「大橫庚庚」，集解引張晏曰：「庚，更也。」

讀庶為煮。合集一五一五：「貞：弜☐庶……」一六二七一：「……庶牛于……」。周禮秋官：「庶氏」，鄭注：「庶讀如藥煮之煮。」故「庶牛」即「煮牛」。

讀商為賞。粹一二九七：「于今大商。」郭沫若說：「商蓋讀為賮(賞)。」說甚是。殷代金文鬲鉞：「王商乍册般貝。」戊嗣鼎：「丙午，王商戊嗣貝廿朋，才(在)闌𠂤。」「商」皆讀為「賞」。書・費誓：「我商賚爾。」鄭注：「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按鄭注不確，商非商度意，「商賚」連言當讀「賞賚」。說文六篇下貝部：「賞，賜有功也。从貝尚聲。」商、賞古音近可通。

讀旦為壇。屯南六〇：「于且丁旦(拜)。于宧(廳)旦。于大𡆥(學)旦。」

如賓諸河干之賓」。論語八佾：「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義當同。詩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又，庫方九八五：「乙巳卜，其示帝。」此辭的「示」亦讀為寘。

讀鄨為將。乙五三九三：「己未卜，㱿，貞：缶其鄨我旅。」按嗇(鄨)當讀為將。金文師袁敦：「師袁虔不彖(墜)，夙夜卹氒(厥)牆事，休既又工(有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道：「牆則讀為將，春秋牆咎如，即二字同音通用之證。論語・憲問：『關黨童子將命』，即此牆字義，舊釋為穡，以農事為說大謬。」可證嗇古與將同音通用。

讀庚為更。乙四一三〇：「貞：弜其出疒。王固曰：弜其出疒，唯(隹)丙不庚，二旬出七日庚申喪𩫖。」「貞：弜其出疒。王固曰：弜其出疒，唯(隹)丙不庚，弜亡疒。」辭中「弜」乃人名，「出疒」即有疾。「庚」

甲八四〇：「于旦。于南門。」佚四六八：「于南門、旦。」以上用法的「旦」，陳夢家先生在「綜述」中疑讀壇，可從。書・金縢：「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說文十三篇下土部：「壇，祭壇場也。从土，亶聲。」禮記・祭法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

讀金為屠。零拾一一五：「貞：弜乎金……」。簋帝二〇三：「……其金虎方告于杼，十月。」乙六四一九：「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雚，王來金首，雨。」以上各辭的途皆當讀屠。文物一九八三年二期阜陽漢簡蒼頡篇：「……輸儈鬬屠」，胡平生讀屠為途，是屠、途二字古音同可通之證。由此可見于省吾先生釋途有屠殺之屠的用法是正確的。

讀兌為隊。鄴三下三七、五：「王兌田，大𣪊。」甲六二六：「不兌焚。」兩「兌」字均應讀隊。荀子・議兵：「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楊倞注：「兌，聚也，讀與隊同。」故卜辭「兌」亦可讀「隊」，義為聚集。

讀戠為滅。合集六六一〇正：「戉出戠羌。」六六一一：「貞：戉亡其戠羌。」逸周書、克殷解：「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戠」。易、剝初六：「戠貞凶」，釋文曰「戠，荀作滅」。說文十一篇上二水部：「滅，盡也。从水威聲。」上兩辭的「戠」既讀「滅」，其大意當是貞問，戉（越）人能否消滅羌敵。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羌」非指整個羌方，只能是指羌人之與戉人遭遇者，否則必不可通。

讀異為昱。合集三〇七五：「甲卜，爭貞：王異其田，亡𡆥。」甲三六三六：「王異戉其射才（在）𣪊兕。」說文七篇上日部：「昱，日明也。」（段注本，桂注本所校相同。）从日，立聲」段注：「凡經傳子史翌日字皆昱日之段借。翌與昱同立聲，故相段借。」然從甲骨文看却是甲字先見，隨後出現㫐（即昱字），㫐（翌）。段說翌、昱同立聲雖不誤，但却不符合羽、㫐皆本从羽聲，翌从羽聲又从立聲的現像。桂馥說文義證說昱：「經典借翼字，書、武成：越翼日，傳云：翼，明也。」今按武成雖偽書，其文字並非全無依據，此假翼為昱，與卜辭假異為翌或㫐（昱）同。

讀司為祀。前二、一四、四：「癸未卜，才上鬯貞：王旬亡𡆥。才九月，王廿司。」按辭中記述時間的「王廿司」，即王廿祀，司祀古音同可通假。羅振玉雖指出王廿司是王廿祀，但又說「司即祠字，商稱年曰祀亦曰司矣。」（前編考釋下三三）

春官、太卜：「三曰咸陟」，鄭注：「陟之言得，讀若王德狄人之德」。故卜辭「徝方即書、舜典之「陟方」。

讀栽為載。京都一四三：「丁未卜，宂貞：𠂤王亥栽秭黍。」栽字在金文作𢦏，師旅鼎：「屯𠂤周邦，妥立余小子，𢦏乃事」。石鼓文吳人：「𢦏西𢦏北」。栽載皆从才得聲，故可相通假。上引卜辭的栽讀載，義為乃（見古書虛字集釋卷八載哉在），是說丁未這天占卜，卜人名宂，貞問殷王乃刈薿黍，如何。

讀𢦏為風。𢦏及不加「凡」聲的𪒣、𪒣均係鳳字。（甲骨文編卷四一六至四、一七）粹八三六：「十月己酉𪒣。」粹八二九：「其𡆥大𢦏。不𡆥大𢦏。」粹八四一：「貞：今日其征𪒣。」皆用鳳為風。說文四篇上鳥部：「鳳，神鳥也」，「从鳥，凡聲。」十三篇下：「風，八風也」，「从虫、凡聲。」鳳風皆从凡聲古音相同，故可通假。所以用鳳為風似乎還有一個原因，即古人認為「鳳鳥乘於風」。（見漢書、王田灌韓傳）

讀𠂤為師。粹五九七：「王乍三𠂤右中左。」前二、五一、三：「令歸𠂤，若」。卜通七五七：「韋𠂤寮亡𡆥，王其示京𠂤，又𠂤，若」。（前四、三一、六、林二、一、一六）克鐘：「王親令（命）克適涇東至于京𠂤。」楊樹達在駁公羊傳京師說一文中說京師的師「金文作𠂤，知經典古文字本皆作𠂤，漢代經師讀𠂤為師，故有京師洛師之稱耳。」（積微居小學述林二三二頁）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田制一文說：「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師旅之師均作𠂤。」（考古一九六四年三期）卜辭「王乍三𠂤」即王作（設置）左、中、右三師；「令歸𠂤」即命師旅歸來，「韋𠂤寮」即駐扎韋地軍隊的官；「京𠂤」即京師。

讀才為戈。粹一〇八九：「貞：乎伐吾人才。」合集三〇二〇：「……□或(?)伐召方受又(祐)才。」前四、三一、七：「貞：我旅才。」以上各辭的「才」皆與征戰相關，應讀為戈。從甲骨文看，戈从才聲，故可假借才為戈。說文十二篇下戈部：「戕，傷也。从戈，才聲。」可為證。

讀天為大。前四、一六、四：「辛……天□□宰。」「天戊五宰。」按「天戊」應讀「大戊」，書・多士：「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粹一三〇二亦有「天邑商」，皆應讀為「大邑商」。禮記・學記：「大時不齊」，孔疏：「大時謂天時也。」逸周書・周祝解：「維彼大道」，孔晁注：「大道，天道也。」可證古代天、大二字曾相通假。

讀少為小。甲二九〇四：「庚申卜，大，令少臣取口羊鳥。」辭中的「少臣」即習見的小臣，古文字少、小音極近可通假。他辭「少雨」讀「小雨」，「少宰」讀「小宰」皆

西戶，兄于□。」「弱兄。」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子、巳相通，在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中說：「巳本作子。」巳子古同屬之部字，音近可通假。

讀寣為親。合集三〇八〇五：「……宰，王寣受又(祐)。」「其奉年于汀，寣受年。」陳漢平曾以中山王譽方壺：「廬(陟)愛深則賢人寣(親)」證明卜辭寣可讀親(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說當是。其實，寣即是新，猶之親即是寵(說文段注在「寵」下指出親寵音義皆同)。典籍用新為親，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引馬(融)本作「親迎」。戰國策・秦策一：「朕不佞，不能親國事」，親，宋本作新。(孫貫文曾引，見文物一九七四年九期)故卜辭「王寣受又」、「寣受年」，即「王親受祐」、「親受年」。禮記・文王世子：「世子親齊玄而養」，鄭注：「親猶自也」，是其義。

少小相通之例。(從甲骨看「少」當从「小」得聲。)

讀卜為外。乙六、七一五：「……卜丙虫王。」「貞：卜丙弗虫王。」合集九四〇正：「貞：出于卜丙一伐。」明續二三三一：「庚辰卜，于卜了土。庚辰卜，于入了土。」前三辭的卜丙既可在冥冥中作害于王，又能享受殷王的祭祀，可見其非卜人，當是史記・殷本紀的外丙。後兩辭以「卜」、「入」對言，則應讀為「外」、「內」。外字出現頗晚，至周代外叔鼎中始見。

讀屯為春。京津一三三三：「來屯伐閔。」簋人四一：「庚戌卜，雀于屯出。」京都三六三：「己卯卜，王，于來屯伐閔。」今按春甲骨文作𣎳(粹二、五一)，春从屯得聲，故屯可讀春，「來屯」即「來春」。

讀子為巳。乙一五二：「乙子卜，巫由才澅。」合集三〇二九四：「己子卜，其啓寧

讀工為功。合集九四七二：「貞：我史亡其工。」貞：我史出(有)工。貞：我史亡其戈方。貞：我史弗其戈方。貞：方其戈我史。貞：方弗戈我史。」辭中的「方」是殷朝一敵方名，此乃連卜殷史與方人作戰結果，故此「工」當讀「功」。書・皋陶謨：「苗頑弗即工」，史記・夏本紀作「苗頑不即功」。西周金文史獸鼎：「史獸獻工于尹」「獻工」即國語・魯語、楚辭・天問、周禮・秋官・小行人所述的「獻功」。魯侯簋：「曾侯又(有)田工」，「田工」郭沫若殷周銘文研究讀為「畋功」，皆其證。又，粹一二一六：「貞：𠂤(師)亡其工」。「工」，亦當讀為「功」。

讀卩為𠬜。丙四四(選二)：「貞：翌乙卯酌，我卩伐于〈𠂤〉」。這條卜辭貞問翌日乙卯這天舉行酌祭之事。「我」乃商王自稱，卩伐即𠬜伐，它辭說：「戊寅卜，殼貞：𠬜伐，翌庚辰用。」(粹一一三九)卜辭宮、邑均从卩聲，而古文字公、雖、共

音近可通。如說文十二篇下瓦部：「瓪，大罌也。从瓦，公聲。」集韻字或作甕。史記・陳涉世家：「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淮南子・原道訓：「蓬戶甕牖，」甕牖即瓮牖。禮記・禮運：「天下為公，」鄭注：「公猶共也。」古文字釁隸定為𦥑，可證𦥑可讀共。爾雅・釋詁：「供，峙共具也，」郭注：「皆謂備具。」故「𦥑伐」「𠂤伐」乃指具備祭祀用的人牲。

而說文八篇上：「傋，僵也，从人，匽聲。」段注：「凡仰仆曰傋。」故上引卜辭是貞問是否用仆倒在地的鐘在祭小乙時用；又貞問是否拿好鐘在祭小乙時用（奏樂）。「重𠂤庸用」「弜𠂤庸用」與下文「重小乙乍美庸用」互足。再如合集三三〇三：「癸卯……王令（？）……」弜行。」「癸卯卜，㱿方其出。不出。」丙午卜，百祭𠂤（祝）告于父丁三牛。其五牛。」「㞢戊，犬征允伐方。」上引卜辭先于癸卯日卜㱿方是否出兵來侵，而下辭於次日（甲）戌則卜犬征伐方。顯然此方乃指㱿方。前人多將「方」釋為方國名，實則不可一概而論，它有時為方國之泛稱，有時又為某一方國之省稱。在有些有驗辭的連卜卜辭中，省略就更甚：例如：屯南二八六一：「尊庸，來丁子（巳）其十牛于父丁。」「其」驗辭以一個「其」字就表達了上一句的涵義，省略已極。又如：續五、三一、三：「貞：行出王事。」

〔附錄〕一、甲骨文文字省略、互足之例

文字的省略在先秦古書中屢見不鮮，學者早就加以注意並多所闡發。上溯到殷代占卜之用的甲骨文，這種省略尤為突出。殷墟卜辭以連卜和對貞兩種形式為習見，無論是連卜還是對貞，行文為了避免重複和少刻文字，在不影響對文義理解的情況下，都經常有省略。因此，只有合觀卜辭連卜或對貞之全，使各辭文意互足，才能正確理解原文。茲試擇要舉例如下：

(一)連卜之省略　凡同版連卜之辭，其各辭皆有関聯，猶如一篇文章之有上下文不可割裂開解釋。例如粹二八二片有：「重𠂤庸(庸)用。弜𠂤庸用。」庸即「庸鼓」之庸，義為大鍾。𠂤，說文：「讀若偃。」

「行出」「出」即習語「出王事」之省。

(二)對貞之省略。對貞是指同版卜辭就一事正貞與反貞之辭。對貞卜辭因為彼此可相對照，其省略也較為容易發現。例如：乙六、四二五：「母庚𠂤(御，讀為禦)帚好齒。」「弜于母庚𠂤。」此二辭大意貞問是否於婦好的齒(疾)而向母庚行禦祭。兩辭相對照，知前者本應作「于母庚𠂤帚好齒」，省一「于」字，後者本應作「弜于母庚𠂤帚好齒」省「帚好齒」三字。兩辭文義互足，倘缺前一辭就費解了。再如：綴合一六、〇：「丁巳卜，㱿，貞：王弜學(學，讀教)象才于𠂤方，受出又。」「丁巳卜，㱿，貞：王弜學象才于𠂤方，弗其受出又。」反貞時省却「才于」二字，乃涉上辭而省。才即伐字。

(三)人名和詞語之省略寫法。卜辭句子的省略寫法又影響到名詞的

的省略。先來說人名的省略寫法。例如平雙二一二、續存下九一五記戰事長辭，該辭已殘，先云：「……小臣牆比伐𢀛（讀「禽」）𠂤（𠂤）美」，後來述及獲戰利品後稱，「用美于且（祖）丁」。此「𠂤美」即「𠂤白（伯）美」（安明四、六、七），是𠂤方的伯長名美，可簡稱為「美」。殷墟卜辭綜述將上引長辭的「𠂤美」分讀（三〇〇、三〇一頁），實誤。又如卜辭「𠂤白（伯）𠂤（由）」，可省稱為「𠂤」。前一、四六、三：「貞：𢀛以𠂤白由。」貞：𢀛弗其以由。」從上引一正一反貞問中可以瞭然。又如「庚光」可以簡稱為「光」。前四、四一、六：「丙午卜，王，貞：庚光若。」續三、四三、六：「光不其隻（獲）羌」。「庚光」與「光」自係一人。又如鬼方的伯長稱為「𠂤（師）𠂤」，可省稱為「𠂤」。簠典一〇二：「丁亥卜，𠂤其辜（讀敦）寇，五月」。這個執行征伐任務的「𠂤」與「𠂤

辭中「南門旦」頗費解，但甲八四〇有「于旦」。「于南門」故知「于南門旦」省略了一個介詞「于」。屯南六〇有「于且丁旦拜」。「于宰旦拜」。互相參證，知「旦」當以陳夢家先生疑讀壇為是，指祭祀之壇位，書·金縢：「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是其例。甲骨文中詞語的省略寫法還有不少，在拙著「殷契新釋」中曾舉出「今來龜」「今來歲」之類，讀者可以參考。

無疑是同一人。又如「王古」可以簡稱為「古」。甲二一三：「貞：𠂤酒才（在）疒，不比王古」。「貞：其比王古」。是一反一正地貞問𠂤因飲酒患病，是否與王古一起（執行某項任務）？「王古」亦作「古」，粹一五〇四：「古示（讀置）十屯又一丿。宁」。這個「王古」蓋王婦之類，猶如典籍和卜辭的「王姜」（京津二二四五）。因此她才為殷王保管甲骨。「古」倒未必是姓，可能是國族名。

了解詞語之省略，對於卜辭釋讀頗為重要。粹一七：「……出入日，歲三牛」。郭沫若先生說：「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契佚存一〇。有辭云『丁巳卜又侑出日。丁巳卜又入日。』……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礼拜之」。今按懷一五六、九：「乙酉卜，又出日入日。」粹一七「出入日」即此「出日入日」之省文。又，佚四六八：「于南門旦」。「于王迺堡」。

二、卜辭原刻之誤

殷墟卜辭本是由卜人直接契刻在龜甲獸骨上面的，故難免會出現個別刻寫錯誤，這同古書有刻寫之誤頗有相似之處。學者很早就注意及此，如郭沫若的「殷契餘論」中就載「缺刻橫畫二例」一文，唐蘭的「古文字導論」中亦舉出過缺畫和刻誤之例。如今我們研讀卜辭不僅發現有缺畫和刻誤（錯字），還發現有脫字、衍文和倒文，凡此說明卜辭釋讀也存在着校勘問題。茲且拋開摹本不論，只就甲骨原刻之誤舉例如下：

（一）缺畫　以缺橫畫最為多見，缺其它筆畫者偶亦有之。卜辭：癸巳卜，爭，貞：旬亡𡆥。甲午𡆥（𡆥字缺畫），乙未蒦韋炎，才（在）泜。

十月。（簋地四）（京都一五七九）

□（貞字缺畫）乇。

壬戌卜，宂，貞：𠂤（𠂤字缺畫）㚔于岳。（合集一四四七四）

弓出（㞢字缺畫）七庚反。（合集七二四正）

丙子卜，㱿，貞：王亘（燮字缺畫）人三千乎□𢦏。（乙六五八一）

□告餗□工（王字缺畫）其每。（懷B一四五九）

隹雀𢀛（即「害」）廿（子字缺畫）𠂤。（合集四五四正）

㠯（其字缺畫）拜方又出（雨字缺畫）。（合集二七八〇四）

𥘅㠯（其字缺畫）至父甲小□。（合集二七四五四）

貞：囧（周）井（帚字缺畫）其……。（合集八四五九正）

吉一（卜字缺畫）。（合集三〇七四三）

辛卯卜，㱿，〔貞〕：帝𠂤（𠂤字缺畫）茲邑。（合集一四二一二）

(二)刻辭　卜辭亦有錯字，然須與相同辭例對讀方可知道。例如：

貞：王立（讀「涖」）黍受牛，一月。（合集九五二五正）

立黍弗其受牛。（合集三〇七四三）

按「立黍」與「受牛」二事無關聯，卜辭：「貞：王立黍，受年，一月。」「……立黍，弗其受年。」（丙七四）可證「受牛」當為「受年」之誤刻。細思此「牛」字實因同版上一辭而誤，其文云：「甲□貞：𢀛帚其來牛。」「貞：𢀛來牛。」可為證。又如：

貞：其出曰南庚。（合集一七七七）

按同版另一辭為「出于南庚」，此「曰」應作「于」為是，蓋以曰、于二字聲近而誤。

(三)脱字

〔庚〕戌卜，出，貞：首出于且辛，二月。（錄二九四）

張政烺先生指出此辭「當係首字前脱漏一勿字」（殷契首字説，見古文字研究第十輯），説甚是，所脱者即弓（學者或讀為勿）字。

(四)衍文

辛未卜，宂，貞：王王卹（拜）方□亡𡆥。（合集三三九）

據辭意是貞問商王拜方之事，「王」字無重復出現的必要，可知衍一「王」字。

(五)倒文

貞：出于黃尹十伐十牛。

貞：弓出于尹黃。（合集九一六正）

按「黃尹」、「伊尹」中的「黃」、「伊」皆為國族名，故「尹黃」之「黃」並非私名。而實是「黃尹」之誤倒。又如：

乙巳貞：祖乙又妾，又戊大。（粹二一八）

郭沫若先生考釋道：「戊大即大戊，猶大甲之作甲大也。」按所説甚是，然無論「戊大」或「甲大」都不是正確的寫法。

後記

拙著殷契存稿，實際上包括了殷契存稿和殷墟文字通論兩部分，彙集了著者近年在甲骨文釋讀和殷代文字學方面的研究心得。

關於前者「存稿」，乃是著者近年釋讀甲骨文字的專集，集內所載拙文，除少數幾篇係舊作外，大多作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間。加上最近修改又增補的幾篇新作，共載文五十篇。

在這一部分中，新釋出的甲骨文主要有：樊乃山谷間低地之象形；辛在典籍中作愆，㬎是白天於日下視絲，即是顯字；仄為人在山石之旁，其義為側；能罷即熊羆，卜辭即見；負字實从鼎，典籍可徵；犬即字書之猏；𠂤係匹字初文；𠂤乃嗣之本字，婁本為雙手捉牛角形。卜辭習見之兆辭「不予匝」或作「不予」，同于典籍之「弗予」；習語「田凡出𠂤」當讀「咎悔有疾」，悔義為痛。以文字考釋結合商史研究之創獲，如「說西邑」論述湯伐桀以前曾去夏都西邑；「司母考」論述殷王的配偶稱「司」與立嗣的對應關係；「婦好考」考證婦好為孝己之後母；「卜辭春秋繫月」以農事活動、氣候資料闡述春秋二季起訖；「說北國與洮水」證明滴水、洮水之相鄰；「說湯都西亳」論證卜辭「丘商」即偃師商城，桐為附近之地名；「釋𢀛」則考證𢀛(昧)即左傳金天氏為玄冥師之昧。凡此皆著者研讀卜辭反復推求之心得，可供研究者采擇。

關於後者「通論」，則為著者近年研究殷代文字學的專集。此集係著者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年間斷斷續續用個人的讀契札記編成，意在通過舉例說明殷墟文字的構形及演變的種種複雜情況。一九九一年初又對此稿小有修改。

在這一部分中，著者采用了傳統的六書理論來分析甲骨文構形，是考慮到古人這一理論至今尚為學者廣泛沿用，仍有實際意義。不過，此集雖以六書分類論述殷墟文字為主要內容，但鑒于此分類尚不足以概括甲骨文字的複雜變化，故又用相當篇幅寫成「甲骨文字之特點」，構成此集之第一部分，而以「甲骨文六書分類舉例」構成第二、第三兩部分。「附錄」則擇要論列與文字釋讀關係較大的「甲骨文文字省略互足之例」及「卜辭原刻之誤」。

「通論」雖非甲骨文考釋著作，也附帶釋出一些甲骨文。具體言之，如嬉字本象女子守鼓形，有消息之義；妨，即說文之㚔，而假為嘉；𣪊即桐字；𠂤非射字，𢦏乃遷之初文；𠂤實醬之初形；帚即婦字；綱為網之大繩；

㭬本形為打麥；兩亦為馬的計數單位，等等。至於文字通假亦有新見，茲不贅及。

拙稿完成後，曾呈張政烺先生和李學勤先生審閱。張老以高年細看全稿，並指正多處；李學勤先生也在百忙中悉心看稿，多所指正，並賜序言。在當前學術著作出版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黑龍江教育出版社領導慨然惠允本書的出版，編輯同志亦為此出力不少，在此謹一併敬致謝忱。拙著一定有謬誤之處，歡迎讀者予以指正。

劉桓

一九九一年三月



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ISBN 7-5614-2057-9